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八九〇・史部・金石類

金石萃編一百六十卷（卷一百十八至卷一百五十三）

〔清〕王昶撰

2415/10

金石萃編

五

〔清〕王昶撰

據清嘉慶十年刻同治錢寶傳
等補修本影印原書版框高
一八五毫米寬二七四毫米

金石萃編卷一百十八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唐七十八

萬壽寺記

石高二尺二寸八分廣一尺二寸八分十五行行二十九字正書在岐州

大唐萬壽寺記

刺史柳玭撰

漢長安城本秦離宮也高帝七年長樂宮成自櫟陽徙部之惠帝視其窄狹乃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及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成賜民爵

金石萃編卷一百十八 唐七十八

戶一級長安城方三十里內地九百七十二頃八街九陌九市周回六十五里十二城門皆有侯蕭望之為東門侯東有三門一宣平門外郭東都門一清明門外郭東平門一霸城門外郭青門霸城門外一里許有萬壽寺焉萬壽寺本梁太尉吳王蕭岑宅隋開皇四年文帝為沙門吳延立為延興寺東院葛公蕭琮之堂隋亡捨入寺 神龍中中宗為永泰公主追福改為永泰寺大中六年請改名僧寺五所化度寺改為崇福寺永泰寺改為萬壽寺溫國寺改為崇聖寺經行寺改為龍興寺奉恩寺改為興福寺而寺各異其類也然萬壽一寺

宣帝親幸賜額命官造理殿宇廊廡方丈山門共一百九十七間左右院林二所香地二頃六十餘畝石佛一尊娑羅樹六椽初度一百二十僧受牒免差入寺焚修祝延聖壽後淨查住持能守清規迥出於眾慎寺年久莫識其端請余為記俾後人有所據云 景福元年八月一日

按記為刺史柳玭撰新唐書柳玭傳玭仲鄂第四子官至御史大夫昭宗欲倚以相中官譖玭煩碎非廊廟器乃止坐事貶瀘州刺史卒則其撰此碑距卒年不遠矣碑但署刺史而不言瀘州者何也

金石萃編卷一百十八 唐七十八

記云漢長安城本秦離宮也高帝七年長樂宮成自櫟陽徙都之漢書高帝紀七年二月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大倉上自櫟陽徙都長安未央宮碑作長樂宮者本史記語也記又云惠帝視其窄狹發長安男女城長安云云語亦見漢書惠帝紀五年春正月復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碑不實三十日罷而以五千作六千則異也長安志秦孝公始都咸陽及并天下置內史以領關中項籍滅秦分其地為三封章邯為雍王都廢邱司馬欣

為塞三都樓陽董騎為翟王都高奴高祖五年在洛陽從其敬說始都之此語又與漢書小異又揭西京雜記曰未央宮周匝二十二里九十五步街道周四十七里潘岳關中記未央宮周旋三十一里街道十七里諸說又與碑不同碑稱霸城門外一里許有萬壽寺檢陝西通志載此寺語與碑同而云寺有劉批撰記誤以柳玘作劉批也碑又云改僧寺名化度寺改崇福寺溫國寺改崇聖寺經行寺改龍興寺奉恩寺改興福寺今通志所載洪福寺舊在西關貞觀間太宗為穆王后追福立為宏福寺神龍間改為興福寺溫國寺在城南四十里隋名實際寺開元十五年改為溫國寺崇聖寺頌政坊龍興寺貞觀五年太子承乾立寺改名崇福寺在城東北五十里宣義里則天后建時經多于寺度寺改此所載不知即碑所稱各寺否也碑云萬壽一寺宣帝親幸賜額此宣帝謂宣宗也

憫忠寺重藏舍利記

石橫廣四尺高二尺一分四十一行行二十一

重藏舍利記

口街內慶壽論兼施 制大德沙門南敘述 僧知常書

茲舍利者昔隋文帝潛龍日有梵僧自印土至授舍利一瓶曰此釋迦佛遺形耳檀越可為主洎登寶位年號開皇至廿年改仁壽至仁壽二年壬戌正月勅天下六州一百處口舍利塔時幽州節制竇抗創造五層大志塔飾以金碧屬舍利於其下至 大唐文宗皇帝大和八年甲寅經二百卅三年天火焚塔迺後五六年門武皇遇口釋教至 宣宗初登寶位歲在丙寅勅修廢監將興畚口得石函於故基下時 旌旆

金石錄卷一百八 唐七十八

四

河公曉示人天 專令供施遷藏於憫忠寺多寶塔下復經卅三載中和口年歲在壬寅又值火災延憫忠寺樓臺俱燼旋遇 燕口陶汰空侶不暮年

臨西令公大王大庇生靈巨崇像設捨已祿俸造觀音閣橫壯妙麗逾於舊貫寺僧復嚴陳力化導聖觀音像當景福壬子年僉欲遷舍利於閣內乃陳辭上瀆

請發封壤 上許之即是年六月徒侶雲萃各竭其誠座瑩曜靈香空人手未淹食頃俄逢巨函縫印香泥

記鐫貞石繇是撤其葦發其絨舍利光芒異香郁裂為錄狀捧金函詣子東門上獻 旌幢中權後營皆

錄狀捧金函詣子東門上獻 旌幢中權後營皆

澡口沐心通霄瞻禮重脊觀遊復還本寺顯示城隍道
俗口黃金瓶如麩麥量內藏一粒仁壽舍利也二粒在
塔口內又二粒在小金合子內又九十粒如銀粟狀在
琉璃餅內玉環二美七綜金銅棺柳異香釵訓等今又
有二粒舍利光彩甚瑩在銀結條琉璃餅內即故臨壇
大德明鑒平昔隨身供養臨終授弟子猶忍今同收函
內別夫睨日久致遺形尙留爲福人天堅固不壞幸遇
王臣信重正法興隆同於寶坊載祀金骨而今
而後何年更逢匪獨人心澆薄抑亦時侵末法重閱于
此觀音象前谷變陵摧猶懸刊石記曰

金石錄卷一百六

唐七十八

五

大燕城內 地東南隅 有憫忠寺 門臨康衢 中
有寶閣 橫雲業虛 間有巨象 觀音聖像 當象
之前 緘于舍利 外石函封 內金函闕 填以異
香 雜以环器 用記歲年 景福王子

葬舍利僧復嚴

景福元年十二月十八日記僧守因鐫

寺衆僧等

口口口清 念誦大德義氣 律大德公弁 律大
德宏紹 僧宗楚 僧鴻徽 僧行信 僧行約
僧口泰 僧元之 僧元爽 僧思賢 口口口

僧慶表 僧公信 僧可誠 僧口口
上座僧般裕 都維那僧口誠

舍利塔一燔於大和八年一燼於中初二年至是僧
復嚴葬舍利於憫忠寺觀音像前碑中所云隴西合
公大王者李匡威也匡威欲遷舍利於閣內至拜疏
於朝請發封壤詔可而後行當時崇重法寶如是石
文字

右唐景福元年僧復嚴葬舍利于憫忠寺是歲李克
用王處存合兵攻王鎔李匡威救之有詔和解河東
及鎮定幽四鎮碑稱欲遷舍利于閣內陳辭請發封

金石錄卷一百六

唐七十八

六

壤上許之蓋匡威方恃燕勳旅有雄天下意宜有
請無不許者碑文侈陳發緘時舍利光芒異香郁烈
外石函封內金函闕其崇奉像教至矣迨明年匡威
復出師救鎔其弟匡僞據軍府自稱留後匡威進退
無所之鎔迎于鎮登城西大悲浮圖觀望流涕未幾
以圖鎔見殺今匡威所建之閣遺跡已不可問其碑
僅存已陪佛脚俾工拽而出之揚以戒諸苟
右碑題云唐重藏舍利記按此即前會昌六年重藏
之舍利而遷于閣內也閣舍利爲高僧茶毘後所遺
光彩燦爛其實如石崇禎末先大夫觀阿育王舍利

其色微黃大如小豆容皆稱質蓋舍利神異各隨其人之福量而為之大小紅白無一定之形色先兄亦至阿育王寺觀舍利色微暈而卒于亂中先大夫年八十有六無病預知時至坐而遷化亦足見其神異已錄金石

碑云隴西令公大王者朱錫也以為李匡威以予攷之匡威之立在光啓二年八月歲在丙午而碑稱中和二年歲在壬寅值火災延憫忠寺樓臺俱燼又云不暮年隴西令公大王舍俸造觀音閣則造閣之時匡威尙未建節所云令公者當是李可舉耳唐書藩

金石錄卷百六 唐七十八 七

鎮傳載可舉所授官甚略其稱令公而封王得史未之及也可舉以光啓元年乙巳被殺李全忠代之明年全忠卒子匡威為雷後距壬寅已四年餘矣不當云未暮年也碑于大唐文宗及武皇及宣宗及上皆空二格其云旌麾清河公者張仲武也亦空二格書之獨于隴西令公跳行書之當時河朔之俗知有節使不知有天子久矣其云大燕者治安史之僭稱也

潘研堂金石文跋尾

吳承泌墓誌

癸本石高廣行字皆不計行書在咸寧縣

大唐故內樞密使特進左領軍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上國柱牒陽郡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百戶吳公墓誌并序

翰林學士朝議郎守尚書司封郎中知制誥柱國

賜紫金魚袋裴廷裕撰

翰林待詔朝散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守蜀州刺史御史大夫柱國賜紫金魚袋書

昔周文以聖德受命太伯以仁王錫封于吳因國

氏公字希白即裔孫也曾祖贈金紫光祿大夫內給事祖德上將軍

宣朝特異出則縮兵符而臨巨鎮入則以宗皇帝將奉承公時

為弓箭庫使送居贈朝散大夫內侍省內侍公則子之王金贈朝散大夫內侍省內

次河北傳檄諸道之歲類悟過人始經破曹劉之堅乃於書淫百氏九隆

又高作賦納之甚高名學王右軍妙傳其法受處士其師韓府擇資

法受處士其師韓府擇資

法受處士其師韓府擇資

法受處士其師韓府擇資

法受處士其師韓府擇資

法受處士其師韓府擇資

法受處士其師韓府擇資

法受處士其師韓府擇資

法受處士其師韓府擇資

法受處士其師韓府擇資

金石錄卷百六 唐七十八

口庚元口之招殷浩口鎮西之辟袁宏千載論交一口
 口美乎口口口昇之口口口口口皇帝以郇瑕
 之封堯口遺利命口公以本官充解口口口口口口
 口如夏日洞察秋毫每口口嵩之口口口口口之厥潔
 白無玷課取有聞搜考句口口口黠史青口赤次充於
 口衡以叨賜口口解口口口使口屬口河失守盜
 賊驚奔口口口口口口口口金根去口口三口口公
 則以口口口口口中人口度清口穉口夜真風塵外物超
 庭口期口口國遂與易定節度使王處存同天子蒙塵
 之口責官司口口口口口口口兵一万屯東渭橋口口
 公奔走 行口口奏奉 先口口其忠口錫口
 金章依前充口縣推稅使口口口口口榮青口口口口
 口口伍口口公復歸 朝闕後改充南詔禮口副使
 以口不行中和三年充許蔡通和口口口下濟之口口
 優方口集事吹口之犬正衆不克前院彬彬口復章
 綬等口疑地未辨口証 朝廷口之口口金口
 先帝幸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公充西口方口
 口口口切口口夫樂林園之趣馬相如彈口之地揚執
 戰草履之亭自有高情寧口口爵 帝口口口請便
 充口川宣口使不口 閱者數歲 聖上虔

金石萃編卷百六 唐七十八 九

承 大寶振起頽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伯判內侍省內給事綜領省務領袖起臣張口則口博
 舊章黃瓊則練達故事加內侍充學士使口徐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得口講陳口鳥會口口不宴口改宣徽北院使守右監
 門衛將軍濮陽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口口口口口口
 氏不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上許不奪素志方拜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樞密使加特進左領軍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濮陽郡
 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百戶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常切致 君大用口辰納忠不一其他扼制口務口
 精百司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嘉于口水年四十五 君命也冬十月一日
 上 示中書門口許口口公昭雪十一月二十日
 于京北府萬口縣滄川鄉北姚村禮口長男修口次男
 修皆南遷未復小男修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已以書寫門口請銘于裴廷裕時為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論思之地枚馬口草之司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泗磨豐鍾 其聲不羣 鸞翎鳳翼 其口
 公之苦學 公之好文 果於盛日

金石萃編卷百六 唐七十八 十

口匡 明君 一言闕百闕道闕 是忠骨

藏之下泉 口祐 家國闕

翰林待詔正口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闕

御史大夫柱國賜紫金魚袋董瓌

按吳承泌是內官兩唐書無傳撰人裴廷裕僅見

全唐詩小傳云廷裕字膺餘昭宗時翰林學士左

散騎常侍後貶湖南卒而不詳其里貫其詩有蜀

中登第答李搏云何勞問我成都事又高捲絳紗

楊氏宅自註云時主文寓楊子巷則是蜀人也其

歷官惟翰林學士與此誌結銜合餘俱互異也書

金石萃編卷百六十八 唐七十八 十一

者不見其姓名寰宇訪碑錄謂是閩湘書當必有

據也誌云遂與易定節度使王處存同天子蒙塵

之口口兵一萬屯東渭橋云云此是中和元年四

月事舊書王處存傳涇原行軍唐宏夫敗賊將林

言尙讓軍垂勝進偏京師處存自渭北親選驍卒

五千皆以白繻為號夜入京城即其事也誌云後

改充南詔禮口副使以口不行新書南詔傳中和

元年遣使者來迎公主帝以方議車服為解後二

年又遣布變楊奇肱來迎詔檢校國子祭酒張醮

為禮會五禮使徐雲虔副之亦即此事也疑誌所

泐字乃禮會副使以疾不行因別遣徐雲虔也中

和三年充許蔡通和口昭宗本紀是年十一月蔡

賊秦宗權圍許州十二月詔河東李克用赴援時

蔡州秦宗權許州周岌構兵故昭宗遣使通和也

誌云葬于漣川鄉北姚村此古村名可補長安志

所未備

賜錢銀鐵券

鐫鐵券金文二十六行行十四字正書在臨海縣

維乾寧四年歲次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皇帝若

曰咨爾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等道觀察處置

營田招討等使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

三司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使持節潤越等州諸軍事兼

潤越等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戶食實封

壹百戶錢鏐朕聞銘鄧騰之勳言垂漢典載孔悝之德

事美魯經則知褒德策勳古今一致頃者董昌僭偽為

昏鏡水狂謀惡貫染染齊人而爾披攘兇渠邊定江表

忠以衛 社稷惠以福生靈其機也氛祲清其化也

疲羸泰拯於粵於塗炭之上師無私焉保錢塘成金湯

之固政有經矣志獎王室績冠侯藩溢於旂常流在丹

素雖鍾錄刊五熟之釜實憲勒燕然之山未足顧功抑

金石萃編卷百六十八 唐七十八 十一

有異數是用錫其金板申以誓詞長河有侶帶之期秦
華有如拳之日維我念功之旨永將延祚子孫使卿長
製寵榮克保富貴卿恕九死子孫三死或犯常刑有司
不得加責承我信誓往維欽哉宜付史館頒示天下

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臣崔彥宣奉

附謝表

恩旨賜臣金書鏡券一道臣恕九死子孫三死者出
于睿睿形此綸言錄臣以絲髮之勞錫臣以山河之
誓鑄金作字指日成文震動神祇飛揚肝膽伏念臣
爰從筮仕逮及秉麾每自揣量是何叨忝所以行如

金石萃編卷百六

唐七十八

十三

履薄動若持盈惟憂福過禍生敢忘慎初護末豈期
此志上感宸聰憂臣以處極多危慮臣以防微不至
遂聞聖澤永保私門屈以常刑宥其必死雖君親屬
念皆云必恕必容而臣子爲心豈敢傷慈傷愛謹當
日慎一日戒子戒孫不敢因此而果思不敢乘此而
賈禍聖主萬歲愚臣一心臣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游按唐昭宗乾寧四年遣中使焦楚錐賜吳越武肅
王鏡券以八月壬子至國是歲武肅始兼領鎮東節
鉞出師大敗淮南兵十八營定婺睦蘇湖等州而鏡
券適至蓋其國始盛時也及忠懿王入廟以其先王

所藏玉冊鏡券置之祖廟不以自隨淳化元年杭州

守臣以鐵券竹冊玉冊并詔誥等悉上之于朝時忠

懿王已薨太宗皇帝復以冊券賜王之子安僖王惟

潛安僖王薨券歸文僖公惟演文僖公薨券傳仲子

朝州防禦使暉朝州侍仁宗皇帝燕閒帝問先世所

賜鏡券欲見之朝州并三朝御書以進帝爲親識御

書之末復賜焉文僖之孫開府公景璠尙秦魯國大

長公主游年十二三時嘗侍先太夫人得謁見大公

主鏡券實藏卧內狀如箝瓦今七十餘年乃得見錄

本于武肅諸孫家後十字蓋文僖手書游家舊藏

金石萃編卷百六

唐七十八

十四

文僖書帖亦有押字皆與此同武勝軍節度使印則

文僖尹洛時所領鄧州節鉞也文集

吾鄉錢叔琛氏贊乃武肅王之諸孫也其家在郡城

外東北隅亭臺沼沚聯絡映帶猶是先朝賜第與余

相友善嘗出示所藏鏡券形宛如瓦高尺餘濶二尺

許券詞黃金商嵌一角有斧痕蓋至元丙子天兵南

下時其家人竊負以逃而死于難券亦莫知所在越

再丙子漁者偶網得之乃在黃岩州南地名澤庫深

水內漁意實物試以斧擊之則鏡焉因棄諸幽一邨

學究與漁鄰頗聞賜券之說買以鏡價然二人皆不

悟其字乃金也有報于叔琛之兄者用十斛穀易得青璽復還誠為異事時余就錄券詞一通叔琛又出武肅當日謝表稿併錄之昨晚檢閱經笥偶得于故紙中轉首已三十餘年矣人生能幾何哉漫志于此按史唐僖宗乾符五年王仙芝餘黨曹師雄寇掠二浙杭州募兵使石鏡都將董昌等以討之臨安人錢鏐以驍勇事昌為兵馬使中和元年昌為杭州刺史光啓二年昌謂鏐曰汝能取越州吾以杭投汝鏐攻克之昌遂徙越以鏐知杭州事三年昌為越州觀察使鏐為杭州刺史昭宗景福元年為威勝軍防禦使

金石錄卷百六

唐七十八

十五

二年為鎮海節度使乾寧二年昌僭號鏐遺書曰與其關門作天子與九族百姓俱陷塗炭豈若開門作節度使終身富貴邪昌不聽鏐以狀聞削奪昌官爵委鏐討之三年昌伏誅鏐令吏民上表請兼領浙東朝廷不得已以為鎮海鎮東節度使改威勝曰鎮海天復二年進爵越王天祐元年更封吳王梁太祖開平九年以為吳越王乾化二年加尚父末帝貞明二年以為諸邑兵馬元帥二年以為天下兵馬元帥龍德三年以為吳越王鏐始建國儀衛名稱多如天子之制惟不改元置百官有丞相侍郎客省等使唐明

宗天成四年削鏐官爵初鏐嘗遣安重海書詞禮甚倨及朝廷遣奉使烏昭遇韓玟使鏐還致奏昭遇見鏐稱臣拜舞重誨奏賜昭遇死鏐以太師致仕自餘官爵皆削之長興二年鏐卒鏐寢疾出印綰授子元瓘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卒年八十一史稱乾寧三年秋九月以鏐為鎮海鎮東節度使而券詞乃四年秋八月何邪史稱儀衛名稱如天子之制惟不改元程大昌演繁露云寶正六年歲在辛卯見封塔星石制書辛卯乃唐明宗長興二年寶大元年羅隱新城縣記云癸未歲癸未乃唐莊宗同

金石錄卷百六

唐七十六

十六

光元年以此知吳越雖東中原正朔既長興同光年號與其寶正寶大同歲而名不同知吳越自嘗改元審矣又僧文瑩湘山野錄云唐昭宗以錢武肅王平董昌拜為鎮海鎮東節度使中書令賜鐵券羅隱為誤謝表迨莊宗入洛又遣使貢奉懇請玉冊金券有司定議非天子不得用後竟賜之鏐即以節鉞授其子元瓘自稱吳越國王名其居曰殿官屬悉稱臣又于衣錦軍大建玉冊金券詔書三樓遣使冊東夷諸國封拜其君長幾極其勢與向之謝表所陳處極防微果恩賈禍之誠殊相戾矣禪月貢休嘗以詩投之

有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之句鑄受其
詩遺客吏諭之曰教和尙改十四爲四十方與見休
性福介謂吏曰州亦難添詩亦不改然閑雲野雀何
天而不飛邪迷飄然入蜀後果爲安重誨奏削王
爵以太師致仕重誨死明宗乃復鑄爵位錢受徵具
越備史鐵券考鐵券之制其形如瓦方廣約一尺五
寸許蓋鎔鐵而成又鑲金其上者也唐昭宗乾寧四
年八月遣使焦楚鎔賣券以賜彭城郡王鏐券文三
百三十三字晶光閃爍天語溫純積而藏之家唐久
矣宋太宗淳化元年杭州守臣以前券及竹冊玉冊
各三副詔誥百餘函進呈詔賜還忠懿王嗣子惟濟
收貯比仁宗登極朔州防禦使晦侍燕閒及鐵券進
呈錄本及先朝御書元豐四年特令朝奉大夫權知
開封府事藻進呈鐵券仍降付本家永傳後裔宋末
元兵破台城沉之深水中者五十六年至順二年漁
人獲而售之宗人世珪家國朝洪武二年太祖大封
功臣下禮官議鐵券制學士危素奏唐和陵時賜武
肅鐵券見在上遣使卽家訪焉世珪子尙德奉詔參
及五王遺像以進上御外朝與宣國公李善長等觀
之賜宴中書省命鑲木爲式給還券像二十一年孫

金石萃編卷百六 唐七十八 七

克邦以大臣薦赴國吏部引見因以錢氏納土至今
子孫尙存論北方歸降者已見東宮殿下亦問到今
義代除授江西建昌府知府二十三年卒于官都察
院查勘任內稅糧鈔到京子汝賢供係吳越王嫡
派有鐵券爲照本院官引見蒙聖旨着孩子孫前來
遂於奉天殿丹陛前欽奉玉音云五代時天下大亂
各據偏方爾祖能使兩浙之民不識兵革到宋朝來
知道宋太祖是箇真主便將土地歸附券與你保守
田產家財都給還一時精神士大夫爭爲詩文贈送歸
台州卽今藏於宗子鳳墀家雖券文稍有剝落而千
百年故物世守弗墜云附宗儀 綴耕錄
吳越武肅王錢鏐唐昭宗乾寧四年賜鐵券其事史
載頗詳宋末兵亂券沒水凡五十六年爲漁者所獲
其十四世孫世珪始購得之時元至順二年推券之
失當是景炎元年也明洪武二年上將封勳之臣
遣使者訪其家尙德負券及五王像來詣闕下上特
御朝與羣臣共觀命工仿其制不盡肖上乃還券禮
遣東歸其後台州亂其二十五世孫珍負積匿山中
乃免辛卯四月于遊台州與顧子赤方得其觀券券
字金色爛然因沒水久後半多剝蝕獨首行朔字爲

金石萃編卷百六 唐七十八 六

明高皇帝引佩刀剔去以觀刻畫之深淺者世守垂

八百年失而復得豈非鬼物護持之力哉陶敏賦券詩序

謹按鐵券之制其形如瓦長一尺八寸三分濶一尺

一寸厚一分五釐重一百三十二兩文三百三十三

字其畫皆外狹中寬晶光閃鑠詞語溫純忠懿王入

朝詔賜藏之汴京昭化坊賜第神宗時駙馬都尉景

尚主宗器屬焉券遂安于都尉之第靖康元年金人

入寇詔公主子榮國公忱奉母出居于江南以券行

因避地湖湘間紹興元年遷台高宗遂即台城崇和

門內賜公主第由是券世藏於台之美德坊德祐二

年丙子元兵南下破台時其家人竊負以逃莫知所

在迨至順二年辛未漁者偶網得之宗子叔琛之兄

世珪用十斛穀易得之明太祖洪武二年其十五世

孫尚德字允一號存齋天台人元末官青田教諭寶

寶藏之尚德者即世珪子也奉詔以進陸薛日命還

券像劉基宋濂王禕等咸贈以詩永樂五年正月差

行人曹闈馳驛至台十七世孫廣西叅政汝性同行

人奉券進呈覽畢以禮敦遣藏于宗子鳳舉家前後

數百年中其間或顯或晦皆若先靈式憑台郡邑志

俱以是券為古蹟名南少時即嘗觀表忠諸畧知始

金石錄編卷百六 唐七十八

末今幸恭逢

聖駕南巡其裔孫嘉禾尚書陳羣率台族于選等進呈

御製歌詩垂訓萬古是券遺遇夫豈興舞敦自徒以世

遠得名者所可比並也哉齊召南鐵券攷

唐昭宗賜吳越王錢鏐鐵券計三百三十二字字畫

全者一百四十七第十四行社稷自起一行書之第

十九行未足願功諸書皆作顯功此字尚宜審也鏐

景福二年拜潤州刺史故云潤越等州十國春秋較

耕錄諸書作閩越者誤也陶宗儀又謂鏐拜鎮海鎮

東節度使在乾寧三年九月而以券詞四年八月為

疑然鏐拜爵後至次年始賜券自是兩事無足疑者

鏐之稱天寶元年在唐天祐五年戊辰而較耕錄亦

未之詳考也翁方綱攷

舊唐書昭宗紀乾寧四年九月癸酉朔制以鎮海軍

節度使錢鏐為鎮海軍節度浙江東西道觀察處置

等使杭州越州刺史上柱國吳王攷其時鏐實兼鎮

海鎮東兩鎮而紀祇書鎮海軍所領者潤州刺史而

紀書杭州皆其脫誤石文啟尾

王審知德政碑

碑高一丈六尺九寸廣七尺三十

三行行八十一字正書在潤縣

金石錄編卷百六 唐七十八

大唐威武軍節度福建管内觀察處置三司發運等使
特進揀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都督福州
諸軍事兼福州刺史上柱國瑯琊郡王食邑口口戶食
實封壹伯戶王審知

德政碑銘 并序

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禮部侍郎上柱國臣于兢奉

勅撰

粵自範金合土之制雲師火紀之名禹別九州堯咨四
岳莫不束求良輔惟濟北人彰克勒克儉之能垂可久
可大之業嗣太叔寬猛之政循仲尼富庶之言既茂勳

金石萃編卷百六

唐七十八

三

勞宜標篆刻公名審知姓王氏瑯琊人也其胙土命氏
疏源演派代濟其美史不絕書後以大祖就祿光州因
家于是郡焉 祖友 贈光祿卿王父蘊玉 贈秘書
少監父恁 贈光州刺史繼贈太尉公即太尉之季子
也初公兄潮志尚謙恭舉為郡曲善於和眾士多歸之
福建節度使陳巖既薨其名又以所屬泉州求牧乃遣
禮而請之及到任頗著嘉聲後巖在軍病甚不能視事
軍士等懼無統御皆願有所依從眾收送以郡委於仲
弟審知而與公皆赴至則積惡者屏去為善者獲安因
詔授節度使累加檢校右僕射於是刻其訛弊整其

章條三軍無譁萬姓有奉乾寧三年僕射遷疾且付公
以戎旅仍具表 奏尋加刑部尚書威武軍節度使

俄授金紫光祿大夫右僕射本軍節度使公器局端雅
識理融明稟嘗嗜之真精得圮橋之妙略及膺

帝命備陟齋壇細柳連營旌旗動色蒲盧葢政草樹逢

春一年而足食足兵再歲而知禮知義方隅之內仰止

攸同 以運屬艱虞人罹昏墊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公

既統藩垣勵精為理強者抑而弱者撫老者安而少者

懷使之以時齊之以禮故得汚萊盡闢雞犬相聞時和

年豐家給人足版圖既倍并賦孔殷處以由庚取之盡

金石萃編卷百六

唐七十八

三

徹夫述職之道庶貢為先九丘爰序於厥苞伍伯是徵
於縮酒雖旬服之近江漢之中或遇阻艱亦絕輪賦唯
公益堅尊獎慎守規程松栢後凋風雨如晦地征旁午
天庫充盈其仰勤劬咸知圭戴常以學校之設是為教
化之源乃令誘掖童蒙興行敬讓幼已佩於師訓長皆
實於國庠俊造相望康秀特盛閩川以南地惟設險人
尙爭雄或因饑饉荐臻或以刻剝為苦藉蒲易聚巢穴
難探公感之以恩綏之以德且曰吏實為虐爾復何事
示以寬仁俾之柔服遂數十年之氛祲遠致廓清一千
里之封疆旋觀昭泰張綱以 車 入 壘 吳 詔 用 絳 纒 擒

好以古况今彼猶懷愧爰自天寶艱難之後經費定繁
聚斂之臣名額滋廣即山鳩利任土庀財或設隄防頗
聞矚矚泊輝輝遂仍慮崎嶇三司之機務空存四海之
輪蹄鮮至公按其程課令以權衡盡叶舊規尤彰宏業
而又奉大雄之教崇上善之因象法重興道師如在虹
梁雕栱重新切利之宮鈿軸牙籤更演毗尼之藏而又
盛興寶塔多拾淨財日麗飛堯霞攢綵檻頽豔迴向遠
還歸依用俾群緣皆同妙果佛齊國雖同臨照靡襲冠
裝舟車罕通賤賈獻口者亦踰海來集鴻臚此乃
公示以中孚致其內附雖云異類亦慕華風宛土

金石萃編卷百六 唐七十八 三

龍媒寧獨稱於往史傑支雀卵諒可繼於前聞自燎熾
西秦煙飛東觀魯壁之遺編莫棟周陵之墜簡寧存丞
命訪尋精於繕寫遠貢劉歆之閣不假陳農之求次第
鏡題森羅卷軸夫四隣共守葦管優草之期七德方修
必假禦衝之備是以恢張制度固諫之屬程功而莫匪
子來作事而適當農隙立崇墉之百雉表巨屏於一方
巖色湯池曾何足數折筋繫帶固不可憑未若暫勞致
茲永逸兵戈荐起帑庾多虛凡列土壘悉重征稅商旅
以之而壅滯工賈以之而殫貧公則盡去繁苛縱其交
易開讓郵市匪絕往來衡麓舟數皆除守禦故得填郊

溢郭擊鼓摩肩竟敦廉讓之風驟觀樂康之俗同越之
境江海通津帆檣蕩漾以隨波箭楫崩騰而激水途經
巨浸山号黃崎怪石驚濤覆舟害物公乃具馨香黍稷
薦龍神祇有威必通其應如響祭罷一夕震雷暴雨若
有冥助達旦則移其艱險別注平流雖畫鷁爭馳而長
鯨再浪遠近聞而異之優詔獎飾仍以公之德

化所及賜名其水為甘棠港神曰顯靈侯與夫召神人
以鞭石驅力士以擊山不同年而語矣於戲辨貞金於
大冶認勁草於疾風不有良田誰康澤國尊就加平章
事檢校右僕射如故喬懋相印手握兵符益壯軍聲亦
新殊涯又改光祿大夫檢校司空轉特進檢校
司徒然而物議與詞功厚賞薄以為爵祿未稱庸庸於
是異姓分封仍加井邑轉檢校太保瑯琊郡王食邑四
千戶食實封壹佰戶公之仲兄審邦自守泉郡一紀于
茲黠馬皆調疲人盡泰公性惟雅睡氣稟溫和韻契填
修政什魯衛可謂高明輝映超絕一時者也公以

金石萃編卷百六 唐七十八 三

天下兵馬元帥太尉中書令梁王勳格宿吳德服華
夷奉大國之歡盟為列藩之表率今節度都押衙程贊
及軍州將吏百姓耆老等久懷化育願紀功庸列狀
上聞請議刊勒元帥梁王以公如河誓者

石情堅累貢表章顯陳保

朝廷冀豐誘勸

特示褒揚將建龜趺合徵鴻藻筑課居清列會乏雄文

頃歲嘗詠皇華往宣 宸旨已於視聽親飲微猷

今之執簡濡毫得以研精覃思備陳懿績實無愧詞乃

作銘曰

日月麗天 舟楫濟川 內外克乂 股肱惟賢 淮

水長清 緱嶺方寧 慶隨祚遠 材為時生 伯氏

雄特 泉人仰德 求瘼斯勤 頌條有則 冠軍被

疾 付以師律 政教翕張 士庶寧謐 懿彼閩越

師實英傑 地列周封 心馳 魏關 聖澤汪洋

金石萃編卷百六 唐七十八

五

元戎啓行 有典有則 為龍為光 高懸素鏡

理道自靜 比屋懷仁 連營稟令 航海梯山 貢

奉循環 務其輪委 無憚險艱 周征之術 公田

什一 約以有程 守而勿失 輕徭薄賦 謳歌載

路 高掩龔黃 遐追邵杜 鄉校皆遊 童蒙來求

雅道靡靡 儒風優優 惟虺吹毒 久依山谷

罔恣陸梁 竟欣柔服 法實梵宇 勝因所主 崇

辨斯精 福慶攸聚 佛齊之國 綏之以德 架浪

自東 巖山拱北 墜簡遺編 繕寫精研 麟臺

武觀森然 春鏤其勤 雉堞連雲 永制不敵

用壯我軍 關譏不稅 水陸無滯 越還懷來

商旅相繼 黃崎之勞 神改舊濤 役屢厥力 保

千萬艘 劉驥荀龍 填旆雍雍 惟邦惟翰 以侯

以公 元帥梁王 武步龍驤 挺彼七德 削平四

方 公能事大 推心斯在 風雨無阻 歲歲不改

殊勲茂績 盡瘁宣力 國之丹青 邦之柱石

位冠台鼎 任隆兵柄 重以徵章 寵分異姓 優

詔銘功 万古英風 貞馭是勒 垂之無窮

天祐三年丙寅歲閏十二月一日准 勅建

將任郎前守京北府鄆縣尉直學文館王側書口口

金石萃編卷百六 唐七十八

五

按碑有缺字吳任臣十國春秋載此文今據以增

注撰文者于兢書者王側皆無攷碑云公名審知

姓王氏瑯琊人也後以大祖就祿光州因家于是

郡焉兩五代史皆云王審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

十國春秋云五代祖暉為固始令民愛其仁雷之

因家焉然則碑云大祖者即五代祖暉也碑云兄

湖士多歸之福建節度使陳巖請牧泉州巖病軍

士無統御泉牧遂以郡委于仲弟審邽而與公皆

赴云云歐五代史王審知傳稱唐末季盜起壽州

人王緒攻陷固始緒聞潮見弟材勇召置軍中以

潮為軍校薛史云時潮為縣佐緒署為軍政是時蔡州秦宗權募

士益兵以緒為光州刺史召其兵會擊黃巢緒遲

留不行宗權發兵攻緒緒率眾南奔自南康入臨

汀陷漳浦緒性情忌潮頗自懼說其前鋒將擒緒

推潮為主薛史云緒眾求帥乃刑性敵血為盟植劍躍于地眾以為神時泉州刺史廖彥若貪暴潮略

地至其境耆老留之潮圍彥若逾年克之光啓二

年福建觀察使陳巖表潮泉州刺史景福元年巖

卒薛史作大順中巖卒其婿范暉自稱留後潮遣審知攻暉

破之唐即以潮為福建觀察使以審知為副使十

國春秋云王緒取光州時潮為縣佐史與弟審邦

審知以材氣知名邑人號曰三龍緒署潮為軍正

主康庾緒南奔陷漳浦初以糧少故兼道馳約軍

中曰以老孺從者斬潮與二弟時奉母行緒切責

潮欲斬其母潮等請先母死會諸將士皆為請遂

舍之有術士望軍氣言軍中當有暴興者緒益猜

忌前鋒將擒緒推潮為主潮乃除地刺劍祝曰拜

而劍三動者我以為主至審知劍躍于地眾以為

神皆拜之審知讓潮自為副薛與兩此審知與兄

入閩之緣起也碑云乾寧二年僕射避疾付公以

金石錄卷百六 唐七十八 王

戎旅仍具表奏尋加刑部尚書云云僕射者潮也

十國春秋從通鑑作四年冬潮有疾十二月丁未

潮薨與碑差一年十國春秋又云天祐元年夏四

月唐遣右拾遺翁承贊加審知檢校太保封瑯邪

王食邑四千戶食實封一百戶碑載此語又云是

歲建報恩定光多寶塔于福州天祐二年夏四月

王藏佛經于壽山凡五百四十一函總五千四十

八卷三年七月鑄金銅佛像高丈有六尺鑄菩薩

像二高丈有三尺即碑所云奉大雄之教崇上善

之因虹梁雕栱重新初利之宮細軸牙籤更演毗

尼之藏盛興寶塔多捨淨財日麗飛霞霞攢彩檻

者是也又云海上黃崎波濤為阻審知禱于海神

一夕風雨雷震擊開為港封其神曰靈顯侯原出

顯侯碑載此事大略相同惟靈顯侯作顯靈侯為

異十國春秋又云天祐二年築南北夾城謂之南

北月城合大城而為三周二十六里四千八百丈

即碑所云恢張制度因護基扇立崇墉之百雉表

巨屏于一方者是也十國春秋又云是時命管內

軍州搜寫遺書以上即碑云亟命訪尋精于繕寫

遺貢劉歆之圖不假陳農之求次第義題森羅卷

金石錄卷百六 唐七十八 王

軸者是也十國春秋又云佛齊諸國來賓卽碑云
佛齊國舟車罕通賧費罔獻亦踰滄海來集鴻臚
者是也佛齊卽三佛齊兩唐書及兩五代史皆不
載惟宋史云三佛齊南蠻別種與占城爲鄰其王
號屠卑人多蒲姓可知在唐時未通職貢王審知
又係僭偽之國故其來賓不列史傳也十國春秋
又云唐以梁王全忠奏賜王建祠福州勒功於石
卽謂此碑也梁王全忠卽碑所謂天下兵馬元帥
太尉中書梁王是時昭宗遇弒哀帝嗣位本紀書
天祐三年閏十二月己酉朔福建百姓僧道詣闕
請爲節度使王審知立德政碑從之是時朝廷命
令多出梁王乘筆者尙存大體故本紀特書哀宗
之從碑文特書梁王之請其實皆具文也然玩碑
文但頌功德不及祠祀之事則十國春秋所謂建
祠福州者又不知何所本也碑文書檢校太保標
題作揀校他碑未見撰人于兢稱臣書者王侗不
稱臣蓋書非奉勅也

尔朱遠墓碣

碣高廣俱一尺七寸五分二十五
行行二十四字正書在句陽縣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柱國

金石萃編卷二百六

唐七十八

无

河南尔朱府君墓碣并銘

廣平程彥矩撰

府君其先河南郡人也曾祖祐任主客郎中祖澤同州
韓城令厥考弁歷左金吾引駕仗押衙銀青光祿大夫
檢校太子賓客俱積德行負綠車服 府君諱達字
正道少儻有氣不謹小節雖家藏巨萬視之蔑然輕
玉帛若糞土重然諾不顧千金議者曰斯亦豪傑人耳
初職繁懷州軍事押衙後改授山南東道節度散兵馬
使始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由山
南授東都留守押衙其階與檢校官口監察仍舊勳加
柱國以 府君之用心磊落蔚有才智觀其口必可
捍難口敵揣其義必可赴湯蹈火則其位殆不稱口口
口口然口口口度有規將擣第渚宮豈止於榱桷宏壯
費棟膠口口口口云口口結峻字以疎氣鑿巨沼
以瀦流口樹森羅口口口口郡內口絕冈有口比世
居馮翊慈親在焉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公事開
氣八人更迭定省悉著行口口口十四口口口公事開
連計司輓運之勞咸稱幹鹽每休口口口口口口口
間有愛睦如也里巷益多 府君之口口口以仰止口
口口口未嘗不應人由是歸嗟乎未及下壽以其年五

金石萃編卷二百六

唐七十八

无

月六日□□□卒于江陵府無竟里私第享年卅有九
娶河南□□□男一人春即六歲歲女相相六歲歲
用當年十一月□□□叶歸葬同州澄城縣武安鄉
永平營親第遷□□□特以哀命見請銘于貞石
文曰

彼蒼者天禍福茫然欲問其緣杳漠無言俄□□□
有後先積善何為報應元元孰云有後□□□□
慶迭在口他年

府君名遠字正道云云號年殘泐不可得朱家河本
名大谷河世傳爾朱之後改為朱氏居于河濱因建

金石萃編卷百六 唐七十八

三

遠廟砌此碣于廟內近世陝人某作彼縣志即以此
為廟碑誤矣關中金石記

右介朱遠墓碣廣平程彥矩撰攷其歷官始為懷州
軍事押衙改授山南東道節度散兵馬使改東都西
守押衙洪容齋續筆云唐自肅代以後賞人以官爵
久而浸濫下至州郡胥吏軍班校伍一命便帶銀青
光祿大夫階殆與無官者等明宗長興二年詔不得
薦銀青階為州縣官賤之至矣此介朱遠正以軍校
而帶銀青階者也遠卒於江陵府無竟里私第寬印
歸葬同州澄城縣武安鄉碣已損一角有年月而不

得其紀年大約在中葉以後矣江寧嚴侍讀道甫遊
秦中榻以見貽云石在郃陽縣西卅里朱家河自來
收金石家所未見也潛研堂金石文錄

真空塔銘殘石

石後殘缺僅存前六行高一尺五寸廣五寸五分每行十七字正書

唐崇業寺故大德禪師尼真空塔銘并序

禪師諱真空俗姓申氏馮翊郡朝邑人也植性明悟天
姿卓越六度□□稟自齡年口戒深仁行詣早歲既而
口口宿善童子出家訪道口口与波口而無異練心下
大德禪師碑額

金石萃編卷百六 唐七十八

三

額高一尺五寸九分廣一尺二寸五分
九字作三行正書在咸寧縣薦福寺
皇唐三階大德禪師碑

此不知何碑之額今存寺中碑猶存半截却無一字
可見關中金石記

長樂鏡銘

徑七寸八分
三十三字篆書

連記銀羊清而即計出鳥類因立文章
延存言去而羊與元屯而日月上
光匡

漢治銅華清而明以之為鏡因宜文章延年益壽去不

羊與天无極而日月之光長樂

水星鏡銘

徑九寸五分銘
二十字篆書

永保命水銀星陰精百鍊得為鏡八卦壽象備衛神
永保命水銀星陰精百鍊得為鏡八卦壽象備衛神

水光鏡銘

徑六寸五分銘
二十字正書

玉匣邪開葢輕灰拭夜塵光如一片水影照兩邊人
寫衣鏡銘

金石萃編卷百六 唐七十八

三

徑六寸銘
十一字正書

絕照覽心圓運屬面藏黃匣口口掩掛玉臺而影見
羅綺于後庭寫衣簪乎前口

元卿鏡銘

徑三寸八分銘二十
六字篆書藏余家

日初升月初盈纖翳不生宵茲萬形是日櫻寧望乎太
櫻圖南南有精靈

清元卿

青鸞鏡銘

徑三寸八分銘二十
八字正書藏余家

月樣圓圓水樣清好將香閣伴開身青鸞不用羞孤影
開匣當如見故人

按山左金石志跋此銘謂首句清字與身人同韻
補段若膺四聲音均表所未備然七言律絕起句
晚唐五代多有借韻者且真文庚青自古間有通
用顧氏寧人毛氏大可於唐韻正及古今通韻史
已詳載之不足異也

金石萃編卷百六 唐七十八

三

金石萃編卷一百十九

勳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五代一 梁

匡國節度使馮行襲德政碑

碑甚殘缺高廣俱無及其前文失下截僅存二十七
行行止四十六字後文失上截僅存三十行行約五
十六字正
書在許州

林學士奉 工部侍郎 制下

上缺字不可 九五山川之風水 後仿此 聖口神武雪五老 負鼎之 缺

後仿此 聖口神武雪五老 負鼎之 缺

後仿此 聖口神武雪五老 負鼎之 缺

後仿此 聖口神武雪五老 負鼎之 缺

後仿此 聖口神武雪五老 負鼎之 缺

後仿此 聖口神武雪五老 負鼎之 缺

後仿此 聖口神武雪五老 負鼎之 缺

後仿此 聖口神武雪五老 負鼎之 缺

後仿此 聖口神武雪五老 負鼎之 缺

後仿此 聖口神武雪五老 負鼎之 缺

後仿此 聖口神武雪五老 負鼎之 缺

後仿此 聖口神武雪五老 負鼎之 缺

後仿此 聖口神武雪五老 負鼎之 缺

後仿此 聖口神武雪五老 負鼎之 缺

金石萃編卷一百九十五代一

汝口州 食茶口口口口氏雖系出長樂口家遷

口當世緒紛綸口口飛口相口而平口口正色以威

嚴先郎口應於口口媛口口猛獸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石羽林 江漢氣貫斗牛騰凌

追千里之蹤嘯傲負四方之心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翁知功名 吐口口口口口有孫喜者聚徒數

千人口口莫過將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可奈何公乃白 於南口口口口軍吏迎謁公在側擊

之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兵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金石萃編卷一百九十五代一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 隸入仕 勇敵萬口 口口口口 口口當路 口

口 風生 桓桓席口 智口口強 送昏拯 劍斬

口 頑斷 帝念馮公 忠口口口 朝稱口口 左提右

口 口口口口 口口瑞節 望塵肯悅 公至若何

口 類赤肩 口同白額 乃芟乃夷 乃梟乃磔

外戶不口 下民口口 口口口口 口食為天 口

口 口口口口 未和接肘 保豐穰 取之

口 盍徹 巨害既去 穢惡皆除 頌宣口口 慎慎刑

書 口口口口 園園常虛 口儻薄口 政叶口虛

老口口懷 口交映 朱扉洞開 口優馬口

口 燕臺 惠洽口里 口飛九咳 口口口口 和氣

口 充塞 麥秀兩歧 禽吞口勝 口口口口 缺人頌

德 八月甲午朔十八日辛亥建

朝議大夫前光祿口卿上柱國李襲懿書

將仕郎守 缺

碑字摩滅可辨者云有孫喜者聚徒數千又云軍吏

迎謁公在側擊之其事具薛居正五代史列傳云僖

宗在蜀有賊首孫喜者聚徒數千人欲入武當刺史

呂晁惶駭無策署行襄伏勇士于江南乘小舟送喜

謂喜曰郡人得良牧衆心歸矣但緣兵民多懼撈略

若駐軍江北領肘掖以赴之某前導以慰安士民可

立定也喜然之既渡江軍吏迎謁伏甲奮起行襲擊

喜仆地仗劍斬之即其事也又云忽有烏鵲羣萃啄

食無口又云年口縣麥秀兩岐薛史云境內有大蝗

尋有羣鳥啄食不為害民或觀食必有穉穀出于隴

畝亦其事也撰碑人魏缺惟前一行存翰林學士奉

數字薛史云遷匡國軍節度使在許三年上供外別

追助軍羨糧二十萬石及太祖郊禋行襲請入觀貢

獻巨萬恩詔殊厚等詔翰林學士杜曉撰德政碑以

賜之則此正其德政碑曉所撰也碑應建于天祐中

今僅存八月甲午朔十八日辛亥建云云而已舊惟

見篆額在州治前民舍中人稱長樂王德政碑頃屬

知州李君煒掘土出因移置學宮 中州金石記

碑殘剩前列翰林學士奉旨及工部侍郎案翰林學

士者即杜曉也歐史梁紀開平三年春正月辛卯有

事於南郊後書九月翰林學士充承旨工部侍郎杜

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據是則碑之賜立有工部侍

郎字必當正月後及曉九月前未轉戶部時矣傳紀

並言承旨碑作奉旨以避梁祖嫌名故也又題朝議

大夫前光祿口卿上柱國李襲懿書

將仕郎守 缺

碑字摩滅可辨者云有孫喜者聚徒數千又云軍吏

迎謁公在側擊之其事具薛居正五代史列傳云僖

宗在蜀有賊首孫喜者聚徒數千人欲入武當刺史

呂晁惶駭無策署行襄伏勇士于江南乘小舟送喜

謂喜曰郡人得良牧衆心歸矣但緣兵民多懼撈略

若駐軍江北領肘掖以赴之某前導以慰安士民可

立定也喜然之既渡江軍吏迎謁伏甲奮起行襲擊

大夫前光祿口卿上柱國 李宏懿書體勢規步率
更深入其奧然當時不聞以書名何哉行襲傳薛史
云武當人歐史云均州人証之碑所書家遷武當世
緒紛綸是薛史據其遷時占籍言之而唐書僖宗紀
光啓元年四月武當賊馮行襲陷均州逐其刺史呂
煜並與碑稱武當合矣然則歐史爲非實也 長堂金石

鎮東軍牆隍廟記

碑連額高六尺一寸廣三尺九寸二分共大小字二
十五行大字行十九字小字前十行行三十八字後
八行行四十字正書
在紹興府臥龍山

重修牆隍神廟兼奏進封崇福侯記

金石萃編卷一百九 五代一 七

若夫冥陽其理之規人神相贊之道傳於史冊今昔同
符切以浙東地号奧區古之越國當舟車輻湊之會是
江湖衝要之津自隋末移築子牆口遷公署據臥龍之
高昇雉堞窈崇對鏡水之清波風煙爽朗緬惟深固宜
叶冥扶 故唐右衛將軍愬管隴公諱玉頃握
圭符首臨戎政披榛建府吐哺綏民仁施則冬日均和
威肅則秋霜布令屬着愛戴庶訥誦等而罷市興嗟
餘芳不泯衆情追仰其立廟鎮百雉之尚書宰軍民
之禍福殿堂隆邃儀衛精嚴式修如在之儀仰託儲靈
之慶往載登生劉氏妖起羅平于躬稟 睿謀恭

行 天討數年撲甲兩復越藩皆資勝靈之功以
就戡平之業特爲重增儀像廉潔性牢還來四野無塵
重門罷柝丁卯歲揚旌東渡巡撫軍民躬奠椒漿目瞻
靈像每暢吳風越俗共歌道素人安昔爲兩鎮之疆今
作一家之慶遂馳履表請降封崇所冀 朝恩与
漢牧齊標美稱其秦密對登等蒙 天澤果
賜允俞須崇福之嘉名昇五等之尊爵其所奉

勅命具列如左

勅鎮東軍牆隍神應玉前朝名將劇郡良材傾因剖竹
之辰實有披榛之績躬修府署養綉吏民豈獨遺愛在

金石萃編卷一百九 五代一 八

人抑亦垂名終古况錢鏐任隆三鎮功顯十臣能求福
而不同致效靈而必應願加勅号以表其符宜旌爰業
之功用顯優隆之澤宜賜号崇福侯仍付所司陳至哉
勅者

噫乎人惟神祐神實人依爰自始建金湯肅陳祠宇真
茲中壘三百來年雖事非替未登列爵今則值予佐
國連統藩維啓吳越之雙封爲東南之盟主况遇
全行應錄 梁德克昌道旣奏於
君臣澤遂加於幽顯獲申奏薦謹降 徽章今則
象軸煥新 龍綸遠至表勲名於万代昭靈威

於千秋固當永荷 皇私長垂幽贊保我藩宣

之地遐清災沓之源其泰斯民父安吾土烜矣赫矣永
作輝華今當吳越雙封一王理事亦仗土地陰騭其力
護持神既助今日之光榮予亦報幽靈之煥耀但慮炎
涼改易星歲徂遷不記修崇莫源事始聊刊貞石以示
後來時大梁開平二年歲在武辰 月 啓 聖在
運同德功臣淮南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守
侍中兼中書令吳越王鏐記

此碑以城為牆以戊為武按舊唐書哀帝紀天祐二
年七月辛巳勅全忠誥鑄河中晉絳諸縣印縣名內

金石錄編卷百九 五代 九

有城字並落下如密鄭絳蒲例單名為文九月己巳
勅武成王廟宜改為武明王十月癸丑勅改成德軍
曰武順管內棗城縣曰棗平信都曰堯都樂城曰樂
氏阜城曰漢阜臨城曰房子避全忠祖父名也全忠祖信
父十一月甲申勅改潞州潞城縣曰潞子黎城曰黎
亭又勅改河南告成縣曰陽邑蔡州襄城縣曰苞茅
同州韓城縣曰韓元絳州翼城縣曰滑川鄆州鄆城
縣曰萬安慈州文成縣曰屈邑澤州晉城縣曰高都
陽城縣曰濩澤安州應城縣曰應陽洪州豐城縣曰
吳高又按五代史滑州唐故曰義成軍以避梁王父

諱故曰武順又册府元龜開平元年五月甲午攻城

門即為門局即曾子固跋韓公并記襄州南楚故城

有昭王井故城今謂之故壩即耶也山梁太祖父名

城避之然則城者誠之嫌名也册府元龜言帝會祖

諱茂琳開平元年六月癸卯司天監上言請改日辰

丙戌字為武從之然則戊者茂之嫌名也容續華

字故改之者非然戊本音茂不知何以為武音而耶然謂十

辰十二日皆為假借甲本戈乙本魚勝丙本魚尾丁

本黃尾戊本武已本几又不知其說何所本也又如

後漢執金吾丞武榮碑云天降雄彥資才卓茂仰高

金石錄編卷百九 五代 十

鑽堅允文允武則并茂字亦讀為武其來久矣唐自

詩有木名櫻桃得地早滋茂與露去

住願如樹賦為韻 金石文字記

按碑前載表奏次列數旨最後記文乃吳越武肅

王錢鏐所作城隍廟神舊祀唐右衛將軍德管屬

玉蓋玉都督越州有善政土人立廟奉為城隍至

是鏐又具表請降崇封五代會要云開平元年封

鎮東軍神祠為崇福侯從吳越請者是也李陽冰

縉雲縣城隍廟碑云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此

風俗是城隍神雖未得列于祀典而建祠立廟之

事所在皆有此碑云等而罷市興嗟餘芳不泯泉

情追仰其立歲祠即于麗玉身後其事當在唐初
又記云自始建金湯肅陳祠宇奠茲中壘三百
年來雖享非馨未登列爵則前此鎮東軍城隍亦
祀典所無陽冰之言為不誣矣玉京先涇陽人堅
四世祖新唐書附堅傳稱玉事隋為監門直閣李
密據洛口玉以關中銳兵屬王世充擊之百戰不
勦世充歸東都秦王東徇洛玉率萬騎降高祖以
隋臣禮之玉魁梧有力明軍法久宿衛習知朝廷
制度帝願諸將多不開儀檢故授玉領軍武衛二
大將軍使舉觀以為模稜出為梁州總管巴山獠
叛玉梟其首餘黨四奔屬縣獠與反者州里親戚
為賊游說言不可窮躡玉不聽下令曰孰熟吾盡
收以饋軍非盡賊吾不反問者懼相謂曰軍不止
吾殺盡且餓死乃其入賊營與所親相結斬渠長
以降眾遂潰徙越州都督召為監門大將軍太宗
以耆厚令主東宮兵雖老不怠小大之務無不親
及卒帝為廢朝贈幽州都督工部尚書史載玉歷
官行事如此碑紀土人立祠之由但叙其在越州
時事

重修北岳廟碑

金石萃編卷一百九 五代一

十一

碑上殘缺僅存高九尺六寸五分廣四尺
六寸二十七行字數無考行書在幽陽縣

重修北岳廟碑

觀察巡官朝請郎檢校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
賜緋魚袋劉崇奉 命撰

定州文學王知新書

明覆載以稱功浩淼百川峻嶒五嶽顯陰陽而自
異呈動靜以為徵莫不隱靈祇彰聖化欲見而非見示
威而不威福善禍淫有今古無差之理聰明正直豈鴻
纖偏照 妙難窮之跡蘊幽靈罕測之基昭然懋然寄
矣大矣至道而牢籠萬彙啓範圍而埏埴羣倫敬之
遠之寒暑不愆于四序恭也禮也扎瘞口適於千門况
還當夏氏之興且特修王母之祠未盡善也迨致高
禩之祭胡可比焉豈若恒岳霞峯 安天壘廟鎮
撫堯分之所轄寧禹別之方口氣勻鋪壯口 勢巍巍
藏雲龍而均風雨如生肅肅將魚水而睦君臣遠近垂
恩公私布惠解濟黔黎之苦能獨 皇國之憂
懸亡魂好同縮脰怖盤牢口黃鉞透粉碎 春秋祇若
興五侯懇薦於蘋蘩黍稷非馨唯於饗德備膺成有但
以依人伏又河朔名區海西樂土雖嘉魚鹽之利尤多
耕織之資密迓并燕絕六狄七戎之口交居趙魏招

金石萃編卷一百九 五代一

十一

一境是諸華之則三軍為百代之規整頓朝經獨立功

臣之貴平除國難孤標孔亂之勳况 大唐二十

餘帝乾坤三百年間社稷龍魚數見口口頻生聲振

萬方之禮樂無雙堯舜芳機既參差於竊比商周政柄

徒冠懸於揚名宇宙昇平煙塵帖泰况 宸恩於草

木鍾 睿澤於惇發屬以失味口口輕漂舟楫

玉輅東西豈為春蒐之故銀鈞南北唯論秋祭之因

挂葺九州依循六國運偶二三之變時遭百六之艱伏

以 歸於神授英通盡出於天生昂宿光茫奕

叶 賢王之瑞金精照灼潛符 霸王之徵

執禮宏仁廉刑薄殺徧沐 怡顏之既口口遵難犯

之成 彰形彰於冰盃不意小瑕 匪心大節賽

桓文之令望超周邵之嘉音謀始要終理煩去或皎潔

三秋之月泓澄万頃之波而又世襲 五孝從

五帝而至如今加以武庫規繩儒門綱紀著述五兵之

策研精万卷之書稼穡偏知但見啓期之樂刑罰獨斷

旋除庶女之風憫隱肥家忠貞活國勳 大展謀謀深

行理治每設補天之術恒修縮地之方由是訪沉淪求

疾瘼崇佛理重神明廢置仰藍拾就增修之命煩煩靡

字俱當造化之功口嶽廟以天寶 泊乎舜熹類移秦

正屢改將新舊而分巧拙方彼此而日古今屬以山查

歌傾丹楹朽腐只取於素來基址特與於此際規模遂

命押衙充都口修造使檢校工 春揭藉營場於心匠

惟臻至於忠勤百役子來三時慶際選擴苑於異木佳

柱石於幽巖杞梓鸞標瑞瑞為瓦想楚宮之枉設誇漢

殿以虛詞斤斧奇能再偶 長戴千千似稟銜枚之命

驥駟万万疑聞鸞轡之聲福壽要津神祇會府闡苑互

理林之茂銀屏衝朱檻而開未既十旬其庸一旅勞而

不繼告厥成功實為陰 燈凌空展梯口口莫達清波

忽泛浮梁棟以旋來黠黠坤元踊一攢之勝榮明明星

紀聯百雉之清虛佛土裝嚴猶虧鳳髓蓬瀛景致只欠

鼇頭豐省亡機疾 北討南征葢口口神之助人安俗

卓深恐 陰德之功而又巨夏多艱中原盡盡大

厲久離於四表太平永在於三州 缺絕

口國貽厥孫謀宏宣 祖業社稷類金湯之固山

河齊日月之榮端負笈徵人食為末客少琢磨於焉學

深口口於斯文謬歷煙霞媿 異披砂口口拾芥有濡

毫而稽顙無香桂以甘心進思盡忠忠肅育之 缺

荒蕪莫口 完命叙虛襟而寧極修實錄以何窮但

以闕如誠非作者雖乖雅頌輒縱廣歌

金石萃編卷百九 五代一

金石萃編卷百九 五代一

缺 國泰齊口年豐一人肅敬八表欽崇諸神際會闡境
和同公私唯孝左右純忠威降巨寇力制羣戎寶裝廟
宇山是屏風其精專建造巧竭靈微高擢 麟日光曜
龍竿虛噴帥從兵圍前壇後苑左駟右駢尊卑森森去
就依依俄興木鐸待整璜其匡時舟楫問代公侯洪
橋架海皓月當秋恢觀至道以缺 巍巍清廟岌岌危樓
家財已俸制置增修行藏寶錄今古難儔其名超八凱
登若三辰忠貞輔國禮樂親降始終翊道左右賢臣一
方受煦萬物逢春缺 奉命文不驚人微書盛事永載貞
珉

金石萃編卷百九 五代一

五

缺 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使持節定州諸軍事
上柱國北平王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五百戶王處直
歲在丙子十月癸未朔口口日建

口藉王允刻字

右重修北嶽廟碑列端撰王知新書已失其半年月
僅存歲在丙子數字諸家收藏僅列唐碑中即亭林
亦未深考也案碑記王處直修廟事而文云大唐二
十餘帝乾瑞三百年開則已非唐時可知也檢五代
史雜傳王處直為唐金吾大將軍領興元節度使宗
善子義武軍節度處存之弟也乾寧二年處存卒于

鎮三軍推處存子部為副後處直為後院中軍都知
兵馬使光化三年梁兵攻定州部遣處直率兵拒之
兵敗入城遂部亂兵推處直為副後梁兵圍之遂絕
晉而事梁梁太祖表處直義武軍節度使累封太原
王太祖即位封處直北平王其後梁兵攻王鎔鎔求
救于晉處直亦遣人至晉願絕梁以自效晉兵救鎔
處直以兵五千從破梁軍于柏鄉其後晉北破燕南
取魏博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處直未嘗不以兵從又
案梁太祖本紀光化三年進攻定州王部奔于晉其
將王處直以定州降開平四年北平王王處直叛附

金石萃編卷百九 五代一

夫

于晉是碑處直列銜已稱北平王歲次丙子應為梁
末帝貞明二年無疑又以五代史考之處直已於開
平四年附晉通鑑稱唐之亡也惟河東鳳翔淮南稱
天祐則此碑所紀必天祐十三年又無疑矣銜中檢
校太師兼中書令使持節定州諸軍事食邑五千戶
等歐史不書似亦未見此碑也竹垞錄

贈太尉葛從周神道碑

碑高八尺七寸八分廣四尺二寸三
十八行行約七十字行書在雁師縣

梁故招義軍節度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置等使開府儀同
三司檢校太師兼侍中守滑州大都督府長史口口口

□□□□□□□□□□葛公神道碑銘并序

銀青光祿大夫禮部尚書權知貢舉□上柱國臣薛

廷珪奉勅撰

翰林待詔中大夫檢校刑部尚書□左□□衛大

將軍□□□□□□□□□□臣張璠奉

勅書

□議郎守殿中□□□奉御□□□□□徵奉勅

篆額

□□包儀設教畫卦□□□□□□□□□□孤矢於焉利

用□□□□□□□□□□蓋殷周之前將相其柄洎秦漢

金石萃編卷百九

五代一

七

之後文武殊途至若綱紀彝倫範圍庶品闡揚至理崇

樹鴻猷則用武之□□□獨濟若夫撥亂反正□□□

□□衛□□勲濟王□則□□□□□□□□諸至於大

義至公開物聖務感召和氣庇育羣生其揆一也夫物

窮則變否極則通時雖類於循環事□□□合□□雕

虎□□□□□□□□□□而□□□□□□□□□

□□□方勘定遂生翦起韓彭扶不□以凌霄翼真人

而御極風雲之會影響無殊□□□□□□□□□之

期□□□□□□□□□□□□□□□□□□□□

□□□□豕於大田斷脩馳於廣陌則有故昭義軍節

度澤潞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

兼□□□潞州大都□□□□□□□□□□□□□□

□□□□□□□□□□□□□□□□□□□□□□

漢州郾縣秦丘里人也禮也曾祖阮祖邁賢父簡贈兵

部尚書惟公世方管晏緒接神仙負山□□□□□□

□□□□□□□□□□□□□□□□□□□□□□

□□勵越石著鞭之志生知韜略時合孫吳韋弦淡爾

而酌中文武居然而兼備素業唯觀於大略壯圖潛□

□□□□□□□□□□□□□□□□□□□□□□

□□□□□□□□□□□□□□□□□□□□□□

金石萃編卷百九

五代一

大

家刑國講文兆忠孝之名原始要終血字表公侯之分

寔為天縱□□□□□□□□□□□□□□□□□□

□□□□□□□□□□□□□□□□□□□□□□

附 鳳琴 龍策名委質伐蔡之役戰酣

太祖皇帝□□□□□□□□□□□□□□□□□□

□□□□□□□□□□□□□□□□□□□□□□

慶輪不返而又青兗三寨鯨鯢萬人勦滅無遺輔重皆

奔鞏約面縛而投首□唐魄□□□□□□□□□□

□漢□□□□□□□□□□□□□□□□□□□□

□□□□齊山偃尸蔽野以功□檢□□部尚書時

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守左武衛將軍

孔循

上將軍連榮

貴戚迭照閭門玉鏡臺前匪獨惟

以竭情臨喪事而銜恤始終部分董灼一時斯又見天

昭若之重沓也

皇帝臨軒軫悼撤

伊昔皇唐運終百六兵革

天明命問生材傑克靖災沓武德孔昭和

戰酣馬逸士失銜勒下車策之傷面克敵

於史傳

去軍食初服盈美庖庖

照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金石萃編卷百九 五代一 王 我梁 授

悠悠丹旆軋輶轎車方人之敵六尺之軀譬如石火去

似隙駒

如珠瀝君

枯其

貞明二年歲次丙子十一月壬子朔十二日丁卯建

從周歐史有傳其檢校太師兼侍中則史未之載昭

義者潞州軍號也唐季潞為河東所有不在朱梁管

內從周以疾致仕遙授節度令食其俸于家非真節

度也未世節鎮在家支俸之例實昉于此周德威少

字陽五此碑作揚五文云歸葬于偃師縣亳邑鄉

叔瓊中州金石表所載偃師碑甚夥而獨遺此吾

武君虛谷始揭公遺子文雖殘損猶足為攷史之助

于思容齊乘謂在平縣有五代葛從周墓土人名曰

葛塊讀是碑始知土俗相傳之誤

碑字可辨者皆與薛居正五代史不甚異疑薛據此

碑而為傳按之歐陽修史所載甚與碑異此碑奉勅

書撰斷無冒列功狀是歐陽史為失實也歐陽史所

載歷官晉秩亦多疏略賴有此証之碑云偃師縣亭

其

其

其

金石萃編卷百九 五代一 王 鑄字沈

已鄉今之淮廟都即古西亳湯都也中州金石記

按葛太尉殘碑余乙巳二月始過其墓碑石舊為雨風激射間有存者惟下二尺餘埋於土中尙完好急為剪剔出之碑內題云故昭義軍節度澤潞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下缺數字其所載歷官首秩皆與傳略同五代史從周漢州郟城人今碑云郟縣當時載筆者為梁太祖父嫌名避之據禮不諱嫌名而唐之諸帝與其七大夫競相規易至其末季尙欲持是區區虛崇無益之數冀以籠制其悍跋扈如温之至無賴者又豈遠為之動與史言

金石萃編卷百九 五代一

三

從周從太祖攻蔡州太祖墜馬從周扶太祖復騎與敵步鬪傷面身被數瘡攻此碑伐蔡之役戰酣云云文缺證以銘詞所謂戰酣馬逸上失衝勦下車策之傷面克敵碑既悉與傳符而從周功績初已可見如此又本書晉王怒自將擊從周從周雖大敗而梁兵擒其子落落送於魏斬之羅紹威傳梁兵擒晉王子落落送於魏斬之同此碑竟云馬步二千殺戮殆盡生擒落落奪馬三千則從周竟未大敗矣落落亦屬自擒而歐陽乃歸之梁兵反覆推之知史誣也碑奉勅書撰從周子孫斷無敢於冒列功狀虛誑溢美以耀從世者歐陽或

得之舊聞而從周戰績幾於湮沒不暇非是碑後世

其孰從而知之碑後文又有入井陘攻討并部降李洪範傳亦夫載從周為宣義行軍司馬傳書於既敗燕兵之後依碑又在代丁會之前參錯乖迕並宜依碑為據至所書末帝即位拜昭義軍節度使封陳留郡王食其俸於家卒贈太尉從周當致仕日已居偃師未聞再召用及後卒也亦當居於偃師而碑云以十月十三日歸葬於偃師縣亭邑鄉然則從周又非終沒於家者錄之其亦俟考也從周曾祖父阮祖遇賢父簡贈兵部尚書從周諸子碑尙可見者次日彥

金石萃編卷百九 五代一

三

勳次日彥浦史並略不書獨余為暴出之使幸有閱而碑亦於從周祖父列名獨不為少餘疑亦有待於後人與羅文記碑紀從周戰功有云落落領二千騎馬步二千殺戮殆盡生擒落落奪馬三千歐史本傳書晉王怒自將擊從周從周雖大敗而梁兵擒其子落落送于魏斬之子向跋此深以見歐史之誤今案舊唐書羅宏信傳太原怒舉兵攻魏營于觀音門外汴將葛從周援之屯于洹水李克用之子落落時為鐵林軍使為從周所擒唐書宏信傳從周為開寶每克用兵至輒

出精卒薄戰必捷克用踰恒西北挑戰從周大破之
 禽其子落落乃引去舊五代史從周傳乾寧三年五
 月并帥以大軍侵魏遣其子落落帥二千騎屯洹水
 從周以馬步二千人擊之殺戮殆盡擒落落于陣并
 帥號泣而去紹威傳太祖遺葛從周援之戰于洹水
 擒克用男落落以獻太祖令送于宏信斬之晉軍乃
 還推斯數証舉足以見永叔曲說非信史矣按對金
 石跋

按從周薛歐二史皆有傳惟薛史與碑多合具見
 諸家跋中碑有云鞏約面縛而授首口唐魄口口
 口口據舊史傳兗州齊克讓軍於任城從周敗之

金石萃編卷百九 五代一

圭

擒其將呂全真淄人不受制復與之戰獲其驍將
 鞏約會青州以步騎萬餘人列三寨於金嶺以扼
 要害從周與朱珍大殲其衆勝其將楊昭範五人
 而還至大梁不解甲徑至板橋擊蔡賊破盧瑋寨
 瑋自溺而死碑下句似謂盧瑋魂喪自溺與上鞏
 約面縛為對瑋字作唐與史微異傳又稱李罕之
 引并人圍張全于河陽從周率兵赴援大破并軍
 殺番漢二萬人解河陽之圍以功表授檢校工部
 尚書碑云口口齊山僵尸蔽野以功口檢口口部
 尚書正敘此事蓋以功授檢校工部尚書也碑文

為薛廷珪奉救撰攻舊唐書薛逢傳子廷珪中和
 中進士第光化中官刑部吏部二侍郎權知禮部
 貢舉拜尚書左丞入梁至禮部尚書舊五代史廷
 珪本傳又云唐莊宗平定河南以廷珪年老除太
 子少師致仕同光三年九月卒今碑題禮部尚書
 權知貢舉口上柱國正與傳合新唐書稱廷珪光
 化中累尚書左丞朱全忠兼四鎮廷珪以官告使
 見全忠卒不肯加禮其入梁以後歷官皆畧不載
 似廷珪以唐臣終者賴有此碑足見舊書有據古
 人碑志諸文於卒葬之處每書禮也以見其舉喪

金石萃編卷百九 五代一

圭

行事無悖于禮是碑敘其先世為濮州人亦加禮
 也二字殊無意義廷珪為當時能文之士不應乖
 謬乃爾疑書丹者筆誤或刻上鈎摹舛錯所致也

刺史折嗣祥碑

碑高九尺廣三尺七寸前已缺僅存二
 十八行正書字數約無可考在府谷縣
 人馬之受命瑞影瑞彩瑞瘳所以降神昔周文王

有大明嗣太王季 肅謹華雲中人也永西 伯之苗裔

大魏之後字文之別緒以金城 命自 武德中 詔

府谷鎮邊使不改善政永 子孫 之榮 能不

施勞於民不代善於己慎慎 以魏孝文皇帝廿七代

之孫也世襲家聲勳庸不昔先王之顧命 巨唐

之芳業爰因忠烈為唐繼隴西氏焉所謂若作席上

珠瑯人間柱石鹽梅趙藥不謂臨危致命不顧其死

見義有勇無懼於獎式義方不可奪也可稱也

不以私誣義罔以虛眩真守金石為府谷鎮持戎

醜壇境之內民無雜居杜烽火之虞尚書兼御史大

夫考績庶政增以厥貢良驥可千乘與部族歸權

之地黔黎有豐年之詠昔先王求枚嗣祚也以前

乾符歷數元兇不敢以懸河之辨無不對當

進賢任重為黎先行欲移勳列爵未足稱吾懷何

如其德不同馳驟於雲口之然將明命於王親

之真然日虜延深遂口口危雖鑿中利刃當今晉

王威公有大忠才王室有大駕為漢上氏

口祖廢之禮也而乃衣錦桑榆顯榮也先世聖唐

之瑞派子子孫孫引無替之道也俾乎敬冕金行勳

業惟新敷五教以在寬關六條而弼政稼穡有通歧之

詠庶民無聚斂之怨公下車之日觀人多弊寒惟

撫問愛如己有遂乃布駟鷄之善牧馬之政聆風嚮化

繼至累降名義加口陞功因効口靈山岳其年冬末

有二月享齡五十終祿於郡焉永有為州

之春趙宣子郭後有子五人長曰從軍使次日

軍使次日從達勳合楷模府府州嗣使次日從依

攝麟州司馬檢校尚書祭酒兼御史中丞次日從祖

聖之左右授機應符契運叶瑞來俄清風朗月孤高不

羣口無擇言哲中允哲賢中又賢巖谷歸神嶷嶷煥煥

玉石俱焚屬俯賦封樹諸子昇

文云有子五人三日從遠從遠即從阮以後唐莊宗

鎮太原時領府州刺史文內又有當今晉王威公有

大忠云云則是碑梁時所建也文云大魏之苗裔

字文之別緒又云爰因忠烈為唐裔隴西氏子克行

碑云折出河西折屈五代史從阮父嗣倫與此異記

金石按碑殘缺無年月諱字可見但據文中有昔先王

求枚嗣祚之語知折君名嗣祚耳凡碑敘事皆稱

為公此語直言嗣祚恭承先王為言明尊君也嗣

祚有子五人次曰從遠五代史有折從阮云從

阮字可久本名從遠避漢高祖舊名故改字即

此人也傳稱父嗣倫為麟州刺史今作嗣與史

異然云享齡五十終祿於麟郡是嗣祚終州刺

史與傳合即嗣倫無疑矣舊史從阮傳唐宗初

有河初之代兆諸郡屢為邊患起從阮為河

東牙將領府州副使同光中始授府州刺史碑稱

從阮動合楷模缺府州副使又云當今晉王威

公有大忠於王室是碑之立當在同光改元以前

故尚稱晉王耳碑叙嗣祚世系行事頗詳而制體

過甚無從據以補史惜哉

唐

重修法門寺塔廟記

碑高七尺一寸八分廣三尺八寸三十行行五十二字至五十四字不等正書在扶風縣

大唐秦王重修 法門寺塔廟記

金石萃編卷二百九 五代一

五

朝請大夫守尚書禮部郎中柱國賜紫金魚袋薛昌

序撰

承 旨王仁恭書

夫 大聖示其不滅證以無生燃慧炬以燭幽泛慈航

而拯溺在三千界分八万門誘捨愛河勸離苦海香山

月殿長侍眸容驚嶺龍宮時開半偈与消塵劫令出昏

衢按後魏誌阿育王役使鬼神於閻浮提造八万四千

塔華夏之中有五 秦國岐山得其一焉又按神

州三寶威通錄華夏有塔一十九所岐陽 聖

跡復載其中朝觀光相少觀聖燈究異草之西來驗

靈蹤之所止供盈香積鐘馥旃檀面太白而千

疊雲屏枕清渭而一絲翠帶而又 文皇遷宸

殿而修花塔冀拔羣迷天后開明堂而俟

真身庶康万策編於史冊傳以古今粵自有周泊乎大

漢至于晉魏口及齊梁隋文則誓志焚修 我唐

則 累朝迴向莫不歸依 聖教恭敬

真宗慕善行於阿育王結慈緣於金龍子嘉

徵迭變靈應無窮或聖鶴飛翔不離於紺宇或卿雲搖

曳靡捨於金繩分 舍利於五十三州增福田於

千万億祀間生之 草類現雨花真形試火而火不焚因

金石萃編卷二百九 五代一

三

其吳主 寶塔居水而水不近彰自前門禮懺

者沈痼自痊瞻虔者宿殃皆滅 金僊入夢白馬

戒途傳經既口於西天演法俄流於中土今則

王天潢稟異 帝裏承榮立 鴻猷於

多難之秋彰 盛烈於阡危之際徧敷歷代會

無兩人增美 儲闈傳芳 玉諫將

中興於 十九蒸集 大業於三百年

竭力 邦家推誠 君父身先万振屢掃

攬槍血戰中原兩收宮闕故得諸侯景仰八表風隨當

口踞於山河即 龍騰於區宇

朝萬國而無慙伯禹叶五星而不讓高皇恩殺好生泣
辜罪已然而早飲大口風尙口門捨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禪林之嚴飭天復元年施相輪塔心椽柱方一條
天復十二年以舊寺主寶真大師賜紫沙門筠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修覆塔舍二十八間至十三年迄契至誠果諧

靈威迅雷驟起大雨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吹沙涌出寶塔化成金像移山拔海

未足稱奇 聖力神功成驚不測天復十四年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天

金石萃編卷百九 五代一

王

王兩鋪及塑四十二尊賢聖菩薩及畫西天二十口祖

兼題傳法記及諸功德皆彩繪畢天復十七年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造八面金塔內外塑畫功德八龍王天

復十九年至二十年蓋造護藍牆舍四百餘間及菴塔
庭兩廡講口口口及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四月八日遣功德使特進守左衛上將軍上柱國隴西
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李繼潛僧錄明口大師賜紫沙

門彦文首座普勝大師賜紫沙門察辭宜奉絲言教傳
聖悲兩件施梵夾金剛經一万卷蓋自 王晝夜

精勤 躬親繕寫不墜祇園之教普傳貝葉之文

塔前俟施十方僧衆受持兼香油蠟燭相繼路歧至天

復二十年庚辰至壬午歲修塔上層緣琉璃瓦窮華
極麗盡妙響能分斤不假於斯須繩墨無虧於分寸法

雲廣布 佛日高懸不殊兜率天中靡異菩提樹
下悟其實相了彼真空金口曉表福護於風鳴之境神

光煜燦照臨於鶴首之郊必使玉像長新 瑤
圖永煥紹 高祖 太宗之不崩邁三皇五帝之

口歎 王子天孫光承 運祚 大君
聖后岡墜花香口修寺主安遠大師賜紫沙門紹

恩戒行團明精持堅懇稟先師之遺訓成 大國之
長因放鶴掌中降龍口下護珠內紫世垢莫侵虔奉

宸嚴遐神勝果希傳永永及刻碑確昌序勳愧彩
毫詞非黃絹諫承 睿旨俾抒斯文殊匪研精難

逃荒鄙天祐十九年歲次壬午二月壬子朔二十六日
丁丑記

玉冊官孫福鑄字
碑稱天祐十九年是時唐亡已久李茂貞尙稱唐年

號又二年而莊宗取梁茂貞稱臣又一年而茂貞死
戰爭之時得作此佛事者以梁晉擄兵茂貞尙安故

也按傳茂貞先稱岐王莊宗改封秦王據碑則已先

金石萃編卷百九 五代一

王

稱秦王矣碑王仁恭書亦精勁有法石墨精華

通鑑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封岐王李茂貞為秦王今

此碑天祐十九年建而其文稱已秦王則在同光之

前二年矣蓋必茂貞所自稱又史言茂貞奉天祐年

號此碑之末亦書天祐十九年而篇中歷述前事則

竝以天復紀年至天復二十年止亦與史不合金石文字

文云秦王者李茂貞也金石文字記据通鑑後唐同

光二年封岐王李茂貞為秦王此文在同光之前以

為必茂貞所自稱以予攷之殊不然舊唐書昭帝本

紀景福二年十一月制以鳳翔節度使李茂貞守中

書令進封秦王蓋茂貞之稱秦王自此始茂貞自岐

王封秦王故云進封其後天復三年除茂貞檢校太

師守中書令史仍稱秦王不云岐王也通鑑同光二

年進岐王爵為秦王考異云茂貞改封秦王薛史無

的確年月實錄同光元年已稱秦王茂貞遣使賀收

復自後皆稱秦王至二年辛巳制秦王李茂貞可封

秦王豈有秦王封秦王之理必是至是時始自岐王

封秦王也据此則莊宗實錄本書秦王溫公以意改

之耳茂貞唐之舊藩與河東均附屬籍稱兄弟行至

金石萃編卷百九 五代一

三五

是始稱臣於莊宗故因其舊封授之錫以冊命實錄

所載本不誤通鑑改之失其寔矣五代史茂貞傳書

封岐王子昭宗幸華之後通鑑則書于天復元年不

知茂貞封岐王乃在景福元年以前舊唐書景福元

貞為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等使傳又稱梁祖即位茂貞稱岐王開

府置官屬又稱茂貞聞莊宗入洛乃上表稱臣遣其

子入朝改封秦王詔書不名不知茂貞在昭宗之世

稱秦王已久矣岐者一州之名秦者大國之號茂貞

已受命建國曰秦必不舍秦而仍稱岐此夫人而能

知者也通鑑稱唐之亡也惟河東鳳翔淮南稱天祐

金石萃編卷百九 五代一

三五

西川稱天復年號此碑叙述前事俱用天復紀年至

二十年止碑末乃書天祐十九年與史不合五季土

宇瓜分各帝其國紀元之今朝更暮改史家得子傳

聞不若碑碣之可信當全忠劫昭宗遷洛改元天祐

河東西川謂天祐非唐號不可稱仍稱天復岐介

蜀之間與梁為深讐必仍以天復紀年及唐既亡河

東改稱天祐西川仍稱天復茂貞與西川為鄰亦必

仍稱天復也久之晉日盛強滅梁之形已久茂貞乃

改稱天祐以自同于晉此事之想當然者惜乎史文

缺漏賴有此碑立于當日可證紀元之異同此金石

暑風寒雪已辨春秋葉落花生方知冬夏
 □□□□□□□□□□□□□□□□□□□□
 □□□□□□□□□□□□□□□□□□□□
 □□□□□□□□□□□□□□□□□□□□
 異記云魏時有大乘僧不知生族諸天降食以供其齋
 忽夜夢二豎凭□□□□□□□□□□□□□□
 □□□□□□□□□□□□□□□□□□□□
 其僧將法衣往樹欲掛其樹忽爾開而隻之儼然掩合
 神力弥縫乃婚媾長於二子後一十二年却至樹邊樹
 開而□□□□□□□□□□□□□□□□□□□□
 師乃以手約杖駢而皆耳伏後之人因其樹号桐禪師

金石萃編卷百九 五代一

三七

之寺焉又改為定晉禪院禪室山巖唯高唯遠龍池虎
 穴左之右之上至天宮下窮於地獄乃為師之□□道
 清以考此凡志求□□蹤探度古基持興蓋造從大唐
 同光元年歲次癸未七月起功至天成元年歲次丙戌
 九月院成法堂僧堂厨庫□屋並在巖巒之下禪棚石
 室佛□□像安於峭壁之中木秀山巍顛□□□□禽
 □獸崗畔成羣洞□祥風泉源細水花芳麗翠香逐雲
 濃散雨龍寒飛霜石冷幽閑異境大聖所居古跡金田
 遂重修昔昔日禪定石室一所□塞無蹤忽然自開收
 得道具數件乃是桐禪□僧所用之物也有單梯一徠

壁高百□倚於巖下莫知年載有坐禪棚一所出於峻
 壁之中下去地一十五丈於同光三年九月十日特然
 修換材木皆新棚上有阿彌陀佛一尊聖僧一坐倚子
 一隻蓋一頂道清觀此聖事乃生枯意馬苦楚心復又
 整勤忠焚香發願別化千人之邑同修一切之緣蓋造
 高樓安排佛像茲願已集碑紀微功所住山中素無青
 石未之莫有於天成二年歲次丁亥七月二日有二龍
 鬪於寺前峪內雷旬電曜水溢溝穿現出青石一條長
 一丈七尺琢之如珮磨之瑩然龜頭鼻眉皆獲足矣建
 茲福事際會 明朝立□之功上歸

金石萃編卷百九 五代一

三九

皇化君聖臣賢之代民康鼓腹之年牧藪諤而樂
 乎哉風雨時而禮何有三郡 潛龍之地九州一
 統之時 帝孟堯風皇宗舜海金枝黃鉞掌
 鉅鑿之山河 帝子親王象邢臺之旌節□
 □樂業豐稔田疇民義於 君君賢於德爵
 惡勸善刑法無差舉直退私人煇青宮 皇天后
 上翼肋山河湮毀因窮皆霑濡澤浩浩 九圍之
 道民無德而稱滔滔六合 禹無同然矣
 滏陽西面古跡重興雲嶺巖前金闕再建魏峩突
 砥插霄漢以廷廷聳峻峻增掩蓮宮之鬱鬱桐禪解闕

之虎窠穴仍多賢良造化之基器用不少凡施功力
 叶神曉永彼元規如蒙聖助無私善事衆慕如歸利物
 深緣易爲成就千門万户自捨家財伐木窮山人心不
 憚有邑首都維那三人次維那十人悟身若幻生務生
 □其構良因三相勉導逐處鄉邑次立維那舉其万法
 之門結會千人之數各有名氏鑿之碑餘基我邦番
 諸善則鄉口稟命動靜成宜化召信心從風集事繼千
 佛之大行踵百福之遐功克荷僧徒捐情聖業筠篁志
 氣山岳心田重義輕金守公奉 法歲寒如一運
 順始終建碑勒名以彰成事邑主沙門□□心化利
 上報 皇恩錄彼聖蹤請叙文也沙門
 宗仁僧門無藝僑教荒疎自度鈇刀難鑄寶玉豈將瓦
 礫連布瓊瑤煩垂雅命堅合撰修免之既難資錄前志
 後之 □□□所冀殊頑絕瑞万代長存
 巨福良因千年不泯更顯前事章句頌焉 日月遷
 照 乾覆坤維 四時列序 万蒙咸宜 去彼取此
 昭德塞違 天地之心 聖人則□ □□□□
 東魏仁君 一匡天下 八表咸賓 稠禪是敬 悟
 法情忻 金田勅造 寶葦勤勤 二化緣有盡 聖道
 多門 或隱或顯 有去有存 匪眞設像 資福濟

金石萃編卷一百九 五代一 三

□□□□ 福利後□ 一僧堅操 二利俱陳
 深山守道 古寺求真 心猿息慮 苦節於身
 屢巒作伴 虎豹爲隣 四三業障重 六賊爲親 勤
 修十善 遠劫良□ □□□□ □出沉輪 巨善
 邑會 日用日新五
 大唐天成四年歲次己丑九月九日建
 竭忠建策興復功臣安國軍節度使邢洺磁等州觀
 察處置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使持節邢州諸
 軍事守邢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下
 安國軍節度行軍司馬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
 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李從信
 安國軍節度副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下
 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守磁州刺史兼御□
 □上柱國安□
 安國軍節度押衙充三州諸軍馬步使銀下
 □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前守河東左右廂步軍指
 揮使二州都招拔使澶州防禦使揚劉鎮馬步軍都
 指揮使瓦橋關指揮使下
 安國軍節度判官朝議郎檢校尚書金部員外郎賜
 紫金魚袋李瓊

金石萃編卷一百九 五代一 四

邢洺磁等州觀察判官朝議郎檢校下

節度掌書記將仕郎誠大理評事兼察御史張珙

節度押衙知客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御

史大夫柱國杜□

□州軍事判官將仕郎誠大理評事徐處凝

登仕郎守磁州錄事參軍劉鐸丘

朝散大夫□磁州武定縣令誠下

□□□□□當武安鎮務馬寶

節度押衙前守武安鎮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

尚書兼御史下

金石萃編卷一百九 五代一

□□□□□左忠順指揮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

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柱國馮□

□義軍節度押下

□□□□□轉受捉生指揮使銀青光祿大

夫檢校太子賓客殿中侍御柱國下

□□□□□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

常侍兼殿中侍御上柱國下

□□□□□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

賓客監察柱國張□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

兼御史大夫下

重修古定晉禪院千佛邑碑天成四年九月立釋道

清撰俗名透影碑下半毀損有云東魏黃初二年高

歡帝所造也以曹魏年號為元魏未審何以謬誤至

此又云雜集異記云云按太平御覽引談鼓曰北齊

高祖多殺戮有禪師者以業行著稱云云豈即其

人與中山經云虎首之山多直桐楮郭璞注桐未詳

也說文桐木也而見于此終不知何木中州金石記

碑下截已斷缺中言定晉禪院以同光元年七月起

功至天成元年九月落成又言收得道具數件乃是

金石萃編卷一百九 五代一

榻禪師□僧所用之物有單梯一條坐禪榻一所椅

子一隻蓋一頂案檯餘業攷引丁晉公談錄寶儀雕

起花椅子二以備右丞及太夫人同坐王銍繫記李

後主人宋後徐鉉見李取椅子相待以為始自宋初

不知後唐時已有此坐具矣石跋

按碑前半稍有剝落不可盡讀有云東魏黃初三

年高歡帝所造也黃初乃魏文帝年號東魏亦無

以黃初紀元者釋藏之書所紀事蹟往往得諸傳

聞故舛謬頗眾碑又引雜集異記云云檢唐書藝

文志雜家類有集異記三卷薛用弱撰用弱字中

勝長慶中光州刺史碑所引疑卽此書碑後半詳
記修造始末繼以銘詞年月後題名者二十八首
行稱竭忠建策興復功臣安國軍節度使邢洺磁
等州觀察處置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使持
節邢州諸軍事守邢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
其名已缺以史攷之乃符存審也舊史存審傳天
祐九年以功遙領邢洺磁團練使十三年二月劉
鄩自莘悉衆來襲我魏州存審以大軍踵其後戰
於故元城大敗汴人從收澶衛磁洺等州秋邢州
間賈降授存審安國軍節度使邢洺磁等州觀察
使其歷官皆與碑合是年十月授存審檢校太傅
橫海軍節度使兼領魏博馬步軍都指揮使明年
就加平章事以後歷官內外蕃漢馬步總管又以
功加檢校太傅兼侍中又以本官充幽州盧龍節
度使同光初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中書令
碑皆不及則知所載銜名皆在天祐十三年以前
碑立于天成四年九月而云同光元年起功至天
成元年院成同光元年距天祐十三年尙隔七年
蓋其時創議修建地方達官已與聞其事至院成
立碑方追題其姓氏不書現官者從其朔耳又存

金石萃編卷二百九 五代一

聖

審傳稱同光初賜號忠烈扶天啓運功臣碑題竭
忠建策興復功臣則亦天祐中先賜之號足補兩
史所略存審之後題名可見者李從信李瓊徐處
凝劉宏邱馬賈五人皆無史傳可攷餘十四人或
僅存其姓或并姓名俱蝕爲可惜也

賜長興萬壽禪院碑

石高四尺廣三尺十行行十字
十一字不等正書在鳳翔府

中書門下 陳鳳翔觀察使

興元節度使張虔劄奏薦青峯禪院乞賜院額

陳奉

金石萃編卷二百九 五代一

聖

勅宜賜長興萬壽禪院爲額

陳至淮

勅故陳

長興三年九月三日 陳

門下侍郎平章事李

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

按是陳頌于長興三年九月刻朱鳳翔府停廢寺

院陳之下載張虔劄邈州人舊五代史本傳云長

興中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兼西面馬部軍都部署

碑稱興元節度使則虔劄奏薦青峯禪院乞賜院

額即在長興初矣末題門下侍郎平章事李者李
愚也愚以是年八月丙寅由宰臣為門下侍郎同
平章事監修國史見明宗本紀

張希崇華嶽題名

題名四行字數不等

正書左行在華嶽廟
張希崇下關春歸關時清

泰二年歲次乙未十月二十

三日固謁 清廟乃雷是題

按是題在崔伯恭題名之右首行張希崇以下殘
闕舊史希崇傳云希崇少通左氏春秋復辟於吟
咏天祐中依劉守光為裨將後隸周德威麾下守

金石萃編卷二百九

五代一

五

平州為案巴堅所略詢希崇知為儒人因授元帥
府判官後遷盧龍軍行軍司馬繼改蕃漢都提舉
使天成初為平州節度使尋以管內生口二萬餘
南歸唐明宗嘉之授汝州防禦使歷二年遷靈州
兩使雷後告諭邊土廣務屯田歲餘軍食大濟璽
書褒之因正授旄節清泰中希崇狀其雜俗頻表
請觀詔許之云云此刻稱歸關時清泰二年十月
固謁清廟乃雷是題必由靈州歸關時所題也

贈張繼祚勅

碑高五尺八寸廣三尺六寸
九行行九字行書在僊師縣

勅張繼祚朕以故齊王早推德望備著勲庸久綏河洛
之人再造潤漚之地遍兼近鎮咸播休聲存既著於山
河沒宜刊於金石今差翰林待詔張璠宣賜神道碑銘
便令書石故茲示諭想宜知悉春暄汝口口否

按碑石舊有拓本近埋淤土中始命役夫出之已斷
為二矣全義守河南三十年史稱其披荆棘勸耕殖
躬載酒食勞民晷晷之間築南北二城以居之數年
人物完盛民甚賴之今勅所云久綏河洛再造潤漚
信非誣也勅以賜全義子繼祚蓋宣示神道碑銘而
通志遂以碑額即為繼祚故具錄以正訛

金石萃編卷二百九

五代一

五

僊師金石
遺文記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五代二 晉

贈太傅羅周敬墓誌銘

碑高三尺五分廣二尺九寸四分四十五行行四十四字正書在洛陽縣

晉故竭誠匡定保又功臣特進檢校太保右金吾衛上

將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長沙郡開國公食邑一千八

百戶食實封一百戶贈太傅羅公墓誌銘 并序

朝請大夫行起居郎充史館修撰柱國殷鵬撰并書

夫天地肅物松柏猶或後凋郊藪呈芳芝蘭焉能長秀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 五代二

故老氏有必摧之歎仲尼與不實之悲衆木伍而榮棟

傾嚴霜重而祥瑞去物之有矣可得喻焉 公諱

周敬字尚素其先頴頊之裔也封於羅以國爲氏地連

長沙因家焉 公卽長沙之後也 曾祖讓皇檢

校司空累贈太師封南陽王娶宋氏封越國太夫人

祖諱應信皇天雄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長沙

王累贈守太師累封趙王諡曰莊肅娶趙國夫人呂氏

先薨又娶吳國夫人王氏爲時之瑞命世而生倘儻不

群英雄自許有唐之末大盜助興鎮守一方廓清千里

上則忠於 社稷下則施及子孫 烈考諱紹成

皇天雄軍節度使守太師兼中書令鄴王贈守尚書令

諡曰貞莊 天地鍾秀山河孕靈下筆則泉湧其文橫

戈則雷震其武惠惟及物明可照奸曠古已來罕有其

比 貞莊有子四人長廷規天雄軍節度副大使檢校

太傅駙馬都尉少薨贈侍中次周翰義成軍節度使檢

校太傅駙馬都尉亦少薨贈侍中次周壽前保大軍行

軍司馬檢校兵部郎中兼御史大夫柱國賜紫金魚袋

早歷通班繼爲上木綽有器業可奉箕裘公卽貞莊公

第三子也性稟淳和生知禮樂早失天磨幼奉母儀

秦國夫人劉氏卽故兗州節度使太師公之弟三女也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 五代二

肅雍無比柔順有聞示以愛慈加之訓導遂令諸子悉

著美名時 梁乾化初 公之次兄方鎮南燕 公時

年九歲 秦國夫人歸寧於 兗州太師之宅遂命侍

行至 闕下梁口主宣召入內對敷 明庭進退有度

上甚器重之遂授檢校尚書禮部員外郎仍賜紫金

魚袋自此恒在 宮禁出入扈從 乘輿與 皇親無

間侍立 冕旒多備顧問無非辯對深恰 宸衷上

尤奇之其年秋七月歸南燕甲戌秋七月 公之次兄

薨於滑州之公府上聞訃奏乃謂近臣曰羅氏大勲之

後宜賞延遂命公權知滑州軍州事檢校禮部尚書冬

十月上表乞入 觀十一月至 京師朝謝畢翌日有制授宣義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年方十歲位冠五侯甘羅佩印之初未為少達王儉登壇之日已是老成十二月至自京師乙亥春三月鄴中搆亂河上屯兵况處要衝屬茲征伐事無巨細 公必躬親道路有頌聲軍民無撓政丙子春二月移鎮許田加檢校尚書左僕射是歲 公年始十二作事可法好謀而成政絕煩苛人臻富壽忽下徵黃之詔俄諧會尸之期戊寅秋七月朝于京師有 詔尚主公拜表數四辭不獲免遂授檢校司空守殿中監駙馬都尉壬午冬十月出降普安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五代二

三

公主傅粉何郎晨趁月殿吹蕭秦女夜渡星橋一時之盛事難儔千古之清風盡在癸未春三月除光祿卿冬十月 唐莊宗收復梁園中興唐祚屬當郊祀無失職司遂封開國侯加食邑三百戶至 明宗慕紹之初除右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秋九月轉左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執金在彤庭之前佩玉向丹墀之上仕宦之貴無出於斯上以 公久居環衛之班頗著警巡之効至戊子二月有制授匡國軍節度使加檢校司徒仍賜耀忠臣定保節功臣下車之後布政惟新福星爰照於左焉暖律又來於沙苑庚寅夏四月上以尉丘禮畢慶澤

溥行就加檢校太保仍降 璽書其年冬十一月朝于京師除左監門衛上將軍九月轉左領衛上將軍辛卯夏六月轉左武衛上將軍癸巳五月除左羽林統軍甲午春加特進階封開國公食邑二百戶改賜竭誠匡定保久功臣丙申九月 唐廢主以汴師北征命公以所部禁旅巡警夷門公英斷不回至仁有勇當危疑之際立鎮靜之功浚郊之民于今受賜 今皇帝并門鳳舉洛水龍飛力願推崇首來入覲上嘉其懿効旌彼殊庸遂除右金吾上將軍委我出惣藩宣入居嚴衛外則作疲民之藥石內則為 天子之爪牙文武兩班踐揚將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五代二

四

遍物禁太盛古之有言壽年未高染疾不起以天福二年七月二十七日薨於汴州道德坊之私第享年三十有三嗚呼皇天莫問佞云輔德之言大夜何長其有殲良之歎 上聞所奏惻怛哀慟輟視朝兩日厚加賜幣贈太傅 君臣之義終始克全公以己丑歲五月 梁晉安公主薨於同州後再娶東海郡徐氏夫人即故東川節度使太師弟五女也蕙質蘭姿懿德令範孰念孤鷲之歎自傷黃鵠之歌 公有姪延口見任開府副使即魏博口大將軍侍中之子也朴玉其儀渾金其器度評口口相貌口口口口人口口口 公亦三子四女

長子延賞守太子舍人次延緒次延宗皆稟庭訓悉紹家聲龍駒鳳鸞得非天性良金瑞玉自是國楨終天懷風樹之悲路地有慕莪之痛長女適郝氏次適婁氏二女方幼諸子皆普安公主之出也 公主靜惟閑雅動有規儀休聲首冠於 皇口 淑德克彰於婦道帝王之女無以過焉 公性不好弄幼善屬文嚴毅而至和溫恭而難犯言惟合道動不違仁張充一變之年已功成名遂□□□之日乃善始令終以丁酉歲冬十月六日安葬於洛陽縣之原禮也孤子延賞等泣告鵬曰公之履行為眾所知 公之勳庸歷代罕比若非故舊孰能縷陳鵬列親表之間受 顧命尤最難避狂簡輒勒貞珉序不盡言乃為 銘曰

積慶之門 挺生奇傑 入覲美庭 出持漢節
 十乘啓行 万夫觀政 宵旰無憂 袴襦入詠
 英華發外 清明在躬 惟忠惟孝 立事立功
 滑臺去思 壁田來暮 藹然休光 綽有餘裕
 摘繡文翰 傅粉容儀 承顏紫禁 飛步丹墀
 門盛七葉 祿逾万石 外冠時英 內光 帝戚
 歷事累朝 荐逢多難 動有成功 舉無遺筭
 秋敗芳蘭 地埋良玉 山雲晚愁 林風夜笑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五 五代二 五

王孫一去兮不復還 陵園草色兮秋黃春綠
 洛陽縣 清封鄉 積閣村
 誌石出土當庚戌歲七月洛水北溢冲激崖岸墓陷於水惟石為土人移置僅存于案誌文稱周徽曾祖讓皇檢校司空累贈太師封南陽王薛史失其名歐史亦不著其官階祖宏信皇天雄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長沙王累贈守太師累封趙王諡曰莊肅薛史載宏信累官至檢校太師封臨清王歐史僅書為節度使唐書宏信傳從臨清郡 誌言紹威有子四人長廷規次周翰次周允書官並較史為詳然周翰史載為宣義軍節度使誌稱周允書官並較史為詳然周翰史載為宣義軍節度使

度使誌稱為義成職方攻滑在梁稱宣義唐改為義成周翰官於梁而誌以唐代遷易之鎮名書之於事為失實次即周徽字尚素初授檢校尚書禮部員外郎仍賜紫金魚袋權知滑州軍州事檢校禮部尚書尋授宣義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薛史所云命為兩使而後尋正授旄鉞正指其事而檢校尚書右僕射則無此文又移鎮許田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又授檢校司空守殿中監野馬都尉薛史授秘書監與殿中監文亦小異入唐當莊宗時封開國侯加食邑三百戶明宗除右金吾大將軍充衛使遂轉左充使如故授匡國軍節度使加檢校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五 五代二 六

司徒仍賜耀忠匡定保節功臣加檢校太保除左監門衛上將軍轉左領門衛上將軍轉左武衛上將軍入晉除右金吾上將軍薛史載莊宗即位歷左右金吾大將軍據誌文則莊宗但封侯加邑明宗始除右金吾又轉左耳周敬在梁移鎮許田史言忠武此亦唐改軍號而史以加於梁臣蓋錯紀也史載長興中入為左監門衛上將軍四遷諸衛上將軍當以始除及入晉凡四遷而功臣賜號史不及之周敬兄弟四人竟脫周允不錄皆宜依誌文為據誌前列朝請大夫行起居郎充史館修撰柱國殷鵬撰并書薛史鵬

金石萃編卷百二十五代二 七

字大舉大名人為右拾遺歷左補闕考功員外郎充史館修撰與此題合其階勳失書也又 曰周敬之葬在洛陽清封鄉積潤村今誌石所出直石嘴之西數十步蓋於墓地猶可攷而五代墟聚之名亦以附傳於後金石豈惟補史闕文哉 授堂金 石賦

按碑文其二千餘字皆明白可誦周敬薛史有傳碑稱周敬曾祖讓祖宏信父紹威兩唐書皆有宏信傳薛歐兩史皆有紹威傳其書官與碑詳略具著授堂跋中惟謚曰貞莊薛史所無歐史作貞壯又徵異耳碑叙周敬于梁時代周翰權知滑州軍

州事至末帝末除光祿卿與史多合歐史紹威傳稱周敬唐莊宗時為金吾大將軍明宗以為匡國軍節度使罷為上將軍薛史稱莊宗即位歷左右金吾大將軍明宗即位授同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長興中入為左監門上將軍四遷諸衛上將軍碑則云癸未十月莊宗封開國侯加食邑三百戶明宗初除右金吾衛大將軍充衛使九月轉左戊子二月授匡國軍節度使加檢校司徒仍賜耀忠匡定保節功臣庚寅夏四月加檢校太保十一月除左監門衛上將軍九月轉左領衛上將軍辛卯

金石萃編卷百 五代一 八

六月又轉左武衛上將軍癸巳五月除左羽林統軍甲午春加特進階封開國公食邑二百戶改賜賜誠匡定保又功臣入晉除右金吾上將軍是周敬封侯加邑在莊宗時而其除右金吾轉左皆明宗時事其授匡國軍節度使亦在明宗即位後二年加檢校太保除左監門衛上將軍則又長興元年之事皆史氏記載之外至長興四年以後及入晉歷官史亦未之詳也碑又云以天福二年葬享年三十有三史則云年三十二按周敬以梁末帝乾化初從母秦國夫人至關下始授檢校尚書禮

部員外郎時年九歲明年代周翰節制滑臺時年
正十歲與史傳合則至天福二年實三十三歲兩
史皆誤歐史又云周敬娶末帝女曰晉安公主薛
史作普安公主以碑證之則舊史是也五代會要
載梁少帝公主長壽春次壽昌獨無普安封號何
歟碑叙所葬地但云洛陽之原而碑末別書洛陽
縣清封鄉積潤村一行向來碑刻未見此例然河
南通志陵墓類河南府下失載羅周敬墓正當據
碑俾後人知其所在補之可見書碑不得遺略矣
溪州銅柱記

金石萃編卷百二十五代一

九

記入面高六尺八寸四分而廣六寸五分
四十二行行五十七字正書在辰州府

天策上將軍江南諸道都統楚王希範

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兵部尚書使持節溪州諸軍事

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長沙縣開國伯食邑

九伯戶五溪口團練使彭下有押字不可識

天策府學士江南諸道都統掌書記通議大夫檢校

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李宏

舉撰

粵以天福五年歲在庚子夏五月

楚王召天策

府學士李宏舉謂曰

我烈祖昭靈王漢建武十

八年平復側於龍編樹銅柱於象浦其銘曰金人汗出
鐵馬蹄堅于孫相連九九百年是知吾

祖宗之

慶運緒綿遠則九九百年之運昌于南夏者乎今五溪

初寧羣師內附古者天子銘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必

有刊勒垂諸簡編將立標題式昭恩信敢繼

前

烈為吾紀焉宏舉承

教濡毫載叙厥事益聞祥

何接境盤瓠遺風因六子以分居入五溪而聚族上古

以之要服中古漸爾羈縻洎師号精天相名姚氏漢則

宋均置吏稍靜溪山唐則楊思與師遂開辰錦迺來蒙

右時恣陸梁去就在心否城由己溪州彭士愁世傳郡

金石萃編卷百二十五代一

十

印家惣州兵布惠立威識恩知勸故能歷三四代長千

萬夫非德教之所加豈簡書而可畏亦無辜於大國亦

不處於小民多自生知因而善處無何忽承開闢俄至

動搖

我王每示

含宏嘗加姑息漸為邊

患深人郊圻剽掠耕乘侵暴辰澧壇吏告逼郡人失寧

非萌作孽之心偶昧戢兵之法焉知縱火果至自焚時

晉天子肇創

丕基

倚注

雄德以

文皇帝之徽号繼

武穆王之令

謨

冊命

我王開天策府

夫人降

止備物在庭方振

聲明又當昭泰眷言僻陋可

俟緩懷而邊鄙上言各請効命 王乃以靜江軍

指揮使劉勗率諸部將付以偏師鉦鼓之聲震動谿谷

彼乃奔州保嶮結寨高唯有鳥飛謂無人到而劉勗

虔遵 廟算密運神機跨壑披崖臨危下瞰梯衝

既合水泉無汲引之門樵採莫通糧饑乏轉輸之路因

甘衿甲豈暇投戈彭師泉為父輸誠東身納款

我王愍其通變爰降 招携崇侯感德以歸周孟

獲畏威而事蜀 王曰古者叛而伐之服而柔之

不奪其財不食其土前王典故後代著龜吾伐叛懷柔

敢無師古奪財貪地實所不為乃依前奏授彭士愁溪

州刺史就加檢校太保諸子將吏咸復職員 錫

賚有差俾安其土仍頒粟粟大賑貧民乃遷州城下于

平岸溪之將佐銜 恩向 化請立柱以誓焉

於戲 王者之師貴謀賤戰兵不染錫士無告勞

肅清五溪震鷄百越屢平壇理保乂 邦家不宣

無擾耕耒無焚廬舍無害樵牧無阻川塗勿矜激瀨飛

湍勿恃懸崖絕壁荷君親之厚施我不復求威

天地之至仁不懷寧撫苟違誠誓是昧神祇垂于子孫

庇尔族類鐵碑可立敢忘賢哲之蹤銅柱堪銘願奉

祖宗之德宏臬仰遵 王命謹作頌焉其詞

昭靈鑄柱垂英烈手執干戈征百越我王鑄柱庇黔黎

指畫風雷開五溪五溪之險不足恃我旅爭登若平地

五溪之眾不足憑我師輕蹈如春水溪人畏威仍感惠

納質歸明求立誓誓山川兮告鬼神保子孫兮千萬春

推誠奉節宏義功臣天策府都尉武安軍節度副使

判內外諸司事永州團練使光祿大夫檢校太傅使

持節永州諸軍事行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

扶風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馬希廣奉 教監臨鑄

造

天福五年正月十九日溪州刺史彭士愁與五姓歸

明眾具件狀飲血求誓 楚王略其詞鑄于柱

之一隅

右據狀溪州靜邊都自古已來代無違背天福四年

九月蒙 王庭發軍收討不順之人當都願將

本管諸團百姓軍人及父祖木分田場土產歸明王

化當州太鄉三亭兩縣苦無稅課歸順之後請祇依

舊額供輸不許管界團保軍人百姓亂入諸州四界

劫掠盜逃走戶人凡是王庭差網收買溪貨并都

幕探伐土產不許輒有庇占其五姓主首州縣職掌

幕探伐土產不許輒有庇占其五姓主首州縣職掌

幕探伐土產不許輒有庇占其五姓主首州縣職掌

幕探伐土產不許輒有庇占其五姓主首州縣職掌

金石萃編卷二百一 五代一

十一

金石萃編卷二百一 五代一

十一

有罪本都申

上科懲如別無罪名請不降官

軍攻討若有違誓約甘請准前差發大軍誅伐一心

歸順

王化永事

明庭上對三十三天

明神下將宣祇為證者

王日尔能恭順我無

科雋本州賦租自為供贍本都兵士亦不抽差永無

金革之虞克保耕兼之業皇天后土山川鬼神吾之

推誠可以

元鑒

大晉天福五年歲次庚子七月甲子朔十八日辛巳

鑄八月甲午朔九日壬寅鑄十二月壬辰朔二十日

辛亥立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五代二

三

靜邊都指揮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使持節溪

州諸軍事守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隴西縣

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彭士

武安軍節度左押衙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前溪

州諸軍事守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師佐

武安軍節度左押衙前砂井鎮邊使三井都管使銀

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

龔明芝

武安軍節度左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

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田安貴

武安軍節度衙前兵馬使前溪州左廂都押衙銀青

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向宗

彦

武安軍同節度副使攝溪州司馬銀青光祿大夫檢

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單彥仙

武安軍節度副將充溪州知後官銀青光祿大夫檢

校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朱彥臨

武安軍節度左押衙口都指揮使知使防邊營金紫

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前溪州諸軍事守溪州刺史兼

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允瑤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五代二

十四

武安軍節度左押衙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前溪

州諸軍事守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田倬暉

武安軍節度左押衙充溪州副使銀青光祿大夫檢

校尚書左僕射守溪州三亭縣令兼御史大夫上柱

國彭師俗

武安軍節度左押衙左義勝第三都都將銀青光祿

大夫檢校刑部尚書前守富州別駕兼御史大夫上

柱國彭師杲

武安軍節度同十將前溪州左廂都虞候銀青光祿

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上柱國龔貴

武安軍同節度副使前攝大鄉縣令銀青光祿大夫
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覃彥富

武安軍節度左押衙充靜寇都指揮使金紫光祿大
夫檢校司徒前漢州諸軍事守漢州刺史兼御史大
夫上柱國田宏祐

武安軍節度左押衙 砂井鎮遏使銀青光祿大夫
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師樞

武安軍節度左押衙充金澗里指揮使銀青光祿大
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覃彥勝

武安軍節度討擊副使左歸義第三都都將銀青光
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師

金石萃編卷百二十五代二

十五

前漢州大鄉縣令將仕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
賜緋魚袋彭允臻

武安軍節度攝押衙充靜寇都副兵馬使銀青光祿
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田思道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知涪州軍州事兼監
察御史武騎尉彭□□

以下題名皆屬入文
字中故附列于後

知漢州軍州事彭君庸

知忠彭州軍州事彭文綰

知南州軍州事彭光明

知州彭文傑

團練彭如遷

前三亭縣令彭如喜

三亭縣令彭文雅

都監彭文威

涪州都監彭如興

涪州都監彭仕明

統軍使彭如武

都軍指揮使彭文仙

知萬州軍州事田彥存

高州巡檢使彭如聰

巡檢使彭如品

十洞彭如意

統軍彭仕進

排軍指揮使陳文綰

巡檢朱繼顯

教練使屈思

靜邊都指揮使彭文勝

涪州軍事推官辛白

金石萃編卷百二十五代二

十六

湘州羅文嘯

史軍羅万能

巡檢羅万貴

錄事參軍康保誦

水南都指揮使羅文彥

金唐縣田成益

教練使彭進

溪州知州彭君善

鈐轄軍万寅

五都彭如亮

五溪巡檢使知向化州彭如會

知保靜州軍州事彭光賤

知來化州軍州事彭允會

知威化州軍州事覃文裕

團練向行仙

古州軍万貴

五溪都招安巡檢使田思滿

左衛翼貴尉

知永州軍州事彭君昌

溪州巡檢使知武寧州軍州事彭口口

金石萃編卷二百一 五代二

十七

知富州軍州事軍文勇

知謂州軍州事軍允贊

知州朱進通

知州符彥貴

鈐轄彭如權

鈐轄軍文見

知州田彥勝

通判田彥強

知州田思趙

施西知州彭允師

金石萃編卷二百一 五代二

十八

銅柱高壹丈貳尺內入地陸尺重伍仟斤并石蓮花

臺及下有石類

維天禧元年十一月十五日移到至十六日豎立記

此行在第一行復漢州銅柱記之下宋人題字

馬希範晉天福中授江南諸道都統又加天策上將

軍谿州洞蠻彭士愁寇辰澄二州希範討平之士愁

以五州乞盟乃銘于銅柱希範自言漢伏波將軍援

之後故鑄銅柱以繼之舊五代史

銅柱在會溪城晉天福五年溪州刺史彭士愁納土

求盟楚王馬希範請于朝以立之學士李皋為之銘

五代史謂之彭士然者字之訛也當以銅柱銘為正

天下輿地碑記

溪州銅柱重五千斤并石蓮花臺予按陸游南唐書謂彭師高不知其世家希萼與弟希崇爭國希萼敗見執希崇避殺兄名於是命師高幽希萼於衡山使甘心焉師高歎曰爾後欲使我弑君耶吾豈為是哉至衡山與廖偃護視甚謹遂築行府奉希萼為衡山王請命金陵元宗為出師定楚亂希萼遂入朝偃師嵩俱從行馬令南唐書云希崇遣彭師高廖偃囚希萼於衡山師高奉希萼為衡山王臣於南唐十國春

金石萃編卷百二十 五代二

九

秋云希萼入府視事吳宏彭師高見希萼皆釋不殺賜希廣死彭師高葬之瀏陽門外師高疑即師杲也然則彭氏雖溪蠻乃馬氏之忠臣與周行逢據湖南時有謠云滿天太保滿地司空觀此碑所書蓋自馬氏時已然矣池北偶談

右銅柱記楚王馬希範與溪州刺史彭士愁立誓范金為柱命掌書記天策府學士李宏皋作記柱高一丈二尺八地六尺重五千斤環以石蓮花臺在今辰州溪蠻境上去府治百餘里以是罕有摹拓本流傳于世即好古如翟趙會洪諸家亦未之著錄也子年

三十讀歐陽子五代史愛其文辭及覽觀司馬公通鑑編年叙事反詳于國史之紀傳心竊未安因與鍾秀才淵映約分注歐陽子書既而子從雲中轉客太原訪沙陀北漢故蹟殘碑斷碣摩挲抄撮淵映亦多所攷證不幸客死于燕遺棄盡失從此子無相助者與轉關珊矣康熙戊午崑山葉徵士奕苞相聚京師語及金石文自言家有銅柱記拓本乃託其郵致其錄記文審定楚世家之誤 溪州銅柱記卷還葉氏求之三十年不得歲在己丑七月忽獲之西吳書估舟中文字完好出于意表檢視曩時跋尾于宏皋本

金石萃編卷百二十 五代二

二十

本末未之詳乃命裝潢手作冊綴舊題于前續書其末馬希範之喪天策府都尉希廣其同母弟武陵帥希萼其庶兄宏皋主立希廣而大校張少敵憂之謂曰希萼次長負氣必不為都尉下且與九溪蠻通好若不得立勢將引蠻軍為亂幸熟思之宏皋不從少敵遂辭去希廣立未幾希萼果以武陵反合九洞溪蠻分路齊進遂至長沙繼希廣于郊外而支解宏皋此事歐陽子亦略而不書溪州靜邊都向化立誓狀具于天福五年正月記撰于是年五月柱鑄于七月字鑄于八月立于十二月宋天禧元年十一月移暨

今所錄書

希範馬殷子也殷由梁而唐而晉奄有南夏希範以次襲爵楚王唐廢帝清泰三年賜弓矢冠劍晉高祖天福四年加天策上將軍開府如殷故事溪州即今湖廣永順軍民府西接梓柯兩林南通桂林象郡五溪諸蠻彭氏最大史稱希範遣劉勅劉全明以步卒五千攻彭士然士然遣子師曷降于勅乃立銅柱為表命學士李臯記之按碑曰士愁而非士然曰去臯而非臯曰師臯而非師曷有勅而無全明史云南寧莫彥殊都雲尹懷昌梓柯張萬清率其本部其三十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五代二

七州附于希範合彭氏為四而碑云五姓歸明碑中具彭氏誓詞及希範答語後列彭氏子姓從臣之名字殊醜惡以其與史互異錄之吳任臣十國春秋云通鑑作彭仕愁五代史作彭仕然而以此銅柱作仕然為可信予所得拓本為士愁字畫顯著為無可疑未知志伊所見又與予異何也金石錄補銅柱記李宏臯與宏臯即馬希範依其父殷所置學士十八人之一也宏臯史皆作臯避宣祖諱剛之舊五代史希範傳晉天福中授江南諸道都統又加天策上將軍溪州洞蠻彭士愁寇辰澧二州希範討平

之士愁以五州乞盟乃銘于銅柱希範自言漢伏波

將軍援之後故鑄銅柱以繼之歐史溪州刺史彭士然率師獎諸蠻攻澧

州希範遣劉勅劉全明等以步卒五千擊之士然大

敗勅等攻溪州士然走樊州遣其子師曷率諸蠻首

降于勅溪州西接梓柯兩林南通桂林象郡今記文稱

郡希範乃立銅柱為表命學士李臯銘之

我烈祖昭靈王漢建武十八年平徵側于龍編樹銅

柱于象浦是其事也記文吳任臣十國春秋全見宏

臯傳案記文五溪初軍傳作初輯式昭恩信傳作或

昭恩德載叙厥事傳作敬載厥事蓋聞梓柯接境盤

瓠遺風因六子以分居入五溪而聚族傳作梓柯接

境五溪遺風拍師號精天傳作師號滑服漢則宋均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五代二

置吏稍靜溪山唐則楊思與師遂開辰錦傳作宋均

甫肇靖溪山楊興師遂開展境溪州彭士愁傳作彭

士然故能歷三四代長千萬夫傳歷作立千作百亦

不慮于小民記亦作必剽掠耕桑傳則作屢壁創不

基傳肇作大方振聲明傳明作名各請効命傳作各

効命士付以偏師傳付作士結寨焉高傳寨作阻固

甘矜甲豈暇投戈傳脫豈暇投戈惟作因甘矜惟彭

師臯作臯崇侯威德以歸周傳作崇虎就加檢校太

保傳無就字底平疆理傳作居平荷君親之厚施傳

作厚德垂于子孫傳于作子敢忘賢哲之蹤傳敢作

作厚德垂于子孫傳于作子敢忘賢哲之蹤傳敢作

可我王鑄柱庇黔黎傳我王作誕今五溪之衆不足
馬傳馬作平溪人畏威仍感惠傳作思納實納實歸
明求立誓傳作棄汚歸口求立誓案任臣依記文爲
傳益未收銅柱元文所据名山記及廖道南楚紀或
近方志所載是以脫謬至此也記後勒誓詞與彭氏
官屬銜名任臣亦未收 案題名中馬希廣彭師杲
二人並見歐史希廣字德丕希範同母弟師杲卽士
愁子史以愁爲然杲爲焉非也十國春秋廢王世家
書希廣當文昭王時不著其官師杲傳官亦畧証之
此碑題銜皆足補遺又州名羗州忠彭州南州高州

金石萃編卷二百一 五代二

三

湘州向化州保靜州來化州威化州古州謂州縣名
如金唐官制其職事者大理評事錄事丞軍知軍州
事別駕鈐轄團練都監巡檢司馬左義勝第三都都
將左歸義第三都都將靜寇都指揮使副兵馬使靜
邊都指揮使節度副將知使防遏營節度衙
前兵馬使節度左押衙溪州左廂都押衙左廂都虞
候金澗里指揮使砂井鎮遏使三井都管使巡檢使
排軍指揮使教練使討擊副使都招安巡檢使統軍
使同十將知軍州諸名地里表百官表未收 授堂金
石跋
按五代馬氏王楚時彭士愁引錦溪州蠻入寇在

天福四年八月及其子師杲納印請降在五年正
月銅柱之立即當是時此事正史所書頗略薛史
及通鑑僅較歐史爲詳然此記文共千餘字又誓
狀二百餘字於搆亂歸化始末斑斑可見其中如
士愁作士然師杲作師焉李宏舉作李宏皆足以
正諸史之誤詳前人跋中吳任臣撰十國春秋據
名山記及廖道南楚記得有銅柱記文錄入李宏
舉傳實則未見拓本故所載謬漏頗多且以彭士
然銅柱亦作仕然斷從歐史而辨通鑑之誤不知
記文愁字顯然正與薛氏史合是非倒置殊未然

金石萃編卷二百一 五代二

三

也是刻前後題名者七十四人彭氏適居其半惟
士愁師杲二人稍可攷見餘皆不得而知矣記述
希範之言曰我烈祖昭靈王漢建武十八年平徵
側于龍編樹銅柱于象浦昭靈王卽漢伏波將軍
馬援也希範自以爲援後故因伏波故事仿鑄銅
柱耳後漢書及通鑑皆不載鑄柱之事據寰宇記
嶺南道九德縣古越裳國後漢遣馬融討林邑蠻
自交趾循海隅隨山刊木開陸路至日南郡又南
行四百餘里至林邑國又南行二千餘里有西屠
夷國援至其國鑄二銅柱於象林日南界與屠夷

分境以紀漢德之盛後漢書但云緣海而進隨山
刊道千餘里而已卽西南夷傳亦未之詳也此記
并載銅柱銘金人汗出四語尤足以裨史鑑之缺
再攷唐武德初諸蠻歸附始置巫錦溪富叙等州
旋置麻陽縣錦州大姓彭氏舒氏向氏因彭氏處
以上下溪及保靖等州至楚衡陽王時彭師杲以
錦溪獎三州歸附立銅柱於下溪州爲界在今辰
州府西北一百十里至宋建隆三年慕容延釗平
湖湘知溪州彭允殊偕前溪州刺史田宏斌卽題
田宏等列狀歸順乾德五年溪酋彭允足入朝授
澧州牢城都指揮使以其據險持兩端因置內地
羈之景德三年辰州蠻攻下溪州刺史彭儒猛擊
走之溪州刺史彭文慶率溪州蠻來朝大中祥符
六年辰州溪州都指揮使彭進武數寇邊降詔招
諭進武詣吏請罪復勞之天禧元年辰州都巡檢
使李守元攻白霧團斬蠻級降其酋三百人而彭
儒猛叛知辰州錢絳等斬降千餘人儒猛亡執其
子仕漢歸京師未幾儒猛降詔至明灘敵血盟而
遣之授仕漢殿直處之西京後遣歸引羣蠻爲亂
儒猛以聞詔嘉其忠天聖七年下溪州刺史彭仕

金石萃編卷百二十五代一

端使其弟仕義貢方物明道初仕端死命仕義爲
刺史仕義有子師實景祐中知忠順州後以罪絕
其貢自咸平後始聽二十州納貢歲有常賜蠻人
以爲利有罪則絕之後師實數自訴請知上溪州
皇祐二年始從之朝貢如故寶元二年辰州括獵
三千款附彭仕義還擊之有其地自號如意大王
補置官屬將爲亂其子師實携妻至辰訴父不法
知辰州宋守信率兵深入仕義遁其官軍戰死者
十六七守信坐貶蠻遂數寇邊吏不能制朝廷遣
吏諭許改過裁省五六七州貢奉久之仕義仍歸
所掠兵丁率蠻七百飲血就降卽辰州界峒溪據
守其姪師晏攻殺之納誓表於朝歸峒溪地并獻
皮白洞地界詔以爲下溪州刺史熙寧初湖北提
刑趙鼎言蠻衆欲內附辰州辰州布衣張翹亦上
書請先招下富峽二州敗餘州皆可郡縣詔下知
辰州府商度請如趙言因遣章惇爲察訪河北經
制諸蠻事以石鑑爲湖北鈐轄兼知辰州助惇經
制乃置羈縻州三十六而下溪州大彭氏居之時
江北提點刑獄李平招納彭師晏誓下州聞諸蠻
各以其地歸版籍詔修築下溪城并置峒於茶灘

金石萃編卷百二十五代一

南岸名曰黔安戌以兵隸辰州出租賦如漢民遺師晏詣關授京東州都監彭氏於五代後反覆不靖如此至元初下溪州彭萬潛改其州為永順軍民安撫司及明嘉靖中苗大叛永順宣慰彭宗舜保清宣慰彭蓋臣尚助官兵征討悉士愁之後至今猶為土司焉蠻人極重銅柱故太平興國七年詔辰州不得移馬氏銅柱而本朝辰州府知府王某以銅柱立千有餘年其文可攷今各崗土司不遵前約妄構難端或焚廬舍或擾耕桑或掠人民或行竊盜並非其祖歸命定盟垂示永久之意

金石萃編卷百二十 五代二

七

請將墨搨記文飭示各土司官前俾各如約遵行永安邊土督撫從之具著辰州府志蓋是記之重於蠻陬又如此百餘年來尚蠻反側不時屢有鈔掠致勞軍旅故詳載其始末以告大吏之善為撫馭者嶺表錄稱伏波銅柱舊有刺史韋公幹刺愛州其柱在境公幹利其財欲椎鎔之土人不知援所鑄以為神物訴于都督都督移書辱之公幹乃止然則援鑄之柱久已不顯而五季所鑄猶能使苗民懾服金石傳流蓋非偶然而官知府者尚知拓文示眾其視公幹賢不肖相去何如也

記文乃遷州城

于平岸溪之下作乃遷州城下于平岸溪之類名都指揮使彭文仙作都指揮使皆鑄造時鑄

碑高一丈七寸二分廣五尺四寸二十八行行七十字上載歲缺正書在太原

義成軍節度使贈太保史匡翰碑
使起復冠軍大將軍右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尚正員
檢校司徒兼御史大夫駙馬都尉上□□□□□□
口 贈太保史公神道碑銘 并序

朝議郎尚書虞部員外郎知 制誥臣陶穀奉 勅
撰

待 詔朝散大夫太府卿賜紫金魚袋臣闕光遠奉

金石萃編卷百二十 五代二

二天

勅書

上輔蜀望帝之洪苗楚倚相之厥靈迨于戰國世為史官周崇江漢之祠已疏王爵漢重金張之族遂寵侯封令望不衰奇才間出長江激浪下嶓冢以方舟寶劍騰品發□□□□積善所宜於有後享富貴者累朝大勳不可以中微啓茅土者數世事詳圖諫功備鼎彝大王父諱懷清皇任安慶九府都督王父諱敬思皇任安慶九府都督顯考諱建□□□□兼九府都督贈太保 公即太保長子也分太白之精稟岷山之英笑腐儒之老一經拜神姝而學五兵懷鼓篋之心行有餘

力蘊飛箝之辨似不能言天祐中王室寢□□□□
陸之龍地竟開生郊之戎馬成羣時

宗已合樂□將旨義舉定玉帳一匡之略提金壇百勝
之師戰於兩河決平多墨以公人才地望宜副頒條

起家□□□□□代州副使以勞加銀青光祿大夫
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改遼州副使兼領九府都

督同光初 莊皇受命梁祚告終騏驎闕於
東陵英威入於南斗負□□□□□雖曰一家橫戈

而猛士守方未安四鄙將寧邊徼特委警巡以九府都
督充嵐憲朔等州都遊奕使解職授天雄軍守城都指

揮使遷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
恩遠降時議為輕遙領百城仍兼九府轉檢校戶部

尚書滑州刺史未幾改天雄軍步軍都指揮使刺史如
故明年遷侍衛彰聖馬軍都指揮使兼九府都督

□□□□□也八口大定萬國來朝將實憲於騎
軍已平敵國牧寇恂於河內俾惠一方授檢校司空懷

州刺史政成轉控鶴都指揮使加金紫階兼和州刺史
駙馬都尉虎賁三百□□□□□魏闕九重謹門闈

於清禁圃田待理漢殿掄材功臣旌佐國之名出牧秦
專城之寄渤海守布解繩之政化浴下車淮陰侯有授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五 五代二 二十九

錢之才口膺推轂謀於良師屬在舊勳□□□□□
鷹揚之勞賦前熊伏寧淹豹變之期齋壇煥而金鼓嚴
麻案宣而油幢出漢墨接平陽之第禹河連沁水之封

控梁苑之西郊股手威望撫國儒之遺俗綽有政聲當
四□□□□□命之為伯加食邑通前五百戶方司

外禦俄迫內艱居喪爰疾於塊苦有司不避於金革
大君有命難違燕土之恩開國承家遂奉墨

綬之制授起復冠軍□□□□□吾衛大將軍員外置
同正員依前充節度使列旌旗於衛幕再屬分憂泣風

雨於梁山難勝永慕海運方遠峯摧若何遺封章而不
忘戴君對符印而猶思擇師三陽莫辨□□□□□之

鍼六合至寬無處問迴生之草管轄傑與才之歎仲尼
興有命之言名不遂而功不成生何足貴令其終而善

其始歿且奚寬以天福七年三月十六日寢疾薨于鎮
享年四十□□□□□人罷市年光似箭訝天道於張

弓日遞高春輟時情於相杵有 詔贈太保喪葬
之儀並從加等越明年太歲在癸卯孟夏四月二十有

三日庚午歸葬于北京太原□□□□□也銘旌前導
鹵簿分行何須陶氏牛眠方為吉地不待滕公馬立白
得佳城載惟積慶之家須及莫京之輿尙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五 五代二 三十

魯國大長公主車服有容實般帝之歸妹禮華□□
□□之王姬半枯旋歎於未亡一慟代門於晝哭風飄
寶匣翻成別鶴之悲塵暗粧臺永結孤鸞之恨嗣子四
人長曰彥容宮苑使漢州刺史次曰彥澄彥琪並西頭
供奉官幼□□□州別駕以于公之陰陽門合容
車以鄧氏之舊親家宜藏策寵既隆於奕世榮豈讓於
重侯近朝以來莫之比也嗚以 公之忠肅恭懿宜慈
惠和求福罔同見義有勇秉□□□達招延無間
於後生不積財而□務藏書不憂家而唯思報國求諸
時彥我無□焉宜乎享大年躋極品上擊九萬里直聳

金石萃編卷百二十五代二

三

一千尋而陽報無徵天賦有限極公侯伯子男□□
□□生而無成守溫良恭儉讓之言得以謂歿而不
朽將傳來裔期播徽音合從魯國之褒方盡延陵之美
臣才非日地職在□□仰 □□□□功聞□
家□之□德虔遵 睿旨強綴斯文屬詞而
徒罄揄揚序事而多慙漏□鞠躬抒思再拜銘勳將招
岱岳之魂輒効楚詞之意銘曰
□□□□惠且貞事 明君方信而誠藏
榮書於周廟□征較於漢營年既謝兮時正來河方誓
兮山告頌訝陰陽而已矣歎陽報而哀哉□□□□

帝鄉 丹旄悠悠兮下山陽隔
兩鄉之明月陟千里之宏壘龜告吉兮著言臧年惟利
兮日其良繁萬草於原上揭豐碑於路旁 缺□兆鶴且
白兮來翔傳千口兮萬代播蘭杜之芬芳
天福八年歲次癸卯六月丁未朔十四日

或楊稠鐫字

史駢馬匡翰墓在太原縣東北三十里黃陵村墓碑
深陷于地村民語予土不可捐捐之尺則更深尺予
強令捐之以畚去土至一尋龜趺始露驗之則陶學
士穀所撰文也辭多駢儷其先後歷官詳矣然史稱

金石萃編卷百二十五代二

三

其歷鄭州刺史而碑不書何歟又傳美其好讀書尤
喜春秋三傳與學者講論不倦碑辭亦云懷鼓篋之
心行有餘力蘊飛箝之辨似不能言不積財而但富
藏書不憂家而唯思報國求諸時彥罕有倫焉則與
史傳合矣 曝書亭集
匡翰石敬瑭之婿也尚魯國大長公主而不見于史
大王父懷清王父敬思父建 闕 皆任九府都督翰以
駢馬歷官通顯並無功績可紀穹碑巨碣止署官階
而已 金石錄
石碑文尙完好惟每行之首損去五字匡翰建瑭之

長子也碑於建字下空文以避晉諱而建瑋父敬思獨不避蓋當時著令止避下一字也建瑋死贈太保其祖懷清任安慶九府都督皆五代史所不載而敬思爲九府都督亦當有安慶字史省文爾朱錫嘏云史稱歷鄭州刺史而碑不書按五代史本云鄭州防禦使不云刺史此朱氏記憶之誤予讀碑文有云田待理漢殿掄才功臣旌佐國之名出守奉專城之寄又云齋壇竣而金鼓嚴麻案宣而油幢出控梁苑之西郊殷乎威望撫國僑之遺俗綽有政聲蓋匡翰由鄭州防禦使拜義成節度而鄭州元在義成軍管

金石萃編卷百二十五代二

三

內碑固未嘗不書也陶穀之文排比鋪張頗爲親切而閻光遠書法圓美五季石刻如此者亦罕矣石文 跋尾

按匡翰建瑋之子薛史有傳歐史附建瑋傳是碑所載匡翰歷官行事頗詳惟首行功臣之上是當時賜號碑旣缺蝕而史亦未及卒莫知其何號也碑叙歷官多與薛史合惟匡翰由天雄軍半城都指揮使遷檢校刑部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及起復冠軍□□□□吾術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傳所不載而其授檢校司徒以下諸職鄭州防禦使

遷義成軍節度滑濮等州觀察處置管內河隄等使丁母憂起復本鎮碑未及僕述爲異耳至歐史則僅云歷天雄軍步軍都指揮使彰聖馬軍都指揮使事晉爲懷和二州刺史鄭州防禦使義成軍節度使不及薛史之詳也碑于梁唐晉三朝除授各官皆歷歷叙出而自檢校司徒以下諸職但以漢皇接平陽之第禹河連沁水之封云云括之似與通篇文例不合况後文有云依前充節度使而前此實未見節度使字樣當是撰碑時偶爾脫漏不必曲爲之說也匡翰尙魯國大長公主歐史以

金石萃編卷百二十五代二

三

爲高祖之女薛史以爲高祖之妹碑云車服有容實殷帝之歸妹穠華□□□□之王姬亦未能定其孰是攷高祖本紀天福七年帝崩年五十一徐無黨注云五十二而匡翰之卒亦在是年年已四十八公主之齒當與匡翰相若疑從舊史爲長五代會要晉公主不載魯國公主可據此以補其缺而金石錄補乃云匡翰尙主不見於史何其踈歟碑爲陶穀奉勅撰書丹者閻光遠宋史穀傳稱在晉時以李崧和凝奏爲著作郎集賢校理改監察御史遷虞部員外郎知制誥碑題朝議郎尙書虞

部員外郎知制誥臣陶穀正其時所居之官穀傳
又云晉祖廢翰林學士兼掌內外制詞目繁委穀
言多委極為當時最今讀碑文敘事有體華實賅
備宋史之言為不誣矣

移文宣王廟記

碑高四尺五寸廣二尺九寸七分二十七行
每行十八字至二十字不等行書在大荔縣

勾官楊思進書

清泰中道初領鎮之時徧謁 廟之際再拜

宜聖人立荒祠後臨街而地位窮前逼城而日光少羊
觸藩而來者衆豕負塗而去者多兩信納汗風知遂臭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五代二

美

顧以濫為弟子忝作公侯得富貴而因詩書擁旌旄而
輕俎豆何以為漢相何以見魯人遂申如在之誠別卜
惟新之所乃移於通衢之北在馮翊縣之西龜筮相從
官吏相合不煩隨正不擾里肯不妨農不害物畚鍤者
楨幹者斧斤者給者一無闕垣墉棟宇棧橋階序門屏
一無闕自山龍已降至絺繡一無闕河日海口堯頭舜
項之相亦依然其文也布在四方其教也傳於万代依
其教者順而正違其教者逆而邪德与天地齊明与日
月等昔賢云自生人已來未有如

夫子者也非此心此口而可稱讚時以拙於為政昧於

立功民未蘇而責躬 廟繼成而赴

闕別離七縣倏忽十年今又此來固非所望手持龍節

顯奉 新恩目覩

象環虞贍舊制於滌沮之地有洙泗之風念伯魚之學

時可知家法想祖龍之焚處自堯皇圖今逢下武之時

無失上下之節公卿翫睦侯伯皆忠將戡干戈永安

宗社文武之道邦家之基其分

宵旰之憂同保車書之運老夫之幸明神所知謹以崇

儒移廟之懇紀於公門南之左時開運三年正月十五

日記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五代二

美

守正宏德保邦致理功臣匡國軍節度管內觀察處
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侍中使持節同
諸軍事行同州刺史上柱國秦國公食邑八千五百
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馮道

按碑馮道撰記其再鎮同州時移建文宣王廟始

末僅四百餘字文云清泰中道初領鎮之時徧謁

廟之際又云民未蘇而責躬廟繼成而赴闕別離

七縣倏忽十年今又此來固非所望攷舊史道本

傳云唐末帝嗣位以道為山陵使禮畢出鎮同州

為司空又晉少帝即位出道同州節度使

歲餘移鎮南陽歐史作移鎮成勝據碑所稱移建孔廟道

當是時而其移鎮南陽當在開運三年正月以後

自清泰二年乙未至開運三年丙午中隔十載所

謂別離七縣倏忽十年也陶岳五代史補載道鎮

同州有酒務吏乞以家財修夫子廟道以狀付判

官亦詳其事判官素滑稽因以一絕書判後云荆

棘森森繞杏壇儒官高貴盡偷安若教酒務修夫

子覺我慚惶也大難道覽之有愧色因出俸重創

之今碑文自敘移廟之事其言似出至誠且云濫

為弟子忝作公侯得富貴而因詩書旌旄而輕

俎豆何以為漢相何以見魯人云云詞甚悱惻自

非有激而為此舉者酒務出財判官滑稽之說恐

未必確抑道既出俸重修欲雪前憾故作此誠敬

語耶碑末題銜稱守正宏德保邦致理功臣匡國

軍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

太師兼侍中使持節同州諸軍事行同州刺史上

柱國秦國公食邑八千五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

戶自匡國軍節度使外歐史皆略不載薛史述其

長樂老自叙一篇所記生平仕履甚詳云特進開

府儀同三司再授匡國軍節度同州管内觀察處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十五代二 三

置等使檢校太師兼侍中再封秦國公上柱國守
正崇德保邦致理功臣皆與碑合惟宏德作崇德
彼此不同疑傳寫之誤當援碑正之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十五代二 三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十五終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一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相

五代三 漢

景福寺重修思道和尚塔銘

碑高二尺一寸廣二尺三寸二十六行行二十六字至三十三字不等正書左行

陝府夏縣景福寺故思道和尚重修塔銘

左街講論大德守澄撰

將仕郎試秘書省正字崔虛己書

竊以理智凝然真空清淨三常妙用十号圓明點惠燭

於昏衢起慈心於苦海免親普攝凡聖齊收五乘既貫

於羣生三藏統包於教理宏張覺路大啟靈門金文演

解脫之音玉偈讚無為之法入天共仰道俗同遵咸知

生死之源頗喻無為之本即我和尚俗姓師瑯琊氏生

非角出家二十成道夏縣人和尚道高安遠德邁琳生

為檀越之福田作如來之法眼深達了義久證菩提自

然變易之身曠劫超凡之德同塵不染悲濟有情現大

神通無妨自在山中採木風雨送來寺內看經龍神護

助崢嶸鹿苑巍巍我驚峯一方之瑞色長新四野之風光

景麗名聞寰宇譽滿 帝都去口德二年十二月二日

示滅其時也祥雲貫日天樂橫空異香遍於蓮宮甘露

盈於衆木靈禽噪樹異獸啼苗悲風飄凡聖之衣血淚

洒人天之目盡歎無生無滅皆嗟有去有來門徒弟子

哀慟難攀如喪考妣空深歲月幾歷星霜寶塔墮殘無

人存肯比丘志德出家當寺學業諸方持念法華經聽

習中觀論親師遺跡遂發志誠勸化羣賢重興祖塔一

言道台盡自迴心擺脫塵機同親盛事捨財而三事體

空施物而三輪清淨非上智無以發深誠非哲人無以

崇斯善日月昏而復朗林樂變而再榮可以添川境之

殊祥可以壯法門之嘉瑞平觀禹國坐眺鹽池千株之

寒柏侵雲萬嶺之嵐峯掛月幾多英信歸心玉石之堅

數縣良能懇意給孤之行殊因告滿那伎休工異靈聖

之照明願神祇之鑒祐况守澄也謬為釋子深昧儒功

因閑暇於禪關偶苦辛於螢牖披書積學雖無闕市之

名揣拙成文粗有奪袍之志今則既承懇口難議堅辭

遂罄荒蕪聊為記述誠有慚於漏落實無備於徽猷乃

敘銘曰

先師聖德 神通自然 迥超三界 而出四禪 慈

悲願廣 覆蔭鄉川 恒為燈燭 永作舟航 重修

寶塔 勢聳雲烟 如山不動 似海深淵 恩霑沙

界 福利人天 遐邇歸依 方歲千年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一 五代三

乾祐二年正月二日建

景福寺重建思道和尚塔泉邑人記

碑高一尺四寸廣一尺五寸
二十二行行字數不等正書

大漢陝州夏縣陽公鄉景福寺重建故思道和尚塔泉邑人記

承務郎前守夏縣主簿權知縣事張廷煦 將仕郎守

夏縣主簿朱光輅 隨使右教使充夏縣鎮遏使鞏信

銀青光祿大夫前衛州司馬吳光權 將仕郎試大

理評事薛延希 前定州司馬康守信 將仕郎試秘

書省校書郎吳口口

修塔邑維那頭趙宏進副維那趙宏遇都維那布衣三

命王文通南吳村維那謝景瑋李項程彥暉張行實張

逢侯溫張仁遇呂彥柔薛溫楊思厚曹延審許思厚王

溫吳仁謙吳仁緒張延義趙思柔陳楨王思溫吳洪武

牛行思韓彥球紐廷遇張思益牛贊楊思權周溫馬廷

昭史廷密張思厚賈廷咨張逢張思柔蘇廷李彥厚張

延福劉溫劉文遇王敬思郭瓊郭達郭彥溫裴彥柔尉

廷審郭思柔衛思溫張知柔馮澄張思政趙彥暉李賢

呂頊張審楊延義楊訓李志成張重遇張普進楊文銳

張碧尉思進傅審朱達張柔王禮趙遷王彥瑋介行恭

金石萃編卷百二十一 五代三

張暉楊行周楊暉張彥暉張重張儒呂溫張景厚劉瞻

劉思厚馮行實馮暉牛重遷張遇張宏進楊溫陳祐常

延徽李行存陳敬思呂敬思陳延福張雅王彥溫劉達

張仁密曹遇劉彥溫孫益孫延支賈文瑞張文禮韓碧

史延通趙延福葉彥思

邑外施主閻詮等五十人女弟子武氏崔氏李氏薛氏

陳氏謝氏李氏張氏孫漸能牛暉

修塔都料張紹榮 弟知遠 錫字馬廷義 書人張

宏信

寺主右街講經大德守殿 左街講論大德守澄 塔

院主重辨 匡因 僧詞超 修塔主業法華經僧志

德

乾祐二年歲次己酉正月乙巳朔二日丙午建

周

羅漢口隨羅尼幢

幢八面每面高五尺二寸五分廣七寸二分八

行行六十八九七十字不等正書在修武縣

佛頂身勝陀羅尼經 經况不錄 下仿此

伏以景儒等生居塵網長在牢籠汨沒愛河豈有涯

口口身是幻假四大以成刑悟性空時莫不憑善道

如電露似石火而難停若口口坊眾口等

金石萃編卷百二十一 五代三

不悟以去遲津樛無

淮景儒等自口年前遂見當院精藍寶地是皈依作
福之田結口善緣乃為眾會名羅漢邑口景儒等遂
又不改善果真誠年五十敬造尊勝陀羅尼經幢一
尊奉供

圓就所修上善功德各各口備早立勝緣已
俟他歲畧述其宗不可具載奉為 國皇萬口歲帝
祚遐昌文武官寮常居祿位口祈口坊長勿永保清
貞過去先亡俱登清淨之境一切時口沾口利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金石萃編卷百二十一 五代三 五

特廣順三年歲次癸丑十一月丁未朔二日戊申口
立羅漢邑眾壹拾陸人維那田景儒口口口 邑錄
事谷口 邑人張口 邑人王全德 邑人李口口
邑人口口 邑人口口 邑人張口 邑人口口
本師和尚智明 歿故院主僧紹口 院主僧口
口 寄住僧口口 小師口口 匠人馮口 邑人
劉口口口口 邑人馬 思 邑人張口 邑人賈
口 邑人口口 邑人口口 邑人口口 同學僧
紹宗 口口口口

虎邱陀羅尼經幢

幢高五尺二分八釐每面廣七寸七分
分各八行行五十八字正書在吳縣
佛頂陀羅尼經

佛說大佛頂陀羅尼

下元甲子顯德五載龍集戊午日躔南斗高陽許氏
建

右幢在吾郡之虎邱一小石柱立于劍池之東千人
石水灘上鏤佛像兩層為蓋按吳越于丁卯開鎮雖
有寶正天寶寶大等號而奉周正朔故此幢稱顯德
也然不直書大周而云下元甲子豈非有碍于國主
而隱之也吾郡古碑甚少雖虎邱為日涉之地而失

金石萃編卷百二十一 五代三 六

于摹拓庚申閏八月征閩藩旗官兵北上軸舫橫江
予自東洞庭山歸問道登千人座適大水跣足至幢
下病後目眊不能仰視兒子汝濟從游拂舌薛錄建
幢年月姓氏見者莫不目笑之而予之迂癖為難療
矣金石錄補

五代之際蘇州在吳越錢氏管內吳越奉周正朔故
以顯德紀年實吳越忠懿王嗣位之十一年也予二
十年前寓居吳門徧游伽藍古刹訪唐以前石刻皆
無有此幢建於吳越有國時楷書猶有唐人筆法雖
無書人姓名亦堪寶愛攷王象之輿地碑目本校此

鐘近人修虎印志亦遺之虎印近在郭外游人日肩
摩其側莫有過而問者惟拓者錄自子始其書蹟爲
鍾與王居士塔銘蕭思亮墓誌銘纏作纏同潛研堂金石文

廣慈禪院殘牒

碑上下殘缺高二尺七寸廣二尺六寸五分
分兩截書行數字數無攷行書在咸寧縣

牒永興軍

院使判永興軍事袁口口

香城禪院僧道清住持

禪院爲名牒至准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十一 五代三 七

上順三年八月 日牒

上李

上

上令

使帖口下

右准

勅令如前所爲當府缺下

道清住持宜賜廣慈禪下

事須條錄帖本院切准

勅命指揮勒牌懸掛者口下

九月三日

判官張

副使口口

宣徽南院使判軍府事袁

天福四年二月二十日買得安口界菜市南壁上韓勳

口壹所准作價錢肆口缺口如後北至官街東至草場

南至通城巷西至太廟院

賣宅人殿前丞白韓勳年二十五 同賣宅人弟

口下同賣宅人母吳氏年五十八 保人前內侍省

內常缺保人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康口庄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十一 五代三 八

宅牙下

按碑殘缺第四行順上一字不可見牒尾署街有

宣徽南院使判軍府事袁者袁義也義於廣順二

年十月由宣徽南院使權知永興軍府事見舊史

周太祖紀此碑後列天福四年賣宅人姓氏天福

爲晉高祖建元蓋刻碑時追書其事猶顯德二年

永興軍牒附書廣順二年重修水磨寺僧名也

衛州刺史郭進屏盜碑

碑高九尺六寸廣四尺五寸二十九行
行六十三五六字不等行書在汲縣

大唐推誠翊戴功臣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使持節

衛州諸軍事衛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太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郭公屏□□□

朝請大夫行右補闕柱國臣杜韓奉 勅撰

翰林待 詔登仕郎守司農寺丞臣孫崇望奉

勅書

臣聞 宣宗知民間之事則曰其理者其臣惟良

唐太宗為天下之君且云刺史乃我當自擇是

知雖 皇王□統馭□□□□□子之□□

□于士有美有惡難將一馬同歸或隆或污實類九□

相遠失人則苛政踰於猛虎得士則善吏□□良□可

金石萃編卷百二十一 五代二 九

不慎乎可不重乎 皇帝纂丕圖臨方有以授

受難乎遠以理治急乎才漸行 日月之□輟成

古道終扇陰陽之炭銷盡兵鋒一日□承□曰衛州士

庶列狀以 聞述去盜之由稱守臣之美宜乎旌

其長□其□命之刊勒□其□光乃 勅朝請大

夫行右補闕柱國臣杜韓□乃銘之臣虔奉 □

□□□□□□□□□□□□□□□□□□□□□□

至矣盜亦有道其可尚乎矧乃抱奇□之□□昂族之

□奮迅於平陂綿亘於數□誠大丈夫號□太守□□

□□□□□□□□□□□□□□□□□□□□□□

□□卦豈同亡□□□□□離經□契奔奉之事□□

汾陽公其人也公名進□州□□人也 皇

帝即位之年自登而牧衛維彼商墟□□□任恢自

尚剛壯相公□□□而□疾成風橫綠波而流惡不盡

公至止未幾□□而思且□□求中靜乎內而勤乎外

□身率下儉于己而便于人未有澄其沙而水之不清

去其□而木之不茂先之以力制次之以德攻化俗于

斯何盜之有公集□地□□于天府一度量□□□謹

出納□間審重輕之數拔規求之□塞□□之源□□

□先去其□廩之□乎夫馬寒則毛縮魚勞則尾賴物

金石萃編卷百二十一 五代二 十

之生也豈有異哉公能□□□□□之附益□□羊之

□□□□□□□得不謂先去其杼軸之盜乎□之□邑

□乃有經□符令則削煩省督責則息費得不謂先去

其簿書之盜乎□□於日中貨來於天下蠶羊適至不

韋未歸法前□□通同抑有司之便利得不謂先去其

閭閻之盜乎公人臨事以自懲貪吏因時而變態於是

乎卜要術之所布□諭之文既革而以□□或洗心而

尙晚俄乃付之逮□□以刑章夏虫適性以疑冰夜蛾

舞空而赴火或巢摧而梟散或穴□以兔奔難泐波之

時因討源而是切且拔茅之後恐連茹以蠶多迴思慎

望之徒口設井容之術口口化之勉之撫之安之日爾
 胡不盜天時地利以耕鑿超衣食之源爾胡不盜毛羣
 介蟲以捕獵求山澤之產或剖石採玉或披沙汰金取
 之不爲貪得之不爲竊口口口口梁上偷生草中始務
 匿藏終貽勦絕明中口甲休拘趙禮之兄盡滌昨非不
 問展禽之弟於是衆相謂曰嫉惡如讎公於
 口視民若子私於我口聞其美言何口酬於布帛服其
 異政何以荅於袴襦由是口其口知其禁強梁者遷善
 返側者銷憂弃戟捐矛却問農耕之早晚帶牛佩犢遂
 勤稼穡之艱難口所謂口乎內而勤乎外儉於己而便
 於人者也自然山口口口清里開戴若思之投劔誰
 預容舡陶士衡之駐車不言官柳室家相慶上下咸和
 爾乃口口口口口口集醴酸而蚋至肉置口口口適
 柔土而長謠登春臺而肯口可以口乎孟可以召乎江
 山下火而爲賁丘園雲上天而口需酒食政既成矣獎
 口至矣 公神口口口口口口沉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見風雲之氣洞達口機命口而口藉時而口蛟龍遇
 水口口口口鵬鴉乘口口口 口刺于坊磁又遷于
 口登衛口口之才聲華迭口口口口口鍊轉見晶熒樂至
 九口益聞清越口編青史口紀口口口口口口赴童子口

金石萃編卷百二十一 五代二 十一

口源流口爾口卿賜三公 口口千載交輝美矣
 盛矣論者日口之藏用在乎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自口熊之後善口口民垂畏愛於口門流忠孝於
 昭代闕庭稱口風俗自新口口 周有亂
 臣蘇使衛多君子 皇帝下口書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必口傲側帽之口口口効墊巾之口其則不遠
 見賢思齊引而伸之則口知矣紀太口而有口口明府
 以居多未若當鈴閣之前於口門之口口之瑰響傳之
 子孫臣幸口近口會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非工謬承 聖主之恩用播賢臣之美疑神握管
 空成科斗之書拭目披文不稱口口口口強抽秘思謹
 作銘云
 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 連珠有爛 合璧無口 固
 本維何 在民者矣 其理口口 擇人而已 倬彼
 郭侯 系我成周 口口口李 事異口劉 鄉曲口
 口 口煙口擊 劍引口口 弓開霹靂 鼓隨畫角
 口 逐朱輪 誰口口口 自樂行春 始刺于坊
 今牧于衛 口海便宜 口川頽碎 方圖並口 畏
 愛齊口 口口口口 盜散荏蒲 帝王兮念功 口
 口兮愛賜 他山兮口口 口蓮兮恩厚 口之分二

金石萃編卷百二十一 五代三 十二

天 勒之兮八字 剖竹兮有光 操觚兮無媿

顯德二年歲次乙卯五月戊辰朔十一日戊寅題

碑今在衛輝府治郭進為衛州刺史羣盜屏跡世宗

勅右補闕杜韓序其事

金石文 字記

宋史郭進傳云周廣順二年秋遷登州刺史會羣盜

攻劫居民進率鎮兵平之郡內清肅民吏千餘人詣

闕請立屏盜碑許之顯德初移衛州衛趙沼聞多凶

命者以汲郡依山帶河易為出沒伺間推剽吏捕之

輒遁去故累歲不能絕其黨類進備知其情狀因設

計發獲之數月間剪滅無餘郡民又請立碑記其事

即此碑也据史則登州宜亦有屏盜碑未之見也

中州 金石

碑多刻缺予撮其事述益由甬州士庶列狀以聞述

去盜之由稱守臣之美上可其奏命之刊勒乃勅杜

韓序而銘之郭進見東都事畧進仕周改登州刺史

郡多寇盜進悉為翦除吏民願紀其事命近臣撰文

賜之改刺衛州河朔盜匿汲郡山間者稍衆開出攘

奪入不能滅進往攻剽絕之民以安居於是郡民又

請立碑紀其事改洛州團練使有善政郡民又請立

碑詔左拾遺鄭起為文以賜

宋史本 傳同 此碑所云士庶

金石萃編卷百二十一 五代二 三

列狀以聞正與相符又碑云初刺乎坊磁又遷於滏

登衛今東都事畧及宋史惟言由登刺衛而前此之

為坊磁滏三州皆不詳也碑首題大周推誠翊戴功

臣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使持節衛州諸軍事衛

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太原縣開國男食邑三

百戶亦史所未詳碑待詔登仕郎守司農寺丞孫崇

望書字為行體金石文字記以為正書亦詔

永興軍牒

碑高三尺二寸五分廣一尺四寸二十 三行行十五字不等行書在西安府

中書門下 牒永興軍

永興軍中除見有勅額已存留寺院外

勅通勅到在城應管無勅額口有名額及近置寺院共

計伍拾肆處內肆拾壹口口停廢外餘有壹拾叁處無

勅額從來口口院建置年深准宣分口到候指揮事

開元寺 勝果寺 太口院 西臺院 口口院

院 口口王護國禪院 資聖禪院 清涼建福禪院

經塔院 上口院

巳口壹拾口口宜令依舊口口

口口院 泗州院 文殊院

口口處口並令准勅停廢

金石萃編卷百二十一 五代二 十四

牒奉

勅宜令各依前項指揮牒至准

勅故牒

顯德二年七月三十日牒

中書侍郎平章事景

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平章事王

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

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平章事

寺東北四里已來 常住水磨壹動廣順二年院主

信 修

金石萃編卷百二十一 五代二

十五

寺稻田兩壇水磨一動亦充常住供養

按牒頒於顯德二年七月蓋顯德初詔并天下寺

觀有敕額者存無敕額者停廢見後大略此牒所

列應存者十處應廢者十處皆就永興軍言之然

長安志惟載開元清涼二寺知其餘八處宋時亦

不存矣後趙中書侍郎平章事景中書侍郎兼禮

部尚書平章事王者景範王溥也是時兩人正居

此職與史皆合

廣慈禪院記

碑上下皆換連額現存高四尺一寸三分廣二尺八寸三分二十五行字數無致額僅存教場廣三字道

正書在 咸寧縣

大周廣慈禪院記

簡度掌書記朝議郎試大理司直劉從父撰

原夫了無相之因乃歸良然現有為之教即示莊嚴攝

口謂生浮想於是口無相而詮真諦以有為而誘鈍根

嗟乎劫口謂動地但漲情口口貧窶而不能埋苦海之

波曠有術而不能謂以指迷津而口彼岸開惠日而破

昏術未廣度於能仁應機誤謂隨業化緣質口口難信

之疑立像法相公之理不有開士孰匡口口謂故思遠

禪師之經始也 禪師本王氏子回中人也道性

金石萃編卷百二十一 五代二

十六

元通口謂調象馬能降懽口之情體化蒲蘆盡作如來

之種微言殆絕景行彌高扣口謂無階駕真乘而長往

詳信傳則於是乎在秘佛官則可得而言

化南昌教口口口時洪州廉使侍中彭城公請住香

城禪院口口二紀有志四方乃振錫浮江口口徒登路念

三輔五陵之豪族想規天矩地口口口思口驚峯遂歸

闕 松柄未揮歸依者拈袈連袂而來擅施者接足駕肩

而至威優墨謂之良緣莫不童子標花神人獻柱梵施

布金之地口投果壁之錢謂材朽宅之頽基營構正殿

中跨而口起長廊四注以雲舒瞻翫納謂口苗於藻井

支相憐亂畫批撰羅達法堂以倍空設具教以陶智
定布經行之地以豫遊無里用之贊座口口泉之爽氣

幸成佛 我皇祖在宥之二載也 太尉袁公罷

侍 玉節次宗結社酒樓出俗之心靈運居官

已熟生天之業拜封 口口以斯題遂

勅賜彌廣慈禪院以廣口慈 等苦節橫霜高名跨世

精進而身田自潤住持而眼界常空 口而下齋欲於

實利思勒貞珉託教美於非才庶傳芳於不 存披實

之辨時歲在單閏月按季秋記

僧道清口維那僧道遂 典座僧道口 供養主

金石錄編卷百二十一 五代三 七

僧師口

顯德二年十月十日日建立

安彥

中書侍郎景範碑

碑下截殘缺高一丈四尺廣六尺一寸
三十一行字數無致正書在都平縣

大周故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上柱國晉陽縣開國伯食邑三百戶贈侍中景公神道

碑銘并序

翰林學士朝議郎尚書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柱國

賜緋魚 臣扈載奉 勅撰

翰林待 詔朝議郎守司農寺丞臣孫崇望奉 勅

帝軒轅乘土德之運其臣曰象龍祝融能辨方域以制

區夏帝媽氏禪陶唐之基其臣曰伯夷后稷能典禮樂

以和人神上古 佐命之道口口口口 考三政詞典圖

史稷盛彌輪輔胡代有其人皆 策丹書絢績 業垂

其訓聚而為墳典 其美流而 為歌頌頤象籍之贊略

我則潤之以 口口口口口口之 淪朽我則鑄之以貞珉銘

以紀功碑以誌行千載之下榮然可觀者其惟神道之

表乎故中書侍郎 平章事景公 諱範口口口口 皇朝

元佐顯德二祀冬 十一月堯於濶川郡之私第

天子廢視制軫殲 奪之令制贈侍中道使贈奠飾終之

典優而厚 口口 詔詞臣 口口 聖慶矣 口口 孔聖

不出廟 門杜預豈碑空沈漢水姑自矜於名 氏誠未

顯於邦家與夫輝煌 帝恩導揚 休烈 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 者可同日而 語也口口口口口口給言直而

教之用丕顯 我大君之命臣聞景氏之先出於

羊姓從楚王於夢澤 港口 侍臣書漢 口 於雲臺并推名

將美垂 口口口口口口 生偉 人維周之輔 長山之下

獨濟為川地勝氣清 惟 公故里夫嘉德絕世高臥於是

者足以顯氣而為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生於是者是凡

〇〇〇〇 而為世傑 故公之先由烈考太僕府君之上日

王父賓大王父閔皆貞晦不仕介享天爵而異 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仲日蒙公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位而申甫之祥著矣昔者聖人之教天下

也本之以仁義制之以經籍是謂人文 是謂人 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 以 〇〇〇〇 開物成務者 〇〇〇〇 所於此 〇〇〇〇 以公

輔之位必由稽古升廊廟之才必以經術顯而公以明

經擢第於春官 氏 則賢哲之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為吏於清

陽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按於 高密郡秩滿 〇〇

金石萃編卷百二十一 五代二 十九

授范縣令大鵬之翼鍛北漠以未舒蟄雷之聲殷南山

而不起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于之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通人之才變而 順 則方圓之量不

能 局故公之佐縣政也人謂其勤且潔矣典刑 書 也人

謂其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邑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 使 〇〇〇〇 而從之者則人謂其賢且能矣粵若日月

之彩得天而大明風雲之期遇 屯 而勃起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種 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我大

尉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建大功於漢室為北藩於魏

邦初筮既開得賢斯盛於 是我公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龍飛在天 躬載

靈至於霄極之 〇〇〇〇 皇業肇建創以公為秋曹郎

進階至朝散大夫而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之樞維聖人執左契臨萬邦經

大制 大命 日政之 機 之大柄總於樞務 者 可謂重矣

而 公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忠而貴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公為左 司 郎中充樞密直學士尋轉諫議大

夫 夫 職 今皇帝嗣位之始登用舊臣而并人乘 我

大喪擁東南 親征之舉迅若奔雷分命 大臣保 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於公仍拜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金石萃編卷百二十一 五代二 二十

振帝代張黃鉞 白虎 燈羣克而皆盡參旗河鼓 導 清 隄

以言 旋大 既已 平 九服又 已定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特惟輔臣

而公言言可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聖讓願望可

以鎮 俗爰立之命 帝心允孚上六府肇脩兵

賦充大邦之 用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公自立不回信而有守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大運逢 洪鈞在手 資忠

孝於 君父享富貴之崇高而盡悴之勞因

成忠疾 封章 優 優 褒 褒 稱 稱 解 解 利 利 權 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以列卿歸第懸車故鄉嗟風樹之忽驚

詠昊天兮何極見星而往夕露 方 多泣血以居長 衆 展

絕 哀與性盡臥疾而終享年五十有二

觀夫公之行事則其道也淳而粹充充焉無能稱其

言也直而肆審審焉無所忌耿介以自安勁直以自

故其仕也 一命之卑 無悔 古

人之 操何 以尚 也秉 筆者得無愧於 矣許國夫人李

氏嗣子太廟齋郎儼信等 光 丞書真

翼賢人 子事終之禮佳城閉日

長楸簞雲勒銘 休以 千古其詞曰

長山蒼蒼瀟水湯湯哲人之生逢時會昌哲人之逝魂

遊舊鄉 山兮我我逝水兮 而 死

有高山人何世而 新善 有名兮獨遠猗歟公兮時

不顯

顯德三年歲次丙辰十二月己未朔 越十日戊辰

鄉平縣南五里有景相公墓通鑑五代周顯德元年

七月癸巳以樞密院直學士工部侍郎長山景範為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此地唐時屬長山也景氏之裔

自洪武年間有兩舉人今亦尚有諸生不能記其祖

矣不知何年謬傳為晉之景延廣而邑志載之以後

山東通志等書襲舛承謬無不以為延廣墓後有令

於此者謂延廣于晉為諫國之臣遂至咎其後人而

毀其祠昔年邑之士大夫頗有能知五代間事以為

非是于至其邑有諸生二人來稱景氏之孫請問其

祖因取通鑑及五代史世宗紀示之又示以景延廣

傳曰延廣字航川陝州人也乃謝而去及寫碑文以

來其文為翰林學士朝議郎尚書水部員外郎知制

誥柱國扈載撰雖剝落者五之一其曰故中書侍郎

平章事景公諱範字甚明白且生封上柱國晉陽縣

開國伯沒贈侍中其文有曰我大周聖神恭肅文武

孝皇帝建大功于漢室為北蕃于魏郡又曰今皇帝

嗣位登用舊臣又曰冬十一月薨於雷川郡之私第

其末曰顯德三年歲次丙辰十二月己未朔越十日

戊申因嘆近日士人之不學以本邑之人書本邑之

事而猶不可信以明白易見之碑而不之視以子孫

而不識其先人推之天下郡邑之志如此者多矣

又按通鑑顯德二年八月丁未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景範罷判三司尋以父憂罷政事今碑文有云以列

卿歸第懸車故鄉嗟風樹之忽警詠昊天兮何極則

是罷官歸里而後遭父喪與史不同 顯德武山

鄉平縣西南五六里有小山曰相公山山前有景相

墓

金石萃編卷百二十一 五代三

金石萃編卷百二十一 五代三

公墓墓上有碑雖闕文尙可讀近于奕正作天下金石志亦未之載

池北舊談

案舊五代史景範傳云官爲立碑卽此是也碑載故中書侍郎平章事景公諱範又載上柱國晉陽縣開國伯及贈侍中宇後載今皇帝廟立登用舊臣及以列卿歸第懸車故鄉嗟風樹之忽驚字又載冬十一月薨于淄川郡之私第下周太祖紀廣順三年春三月以左司郎中充樞密直學士景範爲左諫議大夫充職世宗紀顯德元年七月癸巳以樞密院學士工部侍郎景範爲中書侍郎平章事碑請登用舊臣蓋

金石萃編卷二百一十一 五代三

五

範當太祖時已爲諫議矣碑言晉陽縣開國伯冊府元龜載世宗卽位七月制詔範爲晉陽縣開國男當依碑作伯又碑言以列卿歸第案本傳云範理繁治劇非其所長雖志心盡瘁終無稱職之譽世宗知之因其有疾乃罷司計尋以父喪罷相東歸並與碑相符

按堂金石

按碑今在鄆平縣印臺山左其地別有小阜因範墓所在遂呼爲景相公山土人向誤景相公爲景延廣山東攷古錄辨之以爲志乘之誤今檢程素期所修鄆平縣志則已改爲景範墓并載邑人成

和徵之言曰嘗讀五代史故周中書平章事景公

範卽吾邑城南景家莊景氏之先人有墓在城西南五里許相公山側山以公得名也公生平履歷詳載墓碑原刻公諱範前登作縣志乃謬爲景延廣考之通志及王元美輿勝要景氏志並吾邑都御史仁軒張公作備學記率皆從譌亦二公相去年代未遠同姓同官故致魚亥其後裔多朴魯知考縣志而不知據墓碑家廟中復刻石爲誌亦誤之甚矣此說正與顧氏相同竊謂範仕後周雖無大節表見而薛史本傳稱其爲人厚重剛正無

金石萃編卷二百一十一 五代三

五

所提屈較之延廣皆私誤國者殆不可同日語乃數百年以來流俗傳譌茫無別白使範地下有知亦當含忿所幸墓碑尙存備者得攷而辨之而已志亦從而訂正蓋碑碣流傳有補于世道人心如此歐史不爲範立傳薛史傳見于永樂大典者寥寥數語此外別無可攷僅賴墓碑得見大概然碑下截已殘蝕不完存字甚少亦不能定其每行若干字向汪明經於從他處錄得全文闕者十幾二三以之旁注碑文闕處知全碑實每行五十八字而景公生平出處略可攷見矣景氏本齊景公之

後見廣韻戰國時楚有屈景昭三大姓碑云景氏之先出於芊氏則其後也碑又敘先世云從楚王於夢澤差口侍臣畫漢口於靈臺丹推名將景丹後漢書有傳景差見史記屈原傳贊與宋玉唐勒同時皆以辭賦稱揚子法言吾子篇及漢書古今人表皆作景瑤史記索隱云作差者字省徐表鄒三家無音是讀如字攷李商隱宋玉詩黃庭堅答任仲微詩景差與家花同叶是讀為初牙切碑書作差當亦讀本音也碑又云公之先自烈考太僕府君之上曰王父賓大王父闔史並不載惟世宗

金石萃編卷百二十一

五代三

五

紀稱顯德元年八月丁巳以戶部郎中致仕景初為太僕卿致仕宰臣景範之父則太僕府君名初本任戶部郎中以子貴加太僕卿故碑但稱其加贈之官也傳云世宗北征命為東京副留守車駕迴自河東世宗以艱于國用乃以範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因其有疾乃罷司計尋以父喪罷相東歸順德三年冬以疾卒于鄉里優詔贈侍中碑則云公以明經擢第春官為清陽更高密據投范縣令周初以公為秋曹郎進階至朝散大夫左司郎中充樞密直學士尋轉諫議大夫皆史所略

可據碑補之也又世宗紀顯德元年正月壬辰太祖崩丙申帝即位二月潞州奏河東劉崇與契丹大將軍楊克寧兵南指河東賊將張暉率前鋒自團栢谷入寇帝召群臣議親征嗣於三月癸未詔車駕取今月十一日親征即碑所云并人乘我大喪擁眾南寇親征之舉迅若奔雷而云分命大臣保釐闕七於公仍拜貳卿即傳載命為東京副留守也是時帝以樞密使鄭仁誨為東京留守因命範為之副冊府元龜載世宗制詞所謂戎輅親征皇都是守贊勳賢於留府副徵發於行營者是矣

金石萃編卷百二十一

五代三

五

山東攷古錄據碑歸里而遭父喪與通鑑以父憂罷政事之語不同今玩碑云盡瘁之勞因成恙疾封章登上優詔褒稱聽解利權口專闕七以列卿歸第縣車故鄉嗟風樹之忽驚詠昊天兮何極見星而往夕露方多泣血以居晨聚屢絕云云知範初以告疾歸第但罷判三司將欲縣車適嗟風樹然後見星而往罷相東歸與通鑑及薛史語正合顧氏以為不同非也碑末年月一行越十日戊辰顧釋作戊申亦誤是碑尾載奉敕換兩史載傳云載游相國寺作碧鮮賦題壁世宗遣小黃門就壁

錄之覽而稱善因拜水部員外郎知制誥遷翰林
學士賜緋而載已病不能謝居百餘日乃力疾入
直學士院世宗憐之賜告還第碑題翰林學士朝
議郎尚書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柱國賜緋魚袋臣
扈載當為力疾入直時所撰也書碑者孫楚望願
翰林待詔朝議郎守司農寺丞與郭進屏盜碑同
惟朝議郎彼作登仕郎為異耳楚望書頗雅飭而
賞鑑家無道其名者亦賴兩碑知之

大岷山寺准勅不停廢記

碑高六尺七寸五分廣三尺四寸十六行行三十四
字其末行三十七字後又小字六行並正書在潘縣

金石萃編卷百二十一 五代三

黎陽大岷山寺准

勅不停廢記

節度掌書記馬去非撰

大岷山者上摩乳象下壓坤牛左巨浸而右太行誠為
壯觀南夷門而北大魏最擅繁華遐重昔人能擢勝境
以茲山之足為佛足矣以茲山之頂為佛頂焉寺內有
缺口碑銘載相續日月儼三十二相亦四五百年首蔭
連珠肩隈合璧或孤鴻夜至移雁塔而自口方六出朝
飛拔雪山而歸此處神功捧護巨靈措手以難開佛力
昭彰秦后着鞭而不動傍臨迥漢顯超岸於當時俯瞰
危峯類投崖於今日不待龍吟深谷我有法雨而清陳

根何須虎嘯幽巖我有惠風而吹昏垢潛施殊福溥及
群生雖日用不知且人何以鄙 今皇帝君臨區

宇子視黎元慮一夫不耕天下有餓者一婦不織天下

有寒者向乃頒行天命後賞僧居有 勅額者存無

勅額者廢非輕釋氏用該游民勞哲后以去華使

空王之保大茲寺也詢諸耆老唯曰大岷蓋前古之寺

名非近年之 勅額如斯數列胡免廢停

我主公都尉指命僧徒繕錄銘記閱其狀跡頗歷光陰

邈為秦陳却獲仍舊寺主僧從超住持最久焚禮甚精

初議毀除曾有白麤之欺及聞存惜為刊黃絹之拜去

金石萃編卷百二十一 五代三

天

非碑謝洩鷄文慚吐鳳既高僧之固請乃下筆以直書

庶紀厥由終無革故時大周顯德五年

大周顯德五年歲次戊午大周顯德六年歲次己未

七月末日寅時建立

前黎陽發遣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御

史大夫上柱國孫郃

大岷山寺主業行願經大德賜紫老從 小師惠志

壽進 靈珠 靈懿 靈真 靈通 靈美 靈

義 口口 住僧萬均

前儒林郎試大理評事守令兼監察御史賜緋魚袋

孫昭口

前承務郎中主簿王守正

前坊州軍事判官將仕郎口大理評事王口

前義成軍隨使押衙口鎮遏使口口王口

鎮將陳緯

將仕郎試大理司直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兼殿中侍

御史郎光口

登仕郎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前口青州別駕知稅侯紹口

義成軍隨使押衙口口稅王繼勳

金石萃編卷百十一 五代三 元

水軍指揮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上柱

國口口口

三司押衙口口州倉張琪

三司押衙口口州倉口口

德軍押衙寄倉專官劉口 口奴張素 楊口

王琪 李貞

口軍押衙寄倉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都料匠人李柔

勅文 附刻碑首十二行行七字後

列院主名二行共十四行

口口口口口口折到在州及口城有 勅及無勅勅并

年深寺院其肆伯陸拾叁所內叁所舊有 勅茲年

深失墜文牒口指揮者黎陽縣大岷山寺昨城縣契

心禪院在州東城內口口口已上叁所宜並令依舊

住持者

大佛院主口口察小師口口

口口院主左街傳經大口口口

碑上為勅下為記云大岷山者上摩乾象下壓坤牛

左巨授而右大行以黎山為大岷亦承唐以來相傳

之誤中州金石記

按衛輝府志大伾山在濬縣東南二里山高四十

金石萃編卷百十一 五代二 辛

丈周朝五里禹貢導河至于大伾即此一名黎陽

山又名青壇山碑云茲寺也詢諸耆老惟曰大岷

而首岷黎陽大岷山寺蓋已誤合黎陽大岷為一

矣舊史周世宗紀顯德二年四月詔諸道州府縣

鎮村坊應有勅額寺院一切仍舊其無勅額者並

抑停廢是歲諸道供到帳籍所存寺院凡二十六

百九十四所廢寺院凡三萬三百二十六碑所云

頒行天命條貫僧居者即此事也據碑蓋大岷山

寺向無勅額賴主公都尉之請得不停廢寺僧因

刻此碑並勒勅文於上耳所謂主公都尉者亦不

知爲何人也記末時大周顯德五年六字當是撰
文之年次行紀立石年月而云大周顯德五年又
云大周顯德六年殆出寺僧手筆石刻中所僅見
者

金石萃編卷百二十一 五代三

三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二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
五代 四 吳 以下十國附

大安寺鐵香爐款識

鑄未詳其高六尺共六層上一層三面有字北
面十四行行十字至十四字西面七行東南面十
一行行十字或十一二字第二層惟南面有字三十
六行第三層足下有二人名第四層無字第五層蓮
花辨上通著玉字又東北面有二人名二行下一層
八面皆人名今逐一依次注明如左在南昌府

維吳大和五年歲次癸巳七月乙亥朔十五日己丑鑄

此香爐重一万二千斤於大安寺大殿永充供養上爲

國王口口府尊令口口縣口口官寮三吳百姓師僧父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三 五代四

母口方口口法界有口四恩三有同沾福利

都勾當口口鑄香爐口師立

都維口僧美琮

上座僧口暉

寺主口口口

口口僧 緣遂

監寺口口德 口香口口僧口顯

明口口口口口口口 楊彥思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劉詮 楊

徐口口口口口口口 楊 楊 楊 楊

從 金口
口 威 口口弟子口口口

禮 右上一層北面

檀越主却青六王

證因僧智元

唐廷格 朱彦瑫 吳少軋 余一娘

郭可瑗 習拯 朱衙女 習衙娘

呂從寶 羅六娘 袁十娘 熊超

戴十三娘 施太 周宏傑 趙從

黃祐 張五娘 施超 涂從 徐十一娘

李從 藍敬鋒 胡二娘 徐祿 周雅

楊理 徐番 李進 王彦思

章章 吳暉 陶魯頌 曾師德

右上一層東南面

同用工胡德蕭道口丁從富等造大殿上用釘二万

口與香爐上其緣化得鐵及錢收買其計用鐵二千

四伯斤打造上殿使用並足永充供養

都勾當釘口師立

右上一層西南面

右上一層西南面

賈彦琮 李三娘 賈宏口 共捨鐵二百

楊樞 丘五口 朱延浩 丘口 陳虔

李 劉彦宏 蔡 鄭宗本 宋

趙文 熊超 魏宗 朱景約

魏榮 周榮 劉賈敖 翁進 王四如

劉可口 口口口 俞華 口口福 口承口

口口 楊延口 口口 劉口 口暉

金師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

口口 三妻口一娘 口彦口 杜口

鄭彦言 張安瑫 郭太 李訓福 李厚

周本 連道成 弟子吳靖如妻陳二娘

張廷珪 羅口 丁知進 杜珠 盧福

李延福 冷口 趙再榮 進 呂仲

劉彦超

右第二層南面

劉匡

口口口

口口口

右第三層

口者王師口

冷漢琮 李口

右第五層東北面荷花井上

□□□ 謹錄□□捨錄□□□□如□

錢□□ 劉□

□□□ 田□□ □□ 倪可知□

□□□ □□ 袁

□□□ 李□□ □彦□□ 黃□

□□□ □□

□□□ 珪□元□ □超李□

□□□ □□□ □□女

□□□ 鄭□□ □仁□ 黃□□□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五 五代四 四

右下層北面

吳彦 韋六□ □□□ □ 趙言

權王彦□

曹敏 邢□□ □李□ 張□□

□三娘 二娘 金娘 魏四娘 唐郭

□妙□ 汪杲□ □張五娘 雷三□

□□□ □□□

□□作

閔公錫 馬曙□□

□□□ □□□ □思丁□

□□娘 徐廷壽 庾□□ 火庾 母

閔□彦

□敏六 孫六娘 □□ 丁□三娘

右下層東北面

孫甘娘 王□譜 殷彥暉

汪超 丘六十娘 □浩 顧承進 □□娘

□一娘 □賓 陶影 熊彥卿 龔

□謙益 □□娘 劉□ □何敬新 熊

右下層東面

周訓 祝暹 王□□ □師簡 劉□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五 五代四 五

董□□ 楊□□ □□ 魏□□ □十□娘

劉彥輝 朱禾 張五娘 王□ 鍾一娘

何君武 馬四娘 李一娘 □崇 羅六十娘

潘從鶴 潘厚十娘 呂一□

藍敬詳 □ 李彥思 □ 黃從約

□□ 徐彥徽 □□ 徐廷亨 張

習□ 朱□ 衙娘 窟十二□ 王五娘

以下開 九行

右下層東南面

萬師□ 仇暉□ □□娘 姚□□ 鄭□□

魏師	□	□	和五	□	□	□
□勾當	□	□	都	□	□	□
右下層南面						
□看	□	□	□	□	□	□
以下開						
九行						
周	□	胡	李進	□	□	□
勸首楊	□	李進	□	□	□	□
□宏進	□	□二娘				
徐	□	□	□	娘		
□良玉	□	馬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一 五代四 六						
勸首楊	□	□	□	□	□	福
龔	王	□	謹	□	名	張延福
□	萬	全	□	趙	言	曾
□	超	魏師	□	□	萬	令
□	□	□	世	□	娘子	
右下層西面						
勸首	□	□	劉	□	劉	□
陳	□	□	劉	□	□	進
勸首張彦	□	房	□	胡	彦	徐
□	李	□	□	徐	超	□

陳彦	□	□	□	□	□	□
勸首	□	□	□	□	□	□
周	□	胡思	□	□	□	□
勸首	□	佐	王	□	楊	泰
□	曹	廷	□	□	和	□
勸首	□	□	□	□	□	□
勸首楊	□	□	□	李可復	吳	□
□永	□	□	□	□	□	□
□	□	□	□	□	□	□
勸首	□	□	周	彦	劉	□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一 五代四 七						
李	□	劉	□	□	□	□
右下層西面						

曹生曰瑚好集金石文字從上元燈市購得鐵香鑪識十紙以示余文稱吳太和五年歲次癸巳七月己丑鑄此香鑪收買鐵仄錢打造計重一万二千斤安大安寺大殿上為國王吳主府尊令公十方萬姓永充供養證因僧智元鑄鑪匠師立所云國王吳主者唐亡十二年吳猶不改天祐年号至楊行密太子隆演乃始建元第四子溥雖御文明殿印帝位國人猶稱曰王而以主代帝也府尊令公者太和三年以

中書令徐知誥為金陵尹也十國之主率多依佛楊氏所有二十九州往往鑄金刊石若昇之興化院江之開福院安國寺均有鐘鐘有銘見于王象之碑目若大安有寺金陵荒利志不載然銘既有拓本則茲器尚存無疑題名百入中有金一娘段二娘雷三娘魏四娘張五娘孫六娘金七娘戴十三娘王六十娘雜之都勾當工人姓名中混冠衣下山懶何也縣書按鐘在南昌府大安寺江西通志寺在省城北有鐘香鑪高六尺許識云吳赤烏元年造其鐘不知亡於何代今寺中惟此鐘鑄然尚存而志獨不載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一 五代四 八

何也志稱大安寺初名東寺晉時有西域僧安世高本安息王太子遜位來止於此遂名大安寺唐武德間改為宣明寺大中間又改普濟寺明初重建復今額鑄造於楊溥大和五年款云於大安寺大殿永充供養或吳時即復大安之名矣

龍壽院光化大師碑銘

碑連額高五尺八寸廣三尺一寸五分三十行行五十字正書在南昌府

洪州雲蓋山龍壽院

光化大師實錄碑銘

前守武昌縣尉歐陽潔述

北海郡漆茂成書

大師俗姓劉氏法諱懷溢本無諸倚郭閩縣人也即

巨唐相國彭城劉公瞻之次子也童年慕道不習

儒宗時離亂之歲厥父携同詣京師因辭弗往漸

登九歲俄自發心拜捐俗務設立磨山普資院杜禪師

門下求為弟子影侍中禪師立性孤僻抱直嚴難

未許昇堂不容入室且堅苦節每勵勞形涉歷年華經

逾炎冷身齊積木心類寒灰一自入山久淹出谷十年

精口午夜志疲師長念及功勳知為志器于年十

九方與落髮披結束法衣遺求和合恭丞嚴旨高

別林泉星夜登途望風取路遙山獨步峻嶺孤征時往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一 五代四 九

日來俄之中嶽會善寺瑠璃壇欣逢法侶勅啟

壇大扇律風高懸戒月以緣諸偶養善冥符不上牛車

便探衣寶併三衣而為一納弄五事而整一孟松下採

間行頭應行難行是行恭問匪忘通歷遐方訪尋知識

無道場不逢古德有請皆遇宗師其奈不委靈機情

源擁塞如渠聚土狀棟當衝須議及難終期火抉而乃

直拋衝嶽專筵瀟溪函杖而誓扣鐘關振衣而立融塔

雪澧源和尚一觀奇特許廟門墻久而彌方漸昇

堂室况乎居猶學地道未博通仍於吳時侍立左右和

尚演于法頌云五羶山中古佛堂毗盧晝夜放圓光大

師纓聆妙說頓入清涼悟卽利那迷流沙劫一言契合
 萬慮情亡豁若雲開皎同月朗既除幾滯不慕遊方連
 韻傳燈嗣何宗嗣自曹溪六祖付法讓大師讓大師授
 馬祖馬祖傳百丈百丈分黃蘗黃蘗之林際得林際密
 旨者唯灌溪焉入灌溪室續焰挑燈者誰卽 雲蓋
 大師矣 大師然以靈天月白覺海波清真燈未燭於
 祖堂雷振停開於鰲戶維廣明初之 上都值黃戎
 犯關 僖宗皇帝駕幸三峯暫避狂徒 勅選十員
 禪律經論詩賦文章大德駕前供奉 和尚禪宗一位
 也 勅賜福田禪師止三峯再賜大自在禪師爾後復
 煙息蕪草孽停爭時屬太平表字寧靜光宅四海慶洽
 萬邦特軼 曆更于歲号爲光化元年實謂山呼海
 蹈舜日堯雲百辟稱慶於龍廷三寶丞歡於 帝澤悉
 銜雨露亟被沾濡 和尚特 光化大師仍領 命服
 神袍改爲椹色 簡語過錫 皇恩旋聞海晏河清
 遠播民舒物泰鸞駕將迴於万乘寶位却復於九重
 帝積丕昌龜圖整負 皇帝昇于大內慶叶千璽金
 鷄繞樹於琅玕瑞渥霧流於遐邇遂抽 御製揮富玉
 原之前表發金言綴向霜殘之上遂改光化爲天復元
 年富年秋上表乞養疾以歸南別 天顏而出北旣遙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一 五代四

十一

鳳閣堅駐龍沙山二年時有 唐鎮南軍節度使中
 書令南平王鍾公作鎮乘時虛襟扣寂位崇列土心仰
 靈門一禮慈悲三申延請洪鍾頑扣難藏衆耳之音幽
 谷傳聲已播多人之口 和尚弗能違命遂許宣揚
 志出池隍深奇水石 府主鍾公捐清俸獨白源立
 山雲口爲稱伐材構院奏額龍壽彰名旣畢莊嚴遂陳
 延請開堂演法垂手度人蟻聚禪徒蜂來道侶於茲三
 十餘載問法千萬數人於 吳大和六年甲午歲杪夏
 十一日示疾松堂迨于中秋二十八日夜子時歸真丈
 室俗齡八十八僧臘六十七當年冬十月二十口日移
 龕瘞于真塔去院法堂東北隅二十步之外初終親
 摩樹豐碑事集一時彌流永古上足小師充院主道歸
 典座小師道環維那僧紹微直歲小師道聰堂中上座
 僧照照徒衆僧師蕩等並禪河舟楫祭苑芝蘭咸佇分
 燈續開壽室慮以 先師歲華迢遠莫紀芳猷故鑲貞
 珉命爲斯記庶儒宗後派學苑微材恨同侍於 指南
 嗟未親於 文室恭承 來命合掌虔誠頂想
 慈悲敢爲銘曰
 開士垂儀 覺皇真子 洞究靈微 達乎志理 不
 受毫釐 寧容彼此 法嗣灌溪 燈分林際 水上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一 五代四

十一



呈靴 長安駿驥 挾枕京師 販崇明帝 師號紫

衣 傳宗恩賜 處世界兮 如把虛空 若蓮華兮

真不著水 故演慈悲 強云出世 南平鍾公

虔迎駐止 群生緣盡 化終已矣 出沒難拘 浮

沉自在 月隱羅天 龍潛覺海 師不來兮 混四

生中 師歸去兮 超三界外 勞生戀兮 謾自悲

傷 若蟬蛻兮 有何憎愛

吳天祚二年歲次丙申七月丁亥朔二十七日壬子

立 侍者僧神達 住持院主僧道歸

太原王文通刻字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一 五代四 十三

按碑前題前守武昌縣尉歐陽熙述北海郡漆茂

成書兩人名無可攷熙文甚繁冗然敘事無次用

筆艱澀幾於辭不達意茂成書亦庸劣半皆委巷

俗體大類工匠所為書撰如出一手宜其不傳也

碑稱大師俗姓劉氏巨唐相國彭城劉公瞻之次

子劉瞻字幾之其先彭城人後徙桂陽大和初擢

第四年又登博學宏詞科累官戶部侍郎翰林學

士同平章事加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集賢殿大

學士十一年以上疏請釋醫官韓宗召等忤帝意

罷相位見兩唐書本傳碑云遺襲傳燈嗣何宗嗣

云云攷南岳懷讓得法於曹溪六祖讓傳道

馬祖一傳懷海師百丈海傳希運師黃蘗者傳義

元卽林際元傳志開卽讓讓碑敘世系與傳燈錄

續文獻通攷諸書悉合惟書臨濟作林際爲異耳

碑又云維廣明初之上都值黃戎犯關信宗皇帝

駕幸三峯暫避狂徒勅選十員禪律經論詩賦文

章大德駕前供奉攷黃巢寇京師帝夜趨駱谷事

在廣明元年十二月卽所謂黃戎犯關駕幸三峯

而云敕選駕前供奉十員通鑑及本紀皆未之及

也洪州本漢豫章郡唐武德五年置州至南唐交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一 五代四 十三

泰元年始改南昌故是時猶稱洪州耳碑云有唐

鎮南軍節度使中書令南平王鍾公者鍾傳也新

唐書鍾傳傳洪州高安人僖宗時拜鎮南軍節度

使中書令爵南平郡王與碑符碑首行標題光化

大師空四格文中遇大師和尚字又空一格或空

二格而巨唐空三格僖宗皇帝皆空二格府主鍾

公亦空二格益足見書碑者不學無術自亂其例

也

南唐

諫公安公構造殘碑記



石已斷上下俱失去僅存高三尺三寸廣三尺二寸八分三十行字數無考正書

晉水齊雲山末釋

虎踞小之則風時鸞翔皆崇以佛宮盡立形尙

在靈泉涵湧灌千頃之田園異樹婆娑生草茅漸

沒國家祈禱瞻瓦礫之場四民樂矣五教

隆焉咸謂堯舜之風盡詠禹湯人多舉意則有檀那

衆戶同連欵狀其詣府門崇作今來之金地仍

威嚴怙殊差逸公幹主上人之謂歟謙大

德道行清高心懷澹寂雄經副命諧已斯主緒公

卿仰慕緇素傾瞻安口上人神無意遊行精舍伽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一 五代四 十四

藍有心建立於是師長委之匡構緣言論逐分

注題口斂資金留易材木尋其巧匠召以口梅爰從

保大三年起首迄于四載興功變此口成斯運

枘向夕陽而似哈雲霞當朝旦而如哈霧露

日缺之猿聲響亮泉池寫漢時時之月色晶明疑從

口口口移口自諧住止迥以精勤廣召信人深嚴

佛事修生口福善結口莫委元由之事須籌貞石

以錄清名契恩內典口虛莫口諸以蕭宮機申攀

口之儀便沐周隆之禮尋番口口弗可口乃爲

銘曰

大哉皇覺廣應人天教敷妙旨法口口化口然不
傾各變形質爲石堅貞四方祈雨八表揚名口宋代
有此唐昇元歲末保大惟新地欲興發果得其人安
公竭口謙德橫身告其

李口李琛李勤李由李賓李瓊李寵李珪李從口

陳口陳口陳暉李口口口口侯程唐口唐口暉彭令

安杜彥徽李彥暉彭偉孟誠李口楊澄潘居實張宏

陳進李暉李口口誠陳緒栢口呂威俞規張紹朱

德戴暉沈琮耿實耿信耿言耿昶耿邁耿瓊耿昉許

均謝會張五娘張五娘陳二娘易六娘李十娘張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一 五代四 十五

忠韋籍嚴二娘張十五娘戴五娘張八娘嚴四娘吳

口娘暉口娘張口娘會首口口口口焦可焦侃焦霸

呂二娘葛三娘會首劉五娘吳奉匡度于洪姚審

匡暉吳威丁鏐陳暉口章吳口吳暉陳口口口口

口張大娘吳口娘陳口口詮易駢易詡駢匡駢許

四娘焦十娘會首成皓成口成侃宋敬宋口宋泰成

口口口口口娘會首馮註口倪洪嚴三娘會首龔

大娘李去爽李師炬李師宥王十二娘徐大娘朱大

娘成大娘口二娘孟大娘戴大倚畢容呂暉孔昭

呂佐賈強樂真葛四娘魏七娘會首李廷修李福李

安李虞德李口 錄 衛贊紀紹紀誨劉四娘會百魏遠
朱十娘衛大娘殿八娘周口娘會首王容王取王崇
會百萬二娘 錄

秦正之月二十八日慶儀畢建立

寺主僧德謙 勾當僧智安 都料傅

碑已碎裂僅存中間一段有云保大三年起首造於
四載與功又云昇元歲末保大惟新知其為南唐碑
也子初見碑中有宋代字疑為宋初刻及讀元僧伯
元所撰記云寺建於宋營陽王義符景平元年始悟
碑云宋代乃追敘之詞謂劉宋非趙宋也觀碑又匡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五 五代四 夫

字竝未迴避其為南唐石刻無疑碑載會首姓名有
殿二娘張十六娘夏八娘戴五娘張八娘殿四娘吳
四娘薛六娘等錯列于男子之中與大安寺鐵香爐
題名正同使秀水朱氏見之又當議為丁口無別矣
潛研堂金石文錄尾

大明寺殘碑

石高一尺六寸廣一尺八寸七分
二十四行行約二十六字正書

唐東都江都府江都下錄

界曰娑婆切名賢善釋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晉儒風大扇文動閣中之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紫文皆屬玉武盡口金為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書堂師之高口
也師有弟諱道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師龍興巾瓶執事苦心幹節諷誦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當其弟一補以科名口錄奏
聞口口口口崇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辰光敬口口飢民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師捨壹伯伍拾萬金於寺西南隅主公莊口國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作奄窆之所朝昏夜月春來而松檟應聽口口
口口口口起口口口口口口晨鐘夜角課誦無閉漏永更聞
心口十利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月比高墻塹繡門筆簷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五 五代四 七

柱礎師孫五人義口義修義澄義口義口節操冰霜終
而復始師之法器也化無有盡穢境潛地俗年九十有
口不寧迴入禪扉凭於机案止於申後淨土栗圓俄爾
緣終口口異口口於茲山淚掩門人心摧徒衆同悲增
信其泣人神是以表旌方口口師之終也方陳劫石用
記紀綱奉命直書口為銘曰

出俗愛靈永拋業緣不住口宅便奔蓮綿旋歸舊址請
住法雲院号大悲止今有文吳祖建寺遷名拜平奏聞

金闕請在大明性便布施不顧衣孟未省愛憎豐盈四
衢有為不住遠速何苦故立往生園留今古浮圖巧妙
地久天長稜層巖巖崢嶸難量

唐保大七年歲次己酉四月廿一日記

按大明寺碑近因修寺待于土中前半已鑿泐銘
文尙完好可誦前書唐東都府江都縣後書保大
七年歲次己酉四月廿一日攷寶祐志云大明寺
為古栖霞寺在縣北五里以其在隋宮西故又名
西寺寺有浮圖九級即大觀圖經所載隋仁壽元
年詔海內立塔三十所之一又高僧傳云會昌三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一 五代四 六

年欲滅教法劉隱之夢見是塔東渡海後塔遂燬
于火然碑銘云吳祖建寺選名秤平奏聞金闕請
在大明又云浮圖巧妙地久天長則楊行密時寺
會易名秤平而自保大七年以上距會昌三年一百
六年中塔葢已復建矣唐初以江都郡為南兗州
一改為邗州再改為揚州淮南道至行密僭位吳
王都揚州始號江都府南唐徙都金陵置東都于
揚州而揚州為江都府如故江都縣名亦不改碑
題江都府江都縣正與史合至碑文駢體字迹雅
潤可喜願似香積寺碑云

龍興寺鐘款識

款識凡兩層四區區高二尺六寸五分廣二尺二寸
五分其第一區十五行行二十二至二十三字其第
二區止三行鑄鐘人姓名第三區刻此鐘云云六行
行十二字下層末四區廣三尺高六寸五分三十
行行八字正
善在南昌府

安邊忠武切臣宣猛將軍前守池州刺史池州團練使
寧化軍節度副使在城馬步都軍使知揚州軍府事武
信軍節度使鎮海軍節度使寧國軍節度使建武軍節
度使守左神衛軍統軍本軍都軍使國城都城修開城
濠都檢校使武昌軍節度使兼營七使靜江軍節度使
知南都留守檢校太尉兼侍中南昌尹開國侯食邑一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一 五代四 十九

千戶林仁肇捨俸錢重鑄龍興寺銅鐘一口未充供養
觀夫善人宏願冷氏畢功奠奠高懸捕半迭應無兩始
息奪震響於春雷羣動初驚壑雄聲於曉鼓結界之地
布金之園設比堅牢同為壯觀伏願上窮碧落歷淨方
而聽必咸歡下徹泥犁遍業越而聞皆離苦觸類聞此
俱脫羽鱗然後軍庶之間城隍之外與耳俱登於善道
正心長叶於妙因 宗社興隆 皇王福履

以止仁肇身官克固祿位恒延保眷屬之利貞歲歲華
而安吉所有信心衆士福利同增仗此良因永為不朽
時唐乾德五年太歲丁卯二月庚申朔二十五日甲申

時習尚不獨此文為然宋帝寬大之量守臣倦戀之思皆可想已書體遠紹永興不作孫崇望白崇矩章濫觴所宜亟錄也

竹庵錄金石錄

按龍興寺本晉禪居寺唐神龍間改名隆興後黃藥山希運禪師居此鐘重一萬六十四斤高七尺圍一丈四尺八寸有奇文在一面銘居上截之左其右亦有文云此鐘是先南平大王捨又云今來畱守林侍中奉聞自捨俸料錢雇匠人重鑄又云順先南平鍾大王同霑福利南平大王即前光化大師碑所稱有唐鎮南節度使中書令南平王鍾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一 五代四

三

公按鍾傳見新唐書列傳五代史雜傳舊五代史附杜洪傳僖宗朝白撫州刺史擢江西團練使俄拜鎮南軍節度使檢校大保中書令爵潁川郡王又徙南平天祐三年卒蓋寺鐘本傳所捨後燬于保大十一年閏十二年畱守林仁肇復鑄之故銘謂之重鑄重鑄之後五年仁肇即以疑見誅又三年而南唐亦亡所謂福利者安在哉新唐書傳傳又云傳凡出軍攻戰必禱佛祠積餅餌為犀象高數等觀此鐘及五代史補載上監和尙事光化碑位崇列土心仰元門一禮慈悲三申延請諸語其

佞佛之心概可想見知新書之言非誣矣仁肇事實具詳馬令陸游南唐書本傳其故居在今南昌府治東南宋太平興國中即其地作新建縣署距鐘樓不遠也銘下一截亦有文內有况此寶鍾餘二百年及仰山語益以中更兵火鐘在南夾牆中宋僧守端建樓於普賢寺左徙鐘其上樓以乾道十年建而刻文即在十年仰山為希運三傳弟子或會居是寺故及之歎此二段字漫漶不可辨揚者多遺之并著於此銘中以止仁肇止疑至字之誤編類聞此觸疑畜字之誤功臣作切蒲半作捕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一 五代四

三

皆別體字

本業寺記

碑通高四尺五分廣二尺五寸三分二寸行行三十四字正書篆額在上元縣僧契撰

東山任德筠書

夫以星池布彩扶烈宿於靈鸞樹收光運真風於像教遠則摩騰入漢近乃達磨來梁傳三乘一性之宗古今恒不指見智無生之忍人我自除所以佛依法住法假人導道本無心即心悟道未諳斯理體解如然喧寂之居故非常尋依 王水土事佛餅孟設戒防身藏

名遠愿剋修三業不止六塵稟奉四儀方歸入正其本
業寺者梁天監九年有釋淨口捨宅爲寺累代廣興石
像既存鄉人崇信凡經亢潦衆聚祈求唯奉 因而
事家實遵堯而慕舜其民咸感其化堂堂既例 主
上垂衣屢中舉首山河秀實日月光輪遐迩奔趨車航
關湊三教齊興於 聖代一乘別紀於 明朝非煩葵
王而再出如何非須達多而重生弗口於保大五年有
上元縣近寺衆多檀信口義開寧兩鄉周俊周錫等雲
集口閉奏請開善寺僧令安輔寺整葺焚修蒙 先元
宗皇帝御批奉 功德使齊王百承省司給牒重賜開
基再修此寺江月沉而猶出塞雁去而還來唯酬
帝祚之恩永感 乘時之德爾後召募四方檀信共勸
伽藍紺殿光鮮晨夜之香燈馥郁青龍進遞寒暄之蒼
翠聯環寺主安上人俗姓口當門人事開善出家願義
六年 武皇戒品習經論罷好虛閑擬易高蹤應
來衆請伺居名跡獨資劬勞執火拾薪藉希弟子有上
足門人道新道昇道通道遶道圓等相次出家口承旨
訓如子奉親及至經業該道昇元受具甘露之香聖灌
頂如來之戒制持心戴日銜恩口山捧國師資之義恭
妙無疲侍膳之心始終曷已次教化造得正堂厨庫共

金石萃編卷二百一十一 五代四 西門

有席屋創堂必口圓就良時以偶星宇重興東接文圃
昔是 儲君之主西連籍橋今茲簫帝之蹤幾百年而
皇梵冷音流傳佛事一千載之 龍圖開化普遍 皇
恩願戈鋌無討侯之心願稼穡有豐登之序九功樂業
三界同安長開十善之門其續五天之教金言可顯碧
石恒堅名籍有圖遺蹤莫朽年移事往紀德難勝繼踵
宏揚刻鐫銘石謹記 時唐乾德五年歲次丁卯七月
十九日建 鍾廓刊字

金石萃編卷二百一十一 五代四 五

右本業寺碑僧契撫撰東山任德筠書石已中斷而
文義遺連屬可讀李氏三世好文學金陵又其都會
之地石刻見於陳思所錄者甚夥今惟存此爾寺在
麒麟門外以僻左人蹟罕到嚴公子子進募工搆數
本以其一遺于其書梁天監爲鑿福湊爲闢蔣嶠爲
蔣山 闕作開恩作息皆七碑所未有潘研堂金
石文獻尾
按本業寺在江寧府麒麟門外此碑立于乾德五
年七月前題僧契撫撰東山任德筠書二行撫字
任字石本已泐明周輝金陵瑣事稱此碑契撫撰
任德筠書蓋當時所見如此兩人名不見志乘瑣
事但云德筠前場人其字號亦不詳也攷許嵩建
康貨錄云本業寺梁天監九年建碑云本業寺者

梁天監九年有釋淨口捨宅為寺其說正同碑多別體字潛研跋所未舉者如年作年再作再舉作翠虛作虛之類至既偶聖主夏時已偶以偶為遇寒喧之蒼翠聯環以喧為噓又皆借用字

前蜀

停空鏡銘

徑一尺銘三十二字篆書

鍊形神冶瑩質良工如珠出匣似月亭空當眉寫翠對臉傳紅綺窗繡橫俱函景中

金石萃編卷二百一十一 五代四

美

鍊形神冶瑩質良工如珠出匣似月亭空當眉寫翠對臉傳紅綺窗繡橫俱函景中
余購得一鏡縱橫俱三寸餘色淳黑如漆鈕亦不甚潤背作忘憂花葉四旁古錦文中有銘三十二字銘曰鍊形神冶瑩質良工如珠出匣似月亭空當眉寫翠對臉傳紅綺窗繡橫俱含影中形神兩字半為土翠對臉傳紅綺窗繡橫俱含影中形神兩字半為土以結字極奇古韻藉微帶八分對字臉字創體尤麗語亦娟娟深秀的為徐庾手筆非唐諸家所逮魏晉碑板灰冷烟飛寒山片石空聞其語即今六代風流不盡如王謝堂前燕者賴此一照子猶可想像百分

一耳 次景

學齋佔畢載鳳州有遁赤山景德中軍人入一洞穴中有石鏡臺一鏡圓五寸背鑄水族回環有銘三十二字云鍊形神冶瑩質良工當眉寫翠對臉傳紅如珠出匣似月亭空綺窗繡橫俱涵影中方取鏡聞洞後有風雨聲此鏡萬歷中膠州趙氏自汴京得之海壑翁完璧自為記按張君房麗情集載王蜀時天雄軍節度使王承休妻段氏有美色王衍愛幸之賜以粧鏡其銘同 按此銘又見博古圖丹鉛錄特傳作傳字不合臉字從目幌字作橫頗協篆體 池北偶談

金石萃編卷二百一十一 五代四

七

右鏡徑五寸鼻鈕內作海馬蒲萄外正書銘三十二字按此鏡與學齋佔畢及太平廣記鳳州遁跡山郭家崖景德二年軍人楊起所得之鏡銘詞并同惟易幌為晃涵為含與博古圖所載瑩質第二鏡但末句俱照秦宮為稍異耳吳江陸繩購于濟南 山左金石志
按是鏡銘詞具載十國春秋前蜀王承休傳後主東巡以賜承休妻者次影編以為六朝鏡丹鉛錄錄墨林快事以為唐鏡皆攻之未審耳向日所見有徑七寸餘者又有正書者銘詞皆與此同惟其中花紋諸品各異蓋鑄造時模範不一也此鏡得

自關中古碑可愛字迹亦極秀媚銘詞工麗旃旒
酷似徐庾之文稱為香奩清玩史稱後主頗知學
問能為淫靡之辭是銘當眉對臉諸語詞甚褻昵
足與艷情詩相配其後主自製者歟前蜀金石流
傳絕少此銘可備一種且其事亦足垂鑒戒云

後蜀

毛詩石經殘本

表本高廣尺寸行字
多寡皆不計正書

經文起鵲巢之子于歸百兩御之訖二子乘舟願言思
子不瑕不害毛傳鄭箋起爵位故以與焉訖有何不可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一 五代四

而不去乎全文不錄今取經序傳箋之與明
北監本注疏有異者係列于後

鵲巢維鳩居之箋鳩鳩因鵲成巢而居之監本作而
居有之

論猶國君夫人來嫁論字百兩御之傳送迎之車

皆百乘監本作
送御箋是子如鳩鳩之子監本是下
無子字

采蘋序箋其祭祀者監本共
于治于訖傳于於也治

池也監本無也字此下凡傳箋中也字
本無者皆仿此無關又義故不備錄公侯夫人

執祭采以助祭祀監本無
祭下無祀字夙夜在公箋早

夜在於公事監本無
公二字禮記曰今本無
日字被之祿祿薄

言還歸傳舒遲貌也監本無
無字言事有儀監本作
去事箋夫

人釋祭服而去其髮監本無
其字無衰倦之失監本表
作

草蟲序注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也監本
此序

無妻此三句乃經文首章首二句之傳嘒嘒草蟲趨趨阜螽傳趨趨跳

躍也監本無
跳字阜螽螽也監本作螽
也無螽字箋草蟲鳴而阜

螽躍而從之監本無
無而字猶男女嫁時監本作
時未見君

子愛心中仲傳猶有歸宗之義監本無
義字箋謂在塗之

時也監本無
之字在塗之時監本無
時二字亦既親止箋既親

謂已婚禮也監本婚作昏後凡婚
字皆仿此下無禮字言采其蕝箋猶今

之行嫁者監本婚作昏後凡婚
字皆仿此下無禮字

采蘋序注全用箋語此下
凡序注皆仿此十有五年而拜監本無
年字

既嫁而為大夫妻監本無
而字能循其所為女子之時監本
無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一 五代四

無所所學可觀之事所監本作
所觀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

以采蘋于彼行潦傳蘋大洋也監本作
大洋沈曰蘋浮曰

藻監本傳無此六字惟篇首序下引陸氏
經與傳文韓詩云沈者曰蘋浮者曰藻箋若之以

蘋藻監本作若
用蘋藻此祭祭女所出祖也監本祭
字不重婦人行

尚柔順監本婦人
下有之字維筐及筥于以湘之傳員曰筥監本
員作

湘京也監本亦同
下箋亦同箋是鈺美之毛也監本無
作

宗室廟下傳宗室太宗之廟也監本作
太宗箋此祭禮唯

君使有司為之監本無
禮字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傳必先

醴之於宗室監本醴作禮下箋云非醴
也父醴之二體字並同箋主婦設羹

者監本無
祭字祭禮主婦設羹教成祭之監本祭禮作祭
事祭之作之祭

更使季女者成婦禮監本成下 其齊盛蓋以黍稷監本

甘棠序注食菜於召監本菜 後封於燕監本於 召伯

所美箋美草舍也監本此四字 重煩勞百姓監本重

字 國人被其德而說其化監本無

行露序注此殷之末也監本此世此避唐諱 豈不

夙夜箋夙夜早暮也監本無 謂道中心之露太多

字監本無 故不早早行耳監本無 暹暴之男監本

今有 仲春行事必以昏昕之時監本無 誰謂女

無家何以速我獄傳獄訟也監本無 箋云汝汝暹暴

之男變異也監本無 物有相似而不同者

也監本無 室家不足箋云幣可以備也監本無 室

家之道不足謂不以媒妁之言監本無 不知六

禮之來監本無 何以穿我墉傳視墉之穿監本無 推

其物類監本無 亦不女從傳不女從監本無

羔羊素絲五紵傳古者素絲以黃裘不失其制監本

英 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箋於公謂正直順於事也監本

於公土 故可自得公食也監本無 羔羊之絳傳言

縫殺之大之與小監本無 得其殺也監本無

金石萃編卷二百一十一 五代四 三

殷其雷傳殷雷聲也監本不重 雷作雷監本 箋又

喻其在外監本外下 召南之大夫監本無 猶雷之殷

殷然而發聲於南山之陽也監本無 而 何斯連斯

莫敢或違傳何何此君子也監本無 箋所命之四方

字監本無 無敢或閑暇之時監本無 振振君子歸哉歸

哉箋為君使功業未成監本無 歸哉歸哉者監本無

在南山之下箋云下謂山足下也監本無

標有梅其實七兮箋謂女年二十監本無 求我庶士

迨其吉兮箋嫁者衆士也監本無 善時謂

女年二十雖夏末太表也監本無 標有梅其實

三分箋此夏向晚梅之墮落若多在者餘三也監本

已晚以傾筐取之於地也監本無 迨其

謂之傳則不待禮會而行之監本無 所以蕃育人

已也監本無 不待禮會而行監本無

之二者時雖不備監本無 相奔亦不禁也監本無

小星序注謂禮有貴賤監本無 尊彼小星三五在東

傳尊微貌也監本無 則列宿更見之監本無 寔

命不同箋不敢當夕監本無 維參與昴傳昴也監本

箋亦同箋猶諸妾雖賤與夫人亦進御於君也監本

金石萃編卷二百一十二 五代四 三

二抱衾與裊寔命不猶傳裊單被也監本作箋以待

進御之序也監本無不若亦言尊卑異數也監本無

江有汜序嫡亦自悔者也監本無序注而不得心望

也監本作江有汜傳江水決而復入為汜監本無

箋然而並流似嫡媵宜俱行之監本無之子于歸

監本無子三章同箋云之子是子謂嫡也監本無之子于歸

有渚傳水坡成曰渚監本無箋江水流而渚水

留監本無使已獨留而不行監本無其後也處箋

嫡亦悔過自止監本無江有汜傳池江水之別者監

無水箋岷山導江監本無其嘯也歌箋嘯

者感口而出聲也監本無嫡有所思而說為之本

無說以自解說之也監本無

野有死麇序注無禮謂不由媒灼鴈幣不至劫負以

成婚謂射時之廿也監本無下有者字謂作為首

也野有死麇白茅包之傳羣暇之所獲監本無箋

襄野中者所分麇肉監本無吉士誘之傳誘導也

也下箋同箋欲吉士使媒人導成之監本無野有死

鹿白茅純束箋及野若有死鹿監本無非獨麇肉也

監本無純讀為屯也監本無舒而脫脫兮傳脫脫

舒貌也監本無箋又疾時疆暴之男相劫負也監本無

下有無監本無無感我悅兮箋奔走節則動其佩飾也

悅音稅也監本無下無則字悅音稅也監本無

何彼穠矣序以成肅雍之德也監本無注繪總本

繪作何彼穠矣唐棣之華傳穠由戎戎也監本無

王姬往乘之車監本無言嫁時始乘車監本無

則已敬和矣監本無維絲伊緡監本無緡從昏傳

同箋何以為之子乎監本無以絲為之繪監本無

善道相求之監本無

騶虞序則人倫既正監本無一發五豝監本無

君則一發而翼五豝監本無戰禽獸之命也

也監本無于嗟乎騶虞箋于嗟者美也監本無一發五

豝箋豝豝生三歲曰豝監本無

柏舟序仁而不遇監本無注近小人則賢者見侵

害監本無汎彼柏舟亦汎其流傳亦汎其流不

以濟渡也監本無箋舟濟渡物監本無

今不見用監本無與羣小竝列監本無耿耿不

寐傳由傲傲也監本無箋言仁人既不遇監本無

遂以遊監本無我心匪鑿傳鑿所以察形也監本無

祭此缺筆監本無知辨箋我心匪如是鑿也監本無

亦有兄弟不可以據箋以為是也希耳監本無責之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二 五代四

不以兄弟之道監本無逢彼之怒傳彼之兄弟監本

弟監本我監本心匪石箋言己心至堅平監本至威儀棣棣

傳各有威儀爾監本爾箋言德備而不遇監本言下

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傳愠怨也監本作箋云悄悄憂

也監本無羣衆小人在君側也監本羣下有寤辟有

標傳標亦拊心貌監本無日居月諸箋君道常明如

月監本作而有虧盈監本有月字今君失道而任用小

人監本無臣下專恣監本大臣如匪澣衣箋衣之不

澣則潰亂垢辱監本作衣之綠衣序注綠當為祿監本有故今轉作綠監本無綠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二 五代四

兮衣兮綠衣黃裏箋綠兮衣兮者監本綠作祿下綠

以黃為裏監本無諸侯夫人祭服為之下監本無女所治兮

箋亦喻其亂嫡妾之禮也監本無我思古人箋我

思此定尊卑監本此下故心善之監本無故字監本無緝兮

綌兮淒其以風箋綌給所以當暑服也監本無服喻

失所也監本喻下我思古人實獲我心箋妻妾貴賤

有序也監本有字燕燕序注莊姜遠送于野監本送下燕燕于飛差池

其羽傳燕燕乙也監本乙燕之將飛監本將箋于往

也監本無遠送于野傳遠送過禮也監本無野郊外

也監本作郊箋乃至於野監本野下舒己之憤盡已

之情監本無頡之頡之頡之傳飛上曰頡飛下曰頡監本

有而字監本無箋頡之與戴鳩監本頡之遠送于南傳陳口

衛南監本無實勞我也監本實勞我實

是也監本無其心塞滯監本塞滯傳仲氏戴鳩字也監本無箋任者以恩深相親信

也監本無孝友睦姻任恒也監本恒

日月序以至困窮而作是詩也監本無日居月諸

箋以治國之常道也監本之迹不古處箋甚為其初

時也監本為寧不我顧箋云云寧猶會也監本無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二 五代四

是其所以不能定貌也監本貌逝不相好傳不及我

以恩相好也監本無寧不我報傳我盡婦道而不得

相報監本無父兮母兮畜我不卒箋親之如母監本

又字監本無乃及養遇我而不終也監本無報我不述箋

不循者不循禮也監本作不述

終風序見侮慢而不能正也監本此同終風且

暴顧我則笑傳笑侮慢也監本笑箋云既競日風矣

作竟監本無而又有暴疾之風監本無喻州吁之

不為監本無如終日風之無休息監本無而其

間又甚惡監本甚惡視莊姜則反笑也監本作是無

敬之甚也監本敬下有字中心是悼箋云悼傷也本

無傷也二字傷其如是然而已監本而已下有字不惠

然肯來箋云惠順也此三字不欲見其誰也監本其

字終風且曠不日有曠箋既競日風監本競且復曠

不見日監本日下而又曠也監本也喻州吁之亂亂

甚也監本無願言則曠箋我則曠矣監本矣此古之

遺言也監本言

擊鼓序注將兵伐鄭先告陳與宋監本無宋殤公之

即位監本位下樊邑以賦監本樊則衛國之願監本

有也監本無公踴躍用兵傳

使眾踴躍用兵也監本眾下箋謂始治兵也監本

也監本無故去嫁也監本故在浚之下傳言有益於浚

人也監本無人載好其音箋興辭令順也監本興下

雄雉序故作是詩也監本無洩洩其羽監本洩洩

傳同監本無我之懷矣自詒伊阻箋繫由是也監本由君

子行如是監本子我安在其朝而不去監本無下上

其音箋喻宜公小大其聲監本喻展矣君子箋訴於

君也監本君也時彼日月箋視日月之行監本無迭

往而迭來監本無百爾君子不知德行箋可謂為有

德行而君子監本無或有所遺監本無女怨之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二 五代四 美

在相救者監本作志在不我活兮傳不我生活也監

不下有箋軍事其伍約箋本非作棄棄字從世此

無此下離散而相遠而字監本無于嗟洵兮不我信兮傳

信丞也監本作箋嗟其奔洵監本作

凱風序注成孝子自責之意也監本成下凱風自南

傳凱風樂夏之長養也監本無凱風二箋云凱風喻

寬仁之母也監本凱風上有棘心天天母氏劬勞傳

天天盛貌也劬勞病苦監本無下無也箋天天喻七

于監本天吹彼棘薪傳棘薪言其盛就監本作言

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箋母乃有獻智之善德監本智

我七子無善人而能報之監本無故母氏不安我室

氏字監本無故去嫁也監本故在浚之下傳言有益於浚

人也監本無人載好其音箋興辭令順也監本興下

雄雉序故作是詩也監本無洩洩其羽監本洩洩

傳同監本無我之懷矣自詒伊阻箋繫由是也監本由君

子行如是監本子我安在其朝而不去監本無下上

其音箋喻宜公小大其聲監本喻展矣君子箋訴於

君也監本君也時彼日月箋視日月之行監本無迭

往而迭來監本無百爾君子不知德行箋可謂為有

德行而君子監本無或有所遺監本無女怨之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二 五代四 美

故問此監本此為

匏有苦菜監本葉作菜中從世避傳匏謂之匏菜苦

之監本葉作菜匏菜苦監本匏謂八月之時時陰陽

交始可婚禮監本時字不重交字下有深則厲淺則

揭傳由帶以上為厲監本由上有厲二字由膝以

下為揭監本此六字無揭者揭衣也監本揭淺則揭以男

女之際監本矣屬上句箋既以深涉記時監本喻男女

才性監本下有男女為之求妃偶監本偶有滿濟盈傳水

人之所難也監本有深字監本箋喻犯禮深矣監本矣濟盈

不濡軌雉鳴求其牡傳連禮義不由於道監本連達於作其

由雉鳴而求其牡矣監本由作猶箋渡深水者必濡

軌監本其字雌鳴反求其牡監本雌雍雍鳴鴈旭日

始且監本且傳旭日白始出監本無大昕之時

也監本謂字末無也字監本似婦人之從夫監本無故昏禮用

鴈監本鴈迫冰未泮箋謂正月中以前監本無謂字

二月中可以昏監本未矣字監本招招舟子人涉叩否傳

舟人之子主濟渡者也監本無之監本箋舟人子號召當

濟渡者監本字當下無濟字監本由媒人之會男女之無夫

家者監本女下無之字監本使為配匹也監本使下有而

獨否之監本之二字監本人涉叩否叩須我友傳我猶待之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二 五代四 三

而不涉監本獨貞女不行已知之監本無已

谷風序注新昏新為昏禮監本新昏者習習谷風

傳習習和舒之貌也監本無之監本室家成則繼嗣生

則作監本龜勉同心傳言龜勉思與君子同心也監本龜

者非夫婦之所宜也監本無所監本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箋然而根莖有美時監本根上有其監本采之者不可以

根莖惡之時并弃菜也監本無莖之二監本喻夫婦禮義

合監本夫婦監本顏色監本顏色親監本弃其相與室家之道

也監本無室家二字監本行道遲遲中心有違傳遲遲舒

行貌也離也監本無也監本箋云違猶徘徊也監本無

字併何作監本無不遠伊邇箋不能遠唯近耳監本唯誰謂

荼苦箋而君子過於已薄之苦毒監本無焉監本以比方

之監本無燕爾新昏監本燕作監本淫以涓滄箋涇水

有涓監本有以字監本特正貌也監本特作監本己之持心監本

正監本因取以自喻也監本不我屑以箋當家之室也

室監本本監本無逝我梁監本無作監本毋監本違恒我後箋皇暇

也監本作監本後世所生子孫監本孫監本下監本方之舟之箋方

柑也監本作監本何有何亡龜勉求之箋亡求有之監本

字監本凡已有喪箋凡已有凶禍之事監本凡况我於

君子之家事難易監本難易監本不以我能情監本無箋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二 五代四 完

君子不能以見驕樂我監本見賈用不售愛我脩婦

道以事之監本以如賈物不售者也監本物下有之

昔育恐鞠監本鞠作鞠箋昔我幼穉時恐至老窮賈

字至下有長字無所避也監本避既生既育箋既有

其財業監本無其字又既長老監本未言惡之甚也

監本之我有旨蓄傳貌美也監本親以我御窮箋言

君子亦但以我禦窮苦之時監本無言有洗有遺箋

而無溫潤之色監本無不念昔者箋不念往者年揮

監本作往昔年雅

式微胡為乎泥中傳泥中衛下邑也監本無

旄丘序注今稱伯者監本作旄丘之葛今何誕之節

兮傳如葛延蔓相連也監本作如葛之箋土氣暖木

暖作監本何多日也箋可以來而不來監本無汝日數何

一多監本其多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箋我君何以

處此乎監本處下必有以衛有仁義之道故監本故下

責衛今不行仁義也監本無必有以也傳必以功德

也監本作必以衛有功德也監本德下又責衛今

不務功德監本末匪車不東監本非無戎車乎箋本

有流離之子傳流離鳥名也監本無始於愉樂監本

而哀如充耳箋無所聞知如人之耳聲監本知字無如

字

簡兮序仕於冷官監本冷作方將萬舞傳用之於宗

廟山川監本無箋萬舞千舞監本作千羽在前上處

箋周禮太胥監本作以待教諸子監本教舍業合舞

也監本榮作碩人保侯傳碩大德也監本碩下有力

如虎傳有文章也監本無成於遠監本末赫如渥精

傳祭有卑輝監本卑箋碩人顏色赫然監本頰

泉水靡日不思箋無一日不思也監本不思聊與之

謀箋聊且晷之辭也監本晷作晷下飲餞于爾箋通

衛之道所經監本通遺臻于衛箋疾至於衛而反監本

反作我思肥泉傳所歸異於肥泉監本於思須與漕

箋故又思也監本作

出門監本作北門出自北門傳背明向陰也監本向

無也監本謂之何哉箋謂人事君無二志監本作我入自

外箋我從外入監本外下

北風北風其涼箋使目散亂去也監本無去惠而好

我箋性仁愛人監本無其虛其邪箋其政威儀監本

故今皆以為急刻之行也監本也莫赤匪狐莫黑匪

為箋猶今之君臣相承為惡則如一監本無之

諫女序注遺我以彤管之法監本法作愛而不見

傳言志往而行止監本行正貽我彤管傳女史書

日月監本書下則以之金環退之監本以下悅澤女

美監本箋云悅澤監本作女史以之說監本作

自牧歸莫傳茅之所生也監本所箋茅潔白之物也

監本後仿此可以共祭祀也監本共作供

新臺鴻則離之箋鴻乃鳥而反離焉監本而

二子乘舟序傳二子伋也壽也監本作宜公為伋取

於齊齊女而美監本齊汎汎然迅疾而不礙危也監本

無危監本中心養養傳養養愁憂監本愁不瑕不書監本

善有監本箋我念思此二子之事監本思

偽蜀孟昶有國其相母昭裔刻孝經論語爾雅周易

尚書周禮毛詩儀禮禮記左傳凡十經于石其書丹

則張德釗楊鈞張紹文孫逢吉朋吉周德貞也石凡

千數盡依太和舊本歷八年乃成公毅則有宋田元

均所刻古文尚書則晁公武所補也胡元質宗愈作

堂以貯之名石經堂在府學成都

蜀石經周易後書廣政十四年歲次辛亥五月二十

日公羊傳後書大宋皇祐元年歲次己丑九月辛卯

朔十五日乙巳工畢偽蜀相母昭裔取唐太和木刻

武泰校二本取經文不同者三百二科著石經考異

亦刻於石張昞又校注文同異為石經注文考異四

十卷海

鴻都石經自鄴遷雍遂茫昧于人間唐太和中復刻

十二經立石國學後唐長興中詔國子博士田敏與

其僚校諸經鑄之板故今世太學之傳獨此二本爾

按趙清獻公成都記偽蜀相母昭裔捐俸金取九經

琢石於學宮依太和舊本令張德釗書皇祐中田元

均補刻公羊穀梁二傳然後十二經始全至宣和間

席升獻又刻孟子參焉今考之孝經論語爾雅廣政

甲辰歲張德釗書周易辛亥歲楊鈞孫逢吉書尚書

周禮貞書周禮孫朋吉書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書

左氏傳不誌何人書而祥字闕其書亦必為蜀人所

書然則蜀人之立石蓋十經其書者不獨德釗而能

盡用太和本固已可嘉凡歷八年其石千數昭裔獨

辦之尤偉然也公武異時守三營嘗對國子監所奉

長興板本讀之其差誤蓋多矣昔議者謂太和石木

校寫非精時人弗之許而世以長興板本為便國初

遂頒布天下收向日民間寫本不用然有訛外無由

參校判知其謬猶以為官既刊定難於獨改由是而

觀石經固脫錯而監本亦難盡從公武至少城寒暑一再易節暇日因命學官詳校之石本周易說卦乾健也以下有韓康伯注略例有邢璣注禮記月令從唐李林甫改定者監本皆不取外周易經文不同者五科尚書十科毛詩四十七科周禮四十二科儀禮三十一科禮記三十二科春秋左氏傳四十六科公羊傳二十一科穀梁傳一十三科孝經四科論語八科爾雅五科孟子二十七科其傳注不同者尤多不可勝紀獨計經文猶三百二科迹其文理雖石本多誤然如尚書禹貢篇夢土作乂毛詩日月篇以至困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一 五代四

窮而住是詩也左氏傳昭公十七年六物之占在宋衛陳鄭乎論語述而篇舉一隅示之衛靈公篇敬其事而後食其祿之類未知孰是先儒有改尚書無頗為無陂改春秋郭公為郭亡者世皆議之此不取決之以臆姑兩存焉亦鑄諸樂石附于經後不誣方將必有能考而正之者見武石 考異序孟蜀所刻石經其書淵世民三字皆關蓋避唐高祖太宗諱也洪遵容 齊隨筆呂陶曰五代之亂彊宇割裂孟氏有劍南百度草創猶能取易書詩春秋禮記周禮刻於石以資學者國

朝皇祐中樞密直學士京兆田公加意文治討以儀禮公羊穀梁傳所謂九經者備焉 庶益記略曰蜀儒文章冠天下其學校之盛漢稱石室禮殿近世則石壁九經今皆存焉廣政七年其相母昭裔按雍都舊本九經命平泉令張德釗書而刻諸石本朝因禮殿以祀孔子為官其旁置學官弟子講習傳授故蜀帥尚書右丞胡公宗愈作堂於殿之東南隅以貯石經蓋自東漢興平元年歲在甲戌始作禮殿逮我宋紹興六年丙辰歷年六百七十有三其間偽蜀刻石經之歲是為晉開運甲辰至是一百九十有三年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二 五代四

趙希弁曰石經毛詩二十卷經注一十四萬六千七百四十字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張紹文書蓋孟昶時所鑄 會宏父曰益郡石經鑿於孟蜀廣政悉選士大夫善書者模丹入石七年甲辰孝經論語爾雅先成時晉出帝改元開運至十四年辛亥周易繼之實周太祖廣順元年詩書三禮不書歲月逮春秋三傳則皇祐元年九月訖工時我宋有天下已九十九年矣通蜀廣政元年肇始之日凡一百一十二歲成之若是其艱又七十五年宣和五年癸卯益帥席貢始奏鑄孟子進判彭造繼其成凡十二卷乾道六

年庚寅三月日東里晁公武又鐫古文尚書經諸經

考略洪文敏公邁謂孟蜀所鐫字體精謹有正觀遺

風續補經傳殊不逮前已上皆經義考所引

諸刻今皆不存所存者孔門七十二子像石經禮記

有數段在合州賓館中曹學佺四

母昭裔河中龍門人蜀左僕射以太子太師致仕常

按雍都舊本九經命張德劄書之刻石於成都學官

孫逢吉成都人廣政中累官國子毛詩博士校定石

經分刻蜀中逢吉與句中正之功尤多吳任臣十國春秋

宋人所稱引皆以蜀石經為証並不及唐陝本石經

其故有二一則唐石經無注蜀石經有注故從其詳

者一則南渡後唐石經阻于陝不至江左故當時學

官頒行之本皆蜀石經不知五百年以來蜀石經何

以漸滅殆盡予留心搜訪二十餘年仁和趙徵士谷

林始得其毛詩二卷自周南至衛風耳如以朝饑為

轉饑蓋異文也唐石經雖非故物然近來顧先生亭

林考證之至詳世頗知留心者而蜀本則絕無矣程

克齋議蜀石經謂其春秋以甲午為申午以癸卯為

癸卯然其書既多自不無舛錯要之有足資考證者

惜乎所見止此結城亭集

按蜀石經始刻於廣政七年迄南宋乾道年經凡

十三毛詩其一也詩經本二十卷此二南邶風祇

二卷据卷末題第一經二千八百六字注五千四

百七十一字第二經二千二此數疑誤今計連卷

總數共大字二注五千九百九十三字合二卷經

注共一萬六千二百七十二字今此本佚卷一之

前半周南起至召南詩集祇存卷一之後半及卷

二共存經注一萬二千五百四十一字是佚者三

千七百三十一字矣鵠巢注鄭箋起於爵位故以

與焉今本鄭箋云鵠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

猶國君積行累功故以與焉是此上箋無爵位二

字此二字據用序語也石刻皆正書經文大字徑

六七分毛傳鄭箋小字雙行分注於各篇章句中

間每注文三字占大字二格凡注祇取毛傳鄭箋

並不兼及孔疏及陸氏釋文凡傳不加傳字箋則

有箋云二字凡篇首先載小序下用鄭箋作注惟

盡篇鄭氏無箋用經或接小序文首章首二句之傳或接小序提行別起或接小序為經文

傳箋章句連貫不復離析篇末大字題云某篇幾

章章幾句或在或在本篇經注之下格或別起行上空一格卷首首行題

毛詩卷第二空一格毛詩國風空一格鄭氏箋次行云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二 五代四

郡柏舟詒訓傳第三並大字又次寫柏舟序注据
卷二如此卷一雖伏想亦同也卷末章句一行之
次卽題云毛詩卷第一大下小字雙行云經若干
字注若干字卷二亦同別無號年歲月書刻姓氏
題識書法精謹與唐石經相埒現在摹本依表本
式每行十四字共高尺許未見石本不能確定也
石久散佚拓本流傳者僅見此本卷二首有小木
印長一寸五分寬一寸正書四行云此書義助於
浙江杭州府武林門外廣仁義學永遠爲有志之
士公讀者凡廿八字首一行祇一敬字皆朱色廣
仁義學者黃同知易之父諱樹穀號松石其家在
杭州武林門外東馬廐之北前明少參貞父先生
故第松石卽所居開廣仁義學聚羣書其中四方
來學者供其閱誦其書率爲海內交游諸藏書家
所助凡卷冊薄小者用此印卷帙厚者用墨色長
印大書廣仁義學四字斜鈐於全部板心折縫處
使人不能竊取松石歿後義學既廢長子庭季子
易餽口四方塾中藏書無人主守皆散佚矣此本
嘗於乾隆壬戌臘月之望從廣仁義學攜至城中
趙氏小山堂主人谷林招集屬樊榭丁龍泓全謝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二 五代四

吳

山諸人共觀賦詩題跋並見各人本集据谷林詩
自注云此本僅存二南邨風則在當時首卷本全
故厲詩全跋皆舉調饑作朝饑爲異文正在卷一
之前半今不可見不知佚於何時也此本新從吳
中摹得武林王溥家藏拓本溥字容大家於湖墅
與松石居鄰近蓋松石歿後遺書散失此本歸于
其家也但原本二卷全跋趙詩注皆言存二南邨
風而諸詩則題云干劫灰餘祇一卷厲云孟蜀石
經僅一卷丁云一卷毛詩出鐫勒皆作一卷者詩
家約畧之詞非確數也諸詩但以朝饑爲典實不
及其餘是未暇細檢之故宋晁公武石經考異計
經文不同者毛詩有四十七科序但舉日月篇以
至困窮而作是詩也一條玉海載張真校注文同
異爲石經注文考異四十卷而未詳詩經注文之
異者有若干卷全謝山跋引程克齋語亦但舉春
秋二條不及詩經今惟取家塾中舊藏明北監注
疏本所刊行者以校此本互異之處甚多已條列
於前更撮舉其大者重申論之經文之異者標有
梅篇迨及今兮監本及作其上章迨其吉兮下章
迨其謂之皆作其不應此章獨作及江有汜篇之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二 五代四

吳

子于歸監本無于字三章並同此無他義祇以洮
天鵲巢等篇皆作之子于歸此處亦依例增之柏
舟篇以遊以遊監本遊作敖說文敖遊也本作敖
陸氏釋文敖亦作遊是此本與釋文同矣燕燕篇
實勞我也監本作實勞我心心與爾叶韻萬無作
也之理此以心也字形相近傳寫致譌谷風篇燕
爾新昏監本燕作宴集韻燕與宴通安也息也無
逝我梁無發我笱兩無字監本皆作毋是亦通用
字不以我能惰監本無以字此與下反以我為健
句法相類玩箋意則此句衍以字昔育恐鞠監本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二 五代四

辛

鞠上有育字此句兩育字昔育之育雅也育鞠之
育長老也下文既生既育箋云育謂長老也即與
此育鞠之育同義此句箋云昔幼稚之時恐至長
老窮匱若無此育字則至長老義無者矣是脫育
字也鞠監本作鞠鞠鞠二字皆訓為窮爾雅釋言
鞠究窮也書盤庚爾雅惟自鞠自苦傳鞠窮也二字
可通用北門篇作出門此因經文出自北門致此
筆誤靜女篇悅懌女美監本作說懌陸氏釋文云
說本又作悅毛王上音悅下音亦鄭說音始悅反
懌作釋始亦反則鄭氏本作說此引箋而作悅懌

誤也二子乘舟篇不瑕不害監本作有害玩箋元
有何不可而不去正與有害之義合此作不者誤
也凡此皆經文之異也序之異者日月篇以至困
窮而作是詩也監本無而作是三字此句晁氏已
言其異陸氏釋文云舊本皆爾俗本誤此有而作
是三字是仍俗本之誤矣終風篇見侮慢而不能
正也監本無而字唐石經本有而字此與唐同則
今本脫也簡兮篇仕於泠官今本泠作伶唐石經
本作冷陸氏釋文云冷音零字從水亦作伶此與
唐同則監本乃亦作之本矣凡此皆序之異也傳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二 五代四

辛

之異者草蟲篇阜不蠱蠶也監本作蠶也無蠶字
爾雅釋蟲蠶蠶下無蠶字是此本衍文采蘋篇
蘋大萍也監本作大萍說文云蘋本作賣大萍也
此作大萍者本之說文爾雅釋草萍萍其大者蘋
注總訓水中浮萍則監本作大萍者本之爾雅皆
非無據也下文沈曰蘋浮曰藻監本傳無此六字
據陸氏釋文引韓詩云沈者曰蘋浮者曰藻則此
六字以釋文攬入毛傳矣宗室太宗之廟也監本
作大宗大夫士不得有太宗廟箋云宗子主此祭
禮正指大宗此本譌也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

于宗室監本體作禮按正義明言今毛傳作禮儀之禮者司儀注云上於下曰禮故聘禮用醴酒禮賓作禮儀之禮定本禮作禮今此本直作醴是與定本同而非毛傳之舊矣行露篇獄訟也監本云塉也經文此章速獄下章速訟明獄訟是二事不得云獄訟也周禮地官有獄訟者注爭罪曰獄爭財曰訟又為獄訟兩事之證孔氏正義引鄭云獄者塉也四證於角核之處集韻塉字下引詩行露注獄塉也可見唐宋所行之傳皆作塉則此作訟者謬矣正字通又謂塉為獄周制無此名說文塉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一 五代四

訓女牢塉即塉之謫按說文云塉徒隸所居也一曰女牢則以塉為塉之謫說亦有據附識之小星篇昂雷也監本作雷也雷但訓魚符未嘗與雷通用五音集韻云昂星別名史記索隱雷即卯也毛傳亦以雷為卯正謂此也孔氏正義引元命苞云昂六星昂之為言雷言物成就繫雷是也則作雷者為是此蓋以雷閉同音力久切致謫獨單被監本作禪被單與禪其音既同又說文禪衣不重也單者複之對也單與禪義亦相通此因是致異江有汜篇水塉成曰渚監本作水成成渚塉不成字

金石萃編 卷二二二

當作歧同岐字曰即成字之意似係行文皆傳寫之謬鮑有苦菜篇鮑謂之鮑監本作鮑謂之鮑此本顯然筆誤又由帶以上為厲由膝以下為揭監本但云謂由帶以上也無由膝以下為揭六字孔氏正義曰今定本如此爾雅釋水云以衣涉水為厲由膝以上為涉由帶以上為厲孫炎曰爾雅引此詩因揭在下自人體以上釋之故先揭次涉次厲也傳依此經先後故引爾雅不次然傳不引爾雅由膝以下為揭者畧耳可知唐時定本原無此六字此必蜀人因正義以傳為畧而增之也凡此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二 五代四

皆傳之異也箋之異者甘棠篇葦草舍也監本此四字是傳非箋此誤攪入者行露篇夙夜早暮也監本但云夙早也無夜暮二字下文行事必以昏昕正與早暮合則或是監本脫也周禮仲春行事必以昏昕之時監本無仲春之時四字又行事必以昏昕六字本儀禮非周禮此本疑謫維參與昂箋猶諸妾雖賤與夫人亦進御於君也監本無此二句按上章三五在東箋已云猶諸妾隨夫人以次序進御於君也則此章似可不必復出此本疑衍野有死麕篇劫負以成婚監本負作脅此字改

一〇一

從刀從貝字書不收王彥超修文宣王廟記建隆三年立碑中有寶字蓋是五代宋初所行之俗體也奔走節則動其佩飾也監本作奔走失節動其佩飾也二語是箋此脫箋云二字下云悅音稅也四字監本無非箋非疏并非釋文此誤衍也騶虞篇君則一發監本則作射此本傳譌豕生三歲曰從監本無歲字爾雅釋獸豕生三豕一特本無歲字此誤衍柏舟篇悄悄憂也監本無此四字傳有云悄悄憂貌此似誤以傳為箋君道常明如月而有虧盈監本如月作如日虧盈上有月字君

金石編卷二百三十二

五代四

書

道不可言如月虧盈正言月此本脫誤顯然燕燕篇實是也監本無此三字本陸氏釋文語此以釋文攙入箋觀此可知釋文之夾入傳箋五代已然不自宋始矣日月篇是其所以不能定貌也監本貌作完定貌無此文理完即莊姜之子載嬀所生孔氏正義引左傳石碣諫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杜預云完雖為莊姜子然太子之位未定是完不為太子也即此箋所云不能定完也推其故完字形近兒此又寫兒為貌也終風篇惠順也監本無此三字或監本脫谷風篇方榘也監本榘作附說

文云編木以渡曰附爾雅釋言舫附也樊光本作附此之作附是其所本也泉水篇聊且晷之辭也監本晷作晷字書無晷字此是傳譌凡此皆箋之異也其餘無關義理者不復深論晷氏石經考異偶左傳祥字闕筆知為蜀人書洪氏容齋隨筆稱其書淵世民三字皆闕書為避唐高祖太宗諱今左傳未見此本又無祥字惟淵世民三字皆闕書與洪氏合然不第此也如棄字中從世改作弃泄世從世改作洩洩葉字中從世改作葉孟蜀時唐諱可不避蓋皆從開成本之原文又察字闕筆

金石編卷二百三十二

五代四

書

作察是避孟景曾祖諱據五代史景父知祥知祥祖察父道今察字闕筆而道字不避卷中用道字者甚多十國春秋高祖本紀考道注云蜀構机作噉今不諱道字或者先名道後改名噉蜀構机似有可據歟又凡避諱字皆闕一書此察字闕三書猶唐石經儀禮有朱梁補刻者避梁祖諱成皆作斤校勘刻石由蜀相母昭裔兩五代史皆不書其事且春秋三傳至宋皇祐元年始訖工宜乎歐公及見之而集古錄亦不載母昭裔附見宋史西蜀世家母守素傳昭裔乃守素之父但重蹟無多惟

十國春秋有傳頗詳載刻石經之事至書詩經者
張紹文十國春秋無傳讀書附志僅稱其官別無
可攷校定上石者有孫逢吉為國子毛詩博士而
譌舛竟至如許今蜀石無存拓本字不多見而此
本僅存亦未經人深考爰詳校同異而論列之

南漢

西鐵塔銘

塔四而刻銘各七行行八字至十字不等外一行
官名文皆同其上下皆有佛號正書在塔身

盧迦那佛

此東上面

釋迦佛

此東下面

五代四

王清宮使德陵使口口口口宮使開府儀同三司口口內侍監

口口國龔口口同女弟子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以大寶六年

口口口口亥五月壬子朔口口口口口口鑄造口口口

入緣弟子內給事都監韶州梁口口口以上東面

盧舍那佛

此南上面

彌佛

此南下面

王清宮使德陵使口口口口宮使口口府儀同三司口口內侍口

口口國口口口同女弟子口口口口三十二口口以大寶口口

歲次癸口五月壬子朔口口口口辰鑄造口口口口

入緣弟子內給事都監韶州梁延鄂以上南面

毗口口佛

此北上面

藥師佛

此北下面

王清宮使德陵使龍口口宮使開府儀同三司口口內侍監

上柱國龔口口同女弟子口口氏三十二口口以大寶六年

歲次口口亥五月壬子朔十七日辰鑄造永口口口

入緣弟子內給事都監口州梁延鄂以上北面

口口佛

此西上面

彌勒佛

此西下面

王清宮使德陵使龍德宮使開府儀同三司行內侍監

上柱國龔澄樞同女弟子鄧氏三十二娘以大寶六年

歲次癸亥五月壬子朔十七日戊辰鑄造永充供養

入緣弟子內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延鄂

口口弟子到軍口口以上西面

歲在壬申重游嶺表改歲正月南海陳元孝飯子光

孝寺南漢之興王寺也寺僧導主客詣劉銀所鑄鐵

塔所在見二塔並立一屋中修短不齊一作記一題

名始悟其時拓木合二為一記之不詳元孝語予南

漢主劉龔葬番禺縣治東二十里北亭明崇禎丙子

秋九月穴中有雞鳴土人發其墓隧道崇五尺深三

尺有金像十二一見而坐一笄而坐殆馬后也欠侍

十人疑是諸子又學士十八以白金鑄鑄其他珍異物甚夥有碑一具書翰林學士知制誥正議大夫尚書右丞上紫金帶臣盧應奉勅撰文曰維大有十五年歲次壬寅四月甲寅朔念四日丁丑高祖天皇大帝崩于正寢越光天元年五月癸未朔十四日丙申遷神于康陵禮也云云于方注五代史衰年健忘遂牽連書于前冊亡友仁和吳志伊撰十國春秋盧應更作膺謂事襲為工部侍郎大有中加大尉中宗時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銜名不合惜其已逝未得此異聞也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一 五代四 美

右龔澄樞造鐵塔記塔在廣州光孝寺文凡七行世所傳者惟西一面文乾隆甲午夏益都李文藻素伯諦觀東南北三面鐵繡中隱現有字募人雖出揚之文皆與西面同而每行字數有多寡蓋非一范也素伯又為文記塔之形製云塔自石跌以上高丈有九尺六寸石跌四重刻獅獸鐵跌四重一作瓦檐形二作龍戲五珠縮其地廉外為四人首戴第三重如扇履狀三重亦刻花紋四重周作蓮花四面各闊四尺六寸為瓣九中辨刻文於上自蓮花瓣以上凡七層以次而狹皆鑄佛像最上闊不過二尺又上為蓮花

頂每層大佛一衆小佛環之每面七層計二百五十一佛四之則千佛矣下二層佛旁有字梯而視之第一層東曰釋迦佛西曰彌勒佛南曰彌陀佛北曰藥師佛藥師佛者釋家謂之功德佛其造塔者自况乎第二層東盧遮那佛南盧舍那佛西牟尼佛北毗舍浮佛它佛名皆刻佛左而此獨刻佛右塔頂似有字勢甚危不可梯也

潘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十國春秋南漢世家龔澄樞傳云廣州南海人延遇薦累官至上將軍左龍虎軍觀軍容內太師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二 五代四 美

是塔所署官階悉與傳合澄樞由宦官致位通顯與女巫樊胡子內外作奸後主惑之卒以亡國可為深慨謝中丞啓昆粵西金石略載蒼梧縣感報寺銅鐘亦南漢乾和十六年行內侍吳懷恩所鑄其題銜皆吳任臣所未及惜不得見其拓本然五季宦官之禍莫甚於南漢可想見矣大寶六年宋太祖建隆四年也

東鐵塔記

塔西面刻記八行行十字至十二字餘五角或二行或三行行或十五六字至二十餘字不等皆列沙門官銜正書

之誤乎竹垞稱陳元孝語于云云則是竹垞既得自口傳而元孝復出自記憶無怪乎王朱兩先生之傳聞異詞矣翁方綱東金石略

右造千佛寶塔記在光孝寺之東院寺僧以灰填其文而塗金于外謂之金塔記在塔之西面凡八行其北面西隅題名二行東隅題名二行南面東隅題名二行西隅題名三行東面南隅題名二行西面兩隅及東面之北隅皆無刻文予所藏者李素伯手揚之本視他家特為完善寺之西院有龔澄樞所造鐵塔先於此塔四年亦非奉勅所造朱錫鬯謂劉鏡所鑄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一 五代四

李

二塔竝立一屋中一作記一題名者誤也此塔題名六人惟所謂宮使者似是內侍之職餘皆沙門爾朱以為皆宦者亦誤潘研堂金石文跋尾

吳越

金塗塔記

塔高七寸四面廣三寸平列佛像四層為數共一十有三下層象七中間層象三上一層兩邊各一其最上一層四隅各一統四面計之共像五十有二其塔下四面無字兩面僅各一保字惟一保字上有一字四行一行四字三行一行五字正書

吳越國王錢鏐敬造八万四千寶塔乙卯歲記

寺塔之建吳越武肅王倍于九國按咸淳臨安志九

廂四壁諸縣境中一王所建已盈八十八所合一六四州悉數之且不能舉其目矣當日嘗於宮中治息金為瓦繪梵夾故事塗之以金合以成塔鄆陽姜堯章得其一版乃如來舍身相陽敷周晉仙文璞賦長歌紀其事有二錢王本自英雄人白蓮花現國主身蛇獅虎落狗脚朕何如錦袍玉帶稱功臣考羅平僭號王遺董昌書曰與其閉門作天子九族塗炭不若開門作節度終身富貴無憂晉仙即演其辭使聞者足戒此詩人之善於取材者已鄉人蔣爾齡亦得一版作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相以施城東白蓮寺僧吾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一 五代四

李

友周青士所目擊曾以語余及余歸田則爾齡青士皆逝詢之寺僧堅不肯承真跡不可復覩遂書其事附錄晉仙詩冀此及未燥好古君子或一遇焉縣書亭集

右吳越國王造塔記文云吳越國王錢宏敬造八

万四千寶塔乙卯歲記即周晉仙所謂金塗塔也晉

仙詩云錢王納土歸京師流落多在西湖寺納土本

忠懿王事惟詩中太師尙父尙書令一語偶誤恭忠

懿未嘗有尙父之稱也竹垞檢討直以為武肅王造

由於未見拓本故爾宋史吳越世家忠懿單名俶益

避宋諱去上一字塔造於乙卯歲在突受禪之前固

無所避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五代吳越國王錢宏俶金塗塔自四角至底高今營造尺四寸二分據表忠諸圖上有塔頂高三寸相輪七級除四角亦與塔身同高三寸故彼圖統計高六寸也以今天平等之重三十五兩塔分四面第一面佛像坐左右各一人前有二虎佛作割肉飼虎狀按周文璞詩言飢鷹餓虎紛相向釋德清記言前則尸毘王割肉飼鷹救鴿此數版內皆無鷹鴿像此一面與張芑堂金石契所載人字編號者無少異此面之內鑄楷字云吳越國王錢宏俶敬造八萬四千寶塔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一

五代四

李商

乙卯歲記十九字下別有一保字編號第二面一佛坐右旁二人一立一坐左旁二人立持杵此面之內無文字第三面一佛曲膝俯首一人持刃加其首一人承其下一人倚其後後有寶樹一株此當是月光王捐舍寶首事此面之內有保字編號第四面佛立像左右各一人前有二虎佛作割肉飼虎狀此面內亦有保字編號四面下層皆有佛像三窗鐙形二上層共出四角角三稜稜上外八面面一經剛持杵像內成四面面一佛坐像其上頂平禿據表忠諸尚有相輪七級今拆去也塔底四角有銅汁黏合故世有

散成一片者考錢宏俶字文德武肅王鏐之孫元瓘之子佐之弟薛居正五代史漢乾祐元年胡進思廢琮迎俶立之是為戊申歲茲塔造於乙卯為俶嗣立之八年周之顯德二年也俶造塔云八萬四千者南史云阿育王塔即鐵輪王王闍浮提一天下佛滅度後一日一夜役鬼神造八萬四千塔此即其一又雜阿含經曰阿育王問大布施於諸比丘尊者云欲于一日一念之中起八萬四千寶塔一時俱成又談苑載錢鏐說曰釋伽真身舍利塔見於明州鄞縣阿育王所造八萬四千而此震旦得十九之一也太宗命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一

五代四

李商

取舍利禁中度寶寺地造浮屠十一級以藏舍利據此三說則俶所造不過剋取梵典成語且以闕發先志未必當時實有此數此塔與南宋江堯章所藏及釋德清所記之二塔不同亦與周青士所見之一版作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不合當別是一塔矣此塔完好工緻宏俶名字顯然一望知為忠懿之物使朱竹垞見此必無武肅之誤乾隆五十七年海寧陳騎尉廣寧以贈安徽巡撫朱石君師師於大年寄至京師命元攷之如右

阮元

右金塗塔即朱氏曝書亭集所載錢武肅王金塗塔

是也按錢氏表忠譜塔高六寸重三十五兩陰有文
吳越國王錢宏俶敬造八萬四千寶塔乙卯歲記凡
一十九字下有一保字外畫象作飢鷹餓虎狀今燕
昌觀於桐鄉金鄂巖比部家題識畫象與表忠譜俱
同惟保字今所見作人字按紹定間程秘龍山勝相
寺記吳越忠懿王用五金鑄十萬寶塔以五百遣使
願日本據此則武肅未聞鑄塔而竹垞以為武肅王
何邪云八萬四千者水經注阿育王欲破塔作八萬
四千寶塔蓋佛家言三千大千者奇數之極八萬四
千者耦數之極耳又按慈山記則表忠譜與今所見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一 五代四

李

僅塔之一面近日山陰陳默齋得一座四面畫像俱
全及吳越國王一十九字又一保字與前人所記大
畧相同益知武肅未嘗鑄塔也竹垞之說殆承周青
士之訛耳

張燕昌
金石類

右吳越忠懿王金塗塔向藏吾鄉壽量寺中作香爐
供奉後為徐竹濤所得余以定武肅亭及青藤道人
畫卷易之高今工部尺四寸三分上有頂作浮圖七
級狀已缺中款有吳越國王錢宏俶敬造八萬四千
寶塔乙卯歲記十九字凡四行考歐史宏俶為武肅
孫乙卯歲當是周顯德二年其塔多埋土中宋時美

白石得其一周文璞為作歌紀之程嘉燧破山寺志
曹勛松隱集周箕采山堂集及錢氏表忠譜載塔本
末甚詳朱竹垞靜志居詩話以塔為武肅王物殊誤
一云宏俶納土後造此塔八萬四千報趙氏不殺恩
亦謬攷錢氏納土在宋太平興國三年戊寅歲如在
納土後則乙卯歲當是真宗之大中祥符八年時俶
卒已久安得復有造塔事耶

陳廣
寧跋

按錢宏俶鑄塔之事不書於史嘉泰會稽志稱紹
興初善法院措地得金塗銅塔是南宋時始見於
世後姜夔會獲其一以示周文璞為賦長歌紀之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一 五代四

李

其詩存方泉集中程嘉燧破山寺志又云中憲大
夫顧玉柱墓在寺東今遷於墓門東偏營墓時掘
得吳越錢忠懿王所造阿育王銅塔今尊藏寺中
據釋德清記亦與今所見不同蓋當時鑄造不一
其製故流傳於後形狀各異如此此本拓自海寧
陳氏其畫像已詳諸家跋中起驗其文前面與鮑
復泰表忠譜所圖適合當是一范所出惟諸所圖
塔頂尚有相輪七級是塔無之則已缺損矣乾隆
中陳氏以塔遺今相國大興朱公公等進諸
內府人間傳拓日少此本尤寶貴也

北漢

天龍寺千佛樓碑

碑高八尺八寸三分廣四尺一寸五分二十五
行行六十七至七十二字不等正書在大原縣
口漢英武皇帝新建天龍寺千佛樓之碑銘并序

推誠佐命保祚功臣特進守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侍
郎平章事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臣李
暉奉 勅撰

帝宅之西五里而遠羣山遠谷延袤崇擁北自乾坎南
距申酉蒼崖峭壁怪石靈泉薜蘿蔭乳實以夏寒葉桂
嚮晴陽而冬綠澗瀟清泚自激輕音蔓草凡茸本無毒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一

五代四

突

整洞穴窈窕煙嵐閉隔雲間雞犬之聲度嶺接樵蘇
之徑大哉氣通斗極崆峒帶多武之鄉地劃秦楚普野
樂深思之俗况乎刑政之經不紊霸王之器具存紀都
邑即天下之浩穰養士馬即域中之精勇往者北齊啓
國後魏興邦雖未臻偃伯之稱且成正事天之位時或
倦重城之宴處選面勝之良游各營避暑之宮用懸鳴
鑿之駕亦猶秦之阿旁晉之席祁楚之章華漢之未央
古基摧擗往往存焉年廢席遙率多改作葺以翼翼都
會豪右富民因舊圖新增制惟錯於是乎金人塔廟老
氏宮觀星布於巖石矣茲哉坤維之上舍之遺事木

陰翳奇峯峭口上有平址東西僅五十步北倚石壁有
彌勒閣內設石像侍立對峙容旨溫口其錯磨之巧代
不能及昔 睿宗皇帝再加添飾功用宛然大東

有池水甚潔澄湛凝碧觀之恐覺國人儼其堂宇偶以
神位每角亢方中雷雨未施即零晴成萃矣馴嶺西下
口口約三百步有高寺榜曰天龍故易義云夫龍者潛
即勿用飛即在天命口之名固其宜矣 今英武

皇帝應千齡之運居九重之尊比自舞象執經齒胄學
優於庠序問安視膳口口口於廷闈動叶咨詢行符
典則負對日之辨似不能言口秤象之智果而勿伐肅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一

五代四

究

肅煌煌然偉量知幾深不可測立德在間平之右承家
繼文武之基自非通濟艱亡孝安 宗社孰能與
於此乎天會中 睿宗皇帝以道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出閣受檢校司徒歸義府都督時年尚幼
冲躬親官次寡鮮敏德務簡刑清吏不敢欺府無留事
嘗以公退休暇与叔季諸王方駕接軒禮謁精藍一歲
之中 口口口數 上獨口東序塑觀音像一堂其
內播花瓊葢俱飾之用靡不嚴潔於茲日新每具齋禱
罔不乾乾惕惕潛發明誠所志者延鴻詐於邦家弭茲
氛於區宇因心愛敬不忘斯須口口甚嘉羣論歸美攸

是罷解公府特恩加檢校太保授右金吾衛大將軍充
大內都點檢貞幹服勤中外嚴勅宣威敬事勤叶

聖謨及

皇帝踐祚加口口太師行太原

尹階勲爵邑悉稱公台尋領侍衛親軍事未幾值倉卒
之變震駭非常 上獨執雄斷入平內難時戊辰

秋九月嗣昇

宸極立定傾危赫然大口垂裕終

古自是口口黎念恒切歸依每屆良辰必親 行

幸至壬申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詔有司於大殿

後正面造重樓五間築遺良台鑄賢劫自

拘留孫

如來已降鐵佛千尊口範金審像口口容光相圓明等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一

五代四

七十一

無差別如是勻分龕室各安上級時

詔宣徽北

院使永清軍節度使檢校太保范超自始監修應期成

就基礎柱礎廣檻飛堊丹彩相望口口口口窺乎窓扉

下瞰於雲端棟宇勃興於地表金鑪曉炷惟聞葡萄之

香玉盤晨鳴不假蓮花之漏議者曰樹超世之果圖不

朽之功必依惟著之謀宜享終天之祿豈止夫望祭口

口口口口禱之宮駕騁瑤池徒縱盤游之樂者哉

上御字之八年乙亥戌

天贊口口義敦天

性禮叶彝章泊春末夏初累飛詔示必以備物典冊將

加徽號洪名

口口君親之恩敬修迎受

之禮至夏六月十六日果降貴近昭宣口容等於正殿

口口

英武皇帝兼領

龍衣玉帶馴馬瑞

鞍別賜神旗鼓吹殊私異將口口口口衆心悅隨羣

后稱慶寶函金簡揚命拜命禹之書馭朽持盈盡爲子

爲臣之敬禮之大者帝載無窮先是

英武皇帝

以分歲攝提建月青風口口口口昇寒氣將退嚴整

儀衛親率公卿駕蒼乳之駉駉衣赭袍之熠熠雲韶寅

導和樂口口口口曲之居悞屆初禱之境臣幸陪

天仗親奉

德音既成口福口口口口

之祐遠茲承

詔俾誌勝緣將紀

洪猷潛

思秘祝所冀龍華會上側聆善囑之言星宿劫中徧觀

青蓮之相尊心有待謹作銘云

覺皇選興大致垂世成位有期懷空相繼大哉賢劫于

佛重光六度万行軌躡相望浩劫迢遙一念可攝勿謂

難逢聲塵相接惟彼陶唐上列恭墟莓莓沃野煌煌帝

居天啓亨會神翰瑞圖英武定難后來其蘇聖人有作

撫寧邦域治民事天允釐度續金像玉樓伊帝之力普

濟蒼生永尊皇極

廣運二年歲次乙亥八月庚子朔二十二

翰林書令史劉守清書

日

翰林書令史王廷譽篆額

右天龍寺千佛樓碑李暉奉勅撰劉守清書王廷譽篆額暉以宰相奉勅撰文列名碑文之前守清廷譽則列名於碑末年月一行之下不稱臣亦不云奉勅微之也吳任臣十國春秋載此碑頗多闕文今得石本校之可識者尚廿許字舛誤者又數字始歎碑闕之家又以審核為難爾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碑前題推誠佐命保祚功臣特進守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臣李暉奉勅撰末題翰林書令史劉守

清書翰林書令史王廷譽篆額十國春秋北漢李

暉傳暉字孟深汴州陽武人乾祐初第進士歷仕

睿宗父子文詞駢麗見推流輩英武帝時天龍寺千佛樓成詔暉撰碑銘而命翰林令劉守清王廷譽勒文於石一時無不嘆絕即此碑也傳載暉歷官多與碑符惟劉守清王廷譽二人碑稱翰林書令史而傳但作翰林令為異檢十國百官表北漢有翰林令史不應傳中單稱翰林令當由傳刻脫去史字耳碑立於廣運二年乙亥八月廣運為劉繼元偽號乙亥為宋太祖開寶八年五代史北漢

世家云劉承鈞改乾祐十年曰天會元年承鈞立

十三年卒繼恩立九月侯霸榮等殺之迎立繼元

改元曰廣運攷通鑑周世宗顯德四年丁巳北漢

大赦改元天會顯德七年庚申恭帝禪宋是為太

祖建隆元年則天會十三年乃開寶二年己巳是

年繼元即改廣運則廣運二年當為庚午歲矣與

碑所題歲次乙亥者不合十國春秋深論五代史

之誤其編漢年則書睿宗乾祐九年改明年為天

會元年又十二年睿宗祖少帝英武帝並不改元

至十七年始改明年為廣運元年以甲子計之二

年適當乙亥歲吳氏并引揚夢申所撰定王劉繼

騶碑末署廣運元年歲次甲戌亦與此碑吻合然

則歐史之誤顯然吳氏得據諸碑正之金石之有

功於史政非淺也

堅牢塔記

碑連額高五尺四寸五分廣三尺七寸十一行行二十七字正書題崇妙保聖堅牢塔記八字篆書在侯官縣石塔寺

崇妙保聖堅牢塔記

中散大口口口書口口柱國賜紫金魚袋 林同穎

奉 口撰

右街神光寺文章應 制應慧大師賜紫臣僧

奉 詔書

夫古之塔者見董景沙投記問諸金僊子鬼神碎寶成
功歸彼鐵輪王今之塔也非寶非沙彌堅彌大整觀求
之巨石狀湧出之浮筒是故人但有心物亦無體心以
不食為戒寶即同沙體以不磷為名石還勝寶我當今
睿文□□□聖元德隆道大孝皇帝君臨城內 佛在
王中雖日忽 萬機且 躬行十善嘗曰植福
靡因乎地賦命弗自乎天猶吾 基構之肯承亦我
梯梁之風設而今而後念茲在茲□□三年歲次辛丑
冬十一月 上視朔之暇顧謂南面城中西來山左

金石錄卷二百三十一 五代四

林繁薈重滿園以馨香草優苾芴占度年之蒼翠可
安之窳堵鎮此高岡是月八日峻址環開貞姿片合層
一至九樣獨無雙暨 年 月良工告成凡一十六
門七十二角并隨層隱出諸佛形像共六十二軀絲是
影籠千室猶超澗礎之隅勢入重霄已戴補天之色壯
矣哉壽嶽因之永固他山為之一空設使王曰毗沙整
應不動臺稱壘土比則非牢 作之者莫與爭功目
之者自然生善臣叨承一出綽俾屬受辛瞻八面之貞
明相高 □□舉一隅之磨琢略類微才將何
確論宏規虛忝堅令善誌却於文罷特地魂驚益不容

捐讓洪儒彤錫翠翹唯深幸矣敢直言之永隆 年歲
次 月 日記

神光寺長講兩經三論大德賜紫臣文於篆

□□□□□□□□□□□□□□□□□□□□□□□□

按此碑在侯官縣南潤寺東石塔寺今寺沒于民

居塔猶存也福建 志云唐貞元十四年德宗誕

節觀察使柳冕以石為塔塔祝賜名無垢淨光塔

晉天福二年閩王曦重修刻石題曰崇妙保聖堅

牢塔記嵌於塔上時閱已僭號記中有詔勅年號

等字俱為後人削去末尚有永隆年月及王曦等

字通志之言如此今据碑文中間有證號一行泐

三字證以十國春秋乃王曦之謚曰睿文廣武明

聖元德隆道大孝皇帝也下有三年歲次辛丑而

泐其上兩字以十國春秋紀元表攷之正永隆三

年也文云王曰毘沙擊應不動臺稱壘土比則非

牢此即命名堅牢之義也文又云南面城中西來

山左可安之窳堵鎮此高岡是月八日峻址環開

貞姿片合玩此文義當由新建不似修舊且並無

一語述及舊塔與通志所謂即無垢淨元塔者未

知

知

合末行題大孝皇口王曦之大孝上勅三字似即
王曦之謚號皇下泐帝字王曦之下不知泐幾字
据歐五代史曦乃王審知之少子初名延義既立
更名曦名與薛史云更名義不从十國春秋名同
薛史而以爲太祖知第二十八子其立碑之年
在晉爲天福六年通志作二年者亦誤文既用謚
號又斥曦名似係後人追記者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五 五代四 美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三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宋

鳳翔府停廢寺院牒

石高二尺七寸廣二尺分上中下三截上十七行行
十一十三十四字不等中十二行皆書法名丁刻長
興舊壽禪院牒行書

中書門下 牒鳳翔府

准顯德二年五月七日勅文應天下僧尼寺院除已指
揮存留外其餘並行停廢毀圻者牒奉

勅訪問諸處多有山門皆是靈境古跡之地亦在停廢
之數宜令指揮其逐處山寺如未經毀圻者並與存留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三 宋一

如山下有屬山寺下院亦與依此指揮仍具存留去處
屋宇佛事數目聞奏其州縣軍鎮城郭村坊經停廢寺
院一依元

勅處分牒至准

勅放牒

建隆元年二月十二日牒

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

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

司徒兼侍中

山門兄弟法名凡二十六名不具錄

按碑刻長興萬壽禪院陝西通志鳳翔府寺觀無長興萬壽禪院名故興廢無攷據載惟顯德二年五月七日勅文應天下僧尼寺院除已指揮存留外其餘並行停廢毀拆者此勅舊五代史載之最詳是月戊辰朔七日乃甲戌也通鑑載天下寺院非勅額者悉廢之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伯叔之命禁僧俗捨身斷手足煉指挂燈帶釧之類幻惑流俗者諸條皆本之舊史所載勅文勅文又載諸道供到帳籍所存寺院凡二千六百九十四所云云即此碑所謂除已指揮存留者也長興萬壽禪院已在停廢數內至是年復行存留是以刻此牒也年月後三行但有結銜而無姓名以太祖本紀攷之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為魏仁浦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為王溥司徒兼侍中為范質也

慶唐宮延生觀勅

石高廣均二尺七寸二十行行十九字正書

聖旨事 大唐貞觀拾柒年正月十五日太極殿早朝

欽奉 太宗文武高皇帝聖旨詔行天下朕始即位二

次首放宮女六千中有賢妃哲后悟點宮庭隱跡出家修道真素正古元風地方官司依實表奏 朕准該部請旨修理勅封護持便宜等因德陽殿欽奉 睿宗皇帝聖旨惟我 皇姑煇道昇騰朕委中書平章王允中實領內庫金帛前詣修道之跡大建聖容殿御製碑文琢造 太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元宗八主玉像真祠飛白慶唐宮延生觀並為額女道每員名袍一領御賜白米伍伯碩帛一千疋田土一十頃以供修補永充齋食乞免科率庶惡志於焚修敢有輒行他議以違御筆欽此欽遵本月十五日節該欽奉 太后太皇太后聖旨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三 宋

詔行天下道庵宮觀有奉 老子帝王聖容處都是我 家 皇上祖宗社稷主凡諸王駙馬家族文武等官家軍富民似前更改欺占者悉照秦國公斬 聖旨着禮部重刊榜文通行天下知道欽此欽遵 大宋建隆二年八月十五日 知官提點呂道口立石

按此碑語多鄙猥無論其他即唐太宗初諡文武聖皇帝後增諡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此碑乃稱為太宗文武高皇帝宋杜太后以六月甲午崩此碑紀八月十五日而文云本月十五日欽奉太后

太皇后聖旨云云其謬顯然又文內有云節准該部請旨以違御筆欽此欽遵聖旨著禮部重刊栴文欽此欽遵等語頗不類宋初人製作疑是後世村庸道流所偽託姑錄存備攷

太一宮記

碑高六尺六寸二分廣三尺一寸二十九行行六十四字正書篆額

華山陳搏撰

鄉貢進士朱復書

鄉貢進士陳義篆額

渾淪未剖含溟滓於太虛之中元卦纔分布妙化於無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三 宋一

四

方之外清濁昇降天地由分列宿朗而日月明四時行而陰陽化信乎仙山靈嶽福地洞天莫不由精英之所聚口秀之所變故國家封崇旌顯以表其神異焉終南山太一宮者即太一降臨之地也因其受封故得而名焉于古雍之東南玉案之西北東接藍水福地西連太白洞天左有千齡觀右有萬年宮涵鑄兩間杜陵之首山水秀絕靈跡環遠寔萬古神仙之宅也自漢室元封初武帝所建也帝一夕焚香於別殿忽覺滿庭輝朗神光浮空帝惕然潛聽曰將中秋日太一靈君降于終南山與國為福當建宮殿以俟奉安語已寂無所聞帝恭

默誠謝待旦詔下有司問太一靈君何聖孰也奏按道

藏三洞秘典迺九天無量三昧太一靈君也居三境上

元之上在九陽天中之天為萬化之根元作九天之祖

母統三界女真定周天風雨江海神龍河瀆主宰一切

水仙莫不隸焉其諸太一居衆辰之首萬曜之先列星

官為天皇之上相照寰海作至聖之尊神司人倫善惡

統嶽瀆靈官年豐歲儉旱澇災傷無不總焉或經游分

野臨照邦家感道德而降休祥應荒淫而生大沴故國

家應運修崇精誠嚴奉以資皇基永固帝業昌隆武帝

由是勅下起官於此奉安三昧太一靈君并十神太一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三 宋一

五

至期武帝鑾輿躬臨清衷虔禱果如神告忽然山川震動簫鼓鳴空雲鶴蕩逸天花散墜于官南巨谷間摧峯裂岫萬仞絕壁下化成池沼紺波雲動水色霞輝谷之西北數峯巖聳上現樓臺金碧爛光紫烟帝悸然敬謝尋封其山曰太一池曰澄源修太一靈君祠於池之側祠成其化宮失矣惟神召存焉遂分上下官皆錫羽流焚修于光熙中奉勅重加完整詔三洞法司梁謀主其官事法師道業高邁德行崇顯內守真靈外專真素每奉徵命祈晴禱雨却厲儲祥無不感應至太興元年戊寅城上昇晉元帝聞而異之道中使就山設普天大醮

封魯君祠為金華洞天并上下官額悉皆御書及益法師為昇龍天師以發輝至道旌顯靈風俾萬世修真之士知仙可學而得焉茲後三元五臘八節四時請福所恩壤壞如市建隋開皇中興崇尤盛繼有道士楊景通住持景通真渾淪仙客高道奇人也善胎息辟穀煉氣出神咒水飛符役使六丁召龍致雨救旱蘇危即有歲時至唐高祖始定天下間而驚喜曰太一者五福之主萬乘敬仰之庭真人賢聖間世而出寔天下太平之兆也遣中貴降手詔修崇殿宇一槩鼎新選戒潔道流三十員以奉香火及賜土田遠宮周廣五十餘里以為齋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三 宋一

六

給之資於景龍三年上元日楊景通升堂鳴鼓召門弟子曰吾將朝元始上帝汝輩修真無令自惰人身一失永劫不復俄有瑞雲覆地鸞鶴翔天金童玉女迎師浮空冉冉而去異香清氣餘月不歇師于真觀間時中宗皇帝聞而倍加稱嘆感不得夙授真教北面以師禮專之御撰讚文遣上卿降香及勅修澄源閣於池之北朔昇仙堂於下宮至開元中睿宗皇帝鑿駕詣宮登壇虔禱頃忽祥風異香爛霞輕霧網覆壇上中有神仙隱隱而見天衣羽服鶴駕霓旌帝拜首俯伏請問國之休咎仙一一垂諭少選雲色高舉鶴駕遶天上稽首祈謝以

仙語書其冊自為駕鶴篇即修駕鶴軒於宮之西北隅帝親文其碑以彰神異鑿輿歸國頒宣中使繼踵不絕自僖宗皇帝入蜀之後兵火數至道流潛遁宮宇隳滅所賜常住悉為眾有存惟兩宮基址尊像而已其諸盛事廢失之盡上官傳呼為澄源夫人之廟下宮為太一之觀其澄源者即當時所封池閣之名也夫人者乃太一靈君也蓋歲月浸久後人不知其源相習之訛嗟乎靈宮真府半為樵叟之家仙圃芝田盡作荒榛之野修崇廢久靈沼仍存風雨順時尚為民福至後晉相國桑中令出鎮古雍下車之始歲旱之甚稼穡枯槁民不望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三 宋一

七

生公親詣山茶誠懇禱即日應祈雨勢霽沛隨時霑足遐邇歡呼仕民均慶公欣然嘆曰神聖靈感其速也如此遽奏朝廷支省錢重修殿宇復置道士住持精專完飾嚴潔焚修奉國家請福所祥為兆民除灾却疹寔寰中之聖槩海內之靈宮謹叙故實真記云耳

大宋建隆三年歲次壬戌正月一日住持焚修上清

三景大洞法師崇壽大師賜紫道士王若海立石

大宋政和元年歲次辛卯庚寅朔十日己亥太一觀

主兼管句太一欸事賜紫道士王希美重立石

前觀主監觀道士劉希文 副觀主道士皇甫希旦

尚座兼殿主道士秘希孟 監齋道士尹希元
化主道士降清堅

前興國觀主道士范希聖 前殿主道士楊希徵

三清觀主道士敬司道 庫主道士趙遵道 典客

道士馮清補 掌籍道士鄭清道 表白道士嚴道

光 前殿主直歲道士張淵希

按此碑題曰非山陳搏撰鄉貢進士宋復書鄉貢
進士陳義篆額文多吟誕事無可徵似非希夷手
筆恐亦道流所託也宋復陳義名不見於書著陝
西通志長安縣有元君廟在縣北三十里馮黨里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三 宋一

八

創自唐代又古壇廟有泰一壇元光二年從亳人
穆忌奏立於長安城東南郊禮樂志武帝祀太一
甘泉在京西北云云而別無所謂太一宮者按亳
人穆忌奏祠太一事見史記封禪書事在武帝立
之十八年是年為元朔六年非元封亦非元光通
志與碑皆不合通志又載咸寧縣有太乙元君行
宮在東關鮑坡坊舊有廟在太乙谷士民以其去
城甚遠不便祈祝故建行宮未知創自何代云云
亦非碑所稱太一宮碑云後晉相國桑中令謂桑
維翰也新舊五代史維翰傳均不載其鎮雍時歲

早禱雨之事蓋皆荒逸難稽矣後題道士王希美
重立石云政和元年歲次辛卯庚寅朔十日己亥
而不書何月宋史徽宗紀是年月皆不書朔稽遠
史朔考是年十月庚寅朔也後道士題名者有曰
秘希孟曰降清堅秘降二姓不多見

重修文宣王廟記

碑高六尺二寸五分廣二尺三寸四分文二
十五行行四十八字行書篆額在西安府學

觀察判官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兼殿中

侍御史劉從乂撰

上 昭吉書并篆額

金石萃編卷百三十三 宋一

九

昔在先王法龜圖而畫卦降于中古效鳥蹟而成文吉
凶生而爻象興仁義起□□□□□□□□□□所以察
鬼神之情狀窮天地之變通考往知來鈞深索隱則物
無遁形矣是知典墳者所以復父子之孝慈正君臣□
□法立言垂範與士作程則人知所措矣非規矩則不
能定方圓之用非準繩則不敵質曲直之疑意章開八
政之源名教學五常之器必由是也何其盛□故得國
有岸鄉有技黨有序家有塾雖設教不倫其歸一揆譬
乎貞筠勁挺假□羽以滋深美璞珍奇成琮璜而益貴
然後□ 仲尼之道揭而行之与日月以俱懸

仲尼之德推而廣之與江河而同濶輔相
皇王之大業天縱多能亦繪宇宙之全功日彰聖績其
於遺風餘烈賁古輝今口口復書昔唐之季也大盜尋
戈摧臣竊命地維絕紐八變遷資於東周天邑成墟三
輔悉奔於南雍天祐甲子歲太尉許國口公時為居守
纒務葺修遂移太學并石經於此露往霜來彫墻半圯
塵封薛駁塑像全隳屬吾道之有歸見斯文之不墜

我太師令公稟

嶽秀川靈之英傑負

虎眉犀額之雄標張

智勇以經邦立誠明而

馭下鳴鍾沸鼓辛勤討伐之勲攬轡登車慷慨澄清之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三 宋一

十

志 皇帝闢統之明年也念漢五陵之豪族粟

驚輕浮秦四塞之要衝推埋剽掠將祛故態每念難材

聞外牙璋方思宿將閔中管鑰荐委 通賢一角來

而上應玉繩九苞鳴而動諸金奏仰分 憂寄旁奉

政條投惠而民懷發奸而吏懼申明獄訟引決如神勸

課耕乘服勤務本令出而隨如注壑化行而速若置郵

加以鈐閣曉開劇談名理玳筵夜台高會英儔一日因

謁靈廟頌詞有佐曰厚祿高官咸稱弟子賁垣壞字孰

念 宗師豈口口務通方不資於國耶致功成

利無益於民耶觀風吏斂衽而對曰昔者 仲丘

生於周之末世事於魯之亂邦長幼失宜冠帶亡序絲
是剛詩書而定禮樂贊易象而修春秋扶世導民勞形
役智卑接下位則席不暇溫歷聘諸侯則車無停響斥
子齊而逐于宋厄于衛而困于陳每屈己以救時欲化
風而成俗昭王厚禮固輕于社之封矧寸祿乎靈公竒
待不顧方鍾之粟矧東荷乎孟軻所謂生人已來未有
如夫子者也功如是德如是豈無益於民乎豈無資於
國乎 我太師令公取製度之規以模鑿舍量經

我太師令公取製度之規以模鑿舍量經

營之費遂出俸財霞張夢莫之極粉耀藏書之鮮增華

崇麗眩目驚心青瑣丹梁見廊廡軒墀之潔藻局輔帳

有豆遵度積之儀莫不賦采揮毫參靈運思堯身禹狀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三 宋一

十一

口神稟稟以如生月角山庭畫像莘莘而在列介珪華

衮享王爵於高封八簋三牲遵國章於常祀工徒告畢

廟貌斯嚴英旄口口之賢瞻之如市挹讓周旋之教靡

若從風里問焜耀於搢紳文雅闡揚於洙泗從父功虧

摘彙才類編苦叙美圖芳俾刊貞誓口口課拙強扣庸

音時大宋建隆三年八月二十五日記

推誠奉義翊戴功臣永興軍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

使特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行京兆尹上柱國鄆郡

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五百戶食實封一千三百戶王

部開國公食邑四千五百戶食實封一千三百戶王

彦超

安仁祚刻字

宋史文苑傳有劉從義善為文章嘗續長安碑文為遺風集者當即其人

關中金石記

按此碑乃宋初王彥超鎮永興軍重修文宣王廟劉從義為文以紀其事也永興軍京兆府即今之西安府宋史王彥超傳彥超東都事略大名臨清人周顯德中官京兆尹永興軍節度六年移鎮鳳翔宋初加兼中書令代還未幾復以為永興軍節度此碑之立即其時也碑末題彥超結銜首日推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三 宋一

十三

誠奉義翊戴功臣文獻通考載功臣號始於唐德宗宋朝因之宰相初加六字餘臣初加四字其次並加兩字彥超官檢校太師兼中書令與宰相同體碑載功臣號六字當是初加也但通考所載賜中書樞密院臣僚功臣號凡十一而以此碑六字校之只翊戴二字相合其推誠奉義四字並通考所不載豈通考遺漏耶按文者劉從義史無從義而有從義或是一人然史附文苑鄭起傳與類費董淳張翼譚用之張之翰並列費淳並詳其官從義但稱其多藏書續長安碑文為遺風集二十卷

下云餘皆官不達則從義之有官明矣而不詳何

官據此碑是以工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為觀

察判官也彥超官兼觀察處置等使從義似即為

其屬官故得撰文記修廟之事書篆者但存昭吉

之名而闕其姓無從考矣碑云天祐甲子歲太尉

許國口公時為居守纔務葺修遂移太學并石經

於此據元祐五年黎持石經記石經舊在務本坊

自天祐中韓建築新城而六經石本委棄於野至

朱梁時劉鄩守長安有幕吏尹玉羽白鄩請輦入

城乃遷置於此即唐尚書省之西隅也陝西通志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三 宋一

十三

載西安府城天祐元年匡國軍節度使韓建改築約其制謂之新城是築新城者韓建也天祐元年歲在甲子兩五代史皆言建仕唐昭宗朝光化元年封許國公皆與碑合則碑所闕許國之姓乃韓字也至黎持所記建築城時經石委棄于野劉鄩始輦入城而碑則云韓公居守遂移石經彼此互異兩五代史劉鄩傳又不載移石經事黎說之是否不能定也舊韓建傳稱建以天復元年表為許州節度使昭宗東遷以建為佑國軍節度使京兆尹至天祐元年改青州節度使而陝西通志稱建

為匡國軍節度使匡國即許州梁時始有此軍名
陝志固誤且舍京兆尹而追稱前官陝志尤誤也
彦超鎮永興史不書其政績賴此碑紀之甚詳而
於修廟事則陝志學校門亦略而不載金石之有
碑於掌故者類如此文中以為為資僅見蜀石經
字書不收蓋當時之俗體也

重脩開元寺行廊功德碑 并序

碑高八尺六寸四分廣四尺三寸三十分
八行行六十七字正書篆額在咸寧縣

觀察判官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兼殿中
侍御史劉從又撰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三 宋一

十五

前攝彰義軍節度巡官袁正己書并篆額

詳夫元氣分形廓俄成於幻境大明引曜運行莫息
於流光六根滋嗜慾之萌口化寤榮枯之制究成住壞
空之理得見聞知覺之心想乎百億須弥不出死生之
口三千口土未離煩惱之端則知實際常存真空不壞
一塵一切等壽量以寧窮非女非男思了日之難解指
無生示生之域歸無滅言滅之鄉窮數知來鳳應不能
考禪天之數運情口變龍機不能測惠地之情於戲愛
浪礙空昏衝漲日 无上覺皇之旨設彌能
仁有緣群類之心藏諸頓詣回物起遷之見恢化人

不倦之慈炎性海之本源塞口山之支徑廣導四依之
眾大開八正之門矧其靈跡相追法輪不退月氏音使
香初傳石室之經疎勒國王遠奉金襴之貢發揮聖道
遂質疑心觀佛日之載隆扇颺風而益遠昔唐之季也
四維幅裂九鼎毛輕長庚歲月以騰芒大盜尋戈而移
國帝車薄狩夜逐流螢民屋俱焚林巢歸鶩銀關綺都
之壯麗坐變丘墟螺宮鷹塔之精嚴僅餘煨燼天祐甲
子歲華州連帥許國韓公建遷為居守重務域民既香
刹之新崇列寶坊之舊号閱今存之院額皆昔廢之寺
名當其製度權輿經營草創時移事改鳥雀喧於壞簷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三 宋一

十五

風去雨還榛蕪板於荒砌 今皇帝開階立

極御耕登 皇握上帝之靈符瞻先王之寶命綠

緋白檢出馬梁河紫蓋黃旗為嘉氣五方迷職八表

同文百神趨 駕象之塵四塞守輪龍之約冰天

月竄成葦費以來 庭衢室總街每翹旄而

舉善庶人不讓多士以寧禹會塗山思朝萬國湯與景

毫將顯七名明年 太師中書令瑯琊王公

言自岐陽入越 魏關欲量能而愛位先議賞以

膏肓 舊旃守方俾鎮成秦之地丹書著誓

永傳 帶礪之勳 幢節再臨室家相慶

我公玉麟馬瑞金虎儲精

壯氣

雄風早負人中之勇

高牙暢毅履揚閩外

之權縱橫而

識洞機先薰灼而

名

居實下

忠規孝道獨嘆緹綱

偉度冲襟

旁吞江漢暨扼

車致化口刃皆盡導民而引義

正身詢事而推恩廣下去鳴政蠹民之弊喧昔穉今穉

之語里巷相懼奸豪屏跡杜驕期於過侈防巧詎於深

文接咏連晴汚萊盡闢充衛塞隧貨賈成臻昔者獻月

捷以告功翼天飛而佐命徐城既陷

漢節道加

言念平陽實降弁土邊鄙有蕩搖之懼壇場疲侵軼之

勞仰奉

帝俞遂膺朝選屬雲中塞侯罷警高烽

士

河內咽喉方求口將拔橫渠援橋之勇授

擁旄

仗鉞之恩領蒲坂之山河移僻田之屏翰察俗於剪鷄

之野

頌祿於鳴鳳之郊入境咸蘇從風率化而

又荐臨舊治益煥

殊思輝焯

敷朝便著

八鎮

養堂侍膳獨耀班衣

台褒鳴環首親

文陛所居即化所去見思奉晏子之一心俯淨

名之十行立勳勞於討伐屢積

恩封享富

貴於崇高潛明福報居常則怡情法樂扣寂禪經再席

北斗之城每結東林之社政成事簡潛會冥符越有文

慧大師賜紫嗣麟淨行出塵口名跨世念滅而心隨境

滅圓通而眼人大通夙明三報之真緣共護十方之達

識登峯造極仰之弥高振壑澄澗起之無際潔操而金

潭映月孤貞而玉筍當秋比西竺之七賢幾堪把袂方

北山之二聖聊可差肩迥慕脩漸信之疑調機悞難馴

之性大師以赤縣神州之故地黃圖帝里之舊都每願

聳激道心闡揚法教靖嵩之遊京口士庶遠迎支遁之

入吳興高佗延接主事等虔伸膜拜勤請住持許奉典

脩力行講化昇峰臺而演秘揮象扇以談經施財則霧

集行檀馳辯則雷驚蟄戶一音斯暢千里不遠其有樊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三

宋一

十七

鄭豪華金張意氣皆願焚身作供荆血灑塵罷綺榭之

瓊材咸元法宇輟瓊厨之豐膳並作齋羞於是慕匠庀

徒計功蕝事採丹梁於嶢谷確碧礎於崑陵不周歲而

後若化成不勞人而盡驚神速長廊迴合峻宇崢嶸飛

堯抗翼以排壺鏤案含葩而布藻增華崇麗散彩交輝

燁燁煌煌望之則形離而勢合燐燐亂亂察之則魂驚

而魄褻遂於四廊及講堂諸壁畫高僧計四百五十尊

然後訪彩華於蘇城飭彫塲於奈苑得長康之妙手邁

表舊之奇工會稽徒尚於沈標盧岳頃輕於宗炳遂按

寶唱僧錄道宜曾傳武昌石磔不自他求蜀郡鈇華咸

能自致含毫酌妙浣腸塗掌之流賦彩傳神白足青眸之士殊姿異相如歸七葉之巖寶飾瑤裝覽列千花之帳已而悉知悉見若天若人衽服靚粧繼日而拚裳連袂鮮車怒馬凌晨而結轍齊駟非上士不能勤行非

賢俠不能諦信恢張溢美仰助

雍熙

終夜有聲似聽魚山之梵繁雲上覆遠聞龍界之香觀之者輻湊千祥祀之者冰銷萬谷慈心所化盡歸不二之門願力所持可舉大千之界邑人等以

我公推誠布慧服義酬恩留邵伯之棠者不足稱多立藥公之社者未為盡善願於梵刹乞寫真容漢閣議功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一

六

已盡耿弁之像口州好德爭圖陳寔之儀盡四體之妍

難加三毛於俊識兼於邪廊諸僻畫邑人別樹豐碑紀

其名氏僧正崇法大師賜紫宗著園陀聚學震旦馳名

六入既除萬緣俱寂髮珠心印密奉嚴持犀枕貂裘不

達檀施僧判顯教大師賜紫希廣多聞增智屢照無疲

執惠劍以降魔觸靈舟而不怒籌盈室內已成過去之

日芥落針頭更待未來之果邑人等或

賢俠慕

府珠璣瑤席之賓或上將爪牙楚鏑燕弧之士或七貴

伐冰之曹或五陵藏鏡之家或柞塞戍邊或蒲珪宰邑

並皆聿成勝事共締良日從父也學謝諛通才非滯發

請中軍之小品莫制精微依

上相之初筵

靈塵 厚遇誤承見託勉述斯文贊彌勒之真容

合歸傅亮銘釋迦之畫像遠媿隱俠未責口林用刊翠

碧乃為銘曰

大雄示現故号能仁三祇鍊行百福履身位登正覺劫

筭微塵難窮壽量迥拔沉淪其具四攝心運六通力迦

維妙典娑婆靈跡開解脫門鑿慈悲室道濟羣生化周

含識其昭宗之季大盜挺災鵠郊聚援 鳳閣飛灰都

城谷變幕府洞開招提乍建法侶方來其三年祀既深棟

梁摧朽越有高德善行慈誘駭韻俗耳作師子吼來集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一

九

萬善去離三垢其或珠含月智刃飛霜其功不伐其道

殊光廣化檀施脩崇寶坊畫微願凱材搜豫章其五瓊瑁

口排鴛鴦瓦密刻梅高口飛簷矯翼布藻垂文增華崇

飾翠屋凝煙丹楹赤日其眾香為地諸寶成宮覺身常

樂真相自空藹香出泥旃檀送風法王無礙神化難窮

其七僧寫五天廊成千步棹舉迷津榛披覺路白黑千眾

人天八部遠近歸依高仞仰慕其象王獻果龍女持花

聲傳騰部教類耆闍蓮開之水穀變燻牙功隨願力福

等河沙其於鍊 賢俠荐承 聖寄不忘付囑共成朕

利貞石是刊芳猷不墜再動毗嵐長存此地其

建隆四年七月十七日建立

推誠奉義翊戴功臣永興軍節度管內觀察使等
使特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行京兆尹上柱國瑯琊
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五百戶食實封一千三百戶王
彥超

都料安宏 姪仁祥刻字

按此碑以建隆四年七月十七日立是年十一月
甲子改元乾德七月尚是建隆四年也王彥超及
撰文之劉從義結銜與重修文宣王廟記同事逾
一年官位不改書篆者袁正己書史會要稱正己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三 宋一

二十

汝南人善書而不詳其官位此碑結銜可補所未
備矣陝西通志載開元寺在咸寧縣治西唐開元
二十八年正月二十八日元宗於延慶殿與勝光
師論佛恩德乃令天下州府各置開元寺一所此
其一也宋建隆四年中書令瑯琊王彥超及僧嗣
麟重修侍御史劉從義記即謂此碑也據碑文寺
已燬于唐末天祐甲子許國韓公先已重建至是
乃增建四廊壁畫高僧四百五十尊即所謂行廊
功德也高僧者似即五百羅漢之緣起本皆僧嗣
麟資力而歸美於節帥故多頌太師王公之功績

碑書虎瘦字皆闕筆尚浴唐諱之傳篆匠作篆匠
似係筆誤薦字作薦凡二處通用字也

陀羅尼經幢三種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

幢高五尺二寸八分每面廣七寸三分各
八行後一面九行行字六十餘不等正書

經文不錄

開元寺新修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記

鄉貢進士黃麟撰

蓋聞法輪常轉無量學於虛空聖力難量運慈悲於口
界念之則口口億劫口之則獲福無邊而先覺者賢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三 宋一

三

乎開心田者鮮矣粵有信士王瓊瑯琊人也身雖凡俗
酷慕聖因早悟真空志歸元寂侈銀鉉金口敬寫貫花
飾蔬食麻衣供勤禪集今者鑿搜篋管歡喜奉行各
願扶持共圖功德旁求郢匠遠市佗山不累月磨礱越
泐辰鐫刻斯典也來因波利遠涉流沙傳西天梵文譯
東土唐語教善住不沈七返出帝利永託三天書
皇帝履星御極懷斗當陽劍才罷振連營鐵馬休征遠
塞華夷四裔車書一同願一切舍生並同霑上善功成
翠駕立香山背依講堂前臨佛殿瑞嚴寶相秋月滿
烏翻兔跋事在人非聊叙微猷紀于貞石

時乾德元年歲次癸亥三月十八日甲午建

會首王瓊并書下行有僧正景

上開 尊勝陀羅尼

幢高一尺六寸六分六厘每面廣六寸各五行梵第
四第大兩面均四行行十七字至二十一字不等正

咒不錄

大宋開寶七年歲次甲戌閏十月乙巳朔二十九日

癸酉建立

預修石外記

京兆府開元寺慈恩院講律臨壇大德賜紫口口俗年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三 宋一

圭

六十六僧醵四十六俗姓杜卽是進和尚之弟口口口

口內受戒度人僧尼弟子三千餘人弗錄也

小師智口 師姪法義 師姪法永 院主師姪法

通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

幢高四尺八寸八分每面廣七寸
四分各七行行六十四字正書

經文不錄

淳化肆年歲次癸巳八月丙辰朔十八日

開元寺釋迦院初修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于壹座

下行院主等
僧名不錄

正定府龍興寺鑄銅像記

碑高五尺一寸五分廣二尺九
寸二十八行行五十二字正書

真定府龍興寺鑄金銅像菩薩并蓋大悲寶閣序

伏自 太祖皇帝鴻基初立道合輿坤致四海以歸

降使八方之貢獻西口口浙昇府淮南盡以稱臣梯抗

進奉唯有太原一境未順明朝 太祖皇帝至開寶

二年歲次己巳三月 駕親征晉地領二十萬之軍

至於太原城下安營下寨水浸攻城前後六十餘日並

未獲聖捷至閏五月內 大駕巡境按邊至真定府

歇駕第三日遂問朝臣在此何人久在衙府近臣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三 宋一

圭

奏曰今有在衙孔目官紀育見久在衙勾當 皇帝

宣與到紀育遂問言先在此處金銅大悲菩薩今在何

處紀育奏曰今在城西郭外大悲寺內見在 皇帝

宣下諸寺院主首三綱紫衣大德來日於城西大悲寺

內接駕於齋時前後 大駕親臨於閣前下馬上殿

燒香 宣問大師大德菩薩畢竟是銅是聖菩薩有

一人大師法名可備奏曰元是銅菩薩值契丹犯界燒

却大悲閣銘却菩薩胃臆已上自後城中口口再修却

自後又奉 世宗皇帝天下毀銅像嚴鑄於錢又薦

起菩薩上面取却下面銅自後城中檀那又補塑却今

米全是聖善口 皇帝曰朕憶得先皇顯德年中

世宗納近臣之議以為奄有封略不過千里所調租庸

不豐邊備校買屢空於軍實筭口莫濟於時口於是詔

天下毀銅像鑄以為錢貨利用以資帑財金人其羨果

木斯壞化身從革通有無於市征國府流形豈執着於

我相千人聚万人口見成功不毀雖卜議以出財

皇帝執議以不迴泊像壞之際於蓮花之中有字曰遇

顯即毀遇宋即興無乃前定之數乎物不以侑瘳必授

之以興復時不可以侑否必授之以降昌我國家應乎

天順乎人革有周之正朔造 皇帝之基業今為善

口口於口外與大德移菩薩在郭內得也是時可傳大

師越班奏曰臣僧相傳聞 觀音菩薩揀得此一方

之地應是於此地有緣 帝言郭內踏逐寬大寺舍

別鑄一尊金銅像觀音大悲菩薩尋時差三道殿頭一

道入龍興寺量度田地寬狹迷喚畫匠特第畫地圖一

道入開元寺一道入永泰寺亦畫地圖三寺並將 進

呈 宣下於龍興寺內竄虛寬大別鑄金銅像蓋大悲

閣於後五月內 駕却歸帝闕並無消息龍興寺寅

夜於菜園內常放赤光一道時人皆見寺僧遂請喚陰

陽官占此言道地下必有銅物極多前後三年口絕後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三 宋一

三五

至開寶四年六月內天降雲雨於五臺山北衝瀉下枋

欄約及千餘條於類龍河內一條大木前面欄住見在

河內未敢取口口口具表文奏直詣 天庭 皇

帝覽表龍顏大悅五臺山文殊菩薩送下木植來與鐵

府大悲菩薩蓋閣也尋時 宣下一道使臣口口真定

府般取河內木植於龍興寺下納 宣頭一道差軍器

庫使劉審瓊監脩菩薩差衛州刺史兵馬鈴轄慕容得

業監脩菩薩通判軍府事范德明監脩閣像奉 宣鑄

錢監內差李延福王延光脩鑄大悲菩薩差八作司十

將徐謙蓋大悲閣差當府教練使郭延福雄勝指揮員

寮王大將南能曹司鄭又天塲燒琉璃瓦瓶匠人鄭延

勳等監脩鑄蓋閣至開寶四年七月二十日下手脩鑄

大悲菩薩諸節度軍州差取到下軍三千人工役於閣

下基北坵却九間講堂掘地期基至於黃泉用一重礮

礮一重土石一重石炭一重土至於地平留六尺深海

子自方四十尺海子內栽七條熟鐵柱每一條鐵柱七

條鐵筒合就上而用鐵地七條鐵柱皆如此海子內生

鐵鑄滿六尺用大木於鐵柱於胎上塑立大悲菩薩形

像先塑蓮花臺上面安脚足至頭頂舉高七十三尺四

十二條寶相宮降瞻之弥高即之益勇三度畫相儀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三 宋一

三五

進呈方得圓滿第一度先鑄蓮臺座第二度鑄至脚膝已下第三度至臍輪第四度鑄至胃臆已下第五度至腋已下第六度至肩膊第七度鑄至頭頂上下七接鑄就所有四十二瓣並是鑄銅筒子用雕木為手上面用布裹一重漆一重布方始用金箔貼成相儀千手千眼具足四十二臂周圍相好端嚴威容自在尋救救苦衆生以三業歸依菩薩以六通垂濟 帝乃傾心崇建四衆懇切歸依並願當來同登樂果講經論會惠演知雖不憊聊序脩鑄之因顯示後人用貫通於耳目 大宋乾德元年歲次五月八日記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三 宋一

美

按畿輔通志隆興寺在正定府治東一名龍興寺又名大佛寺隋開皇六年建初為龍藏寺宋開寶四年於寺北重建後有大悲閣內鑄銅佛像高與閣等宋太祖曾幸之即此碑所載是也碑紀鑄像之由云開寶二年三月太祖親征晉地閏五月內大駕至真定府幸大悲寺遂於龍興寺鑄金銅像蓋大悲閣宋史太祖紀開寶二年二月伐北漢戊午詔親征甲子發京師三月戊戌駕傳太原城下四月戊辰幸城西上生院閏五月壬子班師壬戌駕還戊辰駐蹕於鎮州六月丙子朔發鎮州鎮州

卽真定府也紀不書幸大悲寺事鑄像建閣事亦不載然碑亦但云幸大悲寺不云幸龍興寺此通志誤也真定府在宋初本名鎮州至慶歷八年始置真定府此碑乾德元年立而卽有至真定府歇駕之語何耶碑載契丹犯界燒大悲閣鎔菩薩胷臆已上檢遼史太宗紀會同九年晉出帝開十一月戊子朔進圍鎮州燒閣鎔像之事或卽在是時通鑑及契丹國志皆不載圍鎮州事惟舊五代史晉少帝紀是月北而行營招討使杜威行次五強開契丹入寇會張彥澤自鎮定至言契丹可破之狀于是大軍西趨鎮州則遼太宗之圍鎮州亦正時 碑又載周世宗毀銅像鑄錢事兩五代史世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三 宋一

美

宗紀皆不詳歐史但言顯德二年九月丙寅朔頒銅禁薛史亦但言詔禁天下銅器始議立監鑄錢而於食貨志亦不詳毀像事惟温公通鑑詳言之云帝以縣官久不鑄錢而民間多銷錢為器皿及佛像錢益少九月丙寅朔敕始立監采銅鑄錢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悉令輸官給其直上謂侍臣曰卿輩勿以毀像為疑吾聞佛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馬氏探此語入之錢幣考可見温公通鑑徵引之博歐薛兩史所不及也此碑更加以神奇之說謂毀像

之時於蓮花之中有字曰遇顯即毀過米即興無
乃前定之數乎其詞未免過於夸誕矣文為寺僧
惠演撰鄙俗不足論末題大宋乾德元年歲次五
月八日有歲次而無干支其疎可見至書梯航之
航作抗勝捷之勝作聖皆別字琉璃瓦瓶字書無
瓶字集韻有瓮字與盆同不可施于殿閣者瓶字
或瓠字之訛爾雅釋宮瓠瓠謂之甍也其二云五臺
山北衝樹下枋欄枋說文云木可作車欄集韻云
大木也又云修鑄大悲菩薩差八作司十將徐謙
八作司之官見宋史職官志將作監有東西八作
司掌京城內外繕修之事至八作司之有十將則
史所未詳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三 宋一

天

重修中岳廟記

碑高四尺九寸廣二尺六寸七分二十一行行三
十七字行書篆額在登封縣中岳廟峻極門左

鄉貢進士駱文蔚謹撰并書

傳經講論沙門守峯篆額

恭聞聰明正直者神於是乎封五岳命四瀆以主天地
之柄溫良恭儉者人於是乎位三公侯萬戶以序君臣
之政神之靈享霜風雨應其候人之心士農工商樂其
生是知神正則福善人貴則道神既感應以相持在影

響而斯契

嵩岳廟者名高祀典位冠中央南汝

川而北洛川地封靈鎮左太室而右少室天設神宮

國家祭享之外

留守禱祈之暇每至清明

屆候媚景方濃千里非遙萬人斯集歌樂震野幣帛盈
庭陸海之琛咸聚於此或曰非禮然事涉餘論且理亦
存焉使人畏其神則暗室之中有所思也使人畏其法
則康莊之內有所懼也若畏其神懼其法成政之道亦
在茲乎其如所獻不可勝紀雖云廟用未日精專歷政
口口口草厥事不有明略無由立功 留守侍中

稟岳之英得河之靈許

國忠貞施政肅清於是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三 宋一

天

奉

君之餘愛民之暇乃偵斯邑備聆厥由一日

命寮佐曰食

君之祿豈徒然哉今欲務本成政

如斯可乎四座咸曰善於是選彼公人監之於廟未逾
暮月所獻寶貨幣帛充溢廊廡仍令掌筓俟修崇乃
差軍將孫禧相度又差登封鎮將郭武等日以尔早親
左右聽吾指蹤擇彼杆人臻其必菁雜用二十三處行
廊一百餘間莫不飾以丹青繪之部位栽松植木去故
就新不可一一盡紀俄而吏不敢欺告厥成功仍聽民
歌靡敢弗錄歌曰 時之泰兮 聖人功

政之清兮

君子風觀廟宇兮嚴潔賴

明祐方修崇足使講者生肅然之禮祭者敦如在之

恭則 明神 貴人感應之地信不虛耳文

蔚橐篋無能編苦自許徒寄 化風之內幸窺修

飾之功是整蕪詞直書盛事慮年代以香逸勒貞珉而

斯在時軋德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廟丞前攝邠州芝平縣令將仕郎試大理評事劉仁

矩

朝散大夫行廟令兼監察御史裴陟

河南府押衙同監修王仁遇

隨 使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三 宋一

三

大夫驍騎尉登封鎮遏使監修郭武

廟子唐令珣

鐫字人莫仁美

碑立化三門外庭乾德為趙宋初年去唐未遠此書

雖似稍拙然瘦朴有骨略似歐陽率更說

記監修者郭武同監修者王仁遇而武所歷官有云

登封鎮遏使據宋史職官志未詳是文或當時亦權

設也與劉仁矩既列銜試大理評事又題曰廟丞監

察御史裴陟亦書行廟令禮志詔嶽瀆并東海廟各

以本縣令兼廟令尉兼廟丞專管祠事然則二人皆

非縣令尉矣而亦兼此職當由宋初崇飾祠廟特任

若是也碑左側皇祐三年六月四日王珣題名一

右側景福二年六月二日張顛題名一珣珣所謂被

命祀土王者也顛亦言准詔祀事禮志土王日祀中

嶽嵩山於河南府題悉與志符投堂金 石三款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三 宋一

三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四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誤

宋二

夢英篆書千字文

碑高一丈廣四尺三寸四分二十五行
行四十字篆書古文額在西安府學

千字文

勅負外散騎侍郎周興嗣次韻

南岳講華巖法界觀賜紫沙門夢瑛篆并古文額額

前攝涇州節度巡官袁正己隸書

文不錄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四 宋二

大宋乾德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立

推誠奉義翊戴功臣永興軍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

使特進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二品行京兆尹上柱

國僕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七百戶食實封八百戶

吳廷祚建

武口郡安仁初刊

右梁周興嗣次韻千字文宋釋夢英以篆體書之宋以

前釋氏之徒以書名者多矣而以篆古名始見於英

也東里續集

瑛書全學李監未似孫敖而袁正己隸書方勁有歐

法與陰符經同非嘉祐以後人所及也石墨

夢英篆書千文勒石關中乾德三年節度使吳廷祚

所立也其陰有陶學士真書之序以為史籀歿而蔡

邕作陽冰死而夢英生推崇如此歸靖亭集

右千字文宋僧夢英書他碑皆作英獨此作瑛千文

他本皆云指薪修祜獨此作修祐英公自負書家同

時獨推一郭忠恕獨不聞江南有二徐在耶子謂英

公特長于書法耳未通字學也此及偏有二碑皆步

趨當塗尚不失六書架度至所作十八體便陸惡道

金石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四 宋二

案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云唐太宗時始有同中書門

下三品其時中書令侍中皆正三品大歷中竝升為

二品晉天福五年升中書門下平章事為正二品國

初樞密吳廷祚以父諱璋加同中書門下二品用升

品也以此碑證之良然曾子固隆平集吳廷祚傳云

宋興加中書門下三品宋史亦同皆傳寫之誤潘研

石文

夢英以篆法自名而體多閒架筆趨便易不若少温

之安詳端雅也且多繆體字如宙字應從由而作由

往字應從圭而作堃聞字應從王中書近上而作聞

三畫正均 嚴字應從厂而作巖 匡字應從圭而作匡
乃金玉字 頓字應從屯而作頓 孺字應從爾而作孺 出字應從
心而作出 克字應作克而作克 列字應作列而作列
殿字應作殿而作殿 示字應作示而作示 穀字應作
穀而作穀 穀字應作穀而作穀 穀字應作穀而作穀
眺字應作眺而作眺 盟字應從血而作盟 或省或增
或改變皆非正體 又古無藏字 只用藏 古無崑字 只
用昆 古無潔字 只用潔 古無邈字 只用邈 古無懸字
只用縣 古無塗字 只用涂 古無貽字 只用貽 古無妙
字 實用眇 古無悅字 實用說 此亦並用俗字 揆其故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四

宋二

三

蓋因玉出昆岡 昆池碣石 女慕貞 黎紈扇 員絜等字
本重疊故也 又逍遙古只用消搖 藝古用執 此竟作
逍遙 與藝律呂調陽本為律召 隨智永唐歐褚所書
皆然 今則作呂更微 謬陋矣 英書已傳數百年 不能
免後人之譏 如此攝管者 可不知所取法耶 關中金

按墨池編稱夢英

書史會要云

衡州人效十八體

書尤工 玉箸嘗至大梁 太宗召之 簾前易紫服去
遊中南山 此碑為京兆尹吳廷祚刻石 正夢英遊
中南時也 碑已題夢英為賜紫沙門 則召見賜紫
者乃太祖墨池編作太宗者 恐誤 夢英詩碑宋編
舒贈詩有云十

九形庭賜紫衣則英 廷祚之賜功臣 號與工彥超
公賜紫在十九歲矣 同其同中書門下二品東都事略 亦與碑同 不獨
春明退朝錄為然 宋史廷祚傳 廷祚字慶之 并州
太原人 建隆三年 鎮秦州 乾德二年 來朝 改鎮京
兆 其刻此碑為蒞鎮之次年 傳稱其好學 聚書萬
餘卷 尤崇奉釋氏 觀其刻此碑 可信史言不虛

京兆府重修清涼建福禪院記

碑連額高六尺四分 廣三尺一寸六分 二十九行 行
五十字 行書 額題重修建福禪院之記 八字 篆書 在
西安府

鄉貢進士司馬壽撰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四

宋二

四

廣願大師賜紫沙門道雍書并篆額

詳夫古皇遠降 眞諦潛興 恒星斂色 以資祥麗 日騰精
而示化 禪河乍顯 教開不二之門 雪嶺才登 德服大千
之界 指月喻月 示人分幻 化之身非空 卽空 體物究死
生之理 爰開萬法 是立三乘 曇花云謝 於西方 貝葉是
流 於東夏 法蘭朝 漢述像教 以開基 達摩遊吳 立性宗
而設化 潛口利用 廣度口口 戒珠蘊照 乘之光 心印著
範 金之色 遠塵離垢 守一物以長靈 背偽歸眞 悟三空
而自口如窮法 要演味禪宗 俾執者以逍遙 換如水榭
遺愚夫而穎悟 豁若天開 四地失貪 愛之情 五蘊證色

空之理其於像設亦假維口如無方便之門奚集孤高
 之口息心達本真棟宇以資身剖愛群親類焚修而證
 果如崇大事頂屬 高人即有 故院主和
 尚賜紫居進矣 和尚本荆門人俗博陵氏幼而
 悟道共詳天縱之功長乃參禪寔得生知之妙豁情田
 而万頃遠若蒼梧澄定水以千尋潛如彭蠡愛懷實性
 即達正真不去不來已了涅槃之旨非法非相早窮解
 脫之源向覺岸以孤行守元機而卓立雖然了悟猶慕
 口尋頂屬 襄宗朝中軋寧年內特携虎錫遠訪
 萬郊侍 寶智禪師遊道遙廢寺是羅什譯經之所
 乃宗密造疏之園潛卜依口欲希營構詣 龍庭
 而口射蒙 鳳詔以允從尋准 絲綸便謀興建
 南連遠嶠盡為常住之口北口長河悉是伽藍之地開
 封壇而益遠建塔廟以增雄宛是上游蔚為 靈境
 如遊聚落尚開依歸方懷擇地之情口感布金之兆於
 大梁開平中即有 京兆府觀察判官天水正
 郎上申 使府特給 公文捨隲地於明街崇福
 田於釋氏即為扉院便議經營稍除燥濕之虞漸起招
 提之像長廊廣口方成繕葺之功刻栴羅檀未假裝修
 之力尋屬 和尚疾策二豎身謝口桐崇口週覆口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四 宋二 五

口功大樹發如毫之續悲如弃井痛口崩榛迹後以釋
 子口口俗門多事鴛鴦瓦墜空增蕭索之蹤鶴鶴軒來
 真假因緣之力口口填壑以日繫時王生之詠靈光堪
 增情口丁令之歸口口是可潛然尋值口德初年
 世宗御宇忽行釐革欲議廢停蒙 本府以飛牋奉
 皇屢而准舊房廊漸壞雖貽口口口池樹猶存
 且口雍門之請不有所廢其何以興將崇必葺之功頂
 仗當仁之者即有 院主僧清紹道遙寺主僧清範
 終造主大德賜紫終廣維那僧口操等寃親等觀物我
 俱亡挺智刃以千星蘊道情而若水輕財重禮天資梗
 概之心發譽揚名自樂盤桓之興乃願遺口口起口謀
 共崇大壯之功各設中半之信乃定吉日旋擇良功蓋
 口口以增華貴暫勞而永逸紅樓再建宛如展吐之形
 紺殿重修屹若鳳口之勢僧堂冰潔唯易舊以口新客
 位風口亦去奢而即儉香厨口肅朱戶精微全資慕善
 之內得契無為之口日新以故究繕葺以非勞事畢功
 成壯因緣而永固所願口資 聖口口金石以長
 堅口贊 台慈等松椿而永茂次及飛走中及賢
 恩共承三梵之緣同出六塵之境菴蘿園內口興寶蓋
 之功口勒院中即契龍花之會法眷終本修禮匡美修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四 宋二 六

隱佳秘并同勾當僧志海淨業等早口雉尾潛悟龜口
或入室以探元或棲口而得趣口鸞白鹿畫焉 明
代之禪祥翠栢寒松並是空門之梁棟齊興上願獲就
殊因永貽荷檐之名長履真如之境 施主張景口
賀敬璠張彥謙口諸公私助緣等情口長者 口志慕
口口各分潤屋之資共助肯堂之力香焚舊菊今朝而
已結良緣果證菩提他日而口口覺道既口善事宜勸
貞珉濤也智不周身才非濟物口口途之口口口東
西窮法海之波瀾莫詳深淺既辱旁求之請口揚口口
之名揚管囑文大有慙色時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四 宋二

七

大宋軋德四年二月十五日記

同學法眷清智賜紫口德慧口口口終口悟真終口

匡口匡秀

按此碑為沙門道雍書道雍名不見於書譜司馬
濤文亦繁蕪末題同學法眷僧名同學法眷之稱
初見於此

三體陰符經

碑高六尺廣三尺六寸二
分二十一 行行二十字

黃帝陰符經

郭忠恕三體書

經文不錄

大宋軋德四年四月十三日建

安祚勒字

右陰符經郭忠恕書篆法自唐李陽冰後未有臻於
斯者近時頗有學者曾未得其髣髴也實錄言忠恕
死時甚怪豈亦異人乎其楷書尤精也集古錄

忠恕篆筆幾與徐鉉埒而尤以工小楷名畫入妙品
仕宋為國子主簿用酒狂得罪貶能自卜死日或云
仙去不死也陰符最為唐人所重褚河南前後奉敕
書至累百卷中亦多精語是老子以下鬼谷以上人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四 宋二

八

作但非黃帝書耳忠恕既請仙人宜其有會屢書之
而不足也弁州山人

此忠恕三 陰符經以小篆為則而二者翼之蓋古
文者篆之所自始而八分者篆所以化而為楷之路
也必見古文然後知字之本形而于變萬化總由此
出見小篆然後知字之正體而後俗俚之譌凡不從
此生者皆不可以字見八分然後知今之楷法即古
毫不相似而一一可尋其源流而歸其祖廟先生之
心亦苦矣非以誇博好異而已矣此刻為宋初是時
字學未沫而二徐與先生又力振古法自夢英以下

無取矣墨林快事

此刻唐懷惲禪師碑之陰三體者以篆爲正而以古隸分注于下也蓋字本從篆從隸而省爲最最謬者則列字之作歟耳其所用古文多無所本宋史稱忠恕有古文尚書并釋行世今其所作汗簡中採錄甚多字體亦正俗參半乃博覽之家非求精之學也篆體既變少監舊法又加之筆畫謬戾何以示後關中金石記

篆書千字文序

文刻夢英篆書千字碑陰二十一
十一行行三十五字正書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四 宋二

九

前攝忠武軍節度巡官皇甫儼奉

命書

在昔政弊結繩變生畫卦觀科斗之取象自鳥蹟之椎輪六法陳而大篆興八體分而異端起曰上下而指事仰日月以象形理既會元文亦隨變崩雲垂露窮萬化以通神鳳舞龍驤關千門而企聖雖學徒甚衆

而能者蓋稀有

僧夢瑛荆楚之開士也本其鄉

黨青草連洞庭之波詢其名位紫稻惹田衣之色幼探內典志在於法觀旁通外學行在於篆書嘗以世之千
字言無二者禪師智永遺蹟斯在遂服膺肆業自我作
式易銀鈎爲玉飾代隸字以古文工隨歲深名曰藝顯

聚弃筆以成塚願隔池而畫墨史籍沒而蔡邕作陽冰死而夢瑛生則代不乏賢諒非虛語 聖

朝丁卯歲

瑛公來自成錄觀光

象魏袖

所業于文惠然見取且曰

今太尉相國漢陽公

建前關中表率西夏翠瓶飛錫時棲賓館隱几函杖屨

親講席俾勒斯文用傳不朽以敷三署交官

七

朝掌誥請陳事實用紀碑陰撫絃雖昧於希聲擗管聊

書於小序庶使陳倉獵賜同瞻拂却之衣汲塚筠編不

化焚書之火時仲春十日翰林學士承 旨刑部尚書

知 制誥判吏部流內銓事陶穀於

東京序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四 宋二

十

大宋乾德五年九月二十八日立

推誠奉義翊戴功臣永興軍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

使特進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二品行京地尹上柱

國漢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七百戶食實封八百戶

吳廷祚建

武威郡安仁裕刊字

英公子篆書獨推李監而陶承旨穀此序亦云陽冰

死而夢瑛生其然乎序書出皇甫儼手可謂升率更

之堂者石墨

按太祖紀乾德五年十一月癸卯改元開寶此碑

以九月二十八日立故仍稱乾德五年文為夢英千文序千文刻于正面此序即刻于其陰千文以乾德三年刻陶穀撰序在丁卯仲春為乾德四年而刻以五年蓋非一時之事也序末與千文同列吳廷祚銜名史載廷祚以乾德二年改鎮京兆開寶四年來朝遇疾卒其在京兆八年之久矣宋史陶穀傳太祖將受禪未有禪文穀出諸懷中以進太祖甚薄之此序乃自述其三署交官七朝掌誥誇以為榮甚矣其鄙也傳又稱穀諸于佛老咸所總覽宜其為英公作此序也函丈作函杖全謝山

金石錄卷二百十四 宋二

十一

云出禮記王子雍本

摩利支天等經

碑高五尺五寸廣二尺六寸三分作五截上二截皆二十行下皆二十六行行十一字或十字不等正書在西安府學

汝南袁正己書

佛說摩利支天經

京兆府園子監

神王女抄多摩尼莫說

梁代失譯

經文不錄

安仁祚刻字

助緣樊有永 弟有遂

前攝節度推官劉知訥施石

李奉珪畫像

乾德六年十月十五日施主徐知舜建

其經亦在監內留傳

黃帝陰符經 京兆府園子監

經文不錄

武成安仁祚刊字

助緣樊有永 弟有遂

翟守素畫像

前攝節度推官劉知訥施石

金石錄卷二百十四 宋二

十一

乾德六年十一月九日施主王虞能建

此碑首摩利支天經前作佛像次黃帝陰符經前作

黃帝問道廣成子像畫俱不惡書者為汝南袁正己

亦能習歐陽率更法者因以見宋初諸人猶步趙唐

矩也

石畫

袁正己所書摩利支天及陰符經立於乾德在京兆

園學以太學刻二教之經不必論宋初文字徐以篆

夢英以雜體袁正己以楷皆得郭忠恕之一端而此

袁得意之作古淡閒雅尚有李氏之遺風焉蔡襄稍

為變調繼以蘇黃各出新意陵夷至於顧老古法墮

地盡矣余於宋初猶有取焉爾墨林快事

按摩利支天經并咒今大藏盡字號內凡有四種

一曰大摩里支菩薩經四卷宋明教大師天息災

譯一曰末利支提婆華鬘經一卷唐沙門大廣智

不空譯一曰摩利支天陀羅尼咒經一卷失譯人

名開元釋教錄附梁錄蓋摩里支末利支與摩利

支音近而有異文耳此經一卷亦大廣智不空譯

而此碑但署鈔說者二人云梁代失譯不署不空

譯之名豈不空譯本宋初未傳於世耶此經與陰

符經同刻一碑皆袁正己書畫像則李奉珪與翟

守素二人分列于經首今大藏每經卷首必有佛

像此其權輿也

張仲荀抄高僧傳序

碑連額高六尺一寸二分廣三尺四寸十七行行二十四字行書篆額在西安府

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知制誥陶穀撰

南嶽宣義大師賜紫夢英書

遷客郭忠恕篆額

浮屠氏之教其來久矣自昔金人入夢白馬來朝像法

聿興奇才開出僧會東下吳俗從風羅什西來秦人被

化圖澄馳名於趙國惠遠傳法於廬山自述已還厥徒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四 宋二

七

孔熾宏道者指白蓮而結社求法者度雪嶺以尋經至

於浮杯乘錫之流黃眼赤鬚之士論堪揮塵講必雨花

示現則吐膾成魚布施則投身飼虎戒珠月滿慈劍霜

明五蘊皆空諸漏已盡去聖逾遠其道日彰盛事芳蹤

不可備載清河公好古博雅君子也以爲乘門行跡非

在九流一物不知未能無恥乃徧閱茲傳至于載三略

彼浮華擬其機要分爲十卷以類相從子覽而異之嗚

張公之才美作事可法得無旨乎孔氏以德行政事言

語文學爲四科昇堂者顏闕而已達磨寶誌之輩亦禪

門之領袖甚有可觀夫童子救蟻之仁乃德行乎祖師

傳燈之要乃政事乎道安弥天之論乃言語乎湯休碧

雲之句乃文學乎立其教則有殊歸其理則無異稽乎

用意豈徒爲一書哉起予者商不敢無述

僧義省助緣

安文璣鐫

紹元大師施石

袁允忠 房仁頊 張仁遂於長安共建

湯休碧雲之句乃文通語也謂之釋氏之文學可乎

陶學士文真法門之畫葫蘆者英大師書亦筆冢之

盜枯骨者不足辱吾書意也舟州山人續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四 宋二

十四

英公以正書為得行筆非所長也篆蓋者乃郭忠恕郭小字篆文習見之此漸大而尤有典則八字元為兩行行間甚闊余手自裝潢聯作一幅墨林快事

按高僧傳今所存者會稽嘉祥寺釋慧皎撰凡十四卷其見於隋經籍志者為齊釋僧祐撰亦十四卷然慧皎序謂沙門僧祐撰三藏記止有三十餘僧所無甚眾慧皎因是增廣為二百五十七人又仿出附見者二百餘人則僧祐本與慧皎合矣別有續高僧傳四十卷唐釋道宣撰始于梁初終唐貞觀正傳三百三十一人附見一百六十八人此二

金石錄編卷二百二十四 宋二

五

書今皆現存大藏中此碑陶穀撰序不甚明晰不知張仲荀所鈔者慧皎本乎抑道宣本乎其書十卷久已不傳惟存此序蓋當時刊板之法未甚流行全書刊石為難祇刻一序以明大義猶夢英不書說又全部而但存部首刊石傳世之意也張仲荀無傳可考碑無年月據撰者陶穀書者夢英則皆在宋太祖時而篆額之郭忠恕題曰遷客宋史忠恕傳建隆初被酒與御史競於朝堂坐貶為乾州司戶參軍又擅離貶所削籍配靈武其後流落不復求仕進多遊岐雍京洛間至太宗即位始召

赴闕授國子監主簿則其篆碑額亦在太祖朝遊雍岐之時故畧為遷客也

新修唐高祖廟碑

碑高一丈二尺六寸廣四尺九寸二十五行行五十九字至六十四字不等行書額題大宋新修唐高祖皇帝廟之碑 十二字篆書

大宋新修唐高祖神堯皇帝廟碑銘 并序

朝請大夫行尚書左司員外郎知制誥權判昭文館充史館修撰判館事杜國賜紫金魚袋臣扈口奉

翰林侍 詔朝議大夫太子洗馬同正臣張仁愿奉

金石錄編卷二百二十四 宋二

六

勅書

昔者洪水懷山下民方割堙之者禹也有夏多罪天命殛之順之者湯也紂為不道毒痛四海伐之者武也隋失口馭塗炭六合代之者唐也雖口干戈揖讓步驟不同至於應天順人為民除暴其義一也唐之高祖曰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姓李氏諱淵寔天之英寔地之靈體曠舒之至明稟融結之元精應符口而出順時運而生體貌多奇乃軒皇之瑞表寬仁大度即漢祖之英風故舉義參墟堯起唐侯之比也陳師涓曲武指商郊之類也口口口口之碑以表至公尊太上之口以存

大義然後受九錫之備物口三口之盛踴開基御極莫
之與京若夫氛穿騎天晞之者杲日黔黎塗地拯之者
聖人隋自大業末年羣盜蜂起大則跨州連郡竊帝位
王小則斬木揭竿攻城剽邑茫茫九土盡為糜鹿之場
擾擾羣生俱充蛇豕之餌亂離瘼矣為之何哉

帝時以英武之姿逢板蕩之世思欲救兆民之平
雍拯六合之橫流滯口不辭奮衣而起加以寬厚容物
則賢者為之伐謀明恕愛人則勇者為之決戰豪傑因
之而景附億兆由之而欣戴故得活口黎於焚燎易愁
怨為譴訝口合羣心終陟元后自肇有書契綿歷載祀

撥亂濟時之主創業開統之君如 帝之比

者幾何人哉 我應天廣運聖文神武明道

至德仁孝皇帝名輝 帝錄口綜 王猷順元

識以 口飛聲 鴻基而嶽峙 油雲

在上羣生欽 下濟之恩 瑞日升中六合

仰 無私之照窮夏禹奠山之蹟盡口四口幣周
官經野之疆咸輸九貢頌聲斯作瑞牒爭陳日月為之
貞明河洛以之開興然猶若稽遠古緡慕口芳訪墜典
於石渠感受口於 口口以 帝昔膺
土運奄有瑤圖洎谷變以陵遷遽光沉而蕙歇矧自唐

祚將季素旬挺厥一杯會盜於漢陵三月幾焚於驪軸

我皇帝思延歷代 澤漏重泉惜魏帝

之銅臺空存舊址嗟茂陵之玉筮口出人問乃
命授以規模修其圯墉仍頒 寵詔就建靈祠因

獻陵之下官據畢原之故地鳩工蒞事不日而成觀其
正殿中踞景福靈光之比也迴廊口聳未央建章之類

也其傑塑也飾之以金碧丹青其暇御也黃之以藻火
粉米良工盡妙能事咸臻及大匠之告成 命詞

臣以紀事微口口口 口口乃再拜稽首口言

口昔 唐高祖鑿乳搏象載育含靈括地開

階重垂大統故能使一十九葉克口於鴻圖三百餘年
口守其清廟彼乃得之口口口 今我后儀

天立極稽古歸人蒼壁黃琮屢謹 圓丘

之祀金口玉檢將行岱嶽之封 皇業聿興人口

口口此乃得之於後也口知前聖 後聖不謀而
同以古以今相去何遠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又曰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是之謂焉宜乎 德音是

隆祀典惟豐仍口豐碑以示來世敢遵唐百虔杆斯銘
銘曰 唐立百受命 奄有神靈 高祖奮庸 肇基文陛 重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四 宋一 七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四 宋一 六

熙熙洽 綿三百祀 宋今應運 澤流厚地

我后握圖 文經武緯 垂裕儲休 卜三十世 伊

二聖方相望 諒於湯考有光 念高山之燕

沒 嗟舜野之荒涼 乃構原廟 隆其棟樑 乃潔

明祀 脩以蕭薌 口口如口 靈祇允威 敢載言

而紀績 期地久方天長

開寶六年歲次癸酉七月口子朔二十一日口口建

新修周武王廟碑

碑高九尺一寸廣四尺五寸二十四行行五十五字行書

大宋新修周武王廟碑銘 并序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四 宋二

九

翰林學士朝議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 制誥

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盧多遜奉 勅撰

翰林待 詔中散大夫行太僕寺丞柱國臣孫崇望

奉 勅書

古者聖人體乾坤樹道德功濟天下法施生民歷代咸

欲稱其名美其事或樂章以歌之或畫像以讚之亦以

為宣揚前烈敦厚王化其有濟黔首倒懸之命成域中

太平之績盛德鴻業垂光典墳傳萬代而不朽者其惟

周武王乎嘗觀樂音大武將闕其歌云於皇武王無競

維烈又觀畫讚黃初舊文其詞云桓桓武王救世濟民

皆謂追美褒揚遺德歷彼千祀往聞虛詞曾未若崇一

時之典章振列聖之耿光訪陵寢以奉之析戶人以守

之乃建祠廟乃崇祀典先王不能有其制前代未能行

其事出自我 應天廣運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仁

孝皇帝冠絕古今之 聖德也將以事實刊於貞

珉乃 命微臣對敷休烈謹再拜而稱曰伊昔皇風

擊輿西土磻溪協德時雨降而山川出雲孟津會盟天

機發而龍蛇起陸既而威加四海化成天下武王之德

可得言焉若乃戎車虎賁右旄左鉞赤鳥上屋表天命

也白魚入舟象人事也仗大義而平定任純誠而臨御

旌賢人而示來者所以表商容之間重烈士而悼云亡

所以封比干之墓先濟民而後圖國用所以散鹿臺之

財輕積廩而重違物情所以發鉅橋之粟暴斂殘毒白

我而息遂致群心翕然口口斯應海內黎庶捨塗炭而

登春臺寰中歌謠釋豐蔀而見白日及乎敦治本澄化

源封五帝之後嗣削五虐之弊政命周公旦營成周而

卜洛命太公望授賜履而封齊分治西陲委邵伯之共

功保釐東郊有畢公之繼德宇內由是安泰民風所以

和暢豈直休牛歸馬但美於偃兵保大之巧空歌於成

德者哉揚積世之大業成後嗣之丕基生民已來鮮能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四 宋二

踰者 我皇所以覽虎觀之史籍披職方之圖誌
 鄧邑故地得其舊陵因 命守臣躬往省視乃曰陵
 寢如故而荒榛之路弗禁於樵採廟宇甚陋而牲牢之
 奠無聞於俎饌上言至止 帝曰吁哉以為廢修
 寢園無以褒聖王之德教守無人戶無以奉古陵之封
 植既而封植有所守奉有戶非嚴肅於廟貌何崇重於
 瞻仰於是下 明詔命有司榘楠杞梓集其材公
 輸匠石規其制將作圖畫以承式 宸辰臨觀而
 命使廷臣受 詔輅車載馳揆程鳩功不日而就徒觀
 其殿宇巍巍丹楹赤墀瑤軒藻井金階寶砌迴廊環周
 彫甍對飛朱欄綺疏交錯光輝何修奉之所至而輪奐
 之若是則知武王以大聖之德思濟於人民 我
 皇以不刊之典光揚於祭饗使彼功不昧而 我德踰
 盛太牢致奠極崇重也二時行禮立典制也嗚呼天本
 無親惟有德而能親之神非常饗惟克誠而能饗之足
 使陰助 景福而明垂令典豈止犧象元酒江文通稱
 薦德之肆簋簠香其陳叔達□□□之作徵諸舊籍謹
 為銘云
 卜世其昌卜年其長以德嗣德天鍾武王景祚無疆神
 智無方以聖觀聖時惟 我皇褒盛德□□起追遺風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四 宋二 三

而載揚口武成於周書其切未彰歌下武於周頌其
 其道未光不若因 我朝崇廟饗億萬祀與國史而同
 芳
 開寶六年歲次癸酉十月辛巳朔十五日乙未建
 宋修周武王廟碑盧多遜撰孫崇望行書亦開寶六
 年建蓋與唐太宗廟同時修葺者廟近王陵今廢圮
 碑不知何時移咸陽城中 石壁 鐫華
 右碑行書可觀有宋立于本廟在縣北一里今失其
 址碑見存于今廟中夫有宋于文武成康俱于境中
 建廟與碑今止存此碑與康王碑而文成不可考矣
 噫四聖王陵寢俱在而廟貌頽圯非闕典而何 咸陽 金石
 宋史禮志太祖命李昉盧多遜王祐扈蒙等分撰嶽
 瀆祠及歷代帝王碑遣翰林待詔孫崇望等分詣諸
 廟書于石此其一也文稱應天廣運聖文神武明道
 至德仁孝皇帝攷東都事略載開寶元年八月戊辰
 羣臣上尊號與此正同宋史本紀聖文作大聖誤史
 又移上尊號于十一月恐亦誤 濟研堂金 石文跋尾
 崇望書宋時謂之院體蓋用集聖教序筆意而加豐
 潤者趙嘏謂出于吳通微恐未必然 關中金 石記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四 宋二 三

新修唐太宗廟碑

碑高八尺廣四尺二十
三行行五十字行書

大宋新修唐太宗廟碑銘 并序

朝散大夫行殿中侍御史分判度支公事住國臣李

榮奉 勅撰

翰林待 詔中散大夫行太僕寺丞柱國臣孫崇望

奉 勅書

軋網裂地維絕國風歇王澤竭天命聖智率其雄傑於
是補其裂紉其絕續其歇益其竭三才區別以更始萬
物陶鈞而煥發東西南北張再造之軋坤春夏秋冬皎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四 宋二

重新之日月功有如是之大者臣見之于 唐太

宗文皇帝者哉頃以暴隋失圖蒸民無象內則鏘金珮

玉縱虵虺於賢良外則弭節橫戈恣材狼於郡縣頽下

民由我而為訴指上帝何知而可欺惟惡乃常謂善無

益五行四序錯亂之道疇依九州八荒焚燭之災孰救

文皇帝泄彼怒氣奮為義聲迅雷出地幽墊以

而啓戶應龍御天陰靄謂之作氣厚其禮所以歸多士

虛其懷所以結群心黎庶由是樂推英雋於焉附君

臣之分斯定天人之機交發雲旌南指泛鷁之徒不廻

神兵西出剪鷁之郊甫定然後建德誅世充降李密

遂薛舉日不暇給寔繁有徒暨乎奸僭平河洛宅偏雅

集禮樂興嚮明恪居恭勤政擇臯曩伊呂之具以調

陰陽求龔黃卓鄧之才以敷教化於是五刑恤五教寬

六宗秩六府完桀紂威虐之政不日而革堯舜清淨之

理暮年而旋夫如是孰不謂帝道之輝焯王業之艱難

者焉既而和氣凝澆風變在天成象景星高而甘露零

任地班形芝草植而騶虞見倉稟實而禍亂不作俎豆

修而祭祀不絕于以傳十八葉垂三百年享國稱孤由

帝而有 今皇帝以文武迭用亭中外以刑德交

舉綬賢愚化孚萬邦歲俯一紀迺者臨便殿願台臣乃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四 宋一

日功蔽生民一時而可配天地迹流信史万古而若揭

日月者前代聖王之德歟豈可使蕪沒陵園湮沉黍稷

苟盛典以弗舉俾後代以何觀於是給豐財募奇匠啓

舊葬所以極衣冠之飾構新廟所以正祭祀之期旋聞

列藩咸訖不續揚此能事屬于 盛朝仍分詞臣

各誌年簡微臣僂僂承命怔忡省躬執簡登朝言直方

慙於任座揮毫撫石思遲空類於馬卿將何無愧之辭

仰紀非常之美但遵 睿旨因得直書庶明乎信

陵有護冢之恩止憐列國比干有封墓之賜但念忠臣

將求其倫曷足稱件而已哉謹為銘曰

天地既否 雲雷道屯 平此多難 鍾于大君 大
君擊輿 大義斯作 雲出山川 奧開河洛 河洛
既宅 華夷以康 會如是者 太宗文皇 文皇未
起 考四維如燬 文皇既位 考八荒如砥 文皇之迹
考炳如丹青 文皇之功 考配于天地 今我后念前
王 修盛禮 陵廟載嚴 衣冠式備 仍命鴻筆
克揚能事 非獨以耀豐恩 輝永世 抑亦使深為
谷 考 高為陵 英烈之聲 不墜美矣
開寶六年歲次癸酉十月辛巳朔十五日乙未建
新修光武皇帝廟碑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四 宋二

碑高一丈一尺六寸廣五尺六寸十九行行四十五字行書

大宋新修後漢光武皇帝廟碑銘 并序

太中大夫行右補闕內供奉柱國臣蘇德祥奉

勅撰

翰林待 詔中散大夫行太僕寺丞柱國臣孫崇望

奉 勅書

祭法曰能禦大災能捍大患方得在祀典祭義曰宮室
既修墻屋既設所以交神明惟 後漢起南陽靜
諸夏康濟於一時惟 大宋舉墜典秩無文輝映
於千古是知廟祀其來尚矣公革成禮可得言焉昔者

漢運中缺新室不道九縣騰起三精霧塞糾聖公以縉
緇之衣憑凌冠蓋劉盆子擁赤眉之眾竊弄干戈跨州
連郡蜂飛蝎起 光武皇帝攘臂一呼群心四附
夷昆陽之戰克平百萬之敵拔邯鄲之壘遂應四七之
符築鄴邑之壇于以授天命定洛陽之都于以順人心
若乃起於民間始無尺寸之主乘乎帝位終為夷夏之
君復能日慎一日安不忘危口口覽機摧日吳乃罷或
躬閱經史夜分乃寐保全功臣而奉朝請進用文吏而
責時務易凶歲為豐年變亂代為治口口國二百載傳
位十二帝則前之言禦大災捍大患 光武之道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四 宋二

諒無媿焉

應天廣運聖文神武明道至德

仁孝皇帝端居九五之位交泰億兆之民 德威四

方擒僭偽之君者二歲周一紀口口郊祀之禮者三而猶

避 興化之鴻名讓 成功之懿号若朽索

之御六馬不捨 戒懷理大國如烹小鮮自然均化

制前古未行之禮旌歷代有道之君於是下 明詔

命有司陵寢除荆榛之穢廟貌極蓬豆之潔則前之言

修宮室設墻屋 我皇之旨侯其偉歟美哉

新廟既已成能事亦已畢爰軍 睿旨仰建豐碑臣

撰以虛屏亦參撰述敢揚 茂實謹作銘云

開闢已來 聖帝明王多矣 粵若無位而興 無兵而起 自民間為天子 而能掃蕩煙塵 混同文軌 保功臣之令名 進文吏而致治 有始有終者 惟光武皇帝而已 光武既沒 餘荒陵 我皇制禮 考崇明祀 正殿歸立 長廊對峙 遵豆極其饒潔 土木窮其壯麗 貞石勒銘 庶幾乎天長地久 知 我皇之旨

開寶六年歲次癸酉 月 朔 日 建

新修嵩嶽廟碑

碑高一丈三尺二寸廣五尺二寸二十五五行行六十四字行書在登封縣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四 宋二

七

大宋新修嵩嶽中天王廟碑銘 并序

翰林學士朝議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 制誥

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盧多遜奉 勅撰

翰林待 詔中散大夫行太僕寺丞柱國臣孫崇望

奉 勅書

廣雅稱山大而高者嵩也詩人謂峻極于天者嶽也名義昭著布在文籍齊德泰華而獨峙于中方俯視河洛而助成其秀氣惟 神是宅炳靈孔昭以太史琬璣察軋文知其揚星辰之定域以陽城土圭測日景知其居天地之正中萬山四顧而來向嶠巒高聳而直立

太室少室左右之勢通朝陽夕陽東西之分正神仙秘洞府則浮丘子晉隱別館於巖巒帝王會眾神則秦皇漢武著古跡於壇廟眇觀歷代厥有祭法播在典故垂諸禮文四籙六甄崇其儀制一禱三祀著為彝章

我應天廣運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平

一六合澄清四海精誠貫於白日德教加于百姓

燹旒願問侍臣預對謂天設神府陰主人事者

何也曰 嶽神也地迓王畿位正中主者何也曰

嵩高也嵩高何神也曰 中天王也中天之封何

代也曰唐顯宗天寶五載也 帝曰吁我其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四 宋二

天

念哉嘗問 天垂元鑒 神助陰陽合道則

祐之反是則禍之 神以我為有道之君故祈禱

應 神以我為求理之代故風雨調 神以

我有愛民之心故稼穡豐穰 神以我有惠物之

志故煙塵掃盪我今虔意思有報於夫祀事恒典也何

以加焉封爵齋制也無以增焉將欲隆萬人之瞻仰莫

若嚴續望必欲垂永世之崇重莫若闢廟狝乃 命

蓋輪奐之美先列於畫圖又 命擇貞幹之臣就護

其力役厥功告畢有司上言復 命勒銘貞珉以盡

紀錄盛矣哉 聖人之德冠古無倫以就覆坤載

為楷模申之以周物以堯步舜驟為軌躅益之以緩響
猶能不以運詐自大而 讓德於 元功不以
治平自高而 推謝於 神貺不以豐登開托
駟其 志每 志務乎允恭不以祠祀齋莊邀其
福欲福臻於黎庶修建既備瞻奉有所牲牢鉤潔瓊俎
羅列使四望之禮煥赫於典章綿彼歲月垂諸碑碣俾
百王之道無借於法則夫如是則每言 執大珪
登泰壇柴燎一舉而 天神下降者信矣則知
嶽神奉 上天以安物因 我皇而昭應
惟仁是助潛契 寬恕之德惟明是贊默協和平之
道是故 言必從祈必應泰吾國安吾民者豈徒然
哉蓋人神交感之若是也上古稱以待風雨易之以官
室後世謂既勤樸斲惟其塗丹腹本以純素漸崇壯麗
以至左平右城著為禮容範金合土窮其華飾先王或
留心祠禱崇奉虛誕望仙作宮遂極土木之費夢地立
廟奉 嶽神大增其華而不在于奢侈曲盡其美而
曾無勞役嚴殿宇宗門垣雕梁彩棟連莞接廡連軒洞
邃瞻之肅然有以見 我皇稽古守已為民崇祀
之心形容於斯廟也不假採策知 神有延洪之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四 宋二

三

貺不俟磨崖知 我有永久之法然而冠古立制
敷祐垂德不有譏錄其何宜著微臣職備禁署目觀盛
事奉 命叙述文不逮意豈獨使四海一統漢臣傳
華嶽之碑百堵九成周史頌終南之廟敢用實錄而為
銘云
惟天保民 在乎歲功 惟聖治民 暢乎時風 奉
天助聖兮感而遂通 昭昭嶽神兮鎮于寰中 備物
有秩兮祀事是崇 所以古禮之垂文兮五嶽視三公
惟民戴君 尊乎寶位 惟神祐君 伸乎大義
愛民奉神兮潔誠以祭 皇皇聖王兮重彼明祀 昭
以靈貺兮顯乎嘉瑞 所以漢帝之告功兮嵩山呼萬
歲 視三公兮表崇重於薦神 呼萬歲兮告延洪於
聖人 天地之中兮嵩高磷磷 寰海一統兮景福無
垠 我之盛德兮超彼前聞 我之祈福兮在于生民
豈比夫獻壽之聲兮標漢史而徒云
開寶六年歲次癸酉十二月辛巳朔日建
右嵩嶽中天王廟碑盧崖州撰有唐季衰薄之風孫
崇望蓋以書待詔者運筆固圓熟母乃通微院體之
遺耶 舟州山人 四部彙
開寶六年重修中嶽廟碑盧崖州撰多遜之筆而孫崇望書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四 宋二

三

之者也中州金石之文自葉井叔漸搜出而予所見者得之范侍郎天一閣二百年前搨本古香古歡更為希有

鮑增 亭集 宰輔編年錄開寶六年九月己巳盧多遜參知政事

多遜自翰林學士兵部員外郎遷中書舍人除此與

周武王廟碑一立於十月一立於十二月猶稱翰林

學士尚書兵部員外郎者撰文時猶未執政也

潘研 堂金 石文 歐尾

崇望書郭進屏盜碑甚瘦勁此又以圓勝王世貞指

為吳通微院體之遺子觀宋初人書尚有唐人風格

不似後來逞姿作勢致臨書者未盡其長先受其弊

耳 中州金 石記

新修商中宗廟碑

碑高一丈四尺六寸廣六尺四寸五分二十一 行行五十四字或五十六五十三字不等行書

大宋新修商帝中宗廟碑銘 并序

宣德郎右拾遺臣梁周翰奉

翰林待 詔朝請郎太子率更寺主簿臣司徒儼奉

勅書

眇觀上古逸聽前王尊盧粟陸之代興燧人有巢之更

王皇猷允塞五帝步而同驅盛德光亨三王驟而並軌

言至治者乃稱其茂烈語聖嗣者必本其鴻源維子孫

垂裕而克昌亦昏明繼世而迭有載籍具在可得而言

案商本紀 帝太戊契二十一代之孫 帝

雍己之弟司徒事夏佐治水而有功天乙勤商祀諸侯

而受命惟 帝克大祖宗之業生知皇王之道臨

下有赫在上不騁休光炳然燦燿耀世 皇家有

天下之十五載 王塗無外 帝理有光

文德誕敷遠人來格 武功大定凶族咸

劉 惠澤霑于黎元和氣煦于昆螯恢禹迹之遐

理復 中州之故封蠻谿之元歲紀職方之籍象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四 宋二

胥之譯時踐葉街之庭加以天下大寧海內如砥陰陽

水旱罕值於天災山川鬼神必助於 聖作郊丘

備物之祀祖考孝思之誠三陞 紫壇

親奠蒼璧帝王之能事畢舉邦國之隆典肆荷爵鄣侯

之孫興廢見乎厚德封黃帝之後繼絕表於至仁居一

日 皇帝若曰歷代 帝王各膺靈數

雖翰共於先躅正朔被於中原雖年祀濶遐而園寢尚

在瘞錢口裝穿箭者注焉陵土皆抔樵蘇者弗禁朕載

用震悼豈忘寤興有陵闕之處宜令並禁樵採仍各建

祠廟一所務盡宏壯光靈賁於萬古 皇明照於

九幽粵以開寶辛未歲經始以壬申歲畢功事越非常
功存不朽太牢之饗遂軼於中祠二簋之誠必更乎檢
禮至于豆甗之器祝史之辭率非齋章皆用新典當使
泯然之俗紛若之巫禱請天時將有豚蹄之愧誼謹神
宇益知銅鼓之非將鏤貞珉以觀永代臣仰承

容旨實稟英辭採舊史以披文但瞻陳迹染柔毫而叙
事終玷清芬拜手颺言謹作銘曰

司徒佐禹 聖謨有裕 成湯勤商 王業云昌 祖

宗昭顯 子孫蕃衍 盛德聿興 靈猷允升 世去

千古 陵荒無主 廟貌不陳 禱祀何人 皇鑒昭

晰 興廢繼絕 陵樹無樵 德音孔昭 乃興大構

以資靈祐 端拱嚮明 凜然如生 載披青簡

帝文炳煥 桑穀生朝 日暮雅高 禘己禳厭 妖

不勝德 君道允常 休有烈光 禮文載秩 宣揚

茂實 碑於廟門 終古其存

開寶七年歲次甲戌四月己卯朔十六日甲午建

按新修帝王嶽瀆廟碑凡六通一日唐高祖神堯

皇帝廟一日周武王廟一日唐太宗廟一日後漢

光武皇帝廟一日嵩嶽中天王廟一日商帝中宗

廟前五通皆開寶六年立末一通七年立修廟立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四 宋二

三

碑事太祖本紀不書惟見於宋史禮志云在廣南

平後而不著何年按平廣南乃開寶四年二月事

則修廟立碑之命在四年以後六年以前矣文獻

通考載乾德四年詔合三十八帝陵寢禁樵採廟

貌設牲牲開寶三年河南鳳翔京兆耀州言自周

至唐凡二十七陵並經唐末兵亂開發詔具棺槨

以葬長吏致祭以上所載皆未詳晰不知當時立

碑者止于二十七陵抑合三十八帝今所見之碑

拓止此五帝一嶽其餘蓋不可知矣六碑文皆通

脫無須考辨撰文人唐高祖廟為扈口泐其名即

扈蒙也周武王廟嵩嶽廟皆盧多遜唐太宗廟為

李瑩光武廟為蘇德祥高宗廟為梁周翰書碑

人唐高祖廟為張仁愿高宗廟為司徒儼餘四

碑皆孫崇望宋史扈蒙傳蒙字日用幽州安次人

由中書舍人遷翰林學士坐黜為太子左贊善大

夫稍遷左補闕乾德六年復知制誥充史館修撰

而不載其行尚書左司員外郎東都事略與碑同

史似誤以左司員外郎為左補闕也盧多遜傳多

遜懷州河內人乾德三年加兵部郎中六年加史

館修撰開寶四年命為翰林學士六年遷中書舍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四 宋二

三

人參知政事碑無史館修撰兵部郎中作兵部員外郎宋史宰輔表六年九月己巳盧多遜自翰林學士兵部員外遷中書舍人參知政事則傳作兵部郎中者誤也碑建於十月十五日而結銜不署參政者撰文當在九月以前也李瑩蘇德祥俱無傳瑩見宋史太初紀開寶七年五月戊申朔殿中侍御史李瑩坐受南唐餽遺責授左贊善大夫梁周翰傳周翰字元褒鄭州管城人開寶二年遷右拾遺改左補闕兼知大理正事碑惟載宣德郎右拾遺而已張仁愿孫崇望司徒儼俱無傳石墨鐫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四 宋二

華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四終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五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謨 宋三

重修龍興寺東塔記

碑高五尺五寸廣三尺文二十六行行四十六字正書在同州

若夫致情自逸聖人生博奕之談驗性迷方諸祖散指月之論是以珠沉於海俾罔象之忘機補竅於身使混沌之返口則必逍遙委化復歸何有之鄉清淨居真共安無過之地何須窮泰極侈恣嗜於心胷入聖從凡昧修行於眼耳唯釋氏之教興於曠劫金剛三昧為法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五 宋三

界之歸依玉毫六通作人天之瞻仰灑醍醐以濡潤澤則無不舒蘇震法樂而激聲教則俱聞踴躍是故衆魔既伏列仙共歡得樹神之精勤感輪王之迴向擎拳合掌悟法相之皆空落髮披緇學菩提之無上其過去未來之因果龍藏名言脩矣此何足以稱揚覺皇受波旬之請而入涅槃雖化身強焚而金質自永舍利之寶散八支那同州龍興寺東塔是其一也截翠嶽於半天影太陽於中道隨氏之將興祥兆見焉金陵電滅浮喜氣於東南火運炎空籠祥光於中夏夾輔王室方嚴承相之尊纂成帝功覽塞神尼之識隨文曰以所居宅是為

此寺自後紅樓翠殿高危上入於雲霄寶鐸珠輪光彩
 傍侵於河洛然則年代深遠功績漸隳瓦墜梁傾歎風
 摧而雨敗物存基在但日往而月來不有否也其何泰
 乎有恒農楊氏名繼宗乃左馮一長者也金玉其貞冰
 霜勵已干以非道有難犯之容動以觀時多不平之色
 以布施修崇為己任以謙和儉約為身謀人倫之中不
 可多得以為芝蘭在佩不如戒定之香嵇呂成交爭似
 聲聞之果其是院之西又有長興萬壽院其住院僧前
 僧正法諱智峯師号嚴靜章服副焉秋袍自擁夏臘甚
 高羅什博通識五天之儀範道安講唱明三界之目錄
 萬二千五百眾咸願登門一切十恒河沙亦將其貫恒
 農與之為道侶而甚密亦猶昔之蓮花社也高秋八月
 演摩訶之醫談宴坐一時味如來之真語許檀那為布
 施奉內財以供佛用精進為焚修依法身而潔己居一
 日乃謂峯上人言曰東院真身舍利塔毀頽缺漏久矣
 此不為修如之何有能興者師欣然贊成其事於是集
 工人籌度之鳩眾材聚丹雘無曉無夜經營架搆于時
 即日而就約其費用將百萬計雲煙乍歛若漢日之再
 中星月共臨疑天樞之獨立非夫有大力量有大志願
 豈能成此殊常之功德哉先是此寺鍾樓斜朽凋壞及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十五 宋三

二

峯上人院西殿并中尊列侍並隨室時興塑以之寢久
 中間縱有貼補亦罕能全功恒農一旦皆以家財呼匠
 巧取材用及金翠瓦甍之屬並附益修飾之十分之數
 亦縫其七八焉信矣夫世尊之感應長者之護持非獨
 聞於往昔也阿育王之志氣功滿行修給孤園之清涼
 法興教立遂使清信上士盡生降伏之心懽悵眾生頓
 換柔和之性其誘化補報也如此 府主連帥太師鍾
 一千年之 亨運應五百載之閒生衛 社惠民恤
 刑欽政視囚奴如草芥舞陽侯之橫行驅樓蘭若狐狸
 傳八子之深入方持虎節顯鎮侯藩帳中號令之嚴秋
 風偃草門下平章之 命禁殿宣麻 通惣
 隴右公朱研益丹玉焚須冷宰衡餘慶自高定國之門
 聖祖沖元必握真人之籙 觀風譙郡夏侯公威稜有
 執如松栢之負雪霜忠信罔憊比春秋之應日月此際
 且登於蓮幕匪朝即列於 冀階嘻道與時來時與賢
 會 元戎物望多憐共治之榮調御音容不棄付囑之
 意恒農以功願既畢乃率以文之帖也德行無取文學
 甚虛進未能輔相 帝王立萬年之運祚退不能
 交朋巢許傲列嶽之風雲而猶勞役風塵併何州縣賦
 慙鷄鷄肯為席上之珍兩助蛟龍口是池中之物強搜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十五 宋三

三

鄧拙用以紀云

大宋開寶八年乙亥歲四月辛巳朔二十九日辛未建

寺建自隋而重修于宋開寶之末檀那楊繼宗也碑內有云府主連帥太師者有曰通總隴右公者有曰觀風譙郡夏侯公者皆不可攷作碑者名帖而不言其姓亦無從知之書者并無姓名書法率更方整有之道逸不如也石鑿

右龍興寺碑字畫完好文稱府主連帥太師又云門下平章之命禁殿宜麻攷之宋史則馮繼業時為定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五 宋三

四

國軍節度使史不云檢校太師及加中書門下平章事也宋初沿五代之制藩鎮之權尙重繼業在周已歷節鎮名位久顯龍以三公使相之號不足為異然本傳竟不一書未免失之太略繼業在同州吏民嘗為立遺愛碑今不復傳矣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同州龍興寺有二一在州西北隋開皇年建一

在州正西陝西通志不言建于何代但云明洪武嘉靖中重修宋有重修龍興寺塔碑以此碑攷之則亦建于隋文帝時也碑云隋文因以所居宅為此寺隋書高祖紀皇妣呂氏以大統七年六月癸

丑生高祖於馮翊般若寺紫氣充庭有尼來自河東謂皇妣曰此兒所從來甚異不可於俗間處之

尼將高祖舍於別館躬自撫養而不言別館所在馮翊正同州首邑據此碑知龍興寺為隋文帝居宅矣然據陝西通志又云州治東金塔寺右有興國寺隋文帝龍潛處唐改隆興寺尉遲恭建是又以興國寺為隋文居宅而改建為寺又在唐時其非即龍興寺明矣恐通志未確當以碑為據也碑

載院西有長興萬壽院則今已無考宋史馮繼業傳繼業字嗣宗大名人開寶二年拜靖難軍節度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五 宋三

五

使三年改鎮定國軍太平興國初來朝是碑載府主連帥太師信即馮繼業建碑之八年尙在鎮也定國同末題開寶八年乙亥歲四月辛巳朔二十九日辛未建由辛未上推至朔不應是辛巳據宋史朔考四月是癸卯朔方與辛未合碑誤也

福州重修忠懿王廟碑

碑連額高一丈四尺七寸廣七尺一寸四十七行行八十四字正書額題重修忠懿王廟碑銘八字篆書

重修故威武軍節度福建管内觀察處置兼三司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守中書令福州大都督

府長史上柱國閩王食邑一萬五千戶食實封一千戶
謚忠懿王廟碑

福州刺史彭城錢昱撰

若夫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事者眾所聞矣其或功及於國道濟于民生居士茅泮饗廟食者求諸前史罕有其倫是以黃石立祠蓋曰遺跡沔陽致祭實表舊功故聖人之制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苟無

所稱實曰誣祭唯 忠懿王非誣祭歟 公名

審知字詳卿姓王氏本瑯琊人秦將翦三十四代孫高

祖睦唐貞元中爲光州定城宰有善政以及民因遷家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五 宋三

六

于是郡遂世爲固始人矣曾祖友贈光祿卿王父蘊玉贈祕書少監父 累贈至太尉光州刺史十圍巨木始從厚地以盤根九曲洪河本自仙源而折派若匪降神之氣豈生命世之才 公卽 太尉之季子

也 公形質魁秀機辯明敏負英雄之氣者必相

交友學韜鈴之 者咸詢智謀懸知五典之書暗合萬

人之敵遠近伏其義勇隣里推其孝悌嘗有善相者詣

公之門視其昆弟三 八曰富壽皆一體也而季

當位極人臣自是 公稱負之尋遇陟帖與悲在

原軫念恭事孟 仲 若父焉軋符末鯨網全疎鬼毛屨

落磨牙吮血中原正苦於傷殘脫未裂裳四海盡疲於

征戰 公蓄慷慨之氣負縱橫之才每或撫髀暗

驚鬱孤自誓曰大丈夫不能安民濟物豈勞虛生乎於

是以 俟時待價之口 拯溺救焚之志豪俠相許寢食

不忘雖大鵬未飛已具垂天之勢而神馬一躍終同追

電之蹤屬王緒者憑巢寇之戈矛盜 丘之土宇遽言

得志遂啓無狀但思於弱吐強吞豈顧其幸災樂禍曰

乃大掠部屬旁口口口復收士民以廣隊伍於是

公之昆季咸預焉及秦宗權竊弄五兵逼侵四境緒

內乏嬰城之計外無善隣之助遂率眾以作竄欲避地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五 宋三

七

而偷安玉石俱焚孰能分別豺狼當路無匪縱衡幸豫

章懦怯之中偶番 害之後凡經藩翰靡或枝梧自

潮陽坵漳浦百姓畏其塗炭五馬避其鋒刃豈知兵忌

不戢人慎無恒毋蒲騷者終至敗亡好草竊者焉能長

久動蓄自疑之志本乖同義之心適當軍衆不資遂爲

部下所害 公素敦誠信果涉艱危既負出羣之

才仍諳撫士之術且兵不可以無主將不可以失人衆

遂推 公而立之 公居下惟謙事長必順

雖輿情之有屬在公論以不忘乃曰子早事二兄嘗若

嚴訓豈有弟爲 將兄居其下乎遂奉長兄潮以帥其

眾仍獲清源為所理之地 公由是惡道途之多
梗憤 貢賦之不通實欲致理一方克平羣盜外

惟征繕中則經營運籌之勝負預知攬轡之澄清可待
大順冬□□□□廉察遠亡兵馬使范暉奪符印以自
尊奉緘題而不遜恣行誅戮凶事綏懷人既類於倒懸
時合當於逆取 公比緣觀豐因得徵辭遂舉勤

王之師以申弔民之義躬事戈甲身臨矢石一
年而圍□□□□年而堅壁遂陷范暉扁舟欲遁疎網
難逃遂為海人梟首以獻 公既職元惡乃布優

恩凡日脅從悉令宥過用仁信以馭下行慈惠以恤民
會未泆句已聞致理百姓愛之如父母三軍畏之如神
明又能 成功不居 讓德無愧遂迎長兄潮遷理是郡復

請仲兄却迭居舊邦 武肅王表率諸侯蕩平大
憝吳越盡歸於賜履江淮咸奉於專征以其能務忠勤
遠求薦擢遂 奏授本道廉察及泉州符印借命

焉尋 朝廷以寰海挺災久勞我武東南靜亂獲
庇吾民俾提旄鉞之權□□袴襦之惠遂升本州為威

武軍授潮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仍以 公為節度
副使獎勳績也洎元昆殂謝眾庶歸依 公乃恭

受遺言式俟 朝命明年春 帝恩遠降人

欲是從初授

公檢校刑部尚書威武軍節度兵

馬副大使將委十連之任猶居貳職之勞一之日訊習
驍雄二之日蘇息疲瘵用心數月善政聞 天於

是遑端揆之資正元戎之位齋壇高築軍幕大開分周
詩屏翰之權握 從 鼓聲之任未幾顯居使相特錫戶

封方隆推轂之寄又藉秉鈞之力當多難未弭聊同指
辭之相須及具瞻有歸實賴股肱之迭用式資補袞俾

重塞惟天復元年載正 輒綱重光 帝座
言念七閩之地口符 八柱之功特頒渥恩用越倫等賜

武庫戟十二枝列于私門非恒例也自是日鍾百祿歲
奉九遷 公致 君愈勤述職無怠萬里輸

貢川陸不繫其賒一心 尊戴風雨不改其志
昭皇累嘉忠節別錫異數欲酬懋德豈限彝章天

祐元年夏四月封瑯琊郡王食實封一百戶尋屬龍地
起陸戎馬生郊人心未歇於有唐天命已歸於新室

公知微不爽居暗罔欺 梁祖之即位也纔
傾作解之恩繼舉嗜庸之典三公手拜萬戶連封呂尚

帝師之尊官榮既極子儀中令之貴考限微同尋復進
封閩王加福州大都督府長史迨 莊宗之建王

業也神州克復寓縣成寧欲敦柔 之心先下念功之

業也神州克復寓縣成寧欲敦柔 之心先下念功之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五 宋三

八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五 宋三

九

詔增井賦仍改功臣式覃

北闕之恩用倚南

門之寄

方推拱

極冀効安邊惟治民

素屬於憂勤而得疾遽從於綿篤百靈無効五福克全

以同光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薨於正寢享年六十有四

朝廷素欽盡節俄覽遺文既增愁老之悲豈愴

餘終之典冊贈尚書令諡曰忠懿禮也

公生當

離亂之運出值難難之秋割據一方蓄養百姓得深溝

高壘之固有被堅執銳之衆贈水陸之產通南北之商

鑄銅于蜀山積粟於洛口者不足言其富也連臨淄之

袂投浞河之筆者不足言其庶也至若外含大度內用

小心慎刑既極於精詳舉事悉從於簡略犯則不赦令

比秋霜之嚴恩本無私惠如冬日之暖民惟道化吏以

法繩此可以稱善為政矣言皆必中行罔自欺非正辭

不入於聽非公事不宣於口居常無聲色之樂平生以

禮義自守念十家之產者躬行節儉懷五子之歌者心

誠荒唐每當燦石之威未嘗操扇屬鳴雞之候早見

嚴裝以德報恩遠踰萬里至誠感物動契百神此可以

稱善立身矣興崇儒道好尚文藝建學校以訓誨設厨

饌以供給于時兵革之後庠序皆亡獨振古風鬱更舊

俗豈須齊魯之變自成洙泗之鄉此得以稱善教化矣

懷尊賢之志感愛客之道四方名士萬里咸來至有蓬

瀛謫仙駕鸞舊侶或因官而忘返者或假途而情去者

盡赴築金之禮皆歸贊琦之行其餘草澤搜羅車負待

遇者故不可勝紀此得以稱善招納矣尊天事地奉道

享神無非克誠足以監德然而素欽釋典大廓法門衆

善皆臻何德不報無漏上智必蕩散布於諸方有作良

因仰蓋通滿於樂國鍊卽山之堅固鑄丈六化身銘麗

水之光輝寫五千秘藏事非為己願乃庇民此得以稱

善求福矣功惟理亂志在盡忠安不忘危常為持險之

誠小當事大罔違與國之道以至覆孟數郡高枕三邊

雖昆彭致霸之傳未能繼踵在他變自尊之患故不同

風此得以稱善守位矣且天惟佑德民本懷仁

公享富貴者三十年傳冊封者四五世遺愛銘于人口

忠節書于國史臣子之盛不亦大乎遂自陵谷變遷箕

裘廢壁寂冥關以時之薦淒涼同乏祀之悲仕農工商

慕舊政以如在潢汗蘋藻望遺以不存丙午歲

我師恤隣闔境向化遇今大元帥失越國

王位鍾堅紐運偶負圖當保大定功之初行與滅繼絕

之義既克寧於民庶思成若於鬼神每念開川所歸本

由土氏而盛雖子孫異代已同薰燼之傷而春

秋二時宜陳筮豆之禮遂命以 公舊第為

忠懿王廟仍參常祀之數 霸主爰修於廢

祭藩侯遂立於叢祠行馬戟枝尚存故物豚肩樽酒早
薦惟馨型 山庭月角之容立借老于飛之像庭

庶未周於工績槐檀旋改於光陰舊迹難尋已絕羅含
之蘭菊重門長閉但多仲蔚之蓬蒿既乖與祭之儀殊
闕致誠之所大宋開寶七年秋九月大元帥吳越國王
以時和歲豐家給人足俾蒼福謙之祐遂申成秩之典
凡曰祠廟毀廢並出錢帛修完乃命衙直將躬授人工
旁搜材植補遺基而皆備易舊物以咸新曾未逾時已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五 宋三 十一

聞告畢者儉得以中度規製得以合禮朱軒粉壁隨晚
霽以生光修竹喬松向寒霜而吐色逞曹筆則陰兵欲
動闕郢工則神馬欠嘶部從悉周精靈如在矧以故鄉
將吏開幕資寮當其草昧干戈屢經勞苦泊自樹立基
構盡享崇高乃型都押衙建州刺史孟威等二十六人
以配饗焉斯廟也前瞰清游右連淨刹一路自無於塵
雜四隣皆厲於幽奇曉霧纔開先露列牕之岫疎鍾雖
近不驚繞樹之禽 公昔也嘗遊宴於斯今也復
祠祭于此始易宅而為廟矧將廢而能興苟非陰德不
衰令名未朽又豈能身歿之後有如此之盛乎豈叨居

是藩獲畢斯事仰 嘉猷之未遠聽 遺愛

以長新爰述短才庶存實錄燕然叙事雖有謝於孟堅
峴首威人亦未多於叔子乃為銘曰

極天曰嶽 惟嶽有神 蓄是英氣 生為異人 干
香利劍 瑞世祥麟 爰當季運 實庇蒸民 其

唐德將衰 羣雄欲出 陰霧垂地 祇氛蔽日 豺
豕猖蹶 萑蒲縱逸 苟非偉才 焉濟王室 其二

權為巨盜 緒亦朋姦 欲亂中夏 首屠光山 誰
謂英傑 同罹險艱 終則竄跡 能無厚顏 其三

爰率部民 同徂萬里 緒為眾惡 公得眾美 曰
戮兇人 遂奉君子 立功著名 自此而始 其四

漳浦既寧 清源復平 遂以政事 授于難兄 孝
實志性 謙惟直誠 靜乃指讓 亂則經營 其五

憤彼閩川 樹效裨將 苛虐漸篤 政刑俱喪 銳
旅大驅 凱歌連唱 克定一方 式 諸 眾望 其六

始參貳職 已播殊勳 屏翰之美 朝廷備聞 迨
居重鎮 繼事明君 盡忠竭節 松茂蘭薰 其七

偃仰大藩 廢麻五郡 雖曰功庸 亦由時運 二
柄齊舉 七德兼訓 令子令孫 當年振奮 其八

真王重望 上相清規 陵谷雖變 馨香不衰 俯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五 宋三 十二

緣甲第 遂立嚴祠 年禩屢易 籩豆或虧 其九

廟主推恩 良時有待 舊廟 克新 遺蹤不改 奠

余金碧 儼然神彩 靈貺芳名 千秋如在 其十

天宋開寶九年三月二十五日立

攝閩縣丞將仕郎試太子校書林操書

□□□知李文質篆額 封擊使林口鐫字

按此碑今在福州府城東慶成寺側忠懿王廟中

文凡三千二百餘字泐不可辨者四十四字今從

十國春秋所載碑文與此互校增補旁注二十六

字文為錢昱撰林操書李文質篆額操與文質皆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五 宋三

無攷宋史吳越錢氏世家昱字就之忠獻王佐之

長子佐堯昱尚幼國人立僮後倣嗣國授昱秀州

刺史太祖受禪倣遣昱入貢倣得福州命昱守之

開寶九年二月倣入朝三月歸國此碑即建於是

時吳越之得福州始于晉開運三年十月忠獻王

時遣將余安救福州破唐兵李達率所部歸附自

是屢命使守福州至乾德五年忠懿王以叔元瓚

知州事元瓚卒至開寶七年以從子昱為刺史築

夾城開城河因而修闕忠懿王廟且立是碑闕忠

懿王者王審知也碑云公名審知字詳卿兩五代

史皆作字信通碑云高祖暹唐貞元中為光州定

城宰唐書王潮審知傳云五代祖暹為固始令碑

云屬王緒者復收士民以廣隊伍公之昆季咸預

焉及秦宗權逼侵四境緒率眾自潮陽抵漳浦遂

為部下所害唐書潮傳次南安劉行全不自安與

左右數十人伏叢翳狙縛緒以徇薛五代史王審

知傳有賊帥王緒者自稱將軍陷固始縣審知兄

潮時為縣佐通鑑亦作縣佐新唐書歐五代史皆

從緒署為軍正蔡賊秦宗權以緒為光州刺史尋

遣兵攻之緒率眾渡江自南康轉至閩中入臨汀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五 宋三

自稱刺史緒多疑忌潮與豪首數輩共殺緒歐五

代史則云緒前鋒將選壯士數十人伏篁竹間伺

緒至躍出擒之囚之軍中緒後自殺碑云眾遂推

公而立之公曰予早事兄豈有弟為大將兄居其

下乎遂奉長兄潮以帥其眾仍獲清源為所理之

地唐書潮傳眾推行全為將軍辭曰我不及潮請

以為主潮除地剽劍祝曰拜而劍三動者我以為

主至審知劍躍于地眾以為神皆拜之審知讓潮

自為副薛史云潮拜劍躍于地眾以為神異即奉

潮為帥歐史云緒已見廢前鋒將曰生我者潮也

乃推潮為主碑云大順冬廉察遠亡兵馬使范暉
 奪符印以自尊公遂舉勤王之師范暉扁舟欲遁
 遂為海人梟首以獻唐書潮傳初黃巢將竊有福
 州王師不能下建人陳巖率眾拔之自領州巖卒
 其婿范暉擁兵自稱留後潮乃遣從弟彥復將兵
 審知監之攻福州暉亡人海追斬之薛史云唐光
 啓二年福建觀察使陳巖表潮為泉州刺史大順
 中巖卒通鑑作大子壻范暉十國春秋引林仁志
 自稱留後潮遣審知將兵攻之踰年城中食盡乃
 斬暉而降歐史云景福元年巖卒其壻范暉自稱

金石錄卷二百二十五 宋三

七

留後潮遣審知攻暉審知親督士卒攻破之暉見
 殺碑云公既殲元惡成功不居遂迎長兄潮遷理
 是郡復請仲兄邽迭居舊邦武肅王奏授本道廉
 察及泉州符仰偕命焉朝廷升本州為威武軍授
 潮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仍以公為節度副使洎元
 昆祖謝明年春十國春秋云光化帝授公檢校刑
 部尚書威武軍節度兵馬副大使進端揆之資正
 元戎之位顯居使相特錫戶封天祐元年夏四月
 封瑯琊郡王實封一百戶按唐于統德後攻碑云
奏尋加刑部尚書威武軍節度使又改光祿大夫檢校司空

轉特進檢校司徒又轉檢校太保瑊唐書潮傳昭
 宗假潮福建等州團練使俄遷觀察使乾寧中寵
 福州為威武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
 卒潮病以審知權節度讓審知不許詔審知檢校
 刑部尚書節度觀察留後朱全忠薦為節度使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天祐初進瑊邪郡王薛史云潮
 盡有閩嶺五州之地表其事昭宗因建威武軍于
 福州十國春秋作乾寧三年九月以潮為節度福建管內觀察
 使審知為副潮寢疾命審知知軍府事潮薨審知
 以讓其兄審邽審知自稱福建留後表于朝廷唐

金石錄卷二百二十五 宋三

七

末為威武軍節度福建觀察使累遷檢校太保封
 瑊邪郡王歐史云唐以潮為福建觀察使潮以審
 知為副使乾寧四年潮卒審知代立唐以福州為
 威武軍拜審知節度使累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封瑯琊王碑云梁祖之即位也十國春秋作開平
 年進封閩王加福州大都督府長史迨莊宗之建
 王業也遂增并賦仍改功臣按據此似當有功臣
皆未同光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薨贈尚書令諡曰
 忠懿薛史云梁朝開國累加中書令封閩王同光
 元年卒歐史與碑同十國春秋云同光二年五月

唐加王檢校太師守中書令同光三年十二月辛

未薨原注任臣按通鑑月錄十一月庚寅朔則十

作五月五日卒是日罷節事相洽至今郡人猶用

初四日為節此志誤也王以乾寧四年丁巳嗣成

武節度使至同光三年乙酉薨實任位二十九

年九國志舊五代史皆以為元年辛者非也

上皆碑文之與諸史詳畧互異者有如此碑又云

丙午歲我師恤隣闔境向化遇大元帥吳越國王

命以公舊第為忠懿王廟丙午為晉開運三年吳

越錢氏志十四州錄錢唐錢文載後晉開運三年

冬十月闔大亂李達乞師于忠獻王王命都監使

水邱昭券等將兵水陸救福州戊戌王又遣將余

安自海道救福州大破唐兵入福州李達舉所部

歸附即碑所云我師恤隣闔境向化也今大元帥

吳越國王者謂忠懿王錢俶也下云聖山庭月角

疑是日之容謂王像也立偕老子飛之像謂王夫

人像也送曹筆則陰兵欲動是畫兵將也闔郛工

則神馬欠嘶是塑神馬也都押衙建州刺史孟威

等二十六人配饗檢福建通志誤作一十六人孟

威則無考通志又云歷代以來迎春日郡守遣祭

取此碑下土為春牛萬歷二十八年裔孫王一騰

等請有司清復舊址發帑重建通博運副使臨海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五 宋三 六

王亮亦王裔孫力襄厥成然則王氏之世澤不為

不永矣

常清靜等經碑

碑高五尺二寸廣二尺八寸作四載

書每載二十七行行十三字正書

始平龐仁顯書

畫像

太平興國五年二月二十一日

太上老君常清靜經經文不錄

太上昇元消災護命經下仿此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五 宋三 九

大宋太平興國五年庚辰歲閏三月十五日建

太上天尊說生天得道經

大宋太平興國五年歲次庚辰閏三月二十一日建

此行

此碑首清淨經次消災護命經次生天得道經書者

始平龐仁顯全習皇甫碑法虬健絕倫置之唐人名

書中殆不可復辨但經首乃作菩薩畫像何也石墨

按此碑刻道家三經首有畫像下題道士黃元之

等十一人名後一行云太平興國五年二月二十

一日次刻太上老君常清靜經末刻紉首樊有水

等三十七人名內一行云永在宣聖廟建立道經而列于廟學其意蓋欲託宣聖以傳久遠也次刻太上昇元護命經題太平興國五年閏三月十五日建次刻太上天尊說生天得道經題太平興國五年閏三月二十一日建獨此行是篆書餘皆正書刻非一時然僅兩月而成亦云敏矣

上清太平宮碑

碑連額高一丈二尺四寸廣五尺二寸二十九行行六十字行書額正書在盤屋縣

重刊終南山上清太平宮碑銘并序

正奉大夫行給事中直學士院上柱國賜紫金魚袋

臣徐鉉奉 勅撰

翰林待 詔正奉大夫太府少卿同正柱國臣張振

奉 勅書

臣聞鴻荒代序太極流形二儀肇判而猶通萬類交馳而未別巢居血飲孰知王者之尊物魅神姦尙作生民之患於是聖人繼統大化宏開畫八卦而序四時奠五山而分九服衣裳軒冕采章之制以庸動植飛沉性命之宜必遂高卑既位幽顯既分蒸嘗雩禱致其恭宗祝史巫紀其秩猶或觀其道而設教依於人而後行通其變而不窮感於物而遂動未始有極無得而名其或數

三

金石錄卷一百二十五 宋三

三

偶三災德如二季民懷慈衛帝念哺咨必有靈符允歸興運易著與能之旨傳稱觀政之徵史遷之論至哉左氏之書詳矣 我國家受天之命如日之昇御六氣而平泰階麗大明而照萬國清亂略於百王之季返淳風於遂古之初天瑞呈祥羣靈受職粵 御應之元祀有神降于鳳翔府盤屋縣之望仙鄉其象不形其言可紀蓋 聖帝之佐命禹強之官聯真位恭於 紫微靈職分於井鉞其稱述則濡澤之與旨其敷演則履禱之嚴科教義之深也則孝友姻睦之行興焉威力之大也則明廟魘魅之害除矣由是秦雍之地尸而祝之

金石錄卷一百二十五 宋三

三

太祖神德皇帝聖智淵深 睿謀默識饗之明德待以不祈方且奉 天時而答靈心握元符而齊七政故得 皇猷允塞庶績其凝舞兩階而四輿來同正九伐而庶邦承式得遺珠於象罔叶吉夢於華胥乃知靈告之不誣 駿命之如響豈止五車兩騎來為牧野之祥赤帝素靈出表芒碭之應而已哉 今皇帝千年應運 二聖繼明恢 大業而惟新浸 深仁而累洽如周王之翼翼若夏后之孜孜 聖作無方先幾靡測雲門大麓綜六代之昭聲稷下淹中采百家之精義酌而不竭者嚮樽之味仰之弥高者 垂象

之文 王澤既流頌聲無數而復念深後 后義切勤
民 睿卷春臨 皇威電擊大禹會諸侯之地
盡入隄封宣王逐獫狁之鄉率從稽服舉無遺策役不
踰時聊存尉候之官已戢囊鍵之器 瑤圖之盛也
如此珍符之至也如彼深惟勝靈益驗昭明而豐報未
嚴壽宮不度非所以光敷景貺垂示方來者也夫庸庸
祇祇為政之要元元本本致理之端蓋神之命受於
天天之造始於道是用歸誠衆妙訪制昭臺申畫福鄉
津崇仙館緬惟 虛皇之真境參以 聖靈之嘉
名 詔立上清太平宮於所降之地尔其星壇玉井邑
時金城終南峻極鎮其前渭水清深紀其後鮮原靡迤
接漢皇訪道之壺佳氣鬱葱對闕令修真之宅物皆茂
遂風雨罔憊人盡淳和舟輿不用瞻新宮之為狀也崇
壙綠野絳闕陵空秘殿雲高俯軒楹而轉眩修廊繩直
步欄宇而中疲極丹青繡藻之工窮銑鑿璧璫之飾玉
几正御璫璫在庭 帝座既嚴衆真畢饗鹿巾霞
帔之士霓旌絳節之儀空歌洞章揚其音紫烟素雲散
其彩麗歎之馭標眇於太虛氤氳之氣充被於羣有至
矣哉 元后之德與天地合 真人之應將
壽壽并亦何必定却廊以下年禪岱宗而探策者也夫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五 宋三

三

金石之刻雅頌之興所以示民不佻永啓厥後况乎尊
道貴德廣清淨之風窮神知化超言象之表是宜告於
太史剛在名山爰 命下臣式揚 丕烈其銘曰
上天之載 無臭無聲 忽恍有象 氤氳化成 寄
以神理 敬為昭明 惟德是輔 惟皇作程 赫矣
元后 悠哉遂古 咸有靈肌 式昭天祚 龜出清
洛 鳳臨元扈 赤字與堯 玉書授禹 降及商亳
逮于邠岐 天之所啓 神亦格思 牲玉有秩
馨香孔儀 奕奕宗祀 子孫保之 道德不衰 質
文不復 俗限楚夏 運遷水木 時歎陵夷 民嗟
慘曠 必有真人 膺圖受錄 皇哉帝宋 大拯橫
流 出自蒼震 類茲九疇 垂衣卷領 端拱凝旒
永口建福 式叶人謀 有煒明靈 降從元極
致帝之命 口政之德 用薦忠信 寧惟黍稷 藉
陋蕙蘭 帳非甲乙 運隆二聖 慶洽重光 誕敷
一德 奄有八荒 時文載郁 我武惟揚 通幽受
職 罄宇儲祥 乃卷环符 本乎至道 肇建仙館
是彰元造 前望中南 旁瞻豐鎬 泱泱平原
崇崇新廟 端闕特立 秘殿宏開 九華之室 方
丈之臺 平窺列戟 直寫昭回 空响口尔 姑射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五 宋三

三

遼哉 聖靡不通 道無不在 靈場既穆 祀典無改 福爾蒸黎 格于四海 用刻貞珉 永垂千載

太平興國五年歲次庚辰四月癸酉朔九日辛巳建按上清太平宮今名太平興國觀陝西通志在整屋縣東三十里終南鎮宋太宗以年號名宮今俗呼雪樣宮碑建於太平興國五年撰者徐鉉書者張振宋史徐鉉傳鉉字鼎臣廣陵人仕江南歷吏部尚書及隨煜入覲太祖命為太子率更令太平興國初直學士院加給事中官位與碑台張振無攷碑云我國家御歷之元祀有神降于鳳翔府整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五 宋三

五

屋縣之望仙鄉蓋屋縣後唐隸京兆府晉隸鳳翔府宋因之玉海云國初有神降于整屋民張守真家守真為道士即所居創北帝宮太宗嗣位真君降言有忠孝加福愛民治國之語詔于終南山下築宮凡二年宮成宮中有通明殿題曰上清太平宮如真君預言祀神之夕上望拜興國六年十一月壬戌封神為翊聖將軍祥符七年加號翊聖保德真君凡真君所降語帝命王欽若編為三卷上作序名曰真君傳此碑建時蓋猶未封將軍之號也陝西通志又載此宮有太祖神御之殿檢宋史

禮志神御殿太祖七無上清太平宮太宗七一曰鳳翔上清太平宮是通志作太祖者訛也蘇文忠年譜嘉祐六年辛丑年二十六授大理評事鳳翔府簽判七年壬寅官於鳳翔詩集載壬寅二月有詔令郡吏分往屬縣減決囚禁自十三日受命出府至寶雞號鄧整屋四縣既畢事因朝謁太平宮而宿於南谿谿堂詩有云先帝膺符命行宮晝冕旒自注云十七日寒食自整屋東南行二十餘里朝謁太平宮二聖御容此所謂二聖者據禮志又載真宗聖御之殿十有四其一鳳翔太平宮蓋謂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五 宋三

五

太宗真宗二聖亦非謂太祖也碑末云四月癸酉朔九日辛巳建宋紀四月不書朔五月書癸卯朔据遼史朔考是歲正月丙子朔宋紀二月乙巳朔三月甲戌朔閏月甲辰朔四月甲戌朔五月癸卯朔六月癸酉朔七月癸卯朔若依碑四月作癸酉朔則是年四五六六月連三次大盡矣似未必然然此是奉勅撰書之碑不敢謂不足據而又不能据碑以疑遼史之有誤姑識以備攷

扶風夫子廟堂記

碑高五尺一寸八分廣三尺二寸四分十九行行三十字不等正書在扶風縣

唐駕部郎中程浩撰

南岳諸華嚴經法界觀文章字學宣義大師賜紫夢英書并篆額

文見前不錄

此記刊石元在湖州臨安縣夢英嘗愛斯文見其格高才大言婉思逸真可以發揚 夫子之聖德然以文章近代道理多虧亾實取華弃本逐末前賢直述後輩

誰知 程氏清詞光掩星辰韻諧金石良可重也今轉輸二君子好奇尚異見請重書慮此雄文久而湮泐

冀流傳於終古重建立於鑄京今上石畢功特為之後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五 宋三

美

序時壬午歲六月廿五日重建

安文察刊字

承奉郎守太子右贊善大夫陝府西南路諸州水陸計度同轉運賜緋魚袋祖吉

通直郎行左補闕陝府西南路諸州水陸計度轉運副使賜緋魚袋趙載

散大夫行殿中侍御史通判永興軍府事師頌 朝散大夫行尚書考功員外郎權知永興軍府事柱

因李準

右夫子廟堂記唐駕部郎中程浩撰宋宣義大師夢英書世多喜誦此文而夢英書法一本柳誠懸然骨

氣意度皆弱不能及也 東里續集

扶風縣夫子廟碑首云天地吾知其至廣也云云作者唐大歷二年丁未駕部郎中程浩碑尙在扶風縣

令傳為皮日休誤矣皮在僖宗廣明年與大歷相去年代殊遠不知何以錯誤如此此碑書法清勁仍多

古字地作墜三作式道作術子作壩光作光唐作駮天作亮善作善遊作遊曹作曹 升庵外集

按碑文為程浩撰相傳為皮日休而碑作程浩豈日休代浩作歟攷日休文藪無此文則當從碑余竊謂

代作之說宜有之既代作之作則已集中自不必載

耳 觀妙齋金石攷略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五 宋三

毛

按此文為唐駕部郎中程浩撰釋夢英正書篆額文全篇已載本書九十五卷全文五百四十餘字

彼碑存者祇七十一字已取唐文粹所載增注於彼卷矣此碑所存祇半篇計二百四十六字其

後半而所存之文閒有與彼卷增減互異之處今全文不錄惟摘記其不同者天地吾知其至廣以

其無不覆載彼卷知下無其字廣下有也字無下有所字 下四句仿此 測明以尺圭彼明作景偉夫夫子

彼作偉哉家國用和彼作用肥道不可筌其有物

彼不作未筌作詮我先師夫子聖人也彼於聖人
上重夫子二字古之帝聖者曰堯古之君明者曰
禹二句彼作帝之聖者曰堯王之聖者曰禹師之
聖者曰夫子三句用之而昌捨之而凶彼而皆作
者昔否於宗周今泰於皇唐彼無宗皇二字不然
何耀衰而裳垂珠而王者矣彼不然下有者字耀
作被珠作疏矣作哉此下彼有扶風古縣也云云
半篇此全闕後夢英記重建原委其湖州臨安之
誤及考證之處前跋已詳茲不贅但文佚其半而
記內不言及缺失之由何也夢英書此碑似亦在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五 宋三

天

遊中南山時距其書千文又十七年此碑題名作
英前作瑛不同而文章字學宜義大師八字則前
碑所無者太宗即位二年改名景故賜號不避義
字末題重建歲月曰壬午歲六月蓋太平興國七
年也後列同轉運祖吉轉運副使趙載權知永興
軍李準三人銜名宋史俱無傳陝西通志名宦亦
不載夢英記但言轉輸二君子而銜乃有三人者
知軍尊于轉運不可略也

兗州文宣王廟碑

碑連額高一丈四尺五寸廣五尺二十九
行行七十二字行書篆額在曲阜孔廟

大宋重修兗州文宣王廟碑銘 并序

起復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尚書都官郎中知 制誥

柱國賜紫金魚袋臣呂蒙正奉 勅撰

翰林待 詔朝散大夫少府監丞臣白崇矩奉 勅

書并篆額

聖人之興也能成天下之務能通天下之志然亦不能
免窮通否泰之數是故有其位則聖人之道泰無其位
則聖人之道否大哉夫堯舜禹湯其有位之聖人乎我
先師夫子其無位之聖人歟昔者大道既隱真風漸漓
有為之跡雖彰禪代之風未替係是堯舜禹湯苞至聖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五 宋三

天

之德有其位故德澤及於兆民逮乎周室衰微諸侯強
威干戈靡戢黔首嗚呼夫子以天生之德智足以周乎
萬物道足以濟於天下而棲遑列國卒不見用得非其
道至大而天下莫能容乎復乃當時之生民不幸乎向
使其位用其道又何止夾谷之會沮彼齊侯兩觀之
下誅其正卯填羊辨土木之祇楛矢驗蠻夷之貢必將
恢聖人之道功濟于宇宙澤及於黎庶矣矣一中都宰
大司寇可伸其聖道哉嗟夫文王沒而斯文未喪時命
屯而吾道不行可為長太息矣泊乎河圖不出鳳德云

表爰困蔡以厄陳遂自衛以返魯于是刑詩書讀易象
因史記作春秋大旨尊王者而黜霸道成亂臣而懼賊
子然後損益三代之禮樂褒貶百王之善惡燕而穢者
芟而夷之素而亂者綱而紀之建末俗之邪郭垂萬祀
之楷則遂使君臣父子咸知指讓之儀貴賤親疎皆識
等夷之數功均造物德被生人昭昭焉蕩蕩焉與日月
高懸天壤不朽者夫子之道乎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
如夫子者也非夫道尊德貴惟幾不測孰能與於此乎
故天下奉其教尊其像祠廟相望者豈徒然哉自唐季
而下晉漢以還中原倣擾禹縣分裂四郊多壘鞠為
闕之場五岳飛塵竟以干戈為務周雖經營四方日不
暇給故我素王之道將墜於地光闡儒風屬在 昌
運我 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
續寶位也以徇齊之德兼睿哲之明忽攬英雄之心苞
括夷夏之地 皇明有赫 聖政日新解網
泣辜示至仁於天下獲亡取亂濟大怒於域中復浙右
之士甯真王匍匐而聽 命伐并汾之堅壘地堅倒
戈而係頸戎車一駕掃千里之祇氛 泰增再陟屺
三代之禔禮拯亂則予伐非所以佳兵也懲惡則止殺
蓋所以遵法也然後修禮以檢民跡播樂以和民心禮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五 宋三

三

修樂舉刑清俗阜尚猶日慎一日 躬決萬機近甸
絕禽荒之娛後庭無遊宴之溺遂得羣生壽壺但樂於
天時萬業熙熙不知乎 帝力信可以高視千古購
轅百王謂皇道既以平華戎又以寧爾乃 凝神太
素 端拱穆清爾希夷之風詮真如之理問則披皇
墳而稽帝典奮 睿藻以抒 宸章
哲王之能事備矣 太平之鴻業成矣居一日乃
御便殿謂侍臣曰朕嗣位以來成秩無文遍修羣祀
金田之列利崇矣神仙之靈宇修矣惟魯之夫子廟堂
未加口實爾孰甚焉况像設庫而不度堂庶陋而毀頽
觸目荒涼刺楸勿剪階序有妨於函丈屋壁不可以藏
書既非大壯之規但有巖然之勢傾圮富久民何所觀
上乃舉新規革舊制遣使星而薦事其梓匠以儼
功經之營之厥功告就觀夫綠垣雲臺飛簷翼張重門
呀其洞開層闈帶其特起綺疏敞野朱檻凌虛耽耽之
邃宇來風飄飄之雕甍拂漢迴廊複殿一變惟新升其
堂則蓬萊巖巖其度也登其筵則豆筵簞簞潔其器
也春秋二仲上丁佳辰宰體在庭金石在列侏侏衆賢
以配以侑稟然生氣躋之如在時或龜山雨霽岱嶽雲
歛則重植壘拱丹青晃日月之光龍柳雲相金碧焜烟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五 宋三

三

篋之色輸矣之制振古莫備營繕之功于今為盛餘是公卿庶尹鴻儒碩生相與而言曰凡 明君之作

事也不為無益害有益必乃除千古之患興萬世之利然後納華夷於軌物致黔首於仁壽夫子無位立教化人以文行忠信敦俗以冠婚喪祭為民立防與世垂範是以上達 君下至民用之則昌不用則亡

我后膺千年而出震奄六合以為家一之日二之日訪蒸黎之疾苦三之日四之日辨官材之淑慝尔乃脩武備崇文教輕徭薄賦興廢繼絕于是瞻我先師嚴其廟像棟宇宏壯僅罕倫比遂使槐市杏壇之子覓鼓篋以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五 宋三

聖

知歸褒衣博帶之儒識橫經之有所矧乃不蠶民財不耗民力時以農隙人以悅使向謂與萬世之利者斯之謂歟與夫秦修阿方唯矜土木之麗楚築章華但營耳目之玩可同年而語耶將勒貞珉合資鴻筆臣詞慙體要學謝大成 彤庭狼廟於英翹內署謬司於繪詒

頌 狂簡恭承

睿旨謹杼銘曰

周室衰微兮諸侯擅權

魯道有蕩兮禮樂缺然

神降尼丘兮德鍾于天

挺生夫子兮喪亂之年

秀帝堯之姿兮類子產之肩

苞聖人之德兮稟生知

之賢 則詩定禮方孔讓絕德 智冥造化兮功被陶

甄 下學上達兮仁命罕言 將聖多能兮名事正焉

道比四濱兮日月高懸 仰之彌高兮鑽之彌堅

歷躬諸國兮陳蔡之間 時不用兮吾道迭遭 麟見

非應兮反袂連連 梁木其壞兮歎彼逝川 王爵疏

封兮袞冕聯翩 百世嗣襲兮慶及賞延 明明 我

后兮化洽無邊 崇彼廟貌兮其功曲全 高門有開

兮虛堂八筵 吉日釋菜兮陳彼豆邊 雕堯畫棋兮

旦暮含煙 海日一照兮金翠相鮮 帝將東封兮求

福上靈 千乘萬騎兮轟轟闐闐 謁我新廟兮周覽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五 宋三

聖

踴躍 肆觀羣后兮岱宗之前

太平興國八年歲次癸未十月癸未朔十六日戊戌

建 鐫字卷厚

碑陰

內品同監修阮懷俊

殿直同監修樊繼源

內品同監修張從訓

高品監修東岳并文宣王廟夏侯忠

泰寧軍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傅孫承祐

宣德郎右補闕直史館權知軍府事賜緋魚袋石照

古

承奉郎守秘書省著作郎通判軍府事王仲華

管內觀察判官朝奉大夫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兼

監察御史柱國賜紫金魚袋康文鐸

觀察支使朝散大夫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鞠光登

節度推官徵事郎試大理司直乘輔

四十四代孫左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宜 母弟著

作郎監確貨憲 母弟晃 母弟勛

凡從

行臺公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五 宋三

書

林廟之行者具有數而莫拜之禮亦各有差自參議
總領詳議鄉貫姓名已誌諸石維省掾屬吏當別刻
之其歲月在參議題名下故不復云仁侏書

省掾

東平王文 孟謙 古栗趙稱 柯亭董英 陽

平侯琪

屬吏

柯亭李滋 曹南吳欽 東平王恕 呂松 漳

川王鼎 葵丘劉信 絃歌王祐

王磐等題記 七行行六字 行書左行

永年王磐陳郡徐世隆嶧山顏從傑渾水到郁自東

原來恭謁

先聖廟庭因奠

續林王寅歲秋九月廿有八日

孫天益等題記 三行行十 一字行書

歷下孫天益上谷信世昌從

行臺公再祀

林廟歲己酉立秋日謹題

楊英等題記 八行行七 字行書

壬子春三月甲辰十六日庚戌奉天楊英上谷劉詡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五 宋三

書

盧龍韓文獻任城張鐸彭城王明遠梁口張宇陳郡

王元慶古汴教敏祇謁

賈起等題記 五行行十一字 九字不等行書

歲在壬子九月十一日早口天字澄齋東原賈起口

平王庭敬謁

廟林謹誌其來彭城王明遠從行

溫惠潤等題記 五行行十八 字正書左行

歲甲寅夏四月八日恭謁

聖廟拜于

林基金源道人溫惠潤遼陽幹勒堅金城史周潔陽

程知柔同來男六九學生東平徐炎從行浚都趙晉
敬題

劉惠淵詩十一行行十一字十
字十九字不等正書

拜謁

至聖文宣王廟留題

七十遶遶席靡安周流列國始旋轅發明

天理見經旨整頓人倫窒亂源比德唐虞賢更遠齊

仁覆載衛彌尊

君王師範渾無報世世榮封裕後昆

丙辰仲冬朔蓬山劉惠淵拜手稽首上

金石錄編卷百十五 宋三

美

提領曲阜縣事東平呂仁命工刊委差白清從行

匠石杜溫

馬惟能等題記四行行十二字十
字九字不等正書

中統二年冬十月二十有三日提控監修林廟官馬

惟能廟學教授王庭珍監修官孟福同來祇謁祠下

呂文穆廷試第一後為賢相此文殊弱不稱白崇矩

書大似孫崇望而遜其國逸二人皆以書待詔者見

一時所尚如此石華

宋史孔宜傳太平興國八年詔修曲阜孔子廟宜貢

方物為謝詔褒之其詔載曲阜縣志云素王之教歷

代所宗當于治定之初特展修崇之典汝襲封闕里

就列周行虔備貢輸慶茲輪奐省聞嘉獎不忘于懷

碑陰題字十一段惟末段有中統二年紀號餘皆無

年月間有干支大率是金元間人題名上層第一段

省掾屬吏從行臺公謁林廟題名第二段壬寅歲王

磐徐世隆等題名第三段歲己酉孫天益等從行臺

公再祀林廟題名所稱行臺公者即東平路行軍萬

戶嚴實也壬寅乃元太宗崩後六皇后稱制之初己

酉則元定宗崩後之次年據雲峰山題名己酉七月

大行臺謁嶽祠從行者東平參議王玉汝及張昉李

金石錄編卷百二十五 宋三

美

滋杜仁傑孟謙題記者徐世隆此碑初謁林廟不書

年月再祀林廟亦在己酉立秋與謁嶽祠同時事矣

山左金
石志

按此碑乃太宗太平興國八年新修曲阜孔廟落

成勅呂蒙正撰文白崇矩書篆立石廟門宋史列

傳呂蒙正字聖功河南人太平興國二年擢進士

第一歷官著作郎直史館加左拾遺五年拜左補

闕知制誥父卒起復遷都官郎中入為翰林學士

碑題起復以後官與傳合白崇矩無傳碑陰題四

十四代孫左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宜母弟著作

耶監權貨憲母弟昆母弟助文獻通考載太平興
國三年詔孔宜可授太子右贊善大夫襲封文宣
公蓋至是襲封已六年惟右贊善碑作左爲異宋
史孔宣傳宜字不疑舉進士不第乾德中詣闕上
書述其家世詔以爲曲阜主簿歷官南康軍代還
獻文賦數十篇太宗覽而嘉之召見問以孔子世
嗣因下詔曰素王之道百代所崇傳祚襲封抑存
典則文宣王四十四代孫司農寺丞宜服勤素業
砥礪廉隅承歷官聯洽聞政績聖人之後世德不
衰俾登朝倫以光儒胄可太子右贊善大夫古亦作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五 宋三

元

神襲封文宣公復其家太平興國八年詔修曲阜
孔子廟宜貢方物爲謝詔褒之遷殿中丞次曰憲
太平興國二年進士及第官工部員外郎知浚儀
縣次曰堯碑作應城主簿次曰曷雍熙中進士及
第碑題聖裔見於史傳者如是宋史禮志載太宗
卽位之八年泰山父老千餘人詣闕請東封帝謙
讓未遂厚賜以遣之明年宰臣宋琪率文武官偕
道者壽三上表以請乃詔以十一月二十一日有
事于泰山既而乾元文明二殿災詔停封禪此碑
建于八年十月而銘詞已有帝將東封方求禱上

元云云似已允羣臣之請不待明年矣碑陰載內
品高品等姓名宋史職官志內侍省宋初有內中
高品班院泰寧節度使泰寧軍本兗州見宋史地
理志節度使孫承祐史附吳越世家杭州錢塘人
錢俶納其姊爲妃太平興國中徵來朝盡獻其地
徙承祐泰寧軍節度使餘人俱無攷碑陰又有仁
傑書云凡從行臺公林廟之行自參議總領詳議
鄉貫姓名已誌諸石云云仁傑爲杜仁傑行臺公
爲嚴實皆元初人山左金石志已詳惟所云參議
等已誌諸石今此石未見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五 宋三

元

上清太平宮鐘記
表本高廣行字
皆不計正書
朝奉郎尚書駕部□□□□制誥柱國賜緋魚
袋臣王化基奉 勅撰
翰林待 詔將仕郎守將□□□□書院祗候
賜緋魚袋臣趙緯奉 勅書
粵自氣初別類物已流行統萬氣以強名道其大也誘
羣生而示化教以行之大既無隅惟體元而象立行雖
有約因假物以信彰庶洞達於觀聞俾咸遵於警策崇
以列真之字用集靈仙助其扣寂之音必資利器器之

一者鐘實存焉而益日月運行鐘司其口陰陽啓閉鐘體其宜猶圭表之節晦明若震雷之權號令節不差則口口秩權不紊則歲功成爰則象以播形期導人而敷教使聲聞於羣動冀響應以知歸則勤行之流聲始而善作口誘之者聲終而惡俊信無刑之章程真善問之關鍵其為用也詎可誣焉然而道云未行物亦拘否或因罹於口口乃往適於殊途待徵來復之言必偶會昌之運 皇上富有瀛海端居穆清法虛無以用心貴慈儉以為寶口屬文垂教言皆合於農機作事庇民動悉符於天意每希口以凝想欲躋時於太和謂專靜守

金石類編卷一百二十五 宋三 聖

那必先於專動謂無為御世必肇於有為庶幾一致於理平觸類咸資於 聖作繇是啓 帝王之盛業建 開拓之嘉謀或伸義於懷柔或推功於吊伐乃舞于而來遠裔亦提劍以征不庭則東南負海之邦旋聞請吏口勇近胡之地親係降王指多壘以削平俾萬邦而率服然後奉祖宗而嚴禋配豐稔穡以潔粢盛振久墜之闕文舉曠行之大典屢升泰時一祀青壇恭贊三牲報本所以伸大禮親耕千畝勸農所以推至誠復念治國大端樹人為本徵將相取材之地在孝廉敦古之流於是籠羅英翹躬自題品平衡一設誠靡失於重

輕懸鑑洞開固不私於妍醜得人之盛振古未聞斯乃成戎祀之功盡賢能之選舉其大者而無虛歲矣以其司牧蒸黎邦家重柄郡國至廣賦輿寔繁以長物親民受懋舒之寄以庶官釐務有利病之權每慎簡於乃僚俾屬精而求理凡在推擇悉關 聖心恒運穀中之才以成字內之計斯乃用人熙績而無虛月矣加以求衣未明負辰南面慮德刑之未正恐恩信之未孚體民間情通天下塞每臨軒而決滯恒盱食以忘勞斯乃勤政孜孜而無虛日矣夫以聖神之理運化無窮體用則顯諸仁濟功則至於道道啓真威元符 上心表

金石類編卷一百二十五 宋三 聖

惟德以動天乃降神於右地建壽宮而雲臺儼元像以星陳賜號太平示清淨以寧也尊名翊聖知皇天輔德也其宮宇規模之盛神靈矜聖之徵具載豐碑不煩贅述爰命道士張守真主張其事本宮器用惟鐘闕焉道士張守真詢彼傳聞得諸耆舊昔李茂貞竊據之時嘗移古道宮樓觀鐘於天柱山懸挂僅已百載葺無聞焉用聲不同然非啞而猶啞設器未當雖弗虛而若虛必待 盛時始彰靈跡驗其鐘右則誌記昭然起雲鶴之形列天仙之狀神異之物於斯證焉感通之徵茲又明矣道士張守真具以上請於太平興國五年閏三月

三日 詔移是鐘歸於本宮口所謂道有汚隆跡惟
隱顯道汚則隱在唐季道隆則顯於我朝宛契珍符事
歸 聖運大矣六齊之制巍然九口口口層樓特建
於新規猛厲重懸於舊物伏獸之形菌蠢長鯨之響旬
旬揚威助威則天地鼓震震懾生動則雷口口口應
以之遁形愚孽以之扶墮使昏明不戒動靜叶宜動則
警俗沉迷靜則與時休息足以彰明元貺啓迪口口庶
符尊道之朝來助不言之教臣恭承 睿旨俾志前聞
媿屬思以榛蕪但凝神於恍惚器仍舊貫如還赤水之
珠文用紀年遂刊他山之石時皇宋耕藉之元年七月

九日記

上清太平宮主崇靈大師賜紫張守真

長安忠善居士黃德用刊

副宮楊志振模

按上清太平宮興建緣起已詳前碑此碑為王化
基趙偉奉勅撰書宋史列傳王化基字永圖鎮定
人太平興國二年舉進士為大理評事通判常州
遷太子右贊善大夫知嵐州改淮南節度判官人
為著作郎遷右拾遺召試知制誥此碑結銜中泐
六字而存者曰朝奉郎尚書駕部則傳未嘗為駕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五 宋三

聖

部官也趙偉無功云昔李茂貞竊據之時嘗移
古道宮樓觀鐘於天柱山懸挂道士張守真具以
上請太平興國五年閏三月三日詔移是鐘歸于
本宮然則此鐘從天柱山移來矣陝西通志不載
天柱山即樓觀之有鐘亦未述及歐五代史雜傳
梁太祖即位諸侯之彊者皆相次稱帝獨茂貞但
稱岐王開府置官屬視朝出入擬天子而已有地
二十州云云此即李茂貞竊據之事也碑末不紀
號而曰皇宋耕藉之元年宋史太宗紀端拱元年
春正月乙亥親耕藉田還御丹鳳樓大赦改元則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五 宋三

聖

碑建於端拱元年七月在移鐘後九年矣

新譯三藏聖教序

碑高六尺八寸三分廣四尺五寸二
十行行四十字隸書篆額在西安府

大宋新譯三藏聖教序

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製

永興軍太壹山開利寺沙門臣雲勝書并篆額

大矣哉我佛之教也化導羣迷闡揚宗性廣博宏辯英
彥莫能究其旨精 微妙說 庸愚豈可度其源義理幽
真空莫測苞括萬象譬喻無垠綜濶網之紀綱演無際
之正教救四生 於苦海 譯三藏之秘言天地變化乎陰

陽日月盈虧乎寒暑大則說諸善惡細則比於恒沙合

識萬端弗可盡述若窺像瀟如影隨形離六情以長存

歷千劫而可久須彌納藏於芥子如來坦蕩於無邊達

磨西來瀟傳東土宣揚妙理順從指歸彼岸菩提愛河

生滅用行於五濁惡趣拯溺於三業迷中經垂世以難

窮道無私而永泰雪山貝葉若銀臺之耀齒歲月煙蘿

超香界之自遠巍巍罕側杳杳難名所以道資十聖德

被三賢至道起於乾元衆妙生乎太易惚錄形類毀整

昏明絕彼是非開茲蒙昧有西域瀟師天息災等常持

四忍早悟三乘翻貝葉之真詮續人天之聖教芳猷重

啓運偶昌時潤五聲於文章暢四始於風律堂堂容止

穆穆輝華曠劫而昏墊重明聲門昭顯軌範而彌光妙

法淨界騰音利益有情俱登覺岸無成障礙救諸波瀾

冥除慈悲浩汗物表柔伏貪假啓滌昏愚演小乘聲聞

合其儀論大乘正覺立其性含靈悟而蒙福藏教缺而

重興幻化迷途火空淡喻雖設其教不知者多善念生

而無量潛臻惡業興而隨緣皆墮調御四眾積行十方

澍華雨於金輪護恒沙於玉闕有頂之風不可壞無際

之水弗能漂澄寂湛然圓明清淨之智慧性空無染妄

想解脫之因緣可以離煩惱於心田可以得清涼於宇

宙欣非傳學釋典微闡豈哉序文以示來者如磨盤

燭火不足比之於曠日將微盡量海未能窮盡於淡困

者哉

端拱元年歲次戊口口月甲寅朔七日庚申建

推口口口口臣涪州管內觀察使檢校太保知永興

軍府事兼提轄五州兵士公事朱禹錫

起居舍人陝西轉運使口口口口中丞陝西轉運

副使鄭文寶

寄儀使永興等州兵馬駐泊都監王審鈞

殿中丞陝西轉運提點刑獄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候高班

內品提點酒稅方保言

殿中丞通判軍府事王扶

供奉官兵馬監押吳元範

殿直同監押口口口口口口度行軍司馬水丘隆

觀察判官戚恕

觀察支使崔憲

節度推官趙湘立石

李遵題銜

西域僧天息災譯三藏太宗為序雲勝書天息災無

元裝師之奇異太宗無唐文皇之雄才雲勝無懷仁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五 宋三

西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五 宋三

聖

之手腕又無王逸少之殘墨斷楮足供其補綴時代

既非不能超乘而上矣后之為不朽者難哉石墨鑄華

右新譯三藏聖教序太宗御製蓋為西域僧天息災

等譯經而作攷宋史雍熙二年十月丙午以天竺僧

天息災施護法天竝為朝請大夫試鴻臚少卿蓋獎

其譯經之勞也碑為沙門雲勝書後列涪州觀察使

知永興軍府事柴禹錫等名則李邈所書然隸法却

如出一手宋史鄭文寶傳授陝西轉運副使內侍方

保吉出使陝右頗恣橫且言文寶與陳堯叟交游為

薦其弟堯佐驛令辯對上書自明太宗察其事坐保

吉罪厚賜文寶而遣之此碑有祇候高班即班內品

提點酒稅方保言次文寶之後豈即其人乎吉言字

形相近當是轉寫之謬禹錫官檢校太保史亦失書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今大藏盡字號有佛說大摩里支菩薩經四卷

題曰宋西天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明教大

師天息災譯卷首即冠以此序天息災所譯經甚

多幾與姚秦鳩摩羅什唐元奘相埒特舉一經以

冠此序序蓋不為一經作也當時既以此序冠於

經首又別鑄石為此碑碑文泐者三十五字今取

大藏經首所刻增注完全惟末行年月泐二字題

名結銜共泐二十字經本所無無從增補然年月

所泐尚有可攷端拱元年為戊子歲是年甲寅朔

為十月則為戊子十月字也碑刻於戊子十月而

太宗製序賜天竺三藏法師天息災則佛祖通載

繫于戊寅年蓋太平興國三年也王沂績文獻通

考誤繫于元年譯經院置于太平興國七年六月

丙子見宋史太宗本紀佛祖通載云是年詔立譯

經傳法院于東京如唐故事宰輔為譯經潤文設

官分職西天中印土惹爛陀羅國密林寺天息災

與法天施護譯經帝製前序按此疑有傳誤今大

藏所載及佛祖通載實只一序並非賜天息災之

外別製前序也法天施護亦各有賜號據大藏所

載法天為西天中印度摩伽羅國三藏宏教佛智

大師施護為西天北印度烏填曩國三藏傳法大

師帝釋宮寺賜紫沙門並未嘗賜朝散大夫試鴻

臚少卿此似宋史本紀訛也據大藏同特別有法

賢惟淨法護三人皆稱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宋

紀不載此三人而誤以法天施護牽連書之耳碑

序前題太宗尊號曰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

明廣孝皇帝據宋紀是太平興國六年所上則立碑時宜有此題若製序時未上此號也年月後列銜名九人宋史列傳柴禹錫字元圭大名官與碑合惟不載提轄及功臣號與檢校太保耳鄭文寶字仲賢太平興國八年登進士第累官殿中丞授陝西轉運副使而不言其為起居舍人王審鈞以下無攷水邱復姓見王氏續通考而不詳其郡望立石者趙洲傳載字巨源華州人進士甲科歷彰武永興昭武三軍節度推官

鎮州龍興寺鑄像修閣碑

碑高一丈三尺九寸廣五尺二寸二十七行行八十五字行書在正定府大宋重修鎮州龍興寺大悲像并閣碑銘并序

朝奉郎尚書兵部員外口知制誥柱國賜緋魚袋臣田錫奉勅撰

翰林侍詔將仕郎口少府口主簿御書院祗候賜緋魚袋臣吳鄂奉勅書并篆額

國家改元曰端拱之年有司下鎮陽之奏以大悲銅像鑄範既久高閣精廬締構已就琢佗山之石懇請好詞以銘鏤秋七月天子視翔于明堂之日

王言如綸乃命詞臣俾濡染摭實之文叙修口廢興之

事臣再拜稽首惶恐祇肅以為刻貞石垂不朽揚聖朝崇建之本未視後人耳目之聽信苟非鴻儒碩生有大手筆空門實相達口心觀則安能抽秘思答

明詔徒以末學膚淺味道荒忽聊敘萬分之一也夫隨感而通能救諸苦謂之大慈大悲乎應變無方能現諸相謂之千手千眼乎然真性本空不生亦不滅真數前定有廢口有興周顯德中世宗納近臣之議以為奄有封畧不過千里所謂租庸不豐邊備枝貫

屢空於軍實算口莫濟於時須於是詔天下毀銅像鼓鑄以為錢貨利用以資帑財金人其萎梁本其壞化身從革通有無於市征國府流口豈執著於我相而惟鎮之邦惟鎮之民萬人聚千人計惜成功口見毀冀上意以中較雖卜式出財以有助而黃皇執議以不迴洎像壞之際於蓮葉之中有字曰遇顯即毀無乃前定之數乎物不可以終壞必授之以興復時不可以終否必授之以隆昌我國家應乎天順口人革有周

之正朔造皇宋之基業南取越西平蜀崇道教與佛法無文咸秩陳像重興乾德中乃命重鑄大悲之像于是邦也虞衡伐木司燿用火法陰陽以為炭口天地以成鑄豈萬物之銅萬靈之庸憲帝力以神

地以成鑄豈萬物之銅萬靈之庸憲

帝力以神

速因匠哲而功倍既而鎔成滿月之容如冠輕霞昇于
顛口青蓮爲目天花飾躬四十二鮮金色矚矚七十三
口寶相穹隆仰之彌口瞻之益恭泊搆以摩雲之閣如
渴蓬壺倚於遠廓口口旋題風清寶鐸十口三襲危梁
聖躍重階復道飛棟電燿夕月瑩其藻繪朝霞飾其丹
腹有周之毀也既如彼 我宋之興也復如此

今皇帝嗣鴻業凝

睿圖運應千齡

道超三古成湯克己稱其德也謂齊聖廣淵帝堯爲心
稱其道也曰聰明口思用七德請五口口口禮義德刑
爲戰器壇四海宇萬方而以動植黎元躋壽域豆籩有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

辛

踐配 烈祖於上應金石成文謁先師於太學列儒臣

以待講祀先農以躬耕禮容彬彬 帝儀穆穆六

服羣辟罔不率口四夷左衽罔不口口延虎觀以議優

兵訪鵝林以俟檢玉包匭述菁茅之職公車獻封禪之

書豈不由德勤天天道順星辰軌道風雨成若來浙師

俘番主祥麟出黃河清天且弗違况於人乎佛猶其依

况於鬼神乎越太平興國之七年秋仲口月粵有口莠

其名瓊法祇受 宣旨專主佛閣焚修勤恪住持

教化以爲像之設也口閣之成也宜周之以廊宇嚴之

以開闔於是經之營之七年于茲化輿口鳩衆財人心

口財用備土木其萃班倭斯至始揆日以悅使俄有時
而告成長廊翼舒迴暎口其千柱重門洞啓壯麗豁然
四達然瓊法有如是勤如是化也是緣如是功乎噫民
有餘財方能施佛財衆有美利方能修福利引而伸之
夫所寶者慈與儉所修者禮與樂叙彝倫建皇極生民
所以獲福者中國 聖人之教也所去者貪嗔

癡所修者戒定慧諸天由修福生諸趣由造罪人超無
生誰無漏者四方釋氏之教也然非 明聖在上

則像法曷依非富庶在下則塔廟不立今公帑有羨財
國廩有餘積可以營佛事創梵宮不害民不妨農農亦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

辛

有餘口民亦有經產可以捨淨財結善緣聞鐘磬之音

則隨喜之心生觀慈悲之相則口口口起口花由是

獻金幣由是臻讚 睿澤如東溟之深祝

聖壽若南山之固其應如響獲福無量也臣文非潤色

職在司言祇 詔傍徨命筆數四以爲文不迫意

意不迫理理不達於真諦文不稱於 王命江淹

才盡寧摛五色之毫相如思遊徒奉 九重之旨

銘曰

吾皇御宇 運膺下武 金玉王度 爲佛法主 易

不云 聖人作而萬物觀 禮有中庸 易有變通

筌蹄至理 與佛 同臣所謂 王澤流而三寶方崇
 天生蒸民 樹之司口口口 帝力 謂衣食自足
 所以歸依佛歸依法 而獲天人之福 佛度眾生
 攝以慈悲 莫測神化 以感應無遺 所以不可
 量不可思 而為口人之師 範金成象之容 瞻仰
 雲中 傍雙列於口 口嚴厥功 上棟下宇之制
 岌業空際 高特出於樓臺 彫鏤其麗 若土若
 庶 至菩薩前 稽首發願 結其因緣 無遠無近
 觀菩薩相 膜拜展禮 除其罪障 其嬰也無乃
 示有周口口 其口也口以彰 皇宋其昌 詔下創
 立 聖謨洋洋 功成磊落 福善穰穰 口鎮之邦
 在冀之方 全趙封圻以畫野 恒山鬱盤以連崗
 慈為雲方敷蔭 慧為日方揚光 祐我 聖皇
 寶祚口口

《金華編卷二百二十五

宋三

至

端拱二年歲次己丑正月癸未朔十五日丁酉建立

李思順李嶼李繼元鑄字

按龍興寺鑄大悲像建大悲閣皆乾德元年事已
 詳前碑此碑則以主閣僧瓊法於太平興國七年
 建廊宇殿門工竣上問乃勅田錫吳郢撰書立石
 以紀田錫宋史傳稱字表聖嘉州洪雅人太平興

國二年進士八年由知睦州轉起居舍人判登聞
 鼓院知制誥加兵部員外郎吳郢無傳會州山人
 莫有吳郢真宗時人大相國寺碑銘咸平四年宋
 白撰吳郢書并篆額而不載此碑未知即此吳郢
 否御書院祇候不見于宋史職官志及馬氏通考
 以臆度之即翰林供奉之類無專員也

潭州鐵塔柱文

裝本高廣行字皆不計
 正書在長沙府鐵佛寺

潭州鐵塔觀世音陀羅尼

上生三皈依發願文

《金華編卷二百二十五

宋三

至

南無兜率天宮慈氏如來應正等覺願與合議速奉慈
 顏

南無兜率天宮慈氏如來應正等覺所居內眾願捨命
 已得生其中

南無兜率天宮慈氏如來應正等覺願隨彌勒下閻浮
 提龍華三會先得授記

往生內院真言
 錄不

潭州管內觀察口官李思明發心鑄寫於塔普願一切
 有口同生慈氏內院

進士董護書

開福禪寺傳法沙門道崧鑄經

所有上件功德願國泰民安風調雨順法界含靈俱登彼岸

宋淳化元年庚寅歲

李昇鑄字

唵羅尼經寺僧鑄之率用石幢今其存者遍天下而類損斷仆往往為好事所收子獨以其釋氏言棄之不錄也甲辰冬在長沙得此經文其製用鐵柱鐫勒長八尺餘各有稜觚外覆有磚塔蓋其善自護惜如此嗚呼三代鼎彝之文流傳及諸後世皆銘于金刻故雖其沈沒發見終不可知然銘勒獨較石為全今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五 宋三

五

陶鑄之工日趨簡易吾儕與役者亦漫不知所事焉而釋氏之徒能重其師之說獨欲見諸久遠如是柱者是可異也夫

授堂金石三跋

按鐵塔今在長沙府鐵佛寺宋時謂之潭州潭州志唐開元時衡岳降神舍鐵造佛兼以鑄塔乾隆四十年梁中丞階平園治修寺工畢次及塔除舊簷得塔柱如幢貫塔中高丈有四尺圍尺有八寸上刻三皈依發願文南無兜率天宮慈氏如來云云次刻往生內院真言後題云潭州管內觀察口官是推官李思明發心鑄寫於塔普願一切有

情同生慈氏內院次刻千臂千眼觀世音菩薩陀

羅尼大身真言進士董護書僧曰道崧工日李昇

淳化元年鑄計字七百六十有奇臬使梁君初循

敦書揚以見遺嘗作詩題其後按兜率天宮者法

念經云若持不殺不盜不邪淫不妄語兩舌惡口

綺語得生兜率陀天陀羅尼者宋僧無畏傳夫三

藏之義者內為戒定慧外為經律論以陀羅尼總

攝之也陀羅尼是菩薩速疾之詮解脫吉祥之海

三世諸佛生於此門慧照所傳一燈而已又佛頂

心經觀世音菩薩說此陀羅尼已天雨寶花繽紛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五 宋三

五

而下云云此即所謂觀世音陀羅尼也夫往生內院即往生淨土淨土者各處佛國皆有之故楞嚴有想多情少必生天上又有一切淨土隨意往生之語大勢至五十二菩薩亦稱念佛三昧而不專指西方此文言慈氏居住兜率天宮而慈氏說法有內院外院之分是亦淨土也外院遇劫時為水火風三災所到內院則三災所不到是以修上生者必歸之白文公詩有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即要歸兜率天謂此也

拜文宣王廟記

碑述額高五尺九寸廣二尺八寸五分十三行行二十八字隸書篆額在曲阜孔廟拜文宣王廟記

給事中撰

行陳州長史彭宸書

給事中徐休復承

聖君之命禱

神嶽之

靈迴轅載途思近

我先聖之邑縣是陳薄其拜

明祠襄回廟庭歎想增積何者昔以總角之歲

曾佩鞶以來斯今當艾服之季乃乘輅而再至嚮向非

服 我先聖之道學

我先師之文則曷以

脫紅塵上清漢要金拖紫入玉陛而侍

珠旒者

金石錄編卷二百二十五 宋三

美

故諫議大夫充樞密

今休復家藏

先

聖之書室供

先師之像欲以今生之行更求後

代之因而願子子孫孫長遵於聖教生生世世不離於

儒門者誠所禱也惟

王至明神聽如在

肯大宋淳化二年三月十五日記

朝奉郎守太子左贊善大夫知兗州軍府事賜緋魚

袋常顯信建立

石作白昂鐫

按此碑徐休復撰彭宸隸書記前一行但云給事

中撰不署姓名亦勝見也宋史傳稱休復字廣初

濮州鄆城人太平興國初舉進士解褐大理評事出為通判薦授太子右贊善大夫累遷比部郎中充樞密直學士賜金紫端拱初加左諫議大夫召為戶部使淳化元年遷給事中連知青澗二州休復先上言以父母葬葬青社願得領州事因營邱壘遂至青州傳載其歷官如此此碑立于淳化二年四月十五日正其未至青州以前所記也文云承聖君之命禱神嶽之靈宋紀淳化二年三月己巳以歲蝗旱禱雨弗應手詔宰相呂蒙正等朕將自焚以答天譴翌日而雨蝗盡死而不書遣官徧

金石錄編卷二百二十五 宋三

美

禱嶽瀆之事據此文休復似係禱雨泰山迴轅而拜孔廟也又昔以總角之歲曾佩鞶以來斯此即傳所謂父母葬葬青社者必是其父曾官青州道經曲阜休復從行其時尚幼也要金拖紫與傳中賜金紫合諫議樞密戶部之官注於記內亦碑文之舛格而注內不言知青州是未有此命也文筆鄙猥書亦醜拙姑錄存之不足深論

西京白馬寺記

碑高一丈四尺廣五尺八寸二十行行五十五至五十七字行書在洛陽

大宋重修西京白馬寺記

翰林學士承 旨朝請大夫中書舍人上柱國賜紫
金魚袋葉易簡奉

翰林院待 詔朝奉郎秘書丞同正兼 御書院口
俟賜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東周舊 壤 西洛名都景氣 澄 清風物奇秀長源渺
渺元龜負書之川平 臨依依白馬 馭經之地考其由 爲

中國招提之始語 其要居 兩京繁會之間 歷累
朝而久鬱積符 昌運而薦 陳靈 賦不有 興其

法天崇道皇 帝端 拱北辰委 雲南面
攝提而重 歲紀把鈎陳而拜紆軋綱實 吳俗於葉

街紳生民於壽域尙或採元象 外 訪道瓊嶺 恭
己虛懷法媽納 無爲之化 凝神靜想憶靈 山授

記之言 省 鴻名崇十號 之空玉界 皇居 峻
三休之妙 觀坐致 華胥之境平登 安養之方慈雲遠 覆

於冰天法浪 遐滋 於桂水東踰 海揚帆頌貝葉之書
西泊流沙 刻石紀 金剛之座 勤 行之能事著矣

陰騰之元 功大矣居一日謂近臣曰 朕
嘗 探蹟 造化窮研 藉祀彼河海猶分其先後 警諸水

木尙 本其根源 觀夫像教斯來真 誠下濟 誠由 彼摩騰

坐二法蘭二 法師者 揚梵圖 之末 緒 越慈嶺之修程百千

德淵始濟 其性 宗四十二章 初宣其 密義 則何必伯陽
道德止 雷 關 令之家倚相 典 傳自侯生之 而已哉

瞻彼 維洛靈聖 尙存未 旌勝緣 良謂闕典時 屬 甲 甫直
歲 勾芒馭辰龍星 維 耀 於 雲 壇 鬼 魄 罕 離 於 畢 宿 尙於

命申使以 馳騁 竭仁 耐而致誠 皇情已 蒸 乘林之禱
如 響 豈 獨 商 羊 鼓 舞 但 聞 闕 里 之 言 力 士 沾 濡 惟 紀 開

元之代乃 命 鼎 新 偉 搆 寅 奉 莊 嚴 採 文 石 於 他 山 下 瑤
材於窳谷 靡 莫 勝 督 繩 之 妙 馮 夷 掌 置 臬 之 司 開 蓮 宮

而洞開列 紺 敷 而對峙 圖 八 十 種 之 尊 相 安 二 大 師 之
法 廷 靈 骨 宛 如 可 驗 未 儀 於 竺 國 金 交 穆 若 着 疑 夢 現

於 漢 庭 天 風 高 而 青 鐸 鏘 洋 晴 霞 散 而 靡 拱 輝 赫 周 之
以 繚 垣 浮 柱 飾 之 以 法 鼓 勝 幡 遠 含 句 服 之 風 光 無 殊

日 域 考 岐 洛 陽 之 城 闕 更 類 天 宮 時 則 郊 廓 遊 客 輟 轅
遺 俗 或 黃 髮 皓 背 之 老 或 元 髫 稚 齒 之 童 途 謠 巷 歌 相

与而謂曰 吾皇帝之稽古務本也爲蒼生而祈
福致金幣而降靈 遂 使 權 輿 聖 教 之 津 將 壅 而 復 決 猶

始 福 田 之 所 已 圯 而 更 興 未 觀 時 巡 彌 堅 望 幸
行 聖 建 圭 立 極 輪 矩 公 洛 食 之 符 檢 玉 升 中 越

孝 武 山 呼 之 瑞 臣 生 逢 堯 再 騰 祥 嚴 徐 自 道

閱苑之勝遊想得楞伽之真趣爰承

詔旨命

紀歲時雖零沒荒蕪欲繼金聲而莫及然勒銘琬琰期將火德以彌新

□□□□□禩四月八日記

翟文 臣口 張口口刻

碑甚磨滅斷為二截有云 馱經之地口其由口中國招提之始按洛陽伽藍記云白馬寺漢明帝所立也佛入中國之始寺在西陽門外三里御道南帝夢金人長六項皆日月光明胡神號曰佛遣使向西域求之乃得經像焉時白馬負經而來因以為名故碑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五 宋三

亦云也碑年月殘缺惟存禩四月八日及前有翰林學士承旨朝請大夫中書舍人上柱國賜紫金中缺簡奉勅下缺云云知為蘇易簡也中州金石攷云只存上截今予所得有下截云易簡入為右拾遺知制誥除翰林學士淳化中充承旨見東都事畧本傳則此碑為淳化時立

中州金石記

按此碑文幾八百字而泐其半賴河南通志河南府白馬寺條下全載此文今取以互校旁注補足碑泐其歲月志亦不載據文攷之文云法天崇道皇帝宋史太宗紀端拱二年十二月辛酉羣臣上

尊號曰法天崇道文武皇帝詔去文武二字然上尊號雖在是年而受尊號改元在淳化元年正月戊寅朔是年庚寅歲碑下云步攝提而重張歲紀攝提者寅也謂日月重合於歲紀也又云時屬單閼直歲勾芒馭辰龍星雖耀于霄壇鬼魄罕離于畢宿單閼卯也淳化二年辛卯歲是年三月蝗旱禱雨史雖不載禱于嶽瀆據碑云命中使以馳騁竭仁祠而致誠是遣官禱于嵩嶽也觀此益信前山之證白馬寺因禱雨有應遂命新葺而蘇易簡秦勅撰文建立此碑以紀歲月然則此碑可信為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五 宋三

卒

淳化二年立也碑紀白馬寺興建之始因及摩騰竺法蘭按高僧傳攝摩騰一名迦釋摩騰本中天竺人漢永平中明皇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尋訪佛法愔等於彼遇見摩騰乃要還漢地至平維邑明帝於城西門外立精舍以處之漢地有沙門之始也騰譯四十二章一卷勅緘在蘭臺石室騰所住處今維陽城西雍門外白馬寺是也竺法蘭亦中天竺人蔡愔既至彼國蘭與摩騰相隨而來既達維陽與騰同止愔於西域獲經印為翻譯所謂十地斷結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

十二章等五部移都寇亂四部失本不傳江左唯

四十二章經今見在漢地見存諸經唯此為始也

四皓廟碑

碑高六尺廣三尺文三十一行行五十一字隸書額題四皓廟碑四字篆書在商州

大元重立四皓廟碑

宋王禹偁撰

奉訓大夫集賢直學士兼國子司業蕭射口口書丹

并篆額

易稱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先生避

秦知亡也安劉知存也應孝惠之聘知進也拒高祖之

命知退也四者備矣而正在其中先生非聖向孰為聖

乎若其秦亂而不避則焚書坑儒高斯之流也漢危而

不出則素隱行怪巢由之徒也應高祖之命則獨其冠

而騎其項矣拒孝惠之聘則功不立而名不稱矣引而

伸之先生可謂全德者矣嘗試論之曰古稱周公聖人

也也鞭伯禽教孺子居攝六年明辟未復而召公不說于

內三叔流言于外盛德大業幾墜于地吁扶幼君秉大

政之難也有如是哉觀乎戚姬之嬖如意之寵以妾竝

后以尊代宗本根一搖社稷將墜謂扶蘇之喪邦胡亥

之凶國可翹足而待也何止矣靈之不祀抑亦黔首之

罹禍豈無留侯陳八難罷六國則可議主壘則以水而

投石也豈無曲逆諫強楚解長平則可言立嫡則圓鑿

而方柄也先生一出而助之一言而定之漢庭公卿皆

出下而能錙銖鍾鼎桎梏衣冠安萬乘而不有其功抗

匹夫而不食其祿自非至人達識孰能與于此乎向使

先生定漢嗣為漢臣報惡議功必在平勃之右當以左

輔右弼前疑後丞而處之居是肯也以四鉅賢事一少

帝拔震主之威負不賞之功又何止流言不說之事哉

欲望其茹紫芝則商嶺其可得乎是知先生之出非獨

謀漢也實將救時也先生之退非獨全身也亦將矯世

也危而護之亦冥安于獨善可謂救乎肯矣定而去之

不乘時以聚祿可謂矯乎世矣用是警民猶有建桓立

廟之徒矣嗚呼世之為人臣議廢立者可勝道哉或因

定策而專國或因援立而無君戕弑兇殘何莫由此其

後相天子莽卓盜國于曹馬移徙龜鼎易于奕棋累累

簡編可為太息是以先生危則助之安則去之其來也

至公于萬民其往也無私于一身前所謂知進退存亡

而不失其正者千古四賢而已或曰周公相成王攝天

子功成治定制禮作樂號為先聖歷代仰之豈先生之

道過于周公乎愚曰周公乘文武之業知王化可興故

輔之以行道焉先生當暴秦之後知霸道終雜故去之
以遠害焉周公聖人之用者先生聖人之晦者但皆異
而迹殊耳非所謂過乎周公者也辛卯歲予坐事解制
誥職翌日有商於二使之命下車拜廟西山之側退立
廊廡古碑在焉自唐御史大夫贊皇李公而下作者若
千人因歷覽之美則美矣叙先生之道似有未盡就館
濡筆申之以碑斯文也豈直歌鴻飛狀鶴髮而已哉實
欲使立朝廷為臣子而扶幼冲圖富貴者聞而知懼亦
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旨也其辭曰

猗歟先生 時行則行 高眠商嶺 逃難秦坑 知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五 宋三

齋

秦之祚 亾于子嬰 知漢之祚 存于惠 盈 一言
悟主 萬邦以貞 不有其功 不食其祿 遠害全
身 矯世勵俗 清泉洗耳 紫芝充腹 獵犬自烹
冥鴻不復 矯矯高節 悠悠後來 漢之瓦圖
晉之懸樓 江充厚誣 賈后雄猜 先生不生 孰
來哉 昏亂之世 廢立不已 操 欺孤兒 莽 抱
孺子 成既自我 權亦歸己 先生不生 大事去
矣 蒼野叢叢 祠荒薜蘿 遺像斯在 惠音可歌
清風凜凜 素髮皤皤 永懷貞通 刻石山阿
大憲九年歲次乙巳十一月吉日重立石

承事郎安西路同知商州事□□□
奉訓大夫新除商州知州兼管本州諸軍與魯勸農
事謝梧□

□德郎安西路商州知州兼管本州諸軍與魯勸農
事□銓

□騎校尉安西路商州達魯花赤兼管本州諸軍與
魯勸農事□□

按此碑王禹偁撰文稱辛卯歲坐事解制誥職奉
商於二使之命下車拜廟歷覽古碑申以斯文宋
史傳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端拱二年拜左司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五 宋三

李奎

諫知制誥未幾判大理寺廬州妖尼道安誣訟徐
鉉道安當反坐有詔勿治禹偁抗疏雪鉉請論道
安罪坐貶商州團練副使即碑所謂坐事解制誥
職奉使商於也商於者即商鞅所封之地秦置商
邑漢置商縣隋改商洛縣屬上洛郡唐置商州縣
屬焉宋因之二使者副使也二與貳同傳又稱禹
偁官商州歲餘即移解州四年召拜左正言此文
稱辛卯歲使商州下車拜廟辛卯是太宗淳化二
年端拱本無四年史文蓋脫淳化字也據傳推之
此文當作於淳化二年拜廟之時矣商州四皓廟

有二一在州東七十里商洛鎮一在州東金雞原
 陝西通志載此廟有唐柳宗元宋王禹偁撰碑而
 不言禹偁碑何年所刻此碑末題大德九年重立
 石必是宋時先已立碑不知毀于何年也金雞原
 有山曰高車山太平寰宇記高車山上有四皓碑
 及祠皆漢惠帝所立高后使張良以駟馬高車迎
 四皓於此故名然則祠中有漢碑矣此碑則云退
 立廊廡古碑在焉自唐御史大夫贊皇李公而下
 作者若干人是禹偁所見有多碑而所謂古碑者
 不知即寰宇記所稱漢惠帝所立之碑否耶今就
 廟中搨得者僅此大德重立之禹偁一碑其餘不
 惟漢碑無攷即柳子厚李贊皇二碑亦未見矣傳
 稱禹偁九歲能文所著有小畜集二十卷承明集
 十卷奏議十卷詩三卷今存于四庫全書者統名
 小畜集三十卷與晁陳二家所載同蓋據平陽趙
 氏影宋刻本然其集行世不廣而此碑又舊刻無
 傳因就大德所刻錄存之文泐者六十餘字昶家
 舊藏小畜集鈔本取以校補書者蕭射元史儒林
 傳字惟斗奉元人讀書南山者三十年大德十一
 年以前累授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侍讀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五 宋三

宋

學士皆不赴此碑題直學士司業兩官雖不赴仍
 用以系銜也然傳獨不及其工篆隸書即書譜亦
 不列其傳可知此碑傳搨者少射為有元一代名
 儒不可不存其蹟則此碑尤宜亟錄也未嘗商州
 守士官四人其曰安西路者元史地理志中統三
 年立陝西四川行省治京兆至元十六年改京兆
 為安西路總管府商州屬焉其曰與魯勸農者百
 官志散府達魯花赤一員知府或府尹一員領勸
 農與魯與路同諸州惟有達魯花赤與知州同秩
 不云領勸農與魯據此碑則知州亦兼管諸軍與
 魯勸農事蓋史志畧也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五 宋三

宋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六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宋四

贈夢英詩碑

碑高九尺廣四尺二寸四分作六載書各三十三行字數十四至十六不等正書

贈夢英大師詩

盧岳僧正蒙書

寄贈夢英大師

翰林學士承旨刑部尚書知制誥判吏部流內詮事

陶穀上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六 宋四

是箇碑文念得全聰明靈性自天然離吳別楚三千里
入洛遊梁二十年負藝已聞喧世界高眠長見卧雲烟
相逢與我情何厚問佛方知宿有緣

紀贈夢英大師

工部尚書致仕楊昭儉上

紀贈歌詩數百人序師多藝各求新未言篆隸飛龍鳳
且說風騷感鬼神琴有古聲清耳目鶴無凡態惹埃塵
英公所學還如此不錯承恩近 紫宸

懷贈夢英大師

樞密直學士朝請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趙逢上

林樹影裏有清賢與我相知二十年書札愛工精玉筋
利名拋捨住金田吟容賈島稱詩匠辭許劉靈作酒仙
別後近聞栖華岳乱雲應得恣情眠

吟贈夢英大師

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知制誥王著上

到處聞人乞篆蹤學來年久有深功墨池闕類湘江水
筆塚高齊太華峯金錫罷飛新解虎鐵盂收掌舊降龍
知師吟戀煙村景不肯迴頭望 九重
吟贈南岳宣義大師英公

中大夫行右補闕內供奉柱國蘇德祥上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六 宋四

學就書聞在道林幾年辛苦用身心 九霄雨露酬知
早百首風騷立意深青白野雲閑裏卧古今碑碣醉中
尋因何負此多般藝可惜教師鬢雪侵

領國軍節度使趙文度上

攜筇何日別長沙鳳篆功夫世所嘉秦嶺夜吟殘海月
章臺春講兩天花淨餅遠貯湘潭水片衲晴披岳面霞
聖主有恩酬絕藝簾前師號紫架裝

贈夢英大師

護國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守中書令行河中尹郭從

義上

雲水僧來說我師換驚書札轉高奇揮毫傳下千年字
貞石曾留幾處碑混俗市廛人莫測和光蹤跡鶴應知
蓮花結社須容我不似陶潛愛酒卮

寄宣義英公

侍御史賜紫金魚袋何承裕上

書札精奇已換驚仍聞依舊卧煙蘿詩成萬首猶嫌少
酒飲千鍾不怕多鄉寺夜開雲夢月石房寒鏤洞庭波
知師收拾南歸去為憶漁人唱楚歌

送夢英大師

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兵部侍郎兼祕書監楊徽之上

獨滿餅錫欲春殘深入終南路屈盤萬象幽巖吟裏見
一心圓寂定中觀翠微寺在杉松老紫閣峯高水石寒
莫凭危欄臨北望滿城煙草是長安

寄宣義大師英公

左諫議大夫范杲狂筆

西遊久不得師書觀物相思展象圖情厚未忘蓮社約
分深曾伴橋洲居青雲作陣且長卧白酒資吟莫破除
見說近來揮彩筆字皆飛動有功夫

寄英公大師

尚書主客員外郎直集賢院李建中

往歲瀟湘一相見詩成野逸筆狂顛近聞歸住長安寺
松老書窓又幾年

紀贈宣義大師夢英

中散大夫守太僕少卿柱國賜紫金魚袋張洎上

幾憶湯師役夢魂醉吟想在落花村背塵事見尋常說
出格詩會子細論書信寄憑雖有路笑談重約恨無門
今來鬢雪應多也莫情頻頻近酒樽

送英公大師歸終南

特進太子太保致仕呂端上

衡岳煙蘿紫閣雲名高湖外晚遊秦清詞古學儒生業

圓笠方袍釋子身竹杖拄歸山裏寺篆書留與世間人
我疑簪組成爲縛空仰吾師去路塵

寄贈宣義大師

太中大夫行尚書兵部郎中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賈

玘

篆寫千文邁古今威陶丞旨撰碑陰 兩朝雨露書中
得滿篋詩章物外尋衡岳水雲長挂夢 帝城煙月不
開心西遊去後無消息想共陳搏一處吟

贈英公大師

中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守太常卿致仕上柱國賜紫
金魚袋李鑄上

僧門奇士有英公篆隸高能世莫窮五色彩毫傳夢寐
三乘真諦達虛空賜衣深染函開上寵號光呼奈苑中
幸對風情添逸趣好陪清話在蓮宮

吟贈宣義大師英公

翰林學士朝奉大夫尚書刑部郎中知制誥史館修
撰賜紫金魚袋師頌上

禪得元機筆得精孤雲光彩甚分明毫端落紙堪為寶
海內無人不重名山約終歸雙履在髭因涼剎一刀輕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六 宋四

五

何妨換取羣鷺了却與迷徒指化城

奉贈宣義大師英公

朝奉大夫左諫議大夫騎都尉賜紫金魚袋李若拙
上

昔歲高名動 九重衡山別後碧雲空紫袍親受 龍

墀上白足頻登虎殿中小篆每輕秦相法隸書猶鄙晉

臣功多才多藝如師少當世羣賢盡衡風

狂吟八韻送英公暫歸故鄉遷殯二親

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吏部侍郎宋白上

十八般書四海傳長安話別已多年今來帝里重相見

轉覺師心更自然下筆入神皆得法出言成句盡通塵
花時乘興先行樂月夜忘機靜坐禪到處僧俗爭識面
滿朝英俊贈佳篇長沙母葬彰純孝入水人思有善緣
衡岳醉投秋雨寺漢江吟渡夕陽舡前期指在春三月
迴首東風好著鞭

吟贈宣義大師英上人

正奉大夫給事中叅知政事賈黃中

金倦子便是師師高道寧容世網羈浩浩心出龍可擾
飄飄行止鶴應知塵機擺落超三界古篆沉研冠一時
莫惟伊余苦琢重白蓮花社有心期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六 宋四

六

喜英公大師相訪

給事中叅知政事趙昌言上

僧中何事最聞名筆札高奇是夢英十八家書垂墨妙

一千年 聖遇文明未將六籍重刊石余借國家未明

六經於 已駕三車到化城此日勞師相枉訪豁然於抱

慰平生

贈英公大師

左拾遺鄭起上

玉殿承 恩四十年水雲心已悟南禪李斯篆字功何
妙賈島詩章學太應節在幾嗟無虎闕鉢塵長笑有龍

眠聞今未老休慵恒利把書蹤石上銷

清洛喜英公大師相訪

中散大夫給事中知河南府兼留守司事上柱國賜

紫金魚袋許仲宣

方袍紫染出 彤庭久在林泉養性靈無事撓心長見

醉有名傳世不會醒多年別我頭先白此日逢師眼倍

青記得 上都相會否夜飛杯篆老君經

寄懷英公大師清交

侍御史知雜事柱國賜紫金魚袋馬去非上

雲隱秋鴻水隱魚相思難得惠休書遙聞養性栖蓮岳

金石萃編卷百二十六 宋四

七

不肯攜筇入 帝都金殿聖緣應未斷玉堂知己漸凋

跡何人曾得陪高論頭戴神羊馬大夫

奉揚英公大師詩匠

朝請大夫尚書司門郎中韓滂上

悟解真空始壯年兩朝供奉近爐烟故鄉夢斷三湘遠

應制詩高四海傳晴望野雲生紫閣夜吟蘭燭滴花殘

應愁 內殿徵書至恐向東林負背緣

寄贈終南英公上人

左諫議大夫知江陵府城丙上

是箇人言好性靈錫京碑記念千斤五言出格為詩匠

百蓋長杯應酒星會把篆求身上紫幾將金買面前青
多聞國士相尋訪莫把松門晝夜肩

特吟詩二首送英公大師

禮部侍郎參知政事蘇易簡上

乘舟南去唯尋酒上馬西行只詠詩醒醉去留皆遂意

如斯方信是男兒

其二

祝融峯上曾傳納太一山前舊結廬兩地逍遙已三紀

爭教肯在 帝城居

昭英公大師

金石萃編卷百二十六 宋四

八

尚食使昭州刺史知鳳翔府王承衍上

文章篆籀久傳芳灰志禪門道愈光豐鎬有心營寶剎

瀟湘無意卧雲房陶情早著詩千首混俗何妨酒百觴

若許宋雷重結社願持香火學 空王

喜宣義大師英公相訪

康州刺史知同州軍州事陳文顯上

三事 天衣兩字師長安風月更誰知閑騎劣馬尋碑

去醉卧荒廬出寺遲辭贈不容誇犬子與鬪兼許吐魚

兒在馮假道來看我正值嚴冬大雪時

贈英公大師

太子中允知洛陽縣事頌贊

總歲象管少年時幾賦 兼前祝壽詩三數荷恩卿相

看 兩朝承寵 帝王知尋窮太華高伍景念盡長安

內外碑可惜篆文今絕筆李陽冰後只吾師

再逢英公有感

朝散大夫前宗正丞兼國子書學博士郭忠恕

伊余行止住飄蓬與世乖違不可容青眼交知長憶念

白雲蹤跡又相逢風騷共會名何盛篆隸同勤法轉功

口口美師超彼岸琉璃鉢裏看降龍

喜英公大師挂錫太華

希夷先生陳搏上

暗喜蓮峯作近隣撥開雲霧見師顏有時問箇艱難字

便沐周旋說與人唐李監應出後跡漢蔡邕想是前身

堪嗟繼踵無徒弟筆法收藏在渭濱

贈英公上人

左拾遺知耀州軍州事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宋温舒

粹鍾衡岳誕吾師十九 彤廷賜紫衣青簡篆文窮妙

絕碧雲詩句入元微降龍鉢裏無塵染迴鷹峯前有夢

歸他日好同蓮社約逸眠禪坐兩忘機

咸平元年正月三日建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六 宋四

九

賜紫義術 僧智全 普嚴 守志

范守信 蘭舉 李焯 孟改 石日新 王遇

安懷玉 孟仁瞻 張鈞 彭永 陳潘同建

武威安文瑛弟文晟刊字 巨廷嗣

勾當國子監人郭德誠

贈英公詩者三十餘人陶穀宋白蘇易簡郭忠恕諸

人皆在其中而備諸惡道無一首合作宋初人口語

如此無論初盛何可令許渾見之書手出盧岳僧正

蒙得誠懸法以英公廟堂碑觀是其相知之深者故

欲有効于英耳詩中書劉伶作劉靈石墨

英師好名僧也然好名而祇以書自分亦其技小矣

宋初人固無大佳詩乃業欲傳之石以成勝緣奈何

草草如是英書自可然託名正蒙豈亦自顯其好名

之心太猛邪書既可託之正蒙則詩即託之諸名士

亦未可知也今但取其字諸他可勿論墨林快事

贈夢英大師詩共三十二人陶穀楊昭儉趙逢王著

蘇德祥趙文度郭從義何承裕楊微之范杲李建中

張洎呂端賈玘李鑄師頌李若拙宋白賈黃中趙鼎

言鄭起許仲宣馬去非韓洵成丙蘇易簡王承衍陳

文顯頴贊郭忠恕陳搏宋温舒叙次官職往往與史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六 宋四

十

傳合唯李若拙范杲為左諫議大夫鄭起為左
拾遺史並作右為非耳又楊徽之不及為翰林侍讀
學士亦其脫略攻碑作咸平元年刻石而史載徽之
以二年為兵部侍郎兼秘書監師顏以三年為翰林
學士呂端以太子太保致仕亦在真宗立後一二年
並在石刻後者疑碑追刻歲月實非元年所製也碑
書諸人官職皆舉其後且顯者故有不合耳詩並言
某人上或無上字唯范杲作狂筆言甚粗鄙不足法
也夢英一沙門耳其傾動朝士不必皆如詩所云云
或好事者依托為之以張大其教耶然非所攷矣諸

金石萃編卷百二十六 宋四 十一

詩亦俱無可觀王著題云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知制
誥當是單州人以開寶二年卒無書名與太宗時為
侍書者是兩人關中金石記

按此碑刻於咸平元年正月而贈詩者三十二人
名在宋初間有及於真宗時者以宋史本傳考之
陶穀入宋初累加刑部戶部二尚書開寶三年卒
碑不書戶部則詩為開寶初作也楊昭儉字仲寶
長安人開寶六年以工部尚書致仕太宗即位加
禮部尚書太平興國三年卒碑不書禮部則詩為
開寶末作也趙逢字常夫懷戎人乾德二年充樞

密直學士加左諫議大夫碑作出知開州還遷給
事中開寶八年卒碑不書給事中則詩作於知開

州以前也王著字成象單州人乾德三年知制誥

六年加集賢院修撰碑作翰林學士太平興國初拜中書

舍人充史館修撰碑無未幾知開封府以病請告

月餘卒碑不書知開封府則詩作於太平興國初

也蘇德祥無傳趙文度瀛陽人歷仕後唐北漢太

祖開寶二年親征晉陽文度請降授安國軍節度

徙華州又徙耀州七年卒碑稱鎮國軍節度即華

州則詩為徙耀州以前作也郭從義其先沙陀部

人父紹古事後唐賜姓李晉天福初復姓郭從義

歷仕後唐晉漢周至宋初加守中書令乾德二年

又為河中尹護國軍節度開寶二年改左金吾衛

上將軍逾年請老致仕四年卒碑不書在金吾衛

則詩為開寶二年前作也宋詩紀事載此詩千

年字作十年事人莫

翻作人莫何承裕晉天福末進士宋開寶三年自

涇陽令入為監察御史後歷侍御史累知忠萬商

三州太平興國中卒碑不書知州則詩為開寶中

作也楊徽之字仲猷浦城人太平興國初命編文

苑英華歷遷刑兵一部郎中累遷給事中真宗即

金石萃編卷百二十六 宋四 十一

位拜工部侍郎兼秘書監咸平初加禮部二年春
改兵部仍兼秘書監是秋特置翰林侍讀學士命

為之明年卒此碑結銜與傳咸平二年陸官合則

詩當作於是時也宋詩紀事不載此詩范杲質兄子字師回

宗城人太宗朝官史館修撰時賈黃中李沆參知

政事杲連致書求為學士太宗惡其躁競改右諫

議大夫碑作左知濠州復召為史館修撰碑不書

知濠州則詩為淳化二年賈李參政時作也李建

中字得中其先京兆人避地入蜀蜀平建中入宋

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累官集賢院出為兩浙轉運

副使再遷主客員外郎景德中累判太府寺大中

祥符五年卒碑不書太府寺則詩為景德以前作

也宋詩紀事不載此詩宗和書譜又稱建中善篆草隸八分

宜其與英公善也張垺全椒人仕南唐掌樞務歸

朝拜太子中允端拱初判考功未幾遷太僕少卿

拜右諫議大夫碑作中判大理寺累給事中參知

政事至道二年卒碑不書判大理寺則詩作於至

道元年官參政以前也宋詩紀事不載此詩呂端字易直安

次人真宗立累加右僕射監修國史明年夏被疾

十月以太子太保罷在告三百日卒碑題特進太

金石萃編卷百二十六 宋四

三

子太保致仕則詩作於咸平元年在告三百日之

時也賈玘史附賈黃中傳黃中南皮人父玘字仲

寶晉天福三年進士宋初為刑部郎中終水部員

外郎知浚儀縣年七十卒與碑結銜不合未知即

一人否也李靖史無傳師頊字霄遠傳作師頊與

史誤內黃人真宗時以刑部郎中知制誥兼史館

修撰咸平三年召人翰林為學士五年卒碑題銜

與傳合則詩作於咸平三年也李若拙字藏用萬

年人累兵部郎官充史館修撰知制誥咸平初被

疾改右碑作左諫議大夫四年卒碑惟諫議與傳合

而騎都尉則傳無之此詩當作於咸平初也宋白

字太素大名人宋詩紀事作開封人至道初為翰林學士承

旨二年遷戶部侍郎真宗即位改吏部侍郎咸平

四年拜禮部尚書以兵部致仕碑不書尚書則詩

為真宗即位初作也宋詩紀事不載此詩賈黃中字媯民南

皮人淳化二年秋與李沆並拜給事中參知政事

四年冬與沆並罷明年知襄州碑不書知襄州則

詩作於淳化二年也宋詩紀事不載此詩趙昌言字仲諫孝

義人淳化四年自知大名府召拜給事中參知政

事五年八月出為川陝都部署碑仍書參政則詩

金石萃編卷百二十六 宋四

十四

作於淳化四年也鄭起字孟隆周廣順初官尉氏主簿范質薦為右拾遺恭帝初遷殿中侍御史太祖初出為河西令蜀平當徙遠官起不欲往乃炙烙其足卒碑不書宋官而尚用周末之左史作拾遺未詳何故據傳則詩當作於乾德二年平蜀之前矣許仲宣字希榮青州人太平興國八年由吏部郎中為左諫議碑作中散大夫雍熙四年出知廣州未上移知江陵府俄改河南府端拱中遷給事中淳化元年卒則詩作於端拱中也馬去非無傳韓溥長安人唐相休之裔孫開寶三年官監察御史

▲金石萃編卷百二十六 宋四 五

累轉司門郎中淳化二年被病辭職則詩作於淳化二年以前也臧丙字夢壽大名人淳化二年拜右碑作左諫議大夫出知江陵府歲餘疾卒則詩作於淳化二年也蘇易簡字太簡銅山人太宗朝遷給事中叅知政事明年以禮部侍郎出知鄧州移陳州至道二年卒碑不書知鄧州則詩作於至道元年四月罷叅政之時也宋詩紀事不載此詩王承衍字希悅番琦子家洛陽咸平中連知延代并三州改尚食使鳳翔張雍病命承衍代之徙涇州大中祥符二年知壽州卒碑但書尚食使知鳳翔則詩作於

咸平中也陳文顯漳泉陳氏洪進之子太祖時隨洪進歸朝授房州刺史換康州端拱初出知同州咸平初知耀州碑不書耀州則詩為端拱初作也穎摯史附鄭起傳稱其拔萃登科至太子中允傳不著何年亦不書知洛陽縣郭忠恕建隆初貶官其後流落多遊岐雍京雒間碑結銜是周時舊官宣和畫譜稱其作篆隸喜畫樓觀臺榭嘗與陳搏會于華山則詩當作於太祖時矣宋詩紀事陳搏字圖南真源人居華山四十餘年太平興國九年來朝賜號希夷先生端拱二年卒則詩當作於端

▲金石萃編卷百二十六 宋四 六

拱前也宋詩紀事不載此詩宋温舒史附宋湜傳湜父温故之弟長安人進士官至職方員外郎嘗典耀州湜侍行代作牋奏温舒曰此兒真國器恨吾兄不及見也湜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則温舒作此詩在太宗以前矣以上皆從史傳考其作詩之年約略如此夢英史無傳墨池編石墨鐫華二書祇稱其工書不言其遊中南以後卒于何年諸公贈詩大率英公赴召之年及辭赴中南以後或過從酬倡或遠寄懷想積歲閣歲正蒙哀書而刻于石上距宋初已四十餘年不知其時英公尚在否也詩錯雜

無次不以年載官位為先後詩中往往稱英公嗜酒能詩不知何以無一篇流傳于世也碑書宋白詩到處僧俗爭識面句中不諧疑俗字誤減丙詩銷京碑記念千斤集韻云斤乃斫字之省斫碑材也詩用千斤正言碑材宋詩紀事誤改為廳其稱謂之別者如馬去非稱英公為清交韓溥稱英公為詩匠而徒弟之稱則見於陳搏詩詩稱英公無徒弟則立碑之賜紫義省等不知何寺之僧何人之徒也

昭應縣文宣王廟碑

金石萃編卷百二十六

宋四

七

碑通額高六尺四寸廣四尺四寸四分二十行行四十四字隸書隸額在臨潼縣

將仕郎守京兆府昭應縣主簿王口撰

鄉貢進士蕭資書并題額

由國口至郡縣有孔子廟自

天子至庶人歲時奉

其祀醴饌器具豐嚴潔修盡有儀式歷世傳承不敢慢

其事誠以生民以來有至德者未有如孔子故也咸平

紀號之元季

詔以太子中口趙公蒞是邑公之

始至也以民之不知教以訓以治日無暇時明年春政

既成民既知勸乘間問孔子廟而往拜焉既而觀其像

貌祀制者宇不完歲時之祀固缺如也返則召邑中進士明經之好事者坐而謂曰余常念先師孔子為陪臣于周享王爵於唐其為道也其為教也載之於經傳之子世自周迄今絕而復興久而愈尊雖夷蠻戎狄之不可化者尚聞之而為善良也矧中夏之俗乎世之冠儒冠服儒服文行可列於四科者皆先師異代之弟子也豈有服儒服為弟子而奉其師反不若服緇黃之弟子有觀寺之崇享獻之豐潔邪且是邑有先師廟余長是邑而使其廟將日毀祀不時修余與爾將何事也得非讀其書而忘其道歟為其弟子而不奉其師歟錄是坐

金石萃編卷百二十六

宋四

六

者感奮承命再拜謝而退一日口相與募邑中吏民之有識者得五十萬錢亟市瓦木庀工徒撤舊而新之然以故廟之址居邑之南逼側蕪穢口口口之所乃就邑之北選良地筮吉日而遷焉越式百日而其功集公遂率僚屬暨邑中吏民行釋奠之禮堂之上惟十哲口于左右十哲而下諸賢咸圖于壁堂之後復構式堂曰講書堂俾邑中之學者得以游矣於是命佐吏口勸辭於石置于廟側辭曰

返魯之教今古是則民胥樂胥無有僭忒我公之來服孔之化周廟之所往拜堂下既拜而奠既奠而既感厥

毀摧歎不已乃遷斯廟乃新斯堂神安攸居民即而
康七十弟子三千門徒僕公之政一如中都

大宋咸平式季八月式日建

鄉貢進士王口信

將仕郎守太子中口知縣事趙格

將仕郎守縣尉徐口

將仕郎守殿中丞通判軍府事騎都尉借緋劉克勤

正奉大夫口口口侍郎知軍府事上柱國賜紫金

魚袋天水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趙昌言

武威安臻刻字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六 宋四

九

按昭應縣大中祥符八年改臨潼縣屬永興軍路

京兆府宋史趙昌言傳真宗即位遷兵部侍郎知

陝州未幾移知永興軍三年召入兼御史中丞此

碑立于二年八月正昌言知軍時也陝西通志臨

潼縣學舊在縣城北宋咸平中知縣趙格改建主

簿王漢有記即謂此碑也然碑云故廟之址居邑

之南通側蕪穢乃就邑之北擇良地築吉日而遷

焉則是自南而遷于北志載未晰且以趙格為趙

格亦訛撰記者主簿王漢碑泐其名賴志補之

梁頌李易直題名

石橋廣一尺餘高七寸五分八
行行七字左行未行缺正書

宋咸平三年誅口部叛卒王均之踰月右司諫知制

誥梁頌者利院詳議官秘書丞李易直奉命安撫巴

峽路口舉陰同誥

宋史頌本傳是年冬王均平命頌為峽路安撫使題

稱右司諫知制誥梁頌傳不及為右司諫者略也通

鑑長編命翰林學士王欽若知制誥梁頌分為西川

及峽路安撫使國子博士李及甫秘書丞李易直副

之所至錄問繫囚自死罪以下得第降之上諭欽若

等曰朕以觀省風俗尤難其人數日思之無易卿等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六 宋四

十

各宜宣布德澤使遠方知朕勤郵之意關中金石記

按宋史真宗紀咸平三年正月益州軍變害鈴轄

符昭壽逐知州牛冕等推都虞候王均為首作亂

十月己丑雷有終追斬王均于富順監禽其黨六

千餘人長編作六丙寅以翰林學士王欽若知制

誥梁頌分為川峽安撫使題名部字上泐一字據

史乃益字也題名言誅王均之踰月而紀乃牽連

書于十月據長編李易直為副而紀不及者略之

也咸平四年三月始分川峽為益利梓夔四州為

四路此時尚為川峽兩路益東西兩川及巴峽也

梁穎與王欽若同日受命為安撫而題名不及欽若與李及甫者及甫自副欽若而行而欽若又自赴川路殆行不同程也

保寧寺鐘款

款高四尺四寸八分周圍八面共寬一丈二尺六分每面作三行中款無字餘皆三行上二字下四字正書在與平縣保寧寺

皇千王秋府歲萬口

長福 陳美 李口 輔溫 焦詮 王順 王誦

李祚 程寬 張重 陳稠

大宋國咸平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奉 勅鑄鐘 京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六 宋四

圭

兆府興平縣保寧寺鐘頭洛室院主僧知遵 小師

善欽善明 表白崇廣殿直知縣事元朝宗 內品

監酒稅陳紹遷 主簿王湛 鎮將穆贊 副鎮趙

明 押司王坦 維那頭趙遇許得一張超王順

欵內稱府主者知京兆府事者也內品者內侍官也

所謂把門內品後苑內品是也鎮將及副鎮則鎮砦

官耳 關中金石記

按欵云皇千主秋府歲萬口應讀云皇帝萬歲府

主千秋蓋欵文錯置也年月一行云大宋國大宋

下加國字始見于此陝西通志保寧寺在興平縣

西街而興建不詳鐘亦未及

高紳韓見素等題名

石裂為三合之橫廣一尺九寸高一尺五寸七行行六字七八字不等左行隸書

口口口口史館知華州高紳秋祭謁廟與刑口口外郎

口仕韓見素賓幕劉繼元同游咸平口口口廿一日

躬翰 夷直捧硯

高紳等題名

石橫廣八寸高五寸五分八行行六字七字不等正書

右司諫直史館知華州高紳 尚書戶部員外口直史

館曾致堯 陝西轉運副使太常博士李易口

咸平四年閏十二月十五日記

西嶽廟乳香記

碑高六尺四寸廣二尺七寸四分二行十一行行五十四字正書在華嶽廟

勅賜西嶽乳香記

將仕郎守尚書刑部員外口口仕騎都尉賜緋魚袋

韓見素撰

華山口智通書

鄉貢進士董洎篆額

粵若太極剖判非三才無以孕百神之口口氣周流非

五行不能儲万物之秀是則五行於三才百神一氣万

物無所不在矣故在天爲五星在地爲五嶽在人爲五
歲在物爲五色口口聲教亦無所不備矣有逆順生熟
消息盈虛之理得其道者聖功生焉神明出焉百姓日
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夫五嶽者自融結之口與
五行之氣並生焉故其神也命五帝以封之其祭也秩
三公以視之其靈也唯聰明正直以司之 天子
歲以四立之日名於王口口口之常禮也以至國家似
有水旱災癘之地爲民而薦誠者亦非時而請謝焉

西嶽金天氏蓋其一也世人有以不忠不孝不廉
不口口仁不義堆僣積咎架肩疊跡而來淫祀以求福
禍者宜其請禍也何福之有乎神終不以三爵庶有易
其福善禍淫之道也苟有抱忠孝口口口挾仁義而來
祭者雖潢汚行潦必享之其所享者誠也孔子曰吾不
與祭如不祭又曰吾祭則受福其誠之謂乎唯是

國家每口口祭繼日晨香則必歆而福焉何哉以其
既誠且明不爲已而爲民無玷於聰明正直之職也先
是五嶽諸殿逐日所焚之香自來因循官口口給肇自
右司諫直史館高君紳於至道中任荆湖轉運日見南
嶽司天王廟逐日諸殿晨薦之香只採山中樹根燒蕪
遂特發奏章乞口口香燒略日 陛下欲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六 宋四

三

嘗天儲社故五嶽是尊萬姓欲四序祈恩故明神是仰
其於香火尤爲薦誠闕而未行何以爲禮伏乞

聖慈特降勅命許於南嶽諸殿逐日共破乳香一
兩復處泰山等四嶽有似此未破香處亦乞特降指揮
自是 勅下華州勘口西嶽合銷乳香聞奏時主

廟官令神祝等慢神如一遂共分析本廟一十一處合
銷乳香半兩匪唯儉不中禮抑亦盜在其中蓋不焚則
有口焚之則不足也神靈威邁若有所召未數歲高君
自荆湖歸親典是郡點檢本廟諸殿所焚之香全然闕
少奏復添之戒勵既嚴焚爲尤盡口享唯馨之德人恭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六 宋四

香

如在之容 魏魏聖朝實受其福人有謂高曰今
五嶽百神日受芬馥皆公之力也答云 君上之
賜也又曰口公言 君何由而知之曰臣下之職
也是知高君之所任也不獨惠於民亦將及於神不獨
益於 君亦將及於身君有是臣何口而不拾何
闕而不補矣高公以見素懸車嶽下遺累神封託紀處
時貴無奢飾命但直敘賜香之由致祭於禮以警之飲
使後之思乳香者口慢神之過効淫祀者知請禱之非
言者無罪聞者戒之時咸平六年九月十五日記
觀察推官承直郎試大理評事丁口周 節度推官

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韓翊 左班殿直兵馬監

押兼在城巡檢李承信 給事郎守國子博士監酒

務輕車口尉賜緋魚袋張璣 朝請郎守太子中舍

通判軍州事騎都尉俗緋薛龜從 宣德郎守右司

諫直史修知華州口口事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借紫

高紳 鐫字人姚玉

高紳轉運荆湖奏請勅賜南岳焚香而四岳并及之

據碑南岳諸殿日破乳香一兩西岳諸殿共十一處

乃日破半兩古人焚香其儉如此且所焚乳香非今

香也碑正書亦有柳誠懸筆意石鑿

後題名內有宣德郎守右司諫直史館知華州軍州

事輕車都尉高紳江少虞皇朝事實類苑日紳江東

人善篆丈與李無或同時齊名關中金

按乳香廣志謂之乳頭香生南海是波斯松樹脂

包紫赤如櫻桃透明者為上宋史太祖紀乾德元

年十二月泉州陳洪進遣使貢白金千兩世家作

乳香茶葉皆萬計蓋當時以乳香為難得之物也

香譜載曹務光禮趙州用盆焚乳頭香此亦禮神

物用乳香之一證其謂之乳頭者本草云薰陸即

乳香為其垂滴如乳頭也

鳳翔府萬壽禪院記

碑高六尺五寸七分廣三尺三寸十

大宋鳳翔府青峯山萬壽禪院記

起復朝奉大夫右諫議大夫知軍府事安定縣開國

伯食邑七百戶食實封叁百戶賜紫金魚袋梁鼎撰

并篆額

廬岳沙門正蒙書

右扶風郡北盤岐山南據秦嶺地之形勝甲於關輔秦

嶺之南蜀山北走音突霄磨覽磅礪萬里至是崒然若

奔而駐其秀絕者日青峯山涵碧孕翠蓄靈積粹崔嵬

迥漢四峭如削故自山麓緣危陞陟猿徑殆將百里至

于是峯人跡躡絕皆若物外中有洞穴深莫知其際舊

傳阿羅漢隱息于此然自晉未嘗有精藍天其或者必

俟開土而后興焉同光初有釋傳楚者本陳倉人幼抱

高志辭親隸道奄有頓法遂荒智地景行大迦葉悟即

心即佛之旨乃日咎人普詣百城叁契妙理我雖懸解

豈廢軌則故南之嶺外東適江表振錫法會印可知識

僅逾一紀長興末旋自吳會屏于故里將為人天開示

大法時 清泰主潛隱斯地為重法故奉禪師若

師傳禪師遠請結茅茲峯以為禪誦宴坐之所繇是經

營繕構棟宇大備我我梵刹不日成之四方游學歸之
與山谷曹谿相俾清泰中以舊恩降璽書勞問賜命服
及彰勝大師之号禪師授而弗有皆賢首語文殊言一
切無礙人一道出生死禪師所傳正得是法直指本心
更無佗要故言下解脫者不可勝紀化事云畢示寂適
去即晉天福二年秋八月二十有二日也禪師上足曰
清免善繼先志亦師子吼免復去世其法季曰清悅嗣
之悅終免之門人曰義成繼主其事自壘建禪宇于今
七十有三載矣而未暇刻石識其盛烈嘗虞年禩獲遠
後之人無以知所由來會予奉 詔假守是邦而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六 宋四

毛

僧成條其狀願爲之記且曰將俾斯文與是山俱隆污
謹弗改讓而爲之實錄云時景德二年歲在乙巳正月
十五日甲子書 安燦鑄字

按陝西通志青峯山在岐山縣南一百五十里峯
巒蒼翠接寶鷄界青峯寺在岐山縣南一百五十
里青峯山上紀載寥寥祇此一二語而已而於山
之形勝寺之興建無一語及之豈當作志時此碑
未之見耶志不言青峯寺即萬壽禪寺以碑度之
要即一寺而兩額也碑云清泰主潛隱斯地奉禪
師若師傳禪師遂請結茅茲峯由是經營締構棟

宇大備兩五代史皆載後唐廢帝李從珂明宗長
興三年由西京尉守爲鳳翔節度使寺之初建即
在是年所稱禪師爲釋傳楚薛史稱帝常日誦佛
書輕財好施陝西通志又載胡僧阿闍黎住鳳翔
末帝甚重之清泰元年遣官往召其奉佛重僧如
此宜其爲禪師建此寺也寺初建名萬壽不知何
年直謂之青峯碑建於景德二年自建寺至此正
七十三年與碑言合禪師以晉天福二年未寂一
傳清免再傳清悅三傳義成請梁鼎撰記者即其
人宋史傳鼎字疑正華陽人景德初知鳳翔府三
年卒鼎好學工篆籀八分此碑額即其所篆文亦
簡淨有法書者正蒙即書夢英詩碑者也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六 宋四

天

鳳奎築三錄壇題記

石殘缺橫廣一尺七寸五分高一尺
十二行字數八字至十四不等正書

口宋景德二季冬 天王降靈寶三錄壇 式于四嶽
勅屬郡口口營築於廟殿之前今口口之鎮自十月
孟旬承 口施至十一月五日畢口表于口因刊闕石
以紀蒞事之口
口仕郎試芸閣吏守主簿鳳奎題
口仕郎守下邳縣主簿木令脩監

口作監丞守廟令揚發道士賈口

口仕郎守太子洗馬知縣事許孝恭

口仲卿祭嶽廟題記

石橫廣二尺二寸高九寸九行行六字正書

宋景德二載口月二十四日口秋太常博士口華州軍

州口仲卿奉 勅度祭 靈廟再宿而迴時賓從同游

用紀于石

勅修文宣王廟牒

石連額高六尺六寸四分廣二尺六寸二分十五行行三十三字正書篆額

中書門下 牒京東轉運司

金石錄卷一百二十六 宋四

元

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六部侍郎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

封駁事王欽若奏諸道州府軍監文宣王廟多是摧場

及其中修葺完著者被勾當事官員使臣口射作磨勘

司推勘院伏以化俗之方儒術為本訓民之道庠序居

先况傑出生人垂範經籍百王取法歷代攸宗苟廟貌

之不嚴即典章而何貴恭以 睿明繼統禮樂方興

成秩無文徧走羣望豈可泮宮遺烈教父靈祠頗闕修

崇久成口業仍令講誦之地或為置對之司混楹榭於

絃歌亂桎梏於蓬豆殊非尚德有類戲備方大振於素

風望俯頒於明制欲乞特降 勅命指揮令諸道州

府軍監文宣王廟摧毀處量被倉庫頭子錢修普仍令

曉示今後不得占射充磨勘司推勘院及不得令使臣

官員等在廟內居口所貴時文載耀學校彌光克彰鼓

篋之聲用洽舞雩之理候勅旨 牒奉

勅宜令逐路轉運司遍指揮轄下州府軍監依王欽若

所奏施行口至准

勅故牒

景德三年二月十六日牒

刑部侍郎參知政事馮拯 尚書左丞參知政事

王旦

金石錄卷一百二十六 宋四

辛

按此碑刻於景德三年二月十六日宋史王欽若

傳景德初欽若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判天雄軍

提舉河北轉運司及還罷為刑部侍郎資政殿學

士歲中改兵部升大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

封駁事宰相表則判天雄軍在景德元年九月乙

亥還朝在二年正月甲寅罷為資政在四月癸卯

自資政遷尚書左丞在三年二月己亥是月甲戌

朔己亥在廿六日立碑時尚未為左丞故碑不書

馮拯傳景德中為參知政事再遷兵部侍郎宰相

表但書景德二年四月癸卯馮拯自工部侍郎發

書樞密院事除參知政事不言其遷兵部侍郎此碑云刑部侍郎則表傳皆無王旦傳咸平三年同知樞密院事踰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景德二年加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輔表王旦參政在咸平四年三月辛卯加左丞不書至三年則云二月戊戌自左丞參政同平章事戊戌是二月廿五日亦在立碑之後碑故尙是左丞參政也碑云摧破虜量破倉庫頭子錢修葺文獻通考云開寶六年詔諸倉場受納所收頭子錢一半納官一半公用令監司與知州通判同支使頭子錢納官始於此止齋陳氏曰是歲令川峽人戶兩稅以上輸納錢帛每貫收七文每疋收十文絲綿一兩茶一斤稗草一束各一文頭子錢數始見於此馬端臨曰謹按咸平三年十月三司權判孫冕等奏天下諸夏秋稅斛斗收倉耗例並夏秋稅斛斗疋帛諸收物色等收頭子錢通令檢尋不見元定宣勅又按後唐天成二年戶部奏苗子一布袋令納錢八文三文倉司喫食補視長興元年見錢每貫七文稗草每束一文盤纏其所收與開寶數同則頭子舊有之至此稍條約之耳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六

宋四

至

據此則頭子錢乃諸道州府軍監所抽取于民納之倉庫以充公用者也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六終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六

宋四

至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七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謨
宋五

謝天書述功德銘

碑凡五巨石合成一碑前高九尺第一石廣三尺第
二石廣二尺五寸第三石廣五尺三寸第四石廣四
尺五寸第五石廣三尺文共五十四行行二十八字
正書額高三尺五寸廣五尺題曰登泰山謝天書述
二聖功德之銘十三字篆書在泰安
府城南門外東南嶽岸東偏北向

登 泰山謝 天書述 二聖功德銘

御製御書并篆額

朕聞一區宇而恢德教安品物而致昇平此邦家之大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七 宋五

業也考茂典而薦至誠登 喬嶽而荅 純錫此

王者之昭事也結繩已往茫茫而莫知方冊所存章章
而可辨罔不開先流福累洽儲休長發其祥永錫不類

故能禮祀 上帝肆覲群后追八九之遐躅徇億兆

之歡心是以武王勦獨夫集大統而成王以之東巡高

帝平三猾戡天祿而武帝以之上封爨以五代陵夷四

方分裂嗷嗷九域顧影而求存禦製萬民籲天而仰訴

不有 神武多難何以戡不有 文明至治何以

復恭惟 太祖啓運立極英武聖文神德慶功大孝

皇帝積慶自始受命無疆歷試于艱難終陟于 元

后 威靈震疊 尊澤汪期無往不賓有來斯應

濟民於塗炭登物於春臺俾父萬邦成湯之甚盛咸宣

九德文王之有聲 啟運于前垂裕於後 太宗

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大明廣孝皇帝洪基載紹

景貺誕膺如 日之昇燭于率土如 天之廣

覆于羣生人文化成神道設教尊賢尚德下武後刑金

石之音 明靈是格玉帛之禮蠻貊來同書軌畢臻

典彛無闕 上應降鑒虞舜之溫恭庶民不知唐堯

之於變 重熙之盛冠絕于古先 增高之文已

頒乎 成命逡巡其事 謙莫大焉肆予冲人獲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七 宋五

守丕構其德不類其志不明弗克嗣興罔識攸濟屬以

陽春屆節 靈文錫慶曰是濟河耆老鄒魯諸生啟

予以 神休邀予以 封祀不遠千里來至闕庭

朕惕然而莫當彼確乎而莫止俄而王公藩牧卿士列

校獻封者五上伏閭者萬餘以為 景命惟新

珍符紛委不可辭者 天意不可拒者羣心 天

意苟違何以謂之順道羣心苟鬱何以謂之從人是宜

登 介丘成 大禮敦論雖至勤請彌固竊念軋

坤垂祐 宗祏儲祉導揚嘉氣僅洽小康唯夫疆場

以寧干戈以息風雨以順稼穡以登無震無驚既庶既

富者 天之賜也豈朕之功歟雖則 告成功紀

徽非非涼德之克堪也然而序 圖錄答 殊頑

非眇躬之敢讓也 天孫日觀 梁甫仙間五嶽

之宗萬物之始 升中燔柴舊章斯在繼承 先

志懿範遵已定之經祇事 園丘 嚴配肅因心

之孝於是詔輔臣以經置命群儒而講習給祠祀者因

有不至供朕身者無必求豐故 玉幣犧牲朕之所

勤也羽儀服御朕之所簡也精意篤志夙興夕惕誠明

洞達 顯應逖彰自 天垂恩正真親臨於雲馭

奉 符行事子育敢怠於政經粵以暮秋之初恭饗

清廟告以陟配孟冬之吉虔登 岱宗仰乎對

越奉 寶錄於座右左升 祖宗以並侑禮之正也

孝之始也乃禪 社首厥制咸若干時 天神畢

降 地祇畢登 彤鬻可期莫獻如覲其薦也雖

慙乎明德其威也實在乎至誠亦復酌鄭宮之前聞遵

甘泉之受計百辟委珮五等奉璋肆旨施仁舉善勸治

稽考制度採摭風謠文物聲明所以揚 二聖之洪

烈歡娛慶賜所以慰百姓之來思益又 兩儀之純

嘏 七廟之餘慶邦家之盛美蒸黎之介福豈予寡

昧所可致焉惟當寤寐責畏夙夜惕庶不自滿假不自

逸豫寵綏庶國茂育群倫以答 穹昊之眷命焉勒

銘山阿用垂永世銘曰

節彼 岱嶽 巍然東方 庶物伊始 靡感其彰

自昔受命 反始 穹蒼 燔柴于此 七十六

王 顧惟寡薄 恭嗣洪猷 軋軋慄慄 雖休勿休

元符昭錫 餘慶遐流 群情所迫 盛明爰修

前王丕顯 是日告成 伊子冲眇 無德而名 永

懷眷佑 祇若 景靈 聿崇 嚴祀 用達

精誠 殊祥疊委 寓縣奔馳 禮無違者 神實格

思 藏封石累 刻字山峒 蒸民永泰 繁祉常垂

大中祥符元年十月二十七日 御書院奉 勅書勅刻石

帝既侈言天書之妄復為太山之封而作此銘述太

祖太宗以及其身語多浮誇文亦拖沓正書僅能方

正無少鈞礫想帝亦不能辦此或王且輩為之潤色

而尹熙古之流握管耳碑方廣幾埒開元太山銘字

減小不能強半而文筆手腕則不啻若泰山之于鄒

嶧矣 石壘 鐫華

祥符天書述以頌太祖太宗之功德其真書絕佳子

得之豐城學士萬卷樓是石刻元文貞公遺山親登

岱宗顧未及見予得見之幸矣取以配唐開元太山

石本誰曰不宜結琦亭集

右碑錢辛楣少詹云宋史禮志載玉冊玉牒文而未及此銘略之也碑陰明巡按吳從憲題篆書泰陰碑三字俗呼為陰字碑聶劍光泰山道里記云是碑有二一勒山下所謂陰字碑也一勒山上在唐磨崖碑之東字徑二寸明嘉靖間俗吏鄧人汪坦大書題名又汝南人翟濤題名及書德星巖三字並鐫蓋于上每行毀三四十字不等尚有字句可讀篆額登泰山謝天書述二聖功德之銘十三字完好如初文獻通考王欽若言唐高宗元宗二碑之東石壁南向平峭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七 宋五

五

欲卽厓成碑以勒聖製上曰朕之功德固無所紀若須撰述不過謝上天敷佑敘祖宗盛美爾命勒石北向以答天眷元好問東遊略記云嶽頂封禪壇下有唐宋磨厓據此則真宗述功德銘先經磨勒岱嶺後又立碑城南也乃後人第知有城南之碑不復知有岱頂之碑矣山左金石記

右碑在城南郊原上五石合成製若屏障以圍臺在山頂故字從北面取對越之義山頂磨厓一碑已為諸人題名鐫毀過半字大小與山下碑同而行數有不同又按東軒筆錄云呂升卿為京東察訪游泰山

題名于真宗御製封禪碑之陽刊刻搨本傳于四方後二年升卿判國子監會蔡禧為御史言其題名事以為大不恭遂罷升卿判監據此則真宗之為是銘先經磨勒岱嶺又立碑城南也明矣金榮泰山志

按真宗封禪泰山刻石有五此其一也餘四碑此文刻石有二其一磨崖在岱頂德星巖明嘉靖鄧人汪坦大書東安邵鳴岐等題名一則又汝南人翟濤奉當事僚友同遊引漢陳荀諸賢之聚太史以德星奏一事自為題記復書德星巖三大字真宗銘文大半鐫毀今不錄此碑文與磨崖全同泐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七 宋五

六

者三字今據泰安縣志所載補之碑北向屬泰山之陰故陰題泰陰碑三字以訛傳訛遂謂之陰字碑矣碑文述事大致與宋史禮志所載皆同至太祖益號稽之禮志正與此同而太祖本紀卷末乃云大中祥符元年加上尊謚曰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按此乃天禧元年正月九日所加非大中祥符元年紀誤也封禪之事當太宗卽位之八年已詔十一月二十一日有事于泰山後以乾元文明二殿災詔復停止碑故云太宗皇帝已頒成命遂巡其事謙莫大焉真宗封

禪之事成于天書天書之事源于雪澗淵受盟之
恥宋史王旦傳云帝幸祕閣驟問杜鎬曰古所謂
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耶鎬應之曰此聖人以神
道設教耳帝繇此意決是天書之事實成于神道
設教一語也此碑乃云太宗皇帝人文化成神道
設教尊賢尚德下武後刑若以神道設教為太宗
之所欲行者亦善于文飾矣碑立于大中祥符元
年十月二十七日是月戊子朔二十七日為甲寅
乃封禪禮畢發奉符之日也後四碑皆刻于二年
據玉海載祥符二年五月戊午出泰山謝天書述
二聖功德銘玉女像記示輔臣十月丙午以御製
泰山銘贊賜丁謂等九軸因請以御製泰山銘及
九天司命天齊王周文憲王文宣武成王贊於朝
堂宣示百官召近臣就三司觀之帝曰此但記一
時事何足宣示宰臣王旦等固請從之十一月壬
子朔泰山太平頂磨崖刊聖製畢據此則碑以二
年五月撰成十一月刻成其題元年十月二十七
日者追用禮成之日也禮志載圖臺奉祀官並于
山上刻名今未見

元聖文宣王贊

碑高八尺四寸五分廣四尺一寸二分分兩截上贊
下詔皆十六行贊行十八字詔行二十三字行書在
曲阜

元聖文宣王贊 并序

御製

若夫按玉 介丘廼輿闕里緬懷於 先聖躬謁於

巖祠以為易俗化民既仰師於彛訓崇儒尊道
宜益峻於徽章增薦崇名聿陳明祀思形容於盛德爰
刻鏤於斯文贊曰

立言不朽垂教無疆昭然令德偉哉素王人倫之表帝
道之綱厥功實茂其用允臧升中既畢盛典載揚洪名
有赫懿範彌彰

加賜詔
王者順考口口懋建大猷崇四術以化民昭宣教本總
百王而致理丕變人文方啓迪於素風思肇揚於鴻烈

先聖文宣王道膺上聖體自生知以天縱之多能實人
倫之先覺元功侔於簡易景鑠配乎貞明惟列辟以尊
崇為億載之師表肆朕寡昧欽承命膺曷嘗不遵守彝
訓保乂中區屬以祇若 口符告成喬岳觀風廣傳之
地飭駕數仞之墻躬謁遺祠緬懷遐躅仰明靈之如在
肅奠獻以惟寅是用徵簡策之文昭口獻之德聿舉追

崇之禮庶伸嚴奉之心備物典章垂之口口誕告多士
昭示朕懷宜迨謚曰 聖聖文宣王祝文特進署仍
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并修飾祠廟祭器口廟內制度
或未合典禮並令改正給近便五戶以奉塋域口差官
以太牢致祭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大中祥符元年十月二十四日東封禮畢十一月一
日 車駕幸曲阜縣謁奠 先聖文宣王命刑部尙

書溫仲舒等分奠七十二弟先儒禮畢幸孔林是日

詔先聖加號 聖聖文宣王 御製贊又 詔吏

部尙書張齊賢等次日以太牢致祭詔充公顏子進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七 宋五

九

封充國公十哲閔子已下進封公會子已下進封侯

先儒左丘明已下進封伯五年八月廿二日奉 敕

諸道州府軍監各於 聖聖文宣王廟刻 御製贊

并詔十一月 日奉 敕改謚曰 至聖文宣王

此真宗東封還過曲阜奠孔子而作碑二方上刻御

製贊下刻加號詔真行書無名氏疑亦書院待詔尹

熙古輩爲之雖不離院體而亦有聖教遺意據碑奉

勅諸道府州監各于文宣王廟刻贊并詔不止曲阜

余所收乃曲阜碑蓋他處易燬而孔林獨存耳

秦至無道而創封禪儒人排之未達于天人之故也

天地之秀孔子未生散于山川孔子既出鍾于秦嶽
是以自秦之後沿漢及唐未有不登封太山而降禮
曲阜者載在史冊非如七十二君之荒忽也故不知
者謂因尊岱而及孔子不知造物之意尊孔子而本
于孔子之所由生也卽以祥符之主詐爲天書以誣
上帝況于嶽神而于孔子獨爲抑志躬贊躬書下及
弟子此其心亦有一罅之明者然惟知中國之有泰
山可借以雄于外夷而不知孔子之大聖又泰山所
藉以爲重者使能充此一念向慕之誠旁求孔子之
徒盡行孔子之道則天清地平山川奠麗尙何契丹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七 宋五

十

之可畏哉泛舉舊章而不知根本要領之所在跡其
所行尙遠遜于漢唐之季宜其卒不能洒其耻也贊
或假手潤色字必其所勉爲皆不必以韋布之法編
之矣

宋史禮志是年十一月幸曲阜備禮謁廟本紀加謚

孔子爲元聖文宣王遣官祭以太牢給便近十戶奉

塋廟

按玉海先是詔有司檢討漢唐褒崇宣聖故事欲

追謚爲帝或言宣父周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加

帝號故第增美名春秋孔圖曰孔子母感黑帝而

生故曰元聖莊子曰恬淡元聖素王之道遂取以爲稱二年五月戊午以御製御書元聖文宣王讚示輔臣六月丙午詔刻于石壁石壁者卽碑也卅阜縣志云碑凡五版中卽此碑其旁則羣臣分贊碑陰有幸魯封誥手勅題名明宏治十二年燬嘉靖十五年重書於石然則此是重摹之本末題一段連及五年改謚至聖當是後人所加其元聖之謚乃元年十一月四日下詔而碑題一日者蓋以謁廟之日爲製贊之日也

封祀壇頌碑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七 宋五

十一

碑連頌高一丈二尺二寸三分廣六尺五分四十四行行一百字行書德題大宋封祀壇頌六字篆書在泰安府城東南四里

大宋封祀壇頌

天書儀衛使 封禪大禮使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金欽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

開國公食邑四千七百戶食實封貳千壹伯戶臣王

旦奉 勅撰

翰林待 詔朝散大夫國子博士同正騎都尉臣裴

瑀奉 勅書并篆額

臣聞天地之文著明含章炳煥於庶物禮樂之用象功崇德昭格于至神 王者宣淳耀之烈建中

和之極於是錫

天瑞出坤珍覺悟於

蒸民鮮不登泰山口梁父幸崇於明祀蓋天地之文闕下民何以法象焉禮樂之用 廢後世何以 祖述焉是知

勅皇績騰茂實交三神之歡著一王之法述符命繼昭

夏申乎大報示於無窮極典章之備物真帝王之盛節

者也粵自遂 初始造 書契增高 蓋厚 載九皇之德朴略

而難名時邁省方垂六經之文細釋而可舉公襲之規

歸廣巡狩之儀口口 五載際 於虞典一紀因乎周制所

以彰善輝 惡 口民設教者矣爾後道非下濟德異升聞

或緘秘祝之辭或黜諸儒之議先治兵而釋旅乃肆口

口口口口順口口口口行殊爲民祈福之意 光 武紀號

口石 藏于 故封開元陳口口玉牒之秘典章 斯 在風

烈可觀口口難行禮從茲絕泊四方之傲擾屬五代之

夷但恣尋艾不遵置器俎豆之事掃地將盡塗炭之

俗籲天無辜陰隲下民誕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聖光格丕運 皇 宋三

葉在口天下五十載矣 太祖啓運立極英武聖

文神德履功大孝皇帝之創鴻業也名膺帝錄運契天

飛微軼道之降郵牧野之誓以帝軒之神武口漢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端展而天下中宴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

武大明廣孝皇帝之恢寶圖也天縱多能體膺上聖狗

齊溶括居質以成德文明中正開物以成務疑神口口

口道口口度榮賢良率土致覆孟之安丕基成磐石之

固 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

帝聖道日躋大明繼照尹京邑也神明之政四方是則

踐承華也元良之德萬國以貞圖口口理訟口成格遵

顧命而主神器極孺慕而纂 宗初守口口口

口口口 冠 金石錄卷一百二十七 宋五

於百王熙庶政叙彛倫智周於萬物口爵出

祿褒德念功若臨照之代明法雲雷之作鮮繼志述事

樹經久之規弛禁省官布寬大之令口張文理荐視學

於上庠振舉武經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戎昭而敷軍實前考邊吏致告時巡口口口口口口口

檄森口揚天聲秉武節惇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廉宣金革之威六師不陣還於衽席之上緩帶噎哺而

式和民則發弓口刃而止嚴武備於是修鑿典緝遺文

命秩宗講三王之禮訓奉常考六代之樂渴謙謙則下

屬爰口詔口口口則申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簡乎而用平刑口口而行輕典敦叙公族立建戚藩大

牙之制是崇麟趾之詠斯洽設獮狩之禮止於從時修

宴射之儀于以觀德勞身焦思有文飾之憂勤革履七

緜邁漢文之恭儉卜 郊之位案歷上 陵口口

極之口口久廢之禮 易 脂澤而哀慟入石室而涕洟至

性感於人神靈德格於上下紫宸議政勵精于日昃金

華侍講不寐於宵分校正蘭臺之書增建石渠之閣規

模廣於麗正典籍備於宣明深味道腴以資治本帝堯

稽古虞舜好問以聲身而為律度執規矩以之口口百

姓為口推恩而逮下萬方有罪引咎而在予德教被於

無垠皇明燭於有截兵偃刑措道茂化醇百嘉阜昌庶

萌樂育獨運陶甄之上丕闡鴻均之祚訪空峒之道採

康衢之謠夷夏大和天人交感必彰嘉應以表羅通門

歸承天節臨獻歲真官奉其 丕口告以先期秘檢

煥於 靈文口于清旭受釐宣室躬口丹書錫無疆

之休諭大中之理繇是覃如春之澤易紀年之彌且斯

文未作伏羲氏觀象以畫八卦有神馬負圖之瑞洪水

方割夏后氏底績以導百川受元夷使者之命比口相

慶異代同符口眉口口之堪詠詠于外鴻筆塵藻之彥

頌美於內於是東土耆艾關里諸生連袂而來抗章以

頌美於內於是東土耆艾關里諸生連袂而來抗章以

金石錄卷一百二十七 宋五

請泊思皇之士卽序之戎藩嶽大臣緇黃衆品伏閣叩
首請封禪者無虛日矣僉以爲祥瑞雜沓 天意也
中外傾囑人事也梓柯越雋朱崖象郡之地俱入於提
封□□東蘇江□鄣黍之類悉從於莊貢矣羣情悃
幅式佇於慶成 上帝顧懷不可以謙拒書上者至
于五 上不得已而俞之誕告庶邦載形明詔將
以奉揚 先烈非謂告厥成功申命輔弼之臣諭
以簡易之道經始勿亟無擾于民且山爲嶽鎮之宗地
□□禮之國周孔垂教乃始封載誕之邦陰陽相代是
育粹炳靈之府當僦工之際歲事之初明誠以孚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七 宋五 十五

應鑒先蒼應龍有翼蜿蜒而下垂醴泉無源漢沸而
自涌芝含三秀而地而羅生日麗九華得天而絢采鱗
介之細草木之微□異効奇紛綸疊委而□遊心粹清
寔思靈化乃因華胥之夢再覩姑射之神告以 玉書
降於神房之麓著之黃素得於季夏之初揆日奉迎備
禮祇若爰疇咨於封祀固膺合於 穹旻亟命有
司草乞大典採摭清議討論禮章卽事用希其禮多闕
酌義訓以革正參制度以折衷古文逸禮之靡記議郎
博士之未達上資覽洞析於精微無望清光悉臻於
體要穆卜消日掌故奏儀申必告之誠躬祠 清廟

以既盈之月有事介丘先齋氛宸載止禁獲屏翳部之
脩樂以極靜專却太官之常膳以御菲薄清樂式道雲
會星□□□躡之啓行奉 天書以先路脩設儀衛
增置官屬極恭肅而尊 天貺也采章之盛藻縟原
隔武衛之雄震疊區寓八方述職萬旅騰裝讓塗而行
外廬不閉奔走會同之際端肅而無譁虜發栗烈之時
融和而可愛民絕札瘥之患物有蕃廡之詠供帳不移
而口儲供不戒而脩歷東郡之屬邑抵澶淵之□□軍
國異名修支事而有武備士誦夾侍掌方志而道地圖
風伯清塵招搖參乘周覽臨濶少留汝陽戒攝庶官申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七 宋五 十六

嚴執事靖恭爾位恪謹攸司羽衛具陳乘輿乃出垂翠
綬而鳴寒玉載瓊口而擁雲罕天口景從禁旅前驅八
神齊奔萬物咸覩卿雲待族仙禽成侶俯法從而交陰
覽德輝而翔舞口光下燭抱珥騰芒觀雲式瞻奏廣狎
至滋簡編而不可載考圖議而未始聞下詔肅祇崇望
而告至儲精雙渡澗默而齋居祀前一日未質明備法
駕至於山趾更衣於帷殿 上乃乘輿與陟絕巘躋日
觀出天門築園臺於山上度地宜而循古制也升山之
前夕曾雲射與嚴風暴起達曙振野而未已有司失職
而是憂洎 寶錄先登華蓋徐至焚輪止息寥泬

清齋若胚渾之初判狀羣靈之先置辛亥祀

昊天上帝設

天書位於左次登歌樂作奉迎

就位顯奉

符而錯事也

二聖嚴配定位側

向以申恭事表繼志而奉

天也亞獻終獻作之

樂章以為禮節

其儀而申昭事也祝史正辭秘刻勿

用黎元蒙福字佑是所克其已而厚勤郵也裘冕俯儀

金石鏗越捧珪幣奠犧象絡金繩而斯畢飛執燎而上

達舒遲暨禮陟降盡恭明德之馨至誠之感苾芴以薦

盼壘如答通帝鄉之岑殊接雲漢之昭回協氣上浮纖

羅不動神策錫靈長之祚日卿奏殊尤之瑞垂紳委珮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七 宋五

七

踊舞齋室之前鼇拊山呼響震層霄之外山下設壇四

成如園丘之制乃命茂親以承大祭崇□□□以斯□

潔柔豐盛而在列萬靈成秩四隩來同

九宮貴

神實司水旱吾民是依動繫恣舒厥職尤重命築壇於

山下封祀壇東率禮吉蠲詔大僚以尸其事壬子祀

地祇於社首百司承戒慎之至也三獻盡

誠禮無違者翌日

朝觀壇觀羣后輯五瑞千品成

列萬國胥洎英莖韶夏以徧作傑休此離而次設風行

教令雷動歡聲祝網之仁普霑蓼蕭之澤遐被大明之

照徧燭於蒞家崇朝之潤周濟于天下昭示

聖

作以志

元封日星炳其天章鸞龍奮其仙翰威

祚德之

麗觀遂

光表之鴻猷金玉其相與典

墳而並鶩神靈是保揭日月以長新復有道濟生民名

在祀典功德蕪茂跡用尤著者煥乎

睿文特形

贊□刊於翠輿貽厥方來而乃祀高嶽之靈幸列真之

宇俾加資飾用極褒崇

考制度官克用又黜幽之典靡行化洽可封歸厚之民

咸若惇養攸恤幽隱咸達乃

之故墟升講肆之堂屈順風之拜徘徊設奠眷想遺風

聖之禮有加郵後之恩彌渥既經□□□載□□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七 宋五

六

廟貌領於祠官按節迴鑾獻間表墓徧走羣望罔不遺

靈河濟之區海岱之壤南暨淮漢北際常趙梯航萬國

冠帶諸酋四遠雲來千里星屬聽清蹕□□□容得

陪仁壽之□□□□□事扶老□□□□□六龍

迴御七萃解嚴太史揆辰近臣奉祀藏侑神之金匱上

加謚之寶冊舉歸格藝祖之禮親饗

便至榮勳之典惠綏列辟盡

不之壯觀前□所紀纔十二□□儀斯廢僅三百載□

聖人之能事成天

太官考

〇〇〇〇〇〇天命〇〇〇〇實備其時 烈祖

造新邦臻大定經制而未違 神宗求至理

致升平業成而中罷遺茲景鑠屬在 欽明丕顯

詒謀奉成 先〇〇〇大號永〇〇名〇〇

姓考瑞〇大統也勒石垂〇昭茂功也人神以和禮〇

〇備盛德也 〇〇〇〇〇〇 祖考嚴配大孝

也報本 穹昊歸功 宗祏謙尊而從衆欲

禮舉而受敬稱克讓之風高視于前古矣下尺一之詔

嚴禁止之〇〇〇〇行葦靡〇〇〇好生之德〇〇於羣

心矣服純衣而在〇御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致美

蔽冕減乘與服御之物罷周廬次舍之制則惟新禮器

增飾壇壝故 翼翼之心精意以享有典有則必

躬必親寅恭天至也既如彼 蒼蒼之意惟德〇

〇〇〇事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瑞報况神速也〇〇此宜乎擁鴻

休介繁社後 天而老象日之升垂萬葉之耿光

爲百王之稱首者也臣位冠台衡親逢且暮承上公之

乏相 盛德之事與夫茂陵草遺忠之奏周南典

留滯之歎非可同年而語矣矧又恭膺〇〇〇〇〇〇

當口述茲所以紹帝皇之墳素表金石之篆刻嗣丕

天之定律〇〇世之鴻範者也寡羣平之經術無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七 宋五 九

燕許之才筆大懼構昧不能發揮徒踟躕於燥吻實龜
俛而塞 詔虞譔舜德曷繼於臯陶紀頌漢巡有
媿於亭伯貽之來裔以闡丕〇其辭曰

增高益厚 王者上儀 制禮作樂 莫大於斯 應

運接統 垂鴻逆裔 茲事禮大 惟聖難之 岱宗

炳靈 巖巖峻峙 和鑿鑿絕 牲瑄禮弛 缺其神

權 邈踰星紀 乃聖誕生 乘時斯起 惟宋肇興

受天顧 晝黜苛政 式叙曩倫 以洗汙俗

乃吊匪民 革其不諱 被以至仁 威靈有赫 軌

跡易遵 與民更始 其命惟新 寶曆日隆 神武

不測 厥角獻琛 水警陸口 惠澤滂流 皇猷允

塞 陰陽下民 懋建皇極 照被六幽 化行贊窮

累盛重光 乾乾翼翼 展義省方 觀風耀德

偃伯靈臺 濟民壽域 寶鼎增重 永協大同 禎

符荐錫 告厥成功 論乎至理 迪彼靈風 保邦

清淨 錫祚〇〇 化洽無外 道惟大中 百度以

貞 六符斯正 傾輸羣心 稱述瑞命 僉議勒封

以期升侑 休烈日彰 神榮天授 徇民從欲

展采告成 屬車時邁 法從天行 濟濟鴻序 嘒

燦鸞聲 星言汶上 雲會岱亭 穹崇絕嶺 密通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七 宋五 二十

國靈 躬陟上封 聿申昭事 祖考來格 禮樂昭
 脩 咸以至誠 享其精意 款謂歸功 謙謙益至
 厥配克誠 蒸蒸日上 帝容載穆 靈昭殊尤 肆
 二儀新合 百神懷柔 萬國以朝 四夷接武 行草
 觀輯瑞 瑞委凝旒 萬國以朝 四夷接武 行草
 之仁兮敦洽 蓼蕭之澤兮周溥 茂遂羣生 浸漬
 萬寓 慶集丕剛 風還遂古 騰茂飛英 超三邁
 五 赫赫顯彌 穰穰鴻禧 百祿是荷 萬壽無期
 遂及黎庶 永洽淳熙 法昊穹兮剛健不息 踵
 黃軒兮清淨無為 自天之錫 百世承之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七 宋五

三

大中祥符二年七月十五日立

右碑文所紀禮節始末多與宋史禮志合惟王旦傳
 不載太原郡開國公其天書儀衛使傳作天書儀仗
 使為不同也文中升講肆之堂通作肄案禮玉藻肆
 東及帶注云肆讀為肄益二字形聲相近故易致誤
 也縣志云碑陰尚有題名拓者遺之在志全
 按泰山志封祀禮本行于嶽頂真宗命名曰太平
 頂而御書刻石即在唐磨崖之東此下三壇碑文
 皆從祀大臣奉勅所撰故各就其壇之所在以紀
 述鉅典其地寬平不致勞費人力也泰安縣志唐

高宗築封禪壇於泰山南四里許名其壇曰舞鶴
 臺宋真宗東封築封祀壇即在舞鶴臺東碑文下
 截漫漶者自數字以至十餘字然大段尚可讀也
 泰安縣志又稱封祀壇頌碑陰列題名今未見稽
 之禮志本不言此壇碑陰有題名

社首壇頌碑

碑高一尺一寸五分廣三尺六寸五分五十一行行
 一百一十一字額題大宋禪社首壇之頌八字並正書
 在泰安府高里
 山神祠之東

禪社首壇頌并序

天書儀衛副使封禪禮儀經度制置等使推忠協謀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七 宋五

三

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禮部尚書知樞密院事修
 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五百戶食實
 封一千四百戶臣王欽若奉 勅撰

涪灘御歲應鍾旅月

國家建號之四十九

皇帝紹統之十有二載燔柴喬嶽成禮於勒封廻

輿方丘薦誠於厚載人神交感祚祉來宜爰命下臣式
 揚嘉頌粵自聖明御極寰宇太和民知教而措刑俗致
 理而偃武熙熙庶彙如於春臺揚揚宸心若臨於秋
 駕輿德上達 乾文下垂方純假以誕膺茲至神

而合資見於乙夜同日星之揚耀告以去期若寒暑之

不忒履端之月成魄之辰晝漏初傳朝暾未耀似蒼龍之內闕觀黃素之奇文豈必元龜負圖而出洛何須赤雀銜書以及豐

上冲屬內增寅恭外積克勤精

意仰答 靈心感應真符祲祥不絕雲成五色表

嘉瑞於太平星見萬方薦殊微於萬壽由是素前王之

令獨秩祀典之無文思大饗於季秋用昭告於

上帝咨爾之詔將戒於有司後子之誦爰興於東土鄒

魯之士海岱之民竭乃一心若律呂之相召來於千里

如符契之不愆述盛禮於元封獻露章於魏闕以為有

唐之季天步艱難朱梁已還寓縣離析蒸黎塗炭兵甲

日尋薦糾無仁義之談鉄鉞肆虐劉之患 上天

悔禍肇啓於昌期百姓與能勃興於 明主

太祖啓運立極英武聖文神德應功大孝皇帝炎靈

應統緒錯膺圖奉唐侯之固辭避陽城而罔獲克安九

服成不陣之功祗事百靈受無疆之福 太宗至

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大明廣孝皇帝大明繼世至德

在人文告以懷柔武威而震誓憲章號令俯洽於殊方

文物聲明仰踰於往古 崇文廣武儀天章道實應

章感聖明仁孝皇帝稟粹二儀鍾靈五運紹於基於累

盛荷景貺於重熙通於神明錫類之孝格于上下廣覆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七 宋五

上天

明主

炎靈

太宗至

大明繼世

至德

殊方

崇文廣武

儀天章道

實應

之仁若乃弋縶為裘書囊為帳恭儉之至也泣辜于市

扇賜于塗慈惠之隆也仄席掄才反支受訟聽政之勤也

齋居議刑弛懸決獄慎罰之深也至若恭默思道勵翼

求賢振恤惇發諮詢謙直存微五典昭明百官禮無大

而不揚情無小而不達道彌高而思彌下業愈盛而志

愈微故得鳥獸可窺水火不奪萬民以治五教在寬

天降之祥物安其所所謂集靈黃之景祐攬步驟

之上儀者也夫登岱宗禪梁甫對越天地嚴配

祖宗揆玉以禮神刻石而紀號千八百后其道皆同七

十六君其蹟可視矧夫盛德大業孰平若斯天瑞人謀

昭然如彼誠宜荅三靈之祐順九域之心考時日於靈

官詢制度於宗伯肆觀羣后懷柔百神蒼璧以祀天黜

饋以祭地發惟新之大號受不已之脞褫豈獨一方區

區之誠實亦六合靈響之望 上於是臨法坐而

延見命謁者而喻旨嘉其將順之心示以惕厲之意以

為禎詳申錫但荷於洪休封禪告成難居於盛美故當

徐議無復過談莫不瞻珠旒伏文石期於得請然後口

從克讓之詔雖行敦執之言益固於是鈞衡之元輔帷

幃之碩儒三臺之具臣五營之列校郡國之上計庠序

之橫經班白緇黃之倚椎結文身之眾相與集團闔趨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七 宋五

西

鈞陳述庶民後后之談叙歷代不刊之訓且曰天高地
下大禮生其中君令臣行百度遵其治罔蹈道而無福
罔失政而無口道莫大於奉明神政莫隆於興茂典故
遂古而下方冊所標未有長發真源永孚休命應數在
已美利及人而不宗祀

吳穹昭配祖廟奉符東

岱展采仙閣者也而况巡狩之文毛舉於虞典登封之
義囊括於周詩六經著其讜言百王以為盛則衰世思
之而罔克治世避之而不能口口武隋文其讓也正世
祖靈宗其修也宜陛下高邁義農俯視舜禹 天

鑿厥德赤伏之符既膺后來其蘇東人之念方積觀民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七 宋五

美

展義今也其時錯事增高辭之豈獲雖復輿情可却宸
慮難迴其如 三神之景命何 二聖之盛

烈何優詔不許者四封章固請者五於是口 禪

穹之願誕徇黔首之勤求俯而從之蓋不獲已乃頒明
命戒有司曰自天之休既鍾于 列聖累洽之慶

復屬于冲人若乃登名山朝萬國雖盛德之事其何以
當而率土之情復無以拒蓋將申於大報敢云告厥成

功咨爾有位之臣暨于蕪役之者犧牲玉帛禮於神則
極其口口輅旂常奉於吾則從其儉委樞近之佐以先

置密授其成謀聚文儒之士以撰儀洞稽平禮制其令

也至當故下無以干其工也不繁故眾思自勵德音一
發民望如春誠感上通神心若契至平聖賢之祖述禮
樂之公奠或有稽史失傳精義莫續羣臣極慮靡究其
端 睿旨發口口盡其理凡所刊正二十餘條於

是奉常遵為彙訓又若秘牒有一信冊有六燔禮俯口

追琢難成將以貞珉代乎溫玉雖復有司固請俞詔勉
從在乎宸心惕然罔措果於內府訪得其真蓋往日之
所營僅葺月而乃就取之琢刻用於神祇克集厥功靡
愆于素足以見 先聖有開口口 吾君善

繼之孝也且夫 天之臨也不貳 天之鑒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七 宋五

美

也至明聽之口聲吉凶見乎象敬而降命善惡基乎人
盛德之與巍巍乎其莫述鴻休之至紛紛乎其無窮當

夫揆日有期鳩工在始地不愛寶吐素液以流甘龍飛
在天騰卿雲而絢彩神葩焜耀挺秀而朝敷瑞氣口口

揚輝而晨映眈目鸞鷟匿蹟空山螯手毒蟲潛形蟄戶
在井之鮒粲百鍊以成鱗繞樹之禽疑六出而挺質沃

日漲海既遏其驚波航葦巨河復遵其故道九德兩岐
之秀四嶺一角之奇或駢貫而共枝或先秋而告稔班

虎表丈之萌靈雲共帶之瓜鸞鶴羣臻聽笙鏞而自若
慈烏獨口口春鋪而有常瀼瀼沉澁以如飴趨趨明視

而呈素中天之月露煥發之重輪曲沼之泉澄相鮮之
照色一封使者告慶交馳六藝書生頌美載路蓋已無
得而踰也矧又甚於斯焉昔者五老告期但開一至兩
騎受職豈復重來未有眷佑彌昭殊休再降巍然岱嶽
密邇岷泉頒 綠字之文述 蒼元之意於

是備時乘之駕迎

寶命之符是月大雨霽靈密

雲葱鬱潤甫田而雖洽治馳道以方勤及乎端謀爰來
乘輿將出則煩陰並散杲曜徐昇紫氣覆於離宮白雲
映平廣殿時億之福豈易測乎於萬斯年必可保也瞻
言南域舊產靈茅方志雖存郡人罕識及夫詔書採擷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七 宋五

三七

耆老營求絕世之珍故蕃殖而久廢不貢之責方寤寐
以為憂遠生三脊之奇用資五天之籍夷吾曩記斯實
同符開元得文諒多愧色既而協良日薦虔誠寅奉

靈文祇見

祖廟謝會昌之純錫告配侑之

崇名于時人集八方塵飛九陌齋明之夕澍雨以清皇
衢裸鬯之辰商雲以覆世宰非煙燭野瑞日流空肅肅
金甌襲星罕而徐轉翩翩玉羽扈河口而羣嬉

二后在天降鑒於至治百世觀德協變於無垠猶謂斯
禮不行其來已久雖感蒐於闕典慮未盡於至誠乃復
庇黃屋之崇高習泰壇之薦享恭畏之色罔異於奉祠

闕疑之文並從於折衷官師發勵神鑒益歆既而令旦
戒辰鳴鑾遵路百工承式七萃啓行八校止齋聞蕭蕭
之鳴馬九旂時動見習習之神風鼓吹不喧率由舊則
金石成寢肇自 聖謀至若念封禮之方陳於嚴

是務慮有司之弗給簡易為先乃損屬車別名乘駕虛

大輅以安 祕錄見奉 天之誠御步輦以

出國都形愛民之志連囊感并接壤歡譟四望則衣袂

成帷中塗則壺漿若市豈資諫諍已罷乎從暇何待計

論動歸乎至蹟輦茹咸却誠玉食以齋心草木不傷法

蒲車而育物若乃次舍所設菲薄攸安棟宇之基未嘗
改作閉閣之勢罔或增新惟繡幕以環周或正口而躬
處頌祇之庭在適接神之冊儲靈屬夜漏之未央視榮
光之歎見瑞踰沈璧祥協起口至乃命庶官走羣望專
叩后土別祀九宮禮瀕海之諸神饗射牛之列帝所謂
闡皇猷於罄宇昭上德於億年者也暨夫屆廣魯臨岱
宗庶民奉迎罔不率舞東后來觀靡有後其八表之民
駿奔競至未名之寶櫛比咸臻壇壝以陳篚篚以具申
誠於百執必信而必誠昭感乎萬靈有嚴而有翼越以
孟冬之月庚戌之朝望秦之高峯昧爽而陟比黃之大
典次日而修其或俯會崖履危陞慮人之勞也乃降輦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七 宋五

三九

焉及乎款雲封望齋室想神之在也亦躡步焉徒御繼登罔逢乎驟雨羽衛成列俄息乎終風平視太虛下觀旭景靜將地接動與天偕澄宸慮以育冥望法象而髮鬚於是被服袞搢大圭神六變而來思色三獻而彌厲侑以

宗祖禩乎天經

丹書載陳表備休

於上帝玉牒不祕示無私於下民而又饗彼羣神于茲山下準園丘之式伸徧祀之心謹晷度以合時望煙燎而交影衣冠在列笙磬同音是夕也天門之巖士虞載渴甘醴忽湧無源自澄僦僦奉宸飲之而不竭日觀之上人莫能升明神斯臨有儀可象濟濟在列觀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七 宋五

五

之而相目此又感召之章灼休嘉之殊尤也翌日禮

皇祇禋社首方澤之形泰折廣樂之音八成象其

色則黃牲昭乎絜則蠶酒岳鎮海瀆靡不格思墳衍郵噉罔不咸在眷乃 坤元之德配乎柔克之尊生

植羣倫包函方夏廣大博厚所以養材流謙居貞於焉載物伸茲大報在乎至虔肅若奠獻之儀祇率

穹昊之制勤恭勵翼盛典由是無違雜遝紛綸柔靈以之薦祉清蹕將至條振驚颺冕服纓升俄為霽景權火

之影邈在雲霄登歌之聲散於垌野唯誠明而是竭忘陟降之為勞於是昭仁心從物性楚夏所貢羽毛之衆

莫不出於苑囿放之郊原次復詔秩宗修勤禮三帛二牲執贄以見右賢左戚辨等而居慶冠蒼佩者充庭魚甲貝冑者列侍 宸顏穆若安可望其清輝能事

巍乎徒得觀於洪烈既而布大令均渥恩禮高年修墜典幽蟄咸振密網並蠲需慶賜而春行覃徽鑠而日麗

采詩察俗遠協於夏書納覲觀民式遵於王制興庶舉孝崇德報功錄寡悖獨之流罔不咸恤律度量衡之法

由是得中復除之恩浹於四極醜醜之惠際於九圍當其御郡樓宴鄉老有在沼之介族附游童之衣裾色奪

金英狀徵榆莢壽蓋踰於千載祥寶冠於四靈昔者聞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七 宋五

五

韶而鳳來拊石而獸舞言其善應豈復殊塗罷菴蕪之鐵官黃龜陰之積土禮負相屬舊禽盡開至於邀想古

賢緇懷神道增文憲昭烈之稱謂仲仁聖炳靈之封崇以為列上清而監觀者真仙故加保生廣生之號育良

材而利用者疊嶂故修靈巖廣禪之祠惠洽於人雖小不捨新玉女之像是也福流於物雖大必營創會真之

宮是也猶且枉星旄降玉軼幸闕里祀孔堂瑰碧之刊載揚芬德墨綬之薦用益徵名祓飾廟廷增修禮器出

幣帛以賜宗黨頒經史以聚學徒下自諸生成膺其進爵上暨先正盛荷其追封好賢之心周於百世尊儒之

道形於萬方豈止序門人以陪祠獨齊毗而給役也昔
天寶以治平在運崇五廟之洪名大中以恢復成功加
二宗之尊謚而 皇上孝思不置至德潛符展禮

太宮歸尊偉號始以寶冊親授三公拜手而遣

肅祇之至也復以蕭薊躬謝 六室涕洟而進追

慕之積也足以薦 乾坤之祐增 宗祏之

美慰 昊天罔極之感伸明發不寐之懷既而王

公協辭夷夏同志遵順美之前訓增可久之徽稱始固

守而不從旋曲成而俯受懿夫法乾剛而覆下是謂儀

天用醜默以居中故為尊道叶吉而圖書開奧寶應攸

昭上封而河嶽效祥章感斯著典禮備舉簡冊載光軒

日徇齊彼何尚也湯云甚武茲豈遠而猶復紀

錫符之辰建章慶之節郡國清醮以荅於明威士庶縱

遊用樂乎神運生成則禁乎屠宰隱惻則止乎刑辟古

今之盛節殫矣皇王之休聲備矣臣學乎稽史偶乎昌

辰敢商權於前修竢揄揚於景鑠竊再拜而言曰在昔

帝媯其臣有五夏興於禹商始於高宗周建邦本於后

稷有唐命氏肇於庭堅而伯益既興朕虞亦佐禹績秦

德不競天祿未窮故我 聖朝集茲大統宜乎比

隆於三代垂裕於萬齡者焉洪惟 陛下纂承寶

圖建用皇極含道德之甘實具慈儉之馨香煦然發榮
可得而述昔者河流載淇里社方鳴別緯集於降婁三
統在乎單闕暨夫再歲果誕 真人蓋奎為魯分

之星乃司文物泰寔兗州之鎮爰主發生豈非運屬

文明化符生育法從臨於洙泗祀典修於云亭之

應乎此蓋受命之殊貺也御辨之初維藩之域綠龜薦

瑞元輔矢謨以為至柔者毛至剛者介今則以至柔之

物附至剛之姿天何言哉民胥效矣必將武事休偃文

德懷柔是時也戈甲方馳封疆尚聳既而玉帛繼好書

軌大同罷尉候之官成鍵橐之治此又嗣統之不祥也

夫感人心而致和平莫先於孝與王道而致雅頌無尚

於仁昔者主罍震方辭官臣之常禮則成帝之避馳道

也宅憂倚廬終三年之通制則高宗之在諒闇也按元

辰之蠶行哭而朝陵則顯宗之伸永慕也覽後庭之籍

動容而出媯則文皇之召至和也寬一成附重之刑制

三流惟輕之典則高帝之約法也升北辰魄寶之座創

先蓋壽星之祭則孝文之重祀也修前代之園寢訪功

臣之子孫則武王下車之事也絕番禺之藥矢毀尙方

之獵具成湯祝網之心也再駕戎輅則周宣之治兵也

三郊吉土則虞舜之肆類也順時令閱車徒因三時之

禮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七 宋五

開習五申之法神武之用也臨便座幸上庠較藝以拾
材談經以興學時文之化也遂閣登飛牙籤雲臺寶南
風之聖作聚東壁之羣書幸修之美也親視籙虛躬聽
笙竽新甲令以募工師製升歌以詠詩訓述作之大也
絕域之民留滯未返惻然軫慮豐給而遣仁及於懷土
也司貨之吏措克為能渙乎出令寬政為先道濟於溥
天也紀祥符之寶慶元狩之故事也新儀衛之庶僚太
微之彛制也明照於前古觀其失而不揚德之盛也辭
高於往代有其善而不伐謙之至也孝德著矣仁聲洽
矣積是純懿發為茂功則巨禮之行殊頑之應由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七 宋五

三五

天意也非人力也矧復兩漢而來建都於雍五嶽之
地皆在於東居異於辨方方理且殊於師古今

國家宅梁宋之域當 穹壤之中禮得其宜事歸

於正故可以仰遵五典高繼九皇抑又羸秦上登僅至
中路 天有所不佑也漢武祕祝不示羣臣道有

所未廣也光武欲其速成將窺封於玉檢力有所未豐
也高宗黷茲巨典接神以椒房禮有所不肅也應宗建

議在初輔臣殊志出爵伊始庶尹興言人有所未允也
若乃篤 天祐迓神釐遠通協心上下交泰唯精

唯一畫善盡美未若今日之備也又不以功成而自大

治定而自矜炳 乾文號神嶽仰懷 天賦

不敢以怠邊俯述世功用歸乎德美此實歷代之所未

有 上聖之所獨臻也下臣不佞恭獻頌云

惟 天佑 聖惟 聖奉 天寶

命隆兮惟 辟治民惟民戴 辟萬國同分

祖武 宗文重規疊矩建大中兮奉

符錯事登封降禪告成功兮報 本反始為民

祈禋示至公兮 洪猷盛德高視古昔垂無窮兮

右碑文王欽若撰文系銜皆與宋史本傳合惟封太

原郡開國公傳未載也封祀朝觀諸碑皆有書人姓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七 宋五

三五

名此碑獨無而書體甚精整其中訛字如弋綈作弋
綈蒼壁禎祥作禎詳咸蒐厥典咸作咸平視太虛平

作乎煥乎天經煥作煥觀禮作勤禮聖綬作聖綬恢

復作恢復宗祏作宗祏奠簋作奠虞東壁作東壁側

然作測然天祐作天祐皆是又辨方方理句似亦有

誤錢辛楣少詹云文稱潯潯御歲應鏡旅月國家建

號之四十九禩皇帝紹統之十有二載真宗以至道

三年丁酉即位至大中祥符元年戊申實十二歲上

距大祖建隆元年庚申蓋四十九歲矣又云履端之

月成魄之辰仰蒼龍之內闕視黃素之奇文謂是年

正月三日天書降左承天門也又云巍然岱嶽密爾
崇泉頌綠字之文述蒼龍之意謂六月乙未天書再
降于醴泉北也又云升北辰魄寶之座創先靈壽星
之祭案本傳欽若嘗請置先靈并壽星祠升天皇北
極帝坐于郊壇第一龕故述其事于碑刻也元又案
此碑別無年月惟涪灘御歲歷鍾旅月二語爲大中
祥符元年舉行封禪之期而立碑要與三壇同時故
並列焉山左金

按碑在高里山神祠東角門泰安縣志高里山在
縣西南三里社首山在高里山左二山相聯顧炎

武考古錄云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壬子禪

社首今高里山之左有小山其高可四五丈志云

卽社首山在嶽旁諸山中最卑小不知古人何取
於此意者封於高欲其近天禪於下欲其近地且
山卑而附嶽址便於將事初陟高山之後不欲更
勞民力耶又攷高里山神祠本名亭禪山漢武帝
太初元年禪高里卽此其後因高里之歌謠稱高
里好事者從而附會建十王殿於高里社首之間
廟中有元明重修碑皆不能詳其創建蓋由來亦
久矣據此則高里社首兩山本相近行禮在社首

而立碑在高里者取其有神祠可依託也宋史禮
志詔王旦撰封祀壇頌王欽若撰社首壇頌陳堯
叟撰朝覲壇頌園臺承祀官並於山上刻名封祀
九宮社首壇奉祀官並於社首壇碑陰刻名扈從
升朝官及內殿崇班軍校領刺史以上與蕃夷酋
長並於朝覲壇碑陰刻名是社首朝覲二碑皆有
碑陰刻名也今攷縣志惟稱封祀壇頌碑陰列題
名餘二碑皆不言有碑陰也又攷縣志稱三壇序
頌皆僂體各洋洋數千言蓋時尙楊僂體裁其文
率多鋪張繁麗而殘缺者什三四故未錄今驗此

碑僂體文約五千字但殘缺者只十二字餘俱完

整可錄也文云權火之影遂在雲霄朝覲壇碑云

權火高舉宋史禮志山下壇設權火蓋皆本於後
漢郊祀志云上宿郊見通權火卽權火通用字也
周禮夏官司燧注杜子春云燧爲私火元謂燧讀
如子若觀火之觀今燕俗名湯熱爲觀則燧火謂
熱火與

封禪朝覲壇頌碑

碑通額高一丈一尺廣四尺四寸文三十八行行五
十四字行書額題大宋封禪朝覲壇頌八字篆書在
南里許

大宋封禪朝觀壇頌并序

封禪鹵簿使推忠協謀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行
尚書左丞知樞密院事修國史兼羣牧制置使上柱
國潁川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捌伯戶
臣陳堯叟奉下闕

翰林待 詔朝散大夫國子博士同正騎都尉臣尹

熙古奉 勅書并篆額

臣聞配侑尊嚴王者所以敦其孝也朝宗觀遇

聖人所以明其禮也又若因名山而遂封煥 先業而
跡著踵七十二君之遐武永萬八千歲之丕口口輯五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七 宋五

三

玉壇賓諸侯巍巍煌煌事之大者非命夫通博之士釋

蓬口口口之學虎口口口重九經之思又安可葆潤

功德流播 徽懿臣頌蒙寡聞黜淺無取稟 詔

滌慮拜手而颺言曰 宋受 天命帝

六合子萬姓以 聖繼聖垂五十載稽神道而設

教感民生之歸厚 烈祖 神考耀武振德

罄乾維而張宇盡坤仰而畫野夷暴削壘黜僭盪偽懷

生膏口滋液 慶化 上帝降鑒昌大洪緒

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威聖明仁孝皇帝

之御天下也 三葉嗣統重萬繼明恭敏而克仁徇

齊而允迪青宮主壘承天序而寅畏黃屋正位奉

先志而夕惕若乃敦乎要道刑于率土始則謹色養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獻朝 口口者一鬱悽感於霜露祀之大也

六御宸陛精較口口振滯淹於章布罄通潛於巖穴文

教之隆也 再駕革輅觀省朔野貞師律以威亮口戎

人以禮樂武經之著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內口口實情達幽仄欽恤之深也 體聖功之藏用為

而勿有推赤心而與物坦然無間誠明之廣也友于天

族敦乎教也惠綬耆年勉夫養也斷雕復朴必始于宮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七 宋五

三

室劭農禁口率先乎稼穡昭夫儉也黃口一口口口口

口口口助編口口室務得口而口謹乎授也六職交叉

百揆時序猶復仿古無怠論學彌益迭覽乎九皇之道

畢講乎三代之訓口厖黎獻勤恁方轂 蒸蒸之德既

格于神明生生之仁終達于麤卵太初遂布於景氣靈

臺遠優於師節混一文口勅載壇場口口口口口口易戰

口措兵者也於是河海夷晏巖廊穆宣 瑩靈覽口宅

衷 操斗極而播憲口天常立民經清淨之鄉御乃六

氣之祥富壽之域隆乎三登之祥四隩納誠五緯遵軌

日星薦祉而新合草木効靈而始見千品萬類乃綸口

□□□冲□□□□□□□天意若曰振古絕德復無
與讓軼世靈契允宜□答繇是真不來儀 寶命
申錫抒三篇淵默之訓 啓萬禩綿長之兆普天馨世
靡不欣戴惟 蒼旻登日之祐乃 □□垂鴻之
慶□烏之祥祇載其異雨□□既何□□□□□□
自天之祕寶獲御邦之縉于是洙泗諸生龜蒙羣彥發
詠歎於庠塾□謳吟於衢路倚裳連襪波屬鱗萃既而
宰衡樟幄之輔熊羆羔雁之列迨于千夫長百夫長黃
冠緇衣台背兒齒相與不約而信不謀而同伏觀□□
□□□□□封□□□□□ 陛下系纂 聖統
光闡丕業立隆以爲極執契而司會□斯成矣□□平
矣□□和矣昆蟲草木罔不孚矣所宜鋪鴻藻而熙帝
載飛英蕤而振絕禮遵 昊天之感命慰東魯之
後 后觀風□□□之業展□□□侯之□允謂□德
□□錫符奉符以行事習習之請不爲進越 皇
帝虔率敦論四讓不獲旣而垂旒深念前席而言曰惟
我二聖付以大寶海內海外悉主悉治□
懷 錫羨之慶不冒詒翼之教一變□□朕何有焉
又敢款介□□告□功□□□揚耿光奉遺懿宣景鍊
報嘉瑞斯事□體乃朕之志且夫無懷已降夷吾所記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七 宋五 堯

迨建武之儀開元之制綿蕝草具宜削其靡無煩民無
頌 神恭朕之禮罔憚非薄奉 禋之容姑務豐大
□□有□□錫厥職繇是□□□□□□□□□□
□之說納漢室優游之議順以創制閱嘉言於既往修
紹丕典黜空文之無謂既歷古而肄習乃折衷於
睿聖輔臣先事而祇命崇嶽駢日而薦瑞體泉滋湧神
龍倏見靈芝三秀而絡野嘉穀合穎而充畝星弁□液
忽恍□□□□□□□□□□□□□□□□
廟而成禮□□□□□□□戒告卿雲先後而觸布遼鶴翩
翻而旅集 應貺益重坤珍愈出月孟冬日辛卯
皇帝乃闢宸居清康衢儼 金輿總衡之御肅
寢兕弥龍之制都人山立而辰扞□□□□□□□
檢先路真士前道九葩之葢蔽寥廓以徘徊十極之音
含正始而容與俄而常伯陪乘大丙弭節千官扈蹕而
星拱九龍効駕而展舉萬騎雜沓洵洵兮海運九旂續
紛烈烈兮雲布歷河沂榮光湛乎百丈屐嶽此愛□□
乎四葦猛士毳□□□廟髦輶輶而彌隰周廬微道植
鍛懸轂旣□闕齋宮之靖冥滌清衷於蠖濩雲罕儼路
鉤陳搏壑奉 寶符而先置儼 宸仗而延屬大
風示異當□石而遠止寒谷應威將裂膚而俄煥倏忽之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七 宋五 早

變陰陽不測

皇帝於是登喬嶽陞天□□玉輦

步巖際俯曜靈於勃澥觀衆山之培塿崇臺冠空而翺

吻翠旌周阿而捷獵辛亥助爽卽事靈闕登

太祖以配

天奉

太宗而侑饗大圓

軒豁懸寓澄爽列宿照爛於浮景盛禮登降於□□□

□□□□□□□□音諧而大樂六變百神降而應酒

三獻蕭□□用權火高舉圭璧之序嚴紫霄而有容金

石之文凝絳烟而無際秩衆靈而在下命羣官而分饗

備物之盛實列萬國 錫年之祥乃過億世既卽次

而僚幣旋復□而檢玉盼蠻□□□□□□于鴻明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七 宋五

皇

之報白雲起封始氛氳於膚寸神光□滅實炳蔚而五

色翌日迴鳴鑿禪

社首禮遂畢於登降誠乃格

于上下復本反始二儀之氣始和執圭奉璋肆觀之禮

攸舉且夫壇壝三成蓋大口小之制侯氏□□□

君勞臣□□□□□□次掌舍設程司儀辨等卓馬具

禮始匝館而穆穆俄就旂而濟濟

皇帝乃登清

壇霧雲芝負斧展明章施臚句□□而交達琛寶述職

而□平九儀櫛比兼寓麇至航海告傳圭之符毛□慶

干呂之瑞觀□□□□穹隆□□□虎之□□□業

鷄竿於施籥歌以詠德侑舞而象事禮憲備成訖無遺

者既而王公庶尹岳牧羣長胥進而言曰夫祚德者

天合符者聖

陛下以大業鉅封對越

景命區域竦化人祗協慶禮物具八方之產祀□□

千□□盛□何山郭□□□獻海鯨之充貢哉 父

天母地之孝予以之備君臨子事之義於是乎盡洋洋

乎蕩蕩乎民無得而稱焉謹伏壇□上千萬壽 帝

日昇□豆遵靜嘉器之文也牲牲肥膺祭之飭也非朕

所以請 上帝於下民之意也□朕□薦薦于□

□□神之□享于惟馨庶乎盡物首義用乍納□□旨

無以異矣又曰詔爾有方之衆明聽于誥先王克謹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七 宋五

聖

天戒臣人克有常憲肆朕祗畏荷□

况施爾其慎

厥終一乃心弼予夙夜之治□□元元之命罔忽厥□

□速于戾□□□□九垓□陽□□既禮止而樂闋遠

雷作而雨解渙汗兮大號□休兮茂典豈學聿空圖狂

斯弛執熱者濯居窮者遂在選者復處幽者責員首方

足悉已□□蠕動翔飛罔不禦跋逸祥禽於空濶遂珍

獸於遐□集百靈而受職與□□而更始所謂□□□

□景福雲行雨施不崇朝而徧天下者也觀之明日披

義章□先占太常陳詩而觀俗典禮同律而考度正班

爵之上下闕市器之良窳勵守屏以□□章教條而咸

舉既而振 皇儀而施 軒訪儒宮而 口口浸仁澤
 於遠口合凱口於下國歡聲口溢 口口載揚嘉氣樓
 葱擁 宸輿兮歸格榮勳飲至需口樂胥 昭德
 垂休邈乎無極 皇帝於是敷睿藻紀雲闕始則
 推 口口口純錫終則讓 祖宗之顯烈義書
 增麗堯文濬發口口天經而昭布表日口而高揚至于
 口口口之口口口祀典之清芬上則教尊於世次而功
 施於民形褒議而流永增徽稱而益振煥乎 宸製
 鏤之貞珉信闕典而咸秩垂聖範而口口口哉懷庭
 之道曠而復屬 盤維之基亘而弥遠口乎人
 和年登而神降口吉倪寬所謂帝王之盛節抑亦日天
 下之壯觀 聖作物睹不其然乎太史臣曰
 主口有聖明而不宣布有司之過也臣虔奉
 咫尺參侍口口口揚厲竊謂萬一雖不足究宣
 駿德光大隆業蓋口口口尊名口辭炳灼於無窮口
 口口口口謹為頌曰
 於穆我宋 受天明命 烈祖造邦 神宗繼聖 靈
 旗指麾 洪基保定 神教誕敷 民德丕正 明明
 我后 集慶口口 稽古立訓 惟儉是宜 羣方允
 迪 庶業緝熙 天縱至聖 日用焉知 上口降鑒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七 宋五

口口口口 雙船恭口 六口口口 周伯口口
 老人効靈 乾符坤珍 溢于祥經 上德不德 謙
 而益光 賞奉祖考 肅祇禮黃 天迪其德 盛慶
 洪長 真个存至 元符屢彰 濟濟多士 崑崙蒸
 民 填衝溢郭 集于紫宸 口啓伊口 武功至仁
 口口伊何 口口口口 口讓不獲 賢章口口
 口命有位 歲事岱宗 虞巡効駕 周邁宣風 八
 極四海 雲蒸霞從 巖巖魯管 高軼乾宇 既祇
 既登 以禮以旅 二聖克配 三辰散處 六變成
 文 口靈口口 蒼璧靈酒 口口齊栗 盼饗禋燎
 飄飄鐘律 翌日降口 皇祇是出 允猶翁河
 百神咸秩 禪之明日 乃嚴壇墠 于是肆觀 忠
 以陳儀 桂板載列 筍簾攸施 儼爾珪組 翼乎
 熊羆 王公庶尹 再拜稽首 罄口口口 上千萬
 壽 口口欽哉 一德斯懋 元首股肱 惟爾佐佑
 慶澤遂敷 宥民赦獄 渙汗涵濡 滋液滲漉
 洗滌頗類 發揮亭毒 施及天胎 罔不生育 乃
 程律度 乃齊日時 升擢方毅 懲艾不祇 凡百
 有位 以悅以口 大禮克舉 口口口口 口乎哉
 登靈封兮報 靈功 禪厚地兮薦 清衷 揭方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七 宋五

明兮車服以庸 覃慶澤兮采網遂空口 聖宋之光宅兮與黃比崇宜乎金聲之玉振之萬斯年兮無窮

大中祥符二年七月十五日立

按泰安縣志云舞鶴臺東為封祀壇宋真宗所築封祀壇西為朝觀壇宋真宗東封羣臣朝觀地今改為山川壇陳堯叟碑即在壇側堯叟官階與宋史本傳同獨未載潁川郡開國公書碑者尹熙古其官與書封祀壇碑裴瑀相同書法亦似出一手可異也山左金石志

天祝殿碑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七 宋五

壘

碑高一丈二寸廣四尺五寸文三十二行行八十一字行書額題大宋天祝殿碑六字篆書在泰安縣岱廟

大宋天祝殿碑銘 并序

翰林學士中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同修國史判史館事柱國南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賜紫金魚袋臣楊億奉勅撰

翰林待詔朝奉大夫國子監博士同正騎都尉臣尹熙古奉勅書并篆額

臣聞 鑿天之覆物也陰陽而無私 上帝之臨下也高明而有赫倬昭回而成體其聽孔卑杳寂寞以

希聲厥應如響故周書紀其輔德義易載其益謙百祿咸宜于以隆其永命庶徵時若于以降乎嘉生斯皆自我民而聰明表其道之貞觀者也至乃秉陽而健垂象於日星得一以清成章於雲漢東壁列位主圖書之祕文魄寶淪精極河洛之命紀蓋乾之緼至賢矣天之文有爛矣眇觀太古鋪觀往謀三五之世德化醇茂故伏犧受龍圖以作八卦軒轅得龜策以朝萬靈放勳獲玉泥青繩之文帝舜膺赤文綠錯之瑞夏商以降績用昭明故大禹夢蒼水之符帝乙拜塵玉之字西伯之赤雀止戶武王之白魚入舟皆盛烈通於神祇茂勳格於穹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七 宋五

吳

厚繇是奇物誦詭以効質珍圖炳煥以告休宜純禱而奮景炎形寶訓而不靈眷斯固殊尤絕迹曠千載而罕逢倬異侷儻為百祥之稱首不然者又何以運契於中和之極兆發乎至治之期雜霸已還寂寥而無紀合符之盛啓迪而必先者哉 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

應章威聖明仁孝皇帝陛下之御天下十有二載也纂二聖之不基肇八紘之鴻緒中口

底定庶邦協和玉燭陽明珠躡軌道頌聲載路協氣橫流百工惟時五兵不試仁風衍於無外 洪化馳而若神品物茂遂而由儀羣黎富庶而知教微經之刑幾措

弦誦之聲相聞人自謂於義皇家悉為於鄉魯行葦勿
 踐忠厚之性成天網弥疎寬大之德著淳源載復治具
 畢張 皇上方端居穆清之中獨運陶甄之表執
 粹精而思道宅清明而在躬極深研幾淵默雷震揚糞
 絢景輝光日新固已 濟哲之懿升聞憚怛之愛敦洽
 金玉其度追琢而惟精雲日之表就望而無極當其
 愛景長至陰魄下弦斗城靚深虎闈竊窳 建章萬戶
 管籥之有嚴衛尉千屯誰何而載肅銀漢左界玉繩西
 傾挈壺之漏屢移 膝席之對云罷方將 凝神於蠖
 履寧體於清閒靜慮合於希微 嘉應通於彤嚳俯及
 乙夜闋乎嚴局煥發靈光燦若白晝乃有 真靈降於
 霄極臚語示乎休徵將求衣而趨對忽乘颺而滅迹
 天子於是申以齋戒致其精明爰乃獻歲發
 春之初祇受 大中祥符之錫九賓宿設 親拜於廣
 庭八神前驅奉申於黃道真之恭館藏於東序乃復
 肆肯於縣寓易號於初元惠賚浹於五管爵秩加於羣
 后均合飲之澤以尙齒推給復之典以貴農 皇明
 誕敷純嘏均被繇是徇東人之勤請考乾封之舊章將
 以 陟介丘禪社首奉符而行事刻號以告成揚
 二聖之休光為天下之壯觀列城除道有司議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七 宋五 聖

儀龜策告猶雲氣呈瑞宜象物之咸若 後我后以來
 蘇 三神眷懷萬邦和會而靈心昭告 靈應杳臻以
 為庶人靡常猶畢星之好雨羣小多辟或夏蟲之疑冰
 雖况施之殊倫輿情之成口猶復先甲而申告以儆于
 清衷方將應期而紹至以彰乎絕瑞惟元年仲夏
 既望之後夕 上復夢神人諭以諄諄之意期以
 來月錫符於 泰山於是潛發 德音申儆執事有依
 類託寓之異當疾置飛馳以聞粵勒鍾紀銘鑄渾叶度
 肇自初吉以及生明惟茲巖巖之峯荐發穰穰之瑞祥
 光夜燭成十輝之姿卿鸞朝躋結九葩之狀是月之六
 日也粵有梓匠晨詣靈液亭給斤斲之役草露方漉人
 迹罕至忽得 黃素於灌莽之上其文有 皇
 帝崇孝育民壽慶遐歲之言周章震駭魂思飛越亟以
 白引進使曹利用宜政使李神福即共捧持以詣封禪
 經度制置使臣欽若臣安仁緘膝載嚴騎置來獻
 皇上周旋欽翼夙夜齋明醴粹內充典章兼舉
 命廊廟之元宰暨左右之信臣分授使前奉導 靈貺
 駟傳云至詔蹕出迎羽衛星陳官帥景從弁冕端委親
 拜受于苑中 廣闕秘文復徧示于羣下先是陰雲待
 族大雨濯枝需泥治道之是艱需服廢禮之為懼是日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七 宋五 聖

也懸寓澄霽佳氣鬱蒸杲杲之馭上躋光華在旦藂叢
之姿迭媚紛郁垂文五弦之風載薰九光之霞成綺神
人胥悅設穀來同劔乃綿葛之儀素已草具 翠葆之
駕乃先啓行既備物以吉獨俾有司而翊衛載以威輅
入于 應門星旄先驅金奏並作 天子方復弭
鸞旗而稅龍馭撫瓊案而坐帷宮穆穆皇皇以俟夫
元符之至也口而步自閭闔率先羣司納之殊庭是
為 祕寶且復討論前載追求遺範輝景下燭秦既作
時珍瑞云獲漢亦起宮其後因軌迹而增崇建名稱而
不朽者非可以悉數也乃 詔魯郡申飭攸司爰就

金石錄卷二百二十七 宋五

吳

靈區茂建清宇授規於哲匠董役以廷臣樸斲前施暨
塗成備法大壯而取象曾不日以克成直寒門口口之
庭鎮阿閣神房之麗雲封蠅起迥對於軒楹泉流冽清
載環於階城祗若 天賦表以徽名既而慎擇靈辰揭
之題榜乃有鷹鶴集于雕亮清唳引之墜羽而去斯又
九臯之仙質千歲之純精挺胎化之姿告 壽昌之
兆者也及 親封泥檢載揚煥燎降自陰道 禪
于方丘會朝明堂肆觀東后 靈澤及于四海神化馳
于六幽 天子乃撫節盤桓馮軼游豫周爰博覽
以屆于茲 瞻堂構以收容臨清流而發歎金爐失火

修潛德以升聞羽蓋清塵彰健行之不息 旋軫飲至
天成地平因時計功金相玉振且以為古之哲后褒紀
瑞命方牘所述踵武可徵至若甘露黃龍標於年曆芝
房朱雁播於樂章或作繪以彰施或緝經以論著皆所
以昭答報降垂示方來爰 詔下臣頌茲 微烈恭惟

紫書祕謀荐錫于 玉晨福應之大者也

靈宮真宇列峙于峒野 制作之盛者也非有遷

雄之博物通達崔蔡之發揮清麗鄒枚之論辨曹王之

氣質又曷能敷陳 景錄述宣鴻明著之金石

之刻流乎億萬之祀如臣庸淺豈能演暢拜 命之

金石錄卷二百二十七 宋五

李

下燥吻惟勤頌歎游揚雖豁於素藎博約溫潤寧企於
前修伏紙怔忡口口口口銘曰

太始權輿 遠古之初 結繩而治 斯文闕如 三

五迭興 受命合祿 河洛開奧 乃出圖書 岐周

發祥 鳳止高岡 火流於屋 魚躍於航 靈眷諱

諄 赤文煌煌 金策之賜 剪躬啓疆 卯刀之譌

口口口口 祕圖靈契 曠絕靡常 惟皇建極

與天合德 有開必先 神休叵測 清夜戒期 聖

容斯覲 旭日朝躋 真符云獲 節彼崇嶽 天帝

之孫 刺經定議 發社闔口 泉流志涌 和景晏

温 口元申錫 明靈有赫 雲篆騰晶 冰紈襲積

殊類響苔 奇應山杏 樵蒸禮成 藜蕭慶洽

遠宇聲飛 揭榜雕楣 建茲顯號 式昭鴻禧 口

口口口 翠帽揚口 福應之盛 輝光在茲 魯邦

奕奕 秦觀巍巍 封雲蒼蔚 浪井漣漪 歸然宏

構 永鎮方祇

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案大中祥符元年六月天書復降於泰山醴泉北乃

迎置含芳園十月辛卯帝發京師以玉輅載天書先

道凡十七日至泰山遂舉封禪之禮此碑專紀其事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七 宋五

文極工麗書碑者尹熙古大中祥符六年天齊仁聖

帝碑亦熙古書惟彼碑系銜進階朝散大夫守司農

少卿上騎都尉與此碑朝奉大夫國子博士騎都尉

不同也碑立于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蓋在封禪禮

成天貺殿竣工之後矣山左金石志

按此碑在岱廟內西北臺泰安縣志岱廟有三分

上中下此碑在城內西北隅之岱廟是為下廟碑

既立此則當時天貺殿亦必建於此而志無明文

豈卽所謂竣極殿耶見縣志自謝天書至此八

五碑皆紀真宗東封典禮而磨崖刻文及三壇立

碑皆仿唐開元舊制然開元惟唐崖尙傳于世餘

三壇碑皆佚其文之存于泰安志者亦惟封祀朝

觀兩碑社首之頌無攷矣此宋壇碑文皆完善可

讀而世罕傳文惟近時山左金石志與金太守榮

新纂泰山志皆據拓本全錄之稍之五禮通考但

載開元銘而不及真宗之諸碑蓋由宋人碑版椎

拓者少碑又散處泰安之僻境非登岱之通塗故

不盛傳耳此五碑詞華理富多者五千餘字少者

亦幾二千字鉅製宏篇可徵北宋人文之盛至其

事之荒誕禮之繁縟皆倣倖者爲之不足深論揚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七 宋五

億善爲文著作繁富遺佚已久今傳世者僅武夷

新集二十卷而檢集中不載此文賴有此碑以存

以此知金石之有功于前哲非淺也

永興軍文宣王廟大門記

碑高七尺六寸廣三尺七寸六分二十二

行行四十四字正書篆額在西安府學

大宋永興軍新修 元聖文宣王廟大門記

朝奉郎尙書比部員外郎知 制誥知軍府兼管內

勸農使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孫僅撰

朝奉郎尙書屯田員外郎通判軍府兼管內勸 渠

河事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冉宗閔書

左班殿直監軍資庫張格篆額

孔子之道屈於三代之末伸於千古之下故其生也位
□□□沒也爵極王者王者之居自有制度不壯不厲
則偏下甚矣是軍古京邑也斯廟古國學也自浚郊建
都降□□府百司之盛空餘壤垣三輔之雄宛若列郡
然而故地雖易舊名尚存是以民到于今或以監名呼
之丁未歲冬僅奉 命出守至止之翌日舉行故
事首越臈初次年上丁釋奠口奉蘋藻環視乎內殆非
前聞石壁外周訖異乎歲書之所昔碑中立又殊乎麗
牲之具至於齋戒之室講習之堂□□之器三者交關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七 宋五

五

加之閉閣不峻開閣附近陸類晏宅陋同顏巷因退思
曰文舉相北海旌康成之門術孝若遊狀口頌曼倩之
祠字况 儒宮先覺 聖域元龜百代所宗萬民取
則雖未能更諸爽塏極乎輪奐口可坐視其卑庫而不
為之改張者耶乃審制度以造俎豆由是祭器列焉乃
限罽塵以嚴啓閉由是重門闢焉□□□表以建廟事
由是洗心者肅焉解頤者萃焉巍巍乎高耽耽乎深俾
及門者趨庭者昇堂者入室者攝齊□□□得步驟
修慝於其外進退周旋於其內信可以移四教於風俗
被六藝於人倫混涇渭於洙泗之流變□□□□□之

地功既畢會

國家采詩書之義草

封禪之榮

既檢玉於介丘□□□□

闕里寅奉祀典順考禮

文因開元之舊封增

觀聖之新編微名允洽盛

德惟新儻門閭未崇則牌□□□□□□幽贊有開必

先不然何繕完修飾迎合 天意之如此昔魯恭王聞

金石之韻舊宅載存鍾□□□□□□尺壁斯覩較

之今日寧後古人考室有期正舜無愧庶後之觀者知

元后之勃興吾道守臣之誕口 詔徠豈獨

效春秋家流謹下錄

大中祥符二□□□已酉六月甲申朔十一日甲子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七 宋五

五

立

安文察刺字

陝府西諸州水陸計度轉運使兼本路勸農使下錄

陝府西諸州水陸計度轉運使兼本路勸 下錄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使持 部署騎都

尉鴈門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 下錄

德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范異

監押兼在城巡檢馬守欽

族 候兵馬都監兼在城巡檢張延招

觀察推官承奉郎試大理評事王獻可

節度推官承奉郎試大理評事楊舒

碑側三行
正書

大名史公奕王官麻邦寧被檄遊京兆同觀石經泰
和五年春三十五日博陵崔選繼至

宋史禮志是年以國諱改元聖文宣王為至聖文宣
王五月通封十哲為公七十二弟子為侯先儒為伯
關中金
石記

按此碑大中祥符二年六月立撰文者知軍府事
孫僅宋史附孫何傳僅字鄰幾何弟汝陽人咸平
元年進士景德初累官同知審官院知永興軍大
中祥符元年加比部員外郎代還知審刑院此碑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七 宋五

美

結尚與傳合不書何年代還據碑則二年尚在永
興也書者冉宗閔無傳永興軍為唐之京兆府文
宣王廟即國子監舊址碑故云故地雖易舊名尚
存民到于今或以監名呼之軍之有學始于景祐
二年范雍知軍時所立此時祇有廟也碑云丁未
歲冬僅奉命出守丁未為景德四年碑又云因開
元之舊封增元聖之新號此是大中祥符元年十
一月事是時封禪回蹕幸闕里因加封元聖至五
年十二月改諡至聖宋史禮志謂以國諱改諡按
宋代歷世無諱元者或因是時加號北嶽為安天

元聖而改之也碑側三行金章宗時題名內云泰
和五年春三十五日春三下脫月字

晉國大長公主設醮題記

在乳香記左側高品李知常題記之下
十行行十九字至二十三字不等正書

皇宋大中祥符二年歲次己酉十月口口朔二十九日
庚戌入內侍省內侍高班張永和奉 宣為 晉

國大長公主祈福特

西岳廟請道士二十七人悟

真大師賈得升張德

昇口口口口子口口口口劉德孚

楊善口楊善宗口知口武子口李知章王口口口女生

修建消災靈口道場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大醮壹座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七 宋五

美

至十一月三日罷散又至四日 晉國大長公主自

口銀二錠別建

靈寶道場三晝夜亦設大醮壹座

口刊石為誌

十一月八日題記

大長公主即延慶公主下嫁石保吉以淳化元年改

封即以是年十二月薨逝悟真大師賈得升陳希夷

弟子文內又有張德口應是張德昇見麗房報祀記

關中金
石記

按宋史公主傳太祖六女長曰魏國次即公主初

封延慶下嫁石保吉太宗即位封許國淳化元年

改晉國真宗初進長公主大中祥符二年進大長公主是年十二月辛巳朔日薨逝此碑始因公主病劇遣內侍張永和設醮西嶽有此題記也設醮在十月二十九日庚戌上泐其朔日干支以庚戌推之是壬午也自庚戌下至薨逝僅一月耳公主薨于大中祥符二年關中金石記云淳化元年改封卽以是年十二月薨逝者誤也公主爲真宗之姑薨年不知其幾薨之明年石保吉亦卒年五十七則公主之年約略相當矣是時石保吉官鎮安軍節度方在鎮所詔歸視主及薨真宗爲之罷承天節上壽及明年元旦朝會而此時則因病設醮恩禮之隆茂以加矣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七 宋五

五

沙門靜己書偈碑

碑高六尺八寸廣三尺三寸五分十八行行三十六字行書在西安府學

口口禪師偈

勅證口口禪師述

長安沙門靜己書

僧省中篆額

偈文不錄

大中祥符三年正月一日保福禪院主僧義遠建

助緣進士劉蒙 進士段腴 王利 田德元 勾當國子監人鄧德誠 僧口口 持法華經僧審疑 勝業院主僧口口

安文晟刊

此與鈔高僧傳序碑并在西安府學俗并呼鈔高僧傳余視之乃某禪師所述偈語語非上乘而書出僧靜己行草甚類英大師疑二碑同時建靜己英之徒也石墨 鑄華

此刻唐栢先塋記後額已失禪師泐其名關中金 石記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七 宋五

五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八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宋六

華嶽題名八十六段

李濟題名石橫廣一尺五分高九寸四分行八字正書

樞密直學士知秦州李濟於大中祥符三年二月二日赴任經口口謁下缺

按李濟為李超之子宋史附潘美傳李超者冀州信都人為禁卒常從潘美軍中主刑刀美好乘怒殺人超每潛緩之美怒解輒得釋以是全者甚眾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八 宋六

人謂其有陰德子濟字德淵中進士景德初累判吏部銓權樞密直學士尋知開封遷右司郎中出知秦州暴疾卒濟與李宗諤同歲同月後一日生其卒也亦後一日眾以為異據李宗諤傳宗諤以大中祥符五年五月卒年四十九則濟之卒年月與春秋若干皆有可攷而知此題在大中祥符三年二月是其官秦州蓋兩年餘也

韓國長公主設醮題記在乳香記右側上書七行行十四字至十七字不等正書

大中祥符三年歲在庚戌三月庚辰朔七日丙戌入內侍省內侍高班張懷則奉 宣為 韓國長公主消

災祈禱於

西岳廟請道士二十七人修建靈寶道場三晝夜散日設五岳謝恩大醮一座 口刊于石口記雲臺觀悟真大師買得升題

宋史本傳楊國大長公主至道三年封宣慈長公主咸平五年進魯國下嫁柴宗慶歷徙韓魏徐福四國仁宗立進鄧國大長公主以真宗本紀攷之封韓國後應是衛國非魏國也本紀是年閏二月帝幸第視疾即指此事案太宗七女惟此歷封韓國為長公主若雍國大長公主亦攷封韓非此關中金石記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八 宋六

按宋史公主傳太宗七女第四女即公主蓋真宗之妹也真宗紀大中祥符三年閏二月戊寅幸韓國長公主第視疾是月辛亥朔戊寅為廿八日而張懷則奉宣詣西嶽廟修建道場消災祈福在三月七日計其行程數日則奉宣啟行與視疾同時事也祈禱後逾月即愈仍差張懷則赴西嶽祈謝記文見下

韓國長公主祈謝題記在乳香記右側中段作兩行行字數各不等正書

入內侍省內侍高班張懷則為 韓國長公主疾愈

命再來禱謝

參靈請道士二十七人開啟靈寶道場三晝夜散日設
清醮登座行事禮畢而退時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口八
日

悟真大師買得升題記

勾當人員二人

通引官周實

右都押衙李元吉

虞候傅口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六

三

宋垂遠等題名

在拱極觀碑右側下後五行行二十
四字左行篆書後張綽題三字行書

庚戌歲季秋月廿日閣門祇候宋垂遠奉

命提點京西刑獄公事

詔旨給假迎侍

北堂

與弟秘省正字寧遠知邑棘丞師仲宰知京兆昭應縣

張綽進士廳房同告謁

靈祠 張綽題

按宋史傳宋瑄字寶臣華州渭南人長子明遠次

子柔遠三子垂遠

關中金石記

據此題有弟寧遠

史所不載此題云庚戌季秋提點京西刑獄公事

庚戌為大中祥符三年京西舊分南北兩路後併

為一路南路所屬為襄陽府鄧州金房均鄧唐七

州光化一軍北路所屬為河南潁昌准寧順昌四

府鄭滑孟蔡汝五州信陽一軍垂遠家于渭南請

假省母則於北路為近也垂遠父瑄傳稱卒于淳

化四年年六十一至此年距瑄之卒又十八年度

其母年幾八十矣稱母為北堂始見於此

麗房等題名

在拱極觀碑右側上後作兩層書上四
行字已磨劫疑為詩行書下題名八行
正書

獨尊

口天門

口口消浪渾

口此瑞彩開雲奔

三班奉口口奉

命排口并修建

行官大中祥符

三年季秋二十有五日與進士廳房同謁 清廟

李懷口設醮題名

石殘缺橫廣一尺二
寸十行行僅存六字

內侍省 殿頭李懷口

宣將祀汾陰

軍民祈福

於

西嶽廟內口拜

啟道場七晝夜

設醮一處至丁

禮畢次日東行

闕專刊石銘

口齋悟真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六

四

按此題記泐其年月據記有將祀汾陰四字宋史

禮志真宗東封又明年以羣臣請詔許四年春祀

汾陰后土此云將祀則在三年矣

李自正題名在張旌民題名之左三行行五字六字不等左行正書

舉神冊帝之明年孟春望寓居李自正題

按此題無年月但云嶽神冊帝之明年西嶽加封

金天順聖帝保大中祥符五年事則此為六年所

題也

張懷彬等題名在述聖碑額述字之下七行行十一字十二字不等正書

天書九載孟春十日入內供奉張懷彬道場於岳祠入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六

五

內高班孫可久投龍於倦谷偶會入內高品李懷凝自

涇原承受解秩歸關時與知縣大理寺丞張緯同焚

香于

金天順聖帝致誠而退孫題

按天書九載即大中祥符九年

王懷珪設醮記石高一尺廣八寸八行行十二字左行正書

大中祥符九年六月口口日入內侍省內侍高品王懷

珪奉宣於舉廟其君觀道場口七晝夜罷散日

設醮一座口口勅差太府少卿蔡汝資口口祝版

祭告同會于口口

大理寺丞知縣事張緯書

長安普濟廣教大師澄遠

李知常設醮題記在孔香記左側上書六行行十五字正書

大中祥符口口年六月十四日

入內侍省內侍高品李知常奉

宣費口口恭詣金天王廟及

真君口二處請道士二七人悟真大師賈得升等口建

靈寶道場三晝夜散日設醮各口口其七百二十分刊

石為記

許文德題名石高六寸五分廣五寸三行行九字正書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六

六

口口兼兵馬監押

將仕郎守縣尉許文德天禧三年十月二日題

送御書奉神述碑記石高一尺三寸廣九寸八行行八字九字十一字不等行書

口口管勾部送

御製御書奉

神述碑石壹片赴

西嶽廟殿上西畔於天禧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已後午

前丙時豎立訖故記之

入內侍省內侍殿頭鄧保口

文有云已後午前丙時豎立所稱丙時即二十四路

法也其法出之淮南子天文訓子午卯酉為二繩丑寅辰巳未申戌亥為四鈞東北為報德之維西南為背陽之維東南為常羊之維西北為就通之維所謂四維者乾巽坤艮四路也故下又有斗指子則冬至指癸則小寒指丑則大寒指報德之維則立春指寅則雨水指甲則驚蟄指卯則春分指乙則清明指辰則穀雨指常羊之維而立夏指巳則小滿指丙則芒種指午則夏至指丁則小暑指未則大暑指背陽之維而立秋指申則處暑指庚則白露指酉則秋分指辛則寒露指戌則霜降指就通之維而立冬指亥則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八 宋六 七

小雲指玉則大雪等說道家傳黃帝宅經多有其法世蓋襲用之而不知其出於淮南矣又云神述碑一片玉篇有斤字云平也又有廳字云客厨此蓋以斤為廳案聽事之所為廳古無斤廳二字是即用聽字矣

按春明退朝錄載大中祥符四年車駕次華陰上見岳神數里迎謁召問老巫阿馬婆對如上所見上加敬禮詔封為金天王仍自上書製碑文以寵異之其碑高五十餘尺潤丈餘厚四五尺天下碑莫及也其餘刻扈從太子王公以下百官名氏製

作壯麗巧無倫比焉即此記所謂管勾部送御製御書奉神述碑石查斤之事也斤乃斫字之省見集韻語已詳夢英詩碑關中金石記謂以斤為廳非也奉神述碑製作壯麗惜損本未見而所刻扈從太子王公百官名氏皆無從破證

勅丁口 缺

份陰口 缺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八 宋六 八

神功如披

紆宸翰 缺

觀積鷲

厚載 缺

回輿聊

缺

親祠

缺

篇

缺

按宋詩紀事搜採真宗詩得七首而此詩未見則亦以殘缺過甚不能錄存也詩有份陰回輿親祠

等字知爲祀汾陰以後賜從臣之作附以脩攷又
攷玉海大中祥符四年四月丁未作西祀還京歌
有寬簡育羣生虔恭居大寶之語賜近臣和庚戌
三司使丁謂等請以汾陰路聖製歌詩命大臣書
立石此詩前序殘泐之中有勅丁二字或卽勅丁
謂等之文姑附識之

李昭通等華嶽殘詩

在拱極觀碑左側上下泐
初共八行字數無攷行書

□□□□□學士使于汾陰

□□□□是行各賦小詩以刻貞

嶽神□□作鳴□□耳揖香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六

宋六

九

□□□□□檢昭曩而今已

築壇缺
方聽齊代說天地同

□□鑿□□□葱蔥預有期

李昭通森

森松栢樹

□□□祀奉惟馨

其五千危何倚晴空襟帶關河地望

如筆

按此詩亦殘缺僅見李昭通姓名宋史傳有李昭
慶爲繼隆子李昭遜爲繼和子並處耘孫而無

昭通宋詩紀事亦無攷詩可讀者三句其全篇當
是七律前有有序云各賦小詩則非一人作出序有
汾陰嶽神等字亦從祀汾陰而謁嶽神者

錢若水等觀稼謁廟殘題

石高八寸廣六寸四
行行六字左行正書

寺丞直史館陳

承 命觀稼

謁同謁斯廟

按史傳錢若水字澹成一字長卿河南新安人真

宗卽位累加工部侍郎充集賢院學士判院事修

太宗實錄累知開封府又遣巡撫陝西緣邊諸郡

此題觀稼謁廟殆卽巡撫陝西時事而真宗紀不

詳巡撫爲何年題名又無年月可系姑附於真宗

之末

段微明設醮記

石高一尺五分廣七寸七分行
十字至十八字不詳左行正書

宣差入內內侍省內侍高品段微明往慶成軍

太學廟各開啓道場七晝夜罷散

真君觀各開啓道場三晝夜各設清醮一座已上

帝謝三月一日

真君觀各開啓道場三晝夜各設清醮一座已上

帝謝三月一日

御檢禮畢却迴赴關書口

題云奉宣差入內內侍省內侍高品段微明往慶成
軍太寧宮太寧廟開啟道場慶成軍即河中府榮河
縣以大中祥符中陞為軍太寧宮即后土祠禮志曰
大中祥符四年改奉祇曰太寧宮石刻官名泐一字
知為大字關中金
石記

按真宗紀乾興元年二月甲寅帝不豫劇禱于
山川神祇是月庚子朔甲寅正十五日也段微明
奉宣當是因不豫而致禱者

范雍華嶽題名石高一尺一寸廣四寸五分
四行行九字十字不等正書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六 宋六 十一

陝西轉運使尚書兵部員外郎賜紫金魚袋范雍軋
壬戌歲四月七日 恭請 景祠

題云陝西轉運使尚書兵部員外郎賜紫金魚袋以
傳攷之當由京東轉運副使歷河北轉運使及陝西
也史不及兵部員外郎是其缺略關中金
石記

按宋史傳叙范雍歷官不詳號年東都事略則云
天禧中為京東河北轉運使徙京西路入為三司
戶部副使擢龍圖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召還又
以為安撫使其轉運陝西不詳何年計自天禧中
至此閱三四年約畧與此題名合其官兵部員外

郎則東都事畧亦失書又詳檢史傳雍之官陝西
前後凡三次其初轉運在京東河北之後其次為
都轉運在入為三司度支之後其後安撫環原在
勾當三班院之後此題名乃在初次轉運時殆東
都事畧失書也

上官冲等題名在周約題名之左四行
字數不等左行正書

乾興元年五月初六日三班奉職上官冲暨進士周慎
從躬謁 口祠

范雍再謁祠題名石高一尺一寸廣五寸五分四
行行十字十三字不等正書
雍去年題名在後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六 宋六 十二

今歲自三司度支副使遷此官復為本路轉運使再謁
靈祠天聖癸亥九月十四日

題云今歲自三司度支副使遷此官復為本路轉運
使以傳合之蓋由陝西轉運使入為三司戶部副使
又徙度支以尚書工部郎中為龍圖閣待制陝西都
轉運使耳關中金
石記

按此即范雍第二次赴官陝西所題史傳及東都
事畧皆作都轉運使題名無都字癸亥是天聖元
年

劉巨川題名在張承構題名之下共
四行行十三字正書

中散大夫尚書虞部郎中劉巨川近自口南郡首授代
歸關經由 盤字恭壽 聖容時大宋天聖三年四月
十口口

宋漢臣題名

石橫廣一尺三寸高一尺一寸
十一行行十二字左行正書

壬戌歲乙巳月庚子朔辛亥日漢臣自永興軍知鄆縣
奉 敕就移州判嘉州專禱 靈祠西去赴任太子中
舍口臣進士口口口口同行從口甲子歲丁口月解罷至
乙口歲戊口月赴 關當歲壬午月壬午朔丁酉日奉
敕同判華州於乙酉月庚戌朔辛亥日祭禱 靈嶽殿
中丞宋漢臣題

金石萃編卷二百六

宋六

七

文稱壬戌歲乙巳月又稱甲子歲丁丑月又稱乙丑
歲戊寅月又稱當歲壬午月乙酉月壬戌當是乾興
元年甲子為天聖二年乙丑則三年也攷文安公杜
丹詩為漢臣所刻是漢臣其時人 關中金
石記

按此題年月日皆用干支而不言數今以遼史考
考考之壬戌是真宗乾興元年乙巳為四月辛亥
是十二日也甲子為仁宗天聖二年丁口月者二
月建丁卯也 關中金
石記 乙口歲戊口月者天聖
三年乙丑正月建戊寅也壬午月壬午朔丁酉日
者五月十六日也乙酉月庚戌朔辛亥日者八月

二日也謂天聖二年二月解罷三年正月赴關五

月同判華州八月祭禱靈嶽也宋漢臣無傳

杜說等題名

石橫廣二尺五分高一尺一寸六
行行五字六字不等左行正書

奉禮郎杜說光祿主簿蘇舜欽將作主簿司馬巨京世
掌書記趙訥京世戶曹張復太廟 下
缺
按題名五人無年月可系五人中惟蘇舜欽有傳
舜欽字子美易簡孫初以父任補太廟齋郎調榮
陽縣尉玉清昭應宮災詣登聞鼓院上疏尋舉進
士改光祿寺主簿玉清昭應宮災乃天聖七年六
月事姑以此題附天聖後

金石萃編卷二百六

宋六

十四

陳執中題名 題名刻在韓資告華嶽碑下
右旁共三行行十八字正書
陳執中自天章閣待 制口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
府景祐四年太歲丁丑十月五日齋謁
皇帝之祠謹誌

執中宋人所識為榮靈者乃其書則不俗也其碑之
前右方下又有元豐乙丑王子文題名 金石文
字記
宋史本傳執中字昭譽明道中安撫京東進天章閣
待制使還知應天府徙江寧府再遷工部郎中改龍
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案此所云與史傳合 關中金
石記
題名殘石 石橫廣一尺三寸高五寸五
分五行行四字左行正書

口仲孺 口講 金天帝祠 口元二年三月

又

進士鄭博

按紀號元字泐上一字當是寶元

王堯臣藍元用等題名石橫廣一尺高九寸九行行九字左行正書

翰林學士龍圖閣學士睢陽王堯口口死使英州團練

使內侍副都知大梁藍元用被 詔緩撫涇原慶靈王

午仲冬五日恭謁 金天帝祠

翰林王口經畫西事國子監口口口殿直藍有方

侍

金石考編卷二百二十八 宋六

十五

題云被詔緩撫涇原又云經畫西事以史攷之即王

堯臣也堯臣以翰林學士知樞密院陝西用兵為體

量安撫使韓琦徙秦州范仲淹徙耀州堯臣言二人

不當置之散地又薦种世衡狄青有將帥才慶歷二

年九月趙元昊自鎮戎軍原州入寇乘勝掠平涼關

中震恐仁宗思其言復以琦仲淹為拓討使使堯臣

再撫涇原其所論沿邊城砦設險阨要賊徑通屬及

備禦輕重之策動關利害故史節載其文以仁宗本

紀攷之是年十月甲寅有遣使安撫涇原路之文而

不署姓氏夫堯臣能識韓范於既敗之後舉种狄於

未用之先所見已為卓然又經略西兵朝廷多從其

計至以疏請諸事付之各鎮用取為法是堯臣之出

為當時重有關係之人本紀反略之宋史之採摭失

當於此可見關中金

葉清臣等題名在程琳題名石橫第五六兩面各三行行二十字

翰林侍讀學士尚書戶部郎中知永興軍府事本路安

撫使兵馬都部署吳興郡侯葉清臣慶曆丁亥秋赴官

便道恭款 神祠明年四月蒙 恩召還再經

字下于時通判永興軍府劉紀駐泊都監王仲平管勾

機宜韓鐸知涇陽縣施遵同州觀察推官李孚佑從行

按宋史傳清臣字道知蘇州長洲人天聖二年進

士累擢起居舍人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公事出

知江寧府踰年入翰林為學士父憂服除宰相陳

執中素不悅之即除翰林侍讀學士知邠州改邠

州進尚書戶部郎中知青州徙知永興軍設三白

渠溉田踰六千頃會河決商湖北道艱食復以為

翰林學士權三司使此題慶曆丁亥秋赴官款祠

明年四月蒙恩召還再經字下則此題在慶曆八

年戊子陳執中入相始于慶曆五年至皇祐元年

八月罷是慶曆七八兩年正執中當國之時也赴

金石考編卷二百二十八 宋六

天

官在七年之秋召選在八年之夏其官永興僅論

半年而沒柴既田有惠于民如此史傳未嘗斷載

年月不覩此題不知其勤民之敏也因表出之

王榮題名二題名俱在唐李貽孫題名之右各一行字數不等正書

廟令王榮慶歷七年八月十四日題

進士張孔孫謁

施昌言題記石連額座高一尺六寸廣九寸五行行八字篆書

慶歷七年秋脩

西嶽祠成十月十式日天章閣待制知華州事施昌言

恭仰 謁祀

金石錄編卷二百下八 宋六

按陝西通志不載是年修廟事昌言字正臣通州

靜海人傳稱其由三司度支副使除天章閣待制

河北轉運副使降知華州

田況題名在程道壽題名之下四行行七字八字不等左行正書

慶曆丁亥仲冬望口樞密直學士田況被

命赴涇原與弟洙同謁

按宋史傳田況字元均趙元昊反夏竦經略陝西

辟為判官言治邊十四事累官陝西宣撫副使東

都事略載其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徙秦州

進樞密直學士知渭州

謁祈廟題名在田況題名之左五行行八字九字不等左行正書

慶曆丁亥仲冬口口口口工部郎中口口口口使口口

口口前隴州沂陽縣事口口謁 靈祠

程琳謁獄祠題名體長四尺二寸八面每面刻七寸五分題名刻前門面各三行行十

正書

推誠保德功臣宣徽北院使武昌軍節度鄂州管内觀

祭處置等使光祿大夫檢校太傅使持節都督鄂州諸

軍事行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陝西路安撫使兼鄜

延路經略使馬步軍都部署判延州軍州事管内勸農

使上柱國安定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九百戶食實封七

百戶程琳丁亥歲六月十三日塗次華陰恭謁 獄祠

大理寺丞通判華州于待問大理寺丞簽署永興軍節

度判官楊士彥前越州諸暨主簿陳傑廣文館進士留

慶祖男太常寺太祝嗣隆嗣弼嗣恭姪男太常寺奉禮

郎尉直從行

按宋史琳字天球永寧軍博野人累遷工部尚書

加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改武昌軍節度使知永興

軍陝西安撫使以宣徽北院使判延州仍為陝西

安撫使所載與題名互有詳畧而無年月可攷題

名云丁亥歲六月則慶曆七年也東都事畧云寶

元二年遷工部尚書加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拜武昌節度使知永興軍明年拜宣徽北院使判延州則當在康定元年與題名不合傳不書琳子此則有男嗣隆嗣弼嗣恭又有姪男嗣直可補

史缺

程琳再題名 在石幢第七八兩面各三行行二十字正書

程琳皇祐己丑三月十六日蒙 恩制除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三月十九日奉 勅就差判大名府兼留守司

事河北安撫使二十八日被 詔入 觀四月十八日

再經華陰恭謁 嶽祠太常博士蔡挺殿中丞楊士彥

金石錄編卷二百二十六 宋六 九

男太常寺太祝嗣隆嗣弼嗣恭嗣先待行

內有云太常博士蔡挺即工部尚書蔡敏肅公也字

子政史但載從王堯臣范仲淹兩次宣撫陝西不及

程琳并不及為太常博士俱是缺略 關中金

按程琳自慶歷七年丁亥六月安撫陝西途經華

州謁廟題名至是皇祐元年己丑四月移判大名

被召入觀復經華陰有此題名也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傳載而無年月其云兼留守司事河北安撫

使則史與東都事畧皆從畧蔡挺為蔡希言子其

從王堯臣范仲淹宣撫陝西皆在景祐及慶歷初

年傳不書其從程琳約畧在范仲淹之後也男嗣

隆嗣弼嗣恭已見前題而此又多一嗣先其前題

所有之姪男嗣直則此題不及

傅口題名 在沂國公題名之後六行字數不等正書

皇祐三年七月廿九日轉運使尚書兵部郎中傅口奉

詔歸 闕恭謁 靈口

李杞題名 在唐裴義題名之右四行七字八字不等正書

華州渭南縣主簿權華陰縣事李杞伏謁 靈祠皇祐

辛卯仲冬初二日題

蘇軾有臘月遊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詩又有李杞

寺丞見和前篇復用元韻答之詩疑即其人 關中金

按李杞即熙寧中經畫獨茶者坡詩所謂茶為西南

病眠俗記二李言杞與稷也宋史無傳而續通鑑長

編載其事甚詳 蘇詩注

孫昌夏大維題名 石高四寸五分廣四寸四分行五字六字不等正書

孫昌夏大維通觀唐賢題名歲次庚子孟夏十六日口

成麟題名 題名上缺在王希尚之左四行字數無取左行正書

缺 璿 夏陽縣尉成麟

缺 前趙王府司馬梁巨

缺 取阮易

歲九月廿有二日記

張恭禮設醮題記在孔香記右側下截五行行十三字正書

嘉祐四年三月初五日入內侍省內侍高品張恭禮

奉 聖旨於 西嶽口口口口口口七晝夜請道士

二七人罷散日設醮一座二百四十分位謹刊石記之

程道路題名在唐沂國公題名之後十行行二字左行隸書

試校書郎程道路恭謁祠下嘉祐七年三月十四日一

內侍省口口設醮題記在孔香記左側下截十一行入內侍省此下五行唐泐字數

夜各請道士一十四人治平二年正月十二日命同壇

道士口口觀主雷口口 題刻

史昭題名石橫廣七寸五分高五寸餘上已亥訣五行算行約七字正書

少卿史昭自口州路轉運使奉口還 朝恭謁 口

下治平三年十月廿三日題

闕前題名在華岳碑後蔡延慶題名下一行二十四字正書

諫議大夫闕詢題 朝恭謁 金天帝戊申重陽日二

子籍簡侍行

宋史闕詢傳知商州神宗初轉右諫議大夫改汝河

二州提舉上清太平宮使此詢自署諫議大夫是從

商州還朝道經於此留題耳中全石記

按戊申是神宗熙寧元年

楊遂題名在華岳碑右一行三十二字正書

宋馬軍都使容州觀察使新環慶副都總管楊遂熙寧

庚戌七月廿七日恭謁 靈嶽

題云宋馬軍都使容州觀察使新環慶副都總管楊

遂宋史本傳遂作遂云開封人累遷榮州副使使京

城左箱巡檢英宗即位以為鄧州防禦使步軍都虞

候歷環慶涇原鄜延二路副都總管至馬軍副都指

揮使由容州觀察使拜寧遠軍節度殿前副都指揮

使卒諡莊敏地理志容州屬廣南路中全石記

按據傳所載楊遂歷官與題名雖合但俱在英宗

即位以後此題熙寧庚戌為神宗即位之三年又

傳載官容州在環慶之後與題名小異

陳繹等題名在華岳碑第十一行人神贊悅字之下二行行三十七字四十四字不等行

宋熙寧二年九月守彰化十一月移本路轉運副使制

置解監使明年十一月移京東轉運使十二月三日過

華陰河南陳繹題應體用科彥古進士彥恭彥成侍行

馮翊保芝二解元盧定趙豫同謁于 金天祠下

案宋史本傳繹字和叔開封人神宗立為陝西轉運

副使入直舍人院修起居注知制誥拜翰林學士以侍講學士知鄆州史不及為東東轉運使者故也中

按此是由陝西移京東途經華陰而有此題也子

三人彥古彥恭彥成傳稱釋不能肅圍門子與婦

一夕俱殞于卒伍之手不知其第幾子也體用科

即才兼兼茂明於體用科乃制舉六科之一景德

二年及仁宗初俱增置詳見宋史選舉志

劉忱題名在華岳碑陰榜題名之下四行行

提點刑獄尚書職方郎中劉忱之任蒲中躬謁 祠下

金石錄卷一百二十八 宋六

男唐工唐老唐純唐傑唐詢侍行

熙寧辛亥孟夏二十日

沈即謙避河東魏果者見宋史神宗本紀碑中金

呂黃題名在李濟題名之右五行

口郡呂黃自京師口長安過謁口口男大忠大鈞大臨

大觀侍 熙寧四年五月五日

題內有大忠大鈞大臨大觀名范育呂大鈞墓表云

考黃比部郎中贈左諫議大夫六子五子相繼登科

知名當世其季賢而早死君其弟三子也攷宋史呂

大防傳云兄大忠弟大鈞故大鈞為弟三子文云黃

自京師口長安當是自京師至延安時大防知延州黃至其任所也碑中金

按呂黃史附大防傳大防父黃官比部郎中家于

藍田范育撰大鈞墓表則云考黃贈左諫議大夫

宋史大鈞傳又云知三原縣請代黃入蜀移巴西

縣黃致仕大鈞亦移疾不行不知黃又在蜀中何

官黃有六子其季早死則存者五子而史列傳者

四子惟大觀無傳長大忠字進伯次大防字微仲

三大鈞字和叔四大臨字與叔當大防知延州時

此四子想皆未入仕也史稱大忠大防大臨同居

金石錄卷一百二十八 宋六

切從論道考禮大鈞從橫渠學大臨受學伊川之

門

張孝孫題名在碑陰題名之右一行年

張孝孫恭謁 靈祠熙寧辛亥

按辛亥為熙寧四年

林頰題名石表缺僅高七寸廣三寸

林頰恭謁 熙寧辛亥中冬八日

陳綯題名在唐李頰題名之左二

解梁陳綯河東薛昌朝 辛亥十月同遊 祠下

蔡延慶題名在華岳碑陰後紀元之

治平丁未領本路提點刑獄謁 祠下後六年蒙 恩
除天章閣待制秦鳳等路都轉運使過 祠下恭謁

金天宗宋熙寧六年癸丑正月二十九日東萊蔡延慶
仲遠題

按題稱東萊蔡延慶宋史蔡齊傳齊字子思其先

洛陽人曾祖緒為萊州膠水令因家焉齊無子以

從子延慶為嗣延慶字仲遠中進士第通判明州

歷福建路轉運判官提點京東陝西刑獄此題云

治平丁未蓋英宗治平四年事也傳又云神宗初

以集賢校理累直舍人院判流內銓拜天章閣待

制秦鳳等路都轉運使即此題所載熙寧六年事

也

劉航等題名

在華岳頌碑首行之
左一行三十四字

河南監牧使劉航仲通提舉牧羊公事丘舜中聖徒同

謁 祠下熙寧癸丑仲秋十七日題

按癸丑為熙寧六年

呂公等題名

在石幢碑已丑題名第二面
上二行字數不等左行行書

紫微呂公所雪收上盧訥洛陽程旨樊川王謙從熙寧

癸丑仲冬十九日謹題

宋史神宗本紀熙寧六年十一月丙寅大雪案是歲

八月壬申朔此云仲冬十九日所雪當猶在丙寅之
前也國中全
石記

按首題云紫微呂公而不署名趙希弁讀書志載

東萊呂紫微雜說一卷為呂本中居仁之說本中

當官中書人故稱曰紫微據此則此題紫微呂公

嘗為呂本中檢宋史呂本中傳本中係公著之曾

孫好問之子紹興六年召赴行在特賜進士出身

擢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則此題之非本中明

矣宋史神宗紀熙寧五年二月丙寅以知鄭州呂

公弼為宣獻南院使判秦州或即其人癸丑為熙

寧六年據遼史朔考是年十一月庚子朔丙寅為

廿七日當是十九日所雪而廿七日大雪也秦中

所雪于前而京師紀大雪於後由京西至秦中一

路降雪當不懸殊也

陳紘題名

在華岳頌碑為之頌日之下二行
行十八字二十二字不等正書

熙寧七年三月二十二日尚書職方員外郎陳紘自秦

俸移開封令恭謁 金天祠下彥然彥調彥正侍行

按陳紘史無傳亦不見他書其子三人皆用彥字

為名與陳繹同似紘與繹同弟兄行也餘無可考

益恭益昌等題名

石幢碑一尺二寸高八
寸約七行行十二字正書

缺七年二月二十三日自知永興軍府事奉

詔乘傳歸 關將長子太子中舍益恭次子左侍禁益

昌長孫太常寺奉口郎慎言祇謁 靈宇題名舊石

李侃祈雨題名 在華岳須碑陳經題名之下一行十一字

李侃奉 敕祈雨甲寅三月晦

崔鶴題名 石殘缺存高六寸廣二寸餘二行字數不齊左行正書

恭謁 祠下 辛酉重九

李道昌同至

郝隨題名 在景德口仲卿題名之後三行行六字正書

中侍郝隨子 因被

金石錄卷二百二十六 宋六

宸旨道場到此

張升卿題名 在華岳須碑陳經題名之上五行字數不齊正書

張升卿被命之利路恭謁

祠下男試秘書省校書郎康伯侍行熙寧十年三月十

九日題

吳中復題名 在景德口仲卿題名第五六行之下四行行四字左行隸書

吳中復罷京地 謁

祠下男口本禮則 漢

俞次皋等題名 在華岳須碑陳經之下二行行十七八字不齊左行行書

元豐元年十月十三日侍親出帥華池與友人鮮于湊

宋彰恭謁 祠下鄧江俞次皋謹題

題云出帥華池者知慶州也華池以熙寧四年改名

合水此存舊碑 關中金

按俞次皋無攷題云侍親出帥華池而自書其質

爲鄧江指宋史俞充傳云俞充字公達明州鄞人

熙寧中累遷成都路轉運使後置天章閣待制知

慶州則次皋即充之子也

謁嶽廟殘題 石殘缺僅存四行行七字八字不齊左行正書

元豐戊午口月二十七日再謁

嶽祠時自本路移河北與雲臺武子口 同來孫題

金石錄卷二百二十八 宋六

按關中金石記作孫遇謁祠記戊午爲元豐元年

薛昌朝等題名 行行五字左行正書

薛昌朝昌年昌諱范師軻同謁 祠下元豐戊午仲冬

廿九日

蔡廷慶再題名 在華岳須碑楊遂題名之後一行二十九字正書

元豐己未夏日龍圖閣直學士涇原路經略使赴 召

謁祠下蔡廷慶仲遠題

云自龍圖閣直學士涇原路經略使赴召者本傳延

慶以應辦熙寧軍須功進龍圖閣直學士王韶入朝

攝熙寧不及爲涇原經略使者略也 關中金

按已未為元豐二年

王希倩題名

在陳納題名之左三行
字數不等左行正書

判官王希倩 蔣之奇元豐己未六月四日

按此題但云判官而不詳其地似屬上下尚有磨

坊之文王希倩無考蔣之奇傳稱字穎叔常州宜

興人神宗朝新法行為福建轉運判官遷淮東轉

運副使歷江西河北陝西副使在陝西經賦入以

給用度邊粟皆支二年移淮南擢江淮荆浙發運

副使元豐六年消粟至京比常歲溢六百二十萬

石錫服三品可知元豐六年以前正之奇官陝西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八

宋六

无

之時而官為副使並非判官可知判官自屬王希

倩而蔣之奇當別有官名已磨泐也

劉陶題名

在彭應碑崔頌題名之下
二行字數不等左行正書

趙諒題名 祠下元豐五年正月十九日

趙諒題名

在鳳臺築壘題記第七行下
空處三行字數不等正書

元豐五年孟秋月被

命華山雲臺觀謹於

祠下朝拜文思副使趙諒記押

諒自署為文思副使者武階也有文思使又有副使

東染院使應轉洛苑使有職功得轉文思使東染院

副使應轉洛院副使有職功得轉文思副使其敘遷

之例如是

按雲臺觀在華陰縣華山下陝西通志云後周武

帝時有道士焦廣獨居雲臺峯碎粒餐霞常有二

青鳥報未然之事武帝親詣山庭隔軒問道因於

谷口置雲臺觀唐宋之亂希夷先生實修是觀而

隱居焉又宋史禮志真宗神御殿十有四一曰華

州雲臺觀集真殿此題祠下朝拜必是趙諒奉命

真朕神御殿也未有押字初見此題

薛紹彭題名

在司空圖說詩之左
三行字數不等正書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八

宋六

三

樂安薛紹彭

日沙口勃 元豐六年六月十六日

王顥等題名

在唐劉士深題名之下八
行行四字五字不等正書

快口王顥張彥世自東都來恭拜 祠下雲臺楊宗壽

巨壘 宗慶同至元豐六年九月十七日

陳康民等題名

石高八寸廣五寸
五行行九字正書

口口陳康民大中雒陽口口時伯唐安王可道通之同

謁款 嶽祠元豐七年歲次甲子八月初二日謹題

王子文設醮題記

在池聖額標題之下
三行字數不等正書

元豐乙丑歲戊寅月被 旨設醮于 嶽祠癸丑恭薦

齋誠王子告畢奉議郎知華州軍州事王子文謹記男知章侍次

按此題所紀干支有外誤者乙丑為元豐八年戊寅則正月也是月丙申朔宋史神宗紀正月戊戌帝不豫則三日也乙巳命輔臣代禱景靈宮乙卯分遣羣臣禱于天地宗廟社稷而不言禱于嶽瀆此題知華州王子文設醮嶽祠則是守土之官被旨禱祀而史畧之也癸丑在王子之後此題先癸丑而後王子其誤顯然王子為十七日癸丑為十八日設醮之期或三晝夜而畢或七日而畢從無兩日而畢者薦景靈宮在乙巳為正月十日設醮之旨或即降于是日數日而華州得旨行事則癸丑當不誤王子誤也

金石錄卷一百六

三

薛侏題名在歸德碑下後唐蘇教題名之右四行行十一字至十四五字不孝正書

中大夫致仕蒲津薛侏恭奠西嶽金天帝元祐元年十一月十日記

男宣德郎知華陰縣事兼兵馬監押昌道孫太廟齋郎薛鈞錫鉞錫錫侍

張舜民題名在唐口碑題名之左四行行字數不孝行書

元祐二年自壽遠圖往來皆拜嶽祠張舜民芸叟記

石闕考口

後八年歲乙亥自關東再過

按史傳舜民字芸叟邠州人中進士第為襄樂令元豐中在靈武作詩坐謫監郴州酒稅赦還司馬光薦其才氣秀異剛直敢言以館閣校勘為監察御史左遷通判魏州提點秦鳳刑獄召拜殿中侍御史固辭改金部員外郎以此題證之自號還幽者通判魏州時還邠州之鄉也司馬光之薦當在元祐元年至二年則已左遷後八年歲乙亥為紹聖二年其時當是召拜還京也舜民又自號浮休居士書史會要稱其擅篆翰其蹟雜見羣玉堂法帖中則此題完善僅泐一字宜亦可貴矣

金石錄卷一百六

三

游師雄題名石高七寸餘廣四寸四行行五字左行正書

游師雄奉使關中祭禱祠下元祐三年正月九日

按史傳師雄字景叔京兆武功人學于張載第進士為儀州司戶參軍遷德順軍判官元祐初為宗正寺主簿執政將棄四岩訪于師雄以為不可棄因著分疆錄邊軍器監丞鬼章構夏人為亂使師雄與邊臣措置擒鬼章遷一官為陝西轉運判官提點秦鳳路刑獄叅政宋史神宗紀及夏國傳乘

四碧按唐米斯是元祐四年六月事鬼章為亂是

熙寧元年事皆與傳有錯互此題元祐三年正月

奉使關中不能詳其為何事也師雄家于京兆關

中形勝故實皆所熟閱嘗繪唐太宗昭陵圖題記

于後今附刻長安志以傳其所著分疆錄則未見

也

祐晨記嶽廟題記石高一尺一寸廣六寸五行

得時開士祐晨往涇原路看安撫李 供備三口至

聖帝口虔誠焚香燒紙保扶生平如意時已巳孟夏

二十三日已時記之俟再來 祐晨

按祐晨不著姓已巳又不知何年自號得時開士

以題石不多見也下有燒紙保扶等字俗語已見

於此時

劉承摺題名殘石石高二尺一寸廣六寸三行行六字正書

朝議郎前大理寺丞劉承摺爰口謁廟口口題

杜純題名石橫廣一尺四寸高一尺五分四行行九字十一字不等正書

轉運使濮陽杜純摯家恭謁 祠下元祐戊辰閏月初

十日男開奉 命書

題云轉運使濮陽杜純本傳云元祐元年范純仁薦

維王存孫永交薦之除河北轉運判官歷徙陝西轉

運使關中金

按戊辰是元祐三年閏月者閏十二月也

陳知新題名在唐李貽孫題名之右三行字數不等左行正書

右朝請郎權知華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漢軍借紫陳

知新以時雨久愆禱祭 祠下元祐辛未秋七月十日

男東侍行

按陳知新史無傳辛未為元祐六年是年夏旱禱

兩宋史本紀及陝西通志祥異門俱不書

呂至山等題名在景德口仲卿題名之右五行字數不等左行正書

呂至山朝謁

男試校書郎康成

外甥進士唐受侍行康成題

案呂至山有草堂寺題名在建中靖國元年故列

此

口澤仁題名在景德仲卿題名之右四行行四字左行年號右行在末行之下隸書

口澤仁被旨 赴闕率 教古謁祠下崇寧四年五月廿

八日

王叙題名石高一尺一寸廣六寸六行行五字左行正書

崇寧乙酉口被召還 闕恭拜 祠下提舉口口軍等

路常口口事王叙

按乙酉為崇寧四年

席旦題名 石題名 七寸三行字數無致正書

缺 閣直學士席旦

侍郎 守成都恭大觀元年

李傅題名 在石 三行字數不尋正書

朝奉郎新差知耀州李傅專心致齋恭詣 帝祠供奉

大觀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席旦再題名 在石 三行字數不尋正書

顯謨閣直學士席旦政和王辰再守成都恭賜 祠下

二月二十三日奎益從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六 宋六

按史傳旦字晉仲河南人七歲能詩元豐中舉進

士徽宗召對累擢顯謨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徙鄭

州入見坐進對淹留熱知滁州久之帝思其治蜀

功復知成都以前後兩題名證之前題為大觀元

年是初守成都時此為政和二年壬辰歲題乃再

守成都時也子二奎益傳但云益字大光紹興初

參知政事傳稱且能詩而各詩選本皆無其名殆

久佚矣

蘇莊寺題名 在程林石 六面各四字正書

口和乙未仲冬已巳提舉刑獄蘇莊提舉茶事王干恭

謁祠下

按乙未為政和五年十一月丙寅朔己巳則四日

也王干官提舉茶事宋史食貨志元豐元年置都

大提舉茶場官置同提舉官徙司秦州大觀元年

改名提舉茶事司尋命茶場茶事通為一司題名

不言司字省文也

梁激題名 在石 三行字數不尋左行正書

交印東還恭謁 金天帝祠下宣和辛丑重九二日朝

請大夫前知華州東平梁口

按辛丑為宣和三年

王正叔題名 在石 三行字數不尋左行正書

王叔補之同遊于也

按正叔王正叔也宣和時人慈恩草堂俱有題名

又按華嶽題名陝西畢巡撫阮修華嶽廟記工取

篆隸正行殘石之字悉陷置麻壁不下數百枚今

擇其石人地官識稍可辨者撮錄之凡宋人題名

今存八十六段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八終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九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宋七

重刊旌儒廟碑

碑高六尺四寸廣三尺八寸二十七行 行四十八字正書篆額在臨漳縣學

大宋重刊有唐旌儒廟碑 并序

兵部侍郎賈至撰

都官郎中徐珽書

觀象考輿本乎麟辨方正位稽乎極體靈御極先乎教 教之大莫大於儒旌儒有祠我新典也昔秦滅義軒之

制廢唐虞之則大搜學徒竭索儒黨懷書捧檄鱗集腐

至然後罪九流之異論尤百氏之殊術無辜殺身有道

併命冤骸積於坑谷流血浮於泉壤蹈仁義而死者不

可勝紀開元末 天子在隴山之宮登集靈之臺考

圖驗地周覽原隰見鄉名坑儒頽植猶在慨然感凶秦

之敗德哀先儒之道嗟疆死千載遊魂無依乃 詔

有司是作新廟牲幣有數以時饗祀因祠命鄉號曰旌

儒人神和悅怨氣消散於戲秦皇帝以神蓋邁古并吞

六合掃天下以一簣翦羣雄如衆草建官能俟大懼在

己日軒轅已降平一宇宙未有若此之盡也夫哉亂以

盡守蓋以文文以正崇盡以權勝秦皇知權之可以取

不知正之可以守向使天下既定守正崇儒遵六經之

謨訓用三代之文質則黃軒盛美湯武宏業之不若也

觀坑焚之意乃欲蓋先王能事竊作者鴻名壯衆耳以

前聞違私愆於當代此儒之所忌秦之所志悲夫儒以

恭儉爲宗秦則疲弊生人極力宮室儒以道德柔遠秦

則竭耗中國勞師四夷儒以有過議賢秦則刻法峭刑

賊虐諫輔儒以述先好古秦則師心徇智拊弄墳典夫

如是則秦不得不滅儒不得不坑事使然也 今

天子矯覆車之前軌崇明祀於後葉秦之所廢我之所

興斯區夏無疆之休子孫萬代之福也昔武王封比干

墓則招諫之道勅矣晉文表綿上田則志過之名立矣

漢高護信陵冢則尊義之風著矣宋若激揚大教廟食

衆賢士以興天地之經次以存顛覆之鑒下以絕厲災

之肯建一祀而三德具焉厥臣不敏敢作頌曰

於維先王設教崇儒乃作六經爲代典茲降及夫子三

千其徒再揚清風文在茲乎天墜斯文道有通塞寔生

秦秦反道敗德竊善壞美師心徇惑焚書坑儒萬古悽

惻半落千祀微范九原隴山之北圻殆猶存草樹無顏

愁雲晝昏時聞夜哭知有冤冤 帝在華清登高訪

帝在華清登高訪

帝在華清登高訪

古獨然頽堂悲涼榛莽上感也秦覆車遺堊下哀羣
賽祀無主爰降 嘉詔肆修清祠饋之牲牢奠醑以時
幽幽廟門肅肅靈儀冥冥求食長無餒而粿自漢初迄
于隨罔亦有令主尊儒尚訓闕典罔崇斯文莫振昭昭
神理長懷幽憤 我后濬哲聰明文思敷宏大教
咸秩神祇鬼無妖災人不癘疢俾爾蒼生福壽無期小
臣作頌敢繼劇詩

聖宋三葉皇帝統位之十二年 至德動天祥符薦
降遂修大禮於喬嶽告厥成功綽自三泉射奉職貢
以及明年春 恩除知宰是邑不數月以政簡民泰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九 宋七

三

遊訪郊野去縣西南三里曰令公谷谷口崖壑深窅
臨之惴惴然乃秦坑儒之所也頽垣圯基駘驕廟口
乃唐旌儒之廟也豐碑薛判文字殘缺即兵部賈公
之詞也讀其文十無三四矣自唐室喪亂迫踰百祀
豐潔之饗寂寥無聞因嗟先儒之塗炭痛斯文之將
墜不有更制必將泯絕旌顯之詞既滅幽坑之憤復
興遂命磨礱重新書刻庶以副 聖君考古旌
善之道也止欲立於舊址則弗免樵童牧豎之所斲
毀風雨塵藪之所夷剝乃遷于邑中 宣聖廟從經
久也真遊覽者不勞於命駕博識者坐究其始終旌

儒之德坑儒之暴善惡之跡不假復書但叙其移碑
之歲月爾時大中祥符三年太歲庚戌五月十五日
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知京兆府昭應縣事張棹
記并重書篆額

將仕郎守昭應縣尉兼主簿事左惟永

知貢進士王口口建立

陝府西路諸州軍提點刑獄公事朝奉郎尚書都官
員外郎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李口

陝府西路諸州軍同提點刑獄公事東頭供奉官內
閣門口口郭盛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九 宋七

四

陝府西諸州水陸計度轉運使兼本路勸農使朝散
大夫行尚書司封員外郎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薛
顏

陝府西諸州水陸計度轉運使兼本路勸農使朝散
大夫行尚書七田員外郎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李
士龍

觀察支使宣德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范吳

節度推官承奉郎試大理評事楊紆

朝散大夫守尚書工部侍郎兼水興軍府兼管內勸

農使同管勾駐泊兵馬事兼提轄乾耀商華坊丹同

等州巡檢捉賊事輕車都尉清河縣開國伯食邑九
百戶賜紫金魚袋張秉

朝奉郎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永興軍府兼管內勸
農口口事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并宗閔

觀察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姚拱

河中遂有方鏐

關西道雍州昭應縣坑儒谷在縣東南五里始皇以
驪山溫處令人冬月種瓜招天下儒者議之各說不
同因發機陷之唐元宗改為旌儒鄉立旌儒廟賈至
為碑文太平寰宇記

右碑賈至撰廟在臨潼縣西南二十里驪山半原橫
坑村舊名坑儒鄉引漢書注顏師古曰新豐縣溫湯
之處號愍儒鄉西南三里有馬谷谷之西岍有坑相
傳為秦坑儒處衛宏詔定古文官書序云秦既焚書
患苦天下不從所改更之法將諸生到者拜為郎七
百人乃密令冬種瓜于驪山坑谷中溫處瓜實成詔
博士諸生說之人人不同乃命就視之為伏機諸生
方相難決發機從上填之此則愍儒之地也唐天寶
中改為旌儒鄉立旌儒廟按史記始皇三十五年因
盧生侯生亡去遂疑諸生在咸陽者為訖言以亂黔

金石萃編卷二百十九 宋七 五

首于是使御史尋案問諸生諸生情相告引乃自除
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自除云者猶自守免
罪也則所坑者在四百六十餘人之外並無數目未

知衛宏所云種瓜冬實七百人決難有何据也金石

文云天寶中改坑儒鄉為旌儒鄉冊府元龜云天寶

元年改驪山為會昌山仍于坑儒之處立祠以祀遭

難諸儒關中金

右重刊旌儒廟碑按唐書地理志昭應縣有旌儒鄉

有廟故坑儒明皇更名碑本唐兵部侍郎賈至撰部

官郎中徐庭書在昭應縣西南二里令公谷即秦坑

儒之所也大中祥符初知昭應縣事張綽以碑年久

剝落重書勒石移置城中至聖廟并記其顛末于碑

左方宋史地理志臨潼縣唐昭德大中祥符改此碑

立于大中祥符三年五月縣名尚未改史以昭應為

昭德傳寫之訛爾碑未知永興軍府張秉結銜云同

管勾駐泊兵馬公事兼提轄乾耀商華坊丹同等州

巡檢捉賊公事與咸平二年劉知信結銜又異此皆

史家所未詳也潛研堂金

按碑立于大中祥符三年後列銜名十人以史傳

攷之薛顏字彥回河中萬泉人某擢三司鹽鐵判

官郎中徐庭書在昭應縣西南二里令公谷即秦坑

儒之所也大中祥符初知昭應縣事張綽以碑年久

剝落重書勒石移置城中至聖廟并記其顛末于碑

左方宋史地理志臨潼縣唐昭德大中祥符改此碑

官丁謂薦代為峽路轉運使遷尚書虞部員外郎
 陳進反勾當廣南東西路轉運司事賊平遷金部
 員外郎改河東轉運使祀汾陰徙陝西是其官員
 外是金部非司封官陝西在四年非三年與碑不
 同張秉字孟節歛州新安人景德初累拜工部侍郎
 郎出知永興軍府祀汾陰為東京留守判官其知
 永興在四年祀汾陰以前與碑合餘俱無攷鑄者
 河中遂有方風俗通遂秦邑其大夫封于遂因氏
 焉前漢蒙鄉侯遂普王莽大司馬遂並後趙遂明
 其見于元史者有修武人遂魯曾見于明史者有
 鎮撫戰死之遂德山仁和人遂端柳城人遂中立
 安平人遂果見于明詩錄者有遂昶遂希韓惟朱
 代不見于史籍因表出之

折陽縣普濟禪院碑

碑高六尺七寸廣三尺七寸五分三寸
 二行行五十五字行書篆額在折陽縣

折陽縣龍泉山普濟禪院碑銘

并序

宣德郎守尚書都官員外郎知隴州軍州兼管內勸
 農事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借紫閣中卿吳
 京兆府廣慈禪院文學沙門善佛習晉右將軍王義
 之書并篆額

金華編卷一百二十九 宋七

八

偉哉大雄氏之設教也始自周昭降乎西土終傳漢度
 乃遍中華羣生得悟於三乘萬化爰歸於一印超騰聖
 果變金地而有因指救迷塗周沙界於無際於是人寰
 之內梵刹傾依塵網之間法輪常轉上以叻

王之異政下以鼓洪海之長濶歷代承宗空門相望並
 著龜而取鑑酌善惡以歧分口無古以無今知有名而
 有統捫禪聚學莊嚴須臾於祇園行道司時翕習勤瞻
 於佛相普天之下真風摠持率土之濱清淨求本探龍
 宮而何極窮花藏以尤深齊日月以爭輝共乾坤而可
 久縱陵谷遷易難搖於四洲而風雨晦明常登於五位

闢揚解脫之理尋除煩惱之根億萬斯年人天作會圓
 通了義瑞應彌彰噫非上士勤行之者其孰能與於此
 乎今折陽縣龍泉山普濟禪院起自唐武德中創建迨
 後因時而毀鞠為茂草形勝其構宛爾在焉直至開平
 四年豐德山僧鑿幽窟此泰遊企慕靈跡曰栖足之地
 賢聖擇之化俗之方資緣可已負荷荷插就巖谷之平
 口是板是築架臺殿以浮光脩竹叢林乍迎春景繡流
 梵唱豈異仙居同光二年完葺未周有天蓋山宏表禪
 師惠然而來移住於此於廣順元年奄化付門人進明
 徹四十餘載值顯德中廢置建隆內存畱泊開寶元年

賜紫僧進詞又繼明以居之經營度財弗違事息重疊
興替益增咸口太平興國三年方降 勅改爲普
濟禪院今之院主僧定莊克嗣其裔懇志虔恪積世五
代聯綿永昌踰時百年光景如昨觀其峻宇高下飛泉
淺深據汧隴之東陲面寶鷄之南極古木轉吼龍之狀
秋霞張綺繡之輝金磬初聞似傳聲於碧落朱樓半出
疑接影於清涼非凡喜喻於王城安衆靡殊於鷲嶺晨
昏動止俱生十智之心歲月香燈對守八關之禁前走
長安之道高連吳岳之雲其口異也可以攀七葉岳其
虛廣也可以召千羅漢洞極刻柄妙用神機曲檻迴廊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九 宋七 九

丹青絕筆比往之制度十倍其功當今之規模獨處其
上若夫太華之陟祀樊川之花巖天台之國清中條之
萬固皆幽奇異絕車蓋罕到之處而或列於茲境者亦
未許同日而論耳曾何必瓊瑤瑤瑤疑口於皆除琉璃
旃檀累成於龕室然後以言其真淨福利也惟達識而
能議之于以見主斯院者夙夜而不怠其事焉其定莊
早賦煩籠堅持法口紹分流之派滋連業之榮播披糞
掃之衣式報真如之願察其舉措諒足多焉至於蔬圃
新畦松蘿舊塢彩繪塑像金碧盈堂道俗咸欽檀施餘
積率從心匠匪曰天成是使戎聚之徒每訪以如繼吉
祥之譽歡愜而動人仲卿景德四載冬罷守于鄭來牧
隴右涉汧陽路次之北賞其山之鬱秀或對日龍泉山
院明年秋奉 上旨給假西都遷耐乃紆步以登
于是焉其塊塏雅致則精微萬態目不能拾任鋪舒而
岡及也忽有定昭定暉率羣僧進言謂院之得頤而實
無碑情激再三不敢固請仲卿以其脫洒拔塵事狀可
錄式因公餘含毫盡激理而撫實復爲銘曰
惟此南洲尊崇佛事傳由西土森羅漢寺現白毫相布
黃金地代歷幾千法稱不二其天地覆載聖教攸先日
月臨照梵刹相連禪宗有覺沙界無邊清淨之化聲色
之緣其高懸慧日下燭重昏塵勞解網方便開門修持
之道布施之源體若夫子記諸善言其注嚴多般種種
供養環寶窮奢重重瞻仰其神自通其文弥廣鑒戒足
徵報應寧爽其汧陽指東龍泉居北院宇隆盛嵐煙登
陟園林蔽空雲霞隱色基構口旋嘉名永得其峨眉西
顧彩鳳東隣門臨四達勢接三秦風清銷暑地暖涵春
顯茲勝槩貽之後人其殿閣孤標工巧增飾中座眈眈
飛簷翼樹老飄紅潭腥湧黑安樂道場何往弗克其
端齊鶴樹儼若蓮宮諸漏已盡空王大宗美哉靈跡厥
揚真風一垂貞範將播無窮其 武威安文琰刻字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九 宋七 十

大中祥符三年歲次庚戌十一月丙子朔九日甲申

建院主僧定莊典座僧定昇修造主講金剛經

僧定昭維那僧定暘供養主持瑜珈大教僧定暉佛

殿主僧定真直歲僧定暘勾當僧定暉

左班殿直兵馬監押兼在城巡檢李濟

承奉郎守國子博士騎都尉賜緋魚袋監酒稅軒轅

毓

朝散大夫行尚書職方員外郎知軍州兼管內勸農

事上輕車都尉口紫穆說

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口汧源縣事權推官楊偕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九 宋七

十一

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守司法參軍權判官楊正

用

內品宣德郎守內侍省內口伯武騎尉監酒稅梁延

意

將仕郎守司理參軍王修已

將仕郎守司戶兼錄事參口鄭義方

將仕郎守汧陽縣尉王曦

將仕郎守汧陽縣主簿李守節

將仕郎守汧陽縣令張國寶

碑在汧陽于侍御永清始獲之亟稱賞以為不減聖

教余得一紙觀其書非惟不及聖教抑且不及隆嗣

法師碑時代為之非書者責也書者為僧善佛署口

習晉右將軍王羲之書其年為大中祥符此時蘇黃

四家未出故書雖遜古猶有唐風

石壁

廣慈禪院者即府城之香城寺也為晉天福時改名

古有集書無稱習書者習書應是依仿為之此碑筆

畫雖近却甚拙陋如闕字作門內陷右軍時必無此

體尤為無所據矣

關中金石記

關中金石記云古有集書無稱習書者習書應是依

仿為之筆畫雖近却甚拙陋如闕字作門內陷右軍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九 宋七

十一

時必無此體余案碑中譌字尚多如虔字似皮門右

似岡迎字似邛狀字左肩右戈奢字从火乾字从凡

至冠絕作貫絕容可通用樊籠作煩籠殆不可通矣

闕字內左作卜右作少下日似陷字而亦非也

抱經堂文

按陝西通志普濟禪院舊名龍泉寺在汧陽縣東

十五里龍泉山龍泉一名隴泉有泉出山下故名

此碑撰者闕仲卿史無傳闕之作闕宋人作字往

往增偏傍以為異文不必盡合六書集韻云闕或

作闕既可以加土即可以加阜其例一也後列街

名十一人以史傳攷之李潛附潘美傳李超之子
字德淵冀州信都人然不言其官在城巡檢或別
一人楊偕字次公坊州中都人少從仲放學于終
南山舉進士釋褐坊州軍事推官甲源孫再調
漢州軍事判官數上書論時政又上所著文論召
試學士院不中改永興軍節度推官又上書論陝
西邊事復召試不赴即遷祕書省著作佐郎是其
官祕書省在知開源縣之後與碑不同李守節有
傳乃周三臣李筠之子開寶中官和州團練使者
非此人餘俱無攷

金石萃編卷二百十九 宋七

三

藍田縣文宣王廟記

碑高六尺四寸三分廣三尺五寸五分
分十六行行四十字篆書在藍田縣

藍田縣重修聖文宣王廟記

沃州僧嗣端書

居至尊之位立至聖之教者皆可以行帝王之道居位
則澤及壹時身既歿而位且絕立教則化行萬古身雖
歿而道愈尊自姬周歷有唐 聖宋稱古之居至尊
行帝王之道者以唐虞夏商為稱首尊其号則曰堯舜
禹湯故後之臣下有以文言達 君上必曰登堯邁
舜而夫子立至聖之教行帝王之道千載之下歷有唐

聖宋王者幸闕里陳釋奠志 萬乘之尊行北

面之禮在唐崇號曰文宣於今增封曰聖如足則夫
子之道可易量哉故再頒 明詔而自國至於郡自
郡至於邑與七十二子重煥眸容歷億萬斯年長享廟
食士君子由 先師之教居郡邑之長者得不盡心乎
藍田縣舊隸正畿古稱名邑俗飲詩書鄉富禮義何廟
貌頽弛多歷年所樓榭摧風雨服冕委塵泥口如而
安仰歎何陋之茲甚人忘本根官孰完葺富春孫侯穆
之由房口登進士第初官師古所至稱治去年自蘭臺
佐著作權宰是邑既視事之明日觀 先師堂室卑陋

金石萃編卷二百十九 宋七

四

愀然變容首出俸資始議必葺即有齋郎白文政趙洙
洎舉公士族子弟其一十九人昌言曰願贊成其事家
輸錢繕戶減儲蓄市杞梓之材逾月而山委購般王之
匠匪朝而子來棟宇翦宏壯之妙繪素畢輪奐之功塑
十哲侍坐於正殿之間畫象賢環立於兩序之下山龍
華蟲藻服具舉籩豆饗器陳列不勞而成如謂斯
若君子曰非孫侯至德移風俗至誠通神明何速成之
若是也儲事孫侯為同年長解印之暇枉道來觀命文
紀實不敢勞讓皆大中祥符四年 皇帝紀於陰
之月壽進士董儲記

將仕郎守縣尉兼主簿張九錫 將仕郎守縣尉
兼主簿張懷吉 將仕郎守秘書省著作佐郎知縣
事孫穆之 進士姚慶 立

安琛刊字

孫穆之者宰是邑修孔廟而進士董儲記僧嗣端書
董文靡弱殊無足採嗣端分隸則深得唐人法者后
署大中祥符四年皇帝祀汾陰之月攷史為二月是
時契丹歲幣三十萬而水發徐兗旱連江淮無為烈
風金陵大火帝方且侈天書之妖尋漢武唐元之蹟
無怪其后世之不振也 石墨 鐫華

金石錄編卷百二十九 宋七

五

按碑云富春孫侯穆之登進士第初官師古 此師古
或謂其居官所至稱治去年自蘭臺佐著作權宰
是邑觀先師堂室卑陋首出俸資始議必葺云云
檢陝西通志既不載修廟之事於學校復不載其
政績於名宦又檢杭州府志選舉文苑循吏皆無
其人可見此碑從不傳於世宜据此以補兩志之
缺也書者沃洲僧嗣端石墨鐫華稱其分隸深得
唐法然棧枿之槎从襄作樓則誤矣命文紀實不
敢勞讓勞讓即勞謙之意猶固讓也然唐碑有作
半讓者

龍門銘

碑高九尺一十廣五尺三寸十
三行行二十五字正書在洛陽

口製御書并篆額

夫口而為口口而為谷設險阻於地理資口距於國都
足以表 坤載之無疆示神州之大壯者也矧復洪源
南導高岸中分夏禹潛川初通闕塞周成相宇肇建王
城風雨所交形勢斯在靈葩珍木接吟而揚芬盤石檻
泉奔流而激響寶塔千尺蒼崖萬尋祕等覺之真身刻
大雄之尊像豈獨勝遊之是屬故亦 景貺之

潛符躬薦兩圭祀

汾陰而祈民福言旋六轡臨儲

金石錄編卷百二十九 宋七

六

宅而觀土風既周覽於名區乃刊文於貞石銘曰
高閣巍峩 羣山迤邐 乃因王城 是通伊水
形勝居多 英靈萃止 螺髻徧羣 鴈塔高峙
奠玉河濱 同輿山趾 鳴蹕再臨 貞珉斯紀
大中祥符四年三月十一日
李燾通鑑長編云大中祥符四年二月辛酉具法駕
詣睢壇二月己卯車駕入西京今碑云躬薦兩圭祀
汾陰而祈民福言旋六轡臨儲宅而觀土風即其事
也玉海云祥符四年三月癸未作游龍門詩有寶塔
一新輝勝梁玉毫口飾器殊功之句又作龍門銘書

史會要稱真宗善書得晉人風度觀此碑欲出蔡襄之上宋代未有過之者朱子評書云書學莫盛於唐然人各以其所長自見而漢魏之楷法遂廢入本朝來名勝相傳亦不過以唐人爲法至於黃米而欲傾側媚狂怪怒張之勢極矣朱子之言如此予觀真宗書乃無此弊當時見之得不懣然心服邪中州金石記按龍門銘又謂之伊闕銘金石攷云真宗御製伊闕銘大中祥符四年即謂此銘也此碑今尙可搨泐者五字不知施誠撰河南府志金石卷內何以注云佚也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九 宋七

老子度闕銘并四子贊

碑高六尺四寸廣三尺八寸六分作五層首層度闕閣二層第二十六行行十三字隸書三層會真閣四層讚二十七行行八字正書額題四子會真之圖六字篆書下層跋二十八行行七字草書在盤屋縣

老子度闕銘

夫聖達之心無適無莫神化之迹或間或章儻遺烈之昭然即生民之仰止函谷關者 老君西昇之途也若夫含真上惠闡教彊名屢滅室以栖真邁流沙而

匿景仲尼問禮既吐於微言文始受經復占於真氣斯竝存之前載播厥方來若乃萬壽之季至神之道臻乎豈有豈易殫云踐舉之郊疏河之境偃馭所歷車轍如

存揭巨關梁見峭函之阻紀斯縣邑彰靈寶之休所謂人往而教存世殊而地久朕恭祠坤載因舉時巡淵默之風永懷於瞻望清靜之治靡捨於宗師將振清塵俾采翠響銘曰

教父潛真 神龍比德 方事神游 爰符默識 聖

言聿昭 生民爲則 載望函關 永存軌蹟 寫鈔

無靈 清輝罔極 齋幣云經 貞珉酒刻

大中祥符四年帝祀 后土于汾陰駕至函谷關製

文勒石

大德庚子歲重刊于 衛祖說經之臺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九 宋七

四子贊

唐高嶽宗魯先生吳筠述

南華真人

南華原道宗極遠故不測動與造化游靜合泰和息放曠生凡外道遙神明域況乃資九丹輕舉歸太極

沖虛真人

沖虛真至理體道自然通不受于陽祿但飲壺丘宗洽然竟何依繞堦游太空未知風乘我爲是我乘風

通靈真人

通靈貴陰德利物非市朝悠然大江上散髮揮輕撓已

陳編惟說復表滄浪謠滅迹竟何從遺文獨昭昭

洞壘真人

亢倉致虛極潛迹依遠岫智去愚獨留日虧歲方就鄉人謀尸祝不欲聞組豆尚賢非至理堯舜口為隔

終南山古樓觀大宗聖宮立石

大道隱口口起 應元降世著五千文垂清靜自

然之教為口口口雖易知易行而巧偽成性反若登

天之難四子繼出發揮祖述其道始行由是言之四

子為 應元良弼歟故世稱四輔唐開元間大興齋

學封四子真人號尊四子書為經且以南華光明頌

《金石錄編卷二百二十九 宋七

九

大擴充其教功若聖門之孟子位諸三子之上蓋朝

典也經臺舊有吳尊師贊圖自經派蕩惟江表僅存

今則壁返秦庭珠還合浦不翅披雲霧而觀青天何

其幸歟乃復寫之琬瓊與天下公共必有目擊道存

者矣大德辛丑歲旦日住臺一虛叟題

按老子度關銘檢玉海載真宗御製獨不見此文

惟樓觀之緣起則云關令尹傳曰尹喜結草為樓

精思至道周康王聞之拜為大夫以其樓觀望故

號此宅為關令草樓觀即觀之始也一云周穆王

尚神仙因尹真人草樓在終南山之陰召幽逸之

人尹軌杜冲謂之道士居於草樓之所號草樓觀

又据冊府元龜唐元宗開元十年四月帝夢京師

終南山趾有天尊之象求得之于整屋樓觀之側

此又唐時興建之始也樓觀之制陝西通志云唐

高祖自以系出老氏元宗尊為元元皇帝詔改樓

觀為宗聖觀宋端拱三年詔改順天興國觀元中

統元年改為宗聖宮前為四子堂及文始三清二

殿再進則望氣樓後為宗聖宮宮後林莽鬱繞有

臺據高岡之上曰說經臺此碑稱古樓觀之大宗

聖宮蓋觀之改宮始于皇統而碑為大德年間所

《金石錄編卷二百二十九 宋七

千

立故稱官也四子者南華為莊子冲虛為列子通

元為文子洞靈為亢桑子四真人贊為唐吳筠撰

至元大德庚子辛丑二年之間住臺道士合宋銘

唐贊刻石立于說經臺上題記於後自稱一虛叟

而不署姓名庚子為大德四年辛丑為五年

石保古碑

碑下缺約高一丈四尺七寸廣五尺八寸三十五行字數無考正書篆額在洛陽石碑室

大宋故推忠保節同德守正翊戴功臣鎮安軍節口陳

州管内觀察口口口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口中

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陳州諸軍事行口口刺史兼管

內勸農使上柱國駙馬都尉西平郡開國公食邑一万三千九百戶

翰林學士同修 玉清昭應宮使太中大夫行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登口檢院柱國隴西郡開國侯

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貳伯戶賜紫金魚袋臣李宗諤奉勅撰

翰林待詔朝請大夫守將作少監口口騎都尉臣白憲奉勅書并篆額

臣聞 哲王紹慶基而撫運必有方召之侯然後隆保大定功之業良臣益明略以輔世非遇

華之主不能展開物成務之績則乃興邦茂勲之後亦葉重侯之貴聯姻 帝室廣降嬪築館之榮致位

公朝極出藩入輔之盛從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親親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舊封克

聞未有如 故陳師西平公者也 皇帝南汾祈殺之年 華闕旋衡之日 大宮飲至方捨

爵以榮勳雲臺觀像遠與懷而念舊以為紀功筠簡已藏虎觀之書相質松阡未舉龜趺之制爰頒

申命詞臣備口口口之辭冀揚不朽之烈臣乏公西口識

下懼敢憑實錄以示方來按石氏之世家本姬周而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九 宋七 三

肇姓康叔封受社而開國大夫稽立義而揚名世胄聿昌英賢間出蟬聯錫口史不絕書稽乎譜系閱之盛其所由來舊矣 公諱保吉字祐之本家於真定後

徙居浚儀今為大梁人也大王父諱銳累贈太子口侍中積善在躬翰光口耀終協其昌口口口口大下流光

慶鍾貽厥曷清風以垂燕翼樹陰德以大門閭惟烈考鎮安軍節度使守中書令贈尚書令追封秦王諱守信

輔 皇宋之開基為元勳而佐命位崇上將名冠列藩平叛壘於惟揚剪穢階於上黨 聖祖薦填荒

之口契君臣之分允盛 口口口口口口之純誠終始之恩彌渥優游五鎮翊

與京此不具載 公即秦王之第二子母曰秦國太夫人魏氏嶽瀆孕靈熊罷兆夢靡童心而好弄挺奇節

以不羣論兵究三略之書撫劔學萬人之敵九苞威風迥標瑞世之姿千里神駒早動過庭之歎口王之節制

汝上也公實口行口口口口口口內都指揮使恭惟口口賢口

下太祖皇帝第二女也以 帝子之尊漸公官之教降星津而下嫁開王第以疏封將擇名

才必先貴胄公以列侯之子膺副馬之求式協 帝俞允符時望選尙之日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尙

書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九 宋七 三

書左衛將軍尉馬都尉義武弁衛周盧星紀載遷龍私
荐洽遷檢校尚書左僕射行州刺史下太宗皇帝不
承 寶命嗣守 瑤圖展愛沁園益鍾

春春推恩魯館特峻徽章進位檢校司空充本州防禦
使三年肆類 上帝珪璧嚴 泰時之祠四

年薄伐太原金鼓下實沉之壤公陪竹宮之望拜扈
革略以親征既口口口之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王薨於淮陽 先皇帝痛股肱之虧悲梁木之
壞永惟同德之舊遂推延世之恩有子象賢克家濟美

公侯必復金革從權起於苦出之中寵以旌幢之貴制
授起復雲麾將軍右金吾衛大將軍口州刺史威襄軍

節度使祥琴既御命口口口進階光祿大夫俄纏口口
之哀下太行之險是為襟帶之地素重腹心之寄僉言

綏撫允屬勳賢受 詔知河陽軍州事大河之北魏為
咽喉歷代已來號為巨屏歲毛銳旅以備盛秋守土摠

戎素有難才之歎頒條鞠旅遂膺兼領之榮移知天雄
軍兼 兵馬都部署公以 王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有若於生知法令之行下眾也畏愛兼資
而人莫敢犯故連營士卒仰三令之嚴闔境蒸黎戴二

天之惠端拱初 帝藉展躬耕之禮率土覃遂行之
慶建牙易地瀕海毀邦加檢校太傅滄州橫海軍節度

使進封西平郡開國公又明年加特進授邢州口口軍
節度使夫加地進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有功也轉秩

賜金漢法所下風聲輿情率頌以借雷壘書勞資而褒
美故兩遷龍節而銜撫銅臺爾後紀號改元就陽報本

常先軍旅之貢屢進口口口之口 皇帝膺寶運以
承軌繼 大明而出震誕敷寵澤首眷元侯惟彼

棠郊控於桃塞西口秦關百二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周
畿千里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分陝口治下督府長史充保

平軍節度使歲在乙亥邊城晏開控弦之眾內侵插羽
之書狎至虎臣式過尚稽月捷之音 鑿轡有征遂

口口巡之馭 詔以公充河北諸路行營都部署公
稟 九重之成算先 萬乘以啓行受命忘

口有穰苴之口口師下皇威而清朔塞攘敵之效公實
首之旋加開府儀同三司景德元年 國家以公

有口口禦邊之績有龔黃惠民之口疇庸之際注口彌
隆議賞南宮亟舉旌賢之命改轍西楚遂升論道之司

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口州武寧軍節度使其下排障
使受 面命於下坐遠星馳而或道檢精銳之旅

使受 面命於下坐遠星馳而或道檢精銳之旅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九 宋七

二五四

軍於瀘淵北門之外一旦戎騎數萬徑及城下公不俟
擐甲獨當其鋒即日 乘輿至於候服 駐

蹕之始亟幸北城按節勞軍歡聲雷動二師迎□□前
口六師賈勇以增口 皇下闕下於丹闕 示

慈折俎爰加禮於元戎錫宴於州之行宮賜射於宮之
後巷 上射侯運中公與襄帥次第中焉

上閱之喜遽命弓發矢隨而解之從官率觴稱賀左右
咸呼萬歲即時俱有襲衣寶帶雕鞍名馬之賜是時口

口稽首下宸謀之獨斷口北邙以布堅口仁強弩以當
前鋒苟閉壘以自安豈交兵而口勝公於 宸展

之側慷慨自陳曰臣無鷹犬之材蒙被驅策仰資
廟勝獲觀謐寧誠賴繼隆其申口海逃曠敗以期幸

媿勸勞而襄陽襄帥復頓首懇言口口口口石某
之下口口口上器公能口賢而崇下賜巨觴極歡而罷

及 駉駉旋軻幕府口勲首益口封式隆寵數明年
肇禮行慶易壤推恩改陳州鎮安軍節度使宛

丘與區順口而近先王舊治之地布遺愛以在人高牙
繼世之榮嗣仁風而及物折薪之口未獲前修元口口

口口口 天眷口口口口昭易改號既均於大
慶下於來朝修口 上奉符而行公鳴珂以從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九 宋七 三五

事宗之下捧俎封祀之壇及口祭於方祇洎歸格
於 清廟皆以侍中執事陟降 帝右率禮無

遠加檢校太師進邑千戶實食四百等詔歸鎮屬
大長公主美口有如良口未効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之藥終歎於無口口口口口口口
逝不下勉力赴朝不敢言病洎涉旬而增篤方請告以

家居王人太醫相望於道 天喪不憚 翠葆亟
臨初 上之來公雖困憊之甚不忘恭慎之儀尙

踴躍以門迎塵拖紳而卧見 上駭公羸瘠促
命左右掖以就榻委曲口口口口形于色公口口而涕

淚交下口口而下含以何之嗚呼以大中祥符三年四
月二日晡時啓手足於豐義坊之私第 天子初

口而覽奏極凡以震驚念同體之是屬歎歎良之何速
坐不俟且亟開苑門命昭宣使入內內侍省內侍都都

知恩州刺史秦翰徑至其第口襄口口翌日口口都官
郎中口口口口假口鴻臚持節下為之助舉的臺之設

典給溫明之秘器地臨洛汭曹京兆之新阡家象祁連
霍將軍之故事即以某年六月二十六日具兩海鼓吹

奉公靈柩歸河南府洛陽縣平樂鄉宣武原耐 先王
之筮与 大長公主台葬焉從周制也昔 先王諸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九 宋七 三五

口之日五十七而薨公享任与年若合符契雖_下而克終盡善公又過之惟公儲大昂之純精稟空桐之勁氣襟量豁無於城府志節確如於石席慕前哲之行事思立功於當年其臨民則遵守朝經嚴明有制治戎則申明軍政果敢必行折獄訟於片言究學問於餘力御家嗚嗚守易象之格言事主兢兢奉詩人之深誠口以嫉爲口口出於_下之人常厚禮以延納其或邊隅告警羽檄徵兵每髮革以上言口顏行而効命有踴躍用兵之志多縱橫制勝之謀前後三摠丈人之師六換元戎之幕風聲茂著勳望攸崇及蠶塞通驩輔軒修聘公以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九 宋七

毛

戚里台衡之重主靈口宴射之儀北使贈十丈之奇姿觀六鈞之絕藝歎月角山庭之_下晉室英才中的獨推於武子而已哉若夫位高能讓范宣子之存心功成不伐孟之側之爲德昔亞夫絳侯之子也握兵漢室之明哲以保世官郭曖汾陽之嗣也尙主唐朝鮮勳庸以書甲令夫如是則不驕而滿不溢善其始而令其終求之口口公無媿於古人矣同氣三人長日保與負雄武之稱有_下終於棣州防禦使季日保從器宇恢宏風韻灑落挺天鍾之秀氣遠促脩齡屈海運之雄圖靡登貴仕終於東頭供奉官閣門祗候男十人崇儀副使貽孫禮

賓副使孝孫並驥驥奇材珪璋令器剔犀千鏤俱瑩神鋒摘廈榭楠終膺顯口餘口口口亡姪二人崇儀副使慶孫西頭供奉官_下女十有二人長適內園副使王承德次適右侍禁符承祐次適左侍禁閣門祗候薛貽廓次衣道士服法名靈通次弟女五人自王氏長女而下凡九人並早亡次適西頭供奉官吳守嚴次二人在室大勲之後昭世祀以無疆盛德之門鏤冊書而有耀將口口佳城而流懿範播口石以永清芬而_下豐碑對聳虎承 睿旨恭述斯文銘曰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九 宋七

天

赫赫皇宋 天集駿命 祖功宗德 重熙累盛
帝運會昌 王圖多慶 允資鉅賢 以輔元聖
煌煌西下 才爲時生 星辰孕秀 岳瀆鍾靈
白猿授射 黃石傳兵 盤矛擅譽 探穴揚名_下
肯構承家 建侯胙土 兩世旌麾 一門龍馬
乃守宛丘 先正舊封 乃服口口 奕葉上公
緇衣濟美 油幕臨戎 朝推碩德 人仰英風
天臨銅臺 親秉武節 時公先驅 奮揚威烈
將師而行 口人氣口_下控弦犯塞 亟幸澶淵
時公受命 禦侮河壩 皇威誕震 睿略遐宣
卒臻偃伯 無復憂邊 愛國忘家 丹誠蘊積

推美讓功 令猷充塞 宸權浹洽 聖言獎激

榮口二字 寵踰三錫 奉符喬岫 口宗仙口下

口祠攝事 恪慎如初 齋心匪懈 執禮無踰

鳳去秦樓 忽歸遠廓 夢奠兩楹 俄悲夜壑

梁木其摧 將星遽落 邦國殍瘁 冕旒震愕

荀池飾壤 滕室開銘 筠編勲伐 煙閣儀彤

邱阡舊壤 口樹新口下

大中祥符四年歲次辛亥十一月庚午朔四日建

勾當人曾福口貴 都勾當元隨押衙李拱 翟口

均鄒從善王德用翟文會鑄字

金石萃編卷二百十九 宋七 二九

保吉守信之子保興弟傳俱見東都事略白憲書復

有大中祥符七年中嶽中天崇聖帝碑在登封字亦

端雅中州金

碑多漫滅書撰人名氏俱不見今案其叙保吉歷官

始末與宋史互勘太平興國初遷愛州防禦使以碑

攷之尚有進檢校司空起復為威塞軍節度以碑攷

之尚有雲麾將軍右金吾衛大將軍其由大名改橫

海也碑仍紀加檢校太傅進封西平郡開國公而本

傳皆不書史從略也又碑言保吉占籍家于真定後

徙浚儀史但云開封浚儀人是沒其祖居所自于文

太不備此更宜以碑為據也保吉葬平樂鄉宜武原
先王之塋然則守信墓亦在此惜其碑無傳而傳訛
致誤故附著于此俟訪得之為補續也 授堂金石三跋

按碑為李宗諤撰白憲書史傳宗諤字昌武七歲
能屬文大中祥符五年五月卒歷官與碑結銜同

此碑立于四年十一月距其卒不遠矣白憲史無
傳書譜引嵩陽石刻記祇載其所書中嶽中天崇

聖帝一碑不載此碑亦不詳事蹟碑稱考守信追
封秦王史傳及東都事略皆云追封武威郡王碑

云太祖皇帝第二女降星津而下嫁此即延慶公
主也累封晉國大長公主先一年薨病時設醮西

嶽有題記已見前卷碑稱第二女降平集作第五
女宋史公主傳太祖六女三主早亡長魏國次即

延慶若為第五女則早亡者皆二三四女矣太宗
紀太平興國三年祀圃丘四年伐太原端拱元年

耕藉田真宗景德元年親征澶淵碑所載皆合其
卒也碑不云薨而云啓手足 保興碑同又卒後與公主

合葬不云禮也而云從周制也皆他碑所未見者
碑云舉曲臺之謚典則應有加謚而文內未見史

傳云謚莊武隆平集及東都事略皆作壯武未知

孰是卒之前碑云請告家居翠葆亟臨是卒于家也諸傳皆不言其告歸此則碑之異者又書孟子反為孟之側論語注魯大夫孟之側杜預曰之側孟氏族字反碑蓋書其名也序末云虎承睿旨恭述斯文虎疑是度生女十二人第四女則衣道士服法名元通當時風尚如此猶太宗之女邠國公主為尼號圓明大師真宗之女昇國公主入道號清虛靈照大師是也

石保興碑

碑高一丈四尺四寸廣五尺九寸五分三寸六行行一百五字行書篆額在洛陽石碑望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九 宋七

三

大宋故棣州防禦使光祿大夫檢校大□□持節棣州諸軍事行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西平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四百戶食實封貳伯戶贈貝州觀察使石公神道碑銘

翰林學士通奉大夫行尚書戶部郎中知制誥同

修國史口史館事上柱國南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

一百戶賜紫金魚袋臣楊億奉 勅撰

翰林待詔朝散大夫守太府少卿同正騎都尉賜

紫金魚袋臣尹熙古奉 勅書并篆額

夫功加于時周官藏於盟府忠以奉上馬史列於世家

蓋智勇之誕生必在乎將相之族慶靈之回復允鍾乎公侯之門若乃馮厚於德基濟美於勳閔若季孫之仕魯是為世卿條侯之仕漢繼掌兵兩□□餘比光弗□人見之於西□公矣 公諱□□字□□其先□□周之胄盛於淇衛之邦春秋所記官族甚盛孝謹之譽既符於西京偉麗之姿實顯於晉室積累深遠恭行扶疎今為大梁人也惟烈考諱守信以河目龜文之表通龍韜鸞冠之學□□祖以光啓王業奉□宗以四征□□握兵星□□□□□□ 太祖宣戡亂之功佐佑

太宗極常尊之數周旋無悔高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九 宋七

三

朝令終凡節制五鎮而一保釐西都歷位守中書令追冊為尚書令衛王累封秦王而曾王父諱銳累贈太保兼侍中曾祖妣王氏追封趙國太夫人王父□累贈太師兼中書令祖妣王氏追封魏國太夫人皆由□□之貴□□□王之□□母曰秦國太夫人魏氏蘊積善慶誕生峻良公始在孩提居然穎秀歧嶷之表本乎天資偏伍之容彰於兒戲先王見而異之拊其背曰軍旅之事仲尼辭以未聞詩禮之資卻穀由之登用不學嚮面古典所非遺子金籊昔人不取因遣就外傳俾之講習□□□□併曉□□□而不遺多識前言博通大義建

隆初以子之令補東頭供奉官始年十四口口尚食副使

太祖方創業垂統訓師阜財不昭皇

靈式遏亂略寤寐人傑講求武經成湯之日新是圖文

王之朝食靡暇每東口延訪之口西清口口之口必口

口口口口口口其能或質之以煩罕俾剖釋其繁

結或叩之以疑似俾彈射其否臧咫尺不違口機攸慎

公應對明辨風義甚高 太祖奇之即拜如

京使且有意於進用也屬紫壇蒼壁將事於親口舊案

惟口口嚴於宿寢命公為御營四面都巡檢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道口口口居岑寂羣靈受職而咸泊

至尊高枕而攸寧未幾領順州刺史專域之重荐啓於

侯封兩綬之榮仍忝於內侍 太宗皇帝天

飛在運帝錄升名四夷奉環諸侯輯瑞闕越舉口而宿

衛勾吳獻口於有司九州攸同三乘淑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容進對慷慨請討願得執爨以脩前驅口掄而當一隊

太宗嘉之以為御寨四面都巡檢梁入之

舉止誅於元惡干挾之寄尤賴於口口帝口無口口之

虞群下口口口之罰太原平錄其勞加實封

太宗益知其有馭衆之略將付以治戎之任天街之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九 宋七

三五

北祲氛未消引弓之民仍歲為寇自晉人失幽陵之地

周室復三關之壤列郡相望盛兵口口口有李口守口

之能口口口口口防口口口口口命公為口陽關駐泊都

監公內口口口外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容口生

養威懷必勝之略單醪所及絕甘而悉周燿火斯傳對

博而無廢威名以震紀律用張會先王捐館宛丘公即

見星而往行哭雋慕哀感路人倚廬絕漿僅成死孝有

詔起復口口將軍順州團練使口世之賞口口於元口

口墨之口乃口口口口口雍熙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支之生羌連党項之雜種犯關縱擾以干靈誅命公

為銀夏綏麟府州故關都巡檢使秋氣始至塞外早寒

口口口口膠折弓勁公因率麾下以口戎索由卷口塞

並黑口口口口中戎人數千騎安義於口口立分精騎

二千持短兵伏於口側戎人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急擊斬首百餘級逐北數十里鼓儻泓水膂合於沉

機獻馘泮宮聿騰於善頌口詔褒論英聲著聞俄丁內

艱殆將滅性中旨抑奪急于用才出為澶州駐泊都監

以綏軍政朔方猶口口車未口口口銀夏徵巡之寄兩

河口口佳兵未戢復口高陽口口口口口口口知口口

軍未幾知莫州軍州事涿鹿之野百雉口制惟雄文口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九 宋七

三五

之邪九合之口所出公緩帶為治雅歌自娛事益修
條口咸叙

太宗念服戎之斯久屬乘塞之

甫寧口口口口口口修觀俄為西京水南北都巡檢使

賈先王口守之地多口口去口口之人口口口口素口口

口第美積成列俯通於壁阡慰勤孝之口懷多口口公之

清其時星方猶朗口口方馳公慨然歎曰金革未息吾

恐不得久居此矣月餘真拜斬州團練使京兆府駐泊

兵馬鈐轄兼管華口口商巡檢兵馬捕口等事戎首假

息口口於妖跡邊壘戒嚴不忘於備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所集兼總數道以當一面徙公為延州路鈐轄兼管界

金石錄卷二百十九 宋七

三

都巡檢使至道中命范廷召為都部署俾公副之總萬

旅以口征口五口而口會山川聚米虜已見於成擒甲

胄起口才皆思於賈勇既致千口之口乃為絕漠之行

錫口口容昆口金鼓之口口口口有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拒王師公以其毒毒之妖無假堂堂之陣選敢死士

數百人銜枚夜襲盡滅其族無有噍類自是吳移越移

等口公口口口恩望風來歸適與賊遇口口池彼既口

口公口口口口出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立口口口口敢向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我而我武益奮兇黨遂奔左翰未丹豈嘗言室

樞書月至安敢寧居朝命班師不獲窮討公蓄銳氣以
克壯恨渠魁之未殲謂軍吏曰彼朝口者非臨陣先道
將擒口口下矣口

太宗口口口口口口口

皇帝口任舊人慎重邊寄命公知威

虜軍事明年單于萬騎長圍孤堞雲梯並進術盡於九

攻積壤僅存危極於三版公以衆寡既懸利於堅壁激

勸斯在莫如揮金大發官帑以口口士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之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既口口口口口口矢石雨下殺傷甚多烏烏聲樂爾夕

皆道完守之績帝用嘉之就拜棧州防禦使俄以足疾

金石錄卷二百十九 宋七

三

移知邢州又改知澶州事衆潦並集洪河暴漲激竹箭

之迅浪溢金隄之口防公洗心以齋口口致口考古制

以沉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水

口依口是口口苗亦有秋樂和之聲騰於里諺保鄣之

効簡于 天衷而美珎有加削章荐至亦既受代肩輿

而歸賜告家居以便頤養王人太醫晨夕詠問嗚呼不

幸以口口口口年秋八月十一日啓手足於口義坊之第

享年五十口

口口聞訃嗟悼口久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守口監護喪事凡百費用悉從官給以明

年秋八月甲午歸葬於河南洛陽縣平樂鄉宜武村梓

澤原之先塋舉夫人洪農縣君楊氏祔焉禮也夫人即
故保大軍節度使廷璋之口女口口德儀于通門先
公而亡不口口口口口口崇儀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內朝嘗爲小相角巾東道方庇大宗實
華胄之恭人鍾高閣之積慶次曰懿孫西頭供奉官溫
良自守淑慎靡渝俯及勝冠已彰肯構五女長適西頭
供奉官閤門祔候程繼忠故口州團練使口元之子次
適侍禁口永崇故鎮口將軍節度使廷口之子次適口
口子口口口政口適供奉官曹伸今殿前都指揮使宿
肺瘳之子次在室惟程氏李氏及幼女皆天孫二人長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九 宋七

三七

宗道右班殿直次尚芳孫女一人亦幼母弟故鎮安軍
節度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駙馬都尉口中
書令諱保吉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季弟保從東頭供奉官閤門祔候夙負美材未躋應仕
亦悲早世莫申永圖中書之二子曰貽孫崇儀副使孝
孫禮賓副使咸挺英概無忝貽謀口下之徵口大口口
公之歷官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公榮邑累千室其祿位之盛矣五典
郡政八司戎律屢馳使傳三護大營斯倚任之重矣公

至性純孝勤於致養先王太夫人或晦明微瘵息偃弗
康冠帶侍旁口調自手藥先嘗而乃進口宿露以口口
出於誠心未遑卜口而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美閨門稱梯至於擊劔之妙飲羽之
能絕出輩流莫可倫擬穰苴兵法孔明陣圖與匠之占
圯橋之略悉探其賢必索其精加以涉獵史傳應答無
滯吟詠情性叩課特工莅澶淵日作言懷詩一篇叙止
足之意得比興之體傳口人口作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漢籍攸記翁歸兼文武之才惟四美
之難偕於公斯無闕矣矧又體貌魁傑志懷沉毅重夫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九 宋七

三六

然諾兼金是輕嫉彼同邪過門必聘善保基緒重世而
莫京謹守廉隅歷官而無過咨所謂人倫之口子王國
之吉士者口大中祥符口年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之口 貝州觀察使貽燕之祉久而益光褒
命之數茲焉爲異公本名貞 太祖改賜今
諱允協充間之慶以成知臣之美公亦拜君之賜退思
而有光裕父之盛聿修而無忝載德之盛良可述焉諸
孤等以窳步即安歲月增逝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刊貞碧猥頒 俞旨屬於下臣願
慙空踈謬當論謨九原可作方慤於 宸襟一字之

褒虔遊於直筆銘曰

先民有言 立功不朽 公于出征 屢折戎醜 大

易之訓 積善慶餘 公之肯構 克昌門閭 紫禁

承榮 倫侯列爵 印兮鼎鑿 綬兮若若 通都列

城 居官有恪 二矛重弓 從軍信樂 擊鼓其鏗

我□□□ □□□□ □□□□ □□□□ □□□□

威名日彰 嗚呼不弔 今也云亡 曲洛東流 維

葛南峙 擊樹蒼茫 周原瀾迤 逝者如斯 人生

到此 真宅言歸 新阡鬱起 日車奔兮風駟馳

□舟趨兮灰瑄移 夜沒漫兮佳城閉 露瀼瀼兮宿

草滋 □□□□ □□□□ □□德兮□□ □□□□

□□ 欲報德兮無期 託斯文兮篆刻 射終天之

孝思 籌衛石兮表幽域 巨方來兮無愧辭

大中祥符四年歲次辛亥十二月庚子朔十一日庚

戌建

翟詢翟文口刻

勾當人張 羅

保興守信之子碑載事蹟與宋史頗合而歷官較詳

保興先為銀夏綏麟府州故關都巡檢使丁內艱起

為澶州駐泊都監史載澶州駐泊在徙銀夏綏麟都

巡檢使之前當以碑為正餘銜亦少有異同碑云公

本名貞太祖改錫今諱史云本名保正太祖取興宗

之義改之東都事略亦作保正宋人避仁宗嫌名故

也按碑保興葬于河南洛陽縣平樂鄉宣武都梓澤

原之先塋今墓見存尹熙古者書史會要云官翰林

待詔工篆得撥鎔法所書為一時之絕觀其行書有

唐人風格而出于王右軍信可愛也東都事略保興

傳甚畧而宋史甚詳當據此碑而作然則金石之傳

其功不小矣 中州金石記

碑下截已損缺就識尚可句碑言保興當太祖時進

如京使即為御管四面都巡檢使不備載碑言為京

州府兵馬駐泊鈐轄兼管華 洪 商巡檢兵馬捕盜

等事徒為延州路鈐轄兼管界都巡檢使則史較此

為略也保興本名保正碑云本名貞此由仁宗諱禎

當時史館收此並避貞故遂易貞為正而元修宋史

相仍不改故耳碑久為金石攷收及但誤為石守信

則非小誤也 附志同 書有二王遺法尤為宋刻所希

右三 按堂金

此碑撰者楊億書者尹熙古史傳億字大年建

州蒲城人七歲能屬文淳化中詣闕獻文命試翰

金石萃編卷二百十九 宋七

林賜進士第景德三年以後歷官與碑合大中祥符五年以疾告此碑立于四年在未疾之前一年尹熙古無傳此碑諱字皆泐惟題稱棗州防禦使石公考諱守信弟諱保吉季弟諱保從前後證之可定其爲石保興碑也碑泐其卒年據傳是咸平五年又享年五十下泐一字據傳是五十八碑云以明年秋八月甲午歸葬係六年而立碑在葬後八年殆因弟保吉卒營葬時同請于朝而後皆奉勅撰書以立也保吉碑立于大中祥符四年十一月四日此碑立于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是在立保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九 宋七

聖

吉碑後一月餘然保吉碑已有豐碑對聳之語是二碑並立也保興葬所平樂鄉宣武村先塋與保吉同是同附一處所謂對聳當即指此碑則其父守信自必有碑不可攷矣碑書先世自曾祖以下皆詳及其妣保吉碑不書彼此少異餘則未有異例也碑書二子長子名泐据史名元孫次日懿孫史則不書然保吉碑又載姪二人崇儀副使慶孫西頭供奉官下泐當是元孫史稱元孫以蔭爲東頭供奉官或東西互異耳而慶孫則史未見豈元孫之兄耶抑保從之子耶保從早世兩碑不言其

有子然史於保興傳有云保興世豪貴果財鉅萬悉爲季弟保從之子所廢是保從有子矣碑言保興能詩益漚淵日作言懷詩一篇今宋詩紀事不存是久佚也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九 宋七

聖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宋八

中嶽中天崇聖帝碑

碑高一丈四尺二寸六分廣六尺二寸三十三行行八十二字行書在登封中嶽廟

大宋中嶽 中天崇聖帝碑銘 并序

翰林學士中大夫行尚書主客郎中知 制誥史館

修撰知審刑院事柱國太原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

食實封壹伯戶賜紫金魚袋臣王曾奉 勅撰

翰林待 詔朝奉大夫守 府少卿同正輕車都尉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 宋八

臣白冠奉 勅書并篆額

口口登封 岱宗之四年有事於 汾陰后土親

奠黃玉對越 口口乃並洪河互太華經塗溫洛望

秩 維嵩言旋上都誕受 丕社無德不報靡關

不思於是尊 五嶽之祠備加等之禮分命近口口

薦 徽稱詔遣冊禮使攝太尉口諫議大夫龍圖閣

直學士陳彭年副使攝司徒光祿少卿沈繼宗奉玉書

袞章加上 中嶽中天崇聖王曰 中天崇聖

帝申殊典也粵若剛柔既位形器肇分上則圓蓋左旋

星辰爲之紀下則黃圖俯察山嶽奠其方卑口口口

陳翁開之精攸託是故昭彰景緯實參化育之權錯峙 崇巒式表 神明之壤用能妥綏厚載磅礴無垠宣

一氣以施生降 列真而主治事光虞典備五載之

時巡績著夏王正九州之封略惟中口之絕嶽直闕塞

之口區 京邑在其旁經瀆流其域萬邦輻湊霜露

之所均二室天開風雲之所蓄仙館靖冥宅其下玉漿

口溢湛其開頽木口其幽經紫芝擢乎靈藪哈口口壑

始終乎鴉火之墟嶸嶸羣峯包舉乎坤元之紐龍轡月

童之陟降浮丘子晉之游口畫野逶迤干霄挺拔寓彼

至剛之質洪惟 不測之神至於輔德降祥祝融由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 宋八

其興夏生賢命世申伯以之蕃周需膏潤於原田殖實

藏於邦國博大崇高而可仰聰明正直以無私茲所以

盛尸口之儀首口沈口法歲時祈報垂往載以不刊牲

幣吉獨走殊方而胥暨者也遐觀秘口博考 靈蹤

自書契之云興卽等威之斯辨異軒冕服章之數爲山

林川澤之宗既秩視於三公亦禮均於四望漢孝武之

口爰啓戶口唐天冊之年聿遵時邁 洪猷益茂昭

薦惟黃遠乎口德重熙坤口荐委乃特疏於王爵用溥

洽於 神休維事煥彌文而名非極攀汗隆在運消

長口時若乃 鉅宋之有天下也仗黃鉞以開階建

朱口而統靈掃借爲荒七之跡追皇王挹讓之風

烈祖以功格 上旻赫威靈於九服 神宗以

德綏羣品薄文赫於四遐翼子詒孫重規懸矩卜年有

永齊世其昌 崇文廣武感天尊道應真佑口上

口欽明仁孝皇帝躬潛括之姿撫鴻明之運出乎震而

齊乎巽歲如日而望如雲宣九德以在躬之一戎而纂

業慎恤刑典鄙凝脂之煩苛貨布政經同馭朽之兢畏

絕濫巾於丘壑寬盍澈於農兼宮罔飾於采椽澤口口

於行葦萬民以察庶口伊凝破觚爲圓返羣情於太素

懷遠以德篤交聘於殊鄰口靈以朝 諸口志敦不

三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 宋八

暨被表而郊 上帝神享克誠故得時協混同歲臻

豐赫 高穹委鑒 真馭戒期荐錫 寶符丕

昭口靈登 岱舉封崇之禮臨口展合蒼之祠刻翠

崖之樽替踐 隆口之嘯口升煙瘞玉闕察之義口

修垂象資生應見之祥紹至遂成口 志對越純休

泊乎五玉會朝 六飛口軼黃綠二口口望三川既

並走於祠官亦周爰於土口瞻言 翠嶠增肅

皇情口口至以弟勳益爲民而儲祉順時行慶 大

資及於幽遐恭己嚮明寂慮周乎冲漠爰稽往誥肇易

鴻名並下詔於口口俾口儀於置口用口昭報馨達清

更以爲在 天者五情既隆稱謂 地者列鎮

當極惟崇壽載之義則均仗助之功曷與登于 帝

錄允契 靈心先是東巡之年已加 崇聖之壽

運茲開歲愈洽椒章于時孟冬或辰輶軒防駕嚴法坐

闕端開臨道以示乎必躬信辭以申乎有恪公卿就列

使不奉塗擁翠口之車載温珉之冊山龍蓋殿列衛多

儀俯物孔昭歸 尊斯在戊申發軔於京闕幸西致

饗於 廟達四牡趨風六樽登薦其始至也凝露布

漫色晦平林其將升也霽景晏温光含遠宇嘉氣吐蛇

涎之狀香雲呈綵練之姿及清醮之肅陳復素口之絲

四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 宋八

灑口殊頑於史牘浹餘潤於農疇昔者三境登晨乃靈

氛之協地五車受職亦時雪之先期千古同符萬邦攸

仰矧復鋪皇 眷訓納繹微言發爲垂象之文顯述

奉 神之旨頌於著位告厥多方同星日之耀芒口

與墳而擅美啓睭昏之耳目示制作之楷模遂令率土

承流盈達獻議口刊翠響徧揭 殿洞衆口上通俞

音經布琢作山而列踣據口藻以相輝文籍以還莫斯

爲盛而又 壺闈之式 像設攸存 懿號未

彰群黎安仰思舉正名之典用昭作合之崇象服有加

禮衣允穆卽以其年十二月遣使致告特尊爲 貞

明后莫不義教咸秩白晝於精虔慶洽惟新永光於儀

矩 吳蒼有成命我實受之 神祇有常奉

我實主之禮文之廢墜惟 聖人修之典冊之徽數

惟 括后行之然則出雲播氣福善庇民啓紘沓之

殊微保延洪之 景祚鎮靜坤軸口然都畿

純佑之功斯為至矣 懷柔之道庸可闕乎得不

善昭事之儀懋贊威之志翠旒玉藻飾 如在之眸

容驛嶺明乘展惟馨之潔祭采物於焉而大備格思由

是而可期赫偉觀於八紘有景炎於億載事存因革禮

決幽明煌煌焉秩秩焉真竹素之英口而 帝皇之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 宋八

五

盛則者矣是宜發揚 懿錄篆刻豐碑俾民誌之弗

迷協 山聲而其永允資麗藻煥彼 殊進而臣

擬以瓊才溢府 明詔屬辭比事雖慕於口秋相質

披文懼遺於 德美旁稽舊典以為斯銘其辭曰一

沈潛定位 埃比殊形 或融或結 為紀為經 其

方作鎮 含澤儲靈 生物不賈 得一以寧 則彼

崑崙 峙茲中土 帝宅開疆 仙臺胥宇 霜露所

均 梯航攸聚 四國是維 口幾式序 奚其土治

迨矣清真 宣功博載 投職高旻 財成庶賴

陰厲齊民 列辟嚴奉 牲口有倫 乃視公爵 降

周集慶 乃啓王封 口唐景盛 奉蒼貞期 封揚

景命 將極推崇 率口應聖 炎精撫運 蒼震承

基 天臨赤縣 口偃退圻 祀事肅增 祠官口薦

勤恁大賈 交修上儀 謁款隆唯 口塗太室

口慕仙館 表回雲蹕 何以致誠 於焉望秩 明

詔誕敷 微言有述 温珉載刻 羽衛斯皇 登于

帝錄 飾以口章 信詳郁郁 鸞車鏘鏘 法座臨

道 綽禮具揚 四牡于征 殊庭戾止 潔志秀達

靈心遺喜 霰雪霏灑 卿雲蔚起 口德歆馨

設祥口祉 昔在治口 頤惕明威 道苟中否 神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 宋八

六

亦靡依 赫赫口后 率彰鴻微 祭則受福 先而

不違 顯爾克崇 丕徽允穆 流詠琬珉 飛英笑

祝 峻岳玉安 高巖口壺 等回瑤圖 永綏坤軸

大中祥符七年九月七日建

中書省王冊官文林郎守高州司馬 御書院院候

臣王欽刻字

碑稱封岱之四年謂大中祥符四年也五嶽自唐時

已加二字王號真宗東封岱宗加仁聖二字親謁西

嶽加順聖二字中嶽南嶽北嶽史無加號之文然此

碑云加上中天崇聖王曰中天崇聖帝則崇聖二字

固已先加此時特易以帝號耳中嶽后稱貞明而文獻通考宋史禮志俱作正明者蓋避仁宗嫌名也宋史陳彭年沈繼宗傳不云爲中嶽冊禮使亦史之略也

沈繼宗金石文獻

李燾通鑑長編云大中祥符四年五月詔加上中嶽曰中天崇聖東都事畧載其詔曰峻極之嶽神靈主焉其加上五嶽帝號卽碑所云也白憲書名不甚顯觀其筆蹟雖使蘇靈芝李邕爲之不能復過北宋人物之盛亞于唐代矣

中州金石記

按此碑立于大中祥符七年王曾白憲奉勅撰書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八

七

史傳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由鄉貢試禮部廷對

皆第一

宋之三

景德初累遷右正言知制誥兼史館

修撰遷翰林學士知審刑院再遷尚書主客郎中

知審官院以上歷官傳皆不著年載據碑皆在大

中祥符七年以前也白憲無傳說已見前中嶽中

天崇聖帝號據本紀乃四年五月乙未所加禮志

亦同文獻通考誤作五年而皆不言以前先已加

之此碑云先是東巡之年已加崇聖之號則崇聖

二字是東封時所加也貞明后號本紀不書禮志

則云又加上五嶽帝后號通考作五年十一月戊

戊詔加此碑云卽以其年十二月遣使致告是亦

四年也其冊禮使臣本紀不書通考亦但載制詞

此碑則加帝號時書陳彭年沈繼宗二人加后號

則不詳碑載真宗尊號泐者二字據本紀是崇文

廣武成天尊道

東都事畧作帝

應真佑德上聖欽明仁孝

十八字也此號是五年閏十月丙子所加碑所不

詳碑云孟冬戒辰梢軒飭駕儼法坐闕瑞閣臨遣

以示乎必躬信辭以申乎有恪戊申發軔于京闕

辛酉致饗于廟庭與本紀所書十月戊申御朝元

殿發五嶽冊之語合蓋加號在五月乙未而遣使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八

八

在十月戊申也

賜陳堯咨勅

石橫廣四尺一寸七分高二尺四寸二分十

九行行十三字行書在西安府布政司屏

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工部郎中知永興軍府陳堯咨

書

勅堯咨省所奏永興軍城

井泉大半鹹苦居民不能

得甜水喚用臣親自相度府城東二里已來有水一條

名曰龍首渠其水清冷甘甜只將五七十八人開一小渠

引注入城四散於街市居民門前流過却山城壕之內

聞郭士庶人民信道盡得甜水喚用皆上感聖恩事具

悉知幹用適時精心率職方委于藩之任尤資治劇之才而能相厭土之高卑究斯民之利病靡煩庶役潛導迅流直貫城闕俯周屬閭既蕩邪而難老亦播澤以無窮矧龍首之清渠寔漢京之舊跡克脩廢墜深副倚毗閱乃奏章遠茲推美其於歎尚不捨寤興故茲獎諭想宜知悉夏熟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十五日

大中祥符七歲甲寅九月九日立

堯咨自署官與史本傳合傳云長安地斥鹵無甘泉堯咨疏龍首渠注城中民利之即指其事堯咨字嘉謨堯叟之弟 關中金石記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 宋八

九

按龍首渠因龍首山得名在西安府城山在城北十里水經注蕭何因龍首山營未央宮山長六十餘里頭入于渭尾達樊川云昔有黑龍從南山出飲渭水其行道因山成跡山即基闕不假築高名山記云龍首山西北高處為秦長樂漢未央稍東南六坡為隋城唐西內其東為唐南內興慶龍池之所其北為唐東內大明宮含元宣政紫宸蓬萊金鑿諸殿南內東南引漣水入城為龍首渠入東苑為龍首池龍首殿皆以山得名此碑是陳堯咨知永興軍時濬渠利民奏聞真宗因降勅獎諭堯

咨即自書勅而勒石也碑結銜與史傳合而傳無年載可攷東都事畧亦同惟隆平集載堯咨咸平三年登進士擢知制誥景德三年貶邠州團練副使大中祥符九年復知制誥遷集賢院又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據此則知永興在九年而此碑立于七年已居此官似隆平集誤以七為九也濬渠固利民而堯咨性豪侈所為作不法史傳諸書皆同朱子名臣言行錄稱堯咨精于弧矢自號小由基為知制誥出守荆南回其母馮氏問之曰汝典名藩有何異政堯咨曰州當孔道過客以堯咨善射無不歎服母曰汝父訓汝以忠孝輔國家今不務仁政善化而專卒伍一夫之技豈汝先人之意耶以杖擊之金魚墜地夫善射尚無戾于吏治而母訓之嚴已如此此賢母之可為法者因附識之碑以九月九日立勅文有夏熟卿比平安好之語下注十五日不詳何月大約是六月所降也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 宋八

十

北嶽醮告文

石高六尺五寸四分八釐每面廣一尺三分四行行四十字行書篆額在曲陽縣北嶽廟北嶽醮告文

御製

中散大夫太子中舍上輕車都尉臣白憲奉 勅書
并篆額

維大中祥符八年歲次乙卯二月壬子朔二十五日丙
子皇帝 稽首言伏以列辟之規有邦之典必依憑於

神化用保祐於生民禮存大享之言書著咸秩

之訓上下之祀必在於交修人神之和乃臻於多福所

以勵明誠於鑒寐奉嘉薦於苾芬庶使 不測之靈

誕昭於 忽悅無疆之應允洽於 希微竊念猥

以眇躬紹茲大寶荷 監觀於 穹昊承 積

累於 祖宗致百福之來同由 三神之儲祉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八

十一

向自交馳玉帛倒載干戈尉候聊存風俗無外古先盛

德之事罔不繁興 圖清眷佑之心由其丕顯恭戒

序吉日協期夕夢先通 秘文嗣降既而徇鄒魯之望

幸脩云岱之上封 綠錯之圖疊承於 錫美紫煙之

燎言獲於升中以至輯玉於魏雕旋軼於邾鄆款

后祇而躬祈禱事朝 山園而再展孝思 歲

馭下臨 璿源述悟珎臺聳聳 寶宇奉安將以

伸遙追齊軋鞏定國陽之位方荅乎 天祺詣渴

曲之達先朝乎 道秘歷平臺而駐蹕尊藝祖而建

都盛則繼揚爾文悉舉率土脩貢輿誦多歡律呂回環

未盈七載禮容首冠俄已三成自先置之辰沆飲至之

日鴻猷景鑠既已有融 美觀禎圖抑復無筭尔乃甘

泉滋液神草紛披珎木交柯靈禽接羽喬雲炳蔚嘉氣

氤氳日月揚於榮輝星宿應於瑞謀考於曩古蓋墳史

之未傳萃于方今乃耳目而咸熟至若齊璇璣之七政

和王燭之四時通範圍之書文惠海城之黎獻于倉之

積盈儲時於大農三尺之繁措刑辟於司寇顧惟眇薄

成此治平欲仰報於 百靈用永安於九寓乃詢甲

令于掌禮之官乃訪秘科于脩真之士載念始緒儀於

岱嶽俄飲至於熊都或豐厥牲牲或潔斯殞藻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八

十二

或崇壇而斯建或 靖館而斯臨雖復欽翼內增齋明

上達然而茫茫 曾宙杳杳 方與其載無聲其

功不宰高也明也豈神靈之所詳知 經之緯之豈豎

亥之所徧步穹壤之表非可以臆論鬼神之形莫諸乎

綏見寒門所會既秩序而靡彰塗山所朝亦壇宇而曷

識 璇臺珠闕遠處於鴻濛之中金簡琅函莫盡於

杳冥之際其有然熙 妙用幽黃 丕功或 命

靈之云叱或 造化之攸輔烈風迅雨仰其節宣

精氣遊魂資其陶冶或高處於清都紫府或下居於名

山秘洞或 德及庶物世罔之問或 力濟羣生人

弗之爾雖茂承於 純報而終闕於豐禮茲謂弗

欽何伸大報由是內懷裂若遠考編于庶達實威以醴

况施矧復載稱地志頌眺 靈區挺 高嶽

以奠方就 下都而介治 神鄉福地咸紀寶章

乘煙御風常運 欵駕是以擇陽和之序贍 峻極

之峯竝遣輜車還脩醮席縷形善禱罄達至虔夫國之

所保者民民之所尚者生生之所切者食食之所豐者

歲儻或疵癘靡作富庶允登壽考可期順成常洽然後

八荒之外俗變風移九服之中導德齊禮衣冠不異何

止於緩刑文告靡施孰煩於用武是則 天之祐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 宋八 五

也 神之顧也敢不勵乃志懲乃心以保乎盈成

以戒乎逸豫兢兢為務庶協於永圖翼翼在懷實期乎

來格 無任懇側之至謹言

御書院祇應臣王守清鐫

北嶽安天元聖帝碑

碑連橫高一丈三尺八寸廣四尺四寸三

北嶽安天聖帝碑銘 并序

翰林學士太中大夫行給事中知 制誥兼龍圖閣

學士祕書監同修 國史集賢殿修撰知禮儀院上

柱國招信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賜紫金魚袋臣陳

彭年奉 勅撰

翰林侍 詔承奉郎守少府監主簿賜緋臣邢守元

奉 勅書并篆額

戶聞 天有成命所以啓貞期國有崇名所以伸

大報是知接 丕統擁 元符蓋 明靈之幽

贊考懿典興闕文乃邦家之欽奉而况地有高嶽以奠

於坤維 嶽有至神以毗於 乾化含澤

布氣罔不蕃滋位辨方實分壇域若乃俯當坎位仰

應辰星日以茂丘奠茲湖易宜乎禮秩之有盛感應之

无垠者也 崇文廣武感天尊道應真佑德上聖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 宋八 四

欽明仁孝皇帝厲元靈於 上穹繼 傳源於遠

古紹 祖武 宗文之烈承 天清地寧

之基五營八校之兵罔典燹伐三德九事之政靡不誣

敷咸池濛汜之鄉由其底之楛矢沒羽之貢亦既來臻

至道非于雲之可談盛德豈吉甫之能頌故宜舉列辟

未行之典祈生民無疆之休粵以 靈文申錫之四

年邪丘飲至之十月上下之祀於是交脩小大之神以

之咸序瞻言巨址茂顯明威由是考曠絕之鴻規成欽

崇之緝典以為奉 徽稱於王母未荅炳靈增偉號

於 帝國允昭輔德乃乃盤根千里設險兩河

次直於虛危是爲神域形勢降於遠禍信曰名峯神丹
甘泉靈地瑞璧禮述并州之鎮史傳簡子之符爲

皇朝受姓之區迹

先帝觀兵之地肇隆基命

首冠羣方疇德

聰明克膺丕律乃詔曰

北

嶽安天王可增號

北嶽安天靈聖帝既而治靈

之士消吉日於惟良掌故之臣練鴻儀於有秩奉常布
令未央會朝百執交趨八音在御采章之色炤耀於

明庭雲日之祥焜煌乎昧旦

上被華袞秉鎮圭

步自青蒲臨於黼坐出板詔命輶軒以尙書工部侍郎

馮起攝太尉太僕少卿裴莊攝司徒奉玉冊袞服于曲

陽之祠

宋八

上誠明內積乾鞏外增緬想

威靈有

同觀止恭冊將陞於文陛卽爲之興瑞節已出於端闈

然後乃能於是列藻衛引清笳交戟夾於華輦列靈抗

於夷路六駟之馴鳴朝吹而蕭蕭九旗之旂映朝霞而

渾渾自神舉而肅駕屈靈趾而駐麾耆童聚觀袂成帷

而汗成雨次舍所歷車不殆而馬不煩載協元辰順揚

大禮先之以嘉薦是饗而是宜繼之以祝辭克誠而克

信奉珠玉之笑上升龍之衣殿邦之臣率官聯而侍祀

授命之使達朝旨而報蓋於是

神鑒至勤

天

善元吉紛紛而降六出以滋良田蕓藝而收千箱終成

德歲致茲上瑞屬在

乃神復以配

磅礴之靈

挺拱樞之德中饋之治協象於儀經作合之功齊聲於

周雅增號曰

靖明后思河洲之茂德正禴伏之

不名所以昭秘社於成宜展徽章於盡善既而公輸礪

藝仲將效工增梅梁之規以成其大壯題銀榜之字用

示於方來當

景樂之紹伸必丕敬之登見或奠乎

方地爲英爲甘或麗於曾穹爲慶爲喬布之典誦積于

頑圖足以見

天地之心聳華夷之聽載念

翕闕斯辨融結云分麗霄極而著明是名列緯時方隅

而定位乃曰靈山昭回之輝既輔於臨鑿峻極之勢亦

助乎資生雖高下而殊形蓋生民而咸仰雖古今而異

夫

制仰明祀而常脩而况藏疾以昭仁設險以爲固出油

雲而布澤稼穡是滋育珍木而中村斧斤斯取龍蛇所

宅瑤琨寔繁植物之依故無筭也羣生之利良則多焉

所以有邦聿崇薦享虞書之典既曰望于周詩之篇亦

云祈爾秦之創統圭幣言加漢之承平壇壝闡豈獨

傳云乎庶禮謂之獲者哉矧復膺期運於千齡爲

宗主於萬國欽承乎

上帝丕冒乎蒸民天下歸

仁壽之封海外同車文之迹

丹書綠圖之瑞繼乎

溫洛築河五玉兩圭之祠盛乎秦壇方澤人之多幸千

倉儲之餘資史不絕書景風甘露之嘉瑞蓋 兩
儀之所祐百靈之所扶故當清蒞 宸襟述宣丕社
時咨令典順考禮謙遵必報之言協至公之舉尊名嘉
號非 帝尊之會昌備物多儀顯國容之豐洽然則
明神之職默定於羣倫 元后之心大庇於區宇
靈命仗執蓋默黎之所依精意以伸乃勝靈之來鑒
德之壽也于以薦神神其聽之由夫享德今 皇
上以熙盛之德祗達於克誠 名山以正直之神茂
膺於徽典人祗昭合福祿來成與夫歲奉三祠聞於往
日邑封百戶著于舊章此其盛哉彼奚取也夫報况授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 宋八

七

職之應 高嶽之鴻靈祈福庇民之心 昌朝之
純懿期億載之傳信捨斯文而曷觀金刻所憑筆精攸
屬臣願慙情學獲侍澆殿雖謬諛才何伸嘆頌備副車
之同莫對於 德音刊樂石之銘徒膺於 恩詔
既拜手而罔命乃洗心而屬辭銘曰
茫茫 后土實載羣倫奔奔峻嶽必有 明神彰厥不
跡佑此黎民成秩之祀舊史相因來同之應多福常臻
猶歟常山莫測謝土其高累下厥名兼五嘉卉寔生還
泉飲吐顯靈儲瑞聞於往古贊德依人輔于 明主巍
巍 昌運赫赫 大君 王嶽誕布 帝德升聞乃成

至治乃受 秘文鴻儀昇奔嘉應紛紜決洽區宇輝
映典墳順考舊章聲揚邦禮言奉 帝名仰醜 靈祉
刻字溫璧遺使文陸載以齋車翊之緹騎合吉日達
誠潔祭流輝銀榜增號 椒連棟梁曲密黍稷芬馨顯
茲 景况冠于祥經人神交感命靈嘉亨縑細協美琬
璧刊銘

大中祥符九年歲次丙辰四月甲戌朔二十一日甲
午建 臣王文秀刻

東染院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知定州軍
州兼制置營田管內勸農事充鎮定等路駐泊兵馬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 宋八

六

鈐轉兼御史大夫騎都尉彭城郡開國侯食邑一千
五百戶臣劉承宗

真宗既封泰山祀汾陰而褒及恒山之神也陳彭年
故非端人語多容類邢守元書亦謂聖教而有得者
但結體太疎倘遇王籍便當避三合矣矧右軍乎石
華

文云粵以靈文申錫之四年郊邱飲至之十月詔曰
北嶽安天王可增號北嶽安天元聖帝按宋史真宗
紀大中祥符四年五月乙未加上五嶽帝號作奉神
述十月戊申御朝元聖發五嶽冊碑稱十月者據奉

冊之日也說文郊河東臨汾地而漢之所祭后上處
此云郊邱飲至謂汾陰祀后土禮成也對禮之使爲
攝太尉尚書工部侍郎馮起攝司徒太僕少卿裴莊
通鑑長編紀事具載東嶽南嶽西嶽中嶽奉冊使副
官職姓名獨遺北嶽當據此以補其闕宋史裴莊傳
大中祥符祀汾陰遷太僕少卿爲北嶽加號冊禮副
使撰北行記三卷以獻卽其事也職官志定州兼安
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碑後列知定州軍州事劉承宗
結銜稱充鎮定等路駐泊兵馬鈐轄蓋其時定州尙
未設安撫司也

潛研堂金
石文跋尾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 宋八

九

按北嶽之在曲陽本書卷七十三北嶽府君碑論
之已詳茲不贅真宗親製醮告文首云大中祥符
八年歲次乙卯二月壬子朔二十五日丙子稽之
宋史本紀不書其事文獻通考同禮志有云帝自製五
嶽醮告文遣使醮告卽建壇之地構亭立石柱刻
文其上而不著年月以前後兩碑證之知撰文醮
告在八年刻文立石在九年也醮告文爲白憲書
則嵩陽石刻記所未及者此碑爲陳彭年邢守元
奉勅撰書史傳彭年字永年撫州南城人景德三
年累遷右正言充龍圖閣待制賜金紫大中祥符

中進秩工部郎中加集賢殿修撰三年改兵部郎
中龍圖閣直學士遷右諫議大夫兼秘書監賜勳
上柱國六年召入翰林充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同
修國史祀太清宮副丁謂爲經度制置使又同知
禮儀院禮成加給事中國史成遷工部侍郎九年
拜刑部侍郎奏知政事正月九日侍真宗朝天書
如廁眩仆還家二月卒傳所載歷官如此以碑校
之則加給事中以前歷官雖較傳爲略而存者皆
有年可攷遷工部侍郎以下碑皆不及宋史宰相
表亦不書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 宋八

三

於是年或在八年與醮告文同時所出若九年四
月立碑彭年卒已兩月矣書者邢守元無傳

朱昂等送陳瞻赴任詩

石橫廣四尺高二尺九寸
廿三行行二十一字正書

送新知永州陳秘丞瞻赴任

翰林學士知制誥判史館事朱昂

赴郡逢秋節晨征思爽然過橋猶見月臨水忽聞蟬野
色藏溪樹香風撼渚蓮此行君得意千里獨搖鞭
尚書比部員外郎直史館洪湛

零陵古郡枕湘川太守南歸得意年茶味欲過衡岳

寺橋香先上洞庭舡錦衣照耀維棄地同年家于衡石
驚飛欲雨天若到浯溪須艤棹次山遺頌想依然

秘書丞直集賢院劉騰

秋風清緊鴈初飛半醉搖鞭出 帝畿名郡又分紅

飾去故鄉重見錦衣歸剖符雖暫宣 皇澤視草終

須直 紫微從此南軒多倚望好詩芳信莫教稀

開封府推官秘書丞直史館孫冕

桂林南面近徵黃又愛江鄉出 帝鄉 新命不

辭提郡印舊山重喜過衡陽樓臺滿眼滿湘色道路迎

風橋袖香知有 太平經濟術政閑時節好飛章

秘書丞李防

昔年同醉杏園春別後花枝幾番新彼此官遊疎翰墨

等閑交面喜 絲綸比至拜口榮親未必須萊子書

錦何當只買臣布政莫為三載計 清朝臺閣整口

按陳瞻史無傳其知永州也作詩送之者五人其

中劉騰孫冕二人見宋詩紀事餘無攷紀事云劉

騰官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有詩見西崑酬唱集

孫冕字伯純新淦人雍熙進士天禧中尚書禮部

郎中直史館出守蘇州此石刻不題年月據孫冕

守蘇州在天禧中則其官推官當在天禧以前因

總附於大中祥符之末

保寧寺鐘樓碑

碑連額高九尺二寸廣三尺九寸二分二

十八行行五十字正書篆額在興平縣

京兆府興平縣保寧寺浴室院新修鐘樓碑記

第三班借職監商稅商篆額

粵自鶴林入城大雲之教方行金字垂文甘露之源攸

選是以廣大千之世界闢不二之法門用導群迷俾登

正覺故得朱星紫氣炳燠於禎祥銀樹金花精虔於供

養所謂神道設教於不滅民德歸厚於無邊爰從魏晉

已來降及齊梁之際竺軋之法漸暨於西方貝多之旨

盛傳於中夏蘭若栴比固非五里以鳴牛治劫輪迴曷

視三年而拂石前則達摩惠可更珠七聖之財後則羅

什圖澄愈大三乘之本蓋有禪於王化寔無素於國經

遂俾 常宁之尊益堅於信尚而變可封之俗盡

瀾於修持矧乃削髮毀形者實繁有徒貪福畏禍者無

遠弗屆是故捨圭田之利以飾白蓮之宮殫園府之財

用嚴紫金之像刻字之勢相望於康莊鍾唄之音交逸

於雲漢欲以圓如來万字之印開菩提七寶之房者矣

興平縣居龍涓之陽隸鶉都之右局稱槐里唐号金城
乃石星殞異之鄉實浪井茨祥之地咽喉旬服襟帶神
臯田疇上腴民物豐富故車航之混混信往來之憶憶
驗以版圖提封幾乎万井觀其地志列樹廣乎三條顧
象雷之居方乃劇駭之要害保寧寺茲巨之大招提也
面正南方位當軋部三扉顯敞上規閭闔之形百雉紆
餘俯臨閭闔之隘煥乎淨土昭然化城惟此邦之居民
多專心而佞佛香燈之供幾乎重賦木石之功殆乎勝
人故此寺鍾樓者乃浴室沙門知遵所修也知遵紹諸
祖之基稟先師之訓深成密行克持淨名更精初地之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 宋八

因僅守小乘之戒而心實無相身尙有爲乃觀寶地之
庭攸闢豐山之器則何以聲乎晝夜節於逡還歸依之
間莫安於四衆參請之際或失於六時師乃堅匪石之
純誠鳩潤屋之餘利十方之所景附千室之所悅隨愍
萃豐財克成能事師於咸平中遂詣坊州大冶鑄斯洪
鍾口口口既成尙秘秋分之韻在懸攸擊漸揚霜降之
音其鑄也同夏鼎之功其名也類景鍾之大伊薄厚而
得所在侈奄以居中豈可同樂府以編形並靈臺而振
響師乃成茲重器載以大車不逾赫旬便臻攸館艱危
存歷功庸克全於是乃擇良辰遂營層構當乎蒼震之

位居於定星之中歲事弥精庀徒胥悅運斤者成風之
妙荷鋪者如雲之繁旣豐撲斫之形復煥丹青之飾陰
虬增綉陽馬騰光名聲飛以神行紺獸蹲而峯峙觀壯
麗之象極般爾之全能聽輪奐之詞叶趙文之誓頌信
可伴并幹之制度擬麗譙之規模雖一匱以從椒俄三
休而崇峻形勝斯萃物力告殫簞篋攸張舉万鈞而在
上鯨魚用刻扣九耳以居旁象在其中盡觀有緣之相
聲聞于外咸臻極樂之方足以通法界之威靈感神龍
之護衛西霞非擊乃天風之自鳴大海初聞故劫輪而
不下方袍之士允談於至誠比屋之家愈遵於善道師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 宋八

以懿勤式備勝利斯周忽夢兩楹之間示寂雙林之下
蓋以歸三空之勝境正七覺之妙花俾白鶴以哀鳴動
青牛之悲感師之善果夫豈偶然上足弟子其以門人
克隆堂構堅挺鷄鳴之操不忘蟻術之勞每於焚帛之
餘恪奉莊嚴之事復乃淨心蓮而不挽傳法印於無窮
曾寓迹公齋游心道素忽因暇日多訪仁祠與其詞師
常相往復故問其鍾則切於待扣登其檻則何止銷憂
是以先師之令名已垂於俯史先事之營事尙闕於文
言曾輒以謏才恭承重請察勤拳而弥固在牢護以靡
違不然何以啓迪鴻猷形容盛事觀此干雲之狀還疑

變化以云為聽斯雖雉之音豈徒鏗鏘而已矣但罄空疎之識聊書崇制之因僂俛成文祗副來命

天禧二年歲在戊午六月壬辰朔十八日己酉立

小師前院主僧善明 院主僧善海建 供養主僧

善林 典座僧善通 善江 師孫口成 三綱僧

永口 本真 法智 官口口僧口口

將仕郎守武功縣主簿權尉郝口

承奉郎守大理寺丞知縣事兼兵馬監押冉宗元

將仕郎守縣尉陸口 刻字安文晟

文甚華贍足傳行書亦整健商自署官為三班借職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 宋八

監商稅者三班借職武臣之初階監商稅隸太府寺

都提舉所謂諸州易務雜買務雜買場者是也

按陝西通志保寧寺但云在興平縣西街不詳興

建始末其浴室院鐘樓亦無攷書碑篆額之冉曾

冉商兄弟史固無傳書譜亦不列其名

教興頌

碑高二尺一寸二分廣四尺一寸三分

分十八行行二十一字篆書篆額

大宋教興頌 并序

虛儀先生撰

趙郡唐英書

前朝顯德季年口口口口沖人嗣位海嶽震盪鬼神不

寧玉版既終金碑口口巍乎神器殆若綴旒六合錄是

疎觀三靈以之改口神道輔德百姓與能邇無異言遠

無異望眷 我皇口靈數在躬嗣夏配天不失舊物

車旗正朔無改於口口文物聲明載采於周禮罰壺闕

之振平淮甸之口口首戴干戈躬擐甲冑六技之怒

未泄二兇之口俄平日者文表起戎保權告難北軍爰

整南服又口磔湘鳥以四分斬巴蛇於千斷席卷吳會

氣飛衛巫不四三年書軌渾同天地交泰則自古帝王

教興之道未有如建隆之盛哉無愧之辭敢以為頌

維周嗣皇昏冲不綱二世而亾 維宋肇基受命咸宜

天人口祇 維帝龍飛應運口時雲行雨施維天為大

無口不蓋民斯愛戴於錄 我皇神武會昌天地同光

授釐直室景靈昭質無疆唯卹洞庭漣漣巴陵遷遷億

萬斯年

皇帝嗣明高之三葉歲在未月建午日丁卯

攝太常寺太祝李夢徵傳本

安榮刻字

虛儀先生不著姓名不知為何人但碑頌為太祖作

臣子頌君而以先生稱何不恭之甚也按宋史乾德四年命慕容延昭等討湖南將張文表未至而文表已爲武平節度使周保權所殺延昭等又克潭州執保權湖南悉平碑所云文表起戎保權告難正指此也碑後所署歲月云皇帝嗣明高之三葉歲在未月建午日丁卯攷太祖開寶四年辛未是時宋有天下十二年矣所云三葉蓋十二年也金石存

右教興頌題云虛饑先生撰而不著其名序云日者文表起戎保權告難北軍爰整南服又口頌云洞庭漣漣巴陵遷遷億萬斯年蓋叙宋初平湖南事也宋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 宋八

毛

自太祖至真宗有天下者三世葉者世也云三葉其在真宗之世乎真宗景德四年丁未五月丙申朔無丁卯日惟天禧三年己未五月丁巳朔丁卯乃月之十一日也故定以爲天禧三年云清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碑題大宋教興頌文云則自古帝王教興之道未有如建隆之盛哉教興二字蓋取左傳其興也悖焉之義教字說文所無廣韻云教卒旋放之貌可馬相如子虛賦嬰媻勃率上金隄顏師古注謂行於叢薄之間也勃率卽教卒是教興勃通左傳音義云悖蒲忽反一作勃同是唐初古本有作與也勃焉者勃悖教三字聲義並同故借教爲勃碑又云皇帝嗣明高之三月以離爲离從鄭氏易也宋人尙知古字如此惜唐英之名無可攷矣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 宋八

天

中嶽醮告文

世高五尺二寸八面周廣四尺六寸三十二行行三十八字行書篆額在登封中嶽廟

中嶽醮告文

御製

翰林侍 詔朝奉郎行少府監主簿賜緋臣劉太初 奉 勅書并篆額

文與前北嶽醮告文同不錄

中書省玉卍官 御書院祗候臣沈慶

臣晉文寶繕

天禧三年九月 日建

按太初為翰林待詔以書為職其書有唐人風故可觀也宋諸奉勅書碑皆御書院祗候刻字設有專官以其其事此他代所未及也

文用石柱起為稜觚磨平面面刻之宋史禮志真宗自製五嶽醮告文遣使醮告即建壇之地構亭立石柱刻文其上余今所得中嶽廟者此蓋其一而以文案之則大中祥符八年歲次乙卯二月壬子朔二十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一 宋八

天

五日丙子也志于年月從略得此可證明也 授堂金摩騰入漢靈異記

碑橫廣六尺高二尺七寸三十五行行二十五六七字不等行書在洛陽白馬寺摩騰入漢靈異記 第四中錄出白馬寺舍利

已己之歲四月八日 孝明皇帝駕幸鴻廬御寺

謁二三藏問對數次弥加禮重得迦葉摩騰口

陛下曰寺之東鄰是何館室 皇帝曰彼中曠

昔無故忽然勇起可及丈餘人或之平尋復隆阜其上往往時發光明民所異之乃聞上國政因該祀典遂名

洛陽土地之神其所阜者土俗謂之聖塚今在蓮中凡

所祝告皆隨懇願自口而下蟬聯命享情未知由三藏

曰憶余嘗於中印度躬覽合藏其中所云如來滅度百

年之後有阿恕伽王起八方四千七寶塔安佛舍利那

闍羅漢運以神通將右手掩日放八萬四千光攝眾寶

塔口彼光內旁視四維上極空界八萬四千同時而葬

文曰東土支那有一十九處云口有口口時而出余今

至此屢目神光無異中印口光明口今陛下所言聖塚

者乃十九數中之一必不虛焉是時二三藏遂命

皇帝口百寮同詣彼廟列聖塚之前三藏數座與而

歸禮 皇帝與宰臣亦禮當禮次聖塚上現一圓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一 宋八

手

相影二三藏禮 皇帝三身如鑑照容分明內現

其餘臣寮但覩其光不現其身口相謂曰我輩寡福不

現其身由是口口口各見口身獨在光內皆曰其口偏

照於我已而二三藏以梵語口口而眾咸稱未之如也

時 皇帝聖情悅懌口口素口感恨流涕語二三

藏曰朕若不偶二師口能覺佛遺祐矣自是方深信

釋迦牟尼真身舍利之塔也 皇帝遂勅所

師令稟三藏制度崇是浮耑自是年二月一日起口至

庚午歲十二月八日口功告畢凡口口高五百尺炭若

岳峙塔口齊雲寺通白馬至後周二年四月八日塔上

現五色神光天香氤氳罔知何至而自光中口一金掌
持起寶塔可高尺餘色如琉璃內外明澈自午及申口
口方隱時 皇帝泊宰臣并士庶咸瞻勝相欽玩
無教人之右遠光亦右遠人之左旋光亦左旋皆悉嘆
仰不知所以然而然也當是口口口千象中有梵僧九
口僧伽摩羅等咸謂正是阿恕伽王口口所造之塔口
樣也竺乾亦有三處我曾數禮奉因是靈感弥益信心
口流終古長興二年二月八日記

巨宋天禧五年正月七日重建

西蜀武都山僧景遵書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 宋八

五

西京口口口白馬寺主淨口大師賜紫文翊

景遵無書名而字體絕類聖教序北宋人書猶有晉

唐風格其可愛也 中州金石記

按河南通志白馬寺在河南府城東漢明帝時摩

騰竺法蘭始自西域以白馬馱經來初止鴻臚寺

遂取寺為名置白馬寺通志但詳興建之始而於

入漢靈異無一語及之殆亦以此碑所載語近夸

誕不足錄也摩騰事詳高僧傳已見前卷碑云已

巳之歲四月八日孝明皇帝駕幸鴻臚卿寺此指

漢明帝也已巳為永平十二年明帝以永平七年

正月十五日夢金人遙遣王遠等西訪佛法至月

氏遇摩騰竺法蘭將四十二章經載以白馬同回

洛陽時十年丁卯十二月三十日也此則紀十二

年帝幸鴻臚寺禮聖塚因建浮圖事然前已云已

巳歲四月八日後云自是年二月一日起至庚午

年十二月八日功畢先四月而後二月其語不可

解也又云後周二年四月八日塔現五色神光末

云長興二年二月八日記所稱後周不知何時若

云五代之後周則不應在長興之前若云宇文周

則無年號可紀不知為何帝之二年文之謬悠如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 宋八

五

此至其以鴻臚為鴻臚以所師為所司又不足論

已

杭州放生池碑

碑連額高一丈四尺六寸廣七尺二寸五分二十一

行行三十三字正書篆額在杭州府西湖賣石山麓

杭州放生池記

朝奉大夫給事中知杭州軍州兼管內隄堰橋道勸

農市舶使提舉杭蘇一路兵甲巡檢公事護軍太原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王隨撰

錢塘僧思齊書

宣德郎守大理寺丞監杭州清酒務吳遵路篆額

粵若星辰麗天斗宿分揚州之域江漢為紀湖河控餘
杭之地斯郡也民俗繁侈山水奇秀擲軍戎之重乃東
南之鉅屏無兵火之沴為吳越之福壤羅城之西有湖
曰錢塘或謂上湖亦云西湖資剎相望繚岸百餘寺煙
景可愛澄波三十里實二浙之佳致一方之上游也天
禧三年秋七月 相國太原公自巖廊之任膺麾符
之寄坐 召棠以 敷化訟息而刑清奉 漢條以班春
境肅而物泰未朞月衆心熙熙然如登 杜史之臺矣明
年秋八月 公祇奉 詔召入覲 象闕澤國
留昔禱之頌 當宁厚晝接之眷因 上言是湖也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 宋八

三

最為勝境俯瀕 佛宮居人蠶食盡取其中 國
家每以歲時 祈乃民福星昭至止精設於
爾若羽服陳儀恭投於龍簡願禁採捕仍以放生池名
為請 皇帝仁及萬有 惠濟羣品 法神武
之不殺守慈儉以為寶 奏曠誠激 凝旒喜動
潛發 中旨普令茂育 絲綸適降已改觀於方
塘罔罟靡施免有歎於頽尾既厚生之樂永煥
巍巍之業隨忝職瑣闕承乏方面獲覩善利思勤於金
石媿無好辭聊紀於歲月者已時天禧五年三月二十
七日記 陶珉趙克和縉

朝奉郎行太常博士運判軍州兼管內提堰橋道勸
農同監市舶司事騎都尉借緋林從周 承奉郎守
大理寺丞知錢塘縣事楊告 文林郎守錢塘縣尉
張仲顏

中散大夫行尚書都官員外郎通判軍州兼管內提
堰橋道勸農同監市舶司事上輕車都尉李□□
承奉郎試大理評事知觀察判官縣公事段少連
登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錢塘縣主簿李祺

兩浙路提點刑獄勸農副使左侍禁口閣門祇候王
世文 左班殿直閣門祇候兵馬都監兼在城巡檢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 宋八

三

減滬 觀察推官承奉郎試大理評事苗□
兩浙路提點刑獄勸農使朝奉大夫行尚書度支員
外郎獲軍借紫朱□ 左班殿直閣門祇候杭蘇
等八州軍都巡檢使孫逢 節度推官文林郎試秘
書省校書郎□□

兩浙諸州水陸計度轉運使兼提點市舶司本路勸
農使朝奉郎尚書度支員外郎上騎都尉賜緋魚袋
借紫方仲荀 左班殿直閣門祇候兵馬都監兼在
城巡檢韓允文 承奉郎試大理評事知節度掌書
記□□

兩浙諸州水陸計度轉運使兼提點市舶司本路勸
農使朝奉大夫尙書工部郎中柱國賜紫金魚袋曹
定 西染院副使駐泊兵馬都監同提舉杭蘇一路
兵甲巡檢公事李昭度 登仕郎守少府監丞知仁
和縣事李□

按此碑在杭州西湖北岸昭慶寺西石塔頭旁連
民居環以土垣故雖露立山坡風雨凌轍外階若
多剝蝕而字徑三寸大書深刻搨而讀之了了可
辨文僅泐五字全篇載西湖志藝文卷中今取以
校補碑臨大路之北路南爲陳氏就莊乾隆四十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 宋八

三

七年間昶重修西湖志館寓莊中與此碑觚突相
接編訂之暇往往步履山岡徘徊碑下者久之碑
爲王隨撰僧思齊書吳遵路篆額宋史列傳王隨
字子正河南人東都事畧真宗朝擢知制誥累知
揚州加右諫議大夫權知開封府仁宗爲太子拜
右庶子仍領府事坐事奪知制誥改給事中知杭
州隨外若方嚴而治失于寬性喜佛慕裴休之爲
人故其撰此碑述瀕湖佛官禁民採捕語多親切
碑繫街云兼管內堤堰橋道勸農市舶使提舉杭
蘇一路兵甲巡檢公事此與他知軍衙不同浙西

水利以河渠爲亟河渠以堤堰橋道爲重宋史河
渠志熙寧元年十月詔杭之長安秀之杉青常之
望亭三堰監護使臣並以管幹河塘繫街常同所
屬令佐巡視修固以時啓閉據此碑則在天禧中
已以堤堰橋道繫街不待熙寧初矣職官志載巡
檢司有沿邊溪峒都巡檢或蕃漢都巡檢或數州
數縣管界或一州一縣巡檢掌訓治甲兵巡邏州
邑擒捕盜賊事此王隨以杭蘇一路兵甲巡檢繫
街乃所謂數州數縣管界之巡檢也書史會要稱
釋思齊杭人書師柳公權有所書放生池碑在杭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 宋八

三

州卽此碑也吳遵路見宋史循吏傳字安道父淑
見文苑傳遵路第進士累官至殿中丞爲秘閣校
理章獻太后稱制遵路條奏十餘事語皆切直忤
太后意出知常州章獻稱制乃仁宗初卽位時事
遵路之官大理寺丞監杭州清酒務蓋在真宗朝
官殿中丞以前之任史從略也後列街名十八人
史傳載楊告字道之漢州綿竹人同學究出身累
調南劍州判官知南安六合錢塘寧國縣大理寺
丞通判江寧州據此碑則大理寺丞在知錢塘縣
時已有此官段少連字希逸開封人舉服勤詞學

累知崇陽縣擢杭州觀察判官据碑則試大理評事傳所略也餘俱無攷碑云斯郡也為吳郡之福壤羅城之西有湖曰錢塘或謂上湖亦云西湖羅城者即杭州城也吳越備史唐昭宗大順元年閏九月錢鏐築新夾城環包家山泊秦望山而迴凡五十餘里景福二年七月錢鏐新築羅城自秦望山由夾城東亘江干泊錢塘湖霍山范浦凡七十里此即羅城之始也西湖志云西湖古稱明聖湖又以其在錢塘故稱錢塘湖又以其輪委於下湖故稱上湖其地負會城之西故通稱西湖碑言天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一 宋八 考

禧三年秋七月相國太原公自巖廊之任膺麾符之寄明年秋八月公祇奉詔召入覲象闕相國太原公謂王欽若也幸輔表三年六月甲午王欽若自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太子太保免本傳云商州捕得道士譙文易畜禁書能以術使六丁六甲神自言嘗出入欽若家得欽若所遺詩帝以問欽若謝不省遂以太子太保出判杭州仁宗為皇太子自以東宮師保請歸朝復為資政大學士西湖之禁採捕正在是時傳亦從畧也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終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一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宋九

增修中嶽廟碑

碑高一丈二尺七寸廣五尺八寸四分三分三行行七十五字行書篆額在登封中嶽廟

大宋增修中嶽 中天崇聖帝廟碑銘 并序

朝散大夫行尚書比部員外郎知 制誥判大理寺

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臣陳知微奉 勅撰

翰林待 詔朝散大夫太子中舍同正臣邢守元奉

勅書并篆額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一 宋九

臣聞融結斯分岩峩列峙秀出莫方之勢財成育物之功嶽鎮之炳靈也陰陽靡測變化難窮周大塊以無方助鴻鈞而不宰 至神之妙用也交修享祀對越

神祇望秩于山川薦馨于篚簋有國之茂典也尊崇

顯耀增葺 殊運備物以致嚴祈禱而庇俗

帝王之精意也四口遺相為用然後能罄昭事而膺

純錫矣非 聖人撫運則何以臻于是乎巖巖維嵩

作鎮中夏控制輻輳之域連延邦鄩之區拳石流形自

胚渾而特起土圭測影驗寒暑之無訛舜典紀乎時巡

周詩壯其峻極加以功宣化育德輔沈潛四象相生惟

士也周流乎八卦羣山既列惟崧也磅礴乎三川居
神秀之姿莫測密高之狀是仗真仙仗託瑞璠查臻石
壇騰金辟之輝天井潛蛟龍之穴風笙鶴馭嘉子晉之
嬉游石髓玉漿見茂先之博識草木以之而效異峯巒
由是而標奇貝葉扶疎疑生於淨土神芝菌蠢幾秀於
中林許由緇晦而不還漢武封崇而有自三臺峭拔想
翠輦以曾臨二室穹隆願赤霄而可接宜乎配天而比
峻鎮地而稱維者也洪惟 至靈宅茲勝壤居中
位受 命於紫清毓粹含章顯仁於博厚體媿煦生
成之造茂 聰明正直之稱得一生三真符於道妙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一 宋九

知來藏往莫究乎幾微不應屢彰羣情斯屆眷惟歷代
率勵明誠顧名級以是分亦典章而盡在衮衣焜耀視
公爵於成周羽蓋葳蕤進王封於天寶雖申仰心未極
推崇允契 昌辰彌昭盛則 烈祖以建邦立極
禁暴勝殘革五代之澆漓副萬方之愛戴啓 炎靈
之祚本自一戎宣震耀之威成清九服蕩除僭偽馴致
治平言念珎詞寶居溫格式奉苾芩之祀聿增輪奐之
規正乎信辭不我殊祉 神宗以時膺下武化治同
文澈烽燧於邊陲列膠庠於郡國干戈載戢美播乎聲
詩祖豆斯陳動遵乎典禮瞻彼靖真之館素繁陰陽之

仁真奉有加修營靡怠資縣長於永靈聳壯觀於黎氓
誕集蕃釐愛鍾清括 崇文廣武感天尊道應真佑
德欽明上聖仁孝皇帝撫 重熙之景運嗣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一 宋九

二聖之元基觀乙夜之書詳求治本布陽春之澤溥浸
含生鑿因草於前王洽謳謠於庶品泰天兩地法亭毒
以無私一日萬機示躬親而靡倦威加卉服德被鴻荒
顛頊絜誠必先乎祭祀唐堯稽古用廣乎文思溫恭既
適於有虞勤儉更逾於伯禹好問則裕成湯唯務於
圖建官惟賢周武於焉而大志升王猷於八表式帝命
於九圍欽恤刑章命輔軒於列郡昭宣德化賜束帛於
高年睦鄰遂息於征徭教學遊臻於友悌下勸農之詔
與力穡而有秋精取士之科以得人而為盛仁心格乎
動植孝感達于幽遐披踰 諸陵肅展奉 先之
志燔柴吉土虔伸報本之儀一變淳風爰臻淨治然猶
兢兢馭朽翼翼持盈端委嚮明茂對重離之位儲精垂
思深窮衆妙之門黃屋非心 紫口降鑿元夷之使戒
之以先期 綠字之書授之於獻歲論以大中之旨崇
乎清淨之風同河洛之秘文符 皇王之嘉瑞欽承
寶命迭舉 鴻儀檢玉岱宗仰答 慶靈
之祐莫琮口壤止祈豐楙之祥秘祝無聞蒸藜是賴既

畢頌祇之禮仍軍在宥之恩禹會斯殿俾諸侯之肆觀
秦川載覽飭萬乘以言旋惟法御之經塗迨祠官之舉
職皆申潔祭咸秩無文矧彼崧高鎮茲京邑宅中圓大
斯惟之鼎之郊生甫及申實乃降神之嶽風存 廟

負多歷歲時朕制未隆斯民何仰道不終否時逢會昌
粵惟守土之臣實奉保釐之寄因崇祀事周覽逆除露
奏以問矣加必葺况升名帝籍早奉於徽章 列像

神學載嚴於恭館重以覃研 聖慮彪炳 乾文
奉 神既折於微言垂世永存於懿鑠而 宅靈
之地棟宇未崇增肅 宸襟特預明詔大中祥符紀

號之六年癸丑歲季夏月於是乎命中使登高丘造嚴
祠敷 睿旨消吉日協靈辰梓匠授其全謀林衡度
其貞幹因乎舊制煥以新規習巨石以瑰琦廣餘基而

顯豁鳳斤載運雲鍾偕與鳩功靡奪於農時經費咸資
於御府崇賸繚繞屹若雲連秘宇深沈呀如洞啓文樞
鏤樞燦琳碧以相輝銀榜璇題對煙霞而綉彩而又

神靈之迹應見之徵假繪事以章施俾民瞻而竦畏
聿成壯麗愈洽豐融龍袞珠旒端 辟儀於正寢禱
衣闕翟昭 盛服於中闕羽衛駢羅簪裳拱侍以至

會同 四岳森列羣神象像設於回廊赫 威容

於福地嚴警巡之次蓋法周禮散齋宿之宮爰資潔志
若乃性性克倚鼎俎惟實嘉薦尚乎吉蠲至誠通於肝
蠻垂鴻不朽率禮無違至乙卯歲季夏月載歷炎涼朕
功告畢增修殿宇并創造神樓等共八百五十間移塑
尊像及裝口新舊功德畫壁等共四百七十所至

矣哉存與雲栴載擁 神休真介福之奧區乃集靈
之遠宇也宜乎茂昭純嘏不冒黎元躋晉蔚之容涵滋
品彙峻嶸峩之質等固 蘿圖必資鴻碩之流式志
修崇之美而臣才非類曠學本空疎徒塵切近之司莫
著揄揚之效遠承 芝檢輒叩燕音徵黃絹之辭誠

新麗藻刻翠珉之字曷暢 微猷但謹歲時敢為銘
日 太極肇判 二儀乃分 草木麗地 山川出雲 風
雷噴薄 氣象網緝 惟茲列鎮 實煥前聞 崧高
峩峩 蟠亘千古 如穀處中 如日當午 遠控伊
洛 挺生申甫 羣岳之宗 列真之府 崛起陸阜
削成奇峯 崔嵬既結 純粹攸鍾 山聲表瑞
漢益戶封 土德符慶 啓致時雍 靈壤開基 明
神是宅 廟貌斯存 威嚴有赫 雲惟高張 巖扉
巨闢 輔彼柔祇 居為勝域 粵惟往古 威勵欽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一 宋九 五

於福地嚴警巡之次蓋法周禮散齋宿之宮爰資潔志
若乃性性克倚鼎俎惟實嘉薦尚乎吉蠲至誠通於肝
蠻垂鴻不朽率禮無違至乙卯歲季夏月載歷炎涼朕
功告畢增修殿宇并創造神樓等共八百五十間移塑
尊像及裝口新舊功德畫壁等共四百七十所至

矣哉存與雲栴載擁 神休真介福之奧區乃集靈
之遠宇也宜乎茂昭純嘏不冒黎元躋晉蔚之容涵滋
品彙峻嶸峩之質等固 蘿圖必資鴻碩之流式志
修崇之美而臣才非類曠學本空疎徒塵切近之司莫
著揄揚之效遠承 芝檢輒叩燕音徵黃絹之辭誠

新麗藻刻翠珉之字曷暢 微猷但謹歲時敢為銘
日 太極肇判 二儀乃分 草木麗地 山川出雲 風
雷噴薄 氣象網緝 惟茲列鎮 實煥前聞 崧高
峩峩 蟠亘千古 如穀處中 如日當午 遠控伊
洛 挺生申甫 羣岳之宗 列真之府 崛起陸阜
削成奇峯 崔嵬既結 純粹攸鍾 山聲表瑞
漢益戶封 土德符慶 啓致時雍 靈壤開基 明
神是宅 廟貌斯存 威嚴有赫 雲惟高張 巖扉
巨闢 輔彼柔祇 居為勝域 粵惟往古 威勵欽

於福地嚴警巡之次蓋法周禮散齋宿之宮爰資潔志
若乃性性克倚鼎俎惟實嘉薦尚乎吉蠲至誠通於肝
蠻垂鴻不朽率禮無違至乙卯歲季夏月載歷炎涼朕
功告畢增修殿宇并創造神樓等共八百五十間移塑
尊像及裝口新舊功德畫壁等共四百七十所至

崇軒裳孔異 爵秩增隆 國章雖盛 臣位攸同
允屬昌運 爰推至公 綽與有加 鴻儀載肅
清談天衷 昭升帝錄 展座斯皇 口旋允穆 備
極寅恭 惟新設穀 祠避風設 歷歲滋深 金鋪
兩駭 玉祀苔侵 宜崇偉觀 式契靈心 守臣飛
奏 宸旨遐臨 乃降輜軒 爰徵梓匠 卽奮謀新
重規大壯 架險陵虛 稱雄四望 神化難名
翬飛莫狀 虹梁偃蹇 藻井芬敷 雲羅掩映 霞
綺縈紆 高齊絕巘 永鎮名區 刊諸琬琰 禁以
樵蘇 鑿豆有楚 犧牲是薦 笑祝陳信 樽羹致
奠 能事斯畢 明靈乃眷 祚我皇圖 彌鍾錫美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一 宋九

軋興元年歲次壬戌六月己亥朔十六日甲寅建
御書院在應臣沈政臣郭義等刻字

按軋興元年二月真宗崩仁宗卽位碑文稱崇文廣
武感天尊道應真佑德欽明上聖仁孝皇帝則真宗
天禧三年以前所上尊號也蓋修廟之役始事于祥
符六年癸丑畢功于八年乙卯知微奉勅撰文亦在
此時更數年而後勒之石耳王曾中嶽廟碑陳彭年
北嶽廟碑所書尊號欽明二字在上聖之下宋史東
都事略並同獨此碑欽明在上聖上不可曉金石萃編

碑爲大中祥符六年癸丑至乙卯歲增修殿宇創造
碑樓而作陳知微宋史有傳邢守元書亦謹飭似唐
人又有所書北嶽安天王元聖帝碑中州金石記
按中嶽廟自大中祥符四年加號中天崇聖帝至
七年立碑文已見前此碑云六年季夏命使修廟
是加號立碑正在修廟之時矣修廟之役始于六
年季夏畢于八年季夏功僅兩年而立碑則距竣
工後八年奉勅撰文者陳知微史傳稱知微字希
顏高郵人由荆湖南路轉運使拜比部員外郎知
制誥判吏部銓兼刑部又判司農寺糾察在京刑
獄天禧二年加玉清昭應宮判官俄以疾卒而不
言其判大理寺畧之也其卒在天禧二年則此文
作於二年以前矣書者邢守元無傳天下金石志
但載其所書北嶽安天聖帝碑而不及此碑是其
所遺也

永定陵采石記
碑高八尺一寸五分廣四尺許三十一
行行六十五字正書篆額在徑師縣
永定陵修奉採石記
京西諸州水陸計度轉運使朝請大夫行尚書兵部

負外郎護軍口口瑾策頌

文林郎守河南府緱氏縣主簿管勾採取般運山

陵石段樂輔國撰

若乃土圭定國卜洛處二宅之雄地鎮秉靈維嵩冠五

岳之首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口然口天地之心緯

爾是 皇王之宅口口口口實口名都 我

國家運契隆興 創業垂統削平多曩奄宅中區

京邑毛口口之師城闕有口口之衆口水陸五

口之口口口口萬口之饒所以口淮汴之口游爲

都畿之腴地比之全盛又絕擬倫代自 太祖

太宗應順天人追尊 祖禰欽崇

懿號口奉 寢園乃於定鼎之口以口 藏

金之地爰從吉兆實建宏口口舉 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道廢聿鍾 萬世之基 大行

皇帝祇口 璿圖恢融 寶命啓迪精妙達

口粹和口口口口二聖之令猷初九皇之懿範

睿文冠古索經天緯地之源 神武膺期口口口

反正之業 仁以守口 孝以奉 尤

四時固絕於政遊七廟弥敦於 格謹爰自

君臨北庶 德服華夷運 神業於邊荒

執利器於掌握四夷口叙不施烽燧之輝百姓又安不

議軍旅之事綿口怙泰盛節交修翠獻泥金聿舉增高

之典神雕莫變復施益厚之功以至延 欽馭於

寶祚顯 道宗之積累則 幸景毫以

朝真答 紫口之貽口則欽陽郊而薦

號願 能事之畢舉仍 宸念以增虔

吁吳萬機 口勞庶務六一丹就口口無祇

鼎之緣二十功成口后有攀 騁之歎莫不哀纏

聖嗣痛結 宮闈 六龍未達於杏

冥四海口聞於遐密倭臨遠日爰土廣阡指瀝澗之濱

口蒼梧之野庀徒集事豈易其人口 命威塞軍

節度使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夏公 充修奉

部署 左獻職使忠州防禦使入內都知監公 宗

充修奉鈴轄 二公 先朝拔擢之恩創

簡宁選掄之寄同心戮力夙夜在公仗鉞而來口以

便宜從事募諸道口工匠來赴力役 表請文武

官口使命不掌其事雖欽承 治命以儉約而處

先而遵法古儀在堅固以爲事計用數砌 皇堂

先而遵法古儀在堅固以爲事計用數砌 皇堂

石二万七千三百七十七口門石一十四侍從人物象
馬之狀六十二口名山志比尋訪緱氏縣南有粟子
嶺者蓋少室之西山萬安之東嶺也多產巨石巖稜温
潤罕與爲比輔國口居麾下仍屬隄封首口口口口
計置還口口口口乃 命中貴內殿崇班李知常
左侍禁李丕遠與輔國同辦其事部領工匠四千六百
口山并般運共口二萬七千茲山也口人煙羅口口峭
口口口行口杳絕居民固無甘泉以充日用汲引甚遠
飲飲或愆士民之心方增勞止忽有石泉一眼湧出并
巖谷口有清泉一派口口山址其源深而流長其味甘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一 宋九

十一

而且美挈瓶而至口口雲屯熬熬之心不勝其樂儻匪
一人之孝感 二公之至誠不能致也拜井
水湧詎心於耿恭判山泉飛廉專於李廣挺生傑出何
代無人此山舊口神祠綿歷口茂棟宇摧壞且基址具
存口口口口議其完葺按請材瓦假力餘工曾未決旬
儼然新廟異其降福以此茲民復有靈地出爲瑞應其
色皎紫其狀婉口爰有飛章達于 天聽特
詔中使頒 睿旨賁名香奉道流二七人建齋
場三晝夜并設清醮以答神貺而又屢宣 宸慈
撫恤士伍餌以醫藥 資以物帛羣情感激罔不盡

心每梯霞躡雲松崖抱樓若崩十地成欲先登雋塚之
聲聞數百里凡所攻探應手而得甌令所出口同影響
般聲相繼有若風雷而未及前期厥數大備自莽春之
令序述獻表之屈辰以日繫時其功就畢泊乎充用抑
有美餘輔國獲處下風叨預陳力備觀事實仍仰
徽猷秉筆直書詞亦無媿至於崇奉 陵域種植
松楸嚴肅 威儀秘遼 宮闕規模宏壯制
度久長亦 二帥之輸忠諸君之協贊固不可得而
備言也聊書採石一時之事乃萬分之一二矣時乾興
元年八月十日記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一 宋九

十二

左侍禁提舉 山陵逐程排項及馬通鋪管勾採取
般運石段李丕遠書口刻字
內殿崇班提舉 山陵逐程排項及馬通鋪管勾採
取般運石段李知常
山陵修奉鈐轄左騏驎使忠州防禦使入內侍省
都知勾當皇城口口卷肅隨 駕口口藍系宗
山陵修奉部署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成塞等
節度使夏守恩
億按俾漫漶尋其可與史證者惟藍繼宗見禮志志
云山陵按行使藍繼宗言據司天監定永安縣東北

六里曰卧龍岡堪充山陵今碑云繼宗充修奉部者又云山陵修奉鈐轄以見繼宗必初為按行而後又充修奉史載或不備附於此見之也職官志使職兼領者親祀南郊則有大禮禮儀函簿橋道損通五使籍田泰山封禪汾陰奉祀恭上寶冊南郊恭謝皆如之案橋道損通使當太祖崩而太宗時尹開封固嘗任之尋又兼五使則志於大喪充使職者亦當列之志內然竟未收入何與豈以國恒諱而不書與記所載李丕遠李知常並有提舉山陵逐程排頓及馬通鋪等職蓋亦頓通使之遺也故著之以補史闕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一 宋九

十三

錄

按此碑篆額者但存其名瑾而泐其上二字以史考之當是鍾離瑾也傳稱瑾字公瑜廬州合肥人由淮南轉運副使歷京西河東河北轉運使改江淮制置發運使累遷尚書刑部郎中碑結銜云京西諸州水陸計度轉運使當即傳載京西轉運使而兵部員外郎傳特從畧耳撰者樂輔國無傳史有樂史之子黃目傳稱黃目字公禮撫州宜黃人世仕江左李氏其子理因為衛尉寺丞定國為大理評事疑輔國亦黃目之子或史畧之也文稱緜

氏縣南有粟子嶺有石泉一眼湧出因葺齋祠為新廟復有靈龜出為瑞應今檢河南通志皆不載惟云真宗陵在鞏縣城西南蓋當時山陵在鞏縣采石在緜氏也碑文叙夏守恩藍繼宗二人碑末增叙李丕遠李知常二人二李無傳夏守恩傳稱字君殊并州榆次人天聖初加步軍副都指揮使威塞軍節度使為永定陵總管史惟總管與碑之稱部署異餘官皆同然云天聖初則史誤也山陵是乾興元年事非天聖初蓋繼宗宦者傳稱字承祖廣州南海人仁宗即位遷左驥驎使忠州防禦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一 宋九

十三

使永定陵修奉鈐轄與碑合碑下云勾當皇城司則繼宗原官下又有整肅隨駕等字舉以入銜則傳所無其宗兩陵東封祀汾陰繼宗皆隨駕此必當時繫銜有此名而史畧之又繼宗之為按行事非一次太宗時按視大小洛門二岩元德章穆三后奠為按行國陵使特修奉永定陵傳無按行之文而別見於禮志碑亦不言先按行而後修奉且碑文明言充修奉部署者夏守恩充修奉鈐轄者藍繼宗係師金石錄云繼宗充修奉部署誤也

魏縣重修至德常寧觀記

行高四尺八寸七分廣三尺二寸三
行行四十二至四十八字不等行書

鳳翔府統縣重修至德常觀記

進士高安撰

進士趙綱書

嵇康言神仙雖目所不覩而傳記所載其必有之此乃
特稟異氣非積學能成議者紛紜莫能一致其証徵詠
妙則謂之昌言其攻短捨長則稱爲誕說或引軒轅黃
帝埋弓劍攀龍騎以證必然之理或舉秦皇漢武梁滄
海拜竹官以明無口之驗其偽迷於千口褒貶與於百
家若酒糲漚冲虛丹青紫府湧泉源於言下橋星辰於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一 宋九

十四

筆端則王母變成冥然可揖或指斥道教折衝仙籍散
風霜口春畫森矛楯於青蘭則列子莊生昭然可咎俾
下士遂其豚負口聞味於是非殊不知今古相遙天地
至廣勅植賦象質類性垂魚化虎變木連理草三秀萬
物口口口口之不可信也若然則濡毫之士不得不
探幽蹟微深扣希夷之境况復賁詞蟬蛻之地當凝思
擗管意口焉而罔决將取監前開始知叔夜之論最爲
絕妙而矧於留倚丹鼎引領金闕慕緱山之舉手窮桃
源以索路落落動羽化之思颯颯起凌雲之心能不嘖
味辨旨迥酌精義得非徹骨入神之所寶惜乎量排羣

輔軻之士未易輕喻也按縣圖經有常寧觀在邑之南

斯則前代賜額之巨官也流俗傳昔有劉真人輕舉是

地歷五代離亂碑禍墮沒止有石蓮座誌百餘言說劉

經張陵樊夫人全家上口以證其事似符流俗之傳疑

者雖屋宇殘毀口至唐滅斯又若人民欽其前聞不忍

使芳跡之永絕也故觀之內惟有石像一尊古殿一座

風雨暴露香火寂寥至 巨令嚴公來莅此縣率

道布政厚德薄刑復觀 聖口豚槩口興靈迹具

舉故慨然有菁脩之志於是命歧下賜紫道士顧頊公

自忠以主之俄有高泉道人趙公從謙自號慙慙導引

辟穀僅三十載課釋典持口口俱盈數十萬卷混真好

酒時發微機可謂質拔俗之大名躡高世之芳躅知

嚴令之賢誠足振其大道縣是捨錢數十萬市瑰材

召預匠新大殿建道堂散客廳廓厨宇回廊曲檻青頂

綠構翼翼嚴官若歲而就若乃宗聖教貴遺址萬工千

木脩口公門草故鼎新速於衆力僅非尊道之名幸博

施之逸士則前古福地竟爲禾黍矣若夫驗典廢明會

遇又匪偶然矣 嚴令齋經始之謀慙慙擬圖終之

誓言必合動無拒若商聲之應宮迅流之赴海聞之可

以將人神觀之可以快人意是能築宏基於久際鼓真

以將人神觀之可以快人意是能築宏基於久際鼓真

以將人神觀之可以快人意是能築宏基於久際鼓真

以將人神觀之可以快人意是能築宏基於久際鼓真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一 宋九

十五

風於已墜者也而况趙公願心方銳若俟九仞之山速成而贊土始進其能自止乎不幾年更觀其樓閣口口金碧燭日也口邑民矣才學無口口口屬 嚴公秩甫滿口命為記安亦欲紀公之休烈因願多讓敢自謂雄文口但紀古觀中興年祀矣時

大宋天聖五年歲次丁卯九月一日戊戌朔九日丙午建

儒林郎行縣尉兼主簿張文質

賜紫道士觀主顧頊自忠

承事郎守號縣令嚴望之

金石錄編卷二百三十一 宋九

六

高泉道人趙從謙建

小師道士口口口 清河張志刊字

按宋之號縣屬鳳翔府元時省入寶雞縣今檢陝

西通志祠祀寺觀卷寶雞縣不載至德常寧觀

勸慎刑文

石高六尺六寸八分廣三尺六寸五分三十三行行六十一字正書在西安府

勸慎刑文 并序

正奉大夫守禮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

御史臺柱國南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

封陸伯戶賜紫金魚袋晁迥述

序曰昔覽朝士所述戒教生文服其善利居口口續之以贊而資助之大旨惜乎生物之性焉惟人萬物之靈厥理尤重因而別撰勸慎刑文明引善惡報應亦冀流播警悟當官之吏疚心于刑廣樹無疆口口也 文

曰易稱君子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至矣哉前經格言凡

斷獄者既明且慎而不滯留吏訓詳悉無口于此

國家歲舉恤刑之詔賜天下長吏 口甚備而年祀寔

遠因循怠忽若能視之如新奉行彌篤哀矜服念不失

其職此乃以惻隱之仁崇樹勝因口口化等萬萬隻殊

矣口得情勿喜先哲垂戒者蓋口道化之末而及于禮

金石錄編卷一百三十一 宋九

七

禮防之末而及于刑刑以輔政弗獲已而用之也不當

銳意以快其心然有便宜從事口用其刑者必須事出

權變以去巨蠹安齊民為口非可常用苟不以此但好

深刻為盡理酷暴為絕倫窮極殘忍自微赫赫之名者

非公也是私也違古聖欽哉之訓其有濫而不明輕而

不慎用情樂殺於人者殃咎響咎安可勝紀布在信史

可舉大端有如西漢寧成以耶謫者事景帝帝得賊任威

稍遷至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號曰乳虎至武帝即

位為內史而外口口毀成之短成遂抵罪 鉗又周陽

由居二千石中最高為暴酷後為河東都尉與其守勝屠

公爭權相告言勝屠公自殺而由棄市又義縱爲定襄太守掩獄口口罪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亦二百餘人皆捕鞠奏請殺之後爲右內史以察格沮事棄市又王溫舒爲河內太守好殺行威捕郡豪連坐千餘口口奏殺之及爲右內史有人告溫舒受錢姦利事其罪至族溫舒自殺又尹齊爲淮陽都尉所誅滅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妻亡去歸葬又嚴延年爲河南太口用刑刻急總集屬縣囚論殺之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其母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也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我今東歸與汝掃除墓地耳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一 宋九

六

餘延年果坐事棄市東漢段紀明爲司隸殺蘇不韋并滅其族及紀明爲陽球所誅天下以爲蘇氏之報焉又胡种爲司隸投尉與王宏有隙及宏遇李傕之難口獄种遂迫促殺之宏臨命詔曰胡种樂人之禍禍將及之种後眠輒見宏以杖擊之因發病數日而死後魏時御史中尉王顯以宿憾奏中庶子元壽與誹謗口廷宣武賜壽與死臨刑顯謂其子曰我棺中可置紙百張筆兩枚欲訟顯於地下若高祖之靈有知必取顯及孝明卽位顯尋被殺隋時梁敬真爲大理司直口帝忌魚俱羅令劾真治其罪遂希旨奏俱羅擊賊敗躬附之極刑未

幾劾真有疾見俱羅爲之厲數日而死唐郭彞爲監察御史嘗推芳州刺史李口口榜捶口口不勝而死其後見口口從數十騎止其庭曰汝狂附我我今取汝頸周章惶怖援刀自刎其腹斯須蛆爛矣又崔器爲御史中丞性陰刻樂禍奏其陷賊官口口死後器病脚腫月餘漸亟瞑目則見京兆尹達奚珣器但叩頭口稱大尹不自由如此三日不止而死又舒元與爲監察御史亳州境有羣賊剽劫而累政口口不獲刺史李繁潛設機謀悉知賊之巢穴盡加誅斬時議責繁不先啓聞於廉使涉擅與之罪遣元與覆治之素與繁有隙復以初官就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一 宋九

七

於生事乃盡反其口口奏繁濫殺無辜勅賜繁死及元興被禍人謂有報應焉後唐西方鄴爲寧江軍節度使爲政貪虐判官譚善達每歲其失鄴怒令左右告善達受人金下獄拷口遂殺於獄中無幾寢疾時見善達人其尸俄卒於治所惡報之類有如此者善報之類諺曰無之西漢丙吉以故廷尉監詔治巫蠱吉力拒使者以保長安口武帝感寤因赦天下恩及四海至宣帝知吉有舊恩將封侯以報而吉疾病帝愛其不起太子太傅夏侯勝曰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非死口也果病愈後五歲代魏相爲丞相又于公者其

問門壤父老方其治之子公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
 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與者至
 口口國為丞相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東漢何敞六
 世祖比干為汝陰縣獄吏決曹掾平活數千人後為丹
 陽都尉獄無冤囚武帝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大陰雨口
 有老嫗可八十餘求寄避雨口甚而衣履不濡漬雨止
 送至門謂比干曰公有陰德天錫君策以廣公之子孫
 當佩印綬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以授比干口口本始
 元年自汝陰徙平陵代為名族又虞詡祖父經為郡縣
 獄吏按法平允務存寬恕嘗曰東海子公高為里門而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一 宋九

三

其子定國至丞相吾史獄六十年矣雖不口于公子孫
 何必不為九卿故字詡曰升卿詡後為尚書僕射又袁
 安明帝時為楚郡太守治楚王獄所申理者四百餘家
 皆蒙全濟章帝時安位至司徒生蜀口口守京京弟敞
 為司空京子湯為太尉湯子成為左中郎將成弟逢逢
 弟隄皆為公後魏高允為中書侍郎轉令監評刑三十
 餘載內外稱平每謂人曰吾在口口時有陰德救濟人
 命若陽報不差吾壽應享百年矣九十八而終唐徐有
 功則天時為司刑丞酷吏周興來俊臣丘神勣等構陷
 無辜皆抵極法詔下大理口口功皆議出之前後濟活

數十百家累遷口刑少卿以諫奏狂誅者三經斷死而
 執志不渝酷吏由是少衰時人比漢之于張焉先是潤
 州刺史竇孝謀妻龐口口奴所誣當坐斬有功明其無
 罪至明皇時孝謀子希城請以己官讓有功之子以報
 舊恩有功之子由是遷官又陸元方則天時為宰相臨
 終曰吾陰德口口口矣庶幾乎福不衰其後元方子象
 先為宰相景倩為監察御史景融為工部尚書景獻為
 屯田員外郎景裔為庫部郎中並有美譽噫所勸無忘
 慎刑勤口口口區區援引皆正經正史敢告深識之士
 三復而盡心焉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一 宋九

三

此宋晁迥述自古酷吏循吏之報應以為用刑者勸
 文冗似點鬼而書方整勁板有歐陽率更法稍選其
 道逸耳碑無書者姓名以后慎刑箴碑証之當為虛

經書 石華

慎刑箴

石高六尺六寸三分廣三尺三寸五分二
 十一行行四十四字正書篆額在西安府

慎刑箴 并序

正奉大夫守禮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
 御史臺柱國南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
 封陸伯戶賜紫金魚袋晁迥述

河口府進士盧經書

將仕郎守鳳翔府岐山縣主簿龐房象額

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禮曰刑者側也側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斯乃古先垂世之文布在方策之著明者也 聖朝順考古道以御萬邦建官

率屬尤重其事漢書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為不冤噫凡親民莅政司刑典獄之官若能明慎深切法漢之張于二賢則仁德之口無出於此至如踐卿相之位固當然也魯莊公曰小大之

獄雖不能察必以情路温舒曰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捶口之下何求而不得又周勃有大功歷尊位威望素震

及坐事被攝猶歎獄吏之貴是知愚弱之民苟嬰縲紲則鍛口誣服者可勝言哉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悲痛之辭也迺嘗接深識鉅賢先生之論口為食祿之士固當惻隱濟眾自求多福殖福之法必須善利及人善利之要莫若慎刑最為急務餘皆不足為比口先生又云慎刑之至者既知其幽圜可恤當親所治之人皆如己子必在乎始末疚心而軫念焉無怠忽無苛留口報應之的其福稱是理貫神明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一 宋九 三

為然無疑又云魏叔折獄至于誣刑次第之開必具四德公濟首之先正自心勿為勢利所遷一也明察次之

其其事始勿至變亂成或二也仁恕又次之既得其情夏辨而勿喜三也平允又次之獄具取決無庸上下相欺以刻為明四也四者備矣何慶如之迺先述勸慎刑

文明引經史中善惡之報達諸聰口今又作此慎刑箴續而助之敢告英才上智必信勤行與諸同志者更相導諭廣樹陰德大則合仁者安仁之安口亦獲智者利仁之利也易哉當職幸垂精鑒其箴曰 刑之所設 禁暴防淫 慎口戒溢 利澤惟深 如

為於闔 加拯於沉 所以君子 必盡其心 慎刑 本仁 仁者多壽 溢口獲報 天網不漏 嚴母先 見 于公有後 顧布斯文 置諸座右

皇宋天聖六年歲次戊辰五月乙未朔十二日丙午 上石立於永興軍 至聖文宣王廟 陝府西諸州水陸計度轉運使兼本路勸農使宣德 郎守尚書兵部員外郎護軍賜紫金魚袋李周士 陝府西諸州水陸計度轉運使兼本路勸農使中大 夫尚書刑部郎中直史館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杜詹 安衆禪院主悟本大師惠口監刻字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一 宋九 三

迺既作慎刑文又為是箴刻石永興軍文宣王廟即今西安府學碑立于天聖中是時迺判西京已年八十餘矣召宴太清樓既而獻斧展慎刑箴是此耶中多為長吏語似非上天子者迺為殿中丞時失入死囚奪二秩故晚年津津慎刑如此耳書碑者進士盧經大有歐法并可存也

石墨 鑄華

按前篇慎刑文及此篇慎刑箴皆晁迺撰慎刑文述用刑善惡之報應此碑則勸人廣樹陰德而用韻語系于末箴云願布斯文置諸座右則非對君上言矣史傳載迺字明遠世為澶州清豐人自其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一 宋九

西

父佺始徙家彭門舉進士累拜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仁宗即位遷禮部尚書居臺六年以太子少保致仕天聖中進太子少傅獻斧展慎刑箴大順審刑無盡燈頌凡五篇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元迺通釋老書以經傳傳致為一家之說云云其所著道院集十五卷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載入別集云五世祖文元公歷官臨事未嘗挾情害人以售進保全護固如免髮膚之傷真宗數稱其長者李獻臣言其服膺墳典者年不倦少遇異人指導心要喜術數之說疑文滯義須

質正後已文章典贖書法楷正時輩推重其所著昭德新編三卷法藏碎金錄十卷錄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昭德新編為其晚年所作因居昭德坊故以名書法藏碎金錄乃天聖五年退居昭德里所作皆融會佛理隨筆記載據此則此二碑所作亦在退居昭德里時矣碑中述古人用刑之禍福大致亦勉人為善而兼入于釋氏者此文非對君之語非獻上之箴其用以獻者殆別一篇且傳載獻箴頌五篇在進太子少傅之後此碑刻于天聖六年結銜無太子少傅字則作于致仕之初年益可證之文元壽至八十餘其子孫如公武等皆以文學名至二百年弗替為善之報綿延無窮以視漢之于張抑又過之錄此亦足為世勸也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一 宋九

玉

文安公牡丹詩

石高五尺三寸七分廣三尺三寸二十八行行三十六字行書

廣平口口僕射文安公牡丹詩十首

口應春處即口春粉面口相口番新語得必傳天上事
摘來真是掌中身百花推戴教為主口日妖口欲口人
無可奈何口愛惜少偷金葉咽芳津

日華鮮麗露華濃梳洗香朝鏡口容來在夢中甘化蝶

人伊心裏不如蜂宮娥捧擁西施醉天樂直闖彌風
高物浮口須繼燭玳簪分載酒千鍾

春心相惜最相親湘葉忿忿換翠裙雙蒂喜如嬾二女

一枝愁似寡文君艷繁誰卷真珠看香好曾歌琥珀聞

深染鮫綃籠玉檻莫教飛去作卿雲

烟容粉態傍歌樓半似窺人半似羞把筆乍題先巧笑

凭欄微喚不迴頭吹乾玉笛香猶在槌破靈龜愛未休

更得黃鸝將粉蝶東西南北說風流

澹黃容止間深檀妥婿香紅露未乾和淚似嫌春漸老

向人如說夜來寒粧成有樣教天媛絕無心下國蘭

針繡筆描俱未是好風相倚笑邊鸞

錦爲行障繡爲衾不殺猩猩色已深花譜揚名居一品

藥欄纔見賞天金誰忘正爲髮珠箔得意惟能挑玉琴

洛水橋南三月裏兩無言語各知心

風排香陣拂瑤墀 御苑新晴爛漫時十五素娥羞水

色三千紅面洗烟脂官腰暎酒思輕舞檀口似殘欲詠

詩鐵石心腸爲君變多情多恨一枝枝

水精冠葉鑲春水巧思綉研做未能風 紅綃光點血

暖銷金鑲細含稜韶容旖旎終無比晚艷低側更可憎

戲脫仙衣親手覆香身柔軟力難勝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一 宋九

美

春風平地滿花仙紅裏生香下九天艷欲背身垂玉筋

動如移步索金蓮含情待去爲雲雨忍笑伴來聽管絃

鴈月輕寒應不慣夜深渾擬傍蒸眠

許多顏色近春嬌就裏紅紫口饒生處地須名紫府

落時竟想返青霄霞英散焰燒纖手藥粉飄香著步搖

輕剪自憐支節痛倚煙啼露一無慄

牡丹詩後序

牡丹本木芍藥擅名於唐開元天寶間詞人才子竟爲

賦詠若李翰林舒元與李山甫皆馳騁於文苑儒林中

聖宋翰林主人僕射文安公牡丹詩十首體制風雅不

讓前賢編集浩大未遍傳於天下之口觀其詞彩清瑛

千態萬狀規澗刺倖得詩人之微旨噫草木之英無瑞

時濟俗之用而當世之盛一賞一翫有破產移風之轟

詩之麗以則採之者宜精詳之 廣平寺丞階

文安公緒業字人有扈因刊斯詩于石俾傳諸好事者

以孟堅受知 文安公命爲序於後孟堅感懼不獲已

而述時軋輿初紀號孟春月望日前漢中綱紀採沛國

劉孟堅謹序

胡奉郎守國子博士同判原口軍州兼管內勸農事

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宋漢臣於天聖九年五月口口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一 宋九

三

重建

香城福院主賜紫口口出石 安文晟刻字

自唐以來咏牡丹者多矣未有連章累韻大極鋪揚如此者自太白以美人擬牡丹後之咏者類宗之又未有比物精工緣情綺靡如此者則十律即謂之牡丹傳神之第一咏亦可也即其中詩格卑弱體裁浮艷時有頹花神之丰采光惟足以當之則惟恨其不盡寧厭其過况今之繁咏宋日不啻倍蓰則此詠又其嚆矢耳字亦老健清真行法之有典則每群英絢爛撫玩吟哦乍覺案上砌頭鼻端舌本互生異境園

金石錄編卷二百三十一 宋九

林不可少此墨林快事

按廣平侯射文安公者宋白也史傳白字太素大名人建隆二年擢進士甲科乾德初獻文百軸試拔萃高等累官兵部尚書進吏部尚書大中祥符三年丁內艱五年正月卒贈左僕射謚文安有集百卷宋史藝文志及直齋書錄解題並列于目則當宋時未嘗散佚然呂東萊編宋文鑑此詩未載厲樊榭宋詩紀事輯宋白詩僅十一首牡丹詩十首無一存者是百卷之集久無傳而此碑復不顯於世採輯之家所未及也詩後序云廣平寺丞階

文安公緒業謂文安公後人也撰序者劉孟堅自云孟堅受知文安公命為序於後時乾興初紀號宋白嘗三掌貢士孟堅當是門下士白之卒在大中祥符五年至是孟堅作序距卒後十年此碑宋漢臣以天聖九年重建又距作序後十年漢臣不知為文安之諸子與否傳稱白子憲臣良臣忠臣此漢臣或亦其兄弟行也

絳州重修夫子廟記

石高六尺九寸四分廣三尺九寸廿二行行五十八字至六十一字不等行書

大宋絳州重修夫子廟記

金石錄編卷二百三十一 宋九

无

朝散大夫尚書祠部郎中充秘閣校理知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護軍借紫李垂撰

三墳而下聖人非一首出千古為聖之至 我夫

子焉周公而上聖曰堯舜曰大禹文王曰湯武周公而下曰孔子子沒千百年而迄於今不復生謂聖人者達者曰亘萬世終天地不復生謂聖人也蓋周孔之作盡之矣後之有如周公如孔子焉越諸道越諸為過過於不及迷大中之用焉聖耶烏賢耶揚朱墨翟之書詳其所存亦君臣父子之說然王霸平入倖我天常時或之謂孔墨焉索於辭果肆而為叛者又奚及耶孟軻荀况

揚雄韓愈之徒正性天質孜孜思及落筆行事推誠理人蔚焉而其文光炳焉而其德耀顯晦周變卒持於道匪謂聖而謂賢者所謂周孔之作盡之矣止曰大儒曰大賢念堯舜之聖得位而治民克受賜於當時禹湯文武皆時而已非所謂教補千古法御無窮者故禹沒湯喪生物塗地孰愈乎周孔立言天地俱口五材萬類動悉其要一日去之中國不夷則狄矣夫周公之法制人者也孔子之教誨賢者也祖述憲章知堯舜至仁桀紂至暴歸其義君臣治而家國嗣之及斯者爲大賢過斯者爲不及所謂亘萬世終天地不復生謂聖人也李唐承平爵我以王禮我以王禮我攸宜爵我之王未正也子王下道王故久焉丘明是以爲素臣子於周王其尊矣謂天子得曰王孔子得曰王暨屢秦徧皇帝之孺取唐靡革若四夷小酋長戎將師之負勲者口口口口孔子何爲尊韓愈唐臣也誌詞於碑不曰王曰孔子自其是矣維絳古晉之膏壤風物充饒氓庶繁益今其侈奉於佛滯口口鬼口夫子廟雖 國章下郡縣告長吏必完其官必欽其祭成不能備禮進儀而屋隘堂隘墟如不祀祀將弗恭矣咸平二年朝請大夫何書口口郎中上柱國譙國夏侯公濤來口於茲既恤其四窮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一

宋九

三

又安其四業知化肅公簡思欲葺祀事行禮容獨以夫子爲先及廟象弗完念新厥制下誰曷德祀口而靡侑曷滯祀口而靡廢面賢識愚肉食因耻吾將緣口地以拓其垣堵起崇堂以儼其良服擗重樓積羣書以誘其學校架長廊給下祭口始誠末孰予其之衆庶口詵符緡百萬輦土斤木奉若公旨四年承奉郎太常博士河南梁卿昭遠同執郡司戴公之摸請制如一下公遂歸朝嗚呼梁卿口天厭賢不幸而卒於我廟事墳焉弗興五年宣德郎尚書都官員外郎汾陽郭侯堯卿代公而茲三賢同道其下望封維寧斯效健南鬼西佛各推教始彼光佩僑業豐守祿位胡不思之甚歟以是國朝用檢邕滯祀口字悉議除之一穩一極盡削其職書曰葛伯不祀湯始征之則祀非後者也且恕責無他合中而已既弗命祀而祀率乃如之庶命祀而弗祀率亦如之則四方孰我不供乎移附刑書則萬世孰我不供乎君子曰孔子沒亘萬世終天地不復生謂聖人也可謂至聖矣王以道弗王以位可謂正名矣典祀著法可謂制禮矣垂一命未行 召試閣下於故梁卿得崇朝視席之遇知暨同理於絳垂嘗掌法於解與夏侯公以夫子廟序指爲記口口兼局尋負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一

宋九

三

出納萬計官運商載晝夜如流資口口無筭之饒滅天下口口賦曰公曰私各有定分侵漁之弊自茲稍息至宋梁干紀昭宗劫遷口口相仍經制無度邦口口薄民賦寡入疆梁乘口口得以肆貪守衛協謀公竊相半至是口口口口口口之觀夫靡數口口口口斯革

太祖以欽承正統削口諸夏 太宗以口隆不

業奄有四海遠乎 真皇御極 嗣聖纂圖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道聲教所口靡不口口口口斯民

勳雅深辟體漢皇之約法遵成湯之解網昔之苛刻特從末減故下 詔計賊罪之死者止從口徒三年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一 宋九

自是近池之人口而獲口者口多矣 皇王之惠

其至也哉夫禁禦稍寬寬則偽出法令經久久則奸生

奸偽相滋抗拒何極統而口之乃自然之口也去年春

口有口口州益禁者 口口行之口口口份陰口

軍口口口供奉官蔡公口領池事偶一日舉職餘閑因

歷覽而議之曰樹棘為禁其可固乎設兵為防其可口

乎不忠不固則表裏之口口口為其禦哉且峻刑辟而

疎禁衛則民口口利而口之口口衆矣斯何口口口苦

以陷飛走之類乎何哉蓋利誘其人茫茫然殺者不知

乎口口生者不知乎苟免若然則下口之弊急可救之

矣救口口口在乎設隄防以塞民欲民欲既塞口益禁

之刑於茲而自錯矣苟至口口口是謂民安而刑清非

一時之利乃萬世之利也蔡曰設防之口口乎曰未若

起堰於上浚壕於下使外不能入口口能出口口口勢

精卒巡守要害自口人無其心而奸偽息矣夫如是口

口口可口蔡曰諾是即日議定其狀馳報以聞屬

二聖口育元元惠綏于懷乃眷勤請遽下命而營

成之自是口口口口略無犯者口新其堰者非心護

其寶也抑亦護其民也具中人之性者必知之矣既知

之則可口相誨導俾遷善而無犯也不然則網罟之陷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一 宋九

易如反掌耳故為益池新堰箴以勗之其口口

益池渺瀰環園百里種敏千夫出口萬計因日脂膏乃

生奸弊奸弊既生法令斯啓孰謂其嚴設兵遷之孰謂

其峻樹棘口口口口口口兵多自欺連延公竊開張禍

甚口口侍臣協口口獻 帝命曰俞俾營新堰乃

立制度乃分程限期以三旬厥功可建詢擇總領曰恩

曰鼎霜肅威稜風嚴號令奮鏃交飛役口口口口下

浚如城口池新堰伊何其利孔多口為口盜無得口過

昔也龜禁如張網羅今也固護如登太和勉旃解人口

口天真勿念口口念乎淫口勿思監寶思乎害身聞斯

行諸揚之口口

大宋天聖十年歲次壬申十月己亥朔五日癸卯記
碑半已磨損今案其序盪澤之守設兵以防之樹棘
以禁之置屯以飲之建官以統之與宋史食貨志參
較所云巡邏之兵百人目為護寶者合而新堰修建
則又以設防滋弊故易之而便利于民也今史獨執
此事何與序言即日議定其狀馳驛以聞又云乃眷
勤請遽下命而營成之當時改制之規奉命于上而
又獲有成效不宜盡沒其實使才臣計畫不著於世
也碑前題銜朝請郎守尚書祠部員外充集賢校理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一 宋九

三

知解州軍州下騎都尉賜緋魚袋借紫張名又有仲

君字蓋其奏請營兩池新堰在天聖九年冬十月而

碑記之立則在十年十月兩池者解縣安邑也集勒

字人拓本過輦重不可辨是後也以箴詞內云總領

曰恩曰鼎殆一時之人任事者故并著之亦以吾儕

喜發人之名因事輒見如此授堂全石三版

按兩池築新堰宋史食貨志不詳山西通志鹽法

門載畦池之制五幅為脰脰有渠十井為溝溝有

路泉之為畦曬之為門池如仰孟畦居灘際地勢

南卑於北畦旁各開水為港長與畦等汲引水上

畦底如砥邊封為堰中復留畦以段分之此治畦
之法如此而亦不詳築堰之事要之池鹽澆曬全
藉蓄水則築堰為蓄水之良法此碑可補河東鹽
法紀載所未備此碑與前碑重修夫子廟記皆集
右軍書而此摹勒較勝惟所題後郊跌跌集勒者
殊不可曉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一終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一 宋九

三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二

明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宋十

零陵縣華嚴巖詩刻四段

石橫廣二尺七寸高二尺七分十六行行十二字正書

癸酉仲夏自口道口 華嚴山主正師上人口口相

遇今忽至止且云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境納相過羽服迎可憐口靜口營營我思江上忘身計

師出山中乞寺名振錫迴還心未住江浙湖湘名山布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二 宋十

金園口意方平華嚴也零陵泉石三湘最莫踏口口口

口口

康芝元年 子秋九日開山住持沙門

小師知憲 口口口德 忍守 口口口記

又橫廣二尺三寸五分高一尺四寸八分行行五字行書

口族僧房路屈盤不踰城郭到林巒何人爲假丹青手

寫入輕綉掛壁看

元祐八年邢昺和琳

又橫廣二尺四寸高二尺十三分行行十六七八字不等行書

先君滄江守三池丁祭齋口口賦

深酒口口日夜行天高地下昨猶今口口口口六經意

識得皇皇萬古心宗口百官誰不見口口口口口知音

同人得似三池盛屬日冠口口若林

至假守二水秋丁釋奠宿禱靖惟湖口口學自 周

元公倡之 五峯南軒繼之遠有端緒因記先君禮

賦和韻述懷錄呈別駕并東僚友寶祐元年秋八月

丁未會稽吳 至

正學昭昭貴力行湖湘一派到于今好翻愚島詞鋒手

審察濂溪理痛心二水秋清嚴奠禮九經口口口口音

詠歸也覺西風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二 宋十

又高一尺八寸廣一尺三寸五分五行行七字行書

人如泡影隨時滅口口華嚴振古存今世摩挲前世刻

晚鐘山寺口黃昏

景定癸亥中

按零陵縣屬湖南永州府華嚴巖在縣南方輿勝

覽唐時爲石門精舍據法華寺南隅崖下此所揭

詩皆磨崖一爲丁謂與正師上人詩題曰癸酉仲

夏是歲爲明道二年時謂自崖州貶所徙雷州又

徙道州授秘書監致仕故又題驂臺致政也次爲

邢昺元祐八年所題時恕方責監永州酒攷唐溪

集有怨遊活溪一絕其韻題華嚴當即同此遊也
次為虞廷即展無攷末一詩不著姓名癸亥為景
定四年

重修昇仙太子大殿記

碑高八尺廣三尺八寸十六行行四十
七字正書篆額在懷師縣維山仙君廟

聖宋西京永安縣維山通天觀重修昇仙太子大殿記
朝奉郎尚書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同判河南府經
車都尉謝絳撰

將仕郎守河南府右軍巡判官王頤篆額
豫章僧智成書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一

宋十 三

夫大道希微而不可詰者尸萬化之育而歸於自然
上帝杳冥而所以尊者宅太虛之奧而蘊於無迹有生
御辯裁如委蛻列真炳靈欸若脫屣是皆籍在仙品格
于殊鄉茫乎邈焉未易究極者矣 昇仙太子泰華
帝胄遺榮少海注瑟對與臣之間挹袂接浮丘之游去
龍樓於震宮作鳳吹於洛曲三年上賓於帝所七日舉
手於雲阿陞右弼於玉晨職金庭於桐柏丹符素券親
受紫陽空洞靈音迭歌句曲遺俗疑慕迷聞吸日之精
故山橫絕綽有順風之拜因是標槩作為叢祠光塵萬
如區處增勝唐天后聖觀中親製紀勒設置守衛厥後

靡易基兆再新觀宇年籌遠壞梁不支殿屋之餘鞠
為宿莽初天聖四年今 西都分憲趙公以祠部郎
中治 園邑也會出境上即款廟廷念高構之衰乘
民政之隙謀作大壯以舍真像 公首捐費用及率
額里人呂仲簡等相與仗助率來營之粵自伴圖迄于
役罷日力勿亟夫家不勞地爽且靈蔚為福庭重陞叢
楹茲焉落成山月林風徘徊有待雲璈玉箫肝蟹如接
眸容淵穆而再儼覘仗琴麗而肅設控眾真之妙境冥
景室之神輿音微未泯軒臺西向而可畏岸谷相變靈
光歸然而獨存可與夫姑射仙山人能飲露建安舊壤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一

宋一 四

洲名陸馬者比焉以余稔聞興堦懼逸歲月見咨譏述
不獲讓云時明道二年六月一日記

中奉大夫太常少卿權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天
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趙世長建
孫將仕郎守河南府永安縣尉垂祐同立

太原口思道刊字

助緣人進士口拱 學究趙靜 董正 馬驥

教練使呂若冲 姪仲宣 勾當人 馮遂

碑文工整字亦端秀有唐虞禘風格縉流辨此當有

書名而不聞其人或有捉刀者與中州金石記

億按碑記西京留司御史臺趙世長首捐費用重營
效字也首列朝奉郎尚書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同
判河南府輕車都尉謝絳撰絳見宋史傳云會修國
史以絳爲編修官史成遷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又
云因請便養通判河南府案碑所謂同判河南府是
其時也但碑以尚書度支而史作祠部宜以碑爲正
至篆額爲王顧願於史無傳今可見者將仕郎守河
南府右軍巡判官職官志軍巡判官無左右之文錄
此以補史所未備歐陽集有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云得金谷古塋命太原王顧以丹爲隸書今篆額者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二 宋十

五

亦卽其人則篆隸顧蓋兼之矣古人材而且藝益足
寶也表言張君卒在明道二年八月王顧旣爲之書
塋納壙而篆額亦以是年六月必與希深同居幕府
也希深以文學知名余觀碑所記襍於神仙方士家
言蓋不稱其體製余故不具論碑陰宜和己亥題名
一右側元符庚辰題名一紹聖元年題名一左側元
祐庚午題名一便師金
石錄

按昇仙太子殿興建原委已詳六十三卷中茲不
複述此碑撰者謝絳篆者王顧絳平時與歐公交
善絳父太子賓客濤卒歐公嘗爲銘其德及絳卒

歐公復爲誌其墓文見文忠公集中稱絳以文知
名至於爲政無所不達其歷官政績大致與宋史
本傳相同至云天聖中與修真宗國史遷祠部員
外郎直集賢院通判河南府歲滿權開封府判官
再遷兵部員外爲三司度支判官亦與史同以臆
揣之當由絳兩官度支判河南時爲員外郎遷兵
部時爲判官歐公於判河南脫略其度支修宋史
者本此爲傳亦因之失書耳又歐公撰河南府司
錄張君墓表在嘉祐二年其張君墓誌銘亦歐公
撰王顧以隸書金谷古塋納壙中在明道二年自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二 宋十

六

明道二年至嘉祐二年相距二十五年而歐公但
云王顧之死已六七年矣不詳王顧事實亦不言
其官位賴此碑知明道二年官守河南府右軍巡
判官也檢書譜亦但引歐公張君墓表數語爲王
顧立傳不及他書蓋王顧失傳久矣

玉兔淨居詩

石高一尺四寸四分廣三尺四寸四分
分十六行行十七十八字不等行書

朝請郎守尚書度支員外郎充集賢校理知解州軍
州兼管內勸農提點兩池事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借
紫張仲尹

晉右軍將軍王羲之書 慈雲寺沙門靜萬集

晉之神山縣有淨居曰玉兔建樹之本記悉備之天聖八年秋寺僧應公袖墨本事跡訪余為詩因覽源流實曰勝槩感激勤至何以固辭乃成一章章二十句雖文涉陳淺事無新異與今作者藥思弗侔蓋所以塞其來意用旌好事云耳

何事回真館標名作淨坊金園存廢址玉兔効殊祥羅漢勞且糾環山坐雪霜來疑崑岫出去訝月輪藏隱顯經千載薰修蔭一方寶壇廢道祖華榜耀空王奧域居全晉靈祠接慶唐煙霞生四面樓殿起中央曠日杉陰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一

宋十

七

台觀空碧韵長伊余聞勝槩寧惜寄篇章

明道二年中秋日講經論修造主僧志應立石

當郡栗文德刻

此晉之玉兔寺志應請之張仲尹詩之靜萬集右軍書之集書起自文皇聖教后之興者茲以加矣此書尚不及絳州碑僅存形似耳詩則余不敢知也

按宋之晉州神山縣今為浮山縣屬平陽府山西

通志玉兔寺在浮山縣西南十里故神山縣廢城

也唐武德二年平陽西北今汾西地有玉兔見遣使祭之勅建玉兔觀殿德初免復見勅增修萬歲

通天二年免又見履空而行遣中使王文恭求獲

玉兔借平陽守杜承衍躬往免出徐步趨之經數

日免至平陽東神山縣西南隅而隱隱處穿地丈

餘獲玉石兔上貢命建玉兔觀于其地長安二年

河東路巡按使刑部尚書李景副使王永署平陽

守錢光演同遊觀中于風穴山脚下見一僧引十

餘巨虎頂放白光言此地有虎患吾伏之告以姓

氏言訖而化因奏改觀為寺此玉兔淨居之始末

也通志又云寺有宋明道二年僧靜萬集王右軍

書賈昌朝王隨詩今碑是張仲尹詩與通志不合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一

宋十

八

詩言寶壇廢道祖華榜耀空王即指改觀為寺之事云靈祠接慶唐者開元十四年建慶唐觀天聖五年改為天聖宮詩特循舊稱為慶唐在縣南三十五里羊角山麓

會聖宮碑

碑高一丈八尺七寸廣八尺三寸三十分六行行八十四字正書篆額在假麻縣

大宋新修西京永安縣會聖宮碑銘 并序

翰林學士金紫光祿大夫行給事中知 制誥判集

賢院勾當三班院上柱國樂陵郡開國侯食邑一千

二百戶食實封壹伯戶臣石中立奉 勅撰

之和文鍾負圖開神明之奧水釋釋以凝耀氣葱葱而發祥 兆域有嚴 封樹相望 三后在天

因山爲體自成於宏敞分線垣而屹立植雙表以齊平

折衷其宜高視前世以謂 墳衛之禁素舉於莢章

蘋藻之奠未廣於寅奉謹按地志嘗王山者冠於諸阜

僉口口口協太史之明口錫鳳臺之紀號前瞻少室偉

靈異之所躋却負太行邈 穹昊之設險控川陸之

兼會介周郊之通衢嵩頽豁以中間溪聲浩其雙接自

天聖八年孟春之初口議胥口口 壽原之爽塏擬

闕宮之觀深揆緯裁基以程乎豐約審曲面勢以

板乎經營人以悅來匠以心競林衡傳木文裡綺栢之

質山積而登用大壯取象上棟下宇之飾置飛而增麗

粲餘霞於鏤案歷倒景於口口 殊庭砥平界道繩

直礮他山之石口口於交楹節睢陽之杵以峻於頽糊

據寶勢之凌競迤 初陵之岑寂圓淵綺煥翔騰

仰而弗逮重椽楹比尺蠖動而成響翼長廊之四注旅

萬盤而有閑輪焉免焉借百口之詠去泰去甚振三代

之規章程明密而神迷其方登降照燭而日眩其際不

意于素罔或告勞越明年閏十月十有五日宮成陪若

中天宛如化出乃降 溫詔命曰 會聖揭諸

銀榜煥在珽題保 天祚於寢昌旌 神功於不

朽於是宏開 秘殿儼設 辟容珠幄煥黃藻

旋瞻蕩鼎峙而分 聖位玉溫而登 天輝

想 豐豐穆穆之風 尊嚴可象仰

嚳嚳叩叩之德表 則斯存率拱侍於黜臣灼口

儀於近列其中則朱堂天選瓊壁環周絢妙繪以交施

象 內朝之有肅銀瑞左貂給亦殿省之列旅陳

于外壁口金屋充選掖庭之綴序分乎內街組樹羽激

越鈞天之奏鱗差於後百司具備五采成彰正爵辭儀

趨翔而中節隨形象口炳煥以揚輝落成之日特遣使

以奉安之昭殊禮也復陳 法籙旋啓 清

揚延 駕欵之高真集屏塵之上士

金仙羽翮凌汗漫以交舒 紫極靈章叩青

冥而上達仍開宮五日許士庶朝謁衣履雜糞綺組積

紛綺裳連襪以並趨蹈德詠仁而胥樂表裏悅穆室家

相慶口口口典煥乎惟新每星駟展輪天畿促駕或銜

如絲之旨或被追鋒之召旃悠悠而照野人健

憊而假途咸造于庭以申虔奉晚淪淡雪以灑於塵口

口馬函笥以遵於臣禮著在甲令垂爲永賦揚世廟之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二 宋十一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二 宋十一

威口口 朝家之軌範受命中使總莅其官闕

有程督察無曠仍即其東南之地特崇其像設之居寶

色煥乎焜煌輝林美乎繁口霓軒雲閣隆九仞於鹿口

口梵晨鐘交二音於鸞嶺曲池涵功德口口泉果散清

涼口口口口狎藥法筵大啓廣宣 妙諦以扇一

極之風格奉 真游以濟三乘之轍四事之資給

豐矣百福之莊嚴備矣若乃寒暑易候寅昏警時陳口

口之口儀展祈禱之精意仙唄交發將口口以共清粲

香馥芬與煙雲而競合等海聚之無量期道濟於不窮

神其格思 化感無外此乃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二 宋十 古

陛下聿追來孝翁受敷施清發 睿心于以加於

百姓實威 景命于以奉於十倫宜乎 純

報來同 丕應紹至需 殊休之汪濊洽

靈寢之鴻平丹羽巢阿紛綸而表慶仙衣拂石延

楸以齊榮永底蒸口之生茂揚 盛德之事者矣臣

職墜扇禁學昧縑細踴影 丹帷曷承荅於

清問褒功樂石莫據發於英辭仰被 俞音內

增揚厲敢揚 懿範庶示方來銘曰

炎靈啓運 赤伏呈祥 造我區夏 揚其烈光 真

系有屬 口徽聿昌 緹油茵藹 瓜瓞綿長 於鑠

三后 繼天作聖 口冒生民 紹開明

命 則堯爲大 與黃比盛 九服咸歸 萬景攸正

我皇嗣統 化格深淳 昭章雲漢 獨運陶鈞

禹不自假 湯惟又新 漏口既溼 池畧推仁 奉

苦 先猷 崇茲孝志 在祀彌恤 因心

罔匱 對越 清廟 備成福事 孺慕典

懷 時思展義 乃眷溫洛 實惟帝都 壽陵高敞

拱木紛敷 風樹不止 春露既濡 口崇胥宇

永奠靈區 爰建 清宮 俯臨劇縣 率

見昭考 以時致薦 列堵若星 揮斤軼電 凹凸

疑采 丹青照絢 雲屋天構 陽榮霧披 以安

靈展 以奉 仙祺 垂旒寫照

澤玉含姿 克昌厥後 永言 孝思

傍啓 梵庭 廣營 佛寶 禪

慧攸集 土木兼造 珠幡映日 金繩界道 讚頌

口口 薰修致禱 惟 祖德兮貽謀 惟 帝心兮

荷休 誠優肅之所感 期哉教以來求 經始勿亟

考卜茲寶勢 告厥成功兮靡逾間歲 壯崇址方控

三川 佑丕圖兮垂億口

景祐元年歲次甲戌九月丁亥朔十三日己亥建

中書省玉冊官 御書院祇候臣口口口

入內內侍省內侍高班勾當 會聖宮同監修碑樓

臣楊承政

入內內侍省內西頭供奉官監修碑樓權勾當 會

聖宮臣蕭繼元

禮賓副使勾當 御藥院提點管勾 會聖宮臣任

承亮

宮在北切山鳳臺山上為宋時祭陵飲福之所宋史

云天聖八年春正月作會聖宮于西京永安縣以奉

三聖御容歐陽修亦有會聖宮頌云國家采漢書原

《金石錄編卷一百三十一 宋十

五

廟之制作官于永安以備園寢碑立于景祐蓋天聖

年作宮至是始成也宋時永安金改芝田縣今為偃

師芝田鄉碑云按地誌管王山者冠於諸阜食日隄

區考水經注洛水又北逕偃師城東東北歷郡中逕

管城西司馬彪所謂管聚也管王山當以管聚得名

矣中州金

金石攷景祐元年呂仲元撰志載元祐九年建米臣

石中立撰文或係重修為文以記童鈺按歐陽公有

會聖公頌未見石刻現有會聖宮碑乃景祐元年石

中立撰李孝章書金石考以為呂仲元撰不知何據

藝志亦為元祐九年亦誤德案玉海天聖八年正月

辛巳詔內臣張懷恩於永安縣管王山上建三聖宮

漢獻廟 九年二月官成甲辰以為會聖宮三月甲寅

奉安三聖御容改管王山為鳳臺山今碑所謂管王

山首冠請阜食日隄區協太史之明占錫鳳臺而紀

號即此事也史大夫于改山至碑云自天聖八年孟春

之初首議胥宇下云越明年閏十月十有五日官成

宋史仁宗本紀八年春正月辛巳作會聖宮於西京

永安縣與玉海同至云三月甲寅奉安太祖太宗真

宗御容于會聖宮則脫書九年矣今碑文所載越明

《金石錄編卷一百三十一 宋十

六

年閏十月十有五日官成下云宏開秘殿備設辟容

則在九年十月與玉海記九年三月者月則迥殊而

言八年三月奉安御容者又差隔一年則更誤也會

要云閏十一月十五日官成遣三司使吳殊迎三聖

畫像奉安攷是年十一月不置閏會要當於十字衍

一字其餘皆同此碑碑當時所書必非舛誤宜依碑

為正僅歸全

水輿軍隊

碑高一丈一寸廣四尺七寸作兩行書上十六行下

十四行字篆一丁六至八十三不等正書篆額在西

安府

中書門下 梁永興軍

四蜀眉陽信惟悟書

宣德郎試秘書省校書郎權節度學書記管句府學

陳論築額

戶部侍郎知永興軍范雍奏

國家剝甲教備宅中開緒繼人文而布度建皇極以幾
猷三公論道於巖廊九牧偃功於方岳內則啓集仙之

署招額口焉外則崇太學之官典教胄子臣伏見奉府
城中見有係官隙地欲立學舍五十間乞於國子監請

經典史籍一監仍撥係官莊田一十頃以供其費訪經
明行修者為之師範召篤學不倦者補以諸生候

勅旨
原奉

勅依奏許建立府學仍勘會於係官荒閑地土內量撥
伍頃充府學支用及令國子監賜與九經書籍不得假

借出外及有損污散失仍令本軍常切選差官一員管
句候得替批上管字遞相交割候至准

勅故牒

封祐元年正月五日

刑部侍郎參知政事宋

戶部侍郎參知政事王

工部尚書平章事李

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呂

時

大宋景祐二年歲次乙亥二月八日立石

應高蹈丘園科府學講授高口

節度推官宣德郎試大理評事趙惟清

朝奉郎試大理司直兼監察御史權觀察判官周宗

範

節度判官朝請大夫試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何

範

口

禮賓副使兵馬都監在城巡檢兼管勾駐泊軍馬公

事蔚信

禮賓副使駐泊兵馬都監兼管就根本城軍馬公事

賈璘

朝奉郎尚書比部員外郎通判永興軍府兼管內勅

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梁吉甫

六宅使昌州刺史駐泊兵馬鈐轄兼管勾七駐本城

就糧兵馬公事盧守勳

邠州觀察使駐泊馬步軍副都統兼管勾七駐本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二 天十 七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二 未十 六

城就煨兵馬公事張遵

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知永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使管句駐泊軍馬提點軋耀商華坊丹同等州巡檢兵甲公事上柱國高平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八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范雍
皇叔推誠保順同德協恭贊治崇仁亮節守正佐運翊戴功臣永興鳳翔等軍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行雍州牧鳳翔牧荆王賜劔履上殿詔書不名食邑二萬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壹萬戶口口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一

宋十一

九

專知官潛仁口

按此碑乃景祐元年范雍知永興軍奏請立學舍頒經史撥莊田朝廷依奏而給此牒也立學大事宋史及東都事畧俱不書選舉志於仁宗即位但載賜兗州學田及命藩輔皆得立學而不及永興立學賜田之制文獻通考學校門不詳范雍之奏隆平集學舍一條祇紀書院之制而郡縣學畧焉陝西通志西安府學宋以前全不載是以無從與碑參攷也據載令國子監賜九經書籍不得假借出外損污散失令本軍選官一員管勾替相交割

朝廷慎重經籍之道詳審精密於此可見年月後列銜四人有姓無名以宰輔表攷之刑部侍郎參知政事者宋綬也戶部侍郎參知政事者王隨也工部尚書平章事者李迪也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者呂夷簡也後列銜名十一人內三人泐其名餘八人中惟梁吉甫史附梁鼎傳鼎子華陽人而不詳事蹟盧守懃見宦者傳字君錫開封祥符人累官昌州刺史明道中罷為永興軍兵馬鈐轄徙鄜延路再遷六宅使范雍本傳累官尚書禮部侍郎太后崩罷為戶部侍郎知陝州改永興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一

宋十一

三

軍正與碑給牒之年合餘人無攷蔚信之姓蔚似即蔚字想宋時加艸作蔚然史書所載蔚姓至北齊而止隋唐以下不但無蔚且無尉矣末列皇叔泐其名宗室傳太宗第八子元儼仁宗即位封定王拜太尉尚書令兼中書令賜詔書不名天聖七年封鎮王又賜劔履上殿明道初拜太師換河陽三城武成節度封孟王改永興鳳翔京兆尹封荆王遷雍州鳳翔牧悉與碑合則碑所泐者乃元儼也功臣之號宋史職官志及文獻通考賜皇子皇親文武臣僚外臣共有三十八字注云初加四字

次加兩字此碑所載功臣號其二十字大抵初加四字餘十六字則八次遞加也又史志載賜中書樞密臣僚者有推忠二字賜皇子皇親者亦有推忠二字此碑推誠二字史志所無餘十八字俱與史合且泛觀他碑之賜臣僚者亦有推誠二字則推誠非碑誤而史志作推忠者誤也文獻通考同此誤

永興軍中書判子
碑高六尺二寸三分廣三尺五分十一行行二十八字正書在西安府學
戶部侍郎知河陽軍范雍奏臣昨知永興軍體量得前資寄住官員頗多子弟輩不務肯精唯恣嘲詆輕薄屬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五 宋十 三

誅詞訟自來果有條約與諸處不同有過犯情理重者並奏聽 勅裁然終難峻草蓋由別無學校勵業之所是致輕悍成風臣到任後奏乞建置府學兼賜得九經書差官主掌每日講授據本府分析即今見有本府及諸州修業進士一百三十七人在學關中風俗稍變頗益文理見是權節度掌書記陳諭管勾欲乞特降勅命指揮下本府管勾官員令常切遵守所立規繩不得墮廢候 勅旨右奉 聖旨依奏劄付永興軍准此者

景祐二年十一月一日宣德郎試秘書省校書郎節度掌書記管勾府學陳諭立 安亮刻

按碑載景祐二年范雍知永興軍以寄住官員子弟不務肯精恣行過犯因請建置府學賜九經書每日講授見有修業進士一百三十七人在學關中風俗稍變乞勅命指揮令常遵守規繩不得墮廢奉聖旨依云云宋史傳雍字伯純河南人仁宗朝累遷尚書禮部侍郎章獻太后崩罷為戶部侍郎知陝州改永興軍傳但載其關中饑疫雍為賑恤而不載建學教士之事夫寄住官員子弟不守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二 宋十 三

家風務為嘲詆關訟雍設學教之使不致比匪蕩檢則縉紳之家蒙其益者多矣此誠為治之大不可畧也因表而出之

文宣王廟講學堂記

碑連額高九尺六分廣二尺六寸三分十九行行五十四字正書篆額題講學堂記四字在曲阜孔廟

兗州仙源縣至聖文宣王廟新建講學堂記

泰寧軍節度行軍司馬朝散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騎都尉賜紫金魚袋成昂撰

承奉郎守將作監主簿孔彥輔篆額

知景靈宮事宗一大師賜紫孫正己書

昂志從師學觀

夫子道庶幾識其門因事

贊言當會端身是生足矣假天與幸於百歲固心无
吝於一日也戊戌秋迄 帝恩允臺中郎就

戎典午卜老東蒙庚子春預從

御禮備貞

亞獻陪祭于

廟屬中有工度堂構始思賁

新成俟酬宿願初匠事云畢幾造至極比求乎一意何
擁音間年而趨無所得豈聖道藏密不可見乎將大權
反合難為狀也幸覽韓公愈處州碑曰天下通祀惟社
稷與孔子焉然以社稷壇而不屋取異代佐享豈如孔
子巍然當座用王者禮以門人為配自 天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一

宋十

三

子已下北面拜跪薦祭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又以自古
多有以功德得位而不得常祀不得位而得常祀者其
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為有生人已來未有如夫子
者其賢過於堯舜遠者韓以孟子言其効歟昂道不得
已但廣明孟意觀實賢過之言耳夫道以無用妙以神
名德涉有動率以形累聖人有以見其本知其末以无
不可以无顯必用有明以有不自於有生必待无造然
有以形為肩有極无以神用運无窮蓋神者無不應者
也應該至微不可以有極測有者有所係者也係該至
夫不得與无窮稱若乃无有混融短長相取處无窮以

觀有極者窮窮則理應生變變則易故為新神行而理
通雖復堯舜之應靈有期文武之卜世有數窮无窮也
居有極以計无窮无窮者通通則物或有矜矜則轉得
為失形滯而物窮雖復天地以覆載能常日月以運行
能久恐有極也大哉 我夫子貫本末以研

幾持中正而應動恍惚萬變優游一致物當崩壞我得
經緯於後先理在會通我得彌綸於終始斷御群有用
出至無豈固時來以必位叙而後伸其道也夫故以言
乎見者莫窺以言乎作者莫觀爭者見之不得奪讓者
見之不得與高之者不知其然抑下之者不知其以舉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一

宋十

三

過不及者進退賢不肖者跛俯仰歎知後之世侯一方
子百里者可祭而不可瀆刑四海化地民者可則而不
可侮為師之善盡垂百王主善之慶永貽萬古老氏所
云善建者不扶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斯言至矣
斯言至矣杜牧亦嘗有言自古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
稱天子之尊莫如韓吏部昂也愚敢體神而明之稱
夫子道乘幾而文之為講學堂記當耶富耶壯哉
斯堂也棟宇崇崇戶屬空空師席斯正學人斯同淵乎
元百炎乎素風云誰有極極我无窮
皇宋景祐四年七月八日重立

吳興沈陞刻字

按曲阜縣志載此碑云額篆甚奇孔彥輔所書也
其文雜用老氏之言無足錄此碑末題景祐四年
重立則當有舊碑不知立於何時額篆全仿鍾鼎
籀文彥輔為孔子四十五代孫字德甫年十八為
仙源縣主簿秩滿除將作監主簿後知仙源縣官
至國子監博士據景祐二年孔道輔祖廟祭文後
列將仕郎守將作監主簿彥輔正即書此額之時
也文為成昂撰結體艱深將以文其淺陋不獨雜
用老氏之言而已山左金石志謂其文淺陋不足
錄者似未確也書者道士孫正已書譜無其名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一 宋十

五

零陵縣華嚴題名八段

石橫廣一尺六寸五分高一尺五寸
三分四行每行字數不等正書左行

關一行
勅不辨

國子博士監市衎孫蒼舒

江陵節推知零陵縣王務本 皇宋景祐四年

又橫廣三尺七寸三分高一尺九寸五分十
行每行字數八九十字不等行書左行

聖宋康定二年歲直辛巳中秋前一日知郡中都外郎

盛口仲口口口廣西提憲中都外郎田瑜資忠 提舉

賣置田賣外郎張譚巨卿左殿直監兵宋憲公度推官

試校書郎楊構起宗于此既遂命磨崖識其歲月耳

又橫廣二尺五寸五分高一尺
八寸五行行五字正書

洪直景純王之才希聖丘程公遠林喬有卿李忠輔道

舉丙戌十一月七日題

又高廣均一尺四寸五
行行六字正書左行

知永州柳拱辰通判永州尹瞻郴州柳令郭震至和二

季十一月二十日遊此

又橫廣一尺九寸高一尺八寸七
行行八九字不等正書左行

本州軍事判官吳太元前道州軍事推官鄭口本州錄

事參軍張仲回本州司法參軍宋翔東安縣尉范口口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一 宋十

五

口口員外參軍嘉祐四年八月 日題

又此刻在康定二年盛口口
名右副四行正書左行

張毅敷咸同遊花嚴元祐三年十月廿七日 關山住

持 正 進士周黃刊

又高二尺一寸五分廣一尺四
寸九分四行行六字行書

新安曹季明紹聖三年三月初九日來遊男女夫及及

度 侍

又高四尺三寸廣一
尺五寸七分行書

紹興甲子浮翁翁書

按華嚴殿題名八段一為景祐四年次為康定二年是歲十一月改元慶歷中秋時尚為康定也次為丙戌十一月當是慶歷六年次為至和二年次為嘉祐四年次為元祐三年次為紹聖三年次為紹興甲子浮谿翁書華嚴殿三大字旁一行八小字並篆書甲子為紹興十四年浮谿翁疑是汪藻所自號其所著詩文名浮谿集也傳載藻紹興八年上所修日歷升顯謨閣學士知徽州逾年徙宣州言者論其嘗為蔡京王黼之客奪職居永州累赦不宥此所書二字是其時也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一 宋十一

三

涪溪詩詞刻四段

元頌二公中興頌碑

石橫廣三尺六寸高一尺八寸四分七分行行十一字十字九字不等正書

提點口口公事尚書刑部中陳統

進士鄭統書

中興碑頌口嶧嶧正口年來蠶不生湘水無窮流善價

口山長在聳高名文傳幼婦詞源贈翰口崩雲筆力精

按部熾舟因訪古拂塵珍賞眼偏明

涪溪元次山舊隱

次山曾此隱涪溪水清時廢宅羣山合高名千古垂脩

簞森約指樂石從豈碑唯有蒼林色蒼蒼似昔時

景祐五季十月二十四日

內殿崇班口口祗候同提刑柴貽正同賞

進士周賁刻

請唐中興頌

石高二尺六寸廣二尺三寸十一行行十一字或十二字正書

南運判尚書都官外郎口抗

周雅久不復楚駘方獨鳴淫哇弄氣態口我瀟湘清二

公好奇古大節口時口口崖勒唐頌字字環口英口雲

借體勢水石生先精涪溪僻口地自爾聞正聲口傳口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一 宋十一

三

口夏孰賢燕然銘絃歌入商魯永與人神聽江流或可

竭此文如日星

熙寧己酉秋七月零陵令權祁陽縣事夏泉上石

寄題中興頌下

石橫廣四尺三寸五分高三尺三寸五分十一行行七字正書

鼎沸漢陽塞馬鳴中興宏業幸天成且為萬世邦家計

寧問他時父子情李郭功名無可憾元頌文字有何評

若能銘刻燕然石方許雌黃此頌聲

紹定癸巳元日郡守中吳術樵書

涪溪留題衆矣其間或美或刺歷數百年未有口口

其口者是是非非迄無定說

郡侯衛公以合鼎之偉器守零陵之偏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林草題滿江紅詞

石高三尺八寸廣二尺五寸五分十
行行十一字至十三字不等行書

十載扁舟幾來往三五溪上天寶事一回看着一回惆
悵筆畫模糊猶雅健文章衰敗添悲壯在教人字字費
沉吟評輕重西北望情無量東南氣真長王想忠臣應
讀 宋中興頌 主聖自然皆樂土時平正好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一 宋十

儲良將笑此身老大尙奔馳知何用

石滿江紅西阜林革淳祐己酉夏月庚子自淦入桂
巖舟溪澣有感而作汲度香橋下流泉

按浯溪詩詞四段一為景祐五年陳統詩二首一
為熙寧己酉口抗詩一首泐其姓己酉是熙寧二
年一為紹定癸巳衛樵詩一首并跋癸巳是紹定
六年一為淳祐己酉夏月林草詞一闕己酉是淳
祐九年夏月十月也四人史俱無傳林革題後云
自淦入桂巖舟溪澣與巖同蓋自江南西路之
贛州赴荆湖南路之桂陽道經浯溪也是時元己

滅金稱兵南犯朝廷方以泗州圍解雨淮息兵論
功推賞侑倂偷安故林革詞有西北望情無量東
南氣真長王想忠臣應讀宋中興頌云云蓋深望
湖湘一路之長歌樂土也

衛廷諤墓誌

石橫廣二尺九寸八分高二尺五
寸二十二行行三十一字正書

宋故左千牛衛將軍衛府君墓誌銘

君諱廷諤字德言材武為將下錢塘人下率女趙

氏口口下君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捕賊功下鈔山稅饒口廣韶下外口口吏今叅知政事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一 宋十

口公著口下君以族大自口得口口下除左千牛衛將

軍口口下年七十八君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過下士大夫所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異口下父以忠孝為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州口口民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功君謂日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以自為功下悉薄其罪不誅故禮賓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道刑獄見其下之人能愛人遠利誠仁人也君始

口王口口口以下男五人巽淵鼎觀資巽用廢今為口

口殿口鼎未仕而亡口觀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早天諸孫十餘人君臨終口諸孫曰吾_下以吾歸錢塘
異等奉遺命以寶元二年八月十三日口君_下銘曰
衛氏口世以武顯于諸侯口口文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按此誌磨泐過甚全篇約六百餘字今存者不及
三百字銘詞稱衛氏先世以武顯于諸侯今誌文
叙先世皆不可辨但存錢塘人三字而歷考諸史
衛氏之著籍錢塘者竟無一人衛廷諤既不見於
宋史復不見於浙江通志杭州府志人物傳不能
詳其事蹟今節取誌文之存者云廷諤字德言錢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一 宋十

塘人除左千牛衛將軍年七十八歷官所至以廉
稱未嘗問有無在韶州日民有託鬼神以脅其眾
君捕之上君之功君謂曰貧民脅而為盜不過取
錢以自利耳不可以自為功悉薄其罪不誅蓋能
愛人遠利誠仁人也男五人異淑鼎觀賁異用藍
為某官鼎未仕而亡觀_下二女早天諸孫十餘人
君臨終謂諸孫曰以吾歸錢塘異等奉遺命以寶
元二年八月十三日_下文之可讀者如此惜其湮
沒已久尙賴此誌以傳而誌係近年出土流播未
廣因詳錄之以裨武林文獻之徵云

栖霞寺碑

袁本高廣行字
皆不計行書

金陵攝山栖霞寺碑文并銘

陳侍中尚書令宣惠將軍泰寧運事菩薩戒弟子濟

陽江捻持撰

陳翊前會稽王行泰軍京地車需書

聖宋賜紫沙門懷則重書

賜紫沙門有朋篆額

蓋聞天有神宮地云露府乘欽博記始叙四衛之塔金
羽著經因知千步之寺至如峯形甌嶼勢密亦烏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一 宋十

三

足言我南徐州瑯琊郡江_系縣果有攝山者其狀似嶺
亦名繖山尹先生記曰山多草藥可以攝養故以攝為
名焉南瞻舊落顧梯鎮戍之塢北望荒村扈讎卜筮之
宅此山西南隅有外道館地俄而疾痢磨滅三清遺法
未明五怖之灾万善開宗遂變四禪之境倏見齊居士
平原明僧紹空_{解州}深至理高妙道榮軒冕遁跡巖光
宋泰始中嘗遊此山仍有終焉之志村民野老竟來諫
曰山多狼虎毒地所以久絕行踐僧紹曰毒中之毒無
過三毒忠信可蹈水火猛烈亦何能為乃刊木駕峯雉
草開徑披荆梗結構茨苴廿許年不事人世渡河息

果慶無立 皆曰誠至所感有法度禪師家本黃龍來
遊白社梵行輝苦法性純備與僧紹其契甚善嘗於山
舍講無量壽經中夜忽見金光照室光中如有尊像形
像豈止一念之間人王照其香蓋八木曾行潤石朗其
夜室居士遂捨本宅欲成此寺即齊永明七年正月三
日度上人之所搆也山情率易野製疎朴崖巖峻絕湖
戶幽深卉木滋榮四時助其彫綺煙霞舒卷五色成其
綵綺居士嘗夢此巖有如來光彩又因閑居依倚日見
昔寶海梵志睡觀花臺智猛比工行逢影窟故知神應
非遠靈相斯在居士有懷創造俄而物故其弟二子仲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一 宋十

璋爲臨沂令克荷先業莊嚴龕像首於西峯石壁與度
禪師鑄造無量壽佛坐身三丈一尺五寸通座四丈并
一菩薩倚高三丈三寸若乃圖寫瓌奇刻削宏壯蓮花
望日石鏡沉暉藕絲繁長雲崖失彩頂日流影東方韜
其大明而月馳光西照匿其成鬼大同二年龕頂放光
以色身相晃若炎山林間樹下葩如火燬禪師自識終
期欣踴瑞應以建武四年於此寺順森豈非六和精進
十念允諧向沐寶池方登金地者也齊文惠太子豫章
文獻王竟陵文宣始安王尋慧心開發信力明悟各捨
泉貝共成福業宋太宰江夏王靈姬梅閣內德齊雍州

刺史田美方牧貴臣深曉已見妙議求果蓋於此巖阿
廣抽財施琢磨巨石影擬法身梁太尉臨川靖慧王道
契真如心靈靈密見此山製置疎闕功用稀少以天監
十年八月爰撤帑藏復加塗飾續以丹青鏤之統置五
分照或于輪啓煇排天堂麻玉露分色接岫軒輝翠微
抽影八定之侶步纖草而揚梵三慧之僧挹飛泉而動
色喜圓凝靜豈傲吏之凡遊深谷虛靈非愚公之俗路
是以王公縉紳之輩耶吏胥史之屬步林壑步壘壘升
精舍拜道場莫不洗滌無明澣濯踴躍暗非直心之砥路
孰能如斯者乎慧振法師志業該練心力精確度上人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一 宋十

將就遐神深相付囑法師率修厥緒勸助衆功基業用
彌多所創置先有名德僧朗法師者去鄉遼水問道京
華游規挺出碩學精詣早成波若之性夙植尸羅之本
開方等之指歸懷中道之宗致北山之北南山之南不
遊 皇都將涉三紀梁武皇帝能行四等善悟三空以
法師累降敕書確乎不拔天監十一年帝乃遣中寺釋
僧懷靈根寺釋慧令等十僧詣山諮受三論大義買道
日學聖道如日之明孫卿云登高山知天之峻今之探
賢其此之謂南嶺蕭蕭幽栖抗志獨法絕羣道世茲
山多歷年所臨終遺言葬法師墓側還符山豫託西門

之家更似梁鴻傳要離之座又按神錄云楚新神在今臨沂縣齊永明初神詣法度道人受戒自通曰新尙即楚大夫之靈也大同元年二月五日神又見形著菩薩巾披袈裟閑雅甚都來入禪堂請寺眾說法崑嶺之中百神所在首陽之路八駟並驅未有修淨戒之品詣得道之僧整忍辱之衣入安禪之室是知名山大澤靈異憑依者矣慧布法師秀落煩惱早出塵勞律儀明白貞節峻遠貫綜三乘不自媒銜措模七衆無所詎訶曩曰靜龍鍾屢余便觀止食仁飲德十有餘年頃於攝阜受持珠戒佩服之敬雖敢怠於斯須汲引之勞且曷伸於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一 宋十 美

報効夫言意難盡銘槩易凋固比河山莫如金石凡諸徵應并預隨喜並勒于碑左乃爲頌曰

湯：心火冥，世流論生若寄喻死如休三明未了十智難周盡纏癡愛豈離瘡疣敬仰難足恭聞驚頭斯風可羨其路何由我開梵宇面壑臨正我圖靈跡果植曰修兼金畫繪泐石彫鏤連雲出沒泄雨沉浮經行松燈禪坐蕙樓瀾風長瀉崖溜 抽花臺似雪夏室疑秋夕信冥息昧侶薰修三乘謂後六度爲舟金幢合蓋寶駕驅轉地祇來格天衆追遊五時無爽七處相伴碎題翠碧字勒銀鈎賢乎藥餌過客宜留

此碑經唐會昌毀廢後已曾重立至今其石所缺文字訛隱前充寺主僧契先自捨囊貲購石依本寫之康定元年口月十七日鑄立本寺維那僧肅澄上座僧智達寺主僧元聳謹記 袁文雅刻字 右重刻栖霞寺碑本江總持文章需書唐會昌中碑毀今所存者宋康定元年沙門懷則重書也按據持自序稱年二十餘入鍾山就靈曜寺則禪師受菩薩戒暮齒官陳與攝山布上人遊欵深悟苦空更復練戒故題銜有菩薩戒弟子之稱需官翊前曾楷子行參軍世未解翊前爲何語子攷陳書後主之第八子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一 宋十 美

莊封會稽王禎明二年除翊前將軍揚州刺史則需卽莊之屬吏當時皇子封王者必除都督刺史加將軍號乃得開府置官屬故加翊前於會稽王之上也梁時置翊左翊右翊前翊後四將軍在第二十班今人知其名者尠矣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此碑初者祇八字檢攝山志載此文取以校補又校其不同者俄而瘦痠窮滅志作疫癘水火猛烈志作猛獸面月馳光志作面目以色身相志作光色身相八定之侶志作入定名德僧朗法師志作明德僧早成波若之性志作般若釋慧令等十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上祀誤

宋十一

典慶池禱冥詩

碑連額高九尺三寸二分廣三尺八寸分六載書每載二十八行行十一字正書隸額在西安府學

上巳日典慶池禱冥詩 并序

夫鳴鐘列鼎以悅當世者王侯之事也緣情屬思以永欣遇者大夫之職也而況位崇嚴廟伊稷之全謨地控嶠函漢唐之遺業藩鎮雄於右輔冠蓋盛於作州揆藻摘華此焉攸萃良辰美景茲豈難并時維莫春日乃元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三 宋十一

已被于南國想像蘭亭之遊出其東門依倚曲水之會

典慶池者開元之故邸也躡鱗巨沼蹴象回淵壯麗盡於本朝棟檠盈乎一水前頤華萼夾右青門光靈僅存今昔相視 大尹資政稽遵時憲敦講民熙駕言

出遊仍故不改由是都人士女袷服而嘯倚馴杜鸞旂供帳而臨禱實曩有驛燕坐無謹 運副直昭文

劉公濟發詞源廓清吟域首裁雩詠詫大物華有逸民可聽之談無藝虞不經之說以謂墳篋勞奏宜聲應而響隨蘭桂揚芳固道同而氣合則有 資政大學

士左轄高平公 天章待 制都運清河公以佐

僧志作鄉僧慧等十僧蕭聯志作蕭聯余便觀止志作觀止似皆志有臆改也痾本疾疫字通作癘可以不必改癘也面月對上文頂日若作面月則誤矣八定之侶對下文三慧之僧檢韻府正引江總此碑作八定則入定非也名德本高僧之稱南史何點傳招擣勝侶及名德桑門清言賦詠是不當作明德也波若亦見南史何求傳隱居波若寺不必作般若也昨即聯字之省音彌通作彌亦可不必改也葦志為近時人所修或誤釋碑文疑有錯誤而改之耳書人姓氏潛研堂跋六韋蕭詳玩碑文頗似車需據攝山志作李需則大不類矣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三 宋十一

王重器由聖鴻儒駕風義之相高用名教而為
樂繼探強韻鏗振雅音自餘賔僚咸有篇唱無慮十九
首莫不天機街巧月後矜新榆揚 大國之風詞

詠 我公之美爛爛若琮璜之間珪璧洋洋如英

莖之合韶護靡叙懿錄孰光勝踐子定濫游 幙府竊

比逢麻絕希授簡之知姑多拜 命之辱躬承指

顧深愧題辭時慶驛壬午歲太常博士通判軍府事張

子定謹序

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知永興軍府事范雍

與慶春深樂禳辰清歡雅唱奉良賓韶光綺麗新經雨

詩句風流妙入神冠蓋紛紛紅杏徑歌鐘隱隱綠池濱

閨臺將漕皆 時傑共泰常安万井人 和 轉運

學士 陝西都轉運使尚書刑部員外郎充天章閣待 制

張奎 公餘連騎賞芳妍柳重花明祓禊天絲竹繞堤浮昨艇

新羅照水戲鞦韆回頭景物才三月屈指光陰又一年

台旃行春暫 均逸鳳凰池暖正 思賢

陝西轉運副使尚書刑部員外郎直昭文館劉漢

濟明佳節屬良辰行樂東郊宴席賔風柳不勝春氣力

露花無奈曉精神管絲遠近青堤上樓閣高低涿水濱
多少艤舟何所用 府公便是濟川人

太常博士通判軍府事張子定

月標元已樂嘉辰與慶煙波漲曉津宴集幸聯 台

袞坐風流仍繼禳堂春蘭亭事古成遺迹華萼樓空委

路塵歌吹滿缸花夾岸酒帘無處不留人

秘書丞通判軍府事張揆

霽景東郊道風光北斗城 中樞詹 舊德上已燕

羣英鑲管詩情逸彫鵬祿事成樓臺動波色鼓吹逐春

聲繡萼林花客芳茵岸草平願 公均愷樂函夏福黎

氓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三 宋十一 三

秘書丞通判隴州軍州事王揚庭

宗臣上已宴東池雅俗嘉賓盛集時禊席臨川花照耀

游車分路水逶迤賞心唯欲居民樂縱飲猶虞坐客疲

獨願我 公歸 柄用盡令天下洽春熙

殿中丞知司錄參軍事李諷

東風池館絕纖埃元已佳辰樂眾來桃李陰成微雨後

管弦聲動盡缸開 主公望重經 邦業上客

詞高濟世才四海傳聞應有恨一方千里獨春臺

太子左贊善大夫簽署節度判官廳公事尹仲舒

長安本佳麗况復當盛春
擷勝在城曲起亭臨水濱
隔花皆戲艇滿目盡遊人
草賦疑梁圃楊垂認瀟津
自緣農有望豈歇景長新
作真誠欣遇非才與曠賔

著作佐郎知汝州梁縣事閻詢

李唐前事此遺宮
春滿遺宮綠映紅
緩帶有功閑白日
飛鷲無算惜東風
香輪度陌煙容外
畫舸凌波柳影中
被襖賞心從此會
主人歸去漢三公

大理寺丞知萬年縣事趙濟

撫封占清境襖宴協良辰
物態隨存秀歌聲洽政淳
擷芳尋陌綺泛棹擊波鱗
天幸陪開府非才愧席賓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三

宋十一

四

大理寺丞知涇陽縣事宋宏

名臣臨俊域和氣口芳春
襖飲傳佳節時賢冠上
賓淥波浮畫舸芳草染朱輪
行樂由仁政歡聲沸水濱

右五

土已佳辰綺宴陳

大賢重鎮雍城春欲知遠近道

遊者盡是關中受

賜人言

校書郎新差簽署秦州觀察判官廳公事雷簡夫

上已風流屬令辰
襖堂開宴集佳賓
濟時原野經新雨
行樂池堦得舊春
千騎旌旗臨淥水
萬家車馬起香塵
自慙通病無堪者
敢預平津未坐人

觀察判官楊初平

照坐豈冰寒
寒寒北斗揮
漿均被飲興
慶池頭春色
濃
亂柳搖金花
罩錦離章麗
藻俱時才落
筆頌歌兩兩
台
府公莫惜玉
山醉明日
天綸鳳詔來

權節度掌書記史瑜

池館春光欲禁煙
芳辰修襖集羣賢
茂林深處森冠劍
清籟鳴時當管
竽召伯甘棠分
陝地羊公風景
峴山前詩成莫訝
天機俊潛握人
間造化權

節度推官董士廉

歲和事簡正韶春
興慶池邊樂衆
賓奪勝此時追
曲水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三

宋十一

五

賞芳良會屬平津
映花語笑鞦韆
女隔岸綵篋
襖人深愧薄才
叨下幙酒酣應
許吐車茵

秦軍軍節度推官知隴州吳山縣事文彥若

上已當嘉節台庭
燕鉅賢使臺談
玉筮賞幙戎管
鮮蒸粗威儀異
樽粵禮讓宜歡
聲喧渭曲瑞氣
泱秦川

客奉榮煌坐人歸
雜沓庭飯生叨
禮召心久託

甄

德州軍事推官趙貞

斗城初霽媚春暉
託乘尋芳鶴蓋
飛修襖波深

輕急樂舞鸞風
暖薄更衣香車
寶馬嬉游盛別
館離宮

輕急樂舞鸞風
暖薄更衣香車
寶馬嬉游盛別
館離宮

輕急樂舞鸞風
暖薄更衣香車
寶馬嬉游盛別
館離宮

往事非因憶鳳池新溜躍 黑幡看逐 節函

續寄一章

秘書丞通判乾州軍州事王冲

駘邊青郊被映辰東池冠蓋集嘉賓逍遙共入華胥國
綽約誰逢洛浦神障展露花長樂際袍歌煙草曲江濱

遙知台旆行春暇起作 元鈞輔弼人

左側側厚一尺二行
行十八字行書

明昌甲寅歲暮春被映日公餘獨來泛舟與慶池觀
覽勝絕京兆同尹燕臺劉仲游景文書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三 宋十一 六

右側共六行行十
一字行書

携酒送春偶賦小詩一絕

春光將欲朝夕盡携酒東郊邀數賓淺酌花前沉醉

酌誰人學我送殘春

明昌五年三月中休日燕山劉頊子翼書

四六序典雅清麗詩並卓卓可傳子定高平幕下士

也可想見一時之盛關中金
石記

按興慶池在興慶宮唐書地理志宮在皇城東南

距京城之東開元初置至十四年又增廣之唐會

要云上在藩邸與宋王成器等同居興慶里人號

曰五王宅至是為官焉玉海云開元元年以隆慶
舊邸為隆慶宮在隆慶坊元宗名隆基改興慶宮
長安志云開元二十年築夾城入芙蓉園自大明
宮夾東羅城經通化門以達此官先是武后時民
井溢浸成大池數十頃號隆慶池丞相王子列第
其北望氣者言嘗鬱鬱有帝王氣中宗神龍二年
幸池上宴侍臣以厭之又據唐六典元宗隆慶坊
舊宅有井忽湧為小池周袤十數丈常有雲龍或
黃龍出其中景雲間浸廣里中人悉移居遂為龍
池又據雍勝略景龍池本為隆慶池以諱元宗名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三 宋十一 七

改興慶池立宮後謂之龍池此興慶池之原委也

此碑換序者張子定史無傳序為慶歷壬午歲作

壬午為慶歷二年後載范雍張奎劉渙張子定張

揆王揚庭李諷尹仲舒閻詢趙濟宋宏雷簡夫楊

初平史瑜董士廉文彥若趙寅王冲十八人之詩

范雍詩和轉運學士即張奎而不同韻劉渙王冲皆

同范雍韻張子定雷簡夫前後與范同而中二聯

別用韻餘皆各自為韻體皆七律獨趙濟用五律

宋宏二首一五律一七絕為異諸人之見于史者

范雍字伯純河南人累官資政殿學士知永興軍

兼轉運司事遷尚書左丞加大學士碑惟不系轉
 運司事餘悉同宋詩紀事引儒林公議載其紀西
 夏事三首而不錄此詩張奎附弟九傳九家于臨
 濮奎字仲舒先亢中進士累官侍御史為河東轉
 運使進刑部員外郎及分陝西為四路擢天章閣
 待制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知慶州父名餘慶
 辭不許歷陝西都轉運使知永興軍劉渙附父文
 質傳文質保州保塞人渙字仲章以父任為將作
 監主簿累知遼州獻明氏指言與西州地圖加直
 昭文館遷陝西轉運使山工部郎中知滄州碑於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三 宋十一 八

轉運下有副字又刑部員外郎為傳所略張揆字
 文裕齊州歷城人舉進士知益都縣明道中知萊
 州掖縣通判永興軍為集賢校理不言其為秘書
 丞與碑不同宋詩紀事引西清詩話載其賀執政
 入東西府詩二句而不載此詩閻詢字讓道鳳翔
 天興人其歷官傳不載其知汝州梁縣宋詩紀事
 引至元嘉禾志載其題招提院靜照堂一詩而不
 載此詩其詩載入嘉禾志必是嘗官嘉興而傳亦
 無收雷簡夫附其父德驥傳同州郃縣人字太簡
 隱居不仕康定中樞密使杜衍薦之召見以秘書

省校書郎簽書秦州觀察判官公事董士廉附見
 田京傳稱京少時與常山董士廉汾陰郭京相友
 善俱以側儻聞而不詳其官位事蹟王冲附父王
 旦傳旦大名莘人三子雍國子博士冲左贊善大
 夫素別有傳而不詳冲之官秘書丞通判乾州軍
 州事宋詩紀事引雲門志略載其次韻范公仲淹
 遊雲門一首而不載此詩餘則史與紀事皆無攷
 碑左側有金人劉仲游題名右側有劉伉一絕句
 皆明昌五年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三 宋十一 九

褒城縣文宣王廟記
 碑通額高六尺六寸廣三尺八寸四分二十一行行
 三十六字正書額題新修至聖文宣王廟記九字篆
 書在碑
 城縣學
 大宋興元府褒城縣新修至聖文宣王廟記
 給事郎守秘書丞知縣事騎都尉竇充撰并書
 鄉貢進士張公口篆額
 服儒之服讀儒之書不知儒之道是猶終日戴天不知
 天之高終日履地不知地之厚亦何異掘堊索塗冥行
 已矣 我夫子之道文而明一以貫布在方策炳
 若日星祖述憲章顯仁藏用聖人之備者也若夫窮神
 知化自誠而明中庸可格皇猷可復其聖也天縱其性

也生知制作素王之道立三綱五常摠人倫之大紀以
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夫婦以睦兄弟俾民日遷善而
不知斯則顯仁藏用之道盡矣子思謂如天地之無不
持載無不覆燾然猶道之用有旣隱晦文中子謂天地
生我不能鞠我父母鞠我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道
不啻天地父母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其與太極合德
神道並行誠哉言之至口道之蘊矣乃知太極權輿一
氣并包二儀明_顯子之道包序天地其道之管出序一
而已 國家功格穹壤頌溢金石書軌混一

聲教無外庠序大闢禮樂大備使賢不家食野無遺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三 宋十一 十

逸有以見人文化成天下輝 淳曜之盛烈也襄

城縣隸封漢中跨據秦隴控斜谷之巖阻厥田沃衍其

俗富庶樂三堰之美利在學校之構弦誦之業射爾罕

聞備祠宇尙賸人曷口教先是舊廟僻處山塢荒庭寥

落鞠成榛莽芬椽傾墜風雨弗庇春秋釋奠何陋如之

充居治是邑莅局之初乃狀其迹建白公府時

尙書水部口郎李公 雅鎮藩翰淳意儒宗悅聞矢謀

亟從改作繇是周爰近署擇堰之右得官地一廛葺

度址鳩材併工靡踰月而棟宇鼎新不越時而塑像儼

列堂與沉遠開閣有嚴可以落成式觀大壯前以子思

之言但取喻天地未顯道之爲用而文中子明成我之
恩與太極廓合淵序探道之曠邈焉臻道之極吾是口
口庶幾聖人之道者其中說之謂夫誌諸温珉辭達口
口時慶曆二年口月四日謹記

將仕郎守縣尉兼主簿事宋立德立石

古吉刊字

按襄城縣屬陝西漢中府宋時興元府治此陝西
通志云縣有襄水在城東一里即黑龍江自鳳縣
界流入又南流入漢襄城縣學宋慶歷間倚於江
岸實充宰襄建有自記即此碑也而不詳實充未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三 宋十一 十一

建以前之所在據此碑云先是舊廟僻處山塢充

居治是邑亟從改作擇堰之右得官地一廛云云

是舊廟近山失其址矣擇堰之右者當即襄水之

堰漢中府志云堰界石在襄城縣東三里黑龍江

中上一石有乾道元年史可觀記下一石鑄制置

大使司提修造張儀自嘉定三年至七年督責軍

人董工治堰自爲記觀此碑可知襄水之有堰已

見於慶歷以前其時未有黑龍江之名故碑中不

及也實充無攷碑云誌諸温珉當即貞珉避仁宗

諱改也

普通塔記

石高廣俱二尺七寸二分
十一行行二十字正書

弟子沙門可度書

塔非中國之有也制起于西域自東漢世笏行書來為
教以示人曰既侵熾塔則或大或小郡縣幾普矣謂藏
佛骨舍利之所也外則其口能輝揚經律論暨施用厚
者死則其徒或起以貯骨焉重真寺天王院沙門智響
姓李氏京兆武功人自幼依師為浮圖嗣長則能恭養
父母久以孝聞父母死又能以送終之禮栽樹之此其
浮圖嗣之難者也復常悲其寓泊僧骨弄露零散乃於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三 宋十一

寺之南城外不盡一里募施掘地為壙際水起塔出地
又丈餘博用萬餘口既成近左收括得亡僧骨僅四十
數於慶曆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夜建道場請傳戒師為
亡僧懺罪受戒塔頂開一穴以備後之送骨嗚呼古稱
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今智響師能盡力於親而
又悲其類作普通塔使遊方之徒來者未來者死悉有
所歸其用可嘉也五年乙酉春二月一日前寧州從事
盧觀過其院智響悉以事白余素熟其行可應請而記
太廟齋郎劉質
文林郎守扶風縣尉任化成立石

三班借職前監鳳翔府岐陽鎮商稅兼巡防劉昌珪

右班殿直監鳳翔府岐陽鎮商稅兼巡防李用衡

助緣張守斌 馬中象 姚文信 魏平 齊安和

魏德輔 元宗說 趙英 郭士新 潘守用 潘

永 李定基 楊守貴 王全勝 程垠 巨立

安宥 楊文玉等施石

師弟智廣 智仙 師姪智全

地藏院主僧義光 吉祥院主僧瓊玉

左會院主表白沙門澄演

張遵刻
按普通塔為釋氏瘞骨之所今在叢林普同塔之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三 宋十一

所助也重真寺據碑當在扶風縣城內檢陝西通

志已無攷矣劉昌珪李用衡皆監鳳翔府岐陽鎮商

稅兼巡防官岐陽縣名即岐山縣唐武德七年所

更名至德中復為岐山而岐陽之名遂用之於鎮

今亦未能詳攷似在岐山扶風之間也

澹山巖題名六十段

潘衢等題名 石高二尺三寸廣一尺六寸
五分六行行十一字正書

中都外郎知都事潘衢子莊 殿中丞通理郡事陳規

正卿 太常博士監市等李寔公實 軍事判官洪璽

景純 軍事推官李洙希真 慶曆七年十一月五日

又橫廣五尺一寸六分高三尺六寸五分十二行行十字正書

至和二年乙未六月十九日尚書職方員外郎知永州

軍州事柳拱辰以久旱躬禱于零陵王之祠因想此戲

是日得雨時殿直齊懷德大理寺丞章詢判官李方推

官蘇台文錄事參軍張服司法參軍李光序零陵縣令

孫思道零陵縣主簿張拯信安進士趙揚武陵進士魏

堂從行男新黃州司法參軍平奉命題

又橫廣二尺七寸八分高二尺九寸六行行六字左行正書

張子諒中樂陳超輔睦延季僊夫魏景晦翁盧臧魯

卿夏鈞掛之同遊嘉祐祐享後十一日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三 宋十一

又橫廣三尺二寸八分高三尺八行行八字正書

知軍州事張子諒率通判張德淳同游幙中麻延年魏

景邑令夏鈞從大理丞陶弼校書郎章望之選吏李綱

盧臧寶預焉嘉祐己亥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己未臧題

又橫廣二尺四寸五分高二尺九寸八分六行行八字正書

皇宋嘉祐庚子歲六月己巳日提點刑獄度支郎中宋

任仲堪同提點刑獄供備庫副使新元湖公弼按部回

游此

又高一尺六寸廣一尺五寸六行行六字正書左行

徐大方冲道率曹元卿舜臣麻延年仙夫萬孝寬公南

黃致適道盧臧魯卿游臧題嘉祐辛丑上元後二日

又高二尺九寸五分廣二尺四寸五分八行行九字正書

司刑丞權郡徐大方同上幙據停麻延季照閱御書警

巡馬公弼零陵令夏鈞從奉宸前知懷遠曹元卿邵陽

模萬孝寬前荔浦令黃致前湘潭簿盧臧預遊嘉祐辛

丑上元後三日臧題記

又高二尺二寸八分廣二尺四寸七分七行行七字正書

聖宋嘉祐辛丑歲六月三日轉運使尚書刑部員外郎

直集賢院陸詵介夫按部游此携家人與仙姑同至

又高二尺七寸廣二尺三寸五分六行行六字左行正書

馮璟唐輔會齋固幹臣蕭注岳夫魏景晦翁何廓伯達

張子山景仁蕭澈子源辛丑秋社日遊

又高二尺五寸廣一尺四寸五分四行行七字正書

後二十有八日臨川徐晉用之自潭如桂王臣因復載

酒與洪叔駒俱來

又高一尺四寸七分廣一尺五寸四行行六字正書

嘉祐八年三月初八日轉運判官尚書都官員外郎宋

迪遊

又橫廣二尺五寸高一尺八寸六分六行行四字左行正書

持正子西公亮巨卿毅甫隲南同遊治平貳年九月十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三 宋十一

十五

四日隱南題

又橫廣三尺五分高二尺三寸五分七行行八字左行正書

新賀州桂嶺令梁庚子西泊弟零陵令宏巨卿進士真

隱甫陪郡幙項隨持正新清湘尉蔣忱公亮進士周鎬

毅甫同遊治平乙巳九月十四日題

又高三尺四寸五分廣二尺七寸七行行十字正書

轉運使河東薛休步按上六州一監渡瀟湘二水歷三

門崑九龍洞至永遊朝陽瀟山巖悉非人力乃神物所

造之景通判樂成縣令梁宏其行治平二年十一月二

日題石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三 宋十一 六

又橫廣四尺六寸高三尺四寸八行行七字正書

尚書都官郎中知軍州事陳藻君章尚書虞部員外郎

通判軍州事周惇頤茂叔郡從事項隨持正零陵令梁

宏巨卿同遊治平三年四月六日題

又橫廣三尺高二尺七寸六行行五字左行正書

前八日桂倅范子明同永嘆項隨令梁宏揆董乾粹遊

淡山治平丙午鵬月吉誠叔題

又高三尺一寸五分廣二尺一寸五分五行行七字正書

治平四年正月壬申轉運判官尚書主簿田郎中會稽沈

紳公儀行春陵逾瀟水還經澹山寺

又高二尺五寸廣二尺二寸七行行八字正書

比部員外郎通判永州軍州事周惇頤治平四年二月

一日公棟歸春陵鄉里展墓三月十三日迴至澹山

巖將家人輩游姪立男壽熹姪孫蕃侍

又高三尺三寸五分廣三尺一寸三分八行行十字正書

尚書比部郎中知軍州事鞠拯道濟尚書比部員外郎

通判軍州事周惇頤茂叔軍事推官項隨前錄事參軍

劉璞零陵縣令梁宏司法參軍李茂宗縣尉周均治平

四年三月十四日同遊永州澹山巖

又高三尺二寸廣二尺一寸五分五行行五字正書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三 宋十一 七

荆延季歐陽問趙良范成之張勉厚熙寧己酉二月十

七日遊

又高二尺三分廣一尺八寸七行行九字正書

供備庫使前知全州軍州事楊永節公操前提舉廣

西常平太常丞關杞蔚宗河陽節度推官知零陵縣

事楊巨卿信甫熙寧七年正月十九日同遊

又橫廣一尺九寸七分高一尺三寸三分十行行七字正書

河陽節度推官知零陵縣事錢塘楊巨卿信甫率大理

寺丞監泐稅泉南蘇顛潛道零陵縣尉葵丘盧綜貫通

同遊淡山遍尋巖穴之勝子儼道輔有期不至熙寧七

季九月戊戌謹題 梓作石永洪

又橫廣一尺五寸八分高一尺三寸八分六行行五字左行正書

熙寧甲寅歲十月十一日承乏長沙局因祠零陵王迴至此華陰楊傑英甫記

又高二尺七寸廣二尺四寸九寸行行十一二三字左行正書

澹山巖零陵之絕境蓋非朝陽之比也次山往來湘中為最熟子厚居永十年為最久二人者之於山水未有聞而不觀觀而不記者而茲巖獨無傳焉何也豈當時隱而未發耶不然使二人者之願肯夸其尋常而遺其卓犖者哉物之顯晦固有時何可知也蔣穎升題

金石錄編卷二百三十三 宋十一 十六

又高二尺七寸廣一尺八寸四分四行行八字正書

儀真秦日新得之嘉興潘景純和叔長沙李茂宗慶孺熙寧九年十二月中休同遊

又高二尺七寸六分廣一尺八寸八行行十四字行書

至和乙未歲子為舉子過零陵陪太守柳侯換辰禱雨因至澹山巖於今廿三季始得再遊其間絕景勝致當日賞愛之慮髣髴如舊觀石間題名緬懷柳侯久為異物使人惘然不能自已熙寧丁巳清明前二日荆湖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員外郎會稽趙揚題永州軍事判官衡陽黃鎮同口

又高四尺廣二尺七寸五行行十字正書

凌江張申仲甫廬陵毛君卿正甫衡山侯天經元則汴陽盧綵貫道衡陽黃廣成壽翁長沙馬初平祖衡元豐己未季秋六日同遊

又高三尺六寸廣二尺六寸五分六行行八字正書

朝請大夫郡守陳遵朝請大夫通判蔣僅宣義郎前監鹽張仇軍事判官時宥縣尉劉日章元豐八年乙丑六月十一日同遊

又高二尺七寸廣一尺三寸二行行五字正書

蔣僅屢遊元豐乙丑題

金石錄編卷二百三十三 宋十一 十九

又高三尺二寸廣二尺七寸七行五行行七字行書後二行小字正書

林邵才中還自春陵遊澹山巖夜宿僧舍明日再遊遂之衡陽元祐五年季夏二十二日題

憲使按部過此題石

又高二尺六寸廣二尺一寸五分六行行六字古篆文

左朝請大夫知永州軍州事周處厚命工刊之

元祐六年八月十八日王觀巨未許師嚴希衙口師口口口同遊是暮江口口錫題 四明鍾成亦至

又高二尺七寸廣二尺二寸八寸行行十字十一字左行正書
元祐辛未歲九月日檢涼田楚人高公傑子發吳人許

師展希道自賢女廟下宿何氏仙姑家翌日涉江遊龍宅覽仙姑得道處回宿僧舍明日送入歸德福田等鄉

沙門文真勇敢同來 于發書

又橫廣三尺四寸高二尺七寸十行行八字正書

左朝奉大夫知州事劉蒙右通直郎通判州事阮之武

躬閱 御書同遊管界巡檢張準知零陵縣事婁瑄祁

陽縣令陳衍東安縣令徐處仁零陵縣尉陳寬夫與焉

紹聖改元仲秋十二日徐處仁題

又高二尺七寸廣一尺四寸五行行九字正書

紹聖元年甲戌九月七日臨川劉用之行可帥永豐廣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三 宋十一

約潛禮富川吳克禮子仁同遊零陵潛山巖劉邑孟景

防侍行

又高一尺八寸五分廣一尺五分四行行九字正書

紹聖乙亥孟冬五日陪范公淳父 曹守季明遊潛山

巖郡倅張茂先題

又高二尺七寸廣二尺六寸五行行九字正書

新安曹長倫元友弟長明德昭韓國魏中孚誠老衡陽

黃元謐長蜀郡范冲元長同遊紹聖丙子仲夏十三日

江南鄒洵荃意常題

又橫廣二尺七寸高一尺八寸八分七行行六字正書

武陽朱養源臨江知德常上饒周濟叔餘杭唐欽與宣城侍其希聲潯陽周亨甫紹聖四年三月十二日同游

又橫廣三尺三寸高二尺四寸五分五行行四字行書

錦溪唐節公禮唐恪欽與紹聖四年閏月九日

又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四寸五行行六字正書

高平范正思子默東沂畢冲子虛吳郡富為子宣愚溪

張縱純中元符元年十月十九日

又橫廣二尺七寸高二尺六寸八行行六字正書左行

長沙孫欽臣仲恭東都賈材彥成春陵王遂將明弟棠

叔華元符二年己卯六月初七日戊寅同遊勝境遲留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三 宋十一

累日泛舟東下自永還潭

又此列在林邵之左二行行十二三字左行

睢陽蔡毅允元眉山陳續茂訓韓城范直方師厚高郵

秦湛慶度元符己卯十一月十五日游

又橫廣二尺高一尺七寸六行行七字左行正書

大名韓川北歸一游弟球子意姪康世康國康伯侍

行道士何守靜偶至此元符庚辰歲六月二十二日題

又橫廣二尺四寸五分高二尺二寸五行行七字正書

張適安時迪安道適安會遠安行招陳莘子野蔣彥才

之美唐逸元道同遊壬午中春十八日

又此刊在張適之左六行
又行十字十一字行書

長沙慕容選公才周伯常達夫自陝西歸里中泐幹寒

陵特遊澹山口 瞻禮金僊遍遊諸洞次日設僧粥浴

運遷之城下崇寧甲申仲冬五日湘東朱炳明遠書

又高一尺九寸五分廣一尺二寸
又寸七分三分行五字正書

開封曹湜邵陽周奇同遊澹山巖崇寧四年六月八日

又高二尺一寸廣一尺五寸
又寸七分行九字行書

真定鞏鑿辨舛躬闕 御書至此歷覽古跡愛其巖穴

幽邃氣象爽然罕所口見也徘徊抵暮而歸時大觀二

年三月十有七日男庭實庭賓庭老侍行庭賓奉命題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三 宋十一

又高一尺四寸五分廣一尺一寸
又寸三分五分行八字行書

胸水蓋伺公厚因祀 靈顯行次崑下就謁住持芳師

訪其古跡歷覽而歸時大觀戊子季春晦日題

又二高廣俱三尺四寸
又行行十字篆書

青社董令升罷官廣西還過零陵來觀澹山同王紹祖

趙佃夫宋傳道飯巖下思長老以其師燈神師所書禱

襖頌顯上人以懷素千文墨本相示千文真跡余家所

咸嘗刻石鄉里詢顯則同郡人也蓋得之余家豈意兵

火流離之餘乃復見此顯亦可謂好事矣因語及鄉里

相對感嘆紹興乙卯歲春三月戊寅題

又高三尺五寸廣二尺三寸
又五分六行行八字正書

蓬澤程述德遠拉歷溪高所應之魏邸趙彥侁安行開

封王維子厚同遊男格與同年子趙潛夫侍行紹興丙

子仲冬六日記

又高二尺七寸廣一尺七寸八分
又分五行行七字正書左行

東平劉董子舒臨江蕭賓擇可睢陽王光祖仲顯以乾

道戊子六月上休日來游淡山巖

又高三尺四寸廣一尺八寸
又四分五行行十字正書

路分王俊邦傑教官洪彥華叔炳判官趙汝忱德恂推

官葉天休嘉承戶曹攝零陵縣趙不揉從朴慶元乙卯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三 宋十一

季夏十有二日同至

又橫廣一尺八寸高一尺四寸
又寸四分六行行五字正書

嘉泰癸亥歲仲春上澣日東都趙仲義來游淡巖徜徉

終日男師曹師厲侍行

又高二尺六寸廣二尺
又八行行九字正書

開封李震亨仲汧陽段晉龍伯津鄒山王圭粹伯來游

領月臺之風漱石井之泉摩抄山谷老人永州淡岳天

下稀之詩徘徊觀音岳窮幽極勝醉心溢目而后歸時

嘉泰甲子季春中澣日

又高六尺廣一尺七寸
又四行行十六字正書

三山高惟月以慶元戊午校秋試于零陵竣事嘗遊淡巖觀山谷留題後廿九年揭來分符莫秋復遊想景物之依然歎歲月之逾邁歸興翩翩賦念奴嬌一闋

又高二尺七寸廣一尺五寸八分五行行八字正書

前守春陵永嘉許綸任滿東歸携累來遊妹婿鍾光大甥侯希颺鑄鐵澄待行時紹定庚寅正月二日題

又高四尺九寸廣二尺二寸二分六行行八字左行正書

嘉熙戊戌中宵十有七日襄陽御塵王詮困道華家徠游萊人習隱慮汶聖誕待行

又高三尺四寸廣二尺九寸六行行八字正書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三 宋十一

景定壬戌春正月晦零陵令鍾有大以迓繡使俞計院宿此巖寺二月望再侍 判府丘秘丞劭農題石以紀事云

又高二尺廣一尺五寸五行行七字正書

臨淮張孝先郡人卿槐錦江陳時中謁靈祠就過澹巖景定壬戌菊節後三日書石以紀行

又橫高三尺三寸廣一尺七寸五行行五字六字隸書

景定五季冬十有一月乙酉永嘉劉錫自道之瑞來遊于思侍濂溪友劉元禧因赴南宮偕行

又高四尺三寸廣二尺七寸五行行十字正書

咸淳己巳仲秋望踰淡合沙趙與岫仁甫以郡博士攝守倅出郊勸麥偕攝令廬陵劉伯文致平行竣事就訪古跡寺僧請書以記

按湖南通志澹巖在永州零陵縣南二十五里亦名澹山巖唐張顛記云盤伏兩江之間周迴二里

中有巖竇可容萬夫古有老人處其下以澹氏稱因名方輿勝覽云中有澹山寺樓殿屋室隱躍

中雖風雨不能及四顧石壁削成旁有石竅古今莫測其遠近此巖崖題名六十段當即在石壁削

成之上然據永州山水記但載澹山巖宋黃山谷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三 宋十一

始題識之今洞中一石載山谷詩與書而不言此外之題記者甚多也山谷詩跋已附大唐中興頌

後六十段外恐尚有遺姑就此六十段攷之始于慶歷七年迄咸淳五年已合二百二十年中姓

名可見者得二百七人泐者二人其中可攷者陳規史傳稱字元則密州安邱人靖康末金人入

殺鎮海軍節度使劉延慶其徒祝進王在夫為盜犯隨郢復等州規為安陸令以勤王兵赴汴至蔡

州道梗而還建炎元年累知德安府與劉錡領兵同死守後移知廬州疾卒此題銜殿中丞通理郡

同死守後移知廬州疾卒此題銜殿中丞通理郡

事傳無一語及之不知即其人否也趙揚宋詩紀事載抗揚拈二弟皇祐間拈為江源令抗揚與俱名勝志載引流聯句一詩有拈序云公暇事休與弟抗揚坐東軒樂然盤桓其為詩章云云是趙揚為拈之弟史拈傳拈字閱道衢州西安人此題趙揚為信安進士信安為衢州江名正與拈同貫蓋其時遊于知軍柳拱辰幕中也但拈傳不為附載無事蹟可攷陶弼史傳字商翁永州人由陽朔主簿歷知邕州徙鼎州辰州忠州順州加東上閣門使未拜而卒此題大理丞則傳所略傳又稱弼能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三 宋十一

為詩故其詩雜見方輿勝覽後村千家詩合璧事類別集錦繡萬花谷粵西詩載後村詩話諸書中其所著邕州集宋詩紀事采之章望之史傳稱字表民建州浦城人由伯父得象蔭為秘書省校書郎監杭州茶庫累光祿寺丞致仕此題校書郎蓋未監茶庫時也傳又稱其北游齊趙南汎湖湘西至汧隴東極吳會山水勝處無所不歷有歌詩雜文數百篇此題知軍張子諒同游蓋南汎湖湘時也其為詩則夏晝一篇見宋文鑑陸誥史傳稱字介夫餘杭人進士起家簽書北京判官加集賢校

理通判秦州判太常禮院吏部南曹提點陝西刑獄徙湖南北轉運使直集英院進集英殿修撰知桂州至邕州集左右江四十五峒首詣磨下補置將吏更鑄印軍聲益張召為天章閣待制知諫院道除知延州知成都熙寧三年卒此題轉運使尚書刑部員外郎為傳所略其云按部游此者即至邕州集左右江峒首之時也蕭注史傳稱字巖夫臨江新喻人舉進士攝廣州番禺縣以破僂智高功擢禮賓副使廣南駐泊都監知道州拜西上閣門副使居邕數年坐貶秦州團練副使累起為邕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三 宋十一

州都監累知桂州此題無號年但云辛丑秋社日稽其時為嘉祐三年蓋知邕州時便道游此而留題也周惇頤史道學傳字茂叔道州營道人東都事略作春陵人按春陵見後漢光武紀春陵節侯買注云春陵鄉名本屬零陵在今唐興縣北唐興縣名武德四年所改天寶初改延唐縣後唐天福中改延喜縣宋乾德初改寧遠縣是春陵本唐興縣之鄉名偶見於光武紀其地本與營道為鄰觀周子自題云沿牒歸春陵鄉里展墓可知其家在營道先墓在春陵傳著其貫而東都事略則用其

先墓所在之古鄉名也傳又云以任爲分寧主簿
調南安軍司理參軍移郴之桂陽徙知南昌歷合
州判官通判虔州熙寧初知郴州爲庶策轉運判
官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卒此題
凡三見前治平三年題尙書虞部員部郎通判軍
州事後治平四年二次題比部員外郎通判永州
軍州事皆傳所不載又侍遊者有男壽壽姪立姪
孫蕃而傳祇載男壽壽不及立蕃且但稱壽官至
寶文閣待制不詳事蹟書譜引魏鶴山集稱濂溪
先生帖遂寧傳氏藏則周子有書名也書錄解題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三

宋十一

三

載濂溪集七卷是有詩文著述也而傳皆不載惟
東都事略載其南安司理之後有通判永州一語
較史稍詳宋詩紀事載壽字李老一字元翁元豐
五年進士初任吉州司戶次秀州知錄終司封郎
中澠水志載其題金粟寺庵詩蓋官秀州時作也
又元翁詞翰之妙前輩多稱之語見朱子文集紀
事又載壽字次元元祐進士爲貴池令官至寶文
閣待制成都文類載其暑雪軒詩咸淳臨安志載
其遊天竺觀澠水詩是皆至浙至蜀矣凡此皆可
廣史所未備也楊傑史傳字次公無爲人舉進士

元豐中官太常者數任元祐中爲禮部員外郎出
知潤州除兩浙提點刑獄卒此題華陰楊傑英甫
與傳不合疑別一人蔣穎叔名之奇常州宜興人
史傳稱其以蔭得官擢進士第至太常博士又舉
賢良方正英宗擢監察御史神宗立轉殿中侍御
史坐貶監道州酒稅改監宣州酒稅新法行爲福
建轉運判官崇寧元年累除觀文殿學士知杭州
以疾告歸卒此題不著年月亦不著官位當是監
道州酒稅時所題其監道州也由畔歐公之故爲
清議所薄穎叔必有不得意者故題云物之顯晦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三

宋十一

三

固有時何可知也其大指已見乎詞矣穎叔能詩
零陵縣志載其遊澹巖七古一首此詩見下卷又
載其遊朝陽巖七古一首王弇州又稱其工書有
蘇黃法則此題句百餘字亦足貴也陳遵史傳字
亨伯自江寧徙永州登進士第累知雍邱縣徽宗
將以爲御史而遭憂舉喪爲廣西轉運判官欽宗
立積官至光祿大夫徙知中山金人再至受圍爲
步將害此題元豐八年爲郡守傳全不載當別是
一人徐處仁史傳字擇之應天府穀熟縣人由進
士甲科爲永州東安縣令蠻人叛處仁入峒開示

恩信鬱感泣誓不復反此其官東安之政績也後
仕高宗初為大名尹北道都總管卒此題在紹聖
改元正其令東安時也范冲史儒林傳字元長登
紹聖史誤作紹興進士累官翰林侍讀學士以龍圖閣
直學士奉祠卒史不著冲之里貫據此題知為樹
郡人而其時為紹聖三年冲子益初舉進士也宋
詩紀事又稱冲為祖禹長子紹聖元年進士建炎
中官翰林學士守衢州坐與趙鼎有落職衢州
府志有贈了空長老詩爛柯山洞志有游爛柯山
青霞洞天詩皆其守衢日作也可補史之略唐恪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三 宋十一

三

史傳稱字欽叟杭州錢塘人以蔭登第調柳尉歷
仕至靖康初累拜少宰兼中書侍郎以觀文殿大
學士中太一官使兼侍讀二年金人逼立張邦昌
仰藥而死此題兩見皆在紹聖四年是其官柳尉
時而不自署其官但其貫則一日餘杭一日錦溪
錦溪是苕水分流入臨安者非其貫而餘杭則貫
也與傳之稱錢塘者異然傳有知潭州請往錢塘
掃墓然後之官遂改杭州之語或因其先墓在錢
塘故以為錢塘人歟又唐節字公禮題在唐恪之
前似節為恪之兄但事蹟無攷范正思仲淹之孫

純仁之次子史附見其兄正平傳云正平字子夷
父純仁卒詔特贈遺澤官其子孫正平推與幼弟
幼弟似即謂正思也又云蔡京當國言正平矯撰
父遺表又謂李之儀所述純仁行狀妄載中使蔡
克明傳二聖虛佇之意遂以正平逮之儀克明同
詣御史府正平將行其弟正思曰議行狀時兄方
營寗安之事參預筆削者正思也兄何為哉正平
曰時相意屬我且我居長我不往兄弟俱將不免
不若身任之遂就獄云云此題高平范正思子默
與正平之字子夷同用子字信為正平之弟惟傳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三 宋十一

三

稱范仲淹其先邠州人後徙蘇州吳縣此題高平
吳縣無高平之稱或邠州舊名新平郡又可謂之
高平耶秦湛見詞綜稱其字處度觀子官宣教郎
載其謁金門詞一闕又見宋詩紀事嘗為韓膺胃
作枚舉詩先得兩句云云見詩說雋永史文苑傳
秦觀高郵人元祐初累官國史院編修官紹聖初
坐削秩徙郴州此題在元符二年己卯是侍父貶
所時也韓川史傳稱字元伯陝人元祐初薦為監
察御史累以龍圖閣待制守穎州徙澧州與孫升
同受責由坊州郢州貶屯田員外郎分司岷州團

練副使道州安置徽宗立復故官此題在元符三年庚辰正其安置道州時但自署其貫爲大名傅則爲陝人殆大名是祖貫耶趙彥侁趙汝忱趙不揉趙師曹趙師厲趙與詢皆見宋史宗室世系表太祖兄弟五人兄光濟早亡弟光義卽太初次廷美次光贊幼亡廷美封魏王有十子長高密郡王德恭彥侁卽德恭之六世孫承節郎公璟之子也太宗九子長元佐封漢王汝忱卽元佐七世孫善強之子也太宗第六子元偓封鎮王不揉卽元偓之五世孫乃武節郎士倅之第四子官從事郎太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三

宋十一

三

祖四子次子德昭封燕王師曹師厲皆德昭七世孫師曹之父伯遼師厲之父伯道皆贈從義郎子說之子則師曾師厲爲其祖兄弟也太祖第四子德芳封秦王與詢爲德芳九世孫希璿之第二子也題名諸人之可攷者祇此餘皆無攷三山高惟月題記云歸興翩翩賦念奴嬌一闕今搨本不見其詞檢詞綜亦未錄其人又題名中有郡人卿槐卿姓見風俗通云虞卿之後然無一人登史傳者此云郡人豈永州著族耶長沙慕容選題記云瞻禮金僊遍遊諸洞次日設僧粥浴殆在澹山寺也

飯僧爲檀越功德次之僧粥亦飯僧之意至設僧浴則搨見此題豈僧浴不易舉亦待檀施耶青社董令升題云懷素千文墨本真蹟余家所藏嘗刻石鄉里顯上人同郡人也得之余家此敘懷素真蹟之顯晦亦書家法帖之故實識以備攷錢塘楊巨卿字信甫官河陽節度推官知零陵縣事熙寧七年兩度遊澹山一在正月一在九月夫以官爲縣令而能題名紀遊則其居官政績從容餘暇可知而稽之浙江通志杭州府志俱不載其人蓋修志不廣採金石則人物遺漏文獻無徵積病由來已久附識以爲志乘家之勸石刻題名之有姓名有字始乎宋時此題有襄陽郤塵王淦困道萊人習隱盧汶聖鄰郤塵習隱二人之號也以號冠乎姓名之上則始見此題蓋在嘉熙二年南宋末之風尙矣作書有以代戍爲戍戍者尙沿唐人書體之舊侯希理字書無理字似當作理係唐武后所制聖字此仿而書之而有譌也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三

宋十一

三

飛白七字

石橫廣五尺一寸四分高一尺五寸橫書在杭州府仁和學
皇三十九

天下昇平四民清

慶豐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仁和學仁宗御書飛白七字則記皇三十九四字乃

碑石紀數也孫星衍家

慈恩寺塔題名二十二段

塔凡三門題名刻于門枕之上此其一也四行行十一字左行正書

提點刑獄口口口口口口

部都王元百祥

同提點刑獄劉建勳周輔慶豐八年九月十六日同游

又隸書殘缺止存一行十字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三 宋十一

庠太素雷簡夫太簡慶豐

又正書殘缺止存四行行十字左行

嘉祐壬寅歲五缺祖考而降凡六喪既事會親舊于是

庚午承口丞口興

又正書五行行十三字左行

北曹外郎康定軍使盧盛損之前懷州河內簿陳知益

友直弟知恭德基知宣德并姪安期海翁偕從都漕陳

大卿自杜城遊華嚴至此治平甲辰六月三日題

又正書殘缺止存三行行十二字左行

缺州河內簿陳知益友直弟缺基知宣口口姪安期海

翁口從缺口口口口口口杜城遊華嚴至此口口口口

口日題

又正書五行行八字左行

都轉運使潁川孫永副使河東毋沆高平范純仁制置

解垣判官河南李師錫熙寧元年三月十八日游

又隸書四行行七字

知府事吳中復新知梓州李大臨前知蘭州崔度熙寧

六年二月九日題

又隸書六行行十四字

資政殿大學士知越州趙抃度支郎中轉運使皮公孫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三 宋十一

太常少卿知同州毋沆太常博士提點常平倉章棻同

登慈恩塔過杜和公家廟遂會于興慶池館熙寧七年

仲冬二十有二日龍圖閣直學士知軍府事吳中復題

右吳中復題名在西安慈恩塔八分書甚有法按趙

閱道以熙寧三年四月自政府乞罷改資政殿學士

知杭州後改青州召見以大學士再知成都乞歸知

越州此題乃由成都移越道經京兆時也中復知永

興軍案提舉陝西常平俱見宋史本傳公弼任陝西

轉運使亦見食貨志杜和公行家越之山陰晚年退

居南都即今之歸德府也似不當立家廟於長安且

北宋大臣罕有立家廟者或別是一人非衍也潛研堂金

石文

又錄書殘缺止存四行行十餘字不等

缺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缺事虞部外郎俞希及景賢

提舉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又正書七行行三字左行

張琬蔡文卿楊國寶葉摠同遊丙寅元祐元年閏二月五日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三

宋十一

三

又正書二行行八字左行

范登元祐二年丁卯歲四月十八日偶題

又正書四行行十字左行

承議郎新通守清江郡事瑯琊王評漢卿奉使岐雍展

先塋回登慈恩塔元祐三年八月上游題

按漢制公卿以下皆五日一休沐唐會要永徽三年

上以天下無虞百司務簡每至旬假許不視事以便

百僚休沐則唐時十日一休沐矣休沐亦謂之休澣

唐書劉晏傳質明視事至夜分止雖休澣不廢是也

宋時百官旬假循唐故事故有上澣中澣下澣周益

公撰光堯丁亥本命道場滿散朱表有日逾中澣之

句攷其日乃十月二十一日又撰四月十八日丁亥

本命道場朱表亦云日近中休然則每月之二十日

為中澣日上澣必月之十日矣一旬之中止一澣日

今人以上澣中澣下澣當上旬中旬下旬既失其旨

又休澣惟有官人乃可用之不當通於士庶也漢卿

當是駙馬都尉詵之昆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又行書二行行十二字

駙馬都尉王詵再遊元祐癸酉

王詵晉卿宋初功臣全斌之裔全斌子審鈞為永興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三

宋十一

三

軍駐泊都監因家京兆晉卿於審鈞為曾孫則京兆

乃其故鄉又攷王評題名有展先塋之語則晉卿之

屢遊慈恩殆亦以展禮先塋之便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又正書十行行三字左行

德安王端建安章綽南幽張舜民崇寧丙戌歲重九日

同登進士章萊從

又正書六行行九字

睢陽徐處仁擇之京世何常德固管城李諫智甫大梁

曹嗣子問成都郭倫與權西洛趙佺真與浚儀劉仲祥

公善政和改元孟夏十三日

又行書二行

康訓种師周李延祚李景儉司馬朴政和四年四月晦

日

又正書五行

河南趙耘去因殿登塔觀唐人墨蹟時政和丙申七月

二十有四日也

又正書八行行

潘溪真常寓此避暑自宣和庚子歲歷辛丑壬寅癸卯

甲辰凡五夏更三十甲子雖未能拒造化而造化亦不

能煉吾也復嬰返黑上真豈欺我哉刊者姚彥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三 宋十一 无

又行書九行

宣和辛丑夏五月大熱異常與邵子文李秉文种次冉

王服膺二十七日逃暑卧塔下晦日暫歸當卜再至王

正叔題

又正書六行行

黎獻民向宗京陳似楊舟李處俊宣和辛丑

又草書四行行

獨上慈恩塔疎懷亦慨然異朝多少事不改舊山川宣

和四年八月旦范智聞

又正書二行

張智周彥彦周孫昭遠趙君表表仙夫

按陝西通志慈恩塔在西安府城南十里曲江池

北內有浮圖塔六級即雁塔後重加營建至十層

兵餘止存七層長興中西京畱守安重霸再修之

判官王仁裕有記宋張茂中遊城南記云長安土

庶每歲春秋遊者道路相屬熙寧中富民康生遺

火經宵不滅而遊人自此衰矣此題名二十二段

皆來遊者所刊起慶歷八年訖宣和四年凡七十

餘年其中泐不能辨者數人其姓名可辨者得六

十三人以史傳攷之雷簡夫字太簡德襄曾孫康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三 宋十一 无

定中杜衍薦授簽書秦州觀察判官公事既罷居

長安此題上下殘缺上存康太素不知其姓下有

慶歷字則是居長安時所題也墨池編稱其善真

行書書史會要稱其少年學褚河南聖教序歐陽

率更醴泉銘顏太師家廟碑然則其居長安日久

摩挲諸碑書學宜乎更進矣孫永字曼叔世為趙

人徙長社神宗即位累擢天章閣待制安撫陝西

歷河北陝西都轉運使此題熙寧元年正官都轉

時也范純仁字堯夫英宗朝累遷侍御史議濮王

典禮論奏不聽遂還所授告勅家居待罪尋詔罷

追尊起純仁就職純仁請出不已遂通判安州升
知蘄州歷京西陝西轉運副使此題與孫永同游
卽其時也吳中復字仲庶與國永興人累擢天章
閣待制知澤州瀛州移河東都轉運使進龍圖閣
直學士知江寧府歷成德軍成都府永興軍此題
有二一爲熙寧六年一爲七年皆知永興軍時也
中復又工八分書益部談資載百花潭口有任氏
一碑乃熙寧間吳中復撰書則其知成都府時事
矣又歲華紀麗譜載其遊海雲寺倡和詩亦知成
都時作其六年同遊者有新知梓州李大臨史傳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三

宋十一

聖

稱大臨字才元成都華陽人神宗朝累工部郎中
出知汝州徙知梓州據此題知當時大臨由汝州
經陝西入梓州路也又據畫繼稱成都李才元世
以書鳴又可知其書畫兼擅也其熙寧七年吳中
復題云與趙抃皮公弼母沈章棗同登慈恩塔過
杜祁公家廟遂會于興慶池館潛研跋謂杜祁公
衍不當立家廟於長安此蓋誤以唐之杜岐公爲
宋之杜祁公也新唐書杜佑傳佑字君卿京兆萬
年人憲宗在諒闇攝冢宰明年拜司徒封岐國公
宋敏求長安志萬年縣所領朱雀門街之東從北

第一興道坊次南開化坊次南安仁門有太保致
仕岐國公杜佑宅其後或卽以宅爲家廟未可知
也岐公祁公以音同致訛耳杜常字正甫衛州人
昭憲皇后族孫中進士第調河陽司法參軍事積
遷河東轉運判官崇寧中累至工部尙書以龍圖
閣學士知河陽軍又據畫繼錄云神宗間昭憲之
家有登第者甚喜有旨令上殿翼日謂執政曰杜
常第四人登第却一雙鬼眼可令提舉農田水利
又據河上楮談云臨潼灤山華清宮溫泉在焉中
有萃玉屏皆宋元人及今人詩刻內杜常詩四篇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三

宋十一

聖

前題權發遣秦鳳等路提點刑獄公事太常寺杜
常後跋云正甫大寺自河北移使秦鳳元豐三年
九月二十七日過華清有詩四首云云此題殘闕
存者三行杜常與俞希及喻房同遊無年月俞喻
二人無攷惟杜常史有傳然不載其官陝西據河
上楮談則此題乃元豐三年提刑秦鳳時也而系
銜有太常寺史又不載此題上有提舉口口口作
佐郎八字若據畫繼錄所云則當是提舉農田著
作佐郎也然史又不載其官著作佐郎皆當闕疑
俟攷章線附見章棗傳棗字質夫建州浦城人七

子第三子綜最知名第進士歷陝西轉運判官入
為戶部員外郎張舜民字芸叟邠州人徽宗立擢
左諫議大夫徙吏部侍郎旋以龍圖閣待制知定
州改同州此題以崇寧五年丙戌王端章紉張舜
民章恭同登但署其實而不系銜據傳則綜為轉
運判官舜民知同州也章恭雖無攷以章恭傳證
之案孫芟蓋皆附傳芟與芟蓋字皆从艸則亦案
之諸孫綜之從子也徐處仁字擇之穀熟人累拜
中大夫尚書右丞丁母憂免喪以資政殿學士知
青州徙知永興軍何常字德固京兆人累官顯謨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三 宋十一

聖

閣待制知秦州李譔附見李南公傳南公之子也
鄭州人字智甫傳載其歷官陝西者四次初哲宗
朝由河東轉運判官徙陝西次以直龍圖閣知熙
州又次為光祿卿後數年為陝西轉運使又次代
錢昂為郵延帥復徙永興此題以政和改元同遊
而不系銜傳載歷官陝西而無年月故不能攷定
也司馬朴附見司馬池傳池曾孫光兄旦之孫也
字文季少育于外祖范純仁後以純仁遺恩為官
累調晉寧軍士曹參軍中州集稱文季工書翰有
晉人筆意其遺墨有雪齋同韓公度登圓福寺閣

和李效之詩云云此題以政和四年與康訓种師
周李延祚李景儉同遊皆不署官位里貫不知司
馬朴即其人否也張智周桑彥周孫昭遠趙君表
袁仙夫五人但題姓名而無官位年月惟孫昭遠
有傳云字顯叔眉山人元祐間進士歷鳳翔天興
縣建炎元年累遷河南尹西京留守西道都總管
其冬金人來攻昭遠戰不利為其下所害當即其
人餘俱無攷

富平縣李太尉祠堂記

碑連額高一丈一寸廣四尺六分十一
行行三十字並額俱正書在富平縣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三 宋十二

聖

耀州富平縣唐李太尉祠堂記

著作佐郎知縣事王哲撰

華陰張大中書

主簿廖山甫題額

子口富平視事之踰月按圖邑之西三十里有李太尉
墓誌曰臨淮也邑之西南十八里有廟曰赤眉誌不其
載其事蓋炎劉中絕長安之亂厥號不滅里暉之所為
耳噫是可以篤訓耶因遣行視其墓則無有惟顏魯公
為其碑表存焉甚可怪也一日公檢校至其所召父老
詢之則曰是東直七百步越廬井林木之外崗之李相

公園也遂往視焉則東西二塚曰禾中僅存耳猶有石獸按顏文西則司空公東則太尉也太尉忠謀武烈克建大勳與郭汾陽偕為唐社稷臣諸將無能出其右者魯公清賢傑識為文以表其墓顧下得春秋時祭而亂臣賊子乃竊民之奉獨時祭而嚴畏之嗚呼俗狃淫祀不知善惡之別也至於此亟命毀之以其材作太尉祠堂使知忠賢勲勞可以享百世之祀亂臣賊子可以蒙千古之誅不亦宜乎皇祐元年夏六月壬戌朔記

僧普珠刊

按李太尉即唐李光弼也光弼累拜太尉兼侍中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三 宋十一

進封臨淮郡王事蹟詳顏魯公撰神道碑已見本

書九十二卷唐書有傳碑文又載顏魯公集此碑

所稱西則司空公東則太尉司空公謂光弼之弟

光進也太平寰宇記載李光弼墓在富平縣西四

十里陝西通志則云在富平縣西北三十里覓子

店光弼墓旁即太尉祠祠旁即光進墓然則太尉

祠在兩墓之間矣碑亦云按國邑之西三十里有

李太尉墓疑寰宇記作四十里者訛也

改賜終南山官觀名額牒

石橫廣二尺七寸六分高一尺六寸十九行行十字至十七字不等正書在西安府藍屋驛

順天興國觀住持賜紫道士王全矩書

中書門下 殊鳳翔

內中高品都知李神福送到劄子鳳翔道士張守真奏

乞改賜終南山官觀名額奉

聖旨依奏送中書

鳳翔終南山棲觀宜以順天興國之觀為額牒

奉

勅如前牒至准

勅故牒

端拱元年十月十八日牒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三 宋十一

戶部侍郎參知政事王

戶部侍郎參知政事辛

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呂

守太保兼侍中

大宋皇祐元年歲次己丑十一月丙申日建

師弟道士劉全穆 小師韓處淵胡處和李處清

觀主賜紫 道士強德安 梁志刊

按藍屋驛宋時屬鳳翔府故此牒云鳳翔終南山

棲觀也據牒順天興國觀額以端拱元年改賜陝

西通志訛作端拱三年長安志則云興國觀本名

宗聖觀太平興國三年改今名疑太平興國三年所改者但有興國二字至端拱元年乃加順天二字也牒以端拱元年賜至皇祐元年始刻石年月後列銜四人據宰輔表戶部侍郎參知政事王者王沔也戶部侍郎參知政事辛者辛仲甫也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呂者呂蒙正也守太保兼侍中不署姓乃趙普也勅牒之例宰相出使在外則但列虛銜以表攷之則淳化元年正月趙普出為西京太守河南尹但其時是守太保兼中書令非兼侍中若端拱元年則兼侍中加太保非守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三

宋十一

吳

太保表與牒彼此小異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四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謨

宋十二

重修北嶽廟記

碑高一丈二尺一寸廣六尺二寸六分二

大宋重修北嶽廟記

推誠保德功臣資政殿大學士光祿大夫行給事中充定州路都部署兼安撫使兼知定州軍州事及管内制置營田勸農使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食實封肆伯戶韓琦撰并書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四

宋十二

一

朝奉郎太常博士通判定州軍州兼制置營田及管内勸農事上騎都尉借緋錢貽範篆額

天下之嶽五獨北之常方人目為大茂山而嶽名不著嶽有祠不知廢于何代今廟于曲陽縣之西附城距嶽百餘里考有唐以來記刻皆不載廢遷之由故非質于國志人或不知嶽之所在焉於禮祀莫大于天地而五嶽次之古者天口壇以祀四望若時巡至其所既柴然後秩而望祀之廟而祭焉非古也其後世之文乎然則為之者誠有意焉耳夫嶽然而石切然而谷泉焉而眾派別林焉而萬幹攢嶽之形也倏霽忽冥伏珍見祥喜

焉而風雨時怒焉而雷電發獄之神也人仰其形而易之也薪于是敗于是安知其所以為神哉君人者患民之不知也於是廟而像之以警民之耳目致其嚴奉之心使違禍而趨福雖文于古其於教也固明明矣若其視祭之品則三代以降皆以公有唐以王 我朝撫有天下馴致太平 真宗皇帝紹 祖宗之隆以建皇極封泰山祀后土曠絕之禮無所不講由是尊五嶽而帝之復以安天體聖之號表于 我神懼世人之未詳也又 製奉神述以明之蓋愛民之意深則報神之禮重斯誠也雖萬世可知矣故廟宮之制崇飭宏大惟禮之稱著于定令以時繕修歷季既長吏職廢忽日風月雨以圯以漏功大費廣久焉不葺每歲立冬 天子以所署祝冊就道守臣以祇祀事至則羅其邊豆洗酌之具與執事者升降於頽簷壞廡之間退而安然因以為恤慢神瀆禮莫斯為甚慶曆八年夏六月琦獲領州事得居 嶽鎮之下知廟之未完也由市材弗給役徒弗充而民罹水災歲以大歎凡厥用度弗敢為擾會有 詔毀鄉民之擅為佛祠者得取其材以濟之益兵暨工責成于邑吏而曠時不集通判軍州事屯田員外郎游君開謹於其事願盡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四 宋十二 二

力焉率其縣主簿李奕留廟所百餘日悅使其眾而已焉弗懈於是敝陋朽燒之迹煥然一新又於其庭起土民薦獻之宇俾勿衰于 神而 神益以尊彩繪塗墍罔不精極宜 神之喜屏繼來宅皇祐元季冬十月九日以訖功來告僚屬請以鄙文志于廟石而弗克讓夫吏之為政也有善惡焉神之為監也有禍福焉善焉而以福惡焉而以禍神理之宜也或反是焉則非人之所知矣守臣當謹 天子之命而治神之居黎 神之祀修己以愛其民人唯神之所以禍福而已謹記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四 宋十二 三

皇祐二季正月十九日立

常山郭慶諫刻字

碑陰

碑陰作三截書上十一行中九行下七行每行字數十至三十六不等又題名二其一韓左行並正書

皇祐元年冬十月九日重修

嶽祠功畢既勒

文以謹其事乃列將佐官屬名氏于石陰庶永後觀

文林郎守美州武邑縣令管勾定州路安撫司機宜

文字陳 薦

入內內侍省內侍高品真定府定州等路走馬承受

公事謝 禹珪

西頭供奉官真定府定州等路走馬承受公事陳有方

供備庫副使定州路駐泊兵馬都監趙滋

供備庫副使定州路駐泊兵馬都監張俱

西染院使資州刺史定州路駐泊兵馬鈐轄張忠

北作坊使綿州團練使內侍省內侍右班副都知定

州路駐泊兵馬鈐轄任守忠

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保大軍節度觀察留後

定州路駐泊馬步軍副都部署狄青

順安軍判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權節度推官

公事仇公綽

莫州防禦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權觀察推

官周革

節度推官承奉郎試大理評事劉循

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權節度掌書記馬良器

內殿崇班定州兵馬都監兼在城巡檢劉斌

內殿崇班定州兵馬都監兼在城巡檢劉宜孫

內殿崇班定州駐泊兵馬都監石宗閔

朝奉郎太常博士通判定州軍州兼制置營田及管

內勸農事上騎都尉借緋錢貽範

金石萃編卷百三十四 宋十二 四

朝奉郎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定州軍州兼制置營

田及管內勸農事騎都尉賜緋魚袋游開

將仕郎守曲陽縣尉盧至堅

將仕郎守曲陽縣主簿李奕

左班殿直知曲陽縣事兼兵馬監押口昭

文林郎守司法參軍房士安

將仕郎守司戶參軍裴士諤

登仕郎守司理參軍趙諮

承奉郎守錄事參軍曹盡忠

太常博士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徐瓏累謁

祠下元豐庚申秋八月晦題男韶美侍行

安陽韓跋元豐六年仲冬知成德軍棗城縣得替已

嘗恭謁祠下今復自祁之鼓城解官再遂瞻

拜連治二邑皆獲善罷者荷陰佑之所賜也

元祐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北嶽廟在曲陽中有一白石梁相傳云是舜時從嶽

飛至者因祀于此其說迂誕不可信然古樹道竦有

二塑鬼奇甚皆千年外物碑刻亦稱是魏公所書全

法顏平原而時時露柳骨鋒距四出令人不可正視

公之受遺二世以身係輕重此亦可窺一斑矣

州人

金石萃編卷百三十四 宋十二 五

稿

按文獻通考慶歷八年詔置河北四路安撫以韓琦
王拱辰賈昌朝等充諸路使四路謂魏瀛鎮定四州
也定州置安撫蓋昉於此宋初節度使領馬步軍都
部署其後守臣帶一路安撫使者皆帶馬步軍都部
署故有帥臣之稱英宗以後避御名改為都總管宋
史職官志定州兼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據後改名
書之也此碑結銜內已有制置之名而馬端臨謂安
撫帶制置自建炎三年浙西康允之始攷之似未審
矣潘研堂金石文數尾

金石萃編卷百三十四 宋十二 六

按此碑皇祐二年韓琦知定州重修北嶽廟工竣
而撰書刻石以紀也史傳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
累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徙鄆州成德軍定州兼
安撫使進大學士碑系銜有行給事中為傳所略
皇朝事實類苑載魏公書作閣古堂自為記刻于
石後人又畫魏公像於堂上此亦其知定州時事
也篆額者錢貽範無傳文云天下之嶽五獨北之
常常即恒也避真宗諱用常字碑陰列定州官屬
二十四人內有傳可攷者陳薦字彥升邢州沙河
人舉進士為華陽尉從韓琦定州河東幕府而不

載其守冀州武邑縣令傳略之也趙滋字子深開

封人韓琦經略陝西舉滋可將領得閭門祇候為

鎮戎軍西路都巡檢後為京東東路都巡檢在京

東五年數獲盜不自言富弼為言乃自東頭供奉

官超授供備庫副使定州路駐泊都監張忠字聖

毗開封人仁宗即位遷天武左第三指揮使融州

刺史改潮州齊州團練使擢滄州本路鈐轄徙澶

州總管與碑系銜不合疑別一人任守忠見宦者

傳字稷臣由蔭入內黃門仁宗親政西鄙用兵為

秦鳳涇原路駐泊都監以功再遷東染院使內侍

押班出為定州鈐轄加內侍副都知碑系銜北作

坊使綿州團練使傳所不載狄青字漢臣汾州西

河人仁宗時徙真定路副都總管歷侍衛步軍殿

前都虞候眉州防禦使遷步軍副都指揮使保大

安遠二軍節度觀察畱後又遷馬軍副都指揮使

與碑亦互有詳略劉斌史孝義傳有其人是報父

仇稱孝者與碑別一人餘俱無攷

傳應法師行狀

碑高七尺八寸廣三尺八寸三十四行行七十三字

正書碑陰畫圓額題終南山上清太平宮之圖十字

蓋匠在

金石萃編卷百三十四 宋十二 七

聖
宋傳應大瀆師行狀

法師姓張氏諱守真字悟元後漢三萁正一扶教大法
師迺丞相留侯六代孫法師即子房之遠裔真嗣曼延
不常厥居今為盩厔人也瀆師幼孤及長氣誼過人言
行相顧不交權豪篤濟物之心遠壯嘗遊終南山遇

上聖空中降曰吾北天大聖 玉帝輔臣授

命衛時乘龍降查匪正直英傑之士无以振古道汝有
異骨殆非凡庶夙叶真教可受吾教法師曰口聖語口
口口事口還口口董茹共記 真君曰吾迺死真
非奇口至于口口口口口口汝安得輒用腥穢然汝未

金石錄卷一百三十四 宋十二 八

暗固不加鼻可口口口口口口汝至誠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者口加口罰法師乃寅恭致
謝復啓曰守真聞在男曰巫在女曰現口口口口口口
大丈夫之所恥願聞丕訓 真君曰口教汝勿瀆為
民除祚次指汝口口口口口國所福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巫現哉後口口口蒸民災苦祈請者靡不赴之斬
邪去口一口口口口口自是不復為患 真君降
曰吾運化 本朝第二主將建元闕置十一座殿宇
列中外界星辰口國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汝發
運必受 大君禮遇法師稱謝曰口口口口口

君曰吾為天上師汝須得人聞師法師迺詣古樓觀主
梁口門下朝真叩靈口月中口口口口口口法師於古終
南縣私第躬擗 北帝宮塑 真君聖像自是口遠
從口者口奔走求口日聞神異故時人呼法師為通靈
先生張黑殺開寶口年 太祖皇帝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是年十月三日赴命越十日口口
東都趨文陛 天子被口百辟別敘法師對敷神
氣自若左右為之動容 上詢遇 真君神異事
法師具對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真君降言有類此乎對曰若陛下不之信棄臣市

金石錄卷一百三十四 宋十二 九

可驗無目人聲嫫嫫 上聖 帝然之曰果正
直之口即日詔建隆觀十九日 太祖上僊二
十一日 太宗皇帝嗣統命法師瓊林苑醮謝
上帝結壇施湯至誠幽贊潛通宵具
真君降曰 大宋宗社口永時
太宗伺午夜秘殿底誠稽首再擗謝曰仰賴 上真
福浸生靈誓當修奉禮畢口口師西歸至太平興國二
年春命起居舍人王龜從內供奉王守節赴終南山慎
選勝基構立上清太平宮眾議未決昔 真
君降曰北帝宮甫近可建殊庭緣是以定良材雲口口

口風从迨三周歲始僂厥功顯符真語直救法師尸之
 及賜縣官邸店越數百楹旬日利以充費法師前後錫
 資咸賈易創田園不啻萬畝立為常住其經營後在弗
 匪者實法師之力焉 宣命給卒百人供法師聖
 役當時輅車香至士俗響臻法師屋禮以延之迄今通
 為永式三年冬十月修祝 聖壽之歲恭趨
 象魏再親咫尺威 帝旨高尙禮之賜紫口口簡於
 舖座前游被隆恩復之攸館六年十月御前賜師號曰
 崇靈大師七年春正月入內高品盧文壽 中
 捐委本宮祈禱用安宗社樂康兆民法師設普天大醮
 威儀具陳寔非常 真君降靈迺錄感應聞奏
 上知社稷有賴尤加虔奉雍熙中 朝廷
 以口口口遞遣中貴麥守恩傳 天憲命法師昭
 告目卜祺祥遂居羅瓦大醮口意竭黎愈于常度升聞
 冕旒及犬戎束手河朔怙然太史奏五福太一
 臨吳分請修其祠 敕京城東南隅翔靈宇以
 宅之亟召法師醮請太一真君 上謂曰非卿何
 以感通神化祀畢而還淳化五年冬被制授鳳翔府管
 內道正蓋尊嚴其教也 皇朝凡七祀圖工必詔
 法師導從 鴻駕口都人跣踵仰瞻

金石萃編卷三十四 宋十一 十一

大聖人遇法師殊常之禮實前古之罕聞俾還本宮
 告謝釋疑蔽事 國史詳焉當時水旱災沴靡不
 修禱式昭景貺則知法師是 清世應運之士也
 故得福應一方慕勝道口服膺徒弟常不減數百法師
 成而不猛有摠領均平之德救寧上下無敢違越豈非
 懿德之淵源乎至于夙夜寅奉香燈諸殿朝祀越二十
 年雖風雨不淪法師象簡執成指痕斯乃勤至之驗也
 法師凡為國家設二百餘醮修三百餘齋授宣敕三十
 餘道居一日召門人謂曰吾有誅翦怪魅之功而虧修
 鍊飛昇之妙奈何五行更王大數告窮胡能免於形謝
 哉然而質雖遷殞神自有歸 上帝錄吾及物之
 勲已領符命授五土之主汝等必能恢繼教風天弗違
 願遠命蘭湯日三浴徐飲清泉斗餘易衣啓示手足以
 至道二年閏七月十六日委蛻而化享年六十有六時
 天地晦冥大雨三日於別墅權厝後復雨三日法師重
 修古述宮觀有三鋪敘飛奏各賜名額唱昔未遇有子
 曰元濟業進士法師朝覲奏名敕賜同學究出身遂調
 選錄法師行狀以 聞奉 聖旨批付史官布衣
 張濤集事跡門人刻石立于真堂之右
 弟子二十一人 賜紫劉元載 張元明 元元

金石萃編卷三十四 宋十一 十一

德 滕元勝 李元亨 李元輔 趙元正 王元

秘 段元素 李元清 李元白 張元宗 程元

亮 劉元吉 姜善信 李善應 許善能 強善

宗 趙善抱 楊善和 李善結 杜振聖 真像

李楚裝 咸平二年六月二十七日立石

夫立善功俾大名雖骨命所鍾誠明彰著然亦由志行
修蘊天心協應力行聖教而不泯者則 傳應大

法師其人也法師以景德二年八月中自別墅遷葬於
書臺鄉郭塚社祥符七年 敕加翊聖將軍曰

翊聖保德真君 法師舊號崇慶大師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四 宋十二 十一

今上乘錄嘗閱琅函因覽 翊聖傳記頗動

府念景祐中降 制書加號傳應大法師

司竹殿直張君簡每瞻祀 法師真像欽歎久之

嘗謂人曰法師風貌瓌異真神明之標表故得民到于
今稱之法師善功美實刻石存焉張君覽之曰石刻字

缺文誼訛舛使逸之人易以披現茂實者或惜乎季祀
痛遠幾至湮滅具白主者願錄舊文命工重刊庶幾不

朽張君自出奉金以賞其費精求翠翠果成厥志識者
嘉之 監官都官郎楊公通儒英特問而溢美曰是

贊成實有力焉前守寧州定安縣主簿周郁後序及書

篆

師孫大人 住持延生觀賜紫闕知白 住持資聖

官賜紫張知常 住持順天興國觀賜紫強德安

內住持順天興國觀賜紫王全矩 劉知道劉全穆

住持資聖官賜紫蘇宗晏 上清太平宮副官主賜

紫尋宗選 上清太平宮主疑和大師賜紫劉子翔

三班借職監鳳翔府清平鎮酒稅務劉惟滋

朝散大夫尚書都官郎中監鳳翔府上清太平官兼

兵馬都監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楊中和

皇祐二禩上章攝提格夏五月式十有五日重建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四 宋十二 十二

安定郡梁志刻

江寧崇教寺辟支佛塔記

石高二尺五寸五分廣二尺三寸一
分十九行行二十六字正書在江寧

聖宋江寧府江寧縣牛首山崇教寺辟支佛塔記

顧清書

牛首雙峯高插雲漢寔金陵之巨屏東夏之福地林樹

葱鬱泉石相映聖賢大士多所棲宅故 宋明帝

嘗問道林志云牛首有何神聖曰文殊領一萬菩薩冬

居於此又辟支迦入定之所即稱為佛窟寺上有巖洞

幽清磅礴中鑿真隱世傳辟支宴坐之洞也西竺曰辟

支迦唐去緣覺因觀十二因緣而覺性明悟又云獨覺
 觀四時之凋變知諸識之何依无師自悟稱之獨覺其
 或靈山隱秀名洞棲真因其所居即為化境矣若夫道
 之汚隆地有與替得其盛者繫於人焉當寺自天聖年
 中有僧德銓戮力自效遍募檀信欲於山頂建造塔
 以標勝跡歲月茲久工力未就乃有 府城信人高
 懷義嘆之因循慨其湮沒遂集眾力同而成之即於洞
 前按圖定址審曲面勢下葬舍利上建塔塔高四丈
 五尺中安辟支佛夾苧像一軀粹容儼若寶塔高妙瞻
 者觀者罔不發菩提心耶噫人之生以寒暑之勞朝營
 夕謀豐衣厚食不啻一善至於齒鬣髮華乾沒于世者
 有之矣若 高氏生能構斯善鳩舉眾類建是塔作
 是緣鎮此名藍標于勝槩是不朽之矣長于圓照大師
 晉莊因觀斯善合掌讚嘆云爾皇祐二年歲次庚寅春
 三月三日起工八月望日落成後三日謹記
 興塔僧德銓 殿主僧德勤 維那僧德誠 寺主
 僧處真 李整判
 右崇教寺辟支佛塔記長于圓照大師晉莊為文都
 元敬遊牛首山記謂不著撰人者攷之未審爾碑書
 插為插瀆為瀆无為无皆宋時俗體

金石萃編卷三十四 宋十二 古

重修仙鶴觀記
 碑連額高六尺八寸廣三尺一寸五分二十
 行行四十五字正書篆額在偃師縣縣氏鎮
 重修仙鶴觀記
 前進士河南王夷仲撰
 口老之法要其所歸惟清淨寂滅全自然之性不以外
 物糜於中者也口口口老之法也遷史叙老子口口口
 又傳記有說老子口口口域而始為口圖者所以其書相
 出入轍雖異而其歸一也其法牙於漢莫於晉魏梁隋
 之間後口欲口道之相勝也則口者必忌於老老者必
 疾於口迭攻交毀歧而二焉然口之官遍處天下疎然
 相望鮮華偉壯莫口口加其徒豐衣白食幾中夏四民
 之口傾奉之心猶慊慊然患不能穹隆極侈以充其志
 也老之居雖通都口邑口口一二垣頽屋敗僅有存者
 其徒常汲汲於蚤暮間且猶不克自資於温飽也嗚呼
 彼何盛而此何衰邪豈口之者能恢張其說謂極天之
 上而上際地之下而下泊人之死生去來貴賤壽夭凡
 生民之口惡欲莫不畢出於口而主之焉是以鼓動群
 眾使趨向之如走號令雖四海九州之外莫不一其心
 也老之法有羽化口口毆役鬼神移變星文之休咎口
 於禱禱厭伏之事口雄偉大苟奉而有之豈少哉蓋口

金石萃編卷三十四 宋十二 五

者衆而老者寡口口之人隨時趣舍向於後而忽於此也故口治老之官者非奉道篤信之士不可成已緜氏縣前記有周靈王太子晉控鶴昇仙之事故城東三里中里中之樂善者凡數十人相與歎曰是觀且廢今不能復之則何以使人瞻仰信奉以漸於善乎乃卜地得縣署之口口口百步口於縣大夫冀君口為請命於府曰可得道士左慶之清苦者也使居且口口口年觀之門牆殿宇口慶之一口口吾口口曰為是觀也用非蠹於民而積丐其微以足其頃假非擅而作蓋即售

金石萃編卷百三十四 宋十二 六

号而起其廢功非逾乎制而口口庇其像請文勒石以章興修之志於後予謂蠹於民擅於役逾於制者皆過也今無一焉惡得不為之書乎哉 大宋皇祐二年九月乙酉記

觀主賜紫左慶之立石

將仕郎守河南府緜氏縣丞張昭爽

將仕郎守河南府緜氏縣主簿劉丕

口班殿直監西京緜氏縣鹽酒稅孟延亨書并篆額

禮部員外郎知河南府緜氏縣事上輕車都尉賜緋

魚袋路綸

億按宋史言宋初內外所授官名非本職唯以差遣為資歷建隆四年詔選朝士分治劇邑大理正奚嶼知館陶監察御史王佑知魏揚應夢知永濟屯田員外于繼徽知臨清常參官宰縣自此始日知錄引又于慎行筆塵云宋時大縣四千戶以上選朝官知小縣三千戶以下選京官知故知縣與縣令不同以京朝官之銜知某縣事非外吏也然則今碑題銜禮部員外郎知河南府緜氏縣事正以朝官為之蓋緜氏於宋為畿縣其地繁劇故知縣事者每重其人也僊師金石錄

金石萃編卷百三十四 宋十二 七

石高四尺九寸廣三尺一寸十八行行廿一字正書

武威安道卿書

緜氏縣郭下燈油醮社故比部郎中孫劉荀等經

縣陳狀請到東京上清宮賜紫道士左慶之充

仙鶴觀主焚修住持開排施主如後

郭下安中素捨施地基二十八畝三分係正稅絹七尺

外別無青苗稅數亦無官私地課

郭下女弟子董氏獨辦修蓋正殿一坐

郭下女弟子閻氏獨辦塑老君并部從等

郭下韓宗正施造老君塲坐一所

郭下王居安自辦村木修道堂一坐

郭下田父裝土地里域真官兼造堂一所

左慶之與醮社等同共修真武殿一坐并門樓了當

醮社人李元吉 高士元 王 父 梁 熙

李從政 李仕誠 李居正 李道真

張士元 李舜德 李仕簡 李 義

此仙鶴觀元在縣東三里已來年代深遠倒塌荒廢至
大宋慶曆六年三月中依本縣圖經內名額重修

皇祐二年庚寅歲九月乙酉建安中素施石

東平康垣刻字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四 宋十二

億按宋史王安石傳及食貨志青苗法自王安石始

立在神宗時今碑陰記云施地基二十八畝三分係

正稅絹七尺外別無青苗稅數碑之建當仁宗皇祐

二年已有此做法疑不可曉也或未變法以前課稅

內已立青苗名目安石因做而行之輸飲倍甚民始

重困耳然則青苗名稅所起久矣又碑言燈油醮社

今鄉人猶於諸寺廟供燈立社亦其遺俗也優師金

按宋史食貨志仁宗之世契丹增饋夏國增賜養

兵兩陲費累百萬然帝性恭儉寡慾故取民之制

不至拮克神宗欲伸中國之威革前代之弊王安

石之流進售其強兵富國之術而青苗保甲之令

行民始罹其害矣又檢李昉傳昉歷知興元府淮

南京西陝西轉運使部多戍兵苦食少昉審訂其

關令民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之

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廉有羨糧熙寧青苗法蓋萌

於此矣此傳可為仁宗時已行青苗之証蓋參行

之祇以贖兵而王安石行之遂為厲民之政矣

復唯識院記

碑通高九尺三寸廣三尺六寸四分十

四行行三十字并額俱正書在藍田縣

亭九月自尾之藍田宿道傍寺問其名曰唯識口洪集

曰五代時石識存焉按其刻曰龍泉寺 國初更名

義井遂以故廢逮開寶九年通唯識論口志興即其地

廬之乃號唯識院慶曆初西方用兵 詔寺不及三

十室者皆毀至是院又廢後五年 月言者陝以西

寺毀而今願復宜勿禁故洪集實力之其費出於民姚

氏者七人洪集有口行且老誦經回常一飯環其地數

鄉之人趨信之蓋如歸姚氏七人非巨家耐得其不顧

吝而洪集無寒暑奔走能勿懈故其室不侯久而成凡

為屋曰殿曰堂曰厨曰門曰閣者八區三十有式楹皆

壯宏可觀噫儒口口未嘗為尺寸地雖童子不肯輒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四 宋十二

九

日 國家嘗詔四方郡無小大皆立學本古庠序之

法以為教甫一年學不幸而廢死下士反無式言復之

者今唯議再毀矣皆不幾口而復其不顧者有若七人

者其勿懈有若洪集嘗其請而勿禁有若言口是儒果

出口口甚遠也儒之人眎唯識豈獨不口越明季五月

院成洪集自始末徠乞余言遂書之且以見其心之恥

云皆皇祐三年也豫章黃口記琅邪口口无書朱太華

鄭口口題額蘭陵口大雅立石 張遊刻

唯識解院者藍田故龍泉寺也有洪集者與姚氏共

復之而為之碑碑文寥落耳書或正或行或草或兼

一二筆小篆分隸其草又時作渴筆極奇怪道倖似

魯公誠縣而時復出入但記者為豫章黃口關其名

書者為瑯琊口口元關其姓名二字題額者為鄭口

口關其名立石者為口大雅關其姓諸人名姓無一

全者獨刻者張遊姓名亡恙人固有幸不幸哉

復唯識解院記豫章黃庶誤庶字亞夫宋時人其文

載伐檀集中觀妙齋金石攷略

按碑云五代時石刻曰龍泉寺國初更名義井後

乃號唯龍院今檢陝西通志藍田縣不載此寺蓋

頽廢久矣豫章黃庶者山谷之父也字亞夫分寧

人慶歷二年進士歷一府三州從事兼康州所著

詩文名伐檀集宋史黃庭堅傳不附載

岱嶽觀題名四段

宋禧題名石橫廣一尺四寸高六寸四分八行行五六字不等行書

轉運使尚書工部郎中宋禧因巡歷遊岱嶽觀皇祐四

年三月二十有二日題時奉符宰殿省丞張周偕行

又石橫廣一尺四寸高六寸二分九行行七八字不等正書

州從事李昉因幹事至邑率巡山供奉何懷智前巡山

侍禁李安龔丘簿胡稷臣符離進士張瓌口口時皇祐

壬辰歲仲夏月十有一日昉題石 觀主王歸德 道

士李若清

又石高四尺五寸廣三尺五行每行九字正書

皇祐六年甲午歲正月廿一日尚書職方員外郎知永

州柳拱辰同尚書駕部郎中分司周世南祁陽縣令齊

術遊此

又記刻在唐岱嶽觀造像碑側之上載七行行四字五字不等行書左行

長清董元康權宰奉高受代將歸同王彥文遊政和甲

午重九日崇道繼至

張遊等峴首題名二段

此刻未詳是何碑刻高九尺一寸廣一尺三分上下載書上載四行行二十字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四 宋十二 三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四 宋十二 三

京西提點刑獄尚書職方員外郎張遵同提點刑獄東
頭供奉官閻門祗候康遵度因按部經峴首登賞焉尚
書七田員外郎通判襄州黃孝立太常博士知襄陽縣
事王嘉錫偕從皇祐癸巳重九日嘉錫題記

又四行行九字此即刻在
皇祐癸巳張遵題名下

太守孫頌景脩同湘南運使苗時中子居運判唐義同
君益遊此熙寧丙辰仲春十六日

李叅等草堂寺題名

石高一尺五寸廣一尺八行行十三字
十六字不等左行行書在鳳翔府郿縣

淮南江浙荆湖等路都大制置發運使尚書司封郎中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四 宋十二

三

李叅清臣與尚書都官員外郎通判鳳州母沆清臣著
作佐郎知郿縣郭霖君肅新知萬年劉頌景清大理寺
丞前知保定步翔新知萍鄉王宗元元之同州司士殿
振伯起及弟衛尉丞泳道淵同遊皇祐甲午上巳日

此鳳翔題名也不知刻于何地後題皇祐甲午上巳
亦不知何人之筆綽有筋骨法似顏柳最為合作林
事快

按陝西通志草堂寺在郿縣東南四十里圭峯下
後秦西僧鳩摩羅什譯經之處唐改棲禪寺即所
謂草堂寺也鳩摩羅什自西竺來爾時未有寺為

樹草堂譯經其中其後建寺始定今名而俗猶呼
草堂寺云題名七人惟李叅有傳云字清臣郿州
須城人但載其歷知興元府淮南京西陝西轉運
使與題名之所載淮南江浙荆湖等路都大制置
發運使尚書司封郎中者不同末題皇祐甲午上
巳日是年四月朔改元至和三月尚是皇祐六年
也

京兆府小學規

碑連額高七尺二寸四分廣三尺八寸五分作四
藏書各十八行行七字正書篆額在西安府學

鄭貢進士裴珍書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四 宋十二

三

大理寺丞簽署觀察判官廳公事專管勾府學李經
篆額

府學 榜准 使帖指揮族 宣聖廟內置立小學所

有合行事件須專指揮

一應生徒入小學並須先見教授投家狀并本家尊屬

保狀其保狀內須聲說情願令男或弟姪之類入學

官押署後上簿拘管

一核生徒內選差學長二人至四人傳授諸生藝業及

點檢過犯

一教授每日講說經書三兩所授諸生所誦經書文句

音義題所學書字樣出所課詩賦題目撰所對屬詩句

擇所記故事

一諸生學課分為三等

第一等

每日抽籤問所聽經義三道念書一二百字學書十行

吟五七言古律詩一首三日試賦一首或四看賦一道

看史傳三五內記故事三條

第二等

每日念書約一百字學書十行吟詩一絕對屬一聯念

賦二韻記故事一件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四 宋十一

西

第三等

每日念書五七十字學書十行念詩一首

一應生徒有過犯並量事大小行罰季十五以下行扑

撻之法季十五以上罰錢充學內公用仍令學長上簿

學官教授通押

行止踰違盜博關訟不告出入毀棄書籍書牘壁損

壞器物互相往來課試不了戲玩誼譁

一應生徒依府學規歲時給假各有日限如妄求假告

及請假違限並關報本家尊屬仍依例行罰

右事須給榜小學告示各令知委

以前件如前

至和元季四月日

權府學教授蒲宗孟

府學說書兼教授裴演

祕書丞通判軍府兼管內勸農事提舉府學韓繹

尚書比部員外郎通判軍府兼管內勸農事提舉府

學薛俅

忠武軍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尉知軍府事文

本學教授兼說書草澤任民師

三峯進士李邵管句立石 豐邑樊仲刻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四 宋十一

五

右京兆府小學規後題忠武軍節度使特進檢校太

尉知軍府事文而不名者潞公彥博也潞公以前宰

相知府事故題銜較通判以下特大而不署名凡節

度使必帶檢校官宋史彥博傳不云檢校太尉者略

之也宋史職官志慶歷四年始置教授委運司及長

吏於幕職州縣內薦或本處舉人有德藝者充蓋其

時諸州教授皆由本路薦辟不奉朝旨故胡瑗教授

蘇州不見於本傳據此碑蒲宗孟嘗為京兆府教授

本傳亦未之及也宋時有崇政殿說書及王府說書

據此刻則府學亦有說書矣裴珍嘗學顏清臣而得

其形似其書於作於則它碑無之潘研室金石文跋尾

按宋史地理志京兆郡永興軍節度使本州府大

觀元年升大都督府舊領永興軍路安撫使宣和

二年詔永興軍守臣等銜不用軍額稱京兆府然

則永興軍之直稱京兆府始于宣和二年即升大

都督府亦在大觀元年據此碑則至和元年已稱

京兆府矣蓋沿唐之舊也永興軍之建立府學始

于景祐元年知軍范雍奏請中書門下有牒有創

刻石學中碑已見前此是小學生徒三等有年十

五歲以下者未知與彼碑所載之修業進士一百

三十七人同在學否也書碑表衫篆額李疑俱無

攷年月後列銜有權府學教授有說書兼教授而

又有教授兼說書有提舉府學者二人其知軍府

事特以其尊而臨之也滿宗孟史傳字傳正閩州

新井人第進士調夔州觀察推官傳載仁宗時祇

此此下似英其至和元年權教授不知與夔州推

官孰前孰後也韓絳史附見韓億傳億字宗魏由

靈壽徙雍邱八子綱綜絳維維縉縉則釋乃第

四子史無事蹟可攷文彥博累拜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許州

改忠武軍節度使知永興軍據李輔表知許州在

皇祐三年十一月至此知永興又越三年矣餘俱

無攷

玉華宮詩

石高三尺六寸廣三尺七寸十行

行十六字正書在坊州宜君縣

溪迴松風長蒼鳳窺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陰

房鬼火青瑤道哀湍瀉萬壑真筌秋色正蕭洒美人

為黃土况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

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問誰是長季者

宮在坊州宜君縣之西鳳皇谷今季秋予以吏役過

是觀其遺址愴然于懷因記杜子美詩有故物獨石

馬之句求其所謂石馬者蓋無得焉豈事益遠者其

跡益混而無存邪遂刻杜詩于宮西之玉華寺俾來

者觀之口口口焉時至和元季八月二十日也中部

縣主簿李元瑜題

按唐書地理志玉華宮在坊州宜君縣北四里鳳

凰谷貞觀二十年置永徽二年廢為寺冊府元龜

云太宗建玉華宮正門謂之南風門殿覆瓦餘皆

葺之以茅帝以意在清涼務從儉約匠人以爲層

崑峻谷元覽遺長於是疏泉抗殿包山通苑皇太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四 宋十二 三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四 宋十二 三

子所居南風門之東正門謂之嘉禮門殿名暉和殿其官曹署寺並皆創立微事營造庶物亦擾而取供而折番和偃之費以鉅億計矣及帝遊幸勅奉御王孝積於顯道門內起紫微殿十三間文號重基高敞宏壯帝見之甚悅據此則玉華宮之規模壯麗如此自貞觀二十年至永徽二年僅逾六年雖廢為寺而官殿之制不改也自永徽二年至杜少陵賦詩時相距百年而詩中已有不知何王殿之語似乎玉華宮名已不可問者又云蒼鼠窠古瓦陰房鬼火青則寺字尚存但人迹闕寂耳至

金石萃編卷百三十四 宋十二 天

此碑之刻在宋至和初又閱三百年宜乎但有遺址存并石馬俱不可攷矣李元瑜以中部主簿愴然于懷刻杜詩以表遺蹟可謂賢簿矣惜無傳可考又其記未將興建之盛著於篇特詳識之

零陵縣朝陽巖題名六段

石橫廣三尺三寸高二尺二寸八行行七字正書

尚書職方員外郎知永州柳拱辰禮賓副使湖南同提點刑獄李用和尚書比部員外郎通判永州尹瞻至和二季乙未九月四日游此朝陽巖

又高五尺七寸廣二尺三行中三大字左右年月人名正書

朝陽巖 嘉祐五年二月五日張子諒書盧臧題記

又高三尺六寸廣一尺六寸五行行十四字正書

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尚書職方郎中程濬治之尚書虞部郎中知軍州事鞠拯道濟尚書比部員外郎通判軍州事周俾頤茂叔治平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同遊永州朝陽洞

又高廣均一尺五寸六行行六字正書

臨川劉蒙資明原武邢恕和叔河東安惇處厚元祐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泛舟渡江同遊朝陽巖

又橫廣三尺二寸高三尺一尺六行行九十字正書

金石萃編卷百三十四 宋十二 天

主郡吏南昌黃彪彪父暇日携子俟棧澗榮華楛莖遊朝陽巖摩拂蒼崖觀伯父太史題刻歎慨久之表姪九江夏孝章同來乾道辛卯百五日

又四行行十四十六字行書此刻在黃彪之左

零陵令若王准伯清慶元庚申歲閏口月廿有二日招北嶽王沆叔甫桐鄉口致祥和之過水西憩火星巖淪茗石上口飲朝陽洞竟日乃還男荷侍行致祥敬題

按湖南通志朝陽巖在零陵縣西南三里唐元結銘序自春陵至零陵愛其郭中有水石之異泊舟尋之得巖與洞以其東向遂以命之明一統志在

零陵縣西瀟江之游巖有洞潤自中流出入湘零陵縣志一名流香洞有石淙源自羣玉山伏流出巖腹氣如蘭蕙從石上瀉入綠潭洞門左右有石壁黃山谷題名鑄其上巖後有祠祀唐宋諸官蓋朝陽巖距城不遠凡遊華嚴巖澹山巖者必先經朝陽巖此題名六段其中如柳拱辰張子諒盧斌周惇頤諸人皆已見澹山巖題名者餘如邢恕見宋史姦臣傳字和叔鄭州陽武人哲宗立累遷右司員外郎起居舍人坐黜知隨州改汝襲河陽再責監永州酒此題即監酒時也安惇亦見姦臣傳

字處厚廣安軍人上舍及第調成都府教授擢監察御史哲宗初罷為利州路轉運判官歷夔州湖北江東三路是在元祐中未嘗官永州不知何以得與邢恕同游或者嘗官於此而史脫略耳主郡吏南昌黃彭當是山谷之姪題云觀伯父太史題刻者即指洞門左右石壁山谷題名也今山谷題名已失搗矣零陵令君王淮字伯清宋史有王淮傳字季海婺州金華人歷仕高孝二朝未嘗令零陵則別一人也題云過水西憩火星巖方輿勝覽火星巖在永州西江外地勝景清為零陵最奇絕

處零陵縣志巖在羣玉山之側明嘉靖中改名德星巖餘俱無攷

范文正公神道碑
碑高一丈二尺四寸二分廣五尺七寸三十行行七十二字篆書在洛陽
宋推誠保德功臣資政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尚書戶部侍郎護軍汝南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陸伯戶贈兵部尚書謚文正公公神道碑銘并序

翰林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下翰林學士兼侍言尚書吏部□□□□□□□□□□

王洙書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 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 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為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 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 堦臺室晝夜 講誦 其起 居飲食 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 苦居 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為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壹 遂中乙科

為廣德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 天

子贈公曾祖 蘇州糧料判官諱夢齡為太保祖祕書監

諱贊時為太傅考諱璠為太師妣謝氏為吳國夫人公

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權戚不一 動其心而慨

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

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過人豈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捨

其所有為必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

有不在 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於天聖 中晏丞相

馬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為祕閣校理以言事 忤 章獻

太后旨通判河中府陳州久之 上記其忠名拜右

司諫當 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 前殿

上將率百官為 壽有司已具公上疏 言天子無北面且

開後世弱人主以彊母后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

天子不報及 太后崩言事者希 旨多 求

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 太后受託

先帝保佑 聖躬 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

以全大德初 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為太后公

諫曰 太后母 也 自古無代立者繇是罷其冊命

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 郭皇后廢率諫官

御史伏閣爭不能得既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即拜禮

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 時政闕失而 大臣權

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 府 開封 號難治公治

有聲事日益簡 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為 上開

說又為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

之治不遇 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

為公可以為私 亦不可以不察 由是 呂丞相 怒至 交論

上前公求對辯語切坐落職知饒州徙潤州又徙

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乃以公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

遷龍圖閣直學士是 時新失 大將延州 危 公請自守鄜

延扞賊乃 知延州 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

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為書告以逆順

成敗之說甚辯坐擅復書奪壹官知耀州 未逾月徙知

慶州既而四路置帥公為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

馬都部 署 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為 將 務持重不

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清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

寨熟羌 歸業者 數 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 據 要害奪 賊

地而耕之又城細 腰 胡盧於是明珠滅滅等 大族皆去

賊為中國用自 邊制久廢 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

延州兵為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 用 以為 瀆公之所在

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 賊 應變為如何至其大順也一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四 宋十二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四 宋十二

巨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至柔遠始發令告其地處使

往築城至於版築之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

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

追者不度而河外果有伏賊既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

皆服公為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憚而愛已所得賜

資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為謝諸蕃質子縱其

出入無口人逃者蕃酋來見名之卧內屏人徹衛與語

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

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名公歸矣

初西人藉為鄉兵者十數萬既而驟以為軍唯公所部

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為民其於兩路既得熟羌

為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紆西人饋餼之

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

多慶豐三年春召為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

數月以為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

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

夕可也既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

章問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公惶恐避席始退

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謂天下興學取士

先德行不專文辭唐勸例遷以別爵否減任子之數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四 宋十二

三

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在于

之鴻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

有言喜為之佐伯會邊奏有警公即請行乃以公為河

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拜資政殿學士

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壹歲而罷有

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以危事中之賴

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

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

肩昇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

藥存問既竟輟朝壹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

所欲為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卹之甚厚公為人外和

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

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

為政所至民多立祠畫象其行臨事自捐紳處士里閭

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

眾及其世次官爵誌于墓譜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論

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歎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似納山水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

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

必能天子用公其罪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乘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四 宋十二

三

吏愈安 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鉏其穴根

公居三年怯勇墮完兒憐狀擾卒俾徠臣夏人在廷其

事方議 帝趨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難哉

初匪其難其在終之羣言營營卒壞于成匪惡其成惟

公是傾不傾不危 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歿有贈謚

燕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至和三年二月口口日建

碑記仲淹名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

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為壽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

云云宋史載其事在拜右司諫前云太后崩召為右

司諫東都事略云出通判河中府久之仁宗記其忠

名為右司諫在上疏後下云章獻崩又各不同碑云

為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史云為環

慶路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與碑微異其餘頗同此

碑隸書峭勁多帶篆體真出唐人隸書之上惜下截

及書撰人名字多漫滅社大珪名臣琬琰集載其全

文是歐陽修所著也王洙宋史有傳墨池編稱其晚

喜隸書尤得古法當時學者翕然宗尚而隸法復興

中州金石攷云有仁宗篆額褒賢之碑今未揚得州

金石記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四 宋十二

美

碑下損泐與集本參證皆次敘成文至所記文正事

跡亦不異本傳惟碑言通判河中府陳州攷之史亦

云徙陳州則陳州不可刪今集本無之而別本有

之然則別本宜可從也文正知饒州下碑無明年呂

公亦罷六字又下磨滅自坐呂公貶至置羣議而用

之凡九十一字碑本亦無案邵氏閱見錄文正子堯

夫自削去雖然戮力等語歐公不樂謂蘇明允曰范

公碑為其子弟擅于石本改動文字令人恨之歐陽

公集與杜新書又云范公家神刻為其子擅自增損

不免更作文字發明欲後世以家集為信是當日文

字上石所為竄易已失原草而近人率然以石本為

據豈其足信與故予向所錄每以石本證他本今反

以他本訂石本義固各有取也則學紀聞歐陽公為

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為太后壽公上疏其事遂已其

後老泉編太常因革禮有已行之明驗質之歐公公

日諫而不從碑誤此又未叔乘筆自

誤非范家子弟所改 按堂金石跋

按此碑中多泐字其文則歐文忠公集與宋文鑑

皆全載之今取二書參校二書皆未繫泐者補

注于旁其不同者復條列之文云資政殿學士戶

部侍郎文鑑作禮部侍郎題亦文正未嘗居此

官文鑑誤也然戶部侍郎文內並不敘及據東都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四 宋十二

美

事略及史傳皆云加給事中知杭州再遷戶部侍郎徙青州則碑文漏也公生二歲而孤歐集無公生二字之南都入學舍文鑑作南郡据傳云之應天府依戚同文學則作南都者不誤而文鑑誤也祥符八年舉進士歐集脫士字爲廣德司理參軍廣德下歐集文鑑事略史傳皆有軍字則碑文脫也其于富貴貧賤集鑑皆無其字當先天下之憂而憂集鑑當字上皆有士字亦碑文脫也通判河中府陳州集鑑皆無陳州二字集原注云一有陳州所謂一有者卽指別本也而不知碑原有之以至日大會前殿集鑑皆同史傳亦云將以冬至受朝涑水記聞亦云冬至立仗惟東都事略作元日弱人主以彊母后漸集鑑漸上皆有之字碑文脫也又上書請還政鑑與碑同集脫又字告以順逆成敗之說甚辯鑑脫成字公爲環慶路公字上集有以字遷諫議大夫遷字上集有累字築清澗城文鑑同歐集作青澗東都事略及宋史地理志亦皆作青澗則碑與文鑑訛也復承平永平廢秦事略史傳文鑑皆同歐集脫永平二字奪賊地而耕之集鑑皆無此六字集原注云蘇本有之細腰胡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四 宋十二

三

盧傳作胡蘆文鑑訛作胡盧明珠滅滅等大族文鑑訛作大賊邊制久隳鑑作邊壘至其大順也大順上集鑑皆有城字碑文脫也至柔遠至字上集鑑皆有軍字至於版築之大小畢具之字下集鑑皆有用字亦碑文脫既失計集鑑皆無既字集原注云一有既字諸蕃質子鑑作諸羌公居三歲集鑑同集原注云蘇家本作二既而驟以爲軍鑑脫爲字但刺其手鑑同集作但刺其臂上之用我者至矣集無者字但相與騰口鑑同集騰作滕亦幸外有言鑑同集脫言字兼陝西四路安撫使鑑脫四字而復其故言者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文鑑無故言者至不聽是止凡十六字似係脫誤又言者下集有遂字危事集作危言使就問其家所欲爲集鑑皆無爲字集原注云蘇本有爲字其行臨事集鑑皆作其行已臨事碑脫已字自摺紳處士集鑑俱作山林處士集原注云山林一作摺紳銘詞與時偕逢集時作世兒憐歎擾鑑同集作鬼隣歎茲惟難哉鑑惟作爲其在終之集鑑俱作在其終之至碑文之與歐集文鑑大異者凡涉呂夷簡事碑皆刪之如知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四 宋十二

三

饒州下集鑑皆有明年呂公亦罷公七字趙元昊反河西下集鑑皆有上復名相呂公六字至今尤多下集鑑皆云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為黨或坐黨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凡九十一字此蓋碑文有意刪去者即聞見錄所謂文正子堯夫削去驩然戮力等語歐公不樂之事也玩聞見錄語堯夫刪削歐公及見之然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四 宋十二 碑

朱子名臣言行錄載此一條未注碑字則朱子當時所見碑文此段又似未嘗刪也不然則朱子何不據他書而引碑文耶又或者朱子之世洛陽立碑之所已屬金土朱子不得見揭本仍據歐集所載之碑文耳且東都事略於文正傳亦節取此條即宋史傳亦云夷簡再入相帝諭仲淹使釋前憾仲淹頓首謝曰臣竊論蓋國家事於夷簡無憾也是文正之與呂相不協仁宗深知之此事可以不諱不知何以刪去實不能推原其故也其餘碑與諸書互有詳略之處無大關係亦可不辨歐公撰

文碑泐其結銜之後半故姓名不見書者王洙亦存系銜之前半而姓名尚見史傳稱既葬帝親書其碑曰褒賢之碑今揭亦未見不知存佚何如也

柳子厚祠堂記

石橫廣三尺七寸高二尺七寸十三行行十字正書

子厚謫永十餘年永之山水亭榭題詠固多矣韓退之謂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今建州學成立子厚祠堂于學舍東偏錄在水所著詞章湊于堂壁俾學者朝夕見之其無思乎至和三年丙申二月二日尚書職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四 宋十二 碑

方員外郎知永州柳拱辰記

白水路記

摩崖高一丈七寸廣七尺二寸二十六行行三十七字正書篆額

大宋興州新開白水路記

宣德郎守殿中丞知雅州軍州兼管內橋道勸農事管勾駐泊及提舉黎州兵甲巡檢賊盜公事騎都尉偕緝雷簡夫撰并書篆額

至和元年冬利州路轉運使主客郎中李虞卿以蜀道青泥嶺舊路高峻請開白水路自鳳州河池驛至口州長舉驛五十一里有半以便公私之行具 上未

報即預畫材費以待其

可明季存口與州巡轄

馬遞鋪殿直衙達領橋開并郵兵五百餘人因山伐木

積于路處遂籍其人用訖是役又請知興州軍州事虞

部員外郎劉拱摠護督作一切仰給悉令為具命簽署

興州判官羅公事太子中舍李良祐權知長舉縣事順

政縣令商應程度遠近按視險易同督斯東知鳳州河

池縣事殿中丞王令圖首建路議路占縣地且十五餘

里部屬陝西即移文令圖通幹其事至秋七月始

可其奏然八月行者已走新路矣十二月請功告畢

作閣道二千三百九間郵亭營屋網院三百八十三間

減舊路三十三里廢青泥一驛除郵兵驛馬一百五十

六人騎歲省驛粟鋪糧五千石畜草一萬圍放執事役

夫三十餘人路未成會

李遷東川路今 轉運

使工部郎中集賢校理田諒至審其績狀可成故喜猶

已出事益不懈於是斯役實肇於李而遂成於田也嘉

祐二季三月田以狀

上且曰虞卿以至和二季

仲春與是役仲夏移去其經營建樹之狀本與令圖同

臣雖承乏在臣何力願

朝廷旌虞卿令圖之

並望賜與以慰遠心

朝廷議依其請初景德

元年嘗通此路未幾而復廢者蓋青泥土豪輩唧唧巧

語以疑行路且驛廢則客邸酒壚為棄物矣浮食游手

安所仰邪小人居嘗爭半分之利或睚眦抵死况坐要

路無有在我運行人一切之急射一日十倍之資願肯

默然邪造作百端理當然爾嚮使愚者不怖其誕說賢

者不惑其風聞則斯路初亦不廢也大抵蜀道之難自

皆以青泥嶺稱首一旦避險即安寬民省費斯利害斷

然易曉烏用聽其悠悠之談邪而後之人見已成之易

不念始成之難苟念其難則斯路永期不廢矣簡夫之

文雖磨崖鏤石亦恐不足其傳口口于尚書職方之籍

之圖則將久其傳也嘉祐二季二月六日記

前利州路諸州水陸計度轉運使兼本路勸農使朝

奉郎守尚書主客郎中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李

虞卿

利州路諸州水陸計度轉運使兼本路勸農使朝奉

郎守尚書工部郎中充集賢校理輕車都尉賜緋魚

袋僧紫田諒

案白水路因江為名白水江水經注所稱濁水者是

也青泥亦水名太平寰宇記有左溪水入嘉陵江者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四 宋十二 聖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四 宋十二 聖

即是水經注漢水又東南于槃頭郡南與濁水合水出濁城東流與丁令溪水會又東逕武街城南故下辨縣治也又東宏休水注之又東逕白石縣南又東南泥陽水注之又東南與仇鳩水合又東南與河池水合又東南兩當水注之即故道水又南注漢水關中

按白水之名始于漢有白水縣與葭萌縣同屬廣漢郡歷三國至西魏皆因之隋唐改為景谷縣五代縣廢惟葭萌存宋時屬利州路此名白水路者或亦因其舊縣而稱之也其路起于鳳州河池縣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四 宋十一 蜀

之河池驛北宋時屬陝西與秦州同路故開路須移文通幹之也開路至五十餘里作閣道亭屋至二千六百餘間其功偉矣自陝入蜀棧道之首途雷簡天此文可與漢之鄒君開通褒斜道魏之李苞通閣道題名並垂不朽文紀李虞卿田諒諸人之功而李田二人史無傳雷簡夫傳但載其知雅州其於開路之事非其所專故亦不書墨池編稱簡夫善真行書守雅州聞江聲以悟筆法迹甚峻快蜀中珍之然不言其工篆書據此碑則兼及篆額也其聞江聲事詳見書史會要云近刺雅安畫

卧郡開因開平羌江瀑漲聲想其波濤番番迅駛掀搯高下感逐奔去之狀無物可寄其情遽起作書則中心之想出筆下矣云云而獨不言其嘗書此碑可知此碑之不傳于世久矣

文路公宿少林寺詩

石高一尺二寸橫廣一尺二寸五分詩共六行行十三字撰人并立石刻人共四行字數不等行書在嵩山少林寺

宿少林寺

保平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事潞國公文彥博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四 宋十一 蜀

六六仙峯繞佛居俗塵至此暫銷除西來未悟禪師意北去還馳使者車行方受命五品封槐今尙在九年面辟昔何如心知一宿猶難覺花藏重尋貝葉書

嘉祐五年四月一日給事郎守太子中舍知河南府

登封縣兼管句崇福官事燕若拙立石

崇福宮副宮主明教大師董道紳

掌文籍賜紫王崇祐同摸刊

按文氏停雲館帖載潞公書與此不似公為有宋名臣書史稱其筆勢清勁不愧古人此碑或立石時代書數

右宿少林寺詩保平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事潞國公文彥博所作保
平陝州軍額太平興國中賜名也潞公嘉祐三年罷
政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平章事判河南府後改保平
軍節度判大名府詩有西來未悟禪師意北去還馳
使者車之句自注予方受命移守北都蓋移守之命
已下而未離河南也宋之盛時大臣進退以禮潞公
以故相在外而恩遇不替無憂謗畏譏之心又州郡
守臣更代之際登臨山水觴咏如平日蓋上之察吏
不苛以簿書期會之細而事亦未嘗叢勝而不治真

可謂太平之象矣潘研堂金石文跋尾

萬安橋記

碑高廣皆一丈一尺三寸許十二行行十三字正書在泉州府
泉州萬安渡石橋始造於皇祐五年四月庚寅以嘉祐
四年十二月辛未訖功塗趾于淵醴水為四十七道梁
空以行其長三千六百尺廣丈有五尺翼以扶欄如其
長之數而兩之靡金錢一千四百萬求諸施者渡實支
海去舟而徒易危而安民莫不利職其事盧錫王是許
忠浮圖義波宗善等十有五人既成大守蒲陽蔡襄為
之合樂譙飲而落之明年秋蒙 召還京道經是

出因紀所作勒于岸左

萬安天下第一橋君謨此書雄偉道麗當與橋爭勝
結法全自顏平原來惟策法用虞永興耳畫錦堂差
近之荔枝茶譜不虛道也舟州山人業
君謨此記原係兩石嘉靖中選倭患燬其半土人取
舊本摹補之前一片仍舊刻也書畫
鄭杓子經著衍極取古今十三人謂公書起五季之
衰萬安為摩崖之苗裔可謂確論蓋大書不難于矩
矱而難于得天真趣多今以此觀之只似作蠅頭小
楷此因其過人者若渴軒

按福建通志萬安橋在泉州府城東北亦名洛陽
橋皇祐五年郡守蔡襄建襄自為記手書勒石橋
下即謂此碑也史傳蔡襄字君謨興化仙遊人仁

宗朝累以樞密直學士再知福州徙知泉州距州
二十里萬安渡絕海而濟往來畏其險襄立石為
梁其長三百丈種蠟于礎以為固至今賴焉名為
翰林學士此記云明年秋蒙召還京蓋即名為學
士時也墨池編稱君謨真行草皆優入妙品篤好
博學冠絕一時周必大平園集稱蔡忠惠公大字
端重沈著宜為本朝法書第一洛陽橋記與吐谷

渾詞皆大書之冠冕也然則萬安橋當南宋時已有洛陽之稱但不知何所取義而名洛陽未有人論及者

祈真巖題名五段

石橫廣四尺高二尺九行行七字左行正書

天章閣待制新知襄州劉元瑜君玉殿中丞知弋陽縣高思永延之贊善大夫知貴谿縣李孝傑才孺同遊昭真觀王先生巖嘉祐庚子歲暑七月日才孺誌

又二行行十二字正書刻在前題名之右

提舉常平何琬貴溪令馬持國熙寧丙辰九月廿九日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四 宋十二 吳

同游

又石橫廣五尺二寸五分高二尺九寸七分十行行六字正書

宣和五年四月四日來訪招真之館峭壁四立巉巖中虛羽人之所棲託清塵外思致遐想倦人王德之高風低回留之不能去遂寓書于崖壁豫章洪口記

又石橫廣三尺八寸四分高一尺九寸三分七行行四字正書

嘉泰改元五月既望臨川王松年同建安熊仲機叔席來遊克勤侍行

又石橫廣六尺四寸七分高一尺九寸五分前所撰巖三大字正書後有題名五行行五字正書

祈真巖

宋淳祐丁未觀人余鍊涂直諒約邑人潛增發鐘口處茂學來游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四終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四 宋十二 吳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五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相誤
宋 十三

澹山巖詩刻二十四段

石高二尺八寸廣二尺
六寸七行行八字正書

尚書駕部員外郎監零陵郡事尹瞻

爰巢元化精嶄巖大塊坼駭若盤古時呀然巨靈孽狀

怪嘔風雷勢逸吞山澤寒暑中外分居僧甘窟宅

又高一尺九寸廣一尺六寸
三分八行行八字正書

郡進士蔣緯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五 宋 十三

風生崖木響雷散洞門寬幽徑盤危入青天一面看三

冬僧定暖五月客游寒縱有通神筆亦應圖出難

嘉祐六年正月廿四日孫州院孔目官襄上石并書

又高二尺七寸廣一尺三寸
三分六行行十四字正書

尚書都官郎中通判軍州事樂咸

門開巖底洞沈沈寶乳雲泉矢路深香石峭峰千載異

龍潭幽穴四時陰僧居築室墮高下客到留題見古今

南出零陵一舍地清澗堤上好追尋

治平三年正月十五日書

又橫廣四尺五寸高三尺五寸
十八行行廿一字正書

蔣之奇字頴未

零陵水石天下聞澹山之勝難具論初從巖口入地底

始見殿閣開重門乃知茲洞最殊絕洞內金碧開祇園

寬平可容萬人坐仰視有若覆盆盆虛明最宜朝日照

陰晦常有靈雲屯盤虬天矯垂乳下異獸突兀巨石蹲

香山一株在崖壁人跡悄絕不可捫靈仙飛遊享此供

常鶴颺馭乘雲軒我來正逢秋雨霽氛翳開廓陽景溫

呀然雙穴露天半籠絡萬象將并吞只疑七竅混沌死

五竅亡失兩竅存神奇遺跡未泯滅至今猶有斧鑿痕

雲床石屏極隈曠昔有居士嘗潛蟠避秦不出傲聘召

美名遂入賢水源咸通嘗為二地窟元暢演法地輒遷

從茲其中建佛刹棲隱不復聞世宣惜哉此境久埋沒

但與釋子安幽禪次山子厚愛山水探索幽隱窮晨昏

朝陽迫迨若就狴石角禿鬚如遺髮豪篇玲瓏過其實

稱譽珉石為瑱璠環觀環賞欲奄有不到勝處天所慳

嗟予至此駭未覩不暇稱讚徒驚歎恨無雄文壓奇怪

好事略與二子班蕪詞願勒岳上石勿使歲久字滅漫

熙寧九年正月廿二日過此書

又高二尺六寸五分廣一尺
五寸六行行十字正書

一景曲彎彎初遺号澹山崖邊煙草亂石上雨苔班客

往長時望僧居永日閑幾迴將欲去心只在巖間

熙寧九年丙辰歲安定胡奕題

又高七尺四寸廣三尺二寸五分七行行十九字廿字不等行書

山谷老人黃庭堅

去城二十五里近天與隔盡俗子塵春蠶秋蠅不到耳

夏涼冬暖抱宜人巖中清磬僧芝起洞口綠樹僊家春

惜哉淡山世未顯不得雄文鏡翠珉

淡山淡姓人安在徵君避秦亦不歸石門竹徑幾時有

瑤臺瓊室至今疑山中明潔坐十客亦可呼樂醉舞衣

闔州城南果何似永州淡巖天下稀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五 宋十三

三

又橫廣二尺八寸高一尺九寸五行行九字十字不等行書

進士蔣緯

風生崖木響霧散洞門寬幽徑盤危入青天一面看三

冬僧之暖五月客遊寒縱有通神筆亦應圖出難

昔郡守王公世則遊是崑讀此詩至青天一面看輒

驚歎曰崑中奇處此句道盡遂相與為詩友士大夫

雖傳誦此詩至今終不知其因今復易新刻并叙其

事以示觀者建中靖國改元中春望日四世孫務敏

謹識

又三行行十三字行書
此刻在蔣緯詩之左

古水懸秋月空雲結洞天崑中人不見歸去竟忘年

時為巡撫願書口來遊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識

又高四尺七寸五分廣三尺行行十四字五六字不等行書

乘暇率僚友訪澹山祇閣 御書清談久之偶成以

豁其思

棠陰蕭爽訟詞稀乘暇齋莊一陟危 雲漢昭回 神

聖畫珠璣煒燿古今詩清談習習風聲起薄暝霏霏雨

脚垂它日 玉堂誇勝踐畫圖應展淡山奇

同遊者為誰譙國曹宗文元伯廬江何允太和長沙

何谷應求臨江何昌辰利見吳興沈充彥端 宣和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五 宋十三

四

二年歲在庚子季冬十有七日江夏黃同學古書

又高三尺四寸廣一尺五寸行行十一字十二字不等行書

建炎庚戌上春十有三日用之同文敬先輩偶遊澹

山巖長老琦公接余于寺外且曰不預探知不獲遠

接余笑謂之曰訓狐不相報否琦老即謂余曰提刑

道力行不動塵鬼神容有不知余嘉其不以偽告而

味其言之高也因成二詩以答其意借用山谷老人

韵江都尚用之

我來訓狐無所聞老人戲我不動塵道愧未嘗分寸得

心灰要似尋常人斷崖危絆藤蔓古殘僧靜對桃李春

次山不遇過山谷俦口妙句垂堅珉

崑深樹綠春長在崑暇雨霽雲初歸天愛護持有神物

蛇去因果無狐疑石田藥曰誰與刻香山乳竇苔生衣

未問城南閩州此景自是寰中稀

又橫廣二尺七寸高一尺五寸五分
十一行行七字九字不等篆書

渡過瀟汀日已曛影和明月共三人名崑近郭別州少

好事更誰如我真絕頂有天浮碧樹凌秋無暑斷紅塵

終當早棄人閒事來與山僧作並隣

紹興乙丑七月嶼谷游何蕭卿乘月獨遊淡巖書事

兼簡零陵宰君李兄秀實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五 宋十三

五

又高六尺二寸廣二尺五寸
七行行十四字正書

起仰高山積有年忽看巖竈鎖雲煙一塵不到非凡地

六月當知不暑天昔有秦人嘗穴處世從山谷始名傳

品題自古因人重我謾邀僧煮石泉

清源留筠端父嘉芝丁丑抄冬八日行郡來遊與僧

文思酌衡嶽茗誦山谷詩徜徉久之因識歲月

又高四尺八寸八分廣二尺二寸二分六
行四行行十四字二行行廿二字正書

坤靈擊筭天幻奇一到倦凡覺兩岐處士清風存萬古

詩翁雅句見當時洞深不礙烟雲逸丹就那知日月遲

更上層臺瞻佛像媿無法語勸狐疑

郡丞三山王子申携家偕臨汝董叔雲口蒲同遊皆

嘉定庚辰孟冬九日男憲孫頴孫侍行因畱唐律以

紀歲月云

又高三尺八寸廣二尺七寸
十行行十四字行書

郡丞晉陵張友仁仲父目紹定庚寅二月十六日遊

澹巖賦水調歌

石屋勢平曠峭壁幾巉崑妙哉天造地設誰復謂神剏

嗜昔涪翁題品曾說人寰稀有豈特冠湘南越取脚輕

健相與上高寒 避秦者君莫問意其間祖龍文密至

今草木尙愁顏贏得功成丹鼎久矣乘風而去跨鶴與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五 宋十三

六

驂鸞猶有白雲在鎖日繞禪關

又高三尺四寸廣二尺七寸十
一行行十三四字不等正書

澹氏人安在縹緲九霄間我來唯有石屋周覽百尋寬

一曲中分夷險雨隔空光平布滿洞貯清寒高致自堪

仰何必論金丹 周賢士知此意薄秦官一牀一枕依

然猶伴白雲閑門外倍塵如海門裏道心如水談笑足

回瀾此事無今古不信叩嶼山

伊維吳千能守瀟湘八閩月迺得游淡巖真天下奇

觀也賦水調刻諸石弟子兒孫侍客將溼曹昌佑

偕行紹定庚寅清明日

又橫廣三尺六寸高三尺一寸八行行七字正書

紹定六年歲在癸巳二月二十六日郡丞嘉興與續祖題永州淡岳

昂扁寂寂幾經春中有神僊隔世塵不假棟梁為大厦盡藏今古往來人

又橫廣二尺二寸高一尺六寸十五行行十二三字不等行書

憶昔游淡岳文社四為侶相逢各年少抱負俱有素訓狐聖得知夜半叫已婁主人知客來倒屣相告語且言龍王神多有靈異處慙慙扣科名吉兆齊確許未成三

先達陸續香漢去轉盼三十載獨我尙困沮行將買餘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五 宋十三

七

勇猶幸有孤注乘興偶重游寓敬香一炷再拜問龍王前約何可負朱衣願點頭成就在此舉擬欲鑿堅珉紀此一奇趣

浯溪郭三聘次尹紹定癸巳中秋借唐可大周衡仲重遊成舊賦詩問訊龍王之神刻翠碧以彰靈跡姑俟異日殊老證明

又高三尺五寸三分廣三尺九行行十四字正書

為愛溪山來永州黃茅白草使人愁驅車遙指前峯去峯在瀟江最上頭江轉峯回景奇絕澹山嵌竇真天設摩抄丹竈酌石泉騁驪台遊今幾劫徵君徵君苦避秦

一秦人又一秦人青山踏破無扁錫何地堪逃世上塵景定壬戌四月望郡從事眉山文有年題於是吾宗默庵開堂之三日也

又橫廣三尺六寸高二尺一寸十行行七字行書

永州淡巖天下稀山靈妙斷涪翁知蹲踞翔鳳獻穎異中有僊佛來娛嬉我生骨相口冰雪心境相口口憚悅緣輕自笑來已遲猶見巖前古時月

景定壬戌陳宗禮書 住山應遠上石

又高三尺九寸廣二尺六寸六行行十字行書

巖實天下奇黃詩天下稀洞明無所隱石執爭欲飛雷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五 宋十三

八

鼓今猶在澹仙何未歸磨崖文斷滅苔蘚却成衣景定癸亥中秋二日會稽張遠猷書

又此刻在張遠猷之左三行行八字十字不等行書

使君得佳句簡存如猗那着之巖石中千古不可磨住山門僧紹瑤謹誌

又高三尺二寸廣一尺四寸十三行行五字七字不等正書

舟艤澹巖前巖扁不記年臺高先得月石透可通天洞古依禪刹碑殘紀昔賢勝遊回首望林麓鎖雲煙景定甲子仲冬蜀東如齋文子璋自道之吉巖舟岸下挈家來遊男起傳道傳侍

又橫廣三尺高一尺八寸十行行七字行書

清江趙口口

巖局二里鎖煙霏天下名山此本稀硬石穿空誰運斧
寒冰滴雪欲添衣仙遊塵外杜蘿老僧住山間笋蕨肥
自嘆微官猶縛我倘容卜築定忘歸

咸淳壬申九月范陽同年示及零陵三題率然為答

甚愧妍唱

又石橫廣四尺高三尺五寸十六行行十四字正書

荆湖南路轉運使尚書祠部員外郎俞希孟

火星巖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五 宋十三 九

信美真靈宅呀然洞府通 皇家尊盛德南夏享陰功

廟貌鄰炎帝峯名比祝融遊人思所謂無獨愛嵌空

朝陽巖

旭日多橫照幽巖得粹華次山名此地瀟水匯其涯峭

壁生雲葉危根濺浪花終携美門侶晨坐燕朱霞

澹山巖

巖腹潛雲搆清涼十畝間天雷盤古穴人識寶陀山瓊

溪煙嵐濕高僧歲月閑 聖時無遁客佳境付禪關

又石橫廣三尺九寸高一尺九寸五分廿三行行十一十二三字不等草書

澹巖六韻奉呈 遜叔侍郎兼寄惠照禪老

河南潘正夫

祝融之南近湘濱地口口開戟翠珉金闕不開口世設

丹葩爭競洞宮春遲留杖屨尋真慣悵望煙蘿入夢頻

口罷空口爛河客口口多失避秦人口口石棧仙風迥

靜對巖扉口色新借問詩翁與禪伯如何口口許為鄰

遜叔當約寺僧續書巖中

次韻奉和 蒙著太尉澹山見示長句

澹巖宛在進江濱多少篇章刻翠珉聞道 鳳凰將九

子恰逢花木正中春是日春分杖游豈為知名久歷覽縣知

嘯侶頻林外鳥聲應報 客溪頭梅子已生人茆茨

信我無 三頭物象因君遂一新試 口携筇採靈草

口口何必與口鄰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五 宋十三 十

按澹山巖詩刻二十四段凡五七言古近體詩二

十八首內重出水調歌詞二闕詩不見錄於紀事

詞不見錄於詞綜作者及題名姓氏可見者三十

六人而泐者不與焉其見于史傳者四人蔣之奇

已詳前卷彼但有題名而無歲月此則刻詩而署

云熙寧九年正月廿二日題名當亦同此時也山

谷老人黃庭堅題七古詩二首豫章黃先生文集

亦載此二詩皆無歲月攷年譜崇寧二年留鄂州

十一月有宜州請命三年自潭州歷衡州永州全州靜江府以趨貶所三月泊浯溪十四日到永州有題淡山巖詩二首是此詩作於崇寧三年三月也廬江何兌太和史有何兌者昭武人附見忠義馬伸傳伸依程頤門以學受中庸以歸兌復受學于伸伸歿兌嘗輯其事狀但傳不言其宜和時有官永州之事未知卽一人否也陳宗禮字立之淳祐四年進士累直煥章閣遷祕書監以監察御史虞處言追兩官送永州居住景定四年拜侍御史此題在景定三年壬戌正居住永州時也此外有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五 宋十三 上

尙用之見宋詩紀事載蒙亭倡和長句張洵倡尙用之和有序略曰嘉祐中經略吳公及卽伏波巖之左以爲亭名蒙潛使李公師中記而鑄於巖之崖亭久埋廢記亦湮滅紹聖改元龍圖閣胡公宗回帥桂林憲使梁公出其家藏蒙亭記以觀胡公斥基而新之云云詩從粵西詩載錄出此題是建炎庚戌距紹聖改元又三十七年不知卽一人否紀事不詳用之事迹而此則著其貫爲江都人姑識以備攷餘俱無攷

李屯田勸農示

石高三尺六寸廣二尺三寸十行行十七字正書

勸農事 提刑屯田員外郎李 每因讀刑

禁旬狀見人民多因小事爭鬪致有殺傷雖骨肉至親不相容忍此深可哀憫蓋勸農親民官不本教化所致今後令佐須曉諭鄉老令勸率子弟勉於田農孝養父母內外和順不相欺凌民無交爭則無橫死自然天道與人事相應無水旱凶災令佐不得輕遠方以爲不可教誨况此人民曉事教誨必聽切在遵稟

大宋嘉祐六年辛丑六月一日龍隱岳釋迦寺傳天台祖教沙門口口上石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五 宋十三 上

蘇文忠獨遊南山詩

石橫廣三尺二寸高二尺六寸十行行十字正書

獨遊南山詩

趙郡蘇軾子瞻

壬寅重九以不與 府會故獨遊至此有懷舍弟子由花開酒美曷不醉來看南山冷翠微憶弟淚如雲不散望鄉心與鴈南飛明年縱健人應老昨日追歡意已違不向秋風強吹帽秦人不笑楚人譏

元祐庚午秋天王院僧口口

鳳翔府天興縣尉林口

按此詩文忠自署云趙郡蘇軾子瞻史傳稱爲眉州眉山人卽穎濱撰墓誌銘亦稱世家眉山此獨題趙郡其詩以施注蘇詩本校之此首在續補遺卷中題云王寅重九不預會獨遊普門寺僧陶有懷予由此題則云王寅重九以不與府會故獨遊至此有懷舍弟子由彼此互有詳略東坡先生年譜嘉祐七年王寅先生年二十七官於鳳翔傳稱嘉祐五年調福昌主簿歐陽修以才識兼茂薦之祕閣試六論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卽是時也陝西通志普門寺在鳳翔府東一里唐建有王建吳道子壁畫其曰獨遊南山者似是指府西北三十里之雍山卽水經注雍水出雍山者也鳳翔有山皆在西北東北而南面無山此詩云來看南山冷翠微者亦借用陶詩悠然見南山語非實有所指也詩中與集本不同者花開酒美曷不醉集作花開酒美盍不歸此顯然是集誤是時文忠官府判不預府會故云曷不醉若云盍不歸則無謂矣不向秋風強吹帽集作不問亦訛未題元祐庚午秋庚午爲元祐五年殆立石之年歟

韓億墓誌銘

金石萃編卷三百三十五 宋十三 古

石高廣二尺四分十八行行十八字正書在安陽縣韓億墓誌銘并序

叔祖開府儀同三司行刑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 國史上柱國儀國公琦撰并書

億字和仲余姪殿中丞公彥之次子母仁壽縣君張氏愷天性孝謹勿識禮義讀書彊記而善屬文嘉祐三年秋方應進士舉而兄確物故是冬其父病億躬進藥劑晝夜侍側不解帶者累月及父之亡也哀毀過甚不能自抑既而感疾遂不可治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卒時年

金石萃編卷三百三十五 宋十三 古

二十噫億之所稟可謂粹美矣使天稍畀以年則其治家也有不順而睦乎其得仕也有不忠而幹乎奈何乎吾家之不幸而賦命之短也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因余妻安國夫人崔氏之葬乃於相州安陽縣新安村先塋東百步之近得地吉用丙穴以葬億銘曰秀而不實夫子之嗟哀哉億考遠如是邪

碑云億字和仲余姪殿中丞公彥之次子又云乃于相州安陽縣新安村先塋東百步之近得地吉用丙穴以葬億益附國華冢也方志載韓氏墓甚詳獨遺億墓較有碑碣以存之耳

中州金石記

按韓琦撰文結銜有行刑部尚書史傳載嘉祐元年召為三司使未至迎拜樞密使三年六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六年閏六月遷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儀國公未嘗有行刑部尚書也率輔表嘉祐元年八月癸亥韓琦自三司使加檢校少傅依前行工部尚書樞密使三年六月丙午自樞密使工部尚書依前官加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是表之所有工部尚書傳并略之而碑之行刑部尚書表亦略之一系銜之微而碑與表傳互異若此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五 宋十三 五

石林亭唱和詩

石高三尺九寸二分廣一尺九寸共十六行行二十七字正書額題京兆唱和四字篆書在壁遊縣

石林亭詩

翰林侍讀學士尚書禮部郎中永興軍路安撫使兼知軍府事劉敞

朝廷入念返山林往不還念無高世姿聊處可否閒築基傲崔嵬鞭石輕險艱羣玉相磊落萬峯正孱顏種樹亦蒼蒼激流復潏潏潏在眼崑閩若可攀自我嬰世網邇來鬢毛斑丘壑誠若喪簿書常自環及爾滅聞見曠如遠塵寰豈敢同避世庶幾善閉關子牟困懷魏

謝傅悲徂山茲焉可遺老詎賦終歲閑

次韻和

將仕郎守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節度判官廳公事

蘇軾

都城日荒廢往事不可還唯餘故苑石漂散向人間公來始購蓄不憚道里艱盡從塵埃中來對冰雪顏瘦骨拔稟稟蒼根激潏潏唐人惟奇章好石古莫攀盡合屬牛氏刻鑿紛斑斑嗟此本何常聚散實循環人失亦人得要不出區寰君看劉李末不能愛河關况此百株石鴻毛於太山但當對石飲萬事付等閑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五 宋十三 六

嘉祐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將仕郎守縣尉兼主簿

事李邵書

登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守鳳翔府麟遊縣令郭九

齡建

按石林亭倡和詩刻在陝西鳳翔府麟遊縣今陝西通志古蹟不載石林亭其詩倡者劉敞和者蘇軾施注蘇詩編此詩在嘉祐六年辛丑十二月按東坡先生年譜不載此詩先生以六年十二月赴鳳翔任初到匆匆似不暇與安撫倡和况李邵書此詩在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則詩亦當以七年作

恐原編或有誤也此詩題云次韻和劉京兆石林亭之作石本唐苑中物散流民間劉購得之詩有云唐人唯奇章好石古莫攀盡令屬牛氏刻盤粉班班注引白樂天太湖石記云今丞相奇章公嗜石於此物獨不謙讓東第南墅列而置之以甲乙丙丁品之各刻于石陰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乙之下按奇章公牛僧孺也劉敞字原父臨江新喻人傳稱其累以識論與衆忤求知永興軍拜翰林侍讀學士碑系銜有尚書禮部郎中稽之東都事略及史傳皆略簿尉李邵縣令郭九齡無攷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五

宋十三

七

昌黎五箴

石高三尺五寸六分廣二尺二寸四分二十四行行三十二字篆書

五箴并序

昌黎韓愈

狄道李宋書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無勇也余生三十有八季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爲小人也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于少之時將求多能早夜以孜孜于今之時既飽而僥早夜以無爲烏呼余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爲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爲傾汝不懲邪而嗷嗷以害其生邪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舛而不外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五

宋十三

六

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止悔不可爲思而斯得汝則弗思

好惡箴

無諄而好不觀其道無諄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爲比捨也爲譬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爲媿捨也爲狂維譬維比維狂維媿於身不詳於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爲而不顛怖齒之尙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爲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怖焉有餘厥聞四馳今日告汝知

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嗟嗟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
干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掩以自
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憎
掩以媒怨汝不曾悟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
其既寧終莫能誠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知不顧辱則
宜然

大宋嘉祐八年春二月初吉

宣和六年三月既望男玠墓上石 姚彥刊

右昌黎五箴書之者為狄道李崇山谷跋是書作李
康年又有李康年篆書心經跋云江夏李康年字樂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五 宋十三 九

道是宋一名康年而樂道其字也東坡亦云江夏李
康年博學好名小篆尤精二公精于書法自應不爽
但此書似于肉勝略無清健瘦硬之氣乃山谷云樂
道白首心醉六經所著書章程句斷不類今時書生
晚悟篆籀下筆自可意直木曲鐵得之自然秦丞相
斯李少監陽冰不知去樂道遠近也得無張之太過
知名箴云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干載德譽愈尊
其解論與今絕異細思此解實為有理是即君子
恥聲聞過情之意也不知韓公論語筆解中亦作如
此箋註否金石

寂於宋不甚著名筆格方整可觀惜其有訛體處書
家所不避也關中金石記

按昌黎五箴據舊刻朱子校昌黎文集方不同者
數處序文不能改無勇也集作是無勇也游箴于
少之時集作余少之時既飽而僖集僖作嬉好惡
箴無諄而好集作無善而好注云善方從杭蜀作
悖此碑作諄是與杭蜀本同誤而不顧集作沛
知名箴怖焉有餘集作需辱則宜然集作禍亦宜
然注云禍亦方作辱則似方本多取石刻而朱子
則從本集原文也此箴李宋以嘉祐八年書而男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五 宋十三 三

玠以宣和六年上石耳玠無記跋不能知其摹刻
之由

妙德禪院明覺殿記

碑高五尺八寸廣三尺三寸七分
十七行行二十五字正書在耀州

耀州妙德禪院新修明覺殿記

朝奉郎尚書職方員外郎知同州軍州兼同州牧及
管內勸農事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借紫雷簡夫撰
鄉貢進士劉口書

明覺禪師唐異僧也葬於泗而塔祠焉稱曰大聖泗之
南有淮水東注涉歷夏秋積雨入淮其水大漲波勢奔

激直衝泗州之城而城不被水害若陰神靈應庇護使然天下談釋者皆曰大聖力也豈其然哉耀州城中有佛廟曰妙德禪院僧智燈者嘗詣泗州叩請於塔下塑像以歸於是設屋爲殿置像於中而庇覆焉日其殿曰明覺凡計瓦木工直已費三百餘萬皆燈能致之殿既成燈自耀來同請文於予曰耀之民久畏水災以明覺常有功於泗我教以平等爲心俾又有功於耀使耀之民事明覺也如泗之民又焉知明覺之功止於泗而不及於耀也嗚呼耀州其城當添沮二水之間每歲自初春後民歛口增固捍堤以禦水勢民亦勞矣而一歲之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五

宋十三

三

間常恐恐乎飄溺又其危矣今燈者側此而有爲謂其應驗決不欺可謂其靈莫測者也嘉祐八年六月一日記

造明覺殿功德主沙門智燈立石

前口正僧口口

雜口僧口口 口口口

狄道李口

仁宗飛白書帝字

碑高七尺一寸廣二尺七分上下截上截中書飛白帝字左十七字右二十二字下截記十九行行二十四字正書錄額在經師縣福壽寺

勅建大招福寺家佛堂

住持宗敬提點法口

帝

寶

賜進士翰林院學士陳

台山僧衆詣

陵祝白行禮酌奠化財

臣充友人陳口春甚母屈于緜氏之野聞使人來告

日口不幸少孤今年春老母以天年終京師歸葬於

此未幾而 先皇帝棄羣臣遺制之來斬焉在喪

絰之中無籍以通不得與於朝晡之臨招福寺昭陵

復土不得列於同軌之末拊心自悼聞則抱 賜

書以泣賜書者嘉祐八年正月 先皇帝遺中使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五

宋十三

三

所賜 御飛白字也其下寶書存焉泣已則又私

自念寺祝白君賜如是雖巾箱之秘神明所護非鏤

金石不足以久貧無以家唯先墓之廬有置錐焉將

刊諸琬碧爲不朽之觀俾千萬年子孫寔寵嘉之較

之夸鄉人以組負遺弓而號者不猶愈哉子狀吾意

臣詞讓不得命因應曰善恭惟 先皇帝之德在

臣民在草木在鳥獸其遺風餘烈在史官在宗廟在

曼世之傳其在筆墨文字者特其土苴緒餘雖然聽

政之隙不用之於田獵聲色而留意藻翰如是之精

非天縱之聖孰能與此哉陳口河南人少取進士弟

有名聲於朝而善為文其拜賜也方為祕書丞集賢
校理觀其意可知其人時嘉祐八年冬十一月十日
京西諸州水陸計度轉運使兼制置本路營田勸農
使朝奉郎尚書兵部員外郎充集賢校理輕車都尉
賜緋魚袋借紫臣吳充謹記并書丹
朝奉郎守殿中丞知河南府緱氏縣事騎都尉臣陳
知和題額

臣王易摸刻

碑上層為飛白書帝字旁題云勅建大招福寺家佛
堂賜進士翰林院學士陳帝字下有寶畫下層為吳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五

宋十三

三

充記所述陳口喪母在家先帝棄羣臣因刊御書于
先墓之廬也賜書者嘉祐八年正月亦見記中翰林
作翰林尤前人所未有宋史本紀云至和七年幸寶
文閣為飛白書分賜從臣歐陽修歸田錄云仁宗萬
幾之暇無所翫好惟親翰墨而飛白尤為神妙也玉
海亦多稱仁宗飛白書中州金
億按宋仁宗賜陳繹飛白帝字以充所記賜在嘉祐
八年正月其刻在是年十一月蓋仁宗已升遐而繹
追感立石于招福者也按大蘇集仁宗皇帝御飛白
記為王誨作亦以其父舉正慶歷中所賜端敏二字

刻石而傳之然則當時宸翰所頒為世秘寶久矣飛
白字自唐以下余所收及者僅此是又可珍也吳充
題銜京西諸州水陸計度轉運使兼制置本路營田
勸農使朝奉郎尚書兵部員外郎充集賢校理輕車
都尉賜緋魚袋借紫證之宋史本傳惟云歷知陝州
京西淮南河東轉運使亦太關略宜互證於此碑也
又與服志太宗太平興國二年詔朝官出知節鎮及
轉運使副衣緋綠者並借紫今銜名借紫之名由此
宋史陳繹傳繹開封人攷充所記乃云河南人又云
繹喪其母居於緱氏之野緱氏地亦近河南或上世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五

宋十三

三

占籍開封而繹現居河南充故以此書之宜有據也
繹本傳為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刊定前漢書居母憂
詔即家營校今碑云為祕書丞集賢校理正相符
錄金石

韓國華神道碑

碑高一丈四尺廣六尺二寸三分三十
四行行九十字正書篆額在安陽縣

大宋故太中大夫行右諫議大夫上柱國南陽縣開國
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
書令兼尚書令魏國公韓公神道碑銘并序

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樞密使特進檢校太

師行禮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河南郡
開國公食邑六千八百戶食實封二千四百戶富弼
撰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尙書吏部郎中知
制誥充史館脩撰判館事輕車都尉太原郡開國侯
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王珪
書

武寧章友直篆額

丞相衛國公使以書來告曰我先人沒于大中祥符四
年春三月之甲申葬于慶曆五年春二月之己酉雖論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五

宋十三

行有狀誌壙有銘載于史有傳施之幽顯不爲無述然
墓在吾里相州安陽縣之新安村有窆棺之碑存諸隧
公與我游又嘗陪議軍國於二府知吾家爲詳宜爲
我列先人事實刻于其上以表于道燦然使後世觀之
者曰此 有宋賢臣之墓可信不惑不待鉤考而後
見則吾志畢矣子曰諾按春秋晉侯有子食韓原其後
遂以韓命氏六卿裂晉自王又有以韓國爲氏者子孫
散適諸郡國其在昌黎者最爲著姓 公卽昌黎之
裔也達者歷世不絕遠祖徙居深州之博野四代祖曰
又賓事唐僖宗爲鎮冀深趙等州節度判官檢校太子

左庶子兼御史中丞時巢寇亂中原其帥王景崇檄諸
鎮兵大破之謀皆出於庶子庶子生二子其季曰昌解
於公爲曾王父終于真定府鼓城令鼓城生璆爲王父
少自力學工爲歌詩與晉人李崧徐台符深相善名重
一時任廣晉府永濟令避亂又徙居趙郡之贊皇台符
爲作詩哀其不達而終其詩甚悲崧乃以其弟之女妻
其子構卽公之考妣也考始居于相以文章稱尤妙書
奏諸侯府爭辟之能致之者卽一府口治嘗宰貝州之
清河始至與民約曰屈法擾人等事吾斷腕不爲惟思
利者爲若力之民於是大說然亦畏伏絲毫不敢犯歷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五

宋十三

事周晉二代以世亂亦不得進入 宋太祖平南
海徧選守臣乃命知康州未幾以太子中允卒于官公
漸顯累贈工部尙書有子四人公於次爲第三諱國華
字光弼幼而警絕鄉舉進士 太宗初口口平興
國二年甲秩授大理評事通判瀘州代還遷右贊善大
夫會 詔與相帥擇賢佐改彰德軍節度判官凡從
宦者率以鄉里爲難至則斂鋒鏑一煦以恩公時年尙
少處之氣益勁不爲少損有民李氏者怙富殺人乃厚
以賄州之上下爲汨其情將不實於死公持之盡扶其
姦隱李卒弃市由是諸豪悍之輩足不敢動公每出按

得傲然未嘗妄視里人每置酒賭日有見其左右顧者飲之至罷去竟不得飲時國用方儉半倚關賦乃升秘書省著作郎監上蔡稅以監察御史 召彈擊有稜角巖然望高于臺閣屬 天子議復燕薊揣庭臣

日安得勇而善辭令者為我論高麗出兵西攻契丹以分其力則吾事可不勞而集既曰非韓某不可即假以太常少卿為使公馳躬至其國其王負固不時奉

詔公坐館舍遣王書責以慢命且稱 朝廷威德之盛諸僭偽悉已擒滅遂欲北取故疆以雪晉恥而委王以方面者其意不已重乎王惟我中國是賴可以得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五 宋十三 五

志諸口雖暫勤而眾實王長世之利也今若不勉

天子怒一日大兵東出先誅不用命者如決海灌熇

火王其無悔王大恐奔走率職明日遣太相韓光元輔

趙抗領兵數萬度沮江以侵契丹且令光等率諸將詣

館門聽命公待以陪臣禮為拍畫方略銜勒而慰遣之

師期未集公又累與王書獎激擊礪使不得少愆復問

曰深入攻之邪姑挑戰也王報曰已深入矣公得其肝

膽遂復命 天子大喜拜右拾遺直史館 面

賜五品服章兼判登聞院入三司為開圻推官公口開

圻司主出納三部文籍置推官其名不正宜更判事之

號等 詔改主判三司開圻司遷左司諫充鹽鐵判

官久之契丹大將蕭寧遣使叩雄州約和州將到福信

之以聞 天子因思高麗功立命公走雄州按其

事亦令代福作報書索其情偽寧之意欲我先發公固

願息兵以養民然念國體不可屈書十餘反終不許復

意其譎而有謀乃謝使者急令備邊還奏 天子

又大喜益愛其才故事凡曲燕五品以下官非諫館閣

者不預時 燕侍臣于苑中公以在鹽鐵例罷史局

不得入侍 天子特命直昭文館三司判官兼館

職自公始既又歷判鹽鐵度支戶部三勾院改左計司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五 宋十三 五

判官主計者嫌其守口口口下密譏于 帝帝雅

信公即日 詔摠判三勾賜三品服章仍令宰相召

于政事堂論百讓者大沮公圖報益自奮條三司不便

事二十七上之官民偕利後無以易者遂為善法俄出

為京東轉運副使即拜峽路轉運使峽為險遠一路官

俸薄不可責以廉公奏益之至今峽中官德公不已

真宗即位入判大理寺自始登尚書秩至是凡五

遷為職方郎中出知河陽徙潞州會契丹由梁門入寇

河朔分兵略太行其鋒甚銳潞人恐公以精騎屯吳兒

谷扼其奔衝賊遂不敢犯其境又率本道糧以餉朔軍

王師大濟 帝嘉之褒以璽書景德初契丹再寇

澶淵驟請脩好 朝廷以其多變詐使絕域者難其

人人亦憚其往故首命公假秘書監為國信使江南飢

又遣巡撫專一道之政還 朝權開封府判官出知

曹州拜太常少卿徙泉州 天子封泰山擢為諫

議大夫 召歸道病卒于建陽驛泉人聞之傾一州

來會哭久不忍去 朝廷舉卹典賜一子官所以慰

其旅竟也公儀相魁頤有偉量與人接坦然必盡其誠

不露形跡亦不設機鍵尤篤於孝友常恨祿不逮親居

多感涕凡俸賜悉分惠宗黨不問疎密姑姪數人孀且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五 宋十三 三

老皆迎歸奉之以終其身又為外姻之貧者畢嫁娶復

與營其生事教子合悉用經術而濟之以嚴法得任子

不與奏蓋欲使其自致也故諸子多能踐其世科公沒

後布衣者尚三人焉噫公年十九時已入官壽雖止五

十五而其閒從政者幾四十年可謂久矣事 兩

朝不懈夙夜 國家每有急難處必首被選委又在

計庭更八任不得解迹其所從來不為不遇中外望歸

謂必大用 天子亦屢欲用之而公素方整守道

權倖者多不說故每為其所閒而止公惟所任莫不竭

其力不以抑墜自憊而遂浮沈于時向若得所用如人

之所鑿者經綸設施布宣光昭其為功德非古賢執與

校之哉娶羅氏諫議大夫延吉之女鄴王紹威之孫封

宣城縣君六男球湖州德清尉瑄將作監主簿瑒司封

員外郎兩浙轉運使玠河陽司法參軍瑛秘書省著作

佐郎或自耕舉或由蔭授方以才名並進而不幸繼亡

琦相 仁宗皇帝被 遺制立 今天

子為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

館大學士衛國公望臨天下勲冠列辟以公積德儲慶

所宜身享厚報然恨早世不克待其發而發于丞相丞

相以似以繼其傳之者可涯邪二女歸于衛尉卿高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五 宋十三 三

口寧丞相貴果贈公與祖尚書曾祖永濟三代並太師

中書令兼尚書令又啓魏燕冀三國皆追封為公妣羅

氏祖妣李氏曾妣史氏亦以魏燕齊三國追封為太夫

人銘曰

士孰不官 公官獨難 使臨東夷 跨海渺漫 指

麾出師 勢分狄患 王始倔強 恃遠且艱 視詔

抹刺 不奉以虔 公怒移書 以何以言 口以禍

福 日星之觀 王雖島酋 聞義惕然 發兵餽糧

革頑易怪 對盧釋蔭 伏命館門 能俾遠夷

舉國奔職 不憚已勞 不畏隣隙 又俾強虜 歛

其毒螫 二邦曰公 一舉斯得 繼走朔陲 議收
戈戣 坐策立判 虜姦不施 不為其欺 國不挫
威 兩使外禦 天子再怡 益之衆美 大用是宜
而卒不用 譏人之為 復不永年 道卒遐裔
與考同之 勤官攸致 位不都躬 萃于幼嗣 日
將日相 勲德名世 本支原流 公得何異 何以
畀之 天相其類 天實使然 人亦靡然 口口口
然 其昭昭然

嘉祐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建

中書省玉冊官王克明寒億刊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五 宋十三

三

案碑後載國華娶羅氏諫議大夫廷吉之女鄰王紹
威之孫封宜城縣君据魏公為太夫人胡氏墓誌云
夫人父諱覺始仕孟氏名在朝籍乾德三年太祖平
兩川例遣歸闕生夫人於京師久之不得調卒夫人
從母李氏適故秦王牙吏王慶王被譴左右皆得罪
家族無依遂以夫人歸於太師是胡氏為諫議側室
又生魏公於泉州亦當以附書然富公撰碑獨不稱
者亦以嫡統之金石正例也若懶真子云國華嘗仕
於蜀蜀中士人胡廣善相術與魏公所述名覺者異
又胡覺既亡歸夫人於韓氏實不自覺而懶真子

傳聞之詞不足据依子故附此為辨之以見野聞不
可信如此後載武寧章友直篆額友直見二體石經
周禮殘碑有其名皇宋書錄章友直字伯益又引國
朝會要云嘉祐六年二月一日國子監言草澤章友
直篆石經畢詔補將作主簿友直自以不願仕進免
官乃賜銀百兩蓋其人辭榮守約不以莖自銜故得
其所篆於此額尤為可尚篆額例與撰書人並列友
直獨自居於後當以草澤自安也

安陽縣志

按此乃韓魏公琦之父碑也撰者富弼字彥國河
南人宋史宰輔表嘉祐八年四月英宗即位五月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五 宋十三

三

戊午授弼樞密使檢校太師行禮部尚書同平章
事與碑系銜合傳則但言召為樞密使餘官及河
南郡公俱不載書者王珪傳載字禹玉成都華陽
人後徙舒累官知制誥知審官院為翰林學士知
開封府遭母憂除喪復為學士兼侍讀學士碑所
系尚書吏部郎中充史館修撰不見于傳碑立于
嘉祐八年十一月韓琦以英宗嗣位為仁宗山陵
使加門下侍郎封衛國公其時尙是嘉祐八年碑
文首云丞相衛國公使以書來告云云是也若進
封魏國公在治平元年五月皇太后還政之後拜

右僕射之時此碑標題不知何以云魏國公也文中與國華本傳校略有不同者升祕書省著作郎傳作著作佐郎出為京東轉運副使傳無副字天子封泰山擢為諫議大夫專作右諫議大夫六男球瑄瑒瑤琦而傳不錄球瑄傳云改兵部員外屯田郎中京東轉運使碑不載員外郎中兩官又碑云拜峽路轉運使傳則誤作川陝路官蓋陝陝二字易訛傳云加都官郎中入判大理寺碑不載都官郎中此皆碑傳互異者也碑所載使高麗事在雍熙三年語與高麗傳合而韓光趙抗領兵度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五

宋十三

五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五終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六

賜進士出身 請長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相

宋十四

畫錦堂記

碑高八尺八寸六分廣四尺八寸四分十八行行三十九字正書篆額在安陽縣

端明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蔡襄書丹

尚書刑部郎中知 制誥邵必題額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間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札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六

宋十四

駟馬旗旄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於途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媿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而莫敢仰視此一介之士得志於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為時名知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幸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公榮桓圭衮冕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

社稷勒

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畫錦之堂于後園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人之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如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

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 社稷之

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六 宋十四 二

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尚書吏部侍郎叅知政事歐陽脩記

治平二年三月十三日 太子賓客知相州趙良規

立石 潯陽卷億刊字

蔡君謨妙得古人書法其書畫錦堂每字作一紙擇

其不失法度者裁截布列連成碑形當時謂百衲本

故宜勝人也 廣川書跋

畫錦堂在鼓樓西順治間掘地得是碑今移城東南

隅祠內端重嚴勁絕類魯公尙有醉白堂記韓魏公

先塋碑惜未寓目 金石錄

右畫錦堂記文稱大丞相衛國公按韓忠獻於皇祐中封南陽郡開國公嘉祐中入相進封儀國公英宗嗣位改衛國公後又改魏國公碑立于治平二年三月猶稱衛國則魏國之封當在其後宰相表于治平元年閏五月已書魏國公者誤也此記俗本亦誤作魏蓋後人不知忠獻嘗封衛公而以意改之耳 潛研堂金

此文 跋尾 此宋韓琦以丞相判鄴郡建于居第者也琦第別有

榮歸虛心二堂其後曾孫肖胄守相又建榮事堂裏字方正為一代絕手此碑尤名于時乃別體不乏寫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六 宋十四 三

功从刀矜从子學書者宜棄其短也 中州金石記

案皇宋書錄學宮刻畫錦堂記相州元刻云書丹而

此本間諸老先生云以墨跡撫於石今碑題蔡襄書

丹正與書錄符及覽河朔訪古記云庭西畫錦堂記

碑一通至元間再摹而刻已非舊觀矣然碑仍稱書

丹與相州元刻合蓋當時必有舊拓本規度於石近

時人多以忠惠之跡溢美不容於口故為揭其所自

以昭真賞云 安陽志

按畫錦堂記歐陽脩撰文忠公集與宋文鑑皆載

此記今取以互校有不同者而莫敢仰視歐集無

此五字原注云一有此五字得志於當時集無於
字原注云家本有於字然則高牙大燾集亦作大
燾原注云一作旆不動聲氣集作不作聲色原注
云一作氣此碑與集之不同也昔人比之衣錦之
榮者也文鑑無者字僥幸得志於一時文鑑無一
字蓋不以昔人之所夸者為榮文鑑無之字此碑
與文鑑之不同也魏公以觀文殿學士拜武康軍
節度使知并州久之求知相州嘉祐元年召為三
司使未至迎拜樞密使記所謂公在至和中嘗以
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畫錦之堂于後園計其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六 宋十四 四

時當即在至和元年至嘉祐元年即內召矣其後
以嘉祐六年閏八月遷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
封儀國公至嘉祐八年四月進封衛國公歐公亦
以嘉祐六年閏八月除參知政事蓋同知政府兩
年始作此記記後又兩年相人始刻于石也書丹
者蔡襄史傳但載其乞為杭州拜端明殿學士以
往不言其官尚書禮部侍郎東都事略則云襄召
拜翰林學士三司使英宗親政數問大臣襄如何
人因襄數請告英宗曰三司事務繁多襄久在病
告何不更用人後夏人犯邊又曰軍須未備三司

嘗擇人襄聞之不自安遂求知杭州即拜端明殿
學士遷禮部侍郎知杭州此碑系銜無知杭州字
則書此碑當在治平元年未知杭州以前矣篆額
者邵必史附邵亢傳亢之從父澠之族丹陽人
字不疑舉進士為上元主簿國子監立石經必今本
宋史此下善篆隸召充直講選為唐書編修官累
為京西轉運使入修起居注知制誥碑系銜有尚
書刑部郎中則傳所略書畫跋跋謂刻碑須書丹
乃神若係百納不知若何入石如用朱填則益失
真云云可知明時上石不知用雙鈎之法也若如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六 宋十四 五

今時就墨跡上用墨筆雙鈎再用朱筆描其背由
是上石不致失真且于墨本不損雖百納無傷矣
惟字經百納則有雜湊之迹而失顧盼之神未為
佳耳

宋球玉華山詩

石橫廣四尺七寸五分高二尺五寸七分
二十九行行十七字正書在鄭州宜君縣

留題玉華山詩

西河吳上之書

太常博士簽書坊州判官事矣球

玉華山

玉華山來自何處巉巖拔立陵紫煙上有千雲切霄之
蒼松下有迸崖激壑之清泉長河西來翻山足燐火白
日明峯巔浮嵐暖翠入窓戶六月殿開風冷然我來豈
暇弔古迹俯仰但喜遺踪喧神魂澄澈耳目醒如脫世
故遊神僊平明却入俗塵去回首煙蘿羞滿顏

玉華寺

一逕入雲壑遊人高下行綠蘿垂紺繡屏壁削層城山
氣蒸衣濕松風灑面清野僧遺萬事飽聽石泉聲
次韻奉和

國子博士知坊州軍州事張道宗

金石錄卷一百三十六

宋十四

六

玉華山

玉華山形鬱嶒嶒白晝蒼蒼常生煙近村百家濕翠黛
陰崖千尺深寒泉山根宛轉抱河曲河流倒影浸碧巖
文皇性熱不奈暑當時宮此安徒然得非遍選天下勝
莫如茲地無煩喧暫遊已疑非俗骨久駐直恐成真仙
何當借得神畫筆霜綃十幅圖屏顏

玉華寺

殿閣依山古尋春閑客行誰知唐帝館今在梵王城禾
黍傷時變松篁入夜清惟餘碧巖溜依舊昔年聲

治平三年四月一日文林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守宜

君縣尉兼主簿張詢立石 鄜州李玉鐫

宮在縣西三十里唐書地理志貞觀二十五年置玉
華宮宮在縣北四里鳳皇谷永徽四年廢為寺舊云
縣有玉華山宮以山名據此知山實以宮名也金於
此置玉華鎮書史會要冀上之字冠卿西河人楷書
師歐陽率更中金

張詢玉華山詩

石橫廣三尺三寸五分高二尺
一寸十五行行十四字正書

玉華山詩

著作佐郎樊陽張詢子堅

金石錄卷一百三十六

宋十四

七

河東冀上之書

玉華山誰窮遠近百里迴旋勢方盡削成蒼玉倚青天
氣象軒軒獨奇俊黃河哮吼摧崑崙一峯飄落如龍蹲
白雲低垂半巖腹茫茫日輪平地奔驚湍瀑流飛霹靂
松根巉巖裂石壁洞門晝閉不知深仙人瓊漿滿杯碧
飢饉啼煙猿嘯風子規聲哀愁滿容山鳥嚶嚶繞喬木
唯有黃鸝鳴嘯嘯翠華迢迢來避暑飄然陵雲欲輕舉
當時此地最清涼九成翠微不足數玉帶聲斷宮殿閑
大龍飛去鳥難攀川嶺如舊人事變但見明月留空山
治平丙午五月望

游玉華山記

石橫廣四尺一寸五分高二尺七寸五分三十四行行二十四字正書

繇宜君縣西南行四十里有山夾道而來者玉華也其南曰野火谷有石常然望之如爨煙而莫知其所自也野火之西曰鳳皇谷則唐置宮之故地也蓋其初有九殿五門而可記其名與處者六其正殿為玉華其上為排雲又其上為慶雲其正門為南風南風之東為太子之居其殿曰耀和門曰嘉禮知其名而失其處者一曰金殿門也今其尺垣隻瓦無有存者過而覽之但見野田荒草而榛荆也其西曰珊瑚谷蓋嘗有別殿在焉珊瑚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六 宋十四 八

瑚之北曰蘭芝谷昔太宗詔沙門元奘者譯經於此其始曰肅成殿後廢而為寺云中有石巖嶄然有成下有鑿室可容數十人有泉懸焉勢若飛雨有松十八環其側皆生石上高可十尋端如植筆其西且南有崖曰駐蹕其始入也雙壁屹然如削石而成既至其處若視瓌側有泉飛而下如懸布如噴珠其名曰水簾稍北有崖與泉亦若是而差小焉治平三年夏五月丁巳余與六人者來游乃相與坐石蔭松聽泉而飲之已而覽故宮以表裏問遺事於田老方囂然不欲歸而余與六人者或有官守或有事牽其勢不可久留既宿而遂去然而

相視有不足之色余為之言曰夫山林泉石之樂奇偉

之游常在乎窮僻之處而去人迹甚遠故必為野僧方士與夫幽潛之人所據而有也然幽潛之人知好之而力不足以管之惟佛老之說可以動人故其徒常獨有力而危亭廣廈眺覽之娛莫不為其所先也夫以有唐之盛窮天下之富建宮於此隨而廢沒而杜甫乃其時人過之且有悲傷之感至或形於歌詩獨寺僧之徒更相傳而不息迄于今而尚存則雖天下之力亦有屈於此歟以太宗之賢致治之美宜其愈久而彌傳也今問諸遺老無所稱道而彼元奘者特一浮屠耳然說者至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六 宋十四 九

為荒怪難知之語以增大其事豈人之情常樂於放僻而易忘於中正哉又豈物之盛衰廢興亦各有時而此特其盛時也歟斯可為之歎息也若夫太宗之賢天下之力猶不能長有此也則吾曹可以一寓目而足矣又何必以不久留為恨哉然荒崖窮谷之崎危發官頽址之蕭條雖累歲月未嘗有一二人游焉而余與六人者同時而來亦可謂之盛哉六人者余兄子堅弟崕與太原石繼和公美河東郎几康伯溫陵陳說君豫西河莫上之冠卿也王申熒陽張縉子望記上之書 李玉鑑按元一統志玉華山在宜君縣西南四十里有唐

建玉華宮宋雍熙初於此獲一角獸時以為麟又野火山在縣西南七十里卽碑所謂野火谷也碑又云野火之西曰鳳皇谷則唐置宮之故地也其西曰珊瑚谷蓋嘗有別殿在焉珊瑚之北曰蘭芝谷沙門元奘譯經於此宜君縣志蘭芝谷在縣西五十里嘗產蘭芝故名鳳皇谷在縣西南五十里昔有五色雀見于此元奘譯經已詳唐碑聖教序跋茲不贅玉華宮制度見冊府元龜已詳前卷惟碑所稱其殿曰耀和冊府元龜曰暉和爲異唐書地理志宮在坊州宜君縣北四里此碑則云宜君

金石錄編卷二百三十六 宋十四

十

縣西南四十里爲玉華山其南曰野火谷谷西曰鳳皇谷唐宮之故地則與唐書云縣北四里者不合疑唐時縣治別也宜君縣唐屬坊州今因元明之舊屬鄜州撰記者張縉字子望前碑作詩者張响字子堅其兄也皆榮陽人無傳可攷前詩作于治平丙午五月望蓋三年也此碑以治平三年五月丁巳來遊壬申作記距遊之後十六日矣據遼史朔考是月甲寅朔初四日丁巳十九日壬申是作記在作詩之後四日也

涪溪題記十九段

石橫廣一尺八寸七分高一尺四寸八行行六字隸書在永州府臨陽縣湖南博運判官七田郎中沈紳治平四年承春丙子訪涪谿元子次山故居讀中興頌岵臺中堂右堂三銘滄

宛侍行 又石高二尺二寸八分廣一尺六寸八分五行行八字正書

宋昭邈遵道李公度唐輔張處厚德甫徐驥及之輩周固道周漸彥并同遊涪溪熙寧二年十月二日

又石高二尺七寸五分廣一尺五寸八分四行行十字正書

涪溪

熙寧六年癸丑十月十九日尙書都官員外郎通判永

金石錄編卷二百三十六 宋十四

十一

州柳應辰全家遊此

又二行行十 又五字行書

子自上元促運江上至是凡十過此時元祐丁卯孟夏

中休頰水陳宏公遠記

又橫廣一尺六寸高七 又六行行二字正書

會稽蔚宗登此熙寧甲寅正月

又橫廣一尺九寸六分高一 又四寸九行行六字行書

胡錫自于紀唐綱竟不維可憐德業淺有愧此碑詞

米穰南官五年求便養得長沙掾熙寧八年十月望在

涪溪

攷元章生於皇祐辛卯至是纔二十五歲筆力縱勁

小技亦由天授也酒研堂金

又橫廣一尺五寸五分高一尺四寸五分七行行五字正書

不能歌不能吟瀟湘江頭千古心全家來游七日而去

熙寧丙辰歲柳應辰書

又石高一尺九寸一分廣一尺七寸九分六行行六字左行行書

陶輔佐臣子遊梁立儀定國子格之同遊黃練子莊期

而未至元豐四年辛酉口月壬戌日題

又石橫廣三尺一尺一寸高二尺七寸五分九行行八字行書

會稽錢岳紹聖二年八月十一日過永州祁陽縣觀顏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六 宋十四

魯公所書元次山撰唐中興頌磨崖碑同明府陳行通

中宮寺新禪師登唐亭嵒臺游浯溪遂汎舟清湘自衡

潭北歸都下識之

又石高二尺八寸廣二尺一寸五分五行行七字行書

宛亭蓋士口罷守零陵道口浯溪因率邑令戴字中儒

林同遊時大觀庚寅仲夏廿三日題

又石橫廣三尺五寸高一尺五寸七行行四字行書

白雲居士李伯魚自清湘北歸携家遊浯溪大觀庚寅

孟秋十八日題

又石高二尺九寸五分廣一尺四寸三寸篆字書中開餘字正書分寫兩旁

齊相金

河口薛公度施口浯溪寺口奉無相大士紹興二年以

月望日

又石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三寸五分五行行十字隸書

河間劉堯自紹興戊辰得官茲邑迄丁丑歲三來于此

竟未能去十載之間奔馳往返江山如故每一登覽重

增感慨云季夏七日

又石橫廣二尺高一尺四寸五分六行行七字正書

河內李元老被命假守清湘挈家來游紹興戊寅中

冬十六日書男耆明耆厚耆勳婿鄭种侍行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六 宋十四

又石橫廣一尺八寸高一尺五寸五分八行行九字行書

開封趙彥樞被命持節廣右道由浯溪拭目中興磨

崖碑頌遐想元頌二公風烈徘徊久之三歎而退時嘉

泰甲子季秋二十日客晉陵馮祖德同遊男炬夫焯夫

侍住山妙應上石

又石高三尺廣二尺四寸六行行九字正書

趙必愿假守清湘道出浯溪拜二公之祠敬觀先

君吏部遺刻整整一紀歲月易流不勝感慨竹洲洪口

成同行寶慶丁亥四月三日

又石高一尺三寸二分廣一尺一寸七行行七字正書

又石高一尺三寸二分廣一尺一寸七行行七字正書

詩沙凌學龍因省兄宰浯溪以淳祐庚戌仲冬六日携子斯義同蓋田子九江柯鏗銓鑰金歷陽丁必達來遊口三吾主人慧圓

又石高三尺廣二尺二寸八分五行行七八字不等正書

咸淳戊辰中稷京兆楊履順借廬陵周士模寶峯胡興祖劍門黃晉孫來遊姪口孫子益孫侍

又石高一尺七寸六分廣一尺六寸六分行行八字正書

咸淳辛未重陽桂人唐復赴武安書記泊舟浯溪甥文益婿蔣棟琴軒唐震之同遊二子寧生庠生從子真玉次元侍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六 宋十四

按浯溪題記十九段綜其姓名得五十一一人有可攷者五人柳應辰見宋詩紀事武陵人寶元元年進士仕至尚書都官員外郎永州通判容齋五筆稱浯溪石上有大押字題云押字起於心心之所記人不能知大宋熙寧十年甲寅歲武陵柳應辰仍有詩云浯溪石上大江邊心記閑將此地鐫自有後人來屈指四千六百甲寅年詩意不知所謂今搨本未見據熙寧丙辰歲所題不能歌不能吟瀟湘江上千古心與此正相類也此題熙寧六年癸丑明年即是甲寅乃熙寧七年容齋作十年者

傳寫誤也會稽蔚宗蔚姓不見於氏族陳繼儒太平清話有錢塘關蔚宗景仁弟廬州使君也平生好事多蓄書畫游宦交廣米芾海岳名言又稱其金陵幔山樓有題榜疑即其人偶不署姓耳米芾題五言一絕記云南官五年求便養得長沙掾熙寧八年十月望經浯溪據史傳米芾字元章吳人宋詩紀事以母侍宣仁后落邸舊恩補合光尉歷知雍邱縣連水軍太常博士知無為軍召為書畫學博士擢禮部員外郎出知淮陽軍卒是未嘗為長沙掾也黃潛筆記云元章自署姓名米或為芾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六 宋十四

芾或為徽史作米芾此題作米徽無疑即一人芾年四十九宋史紀事稱其官淮陽軍在大觀二年其母嘗侍宣仁后在仁宗末年則芾之官長沙便養母當在神宗時此題熙寧八年正即其時也由大觀二年逆推至熙寧八年約三十餘歲則官長沙掾不及二十歲年幼官卑史文從略又據潛研跋謂元章生于皇祐三年辛卯則熙寧八年為二十五歲至四十九歲為元符二年則其官淮陽軍不應在大觀二年宋史紀事恐誤史傳但云歷知雍邱縣則長沙掾曩括于歷知一字中矣宗室傳

趙彥捕字文長博王七世孫慶元初山知晉陵縣
擢監登聞檢院出知汀州遷廣西提刑入為戶部
侍郎遷湖廣總領知平江府轉寶謨閣待制卒此
題云被命持節廣右當是遷廣西提刑時也甲子
為嘉泰四年趙必愿亦宗室也字立夫廣西經略
安撫崇憲之子丁父憂居喪盡禮貽書問學于黃
榦服除差充兩浙運司主管文字再考特差充提
領安邊所主管文字差知全州陸薛乞下道江二
州訪周惇頤之後此題即其時也云敬觀先君吏
部遺刻者謂其父崇憲安撫廣西時過此留題也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六 宋十四

今搨本亦未見丁亥為寶慶三年餘俱無攷

白龍池通記二十一

石高二尺七寸五分廣二尺一寸五分六行行八九字正書

入內供奉官李舜舉被命禱祀帝岳奉香勝槩於

壽聖即日先款青帝宮次詣白龍潭治平四年題

書吏李恭從行

又石橫廣四尺八寸高三尺四寸五分八行行五字正書

克守劉袞奉詔祈雪于岱宗登絕頂翌日謁白

龍池之祠元祐丁卯孟春初四日奉符令林會題

又七行行二字左行正書

圓自百丈泉烹茶鼓琴以終清興

又石高六尺三寸廣一尺四寸二行一十字一八字正書

貫道建欄於此以便遊者元祐丁卯正月八日

又石高三尺四寸五分廣三尺二寸五分五行行四五行書

山陽龔燕黨被漕檄權宰奉高因率兒姪輩遊此元

祐庚午中冬十一日

又石高三尺九寸五分廣二尺四分五行行十一字正書

汴陽元永居士任紹承祖朝嶽罷同青帝觀主楊若

冲遊太平頂回瞻視白龍池聖跡時大宋紹聖三年二

月十五日謹題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六 宋十四

又白龍池三大字磨崖橫書下橫廣七尺二寸高二尺七寸又一方橫廣二尺七寸高一尺四寸四行行二字並左行正書

白龍池

德充忠玉國寶文仲紹聖丁丑三月九日

又石高二尺七寸餘廣一尺五寸五分三行行六字正書

范陽正輔再遊同魯國景元至丁丑三月廿六日

又石高二尺七寸廣一尺五寸五分三行行六字正書

東之丁丑十一月口日遊南正同至

又石高四尺一寸廣二尺三寸三行行七字左行行書

元符庚辰七月晦趙習之徐安國弟居仁孫正仲同遊

又石高二尺七寸五分廣一尺七寸餘四行行五字左行行書

韓存中點檢岳祠修造同王濟之一游庚辰十月廿七日

又石高二尺七寸五分廣一尺九寸五分四行行五字六字左行正書

皇甫偁徐端朝孫口同游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廿六日題

又石高二尺七寸五分廣一尺九寸五分五行行七字左行正書

奉符令李珪因捕蝗恭謁 白龍祠男彙侍行崇寧壬午孟秋初七日

又石橫廣二尺八寸三分高二尺七寸三分題記二此在右偏四行行七字行書其左偏元康兄題記

深觀 董元康政和甲午重九日携家來遊質贊貴侍行

又三行行四字六字左行正書

自恭觀元康兄兩字政和乙未孟冬二十日

又石高二尺七寸三分廣二尺三寸五分四行行六字左行行書

長清董自恭謁 白龍池之祠罷酌泉石上時乙未孟冬中澣日

又石高二尺七寸五分廣二尺四寸五行行七字正書

甫陽陳國瑞子玉恭謁 白龍池之祠俯洞酌泉少憩而適政和丁酉夏前二日

又石高二尺七寸三分廣一尺五寸四分四行行六字左行行書

李顯道張公美李仲與張去塵庚子孟夏十九日同遊池上

又石高二尺七寸一分廣一尺五寸三分四行行五字左行行書

姜子正子方李晉道劉言可刁文林同來庚子四月

又石高三尺二寸七分廣二尺二寸七分三行行六字七字左行行書

鄧城李債弟俊姪贛隨侍遊此癸卯季春廿八日

又石高二尺七寸廣一尺四寸二行行五字正書

許大希祈雨取水嘗至此

右在嶽西傲來峰下白龍池石壁上平廣記二十餘

文書曰龍潭口白龍池並大字其旁皆宋人題名尙未刊缺錄之得十五首其文略無重複自治平迄宣和六十年間人名字亦可以想見當日太平之盛而

金元以降游道兵火名山奧區委之榛莽無復有題名者矣

右刻均在白龍池雙崖對峙南曰三元石北曰元圭

石宋人題刻殆遍顧氏所采十五首皆在北崖之陽

顯而易見者近來錢唐江鳳彝復搜得正書十六首

均在南崖之陰幽暗陡險游跡罕至自熙寧迄政和

內無年月者三首較顧氏所得又過之可見金石錄

求必由好古者親歷其地抉苔剔蘚而得之但憑工人摹拓所及往往十失五六是可慨矣山志

按白龍池在岱岳西南麓泰安縣志云白龍池上有淵濟公祠早禱輒應宋祥符中封白龍為淵濟公建祠于此此題名中所謂白龍祠祈雨取水者是也題名徧南北兩崖金石文字記得十五段泰安縣志增補十四段合之得二十九段山左金石志所得搨本二十八段泰山志其搜得三十一段最為詳備今視所得搨本祇二十一段餘皆工人失搨者其文並見諸書所載茲不復補錄從其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六 宋十四

實也綜計二十一段之中題名姓氏得四十四人內但署名而不署姓者八人無從詳攷其餘有可攷者入內供奉官李舜舉見宋史宦者傳字公輔開封人世為內侍曾祖即神福也仁宗時舜舉出為秦鳳路走馬承受英宗立奏事京師此題治平四年被命禱祀帝岳奉香勝槩於壽聖節日先款青帝宮次詣白龍潭英宗本紀帝以正月三日生即位之初以生日為壽聖節治平三年十一月戊午帝不豫十二月乙未宰相祈于天地宗廟社稷史雖不言禱于嶽瀆山川據此題必因不豫而禱

祀於帝岳也英宗以四年正月丁巳崩是月庚戌朔丁巳是初八日在壽聖節後而舜舉之禱祀尙應壽聖節也徐安國見孟宗寶洞霄詩集號春清未詳其實嘗題一詩于大滌洞而不詳何年未知與此所題之徐安國即一人否也刁文叔見宋詩紀事云不知其名張橫浦子韶之友橫浦心傳錄載其春日旅中一絕句謂思致尤遠不止工也然亦未知即此題之刁文叔否餘俱無攷

溫泉箴

石橫廣二尺八寸四分高二尺七分十八行行十四字正書在臨潼縣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六 宋十四

溫泉箴

唐燕國公張說

虞部員外郎楊方平書丹

東山少連曰元冥氏之子曰壬夫安祝融氏之女曰丁辛俱學水仙是為溫泉之神焉帝命之救萬靈滯結臍藏達膚腠泄下人多賴上帝是崇有飛廉氏之佚女妬之常欲大恩其功故入溫泉必齋以酒心戒以防患恕以利物含生之疾我願除祇二神嘉之吹湯激邪珠連瀝累滴汨揚華此其効也若入溫泉僻心穢行惡口淫形居食失節動出躁輕二神醜口不匡人命飛廉快

女以裾斃人是走疰芒風瘍眩暈之病夫有意之醫照
台神理無恒之醫身為慾使莫之益傷之者至矣是以
君子慎其微也

治平丁未孟冬湖縣令尹光臣立石

呂義山子居至山子口同趨甘棠趙洋聖謨送別于
此就浴溫泉而去元祐戊辰冬十二月十一日

按溫泉在臨潼縣東南驪山下泉上有溫泉宮天
寶六載更名華清宮宮有湯井為池唐帝皆嘗遊
幸元宗特侈此箴為唐張燕公所作至治平丁未
縣令尹光臣重刻也丁未為治平四年書者楊方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六 宋十四

平史無傳

義田記

碑二石各高五尺許廣四尺許共三十二行行二十
一字正書左下角落空處刻文其跋亦正書在蘇州天
平山范文
正公祠

晉陵錢公輔撰

吳興趙雍書

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疎而賢者
咸施之方貴顯時於其里中買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
曰義田以養濟羣族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
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一人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

日食人米一升歲衣人一練嫁女者錢五十千娶婦者
二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
數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粳稻八百斛以
其所入給其所聚孺然有餘而無窮仕而家居俟代者
預焉仕而之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初公之未貴顯
也嘗有志於是矣而力未之逮者二十年既而為西帥
以至於叅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公既歿
後世子孫至今修其業承其志如公存也公雖位充祿
厚而貧終其身歿之日身無以為歛子無以為喪惟以
施賢活族之仁遺其子而已昔晏平仲樊車贏馬以朝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六 宋十四

三

陳桓子觴之曰君位之上卿祿之百萬而樊車贏馬是
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
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
臣而舉火者三百餘家如此為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
乎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桓子子嘗愛晏子好仁
齊侯知賢而桓子服義也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
有次序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疎遠之賢孟
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子為近之今觀文正
公之義其與晏子比肩矣然晏子之仁止於生前而文
正公之義垂於身後其規模遠舉又疑其過之嗟乎世

之人都三公位享萬鍾祿其邸第之雄輿馬之盛聲色
之侈妻孥之富止乎一己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而入者
豈少哉況於施賢乎其下爲卿爲大夫爲士而廩稍之
充奉養之厚足乎一己而族之人搵壺瓢爲溝中瘠者
又豈少哉況於明人乎是皆文正公之罪人也公之忠
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陲功名滿天下後必有良史書之
者子可無書也獨書其義由以警於世云

舊本刻于天平山忠烈廟中有脫簡文英庚午歲任
湖州安定山長求趙文敏公子仲穆書此本謹刻于
書院忠厚堂之前庶以永其傳龍集至正庚寅孟秋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六 宋十四

五

七月望日主宗祀八世孫文英識 裔孫伯仁摹勒
按此碑撰者錢公輔書者趙雍宋史公輔傳字君
倚常州武進人仁宗朝累官知制誥英宗朝累知
廣德軍神宗立拜天章閣待制知鄧州復知制誥
與王安石異議出知江寧府徙揚州以病乞越改
提舉景福觀卒計其歷官似距文正公卒後二十
年碑不署銜疑爲後人所刪文不著何年所作据
范忠宣公以義莊規矩奏請于朝劄付蘇州在治
平元年似公輔撰文亦在是時趙雍爲孟頫之子
元史附見孟頫傳但云子雍以書畫知名不詳其

歷官元詩選稱雍字仲穆夙慧有父風以蔭守昌
國海寧一州歷官翰林院待制書譜引陶宗儀云
官至集賢待制同知湖州路總管府事書史會要
稱其工真行草篆此碑以庚午歲文正八世孫文
英任湖州安定山長求仲穆書碑當卽仲穆官湖
州路時庚午爲元文宗至順元年書碑後又二十
年至庚寅歲爲順帝至正十年文英乃刻于文正
公書院之忠厚堂文英跋稱義田記舊本刻于天
平山忠烈廟中而不詳當時書者何人刻于何年
天平山之有忠烈廟檢文正公集補編附錄明泰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六

宋十四

五

和王直撰重修忠烈廟記稱文正公經畧西鄙西
人仰公之德服公之化皆爲公置生祠宣和間宇
文虛中爲慶帥言公忠於朝廷其功烈顯於西土
至今猶廟祀益虔然廟未有額徽宗命以忠烈名
之且爲題其榜凡廟之在西者皆易以新名然蘇
猶未有也紹興以來西土皆陷忠烈之廟越在異
邦蘇之守令與其士大夫謀曰蘇公故郡也而天
平山則公祠墳在焉公之精神必往來乎此乃更
作新廟揭忠烈之榜於廟門由是蘇始有忠烈廟
歲久廟壞元至元乙酉嗣孫邦瑞士貴復新之此

天平山忠烈廟之緣起也東都事略載慶州賜額忠烈廟在宣和五年至南渡後天平山之建廟未詳何年檢復賢集載文正公曾孫直方記云紹興乙卯自嶺海被召至行闕丙辰春出使至淮上始過平江時義宅已焚毀族人星居村落間一旦會集于墳山散區之餘尚二千指云云而不言有廟其時紹興四五年間也周必大乾道丁亥汎舟游山錄有云忠烈廟具有文正以下畫像挂壁詩之丁亥為乾道三年其時已有忠烈廟矣然則廟之建置不越紹興年間義田記初刻當即在是時其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六 宋十四

美

以趙雍書重刻即在至元乙酉邦瑞新廟之後所謂龍集至正庚寅者是也然文英跋但云舊刻有脫簡不言凶佚不知趙書刻後舊碑亡于何時也義田之置史傳但言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不言建置之年忠宣公奏立義莊規條則云臣父仲淹先任資政殿學士日於蘇州吳長兩縣置田十餘頃供給諸房宗族衣食及婚嫁喪葬之用墓誌銘則云公在杭盡以餘俸買田於蘇州號義莊以聚疎屬据年譜公之除資政在慶曆五年知杭州在皇祐元年自資政至知杭州相距五年此

五年中即置義田之時忠宣之奏在治平元年其時刊定規矩編類刻石則即以此時屬公輔其記以垂永久可懸揣而得也此碑始於治平末宋史本傳稱仲淹唐宰相履冰之後其先邠州人也後家江南遂為蘇州吳縣人年譜稱公遠祖博士范湧裔孫履冰為唐丞相鸞臺鳳閣平章事世居河內四世祖隋唐咸通十一年由良鄉主簿遷處州麗水縣丞一支渡江中原亂離不克歸子孫遂為中吳人蓋義田所贍之族人皆麗水丞之子孫即直方所見之二千指亦即分贍義田之族人也履冰見唐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六 宋十四

三

書宰相表載初元年春官尙書范履冰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又世系表云范氏後漢博士湧世居河內又文藝元萬頃傳云武后諷帝召諸儒論議禁中萬頃與周王府戶曹參軍范履冰苗神客太子舍人周思茂右史胡楚賓與選蓋履冰在唐時固以文學著稱也文正自曾祖祖父皆仕吳越父隨錢俶歸宋終徐州節度掌書記文正生于徐州二歲而孤隨母適朱宋史傳云長山朱氏歐公神道碑高郵公皆同年譜云淄州長山朱氏文正公集補編載文正公家傳作池州長山朱氏於是淄州之長山

與池州青陽縣之長山皆有公祠宋紹定中丁黼
池州祠堂記謂青陽之長山一名讀山是公幼讀
書之地至淄州之長山乃公隨所養父淄州長史
朱文翰之地本名長白山也然攷淄州長山有禮
泉寺巖堂嶺皆公幼讀書之所丁黼記謂在青陽
恐未盡然此事史傳碑銘皆所未晰因附識之

題觀魚軒詩

石高三尺四寸三分橫長四尺六寸
五分共十一行行八字正書在安陽

題觀魚軒

淮南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事魏國公韓琦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六 宋十四

天

雨後方池碧漲秋觀魚亭檻俯臨流時看隱苻駢頭戲
忽見開萍作隊游喜擲舟前翻亂錦靜潛波下起圓漚
吾心大欲同斯樂肯插筠竿餌釣鉤

碑無年月不云并書玩其字跡即琦筆法也琦築忘

機堂在彰德府治北前有狎鷗亭又前有觀魚亭

金石

按魏公以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在神宗即位之初
此碑無年月姑附治平四年之末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六終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七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樞

宋十五

周元公題名二段

表本高廣尺寸行字多寡皆不計正書
一在廣東德慶州一在廣東高要縣

濂溪周惇頤茂叔熙寧元年季冬二十六日遊

轉運判官周惇頤茂叔熙寧二年正月七日遊軍事推

官譚允高要縣尉曾緒同至

右濂溪先生題名二段一在今德慶州三州巖自左

而右乾道己丑洛陽程祐之刻其一在今肇慶府七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七 宋十五

星巖俱在石洞上茂字至正字當泉涌處尙隱隱可

見後有淳祐壬子呂中等題字茂叔書點點畫畫端

重沈實無一毫苟且姿媚態觀者可以想見先生道

德之風表演襲藏復謹誌之

葉竹
堂案

按史傳熙寧初惇頤知郴州用并及呂公著薦爲

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此二段蓋行部所至留

題也

壽聖禪院勅牒

碑連額高四尺八寸廣三尺四分二
十六行行四十六字正書在偃師縣

大宋勅賜壽聖禪院額

中書門下 牒 河南府

河南府奏准 勅應今日以前諸處無名額寺院宮觀口蓋及口口間已上見有功德佛像者委州縣檢勘保明聞奏特與存留係帳拘管仍並以壽聖為額有下項一十三縣各申有無名額寺院見有蓋到舍屋下有功德佛像各有僧行者住持遂委官躬親點檢到見在殿宇廊舍各及三十間已上並依降 勅日前蓋到縣司官吏各保明委是詣實如後異同甘俟朝典本府尋委逐縣巡檢依此點檢今據逐縣巡檢申點檢到見在間椽結罪保明開坐如後本府口口保明委是詣實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七 宋十五 二

如後異同甘俟朝典伏候 勅旨

伊陽縣高都村洞子院一所舍屋共五十間永安縣橋西村義井院一所舍屋共三十二間韋蕭村明教院一所舍屋共四十間偃師縣泗州院一所舍屋共三十五間壽安縣郭下文殊院一所舍屋共五十二間密縣邢谷村影堂院一所舍屋共三十一間邢谷村義井院一所舍屋共三十一間張固村院子一所舍屋共三十三間張固村院子一所舍屋共三十一間謝村院子一所舍屋共三十二間謝村院子一所舍屋共三十三間福昌縣鍾王村賈谷塔院一所舍屋共七十一間永寧縣

蘇口村安寶龍泉院子一所舍屋共四十三間河清縣南王村院子一所舍屋共三十三間澠池縣千秋口東禪院一所舍屋共三十五間北班村塔院一所舍屋共三十一間姚村慶空禪院一所舍屋共三十二間萬受村金和尚院一所舍屋共三十二間存留天王院一所舍屋共一百間伊關縣中口村寺一所舍屋共三十二間河南縣平華村寺一所舍屋共三十三間宮南村寺一所舍屋共三十三間緱氏縣蔣村寺一所舍屋共三十間永寧縣西土村鐵佛寺一所舍屋共三十八間河清縣長泉村廣化寺一所舍屋共三十三間宜並特賜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七 宋十五 三

壽聖寺為額

牒奉 勅如前宜令河南府錄錄勅黃降付逐寺院

依今來勅命所定名額牒至准勅故牒 熙寧元年二月二十八日牒

給事中參知政事唐 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趙

起復戶部尚書參知政事張 左僕射兼門下平章事

偃師縣帖 壽聖院准 河南府帖准 勅節文為

伊陽等一十三縣有無名額寺院並賜壽聖院為額數

內偃師縣 院仰錄 勅黃降付本院依今來

勅命所定名額者

石具如前當縣今錄錄到 勅黃一道頭連在前事

須帖付本院准此照會熙寧元年四月初三日帖

將仕郎守縣尉兼主簿事張

尚書屯田員外郎知偃師縣事劉

熙寧二年歲次己酉五月二日院主尼遇仙立石

供養主尼惠清

維那尼惠善

典座尼惠雲

張士廉刊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七 宋十五

四

億按牒云伊陽等一十三縣有無名額寺院並賜壽

聖院為額蓋依河南府奏准而首以伊陽冠十三縣

之上與宋史地理志次置不合又後列給事中參知

政事唐則指唐介而傳不詳為給事中起復戶部尚

書參知政事張則指張方平而傳不言為戶部尚書

亦不列起復凡此皆史缺也下列右諫議大夫參知

政事趙蓋即趙忭而並行更列左僕射兼門下平章

事僅題一空銜雖姓氏亦不書竟莫知其孰謂也牒

刻一石在熙寧二年五月二日為院主尼遇仙所立

又牒載諸縣寺院今類廢罕有遺蹟者此以為方志

舉遺亦不可遽沒也偃師金石錄

江夏黃鶴樓雜詩

石連額高七尺八寸廣四尺三寸八分分五層書第一層四十五行餘四層皆四十四行行約十四字行書額題鄂州雜詩四字篆書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 謝 眺詩不具錄下仿此

漢口口別 宋之問

黃鶴樓 崔 顥

送夏侯子之江夏 賈 至

送康太守 王 維

送人歸江夏

黃鶴樓歌送獨孤助 顧 况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七 宋十五

五

與史郎中飲聽黃鶴樓吹笛 李 白

鷓鴣洲

江夏使君叔席上贈史郎中

口漢陽輔錄事

江夏贈韋南陵水

望漢陽柳色寄王宰

江夏寄漢陽輔錄事

送儲口之武昌

江上送友人

送孟浩然之廣陵

題江夏脩靜寺

送口九遊江左

送口口歸鄂渚

江夏送客 孟浩然

沂江過

送田端公還鄂渚使府 武元衡

除官赴闕至江州口鄂岳李大夫 韓愈

夏口 杜牧

送張判官謁鄂州大夫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七 宋十五

送王侍御赴夏口口王幘

寄牛相公

赴黃鶴樓崔侍御宴 白居易

上江夏主人

黃鶴樓 賈島

又 李羣玉

口口山人 口陶

武昌老人錢笛歌 劉禹錫

曉泊漢陽渡 王真白

黃鶴樓寓興 羅隱

望故沔城 皮日休

望黃鶴山張君 沈如筠

黃鶴樓 盧郢

熙寧二年六月日立

按黃鶴樓詩刻南齊一人唐二十人凡詩三十九首謝朓一人載入文選宋之間以下亦皆載入全唐詩故但存其目不錄其詩碑不知何人所書及因何刻石惟存年月而已

瀧岡阡表

碑連額高八尺一寸五分廣三尺五寸二十七行行五十六字連額並正書在永豐縣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七 宋十五

嗚呼惟我

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子脩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脩不幸生四

歲而孤 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

長以教俾至于成人 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為吏

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日母以

是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殖以庇而為

生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

汝也自吾為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

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

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踰年歲時祭祀則

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始吾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爾旣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難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尔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求而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劬汝而立于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於中者耶嗚呼其心厚於仁者耶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脩泣而志之不敢忘

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龍岡

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

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七 宋十五

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脩敗夷陵

太夫人言笑自若曰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

先公之亡二十年脩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于

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脩爲龍圖閣直學士尙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

太夫人以疾終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脩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

天子推恩褒其三世故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

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

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

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

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

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

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

今上初郊

皇考賜爵爲崇國公

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脩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

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

二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七 宋十五

刻于碑既又載我 皇考崇公之遺訓 太

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脩者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脩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

來有自

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

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

尙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

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

封一千二百戶 脩表

歐陽公書筆勢險勁字體新麗自成一家 東坡集

歐陽公書如其爲人外若優游中實剛勁 朱子集

宋歐陽文忠公自作不載何人書疑公自書在永豐 格古要論

歐陽文忠公瀧岡阡碑爲龍神借觀事甚奇黃魯直

檄龍文云臣黃魯直謹言臣聞天子詔脩永叔以三

年三月三日趨朝欽承皇上滌寵錫以重爵推以峻

位加恩三世著其褒辭以贈修命石氏鑄之故刻瀧

岡阡表世次碑乃僱舟載回五月十三日至鄱陽湖

泊舟廬山之下是夜一叟同五人青衣大帶來舟揖

而言曰閻公之文章蓋世水府願借一觀自謂龍也

請碑入水遂不見焉惟陰風怒號淡月映空修驚悻

不已坐以待旦黎明起諭直時知泰和令以同邦之

誼命直爲文以檄恭惟洞天水府之宮震澤土者潤

濟王闕下福地陰陽龍池歲月星斗芒寒受穹質于

上界雲津變化磨顯號于人間廟食吳中官民均賴

茲有河神之玩法敢將表石以沉淪妙畫雄文自應

呵護瓊章玉冊孰敢誰何雖龍宮之幽元而雷神之

慧徹與風震雷駭蚪奔鯨地裂水竭淵泉俱滅既已

各司其職胡不永保其身以汝上天功也曠首雲霄

德配亭毒乾道之性厥位六焉鼎成以升實汝之神

下地利也淵源潭洞養身遁性坤絕妖塵其德元焉

禹舟之負實汝之功今汝不然乃羅茲禁萬一株連

五龍盡滅書畢投檄湖中忽空中語云吾乃天丁也

押服驅龍往而送至永豐沙溪勅賜文儒讀書堂之

南龍泉坑而交也文忠公歸家掃墓但見坑中雲霧

濛蔽虹光燦空往視一大龜負碑而出倏忽不見惟

碑上龍涎宛然在焉乃起置于崇國公墓前俾垂不

朽嗚呼文能動龍孝足感天公之文章德業至矣極

矣天下萬世誰不翕然而宗師之時熙寧三年庚戌

七月望日黃魯直謹識 蘇軾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七 宋十五 十一

龍岡阡表為六一集中第一等文字手書勒石越州胡仁濟令廬陵揚十本餉余書作行楷莊雅中雜流麗益文與書為兩絕也老友方靈臯語余乳者劬汝而立於旁當是初汝歐公為文多不使奇嶮字此蓋用離騷初秋蘭以為佩比之曲禮負劬辟耳為較安也按碑文正作劬又宋姚寬西溪叢語亦有劬汝立旁之解還當以劬為正盧舟題跋

按文獻通考及宋史職官志文武臣僚功臣號無推誠而有推忠然史又稱中書樞密則推忠協謀親王則崇仁佐運餘官則推誠保德翊戴則推忠之號惟兩府專之其餘文武諸臣但當為推誠耳通考及史文作推忠者誤也歐公嘗任執政此所賜功臣號止稱推誠保德者宋制中書樞密所賜若罷免或出鎮則改之予又記狄武襄公神道碑稱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狄公由樞密使出鎮故所賜功臣號亦用餘官之例也表作于熙寧三年四月時公以觀文殿學士知青州按宰輔編年錄是年四月除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方作表之時除命尚未下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歐陽文忠公為其考崇公及太夫人撰龍岡阡表成勒諸石遣吏齋之歸并檄郡守董墓事渡江風濤大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十五 宋十五 十一

作有龍蜿蜒夾舟舟欲覆篙師呼曰客有懷寶者乎請投之以禳此厄客曰無之惟碑在焉因共擠之江龍乃冉冉去波亦平遂得竟渡吏持檄以實告郡守守訝之令吏祭墓且以告則碑已歸然植于其側矣守墓者曰昨之夜震電發土碑于是出也薄視之見表文中獨以朱園祭而豐不如養之薄八字滴水淋漓自額及跌不絕殊迹炳然閱數百載如新嗟乎椎牛而祭不如雞黍之逮存昔賢者之矣而發之自公有甚痛于中者故言之足以動鬼神致靈異若此夫非盡人之子歟讀是文者其尚有感于斯江西通志

按江西通志龍岡在吉安府永豐縣鳳凰山側歐公此文本集及宋文鑑並全載之今取二書互校有不同者卜吉於龍岡之六十年文鑑脫岡字居貧自力於衣食文鑑集居貧作居窮注云一作貧太夫人告之曰集文鑑作告曰毋以是為我累集文鑑母作無一壠之殖集與文鑑皆作植集注云碑本作植昔常不足集作昔常注云常一作吾文鑑亦作吾始吾一二見之集鑑皆作吾始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集有也字注云一無也字文鑑無也字以其求而得集作以其有得注云一本有字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十五 宋十五 十二

作求而文鑑亦作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詞集無有字而世常求其死也集作世注云

一作况文鑑作况劍汝而立于旁集作劍注云一作抱文鑑作抱常用此語集常作需鑑作當自其

家少微時集作微注云一作賤文鑑作賤曰吾處之有素矣集曰下有汝家故貧賤也六字注云碑

本無六字文鑑亦有此六字自先公之亡二十年集同鑑作三十太夫人以疾終于官舍集作終注云

一作卒鑑作卒故自嘉祐以來集作故注云一作蓋太夫人進號魏國集作魏注云一作韓鑑作韓

而有待于脩者同集無有字熙寧三年四月辛酉朔同集鑑作二年無朔字大抵歐集尙參用碑本文

鑑則直取當時流傳之集本未與碑校又有傳寫之誤故不同如此又按歐公以熙寧五年卒見本

年六十六見東都事略及東坡祭歐文忠公文推其生在真宗景德

四年生四歲而孤則其父之卒在大中祥符三年是年庚戌正與術者歲行在戌之語合其時父年

五十九是公之生父年五十六公父卒後四十二年太夫人始卒于畱守南京官舍年七十二當父

卒時太夫八年僅三十故云守節自誓也太夫人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七 宋十五 丙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七 宋十五 五

之卒在皇祐三年時公年四十五其入副樞密在嘉祐五年參知政事在六年罷參政在治平四年

年六十一矣碑云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為崇國公者神宗紀熙寧元年十一月丁亥祀天地于園丘

羣臣進秩有差即此時也公之撰此碑在知青州時其後判太原府徙蔡州四年致仕五年卒是建

碑之後未嘗到墓而筠廊偶筆載黃山谷謂文忠歸家掃墓見坑中雲霧已非其實自此以後異聞

傳布為龍神借觀碑文風浪攝去江西通志又有龍夾舟擠碑入江翼日雷電發土而碑出悠謬之

談轉輾志怪殆非確據也至劍汝而立于旁句是即曲禮負劍辟咎之劍謂出于掖下虛舟題跋引

方靈臬言當改為初秋蘭之初靈臬本不知金石而以選八家古文批語強作解事更為乖謬

湯陰縣嵇公廟記

碑述額高一丈一尺四寸五分廣三尺六寸四分十三行行五十一字正書篆額在湯陰城西南

相州湯陰縣新修晉太尉嵇公廟記

夫以忠事君人臣之常分也然遭大變臨大節或心無所主為禍福所動以苟一時之生而貽萬世之戮者少矣若其鼎鑊在前鋒刃加己能挺然知義之所在分固

續修四庫全書第 66 卷五內

當爾輕其命若鴻毛然卒死而不顧者幾何人哉惟

晉侍中贈太尉忠穆嵇公則其人也方惠帝昏弱諸

王肆亂各萌僭奪以相屠害故帝之北征也公馳赴行

在力當國難而成都王頌以兵犯乘輿衛從奔散獨公

端冕侍側以身扞帝至血濺御衣而殞嗚呼公之知義

明分可謂處得其死而不為難也故其大忠偉節赫然

與日月爭光卒然與山嶽爭高天地知不可窮而公之

名亦不可窮矣宜乎百世之下有國家者欽遺風想餘

烈置祠奉祀永永而不絕也相之湯陰即公死難之地

其廟在焉前之為邑者不知追顯忠義為政所先因循

不葺底於大壞今令張君楙至則首拜祠下觀其墉敞

之甚驚而嘆曰茲不職之大者也亟舉公事迹與夫朝

廷崇祀之意諭于邑民民皆欣然願共力以完之令乃

寬與之約聽自營辦不數月而祠宇一新于是民益知

夫大賢之忠於國者雖死於不幸後世必載祀典嚴廟

貌奉事尊仰之如此皆思勉而為善自一邑而推一郡

縣一郡而推諸四方則其為勸也豈小補哉廟完具書

來告以余嘗兩守鄉邦願志未竟忠義之心人皆有

之但勉而不力執之不固遂不至于古人余亦勉而執

之者效忠穆之風尤寤寐以自激文雖甚陋惡敢名而

之者效忠穆之風尤寤寐以自激文雖甚陋惡敢名而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七 宋十五 六

不書時熙寧三年八月十五日

司徒兼侍中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事大名府路安

撫使魏國公韓琦記并書

尚書都官員外郎管句大名府路安撫都總管司機

宜文字口口篆

安陽任倫重錄

此琦因湯陰令張懋修廟而記其事也太平寰宇記

云湯陰縣浣衣里晉侍中嵇紹葬所按鄴中記志帝

師敗湯陰千官皆走獨紹端冕帝側以身捍主遂至

見害血濺御衣及事寧左右欲浣之帝曰此嵇侍中

之血勿去也詔葬縣南因名此地為浣衣里是紹墓

亦在今縣城西南也墨池編稱韓魏公書骨力壯偉

書史會要稱其工正書師顏魯公頗露圭角信然中

金石

按河南通志嵇侍中廟在彰德府湯陰縣城西南

祀晉侍中稽紹宋治平中建據此碑立于熙寧三

年而文云相之湯陰即公死難之地其廟在焉因

循不葺底于大壞今令張君楙至首拜祠下觀其

墉敞之甚論于邑民不數月而祠宇一新則湯陰

之有嵇公廟其來已久不始建于治平中特至是

之有嵇公廟其來已久不始建于治平中特至是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七 宋十五 七

重葺之耳碑文所紀嵇公忠績悉與晉書本傳合

韓魏公爲相州安陽縣人据史傳先由武康軍節

度使知并州求知相州在嘉祐元年以前繼除鎮

安武勝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改判

永興軍經略陝西熙寧元年七月復請相州以歸

碑故云余嘗兩守鄉邦也是年河北地震河決徙

大名府充安撫使卽此撰書之時也

觀褚書聖教序碑題名七段

題名正書五行行五字至九字不等左行在同州府聖教序碑陰

范育與之雷壽民安老崔君授夢得李衮希仲同觀熙

寧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七 宋十五 大

又正書九行行七字左行

權發遣轉運副使公事游師雄按部至同 郡守章龍

圖棗相率同觀與者二人通判州事張垆提刑司檢法

官崔直躬州學教授白時中元祐甲戌中和節後一日

題

又正書四行行七字左行

武功游師雄馮翊仇伯玉同觀褚書聖教序元祐三年

五月廿九日

又行書四行行九字左行

太僕丞張景修教叔拉左輔令宋靖與正同觀龍興寺

又正書六行行九字左行

歷山張智周被 漕檄攝郡事暇日率眉山唐逢叔樊

川李少蒙金陵曾公乘汝陽崔莘叟東里陳子美全閱

唐碑政和改元孟冬望日再題

又行書四行行十字左行

建安暨尹卿公任邀成都羅興悖詩同觀褚書弟召卿

公南右卿公介預焉時宣和辛丑清明前二日題

又行書五行行八字至十字不等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七 宋十五 九

建安暨唐裔堯本三峯周兆子京山陽顧伯起景震邵

武俞日新德夫同觀褚書聖教序宣和壬寅上已後三

日題

游師雄題名二通俱在同州府褚書聖教序碑陰其

一題元祐三年五月而不著官職以宋史本傳推之

當是任陝西轉運判官時也其一題元祐甲戌中和

節後一日稱權發遣轉運副使公事甲戌者元祐九

年也阿房宮賦石刻有師雄跋立於元祐八年亦稱

權發遣轉運副使公事本傳云爲陝西轉運使蓋脫副字宋時外任差遣資淺者加權字尤淺者則稱權

發遣某官公事史書皆略而不書惟石刻一一書之
章樂時以直龍圖閣知同州故有章龍圖之目白時
中官同州學教授亦史傳所未及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善感禪院新井記

碑連額高五尺九寸廣二尺五寸八分共十八行行三十六字行諸額題善感院新井記六字篆書在咸

京兆府口口善感禪院新井記

提舉興修白渠及專切管勾見行渠堰事宜奉郎守
殿中丞騎都尉侯可謨

文辯大師慧觀書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七 宋十五

南山李元直篆

太生五材下民日用而不可不備惟水火相須之急洪
範弗得弗先或闕乎一點首罔以爲生及乎用之之情
口不擇其精粹者也一事不精未有不思其更革者也
長安寔漢唐之故都當西方之衝要衣冠豪右錯居其
間連臺接構僅數萬家官府佛寺道觀又將踰百計其
井不啻乎萬也然而烏鹵之地井泉惟鹹凡厭膳羞烹
飪皆失其味求其甘者略無一二焉又非井之用也井
之道上行而在及乎衆及乎衆則衆所歸也衆所歸者
泉寒而味甘也泉寒而味甘則井道之廣也易曰井洌

寒泉食是得其中而衆所歸者也既鹹而不食則失井

之道也井道既失衆所不來也故多捨棄舊井而改卜

其地求發泉源之甘醴者則未嘗有如其意者也有香

城院直府庭之東南隅千步而近院處諸梵宇之甲者

僧徒童行官客僕從日不減其數百人舊井一十一空

水之所供浴室廚爨澣濯馬廐秣飼之事崇朝及暮用

汲無窮厥味甚不甜美久厭其食衆共來請於主僧智

海師曰願改卜地以成井以足大衆茶藥之用海師齊

肅誠意乃即其請越三日集僧徒行浮屠教之法事於

大門內東垣下後以杖卓其地命匠者具畚鍤興工二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七 宋十五

日而井成其泉源沸湧澄然而甘寒宜其食也傍及左

右所居之民往來汲取養而不窮嗟乎非誠意精潔感

物之深者物莫肯應焉智海師戒律淳篤正心無我住

持修整孰不瞻嚮以斯之應可謂師之行果者歟熙寧

七年正月晦日記

典座僧德安 維那僧德岳 書狀賜紫德邕 供

養主僧德越 住持沙門賜紫智海立石

鎬都武德誠刻字

按陝西通志香城寺在西安府城內錢局創自石

晉思遠禪師周顯德中賜額廣福禪院宋仁宗更

賜名曰善感然人恒以香城名之此碑標題云善感而文內仍但稱香城蓋善感之賜名未久也

唵字贊

石高二尺六寸七分廣一尺四寸四分上梵書唵字下贊七行行十字正書在威靈縣卧龍寺

鎮成軍僧顯俊書

義靜三藏於西天取得此梵書唵字所在之處一切鬼神見聞者無不驚怖

太宗皇帝贊

鶴立馳行勢未休五天文字鬼神愁儒門弟子無人識穿耳胡僧笑點頭

《金石萃編卷百三十七 宋十五

三

京兆府住持十方福應禪院講經論傳戒沙門惟果立石

大宋丁巳熙寧十年八月二十六日安民師刊

表忠觀碑

碑共四石兩面刻各高八尺五寸八分廣四尺皆七行其一面五行行皆十八字正書在錢塘表忠觀

朝奉郎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州事騎都尉蘇軾撰并書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

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獻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

《金石萃編卷百三十七 宋十五

三

是以前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游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 皇宋受命

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蜀江南負其險遠兵至城下力

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

王師積骸為城醜血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

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 朝視去其

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 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

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脩理其父祖墳坐祠以太牢今

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

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蒼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

佛祠曰妙因院者為觀使錢氏之孫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脩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

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 制曰可其妙

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茗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薦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為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秀玉冊虎符龍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七 宋十五

西

節大城其居包落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壘歲時歸休以燕父老嗟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歸焉新宮匪私于錢維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元豐元年八月甲寅

觀在杭州龍山宋郡守趙抃以五代錢武肅王墳廟蕪廢請于朝即龍山廢刹為觀賜額表忠東坡為碑

銘山堂

表忠觀碑蘇文忠公撰并書結法不能如羅池老筆亦自婉潤可愛銘詞是蘇詩之佳者余嘗怪錢氏起羣盜非有大功德於民而能制一方傳數世穹爵崇奉迨於大明燭火自若納叛之後主組映帶者又百餘年久而人思之何也武肅王初有國將築宮望氣者言因故府大之不過百年填西湖之半可得千年武肅笑曰世有千年中而不出真主者乎奈何因吾民為遂弗改此其智有足多者五代史故歐陽氏對筆未盡微也 舟州山人藁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七 宋十五

三

觀中碑今已重摹壁窠大字與醉翁豐樂記同法而更加嚴重若以飾圍屏信偉觀也荆公與長公極不合乃獨稱許此文可見古人服善宋人言荆公初見時極擊節連曰此何語也數次繼乃曰此三王世家也潘子真又謂公云是漢興諸侯王年表此兩語皆是似三王世家是形似諸侯年表是神初據形言久之乃悟其神耳文得於神斯善法古矣武肅王草莽英傑事要不能盡善惟知安心待真主始終臣事中原故能保其封疆耳其不填西湖亦是此意司寇據錢氏私誌謂五代史係歐公對筆恐未然歐公平日

推尊文僖公甚至歸田錄所記惟贖珊瑚筆格一事稍短於明察然亦不失為厚德其他若好讀書若不得於黃紙書名皆佳事好讀書尤為不易及何得云非美談武肅乃文僖曾祖有何大怨直至上誣及歐公會同謝希深遊嵩嶽歸抵香山錢公遣歌妓往謂因挾一妓為錢公所持尤非文僖固不純亦不凶歐公言損品大抵凡子孫類為祖父護前稱道微未至怨遂歸焉文人負謗皆緣此近世尤甚凡頌人必得如孔顏乃滿志若止如孟子與云有圭角卜子夏云見紛華而說亦卒不快矣但不意舟州公亦未鑑錢

金石錄編卷百三十七 宋十五

氏對說 書畫跋跋

右表忠觀碑碑凡八片今存四片又失其下截每行止十一字然筆法方整俊偉比之蔡君謨有過之無不及坡公最用意之作也石在杭州府學乾隆辛酉歲掘地得之湖上錢王祠有明人重刻本文雖完好特優孟之衣冠耳 潘研堂金石文跋尾 表忠觀碑余向見三本一是嘉靖三十六年郡守陳公重摹本一是陳吉士所鐫行書本即王衡跋所稱字僅母指大者也最後始見原碑即府學掘地所得者三本互校皆微有不同如蘇軾撰并書吉士本無

并書二字二十有六吉士本作廿有六銘詞末視此刻文陳柯本作觀此刻本吾友陳以剛又言而蜀江南板本作西蜀江南不知所謂板本者又何本也今原碑已蝕無可據矣原碑舊在龍山不知何年移置郡庠以臆度之當與石經同時之事 國朝乾隆五年余教授劉得於泮官後石原四片八面今出土只得二片一面嵌壁塌者不得其全乾隆乙卯歲適杭嘉湖道秦公濂糧儲道張公映璣來觀無錫錢立羣泳即力言之乃昇至觀中與嘉靖重摹本同列千年名蹟位置得所亦時會為之也 朱文藻蘇碑攷序

金石錄編卷百三十七 宋十五

毛

按表忠觀萬歷杭州府志宋時觀在龍山熙寧十年知杭州趙抃請於朝建賜名表忠觀蘇軾作碑記即此碑也西湖志云表忠觀碑在今錢王祠內嘉靖三十六年杭州知府陳柯重摹立石此則明時重摹本在今錢王祠者也今之錢王祠在杭州府城湧金門外柳浪聞鶯之南靈芝寺之左亦名表忠觀雍正五年 勅封錢王為誠應武肅王于是總督李衛重建今祠表以石楔題曰功德坊取陳柯重摹碑補缺者二十六字而自為跋以識于碑旁考表忠觀碑有四本其最初者本四石兩

面刻作行楷書字大四寸每石每面六行行二十
字元豐元年之旁尙有小行書兩行其一行云表
忠觀碑總四片面背刻字下文第二行云匡護而
樹之此碑遂下文錢文瀚蘇碑攷云蘇軾表忠觀
原碑舊在龍山觀內元初西僧楊璉真伽悉輦碑
石甃塔基杭郡碑石爲其所災者已大半矣此碑
乃正德十二年御史宋廷佐與宋高宗石經同遷
于郡庠 國朝乾隆二年諸暨余蘿村諱懋棟教
授郡庠秋暮蘿村同年趙石函來寓循視頽垣下
微露石椽掘土獲斷碑二卽表忠觀碑也一時題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七 宋十五 天

詠甚夥後嵌于郡庠壁者幾年又倒仆于名宦祠
者幾年歲乙卯重修表忠觀落成此碑自郡庠移
來樹于今表忠觀左廡此東坡手書初刻之碑也
其次則明太守陳柯重摹本在觀中右廡又其次
行書碑見王衡緱山集陳子吉士出所鐫文忠行
書碑文字僅拊指大者又見王荆公題跋云子瞻
守杭州作表忠觀碑余退老鍾山忽復見過同憩
法雲寺子瞻忽已寫一通字字欲飛袖之而歸者
也又其次小字表忠觀碑見竹嶼金目云在
杭州府學僅二小石其臣願以龍山巖佛寺日妙

因院者爲觀以下俱缺蓋表忠觀碑之現行于世
者大凡有此四種今所錄者取府學出土本而以
陳柯重摹本補其全按碑文東坡文集及宋文鑑
並載之而校其互異之處如忠獻王仁佐集鑑俱
作忠顯是越地方千里鑑作一千里墳廟不治鑑
此上有而字日妙因院者爲觀鑑無者字我維行
之鑑作我繼玩文義似集鑑有訛衍當以碑爲正
也東坡先生年譜元豐元年戊午先生在徐州任
但載八月癸丑黃樓落成而不敘及撰此碑是年
譜漏略宋史趙抃傳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神宗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一 宋十五 无

立召知諫院未幾擢參知政事奏論新法懇乞去
位拜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宰輔表熙寧三年四月
己卯趙抃自參知政事右諫議大夫以資政殿學
士知杭州此碑載熙寧十年十月抃猶知杭州但
系銜加大學士與表不同蓋出知杭州已八年矣
東坡撰此文祇敘抃之奏而加以銘辭不自述其
所以撰文之由且係在徐州任並非守杭州不知
何以荆公題跋云子瞻守杭州作表忠觀碑恐此
跋亦係誤傳也

海公壽塔記

碑連額高五尺七寸八分廣二尺九寸三分
一十二行行三十四字正書篆額在咸寧縣

有宋永興軍香城善感禪院主廣慈大師海公壽塔記

宣德郎守尚書虞部員外郎管勾永興軍耀州三白

渠公專騎都尉賜緋魚袋王頤書

狄道李元直篆額

大師名智海字濟叔姓劉氏耀州三原留冊民家子也
生於社符三年庚戌之歲既滿月張慶席會親于家有
善相者曰此兒異日非塵埃中物但幼齡多患而不利
所天耳甫八歲果得疾未瘳而父先朝露母王氏事佛
尤篤日常一食以求其安越三年夜夢梵僧撫師之頂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七 宋十五

三

謂王氏曰此法器也亟歸諸釋氏則其病自愈翌日王
氏焚香像前稽首而諾之月餘病間天聖元年始辭家
入長安依香城主僧承瑜習浮屠法八年去氏削髮明
年受具為比丘從而植學經論之場左右采獲深達義
趣加之性行醇謹多為宿德之所推許未幾舉充慶安
寺主繩衆以寬集事以勤上下稱治由厥師順寂還院
充維那紀綱不紊賓主胥悅尋以本府表嘆闕員又補
師以尸其局皇祐三年 殿前太尉許公懷德德師素
深遂薦章服嘉祐四年又領府命主澄矜院事熙寧三
年 府尹左丞錢公明逸謂百塔興教禪院管賢之道

迹古都之上遊宜於諸寺擇高行僧以董其衆師首膺
其選僉謂得人居凡二年度門弟子七人以善感主僧
承諾化去乃徇衆命歸嗣院事其為治也安而不擾簡
而有成嘗患院之舊井鹵不可用一日領其徒於中門
之外東北之隅以下井地恪誠再拜祈佛冥加果得甘
泉感涕清冷 殿中丞侯可記之詳矣師能以四攝歸
人故輔翼之傳樂宣其力致院務多暇披學員書手不
釋卷閱大藏經一遍法華金剛經各周一藏並營蒲塞
以慶之既而名聞上都美傳咸里 都尉王公詵
奏号廣慈以旌行業師嘗念新新生滅駛於犇馬豈以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七 宋十五

三

後事累其徒耶乃於萬年縣龍首鄉澆水之西原預卜
葬地壘塔既成走介抵洛丐余文以次其實余兩遊長
安皆館師之院祖稔其述故直書不讓也自祥符庚戌
至元豐戊午師之壽六十有九師之孺四十有九兩院
度門弟子共二十六人後之可紀者非余所知在師之
賢二三子而續之云時元豐改元秋九月重陽前一日
寓三陵永昌院文辯大師慧觀記

師弟賜紫沙門德邕立石 安民師刊

按善感禪院有新井即海公所開碑見前卷此碑
叙海公主善感時亦述其開新井事與前碑合按

記者慧觀即前碑書丹者也象額之李元直則兩碑皆同東坡常稱元直字通叔長安人其先出於唐讓帝學篆書數十年覃思甚苦曉字法得古意用銛鋒筆縱手疾書初不省度

蘇頲瀆黃樓賦

賦四紙寬窄不一廣二尺九寸五分一廣二尺七寸一厚一尺九寸五分一厚二尺一寸五分各高一尺三寸五分共三十四行行三十四字正書在銅山縣

黃樓賦

蘇轍

熙寧十年七月乙丑河決於澶淵東流入鉅野北溢

金石萃編卷百三十七 宋十五

于濟南溢于泗八月戊戌水及彭城余兄子瞻適為彭城守水未至使民具畚鍤畜土石積芻茭完室隙穴以為水備故水至而民不恐自戊戌至九月戊辰水及城下者二丈八尺塞東西北門水皆自城際山雨晝夜不止子瞻衣製履屨廬於城上調急走發禁所以從事令民無得竊出避水以身率之與城存亡故水大至而民不潰方水之淫也汗漫千餘里漂廬舍敗冢墓老弱蔽川而下壯者狂走無所得食槁死於丘陵林木之上子瞻使習水者浮舟楫載糗餌以濟之得脫者無數水既涸朝廷方塞澶淵未暇及徐子瞻曰澶淵誠塞徐

則無害塞不塞天也不可使徐人重被其患乃請增築

徐城相水之衝以木堤捍之水雖復至不能以病徐也故水既去而民益親於是即城之東門為大樓焉聖以

黃土曰土實勝水徐人相勸成之轍方從事於宋將登黃樓覽觀山川弔水之遺迹乃作黃樓之賦其詞曰

子瞻與客游於黃樓之上客仰而望俯而歎曰噫嘻殆哉在漢元光河決瓠子騰威鉅野衍溢淮泗梁楚受害

二十餘歲下者為汗澤上者為沮洳民為魚鼈郡縣無所天子封祀太山徜徉東方哀民之無辜流死不藏使

公卿負薪以塞宣房瓠子之歌至今傷之嗟維此邦俯仰千載河東傾而南洩蹈漢世之遺害包原隰而為一

窺吾墉之摧敗呂梁齟齬橫絕乎其前四山連屬合圍乎其外水洞泐而不進環孤城而為海舞魚龍於陸壑

闕帆檣於睥睨方飄風之迅發震鞀鼓之驚駭誠蟻穴之不救分閭閻之橫潰幸冬日之既迫水泉縮以自退

淒流枿於喬木遺枯蚌於水裔聽澶淵之奏功非天意吾誰賴今我與公冠冕裳衣設几布筵斗酒相屬飲酣

樂作闕口而笑夫豈偶然也哉子瞻曰今天安於樂者不知樂之為樂也必涉於害者而後知之吾嘗與子馮

茲樓而四顧覽天宇之宏大繚青山以為城引長河而

金石萃編卷百三十七 宋十五

重

為帶平臯衍其如席桑麻蔚乎旆旆畫阡陌之從橫分
 圖廬之向背放田漁於江浦散牛羊於煙際清風時起
 微雲靄靄山川開闔蒼莽千里東望則連山參差与水
 皆馳群石傾奔絕流而西百步涌波舟楫紛披魚龍顛
 沛沒人所嬉聲崩震雷城堞為危南望則戲馬之臺巨
 佛之峰歸乎特起下窺城中樓觀翔翬峩峩相重激水
 既平眇莽浮空駢洲接浦下與淮通西望則山斷為垓
 傷心極目麥孰禾秀離離滿隰飛鴻羣往白鳥孤沒橫
 煙澹二俯見藜日北望則泗水滌漫古汴合焉匯為濤
 淵蛟龍所蟠古木蔽空鳥鳥號呼賈客連檣聯絡城隅

金石萃編卷百三十七 宋十五

送夕陽之西盡導明月之東出金鉦涌於青嶂陰秀為
 之辟易窺人窺而直上委餘彩於沙磧激飛楹而入戶
 使人體寒而戰慄息洶洶於羣動聽川流之蕩潏可以
 起舞相命一飲千石遺棄憂患超然自得且子獨不見
 夫昔之居此者乎前則項籍劉備後則光弼建封戰馬
 成羣猛士如林環臂長嘯風動雲興朱閣青黃舞女歌
 童勢窮刀竭化為虛空山高水深草生故墟蓋將問其
 遺老既已灰滅而無餘矣故吾將與子弔古人之既逝
 憫河決於疇昔以變化之無在付杯酒於終日於是眾
 客釋然而笑頽然而醉酒傾月墜扶携而出

按東坡先生年譜熙寧十年丁巳先生年四十二
 在密州任就差知河中府已而改知徐州四月赴
 徐州任徐州水患大作七月十七日河決澶州曹
 村埽八月二十一日及徐州城下先生治水有功
 至十月五日水漸退城以全朝廷降詔獎諭元豐
 元年戊午二月有旨賜錢二千四百一十萬起夫
 四千二十三人及發常平錢米改築徐州外小城
 創木岸四以獎諭敕記併刻諸石為熙寧防河錄
 迺即徐州城之東門為大樓墜以黃土名之曰黃
 樓以土實勝水故也子由作黃樓賦先生跋云元
 豐元年八月癸丑樓成九月庚辰大合樂以落之
 今此碑無建立年月計樓成作賦當在元豐元年
 九月以後矣樂城集與宋文鑑皆載此賦然集本
 是明刻有不同處尙不足據文鑑是仿宋刻姑取
 以互校而著其不同者熙寧十年七月乙丑鑑作
 秋七月八月戊戌水及彭城鑑作彭城下完室隙
 穴鑑無完字九月戊辰鑑作戊申調急走發禁所
 鑑作調急夫發禁卒載糗餌以濟之鑑作糗糧梁
 楚受害二十餘歲鑑作二十餘年斗酒相屬鑑作
 中酒相屬俯見藜日鑑作落日金鉦涌於青嶂鑑

金石萃編卷百三十七 宋十五

浦作薄前則項籍劉備鑑作劉戊猛士如林鑑作
成林撥臂長嘯鑑作振臂朱閣青黃鑑作青樓以
變化之無在鑑作知變化付杯酒於終日鑑作以
終日頽然而醉鑑作就醉酒傾月墮鑑作河傾扶
攜而出鑑作攜扶葢碑無書人不知何人所立或
不能無誤而文鑑亦或有傳刻之訛宜兩存之不
能定其孰是也河決澶淵賦序作七月乙丑年譜
作七月十七日宋史神宗紀作七月丙子遼史朔
考是年七月己酉朔乙丑正是十七日賦序年譜
合也丙子是二十八日則本紀爲不同殆聞之朝
廷有遲速耶年譜云八月二十一日及徐州城下
賦序云八月戊戌水及彭城是月戊寅朔戊戌是
二十一日也至九月戊辰文鑑作戊申是月戊申
朔戊辰在二十一日水已及徐州城不應相距一
月始塞東西北門自戊戌至戊申十日而水甚宜
矣則文鑑不誤而碑謬也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七 宋十五 美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八

賜進士出身 諸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相誤
宋十六

渾王廟記

石橫廣二尺四寸四分高一尺八寸五
分二十行行十四字正書在宜川縣
尚書屯田員外郎馬唐民記

淮南節度推官知丹州宜川縣郭仲益書

自古忠義之士立功於一時其心未必皆欲求聞於後
世然到于今有廟食而不絕者是蓋有德於後之人雖
載在祀典而歲月磨滅猶恐其名之失傳尔丹州舊郡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八 宋十六 一

卽唐 忠武渾王故封也廟直州之東財二里兩崖間
題之曰閔王廟前守王丙口克嘗取本史新傳以載於
石今 左藏高侯守丹之明年春以謝雨至祠下顧視
徘徊且謂僚屬按新舊書王未嘗以閔封又閔非國名
特閔與渾聲近之誤尔乃改榜爲渾王廟 高侯通古
今善辯論尤勇於爲義如王之稱不正者久矣一旦遂
正之使其力所得而正者其決當如何

元豐二年三月初九日

左藏庫副使知丹州軍州事騎都尉高渙立石

廟在鳳翅山上在今縣之東南五里文云廟直丹州

之東二里在兩崖間者唐舊治也舊誤為閩王廟以閩渾聲近後左藏庫副使知丹州事高渙為之改正唐民撰文以紀其事

關中金石記

按渾王即渾瑊兩唐書有傳稱瑊本鐵勒九姓之渾部也世為皋蘭都督父釋之封寧朔郡王廣德中與吐蕃戰歿城年十一善騎射事德宗屢立戰功繇樓煩郡王徙咸寧咸寧者本丹州縣名唐置周廢宋初復置太平興國初省入宜川碑故云丹州舊郡即唐忠武渾王故封也忠武乃瑊卒後所加之謚尚非宋封唐爵祇郡王宋元豐三年八月以禱雨有應乃即以謚為封號特封為忠武王有牒見下碑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八

宋十六

二

渾王廟牒

碑連額高七尺一寸八分廣四尺一寸三分共二十五行大字行三十二字小字行六十一字牒後有王頌題記額題勅封忠武王碑六字正書在宜川縣

中書門下牒

淮南節度推官知宜川縣事郭仲益書
尚書屯田員外郎致仕馬唐民題額

太常禮院奏准中書批送下丹州奏狀當州據宜川縣狀申照會近於今年二月中為雨雪僊潤本州准都轉

運司牒准朝旨名山靈祠委長吏精虔祈禱尋知州左藏率州縣官吏親詣本州鳳翅山唐忠武渾王廟精虔祈禱迎聖水赴州應期得雨潤深一赤苗種並皆露足檢會渾王名瑊唐時封本州咸寧郡王其廟今土俗呼為渾王土地廟內有聖泉病者飲之亦多得痊愈今來依准朝旨祈求又便獲時雨之應顯是祈禱靈驗檢會熙寧七年赦書節文應天下祠廟祈禱靈驗未有爵號者當以名聞內雖有爵號而褒崇未稱者亦仰聞奏本州勘會渾王名瑊在唐朝常立大功遂封本州咸寧郡王廟食至今不絕凡有祈求悉皆應驗近以雨雪僊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八

宋十六

三

潤本州於今年二月二十日承准都轉運司牒准朝旨訪尋管下名山靈祠委所在長吏躬親精虔祈禱州司尋帖宜川縣勘會據本縣狀申今州界有鳳翅山渾王廟神靈兼有聖水可以祈禱本州知州左藏庫副使高渙於當月二十三日躬親往詣精虔祈禱及迎聖水赴州至當月二十九日三十日三月初一日初八日共四次降雨一赤民田高下普遍霑足百姓歡呼豐年有望兼勘會至和二年自冬至春不雨有知州內殿承制閣門祇候段隱禱於祠下尋獲嘉應為文祭饗刻石在廟前後公私祈禱並有神驗委是一州之內靈祠且朝廷

賞典必有功德被於民者然後行之況渾王瑊生有勲勞已褒崇於勅號沒而英顯能福祐於州民今據宜川縣狀備錄在前伏望朝廷特霽殊恩別加徽稱使其忠義之覓不獨受榮於前世矣具狀奏聞候

勅旨狀前批送當院者當院看詳咸寧郡王廟圖經所載祈禱有應緣自唐加封王號聖朝未曾褒崇合賜改封王號伏候

勅旨

丹州咸寧郡王廟

牒奉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六 宋十六

四

勅古之諸侯得祀其境內山川之神非使之微福以利乎已也蓋神之德及民則思所以報之眷言靈祠奠彼邦服比因早熯嘉澤應所有司請焉宜有昭答疏爵錫號顯揚神休宜特封忠武王牒至准

元豐二年八月日牒

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蔡 假

禮部侍郎平章事王 押

工部侍郎平章事吳 押

元豐二年八月三十日

守宜川縣主簿馬安國

守司理叅軍寇臻

守司戶叅軍劉伯通

三班奉職監酒稅崔之平

右班殿直監酒稅賀宣

軍事推官權管勾通判公事王立賢

右班殿直管界巡檢張珏

左侍禁兵馬監押王安

前潞州上黨縣主簿指教方田朱定

左藏庫副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六 宋十六

五

大夫知丹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騎都尉平原縣開國伯食邑九伯戶高渙立石

余熙寧中充本州都知兵馬使時太守高公渙葺茲靈祠取乃神像命余督工於此因勸姓名于石至元豐初余方以勞受祿遂踐仕途從神帥經略深入虜

庭討蕩比月保全而歸溫遷資級建中內任環慶將副擊疆擣虛累至戎境鹽宥州遺愷告功亦累被

聖澤豈不賴 明神主 祐乎今挈家躬祀屈指往事

已二紀餘矣傷時口徒不覺慨然乘輿滿毫設紀歲月時崇寧改元九月十五日西作坊使差知德順軍

水洛城王碩勉之頌

碑側

側廣四寸五行字
數與碑小字同

中書劄子

丹州咸寧郡王廟已降

勅命特封忠武王

右奉

聖旨宜令丹州差官往彼精虔祭告及造牌額安掛所有勅牒仰本廟收掌應有合行事件令太常禮院檢會施行劄付丹州准此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八 宋十六 六

元豐二年八月八日 押 押

按陝西通志稱渾城廟中有惠澤水歲旱禱于此此牒所載聖泉者是也牒後列街三人署姓不署名曰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蔡者蔡確也蔡不署押而注假字殆在告也禮部侍郎平章事王者王珪也工部侍郎平章事吳者吳充也餘皆丹州屬官無可攷碑書一尺作一赤古通用字方田之法宋史食貨志載神宗惠田賦不均熙寧五年修定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

成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於黑墟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稅則此碑列街內有朱定官潞州上黨縣主簿而以指教方田系街卽所謂縣委令佐分地計量者也

龍井記

石高七尺六寸五分廣三尺五寸四分十八行行四十字或三十八三十七字不等行書在錢塘縣

龍井舊名龍泓距錢唐十里吳赤烏中葛洪嘗鍊丹於此事見圖經其地當西湖之西湖江之北風篁嶺之上竇深山中之泉也每歲旱請雨於它祠不獲則禱于此其禱輒應故相傳以為有龍居之然泉者山之精氣所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八 宋十六 七

發也西湖深靜空闊納光景而涵煙霏草木名花之所附麗龜魚鳥之所紆餘而成文陰晴之中各有異態而不可以言盡也故岸湖之山多為所誘而不克以為泉湖江介於吳越之間一晝一夜之間濤頭自海而上者再疾擊而遠馳兕馬駭而風雨怒遇者摧當者壞乘高而望之使人髮盡立心掉而不禁故岸江之山多為所脅而不暇以為泉惟此地蟠居而踞阻內無靡易之誘以散越其精外無豪悍之脅以虧疎其氣故嶺之左右大率多泉龍井其尤者也夫畜之深者發之遠其養也不苟則其施也有無窮龍井之德有至於是者則

其爲龍之託也亦奚疑哉元豐二年才大師自天竺謝講席退休於此山之壽聖院院去龍井一里凡山中之人有所事於錢唐與游客之將至壽聖者皆取道於井旁師乃卽其處爲亭又率其徒以浮圖環而咒之庶幾慰夫所謂龍者俄有大魚自泉中躍出觀者異焉然後知井有龍耳其名由此益大聞於時是歲余自淮南如越省親過錢唐訪師於山中師杖策送余於風篁嶺指龍井曰此泉之德至矣美如西湖不能淫之使遷壯如浙江不能威之使屈受天地之中含陰陽之和推其緒餘以澤萬物雖古有道士何以於此蓋爲我記之余曰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八 宋十六 八

唯唯

淮海蔡觀爲 才大師撰 楚國米芾書
雲間董其昌爲方伯斗垣周公臨

此文見淮海集龍井有此碑乃米元章書今已不復存但有方圓庵記余倣米法以補之壬戌元正晦秉燭記 其昌 錢塘門人金嘉會摹勒上石
天水尹希賓嘗蓄米老所書秦太虛龍井記石本字畫雄放但其文惜多缺處其子寬因錄全文於前以便讀者託吾友史明古求余題之尹君之意雖爲故物重然亦重乎米書而又不無不重乎太虛之文也

君如重其文則太虛又嘗有龍井題名記及東坡跋語更錄以附於後則不獨全龍井之文且并龍井之事全矣余方與明古約同游杭預期日月而龍井者杭之勝處也至則當按記文所載次第登覽亦將爲數語以續古人歸其爲君再書以附之

龍翁家藏集

按此記米芾書者原碑已佚今所存者明董文敏補書今取西湖志所載此記校之互異之處甚多然恐各有訛誤不敢據志以改碑其小有增易之字無關文義者不具論姑舉其大者如碑云實深山中之泉也志云實深山亂石中之泉也碑云草木名花之所附麗龜魚鳥之所紆餘而成文志云菱芡荷花之所附麗龜魚鳥之所依憑漫衍而不迫紆餘以成文碑云以浮圖環而咒之志云以浮屠法環而咒之碑云含陰陽之和志云資陰陽之和以養其源碑云何以於此志云又何以加於此此數處似碑顯有脫誤而志較優也宋史本傳秦觀應舉爲親養始登第調定海主簿此記云余自淮南如越省親過錢塘訪師於山中不言官定海又無從攷其親之因何在越然其過錢塘則當在是時也西湖遊覽志載其遊龍井寺記云元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八 宋十六 九

豐三年中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東還會稽龍井有辨才大師以書邀余入山然則撰此記即在元豐三年矣米芾傳生平未嘗至杭西湖志名賢亦不列芾名其書此碑不知其何因姑存而不論辨才有傳見咸淳臨安志云元淨本姓徐字無象於潛人十歲出家受業於慈雲年二十五賜紫衣及辨才號沈遵治杭命住上天竺增室萬礎重樓傑閣冠于浙西居十七年有奪之者遂還於潛逾年復歸天竺趙抃贊之曰師去天竺山空鬼哭天竺師歸道場光輝留三年謝去老于南山龍井之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八 宋十六 十一

上精修行業元祐八年示寂壽八十一由元祐八年逆推至元豐二年是其退居龍井壽聖院得十五年壽聖院俗稱龍井寺西湖遊覽志云唐乾祐二年居民凌霄其緣建為報國看經院宋熙寧中改壽聖院蘇子瞻書云元豐二年辨才禪師自天竺歸老于此咸淳臨安志龍井山川勝槩一時呈露而二蘇趙秦諸賢皆與辨才為方外交名章大篇照映泉石蓋此記亦在內矣

閻使君祠記

石橫廣二尺七寸高二尺一寸五分十九行行十九字正書在宜川縣

□□使君祠□後記

尚書屯田員外郎致仕馬唐民記

淮南節度推官知丹州宜川縣事郭仲益書

□□□□在三堡原唐高宗永徽辛亥 閻使□□

□□□□地狹而峻遷於丹陽川之口昭宗景□□刺使

王公惜其德施於人而名晦不顯因訪□舊得使君故

壘於西嶺構屋而祠之并刻其記□豐戊午今 太

守高侯下車謁其祠殆不忍視雖記石尚毀剝賴可辨

遂命復葺并修其墳列木以環之將續其記且曰舊文

殘缺不尔則無以見於後 高侯舉守邊郡遇與人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八 宋十六 十一

講求利害事不啻若親任其責自到丹每顧視城壁樓櫓常謂未盡□□□何暇應繳監司上其言 朝

廷□□自二月已起功復建言請接山城以備不虞議

亦垂下因思自永徽辛亥至今庚申實四百三十年中

間更幾守方無事時其相繼能遠慮者不知凡有幾因

記之并以告 使君

左藏庫副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

大夫知丹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騎都尉平原縣開

國伯食邑九百戶高渙立石

按閻使君碑泐其名唐書惟閻濟美新書附盧坦

傳舊書入良吏傳然係貞元時 非高宗永徽時

餘無有閭姓之在高宗時官宜川者陝西通志名

宦傳亦不載唐時閭姓之官監牧守令者碑云得

使君故塋于西嶺構屋而祠之通志陵墓祠祀兩

門亦俱無攷高渙宋史又無傳惟碑云地狹而峻

遷於丹陽川之口丹陽川即丹陽水亦即丹水在

宜川縣西南水經注丹水出丹陽山東北逕丹陽

城東又東北合白水口又東入于河元和郡縣志

西魏置丹州因丹陽川為名太平寰宇記蒲川水

自郿川洛川縣流入丹陽川玩碑文語意似係遷

城于丹陽川口者然通志城池條下亦不詳志乘

缺略如此識以備攷

郭恕先神在二大字

石高七尺三寸餘廣四尺二寸五分下積左備

有王臨題記三行行廿三廿四字草書在歷城

神

興德城南泰山廟東廊壁上神在二字世傳郭恕先

之筆命意既異固非凡俗所能為者因模刻石以存

不朽元豐三年四月望日尙書兵部郎中直昭文館

知軍州事上柱國王臨題

石刻神在二字字徑二尺七寸筆畫轉折處皆闕以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八 宋十六 三

雙鈞黑線秀有王臨題字三行行書徑一寸山左金石志

按此碑在濟南府城內舜井前歷城縣志稱舜泉

在舜祠東一名舜井即太平寰宇記所云舜井在

縣東一百步舜所穿之井也今之濟南在宋元豐

時為齊州興德軍碑故云興德城南也王臨史附

王廣淵傳廣淵大名成安人弟臨字大觀起進士

治平中詔求武略用近臣薦自屯田員外郎換崇

儀使知順安軍改河北沿邊安撫都監進安撫副

使歷知涇州廣信安肅軍召對還文階知齊州

碑系銜尙書兵部郎中直昭文館史俱畧之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八 宋十六 三

孫真人祠記

碑高五尺八寸四分廣二尺九寸

三十七行行八十字正書在耀州

耀州華原縣五臺山孫真人祠記

華原本京兆屬邑後建而為列郡曰耀今其名矣然環

耀多山水其城之東有水曰沮沮水之東二三里有山

曰五臺其峯回環相望者有五因以名焉其間翹楚卓

立最出諸峯至絕頂者有之廟曰崇福觀嘗聞耆老傳

之曰今之觀在昔孫真人舊隱之地其後經五代之亂

隱闕荒毀後人崇之流而為老氏然登是山也或升或

降或回或直或細而幾絕或平而復緩怪石峻嶒松檜

三

夾密者山間之逕也及其至也老本叅天枯枝屈地門庭瀟灑殿宇崢嶸以至就高而為危閣依龕而為洞房下瞰城隅而影浸碧水者山之臺崇福也陰森院落清楚庭燕像貌聳秀精神溫粹左童侍而右虎伏者真人之新堂也其次北也循而行之或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或上則山勢聳然而特立嶄巖險阻逕幾不通其回旋數曲有洞邃然洞幽而深人莫能測其宏廣也則如宇之斯大者真人舊隱之所也然舊隱之所去百有餘步今尚存者殘碑壞碣或湮或滅不復究矣幸而近足以取鄉里之詳傳遠足以有新舊二史之可驗參之以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八 宋十六

古

考其所為稽之以質其行事庶幾為可紀焉故案唐史云孫思邈京兆華原人始七歲就學日誦千餘言通百家說善言老子莊周洛州總管獨孤信見其少而異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為用爾長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以國子博士召不拜密語人曰後五十年有口聖人出吾且助之太宗初召詣京師年已老而聽視聰瞭帝歎曰有道者欲官之不受顯慶中復召見拜諫議大夫固辭上元元年稱疾還山高宗賜良馬假鄱陽公主邑司以居之思邈於陰陽推步醫藥無不善孟詵盧照鄰等師事之照鄰有惡疾不可為感而問曰高醫愈疾奈何

答曰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居和為雨怒為風凝為雪霜張為虹蜺天常數也人之四支五臟一覺一寐吐納往來流為榮衛章為氣色發為音聲人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之所同也失則蒸生熱否生寒結為癘贅陷為癰疽奔則喘乏竭則焦槁發乎面動乎形天地亦然五緯縮贏孛彗飛流其危診也寒暑不時其蒸否也石立土踊是其癰贅山崩土陷是其癰疽奔風暴雨其喘乏川瀆竭涸其焦槁高醫導以藥石救以鉞劑聖人和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災照鄰曰人事奈何曰心為之君君尚欽故欲小詩曰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八 宋十六

古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之謂也膽為之將以果決為務故欲大詩曰赴赴武夫公侯干城大之謂也仁者靜地之象故欲方傳曰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方之謂也智欲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圓之謂也復問養性之要答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為本故士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墾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勳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己者

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侮於遠知此則人事盡矣初魏徵等修齊梁周隋五家史屢咨所遺其傳最詳永淳中卒年百餘歲遺令薄葬不藏明器祭去牲牢經月餘顏貌不改舉屍就木有若空衣時人異之時東臺侍郎孫處約嘗以諸子見思邈曰俊先顯侑晚貴佗禍在執兵後皆驗太子詹事盧齊卿之少也思邈曰後五十年位方伯吾孫屬吏願自愛時思邈之孫溥尙未生及溥爲蕭丞而齊卿徐州刺史注老子莊子撰千金方三十卷行於代又撰福祿論三卷攝生真錄及枕中素書會三教論各一卷子行天授中爲鳳閣侍郎此皆新舊二史之文也至於耆老之所傳道家之所紀所載尤詳云自開元中復隱於終南山與僧藏者鄰谷而棲一旦有老叟老嫗詣僧藏所隱之處倉皇求救曰某等昆明池龍也有胡僧者利龍宮寶貨乘以天且就池祈雨誣罔國家以法欲涸其池一日池乾水涸其寶貨卽爲胡僧所有某等當受謫於上帝願師憐之藏曰此事非吾所能爲也鄰谷孫處士有神僊變化之術可以禦焉汝速叩之龍如其言以其事白於先生荅曰此誠末事但歸無苦僧當自遁矣龍既歸昆明之水復舊而胡僧竄伏而之它明日忽有人攜仙方而至曰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八 宋十六

六

此非人間之所有昨日慈救之恩而珠玉不足以爲荅某不免冒禁以獻之所貴酬報之厚爾其後交遊往來莫非有道達理之士忽謂先生曰所著千金方濟物之功亦廣矣然以物命爲藥害物亦多後功滿日必爲尸解不得白日輕舉矣於是先生仍以草木之藥以代昆蟲鳥獸之命作千金翼三十篇篇有神僊方論以行於世天寶初唐宗吳處別殿先生乘御雲鶴而降白於上曰臣於峨嵋山南峯修煉丹石所闕者武都山雄黃願少賜之以助爐鼎之用敕遣中使陳忠成賁雄黃就山以賜之使至山下求訪信宿皆莫知其所遂置雄黃於盤石之上焚香宣詔俄而見形謂使者曰但留雄黃當自取之石上有謝表請謹錄以奏主上視之果有朱書錄僅畢字亦隨化不復見矣自是之後或隱或見人莫能測咸通末山下居民有子纔十餘歲不飲酒不茹葷父母憐其性善遂遣於白水院爲僧童子忽一日有遊山者自云孫處士趨步周遊旣而就座袖中出藥以授童子命而煎之旣至微飲餘者以贈小童童旣飲之便覺神爽須臾處士以歸小童亦乘空而去復視煎藥之器已成金矣時人異之此皆自古及今鄉里耆艾眾所共傳也夫真人之道上通天地陰陽盈虛之理下達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八 宋十六

七

萬物性命消息之微先機逆數知來藏往則有幾於神或隱或見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六極之外則有達於僊惟神也與道爲一而無方惟僊也與天地同久而無死無方故其道莫能測無死故其神莫能滅故世以爲神僊而後世之士無賢愚貴賤莫不聞其風而愛戴之又況夫處性澹泊而不爲利役操心寂寞而不爲名累者乎故今數百年之後高尚有道之士與夫大醫名藥所以爭相塑繪以欽事之而尙未息也郡人万俟景其先祖宗世不喜名利以修心養性爲務常慕至人好求古迹因訪孫真人故鄉乃至華原因以居焉故其後子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八

宋十六

六

孫或以醫藥名聞於一時或以肆意不顯於當世至景之時蓋數世矣然尙不忘祖宗之業每遊真人故宅觀其遺跡舊基慨然有感乃備私錢基構堂宇塑繪像貌經之營之僅費十餘萬而規摹方備孜孜勉勉爲力勤矣時嘉祐己亥四月畢工景之弟祐亦紹祖風而得真人方術秘錄及治心養性之術最爲多矣後二十三年忽一日訪琳曰有道者非稱則不顯有德者非彰則不明真人可謂有道德者也堂旣修而嚴奉之誠則至矣然無文以紀之則不足以顯揚至道美德非所謂仰慕之至者也強獻爲記琳忝與其子完爲友故不獲已而

書之雖然道不可以言傳非言則無以見道德不可以文顯非文則無以彰德至於一語默一行止豈加損哉本諸二史之記質諸好事之傳始誌其實而已元豐四年歲次辛酉四月初一日鄉貢進士王琳記

元豐四年歲次辛酉六月一日渤海万俟祐立石

男進士完檢校寧寔同立石

真人生于華原以碩德隱操顯于隋唐間其豐功厚利拯濟羣生者于今六百年矣雖飛昇之久而一方有雨暘之求則昭應也如響病者有藥餌之請則對證而受賜其異跡顯狀焜耀後世若此故崇寧間賜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六

宋十六

九

廟額曰靜應封爲妙應真人其後改爲靜明觀而普天之下莫不景仰其高風焉故郡人万俟景之先人自他州而徙居真人之鄉縣者已數世矣至景而自辦財力特爲真人修堂塑像以表其欽事之意其後景之弟曰祐乃求文於里人王先生以爲記其言典實詳贍傳誦于鄉里者垂九十年然碑石狹小字畫纖細而祐之孫曰善深又恐歲月之久或致漫滅乃別鑿巨石募善工以刊前記仍刻真人之像於其碑首使來者瞻像讀文以起敬慕之心焉遂以前碑龕于真人舊隱之洞新碑旣成善深求余敘其本末其

清信向善兼能不墜其先人之志如此有足嘉者豈可不為書之里人米孝思謹跋

大定九年歲次己丑七月乙卯朔初八日壬戌万俟善深并弟衍重建

施碑座人進士宋九齡 同檢校人趙潤劉勉
進士易椿年王演 進士楊礪

畫像人杜穆

万俟善深男端并彦同捨己財立石

華原劉紹彭刊

文云華原本京兆屬邑後建為別郡曰耀其城之東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八 宋十六

二十

有沮水水東二三里有山曰五臺為孫真人舊隱之地案今沮水在州城之西是城亦非華原舊築矣五臺山本名風孔山長安志云風孔山在華原縣東五里今山在城東猶二三里稽以道里以長安志為是碑云在水東二三里者恐非也碑又云有昆明池龍胡僧利其寶貨取去求於真人真人因得其方書此事出西陽雜俎云胡僧利其腦非寶貨也續仙傳云千金方以救龍子得之與此說異今千金方書前有真人自敘惟言集古方書知此說近誕用以博異聞焉可耳

關中金石說

東坡集歸去來辭詩

石橫廣三尺六寸八分高三尺四寸五分作三截
書每截十八行行七字八字不等行書在西安府

眉山賦書

子喜淵明歸去來辭因集字為詩六首

命駕欲何向欣欣春木榮世人無往復鄉老自將迎雲

內流泉遠風前飛鳥輕相攜就衡宇酌酒話交情

涉世恨形役告休成老夫良欣就歸路不復向迷途去

去徑猶菊行行田欲蕪情親有遺往清酒引觴壺

與世不相入膝琴聊盡歡風光歸笑傲雲物寄游觀言

語審無倦心懷良獨安東臯清有趣植杖日盤桓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八 宋十六

三十

雲岫不知遠巾車行復前僕夫尋老木童子引清泉矯

首獨傲世委心懷樂天農夫告春事扶老向良田

世事非吾事駕言鄉路尋向時迷有命今日悟無心亭

內菊歸酒窗前風入琴寓形知己老猶未倦登臨

富貴良非願鄉關歸去休攜琴已尋壑載酒復經止翳

翳景將入涓涓泉欲流老農人未樂我獨與之遊

元豐四年九月廿二日

按東坡集歸去來辭五律詩今見於施注蘇詩在

續補遺卷中有十首此但刻六首與施注本互校

有不同者鄉老自將迎施作有逢迎去去徑猶菊

施作徑有菊注云一作猶清酒引觴壺施作引鐘
壺膝琴聊盡歡施作聊自歡注云一作盡言語審
無倦施作言語委心懷樂天施作還樂天駕言鄉
路尋施作歸路尋老農人未樂施作農夫人不樂
互異如此竟不能定其孰是也東坡先生年譜元
豐四年辛酉先生在黃州其集歸去來辭詩年譜
不為敘及施注本續補遺又不述此詩之所由來
此刻署云眉山軾書後署歲月而無刻石題識不
言立於何所據寶宇訪碑錄云在陝西長安想有
據也書畫跋跋謂延祐乙卯彭澤縣摹刻後有題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八 宋十六 三

跋六行是別一本又云王弁州司寇于文休承處
見佳臨本此又是一本墨林快事謂書之以遺契
順者弁州譏其以三錢鷄毛筆所書蒼潤軒跋謂
契順間關萬里只求長公一書此亦別是一本後
有跋云在淦謝繩正家後題彭鏞拜觀又鄒文場
金固同觀又云王汝玉刻石于潯陽又云此書極
佳摹八晚香堂帖然則摹本不一而總無有言及
長安本者姑詳識之以備攷

興教寺玉峯軒記

石高廣俱二尺一寸五分十八
行行十八字篆書在西安府

京兆府萬年縣興教寺玉峯軒記

龍圖閣直學士呂公帥雍之明年出奉祠事道過樊川
之興教寺 公命即其口口以為軒既而告成主僧晏
靜請議而名之口口以謂滴水之源冠于樊口口興教所
據口口口俯大澤有岡分行以翼其前有林茂植以蔽
其後南有大山嶺岷出列若屏幃環口擁抱口於軒
前其名曰玉案山樊川自韋曲口東口口兩岡至此則
原隰平口山水秀麗有若下巖口而遊乎廣莫之野出
巫峽而泛乎洞庭之淵襟宇翛然瞻顧無闕登之者足
以騁懷於界外口目於太虛矣雖宇宙之大品類之眾
道形反照有以寄一於無窮則口軒之意豈止於斯而
已哉至其夷曠口樂疎通明遠亦足以見 公之口焉
是軒之成不可以無記也口題之曰玉峯軒云前河南
府法曹叅軍權縣事陳正舉記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八 宋十六 三

元豐四年十二月一日

口口閣直學士朝散郎充永興軍路馬步軍都總管
安撫使兼知軍府事呂大防

興教寺舊在樊川呂大防帥雍奉祠事而道經于此
即其地為軒題曰玉峯今記後署銜龍圖直學士朝
散郎充永興軍路馬步軍都總管安撫使兼知軍府

事較宋史本傳除龍圖待制知秦州元豐初徙永興者為詳然記言雍州而傳言秦州則記者以古疆域名之也

金石錄授堂

溫泉雙皂笈行

石高二尺八分廣一尺八寸四分共十八行行十八字隸書在臨潼縣

衛尉寺丞知臨潼縣事陳叔度

綠葉森森迎曉日雙雙暗結秋霜實乾坤造化借風流陰靈滑稽為誰匹一帶雙葩心兩同風刀雨線神其功中官始奏獻奇異祥圖瑞牒揮毫鋒四海萬方只一株繚以周堵百丈餘從此宮娃共爭取攀援棘刺血羅縞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八 宋十六

三

採得溫泉奉金釐雪瑩肌膚紅玉暖合歡堂前此物生上皇却笑天機淺

皇祐中 吾先君作宰是邑政務清簡時多暇豫客有至者相與登遊覽古終日忘返以至發於吟詠形為歌詩故見於家集者華清之作為尤多元豐中西師之役邑令以召命之涇原正舉承乏于斯於靈泉觀梁棟間有故榜存焉觀之則 先君所為雙皂笈行也觀主郭居隆請款諸石以永其傳元豐五季秋七月十有一日安化陳正舉記 道士梁宗道刊 按陝西通志華清宮四聖殿東有怪柏朝元閣南

有連理木而獨不及此雙早笈此碑完善不泐一字存之可以補通志之漏畧

謝卿材饒益寺題名

石高二尺六寸四分廣一尺九寸七行行七字正書在朝邑縣

朝散大夫臨淄 謝卿材仲適元豐癸亥被 詔自

歷下移守馮翊三月二十六日過饒益寺題

住持賜紫智欽 立石 蒲人焦元亨模刻

按謝卿材見續通鑑長編載元祐八年二月淮南等路發運副使謝卿材知相州又樂城集有謝卿材自陝漕徙河北轉運使告辭此皆卿材之歷官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八 宋十六

三

也東坡詩集有謝運使仲適座上送王敏仲北使詩即卿材也舊注蘇詩皆缺今馮應榴注極詳癸亥為元豐六年題云自歷下移守馮翊又可知其元祐以前之官矣

方圓庵記

碑高五尺六寸五分廣三尺五寸七分十七行行四十八或四十九字行書在饒益縣

杭州龍井山方圓庵記

天竺辨才法師以智者教傳四十年學者如歸四方風靡於是晦者明窒者通大小之機無不遂者不居其功不宿於名乃辭其交游去其弟子而求于寂寞之濱得

龍井之居以隱焉南山守一往見之過龍泓登風篁嶺引目周覽以索其居岌然羣峯密圍溜口不蔽翳四顧若失莫知其鄉遂巡下危磴行深林得之于烟雲髣髴之間遂造而揖之法師引子並席而坐相視而笑徐曰子胡來子曰願有觀焉法師曰子固觀矣而又將奚觀子笑曰然法師命予入由照閣經寂室指其庵而言曰此吾佛亦如之使吾黨祝髮以圓其頂壞色以方其袍乃欲其煩惱盡而理體圓定慧修而德相顯也蓋溺於理而不達於事迷於事而不明於理者皆不可謂之沙門以制禮樂為衣裳至於舟車器械宮室之為皆則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八

宋十六

三

而象之故儒者冠圓冠以知天時履句屨以知地形蓋蔽於天而不知人蔽於人而不知天者皆不可謂之真儒矣唯能通天地人者真儒矣唯能理事一如向無異觀者其真沙門歟噫人之處乎覆載之內陶乎教化之中具其形服其服用其器而於其居也特不然哉吾所以為是庵也然則吾直以是為蓬廬爾若夫以法性之圓事相之方而規矩一切則之所以休息乎此也窺其制則圓蓋而方址子謁之曰夫釋子之寢或為方丈或為圓廬而是庵也胡為而然哉法師曰子既得之矣雖然試為子言之夫形而上者渾淪周徧非方非圓而能

成方圓者也形而下者或得於方或得於圓或兼斯二者而不能無悖者也夫至於天地近止乎一身無不然故天得之則運而無積地得之則靜而無變是以天圓而地方人位乎天地之間則首足具二者之形矣蓋宇宙雖大不離其內秋毫雖小待之成躰故凡有貌象聲色者無巨細無古今皆不能出於方圓之內也所以古先哲王因之也雖然此遊方之內者也至於諸法同體而無自位萬物各得而不相知皆藏乎不深之度而游乎無端之紀則是庵也為無相之庵而吾亦將以無所住而住焉當是時也子奚往而觀乎嗚呼理圓也語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八

宋十六

三

方也吾當忘言與之以無所觀而觀之於是嗒然隱几子出以法師之說授其門弟子使記焉

元豐癸亥四月九日慧日峯守一記不二作此文成

過子愛之因書 鹿門居士米元章

此米字之最有聲合作者乃以庵之增修好事者適得米老舊榻以捕亡而恰遇一顛倒裝潢者錯其先後遂據之入石虎林遊人如織其有為之是政者余早得此本亦以為裝家誤旋八杭摩安石下依然誤也因另揭一番為之改裝則文從理順不致前公為僧胡顛士為糊目矣欲再一正其石而匆匆北歸

當賒此恨因識于此林快事

按西湖志方圓菴在龍井延恩衍慶院即寺但載

楊傑張雨二詩而不載此記惟碑碣門載此碑名

云有萬歷丁酉仲夏知仁和縣事晉陵口口跋今

此揭失去後跋致杭州府志職官志仁和知縣胡

澄武進人萬歷二十一年任當即其人

第一山字

碑高八尺五寸七分廣四尺五分行書在盤屋懸

米芾書

第一山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八 宋十六

終南山古樓觀道祖說經臺立

此刻在盱眙縣中南樓觀石乃摹刻耳縱逸飛動殊

有一夫當關之勢石墨

第一山帶行書字方六七寸奇偉秀麗在盱眙縣此

其摹刻者也考集餘事

李伯時陽關歸去來圖并浮休居士詩

石橫畫二圖統高三尺八寸五分廣二尺三寸兩卷

下截皆圖上截一寫陽關圖詩四十八行行八字一

李伯時畫陽關圖

京地安汾叟赴辟臨泚幕府南舒李伯時自畫陽關

圖并詩以送行浮休居士為繼其後

古人送行贈以言李君送人兼以畫自寫陽關万里情

奉送安西從辟者澄心古紙白如銀筆墨輕清意滿酒

短亭離筵列歌舞亭下誼誼簇車馬溪邊一叟靜垂綸

橋畔俄逢兩負薪掣臂蒼鷹隨獵犬聳耳駉驢扶雙輪

長安陌上多豪俠正值春風三二月分明朝雨浥輕塵

客舍青青柳色新主人舉杯苦勸客道是西征無故人

慙慙一曲歌未闕歌者背而沾羅巾酒闌童僕各辭親

結束鞵膝意氣振稚子牽衣老人夾道上行客皆酸辛

唯有溪邊釣魚叟寂寂投竿如不聞李君此畫何容易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八 宋十六

畫出漁樵有深意為道世間離別人若箇不因名與利

紅蓮幕府盡奇才家近南山紫翠堆短赫朱門當巷陌

潺湲流水遶亭臺當軒怪石人稀見夾道長松手自栽

靜鎖園林對語密穿堂戶鶯鶯回試問主翁在何所

近向安西幕府開歌舞教成頌已白功名未立老相催

西山東國不我與造父王良安在哉已卜買田箕嶺下

更看築室頰河隈憑君傳語王摩詰畫箇陶潛歸去來

陶淵明歸去來辭文不錄

按此詩不著作者姓名宋史張舜民傳舜民字芸

叟自號浮休居士則詩為張舜民作也舜民中進

士第哲宗初以司馬光薦為館閣校勘則哲宗以前未入仕也此詩題稱京兆安汾叟赴辟臨洮幕府南舒李伯時自畫陽關圖并詩以送行浮休居士為繼其後安汾叟不知其人臨洮幕府者據宋詩紀事載舜民詩有西征回途中二絕後引東坡題跋舜民通練西事從高遵裕西征回途中作二絕句云云宋神宗本紀高遵裕為環慶經略使在元豐四年時舜民當在其幕府五年正月遵裕被貶為鄧州團練副使舜民因從之而回則此詩當作於幕府將回時矣遵裕傳初知通遠軍其時安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六

宋十六

三

撫使王韶復洮隴取河州所謂臨洮幕府或即王韶而安汾叟與伯時芸叟同在高幕赴辟將行因有此畫與詩也玩畫陽關圖命意及舜民詩與書歸去來辭似送者皆有不得意之象則遵裕被貶而回也宋詩紀事載此詩采聲畫集非據此碑今彼此互校惟二字不同亭下誼讀簇車馬紀事作亭亭慇懃一曲歌未闕紀事作歌者闕似石刻較勝伯時作畫并詩今伯時之詩無從考矣碑無年月及刻石姓名考作詩約在元豐五年因附之

韓魏公祠堂記

碑高一丈四寸五分廣四尺九寸二十行行四十八字正書在安陽縣

北京韓魏公祠堂記

沒而祠之禮也由漢以來牧守有惠政於民者民或為之生祠雖非先王之制皆發於人心之去思亦不可廢也然年時浸遠人浸忘之惟唐狄梁公為魏州刺史屬契丹寇河北梁公省徹戰守之備撫綏彫弊之民民安而虜自退魏人祠之至今血食熙寧初河北水溢地大震官寺民居蕩覆者大半 詔以淮南節度使司徒兼侍中韓魏公為河北巡撫使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公既至愛民如愛子治民如治家去其疾忘已之疾閔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八

宋十六

三

其勞忘已之勞口口居者以安流者以遠飢者以充乏者以足羣心既和歲則屢豐在魏五年徙判相州魏人涕泣遮止數日乃得去魏人思公而不得見相與立祠於熙寧禪院塑公像而事之後二年公薨於相州魏人聞之爭奔走哭祠下雲合而雷動連日乃稍息自是每逢公生及違世之日皆來致祠及作佛事未嘗少懈噫公之德及一方功施一時者魏人固知之矣至於德及海內功施後世者亦嘗知之乎公為口相十年當

仁宗之末

英宗之初

朝廷多故公臨大節處

危疑苟利

國家知無不為若湍水之赴深壑無所

疑口口諫曰公所爲如是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始非明哲之所向也公歎曰此何言也凡爲人臣口盡心力口口死生以之顛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爲故聞者愧服其忠勇如此故口光口 三后大濟艱難使中外之人哺啜嬉遊自若曾無驚視傾聽竊語之警坐置天下於太平公之力也嗚呼公與狄梁公皆有惠政於魏故魏人祠之然其爲遠近所尊慕年時雖遠而不毀非有大功於 社稷爲神祇所相祐能如是乎然梁公之功顯天下皆知之魏公之功隱天下或未能盡知也然則魏公不又賢乎宜其與梁公之祠並立於魏享祀無窮也公薨後九年魏人以狀抵西京俾光爲記將刻於石竊惟梁公二碑乃李邕馮宿之文光實何人敢不自量顧魏人之口口口口又欲以其所未知者論之故不敢辭時元豐七年六月丙戌涑水司馬光記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八 宋十六

三

安武軍節度冀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持節冀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充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兼知太原軍府事及管内勸農使上柱國廣陵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口百戶食實封口口戶

下

資政殿大學士右光祿大夫知揚州軍州事兼管内

勸農使充淮南東路兵馬鈐轄上柱國馮翊郡開國公

下

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公事畿內勸農使充大名府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護軍河東

下

碑下半漫滅缺書人名以字體知爲蔡襄筆也琦廟在書錦坊

中州金石記

按碑載溫公集以石本校之民或爲之生祠集本無民字皆發於人心之去思集本無心字公既至集本無至字及作佛事集本無及字盡心力以事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八 宋十六

三

君集本無心字餘缺字皆如原缺以溫公集世皆知之不必補贊也魏公宋史本傳云在魏都人爲立生祠卽指此事然碑既立於大名不稔何以重刻此文於書錦堂之陰初疑前明人摹勒爲之及攷韓魏王新廟碑元高書訓所撰也已云歐陽司馬二公之記蔡端明之字光燄萬丈照映千古云云是溫公文在元時已置此矣河朔訪古記韓魏王廟庭西書錦堂記碑一通至元間再摹而刻蓋魏都生祠碑轉摹於此石之陰當以此時也碑後題銜凡三皆殘缺有馬步軍都總管銜嘉泰會稽

志國初節度使領馬步軍都步署英宗即位避御名改稱都總管其後守臣兼一路安撫使者皆帶馬步軍都總管此二題銜在元豐七年正以避諱不稱都步署至所帶銜亦由大名河東各為一路故蒞安撫使者循之安陽縣志

粟子山題名

石高廣皆二尺六寸八行行八字在偃師縣永慶寺

楊世長李希呂昭口邢綬馮建康宣趙洗侯威劉亨崔邁蘭育徐京馮規同修奉 神宗皇帝山陵轄兵

粟子山般運石段常由是邑元豐八年七月既望謹題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八 宋十六

記歲月

霍希範刻

億按修奉神宗山陵諸臣題名自楊世長而下凡十三人官爵史無可考蓋皆小臣奉使者故不具書也偃師金石錄

按神宗以元豐八年三月戊戌崩十月乙酉葬於永裕陵故修陵在七月也然神宗廟號以九月戊戌加上此當七月已見於題記殆上謚冊在九月而廟號蚤定中外皆知故得先書於石耶神宗陵在九山東北麓九山今名白雲山在鞏縣西南七十里粟子山者攷偃師縣志有委粟嶺在縣西南

五十里舊志云宋修陵採石委粟於此故名豈即謂此粟子山耶詳見後卷宣仁后山陵採石記 惠明寺舍利塔銘

碑高九尺四寸五分廣四尺六寸共二十四行行六十二字正書在太原府

太原故城惠明寺舍利塔碑銘

資政殿大學士正議大夫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兼知太原軍府事及管內勸農使護軍東平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呂惠卿撰并書

朝請郎權發遣河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上護軍賜緋魚袋借紫范子諒篆額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八 宋十六

美

太平興國四年春 太宗皇帝征劉繼元於河東夏五月癸未繼元降 詔壞故城遷口民於新邑而惠明寺實創於隋仁壽之初而其塔則佛書以為阿育王所造舍利塔八萬四千之一也既壞而光見 詔為之復建咸平二年三月壬戌大震電風寺塔災六年冬 朝廷遣內侍王守真等發諸州兵一千三百人修之景德三年七月塔成累甃九級其崇一百五十有八尺 詔以汾州僧啓璘主寺事賜金書隨求九軸歲度僧五人大中祥符二年 詔廣堂廡五十有四間以東封泰山所得芝草十有一本賜之自塔復建至今元豐八年凡八

十有一年矣而惠卿使河東實兼領太原軍府事寺僧
惠素以碑刻未立口文以紀之惠卿嘗觀自有書契以
來聖人之得志行乎中國者其聲教所暨不過文軌之
所同而已則其在下而傳其道以服乎天下者從可知
也至西方有佛口者出則非嘗得志而行乎中國又非
傳其道以服乎天下者也而浮行之所通聞見之所接
雖殊言異聞莫不爲之累譯以習其書雖易服變貌莫
不爲之設祠以禮其像非特若是也幽至於山岳之祇
靈深至於江海之龍怪凡有情狀者亦莫不口聞欽嚮
此固多見博識之士所共知者也夫豈以爵位利勢名
聲諷說口使之然哉彼以典教則口行有止此以神化
故其運無方也以是觀之則所謂阿育王役鬼神以佛
舍利爲八萬口千寶塔其在中國者一十而惠明居其
一亦奚足異哉惠明之建雖始於隋之仁壽而舍利子
之至中國則不知自何代更若干年也然自隋曆五代
以至 我有宋凡四百餘口口口雖時變代易人口天
災而舍利之神異終不口口口故既壞而復興已楚而
復建則佛之在相者尙或如此則其法身非相金剛不
壞者宜如何也痛惟 我太祖皇帝以天授人與既來
四方矣而劉氏獨阻太口當是時舉天下之力以定一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八 宋十六 美

國宜無不克者而承鈞以漢祀爲辭則終其身爲之不
加兵至于繼元迷不知變 我太宗皇帝親討不享城
雖垂拔猶且力拒口爲口却師以開其降遂脫一國之
民死則 我一祖 一宗之至德深仁亦曠古之所罕
見者也口 我有宋國祚之長遠雖與佛日照臨於無
窮豈不宜哉惠卿口口平日嘗以佛書洗其心因得造
華藏之真遊觀金光之妙相則於其教像宜所稱讚以
開未悟而酬大恩而又口口口口緩斯民 當使之知
我有口口口口口口生之造不翅如天地父母則欣戴
樂推雖歷千萬世而不敬者故其知也故因惠素之請
樂爲之敘其本末而以詩口之其辭曰
大道微妙含虛空 其大無旁小無中 西方有聖維
大雄 其性如是相亦充 聲教非特文軌同 幽顯
環嚮逮天龍 金身未滅本非終 舍利傳布流無窮
阿育寶塔非世工 八萬四千口穹隆 世間之智
育育聾 誰知此相與理融 惠明隋室初建崇 舍
利來至知何從 歷曆五季時口口 逢辰泰定此亦
通 問誰相繼揚真風 惟 我有宋 祖與 宗
太原形勢控胡戎 唐俗猶在其邑豐 承鈞哀祈全
故封 捨置度外開涵容 繼元拒守迷不恭 矜脫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八 宋十六 毛

屠戮度臨衝 瑞光□□□□ 既壞復立益以寫
佛日發汝多生蒙 君天賜汝再造功 慈悲憫仁
均□□ 嗟汝勿□□□忠

元豐八年八月初一日建 太原口既摸刻

按此碑撰者呂嘉卿宋史姦臣傳嘉卿果以資政
殿學士知延州丁母憂元豐元年加大學士知太
原府將使仍鎮鄜延坐斥知單州明年復知太原
此碑立于元豐八年是復知太原時也惠卿小人
文與字皆不足存今錄于此者亦楚橋机垂誠之
義耳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十八 宋十六 天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九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相讓
宋十七

薛紹彭書樓觀詩三段

石橫廣二尺二寸四分高一尺四寸三
分共十三行行八字正書在盤屋懸

留題樓觀

國子博士監上清太平宮薛周

結草終南下雲蘿一逕深入窮文始跡誰到伯陽心古
木含天理清風快客襟勞車行計促空媿負長吟
至和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九 宋十七

元祐元年三月廿一日姪監上清太平宮紹彭書

虞學士集評書謂坡谷出而魏晉之法盡米元章薛

紹彭黃長睿方知古法又云長睿書不逮言惟紹彭

最佳而世遂不傳米氏父子世學其奇怪據此似于

坡谷之後獨取紹彭也今中南樓觀有紹彭書詩刻

余凡得五紙其一書唐人玉真公主莊玉真觀諸詩

小楷法出入黃庭洛神無一毫滲漏其一書蘇子瞻

詩其一書其叔薛周詩其一書王工部詩其一書一

絕句字稍大或作真行其法皆自晉唐絕不作側筆

惡態真可寶也紹彭號翠微居士其父師正重模定

武蘭亭其子嗣昌刻智永千文蓋世有書學者伯生之鑒精矣哉石鑄華

案劉貢父彭城集中薛顏神道碑云孫三人次曰周

為駕部員外郎中歲謝事不仕云云與東坡詩語合

今讀此石刻詩知為未致仕前作也馮應榴跋

又石橫廣一尺七寸高一尺三寸八分共十一行行十一至六字不等正書

題樓觀南樓

紛紛塵事日嬰懷一見南山眼暫開好是晚雲收拾盡

半天蒼翠望中來

自清平如郡甌過此元豐辛酉孟夏二十七日大中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九 宋十七 二

題

元祐元年三月二十九日承事郎勾當上清太平宮

薛紹彭書

又石橫廣二尺八寸高二尺二寸中刻詩共十九行行八字上刻石夷吾等題名十八字並正書

王工部詩

常恨閑行少忿忿忽解鞵秋風尹家宅更得覽盤桓

右元豐四年七月二十五日題

罷歸關令存遺宅羽駕真人有舊丘水石自含仙氣爽

煙雲常許世人遊悠悠天道推終始擾擾塵纒帶去留

君看一官容易捨老來棲止占山陬

右十二月十二日至樓觀作

元祐元年三月三十日承事郎勾當上清太平宮兼

兵馬監押薛紹彭書

石夷吾許端卿崇寧二年十二月廿八日同遊

按上清太平宮乃太平興國觀中北帝宮通明殿

之額也在整屋縣東三十里縣東南三十里即樓

觀彼此隣近故監宮者往往留題樓觀也薛紹彭

宋史附見薛向傳向子向之祖顏河中萬泉人傳

但稱紹彭有翰墨名而不詳其官位米元章書史

稱其字道祖王弇州蔡稱其累官秘閣修撰知梓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九 宋十七 三

潼路漕周艸恣癸辛雜識稱其與米家父子同留

意筆札蓋當時工書米薛並稱元章嘗有詩云世

言米薛或薛米猶言弟兄與兄弟是也薛周為顏

次孫是向之弟史傳不為附載其大中及王工部

二人詩俱無攷

東坡書上清詞

碑高五尺五寸廣二尺四寸七分作五載書每載十八行行十一字至十三字不等行書在整屋縣

詞不錄

同前 轍

詞不錄

嘉祐八年冬軾佐鳳翔幕以事口上清太平宮屢謁
真君敬撰此詞仍邀家弟轍同賦其後廿四年承事
郎薛君紹彭為監宮請書此二篇將刻之石元祐二
年二月廿八日記

元祐二年夏六月立石 工李輔摹刻

上清宮即徐鉉作碑述神人降于鳳翔者今在盤屋
盤屋昔屬鳳翔子瞻判鳳翔過此要子由同賦薛紹
彭請書刻石道逸豐美比公他書尤勝石舊在本宮
一道士院中斷為二余與余友徐宣伯偶過觀之揭
二紙後邑侯王公之榻移置衙齋作碑亭焉石墨
鐫華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九 宋十七 四

按上清詞見蘇文忠公文集起四句南山之幽雲
冥冥兮孰居此者帝側之神君集本所無集直從
君胡為乎山之幽起也餘俱彼此相同弟轍所作
亦見樂城集據東坡先生年譜嘉祐八年冬官于
鳳翔宋史英宗紀是年十月葬仁宗永昭陵十一
月附太廟或當時有朝謁上清神御之文故云以
事至上清太平宮也元祐二年則先生為翰林學
士當是應薛紹彭之請而追書之耳

寶月禪師龕銘

石橫廣二尺六寸高二尺三寸七分
共十六行行十四字行書在寶雞縣

宋故青峯山寶月大師岫禪師龕銘
琅邪王箴撰并書

鉅雄闡化萬靈一源正法眼藏大甘露門師子一吼群
魔遁奔廣博智慧梵天之尊能慈與悲不止不紛風揮
日舒照迷炳昏一切有情令入涅槃先王道缺周衰秦
燔燼寡孤獨弗能自存仁義浸微九流無言金人夢漢
口相其傳死果生因口器革頑有功在民暨于夷蠻塔
廟庄嚴百千斯年少林為禪枝葉為繁北律南宗各守
一偏師少而通絕羣離喧鶴警寒露猿啼青山白雲孤
飛得法泐潭天空月明萬慮不干一鉢一餅揚波函關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九 宋十七 五

誰其嗣之厥聲巖巖

元祐三年四月十六日麻田院主僧道珂立石

張惟慶刻

緱氏重修泰山廟記

碑連額高七尺五寸廣三尺六分二寸
四行行四十八字正書篆額在偃師縣

緱氏泰山廟在口口口步當嵩洛大逵之衝有亭翼然
枕逵之北垠者居人行商四時望祭之所也亭北五步
抵其廟廟有三門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齋庖有次其立屋以楹計之凡一百三十有五其闢地
以步計之東西凡五十南北凡七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外內有老木幾三百本皆槐柏梧桐大者七圍八
園小者三圍四圍含蓄掩映望之肅然其氣象□□
□□□□□□□□熙寧五年以迄于今爲議者所私
廢而爲鎮農商之人咸病之廬里蕭然非復裝時矣而
獨是祠□□□□□□□□□□城往往不能
有也先是周廣順中李進者肇創其地至 國朝祥
符中孫信者天聖中孫□□□□□□□□□□
既久瓦木腐毀皆圯頽缺不足以媚神安靈民之有力
者議欲重修久矣而常患於吝且誣故□□□□□□
□□□□□□□□三年里人王守福始倡而成之稚童
協力不驅而後由是腐毀者更新頽缺者復完塑繪之
□□□□□□□□□□□□□□蓋經始於四月之癸
卯而成於十一月之壬申既又撰日率其鄉老大具肴
酒有事于祠下□□□□□□□□□□樂而落之
自 天子之命吏與公卿大夫士庶人之子弟戴
白之叟重髻之童無貴賤□□□□□□□□□□
□□□□□□□□□□□□□□□□□□□□□□
不亦勤乎此土之人蒙神之休而不忘其□□□□□□
□□□□□□□□□□□□□□□□□□□□□□
相與燕休于茲也不亦嘉乎予其爲記之庶幾後之人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九 宋十七 六

有□□□□□□□□□□□□□□□□然古者天
子諸侯皆得通祀其境內之神祇惟聰明正直功□而
德鉅有益于斯民□□□□□□□□□□□□□□
□□社稷之祭偕而况□□□□□□□□□□□□
□□□□□□□□之右在□□□□□□□□□□□□
□□□□□□□□□□□□□□□□□□□□□□
有司存蓋其所尸特以興雲雨致禍福代天治人無所
不統爲事大可謂□□□□□□□□□□□□□□
□□□□□□甚異於衆人也唯其不吝且誣篤於誠心
故能刻意經營以起數十年之廢□□□□□□□□
□□□□□□□□□□□□力□□不懈豈非有志于爲善
者與夫人苟有志於爲善也則凡此土之人爲人□□
□□□□□□□□□□□□□□□□□□□□□□
爲人之兄者不可不友於其弟爲其弟不可不敬於其
兄爲人之□□□□□□□□□□□□□□□□□□
□□□□□□□□□□□□□□□□□□□□□□
不可不肅以勤精以敏儉□□□□□□□□□□□□
□□□□□□□□□□□□□□□□□□□□□□
書也於是乎書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一日□□□□□□
□□□□□□□□□□□□□□□□□□□□□□南樂份書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九 宋十七 七

并篆額

修廟都糾首王守福 同修廟人鄭宜 王再榮

句當□□

□□□□□□□□恭 董立 王易 盧漸

李和 □□ 王士安 趙遵 董貴

億按碑上截已殘剝然所云立屋以楹計之凡一百

三十有五蓋當時營建之盛可見如此又云熙寧五

年以迄於今為議者所私廢而為鎮農商之人咸病

之攷宋史地理志偃師熙寧五年省入緱氏八年復

置省緱氏縣為鎮隸焉元豐九域志同是史志並以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九 宋十七 八

為在八年省緱氏今依碑證之殆于五年已廢而為

鎮則史志悉傳誤也碑在今緱氏鎮其敘緱氏縣廢

始末之詳并及於廬里蕭然由撰記者所目擊故於

宋之縣城使後世猶得以知在斯地為可據也撰者

名已缺唯書者樂份字存偃師金 石錄

贈李方村賜馬券

券存二紙各高四尺七寸廣二尺作三截書八行六
行不等行五字六字亦不等行書在嘉興縣學

元祐元年子初入玉堂蒙 恩賜玉臯驛今年出守杭

州復沾 此賜東南例乘肩輿得一馬足矣而 李方

村未有馬故以贈之又恐方村別獲嘉馬不免賣此故

為出公據四年四月十五日 賦書

方村來別 子瞻館於東齋將行 子瞻以賜馬贈

之 方村作詩次韻奉和 轍

小林卧客笑元龍彈缺無與下舍中 五馬不詳分後

乘輕裘初許麟諸公隨人射虎氣終在徒步白頭心頗

同遙想據鞍橫槊處新詩一一建安風

翰林蘇子瞻所得天厰馬其所從來甚寵加以妙墨作

券此馬價應十倍方叔豆羹常不繼將不詎有此馬御

以如富貴之家輒曰非良馬也故不售夫天厰雖饒馬

其知名絕足亦時有之尔豈可求錫馬盡良也或又責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九 宋十七 九

方叔受翰林公之惠當乘之往來田間安用汲汲索錢

此又不識蚌痛者徒旁論疋疽尔甚窮亦難忍茲使有

義士能捐廿萬并券與馬取之不惟解方叔之倒縣亦

足以豪矣眾不可盡遇人中磊磊者試以余書示之元

祐四年十月甲寅黃庭堅書贈李方叔

子瞻以天厰賜馬遺李方叔使嚮之而為書券魯直

又為跋索十萬錢大是佳話然以子瞻故硬差作伯

樂抑勒牙人亦見爾時詞客之橫耳泉州山人 四部稿

蘇文忠公馬券帖並頌續詩黃山谷跋其四石舊藏

陸宣公祠歲久散失順治甲午宣公後裔求得之券

有好事者購取其三餘二石遂湮榛蕪中今乾隆甲午嶺南梁君宰嘉禾訪購人間所藏二石又於祠中牆角并獲二石而四石復完王杰跋

按此石今在嘉興縣學流虹亭東坡先生年譜元祐元年累遷翰林學士知制誥四年三月除知杭州七月三日到杭州任其書此券在四月則未出都時事也弇州稿云曾直為跋索十萬錢今石刻跋云能捐廿萬并券與馬取之彼此有異此券石刻起在四川眉州蘇公祠內見有券刻與趙松雪真草文同嵌壁極為精妙但兩刻不知孰先孰後矣至此石之在嘉興宜公祠其原委未有詳及者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九 宋十七 十

游師雄題六駿碑

碑高七尺三寸廣三尺八寸五分分作四截下三截繪六駿并贊上截記凡二十五行行十一字正書篆額在醴泉縣

運判奉議游公題六駿碑

師雄舊見唐太宗六馬畫像世傳以為關立本之筆十八學士為之贊晚始得唐陵園記云太宗葬文德皇后於昭陵御製刻石文并六馬像贊皆立於陵後勅歐陽詢書高宗總章二年詔殷仲容別題馬贊於石座即知贊文乃太宗自製非天策學士所為明矣歐陽詢書今

不復見惟仲容之字仍存如寫白蹄烏贊云平薛仁果時乘由此益知唐史誤以果為臯耳距陵北五里自山下往返四十里崑徑峭峻欲登者難之因諭邑官倣其石像帶箭之狀并丘行恭真塑于邑西門外太宗廟廷高庫豐約洪纖寸尺毫毛不差以便往來觀覽者又別為繪圖刻石于廡下以廣其傳焉元祐四年端午日武功游師雄景叔題京兆府醴泉縣尉刁玠書主簿蔡安時篆額知縣事呂由聖立石

颯露紫 平東都時乘

西第一紫鸞驕前中一箭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九 宋十七 十一

紫鸞超躍骨騰神駿氣警三川威凌八陣

特勒驃 平宋金剛時乘

東第一黃白色喙微黑色

應策騰空承聲半漢入險摧敵乘危濟難

拳毛騶 平劉黑闥時乘

西第二黃馬黑喙前中六箭背三箭

月精按轡天駟橫行弧矢載戢氛埃廓清

青驪 平竇建德時乘

東第二蒼白雜色前中五箭

足輕電影神發天機策茲飛練定我戎衣

白蹄烏 平薛仁果時乘

西第三純黑色四蹄俱白

倚天長劍迢風駿足聳轡平隴回鞍定蜀

什伐赤 平世充建德時乘

東第三純赤色前中四箭背一中箭

瀝澗未靜斧鉞申威朱汗騁足青旌凱歸 武宗道刊

六馬贊唐文皇御製歐陽詢書石與文德皇后碑同

立陵後高宗又詔殷仲容別題馬贊于石座則贊宜

有歐殷二公書也今文德皇后碑與歐書都亡而陵

上馬無石座書世所傳圖乃游景叔所刻景叔序云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九 宋十七

三

得唐陵園記云然楊用修丹鉛錄記六馬贊云在秦

中殷仲容撰歐陽詢書又有元學士王惲跋云云其

說與景叔小異或用修所見乃舊石耶然一為歐書

刻石一為殷書刻馬座實出太宗製非殷撰而歐書

也游公刻圖盛傳用修不當未見何抵牾乃爾今去

用修未百年豈舊石頓亡獨有游公刻耶景叔亦云

詢書不復見獨殷書存距陵北五里今石馬正在陵

下不數十武又無座書其非唐馬無疑然則殷書宋

時尚在今亦淪沒不可求矣非游公刻圖誰其知之

公又云殷書薛仁果作仁果以証史官之誤如此類

者尚多游公雅善臨池李靖李勣碑陰各有題字草

行甚佳而此圖序乃醴泉縣尉刁玠正書深得歐陽

詢道意者可觀也 石墨 鎔華

按游師雄所繪昭陵圖有紹聖元年石刻詳後卷

圖中六駿儼然在昭陵之後其馬贊舊題于石坐

東坡嘗得石本賦詩紀之此碑乃師雄重繪六馬

并贊刻石于醴泉太宗廟者太宗乘六駿以定天

下馬多中箭此圖皆摹繪不爽可見太宗不忘大

勲雖馬猶然而師雄表章之蹟亦非徒好古而已

奉天縣渾忠武公祠堂記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九 宋十七

三

碑高四尺五寸廣二尺七寸共二十

二行行三十四字正書篆額在乾州

奉天縣新修渾武忠公祠堂記

進士安宜之書并篆

渾公諱瑊事唐三世德宗朝為中書令封咸寧郡王及

薨贈太師諡曰忠武 公少以材武聞唐自天寶末天

下擾攘 公嘗從李光弼郭子儀平河北收復兩京及

擊吐蕃回紇皆有軍功然方是時人惟知 公智勇而

已及湮師亂德宗幸奉天賊臣朱泚以兵薄城四面矢

石如雨旬浹不解時李懷光軍未至外無虻蚱螻蟻之

助人心危急城幾陷沒而 公掘地隧以陷賊雲橋身

中流矢遠自振去披血猶戰卒能解圍然後又知公忠義大節有足尙者嗚呼德宗持性不明任用臣下多所猜忌至李希烈詐爲公書遣人問諒帝終不疑公更賜良馬厚幣信任益固正元後藩臣跋扈上嘗姑息之惟知公忠謹每有奏論不盡從可一以純誠待公公本出鐵勒九姓之渾部嘗好畚耨春秋漢史故能知忠義大節篤於自信有足以感動上意者亦以此歟噫奉天之難闔城待死其危如俎上肉爾然邑民父子得不屠滅者皆公之德也今去公三百餘年而奉天竟無公之遺迹使民可以思慕而不忘者良可惜也 運判游公好古君子乃飭縣令使爲公祠堂於縣園中畫像於其間俾斯民也登其堂瞻其像則如甘棠之思召伯峴山之愛羊公豈不偉哉夫士大夫之爲郡邑而其治有及於堂室亭榭能不廢昔人之所爲雅致高躅者世已稱爲好事蓋郡邑之有堂室亭榭人嘗好治而不廢者此其地必爲飲食宴樂與夫閒居遊觀之所以飲食宴樂閒居遊觀者人情之所同好則不患乎不治至於爲堂室亭榭而人之所好或異於此則往往廢壞而不治者多矣今游公之俾爲是堂也又非人之所同好而公力成之堂既完矣其久不能保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九 宋十七 古

其無壞愚又不知夫異日之所好能如游公否也公因命青書創立之歲月亦以俟夫後之同好者庶幾茲堂之不墜而渾公之德傳之於無窮也元祐五年清明日門生雄州防禦推官知延安府臨真縣事辛育記

縣尉李士林

主簿王恂

知縣丞侯唐輔

右宣德郎知縣事錢景逢

京兆安民鐫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九 宋十七 古

宗幸奉天朱泚以兵薄城渾公掘地隧陷賊身中流矢卒能解圍之所也宜川縣已有渾王廟碑見前卷宜川是其封地奉天則其見功之地至是始得建廟陝西通志載祠在乾州南門內又引世法錄云明洪武二十七年四月乾州同知史孟通言唐忠臣渾城在德宗時涇原兵變保乘輿全城郭功載唐史今其祠廟在而祀事有闕甚非報功勸忠之意宜令有司每春秋致祭詔從之然則祠祀至今不廢而於建廟之緣起通志略焉是未嘗據碑而詳載之也

謁太史公祠題記

石高四尺九寸七分廣二尺六寸五分
分七行行十三字行書在碑城縣

元祐五年春不雨夏四月丁酉詔書委所在長吏躬禱境內名山大川將以戊午有事于韓城之禹廟乙卯道出少梁恭謁太史公祠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田漑觀察判官高士乙知同州事邵繼題

是不著書人姓名字體瘦勁與游師雄墓志略同應卽邵書無疑邵字仲恭丹陽人嘗授筆法於蔡元長元長教以學沈傳師者文云元祐五年春不雨宋紀是年二月辛丑罷修黃河癸卯禱雨嶽瀆罷浚京城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九

宋十七

十六

濠丁未滅天下囚罪杖以下釋之四月甲辰呂大防等求退不允丁巳詔避殿減膳諸所書皆以旱故也攷是年至五月始得雨紀于二月書禱雨岳瀆而是題四月猶有事禹廟則其往復遣官禱祭情事可知攷史是年正月丁卯朔二月有丁酉不言朔當是二日則辛丑爲六日癸卯爲八日丁未爲十二日也四月丁酉應是三日甲辰爲十日丁巳則二十三日史于三月亦著丙辰朔合大小餘之列亦無誤

鄆州學田記

碑高六尺一寸廣三尺一寸二十行行四十字篆書額題鄆州學新田之記八字亦篆書在東平州

鄆州學新田記

趙郡李伉書

鄆有學其盛口沂國王文正公其時天下郡國庠序未設鄆雖有之而小陋貧口儒雅缺然王文正公以故相爲吾州口爲士不知道義果不足用道義顧安出則大作學買田聚書所口就士爲多而學遂以盛吾州之人歌祠之至今其後亦數有名守臣頗寵厲士學然學舍之不治則久口能慨然悲其廢復廣口新之者自澶淵井公季能之爲轉運使於東部也井公旣作新學閱碩遠麗居者悅喜其明年改元元祐詔以龍圖口學士光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九

宋十七

十七

祿大夫吳郡滕公爲鄆州公熙寧初嘗以翰林侍讀學士口爲吾州矣能教民使本西漢爲文章拔孝秀之民一人曰王大臨爲學者迎師使授經增弟子之數實口其人心去且十年上知東人之思公也復以爲鄆公下車卽入學延見耆舊諸生問政所設施諸耆老儒生爭言新學成願苦在貧有田磽瘠食不能百生游學之士或自罷去公聞太息曰教學養徒而無食可乎則厚爲廩餼諸生問其所無而與之歲時齎金錢衣物載般酒從之勞饗爲禮相與周旋士更感勸貧無歸者得卒學欣欣紆樂其翹然秀出者使學官以其業來

其姓名府中將薦寵之故一時英卓悉出俗化繁然興於學先是汶水之陽東山之下有美田畝一金宜桑柘麻麥官與大豪而薄其賦口根深牢旁小民歲歲訟不解公曰吾學適貧不若盡以與之即為奏請得田二千五百畝有奇與民耕口歲輸錢百萬是為新出諸生言凡新田之入實三倍於其舊亦盛矣又舊田浸久遠籍書散亡昧不可見公使明直吏行視盡得之田益開治粃好出粟賦錢皆厚以饒遷營承乏學官略計一歲大槩新田口入已足供之而舊田正可為齋祠釋菜鄉射飲酒投壺絃歌間燕獻酬之費耳始公請田章五畝而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九 宋十七

六

士不知其後 詔可諸生德公而不謝知公非以為名也公以文章忠孝為天下第一兩為吾州學是以口與既去又自大書學榜以榮邦人士至學門趨而入如望見公無敢不敬者是歲東郡大饑公活流人口八萬口急農事務德厚屏盜賊刑辟哀貧窮 袁詔亟下其大功侏美又數十皆可頌歌然遷方記新田得略而不書公諱元發字達道五年九月十五日門人須句尹遷謹記

案宋史本傳滕元發浙之東陽人初名甫字元發以避諱改字為名而字達道哲宗登位除龍圖直學士

復知鄆州學生食不給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元發曰學無食而以良田飽頑民可乎乃請以為學田遂絕其訟蓋即此碑所記之事也碑陰刻紹聖四年呂公謁先聖記

山左金

京兆府學移石經記

碑連額高五尺六寸廣二尺八寸二十

京北府府學新移石經記

河南安宜之書

汲郡呂公龍圖領漕陝右之日持適承乏雍學一日謁公公喟然謂持曰京北闕闕間有唐國子監存焉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九 宋十七

九

其間石經乃開成中鐫刻唐史載文宗時太學勅石經而鄭覃與周墀等校定九經文字上石及覃以宰相兼祭酒於是進石經九經一百六十卷即今之石經是也舊在務本坊自天祐中韓建築新城而六經石本委棄于野至朱梁時劉鄩守長安有幕吏尹玉羽者白鄩請輦入城鄩方備岐軍之侵軼謂此非急務玉羽給之日一旦虜兵臨城碎為矢石亦足以助賊為虐鄩然之乃遷置于此即唐尚書省之西隅也地雜民居其處窪下霖潦衝注隨立輒仆埋沒腐壤歲久折缺殆非所以尊經而重道子欲徙置於府學之北墉子且伴圖來視厥

既視圖則命徒役具器用平其溝壟而基之築其浮虛而寔之凡石刻而偃者仆者悉輦置於其地洗剔塵土補錮殘缺分爲東西次比而陳列焉明皇注孝經及建學碑則立之於中央顏褚歐陽徐柳之書下迨偏傍字源之類則分布于庭之左右俄而如登道山如入東序河圖洛書大舜璇璣爛然盈目而應接或不暇矣先是有興平僧誕妄惑眾取索無狀 大尹劉公希道沒入其貲有欲請于 朝以脩慈息浮圖者 公卽建言崇飾塔廟非古而興建學校爲急 朝廷乃以五百千畀之不費公不役民經始於元祐二年初秋盡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九 宋十七

王

孟冬而落成門序旁啓雙亭中峙廊廡回環不崇不庫誠故都之壯觀翰墨之淵藪也學者暇日於此游息得之於目而會之以心固已有超然遠詣之意豈曰小補之哉竊惟六經天之道備聖人所以遺天下來世之意盡在于是自周末至隋千餘載之間已遭五厄汗簡以載或焚或脫縑楮魚蠹易裂道雖無窮而器則有弊唯鏡之金石庶可以久有唐之君相知物之終始而憂後世之慮深故石經之立始以此也然以洛陽蔡邕石經四十六碑觀之其始立也觀視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可謂盛矣及范蔚宗所見其存者纔

十有六枚餘皆毀壞磨滅然後知不得其人以護持雖金石之固亦難必其可久此 呂公所以爲有功於聖人之經而不可不書也然持書此者豈特紀其歲月而已哉將使後之君子知古人之用心而不廢前功庶斯文之有寄云爾元祐五年歲次庚午九月壬戌朔二十日辛巳京地黎持謹記 安民鐫

京兆府學新移石經記一帙乃宋元祐五年黎持爲文安宜之正書以紀呂公移碑之故者呂公之舉直光明俊偉有功斯石余嘗兩觀石本慨想蔡中郎遐軌然後知是記之作所關者大 蒼潤軒 帖跋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九 宋十七

王

京兆府學新移石經碑記其曰汲郡呂公者宣公大防之兄以工部郎中陝西轉運副使知陝州以直龍圖閣知秦州大忠也自唐鄭覃等勒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天祐中築新城石爲韓建所弃劉鄩守長安移置尚書舊省至大中領漕日始克盡列于學載持記甚詳方是時宣公在朝二三執政罔非正人監司長吏咸以興起學校哀集經史爲務至紹聖元符之際小人柄政諸君子咸被重罪以去宣公竄死虔州未幾大忠亦降官崇寧初籍黨人立石端禮門側蔡京復自書碑頌郡縣彼張商英周秩楊畏之徒反覆

附和恬不知耻民以一石工獨能嚴邪正之辨不肯
錮名姓于碑惟恐得罪後世匹夫之志不可奪如是
夫持為京兆學官其文辭條達類南豐曾氏而宜之
之書亦稱入格迄今博聞之士或不能舉其姓氏民
則後生末學皆能道之以此見立身行己不可不為
後世慮苟是非得其正雖百工技能之人反有榮于
當時之士大夫者嗚呼可感也已尹玉羽者京兆長
安人以孝行聞杜門隱居鄒辟為保大軍節度推官
仕後唐至光祿少卿晉高祖召之辭以老退歸秦中
嘗著自然經五卷武庫集五十卷其書散見于冊府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九 宋十七

三

元龜借歐陽子不為立傳而其書亦不傳于世也子
既感碑文之出于民所鑄而題其後子友鍾淵映將
注五代史記并書玉羽之事告之俾附注于鄒之傳
焉縣書亭集

唐凌烟閣功臣畫像并讚

石二皆高二尺六寸六分一廣二尺五寸六分二十
六行一廣一尺七寸二十二行行皆十字正書在麟
縣遊

禮部侍郎永興公王珪

隋氏不君忠賢莫用桐生朝陽有集惟鳳捨彼頽厦鬱
為新棟輅車元亥開國有宋武德之暮羣孽內蠢巍巍

永公聳節高步不吐不茹不來不去屹岷中立為天一
柱徒容而言社稷遂安持式秉純光輔二君激濁揚清
知人知身其道至廣莫我敢羣其境至大不容纖塵雪
霜倚空冰壑照人

鄭國公魏徵

堂堂魏公口節大志貞幹直聳摩口自致遭風雲時得
霸王氣一言委質有死無二撫我則后各盡其忠沉浮
變道其道不窮龍戰既息皇建其極禪袞補職其繩則
直諤諤疑疑危言正色漢典是崇德治道豐保合大和
昭明有融尹躬佐商有恥于湯公以其心臣飾巨唐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九 宋十七

三

兵部尚書英國公李勣

橫流莫極大亂無象英公傑出應運為將與楚楚霜與
漢漢王天時人事隨其所嚮長蛇縱蠶東據河洛焚焚
封豕其濟同惡哮吼連聲如雷若霆萬里震驚時惟英
公口口口口斬豕以鉞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有大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白髮皓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磨

尚書口口口口君集

洛口口口口口口口决公之應變臨陣口拔銳氣盡來我
盈彼竭進退反掌存亡奄忽虎來風口鼉轉山沒遂作

心膂爰從討伐崩圍陷陣火迸冰裂擒如鷄雉若鯨
突功臣國定萬古壯骨

按長安志凝陰殿南有凌煙閣貞觀十八年唐書

紀作十七年太宗圖畫功臣之像二十四人於閣

上帝自為讚詞褚遂良題額此太宗建凌煙閣之

始也此碑寰宇訪碑錄云在麟遊縣碑刻功臣畫

象并贊祇王珪魏徵李勣侯君集四人乃元祐五

年游師雄撰書以刻石者唐書王珪傳珪仕太宗

朝封永寧縣男進封郡公由同州刺史召拜禮部

尚書此碑題云禮部侍郎永興公與史異魏徵傳

金石萃編卷百三十九 宋十七

三

累拜太子太師封鄭國公徵亡帝思不已登凌煙

閣觀畫像賦詩悼痛考徵之卒在十七年正月而

畫功臣在二月蓋卒後所畫也李勣傳高祖初封

英國公徙封曹改舒國公太宗即位徙封英治并

州召為兵部尚書高宗永徽四年冊進司空始太

宗時已畫像凌煙閣至是帝復命圖其形自序之

侯君集太宗初封潞國公遷兵部尚書進吏部後

坐承乾事帝謂曰與公訣矣今而後徒見公遺像

已因泣下遂斬之所謂遺像者殆即凌煙閣也獨

王珪之圖形傳無明文此碑當有年月及書撰題

識或揚者失之

涇陽縣孔子廟記

碑連額高八尺六寸三分廣三尺四寸五分二十四
行行三十四字隸書額題孔子廟記四字篆書在涇

陽

涇陽縣重脩孔子廟記

鄉貢進士杜德機撰

縣尉王驥書并篆額

先聖者道之所自出而道非學校不行故世之州縣因

先聖有廟所以重道也即廟有學所以傳道也涇陽廟

學其衰已久矣栖栖乎塑像之居弊陋乎行禮之舍雖

金石萃編卷百三十九 宋十七

三

二時之有釋奠神之格思未敢信也先生之待問何所

布席朋友之文會何所投笈遂使峨冠而長者去而就

境外之傅總角之幼者分徒裂居或假館於佛宮或開

戶於委巷欲風俗之全粹不可得也 奉議郎賈

公公明廉勤文敏威惠以雍容宰邑然自下車多見其

執要以聽訟貴恕以用刑重士輕財禽姦縱善類以此

為務乃若廟學則踰年而始及何也廟所以重本學所

以源教化凡士皆知之况 公良治之後其文學

之雄乎蓋儲思積慮瑱乎曾次時拘文而不得為也日

者 朝廷始有命修諸毀廢之祠廟 公

獨以孔子廟為請則疇昔之有志可見矣疇昔憤之一朝搆之則何啻宿火之獲然積泉之遇決其所經畫豈鹵莽齷齪而輒已哉雖然因錢於公府因材於故地因時於農隙因力於民從而上一無傷焉及其肅徒聚工則又以佚道悅使以明令申嚴以宿戒視成俾一心百身蜂還蟻往築庫以為高闕隘以為廣缺斯完撓斯隆百日之工七旬之畢何其形壯而功敏也其間革故從新神人異宅北廟而南學廟則加之四簷而翼其正室之楠敞之二廡而寬其拜獻之位內更塑像則聖括之神有依矣外益繪像則前賢之七十二後賢之二十四得以白其道矣先聖所以嚴也學則起正堂以待講解環齋宇以延聽讀人才所以育也若是則神之不格風俗之不全粹非所患也雖然廟也學也昔與吾宰之廡舍其弊陋均矣然廡舍之弊陋當時猶未能一新以聳眾人之觀望况有議及於廟學者乎 公於一者素皆有志於建立而獨以廟學為先則可謂切於事道矣今觀縣之廡舍雄壯尊嚴可以為諸邑之首而使民莫不知有所尊仰有所敬畏則號令刑政固亦由此而振矣夫號令刑政所以為治也廟學所以為教也其所建立先吾為教之地則是所以為治者本於道也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九 宋十七

三

公於此乃能知之蓋知所以務本故也且孔子佛老分而為三教其趨善一也世之奉佛老者寺觀相高制侔宮室靡磨績畫窮力盡工寶珠殫於綴飾瓌材竭於輪奐其費舉不下萬計至其事孔子則槩無髣髴此布韋之士每憤憤而不得有為者矣安得損彼之有餘少益此之不足乎噫益此不足而為之唱 公其人也或曰事孔子以禮廟貌賢宇不在觀人之耳目愚應之曰庸行駢路不知有吾道者紛如也不如此不足以鼓動激勸今有人焉解弊褐而鮮裾起衙門而華屋則必見之者改視親之者改容而况掃儒宮之積陋以鼎盛觀人又豈止有改視改容者應乎元祐五年十月初七日記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九 宋十七

三

雲臺觀賜紫道士董宗卿刊

主簿謝敏

奉議郎權知涇陽縣事兼兵馬都監雲騎尉賜緋魚

袋賈公裕

按陝西通志載涇陽縣學在縣治西南宋元祐五年建據此碑則舊有廟而弊陋元祐五年特重新之耳知縣事賈公裕無考文為杜德機撰以廟學碑而刊之者乃雲臺觀道士董宗卿亦賢矣哉雲

臺觀在華陰縣華山下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九 宋十七

天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九終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談
宋十八

草堂寺題名二十七段

碑高五尺八寸三寸刻正而廣二尺九寸兩側各廣九寸題名參錯今按年代敘錄正而為唐定慧禪師碑又附列另石二段並在事錄
側面三行行八字正書

轉運使杜孝錫元祐庚午十月十日來游男開孫君匯
侍行

正面五行行十三字正書左行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 宋十八

劉銅公範張閱仲達李悖義行之悖禮彥中類彥明鵬
舉南公安常知德段天麟信臣趙彥詒叔嗣張閻孝卿
十人同宿紫閣過此元祐壬申秋社後一日記

又四行行五字正書左行

張保源澄之僧紹蒙紹希自此遊高驩潭元祐壬申

側面二段共七行行六字七字不等正書左行

薛紹彭同曹樸遊元祐口年五月初一日

後二十二年河東薛綱遊諸山獲觀 先公題字不勝

惘然已丑歲中元

正面四行行六字分書左行

清源王濟叔同杜陵白耘叟游此紹聖元年仲夏廿八日題

又五行行六字
正書左行

通判府事河南朱光裔公遠簽書節度判官公事廣漢

王普德充同遊紹聖二年三月十二日

又石高廣俱一尺七寸五分
十二行行十二字行書

惇自長安率蘇君旦安君師孟至終南謁蘇君軾因與

蘇游口觀五郡延生大秦仙游旦師孟二君留終南回

遂與二君過漢陂漁於蘇君旦之園池晚宿草堂明日

宿紫閣惇獨至白閣廢寺還復宿草堂間過高觀題名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一 宋十八 二

潭東石上且將宿百塔登南五臺與太一湫道華嚴趨

長安別二君而惇獨來也甲辰正月二十三日京兆章

惇題 供養主僧口口摸紹聖二年十二月初八日住

持講經賜紫僧口口立石

子厚與子瞻遊而題此書亦有卧筆間作渴筆遊絲

法亦道逸可存也 石墨 鐫筆

文云惇自長安率蘇君旦安君師孟至終南謁蘇君

軾者宋史惇傳惇舉甲科調商洛令與蘇軾遊南山

抵仙遊潭潭下臨絕壁萬仞橫木其上惇指軾書壁

軾懼不敢書惇平步過之乘索挽樹攝衣而下以漆

墨濡筆大書石壁曰蘇軾章惇來既還神彩不動即其時事也今仙游寺題名已失所存者惟此耳 關中 金石

又二段 共七行行六字
七字行書左行

范植自長安祠太平宮率張秉同至此丁丑仲夏廿二日

後三日王霽奉祠高觀覽仲成留字段勺同來霽題

側面 四行行十字十
二字不等行書

衛國李龍才孺口誼彥買絳臺薛幾口微之元符戊寅

冬十月乙未日道遺造栖禪寺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一 宋十八 三

又四行行十七字十八
字不等正書左行

傅陵崔伯宗元符己卯二月解官平涼潘原尉三月

被 清徽從軍城臨羌天都西安州五月初入馬分屯

月末還雍七月初四日挈家游栖禪淨境弟安仁同來

又四行行六字
分書左行

李援蘇昞寓祖武陳去華段勺元符三年二月口口口

口草堂

又二行行十
二字正書

李革孫求呂景山至山邂逅同遊建中靖國元年三月

十四日

正面四行行十一十二字不等行書左行

路允蹈聖由祠于高觀張秉持正劉鯤化鵬同往觀龍

潭薄暮還宿逍遙寺詰旦之寶林建中靖國改元四月

廿三日

又石高廣俱一尺三寸共八行行入字行書左行

高郵孫竦子敬埃居易自太平宮致醮迴鄆宰劉希亮

彥輔尉李革仲孚相率遊白雲過紫閣遂宿草堂翌日

二公還邑子敬居易歸長安建中靖國元年五月九日

題

此終南草堂題名首題孫竦子敬埃居易而于劉希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 宋十八

四

亮彥輔李革仲孚稱二公則題必孫筆也然二賢昆

季以為讓能合屬兄以為服勞則合屬弟不可攷已

年乃建中靖國之元此時蘇黃之名未至令海內風

靡固宜有頗存古道如此者及玉局力確而老顛又

苟率以濟之此義遂紛披不可復見亦書之一大厄

已墨林快事

又四行行六七字不等行書左行

崇寧四年仲秋廿有二日景興宗祀 高觀劉琬甯祖

武來會

又二行行七字篆書左行

魏都王仲孚游崇寧丙戌孟秋一日

又四行行九字正書左行

百泉張壽翁與男縣尉口遊雲隆雲口紫閣觀口口口

口草堂歸邑崇寧丙戌口月十有二日

又三行行十字十一字不等正書左行

李逸老政和王辰上巳後一日自百塔過翠微宿草堂

明日將游紫閣白雲趨終南

又四行行四字正書左行

寶淵深甫蒲澧庭玉政和乙未初春同遊

又二行十六字正書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 宋十八

五

呂湘西遊是寺宣和二年六月初四日題

側面三行行八字分書

長安解益王佐河南邵伯温同遊宣和六年七月二十

五日僧永奇偕

正面四行行五字正書左行

王曠顯夫劉雍彥甫靖康丁未四月十日投宿草堂

又三字正書

王著遊

又二字正書

紫陽

側面二行十四字
正書左行

堅之正叔公亮集之曾來觀此經宿

按此碑題名三面其正面為唐定慧禪師碑磨舊
碑刻之隱隱有先聖題延陵季子十字其所由來
不可知矣草堂寺在鄠縣東南四十里唐改栖禪
寺崔伯宗題記挈家游栖禪淨境者是也縣東南
三十里有高冠峪峪內有高冠潭王齊題云奉祠
高觀當即高冠以音同而訛也張保源題云自此
遊高驪潭似即高冠潭亦以音近而異又縣東南
三十里有紫閣峯杜工部詩紫閣峯陰人翠微者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八 六

是也劉銅題云十人同宿紫閣即此路允蹈題云
同往龍潭疑即高驪潭又云薄暮宿逍遙寺寺在
長安縣西南三十里甫張村陝西通志云創時碑
志無攷據此題則宋時已有之矣李逸老題云自
百塔過翠微宿草堂明日將游紫閣白雲趨終南
百塔寺在長安城南五十里翠微寺在長安城西
南翠微山上唐武德八年建太和宮太宗葺改爲
翠微宮元和元年廢爲翠微寺其白雲山在鄠縣
南二十里其下有白雲觀終南山在鄠縣東南二
十里東接長安西接整屋益逸老此游往來於長

安鄠縣盡兩日之興而歷諸勝也題名綜計五十

八人內見於史傳者轉運使杜孝錫之子開史附
忠義趙叔憑傳云叔憑建炎間任陝州都監金人
圍陝州城危死之時職官杜開等五十一人俱死
無降者疑即其人薛紹彭即書樓觀詩者監上清
太平宮元祐某年同曹樸來遊碑泐其年據後二
十二年已丑歲其子綱來遊觀先公題字已丑爲
大觀三年據前二十二年則元祐三年也今姑附
元祐末章惇與蘇軾遊仙遊潭事關中金石記已
詳范埴以丁丑仲夏率張秉同游丁丑是紹聖四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八 七

年史有兩張秉一是昭允之子太宗時人一字孟
節新安人景德時仕終樞密直學士又宋詩紀事
有張秉官監察御史知鄭州與王禹偁在鄭州聯
句詩附見小畜集似皆非此張秉此張秉在王齊
來游之前三日王齊見宋詩紀事引成都文類載
其和吳仲庶遊海雲寺詩蓋與范純仁同時也李
諱以元符戊寅來遊戊寅是元符元年史附李南
公傳南公子鄭州人哲宗朝累擢顯謨閣待制任
鄠延帥復徙永興僞爲蟾芝以獻徽宗疑之坐罔
上貶散官安置此題蓋徙永興時也但傳稱諱字

智甫此題作才孺為不同未知即一人否蘇軾以

元符三年來遊史道學傳稱炳字季明武功人始

學於張載而事二程卒業元祐末呂大中薦之起

布衣為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入邪籍編管饒州

上書係元符三年事入邪籍係崇寧元年事其遊

草堂殆未上書時也呂景山以建中靖國元年來

遊史附見呂大防傳大防子藍田人紹聖四年大

防貶舒州團練副使安置循州至虔州信豐而病

語景山曰吾不復南矣吾死汝歸呂氏尚有遺種

此時來遊蓋歸後四年矣河南邵伯溫以宣和六

年來遊史道學傳伯溫字子文洛陽人康節處士

雍之子也累官永興軍鑄錢監徽宗即位日食求

言上書數千言又著書名辨誣後以上書入分邪

正等伯溫在邪等出監華州西嶽廟久之知峽州

靈寶縣徙芮城丁母憂服除主管永興軍耀州三

白渠公事此題當在是時元祐黨籍碑不末王著

遊三字不著年月史有兩王著一字成象單州人

仕周八宋開寶二年終兵部郎中一字知微世家

渭南攻書仕偽蜀入宋至端拱時終殿中侍御史

此題當是端拱時之王著耳附於末餘俱無攷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八 宋十八 八

遊師控寺題

石高二尺二寸五分廣二尺四寸八分共九行行十字正書在成寧縣

具茨程奇

塵中總總誰青眼黃髮蒼顏世情短坐看前溪一片雲

安得相從任舒卷浩歌聊詠北山薇不有歸心真自欺

欲借養和延晝夢數聲啼鳥日平西

元祐庚午冬十二月中澣寺僧惠元立石 李輔刊

觀音像並讚

石二均高二尺三寸五分廣二尺一寸四分各繪像一尊讚刻第一像下截二十四行行四字六字不等

正書在西安府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八 宋十八 九

吳道子筆

惟觀世音手持柳枝圓如滿月瑩如琉璃明如慧日能

破諸暗住清淨觀除煩惱妙音所薰慈目所觀一切

障魔永為依怙

二觀音乃唐吳道子筆余以 母氏苦目疾訪求累

年近方獲于長安僧惠譚因摹刻諸石又繫之以二

贊且俾世人瞻敬供養同結善緣云爾元祐辛未仲

夏望日河南呂由聖遵古題

伯夷叔齊墓碑

碑高七尺五寸廣三尺八寸共十五行行四十字正書

齊江文助篆額

伯夷叔齊墓在河東蒲坂雷首之陽見於水經地志司考不妄其即墓為廟則不知其所始以二子之賢意其為唐晉典祀也舊矣元祐六年予同年進士臨苗王闢之為河東縣政成乃用四年九月大享赦書以公錢七萬及廢徹淫祠之屋作新廟凡三十有二楹貴德尚賢聞者興起額象祠器皆中法程五月辛未有事於廟乃相與謀記歲月來乞文於豫章黃庭堅謹按伯夷叔齊蓋有國君之二子逃其國而不有者也予嘗求其說伯夷之不得立也其宗與國人必有不說者矣叔齊之立也其宗與國人亦有不說者矣於是時紂又在上虐用諸侯則二子之去亦以避紂耶二子雖去其國其社稷必血食如初也事雖不經見以曹子臧吳季札之傳考之意其若是也故孔子以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身中清廢中權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又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惠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孟子以為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此則二子之行也至於諫武王而不用去而餓死則予疑焉陽夏謝景平日二子之事凡孔子孟子之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八

十一

不言可無信也其初蓋出於莊周空言無事實其後司馬遷作史記列傳韓愈作頌事傳三人而空言成實若三家之學皆有罪於聖人者也徒以文章擅天下學者又弗深考故從而信之以予觀謝氏之論可謂篤信好學者矣然可為智者道也予觀今之為吏愒日玩歲及為政者鮮矣政且不舉又何暇於教民今河東為縣吏治庸敏政成而舉典祀以教民可謂知本矣故樂為之書并書余所聞二子事以告來者六月丙申豫章黃庭堅記

雒陽李宏立石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八

十二

碑稱夷齊之不立必其宗與國人有不說者又云二子之事孔孟之所不言不足信則宋人迂謬之談往往如此石壘鑄華

豐樂亭記

碑共三石各高九尺六寸六分二廣三尺八寸八行一廣二尺七寸五行行皆二十二字正書在全椒縣

豐樂亭記

宋廬陵歐陽脩撰

眉山蘇軾書

脩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數百步之近其上則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

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滂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游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脩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為敵國何可勝數及宋受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向之憑恃嶮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畝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脩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撥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游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其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其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云

坡公所書醉翁豐樂二亭記肇稟書法出顏尚書徐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八

十一

吏侍結體雖小散緩而道倬俊邁自是當家舟州山人稱

按豐樂亭記歐集及宋文鑑皆有之今取以互校

其不同者得于州南數百步之近集本州南注云

一作城西無數字同其上則豐山聳然而特立集

無則字同特立集作獨立滂然而仰出集無仰字

而與滁人往游其間集游字下注云一作還其間

上注云一有於字於滁東門之外鑑無之字修嘗

考其山川按其圖記集注云一作按其山川攷其

圖記所在為敵國集所在上注云一有而字下注

云一有自字敵國下有者字鑑亦有休養生息集

注云一作覆被休養乃日與滁人集注云一無乃

字四時之景集注云景一作美使民知所以安其

豐年之樂者鑑使民上有而字又安其作安此遂

書以名其亭云集鑑云俱作焉集本此下有云慶

歷丙戌六月日右正言知制誥知滁州軍州事歐

陽修記歐公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傳不著年月攷

其左遷之由以諫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之不當

罷政府宰相表事在慶歷五年歐公之作此記在

慶歷六年為治滁之明年則歐公以五年知滁州

矣慶歷丙戌東坡年幾十一其後不知何年書此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八

十一

記年譜不載書記之事此碑又不署書記之年惟
滁州有坡書醉翁亭記爲元祐六年十一月所書
據年譜是時到穎州任有祭歐陽文忠公文又有
十二月二日與歐陽叔弼季默夜坐記則其書此
記或與書醉翁亭記同時寰宇訪碑錄云豐樂亭
記蘇軾正書無年月明嘉靖間重刻在全椒正謂
此碑也與醉翁亭記之無年月者並列可知此記
初刻者必在滁州佚不可見嘉靖重刻時刪去年
月遂不能攷耳記云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
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八

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宋史太祖紀顯德三年春
從征淮南南唐節度皇甫暉姚鳳象號十五萬塞
清流關擊走之追至城下暉整陣出太祖擁馬項
直入手刃暉中腦并姚鳳擒之薛五代史周世宗
紀顯德三年二月壬申今上謂太祖奏破淮賊萬五
千人於清流山乘勝攻下滁州擒僞命江州節度
使充行營應援使皇甫暉常州團練使充應援都
監姚鳳以獻歐史景簡但云注引王銍默記李景
聞世宗親至淮上而滁州其控扼且援壽州命大
將皇甫暉監軍姚鳳提兵十萬扼其地太祖以周

師數千與暉遇於清流關隘路周師大敗暉整全
師入憩滁州城下會翌日再出太祖兵聚關下且
虞暉兵再至問諸村人云有趙學究在村中教學
多智計太祖往訪之學究曰我有奇計今關下有
徑路人無行者雖牌軍亦不知之乃山之背也可
以直抵城下方值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我旣
敗之後無敢躡其後者誠能由山背小路率兵浮
西澗水至城下斬關而入可以得志太祖大喜且
命學究以指其路學究亦不辭而遣人前導卽下
令誓師夜從小路行三軍跨馬浮西澗以迫城暉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八

果不爲備奪門以入暉始聞之率親兵擐甲與太
祖巷戰三縱而三擒之遂下滁州據此則暉鳳就
擒之所亦略可見矣十國春秋皇甫暉傳注引史
纂左編云趙學究卽普也又傳云暉見世宗後數
日創甚暉不肯治而死後滁人感暉意一日輒五
時鳴鐘以資薦暉云并附識於此

蔡安持靈巖詩

石高四尺七寸七分廣二尺八寸六行行十字九字
行書年月上空處有劉德亨題記四行行七字在長
卷巖

四絕之中劇寂先山園宮殿鎖雲煙當年鶴馭歸何處

世上猶傳錫杖泉

元祐壬申十月中泮睢陽蔡安持資中題

北安劉德亨安禮携家之泗水任飯僧於此正隆二

年三月十有七日書

按長清縣靈巖寺有絕景亭為宋僧仁欽建景有

四曰羣峯獻秀曰甘泉漱玉曰松舟挺翠曰巖花

啼鳥見王在晉遊靈巖記即詩所謂四絕也長清

縣志載卓錫泉魏僧法定開創靈巖苦近菴乏水

迺誌於佛圖澄澄曰何地無水至一處曰此下有

甘泉以九環錫杖卓之得泉甘冽即詩所謂世上

猶傳錫杖泉也蔡安持宋史無傳王申為元祐七

年此詩又見宋詩紀事引求古錄錄之亦不詳安

持事蹟

魯公仙跡記

碑高五尺一寸五分廣四尺十

魯公為盧杞所忌李希烈反杞首議遣公諫者甚衆德

宗問杞對曰真卿朝廷重臣忠義聞天下誰不憎服臣

常父事之今遣使不為賊憚則辱國紛紛之言豈足聽

陛下當自斷之無惑衆意德宗不能棄遂遣之人知公

不還矣親族餞于長樂坡公既飲乃躍上梁眺躑謂餞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八 宋十八 六

者曰吾昔江南遇道士陶八入得刀圭碧霞餌之自此
不衰嘗云七十後有大厄當會我于羅浮山此行幾是
歟次汜水悅遇陶笑謂曰吉吉指嵩少而去後公死于
賊賊平家人啓瘞狀有金色爪髮皆長如生人婦葬偃
師北山先塋後有賈人至羅浮山遇二道士奕即而觀
之問曰子何所來賈人曰洛陽其一笑謂曰幸託書達
吾家許諾即扎書付之其題曰至洛都偃師縣北小顏
家及往訪之則坐也守塚蒼頭識公書大驚問狀皆公
也因與至其家白之家人大哭卜日開墳發棺已空矣
嗚呼杞欲害公之人而不能害公之仙也希烈杞等賊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八 宋十八 七

耳賊之殺人有常刑公死且不朽又况仙耶元祐三年

九月余遊吳興適觀郡人新公之祠因得謁拜公像其

英氣仙骨凜然如在嘗閱洛中紀異載公前事考史所

載杞拜公于中書與對德宗之言姦人表裏無逆則公

之仙復何疑焉公之大節紀載甚多而論次于林公之

文為備固已激忠義之類風沮陰邪之羞魄至仙真事

吾又以刻于碑陰以貽續仙傳者襄陽漫仕米徽記

米老為魯公書碑陰即用魯公書法奇宕可喜至碑

中謂杞欲害公之人而不能害公之仙其說亦新余
以為杞能害公一時而不能不于公以千古固無論

公之仙與不仙也庚子銷夏記

此碑吳興掌故錄及歸安邑志皆云在湖州府學蓋公嘗刺湖州故湖州宜有碑米元章遊吳興適睹郡人新公之祠因得拜公之象而作是碑然吾友裘思芹為歸安令徧訪湖州並無此碑邵陽褚千峯云碑在今山東顏廟魯公為顏氏巨擘顏廟固應有碑然元章記必非妄語意當時湖州亦有一石不知毀自何年耳虛舟題跋

按唐書顏真卿傳不詳里居但言為顏師古五世從孫而師古之祖之推自琅邪臨沂居關中遂為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八

京兆萬年人此碑稱魯公歸葬偃師北山先塋則又不知何代之先塋也公於乾元二年拜浙西節度使故吳興人為公立祠宋史米芾傳敘其生平宦蹟未嘗至浙不知何因而遊吳興據此記是因吳興郡人新公之祠拜公像而作記則宜刻於湖州今此搨本乃在費縣魯公祠內曹輔撰新廟記之碑陰正碑建於元祐七年此碑無年月當亦七年所刻據費縣志云真卿五世祖師古居費縣東朱滿村新廟記亦云顏文忠公有廟在琅邪之費距縣治東北五十里曰諸滿村元祐六年縣令楊

君建言于州請新此廟其十一世孫安上者買地而德量之廟成立碑而此記遂刻於碑陰其所由來不能詳矣

邵陽縣學記

碑高六尺三寸廣三尺八寸五分十八行行四十二字正書篆額在邵陽縣

同州邵陽縣學記

京兆王寔書并題額

邵陽邑小而僻有為者所不當至至者以謂不足為而不為也官事職業不可須頃怠者且廢不舉因循不急之務從可知元祐辛未有令來閱事先後緩急為紀綱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八

法度以其序治之累月獄訟表農事勸號令行期會應邑用翕然稱治越明年理孔子祠為學舍以教養邑子弟且以來四方士而邑之人乃始相與疑曰命寔健矣而更迄奈何令平不顧學克成堂室齋廡祭器什伯略具乃以書抵藉田令王寔仲弓求余為之記余曰令不迄矣夫學校者禮義政事之所自出古之為政者之所先務也未流之敝遂為不切於時而間有桀然自異於薄俗之中則彼不能者必忌而咻之曰是迄疎者不然俗吏邀名耳地大人眾且不免咻則一邑之小以是迄其令尚何恠然而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

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十室至小邑耳雖孔子不以小故無其人况不為孔子者乎惟不知所以學則雖大必廢而彼小者亦何足道且天下十室之積也老子曰小國寡民益小者易以道治而大者或道之所不載則治天下者在所積而已今夫設官置吏布滿天下皆上之人所與治天下者也顧惟縣令為取親於民後世縣令官小無權而猥事擾之使不得行其胷中以與古人等於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八

宋十八

三

至麗勉屏氣求閤朝莫且恐弗暇奚暇求其所以治哉然則上之人蓋亦不可以不知也當使天下之士不鄙小官而為之縣令者有以自慰曰是百里有民社足以為政曷可苟又曰令可暫也縣不可暫也上之人所以委以與我者為能治之耳必求所以治而不可暫則豈待簿書期會而已蓋將有以本教化美風俗善吾人以士君子之道然後出禮義舉政事而無不可者推一邑之小以達天下之大則其於為治也何有孰謂知此而近乎令不迺矣邑人其無疑令左宣德郎河內李百祿祐之實余之友人云元祐癸酉正月庚寅陽武時彥記

主簿張价縣尉劉熙立石

按陝西通志邵陽縣學在縣治南宋元祐六年知縣李百祿建武陽張价有記据此碑云元祐辛未有令來闕事越明年理孔子祠為學舍辛未即元祐六年其時令初視事明年建學則七年也換記者時彥乃通志不云時彥有記而云張价豈別有張价碑耶抑即時彥之誤也時彥史有傳云字邦美開封人陽武舉進士第簽書額昌判官入為秘書省正字累至集賢校理碑不署其官位文之略也記刻于癸酉為元祐八年令李百祿及書者王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八

宋十八

三

寔俱無攷

曹娥碑

碑高六尺六寸三分廣四尺四寸八分十八行行三十十字行書在上虞縣

後漢會稽上虞孝女曹娥碑

上虞縣令度尚字博平 弟子邯鄲淳字子禮撰

蔡邕題其碑陰云 黃絹幼婦外孫壑曰

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其先與周同祖末曹荒沉爰茲適居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漢安二年五月時迎伍君道濤而上為水所淹不得其屍娥時年十四號慕思盱哀吟澤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死經五日抱

父屍出以漢安迄于永嘉青龍辛卯莫之有表度尙設祭誄之詞曰 伊唯孝女睚眦之姿偏其反而令色孔儀窈窕淑女巧笑倩兮宜其室家在洽之陽大禮未施嗟喪慈父彼蒼伊何無父孰怙訴神告哀赴江永號視死如歸是以眇然輕絕投入沙泥翩翩孝女載沉載浮或泊洲嶼或在中流或逐湍瀨或逐波濤千夫失聲悼痛萬餘觀者填道雲集路衢泣淚掩涕驚動國都是以哀姜哭市杞崩城隅或有刻而引鏡務耳用刀坐臺待水抱柱而燒於戲孝女德茂此儔何者大國防礼自脩豈况庶幾露屋草茅不扶自直不斷自雕越梁過宋比之有殊哀此貞勵千載不渝嗚呼哀哉銘曰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八 宋十八

三

名勒金石質之乾坤歲數歷祀立廟起墳光于后土顯昭天人生賤死貴利之義門何恨花落飄零早分葩艷窈窕永世配神若堯二女爲湘夫人時必髮髻以昭後昆

宋元祐八年正月左朝請郎充龍圖閣待制知越州軍州事蔡卞重書

江南東道越州上虞縣曹娥碑按夏侯會先地志云餘姚縣有孝女曹娥父泝溇溺死娥年十四號哭入水因抱父屍出而死縣令度尙使外生即鄆子禮爲

碑文後蔡邕過讀碑乃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齏白此碑今在上虞縣水濱

太平寰宇記

北海曹娥真碑傳世甚少皆摹刻也此蔡卞于元祐間書頗得其神而精采勝之以其宋人弗貴也且石在越迄今尙爲完善此揚更重字更全尤覺奕奕射人豈孝女之神常在山川間有志爲書者則精英卽附助之邪

墨林快事

曹娥碑右軍北海皆曾一書予見查查浦陸其清家有宋揚本查瘦陸肥不知其果出王李手否也而世共寶之幾與隋珠和璧等此本近查而揚不甚舊或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八 宋十八

三

曰眞賞齋物也故附於眞賞黃庭之末云

錢函齋書跋

按後漢書列女傳曹娥會稽上虞人父盱能絃歌爲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溇迎婆婆神溺死不得屍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至元嘉元年縣長度尙改葬娥於江南道旁爲立碑焉此語與碑小異碑云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婆娑謂跳舞非謂婆娑神也碑云時迎伍君逆溇而上非迎婆婆神則碑較傳爲確漢安順帝年號度尙立碑之年碑云永嘉青龍辛卯則拓本誤也永嘉爲晉懷帝年號無

辛卯干支固無論矣據紹興府志所載碑文竟作元嘉元年與傳合元嘉為後漢桓帝建元恰是辛卯則此碑舊揭原是元嘉也立碑之歲距娥死後九年碑題不云曹娥廟而銘詞則云歲數歷祀立廟起墳是當時葬所有廟萬歷紹興府志曹娥廟初屬上虞後改隸會稽在府城東九十二里今紹興府志曹娥廟條下注云漢元嘉元年上虞長度尚為石碑屬魏朗作碑文久之未就時尚弟子邯鄲淳年二十聰明才瞻而未知名乃令作之揮筆軌就下載碑文互校惟銘日作朗日為不同朗至尚以示之朗大嘆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八 宋十八

三

服蔡邕聞之來觀值夜以手摸其文而讀之題曰黃絹幼婦外孫蓋白又曰三百年後碑當墮欲墮不墮遇王叵後魏武帝見之謂楊修曰解否曰已解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而喻乃令修解之修曰黃絹色絲也幼婦少女也外孫女之子也蓋白受辛也蓋曰絕妙好辭帝曰吾亦意此但有智無智較三十里此注大約本之台稽典錄而詳略不同後漢書曹娥傳注引會稽典錄上虞長異才尚先使魏朗作碑淳字子禮時甫弱冠有尚與之飲宴而子禮方至者酒尚問碑文成未朗辭不才因試使子禮為之採筆而成無所點定朗嗟歎不暇遂毀其草後蔡邕又題八字曰黃絹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八 宋十八

五

幼婦外孫蓋白然多可疑者度尚後漢書無傳固已紹興府志既不列於名宦傳復不預於名宦祀何志乘缺略也水經注云上虞縣有曹娥碑縣令度尚使甥邯鄲子禮為碑文以彰孝烈太平寰宇是邯鄲淳為度尚之甥而與言弟子者異邯鄲淳三國志魏書附見王粲傳注引魏略一條不言度尚之甥與弟子亦不言為度尚換碑文故其事無攷楊修後漢書附楊震傳不及黃絹幼婦云云又三國志魏書附見陳思王植傳注亦不詳黃絹語即魏武帝紀亦未見魏朗見後漢書黨錮傳朗字少英會稽上虞人少為縣吏兄為鄉人所殺朗白日操刀報讐於縣中遂亡命到陳國從博士郤仲信學春秋國緯又詣太學授五經京師長者李膺之徒多爭從之由辟司徒府累出為河內太守復徵為尚書者書數篇號魏子亦未載其令長屬為碑文之事又蔡邕傳但載其髡鉗徙朔方宥還本郡處卒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二年於吳吳人有焦尾琴事注引張騰文士傳邕告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可以為笛取用果有異聲而亦不載到上虞題碑事

以上諸書所載魏朗係上虞縣吏宜為令長撰碑然不久亡命從人受經則其能文亦當在亡命以後既已亡命自不復到縣為令長撰文蔡邕在吳又到會稽宜乎可以題碑然傳與注俱無明文其他之無因者更無論矣攷邕之亡命吳會在光和二下距獻帝之世魏武與楊修解幼婦之時約三十年揆之于理碑在越魏武在洛其文何由得經魏武之目且邕之亡命上距元嘉元年亦約三十年若如府志注文并据後漢書李賢注所云蔡邕夜闖手摸其文題字之語竟似碑文書刻甫就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 宋十八

三

邕聞而乘夜來觀以手摸文而讀之因題八字况讀文尚用手摸安能題字此理之顯然者其罔如此府志絕不加辨證何耶邕生平從未嘗作隱語且文辭與辨受自是二義邕既工書辨之必審未可權宜而通用也說文辛部既有辨字云不受也又有辭字云理辜也邕何必借辨為辭字種種疑義從未經人論及因詳識之以質諸博識者紹興府舊志載曹娥廟舊有王右軍書小字本新定吳茂先嘗刻于廟中後為好事者取去今所存者四本一為宋蔡卞書大字本一為明賴恩集李北海

書一為康熙間王作霖重摹右軍本一為近時所刻此本即蔡卞書大字本也刻于元祐八年正月蔡邕題其碑陰云云一行當卞所加或別本亦有之卞字元度京弟哲宗立遷禮部侍郎使遠還以龍圖閣待制知宣州徙江寧府歷揚廣潤越陳五州廣州寶貝叢湊一無所取及徙越夷人清其去以薔薇露灑衣送之卞與京同列姦臣傳而史于卞不掩其清然東都事略不載此事史或別有所本未足信也其在越能刻此碑以表孝女有足取者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 宋十八

三

宣仁后山陵採石記

碑連額高一丈五寸廣四尺一寸九行行四十二字連額並正書在偃師縣水慶寺

宣仁聖烈皇后山陵採石之記

河南緱氏鎮之西南二十餘里有山嶺最高形如委粟俗号粟子嶺嶺之東北下有廟榜曰山神載在祀典而不知是山何名歷詢故老莫知其實按東漢和帝記稱永元十六季十一月己丑行幸緱氏登百岬山注云卽栢岬山也在洛州緱氏縣南又今緱氏之南二十里山名栢崖以此考之則粟子嶺諸山卽晉日所謂百岬者也 本朝列聖及 母后登遐例遣官採石于

山下崇奉 陵寢自乾興元年以來始有碑刻可考

宣仁聖烈皇后以元祐癸酉九月三日戊寅上僊太史

奏請以來歲二月七日 山陵復土 詔以 丞

相呂公爲之使安持受 命與如京使林元莊宅副

使交文炳同董役于緱山卽以其月癸卯開山凡取巨

細石一萬有疇而訖于十一月之壬午四十日而功畢

用石匠二千九百七十四人按故事塢工十六萬五千

二十有六當用四千人期以兩月而京師匠者十無

二餘悉取於諸路議者患其回遠不能以時至蓋開山

之日始有來者三百六十四人而已至十月四日纔得

一千二百九十九人逮逾月然后及二千九百七十四

人止以是數又十日而訖事餘悉遣之所省八萬九十

九功前此工不集上下憂之乃募作者能倍功卽賞之

優給其值於是人情忻然罔不悉心不待有司董戒程

督竭日力而後止故無逃者晨起爲糜粥煮藥時其食

飲而嚴禁其攘竊架竹引泉使無渴飢故少病者爲密

室南向以就天陽有病則遣官挾太醫診視相屬于途

不謹則嚴其罰故死者蓋自癸卯至壬午吏民兵匠

毋慮五千餘人而無一人逃者以疾斃者三人而已橫

逆者無有也噫何其幸也凡此數者皆 朝廷授以

金石錄編卷一百四十八 宋十八

天

成法故有司得以奉行而又數下 恩詔加賜吏

十蓋無虛月所以戒敕愛養無所不至是宜和氣浹洽

人不告勞方盛冬之時天氣晏溫雨雪不降以迄大事

有以見 天人相應昭示 聖心純孝傳諸

無窮之意下臣姑謹職事以紀歲月云其餘佐吏具列

于別石十一月九日左朝請郎試太僕卿兼權都水使

者都大提舉採石吳安持謹記 大將楊仲卿書 前

玉冊官口未昌刻

億按碑在寺後殿之西宋吳安持都大提舉採石于

當時職事歲月詳記其巔末如此宣仁聖烈皇后上

仙記云詔以丞相呂公爲之使宋史哲宗本紀九月

甲申命呂大防爲山陵使是也禮志云四月一日葬

永厚陵紀云二月乙酉葬宣仁聖烈皇后于永厚陵

案之此記宣仁聖烈皇后以元祐癸酉九月三日戊

寅上仙太史奏請以來歲二月七日山陵復土然則

紀爲得實而如志所書四月蓋必其誣也記後云數

下恩詔加賜吏士蓋無虛日據紀十一月壬寅賜勞

修奉山陵兵士與此所記合然記亦有虛崇過爲無

實之詞攷是年冬十一月以雪寒振京城民饑自假

師抵東京計里三百五十有餘不應節候頓異若以

金石錄編卷一百四十八 宋十八

天

記所謂盛冬之時天氣晏溫雨雪不降則其然豈其然乎記又云佐吏具列于別石今沒不可見石錄游師雄玉泉院題名

石高一丈一尺五寸六分廣一丈五寸五行五字正書在華陰縣

陝西轉運副使游師雄元祐九年正月廿二日觀太華三峯

右在山孫亭下字徑一尺五六寸景叔書莫大於此關中金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終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 宋十八

三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一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謨 宋十九

蘇軾雪浪石盆銘

盆口廣二丈一尺四寸寬八寸 橫題五十六字行書在定州

蓋水之變蜀兩孫與不傳者歸九原異哉駁石雪浪翻石中乃有此理存玉井芙蓉丈八盆伏流飛空漱其根東坡作銘豈多言四月辛酉紹聖元

按雪浪石盆在定州學雪浪齋畿輔通志宋蘇軾得石於恒山狀如雪浪鑿石為芙蓉盆盛之置於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一 宋十九

學中因以名其齋東坡後集雪浪齋銘有引云予於中山後園得黑石白脉如蜀孫位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流盡水之變又得白石曲陽為大盆以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云蓋銘詞刻於盆口而載入集中則并有此引也銘云四月辛酉紹聖元東坡先生年譜元祐八年任端明侍讀二學士尋出知定州註引紀年錄云十二月二十三日到定州紹聖元年知定州落職惠州安置以十月三日到惠州而不詳其離定州在何月據此銘則四月尚在定州任也是月壬寅朔辛酉是二十日

昭陵圖記

碑連額高七尺四寸八分廣三尺五寸分作二截上
記下圖記四十一行行十九字正書篆額在醴泉縣
唐太宗昭陵圖 肅宗建陵附

余觀自古帝王山陵奢侈厚葬莫若秦皇漢武工徒役
至六十萬天下稅賦三分之一奉陵寢秦陵纒高五十
丈茂陵十四丈而已固不若唐制之因山也昭陵之因
九變乾陵之因梁山秦陵之因金粟堆中峯特起上摩
煙霄岡阜環抱有龍蟠鳳翥之狀民力省而形勢雄何
秦漢之足道哉昔貞觀十八年太宗語侍臣曰漢家先
造山陵身復親見又省子孫經營煩費我深是之我看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一 宋十九

九嶼山孤聳迥絕實有終焉之志乃詔先為此制務從
儉約九嶼山上足容一棺而已又慕漢之將相陪口自
今後功臣密戚各賜塋地一所至二十三年八月畢工
先葬文德皇后長孫氏當時陪葬之盛與夫刻蕃酋之
形琢六駿之像以旌武功列於北闕規模宏大莫若昭
陵按陵今在醴泉縣北五十里唐陵園記云在縣東三
十里蓋指舊醴泉縣而言之也其封內周圍一百二十
里下宮至陵十八里今已廢毀陪葬諸臣碑刻十七八
九悲夫因語邑官命刊圖于太宗廟以庶其傳焉紹聖
元年端午日武功游師雄景并題

陪葬諸臣一百六十五人 諸王蜀王愔已下七人

公主清河公主已下二十一人 妃嬪越國太妃燕

氏已下八人 宰相李勣已下一十三人 承郎三

品戶部尚書唐儉已下五十三人 功臣大將軍尉

遲敬德已下六十四人內蕃將阿史那忠等九人

諸蕃君長貞觀中擒伏歸甲者琢石肖形狀而刻其官

名凡十四人 突厥頡利可汗左衛大將軍阿史那咄

苾 突厥利可汗左衛大將軍阿史那什鉢苾 突

厥乙沱泥孰俟利苾可汗右武衛大將軍阿史那彌

尔 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吐蕃贊普 新羅樂浪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一 宋十九

郡王金真德 吐谷渾河源郡王烏地拔 勒豆可

汗慕容諾曷鉢 龜口王訶黎布失布失畢于闐信

焉耆王龍突騎支 高昌王右武衛將軍趙智勇

林邑王范頭利 婆羅門帝那伏帝國王阿那順

太宗所乘六駿刻石於北闕之下

肅宗建陵 陪葬功臣尙父汾陽王郭子儀一人

縣尉張勺 土簿李草

右宣德郎知醴泉縣事傅籍立石

唐太宗昭陵園宋紹聖中直閣游公景叔所勒石也

置于太宗之廟直閣題詞于上闕人黃莘田有詩曰

際會風雲自古難始終恩禮美貞觀漢家多少韓彭
將不得銘旌一字看其語絕工予爲錄之碑尾結埭亭集
攷昭陵陪葬例子孫願從其祖父者聽如姜遐爲行
本之子行本在陪葬諸臣之例選得從其父葬又陸
先妃葬于麟德中特請陪葬此皆在常例之外者故
諸家互有不同也惟是當時各家皆有穹碑夾以蒼
松翠柏巨槐長楊下宮寢殿與表裏山河其成形勢
一時君臣際會之隆號稱極盛自朱梁盜發而後再
歷千年金虎石麟淪沒榛莽不但基址荒蕪卽金石
文字亦漸剝蝕無存余以乙未春季閱視涇陽龍洞
渠道出醴泉瞻拜元宮周覽封域因飭地方官重加
修葺並爲釐正疆界建立碑亭庶使樵牧牛羊知所
禁避而遺徽先烈得以垂諸永久云關中金石記
按此碑上記下圖圖今不錄記錄於右畢中丞沅
校刻長安志此圖與記附刻卷後內諸蕃君長十
四人而石刻所列祇十二人蓋誤合利苾可汗及
阿史那祿不爲一人又合真珠毗伽可汗及吐蕃
贊普爲一人又合訶黎布失布失畢及于闐信爲
一人誤分吐谷渾河源郡王烏地拔勒豆可汗慕
容諾曷鉢爲二人改正其誤方合十四人之數也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一 宋十九 四

又案唐會要云上欲闢揚先帝徽烈乃令匠人取
石寫諸蕃君長十四人列於昭陵司馬門內又案
金石錄云諸降將名字乃仲容書以上諸條皆詳
注於記中碑云茂陵十四丈而已據畢本乃四十
丈之訛記作於紹聖元年端午日張舜民撰墓志
元祐七年除公集賢校理權陝西轉運副使九年
以疾丐郡有旨免按行以自養猶上章堅請乃召
赴闕除衛尉少卿改元紹聖在元祐九年四月癸
丑其遷官丐郡尙在九年而作記以端午日則在
改元以後故題紹聖元年其時將赴闕而猶在轉
副使任也肅宗建陵亦在醴泉故附昭陵後
高陵重修縣學記
碑高八尺二寸二分廣三尺四寸十
六行行三十七字正書在高陵縣
左承事郎知高陵縣事朱革建并書
三代而上學校徧於鄉黨壯者以暇日弦歌肄業故士
不涉義則輿臺笑之周襄道術蔽於申韓儒者亂於楊
墨風俗淺久則生徒散而子衿歌學校廢而城闕聚嚴
刑峻扑日施於前民之姦詐益滋而法亦莫能禁也高
陵附長安古之斥縣今其俗彫弊民陋而朴介於涇渭
之間者負河隈以爲姦齊民方且防虞戒寇之不暇孰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一 宋十九 五

能治學校耶紹聖之初 天子以憲章繼述為念

邑令朱公思欲奉承 聖化而新之始至摧抑煎

并強梁者束手遠遁逾年政成境內安堵士人始欲向

學而患無以居之會 運使張公按臨斯邑即以建

學為請得錢二萬鳩工治材不督自勉浹月而功告畢

闢廊宇相對十二楹面宣聖殿為講堂各三間西廡東

向七間為門三楹東其戶門之兩翼為二齋中為亭以

限內外前墻後庖上拱下礎重簷疊砌丹楹墨牖松栢

櫺比四維如飛步以回廊敞以宏闊奐然一新遠近輝

映落成之初邑民大悅悉以謂非 運使張公資其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一 宋十九 六

財令尹朱公致其力則吾民安得受賜耶觀漢唐文物

之盛雖期門羽林悉能通經諸蕃子弟屢請入學夫學

者之性如泉源導之為江河塞之為汙池豈天之降才

爾殊邪習使之然也吾徒被育德化非若武夫夷狄之

比亦當睨漢唐之烈以為卑宜乎禮義以脩之問學以

崇之期於致遠而後已無以眾人之所忽而自陋也則

令尹待吾邑之最厚者庶可以少伸矣柔嘉備貞邑佐

無補於事猶得樂道其實而書之紹聖元年五月十一

日縣尉吳柔嘉記 刊者安永年

石門題名十八段

高二尺廣一尺六寸五分五
行行六字正書在棗城縣

買公直正之俞次臯伯謨師廣成之何賁元素紹聖乙

亥中春望同遊伯謨題

又高三尺四寸廣一尺五
寸三行共十四字正書

楊達口口同遊崇寧乙酉閏月九日

又一行十
字隸書

李崧魏拱之張應郊同來

又高二尺廣一尺四寸五分共七
行行五字至七字不等正書

府從事文玉恩邑令鮮于翔崇寧五年丙戌九月廿四
日遊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一 宋十九 七

口口趙口口口庚寅侍 家舅令口口來

又高六尺二寸五分廣一尺
六寸三行行十三字正書

郡丞潞國文阿脉堰役同邑尉舜都張海臨沈魏機東

嘉李燾淳熙丁未仲春十有三日來游

又高三尺八寸五分廣一尺四寸五分
僅存三行行十一字不等正書

古邗張伯山閩中郭彥輔晉原樊子南長江趙仲成同

款石門淳熙己酉閏月拾

又高三尺二分廣一尺七寸五
行行七字至九字不等正書

慶元丙辰暮春止餘三日趙公茂宋口志張壽卿宋咏

口口公茂二子符拔同來觀漢刻口口于此

又高五尺一寸廣三尺五寸八行
行十一字十二字不等行書

成都宋積之攝褒中令廣漢章以初彭城負公肅渭南
任子飛資中口口從訪之為石門之遊口口口口上

觀玉盆夷猶極口口口口口口石門漢刻酌酒口

口而歸任明口章龍父子口口口口口也慶元丁巳

夏四月十有

又高二尺二寸五分廣一尺五寸三分三行行六字正書

范備任沂孫李揆慶元丁巳重陽後一日來游

又高三尺七寸六分廣一尺一寸七分僅存二行行九字正書

慶元戊午中春王還嗣范籍李師章郭拱因修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一 宋十九

又高五尺廣二尺五寸三行行八字左行正書

郭公緒張伸范子進郭中珪嘉定庚午清明前一日同

又高六尺二寸五分廣一尺一寸四行行十六字隸書

嘉定三年三月辛丑唐安鮮于申之少謨跡堰山河岸

褒水登石門幕客眉山史明誠父成都李廷允德文李

伯午潛叔普慈張汝嘉亨可全郡趙應龍辰父偕來

又橫廣二尺高一尺五寸五分五分六字七字不等左行隸書

成都劉參希曾嘉定辛未春閏十有三日挈家徠遊男

兼善口記回記喜待行

又高四尺二寸五分廣一尺九寸四分七行行十五字隸書

紀用趙彥口口若賦堰脩祀事閩中口隆之景南普慈

劉炳光遠廣漢取與謙叔新沔程以厚伯威左縣口口

之西村口繁彭順成季行潼川白巨濟口林徠玩玉盆

口竹潭鱗舟口雪步攀確登石門拂石口從容淪茗而

夫口雪習有亭須復規度云寶慶丙戌前裝食五日

又高二尺三寸廣一尺七寸三分三行行六字正書

曹濟之龐公異曹璋李稟紘定己丑裝食日識

又高七尺四寸七分廣一尺二寸七分共四行行四字左行正書

郭仲辰辛未清明挈家來游 章復之來

又高三尺三寸廣一尺七寸二行行六字隸書

李炳文張孝升王敬仲范季咏

又橫廣二尺五寸五分高二尺四寸二分四行行四字正書

宋之源李師章王譜來修山陰稷事

按石門在陝西漢中府褒城縣水經注褒水又東

南歷小石門石門穿山通道六丈有餘刻石言漢

永平中司隸校尉楊厥所開建和二年大中大夫

王升嘉厥開鑿之功琢石頌德此題名中有慶元

丙辰趙公茂等同來觀漢刻即指建和二年王升

所刻頌也司隸校尉楊孟文頌水經注又云褒水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一 宋十九 九

西北出衙嶺山東南逕大石門歷故棧道下谷與地祀勝云山河水即褒水出太白山有白玉盆在水中大石光白其中可實五斗漢中府志云褒水東岸有石自然如盆光潔如玉又堰界石在縣東三里龍江中上石橫刻使府打量到下鑄石古界從此石至南大宋乾道元年十一月初五日眉山史可觀記下一石鑄制置大使司提修造張儀准相命檄自嘉定三年至七年督責軍人董工治堰嘉定七年二月記今此題名有慶元丁巳成都宋積之等來遊觀玉盆即輿地紀勝所稱白玉盆也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一

宋十九

十一

又嘉定三年鮮于申之脈堰山河派褒水登石門又寶慶丙戌趙彥口等脈堰修祀事徠玩玉盆登石門所謂脈堰即府志所稱之堰界石也蓋堰在褒水中為水利之所重故界石鑄乾道元年及嘉定七年二記此題名正當其時趙彥口題又有口竹潭口雪步口雪舊有亭云云地名缺泐不可攷矣題名共十八段綜計姓名可見者得五十九人泐者不與焉其中見於史者有李燕一人傳稱燕字仁甫眉州丹稜人題名作東嘉乾道八年直寶文閣帥潼川兼知瀘州首葺石門堡以扼夷人淳熙改

元被召此後未嘗歷外任而以前亦未嘗官漢中不知與此李燕是一人石姑識之餘俱無攷

李行之題名

石高二尺七分廣一尺二寸五分三行行五字行書左行在扶風縣

洛陽李行之岐山劉唐口全觀紹聖二年四月望日

草堂寺詩刻二段

石高廣俱二尺七寸八行行十六字正書在鄂縣

省草堂寺

馳車晚叩古禪林喬木參天一徑深門外亂山連翠色竹間流水漱清音幽懷暫喜來栖處高士遺蹤悉訪尋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一

宋十九

十二

誰會宗風當日意庭前蒼檜尚青陰

紹聖二年乙亥季秋月二十有二日京兆薛嗣昌亢

宗題 住持賜紫僧紹利立石

又石橫廣二尺七寸四分廣二尺二寸五分分十四行行十字十一字不等正書

詩四十字留題草堂道遊寺

南山從事權縣事李章上

羅什留真嗣重扉掩碧松鄰僧來紫閣遠徑接圭峯雨氣晴先潤庭陰午後濃依稀祖師意瘦倚一枝筇

百堅紹聖二年秋九月到官奉祠 高觀神廟過道

送寺主僧紹利出 先人中散昔權邑日留題今而

獲覽不勝悲悼恐歲月之久將遂湮沒謹刊於石男
宣德郎知縣事百堅敬題

此紹聖中刻詩未甚趙字亦平乃李百堅以子知其
父所權之邑以數十年後觀其留題之章而刻之石
惟時養違跡在存亡恫惚真如見之亦可悲可喜之
奇也墨林快事

按薛嗣昌乃薛向之子紹彭之弟也傳稱其以吏
材奮崇寧中歷熙河轉運判官梓州陝西轉運副
使而不詳崇寧以前所歷何官此題在紹聖二年
不署官位或未入仕時也李百堅亦以是年來知

鄠縣事見其父章之詩題而刻之惜父子俱無傳
可攷

王公儀碑銘

碑高九尺七寸廣四尺六寸
十八行行七十四字正書篆額

宋故左中散大夫知涇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上柱
國清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王公神道
碑銘 并序

□□郎提舉利州路常平等事飛騎尉借緋王森撰
朝奉大夫都大管勾成都府利州陝西等路茶事兼
提舉陝西等路買馬公事權管勾秦鳳路經略安撫

□總管司并秦口公事上輕車都尉借紫宋構書
朝奉大夫充實文閣待制涇原路經略安撫使兼
馬步軍都總管兼知渭州軍州事及管內勸農使上
柱國口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呂大
忠篆額

天下之達道五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是也天下之
達德三智仁勇是也道之達者常由之路也德之達者
所以行之之與也智足以知之非仁無以守也仁足以
守之非勇不能行也是三口蓋常相須而成則不惑不
憂而至於無懼雖任之有輕重行之有近遠然各資其
道以盡其分故載於中庸而謂之達德中庸鮮克久矣
蓋未之見也今見於 王公其資道盡口而近於
達德者歟 公世為岷州長道白石人生天聖元

年二月十五日己酉曾祖珪祖維嵩皆以令望稱鄉里
蓋君子之富也父振尤能傾貲待士以教諸子故諸子
相繼而仕於朝遂累封官至司空而列三公之貴人以
為能知義方者矣 公即司空公之第六子也幼
而穎秀不為戲弄長而嚴整望之峭直曾未髫髻以童
子舉被召口口口侍饒然自立又中慶寧六年之詞科
調官之初掌京兆府與平縣之版籍府史以 公

尙少而易之嘗試以隱訟 公即與奪無滯也府

郭之民生產之序薄貧富之次第久不能口口口

公定之遂得大均之法有婦人者死而不明凡欲

掩瘞而 公視其髮親以手拏而得巨釘人服其

神明而死者可無憾蓋始見乎明辨不惑勤郵物隱而

無勢利之憚也自茲入口口散所藉故所至有佳名而

薦者亦交於公上矣移河中之河西令河西居府城下

庫有繼帛之失陷者長吏許主庫吏則日府僚上下均

口貸數獨河西不預焉衆雖口而上官嘉之其清節

又始口於河西也不惟心服於人名公亦多叩其所以

為治之術用梅公擊七人薦改著作佐郎知鳳翔之岐

山縣三府之縣皆繁邑也五陵豪俠之風習染猶在由

公以束吏愛民之故不勞而政平訟理民到于今思之

其後子舍有過其邑者亦懽呼喜日 王公之子

也猶周人之思愛及甘棠古人日况其子乎正謂是矣

其得民如此遷祕書丞就知渝州巴縣蠻族屢為邊患

舊每議事必嚴武備 公至則一以常禮會于境

上宣諭 朝廷恩信夷心感服縣多大姓有杜

生者擅置官刑笞撻僕隸至死而郡胥受賄不直其訟

川峽風俗大率貧細無赴愬之地 公口禽賊吏

然後白守而推治之豪右斂迹非不畏疆禦不克至是

遷太常博士通判耀州賜緋衣銀魚州有白渠歲起利

夫以治之且盜水爭競或擲瓦礫以害邑官或至殺傷

以起大獄 公董役口口省丁萬計而後無水訟

英宗皇帝入繼大統舊勞于外及其即位

庶政勵口遂用 公為御史推直官委決留獄多

稱明允加屯田都官皆外郎也 神廟登極

再加口方員外郎遷屯田郎中謀殺從按問自阿雲謀

夫始會 公首當詳定則日法無許從之文出知

商州州居山百貨叢委往時為吏者或多牟漁於下且

圭田無藝 公則一切蠲減之官吏亦縮手不敢

取自邑至郡皆興學校轉都官郎中求領南都之御史

臺改除知池州轉畿方郎中知口元府會遠南用師慎

選守臣 公知資州兼梓夔兩路兵馬事止

是舟之役以惜民力供饋不乏而下不知擾去有遺愛

咸願建碑以紀在民之德先是兵馬事委武臣以

公之至迺復帶知遂州遷朝議大夫賜佩服金紫封

清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室 今上即位加

中散大夫除知涇州用大臣 薦改除襄路轉運使施州

幸則殺降累勅不殺 詔公按之得其情復既以

公首當詳定則日法無許從之文出知

商州州居山百貨叢委往時為吏者或多牟漁於下且

圭田無藝 公則一切蠲減之官吏亦縮手不敢

取自邑至郡皆興學校轉都官郎中求領南都之御史

臺改除知池州轉畿方郎中知口元府會遠南用師慎

選守臣 公知資州兼梓夔兩路兵馬事止

是舟之役以惜民力供饋不乏而下不知擾去有遺愛

咸願建碑以紀在民之德先是兵馬事委武臣以

金石錄卷二百四十一 宋十九 十四

金石錄卷二百四十一 宋十九 十五

有邊功乞薄其罪 口廷從之繼請使郡得鳳翔
府刺撥繁劇庭無留訟加左中散大夫上柱國還 朝
除知邠州未替移知涇州方議置帥遂以告老聞命未
下而以元祐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甲子終於官舍享
年七十一用九年三月十三日甲申葬于白石之西原
從先司空之兆禮也先娶李氏觀察使士衡之猶子贈
金城郡君次娶劉氏工部尙書煥之子贈和義郡君次
娶李氏中散大夫舜卿之子今封隴西郡君男子七人
嘉禮雄州防禦判官嘉謀通直郎嘉猷宣德郎嘉錫太
廟齋郎嘉問嘉言嘉瑞皆假承事郎女子四人長適承
議郎司馬元次適進士黃本道次適內殿承制姚宏次
適新州法曹李敏思孫男八人僞假承務郎壽壽宗壽
知常三尙幼孫女十人長適主簿張潛餘皆在室惟王
氏世爲王者子孫之後其姓竄著散之天下而
公家世以貴高於西方惟西方之強稟金氣之義人多
尙武而 公家伯仲以文顯於 朝廷非
積行之後曷以蕃衍盛大至 公而顯耀門戶如
此其光實 公識明而濟之以學性序而充之以
仁忠於國而孝於家利於人而愛於物其持身也以儉
其行己也以恭其勤足以幹事其清足以厲俗見義可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一 宋十九 六

爲也則有不奪之志臨事而懼也則有不解之心然且
不競不絀孤直少與雖服賜三〇勳〇〇〇莫非按資
循格而恬無曠等之榮故盤桓郡寄一爲路使而已復
請麾無力小任重之虞有器博近用之歎此又樂天知
命難進易退之高風也所以夙夜在公施設注措者詎
可一二爲 公道亦見於誌銘者此不復書初
公爲商州方 朝廷患天下之事承平歲
久有偏而不起之虞 主上愴然思欲振起
而鼎新之適尊用儒術曠然大變首差役之議推設敘
之術使者相望交於道路責在郡縣專奉 新法
公於是時不比不異揀偏補弊歸於中道而已森亦
方以屈邑主簿事 公而屢委之以數邑之法故
一薦之又薦之憲受知於門下者爲竄序暨 公
捐涇州之館舍其諸孤以書抵余曰先子平生事業君
知之爲詳不孝無以答昊天願假恠詞以垂不朽余旣
復書以慰且勉之曰古人有云孝子之親沒當求仁者
之粟以祀之夫祀時思也尙求粟於仁者况顯揚先烈
切也堅石不求諸當世聞人則何以昭示前烈取信後
世重爲先府君羞敢以回辭又書見諉且遣其昆弟以
來曰當世前古固有名聞之士載於論譏然聞諸禮曰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一 宋十九 七

無善而稱之是誣也伊欲昭示先烈取信後世莫若無愧於泉下則當求知者以紀其實故禮又曰有善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今以雄州防禦推官郭拱狀其行事編次本末不敢以片言隻字厚誣我先子且於格得之君蓋許我乎義不獲避則應之曰諾遂序其本事表於隧而銘之曰 有宋達德君子

王公諱公儀字子嚴之碑銘曰

惟西方之鎮兮其山曰岷 惟少皞之氣兮是為蕭辰 惟金神則義兮俗尚多武 惟王氏之子兮家聲富文 惟司空之教兮能大其後 惟上柱之生兮克材以秀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一 宋十九 六

第循良之教兮著見于有勇之仁 無懸歎之聲兮有愷悌之在民 我政兮如神 我澤兮如春 道之遠兮任之宜重 器之博兮止於近用 為上以德兮為下以恩 不在其身兮或在子孫 岷之山兮峻極于天 岷之水兮洌泉如澗 豐碑道傍兮聊紀歲年 天淵可平兮名不愧乎永傳

紹聖三年歲次丙子五月庚寅朔十二日辛丑建

天水口口鑄石

按王公儀世為岷州長道白石人宋史地理志岷州屬熙河路長道縣熙寧七年自秦州來隸而無

白石字岷州今屬甘肅鞏昌府長道縣今改為禮縣屬秦州此碑撰者王森書者宋構史俱無傳篆額者呂大忠字進伯大防之弟傳稱其紹聖二年加寶文閣直學士知渭州此碑結銜充寶文閣待制碑刻於三年故不同也公儀亦無傳碑文稍冗泛但叙其辨冤獄有婦人死而不明視其髮得巨釘人服其神明死者無憾此一事差足採也碑書臣字俱小字旁注初見于此又叙其生年月日及女子之嫁者詳其婿家皆從前碑銘所略者又諱字不書文內特於叙末銘前別為銘曰有宋達德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一 宋十九 九

君子王公諱公儀字子嚴之碑此例亦他碑所無

關山雪月詩

石欄廣三尺八寸高三尺六寸五分十四行行十五字行書在龍州大佛寺

成都宋構承之紹聖丙子歲按部過隴山偶題以補

樂府之闕

關山月關山月千里寒光射冰雪一聲羌管裂青雲隴上行人腸斷絕腸斷絕兮將奈何為君把酒問常娥冰輪桂魄圓時少應似人間離別多

右關山月

關山雪關山雪遠接洮西千里白試登龍首瞰八荒表

裏高低都一色日高融液流車轍凍作堅冰敲不裂
早春風動地來消盡寒成百花蕙

右關山雪

監郡扶亭王希聲器之

郡守河南韓渥承之立石

右關山月關山雪詩題云成都朱構承之紹聖丙子

歲按部過隴山偶題按宋史不立構傳而東坡集有

送宋構朝散知彭州迎侍二親詩施元之注宋彭州

名構紹聖間爲金部員外郎是時都大提舉川茶事

陸師閔移漕陝西謀代之者曾子宣李邦直僉曰朱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一 宋十九 辛

某可遂使權都大管勾攷熙寧中設成都茶司其後

改名都大提舉茶馬司凡市馬於蕃夷以茶易之此

刻於紹聖間構雖管勾川茶而市易常於秦隴故有

按部隴山語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蘇氏墓誌

石高四尺廣三尺八寸八分二十六行
行二十五字正書在江寧府新澤寺

宋仁壽縣君蘇氏墓誌銘并序

承議郎句當亳州明道宮劉次莊撰并書

次莊少時先人遇客名儒必奉卮酒接慇懃講儒學事

列次莊昆弟侍奠得萬一教訓其中故湖北轉運使秘

閣校理趙大夫公揚於次莊輩家獎飭誨勵後公迎婦
廣西往來道長沙益爲曲折熙寧中公通判潭州次莊
爲屬縣尉公喻次莊士當自奮振卽教上書

天子因召見留中都紹聖四年次莊來居陳公之夫

人仁壽君適卒於陳之項城其子將護 夫人之喪耐

青龍山校理之墓論譔次莊職也謹誌而銘之

廣西轉運使贈禮部侍郎蘇公安世慶羅中以三司戶

部判官治歐陽脩冤獄白脩無罪以此名聞天下丞相

王文公嘗誌其墓曰蘇君一動其功於天下豈小也哉

夫人其季女也少喜誦詩書黃老之言趙氏名族及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一 宋十九 三

歸以敬肅範儀其家兒女子稍長校理與夫人共訓導

使學不得怠弛趙疎戚有女失怙恃 夫人取之養育

迨笄爲具資嫁表姪梁傳無所倚仗與之娶致貧緣得

祿交趾陷邕州裨將死其妻脫身丐食北走至邵陵

夫人厚撫遺孀送千里還其家太原郡君王氏其子敗

官客商水乏食歲時爲賑活平生囊無餘資槩以此存

守吐納鍊氣服餌之術 夫人悉曉通之晚復究明性

相寐滅之理紹聖四年十月十四日將奄棄疊足屈指

若釋氏結印狀神色凝芝後七日家乃敢殮子三人均

德順軍司法丞軍家朝城令呀項城尉女三人適長社

尉毛球宣德郎知長安縣陳祐通直郎知邵州張考云
銘曰

蘇世武功 高子登業 蜀亡其東 有顯秩宗 適

生淑女 峻厥軌度 橐解不儲 職施之故 宅彼

高崗 雲木蒼蒼 以永其歲 莫寧其光

右仁壽縣君蘇氏墓誌湖北轉運使秘閣校理趙揚

揚字之妻廣西轉運使贈禮部侍郎蘇安世之女也

慶歷中歐陽永世以孤甥事為言者所訐安世為三

司戶部判官直其寃以是知名而史不為立傳王荆

公為安世墓誌云女子五人其適單州魚臺縣尉江

山趙揚者即仁壽君也劉次莊元祐中御史嘗模刻

閣帖於臨江軍又為釋文十卷行世顧其書世不多

見此誌特完好文與書法皆可觀在山寧城外新澤

寺壁間潘研室金
石文跋尾

按蘇氏為趙揚之妻揚為林之弟史無傳林有二

弟一曰抗一曰揚皇祐間并為江源令縣有江練

治廡北來園亭塔廡間環迴旋繞公暇事休林與

抗揚坐東軒樂然盤桓引流聯句林為序并詩並

見名勝志揚三子响嶠妍書譜引陳田夫南岳總

勝集載趙妍徽宗時人移建本命碑大觀二年三

月通直郎權潭州通判兼軍州事趙研文并書此

碑作於紹聖四年研初官項城尉也此文先叙次

莊與揚交涉始末於前然後別起為誌銘之序而

系以銘詞亦與他誌別

游師雄墓誌

石高廣俱四尺九寸一分六分
八行行六十七字正書在長安

宋故朝奉郎直龍圖閣權知陝州軍府兼管內勸農事

兼提舉商礪等州兵馬巡檢公事飛騎尉賜緋魚袋借

紫游公墓誌銘

朝請郎直秘閣知潭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兼荆湖

南路安撫充本路兵馬鈐轄驍騎尉賜紫金魚袋張

舜民撰

朝散大夫圖閣權知秦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

兼權發遣秦鳳路經略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公

事騎都尉賜紫金魚袋邵繼書

端明殿學士中散大夫充涇原路經略安撫使馬步

軍都總管兼知渭州軍州事管內勸農使上柱國賜

紫金魚袋章彙彙蓋

公諱師雄字景林姓游氏世居京地之武功曾祖永清

祖裕皆潛德不仕考光濟始為大理寺丞贈朝請郎公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一 宋十九

三

爲兒時不妄戲聞弦誦聲則悅而慕之授以書如夙習握筆爲詩語已清拔年十五入京世學益自刻勵蚤暮不少休全舍生始多少之已而攷行試藝屢居上列人畏敬無敢抗其鋒橫渠張載以學名家公日從之游益得其奧由是名振一時豪俊皆慕與之交宿望舊德爭相引重治平元年鄉舉進士第一遂中其科授儀州司戶叅軍郡委公以學校公從而新之士皆就業其後登科者繼踵丞相范公爲轉運使聞而薦之於是使者識與不識爭薦其能忠獻魏公在長安遣公督芻糧築熙寧寨及使相視乘焚會胡盧河定西三川之地復中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一 宋十九

利病魏公愛其才蔡挺師涇原以公權管勾機宜文字熙寧四年遷德順軍判官時初議役法常平司以公相度秦鳳路公條畫甚多其後 朝廷下陝西役法悉用其說韓康公爲宣撫委公同提舉常平劉瑄往鄜延與主帥措議戰守之策初瑄欲自延州入安定黑水堡過綏平寨地逼賊境公疑其有伏請由它道已而謀者至言西夏嘗伏精騎數千於黑水傍伺其過掩之將詰以機事瑄驚曰向非公墮於虜矣趙高師延安以公權管勾機宜文字夏人將擾邊時鄜延之兵與戰具悉爲保安囉兀二將所分據自延州龍安以北諸寨無屯備尙

患之公爲謀謀義勇以守且聚石於城上以待夏人聞其有備殲引兵入麟州饑荒堆三泉而歸韓康公嘗遣公按視囉兀城撫寧和市公言囉兀無井泉撫寧在平川皆不可守康公然之未幾撫寧果陷賊中囉兀終棄而不用丁母艱服除充鄜延路經略司勾當公事復從趙高之辟也熙寧七年河溢壞永寧關寧和橋商賈道絕河東之粟不入於鄜延有 詔治橋也急議者謂石岸險用力多非期以歲年不可就公在經度兩月而成人皆服其神速時旱甚尙委公以行諸壘振貸公使弓箭手漢蕃戶磨鐵運石浚溝完壁計口而授糧人無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一 宋十九

殍亡邊備因之以固八年王師征安南趙尙爲宣撫招討副使首辟公舍于同文館尙方迫 奏粟不暇省文檄皆倚公以辨王詔爲樞密副使謂尙曰幕中得士良可賀也軍將行聞父憂有 旨給告百日復赴軍公丐以終喪凡三被 詔懇辭乃免尙之行與主帥郭達議不協公憂其無功悉以書勉之其後皆如所料服除陞潁州團練推官秦師呂大防辟充管勾機宜文字 朝廷命徐禧計議邊事禧持議不同大防遣公往條白禧悅其言留之數日邊議始合禧歎曰諸幕府如游君復何慮元豐四年王師問罪夏人轉運副使李察辟公句

當公事軍駐靈武餽餉之計公力為多陞忠武軍節度
推官充涇原路經制司勾當公事未幾以疾辭歸趙尚
帥慶陽拜辟公管勾機宜文字環慶當用兵之後扶傷
補弊師壯民安皆公之贊畫尚移延安范丞相代之留
辟事無巨細一以付之元祐元年改宣德郎除宗正寺
主簿 朝廷以夏人久為邊患思有以懷來欲以四寨
歸之未決執政以公習知西邊事召問之公曰四寨
先帝所克所以形勢夏人者也 上當守而勿失奈何
輕以畀人且割地以紓邊患不唯示中國之弱將啓蠻
夷無厭之求四寨既于瀘南荆粵如有請者亦將予之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一 宋十九 三

乎非特此也若燕人遣一介之使奉只赤之書求關南
十縣之地者又將予之乎六諸侯割地以餌秦當時猶
以為耻安有以天下之疆盛而棄地以悅夷狄者哉因
進分疆語錄二卷而主議大臣不聽卒棄四寨夏人夷
其地而不有侮侵加前二年春選軍器監丞夏四月吐
蕃寇邊其酋長鬼章青宜結素號紫熙寧中陷河州
踏白城殺主將景思立者也元祐以來例行姑息因乘
問脅屬羌結夏賊為亂謀分據熙河 朝廷患之擇可
使者與邊臣措置愈以公行公奏以謂奉使絕塞兵謀
軍勢間不容髮俟中覆則失於機會欲如古者大夫出

疆之事 上允其請許以便宜從事公既至謀知西夏
聚兵于天都山前鋒已屯通遠境上吐蕃之兵欲攻河
州鬼章又欲以別部出熙州公將先漢以制之告於熙
帥劉舜卿舜卿曰彼眾我寡奈何公曰在謀不在衆關
智不關力此機一失後將噬臍儻不濟焉願為首戮
三夕而後從之適分兵為兩道姚兕將而左破六通宗
城斬首一千五百級攻講宋城斬黃河飛橋青唐十萬
之眾不得渡種誼將而右破洮州擒鬼章及大首領九
人斬首一千七百級餘眾奔潰溺死者數千人洮水為
之不流遺鎧仗芻糧數方於是奏捷曰臣聞愴天威震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一 宋十九 三

皇武所以討不庭也今西夏授策而弗謝輒陰援吐蕃
鬼章結費構姦欲為邊患臣與宋帥合謀將義兵行天
誅賴 陛下聖神陷陳克敵斬獲以萬計生擒元惡係
送 北關下願戮尸藁街蠻夷邸問以示万里書奏百
寮班賀遣使告 裕陵 朝廷欲厚賞公而言者謂邀
功生事必開邊隙甚則欲坐以擅典遂薄其賞止遷奉
議郎賜緋先是青唐酋長來告主帥曰董氈死阿里骨
祕不羨喪許以為嗣當立請封於 朝廷已而復殺董
璘妻心牟氏囚溫溪心部族首領國人怨之若中國以
兵問罪於境上當兼阿里骨以獻願立董氈之後以安

國人主帥未納公方便而聞之喜曰此天贊我也以利
害上於朝且曰若遣趙醇忠於青唐城依府州折氏世
受封爵則西方可保百年無變矣會鬼章就禽其事遂
寢出爲陝西轉運判官行郡邑則首興庠序過田里則
親勸農乘新驛傳四十餘區輪奐之美甲於天下自周
秦已來古迹之堙沒者皆表之以示往來鑿故關山道
爲坦途便熙秦之飛輓長安之北涇陽櫟陽沃壤千里
而水不浸灌公教民浚溝洫引涇渭之流於是溉田數
千頃自陝以西水利之興者復萬餘頃民賴其惠熙河
地不種粟粟由它道往者常高其直而後售而馬亦病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一 宋十九

天

於無草公以粟與農具給漢蕃口民而教以耕種之法
不數年所收富於內地又課邊人種木所在森蔚其後
公私材用皆取足焉五年移秦鳳等路提點刑獄公事
遷承議郎加武騎尉完郡縣之獄且授以唐張說獄箴
使置之坐右朝夕省觀盡心於聽訊買書以給學者開
大散關路利巴蜀之行人自 朝廷棄四寨之後熙河
與夏人分疆至是未決命公往視之具利害以聞由是
形勢之地皆爲我有六年夏賊寇涇原復入熙河殺掠
甚衆公上疏曰元豐以托土爲先故進築之議略元祐
以和戎爲務故進築之議廢今蘭州距賊境一里而通

遠軍不及百里又非有重山複嶺爲之限障犬羊之勢
得以潛窺而輕突邊民不安其居者屢矣宜自蘭州定
遠城東抵通遠軍之西城與通渭寨之間建汝遮納迷
結珠龍三寨及置護耕七堡所以固藩籬使寇至而不
可犯此邊防無窮之利也疏入不報公又論士民之親
死而不葬寓骨於佛舍歲久暴露於風教有傷宜立法
以禁之其貧而死者於道路者願委郡縣給閑田以聚葬
如周官墓大夫之法又言州郡奏疑獄下其案於刑部
大理寺往往歷歲時而不降淹獄緩刑宜有以替之又
上役法廿條 朝廷多行其說七年召拜祠部員外郎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一 宋十九

天

言天下祠廟多頽弊春秋薦享牲瘠酒漓非所以敬鬼
神嚴祭祀也願申戒州縣改工部員外郎鄜延闕師
上欲用公却延和殿諭宰執 上三問不答既而對以
資淺姑再使以待之迺除公集賢校理權陝西轉運副
使同列欲變民租爲錢意在收羨餘以獻公面折之曰
五路宿兵以待餉反令輸錢錢可食乎借若裕歲盈積
而倉廩空虛邊陲有警師徒霧集君能任其責耶同列
無以應內州兩稅支移於邊者民常以爲病公爲奏曰
在昔邊土不耕仰粟於內故設支移之法今公邊之粟
既多繼之軍食自足宜令內州稅戶隨斗升計地里輸

卿乘錢以免支移之勞既可以休民力又可以佐邊用公私便之九年遷朝奉郎加雲騎尉以疾丐郡有旨免按行以自養猶上章堅請乃召赴闕上謂輔臣曰有自西方來者言游師雄已安且夕當至矣輔臣初皆不知及將陛見班當第四御筆陞班第一既賜對上願謂曰知卿所苦已安殊可喜也公方謝上又曰洮州之役可謂奇功恨賞太薄耳公對曰平賊羌執醜虜皆上稟府筭臣何力之有焉以被寵光實已過其分矣但當時將士奮命力闢而其勞未錄此為可惜因陳其本末又奏元祐中嘗議築汝遮等寨上皆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一 宋十九 三

然之復面諭公將付以邊關公辭以疾乃除衛尉少卿上數問公邊防利害公即具慶曆以來邊臣措置之感否廟堂謀議之失得及今并禦之切務凡一十六事上進曰紹聖安邊策紹聖二年懇求外補以公知邠州未幾改守河中府時河中久旱公入境天即大雨民皆歡謠又自中條山下立渠堰引蒼陵谷水注之城中人賴其利三年春遷直龍圖閣權知秦州兼權發遣秦鳳路經略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加飛騎尉方及境被旨攝師熙河時夏賊寇延州塞門寨諸路皆屯將兵於境上以防不虞久而憂罷公至則命解嚴備以休

士卒已而虜亦不犯人皆服其持重西鄙自破洮州之後如于闐大食拂林邈黎等國貢奉般大道常不絕朝廷憚於供資扣留於熙河限二歲一進公奏曰夷狄慕義万里而至此太平之盛事漢唐欲之而不得者今抑之使不即朝於闕下恐非所以來遠人也朝廷遣從之於是異國之使接踵於中都焉夏五月朝廷遣使與熙河涇原秦鳳之師合謀以制夏國使者銳於成功意在討擊公以謂宜且進築城壘以為藩衛席卷之師未可輕舉因上既論列不報而使者日持攻取之說以迫公公度不可共事迺三上章求引避六月被命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一 宋十九 三

還秦拜求內郡移公知陝州其後使者悟攻取之難卒用修築之議如建汝遮秦金城關皆公已陳之策也四年自陝及雍大旱公日夕齋戒禱雨已而霽霽境內獨豐民無流徙而旁郡飢殍相枕於溝瀆陝當西道之衝兵民繁夥使傳勞午為守者憚之公撫治有經應接多暇不見其勞擾居無事時常親至學舍執經講問以勸諸生七月六日以疾卒於治享年六十公初寢疾有星殞于州宅思邨堂下光焰焯赫不數日而終人咸異之公娶張氏承務郎程之女封仁壽縣君賢淑有婦道先公六年卒子八人靖前河南府左軍巡判官管勾書寫

秦鳳路機宜文字並議許疎皆舉進上端朝節奴早天
女一人適前蔡州遂平縣尉李圭孫男四人孫女一人
尚幼以其年十月丁酉葬于京地府武功縣西原鳳凰
岡之先塋以仁壽夫人補焉公有文集十卷奏議二十
卷藏於家公幼喪母東陽縣太君習氏惇然悲啼人不
忍視及事繼母江陵縣太君楊氏尤以孝行著於里中
嘗侍疾衣不解帶者累月既執喪毀瘠過制朝請君歿
于延安公被髮徒跣躬負其視而歸行路爲之傷憫友
愛其弟師韓甚篤嘗遇 明堂推恩不奏其子而以師
韓爲請 朝廷雖不從而人皆義之不喜聚貨財廣田
宅爲子孫計獨以調給親舊爲心族人無以贈死無
以葬者皆公是賴故卒之日家無餘貲從官二十餘年
率常在邊塞其蕃漢情僞將佐才否以至熟羌生界住
坐山川險易種落族姓靡不周知拊循勞問下逮孩幼
故遠蕃之人莫不悅附及攝鎮洮羌人歡呼爭迎於境
上比其去漢蕃士卒泣訴于走馬承受曰爲我問 朝
廷使公且留此所至民尤愛戴其歿也陝民踴躍如喪
其所親而蒲人之哭奠者相屬於路羌酋邊率偕將故
吏多繪公之像而事之者其後于闐之使人貢必過公
之墓而祭之其得人心如此公恢廓敦文不事邊幅痛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一 宋十九

三

然莫窺其涯遇人接物未嘗忤其意至於論當世事則
毅然正色辭勁而不撓雖 人主前亦不阿合左右方
忍懼而公言益奮臺臨危難不顧其身嗚呼才猷器識
度量風稟現奇卓絕如是而不得盡所蘊焉可不爲惜
哉銘曰

游本姬姓吉典于鄭元魏靖侯儒風聿修修修于禩典
刑孰繼疑生陝州文武之器文則華矣其武伊何矢謀
于軍書勞實多在昔熙寧鬼章方命 先帝不誅以
待 嗣聖 嗣聖繼明公初請纓指蹤將士機發
雷霆既破洮州仍執醜虜告慶 廟陵百寮蹈舞窮髮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一 宋十九

三

鬼區警我 皇武桓桓奇功焜耀海寓乘輅關隴剖竹
蒲幽省曹卿寺出入拖紳忠以利國仁以愛民其所施
設同風古人懔彼夏羌屢蓄西境公提將符嶽立山挺
忽從一邦志不獲聘乃令大羊尙保要頭大勳不遂非
公獨然廉頗去趙樂毅離燕惟有令名炯如星懸刻銘
幽宮萬世哀焉

京兆安民安敏姚文安延年摸刻

仲恭從學于蔡魯公京京教仲恭學沈傳師遂自名

家 鐵圍山

仲恭書秀有餘而老不足 如溪

游公表章古蹟自周秦以及唐無不有題識至今尚存焉志亦云然志多與史合蓋修史時采志語入也志張舜民撰頗盡闡揚之致書者邵饒清圓秀勁大足名家所可恨者傷佻耳其書只尺作只赤赤與尺通楊用修以尺贖為赤贖本之禽經雉上有丈鷄上有赤王元美又引華山石闕云高二丈二赤平等寺碑云高二丈八赤而疑其隱僻欲改作尺據此志則宋已多用之非僻也

石墨 鐫華

游先生墓志雖言與橫渠游而不言受業疑非弟子然其文則張公舜民其書則邵公饒其篆則章公棗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一 宋十九

書

皆元祐黨人之同岑而所鐫工人為安民尤可珍予方修宋儒學案得之為之喜而加食

結椅 亭集

右游師雄墓誌題云宋故朝奉郎直龍圖閣權知陝州軍府陝州稱軍府不云軍州者陝為大都督府故

也文獻通攷大中祥符六年詔龍圖閣學士直學士結銜在本官之上此碑惟章棗以學士結銜在散官

上師雄舜民饒皆直閣故結銜在下宋史職官志安撫總一路兵政以知州兼充太中大夫以上或曾歷

侍從乃得之品卑者止稱主管某路安撫司公事棗以侍從故得充經略安撫使饒似稱權發遣安撫使

公事亦不正授之稱也潭秦渭三州守臣竝帶安撫使舜民饒以知州而兼安撫棗以安撫使而兼知州結銜前後互異亦正授不正授之分也

潘研室金 石文跋尾

師雄橫渠弟子治平元年舉進士為儀州司曹參軍自治平迄元祐二十餘年皆在邊帥幕府始因范忠宣薦韓魏公委督築熙寧寨糧餉後歷蔡挺韓絳劉瑄趙高諸幕而在高幕最久元祐以後屢經遷轉十餘年始徙知陝州而公已歿矣神哲二宗知之未為不深也而卒不得大用此議者所以有用不盡才之恨歟宋史西夏傳載秉常嗣國後二十年中凡屬戰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一 宋十九

書

守之事得失具見合此志攷之大略出之師雄者居多余集陝省金石目錄見晉遺筆跡幾至廿種其才略風概瑰偉卓犖宋世少其儔匹採錄之餘令人企慕久之

關中金 石記

按此誌石方廣約五尺文約四千字宋人墓誌之制寬廣而繁冗如此撰者張舜民傳載字芸叟邠州人由通判虢州提點秦鳳刑獄召拜殿中侍御史改全部員外郎進秘書少監使遼加直祕閣陝西轉運使知陝潭青三州此文是知潭州時作也書者邵饒書史會要稱其字仲恭丹陽人官至真

龍圖知蘇州工正行字體清勁此碑結銜知秦州
當是知蘇州之前也篆者章彙傳載字質夫建州
浦城人累官江淮發運使哲宗訪以邊事對合旨
命知渭州俘獲夏統軍鬼名阿哩西壽等哲宗爲
御紫宸殿受賀累擢樞密直學士龍圖閣端明殿
學士其篆蓋正在此時游師雄東都事畧宋史皆
有傳全採此誌有損無增事畧採之最簡惟云師
雄字景升與誌之作景叔者異是事畧訛也史傳
所採較詳而間有誤處如誌云鬼章又欲以別部
出熙州史誤作出熙河熙與河是二州是時吐蕃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一 宋十九

美

欲改河州鬼章又欲出熙州不得云鬼章又欲出
熙河也誌云今蘭州距賊境一里史作距賊境一
舍一舍是三十里見左傳注史似以其過近而改
也建汝遮納迷結珠龍三寨史作安遮權陝西轉
運副使史無副字及今捍禦之切務凡一十六事
史作六十事皆不能定其孰是被旨攝師熙河史
作熙州時熙河蘭岷路置經畧安撫使稱之曰熙
河帥隱括之詞不得單舉熙州也公有文集十卷
奏議二十卷傳既不載藝文志亦未見則史略也
傳載師雄事蹟多詳邊功而於善政槩不叙及如

誌云公論士民之親死而不葬爲骨於佛舍歲久
暴露於風教有傷宜立法以禁之其貧而於道
路者願委郡縣給閒田以聚葬如周官墓大夫之
法此則澤及枯骨之仁也自陝及雍大旱公日夕
齋戒禱雨已而霽霽境內獨豐此爲民請命之誠
也皆可爲守土法豈宜槩削又云年十五入京兆
學入學二字始見於此軍將行聞父憂有旨給告
百日復赴軍此亦守制百日之始事雖瑣細不可
盡畧也故爲括出之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一 終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一 宋十九

美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二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祖讓

宋二十

邵陽縣戒香寺碑

碑連額高五尺二寸五分廣二尺七寸四分二十行行三十字連額並正書

邵陽縣重興戒香寺碑

近據臨洽鄉百里社僧文才陳狀元係河中府榮河縣開元寺十王院授業於紹聖貳年拾壹月中巡禮到同州邵陽縣臨洽鄉百里社本邨全社人張志用等請文才住持本社古蹟有額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二 宋二十

戒香寺壹所初見本寺名額年歲深遠累經霖雨損壞了碑額欲乞移牒本州造帳司勘會本寺從初係省帳并

勅賜名額照憑出給收執所貴久遠住持伏乞指揮尋行勘會得僧文才住持戒香寺別無違礙及打錄到本寺舊來開元拾貳年 戒香寺碑文尋牒造帳司照會去後卻准本司牒稱尋將累年申 省僧道等文帳照會得上件

戒香寺係古蹟常住地土房舍

勅額存留 檢准天禧貳年四月貳拾柒日

赦勅節文係帳拘管請將前件置碑 及重興

勅賜年月日照會仍請指揮前件僧文才等常切看管住持及自今後依例供申僧行文帳施行

右給重興公據付臨洽鄉百里社張志用并僧文才等同共住持上件

戒香寺每年供申僧行文帳施行

紹聖四年拾月拾六日住持戒香寺主僧文才并書

縣尉武 右班殿直監酒稅權主簿陳 宣義郎知縣

事口 朝散郎通判知軍州事鄭 本寺地一頃下院

豆庄與善寺地四頃余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二 宋二十

朝散大夫充寶文閣待制知軍州事呂

紹聖五年四月初八日立石記 刻字薛隱

韓宗厚墓誌

石高廣俱三尺九寸三十七行行三十七字正書在許州

宋故承議郎充慶成軍使兼知河中府榮河縣及管內

勸農事驍騎尉賜緋魚袋韓府君墓誌銘

朝散郎前通判永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兼陝西制

置解鹽司句當公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朱光裔

吳

朝請郎充集賢殿修撰知鄧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

兼京西南路安撫司公事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杜紘

書
朝請大夫管句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吳安常篆蓋

紹聖元年六月廿九日承議郎慶成軍使韓君卒於官所享年五十三越四年九月廿二日葬於潁昌府長社縣嘉禾鄉靈井里先塋之次嗣子狀 君世緒德美折子曰 先君之葬有日矣敢請銘尙顯揚於不朽子惟親友之契不宜以固陋辭 君諱宗厚字敦夫潁昌府長社人也曾祖諱保樞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陳國公

金石萃編卷百四十二 宋二十

三

祖諱億皇任太子少傅致仕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與國公諡忠憲考諱緯皇任尙書比部郎中知解州贈右光祿大夫曾祖妣郭氏周氏並封陳國太夫人祖妣蒲氏王氏並封異國太夫人母仁壽縣太君李氏故太子少傅致仕諡康靖李公之女 君以康靖公蔭補太廟齋郎初任徐州沛縣主簿秩滿授江寧府上元縣主簿大興水利溉汚萊爲良田者至二千七百餘頃創爲堰閘視時水旱而均節之民獲其利歌詠載涂丞相王文公爲守上其狀於 朝以勞應格特轉光祿寺丞文公知其才事多委於 君以辦治稱知溫州永嘉縣簽書

天平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河決曹邨口水暴至城下危在漏刻 君建議浚古黃河故道以殺其勢太守而下畏避不決 君請獨任其事水一夕而涸郡民樂在父爲人毆傷在往報之更廿五日而卒獄具當抵死 君曰父被困辱而爲此情有可矜太守嘉其議爲讞於朝得減死論孫宗者以忿殺人吏鬻其獄罪止於杖君摘發姦狀卒致於法歲饑詔貸常平種錢有司并給仕宦之家 君以爲非 朝廷惠養困窮之意不當濫及遂止簽書鎮安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時有劇賊未獲捕者利重賞執小盜以告因交通獄吏鍛鍊成罪 君

金石萃編卷百四十二 宋二十

四

臨訊立辨其誣爲正其獄後竟獲真盜一郡稱爲神明京畿積水爲害議者欲隨勢疏決自陳達於蔡河 君曰陳地卑下歲苦流潦今又并受衆水是使鄰境爲壑民必受弊事亦不行 君自光祿寺丞四遷至承議郎賜六品服娶張氏封仙源縣君再娶朱氏封長壽縣君男八人理太廟齋郎卒琬郊社齋郎瑛瑛未仕餘皆早亡女四人長適前登州防禦判官劉復次未嫁而卒二在室孫二人 君天性樂易通敏篤好學問屬文口速而壯麗可喜有文集百卷藏於家光祿公口館養母夫人左右順適得其歡欣歲時甘珍之奉雖遠心致 君

之亡也母夫人悲思曰天奪我孝子矣韓氏大家君
處尊口間曲盡敬愛遇人推誠相與久而益親長於吏
治雖案牘叢委一視察其隱伏吏人畏惕不敢欺屢佐
顯人事有不可者守正不移雖在卑宦以氣節自任練
達當世之務嘗上書言元祐間更按問法天下斷獄死
者滋衆請復舊條乞比較州縣獄死之囚數多者行罰
皆根於仁厚之意王文公爲世儒宗樂教育後進君
嘗執經請益得其精微之旨既輔政同時預丈席者多
被薦擢屢欲用君而輒齟齬不諧通塞之分豈人力
也哉銘曰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二 宋二十

五

夙稟軼才 自負奇志 諷經儒宗 究極精義 寫
於內行 竭孝奉親 恩均宗黨 愛譽欣欣 當官
而行 弗倚弗比 平反庶獄 建設長利 竝游之
俊 方駕騰驥 君口不偶 命也何傷 屈於遠用
尙有修名 刻石垂休 後裔其承

穎川古翔刊字

宗厚韓億之孫緯之子東都事略無緯傳故宗厚亦
不見于史按碑載宗厚歷官自光祿寺丞四遷至承
議郎賜六品服所蒞之地多能興水利斷疑獄文繁
不具載又云嘗上書言元祐間更按問法天下斷獄

死者滋衆請復舊條乞比較州縣獄死之囚數多者
行罰事皆可傳又云王文公爲世儒宗樂教育後進
君嘗執經請益既輔政屢欲用君而齟齬不諧是宗
厚不附安石尤可嘉尙蘇軾以爲王氏之學好使人
同已化天下皆爲王氏之學一望皆黃茅白葦蓋是
時如宗厚者固少矣杜紘字亦有唐人風格碑云葬
于穎昌府長社縣嘉禾鄉靈井里先塋之次是亦附
億也今方志亦載億墓而遺宗厚墓中州金石記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二 宋二十

六

致仕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冀國公謚忠憲宋史
億傳云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謚忠獻
與誌不同東都事略亦贈太子太保而謚作忠憲
與誌同誌云穎昌府長社人億傳云其先真定靈
壽人徙開封之雍邱宋史地理志穎昌府本許州
元豐三年升府此誌刻於紹聖四年故稱穎昌府
長社縣是其所屬縣有嘉禾鄉自韓公葬所然則
史作雍邱人者豈韓億時遷雍邱而其子若孫再
遷長社史不及書歟然何以此誌又不云自雍邱
遷也億有八子綱綜絳繹維縝緝宗厚爲緯之
子是億之第七子所出而位不甚顯功業又無可

述故史傳所不及誌云君以康靖公蔭補太廟齋
郎康靖李公為宗厚之外祖蓋用外祖蔭入仕也
此誌撰者朱光裔書者杜紘篆者吳安常史惟杜
紘有傳字君章由右司郎中大理卿以直祕閣知
齊鄧二州復為大理卿權刑部侍郎加集賢殿修
撰為江淮發運使知鄆州此誌系銜則知鄆州時
已充集賢殿修撰傳與誌異也

真武經

石刻字處高三尺五分廣二尺作三層書
每層三十一行行各十七字正書在嵩山
元始天尊說北方真武經文不錄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二 宋二十七

宋元符二年歲次己卯正月甲辰朔二十八日辛未
河南宋溥書并立石

武宗孟畫

張士寧刊

元符二年宋溥書宋末有名而其書秀雅可觀頗似

趙文敏且嵩碑記絕無小正書錄之嵩陽石刻記

韓宗道墓誌

石高廣並四尺二寸四分
行行四十字正書在許州

宋故通議大夫充寶文閣待制上柱國南陽郡開國侯

食邑一千三百戶致仕韓公墓誌銘 并序

朝奉大夫充集賢殿修撰知秦州軍州兼管內勸農

事上輕車都尉曾肇讓

朝請郎試中書舍人兼 侍講上輕車都尉賜紫金
魚袋趙挺之書

左朝議大夫寶文閣待制知穎昌軍府事兼管內勸
農使京西北路安撫使柱國吳安持篆蓋

大中大夫寶文閣待制知杭州兼兩浙西路兵馬鈐轄
上柱國南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韓公諱宗道
字持正年七十有一上書謝事 優詔許之遷通

議大夫 命未至 公卒于位三子曰璩曰瓌
河南府軍巡判官曰琪承務郎皆前死一孫長郊社齋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二 宋二十八

郎其弟朝散郎宗直請于 朝往護 公喪既

而枉道過于為 公請銘子與 公同時為郎尚

書已而借為從官既故且咸銘其可辭韓氏世家常山

自 累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吳國忠憲公諱億以

文學起家致位政府始葬其父 累贈太師開府儀

同三司陳國公諱保樞于穎昌府之長社縣遂為穎昌

人 忠憲公八子二為宰相一為門下侍郎一知制

誥 知制誥者諱綜累贈太尉 公考也世德淵

源其來有自至 公三世而盛大光顯實幾百年其

間魁壘傑出為一時之望者相繼有人至於孝謹恂恂

行稱於家材見於事者亦多可紀 公其一也

公孝友慈祥自少無子弟之過事諸父盡子職不獨於

其親然也其遇人豁然不立哇眈其為吏廉平無私所

至勤勞公家不簡細故雖貴且老未嘗怠以止也其為

近侍中立不倚不事夸奪雖有忤心者莫之忌亦莫得

而侮也故在家為賢子在官為能吏而在 朝廷

為良士孔子稱詩之夙夜匪懈又曰無忝爾所生以為

大夫士之孝若 公可以當之矣初 公以忠憲

公恩補將作監主簿三遷大理評事監潁州商稅務會

汝陰闕縣令號多職田前攝事者垂得口入而州俾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二 宋二十一 九

公代 公辭不得則過職田期而后往代時

公年尚少眾伏其廉嘉祐四年錄其廳中進士第知越

州餘姚縣 公仕穎已有能聲至是摘姦字良治行

益白歷監在京皮角庫簽書彰德軍節度判官事歲饑

請發官粟貸貧民民賴以濟熙寧初知巴州時

天子進用二三大臣鼎新政事 公以名家子有聞

於時近侍多薦 公宜在臺閣大臣亦雅知 公

會 公叔父康國公去相位即擢 公成都府路

轉運判官兼管勾常平農田水利差役事講議法制必

究利病因革損益視理如何不務紛更不膠舊貫絲是

一時同事者初雖異意卒皆紬已從 公服其平正

而凡有改為蜀人不知其擾入為開封府判官復出提

點河北西路刑獄徙淮南路轉運副使兼提舉常平市

易事八遷尚書工部郎中時市易法初行任事者希功

旁緣漁奪 公數裁之不聽則致之于理 朝

廷聞之遣官行視任事者得罪去 公亦徙知廬州

蓋 公當官不撓其守類如此歷知鳳翔府潞州官

制行召為尚書戶部郎中使契丹還歷太常太僕少卿

尚書左司郎中太府卿元祐三年擢權戶部侍郎均節

食貨號為稱職真拜刑部侍郎未幾復為戶部以賈文

閣待制權知開封府聽決平恕不事苛察守中循理不

苟虛譽歲餘復還戶部五遷太中大夫紹聖初除寶文

閣直學士知成都府以喪子辭求便郡適以待制知陳

州徙青州兼京東東路安撫使又徙瀛州兼高陽開路

安撫使又徙杭州卒時紹聖四年七月甲子也元符二

年七月十四日葬長社縣嘉禾鄉耐 忠憲公兆

公在朝數言事嘗請擇守令明黜陟以嚴能不立嫁

娶喪祭之制使貧富各安其分 詔有司節浮費

輿遺利量入為出以制國用其所建白類如此有文集

二十卷藏于家 母劉氏追封韓國太夫人妻薛氏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二 宋二十一 十

追封許昌郡君一女適祠部員外郎朱景年孫女三人
長適西京伊陽縣主簿宋晟餘尙處銘曰

有倬韓宗 肇自奠公 子孫馮厚 益熾而崇 有
公有孤 曰仲叔季 亦有持橐 從容風議 猗與

南陽 克紹厥世 豈惟勢榮 德亦是似 崛起于
少 吟哦六經 出借寒雋 擢第王庭 迺使四方

明國若否 迺將八州 宜民父母 地官之亞
天府之長 在人無非 在己無枉 既果於退 亦

全其歸 命書在道 歿有光輝 潁川之郊 其原
應應 奇矣無作 往從父祖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二 宋二十一 十一

宗道韓億之孫綜之子東都事略韓綜傳云子宗道
元祐初為戶部侍郎寶文閣待制餘無所及宋史亦
同碑述宗道在朝數言事嘗請擇守令明黜陟以嚴
能不立嫁娶喪祭之制使貧富各安其分詔有司節
浮費與遺利量入為出以制國用有文集二十卷可
補史之缺碑字亦完好今億碑在許州城東北三十
里碑云葬長社縣嘉禾鄉耐忠憲公兆是耐億葬也
方志失載宗道墓非是趙挺之宋史有傳書史會要
稱其工筆札其蹟祿見鳳墅續法帖中蓋未覩此碑
中州金石記

按韓宗道為綜之子綜為億之第二子宋史有傳

字仲文累遷刑部員外郎知制誥卒不言贈太尉

史之畧也傳附載宗道為戶部侍郎寶文閣待制

据誌則除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以待制知陳

州青州徙瀛州杭州卒史俱畧之此誌叙其貫則

云韓氏世家常山自億始葬其父保樞于潁昌府

之長社縣遂為潁昌人然則遷潁昌自億始較宗

厚誌加詳而亦不言遷自雍邱誌叙三子一孫于

前而末乃及其母妻一女三孫女是又一例也誤

者曾肇書者趙挺之篆者吳安持史皆有傳肇字

子開羣弟坐罪降為滁州稍復集賢殿修撰歷秦

州海州挺之字正夫密州諸城人由知楚州入為
國子司業歷太常少卿權吏部侍郎除中書舍人
給事中不言其兼侍講安持附見吳充傳充子安
詩弟官都水使者遷工部侍郎終天章閣待制此
系銜寶文閣待制知潁昌軍府史全畧之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二 宋二十一 十二

州學二大字
石高六尺六寸廣三尺五寸五分州字方二尺三
寸學字廣二尺五寸高二尺九寸正書在東平州
翰林院承旨蔡十題

元符二年中元前一日

按蔡卞為京弟傳稱紹聖元年復為中書舍人兼國史修撰遷翰林學士四年拜尚書左丞而不言其為翰林院承旨其於鄆州亦未嘗歷官不知何以有二大字姑存之備攷

鄆縣利師塔記

碑連額高四尺五寸廣二尺二寸五分共十八行行三十二字額題宋故利公塔記並正書在鄆縣

宋故京地府鄆縣白雲山主利師塔記

講經律論臨壇僧道雅書并題額

夫寂滅之道寒暑無以迭遷妙極之源生死無以交謝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二 宋二十 十三》

良由空華生乎翳目輪轉出乎長心若匪大明難除重

闇况迺滅無所滅生無所生身存身亡誰取誰捨不以

驚懼于懷者即白雲和尚矣師諱得利字子益姓王氏

京地府高陵人也祖父並儒門之士母性仁慈始自幼

年不為童戲宿植善本深慕靈門誓志出家辭親棄俗

遂依鄆縣白雲山淨居禪院守監大師肆承佛業朝參

夕奉未嘗懈然於天禧三年慶蒙眷澤削髮受具着如

來衣脫三界之塵累履一真之正路宏道為美積德為

欣乃南訪禪宗研味經律定根益固慧目增明既還白

雲住持淨刹締構華宇繪飾聖容不以榮辱而見憂喜

非施則不受非時則不食焚誦無綴孜孜是務持法華

金剛上生三經計十大藏由是心地無塵慈雲有潤德

風遠振高譽遐飛復詣鄉邑住毗沙隆昌寺度小師一

人法稱惠滿實慶曆三年 軋元聖節試中經業抑

亦性閑了義續慧焰以長暉拔濟含靈俾正法而悠久

自非師資敦過宿契宏因者何其使然耶師以治平三

年十一月十一日託疾而化僧臘四十七俗壽七十一

門人惠滿茶毗收骨瘞于幡竿村古佛院所迄元符元

年建成窆塔每歲開闢真乘仰伸報効以其先師之道

業願得為記余深愧無文直而書之二年己卯十月庚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二 宋二十 十四》

子廊時趙宗輔記

元孫善明 宗緣 曾孫澄愚 澄意 澄觀 澄

照 澄譽 澄月 講金剛圓覺經僧澄靖 孫講

圓覺經僧道因

小師講經律論傳戒僧惠滿立石 安民刊

永泰陵採石記

碑連額高一丈四寸廣五尺二寸二十三行行三十六字正書篆額在儂師縣永泰寺

大行哲宗皇帝以今年正月十二日己卯奄棄萬國

朝廷循故事遣官採石修奉 陵寢孝廣被 詔同文

思使羅允和官苑副使帶 御器械交文炳實董其事

凡辟文武官朝請郎孫熙以次及部役等二十有六貪以二月十日丁未開山至五月十一日丁丑畢功取大小石二萬七千六百有餘視元豐八年蓋增多五千二百七十有二焉凡役兵匠九千七百四十有四取石既夥懼役兵疲困而功不時集復請募近縣夫五百俾悉挽巨石以訖其事然屬運寒氣痛自京都遠於四方人多疾疫而况大山深谷之間嵐霧蒸鬱朝暮被冒病者宜甚於是時其藥食至覆藉之具無一不備仍分處水醫各俾診治日且躬行巡視由是病者千七百餘人而不可治而死者蓋亦百釐之二逃者纔五十人耳聚者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二 宋二十 五

既衆不患食不足常患水不給山之東南舊有碾子一泉方春日用且乏乃並西於桃花谷天井泉至谷口凡四里續大竹二百二十有四引水日二千餘缶於是水給而無渴飲之患前此興作而死者皆謂瘞山中及功畢往往不復完掩今迺奉 制悉給錢焚收置飲具以歸其家居山土人皆云每至久積陰晦常聞山中有若聲役事之歌者意其不幸橫天者沉寃未得解脫逍遙而然乎於是大集浮屠衆恭作佛事卽重五晝夜爲設冥陽水陸金錄寶符無礙道場以薦拔其苦於其生者既足飲食具醫藥所以撫恤之無不至於其死者又置

飲具設佛事所以度脫之無不盡此無它蓋以謂興大役舉大事使人人忘勞而赴功是亦臣子遵奉之志耳故不敢不勉云元符三年五月十二日朝奉大夫都水使者都大提舉採石曾孝廣謹記

河南府福昌縣主簿提舉採石醫藥韓思永書并篆宮苑副使帶 御器械同都大提舉採石文昞立石 緱山霍希範霍亮霍奕刻

值按永泰陵哲宗墓地也于時修奉陵寢首是役者爲朝奉大夫都水使者都大提舉采石曾孝廣案孝廣字仲錫元豐末爲都水丞元祐中大臣議復河故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二 宋二十 六

道召孝廣問之言不可出通判保州久之復爲都水丞見宋史本傳今碑言都水使者卽其職也然于孝廣都大提舉採石竟不附見史文其亦有所未及與宋史禮志拓宗崩徽宗卽位詔山陵制度並如元豐今案碑云取大小石二萬七千六百有餘視元豐八年蓋增多五千二百七十有二然則有司踵事奉行益爲崇侈其靡費已至此而史因依詔文書爲並如元豐其信然與 偃師金石錄

二陵採石記

碑連額高八尺一寸廣四尺三寸二十行行三十二字連額並正書在偃師縣

建中靖國歲在辛巳正月乙亥 欽聖憲肅皇太

后上僖遺誥追尊 故皇太妃為皇太后是為欽

慈皇太后於是 山陵園陵二役並作太史請以

五月丙寅復土而採山之役自昔為重祇奉 二

陵其用實倍事嚴期迫上下憂懼 朝廷如更用郎

官往護其役迺 詔遣尚書都官郎中曾孝序都

督之而以如京使帶 御器械麥文昞西京左藏庫副

使提點孳生馬監高偉為之副辟置其屬分督庶務二

十有九人集七路匠師與夫陪役之兵以指計者九萬

六千三百三十石之拔類者其脩至二十有二尺其廣

踰尋其以枚計者二萬七千一百有奇役實始於正月

癸未而終於三月壬午蓋六十日而 奏畢若匠若兵

或死或亡纔二十有九人論者以為敏而赴功燕及其

衆仰惟 憲肅皇太后有大功於 朝 主

上誠孝充塞天地當此之時百神莫不効職事之所以

獲濟豈小臣之力哉故例皆立碑以紀歲月僚佐有請

願安得以獨無於是乎書建中靖國元年三月二十六

日朝散郎守尚書都官郎中都大提舉採石護軍賜緋

魚袋曾孝序謹記

前河中府河東縣尉都提舉採石所管句文字史梅

仲題額

朝奉郎監西京偃師縣緜氏鎮管句城內煙火事兼

稅場驍騎尉賜緋魚袋孫應書

西京左藏庫副使提點開封府界孳生馬監同都大

提舉採石高偉

如京使帶 御器械句當翰林司提點萬壽觀公事

同都大提舉採石麥文昞立石 彭阜刻字

億按二陵一為神宗欽聖憲肅向皇后一為欽慈陳

皇后並陪葬永裕陵者也宋史徽宗紀建中靖國元

年正月甲戌皇太后崩遺詔追尊皇太妃陳氏為皇

太后碑所記皆合然少有異者惟云正月乙亥欽聖

憲肅皇太后上僖與史較後一日碑當時所述當不

誤又攷碑之記在是年三月二十六日文內已首稱

二后蓋攷之紀乃云四月甲午上大行皇太后蓋乙

未上追尊皇太后蓋方作記時蓋號尚未定文獨豫

稱何也此必立石時追紀及此耳記出之曾孝序孝

序見忠義傳叙其歷官自初筮仕以至死職皆未言

當建中靖國元年為朝散郎守尚書都官郎中又無

使職如今碑所載都大提舉採石護軍賜緋魚袋而

史並從畧今得之於此碑又可實也

石錄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二 宋二十一 六

三十六峯賦

彈高七尺五寸廣三尺六寸共二十
六行行六十六字行書在登封縣

三十六峯賦 并叙

四明樓異試可

武林僧曇潛參寥書

監寺僧宗證題額

余少聞洛邑之盛在唐宋為東西都而山川形勝之富
視它州為傑觀昔韓退之白樂天見於歌詩形容勝樂
有詠歎不足之意後歐陽文忠與梅謝諸賢相繼為像
友數遊嵩少間至今以為美談余幸以不敏得令嵩高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二 宋二十一 九

縱觀諸境未有過少室者而巖巖聳拔乃在戶牖間朝
夕博望歷二可數因作三十六峰賦以自廣非敢竊比
古詩之流云

伊浮雲之公子兮訪道於林丘而棲神於巖谷超然有
游方之志兮乃東升于岱頂而西謁于華麓維衡陽之
南兮與夫恒山之北靡不窮探歷踐兮游心而騁目獨
怡然而忘歸兮內欣然而自足忽御風而行兮排空濛
而造中域徐睥睨以四顧兮意惚恍而有失適嵩高之
丈人而問津兮曰游四方而真有得何高之不登兮何
危之不陟今乃西望兮岌然而聳特雄柱天綱兮橫亘

於地軸連絡偃覆兮龍盤而虎伏雖華以九而至以十

二兮曾未視奇峰之六三丈人放杖而笑兮秋水方至

而河伯自溢子烏觀海若之難匹兮獨不聞中天之少

室其高則曉岷嶂崢嶸崑崙嶽嶽兮十有六里而疊有十

八其深則環紆縈繞盤紆錯兮上方十里而周圍一

百包嵩陽以作鎮兮截轅轅以為郭眷歌山之所聞兮

觀舞水之所樂其上則有嘉禾甘菓兮神芝與仙菓石

柱若承露之盤兮帝休若楊枝之葉石脂所滴兮飲之

可以長上古玉膏在巔兮服之可以揖羽容雲母之井

兮寶所聚光明之穴兮晝所鑠一丈之鍾乳兮可煑干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二 宋二十一 十

歲之資糧兮不絕其中可避兵水之災兮自有經書之

博其神異則玉女嫺織錦之文兮金人迷白露之落雲

洞警時聞之鍾兮石井泣哀鳴之鶴王子晉環之以為

壘兮阿育王寶之以為塔潘岳記曰少室山有十八壘

山上方十里元和郡縣志曰少室山其高十六里山

海經曰少室山有木焉名曰帝休葉如楊其枝五節

有金像人在視則有白霧起迷道人道書曰少室之

道兵水之災嵩山記曰少室山有雲母井出雲母神似

傳曰少室山有自然石室中自然石

道上有自然石室中自然石

脂滴下食之與世無異石室前有石柱似承露盤有石

窟有九十年食之與世無異石室前有石柱似承露盤有石

色阿育王塔在山北玉女織錦壘并室在東北室內有

大一丈九明穴在山東南角深三甲餘直上五百尺
 夜長明雲鍾洞樵人往聞鐘聲口外井昔有二人得
 道一人誤傷而死一人化為鶴此皆公子之所未知方
 求其死者哀鳴泣血滴石成穴此皆公子之所未知方
 而丈人之所安宅丈人曰名生於質方義設於適子知
 其一方未知其二子識其外方未識其內是徒知六二
 之所有方而烏覩六二之名義東朝嶽祠儼百神方西
 望洛邑鬱干官方下瞰洛陽其形如拱揖太陽少陽山之明方
 在山之南明月峰之左日月之象石城石笋天所形方
 故名太陽居衆峰之南故云少陽石城石笋天所形方
 上有石天然峭如城檀香丹砂寶所鍾方山多出檀峰
 壁狀似笋秀拔萬尋亦云出鉢孟香爐狀所肖方形如鉢孟覆其連天紫霄
 勢之穹方以差低於連天亦接雲霄羅漢七佛像設留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二

方測嵩中有銅像七尊靈隱來仙洞府深兮皆是聖所
 老云此峰是神清涼寶勝梵剎標方昔有清涼寺居其
 仙洞時有見者清涼寶勝梵剎標方昔有清涼寺居其
 勝瑞應瓊壁祥光紛兮峰多祥瑞夜有神人通體紅色
 紫蓋翠華煙靄凝兮其色紫秀苑若曠蓋以藥堂紫微花
 草靈兮多生奇藥若王屋藥白道天德名字偉兮昔有
 白道餘隱此上有天卓劍白雲形實紀兮此君中劍峰
 然帝字一云帝字峰卓劍白雲形實紀兮此君中劍峰
 雲金牛明月色像起兮色若黃金其狀若牛凝碧迎霞
 天光聚兮上多翠碧石在衆峰玉華寶柱金石瑩兮皆
 玉石華茂於諸峰而迎其朝霞玉華寶柱金石瑩兮皆
 柱皆五色或云有金玉故繫馬白鹿神仙衆兮下有子
 潤峰如馬柱或云仙人繫馬於上此則六二之名義方
 峰上多白鹿或云仙人繫馬於上此則六二之名義方

而未覩六二之景氣丈人曰方春陽之益二兮燒痕蕪
 沒而青二粉紅紫之繡錯兮引百轉之幽禽雄樓傑觀
 兮切星辰而上侵玉仙神女兮乘輜輶而下征朱明草
 木之扶疎兮蔽大明之午外山樹雲氣之舟二兮若覆
 甌而鬱蒸忽雨聲於天外兮勢翻盆而倒傾唯紫芝之
 黃鶴兮舞長空而產英金鷄之驚葉兮山空落石若仙
 人之銀聲夜月白而風冷二兮玉笙清激而弭聽暨元
 陰林柯之脫盡兮山形瘦而骨稜二冰雪橫積於千仞
 兮玉龍飛而白虎亭二惟四時之出沒變態兮顯晦陰
 晴不可得而盡名豈特仰觀俯聽自辰及酉應接之不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二

暇兮以盡朝昏此雖丈人之所不能形容兮而豈公于
 之所可預聞丈人曰突兀撐空兮千變萬狀山經地志
 兮不可究量或背若相戾兮或面若相向或竦若相闕
 兮或揖若相眄或散若相忘兮或聚若相訪或後者若
 和兮而前者若唱或卑者若下兮而尊者若上或喜兮
 若相携或怒兮若相抗或若秦晉兮相匹或若楚越兮
 相望或聳瘦兮若峨紆或臃腫兮若扶續或蹲伏兮若
 駝虎或崇聚兮若窳益或威嚴兮若壯王或勇猛兮若
 梟將或決驟兮若風馬或浮空兮若舡舫或若遊郊原
 兮繫丘墳而包柩柳或若入宗廟兮紛豆登而薦柜也

敢 芳森劍戟落 方列屏障勢領略 方斷而還連狀
容與方苑而復壯 超然若三十六天 方神仙之洞宅 姹
然若三十六宮 方如嬪之游燕 昂霄聳冠珮 悠方泉
飛霞傾爵 年流方天 闕星熒玉 枰成方松 篁瑟 鈞天
迎方嬌雲 曲月 鬢眉新 方煙斜 霧蒸龍 麝焚 方霞舒 霓
卷舞袖 張方雷霆轟 宮車還 方言未 既而公子 頽然
如醉 方洒然如醒 非丈人無以 藥之使 廖方刮之使 明
僕未能 窮茲山之勝 踐方充 茲山之曠 靈請 執杖履 方
以從 後塵

建中靖國元年九月廿三日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二 宋二十一

住持少林禪寺傳法沙門清江上石

洛陽張士寧刊

四明樓昇令嵩高賦少室賦不足道而書者為武林
僧參寥極得坡公臥筆法道勁古雅即令坡公見之
亦當首肯 石墨 鐫華

碑立金壺峯下宋登封令樓昇刻金壺詩於上志載
昇置仰嵩堂於治署圖金嵩於屏著太室二十四峯
詩少室三十六峯賦並序僧曇潛書昇詩殊不足觀
賦序次詳贖可備 收書亦不惡 說 嵩
樓墨莊知鄉郡塞廣德湖以為由子每過其祠未嘗

不心薄之然墨莊有祖為農歷之人師有孫為嘉定
之大老故豐惠之祠畫錦之堂梓里不加廢斥也墨
莊知登封最與參寥厚故三十六峯賦乃參寥所書
子襄界之以充四明文獻而少墨莊嵩山之詩以附
其後吾聞墨莊嘗攜嵩山之石以歸高孝而後南北
隔絕攻媿乃築閣日登封而貯石于其上其自為記
也三致意于京洛之遺五百年以來喬木消沉閣與
石俱滅沒而碑刻尚無恙斯杜元凱所以惓惓于身
後與 墨莊 亭集

右三十六峯賦知登封縣四明樓昇試可所作僧曇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二 宋二十一

潛書曇潛一名道潛與東坡倡和所謂參寥子者也
朱昂續龍說參寥住西湖智果院能文章尤喜為
詩坡南遷素不快者據詩語謂有議刺得罪反初服
建中靖國元年曾子開為翰林學士言其非辜詔復
視髮紫方袍師號如故碑書于建中靖國元年九月
正參寥初復師號時也 潛研堂金 石文跋尾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二終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三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謨

宋二十一

梅澤詩并題記

石橫廣二尺七寸七分高二尺二寸七分共十九行行十四字行書在鄂縣

宣德郎權知縣事崔琪書

過草堂望終南山

兩峰高插碧天寒 雖得春風雪未乾 謝屐自忘登覽倦 草堂終日凭欄干

經樊川懷杜牧之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三 宋二十一

杜曲樹連蒼翠外 終南雲暗有無中 清詩妙句空貽後 不見樊川一老翁

行役述懷

世路侵尋老客顏 黃埃遮眼鬢毛斑 青山未許教人去 白日何曾放我閑

又

明月一尊酒 清風萬卷書 南山山下地 終欲卜林居

有宅一區有田一頃有酒一尊有書萬卷嗚呼余乎

胡爲乎爭名於時 隔此真趣而心與形役自勞其生

乎

崇寧改元三月十四日吳郡梅澤說之題

住持僧紹利立石

余既得琪書李駒詩表而翫之以爲希有其後又得所書吳郡梅說之過草堂望終南詩等四首又題尾一段津津然有味于山水之間思往而不可得者梅之寄意不淺矣使非琪爲之書刻後世之人何從而吊其遺蹤焉始知山川之奇與人胸中之秀腕筆底之神率相待而成一時之盛乃山川有更移時世有隆藏而人之心胃脈脈流行不絕又相爲灌注始終不亦猶歸于變滅悲夫誰爲後來者當與此心期已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三 宋二十一

墨林快事

劉晦叔等題名

石高三尺一寸五分廣二尺二寸五分行六字惟第二行七字行書在盱眙

崇寧元年季春十七日汝海劉晦叔東平畢公叔三封宋仙民莆陽蔡元長同來

按題名首行李字旁有張謙克讓題五小字蔡元

長即京也傳載崇寧元年由知定州徙大名府韓

忠彥與曾布交惡謀引京自助復用爲學士承旨

其時自定州至大名還都盱眙非道路所經不知

何以來此

修唐太宗廟記

碑連額高八尺六寸廣三尺五寸八分二
十行行三十五字正書篆額在武功縣
通直郎知長安縣事朱光旦書并題額

粵有大賢聖人守焉上惟軒義傳記罔志道德乎堯舜
仁義於禹湯文王有周大勳集武而幽厲廢之侯國蜂
聚七雄蟻爭以啗祖龍而二世亡之漢乘秦虐口手以
取權操與備因漢弱而攘裂晉則虛誕不技而宋齊梁
陳潰墊於胡羯正統墜絕有唐階暴隋以興傳昭寢衰
五代竊據天開地泰乃歸于 有宋之 真
人焉願若相因迭為興廢者得明主賢臣可取法有暴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三 宋二十一

君汗吏足為戒皆所以資我 聖時為永永無窮

太平之治具也然歷觀前史惟其有甚琴亂之患然後
生夫英傑之君故必能措海宇於昇平拯黎庶於塗炭
則漢之高祖唐之太宗其倫乎按唐紀太宗文皇帝以
隋開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生於武功之別館有二龍
戲門外三日而去是京兆府武功縣之南有唐慶善宮
今為慈德寺乃其所也北日報本寺神堯之舊宅焉先
是縣圖雖載厥事而祀秩無文龍閣游公慨然興歎率
里人即報本寺北隅經始廟貌法大壯以建殿宇想天
日而形塑繪左右壁間志圖正觀朝臣英姿凜然彷彿

見當時之盛於是肅嚴致敬有所實元祐三年戊辰歲
也後十四載洛陽趙茂會被命長邑一日至祠下而龍
閣公弟師韓語之故且求以記遂諾之日僕元祐末典
獄平涼見君之伯氏為使者愛民以道率吏以誠觀其
激風流敦教化使法令美意下決於田父野老之肌膚
雖古昔名父□□□□□□□□□□□□□□□□□□□□
衝尊俎笑談帷幄豫計勝負驗若符契 朝廷
威靈遠震于辨毛重譯之巢穴雖前世班超李牧之輩
無以尚矣我思其致今也則亡常企慕之恨不得述其
梗槩茲幸君之及此也昔梁州人侯栢年以廉泉之石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三 宋二十一

謹其閭里而史筆書之不遺矧公肇是祠宇俾後世識
者以人物稱其風氣則追遠厚俗之意豈淺也哉故論
前世治亂之迹見文皇帝之英傑因記其祠之者名字
云游公名師雄字景叔大宋崇寧元年中元日謹記

按唐太宗廟在乾州武功縣城北武功縣志云今
前殿為鴻禧觀祀老氏明嘉靖末所建也碑引唐
紀云太宗文皇帝以隋開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
生于武功之別館今唐書太宗紀無此語不知其
何本也今紀云貞觀二十三年五月己巳崩年五
十三由貞觀二十三年逆推五十三年是為隋開

皇十七年此云十八所未詳也碑云武功縣南有慶善宮今為慈德寺北日報本寺神堯之舊宅焉据縣志金大定十六年勅賜崇教禪院即此寺也報本寺在縣西北一里本唐高祖舊宅大中元年建為寺依山立剎中有浮圖高二十尋偉然一邑之望太宗廟建於元祐三年游師雄因鬼章青宜結構夏人為亂謀分據熙河詔師雄往使擒鬼章報捷遷陝西轉運判官提點秦鳳路刑獄建廟即在是時師雄有弟師韓傳所不載賴此碑及之淨相院詩刻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三 宋二十一 五

石橫廣二尺一十五分高一尺七寸二分共十行行八字正書在興平縣

留題淨相院橙軒

宣義郎知縣事彭迪明

萬葉扶疎雙榦脩植臨禪坐色長幽影分渭北千家月香散山南一檻秋清液冰寒承露結圓苞金重帶霜收會應登列西州貢庭實寧無橘柚羞

崇寧壬午秋九月書

楞嚴經偈

偈二凡四石第一石橫廣六尺八寸五分第二石六尺一寸第三石六尺五寸七分第四石六尺四寸七分高各一尺四寸五分前偈共一百三十五行行八十字十一字又續偈二十行行六七八九字不等

行書在長清縣靈巖寺

楞嚴經偈錄 元符二年十二月十三日蒲陽蔡卞書疑寒筆凍殊不敵工也

續偈錄

建中靖國元年冬十一月五日池陽慧日院南軒續此偈

崇寧元年十一月鄱陽齊迅施刻于靈巖寺

住持傳法淨照大師賜紫仁口立石 匠人牛誠刊

按首楞嚴經以阿難誤入魔登伽女之室命文殊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三 宋二十一 六

以呪攝鬼既以徵心辨性復令二十五無學各言入道之因乃屬文殊揀擇因說此偈取觀世音從聞思修入三摩地為第一蔡卞書已見前卷此所書瀾滴頓挫行法不減元章且通體完善臨池家可以摹仿也

玉盆題名十二段

橫廣四尺四寸四分高三尺七寸六分七行行五六字左行正書在襄城縣

崇寧口元口二十有口口臺張元翊成口表武震岐下

口師敏同遊窮谿壑之勝刻玉盆之陽

又高二尺五寸廣一尺九寸五分七行行十字十一字不等左行正書

河南李口彥粹游石門登玉盆預行者定武口口子寔
開封王師顏希賢徐師民叔瞻秦亭李師古口從馬翊
傅汝礪彥正洛陽口中直子正建炎己酉歲清明前一
日行記男松年侍

又高三尺一寸廣二尺九寸三

晏德廣段口口缺帥命禱雨升潭口缺而去口熙甲辰缺

又橫廣三尺一寸三分高三尺三寸五分六行行七字八字不等篆書

石邵段雄飛晏柔壽皆已禱雨熾舟玉盆側誌歲月而去乙巳清明前一日以董堰復稼同登汎掃縱觀方羊久之

又高四尺八寸廣二尺四寸三行行七字八字不等篆書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三 宋二十一 七

閻丘資深田德夫章德楸慶元二年二月壬申因眎堰稼

又三行行八字正書

曹濟之龐公巽曹璋李稟紹定己丑清明日識

又高二尺廣僅存一尺五寸五分三行行四字正書

郭嗣卿陳季時程清叔慶元戊缺

又高四尺九寸五分廣一尺五寸四分四行行四字五字不等正書

開禧二年人日牟節甫劉林靜來

又高四尺八寸八分廣一尺五寸三分四行行七字八字不等正書

昂然安丙子文抱孫明孫與李口貴同來嘉定己巳閏

月清明日

又高四尺九寸五分廣一尺五寸五分七行行六字七字不等正書

邑令何武仲拉資中黃元英廣漢沈德明普慈周伯光黃養源來全三子祿孫和孫侍行嘉定辛未中秋後十日

又高四尺六寸四分廣三尺七寸五行行四字正書

石盆應有意要洗貪者廉前郡口李一熬

又三行行三字篆書

李口熊來嘉定端午

按玉盆在襄水中詳見前卷石門題名此題名中有因禱雨而至者有因眎堰而至者亦詳見前跋此題率多缺泐其來遊姓名全見者得三十四人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三 宋二十一 八

惟安丙一人史有傳餘俱無攷丙字子文廣安人

淳熙間進士開禧二年邊事方興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丙陳十可憂于松言曦必誤國既

而曦奏丙為隨軍轉運司居河池十一月金人攻

湫池堡破天水繇西河入成州十二月金人持詔

至曦受詔稱蜀王三年正月曦僭號建官稱臣於

金以丙為中大夫丞相長史權行郎省事丙陽與

而陰圖之遂謀誅曦三月函曦首附驛朝廷上下

動色交慶加丙端明殿學士中大夫知興州安撫

使兼四川宣撫副使卒諡忠定著昂然集此題嘉

定己巳為三年正吳職伏誅丙知興州之時也
然其別號因以名集石邵等董堰徠登題云州
埽縱觀方羊久之方羊二字見於左傳他書多作
仿伴史記吳王濞傳又作彷彿淮南子原道訓又
作方洋皆即逍遙徒倚之意字異義同

武功縣學碑

碑高八尺一寸廣四尺三寸五分二十
一行行四十二字正書篆額在武功縣

宋京兆府武功縣新作縣學碑銘

知縣事兼管句兵馬司公事趙茂會撰并書丹篆額

士志於道者常患乎不得遂其學得遂其學者常患乎

不得信其志遂其學矣時能信之則君子以為榮遇焉

此武功縣學之興而銘序之所以作也建中靖國元年

夏四月知京兆府孫公覽奏以壽春縣令趙茂會知武

功事秋八月公去崇寧元年春三月茂會始來是秋貢

士府十四縣懸格所取武功居多時歎惜其遺者猶眾

既冬邑人相謂曰哉盜賊撫良善政令之所在也孝悌

睦端以考其行絃誦講習以和其心性命道德以進其

學實士人之所望焉乃謀葺孔子廟聚生徒而

凌陋不可居十二月有詔建州縣學講養

士之法同僚相語以州縣吏雖尊賤有次其申明孝悌

孰後先邪茂會瞿然以興曰嚙敢不祗若

王之休命明年春訪隙地稟於府願易廟西樓店基為

學舍知府事虞公築從之徹木於淫祠經費於計臺

轉運副使許公天啓可所請即日給官錢五十四萬

資其用於是築新基南鄉為麗澤堂左右前廊瑛布八

齋名之以道德皆新作也其東則宣聖殿小學

職掌之位庖廚祭器隸者所直舊舍足焉補缺益卑與

新允稱總五十楹基長二十有五尋廣十有三尋餘六

尺經始於二月乙丑落成於三月癸巳烏乎學校為事

必興於聖人極盛之時三代可監也蓋備所養以期所

用今吾君待天下之士厚矣天下之士宜

思所以副之茂會何人獲宣盛化且得效

犬馬之力於其間為遇為榮罔可言既謹拜稽首叙事

勒銘著之金石以告學者銘曰

夏后庠序商邦誓宗周王頌官申之孝悌漸磨仁義名

殊迹同明明我主超三邁五人材是隆民

有彝則好是懿德合由以容家黨衛國塾庠序學慨然

聿崇通升次舉匪私是與允期於公咨爾有眾學以致

用勿尸厥中人孝出悌居仁由義敏則有功以副

盛時允能庶幾三代之風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三 宋二十一

崇寧二年四月初吉立石左班殿直監酒稅王傑權

主簿蔣次元縣尉盧祥

遊終南山雜詠

石高三尺廣二尺三寸分兩截皆十九行行十四字行書在襄城縣

李駒詩

宣德郎知縣事崔琪書

入門脩竹聳琅玕坐久香風拂畫欄春色正穠雙檜靜

朝光初上一峯寒草堂圭峯巖為巉絕翠縈虛室塵襟闊冷逼踈

窓夜夢殘物外閑心殊未愜躬勤重上白雲端自此遂遊紫閣

右草堂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三 宋二十一 十一

石磴溪橋傍翠巒分明深入畫圖間遠饒禪刹疑無景

南山諸寺惟紫閣為冠迥出群峯別有山仙掌數尖特在群峯之外微雨欲來

雲影亂輕風不斷鳥聲閑嵐光可是清人骨更待中宵

一夢還

右宿紫閣

小雨初回作暮寒斷崖壁立夕陽間一襟清興無人語

旋拂禪床卧看山

右雨後紫閣晚望

蔽日芳林迷去路被溪落葉誤行蹤轉崑却見層巒出

知是仙山第幾重寺前大頂山極為峭拔

右雲際院

西風壁立蒼崖瘦一水湍流怒浪翻雲外不須求紫府

祇應此景是桃源

右長嘯洞

漸侵晚景尤便靜不出忙中豈愛閑休問驂驢與鼃鼃

會須投絨老青山

右宿重雲山寺

萬點梢頭爛曉霞謾隨閑世關春華孤根自是生窮僻

未必輕輪別圃花

右重雲道中海棠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三 宋二十一 十二

蔽空穠綠門前路匝地踈苗戶外村墅宿雲房叩虛寂

紅塵意味不堪論

右宿白雲明日之鄆縣

望極空蒙清滿懷更尋遺跡步高臺日斜林杪增光去

風靜山尖倒影來萬頃澄瀾春漲碧一川秀色暝陰開

坐中自有江湖興未放陂南畫舸回

右漢陂

通判朝散諸寺留題寺僧請立石

崇寧二年六月一日

李駒通判秦中留題中南而鄆令崔琪書刻石駒詩

琪書皆不離宋人本色畱之以見時代之下人自不能使超也崔琪是又一人非唐廢相起判鳳翔者

華鑄

右為終南山雜咏曰草堂曰紫閣曰雲際院曰長嘯洞曰重雲山曰白雲曰漢陂乃李駒之詩崔琪書之于崇寧間者為七律二七言絕句入共十首詩亦清拔獨怪琪以風塵下吏一旦執筆遂足為詩人之重令榮華至今不至與山風谷鳥俱沒字之不可已如此今人重誚宋人以為詩字無分矣乃其間寂之濱炳明有此人亦不可全蓋已余得此驚躍亟與進之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三 宋二十一

以續一代之絕學其赫赫山斗者未可與並也墨林快事

褒城縣學記

碑連額高八尺七寸五分廣四尺九寸五分二十三行行三十六字正書篆額在褒城縣

褒城縣新修縣學記

蘇時記

谷口謝真書

主簿閻師敏篆額

天子即位之四年寔崇寧改元之明年也

詔

天下州縣皆得立學蓋將

先朝欲為之志

恢復三代甚盛之舉

美口口載新口州以是責守相

縣以是司咸董其治百爵賞以待有功信刑缺幕口外賓海嶠內即郊畿郡

邑相屬小大畢舉於是口口以眾師儒給田以食口口

口口材磨治滌濯以就其器嗚呼

何耶為之學生者忍負之耶褒城古漢中之口口

口口慶慶中口口丞為口始口孔子於邑之

東隅度地不善濱江即水庫口口口口

口會莫暇顧迨今口口有年而令尹魏郡張侯克獲奉

口口甚口錢不口萬而

民財不共募工不踰月而民力不與齋祠講口口

口口欲解去於是邑之父老

與其子弟相與咨嗟太息謂口口於其終咸欲書石以紀其事

然予謂褒中口口迹百氏之筌蹄求不放之良心口口

口口施於有政謹論嘉言獻於口口受成於學

口口然後翰墨談笑之間口口

口口

口口

口口

口口

口口

口口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三 宋二十一 西

□□□□ □□□□□□□□□□□□也哉

六月癸未

右班殿直監酒稅務元浩

縣事張元翊立石

按陝西通志褒城縣學慶歷間倚於江岸實充宰

褒建有自記崇寧中張克獲移治西三十步蘇時

有記卽此碑也碑文殘缺惟慶歷中及度地不善

濱江水庫令尹魏郡張克獲等語尙可詳譯碑建

於崇寧二年六月癸未云詔天下州縣皆得立學

者是時方推廣元豐三舍之法行于縣邑因令縣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三 宋二十一 五

邑皆置學褒城舊有學至是因移建也慶歷實充

碑已見前

乾陵無字碑題字十二段

碑高一丈七尺廣七尺九寸計題名凡十

二其一五行行八字左行正書在乾州

開封王穀正叔按行邊部南還京兆道經奉天同邑尉

李定應之恭拜乾陵時男僅從行崇寧癸未季冬初入

日題

又正書五行行九字左行

范致明晦叔謫官口水政和元年天祺節後一日同邑

尉郭韶又善來謁乾陵寅亮寅畏從行

又正書四行行十一字左行

宛丘宋孝先天經作丞萬年權邑奉天挈家恭謁 乾

陵徘徊歷覽終日政和甲午仲秋晦日男才申甫侍行

又與金部統經署郎君行記同在

政和甲午冬行勸農之事因登乾陵晚步臨川亭抵暮

迺還全會者五人北幽李濟澤民王頤正夫彭城韓渙

亭牀河南郭彥正子常淮陽宋孝先天經十月十有七

日題

又正書三行行七字

建安暨唐裔公本攝郡事挈家來遊政和戊戌孟夏望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三 宋二十一 六

日

又正書七行行十二字

宣和改元勸農出郊休轡梁山晚飭入郭率蒲中來扶

安道圃田周無忌漢直都陽寧洙仲濟邯鄲李思誨孝

初岐下范汝聽用言河南郭彥正子常同焉仲春中澣

日守郡吏大梁李士觀元字題

又正書五行行八字左行

宋仲口口口口口守易使三秦宣和五年正月十四日

與口口器張子剛子口同訪古至此口口爲書

又正書五行行十字左行

劉錫禹圭口環前之河朔以宣和癸卯三月四日與口
錫和口錫口口三大宗正舍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恭謁 陵口

又正書九行行
七字左行

千山頭角口万木爪牙深有客能占氣無人解換金難
名帝堯德易小漢文心慷慨松風外停車聊一吟

宋京按部再至宣和五年三月望弟下從行

又與金都統經略郎君行記同在一面
行書七行行三十四字不等左行

少府監丞師具瞻民望監察御史完顏忽升虎用之刺
史胥謙益之省差段繼祥慶之奉天令李天章文卿縣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三 宋二十一

丞溫迪罕握奇主簿字疙疸縣尉孫完全甫司候吳昕
明之興定五年四月中旬日敬謁 陵下外郎張秀華
德秀題

又與金都統經略郎君行記同在一面
行書三行行十字左行

省接胥恒同弟泰因省視 兄刺史敬謁 陵下興定

辛巳重陽日題

又正書四行
行十四字

正大改元夏廿九日州司候許柔前醴泉簿宋寔尉蔡
仲融進士鄭相邠人王玠全拜

陵下

又正書七行
行九字

丁亥清明日權縣事范益率致政馬麟之監征高士若
郝師雄丞員延年簿孟及申恭謁 陵下是日麗景咏

齋春氣融達遊人共樂排燭夜歸

按乾陵唐高宗陵也在乾州奉天縣北十里今縣

州東至僖宗靖陵十里肅宗建陵四十五里太宗

昭陵六十里宋元祐中計使游公圖而刻之防禦

推官趙楷為之記又有于閩國所進無字碑高三

十餘尺螭首龜趺巋然表裏無一字今題名有十

三段崇寧政和宣和年者九段金正大元年者一

段興定五年者二段丁亥清明日一段興定二年

為宋嘉定十四年正大改元為宋嘉定十七年但

云夏廿九日不知何月也丁亥為金正大四年宋

之寶慶三年也蓋自宣和五年以後隔九十八年

而後有金人題名陵之曠無人跡亦云久矣題名

中姓名間有缺泐其存者台之宋金得四十二人

見於宋史者一人曰劉錫附見劉仲武傳仲武字

子文秦州成紀人官西寧都護童貫招誘羗王子

滅征薄哥收積石軍邀仲武計事仲武曰王師人
美必降但河橋功力大非倉卒可成貫許以便宜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三 宋二十一

僕哥果約降而索一子爲質仲武卽遣子錫往河
橋亦成仲武帥師渡河挈與歸貫掩其功仲武亦
不自言徽宗遣使持琰至邊賜獲王者訪得仲武
召對帝勞之問幾子曰九人悉命以官錫問門祇
候此題劉錫字禹圭以宣和癸卯三月謁陵疑卽
其人癸卯是宣和五年又宋京一人見宋詩紀事
成都人崇寧進士而不言官位此題在宣和五年
云按部再至是已顯仕矣不知卽其人否又金史
一人胥謙附見忠義馬慶祥傳元光元年十一月
聞元將萌古不花將攻鳳翔行省檄慶祥與治中
胥謙分道清野遇大兵邀其歸路慶祥不屈而死
胥謙及其子嗣亨亦不屈死謙贈輔國上將軍彭
化軍節度使此題稱刺史與史稱治中小異然與
定五年之明年卽改元元光當卽其人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三

宋二十一 九

靜應廟記

碑連額高五尺一寸三分廣四尺二寸
十八行行二十字行書額正書在耀州

耀州五臺山靜應廟記

朝奉郎知軍州事賜緋魚袋借紫王允中記

宣德郎充陝西路提舉學事司管句文字東長孺書

崇寧二年春三月丁亥允中始涖郡事適境內經時不

雨零禁祈禳邈無應者乃考圖經訪諸靈蹟郡城之東
五里有五臺山孫真人祠實舊隱也以美利在民廟食
久矣丙申躬率僚吏禱焉卽獲甘雨三尺合境告足自
是每禱則昭答如響爰請褒崇賜額靜應秋九月丙申
賁 勅以告屬亢陽有請里民奔轅祠下踵未及旋
已復霈然剡章載上錫號妙應嘗召華原令張魴尉李
倚諭之曰祭有五義凡施法定國勤事與夫禦災捍患
皆得祀之矧真人生不屈于世以保其素死能福斯民
以食其土而祠宇卑陋僅庇風雨非所以上副 朝
廷褒大旌顯之意下副邦人祈報敬事之誠魴倚聞之
趨走赴功鳩材庀工三年春三月經始踰月告成於是
棟宇之制始稱其嘉號真人諱思邈清風高節與夫靈
異變化之迹具載傳記而盛德茂功又已著於 訓
詞茲不復紀九月二十日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三

宋二十一 十

朝奉郎通判軍州事賜緋魚袋于巽立石

刊者劉源

靜應廟勅告

碑連額高八尺三寸廣三尺七寸作兩截書上十九
行行九字下十八行行十八字連額並正書在耀州

威德軍五臺山靜應廟額勅并加號妙應真人告詞

尙書省昧耀州靜應廟禮部狀近承都省付下陝府西

路轉運司奏據耀州申契劫孫思邈本華原人所禱靡有不應乞賜一廟額本司保明是實竊下太常寺看詳據本寺狀檢准令節文諸神祠應旌封者先賜額今依條欲擬靜應廟為額本部欲依太常寺擬到前項事理施行伏候指揮牒奉

勅宜賜靜應廟為額牒至准

勅故牒崇寧二年八月二十一日牒 右正議大夫守

右丞吳 左銀青光祿大夫守左僕射

勅耀州華原縣五臺孫真人山川勝境仙聖所居其盛德茂功顯聞于世者朕必秩而祀之惟真人生於有唐

見謂隱逸應物之迹具載史官廟食華原時迺鄉縣所

禮休祝美利在民肆加褒崇特建榮號尙其歆懌永福此邦可特封妙應真人 中書令 中書侍郎臣趙

挺之宣奉 中書舍人臣慕容彥逢行奉 勅如右

牒到奉行 侍中 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京

門下侍郎將 給事中時中崇寧三年二月二十九日

代時都事康繼隆受 左司員外郎方會付吏部 尙

書令 尙書左僕射京尙書右僕射 尙書左丞

尙書右丞居厚 吏部尙書執中 吏部侍郎洵

仁 告妙應真人奉 勅如右符到奉行主事李孝

蔡郎中矜令史李遵書令史張應三月五日下午十月八日將仕郎美原縣尉兼主簿臣王忠書朝奉郎通判軍州事賜緋魚袋臣于巽同立石朝奉郎知軍州事飛騎尉借紫臣王允中立石 臣劉源刊

中有中書侍郎趙挺之又有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

郎京蔡京也門下侍郎將許將也尙書右丞居厚吳

居厚也吏部尙書執中何執中也吏部侍郎洵仁鄧

洵仁也 關中金

逍遙栖禪寺詩刻

石高一尺八寸廣一尺二寸八行行十四字正書在鄆縣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三 宋二十一 三

題逍遙栖禪寺

朝奉郎通判軍府事唐遵

圭峯大士翻經處雅俗今猶說草堂十頃筠篁環殿閣

百年松檜老風霜臨溪洗鉢憐僧野卷旆搜山意盜藏

時因捕盜至此試取禪詮滌吾慮蕭然心地頓清涼

崇寧甲申冬至前二日

蕪湖縣學記

碑高一尺二寸六分廣五尺一寸四分二

十一行每行字數不等行書在蕪湖縣

太平州蕪湖縣新學記 禮部尙書黃裳撰

無為守米芾書

崇寧元年仲秋

天子思欲推廣

神宗皇

帝三舍造士之法

詔講議司條具以聞奉司奏

言先王之時比閭族黨之間莫不有學所以明人倫厚

風口及其成也無思犯禮莫不好德伏請縣邑皆得以

置學越十月承議郎知蕪湖縣林修奉

詔從事

前此所建適如

詔百第率閭里子弟來就教育

推布教條考察如法將拜口郡學而使口口口有以貢

焉乃其職也鄉教之設黨有庠庠者養也以主乎造士

遂有序序者射也以主乎口士兼口口口而有之學也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三 宋二十一

此學之名所以施於國歟黨領五族之眾先口之政已

能口有相保之智相口口口相葬之礼相教之義教而

化之犹以為未也中有庠焉則口其德而成就之也遂

領五縣之眾有州民之仁足以相朋有鄉民之恩文足

以相往來五常之善於是乎備矣中有序焉則觀其德

而選取之也自黨遂之教廢庠序不設約束之規既以

疎漏修學之士多口口闕不及前古遠甚然而今之州

古之國也縣邑皆得以置學其猶黨遂之有序序歟昔

時大夫富其民有口口其民有政養育有道考察有法

并移有序故其造士道德同宗本末相應未口口口焉

方今

朝廷推行三舍考察之制凡目甚悉必得

為宰者運量乎其中而使士之有口於口者有所資有

累於事者有所代積漸涵養視成論辨出於優游而不

迫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朝廷樂育人才崇建學

校之意庶幾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其口口存乎口口而

已此正

天子有望於郡邑者也令君其勉哉

翰林張士亨摹刊

米老學記乃字字有體勢亦鮮敗筆米書中之可貴

者其原碑海內之存否不可知大抵為偽墨跡者必

自舊榻本中摹出則雖屢經翻刻固尚有典刑也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三

宋二十一

事快

右蕪湖縣學記米元章書自署無為守而不列官與

它碑式異宋史元章傳稱年四十九卒而蔡肇撰墓

誌云年五十七卒於淮陽郡齋其文互異予按元章

跋晉謝安真蹟帖云余生年辛卯又有辛卯米芾四

字小印則以仁宗皇祐三年生至哲宗元符三年己

卯已四十九年矣如史所云即不及徽宗朝而元章

却在徽廟時始以上書顯其知無為軍當在崇寧三

年明年始擢禮部員外郎再出知淮陽而歿於官則

墓誌云五十七者為不誤蓋其卒以大觀元年歲在

丁亥爰書此以糾史之謬清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碑云崇寧元年仲秋天子思欲推廣神宗皇帝

三舍造士之法詔講議司條具以聞本司奏請縣

邑皆得以置學越十月承議郎知蕪湖縣事林修

奉詔從事云云宋史選舉志元豐二年頒學令太

學置八十齋史作八千齋各五楹容三十人外舍生

二千人內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月一私試歲

一公試補內舍生間歲一公試補上舍生彌封騰

錄如貢舉法而上舍試則學官不預考校公試外

舍生人第一第二等升內舍入優平一等升上舍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三 宋二十一 三五

皆參攷所書行藝迺升上舍分三等此神宗三舍

造士之法本行於太學者也崇寧元年宰臣請天

下州縣並置學州置教授二員縣亦置小學縣學

生選考升諸州學州學生每三年貢太學至則附

試別立號考分三等入上等補上舍入中等補下

等上舍入下等補內舍餘俱外舍此崇寧元年推

廣三舍造士之法及縣邑置學之緣起也此碑撰

者黃裳傳有字文叔者隆慶府普城人係乾道五

年進士非此黃裳碑不署建立年月潛研跋謂米

芾知無為當在崇寧三年則立碑亦在其時矣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三終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三 宋二十一 三五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四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誤

宋二十二

元祐黨籍碑

碑有二本一是裴本正書隸額有饒跋在靜江府一碑高六尺廣三尺一十五分行字多寡不等正書額題元祐黨籍碑五字亦正書後有沈跋在融縣

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別淑慝明信賞刑黜元祐害政之臣靡有佚罰乃命有司夷考罪狀第其首惡與其附麗者以聞得三百九人 皇帝書而刊之石置於文

德殿門之東壁永為萬世臣子之戒又 詔臣京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四 宋二十二

書之將以頒之天下臣竊惟 陛下仁聖英武遵

制揚功彰善輝惡以昭先烈臣敢不對揚 休命

仰承 陛下孝悌繼述之志司空尚書左僕射兼

門下侍郎臣蔡京謹書

元祐黨籍

文臣

曾任宰臣執政官

司馬光 故 文彥博 故 呂公著 故 呂大防 故

劉摯 故 范純仁 故 韓忠彥 故 曾布 故 梁燾 故

王巖叟 故 蘇轍 故 王存 故 鄭雍 故 傅堯俞 故

趙瞻 故 韓維 故 孫固 故 范百祿 故 胡宗

愈 故 李清臣 故 劉奉世 故 范純禮 故 安燾 陸

佃 故 黃履 故 張商英 故 蔣之奇 故

曾任待制以上官

蘇軾 故 劉安世 故 范祖禹 故 朱光庭 故 姚勗

故 趙君錫 故 馬默 故 孔武仲 故 孔文仲 故

吳安持 故 錢總 故 李之純 故 孫覺 故 鮮

于侁 故 趙彥若 故 趙尚 故 王欽臣 故 孫升

故 李周 故 王汾 故 韓川 故 顧臨 故 賈易

呂希純 故 曾肇 故 王觀 故 范純粹 故 呂陶 故 王古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四 宋二十二

豐稷 故 張舜民 故 張問 故 楊畏 故 鄒浩 故 陳少

斗 謝文權 故 岑象求 故 周鼎 故 徐勣 故 路昌衡

故 董敦逸 故 上官均 故 葉濤 故 郭知章 故 楊

康國 故 龔原 故 朱紱 故 葉祖洽 故 朱師服

餘官

秦觀 故 黃庭堅 故 晁補之 故 張耒 故 吳安詩 故 歐

陽棐 故 劉唐老 故 王鞏 故 呂希哲 故 杜純 故 張保

源 故 孔平仲 故 據宋史新編及續資治通鑑 此下接湯敏等四十八人 衡鈞 故 袁公適

故 饒本表誤作充宋史新編 馮百藥 故 沈本及新編 周誼

孫琮 故 范柔中 故 鄧考甫 故 王察 故 趙洵 故 封覺民

故 胡端修 李侏 李賁 趙令時 郭執中

石芳 金極 高公應 安信之 張集 黃策

吳安遜 周永徽 高漸 張鳳 故 鮮于綽 呂

諒卿 王貫 朱紘 吳朋 故 梁安國 王古

蘇迥 檀固 何大受 王箴 鹿敏求 江公望

會紆 高士育 鄧忠臣 故 种師極 韓治

都貺 秦希甫 錢景祥 周緯 何大正 呂彥

祖 梁寬 沈千 曹興宗 羅鼎臣 劉勃 王

拯 黃安期 陳師錫 于肇 黃遷 万俟正 故

作莫快正統本及新編俱作莫快皆誤今據續資治通鑑卷五十五年正月庚戌選人呂亮卿等注內改正 許堯輔 楊肅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四 宋二十二

胡良 梅君俞 寇宗顏 張居 李脩 逢純

熙 故 高遵恪 續通鑑作遵 秘今依二本 黃才 曹盥 侯頤道 新編

作顯 周遵道 林膚 葛輝 故 宋壽岳 王公彥

王交 張溥 許安修 劉吉甫 胡潛 董祥

楊瓊寶 新編作 寶 倪直孺 蔣津 王守 鄧允中

沈本及新編俱作元中 梁俊民 王陽 新編及續通鑑此下接張裕 陸表民 葉

世英 張裕 謝潛 陳唐 劉經國 故 湯餞 故

司馬康 故 宋保國 故 黃隱 畢仲游 常安

民 汪衍 余爽 鄭俠 常立 程頤 唐義問

故 余卞 李格非 陳權 任伯雨 張庭堅

馬涓 孫壽 故 陳邦 朱光裔 蘇嘉 龔夫 本

史作 王回 故 呂希績 故 吳儔 故 歐陽中立 故

尹材 故 葉伸 故 李茂直 吳處厚 故 李積

中 商倚 故 陳祐 虞防 李祉 李深 李之

儀 范正平 曹葢 楊琳 蘇昞 葛茂宗 劉

謂 柴袞 洪羽 趙天佐 新編作 天佑 李新 扈充 故

續通鑑作 趙元 張恕 陳并 洪芻 周錡 新編及續通鑑俱作 錡 蕭

利 趙越 新編作 越 滕友 江洵 方适 續通鑑作 适 許端

卿 李昭玘 向紉 續通鑑作 紉 陳察 鍾正甫 高茂

華 楊彥璋 廖正一 李夷行 彭醇 梁士能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四 宋二十二

武臣 張翼 李備 故 王獻可 故 胡田 馬諗 王履

趙希夷 任潛 郭子旂 錢盛 趙希德 王

長民 李永 故新編作 李水 王庭臣 吉師雄 李愚

吳休復 故 崔昌符 潘滋 高士權 李嘉亮

李琬 續通鑑作 琬 劉延聲 姚惟 李基

內臣 梁惟蘭 故 陳衍 故 張士良 梁知新 故 李倬

譚辰 寶鉞 趙約 黃卿從 續通鑑作 卿 馮說

會燾 蘇舜民 楊偶 梁弼 陳恂 張茂則 故

故

張琳 裴彥臣 李偁 故 閻守勳 王紱 李

穆 蔡克明 王化基 王道 鄧世昌 鄭居簡

張祐 沈本無據 王化臣 沈本無據

為臣不忠曾任宰臣

王珪 沈本無據 章惇

元祐黨議

口其當者所謂公論天地並存日月並明亘億萬年
矛盾馳互此脉終不可亂欲勢力變置之有是哉

徽宗固隨 高宗亦繼 昭雷觀國史謂 實錄及

論公家傳等書大抵有攷慶元戊午備末口口林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四 宋二十二

五

始獲識 左丞梁公之曾孫府鈴轄律愛其有前輩

風度相與光曜暇日從容及籍中名氏因謂欲刻諸

石便報傳夫前此一時之屈而後此萬世之伸其所

得孰多然惟是焉計淺之為丈夫耳非所施於昔賢

特碑苟無恙彼小人者有所口惠其于曠君子本以

利己浮說定罪惡口位而至於我生道家魁死貽鬼

誅蓋至口其邪心要少爰明斯舉也似不無補歲九

月旦吉川饒祖堯敬跋 鐫于龍口巖刊者王俊

元祐所立姦黨碑以司馬溫公為首一旦為雷所霹

張山人有詩昨夜風雷起擊碎奸黨碑若問張山人

不知 事文類集

元祐黨籍碑一卷蔡京元長所書也崇寧初京在相
府追憾元祐諸賢乃籍司馬光以下三百九人指為
奸黨請徽宗書而刻之又自書頒於天下俾各刻石
以示後世京之意蓋欲污蔑諸賢使其子孫亦有餘
辱也抑豈知公論之在人心者終不可泯至於摩挲
遺刻歷數姓名粲然若繁星之麗天雖其子孫亦以
祖父得與涑水伊川聯名為榮曾不以為辱也嗚呼
愛憎之私果何以掩是非之公邪京可謂謬用其心
矣碑之所列德業無聞者居多然賴此碑之存而天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四 宋二十二

六

下後世知其為君子之黨是則京之詆之乃所以譽

之也歐陽子有言彼讒人之致力乃借譽而掄揚豈

不信哉嘗川沈疇以其祖干名在黨籍懼久而磨滅

特取家藏搨本重刻於石行人司副姑蘇周君得此

卷出以示余瞻仰之餘肅然起敬因識於下方嗚呼

世之惡直醜正髣髴於京者覽此碑尚亦自省哉吁

江何喬新識 文集

此碑自靖國五年毀碎遂稀傳本今獲見之猶欽寶

錄矣當毀碑時蔡京厲聲曰碑可毀名不可滅嗟乎

烏知後人之欲不毀之更甚於京乎諸賢自涑水眉

山數十公外凡二百餘人史無傳者不賴此碑何由知其姓氏哉故此擇福之道莫大乎與君子同禍小人之謀無往不復君子也石工安民乞免著名今披此籍諸賢位中赫然有安民在倪元略跋

元祐黨籍徽宗書之立石端禮門其初九十八人爾既而蔡京復大書頌郡縣以上書人及已所不喜者作附麗人添入凡三百九人碑稱皇帝嗣位之五年蓋崇寧四年也是時籍中曾任宰臣執政者十無一存曾任待制及餘官亦已零落過半亡者毀其繪像及所著書奪其墳寺存者定為邪等降責編管荒徼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一 七

禁不得同州住其子弟亦不得詣闕下小人之快意未有甚于斯時者矣豈復有所忌憚乎其後張綱看詳謂王珪一名不合在籍自九十七人外益以上官均岑象求江公望范柔中鄧考甫孫諤六人共一百三人皆係名德之臣許子孫陳乞恩例次數而龔頤正遂采三百九人之事跡成元祐黨籍列傳譜述一書凡一百卷蓋惟恐其闕然則小人之厄君子適以榮之士之自立宜審所擇矣京所書刊石滿天下惟桂林勒之崖壁故至今獨存碑後王珪章惇姓名漫漶者為瀑泉所泐也曝書亭集

晁氏客語云紹聖初籍定元祐黨止數十人世以為精選後乃汎濫人以得與為榮而議者不以為當也張文簡綱華陽集有紹興間進劄子云臣等看詳黨籍人姓名見于碑刻者有二本一本計九十八人一本三百九人內九十八人係崇寧初所定多得其真其後蔡京再將上書人及已所不喜者附麗添入黨籍汎濫雜冗遂至三百九人看詳得九十八人內除王珪不合在籍自餘九十七人多是名德之臣所有三百九人除九十七人係前石刻所載其餘更有侍從上官均岑象求餘官江公望范柔中孫諤鄧考甫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一 八

等六人名德亦顯然可見其計一百三人依得累降推恩指揮許子孫陳乞恩例云云宰臣文彥博執政梁燾等十六人待制以上蘇軾等三十五人餘官秦觀等三十九人以此攷之蔡京手定黨籍原有二本南渡合二本詳定為三本王伯厚小學紺珠載三百九人乃京第二本龔頤正列傳譜述一百卷凡三百五人又不可詳者四人亦據第二本也今此碑列章惇李清臣張商英賈易楊畏輩蓋亦第二本未經南渡詳定者慮為諸賢之玷故詳著之云帶經堂集余同官黃州司馬于北溟成龍由粵西來贈余元祐

黨籍碑一本云碑在柳州之融縣乃黨人沈千曾孫
沈暉刻也暉跋云元祐黨籍蔡氏當國實爲之徽廟
遺悟乃詔黨人出籍高宗中興復加褒贈及錄其子
若孫公道愈明節義凜凜所謂誦于一時而信于萬
世矣其行實大槩則有國史在有公議在餘官第六
十三人酒暉之曾祖父也後復官終提點杭州集真
觀贈奉政大夫暉幸託名節後敬以家藏碑本錢諸
玉融之真仙岩以爲臣子之勸云嘉定辛未八月既
望朝奉郎權知融川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古雲沈暉
謹識又周元亮先生書影亦載此碑一則附錄之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四 宋二十二 九

書影云倪文正題元祐黨碑云云余凡兩見此碑各
不同碎碑之後宜無可揭當時令郡邑各建之或尙
有存者故其式弗一耳鈔廊 偶筆
元祐黨籍碑世所見者皆西粵重勒本是刻爲故相
梁公燾曾孫律所重勒而吉州饒祖堯跋之其中注
已故者六十餘人則西粵本所無也內臣之後另書
王珪之名而愆之曰爲臣不忠曾任宰執章惇亦與
西粵本不同王丞相雖具臣故不應與章同列當以
梁碑爲是也結 碑 集

余得黨籍碑二本一沈暉所跋者一饒祖堯所跋者
饒本視沈本字樣較大又題額沈是正書饒是八分
書按書影謂當時令郡邑各建之或尙有存者故其
式弗一沈饒摹刻之不同以此故也觀妙齋金 石 跋 畧
碑完具其立此者朝奉郎權知融州軍州兼管內勸
農事古雲沈暉也暉爲沈千之曾孫以家藏碑本鐫
諸玉融之真僊巖碑式凡三截上橫勒蔡京書題云
皇帝嗣位之五年証之於史實崇寧三年也徽宗紀
六月戊午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
爲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朝堂今碑悉與史合惟碑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四 宋二十二 十

所言皇帝書而刊之石置於文德殿之東壁崇寧元 年 籍 元 祐 及 元 符 諸 臣 百 二 十 人 御 書 刻 石 端 禮 門 見 本 紀則史未嘗載上自書也史
摠計元祐元符而碑止題元祐黨籍較史微有異文
豈固以元祐爲首惡而大書特書之與中截文臣內
分宰執侍從餘官又有武臣內臣並列其名次然碑
以司馬光居宰執第一而紀則首文彥博碑以內臣
張士良武臣王獻可爲第三而史則悉列于首蓋爲
重定之次如此又書爲臣不忠曾任宰官二人王珪
章惇不與上諸官連案是事在三年二月己酉詔王
珪章惇別爲一籍如元祐黨今碑另行所書是也下

載暉自記刻石始末為臣子之勸嗚呼京之計欲出死力以沉錮幽埋此諸君子者今反借力而譽揚然則京之愚為可悲而惜不早覺悟也

授堂金石錄

按元祐黨姓名有二碑一立於崇寧元年之九月徽宗手書刻石置端禮門凡百有二十人首文彥博明年九月臣僚請頒端禮門石刻於外路州軍一立於三年之六月徽宗手書刻石置文德殿門之東壁凡三百九人首司馬光又命蔡京書大碑頒之天下此在長編及宋紀具有明文京所書者乃三百九人非百二十人也而陳極通鑑續編於崇寧二年大書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

宋二十二

十一

云頌蔡京所書元祐黨碑刻石於州縣三年則但云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刻石於朝堂反不及蔡京書碑事薛應旂王宗沐皆因之何其謬也

畢沅續資治通鑑攷異

右元祐黨籍碑徽宗朝元有兩本崇寧元年九月己亥御書刻石於端禮門者此初本也三年六月戊午重定一籍通三百九人御書刊石置文德殿門東壁又詔蔡京書頌之州縣令皆刻石此再刻本也五年正月以星變除毀朝堂石刻如外處有石刻亦令除毀而元刻無有存者今世所傳乃南宋人所翻三百九人之本一在靜江府有慶元戊午饒祖堯跋一在

融州有嘉定辛未沈璋跋饒本字畫較大於諸臣身故者名下注一故字與沈本異沈本末一行為臣不忠曾任宰臣王珪章惇兩人饒本有惇無珪饒本內臣有王化臣一人沈本無之袁公適饒本誤袁為充馮百藥沈本誤馮為洪龔夫饒誤作史饒本額元祐黨籍四字八分書沈本額元祐黨籍碑五字正書按崇寧詔書云三百九人以兩碑所列姓名數之皆闕其一當於饒本增入王珪一人沈本增王化臣一人乃得其實餘官內湯餗以下四十八人當移於衡鈞之前則兩本皆誤當依宋史新編正之予嘗讀新定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

宋二十二

十一

續志知淳安縣學亦有元祐黨籍碑縣尉司馬述所刊不審今尙存否夫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也而姦臣欲以紹述之說奪之紹述為孝則更改為姦人主聽之亦若近理雖然忠孝者一家之私也是非者萬世之公也文武之子孫以紹述為孝幽厲之子孫亦可以紹述為孝乎神宗所用之人所勅之法海內皆以為非獨其臣子是之又以議論之不能勝而假威力以勝之而人心終不服也人主之權能行於一時不能行於萬世讀黨籍之碑崇寧君臣幾大快於心矣豈知人心所不服即天心所不祐向以入此籍為辱

者後且以不得與此籍為恥矣若夫會布張商英楊畏之翻覆無特操者蔡京雖抑之而後世終不能揚之此又出乎其人之能自立而非可僥倖以取名也

潛研堂金
石文跋尾

元祐黨籍碑姓名攷

文臣曾任宰臣執政官

司馬光

故史傳字君實陝州夏縣人神宗朝累加資政殿學士居洛陽十五年帝崩赴闕臨奠為門下侍郎元祐元年九月薨贈太師諡文正昭聖初御史周秩首論光誦先帝章惇蔡京請廢宗廟帝不許乃令奪贈諡惇言不已追貶秩軍節度使又貶崖州司戶參軍徽宗立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京撰奏黨碑命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當鑄字辭曰民愚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黨邪民不怨也府官怒欲加罪位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鑄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靖康元年遺贈謚建炎中配享哲宗廟庭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四

宋二十一

十三

氏聞見錄公既改新法或謂公曰元豐舊臣如章惇呂惠卿輩皆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義問上則朋黨之禍作矣不可不懼公正色曰天若祐宋必無此事遂改之

文彥博

故史傳字寬夫汾州介休人神宗朝累拜太尉諡老不疑以大師致仕居洛陽元祐初司馬光薦彥博舊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宣仁后命平章軍國事居五年復致仕紹聖初章惇秉政言者論彥博朋附司馬光誅殺先烈降太子少保卒崇寧中預元祐黨籍後特命出籍追復太師

呂公著

故史傳字晦叔眉簡子元祐三年累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明年一月薨贈太師中國公諡曰正獻紹聖元年章惇為相以惇惡張商英周秩居言路論公著更賜諡法度刑罰再貶建武軍節度使呂化軍司戶參軍徽宗立追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左光祿大夫入黨籍等

呂大防

故史傳字微仲其先復歸青光祿大夫初惇遷贈諡元祐中累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立即八年乞避位未幾左正言上官均論其庸碌改法右正言張商英御史周秩列逐相繼攻之惇學士知州州貶秘書監分司南京居鄆州言者又以修神宗實錄直書其事為詆毀徙安州紹聖四年貶舒州團練副使安置循州至虔州病薨徽宗即位復其官高宗紹興初又復大學士贈太師宣國公諡曰正忠續資治通鑑長編元祐三年三月乙亥尚書左僕射呂大防罷大防位首相六年當國日久羣臣皆歸及宣仁始崩附侍御史來之邵乞先送大防以破大臣朋黨因疏列神宗商拔之人章惇安燾惠卿等以備進用大防亦自求去位帝玉從之詔以觀文殿大學士知領昌府後

二日改知永興軍 又曰三年七月己亥詔知涇州文閣侍制呂大忠特除實文閣直學士知涇州大忠因言臣弟大防自罷請籍流落累年恐一旦不虞除職名只量移大防陝西州郡居住不聽 劉摯 故史傳字莘老永興

除職名只量移大防陝西州郡居住不聽 劉摯 故史傳字莘老永興

除職名只量移大防陝西州郡居住不聽 劉摯 故史傳字莘老永興

除職名只量移大防陝西州郡居住不聽 劉摯 故史傳字莘老永興

除職名只量移大防陝西州郡居住不聽 劉摯 故史傳字莘老永興

除職名只量移大防陝西州郡居住不聽 劉摯 故史傳字莘老永興

除職名只量移大防陝西州郡居住不聽 劉摯 故史傳字莘老永興

除職名只量移大防陝西州郡居住不聽 劉摯 故史傳字莘老永興

除職名只量移大防陝西州郡居住不聽 劉摯 故史傳字莘老永興

除職名只量移大防陝西州郡居住不聽 劉摯 故史傳字莘老永興

除職名只量移大防陝西州郡居住不聽 劉摯 故史傳字莘老永興

除職名只量移大防陝西州郡居住不聽 劉摯 故史傳字莘老永興

除職名只量移大防陝西州郡居住不聽 劉摯 故史傳字莘老永興

除職名只量移大防陝西州郡居住不聽 劉摯 故史傳字莘老永興

除職名只量移大防陝西州郡居住不聽 劉摯 故史傳字莘老永興

除職名只量移大防陝西州郡居住不聽 劉摯 故史傳字莘老永興

除職名只量移大防陝西州郡居住不聽 劉摯 故史傳字莘老永興

除職名只量移大防陝西州郡居住不聽 劉摯 故史傳字莘老永興

除職名只量移大防陝西州郡居住不聽 劉摯 故史傳字莘老永興

除職名只量移大防陝西州郡居住不聽 劉摯 故史傳字莘老永興

除職名只量移大防陝西州郡居住不聽 劉摯 故史傳字莘老永興

除職名只量移大防陝西州郡居住不聽 劉摯 故史傳字莘老永興

除職名只量移大防陝西州郡居住不聽 劉摯 故史傳字莘老永興

除職名只量移大防陝西州郡居住不聽 劉摯 故史傳字莘老永興

除職名只量移大防陝西州郡居住不聽 劉摯 故史傳字莘老永興

除職名只量移大防陝西州郡居住不聽 劉摯 故史傳字莘老永興

兼門下侍郎封國公而會布為右相多不協言事者助布排忠彥以觀文殿
大學士知大名府又以欽聖欲復廢后為忠彥再降大中大夫留州居住又
論忠彥在相位不應棄遠州論崇信軍節度使使濟州居住復復制納磁州
圍棘副使復大中大夫遂以資奉大夫致仕卒 通鑑輯覽崇寧元年五月忠
彥為相與會布不協左司諫吳材右正言王能甫附布 曾布 史彥臣傳
論忠彥變神考之法度遂神考之人才遂罷知大名府 字子宣南
豐人紹聖初拜同知樞密院進知院事布贊博緒述甚力請甄賞元祐臣庶論
更役法不便者以勸放言極遠與大獄陷正人流貶絕廢略無虛日布多陰摭
之權宗立拜右僕射明年改元建中靖國獨當國漸進紹述之說明年又改
元崇寧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澗州坐職階遷遷太清宮太平州居住又
降司農卿分司南京又資散官衡州安置又以棄澗州資賀州別駕又資廉州
司戶凡四年徙舒州復大中大夫提舉崇寧宮大觀元年卒于澗州後贈觀文
殿大學士諡曰文肅 通鑑輯覽崇寧元年閏六月會布免布與蔡京素有隙
議事多不合會布擬增父陳佑甫為戶部侍郎京言布私其所親布忿然爭辨
久之帝不悅殿中侍御史錢若水援元祐之 梁燾 故史傳字况之朝
姦黨籍紹聖之忠賢于是布請罷出知澗州 州須城人紹聖
元年知鄆州朋黨論起以司馬光黨知鄆州三年再貶少府監分司南京明
年三貶雷州別駕化州安置卒 通鑑輯覽元符三年徽宗即位三月詔許梁
燾歸葬其子孫 宏簡錄紹聖元年黨論起上猶記其立論中
正多所開陳盡出公議以故最後論徙其子昭州後宗立始得歸 王巖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四 宋二十一

叟 故史傳字彥霖大名清平人元祐六年拜樞密直學士兼書院事宰相劉
明燾學士知鄆州明年徙河陽數月卒贈左正議大夫紹聖初追貶雷州別駕
張舜民無黨誌曰公拜樞密直學士會書院事連日或問有以君子小
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
用之理聖人唯說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成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成否若
君子既進小人不能與君子同事自然不得親近小人既進君子不
肯與小人爭進自然相引去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亂之機也 蘇轍
史傳字子由與兄軾同登進士紹聖初上疏言宗覽奏以為引漢武方先朝落
職累責鄆州居住三年又責化州別駕雷州安置徽宗即位徙永州岳州已而
復大中大夫提舉鳳翔上清太平宮崇寧中蔡京當國又降朝請大夫罷祠居
許州復大中大夫致仕政和二年卒追復端明殿學士淳熙中謚文定 按史
云三年又責化州別 王存 故史傳字正仲澗州丹陽人元祐三年累遷
為通鑑館覽作四年 向書左丞歲餘加資政殿學士吏部尚書
時在廷朋黨之論寢熾存為哲宗言人臣朋黨不可長然或不察則溢及善
人由是復與任事者屏除知大名府改知杭州紹聖初請老提舉崇寧觀選右
正議大夫致仕既而降通議大夫建 鄭雍 故史傳字公肅襄邑人哲宗
中靖國元年卒贈左銀青光祿大夫 立拜尚書左丞紹聖初洽
元祐宗臣雍頌頌首列周秩乘除詆之謂雍初為侍從時因徐王私於權臣以
進哲宗怒貶秩二年以資政殿學士知陳州徙北京留守坐元祐黨奪職如鄭

州改成都府元符元年提舉崇寧宮
歸未至而卒政和中復資政殿學士
元祐四年累拜中書侍郎六年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曰獻簡紹
聖中以元祐黨人奪贈謚著名流籍後黨綱解下詔褒贈其子 趙瞻
故史傳字大觀其先亳州永城人徙鳳翔之整屋元祐三年累擢樞密直學士
致書樞密院事明年以中大夫同知院事五年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曰懿
簡紹聖中言者以傳會元祐 韓維 故史傳字持國德第五子哲宗朝累
請臣追奪所贈官列于黨籍 拜門下侍郎有足之者寄為履歷
以太子少傅致仕轉少師紹聖中坐元祐黨左朝議大夫再請崇信軍節度
副使均州安置元符元年復左朝議大夫是歲卒徽宗初追復舊官 通鑑
輯覽紹聖四年落職 孫固 故史傳字和父鄭州管城人元祐二年知樞
密院事累官右光祿大夫五年卒贈開府
儀同三司諡曰溫靖紹聖時奪遺傳元符二年奪所贈官列元 范百祿
故史傳字子功鎮兄銜之子元祐中累拜中書侍郎罷為資政殿學士知河
南中從河陽河南慶銀青光祿大夫子祖述知鞏縣以父黨罷監中岳
廟後累官朝 胡宗愈 故史附胡宿傳宿從子字完夫元祐初舉御史
為資政殿學士知陳州徙成都府召為禮部尚書遷吏部卒 又弟宗回傳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四 宋二十一

云徽宗時官制變慶清陳延道 李清臣 故史傳字邦直魏人哲宗
州兄宗愈入黨籍宗回亦罷郡 卽位東拜中書侍郎紹
聖元年廷試進士清臣發策皆紕元祐之政子是紹述之論大與國是變
聖人相逐諸臣并籍文彥博呂公著以下二十八將悉竄瑣表清臣曰更先帝
法度不為無道然皆累朝元老若從博言必大駭物聽帝曰是世無中道耶令
揭榜朝堂置餘人不問坐狂婦人告清臣謀反以大學士知河南等落職知真
定府按狂婦人者據宏簡錄是姑子田氏外婦 東都事異誌曰元符中章
大非所安可貶雷州司戶參軍 又東都事異誌曰紹聖初元祐皇后
義非所用不以公正事上而乃謀取宰相首以紹述激怒上意自是朋黨論起
復被任用不以公正事上而乃謀取宰相首以紹述激怒上意自是朋黨論起
而士大夫其患結誣之說行而君臣其謗朝廷不復安靜而清臣亦不得相
矣 通鑑輯覽建中靖國元年冬十月李濟臣罪清臣與韓忠彥有
網好忠彥惟其言是聽范純禮之罷亦其謀也至是以哲宗布免 劉奉
世 史附劉致傳致字仲馮紹聖元年以端明殿學士知成德軍改定州論
先朝法無一當者奉世有力焉最為漏網恐不足見遂不許明年資光祿少卿
分司南京居杭州被削職致劾賜居沂亮以教得歸政和二年復端明殿
大名府鄆州崇寧初再奪職居沂亮以教得歸政和二年復端明殿
學士竟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資光祿少卿居沂州居壽安置柳州 范

純禮 史傳字彝仲海第三子徽宗立累擢尚書右丞坐詔罷為端明學士江軍節度使徐州安撫使徐州五年復左朝議大夫提舉鴻慶宮卒

安撫 門下侍郎知樞密院以老避去河南崇寧元年坐素滯州議其罪降明毅學士再貶寧國軍節度使漢陽軍安置濠州復又降州復通議大夫還洛卒後五歲悉遷其官職

陸佃 故史傳字農師越州山陰人徽宗即位累拜尚書左丞御史大夫遷洛卒後五歲悉遷其官職

黃履 故史傳字安中郟武人紹聖初累拜尚書右丞坐資政殿學士

張商英 史傳字天覺蜀州新津人哲宗初累使河北江西淮南皆宗親政召為右正言左司諫商英積誠元祐大臣不用已極力攻之徽宗交惡商英欲助梓求所以傾者哲宗不直商英徙左司員外郎既與漸交關事皆委監江監起知洪州舉運中書舍人謝表歷議元祐諸賢宗益畏其口徽宗出為河北都轉運使降知隨州宗寧初為吏部侍郎商英亦入京相商於徽宗商英與之善拜尚書左丞復與宗議政不合遂去京罷知惠州入元祐黨籍京罷相初知鄂州京復相以散官安置歸陝二州大觀四年京再遷起知杭州過兩淮為資政殿學士拜尚書右僕射坐力技部天信聖果貶衛州安置徽宗復起為資政殿學士三年卒

朱光庭 故史傳字景予字公操曾守司馬光薦為左正言累加集賢院學士成疾卒追諡忠文

范祖禹 故史傳字夢得哲宗立累為學士以龍圖閣學士知開州言者論祖禹修實錄語又據其諫中履從遂請外以龍圖閣學士知開州言者論祖禹修實錄語又據其諫中履乳姐事追貶武安軍節度副使州別駕安置濠州又徙資化而卒建炎二年追復龍圖閣學士

朱光庭 故史傳字景予字公操曾守司馬光薦為左正言累加集賢院學士成疾卒追諡忠文

趙君錫 故史傳字安仁孫字無愧知應天府紹聖四年遷居

馬默 故史傳字處厚臨江州城武人哲宗朝居四亭趙君錫錫州居住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四

初累使河北江西淮南皆宗親政召為右正言左司諫商英積誠元祐大臣不用已極力攻之徽宗交惡商英欲助梓求所以傾者哲宗不直商英徙左司員外郎既與漸交關事皆委監江監起知洪州舉運中書舍人謝表歷議元祐諸賢宗益畏其口徽宗出為河北都轉運使降知隨州宗寧初為吏部侍郎商英亦入京相商於徽宗商英與之善拜尚書左丞復與宗議政不合遂去京罷知惠州入元祐黨籍京罷相初知鄂州京復相以散官安置歸陝二州大觀四年京再遷起知杭州過兩淮為資政殿學士拜尚書右僕射坐力技部天信聖果貶衛州安置徽宗復起為資政殿學士三年卒

蘇軾 故史傳字子瞻眉山人元祐七年兼翰林侍讀兩學士所作文詞命以為議斤先朝果貶寧遠軍節度使惠州安置徽宗立移肅州改蘇州團練副使徙永州被遷提舉玉局觀復朝表即建中靖國元年軾自為舉于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為本忠規諫論軍臣無出其右但為小人忌惡不使安於朝廷之上

劉安世 史傳字器馬光入相薦為祕書省正字累知成德軍意停用事尤忌惡之熙寧初安世再貶少府少監三貶新州別駕安置英州又徙梅州徽宗即位以集賢殿修撰知鄭州真定府會布又忌之不使人入朝蔡京既相連七請至峽州窮居承議郎下居宋都宣和六年復待制中書舍人明年卒

會任待制以上官

蔣之奇 故史傳字穎叔常州宜興人元祐初累拜翰林學士兼侍讀坐黃守改州徙慶州徽宗立拜知樞密院事崇寧元年知杭州以秦河漣事奪職降中大夫以疾告歸提舉峴山觀三年卒後錄其書陳邦述之言蓋復官職

朱光庭 故史傳字景予字公操曾守司馬光薦為左正言累加集賢院學士成疾卒追諡忠文

范祖禹 故史傳字夢得哲宗立累為學士以龍圖閣學士知開州言者論祖禹修實錄語又據其諫中履從遂請外以龍圖閣學士知開州言者論祖禹修實錄語又據其諫中履乳姐事追貶武安軍節度副使州別駕安置濠州又徙資化而卒建炎二年追復龍圖閣學士

趙君錫 故史傳字安仁孫字無愧知應天府紹聖四年遷居

馬默 故史傳字處厚臨江州城武人哲宗朝居四亭趙君錫錫州居住

舉鴻慶宮紹聖時坐附司馬光致仕卒紹興中以子純請贈開
府儀同三司加贈太保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馬默軍州居住 孔武
仲 故史附文仲傳文仲弟字常父元祐中累以實文閣待制知洪州徙宜州
坐元祐黨奪職居池州元符末追復之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孔武仲
居池州 孔文仲 故史傳字經父臨江新喻人元祐初哲宗召為中書舍人
追貶梅州別駕元符末復其官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孔文仲
居池州 錢總 故史附錢惟演傳惟演從孫字穆父哲宗時翰林
院直學士帝以命總仍兼侍讀穆極排詆諷全壘
攻之不已罷知池州卒元 李之純 故史傳字端伯滄州無棣人元祐
符末追復龍圖閣學士 中果改工部尚書紹聖中劉逖
勅其阿附蘇轍出知單州卒 通鑑輯覽李之純字端明
紹聖四年追奪官秩按之純弟之儀字端叔則端明弟也 孫覺 故史
字莘老商州人哲宗即位累擢御史中丞以疾請罷除龍圖閣學士提舉
舒州靈仙觀卒紹聖中以實為元祐黨奪職追復官徽宗即位復官職
鮮于侁 故史傳字子駿聞州人哲宗立召為太常少卿在職三月以疾求
去除策賢殿修撰知陳州卒 東都事略紹聖間以侁為元祐
黨削左議大夫策賢 趙彥若 故史附趙師民傳師
殿修撰送與蕭蕭云 民子試中書舍人 趙尚 故

史傳字公才邛州依政人元祐五年拜端明殿學士遷大中大夫卒贈右光祿
大夫紹聖四年以尚與元祐黨絕保其姓名於黨籍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趙
尚 王欽臣 故史附王洙傳洙字仲至元祐中果改集賢殿修
官秩 孫升 故史傳字君高郵人哲宗立累以天
成紀軍卒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王欽臣信州居住
聖四年王欽臣信州居住 孫升 故史傳字君高郵人哲宗立累以天
聖四年王欽臣信州居住 孫升 故史傳字君高郵人哲宗立累以天

李周 故史傳字純之馮州人哲宗立累改集賢殿修撰卒紹聖中
追貶賀州別駕後復舊職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李周
李周 故史附王禹偁傳禹偁字巨濟汝州人元祐中累以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李周 故史附王禹偁傳禹偁字巨濟汝州人元祐中累以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李周 故史附王禹偁傳禹偁字巨濟汝州人元祐中累以

王汾 故史傳字元伯陝人元祐中果以龍圖閣待制守穎州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王汾 故史傳字元伯陝人元祐中果以龍圖閣待制守穎州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王汾 故史傳字元伯陝人元祐中果以龍圖閣待制守穎州

韓川 故史傳字元伯陝人元祐中果以龍圖閣待制守穎州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韓川 故史傳字元伯陝人元祐中果以龍圖閣待制守穎州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韓川 故史傳字元伯陝人元祐中果以龍圖閣待制守穎州

顧臨 故史傳字子敦合州人元祐中累以龍圖閣待制守穎州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顧臨 故史傳字子敦合州人元祐中累以龍圖閣待制守穎州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顧臨 故史傳字子敦合州人元祐中累以龍圖閣待制守穎州

賈易 故史傳字明叔無為人元祐中累加直祕閣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賈易 故史傳字明叔無為人元祐中累加直祕閣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賈易 故史傳字明叔無為人元祐中累加直祕閣

宗立召為太常少卿進右議大夫改權刑部侍郎歷
工部吏部未滿歲為真以實文閣待制知鄆州人黨籍
公著三子字子進元祐初歷權太常少卿章惇相出為實文閣待制知老州
缺官張商英感希純之力徙權州歸州自京東而之浙西自浙西而上三峽
名為易地實困之也公著追貶希純亦以屯田員外郎分司南京居金州又實
舒州別駕使道州安置運中靖國元年還為待制知瀘州改州入崇寧黨
籍卒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呂希純金州居住 史論曰公著父子俱
位至宰相希純希純世濟其美然皆陷於崇寧黨籍何君子之不幸歟

呂希純 故史傳字元伯陝人元祐中累以龍圖閣待制守穎州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呂希純 故史傳字元伯陝人元祐中累以龍圖閣待制守穎州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呂希純 故史傳字元伯陝人元祐中累以龍圖閣待制守穎州

王觀 故史傳字子瞻揚州人元祐中累以龍圖閣待制守穎州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王觀 故史傳字子瞻揚州人元祐中累以龍圖閣待制守穎州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王觀 故史傳字子瞻揚州人元祐中累以龍圖閣待制守穎州

范純粹 故史傳字元伯陝人元祐中累以龍圖閣待制守穎州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范純粹 故史傳字元伯陝人元祐中累以龍圖閣待制守穎州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范純粹 故史傳字元伯陝人元祐中累以龍圖閣待制守穎州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四

宋二十一

十九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四

宋二十一

十九

下欲建其極以消弭朋黨須先分君子小人賞善罰惡不可偏廢則說甚至
又曰元祐士大夫再被降黜公義不獨全請與俱貶言者懼之落職知和州
王觀 故史傳字子瞻揚州人元祐中累以龍圖閣待制守穎州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王觀 故史傳字子瞻揚州人元祐中累以龍圖閣待制守穎州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王觀 故史傳字子瞻揚州人元祐中累以龍圖閣待制守穎州

呂陶 故史傳字元伯陝人元祐中累以龍圖閣待制守穎州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呂陶 故史傳字元伯陝人元祐中累以龍圖閣待制守穎州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呂陶 故史傳字元伯陝人元祐中累以龍圖閣待制守穎州

州改老州加徽徽開 直學士政和末年卒 朱師服 史無

秦觀

故史傳字少游揚州高郵人累兼國史院編修官紹聖初坐黨籍出...

晁補之

史傳字無咎濟州鉅野人進士第一元祐初累為...

張耒

字文潛號龍丘先生揚州人元祐初以文章召見...

歐陽棐

字德甫吉州永豐人元祐初以文章召見...

吳安詩

字安詩吳興人元祐初以文章召見...

劉唐老

字唐老黃庭堅見陳瑾傳云瑾論張耒...

王羣

字羣老在朝廷云云...

呂希哲

字原明哲宗初為崇政殿說書...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

官未在前編蘇軾計為舉表行服者以為言遂貶房州別駕安置於黃...

五年得自便居陳州晚監南嶽廟主管崇福宮卒建炎初贈集賢殿修撰...

少卿以直祿開知曹州旋遷崇寧為翰林知相州徙邢州 杜純 故...

張保源

字保源字澄之見草堂寺題名石刻...

孔平仲

字平仲故史附文仲...

馮百藥

字百藥周誼孫琮...

范柔中

字柔中月臣僚章疏姓名分正邪三等柔中名列邪上尤甚...

鄧考甫

字考甫字成之臨川人積官提點開封府界河渠坐事去...

封覺民

字覺民故史附見鄧孝...

趙令時

字令時宋詩紀事字德麟太祖次子燕王德昭元祐中...

郭執中

字執中石芳金極高公應...

張集

字集六人史黃策史無傳...

高漸

字高漸張夙故四人史...

呂諫卿

字諫卿王貫朱絃吳明故梁安國...

五人史 王古 史無傳 書卷引茅山志王古後宋時人茅山崇禪觀
 俱無傳 屬公事經車都尉楊排魚致王古書 按碑有兩王古 蘇迥 檀
 此所載書碑之王古與前王古歷官不同因附此備攷

固 何大受 王箴 鹿敏求 五人史 江公望 史無傳 民表碑
 州人建中靖國元年由太常博士拜左司諫出知淮陽軍未幾召為左司員外
 郎以直罷國知壽州蔡京為政編管南安軍遇赦還家卒建炎未與陳確同
 贈右諫議大夫 通鑑輯覽建中靖國元年六月罷左司諫江公望先是公望
 上疏言元祐人才皆出于熙豐培養之餘遺紹聖鳳遂之後存者無幾陛下若
 立元祐為名必有元豐紹聖為之對有對則爭與爭則黨復立矣疏入會集
 王府史以語言疑似成獄王上表待罪公望乞勿以無根之言加諸至親遂坐
 罪崇寧二年正月昭 曾紆 史無傳 宋詩紀事字公表布子以廢補官
 以黨事安置南安軍 撫州府志字公卷一作公表善詞翰以廢補官崇寧癸未坐黨
 籍配零陵與黃魯直善 江西詩話曾紆自號空青先生有集 高士育
 史無 鄧忠臣 故 史無傳 宋詩紀事字思長沙人熙寧二年進
 編撰忠宣公謚議鄧忠臣撰後附跋云按長沙鄧忠臣字慎思宋神宗朝擢為
 秘書省校書郎知衡陽入為南宮舍人歷考功因覆謚忠宣公遂入黨籍出守

彭門改汝海以宮祠罷歸終于家後贈 神師極 史無傳 汝神世衡
 直秘閣所居玉池降自號玉池先生 中疑師極亦世 衡之請孫也 都既
 秦希甫 錢景祥 周紱 何大正 呂彥祖
 梁寬 七人史 沈千 史無傳 曾孫陳黨籍碑跋但云後復官終提點
 俱無傳 杭州集與觀贈奉政大夫不詳其初所復何官
 曹興宗 羅鼎臣 劉勃 王拯 黃安期 五人史
 陳師錫 史無傳 字伯備建州建陽人徽宗立拜殿中侍御史歷知穎州
 論京下時號二陳紹興中贈直龍圖閣 按先 簡錄字伯備作伯修又紹興中贈官誤作召聖
 侯正 許堯輔 四人史 楊鼎 史無傳 未詳紀事字持正聞人
 俱無傳 元祐六年進士終建寧軍節度使

記人 胡良 梅君俞 寇宗顏 張居 李修
 逢純熙 故六人史 高遵恪 史無傳 續資治通鑑作遵裕字公
 俱無傳 純峻之孫也累貶郢州團練副使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四

宗師位復石屯衛將軍主管中樞廟卒贈永州 黃才 曹盛 侯
 國鎮使紹聖中崇贈奉國軍節度觀察西陲後

碩道 周道 四人史 林虜 史附林希傳希弟旦之子
 俱無傳 坐元符上書陷於黨籍 葛
 輝 故 宋壽岳 二人史 王公彥 史無傳 續資治通鑑紹興三
 州明道宮王公彥進秩二等以元符上 王交 張溥 許安修
 書入籍故也自是黨人見在者皆還官
 三人史 劉吉甫 史無傳 宋詩紀事吉甫入元祐黨籍時
 俱無傳 里未詳劉克莊後部干家詩載其聞笛一絕
 潛 董祥 楊瓌寶 倪直孺 蔣津 王守 鄧
 允中 梁俊民 王陽 陸表民 葉世英 張裕
 謝潛 陳唐 劉經國 故 湯敏 故十六人
 康 故史附司馬光傳光子字公休累遷校書郎光薨服除召為著作佐郎兼
 侍講以居喪蔬食寢地得履疾卒贈右諫議大夫 史傳論云康濟美
 象賢不幸短命而死世尤惜之然 宋保國 故 黃隱 二人史
 康不死亦將不免於紹聖之禍矣 俱無傳

畢仲游 史附見畢士安傳士安子字公叔與兄仲衍同登第徽宗時歷吏
 部郎中墮黨籍坎壤散佚而終弟仲愈歷國子監丞諸王府侍講
 知鳳翔府坐兄仲游陷黨籍廢黜而終弟仲愈歷國子監丞諸王府侍講
 遇先帝可除罪籍以仲愈為郎中擢秘書少監卒 常安民 史傳
 古州州人紹聖初拜監察御史論蔡京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已則誣
 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
 覺悟而逐去之是時京之姦始萌芽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又言今大臣為
 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朋附之流遂從而和之章疏前後至數十百
 上度終不能回遂巧外會布章檄比而排之章疏遂而和之章疏前後至數十百
 州酒稅滿三歲通判溫州徽宗立提點水興軍路刑獄蔡京用事人黨籍流落
 二十年政和未卒建炎四年贈諫議大夫 通鑑輯覽崇寧二年正月常安民
 陷黨事安遷溫州 邵氏聞見錄常安民長安人以篤字為業多收隋唐銘誌
 墨本亦能篆崇寧初蔡京蔡十為元祐黨籍刻石文德殿門又立於天下州
 長安府召安民安民辭曰乞不刻安民銘字於碑恐後世併以為罪 按長安
 錫字者姓安民居官而入黨籍者姓常安民顯然二人邵氏聞見錄乃於
 安民之上加一常字遂曰之為常安民自有此誤追倪文正跋亦云石工安民
 乞免著名今披諸賢位中赫然有安 汪衍 史無傳 附
 民在是亦誤以常安民為即安民也 余爽 史附
 附傳長於子字有龍與兄下皆以任子恩試按書郎元祐末極言請太皇太后
 還政章惇概不附已摘其言為謗訕以瀛州防禦推官除名黨籍封州久之起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四

知州未行罷職...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金石類... 月已亥詔初...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

宋一十二

二十七

一日正公...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金石類... 一時輿論...

余卡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金石類... 王孫親未...

非...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金石類... 史傳字...

陳璣...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金石類... 史傳字...

世道...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金石類... 平卒...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

宋一十二

三六

並進...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金石類... 居東...

馬消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金石類... 字元忠...

陳郭...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金石類... 左司...

蘇嘉...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金石類... 二年...

后... 化州... 夫... 王... 希... 歐陽... 尹材

葉伸... 李茂直... 吳處厚... 李積中... 陳

元年九月... 商倚... 李之儀... 李社... 李深... 范正

平... 曹益... 楊林

二人... 蘇... 葛... 柴... 趙... 李... 周

李昭... 蕭... 趙... 滕... 江... 方... 許... 鍾... 高... 廖... 楊... 彭

梁... 武... 張... 李... 王... 胡... 馬... 趙... 郭... 錢

王... 趙... 郭... 錢

史俱 趙希德 史無傳 宗室世系表太祖次子燕王德昭九世孫希德

王長民 李永 王庭臣 吉師雄 李愚

吳休復 故六人史 崔昌符 史無傳 按史有崔台符字平叔蒲陰

李嘉亮 李珣 劉延羣 五人史 姚雄 史附姚兪

潘滋 高士權

內臣 梁惟簡 故史附見顧臨傳云中人梁惟簡坐事宣仁太后得罪過洛陽

內臣

陳衍 故史官者傳開封人以内侍給事殿庭累官供備庫使梁惟簡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四 宋二十一 手

史來之邵方力紙元祐政事首術在垂簾日交結戚里進退大臣力引所私
俾居耳目之地坐貶監州酒稅務又編管白州徙配朱崖重辱起獄誣元祐
諸老大臣云結衍輩以謀廢立良嘗與衍同在宣仁后閣自州召之使宣
其說士貝至但言直仁彌留之際衍嘗可否二府事及用御資付外而已錄
無所得安惇蔡京乃奏衍疏隔兩宮斥隨龍內侍十餘人于外以剪除人主腹
心羽翼意在動搖大逆不道乃故處死令廣西轉運使程節節溢其刑 朱子名
臣言行錄引范諫遺事陳衍初管御藥院公為諫議就居城西白家巷東
鄉陳衍園也衍每至園中不放高聲謂同列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
死所 張士良 史無傳 附見陳衍傳詳上 續資治通鑑元符元年三
藥院官給事宣仁聖烈皇后與陳衍更直宮中掌文書其所從違某事皆衍
目于等頃降未嘗以問問有臣僚奏請東朝還政者衍匿其奏置中不以聞
則梁惟簡陳衍之徒微取高位盡變先帝成法深懼陛下下一日親政則必有
君而上之刑乃同視却慮否為傾搖之計於是疏隔兩宮及隨龍內侍十人悉
行放罷以去陛下之腹心受遺顧命元臣置以必死之地先帝任事之臣無
一存者以爲陛下之羽翼大道不道死有餘責陳衍罪在不赦 梁知新

故史無傳附見 李倬 譚辰 竇鉞 趙約 黃卿

從 馮說 曾燾 蘇舜民 楊偁 梁弼 陳洵

張茂則 故史官者傳字平甫開封人初補小黃門五遷至西

閻守勳 王紱 李穆 蔡克明 王化基

王道 鄧世昌 鄭居簡 張祐 王化臣 十三人

為臣不忠曾任宰臣

王珪 史傳字禹玉成都華陽人哲宗立累進金紫光祿大夫封岐國公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四 宋二十一 手

密院事宣仁聖烈皇后與陳衍更直宮中掌文書其所從違某事皆衍
法最數于宣仁聖烈皇后與陳衍更直宮中掌文書其所從違某事皆衍
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於是專以紹述為國是凡元祐所草一切復之引蔡卞
希黃履來之邵張商英周秩程思上皆均居要地任言責協謀朋黨復仇怨
小大之臣無一得免死者禍及其孥甚至誣宣仁后謂元祐之初老姦擅國
治劉安世范祖禹諫禁中屋乳婦事又起同文館欲命蔡京安惇蔡序與蔡
欲覆諸人家又議蔡訪嶺南將殺殺流八哲宗曰朕遵祖宗遺制未嘗殺大
臣其釋勿治然重得罪者千餘人或至三四滿徙天下究之得用邪怨為御史
中丞傳訛司馬光范祖禹曰今日主少國疑宜訓事道可慮及誘高士京上書
言父後欲殺我死左右謂士京曰神宗崩之際王珪遣高士充來問曰不知
結中官都督為助欲殺我死左右謂士京曰神宗崩之際王珪遣高士充來問曰不知
應規知之否語皆與蔡卞明日停中宣仁后所立迎合都隨動哲宗起掖庭
博下乃已停又以皇后孟氏元祐中宣仁后所立迎合都隨動哲宗起掖庭
立遷博特進封申國公為山陵使蓋蔡卞澤中喻旨而行言者劾其不恭能知
越州尋貶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右正言任伯雨論其欲進廢宣仁后
貶雷州司戶參軍徙睦州死政和中追贈觀文大學士紹聖五年高宗即位
再置流手詔曰博議誣宣仁后欲進廢為庶人願哲宗不從其請使其自施用

豈不上累承慶昭化軍節度副使子孫不得仕于朝謂下海內稱快通鑑
載建中靖國元年二月寧州刺史戶部軍功蘇徽謝雷不許占官舍遂
載民星停又以為難存民居下州先治以就券其明乃止至是停明舍於民
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後徙建州死續資治通鑑長編
四年十一月己未舒州團練使湖州安置章惇死惇四子連發科無顯者死
之日章妾分爭金帛停屍數日無人在側為鼠食其一指又曰有處仙姑者
年八十餘蔡京嘗具飯招仙姑見大豬指而問京曰汝之否此豈神也意以謂京大不樂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四

宋二十一

三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四終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五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謨

宋二十三

元祐黨籍碑本末

哲宗紹聖元年五月癸丑編類元祐羣臣章疏及更

改事條 七月戊午詔大臣明黨司馬光以下各輕

重議罰布告天下餘悉不問議者亦勿復言宋史本紀

二年十二月乙酉曾布言文彥博劉摯王存王巖叟

輩皆詆毀先朝去年施行元祐之人多漏網者惇曰

三省已得旨編類元祐以來臣僚章疏及申請文字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五

宋二十三

密院亦合編類帝以為然許將再奏曰密院已得指

揮編修文字乞便施行從之

四年正月丙午詔應紹聖二年十二月十五日類定

姓名責降人子孫弟姪各不得住本州其鄰州內子

孫仍竝與次路遠分合入差遣已授未赴并見任人

竝罷以上續資治通鑑

三月壬午命官編類司馬光等改廢法度論奏事狀

宋史本紀

三月壬午中書舍人蹇序辰言前日追正司馬光等

罪惡實狀竝取會編類人為一本分置三省樞密院

以示天下後世之大戒從之章惇蔡卞請命序辰及直學士院徐鐸主其事由是搢紳之禍無一得脫者

四月丁酉進編臣僚章疏一百四十三帙 五月

辛未詔榜示朝堂曰朕獲承先構永惟休烈盛美欲

以昭示萬世而頃遭羣姦逞憾力肆詆排政事人材

廢毀殆盡思與卿士大夫共承厥志念今在廷之臣

乃陰懷私恩顯廢公議以姦臣所斥逐為當罪所變

更為得宜以先帝所建立為不然所褒擢為非當借

學餘黨幸復致收扇為是非不定之論欲開善否更

用之端朕察言觀事灼見邪心欲正典刑當申儆戒

其或怙終必罰無赦

元符元年二月丙申詔河北路轉運副使呂升卿提

舉荆湖南路常平等事董必就為廣南東西路察訪

蔡京等究治同文館獄卒不得其要領乃更遣二人

橫外謀盡殺元祐流人時朝廷猶未知劉摯梁燾之

死已而知之二人竝罷 初章惇蔡卞恐元祐舊臣

一旦復起日夜與邪想謀所以排陷之者既再追貶

呂公著司馬光又責呂大防劉摯梁燾范祖禹劉安

世等過嶺意猶未懌仍用黃履疏高士英狀追貶王

珪皆誣以圖危上躬其言浸及宣仁皇后帝頗惑之

移以上宋元通鑑

最後起同文獄將悉誅元祐大臣內結宦者郝隨為

助事媒孽垂簾時事張士良者前竄雷州惇卞逮赴

詔獄欲使證宣仁廢立及士良至以舊御藥告并列

鼎鑊刀鋸置前謂之曰言有即還舊官言無則死士

良仰天哭曰太皇太后不可誣天地神祇何可欺也

乞就戮京惇無如之何但以陳衍罪狀塞詔宣仁廢

立之議由是得息 六月壬寅詔蹇序辰安惇看詳

元祐訴理所陳述語言於先朝不順者職位姓名別

具以聞序辰初有是請帝亦厭之蔡卞勸章惇力使

必行故有是詔自後緣訴理被禍者凡七八百人序

辰及惇實啓之 九月丙辰蹇序辰安惇以訴理事

入對曾布言此事株連者眾恐失人心昨朝廷指揮

令言有不順者具名聞奏中外皆以為平允然恐議

論者更有所加願聖意裁察臣嘗謂訴理之人本無

可罪今刑部左右兩曹一主斷獄一主叙雪蓋自祖

宗以來凡得罪輕斷訴雪者比比而有但元祐用事

之人特置一司以張大其事信為可罪其訴雪者似

不足深責帝深納其言而序辰及惇所陳已紛紛矣

十一月甲子除元祐餘黨及特旨行道者並與恩

移以上宋元通鑑

移以上宋元通鑑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五 宋二十三

徽宗卽位元符三年四月先是韓忠彥言哲宗卽位
嘗詔天下實封言事獻言者以千百計章惇既相乃
置局編類摘取語言近似者指爲謗訕前日應詔者
大抵得罪今陛下又詔中外直言朝政闕失若復編
類則敢言之士必懷疑懼臣願急詔罷局盡衷所編
類文書納之禁中中書舍人曾肇亦言祖宗以來臣
僚所上章疏未嘗編寫蓋緣人臣指切朝政彈擊臣
下皆是忘身爲國不顧後禍朝廷若有施行往往刊
去姓名只作臣僚上言所以愛惜言事之人不使招
怨若一一編錄傳之無窮萬一其人子孫見之必結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五 宋二十三 四

深隙祖宗以來未嘗編錄意恐在此今編錄既非祖
宗故事又有限定年月且元豐八年四月已前上至
國初元祐元年四月十二日已後下至今日章疏何
爲皆不編類而獨編此十年章疏臣所未喻欲乞指
揮將中書樞密寫人等竝各放罷帝嘉納之癸亥詔
罷編類臣僚章疏局翼日吏部侍郎徐鐸取已編類
成書者悉行進入 冬十月初章惇既罷知越州陳
瓘等以爲責輕復論惇在紹聖中置看詳元祐訴理
局凡于先朝言語不順者加以釘足剥皮斬頭拔舌
之刑其慘刻如此看詳官如安惇蹇序辰受大臣風

論傳致語言指爲謗訕攷之公論宜正典刑于是二
人竝除名放歸田里而貶章惇武昌軍節度副使潭
州安置

歷代通鑑輯覽 宋元通鑑

十一月詔改元時議以元祐紹聖均有所失欲以大
公至正消釋黨朋遂詔改明年元爲建中靖國由是
邪正雜進矣

通鑑輯覽

改元詔下御史中丞王覲言建中之名雖取皇極然
重襲前代紀號非是宜以德宗爲戒時任事者多乖
異不同覲言堯舜禹相授一道堯不去四凶而舜去
之堯不舉元凱而舜舉之事未必盡同文王作邑於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五 宋二十三 五

豐而武王治鎬文王闢市不征澤梁無禁周公征而
禁之不害其爲善述神宗作法於前子孫當守於後
至於時異事殊須損益者損益之於理固未爲有失
也當國者忿其言遂改爲翰林學士由是邪正雜進
矣初曾布密陳紹述之說帝不能決以問給事中徐
勣勣對曰聖意得非欲兩存乎天下之事有是與非
朝廷之人有忠與佞若不考其實姑務兩存臣未見
其可也

宋元通鑑

建中靖國元年二月任伯雨又言蔡卞惡甚於章惇
遂陳其大罪有六曰誣罔宣仁保佑之功欲行追廢

一也凡紹聖以來竄逐臣僚皆卞啓而後行二也官中厥勝事作下乞掖庭置獄只遣內臣推治皇后以是得罪三也編排元祐章疏被罪者數千人議自卞出四也激怒哲宗致劄浩遠謫又請治其親故送行之罪五也蹇序辰建看詳訴理之議惇遲疑未應卞以二心之言脅之惇卽日置局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六也卞陰狡險賊惡機滔天門生故吏徧滿中外今雖薄責猶如在朝人人憚恐不敢回心向善朝廷邪正是非不得分別馴致不已姦人復進天下安危殆未可保也奏入不省 十一月壬午三省奏

金石錄編卷一百四十五 宋二十二 六

事訖曾布獨雷進呈內降起居郎鄧洵武所進愛莫助之圖其說以爲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之者其圖如史書年表例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分爲七隔每隔旁通左曰紹述右曰元祐左序助紹述者執政中惟溫益一人其餘每隔止三四人如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適之屬而已右序舉朝皆在其間至百餘人又於左序別立一項小貼揭去布密稟揭去臣僚姓名帝曰洵武謂非相蔡京不可以不與卿同故去之布曰洵武所陳旣與臣所見不同臣安敢與議明日遂改付溫益益欣然奉行乞

籍記異論之人於是帝決意用京矣宋元通鑑十一月再詔改元曾布主于紹述請改明年元爲崇寧帝從之通鑑

崇寧元年五月庚午臣僚上言先朝貶斥司馬光等異議害政播告中外天下共知方陛下卽位之初未及專攬萬機當國之臣不能公平心意檢會事狀詳具進呈以次率復今日再招人言遂至煩紊伏望陛下明諭執政大臣使公共參議詳酌事體原輕重之情定大小之罪上稟聖裁特賜行遣如顯有欺君負國之實遂自宜放棄不足收卹其間亦有干連牽挂

金石錄編卷一百四十五 宋二十二 七

偏執愚見情非姦誣者乞依近年普博之恩使有自新之路則天下之氣平而紛紛之論息矣乙亥詔故追復太子太保司馬光呂公著太師文彥博光祿大夫呂大防大中大夫劉摯右中散大夫梁燾朝奉郎王巖叟蘇軾各從裁減追復一官其元追復官告並繳納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趙鼎孫升孔文仲朱光庭秦觀張茂則范純仁韓絳蘇轍范純粹吳安詩范純禮陳次升韓川張耒呂希哲劉唐老歐陽棐孔平仲畢仲游徐常黃庭堅晁補之劉攽王鞏劉當時常安民黃隱張保源汪衍余爽湯械鄭俠常立程頤張

奕等四十人通鑑紀事本末元通鑑俱作四十四人行道輕重有差唯孫固為

神考濟邸人已復職名及贈官免追奪任伯雨陳祐

張庭堅商倚等並送吏部令在外指射差遣陳瑾龔

夫並予祠其司馬光等責詞皆曾布所草定也又詔

應元祐並元符今來責降人韓忠彥曾任宰臣安燾

係前執政王觀豐稷見任侍從外蘇轍范純禮劉奉

世等五十七人並令三省籍記不得與在京差遣通鑑

蘇轍與元符五月詔籍記人蘇轍范純禮劉奉世范純禮到安世

賈易呂希純張舜民陳太升韓川呂仲甫張未歐陽棐呂希哲劉唐老吳安詩

黃庭堅黃隱舉仲游常安民劉當孔平仲徐常王鞏張保原吳補之商倚張

庭堅謝良佐韓馥馬琮陳彥默李社陳祐任伯雨陳邦朱光裔蘇嘉如侯到昱

魯君規陳璘其夫江衍余爽湯敏程頤朱光庭張與張士良曾無

趙約談展揚何陳向張琳裴彥臣凡五十餘人不得與在京差遣

丙子詔

應元祐以來及元符末未嘗以朋比附會得罪者除

已施行外自今以往一切釋而不問在言責者亦勿

復輒言 八月丙子詔司馬光呂公著王巖叟朱光

庭孔平仲孔文仲呂大防劉安世劉摯蘇軾梁燾李

周范純仁范祖禹汪行湯穢李清臣豐稷鄒浩張舜

民子弟並毋得官京師按宋史本紀云詔司馬光等二十一人

九月乙未詔中書籍元符三年臣僚章疏姓名分正

邪各為三等於是中書奏正上鍾世美喬世材何彥

正黃克俊郁洵武李積中六人正中耿毅等十三人

正下許奉世等二十二入邪上尤甚范柔中等三十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五 宋二十二

九人邪上梁寬等四十一人邪中趙越等一百五十

人邪下王鞏等三百十二人已亥御批付中書省應

元祐責籍并元符末叙復過當之人各具元籍定姓

名進入于是蔡京籍文臣執政官文彥博等二十二

人文彥博呂公著司馬光安燾呂大防劉摯梁燾王巖叟范純仁王珪王存傳

人與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明宗念李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禮陸佃通鑑

綱覽宋元通鑑載二十四人增待制以上官蘇軾等三十五人

多韓忠彥鄭雅二人餘並同此

蘇軾范祖禹王欽臣姚勳顧臨趙君錫馬默孔武仲王汾孔文仲朱光庭吳安

持錢德李之純孫覺鄧子仇趙彥若趙高孫升李周劉安世韓川賈易呂希純

曾鞏王鞏范純禮楊長呂陶王古 餘官秦觀等四十八人蘇軾湯

陳大升豐稷謝文禮鄧浩張舜民 司馬康宋保國吳安詩張未黃隱歐陽棐呂希哲劉唐老晁補之黃庭堅舉仲

游常安民汪行孔平仲王鞏張保原余爽鄭俠常立程頤余十書義問李格非

商倚張庭堅李社陳祐任伯雨陳邦朱光裔蘇嘉如侯到昱 中立吳儆呂仲甫徐常到當時馬琮謝良佐陳彥默劉昱曾君現韓跋 內

臣張士良等八人張士良曾鞏趙瞻韓跋 武臣王獻可等四

人王獻可張翼 等其罪狀謂之姦黨請御書刻石於端

禮門呂仲甫宋光裔馬琮到當時謝良佐陳彥默八人已出籍恐此姓名不

當又見九月十七日十七日即已亥也今按宋史徽宗紀崇寧元年九月己亥

籍元祐及元符末宰相文彥博等侍從蘇軾等餘官秦觀等內臣張士良等武

臣王獻可等凡百有二十人御書刻石端禮門而長編所列姓名止一百十七

人尚少三人恐有遺脫其出籍八人又不在內則所闕其十一人矣又二年

九月從臣僚之請稍編禮門石刻于天下長編載御史臺抄錄到名數又止九

十八人彼此未備不齊未如何故 按考異所引李壽長編載已出籍者八人

今以碑校內李常前作徐常此八人碑已無名而此外尚有韓跋一人不見於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五 宋二十二

通鑑所載百二十八人除年款二十四人與編覽同其待制以上官曰蔡斌范祖
萬王歐臣蔡勳蔡勳趙君錫馬騫王玘文仲孔武仲朱光祿吳安持錢繼李之
純趙彥若趙高孫升李周到安世韓川呂希純曾肇王觀范純粹王長呂陶王
古陳次升聖復謝文耀鮮于侁賈易卿浩張舜民徐官程頤劉良佐呂希哲呂
希翰晁補之黃庭堅畢仲游常安民孔平仲司馬康吳安詩張耒歐陽棐陳瑾
蘇頌秦觀徐常務馮杜純宋保固劉唐老黃隱王肇張保源汪衍余大常立唐
善問余小李格非尚倚張庭堅李祉陳佑任伯雨朱光裔陳鄂蘇嘉興吳歐陽
中立吳舜呂仲甫劉富時馬琮陳彥劉昱魯君照韓政內臣張士良魯壽趙約
澤翁王兩陳詢張琳裴廷臣武臣王獻可張與李倫胡田凡百
二十人較詳覽加詳而次序與此本迥異姓名亦間有不同 庚子贈宣

德郎鍾世美為右諫議大夫錄其子為郊社齋郎世
美元符末提舉福建路常平應詔上書乞復熙寧紹
聖政事至是第為正上等第一故有此恩餘正等四
十人悉加旌擢其邪等五百四十二人降責有差按此
都事略小異詳見下
以上並續資治通鑑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五 宋二十三

冬十月戊辰詔責降官觀人不得同一州居住丙子
劉奉世等二十七人坐元符末黨與變法並罷祠祿

宋史本紀

冬十月復廢元祐皇后孟氏貶韓忠彥等官竄豐稷
陳瓘等于遠州時元符皇后閭宦者郝隨諷蔡京再
廢元祐皇后京未得聞既而昌州判官馮澥上書論
復后為非於是御史中丞錢適殿中侍御史石豫左
虞連章論韓忠彥等乘一布衣誑言復瑤華之廢后
掠流俗之虛美當時物議固已洶洶乃至疎逃小臣
請闕上書忠義激切則天下公議從可知矣京等皆

主其說帝從之詔罷元祐皇后之號復居瑤華宮且
治元符末議復后號者降宰臣韓忠彥曾布官追貶
李清臣雷州司戶參軍黃履祁州團練副使安置翰
林學士曾肇御史中丞豐稷諫臣陳瓘龔夬等十七
人于遠州擢馮澥鴻臚寺主簿宋元通鑑

十一月甲辰詔曰元符末下詔求直言蓋欲廣朕聞
見裨益政治比以所上章疏付之有司攷其邪正令
具名來上其間忠言讜議指陳闕失力陳父子兄弟
繼述友恭之義者四十一人悉令旌擢以勸多士內
有附會姦慝誣毀先帝政事總五百四十一人然言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五 宋二十三

有淺深罪有輕重取其詆毀謗斥尤甚者三十人可
逐之遠方次等四十一人其言亦多詆訛各逐等第
責降以戒為臣之不忠者東都事畧徽宗紀按此即續通鑑九
月庚子一條而詳畧小異因并錄之以
備參攷

十二月丁丑詔諸邪說誠行非先聖賢之書及元祐
學術政事並勿施用
二年三月乙酉詔黨人子弟毋得擅到闕下其應緣
趨附黨人罷任在外指射差遣及得罪停替臣僚亦
如之癸卯賜禮部奏名進士及第出身五百二十八
人其嘗上書在正等者升甲邪等者黜之宋史本紀

時李階舉禮部第一階深之子而陳璣之甥也安忱對策言使黨人之子魁多士無以示天下遂奪階出身而賜忱第忱惇兄也又黃定等十八人皆上書邪等帝臨軒召謂之曰卿等攻朕短可也神宗哲宗何負於卿等亦竝黜之皆從蔡京言也 四月乙亥詔蘇洵蘇軾蘇轍黃庭堅張耒晁補之秦觀馬涓文集范祖禹唐鑑范鎮東齋記事劉攽詩話僧文瑩湘山野錄等印板悉行焚毀 詔追毀程頤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其入山所著書令本路監司覺察時臣僚上言程頤學術頗僻素行譎怪勸講經筵有輕視人主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五 宋二十三

之意議法太學則專以變亂成憲為事故有是詔 六月庚申詔元符末上書進士頗多詆訕令州郡遣入新學依太學自訟齋法候及一年能革心自新者許將來應舉其不變者當屏之遠方 七月辛卯詔上書進士見充三舍生者罷歸乙巳吏部言程頤子端彥見任郢陵縣尉即係在京府界宜放罷從之因下詔責降人子弟毋得任在京及府界差遣 九月壬午詔宗室不得與元祐姦黨子孫及有服親為婚姻內已定未過禮者並改正庚寅詔上書邪等人知縣以上資序並與外祠選人不得改官及為縣令

臣僚上言近出使府界陳州士人有以端禮門石刻元祐姦黨姓名問臣者其姓名雖嘗行下至於御筆刻石則未盡知近在畿甸且如此况四遠乎乞特降睿旨以御書刊石端禮門姓名下外路州軍於監司

長吏廳立石刻以示萬姓從之 攷異云長編御史臺抄錄到

呂公著司馬光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王珪執政官梁燾王巖叟王存鄭雍傅堯俞趙鼎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禮陸佃安燾待制以上官蘇軾范祖禹王欽臣姚勳顧臨趙君錫馬默孔武仲王汾孔文仲朱光庭吳安持錢勰李之純孫覺鮮于侁趙彥若趙鼎孫升李周劉安世韓川賈易呂希純曾肇王履范純幹楊長呂陶王古陳大升豐稷謝文瑋鄒浩張舜民餘官秦觀湯敏杜純司馬康宋保國吳安詩張東歐陽崇呂希哲劉唐老吳補之黃庭堅黃隱畢仲游常安民孔平仲王澂張保源任行余衷鄭俠常立程頤唐義同余下李格非高倚張庭堅李祉陳祐任伯兩陳邦宋光裔蘇壽陳璣龔夫呂希績歐陽中立吳備而內臣武臣不與焉通計止九十八人其所列姓名次序亦與元年小異今具錄以備參攷云 按此條與元年小異者曾任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五 宋二十三

宰臣內韓宗彥鄭雍二人 為元年所無餘俱相同 十一月庚辰詔以學術政事聚徒傳授者委監司舉察必罰無赦 十二月丁巳詔臣僚姓名有與姦黨人同者竝令改名從權開封府吳拭奏請也時改名者五人朱紱李積中王公彥江湖張鐸 按鐸有江湖無江湖張鐸姓名亦未見

三年春正月辛巳詔上書邪等人毋得至京師 二月己酉詔王珪章惇別為一籍如元祐黨 六月戊午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為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朝堂餘並出籍自今毋得復彈奏元祐姦黨文臣曾任宰臣執政官司馬光等二十七

人待制以上官蘇武等四十九人餘官秦觀等一百七十六人武臣張英等二十五人內臣梁惟簡等二十九人為臣不忠曾任宰相二人

按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之九十九下各注姓名今以碑校之姓名皆同 間有異者分注各人之下此不復出其有次序互異者無甚關係亦不勝論惟餘官一百七十六人據碑是一百七十七人內失蓋周燾道一人且不合三百九人之數疑誤

壬戌蔡京奏奉詔令臣書元祐姦黨姓名恭唯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別淑慝明信賞罰黜元祐害政之臣靡有佚罰乃命有司夷放罪狀第其首惡與其附麗者以聞得三百九人皇帝書而刊之石置於

文德殿門東壁永為萬世子孫之戒又詔臣京書之將以頒之天下臣敢不對揚休命仰承陛下孝悌繼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五 宋二十三 十四

述之志謹書元祐姦黨名姓仍連元書本進呈於是詔頒之州縣令皆刻石

按此奏京即謂其詳序於碑前而其文稍異因備錄於此又按通鑑紀事本末戶部尚書劉摯字彥修宜州南陵人言漢唐失政皆自朋黨始今日指前日之人為黨焉知後日不以今日為黨乎大抵人之過惡自有公論何必悉拘于籍而禁錮之哉蔡京大不憚風 十一月庚辰詔上書邪等選人除不得注知縣令丞外其職官錄忝判司簿尉並許差

注 丙申祀園丘大赦應係貶謫官員除元祐姦黨籍及別有指揮不許移放之人外未量移者與量移

四年五月戊申除黨人父兄弟之禁 七月丁巳手詔應上書奏疏見羈管編管人可特與放還鄉里仍令三省量輕重具名立此開奏 八月壬辰詔應

上書編管進士已放歸鄉里親戚保任者若犯流以上罪或擅出州界或不改革輒有謗訕其保任與同九月己亥詔元祐姦黨久責遐裔用示至仁稍從

內徙應嶺南移荆湖荆湖移江淮江淮移近地唯不得至四輔畿甸

除上書已經量移及近鄉人外其餘詔謫移者凡五十人 伯雨張庭堅葉夫李祉王道梁弼陳陶馬諶王履郭子旂趙彥德王長民張林范純粹關守勳王化基曾布劉安世孫琮馬洵李深曾紆蔡克明鄭居簡韓忠彦范純禮安燾王古曾璧朱師服張求呂希純王觀豐稷張舜民謝文耀露原吳安通馮說梁安國王箴曾繁表臣朱敏李穆鄧世昌王化臣李之儀江公望陳

十月戊子詔上書進士未獲者限百日自陳免罪 按此條見宋史本紀 十二月癸巳御筆手詔曰昨降手劄應止書奏疏見編管羈管人令還鄉里責親屬保任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五 宋二十三 十五

而有司止從量移其誣謗深重除范柔中鄧考甫不放外餘並依已降指揮放還鄉里令親屬保任如法五年春正月乙巳以星變避殿減膳詔中外臣僚並許直言朝政闕失毀元祐黨人碑又詔應元祐及元符末係籍人等遷謫累年已足懲戒可復仕籍許其

自新朝堂石刻已令除毀如外處有姦黨石刻亦令除毀今後更不許以前事彈糾常令御史臺覺察違

者劾奏 攷異曰宋史劉遵傳初以附蔡京謫進京以星見去相而遠貶中書省劾奏 書首劾毀宗碑元祐黨碑竟上書邪籍之禁陳經通鑑編采此說後人皆因之案毀碑禁在京罷相前一月宋史誤又東都事畧劉遵傳及李氏

長編並不載違語恐非事實編又云帝夜半遣黃門毀石刻翼日蔡京見之驚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亦未知出何書姑附記於此 按毀碑之事確在京罷相前一月然宋史蔡京傳亦云帝以言者毀黨碑則毀碑自出於言者非經由帝

命或所謂言者即劉達未可知又蔡京傳曰云云通鑑紀事本末

丁未太白晝見大赦天下除

黨人一切之禁又詔已降指揮除毀元祐黨黨石刻

及與係籍人叙復注擬差遣深慮愚人妄意臆度觀

欲更張熙豐善政苟害繼述必置典刑 庚戌三省

同奉聖旨叙復元祐黨籍曾任宰臣執政官劉摯等

十一人 劉摯梁燾李清臣王巖叟等第二等韓忠彥

軾等十九人 蘇軾劉安世曾鞏柳浩朱光庭等第二等孔文仲范純孫

文臣餘官任伯雨等五十五人 重第一等任伯

雨張庭堅馬淵封德民等第一等黃庭堅陳祐李祉張耒李深李之儀周道孫

珠胡瑄修趙令時吳安孫王巖叟曾紆江公望李積中汪衍梁克沈于曹興宗王

極陳師錫楊環張開升黃安期高漸藩劉迥趙勝友陳唐李昭玘倪直孫高茂

華歐陽棐陳察廖正一劉唐老楊彥璋張恕梁士能錢景祥李夷行吳處厚張

鳳輕第三等秦希甫都 選人呂亮卿等六十七人 輕第二等呂諒

取鍾正甫許端卿向敏 執中正方金極高公應安信之張集賢策周永徽鮮于紳王質蘇迥固何大

受于摩道方侯正許亮輔楊嗣胡良梅君俞冠宗顏張居厚李修黃才曹

侯顯道周道林尚宋壽岳王交張博許安修胡道重序蔣津王守節允中梁

求世英呂彥祖何大正衡約泰公適王察 十一月癸丑臣僚

上言伏觀崇寧五年七月三日敕應係舊籍人子弟

許到闕者見訖赴部令預集注三次集滿不授差遣

者將與直差又選人限一季若在外指射差遣者聽

免直差朝辭訖限三日出門此陛下慮浸久有害紹

述故畧爲防限以示好惡也然到闕而見與見訖赴

部初無日限伏望特旨令到闕三日即投下文字朝

見訖三日即赴部所有集注直差朝辭出門自從舊

條則異趨之徒不得倚法之脫畧而害紹述之聖政

若乃上書邪等人公肆狂妄非上之所建立所謂躬

自蹈之殆與係籍子弟連坐者異矣是宜得罪重於

子弟今陛下縱以仁心矜貸此旨亦當固爲防限臣

愚以謂宜於七月三日敕內添入上書邪等庶幾繼

志述事明示四海仁心義政並用不廢從之

大觀元年五月癸卯詔自今凡總一路及監司之任

勿以元祐學術及異議人充選

二年三月門下中書後省左右司言檢會今年正月

一日赦書元祐黨人懷姦睥睨報怨不已公肆詆誣

罪在宗廟者朕不敢貸其或情輕法重例被放棄或

非身自犯因人得罪或志非誣謗言有近似或本緣

辨理語涉譏訕或止因職事偶涉更改凡此之類不

據元貶責罪犯審量其情分輕重等第取情理輕者

與落罪籍甄叙差遣今將元編類冊內依詳赦文看

詳到孫固等四十五人 孫固陸佃王存孫少許趙驥安謙顧臨張問

周鼎向綬李昭玘歐陽棐陳察梁士能楊彥璋李資種正甫許端卿趙彥若賈

易林嗣呂希績歐陽中立葉伸陳邦朱光裔蘇嘉吳壽常立李茂道司馬康都

駁孫忠臣廖正一呂希 詔除孫固安燾賈易外餘並出籍又

看詳到葉祖洽等六人 葉祖洽郭之章上官均 詔並出籍

朱叔神師極錢景祥

朱叔神師極錢景祥

朱叔神師極錢景祥

朱叔神師極錢景祥

六月戊戌門下中書後省左右司復依赦看詳到韓

維等九十五人詔並出籍韓維等九十五人詔並出籍

下宋保國李深廣祐兩術李之儀范正平李社韓治曾行黃應馬裕王履任端
趙希德郭子所到延鑾殿吳休復崔昌符李遇李玩吉思雄趙希夷王庭臣
高士權李水王獻可李嘉亮姚維滋高茂華張友張清梅君俞楊璣寶林唐
彭祥呂彥祖陳唐曾望王守甫與宗高公應黃才江公望黃安期梁俊民王貫
張集處敏求李貫高士育進純熙趙令時倪直萬沈千朱善岳侯驥道趙周
何大正張裕洪和于縉李積中馮百藥衣公適李新
許安修案此據長編所列止九十四人遺脫去一姓名 戊申三省檢會

正月一日赦書應元祐黨人不以存亡及在籍可特

與叙官勘會前任宰臣執政官見存人韓忠彥蘇轍

安燾身亡人文彥博呂公著呂大防劉摯曾布章惇

梁燾王巖叟李清臣范純禮黃履詔見存人與復一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五 宋二十三 六

官文彥博等亦各追復有差以上並通鑑輯覽未
元通鑑續資治通鑑

三年秋七月丁未詔謫籍人除元祐姦黨及得罪宗

廟外餘並錄用

四年三月戊辰詔上書邪下等人可依無過人例今

後改官升任並免檢舉 閏八月辛酉詔戒朋黨

政和元年十一月壬戌以上書邪等及曾經入籍人

並不許試學官

二年春正月甲子制上書邪等人並不除監司

重和元年春正月己丑應元符末上書邪中等人依

無過人例 九月癸巳禁羣臣朋黨

宣和四年十一月庚午上書邪上等人特與磨勘上

宋史本紀

五年秋七月禁元祐學術中書言福建印造司馬光

等文集詔令毀板凡舉人傳習元祐學術者以違制

論通鑑輯覽

六年冬十月庚午詔有收藏習用蘇黃之文者並令

焚毀犯者以大不恭論宋史本紀 按此條宋元通鑑與五年七
月同系其日庚午通鑑與亦同條而
不系庚午當
作六年十月

欽宗靖康元年二月壬寅除元祐黨籍學術之禁以上
宋史本紀

七月除元符上書邪等之禁通鑑輯覽
薛氏通鑑

總論

哲宗皇帝爰自冲年嗣膺大歷是時宣仁共政登進

忠賢以安天下故元祐政治之盛庶幾仁宗及紹聖

親政起熙豐舊人而用之元祐政事一切務以相反

烏序哲宗之英毅開敏有能致之資惜乎大臣不以

忠厚而事其上也東坡志林
宗本紀實

紹聖初哲宗親政用李清臣為中書侍郎范丞相純

仁與清臣論事不合范公去帝不許范公堅辭帝

不得已除觀文殿大學士判穎昌府召章惇為相未

至清臣獨當中書益親倖相位復行免役青苗法除

諸路常平使者停至不能容以事中之清臣出知北
京建中靖國初上皇卽位用韓忠彥爲相清臣爲門
下侍郎忠彥與清臣有嫌故忠彥惟清臣言是聽清
臣復用事范右丞純禮忠彥所薦清臣罷之劉安世
曰希純帥高陽張舜民忠彥薦爲諫大夫清臣出之
武希純帥高陽張舜民忠彥薦爲諫大夫清臣出之
帥真定其所出與外除及不使入朝者皆賢士清臣
素所憚不可得而用者忠彥懦甚不能爲之主曾布
爲右相用范致虛諫疏云河北三帥連衡恐非社稷
之福劉安世呂希純同日報罷清臣亦爲布所陷出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五

宋二十三

三

知北京伯溫常論紹聖建中靖國之初朝廷邪正治
亂未定之際皆爲一李清臣以私意幸相位壞之邪
說既勝衆小人竝進清臣自亦不能立於朝矣使清
臣在紹聖初同范丞相在建中靖國初同范右丞劉
安世呂希純張舜民以公議正論共濟國事則朝廷
無後日之禍而清臣亦得相位享美名矣此忠臣義
士借一時治亂之機爲之流涕者也 哲宗卽位宣
仁后垂簾同聽政羣賢畢集於朝專以忠厚不擾爲
治和戎偃武愛民重穀庶幾嘉祐之風矣然雖賢者
不免以類相從故當時有洛黨川黨朔黨之號洛黨

者以程正叔爲領袖朱光庭賈易爲羽翼川黨者以
蘇子瞻爲領袖呂陶等爲羽翼朔黨者以劉摯梁燾
王巖叟劉安世爲領袖羽翼尤衆諸黨相攻不已正
叔多用古禮子瞻謂其不近人情如王介甫深嫉之
或加玩侮故朱光庭賈易不平皆以謗訕誣子瞻執
政兩平之是時既退元豐大臣于散地皆銜怨刻骨
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自分黨相毀至紹聖初章惇
爲相因以爲元祐黨盡竄嶺海之外可哀也呂微仲
秦人竊直無黨范淳甫蜀人師溫公不立黨亦不免
竄逐以死尤可哀也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五

宋二十三

三

紹聖初章申公以宰相召道過山陽陳忠肅公隨衆
謁之章素聞公名獨請登舟共載而行訪以當世之
務公曰請以所乘舟爲喻乘舟偏重其可行乎移左
置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矣章默然未荅公復曰
上方虛心以待公公必有以副上意者敢問將欲施
行之教以何事爲先何事爲後何事當緩何事當急
誰爲君子誰爲小人諒有素定之論章竚思良久曰
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無急於此公曰相公誤矣此
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也果然將失天下之望
矣章厲色視公曰光輔母后獨宰政柄不纂紹先烈

肆意大改成績悞國如此非姦邪而何公曰不察其
心而疑其迹則不為無罪若遂以為姦邪而欲大改
其已行則悞國益甚矣乃為之極論熙豐元祐之事
以為元豐之政多異熙寧則先志固已變而行之温
公不明先志而用母改子之說行之太遽所以紛紛
至於今日為今之計唯當絕臣下之私情融祖宗之
善意消朋黨持中道庶乎可以救弊若又以熙豐元
祐為說無以厭服公論恐紛紛未艾也詳辨淵源議
論勁正章雖忤意亦頗驚異遂有兼取元祐之語雷
公其飯而別章到闕召公為太學博士公聞其與蔡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五

宋二十三

三

卞方合知必害於正論遂以婚嫁為辭久乃赴官於
是三年不遷

陳忠憲公遺事

哲宗以冲幼踐阼宣仁同政初年召用馬呂諸賢罷
青苗復常平登俊良闢言路天下人心翕然向治而
元祐之政庶幾仁宗奈何熙豐舊姦屏去未盡已而
媒孽復用卒假紹述之言務反前政報復善良馴致
禍興君子盡斥而宋政益敝矣吁可惜哉

宋史哲宗本紀贊

宋中葉之禍章蔡首惡趙良嗣厲階然哲宗之崩徽
宗未立惇謂其輕佻不可以君天下遼天祚之凶張
覺舉平州來歸良嗣以為納之失信於金必啓外侮

使二人之計行宋不立徽宗不納張覺金雖強何憂
以伐宋哉以是知事變之來雖小人亦能知之而君
子有所不能制也宣政之為宋承熙豐紹聖極喪之
餘而徽宗又躬蹈二事之弊鮮不凶者故特著以為

宋史徽宗本紀贊

崇寧元年五月詔籍元祐元符黨人發明曰黨人之
禍其來尚矣自漢立黨錮而正士擯斥唐立黨禁而
君子潛藏然皆不過數世而天下隨滅何也蓋正人
國之元氣元氣過絕國能久乎宋自仁宗寶元元年
詔戒百官朋黨慶歷四年詔戒朋黨相訐其端雖起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五

宋二十三

三

於仁宗然亦戒之之意非籍之之意也徽宗即位纔
二年詔籍元祐元符黨人則其見惑小人而浸不克
終之意可見矣天下何由而治乎是時羣邪肆虐罔
敢誰何獨陸佃一言以抹之其禍少息見忤朋邪遂
為罷出可勝惜哉 崇寧二年九月令州縣立黨人
碑發明曰小人之疾息至此極矣徽宗之昏庸至此
甚矣朱子曰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公道而勿
率於內顧偏聽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
心而勿誤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裏
光明中外遠邇心悅誠服前立黨人碑於端禮門又

詔黨人子弟毋得至闕下此令州縣立黨人碑畧無一毫矜恕之意黨人何負于國而疾之深耶 崇寧三年六月重定黨人刻石朝堂發明曰重定者不宜定也惡已甚也宋之所謂黨人者皆一時之君子既非有黨政害民之事又非有挾私報怨之愆何以謂之黨人而疾之之深耶蓋君子有朋而無黨小人有黨而無朋然反以君子爲黨者非公平正大之事也良由小人之心欲陷君子而難其名必目之爲黨人則濟濟多士皆罹網中而小人之私意方遂耳殊不知正人天地之紀伐天地之紀則國未有不敗也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五

宋二十三

徽宗苟能知此悔過自新可也夫何沈溺於豫弗克稍悟惜哉廣義曰小人之害君子直欲其聲銷影沈沒世無問然後已然而諸賢流芳百世蔡京遺臭萬年者其皆出於此乎嗚呼君子小人義利之間學者不可不辨之早而決之力也 崇寧五年正月毀黨人碑復謫者仕籍發明曰徽宗因星變而能詔求直言毀黨人碑則庶幾有敬天聽言之意矣故夫除黨人父子兄弟之禁還上書流人徙元祐黨人於近地毀黨人碑皆所以予其悔悟之心也古之聖賢不貴無過而貴改過者其以此耳徽宗苟能自是一新舊

染遷善戒惡則何天變不消而民心不得故借其求言未幾而罷求直言戒心未形而邪侈復作此其所以終于悖亂而不救也廣義曰詔求直言因星變也半夜毀碑畏蔡京也婦制其夫家道不可成臣制其君國體不可立易曰與說輒夫妻反目此之謂歟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五

宋二十三

張溥元祐更化論曰神宗崩哲宗卽位召程顥爲宗正寺丞未至而卒朝野哀傷元祐元年秋九月河內公司馬光卒三年冬十二月蜀公范鎮卒四年春二月東平公呂公著卒則老成幾盡矣詩不云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孔子歿魯哀公誅之感然於天之不遺一老元祐之初羣賢彙征天下望治元德先逝澄清安託然而聖政日新庶務畢舉者以宣仁太后在上也宣仁故高瓊曾孫光憲曾太后少鞠之宮中命配英宗生神宗及岐王顥嘉王顥神宗不豫邢恕蔡確屬意二王太后獨決延安之命不立愛子而立嫡孫要爲天下萬世計爾神宗在穎邸時孝友好學一卽尊位敬相求賢勵精三代既傾心王安石創行新法徬徨民瘼惟恐不當靈州永樂之役臨朝痛哭哀食並廢竟憂悸疾崩人君之不壽也或以聲色崩或

以逸遊崩或以餌金石或神怪崩獨神宗以想望太平求治不得而崩新法為害其可一朝居乎銳然更始與物維新慈母垂簾之化固孝子山陵之志也一聽政而罷京城邏卒及免行錢廢滄河司蠲通賦未幾而府界三路保甲罷沅州增修堡砦罷矣方田罷市易罷保馬罷後苑作院罷增直鑄錢監罷成都權茶場罷王氏經義字說禁矣熙河經制財用司罷青苗法罷矣一聽政而貶吳居厚呂嘉問與邢恕未幾而章惇免韓縝免張璪免李清臣免李憲王中正宋用臣石得一黜矣范子淵陸師閔貶鄧綰李定放呂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五

宋二十二

天

惠卿蔡確安置矣欲任賢也必先去邪邪一去賢未有不任也欲興利也必先除害害一除利未有不興也其為政也簡其操術也獨三章之約漢高稱仁四

凶之誅虞舜垂哲千載極治於宣仁僅見爾或疑人情善反道貴包荒紹聖元符之禍激成於元祐使少從容可幸無變不知陰陽並立陽常不勝一陰五陽君子猶懼况其雜也呂大防范純仁稍議調停而楊畏李清臣即起而乘之宜邪正兼用宣仁先察稟也夫

又宣仁之誣論曰宋代稱治莫盛于元祐為之主者

宣仁高太后也神宗即位變更法制后時以皇太后居寶慈宮嘗流涕語帝憂王安石亂天下帝崩始同哲宗聽政海內乂安或謂神宗子也宣仁母也子行不順教誨惟母熙豐之間羣小馳騫宣仁曷不勸帝早遠佞人守成憲亂而後改事乃多矣然女主垂簾國家所諱哲宗十歲孩童無知六皇太后慮深社稷不得已而朝羣臣若壯子當陽政跡內出朝廷大事豈所預聞惟神宗素志慕堯舜而所任皆驩兜太后深宮憂念未嘗不憐而泣也忽然抱孫寧堪再亂親賢遠奸修草庶政掩吾子之非莫配天之業非求名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五

宋二十二

天

而為處勢適然爾賊臣章惇輩懣憤放廢媒孽聖人詭宣訓之辭造同文之獄是可忍也孰不可忍盡思開寶以來太宗謀契丹仁宗困西夏君子雖進而未盡用小人雖退而未盡舍獨至元祐九年聖政萬事畢舉邪正分途中外晏謐委裘恭已功高數帝且先皇大漸宰相問疾太皇太后手撫延安稱兒孝順立為太子黃袍密製慶祚屹然勲業如此慈愛如彼哲宗寧無人心遽為賊臣熒惑小究所以欺彼昏也張士良雜治不服向太后指天明詆帝稍感悟宣仁不廢然故號雖存紹述方銳誘騰國史南渡乃辯以上

言之則孫攻王母以下言之則臣弑其君逆賊之變顯有莽操陰有悖卞亦何所不至哉

又洛蜀黨議論日元祐之初正人登進程頤以崇政殿說書召蘇軾以翰林學士召咸拔擢不次在帝左右未幾以言論不合賈易朱光庭等劾軾胡宗愈孔文仲顧臨等劾頤洛蜀交攻遂分二黨六七年間廢罷不一終宣仁清明之世竟未施用海內惜之唐長慶太和之有黨也始于李宗閔李逢吉牛僧孺惡李德裕李紳而排之目以爲黨傾軋報復垂四十年宋慶歷之有黨也始于貢昌朝陳執中王拱辰錢明逸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五 宋二十三 天

惡范仲淹富弼等而排之目以爲黨飛章詆毀一網立盡此皆小人結約急爲身謀功名累心而恩怨日迫明知君子有益于國而深畏其不利于己是以背公論聚死黨奮發橫溢而不顧也軾與頤合志同方出處不異熙豐之際或堅卧山林或放逐湖海一朝遇主攜手偕行方冀其一心奉公更化善政司馬光未竟之業諸賢力贊其成而口語參商攻訐競起初不聞有國家大政爭若新法仕塗抵觸怨若牛李也右頤者詆軾曰謗汕右軾者詆頤曰矯激在兩賢本無罪可指而言路亦非積憾爲讎特以師友各地辭

色不下嘲侮小嫌詎諱靡已卽盈朝之上書猶家人之室爾耳迨章惇蔡京專國反攻頤軾之徒貶竄接路端門之神姓名並列此固向所攘臂勃谿忿詢角立者小人斥爲一黨而並擊之治世不同福亂世則同禍諸賢當此亦當自悔其藩籬之不固而水火之必傷也漢桓帝時周福房植有名當朝鄉人與詭賓客譏搆亦學舍戲言耳宦官借之卽來告變而捕鈎黨頤軾之爭不關臧否而黨議卽興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等超然評論亦稱嘲黨與之鼎立始以相爭者爲黨既則不爭者亦爲黨小人之害君子張而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五 宋二十三 天

大之惟恐其黨名之不著迫而乘之又惟恐其黨譽之不成也朱浮有言凡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讎者所快洛蜀之議呂公著等所痛章惇等所快也文章理學百代共師而其燃豆泣隙生氣類無黨之凶反甚于有黨元祐君子之失未有大于此者况呂大防復招楊畏而使入乎

又紹述論曰紹述之論發于楊畏李清臣此固小人之靡也畏幼孤好學立志經術事親有孝名猥爲王安石呂惠卿所知力尊邪學司馬光入洛畏懼得罪面進詔言光堯而旋謗之且始附呂大防攻劉摯後

即背大防始附蘇轍攻范純仁後即背轍反誘性生
彼亦自謂跡在元祐心在熙寧也清臣博學盛名韓
琦以兄之子妻之歐陽修壯其文比之蘇軾乃枯才
躁進覬望相位紹聖策士議主紹述國是遂變此兩
人者初喜聲譽交君子令循節無改不失令士迫切
求用竟甘戎首鄙夫患失良可畏也元祐八年宣仁
甫崩哲宗親政即召內侍劉瑗等十人復職君心不
正君子見微而憂小人知著而喜改元以前大防等
罷章惇等進一二月間勢已燎原其後竄正人廢母
后誣宣仁于在天貶故老于九京唯日亟亟曰此神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五 宋二十三 三

考志也抑思宣仁太后神考之母司馬光呂公著諸
臣先朝所遺為人子者誣先帝之母逐先帝之臣不
孝莫大焉藝祖創法歷世長治安石惠卿變更啓亂
神考寢疾膏心痛之元祐欲復祖宗之法不得不罪
變法之人蓋復法者其本志而去小人者其餘也紹
聖欲罪復法之人則託言紹神宗之政蓋去君子者
其本志而紹述者其名也蔡確起大獄王韶取熙河
章惇開五溪沈起授交管徐禧種講造西事以至吳
居厚鐵冶劉定保甲王子京蹇周輔茶鹽李稷陸師
閔市易咸附麗王呂割剝天下即彼羣奸何嘗不心

知其非而黨與既成富貴念急反唇塗面鬪堂而起
變法者塗炭海內稱為元功復法者惠懷兆庶詆為
罪府毋蓋子失而謂之歸過于君臣行君令而謂之
毀謗不道務反公議以快驅除大防等復察奸不密
自破籬籬一人操戈舉朝喪氣九年聖政敗于須臾
邦國殄瘁未如何已然楊畏進于元豐顯于元祐遷
于紹聖徒號三變不免惇怒清臣謀相不得惇亦惡
之狂婦遮呼劫罷不起賊臣先驅潰閉無補才人智
士尤戒失身從橫之學寧足慕哉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五 宋二十三 三

仁欽聖教誨宮中宰執大臣典司六禮文德親冊賀
有賢助劉御侍即明豔才藝善順兩宮帝與后亦未
有間也撤坐生怨禱祠與獄皆賊惇與郝隨構之時
太皇太后已崩四年矣羣奸紹述欲行誣謗亟發難
於孟后其事以仁宗廢郭后為辭而無將之謀視呂
夷簡閻文應尤加惡焉然孟后廢於紹聖之三年劉
后立於元符之二年帝雖寵婕妤尚畏人言久乃正
位使當廢后時廷有諍臣華陽之貶庶道阻乎無如
舉朝皆惇黨何也惇等附婕妤好謀廢后先據范祖禹
劉安世向日乳媪之諫指為詆斥鼠之遠方鉗天下

口孟后既廢元祐諸臣死者奪官生者流貶同文獄
起上誣宣仁海內謂之堯舜賊臣比以呂武哆侈南
箕天地晦冥苟不佐剛即稱善士孰知父母有過號
泣三諫之義故鄒浩仗義批鱗立逐新州王回為治
南寒速詣詔獄網羅之密幾不容世有樂公然究之
非帝意也皇城榜掠孟后獄成董敦逸附會奏廣猶
為呼冤帝不加罪浩既停婕妤冊禮亦從容與辨未
嘗怒阿帝豈憾后者哉憾后者章惇也宣仁功造王
室而幾夷庶人則不孫神宗父道可改而反益其量
則不子九年善政而自毀成勞則不君孟氏賢淑而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五 宋二十三 重

廢居瑤華則不夫無道之名受者哲宗行者惇黨天
子不自為而大臣代之為下快其私上蒙其惡是謂
極愚耳徽宗初立追先帝悔言復后位號蔡京等又
祖惇說而廢之暗君之勢不敵賊臣宋竟以此亡嗚
呼
又建中初政論曰神宗十四子八王早薨惟哲宗與
申王似端王佶莘王侯簡王似睦王偲在哲宗崩無
子申王以目疾不得立章惇屬意簡王向太后不聽
而端王正位是為徽宗竟喪天下設建辟之時朝議
從惇端王不帝宋可無敗乎然觀即位之初詔求直

言龔夫陳瑾鄒浩任伯雨等並列諫職尊孟后錄忠
舊而蔡卞邢恕章惇蔡京安惇蹇序辰諸賊以次貶
罷帝非不可為善者也神宗有堯舜之資王安石呂
惠卿相之而熙豐釀亂哲宗非有終之主司馬光呂
公著佐之而元祐稱治一人在上豈能獨理助其成
者二三執政爾申端諸王才皆伯仲無大過人者幸
而端王之立斷出太后賊臣不得擬功帝亦有憾於
惇急收公論奮其廟除一年之內獲睹清明若立申
王惇將以蓋世之惡揆定策之熟銳精紹述害政殺
人必又甚焉欲如建中靖國其可得歟太皇太后親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五 宋二十三 重

立哲宗邢恕蔡確猶欲誣以廢立自矜推戴章惇祖
之圖為霍光其謀不成社稷福也豈容以商辛後日
之惡追非太史立嫡之諍乎帝初立時曾布叱惇極
前位定帝遂惡惇而德布不知布之姦深猶惇也明
年改元而邪正雜來蔡京既入而小人專用去一惇
進百惇亂數究矣太皇太后聽政九年至元祐八年
崩向太后聽政六月至建中元年崩二后殂落之時
即奸臣變法之日自古慮國家者患女主而宋之亂
反以無女主故又世運一異也
以上馮琦宋史紀事本末
按元祐黨籍或謂之元祐黨人或謂之元祐姦黨

今題元祐黨籍者據南宋翻本之額也此碑之刻凡三次崇寧元年蔡京與其黨強沒明葉夢得籍司馬光文彥博等一百二十人等其罪狀徽宗御書刻于端禮門者一也二年令州縣立黨人碑則京自書之者二也三年重定黨人刻石祠堂凡三百九人者三也不著何人所書李燾長編亦以為徽宗御書刻于文德殿門東壁又詔京書之以頒天下是徽宗御書本有二本至五年星變毀祠堂石刻其外處亦令除毀故所謂百二十人者世無傳本三百九人者御書碑亦無傳惟蔡京書以頒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五 宋二十三 書

行者昶家所藏一靜江饒跋本一融縣沈跋本不惟兩碑互校有人數姓名之不同即取柯氏宋史新編馮氏宋史紀事本末邵氏元史類編薛氏宋元資治通鑑近時畢氏續資治通鑑諸書互校又各不同或傳刻有異或碑經翻刻不能無訛今以饒本為主饒本有誤則取沈本仍注異文於姓名之下以備參攷至姓名次序與諸書不同今既錄碑自宜從碑不復更正仍附注之三百九人事蹟莫備于龔頤正之列傳譜述一百卷所闕者祇四人蓋龔氏時去北宋不遠文獻有徵探輯尚易而

其書已不可得見又宋史藝文志載三朝正論二卷曾布撰黨人記一卷蔡京撰熙符祐本末十卷龔敦撰文獻通考載曾布手記三卷曾布撰晁氏曰紹聖初元祐黨禍起布知公論所在故對上之語多持兩端又輒增損以著此書邵氏辨誣一卷宋志作邵伯溫撰晁氏曰辨蔡卞章惇邢恕誣宣仁欲廢哲宗立徐卨事傳信錄十卷鮮于裨撰晁氏曰言國朝雜事多元豐後朝廷政事得失人物賢否已上諸書皆可與黨籍參稽互證惜皆亡佚矣又元祐黨人碑考一卷明海瑞撰見四庫全書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五 宋二十三 書

存目惟 國朝徐賓撰歷代黨鑑五卷內有洛蜀朔三黨及元祐黨籍可資攷證錄入四庫全書元祐黨籍之由始于王安石呂惠卿潰敗于章惇丹糜爛于蔡京蔡卞羣姦附之馴致童貫王黼之徒牽引用事其間遷謫株連諸人之載入正史者不過率執待制以上若干人其餘不載于史者則仍取兩宋叢書彙為元祐黨籍碑姓名攷約計一百四十二人闕者百六十七人攷章惇在相位七年為言官任伯雨劾之貶雷州司戶叅軍尋徙睦州而死京為相二十四年至宣和七年與子攸爭權

帝亦厭薄之乃勒令致仕是冬太學生陳東上書請誅京等又一年京寬儋州道死攸亦伏誅然忠良俱盡我嘗查彰遂有五國城之痛計距崇寧初立碑祇二十五年爾夫陰陽邪正之氣如水炭之不相容薰蕕之不同器故仁者能好人必能惡人間或使貪使詐權宜應用亦必不可置之心腹肘腋之地以滋後患記稱惟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詩則極之於投畀豺虎豺虎不食者此也君子公正爲心羣而不黨其於正人端士則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各從其類乃順天道之自然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五 宋二十三

間有學問偶殊性情稍異而以公義相取爲海內吹噓善類爲國家愛惜賢才其於小人則去之務盡亦祇上以爲國下以爲民必無肆其機械滋其荼毒而鄉愿之徒乃欲姑息調停以自溷于庸惡陋劣豈聖賢激濁揚清之訓哉漢之宵小以黨錮阨甘陵而漢亡唐之末造以白馬定清流而唐滅宋初邪正互爲勝負所以尙爲盛世及至元祐黨籍出而北宋亡慶元黨禁出而南宋亦亡明季東林復社之禍起而亦漸改革是皆以朋黨爲羅織傾陷之實真千秋之大誡也自來論此碑者著作

凡數種議論凡數萬言莫不執手而嘗咋舌而嘆者今不能悉載擇其大畧跋之至于碑末附王珪章惇其時晦盲否塞固是日非轉以大姦竄入其中擢聲紫色不足深論也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五終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五 宋二十三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六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宋二十四

淨安寺鐘款

鐘刻字凡四面行字皆不尋正書在朝邑縣

維大宋崇寧四年歲次乙酉十月二十五日鑄同州

朝邑縣魯苑鄉淨安禪院鐵鐘願所集勝利上新

皇帝萬歲口臣千秋文武百寮常居祿位法界衆生同成佛果

住持院主僧惠以下助緣施主諸人姓名不錄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六 宋二十四

此鍾是解州匠人杜臻男鑄造

寺故址在渭水濱元至正元年沒于渭明改建于王

林村款云同州朝邑縣魯苑鄉金史有鎮名四而無

魯苑之名亦可以補地志之缺關中金石記

版德軍五臺山唱和詩

碑連額高五尺九寸廣三尺四寸五分二截書每截二十一行行十字連額並正書在耀州

巽啓恭陪使騎祇謁真祠偶成小詩拜呈知府屯田

伏冀 采覽

朝散郎通判軍州事于巽

于騎驂驛出禁城真祠款謁聲虔誠禱禱載路歌仁政

簫鼓喧天樂太平殘雪未消山下路和風先颺馬前旌是日天氣晴爲民祈禱多靈應東歲豐稔定有成

朝散郎知軍州事王允中和

縹緲仙臺俯郡城躬修祠事表精誠天邊霧卷山峯出

湖下風輕水面平不爲尋春馳五馬聊因勸課駐雙旌

六典制史風流別乘多才調彩筆先揮秀句成

宣德郎充州學教授尙佐均

踏霜投曉賽祠庭豪竹繁絃妙吐誠嘉客滿筵青眼看

遠山數點白雲平淺霞漏日迎前騎輕吹合煙獵後旌

好處畫工傳不盡只憑詩筆爲摹成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六 宋二十四

右侍禁監倉王需

真人廟食占茲城欲乞豐年在至誠五馬或車恭款謁

豐香烈火報登平犬鷄仙去避丹竈鸞鶴飛來認翠旌

既就金方留世了終聞玉帝錄功成

儒林郎知華原縣事張劬

仙翁竊隱寄巖扃千里蒙休合薦誠菽粟有餘民暇逸

雨暘無爽氣和平滿室綏綏陳膳豆肴艾紛紛逐旆旌

雲迹欲知垂不朽使君妙製刻初成太守近作詩應廟記

通仕郎錄事參軍張介夫

曠曠曉日照重城車騎翩翩布德誠綽約仙姿隨世遠

依倚樓觀與雲平神靈響答歆香火民庶歡呼擁旆旌
瑞雪呈祥和氣洽行看闕境報嘉成

將仕郎富平縣主簿高鈞

二公祠事出重城宜有休祥苔至誠林壑靜深經雪後
樓臺高下與雲平豐年簫鼓來仙宅晴日煙霞上使旌
黎庶歡聲自儲樂但聞高廩頌周成

將仕郎華原縣主簿何賁

清晨雪霽出東城躬款靈祠致克誠百品果蔬供薦獻
萬人簫鼓賀昇平暉暉曉日明臺殿獵獵霜風滿旆旌
碧瓦脩廊盡宏麗亦從民欲落新成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六

宋二十四

三

將仕郎華原縣尉李倚立石

崇寧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建

劉源刊字

前有翼上允中啓云拜呈知府屯田攷宋制諸府州
縣皆以京朝幕等官攝之故有以某官知某府事知
某州事知某縣事之稱或不帶京朝幕官等銜亦云
某府知府某州知州某縣知縣至明則竟改稱知府
知州知縣近人作碑刻有用宋時舊例云知某府事
等稱者亦始於明世有意好古者耳

石中全記

張大亨米芾等題名

石高廣均二尺一寸三行行三字
字二字不字行書在碑陰

張大亨米芾丙戌歲

按丙戌爲崇寧五年米芾以崇寧三年知無爲四
年知淮陽大觀元年卒於官此正知淮陽時也

長興萬壽寺閣圖并記

閣高二尺二寸八分廣一尺七寸分兩截上截繪
圖下截記二十七行行十四字正書在大落裏

華州不朱權記

馮翊楊時中書

左輔之西北隅有寺曰長興萬壽禪院古木森蔭殿宇
宏壯爲一方之雄觀寺有高閣絕頂虛曠之所塑文殊
菩薩聖像因名爲文殊閣聳立三層不啻百餘尺徘徊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六

宋二十四

四

周匝止於二十極刻楠彫蔓翬飛鳥翼屹若地出晃若
天降可謂殊殊實淳化五年別駕楊公所建也觀其經
營締構足以想見其爲人亦以知古之豪右端依吾二
寶爲切至也迄今百有餘歲巨屋已老爲風雨所壞畫
像益故爲塵埃所棲飄風穿其垣墉燕雀巢于椽棟寒
木煙蕪但相掩映於其側弊壞墮圯至此爲極宗明受
業茲院承師資之後復居於此積有歲年載顧載瞻每
爲深悼將欲增修潤色前人之遺基揣其謬薄不克自
辦必仗信心有力之衆共成大事以作勝回涅槃經云
施一詞梨勒授降支佛除病惟於九十一劫造像經云

造一小塔威輪王果於三十六返之中夫一詞梨勒之
細一小塔之微所得之果猶且若是今者有力植那能
其成此則則威果之大信不誣矣

大觀元年七月十五日 左馮相雲智刊字

大觀聖作碑四種

碑連額高一丈一尺二寸五分廣四尺二寸
八行行六十八字正書額行書在典平縣

大觀聖作之碑

通直郎書學博士臣李時雍奉 勅摹寫

太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上柱國魏國公食邑

一万一千二百戶食實封叁仟捌伯戶臣蔡京奉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六 宋二十四 五

勅題額

學以善風俗明人倫而人材所自出也今有教養之法
而未有善俗明倫之制殆未足以兼明天下孔子曰其
爲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
未之有也蓋設學校置師儒所以敦孝悌孝悌興則人
倫明人倫明則風俗厚而人材成刑罰措朕考成周之
隆教萬民而賓興以六德六行否則威之以不孝不悌
之刑比已立法保任孝悌嫺睦任恤忠和之士去古綿
邇上非里選習尙科舉不孝不悌有時而容故任官臨
政越利犯義誣訕貪汚無不爲者此官非其人士不素

養故也近因餘暇稽周官之書制爲法度頒之校學明
倫善俗庶幾於古

諸士有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悌善內親爲睦善外
親爲姻信於朋友爲任仁於州里爲恤知君臣之義
爲忠達義利之分爲和

諸士有孝悌睦任恤忠和八行見於事狀著於鄉
里者鄰保伍以行實申縣縣令佐審察延入縣學考
驗不虛保明申州如令

諸八行孝悌忠和爲上睦嫺爲中任恤爲下士有全
倚八行保明如令不以時隨奏貢入太學免試爲太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六 宋二十四 六

學上舍司成以下引問考驗較之不誣申尙書省取
旨釋褐命官優加拔用

諸士有全倚上四行或不全一行而兼中等二行爲
州學上舍上等之選不全上二行而兼中等一行或
不全上三行而兼中二行者爲上舍中等之選不全
上三行而兼中一行或兼下行者爲上舍下等之選
全有中二行或有中等一行而兼下一行者爲內舍
之選餘爲外舍之選

諸士以八行中三舍之選者上舍貢入內舍在州學
半年不犯弟二等罰升爲上舍外舍一年不犯弟三

等罰升爲內舍仍准上法

諸士以八行中上舍之選而被貢入太學者上等在學半年不犯第三等罰司成以下考驗行實聞奏依太學貢士釋褐法中等依太學中等法待殿試下等依太學下等法

諸士以八行中選在州縣若太學皆免試補爲諸生之首選充職事及諸齋長論

諸以八行考士爲上舍上等其家依官戶法中下等

免戶下支移折變借借身丁內舍免支移身丁

諸謀反謀叛謀大逆子孫及大不恭詆訕宗廟指斥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六 宋二十四 七

乘輿爲不忠之刑惡逆詛罵告言祖父母父母別籍

異財供養有闕居喪作樂自娶釋服匿哀爲不孝之

刑不恭其兄不友其弟姊妹叔嫂相犯罪杖爲不悌

之刑殺人略人放火強姦強盜若竊盜杖及不道爲

不和之刑謀殺及賣略總麻以上親毆告大功以上

尊長小功尊屬若內亂爲不睦之刑詛罵告言外祖

父母與外姻有服親同母異父親若妻之尊屬相犯

至徒違律爲婚停妻娶妻若無罪出妻爲不嫺之刑

毆受業師犯同學友至徒應相隱而輒告言爲不任

之刑詐欺取財罪杖告屬耆鄰保伍有所規求避免

或告事不干己爲不恤之刑

諸犯八刑縣令佐州知通以其事目書於籍報學慮有入學按籍檢會施行

諸士有犯不忠不孝不悌不和終身不齒不得入學不睦十年不嫺八年不任五年不恤三年能改過自

新不犯罪而有二行之實者鄰保伍申縣縣令佐審察聽入學在學一年又不犯第三等罰聽齒於諸生之列

大觀元年九月十八日資政殿學士兼侍讀臣鄭居中奏乞以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六 宋二十四 八

御筆八行詔旨摹刻于石立之宮學次及太學辟廡

天下郡邑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奉

御筆賜臣禮部尚書兼侍講久中令以所賜刻石

承議郎尚書禮部員外郎武騎尉臣萬勝仲

朝散郎尚書禮部員外郎雲騎尉臣章壽隆

承議郎試尚書禮部侍郎學制局同編修官武騎

尉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李

南

朝請郎試禮部尚書兼侍講實錄修撰飛騎尉南

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鄭久中

承山郎權縣尉臣李任

趙功郎權主簿管句學事臣盧端仁

通直郎知京兆府興平縣事管句學事勸農公事兼

兵馬都監臣陳亦

此刻簡賀若誼碑之陰京以大觀元年五月為尙書

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二年正月進太師碑題太師尙

書左僕射與史傳合

關中金石記

又碑連額高八尺八寸五分廣三尺五寸五分

又二十七行行六十字連額並正書在淳化縣

耀州淳化縣御製學校八行八刑之碑

將仕郎耀州華原縣主簿管句學事權淳化縣簿尉

臣鄭仲先書丹

文見前不錄

大宋大觀二年四月十五日

從仕郎知耀州淳化縣事管句學事兼管句勸農公

事臣劉去立石

又碑連額高八尺二寸廣三尺四寸五分三

又十行行五十九字正書篆額在高陵縣

御製學校八行八刑條

教諭臣胡口口篆額

承務郎監商州口稅權知京兆府高陵縣口學事兼

管句勸農事臣張口書并立石

文見前不錄

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前批三月二十日午時付禮部施行

仍關台屬去處

大觀二年五月十五日奉

御筆建

學長臣李希俊 權學諭臣史口 直學臣吳若虛

將仕郎京兆府高陵縣尉管句學事臣李凱

三班奉職監京兆府高陵縣口口權主簿臣張憲

臣李壽永臣李壽明刊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六 宋二十四

又碑連額高七尺八寸廣四尺一寸三十四

御製學校八行八刑條

學長臣王電書

文見前不錄

大觀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奉

御筆建

登仕郎京兆府臨潼縣尉管句學事臣徐口

將仕郎口京兆府臨潼縣主簿管句學事臣李良佐

登仕郎京兆府臨潼縣丞管句學事臣王敦化

朝散郎知京兆府臨潼縣管句學事兼兵馬都監雲

騎尉臣王與 立石

口仕郎充永興軍等路提舉口口口管句口口臣黃哲

朝請郎口提舉永興軍等路學事雲騎尉賜緋魚袋臣李降

是碑當時想天下俱應有之今唯存鄭州本耳予得

見于范侍郎天一閣八行之選宋史取士一法也當

取之以証選舉志

結崎亭集

億按宋史徽宗紀大觀元年三月甲辰立八行取士

科今碑所錄八行及三舍之制並較史為詳又碑蔡

京題額自列銜云太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上

柱國魏國公按蔡京本傳大觀三年臺諫交論其惡

遂致仕着提舉修哲宗實錄改封楚國公以史攷之

既云改封則前此已有封矣今碑列京題銜所云魏

國公是當大觀二年京早受封爵及于三年提舉修

哲宗實錄改封楚國公於文乃為有據史疏不及此

蓋失錄也

便師金石錄

按大觀聖作碑聖作猶言御製也歷城縣志金石

考云大觀碑山左學宮往往有之蓋通天下皆立

者蔡京題額曰大觀聖作之碑以御製為聖作猶

以公主為帝姬也其以此碑文頌之郡縣加以尚

書省牒而別題額曰御製八行八刑條制其實與

聖作碑同也按宋史選舉志大觀元年三月甲辰

詔立八行取士科

詔詞大意與碑同

然品目既立有司必

求其迹以應令遂有牽合瑣細者自元祐初經明

行修科主德行而畧辟藝間取禮部試黜之士附

實恩科當時固已咎其無所甄別及八行科立則

三舍皆不試而補往往設為形迹求與名格相應

於是兩科相望幾數十年迺無一人卓然能自著

見者而八行又有甚敝蓋後世欲追古制而不知

風俗教化之所從出其難固如此据史文知八行

八刑在當時固亦行之久矣碑云頌之校學史志

則云頌之學校授校學似學校創文學授或又學校

之誤也末云鄭居中奏乞以御筆八行詔旨摹刻

于石立之官學次及太學辟靡天下郡邑考宋制

學校但有國子學太學其辟靡一名外學乃崇寧

元年所建以處天下貢士別無官學之文据文獻

通考載外學既成增博士十員正錄五員充學諭

者十人直學二人俟貢士至為之置諸王宮大小

學教授立考選法据此則當時自有諸王宮大小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六 宋二十四 七

學而制未詳也玩碑文先立於官學次及太學辟
唐又次及天下郡邑則官學在太學之上矣此碑
今存者山左較多河南次之其所傳者僅陝西四
種而已

孫鼈草堂寺詩刻

石橫廣二尺七寸八分高二尺五寸九行行九字又
雙樹輪囷五百年開華結實兩爭妍我來問道師知否
祖意元無法可傳

大觀己丑九月廿九日孫鼈林才甫遊因至蔡閣留
宿此寺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六 宋二十四

將仕郎權京兆府鄠縣尉管句學事權主簿縣丞蓋戴
宣德郎知京兆府鄠縣事管句學事勸農公事兼兵
馬監押吳叔口

歷山張智周政和元年十一月廿七日獨游時以察
視民兵職事徧行諸邑猶恨不從容也

脩三白石渠記

石高四尺五寸廣二尺二寸八
行行十四字正書在涇陽縣

大觀二年秋被

朝旨開修三白石渠工徒數千人渠河部役官朝奉大
夫蔡溥而下十有五人甄領其事至四年九月十三日

休工告成引涇水深五赤入渠通行七縣灌漑民田云
朝請大夫新權成都府路轉運判官權提舉永興軍等
路常平等事趙倫謹題

李壽永刊

按宋史河渠志三白渠在京兆涇陽縣至道元年
正月度支判官梁鼎陳堯叟上鄭白渠利害詔皇
甫選何亮乘傳經度選等使遠言周覽三白渠漑
涇陽棧陽高陵雲陽三原富平六縣田三千八百
五十餘頃此渠衣食之源也望令增築堤堰以固
護之景德三年鹽鐵副使林特度支副使馬景盛
陳關中河渠之利請興修鄭白渠古制乃詔太常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六 宋二十四

博士尚質乘傳經度率丁夫治之質言鄭渠久廢
不可復今自白渠洪口合舊渠以畎涇河漑富平
棧陽高陵等縣工畢而水利饒足民獲數倍史志
所載止此不及大觀二年修渠之事不可攷矣史
稱漑六縣田此記稱通行七縣不知更漑何縣也
三白渠在宋時有灌漑之利今歲久淤廢故王芥
子先生大岳官峽西觀察時著涇水考二卷謂涇
水古以資灌田積日既久其泥重濁易於淤塞不
獨民田化為斥鹵即近山之泉來者反破其累故
自宋元以來必障涇水而遠之惟恐其闢入仍渾

盡甯近山泉水分疏灌溉蓋地勢不同如此凡言水利者不可泥古而不知今也

李樾過臨潼詩

石橫廣三尺二寸八分高一尺七寸二十五行行十五字又向子千題記三行行七字並行書在臨潼縣

潁川李樾

于嘉祐中嘗迎先妣來主臨口口元祐丁卯月赴守遂寧復過是邑凡山林宮寺之勝皆當日奉板輿盍朋簪歲時游息之處到今二十八年矣因成短詩以叙感慨
凄涼感舊與懷親時事居人觸目新獨有溫泉故情在猶能為洗洗紅塵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六 宋二十四 十五

孳家登朝元閣晚由東山北下自石窺過朝元山路并斯飛亭皆當日親為開置今復經茲因留拙句

一別驪山歲已深林花依舊繡蒼岑歸尋當日新開路

隱約苔痕下翠陰 翠陰亭乃開元時勝 集今路在亭基之上

題靈泉觀

山原縹緲水縈紆繡嶺屏風立座隅更上朝元最高處

饒君都看渭川圖

先君昔守遂寧過臨潼熙民侍行後二十有四年熙民行部至此感愴之餘尋先君當日所甯詩板已不復見矣乃追憶舊題刻石置溫泉行館之壁大觀四年十二

月十六日永興軍等路提點刑獄公事李熙民謹記
向子千自丙申歲嘗以職事過此宣和辛丑孟夏十七日

按李樾題云于嘉祐中來主臨潼元祐丁卯赴守

遂寧復過是邑到今二十八年自元祐丁卯逆推

二十八年之前知其主臨潼在嘉祐五年也至大

觀四年其子熙民提點永興刑獄逆推其前元祐

丁卯歲待其先君守遂寧過臨潼恰二十四年詩

題有朝元閣靈泉觀冊府元龜天寶七載十二月

戊戌聖神元元皇帝降見於華清宮之朝元閣乃

改為降聖閣改會昌山為昭應山封山神為元德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六 宋二十四 十六

公仍立祠宇以時祭享又都穆遊驪山記云山之

之半平坡朝元閣舊建於此又上二里為老君殿

舊云老君見於朝元閣南元宗於其處立降聖觀

琢白玉石為像今尚存殿壁繪唐從臣之像殆當

時人手筆雍勝畧云靈泉觀本華清宮祿山亂後

天子罕復遊唐末遂皆圯晉天福中改為觀賜道

士居之李樾李熙民史俱無傳

河濱靈源王廟碑

碑連額高一丈二寸五分廣四尺七寸三分 二十八行行六十三字正書篆額在碑城縣

初修同州韓城縣河濱靈源王廟碑

宣德郎知京兆府高陵縣事管句學事管句勸農公
事兼兵馬監押臣陳振撰

宣德郎充提轄措置陝西川路坑冶鑄錢司催促般
運鑄錢物料句當臣王愷書并篆額

皇帝臨御十有三年典章文物炳然一新正郊丘以辨
兩儀廣 宗廟以嚴九室與明堂以脩 配

口之典祠太一以答靈貺之符 明德郵祀成秩

無文貯蠶殺奔罔不祗慄神祇 祖考既已安樂

之矣而復以 聲制律而樂和以 身立度

而禮節琢玉以成寶而文采彰鑄金以象物而

金石錄卷二百四十六 宋二十四

基本固前世之所廢而不講後人之所忽而不問發明
誕告悉出 宸翰 詔令一下不日而成於

是卿雲呈祥靈光薦休膏露零滋朱草騰色嘉禾之秀
羽物之翔凡曠古之所未嘗記者連章累牘奏之

闕下頌聲洋溢周於四遐撥稅來王氏羌入貢然中
嶺表龍水播川遺酋群醜解解屈膝而願為臣妾者蓋

不可以數計古之所謂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
愛其財者具見於茲故一事之舉一物之來類皆付之

史官刊之琬璧銘之鼎彝紀之以編簡載之以竹帛自
堯舜三代典謨訓誥之書未有若 此時之盛者

也惟此洪河自 大觀以來變濁為清者略有三

焉乾寧保平率以累日惟二年冬見於同州之韓城邨

傷其表百里其久彌月 詔遣尙書郎臣張勣持

祝往祭既抵其野訪故祠得破屋一區風爽雨剝頽圯

殆甚懼不足以尊顯 雲德上副 一人誠

報之意誠已事而還請新廟貌 詔可其奏既

賜幣券以輕其用又出大農之錢以助其不足鳩

工飭材一不在民庀事於政和元年秋八月之壬寅落

成於二年春正月之甲子凡為屋之楹三十有四堂崇

以延門殿以闕有廊如掖有屏如植邊豆之設有位侍

衛之列有所輪奐丹雘儼無不肅乃 賜靈源為

號因 命擇詞臣而記其事部使者復以屬臣振

臣振不敢以荒斐辭竊惟洪範之敷兆於五行五行之

證原於五事自視聽貌言思之近推而廣之至五福六

極休咎所報之遠若符契然豈人力也哉夫堯以水土

未平吁謨而命禹禹以百姓未安瘞其身而告功九年

而泮水平土作又考其積用固非人力而所為者可不

歸之天乎使百姓戴天而居履地而行力農而食日用

而不知可不謂之神乎濶溪演澗之卑朝盈而暮竭有

欲澄之者猶不能清况崐崙萬里之勢數千年之久敢

...

日期於身嘗而目見之乎非有作之 聖人其孰

能與於此今 皇帝道德之妙蟠極上下

精誠之微昭格幽顯凡所以 施設注措一出於

獨智百辟卿士曾不足以探識其 奧而

四方萬里鼓舞震動化貸成就亦罔知 帝力之

所加豈天之神與禹之智舉在 是歟福物之報

固有由爾顧一河之清惡足以盡之而倦倦不忘者亦

以昭 景命領純報奉 上帝之錫美而已

竊嘗以傳記者之河千歲一清其應在 人君壽

考天下治安今接歲三清應益昭著自非 膺聖

撫運 溥博淵泉 通乎高深何以及此是

宜有以鋪張 闕休揚厲 偉蹟而

詔乎無窮也如臣龜壘之陋顧安能識 咸英之

太和而調達之姑以區區之見述其萬一而預榮焉臣

謹拜手稽首而為之頌曰

皇帝臨御十有三年禮制樂作典章粲然道德之妙格

于皇天景星慶雲膏露醴泉諸福之物克臻其全大觀

之初濁河三清乾寧保平邠陽韓城有泓其澄有光其

榮詔遣臣勸報祭惟精乃新其宮靈源是名郡縣奔走

累月而成神歆其類既安且寧皇帝有道山川受職珍

符來况惟神之錫皇帝有道受福無疆神之聽之德音

不忘簿領臣振預榮釐事作為聲詩垂千萬禩

降授奉議郎權發遣陝府西路計度轉運判官公事

借緋免袋臣郭倫

降授朝議大夫直龍圖閣權發遣陝府西路計度轉

運副使公事兼勸農使賜紫金魚袋臣趙口

降授朝散郎直龍圖閣權發遣陝府西路計度轉運

使公事兼勸農使賜紫金魚袋臣陳遵

臣李壽永臣李壽昌刊字

文稱河自大觀以來變濁為清者三乾寧保平率以

累日惟二年冬見於同州之韓城邠陽其袤百里其

久彌月攷徵宗本紀自大觀至政和凡三書河清並

在同州惟大觀三年兼有陝州保平軍即陝州也又

于二年云以乾寧軍為清州改乾寧為清應即以河

清之故而史不及之疑是略矣河自三代以來皆有

崇祀故公羊傳以太山河海為三望望者謂不能親

詣所在就其近郊祭之之義也其置祠實自秦始史

記封禪書云河祠臨晉漢志云臨晉故大荔秦養之

更名有河水祠今同州府朝邑縣是其地蓋昭王作

河橋於此即因而祭之耳郊祀志高祖置祠祀官女

巫令河巫祠河於隋晉又宣帝詔五嶽四瀆皆有禮
 禮河於隋晉使者持節侍祠歲五祠太平寰宇記西
 魏文帝大統十三年于漢祠更加營造周武帝天和
 四年太宰宇文護于祠西建碑一所靈帝大象元年
 江淮濟各從本所祠惟河一祠依舊不改每歲發使
 致璧加牲以祠焉文獻通考唐武德貞觀四瀆年別
 一祭祭西瀆大河于同州歷代相傳並因而不改至
 明皇開元十五年始以有司言改祠於河中府在今
 山西之榮河縣而同州之祠廢矣攷唐自明皇以後
 嶽瀆之制互有輕重然猶封河神為靈源公真宗封

禪進號為顯聖靈源公仁宗康定封為靈源王金章

宗明昌為顯聖靈源王元太祖至元為靈源宏濟王
 順帝至元為靈源神佑宏濟王明則草去前號改稱
 西瀆大河之神亦並存河中府之傳此唐以前宋以
 後祠祀異地之大較也攷唐王延昌撰廟碑云安祿
 山反其將崔乾祐守蒲坂時郭子儀軍渭酒與之相
 持子儀夢神告曰永豐倉側將有急變姑以避之此
 軍退賊騎雲集子儀賴以獲全後請于朝而修祠此
 猶是同州之舊其建于韓城者乃當時別祠如宋時
 檀州河南亦得置河廟者是也文所云詔遣尙書郎

張勳致祭既抵其野訪故祠得破屋一區傾圮治甚
 還請修建詔可之此宋世修建之事念陝省為全河
 之襟帶而祀典闕如今雖不能復隋晉之故而韓城
 舊址不應委棄榛蕪過而弗問此守土之責也余將
 請於

朝鼎新廟貌修復祀典以妥神庥而慶安瀾焉

關中金
石記

右韓城縣河瀆靈源王廟碑宋史禮志祀河瀆於河
 中府今蒲州之永濟縣也大觀初韓城河水清詔遣
 尙書郎張勳往祭即舊廟而修之廟在今韓城縣之
 東王郵非河瀆之常祀也碑稱泚河自大觀以來變

濁為清者略有三焉乾寧保平率以累日維二年冬

見於同州之韓城仰陽其表百里其久彌月今考五
 行志祗載乾寧軍及同州一事不及保平蓋大觀政
 和之間郡國言瑞者多志不能盡書然未久遂有五
 國城之禍粉飾太平何益於國是哉碑末列名者直
 龍圖閣陝府西路轉運使陳遵直龍圖閣轉運副使
 趙口轉運判官郭倫凡三人陳降授朝散郎趙降授
 朝議大夫郭降授奉議郎皆列於銜此它碑所未有
 宋史遵傳但云為何北轉運使加直龍圖閣徙陝西
 不知其降官之由也

首研堂金
石文跋尾

崇恩園陵采石記

碑連額高五尺六寸五分廣三尺一寸十六
行行二十五字行書篆額在偃師縣水慶寺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口口寢疾崩于宮政和三年三月丙申朝散郎權
族遣京畿計度轉運副使公事趙靈入內內侍省武功
大夫計置賈口山採石兼提舉鄭州密務張懷寶奉
詔旨提舉 園陵採石太史口口口口吉祭山興役
于緱氏鎮碾子泉之東西谷段石口工視大觀二年地
官數口會日力之役九旬以時 朝廷促工期以口口
口口口氏逾旬稍口霖雨零霰迭日間作官吏惴慄惟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六 宋二十四 三

稽遲之口口而巨石艱致之材越七日而敷以登又十
有五日而夫役告畢蓋官屬奮職夙夜暴露協力盡瘁
用濟厥事也官屬為誰管勾文口兼理辦公事朝散郎
口誼都口寨中亮郎任緯通直郎韓瑜口口奇經郎孫
傑武翼郎賈之才口奇郎蘭中立修齊郎李從古秉義
郎趙士口宋良口成忠郎周延慶許紳承節郎張延慶
張世昌周儀從事郎宋疊李選將仕郎李處仁張遠王
充李周福進查投尉張慙進義投尉王思永假承務郎
陳充管勾鐵爐東井匠人口郎傳口管勾公使進義副
尉張守忠李春癸西趙口記并書

胡奉郎京西轉運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長吉立

石 霍亮彭舉馬良刻字

億按碑殘脫諱讀多不可識唯前數行有入內內侍
省武功大夫計置下 缺 鄭州張懷寶奉召 缺 園陵採
石後忽又有題銜云云攷記內諸官並與史志同唯
管勾鐵爐東井匠人則當事權設者也字奇逸秀絕
惜太漫滅耳 偃師縣金

范子嚴墓誌

石高三尺五寸五分廣三尺三寸五
分三十行行三十十字正書在寶雞縣
宋故范君子嚴墓誌銘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六 宋二十四 三

奉議郎致仕差騎尉張今撰
朝散郎權知巴州軍州管勾學事雲騎尉借紫權維
書
奉議郎簽書興州軍事判官廳公事管勾學事王沃
篆蓋
子嚴先塋在邑之澤川鄉尉遲社塋閉之木往往合抱
詢其族人之高年者皆云葬逾百年矣雖無誌可考知
其久為陳倉人也曾祖照祖懿皆務農不仕考元吉有
度量善謀畫由明取積貲至鉅萬遂徙居邑中而富籍
為第一卒葬於大像原有子三人而 君居季孟之

聞考極喜備意將擇子之良者教之然其孟既以門餘
 隸府役季且勿獨屬意於 君不幸考早世遂嘿嘿
 不得志一旦潛率友人朱景者如京師南抵滌濠間求
 師友而學焉遂歸季孟已有析煙之議 君獨得時
 零之業醫去七八復買地於西平原凡五六年始稍有
 序然中心常以未副先君之志為恨因置其生事又率
 其友張今者復如太學凡數年四方賢俊多願交焉然
 數千舉不利有勸以習明經比進士為可必者君深然
 之乃出居尉遲之故廬絕人事閉門誦戴禮荅義凡二
 年注疏首尾爛然在臆人皆謂 君舉是科取青紫

金石錄卷一百四十六 宋二十四 五

猶撥之也會 朝廷改科場罷明經君嘆曰是亦有
 命焉乃不復為干舉之學而專閱史傳歷攷古人行事
 時與鄉中有道者為詩酒之樂益多藏書招賢士以教
 諸子為急然性介潔上不願接勢位下不喜延白丁唯
 吾儒叩門一言道合則傾蓋如故以至推財拯乏靡所
 不逮其所交遊多魁磊宏博之士未嘗俯首以投俗人
 之耳目元祐元年閏二月十七日以疾卒享年四十八
 元娶馬氏即邑人進士馬叔之女次朱氏鄉貢進士景
 之妹五男四女皆朱氏所出曰汝翼成忠郎前任興州
 管界建轄馬遞鋪次汝弼秉義郎前任巴州管界建檢

次汝聽將仕郎次汝揖汝礪皆讀書後君而亡女長適
 邑人馬筠次適進士薛弁次幼而亡次適進士張抃孫
 男十人倪份何伾倫脩伸倬倚孫女六人長適吳山
 進士楊大年餘並幼 君之亡汝翼年十八幹盡事
 親教諸弟奕奕有立乃遵遺訓於政和三年六月十二
 日卜兆於鳳翔府寶雞縣寶雞鄉大像里先塋之西朱
 氏耐葬焉前期求誌于子子素與 君善又子之次
 子娶 君之幼女作誌與銘固所願也子殿字也諱
 莊姓范氏銘曰

金石錄卷一百四十六 宋二十四 五

今學不効兮古學是循 古學有得兮所親者仁 宜
 壽不壽兮天所屯 福慶流行兮鍾後人
 按誌稱子殿久為陳倉人陳倉即寶雞縣隋以前
 為陳倉唐以後為寶雞又稱其買地西平原陝西
 通志西平原在寶雞縣東北十五里即吳玠與金
 將撤離喝相持處原之高峻處又名大蟲嶺其原
 延亘東接鳳翔界誌又云朝廷改科場罷明經此
 即神宗時王安石議更法謂古之取士俱本于學
 請興學校以復古其明經諸科欲行廢罷取明經
 人數增進士額語詳宋史選舉志子殿曾祖祖父
 皆務農而積貲至鉅萬誌不加粉飾之詞見其質

也兄弟析居謂之析煙初娶馬氏繼娶朱氏而稱
馬氏爲元娶卽後世元配之所昉皆勘見此文

浮邱公廟靈泉記

碑連額高四尺四寸廣三尺二十四
行行三十一字正書篆額在偃師縣

浮丘公廟靈泉記

文林郎行永安縣尉管句學事張挺撰

崧高之下曰緱氏山昔周靈王子子晉吹笙之地也子
晉授道於浮丘公公接口偃去距山不遠遺家具存民
俗傳爲浮丘藏劍之所卽其巔構祠以祀焉俯瞰□□

更爲別廟里民歲時祈報運至政和二年夏六月泉出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六

宋二十四

三

庭下澄澈□□□□□□飴映帶清流人初易之俄鷗鳧

泳者輒死衆適驚悟始識景貺病者請禱□□□愈於

是相與謀養以文博疏□方□藻飾丹雘祈禱雲來洪

惟永安授□□

宋

聖祖

神宗弓

□所闕而崧高之岳作鎮中土□邑之□真僊所宅靈

顯□出□□□□惠施於民稽攷傳記寔

□之祥比年而來

朝廷清明百度修舉總名

實禮制樂成河海宴清□禾並秀泉石□□□□功

珍符嘉瑞史不絕書蓋以

皇天眷佑

上

德昭明格致休美以懋大業願不偉歟則儒學之士競

爲詞章掄揚□□□□盛事傳諸聲詩以薦

廟實維持也今靈泉出於福地神異焯然莫之殫載

雖不才□乏□□□詠

聖德矧臣子之職敢以

斐陋而辭謹著大畧以告來者其辭曰

崧□之陽 複岫重岡 山維緱氏 作鎮其旁 蒸

爲卿雲 □成景光 僊聖之宅 其神無方 在昔

帝子 系自周王 浮丘挹袖 絳闕扶將 夜月吹

笙 乘雲帝鄉 鶴馭莫返 鳳唳松篁 遺宮廟食

寶劍珍藏 後千餘年 醴流其唐 獨病瘵疾

起痼愈疴 惟神之惠 表國之祥 帝德廣運 修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六

宋二十四

天

明馨香 地不受寶 天錫會昌 年穀順成 降福

穰穰 本支百世 聖壽無疆 如山之崇 如泉之

長 小臣作詩 德音不忘

政和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張當世書董頴立石

劉士□刊

此泉今在偃師縣南三十五里既而久涸乾隆初復

出也

中州金石記

金石攷碑在緱山政和二年夏六月有泉出浮邱廟

庭下能愈疾永安令張挺記之

偃師縣志

按偃師縣志靈泉在縣南三十五里源出府店鎮

東靈泉溝宋時始出醴甘如飴其後久涸乾隆初復出經浮邱公廟前與梨樹溝水會為五龍口西進遶府店鎮北屈而西北至江邨寨北滑城泉自東來注之浮邱公廟祀浮邱伯列仙傳姓李居嵩山修道亦修道於嶽山山有浮邱洞嘗作原道歌虎伏龍亦藏龍藏先伏虎但畢河車功不用隄防拒諸子學飛仙在迷不得住左右得君臣四物相念護乾坤法象成自有真人願

牛鼎銘

高廣行字皆不計篆書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六 宋二十四 三

佳甲午八月丙寅帝若稽古肇乍宗器審厥象乍牛鼎各于太室從用高億寧神休佳帝昔寶萬世其永賴

釋文

京畿豐潤縣文廟中有古鼎友人羅孝廉名廷元改

人後為廣東遂在縣脩志以邑人翰林曹鼎望所作辨文寄觀謂是前五代宋孝武帝之鼎嘗考蔣一驥長安客話云宏治間土人鑿井得之重五百斤圓腹

弁口四足足上為牛首下為牛蹄款識甚古或以為商時物客話得自傳聞未嘗目擊宋雖殷後不當稱帝且古不以命子名歲日知錄辨商母乙貞丙寅之文博古圖誤以日為年確當可信今文廟之鼎重只五十斤高一尺三寸五分濶尺有六寸耳旁出高三寸腹至足七寸凡三足以為重五百斤及四足者皆非鼎內有銘在底係凹字曹君據元初隨隱湯錄宋陳世崇崇仁人云紹興初有獻鼎於行都上賜白金入元乃與此錄云紹興初有獻鼎於行都上賜白金三千兩賜三茅觀觀在杭吳山高一尺三寸廣尺有咫兩耳旁出三足皆具牛首鼎外周環紋如篆籀腹內篆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六 宋二十四 三

銘曰維命午八月丙寅帝若稽古肇宋鼎審厥象作牛鼎格于太室從用享億萬寧神休維帝時寶萬世其永賴凡四十一字乃五代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八月二日肇作以享太室者鼎銘與此銘其文稍有增減如云肇作宋器增作字易鼎字又億字下無萬字亦共四十一字又考田叔禾西湖遊覽志說作漢鼎稱漢建元三年按漢武帝建元三年乃癸卯非命午是蓋以宋孝武訛漢孝武以孝建元年訛為建元益誤矣顧遊覽志謂宋鼎今以焚香殿中叔禾乃嘉靖間人而三茅觀之鼎猶無恙豈其宏治時便已得自豐潤

即使篆銘相符亦當別是一鼎且宋自武帝永初元年受禪遷神主於太廟時尚未立明堂閱三十餘年至孝武大明五年明堂始立有司奏鼎組藝蓋一依廟禮班行有司搜材簡工此在孝建之後若明堂未立以前何有太室又况南朝重器豈得遠至北地余考太歲之在命午者北宋實得其三太宗淳化五年仁宗至和元年徽宗政和四年皆值命午宋初季秋大享命有司攝事於郊壇寓祭而已仁宗皇祐二年以大慶殿爲明堂三年宰臣文彥博進大享明堂記亦猶寓祭雖皇祐五年有閏宗朝祭器之事而五年乃癸巳明年至和元年方值命午元年之八月又無丙寅日至神宗元豐時禮官以明堂寓大慶路寢別請建立未暇講求沿及徽宗崇寧蔡京爲相始以姚舜仁明堂圖議上詔依所定營建尋因尋出蔡京免官明堂亦罷故大觀元年大享明堂猶寓大慶殿及政和五年特詔建立參稽古制爲四戶八窗五室十二堂九階四阿之式又以言者明堂基宜正臨丙方近東以據福德之地乃徙秘書省宣德門東以其地爲明堂命蔡京爲明堂使其年乃金太祖稱帝之收國元年也政和七年明堂成太室乃明堂五室之中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六

宋二十四

三

室而宋史禮志云初議禮局之制也詔求天下古器更制尊爵鼎彝之屬又置禮制局於編類御筆所於是郊廟禮祀之器多更其舊劉昂傳徽宗所備三代祖豆盤匱之屬悉改以從則明堂之建雖降詔於政和五年而鼎或先鑄於政和四年之八月其丙寅之日則是月之二十三四日也是則紹興所獻亦是北宋之鼎而非五代之宋夫史紀靖康之難古器祭器八寶九鼎無一不與辟雍石鼓同其輦致夫焉保無流落於民間者乎趙宋政和相隔劉宋孝建六百三十餘年越一紀而及欽宗靖康自靖康至明孝宗宏治三百六十餘年到今又二百五十六十年竟無鑑別古器者或謂宋仁宗皇祐五年鑄鼎十有二圓丘用五宗廟用七劉敞爲之銘疑此爲劉敞作銘而鑄成於至和元年者無論紀日不符且原父博學亦不應冥古而以命午紀歲也在師韓韓門學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六

宋二十四

三

孫漸遊驪山詩

石橫廣三尺二寸五分高二尺五分
十七行行十二字行書在驪山驪縣

中奉大夫權發遣轉運副使公事孫漸

曉促零口征晚留華清宿亦月倦紛埃曉髮蓮湯浴夜雨關庭梧漏長秋睡足平明徑欲西霽色開林麓遂作

朝元遊聊放千里目 燈峨北來橫渭水東轉曲坡田散
牛羊沙岸翔鳧鶩爽氣襲衣袂青煙生井屋憶昔唐天
子承平溺愛欲翠輦拂行雲鈎陳裏幽谷遺址今尙存
窳垣半頽覆玉像暗真僊石槽標飲鹿羯鼓舞無聲連
理空餘木長生豈難求有道書丹錄淚未忘馬嵬恨已
悲金粟往事寄冥冥芳草依然綠

政和四年十月 日通仕郎臨潼縣令管句學事

王慎立石

左丞侯蒙行記序

碑僅存下截高一尺八寸廣二尺七寸序十六行行十字正書在寶雞縣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六 宋二十四 重

江夏黃鉞篆

左丞 侯公昔作尉于陳倉凡郵警往還嘗懸是院於
法堂門之東有行記焉自元祐五載逮今政和四年經
二紀也一旦遇風雲之會為社稷之臣措天下於泰山
之安豈不偉哉曾問辨以屋宇疎漏牆壁浸圯恐其墨
跡湮沒乃模上石庶幾傳之不朽政和四年歲次甲午
十月旦日張啓謹序

扶風馬定國模 同管句僧問才 廣濟管句僧問

口口石

按記云左丞侯公昔作尉於陳倉嘗懸是院有行

記焉自元祐五載逮今政和四年經二紀也侯公
者即侯蒙也史傳字元功密州高密人進士及第
調寶雞尉徽宗朝累官同知樞密院尙書左丞傳
皆無年月以宋史宰輔表證之其官左丞在大觀
四年八月以此碑證之其尉寶雞在元祐五年是
歲庚午下逮政和四年甲午正兩紀也序稱行記
摸上石今但得其序在下截其記文必在上截已
不可得不知所懸之院何院也

圓測法師佛舍利塔銘

石橫廣三尺一寸高二尺一寸三寸六行行二十四字正書在咸寧縣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六 宋二十四 重

大周西明寺故大德圓測法師佛舍利塔銘 并序

貢士宋復撰并書

法師諱文雅字圓測新羅國王之孫也三歲出家十五
請業初於常辯二法師聽論天聰警越雖數千萬言一
歷其耳不忘於心正觀中 太宗文皇帝度為僧

住京元法寺乃覽毗雲成實俱舍婆沙等論暨古今章
疏無不閑曉名聲著 三藏法師英公自天竺將還

法師預夢婆羅門授菓滿懷其所證應勝因夙會及
英公一見契合莫逆即命付瑜伽成唯識等論兼所

翻大小乘經論皎若生知後被召為西明寺大德撰成

唯識論疏十卷解深密經疏十卷仁王經疏三卷金剛般若觀所緣論般若心經無量義經等疏羽翼秘典耳目時人所以贊佐 英公使佛法東流大興無窮之教者也 法師性樂山水往依終南山雲際寺又去寺三十餘里間居一所靜志八年西明寺僧徒邀屈還寺講成唯識論時有中天竺三藏地婆訶羅至京奉

勅簡召大德五人令與譯密嚴等經 法師即居其首後又召入東都講譯新華嚴經卷軸未終遷化於佛授記寺實萬歲通天元年七月二十二日也春秋八十有四以其月二十五日燔於龍門香山寺北谷便立白塔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六 宋二十四 靈

在京學徒西明寺主慈善法師大薦福寺大德勝莊法師等當時已患禮奉無依遂於香山葬所不骸一節盛以寶函石槨別葬於終南山豐德寺東嶺上 法師嘗昔往游之地墓上起塔塔基內安舍利四十九粒今其路幾不通矣峭壁巖絕茂林鬱閉險僻藏疾人跡罕到埋光蔽德徒有歲年孰知歸仰由是同州龍興寺仁王院廣越法師勸成至願以 大宋政和五年四月八日乃就豐德分供養并諸佛舍利又葬於興教寺 英公塔之左創起新塔規範基公之塔一體無異并基公之塔即舊而新之金輪寶鐸層構雙聳如幻成其

下各環以廣廡神像崇邃左右以附 英公焉俾至者景慕起信不知何時而已也及於塔之前創修殿殿六楹落成慶贊之日不暇求能成文者丐余直序其事兼之以銘銘曰

貝葉西來其功大教流中區于斯永賴法匠有憑于誠際會香山迢遙于闕幽宮豐德峻阻于藏靈殿後人依歸于何適從有越作緣于神助力雙塔屹立于基是式以附 英公于豈窮極終南相高于峻倚天盛德巍然于銘石鵲來者瞻仰于千萬年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六 宋二十四 靈

無稱猶怪銘首稱大周豈以法師死于武后朝耶因歎武皇淫穢在唐以高宗故不致削奪而后世猶不唾去之何也 石舉 鐫華

按塔銘在咸寧縣興教寺陝西通志云寺在城南六十里唐總章二年建內有三塔其中塔特高大為唐三藏法師元奘瘞身之所尚書屯田郎中劉軻銘左為慈恩基公塔太子左庶子李宏度銘右則大周圓測法師塔銘之者貢士宋復也按銘序云英公塔之左創起新塔據通志則云圓測塔在英公塔右彼此互異又按今大藏首載大般若波

羅密多經六百卷凡十六會各有小序皆西明寺沙門元則撰擬即此圓測識以俟攷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六終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六 宋二十四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七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宋二十五

折克行神道碑

碑高一丈二尺八寸廣四尺五寸行數字數刻世不可計正書在府谷縣孤山堡南

上 缺 諸軍事秦□□□秦州管內觀察使充太原府路兵馬鈐轄知府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兼麟府州管界都巡檢使兼河東第十二將上柱國高平郡開國公食□□□□□□□□□□□□□□□□□□□□□□□□□□□□神道碑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七 宋二十五

朝散郎試給事中兼 侍講同修 國史西安

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臣毛友奉 勅撰

翰林學士中大夫知 制誥兼 侍講修

國史成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食實封壹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宇文虛中奉 □□

缺 行既葬八年其子右武大夫康州刺史知府州可求

言于 朝先臣克行官爵皆應法當有隧道之碑敢

以請 天子曰嘻惟俞之先保有永安極風沐雨

世捍邊垂舉州來歸 缺 駕克捷有功自我 缺 宗以來所

以假折氏之靈甚寵西人之不驕緊折氏是憑今其云
亡雖無言固將休顯之適 詔給事中臣友汝為之
銘臣友再拜稽首而言曰西夏自元昊乘中國久安玩
治之後空口口寇陷 數出不利一方用兵 之憂
熙寧元豐間大飭邊備既開熙河遂斷賊右臂鷹揚之
將時則有若王韶賈逵燕達神諤其餘不可勝數
哲宗皇帝愆元祐罷兵弃地騎口之過擇將練兵大
復熙豐之政口城天都口逼橫山口口口浸以衰弱
當時邊將折氏為第 幾與西人戰大小百七十遇未
嘗喪敗兩獲鉅萬萬功在右府行在奉常光榮福祿有
始有終臣為史口口口喪善而記功雖不能其敢以固
陋辭公字遵道出河西折掘姓五世祖從阮唐末為府
州刺史晉以府州賂契丹從阮不從自拔歸漢 太祖
受命來親委以腹心德展生御卿公曾大父也
太宗征太原以兵來迎收復嵐口為永安軍節度使贈
太師燕國公大父惟忠簡州團練使贈崇信軍節度使
父繼閔官苑使果州團練使麟府路駐泊兵馬鈐轄贈
太尉曾祖妣蘇氏 人梁氏梁國太夫人祖妣劉氏彭
城郡夫人妣劉氏慕容氏郭氏吳郡魏郡魯郡太夫人
初公富承襲太尉公以公幼表授其弟繼祖公久居行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七 宋二十五

間無所知名熙寧二年賊寇慶州 詔神諤合鄭廷
河東路大軍城囉兀以牽制之繼祖以所 鋒遇賊開
光川尙堡嶺再戰皆利諤患賊抄糧道即以三千人口
公戰葭蘆川於是人行少公公奮先登所向如有神請
老將郭日真太尉子也斬首四百級生降千戶驅牛羊
羸馬棄它萬計其後會公兄克柔以疾不能將遂以公
知府州 主秉常 詔五路出師問罪張世矩口河
外兵表公別將蕃兵與口廷議難以守臣自行令選子
弟部三千人隸世矩公抗章願率部落先驅報國未報
即委管轄以行賊據營平逼官軍公進擊潰去是夜世
矩被命班師以公為後拒賊 躡其後公止俄枝盤堆
度賊半度隘縱兵擊大敗之殺咩保吳良師還自劫擅
與 詔釋不問王中正口口口公將行口右口時軍
中旗物大軍悉已取其善者餘皆雜惡不可用公命口
其短長黑白創五軍陳法團為五部部為一色以口 鈇
州賊遁去公遣騎追擊生擒五人不殺使為鄉道中正
命公口千騎先趨宥州一夕拔之時賊保險口口口中
正命公口援口口口戰公曰口大軍不易至此若不速
戰情見力口進退不可即提刀躍馬而前手格殺數十
人所當皆靡戰士 挽公徐之公不顧以策招後軍口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七 宋二十五

□□缺
□□□□□□大至難支□□□□□□□□
□請帥□□□□□□□□□□□□□□□□
□□□□□□□□□□□□□□□□□□□□
□□□□□□□□□□□□□□□□□□□□
□□□□□□□□□□□□□□□□□□□□
□□□□□□□□□□□□□□□□□□□□
用則雖□□□□□□□□不能欺賊以下殘缺

號年欽文云武恭公既葬八年其子可求請立隧道之碑克行以大觀二年卒既葬八年當是政和六年也可求降金者故克行本傳不及其名 碑叙次克行家世官爵大略與史並合惟御卿贈太師燕國公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七 宋二十五 六

惟忠贈崇信軍節度使史不及之耳世以此碑為折太君碑攷折太君德辰之女楊業之妻也墓在保德州折高村非此也金史張奕傳云天眷三年夏人侵界詔奕往征還奏曰折氏世守麟府以抗夏人本朝有其地遂以與夏夏人夷折氏墳隴而戮其屍折氏怨入骨髓而不得報今復守晉寧故激怒夏人欲開邊釁以雪私讎朝廷遂移折氏守青州據此則折氏之祖墳在府州者多為夏人所夷今此及嗣祚兩墳翠石岷然歷千年而不畏當是折氏世篤忠貞之報今因以五代宋書三史及碑叙其世系庶有攷焉

碑陰並列所統各寨主姓名史稱折氏自從阮於唐莊宗時起家府州至宋高宗建炎二年可求以地降金凡七世父子兄弟相繼扞衛邊境者歷二百餘年而嗣祚碑有自武德中詔府谷鎮邊使之語邊使者唐鎮官名是折起于唐初迄于宋金之際也幾歷五百餘年替纓不替其勛業彪炳史冊卓絕千古觀此碑陰益見其控禦邊陲鈐轄蕃漢之遺制焉關中金按此碑殘缺過甚全文不知若干字今存者尚一千二百餘字標題已缺其姓賴其文內尚有可攷碑為奉勅撰書撰者毛友史無傳書者宇文虛中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七 宋二十五 七

傳稱字叔通成都華陽人大觀三年進士歷官州縣入為起居舍人國史編修官同知貢舉遷中書舍人碑系銜云翰林學士中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史皆略之碑云公字遵道出河西折掘姓廣韻云虜復姓南涼禿髮僞擅立其妻折屈氏為皇后此作折掘文之異也碑又云德辰生御卿公之曾大父也大父惟忠父繼閔宋史折德辰傳德辰二子御勳御卿御淳化五年拜永安軍節度使契丹大將韓德威率眾來侵御卿疾甚其母密遣人名歸御卿日世受國恩死于軍中其分也朔日本子

惟正惟昌惟信惟忠惟忠字蓋臣累進簡州團練使喪母起復雲麾將軍卒碑略其雲麾將軍子繼宣繼閔繼祖繼世繼閔以勞累遷宮苑使領果州團練使皇祐二年卒史略其麟府路駐泊兵馬鈐轄子廣孝克行克行初仕軍府擢知府州在邊三十年戰功最多羌人呼為折家父官至秦州觀察使卒贈武安軍節度使子可大為榮州團練使知府州東都事略可大初官此其大略也其餘碑文較詳于史而大致皆合碑末段可見者云由近及遠口口法也公曰不然事有奇正今八城已口云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七 宋二十五

云此下間段駁他據傳則云詔河東進築八若通道郎延延帥遣秦希甫來共議克行請兩路併力遠者為先希甫曰由近及遠法也克行曰不然事有奇正今乘士氣之銳所利在速故先遠役以出其不意若徐圖之心且怠矣希甫持不可并上二議卒用克行策此段原委如此得史而碑之缺者可攷矣傳此下無多語大約碑文此後所缺亦無多矣今碑在府谷縣孤山堡南稽之陝西通志陵墓條下不載其墓則亦因此碑之剝蝕不顯于世故也碑陰列祭主姓名今失搨

上官革等寶雲寺題名

碑高三尺七寸六分廣二尺八寸六分八行行九字正書在隴州

政和六年閏正月晦日以禱雪獲應謁謝

嶽祠早飭寶雲寺登覽佛閣偕來者司錄事員逄堯知

汧源縣席微卿教授王行可汧源簿賈奇尉高堯知軍

州事上官革命吏題

按汧源縣即今之隴州州南七十里為吳岳即周

禮西鎮曰岳是也此題所謂嶽祠即西鎮吳山廟

祀嘗至其處寶雲寺及佛閣俱無攷上官革等亦

無衍傳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七 宋二十五

謝彥溫泉詩刻

石橫廣三尺八寸八分高二尺十一行行五字行書在臨潼縣

宣句謝龍圖留題

自愧塵容去復來驪山頂上看崔嵬誰人得向長安道

會浴蓮湯十二回

政和丙申三月十八日謝彥子美書

政和六年五月日從事郎武功縣丞管句學事權臨

潼縣事梅安口立石

重修薦福寺塔記

碑高六尺八寸五分廣三尺二寸十七行行三十一字正書篆額在咸寧縣

大薦福寺重修塔記

長安城之西南三里餘有寺曰大薦福自唐高宗時立為獻福寺至天授元年始改薦福并御書飛白額中宗大加營飾以神龍年後翻譯佛經並於此院按兩京記西北隅有薦福寺浮圖院實景龍中宮人率錢造立浮圖凡一十五級高三百尺為祈福之地自景龍至

本朝政和丙申三百九十二年風雨推剝簷角墊毀有山谷迂叟因出往遊偶見是事喟然傷乎歲月浸久將就傾圮使夫妙緣聖跡寂寥數百年來未有修崇之者眾但咨嗟莫能辦集蓋此巍然寶塔寔為諸佛無量劫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七 宋二十五

來薰修妙行誓願所成靈牙舍利悉貯其中普為一切眾生作大高廣福田故我喜於修完勇躍成就願此殊勝淨行利樂無窮普沐妙因豈不慧哉於是負糧裹費自竭其力雖一毫不假於人以是年二月己卯興功越四月戊寅告成泊以徘徊副屋墮埽所擊上漏下濕損弊尤甚悉皆修完遂復一新由是觀者如堵湊香瞻仰眾復歸向溥發善緣始山谷子盧於臨涇之白龍庵中方宴坐間嗒然隱几而寐夢現一寶塔白光亘天躡躑之間傍有人云此乃般若寶塔也子欲遊乎夢中謂曰寶光充塞殆不能前又若有云但隨吾行於光明中往

來升降洞徹無礙遽然驚覺所夢寶塔猶在目前移時方散後二年獲修此塔以白堊飾之素光耀日銀色貫空正如夢中所見之像略無少異何報應之若是耶願力冥契成就斯緣喜揭慶讚聊紀梗槩云大宋丙申政和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李堃記

勸緣住持傳法沙門永明立石

按碑云自景龍至本朝政和丙申三百九十二年今由政和六年丙申歲逆推三百九十二年以前乃開元十三年乙丑歲非景龍中也疑碑記憶訛重修光濟寺碑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七 宋二十五

碑連額高五尺四寸廣三尺六寸四分三十三行行五十五字正書篆額在郃陽縣

重建光濟寺記

同州貢士張鑑撰

夏陽古西河之野當潼關之北自漢迄唐至於皇朝世為馮翊屬邑閩關之境分陝而西金城千里號為四塞地占天下上游口邑之封直郡而東不遠數舍版圖登口邑居關中佳處口口口勢勝則前嚮蒲坂之都會背恃龍門之峭絕大河派其左以俯矚汾晉梁山腋其右而平指條華其地靈人異則有有莘氏建都之址卜子夏明道之方廟像端肅文母始生之舊里也龍成

膏潤伊尹昔耕之豐野抑有瑞應丹鳳覽輝之臺孝子
王祥躍魚之渚故築城以居民聚口以爲市設官
府以聽訟開廩庾以受輸其來久矣城之東北隅崗阜
回旋若起觀口連屬映抱爽塏十仞以擁其後泉漢泓
澄若設明鑑支口口絡淤田千頃而圍其前喬林蔚然
脩竹森然雲烟濃麗而四時春融樓殿輝映而萬瓦鱗
次者光濟之爲寺以處其中也方其興創之始偶口文
記莫得詳攷前後相承司其事者惟務因仍歲月既久
循至圯廢有傳業法師惠嚴者爲兒童時捨身出家一
心向佛日以持誦爲樂雖寒暑之切肌食宿之不免者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七 宋二十五

間亦忘之積習之美僅於十年乃中程於州長既得度
後法乳昆季有請於其師明滋者曰嚴師精專而勤切
朴直而誠厚必可以起吾寺之廢滋亦然之遂以寺事
付焉而法師辭之辭不獲已而受之然常謂其倫曰吾
沙弥小師爾方此落髮以趨向真諦今口口以寺此固
吾家事也然寺隘陋而弊廢吾固欲闢其隘而廣之革
其弊而新之吾爲僧之日未久信義未孚于人人未我
知也一旦欲增建而崇起之其費不啻千萬雖有善知
識其我從者蓋亦寡矣莫若使我受圓具戒從遊禮願
聽學大乘法士之門得悟真覺無相之教然後開示正

信指授大衆興慈雲於貝梵布法雨於金田普爲衆生
施大利益則何求而不得也其師聞而壯之迺從其願
法師既得免去擇善演說口遠亦從之窮經抗論披究
其文軸釋其義語執其疑似悟識其隱微口年於外名
成而歸滋且老矣既至復授事乃募里人雷琦爲檀信
士琦城中之大族也資富鉅萬膏腴沃壤華屋口第連
亘輝煥甲於一方然厚於營生廉於自奉爲人頗温淳
而長者樂於從善即與法師相爲戮力既捨家資又粒
衆施迎寒涉暑以夜繼晝構美材以爲厦範寶鐵以成
鍾始於元祐之丁卯逮於元符之己卯星霜一紀以至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七 宋二十五

落成法堂處其與三門直其前大殿居其中殿之兩旁
曰東西廊東廊之北曰鬼母堂又其北曰浴室香積厨
西廊之北曰投宿館又其北曰羅漢殿衆僧堂法堂之
左右翼曰法師寮當講位管勾房童行舍內羅漢殿及
閻殿賢聖並係檀信雷琦獨辦建置殊勝功德也又覺
角鐸搗金者鍾樓崛起於坤之口也庭竹敲玉者煖堂
隱處於乾之位也堂之北有隧邃然以洞其下有塔表
然以封其上者是又法師逆脩之墓也倚墓之背蓮寺
之垣口臺其上口口千里洪波巨浸風帆浪軸之河津
晉壤韓原禹厥秦中之吟域每一登覽盡在諸掌真所

謂形勝之地故寺之成也不侈不大幾於百楹不口不
陋金碧翬飛入其門而瞻仰姦偷惡少亦有恭肅之心
升其堂而作禮宰夫其盜猶有回向之念則法師之所
以增大寺宇崇飾教像誘人口善其於細民豈曰小補
又况寺之設也所以建置道場上為 廟朝祈禱之
所仰惟 聖王有萬壽無疆之休亦惟光濟有万年
不朽之口余嘗至其寺每終日瞻玩似不知其在遠方
也蓋威里貴人之於 都城得 請為薦福寺宇
者捨金弊極脩崇長廊廣殿連棟飛甍口口自天而下
幾非人力所能致者光濟之嚴潔遠靜有以髣髴焉法
師之功固亦勤矣法師以緇素脩靜梵非特足以易其
弊而致其新又能有以善其生而全其樂其處世也無
累真所謂解脫者今茲僧臘四十一而俗壽七十有六
矣寺事委以小師洪禧日惟誦禮不忘其初上以報稱
國恩次以興謝 佛廡故門弟子日益滋多洪
勲而下凡一十一員解經論演教法以啓迪未悟者居
其半余授徒洽水之東相距口口口日禧持其口以來
俾道其事詳而有據嗚呼若考作室厥子每艱於堂
厥父苗厥子每難於播種昔人深所望者迺福等見之
今其請也欲紀其師之功而懼沒其美是非獨有以不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七 宋二十五 古

墜其業而止爾抑有肯堂構播種之念也余喜道法師
之勤而嘉與禧等之志遂述之云大宋政和丙申歲八
月十五日光濟寺住持講經論僧惠嚴管句僧洪禧等
立石 并書 刊字人薛立
成忠郎同州管界巡鹽舒
忠訓郎權同州馮翊等五縣巡檢侯進
忠翊郎管句同州夏陽鎮及鹽倉草場煙火公事范
從事郎知同州郃陽縣事專切管句學事教口保甲
管句勸農公事李養威
承節郎監郃陽縣酒稅務董濤
保義郎河中府同華州巡鹽尙口
保義郎郃陽縣尉陳口元
將仕郎郃陽縣主簿張基
按碑云夏陽古西河之野唐書地理志夏陽本河
西武德三年析郃陽置又以河西郃陽韓城置西
韓州乾元三年更河西曰夏陽隸河中後復來屬
至宋熙寧四年省入郃陽是立碑之年已無夏陽
碑蓋追述舊時建置也縣廢之後改為鎮在郃陽
縣南二十里鎮有太妣墓又縣城東四十里有太
任太妣二聖母廟即碑所云廟像端肅文母始生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七 宋二十五 五

之舊里也光濟寺今陝西通志無攷

王邳等啟母殿題記

石高廣俱二尺六寸十一行行十一字十二字不等行書在登封縣嵩陽書院講堂壁

左武大夫忠州團練使知東上閣門事提舉中太一宮

兼祐神觀公事王邳子堅右武郎提點醴泉觀陳彪炳

文忠訓郎王淵深甫曰隨侍

口口節使太尉詣崇福得獲恭參

啟母殿下遂觀

聖跡不勝大抃時政和戊戌孟夏十有八日彪謹題捧

硯人劉天錫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七 宋二十五 七

政和八年端午日靜正法師視朝散大夫知西京嵩

山崇福宮事張若口

太上都功法錄弟子知廟事曹仲恭摸

嵩陽聶口口口

傅梅嵩書曰往來嵩山之麓每每從瓦礫荆棘中見

有古人尺碼片石磨洗識認但文字可識者移置存

古書院嵌於堂壁若鱗次然葉封與復嵩陽書院乃

移置於此說

按記云詣崇福得獲恭參啟母殿下遂觀聖跡不

勝太抃河南通志嵩山崇福宮在登封縣城東北

五里漢武帝創建名萬歲觀唐改名太一觀宋改

今名為真宗祝釐之所啟母廟在嵩山麓廟前有

啟母石古云塗山氏所化漢武帝祀中嶽見啟母

石因建廟焉此記所謂聖跡殆即啟母石也戊戌

年十一月己酉朔始改元重和此記刻於端午日

故仍稱政和八年

崇佑觀摩

碑高五尺四寸廣三尺四分行字多寡大小不可計行書又奏據六行小字書在朝邑縣

陝府西路都轉運司奏據同州申據朝邑縣申本縣耆

老人戶賈口等狀本縣城西有岱嶽行官地居高阜殿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七 宋二十五 七

宇宏壯屋舍計一百六十餘間自來請道士王永清住

持焚修每遇亢旱祈求雨澤皆獲咸應人民無不歸仰

伏乞敷奏朝廷賜官觀名額本縣側近並無宮觀遇天

寧節開建道場委是順便本司保明是實伏候

勅旨

尚書省牒同州朝邑縣崇佑觀

牒奉

勅宜賜崇佑觀為額牒至准

勅故牒通議大夫口左口王押起復少傅太宰押少保

少宰押太師魯國公 不押

政和八年九月十一日牒

後題云通議大夫守左丞王押者王補也起復少傅
太宰押者鄭居中也居中以六年為少保太宰七年
八月以母憂去十一月起復八年進少傅少宰少保
押者余深也深以七年十一月為特進少宰八年七
月為少保太師魯國公不押者蔡京也以本紀列傳
攷之皆合

關中金
石記

升元觀勅

石連額高六尺三寸餘廣二尺七寸大小字共七行
字數不齊正行書額題升元觀勅四字篆書在泰山
縣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七 宋二十五 大

尚書軍狀泰寧軍奉符縣升元觀

泰寧省牒據兗州儀曹掾兼兵曹婁寅亮狀稱契勘兗
州奉符縣泰山之下有古洞天周三十里名曰三宮空
洞之天載在圖經是實即日宮觀並無名額却有建封
院一所通連嶽廟之後殿屋完備田產頗多六一村僧
占據住持征役民間安墳丘墓穢惡不為深慮屬實真
仙不便欲乞備申朝廷改為道觀州司看詳本院委合
改充前件洞天道觀伏候
指揮
陳奉
勅宜賜升元觀為額牒至准

勅故牒 政和八年六月十四日牒

起復太中大夫守左丞王 押

特進少宰 押

起復少保太宰 押

太師魯國公 不押

政和八年閏九月二十一日夔慶府管內都道正兼
權措置升元知觀事洞元大師賜紫道士李中寂立
石

右碑在泰山東南麓升元觀其大字草書甚道勁不
知何人筆錄之以見當日牒文之式考宋史婁寅亮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七 宋二十五 大

傳但云政和二年進士為上虞人不言歷官兗州亦
可以此碑補史之闕其曰太師魯國公則蔡京也
文字

碑前載泰寧軍狀稱兗州奉符縣其右旁書政和八
年閏九月二十一日夔慶府權措置升元知觀事洞
元大師賜紫道士李仲昭立石按徽宗紀政和八年
八月乙亥升兗州為夔慶府故先稱兗州後稱夔慶
府矣牒後列尚書省長官曰起復太中大夫守左丞
王者王補也曰特進少宰者余深也曰起復少保太
宰者鄭居中也皆有押字曰太師魯國公而不押者

蔡京也陸游老學菴筆記云自唐至本朝中書門下
出勅其勅字皆平正渾厚元豐後勅出尚書省亦然
崇寧間蔡京臨平寺額作險勁體來長而力短省吏
始效之相誇尚謂之司空勅亦曰蔡家勅蓋妖言也
京敗言者數其朝京退送及公主改帝姬之類偶不
及蔡家勅故至今勅字蔡體尚在此碑勅字正蔡體
潘研堂金
石文政尾

桂林泐波巖還珠洞題名

橫廣三尺五寸高二尺六寸十行行六字
七字不等左行行書在臨桂縣龍隱上巖

清源劉鑑逢時膠東蔡惲樂道晉江呂汴子會祥符馮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七 宋二十五 三

元震亨之襄陵侯材晉卿若溪王蕃于宜自湘南樓泛
舟過泐波巖避暑抵暮而歸宜和己亥六月十六日

重新緱山僊祠題記

石高三尺六寸廣二尺三寸四行
行六字正書在偃師縣仙君廟

永定陵都監盧功裔重新緱山僊祠鉅宋宣和庚子歲

重陽記

成敏刊

億按石碣題云永定陵都監盧功裔重新緱山仙祠

鉅宋宣和庚子歲重陽記凡二十四大字頗似山谷

老人用筆其題鉅宋他石刻亦少見偃師金
石錄

八行劉先生詩

碑連額高六尺七寸廣三尺八寸五分十三行行十
五字至十七字不等草書篆額在東阿縣黃石公祠
我昔讀漢史心師張子房從容輔漢室功成復翺翔皆
由受師黃石公也訓知進退存亡我本田舍兒本志在退
藏曰緣遇 真主招聘助發揚五年寄京國心志
不皇皇亦由宿志定萬事皆批糠今日得歸來素志今
得償熾舟河縣下騎馬達祠堂伏行仙遺像我志愈激
昂誓歸東村住心祈契空蒼庶可見 張子侍翁入帝
鄉

宣和二年九月廿四日狀次劉採仙尉張思范陽范
朴羽人張昌道聯驕同來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七 宋二十五 三

勅差知東平府濟北毅城黃石山靈顯觀事兼京東
西路傳授科教師賜紫艾知筮立石

忠訓郎東平府博州夾河巡檢兼東阿縣巡檢譚

修職郎東平府東阿縣主簿張口

通直郎知東平府東阿縣管句勸農事宋口

迪功郎東平府東阿縣丞吳世英 李全刊

徽宗大觀元年詔立八行取士科凡孝悌忠和睦姻

任恤為八行全備者耆隣保伍申縣申州申尚書省

釋褐命官此劉先生殆亦以八行舉而留京師者歟

山左金
石志

按劉先生不署名豈年月下有歌次劉採或即其人歟宋史地理志東平郡本鄆州宣和九年改爲東平府宣和只七年無九年此或是七年之誤此詩宣和二年所書而艾知全等銜名有東平府字則是題詩在宣和二年立石在七年也

宋京太清閣詩刻

石橫廣三尺八寸高二尺二寸五分
十七行行十四字行書在高陵縣

登太清閣二首

望斷秦原日月寬西來涇渭側依山憑誰喚取王摩詰
寫到孤鴻滅沒間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七 宋二十五 三

輦路名存跡已陳斜陽今作幾家村綠墻月轉華清夢
來破高陵渡口昏

宣和三年四月二十九日成都宋口口宏口

京請郡得關取道渭上觀爲命口詩刻次韻奉呈口

口奉議公 蜀宋京

金節逶迤去不還羅霄星斗煥秦天白雲拱木今何在
歲月聲名相與延

乞守初來到渭濱玻璃親爲拂詩塵口江集裏新添得
留取鍾評付後人

宣和辛丑四月晦

口口口知高陵縣事楊口立石 口陽米清撰刻

按宋京史無傳宋詩紀事云京成都人崇寧進士
不詳其歷官引成都文類載其琴臺武擔二詩而
不及此石刻

季季梵仙詩刻

石橫廣三尺一寸高二尺四寸四分十二行行
九字至十二字不等草書在上元縣新澤寺

慮窻雲暗青燈小松檜無風春悄悄子規枝上叫夢回
清磬一聲山月曉

官南官北添身累年去年來換鬢青何日歸來閑歲月
掃山廬墓過餘齡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七 宋二十五 三

大觀戊子暮春季季

政和癸巳四月廿四日將去此趙 闕 梵仙

万里區區學宦游江南江北幾時休朝來作別殷勤語
爲謝多情黃栗留

宣和四年壬寅歲四月旦日祈澤寺住持沙門道昇
上石

右季季及梵仙詩前二首後題大觀戊子暮春季季
季下著二點似是其人之字其詩云官南官北添身
累年去年來換鬢青何日歸來閑歲月掃山廬墓過
餘齡則亦嘗仕於朝者矣詩又有廬墓之語或即趙

孟遠之昆弟乎又一詩題云政和癸巳四月廿四日將去此趨關自署梵仙亦不知其姓名也此與高逸上人詩碣書法皆俊爽竝宜和中祈澤寺沙門道昇所刻葛寅亮金陵梵刹志所失載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朱濟道呈妙空禪師詩

表本高廣行字皆不計篆書在長清縣靈巖寺

二季隆禮向東州見盡東州石幽而

野尋常費心眼靈巖禪得少譯雷可一

東州山水亦堪遊及至靈巖分外幽會有定師能指示

直須行到寶峰頭右二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七 宋二十五

靈巖寺二碑 妙空禪師

聖如公妙空禪師

口 靈巖定禪師了觀音化身居靈

巖口口 寶巖山釋迦石像

自

釋文

二年催道向東州見盡東州水石幽不把尋常費心眼

靈巖消得少遲留右一

東州山水亦堪遊及至靈巖分外幽會有定師能指示

直須行到寶峰頭右二

宣和五年二月初九日朱濟道偶書呈如公妙空禪師

口魏法定禪師乃觀音化身初居靈巖口口神寶峰作釋迦石像良有深旨

按朱濟道不詳其何許人如公妙空禪師者妙空

是賜號名淨如住持靈巖者也末小字注二行十

九字亦篆書記法定禪師事長清縣志云法定禪

師梵僧也魏正光初杖錫來遊方山見希有如來

曾於此成道遂經營梵宇有蛇引道二虎負經并

白兔雙鶴之異遐邇助工於是窮崖絕谷化為寶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七 宋二十五

坊勅賜名靈巖寺志但詳勅建靈巖而不及法定

禪師為觀音化身此碑可補邑志之闕

妙空禪師二頌

石橫廣二尺七寸五分高二尺六寸五分前刻二頌

十一行行十二字十三字後刻記三行每行字數二

十四五六不等行書

在長清縣靈巖寺

拙頌奉別 知事頤首兼 雲堂諸禪衆

七年林下冷相依自愧鉛刀利用微聚散莫云千里遠

翰天一月共同暉 慈書記寫予真求讀後書此以塞來意

肩不修疎頭突兀鼻垂垂方額無骨長髯百醜兼且訥
慈禪慈禪不我拙名考邈考水裏月咄

宣和五年八月初三方山老拙書

妙空老師嗣法薦福英和尚出於大宗師門下兩坐
道場僅四十載凡示徒貴機用唯棒喝可語言知客
道德獲此二頌褒之久矣師今示身命工墓石益傳
不朽皇統三年中殊日監寺僧義由謹記

宣和重修東嶽廟碑

碑高二丈五寸廣七尺五分二十六
行行七十四字正書篆額在泰安縣

宣和重修泰嶽廟記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七 宋二十五

翰林學士承

旨正奉大夫知

制誥兼

侍講修

國史南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食實封壹

伯戶臣宇文粹中奉

勅撰

朝散大夫充徽猷閣待 制知襄慶軍府事管句

神霄玉清萬壽宮兼管內勸農使兼提舉濟州兵

馬巡檢公事陳留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

袋臣張滌奉

勅書篆

宣和四年九月有司以

泰嶽宮廟完成奏功

制詔學士承

旨臣宇文粹中紀其歲月臣

粹中辭不獲

命退而移文有司盡得營建修

崇

再拜稽首而言曰臣聞自昔受 命而帝者咸

有顯德者在

天庭合四海九州之懽心以為

天地社稷百神之主故有壇場圭幣以象其
物有官室祠宇以猶其居有牲牢酒醴以薦其潔有祝
冊號緘以導其誠其漠然而意可求倏然而誠可格殆
與人情無以異是以黃帝建萬國而神靈之封七千虞
夏商周文質迭救雖所向不同而事神以保民其歸一
揆故其書曰望于山川徧于羣神又曰山川鬼神亦莫
不享其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又曰墮山喬嶽允猶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七 宋二十五

翁河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自開闢以來尊稱

東嶽其穹崇盤礴雖號為一方之鎮而觸石膚寸不崇

朝而利及天下是以歷代人君昭姓考瑞盛登封之禮

告祭柴望五載一巡守必以

岱宗為首而

神靈烜赫光景震耀載在書史接于耳目者奕

奕相屬也

宋受

天命建都于汴東

神嶽遠不十驛

章聖皇帝肇修

封祀蓋嘗躬款

祠下欽惟

神靈響答之異念唐開元始封王爵禮加三公一等

未足以對揚

休應遂借

五嶽咸陞

帝號自是官廟加修薦獻加厚四方萬里士民奔湊莫享新報者蓋日益而歲新也 皇帝

聰明仁孝光于上下 神動天隨 德

施周溥既已躋斯民於高壽迺 申敷中外凡

所以禮 神祇崇顯祀盡志備物畢用其至歲

在辛巳迄于壬寅 詔命屢降增治官宇隸屬

外周累慰分翼歸然如 清都紫極望之者知

其為 神靈所宅凡為殿寢堂閣門亭庫館樓

觀廊廡合八百一十有三楹財不取于賦調役不假于

追呼而屹然崇成若 天造地設 蓋

金石萃編卷百四十七 宋二十五

祇燕豫福應如響嗚呼真 盛德之事也惟古

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膋

謂民力之普存也奉盛以告曰粢粢豐盛謂三時不害

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上下皆有

嘉德而無違心也臣竊伏觀 皇帝陛下臨御

以來 夙宵之念無一不在於民者發號出令

以誠以告頌恩施惠以生以育設官擇人以長以治制

法垂憲以道以翼以訓以齊政成化乎中外寧謐於是

國有暇日以修典禮民有餘力以事神祇成秩無文周

徧羣祀自古所建上下遠邇靈祠吉祝于今莫不畢舉

觀是官廟土木文采輪奐崇麗則知郡邑之富庶惟板

焚煌表冕瓊瑤則知絲枲之盈溢牲牲充庭醴醴日御

則知耕牧之登衍蕭鼓填咽歌呼係道則知氣俗之和

平 神之聽之迺底陳于上 帝用降

鑿錫茲祉福則 社稷之安固 履敷

之綿遠蓋方輿而未艾也臣既書其事又再拜稽首而

獻頌曰 上帝 口觀九有 孰贊

於皇 山川封守 帝欲富民 俾阜貨財 溥潤澤

天粹 俾司風雷 東方岱宗 是為 天孫

體仁秉震 生化之門 昔在章聖 崇以 帝

號 發冊大庭 五雲前導 施于子孫 格是神保

歲在無提 新宮載考 皇帝慈儉 愛民

自衷 不侮鰥寡 不廢困窮 神鑒其仁 錫之婁

豐 皇帝神武 赫然外攘 馴服悍戾 以

善善良 神予其義 助之安疆 仁義既洽

民有餘力 還以報 神 神居是飭 峨峨

神居 作鎮于東 有來畢作 庶民所同

惟此庶民 惟皇作極 丕應侯志 徧為爾德 祝

皇之壽 泰山同久 握圖秉錄 歷箕旋

金石萃編卷百四十七 宋二十五

斗祝

皇之祚 泰山等固 鎮安二儀

混同萬宇 下逮羣黎 徧敷錫之 億載萬年 惟

神是依 匪 神獨依 惟 天

無私 有諸康衢 述是聲詩

宣和六年歲次甲辰三月己酉朔十八日丙寅建

胡寧刊

案徽宗本紀既無制詔撰碑之文禮志嶽瀆條亦不詳重修祠宇之事而此碑文體書法皆極壯觀實為岱廟諸碑之冠惜字文粹中張滌宋史皆無傳莫能攷其事蹟耳碑陰列嶽廟職事人員凡二十行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七 宋二十五 志

按此碑在泰安府城內西北隅岱廟內泰山舊有上中下三廟此其下廟也凡歷代祭告皆於此行禮廟之制中為峻極殿南為仁安門又南為配天門門東三靈侯殿南為炳靈宮門外此碑在焉據山左金石志碑有陰列職事姓名今失搨

賈炎饒益寺二題名

石橫廣四尺一寸四分高一尺三寸四分二

先考成正公留題

顯謨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賈炎政和三年歲在癸

已夏五月蒙

恩罷延帥領其祠奉母歸居穎昌與諸子公說公變公傑公徽公節公烈公協公頡諸孫通運姪孫迪同過此寺二十九日題

政和五年夏自鄜延帥蒙

恩從請移守南陽六月二十七日侍

親過饒益寺顯謨閣待制新知鄧州兼京西南路安撫使賈炎題諸子公哲公變公徽公節公烈公協公頡諸孫隨德壽德隆侍行 呂元明馬元鈞偕來 宣和六年四月初八日男承務郎充專一總領措置

陝西路鑄錢司准備差使公傑親摹上石

河中府張崇智刊

先題云顯謨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賈炎政和三年五月蒙恩罷延帥奉母歸居穎昌後題云炎自鄜延帥移守南陽侍親道饒益寺顯謨閣待制新知鄧州兼京南路安撫使賈炎題政和宋史炎昌朝之子歷官工部侍郎政和中以顯謨閣待制知應天府徙知延安求內郡以養母乃命為穎州未行復畱改河陽又改鄆州加直學士知永興入對畱為工部侍郎卒贈銀青光祿大夫前後奉母過饒益寺者始則由延

帥之賴州再則山河湯改鄧州也傳文叙次不甚明白不如碑之詳著也又公傑題此云先考成王公兩題傳亦不及其謚其缺略如此南京即應天府唐之宋州也鴻慶宮太祖神御殿名

關中金石記

按陝西通志饒益寺在朝邑縣南十里新市鎮創自蕭梁天監唐貞觀二年起十三層浮屠歷代名賢探勝賦詩勒石金新市監趙怵因歲久石刻殘缺收置藏春塢壁附以記今藏春塢買炎題名石尚存即謂此石刻也

淳化縣吏隱堂記

金石錄卷百四十七 宋二十五

石高五尺廣二尺四寸二十行行四十九字行書在淳化縣

淳化縣吏隱堂記

梨園昔雲陽支鎮爾 我宋淳化間易為縣隸華原宜

和初□□□□□□□□□□ 請□□南幽羽檄飛書

控扼兩路今為衝途簿書之繁戶口之夥不減劇邑名公鉅儒臨蒞于此者比比焉蓋亦善地也方 朝廷□

□□令為民長人歲在乙巳命宣教耶賜緋魚袋張公來典是邑到官未朞月而一境稱治老姦猾吏屏肩

編首州郡知其賢□□下簡百里之民安居樂業豈不應歎縣舍卑隘前後作治者倥傯於簿書間而修治補

廢鮮能及之 公一日環跡其宇□□□歎曰君子之居一日必葺况今居一邑事耶遂完西堂使之南向命日吏隱又所以見 公為政優游臨事不擾刺繁撥劇

□□寂然而申申於此也得公之餘錢以易其腐棧斷瓦既完且固不窘寒暑開而即之則縣之舊圃美木清池遊息之亭微步□□皆在其後平畦淺檻佳花香草之植皆在其左右於是退處其并心一意用其日夜之思亦不敢忘其政非特為休佚之設□□ 公治民之意勤矣堂之後楹曰蒙軒周徹明窓旁列机按書史圍坐面面植脩竹直幹高節四時葱翠殊無一點塵埃氣

金石錄卷百四十七 宋二十五

□□餘裕搜幽摘奇以醉六經此又得隱中之佳趣也噲士被於化育民樂其耕桑以自養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積於田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

抱鼓之警發召之役也 公既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蚤莫休暇故得以升其堂真所謂吏隱□□□本部漕

使朝議劉公 來攝是邑也愛其民既淳事且簡發於

詩詠作詩十章以蒙軒真吏隱之句冠於篇首後人慕其□□刻諸石而 公又新其堂以居焉則知賢者用

心其不相遠矣 公三口顯族也 嚴府君使待制公

元豐間嘗遊是邑見□□地涼泉甘木茂徘徊不忍去

寓茲累年率邑中士人日從其學循循博約略無少倦
我公既登甲科而座下之士相繼馳口口口屋者有
之歲月逾邁口指四十年間今待制公累鎮巨藩勲
業昭著眷倚之重恩數之隆冠於一時天下口口口
祈公登庸而懇請琳祠優佚里閭為四方達士之榮
觀公累歷幕府婉畫有勞朝廷知其績召還賜
對又特口口服褒之行將擢用矣顧小邑不足以
展其才公之臨也思昔杖屨所歷之地留心城邑
撫養士民誠亦至矣由是觀之口口且隱於是以待超
騰也邑民欲公久此政但恐席未温柴詔西來促
裝東去預以為思耳彥政雅人也旅食于茲行踰口口
又霑被德化沐公顧遇其心如何哉公以命堂
之意見囑僕素乏才能辭不獲已謾書其實公字宗
成云宣和七年口月初三日杜陵石彥政記并書
按淳化縣五代以前總謂之雲陽縣宋淳化四年
析其地置淳化縣屬耀州宣和初改屬邠州碑故
云梨園昔雲陽支鎮我宋淳化間易為縣隸華原
宣和初云云梨園宋史地理志作黎園雲陽縣鎮
名華原即耀州華原郡也縣令張姿祖多善政而
史無傳撰書人石彥政亦無攷淳化縣隸邠州迨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七 宋二十五

靖康三年為金天會五年金元帥府宗翰宗望率
兵伐宋陝西之地賜楚淪金蓋距此碑之立僅兩
年耳

太史公廟記

碑高三尺八寸五分廣二尺六寸五分
二十一行行三十三字正書在韓城縣

芝川新修太史公廟記

東魯尹陽撰

西韓焦丙書

太史公為紀錄之宗表表而矜文辭者皆不能出其
吾得觀其書矣至于廟像家藏之古吾弗得而見之宣
和七年秋予始官韓城尋遺訪古乃在少梁之南芝川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七 宋二十五

之西得太史之遺像焉予咨嗟而致式之因低回周覽
則棟宇甚傾頽階凡甚卑壞延隨甚荒蕪惟是享嘗缺
然不至予乃愀然發喟屬諸耆老而告之曰司馬公
文為百世之英而所居不能蔽風雨學為紀述之淵而
所藏不能去剝榛今洪河汨流漾乎前也中條嵬起峙
乎東也河嶽深崇氣像雄渾公文實似之而家廟卑
庠如此其不稱公之詳與學也甚矣獨不為邦人之
耻歟予乃率芝川之民擇其淑慝而好事者凡一楹一
楹至于瓦甍門墉之用悉以資之即公之墓為五架

四極之堂又為復屋以崇之既宏既完矣於是直榮光
之澳規禹鑿之山面汾陰之雕縱口退觀豈不快哉嗚
呼維 公之文大肆於周漢之間馳騁於千世之前其
力最負實幹造化欲談而悉之吾所不敢動吾喙觀其
下葬於茲豈非洪河巨嶽實稱 公之文也哉乃作述
事享 神之歌俾邦人習之歲時以樂 公之神其詞
曰

公辭有如黃河流黃河吐溜崑崙丘上貫星纏經斗牛
下連地軸橫九州湖崖搏石轉狀流騰煙趾霧飛蛟虬
邇來宏放三千秋班公范夔非 公儔 公整混沌開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七 宋二十五 三五

雙眸力敵造化窮冥搜 公祠慘淡連古丘薨摧瓦落
風蕭颯我獨來兮為 公愁新 公祠兮去椽杞殺甚
豐兮酒甚旨民髮鬢兮 公燕喜韓之原兮山之趾雲
亭亭兮河瀾瀾 公之來兮歲豐美雲為車兮馳為轡
公之來兮福滂被雲滅沒兮風不留 公曷往兮俾
我憂

靖康改元四月甲辰立石

刊字王彥

按太史公廟在墓前墓在韓城縣南二十里水經
注云司馬子長墓墓前有廟廟前有碑永嘉四年
漢陽太守殷濟瞻仰遺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立

碑樹柏太史公自叙曰遷生龍門是其墳墟所在
矣陝西通志引雍勝略云太史公墓在韓城縣南
芝川鎮墓前有坡因號司馬坡而建祠焉韓城縣
志云漢太史令司馬遷墓在芝川南嶺上西枕梁
山東臨大河氣勢雄闊古柏數十百皆蒼老如鐵
懸於兩崖作蛟龍狀子長一家歸然其巔祠壁石
墨林立代有名作家以石砌二柏出其上盤崛尤
奇北望少梁曉煙殘照如圖畫然以上諸條可與
此碑參觀俾讀者益資景仰云

拱極觀記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七 宋二十五 三五

碑高三尺九寸二分廣二尺五寸四分
二十七行行五十字正書在華陰縣

拱極觀記

朝奉大夫新差提舉京 缺

進士校尉特添差充華州准備差使權華陰縣贍軍
務權說書

大觀初

太上皇以水行協序潤下收功解梁奏鹽

澤復興寶越薦瑞散則搖銀海聚則擁雪山其獲十 缺

宗社無疆之休 聖德謙冲功不自有乃歸美于 三

靈眷祐百神受職申遣王人在會清臣泊郡邑官僚按

封內與夫隣境 方丘嶽鎮凡祠宇在祀典者 缺 靈祝

且爲民邀福而華陰 西嶽金天順聖帝廟得重葺焉
先是廟中有 北極真武殿寄廡下提舉脩葺官王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表異 顯德極應如響遂即廡垣之東徙建殿宇并抗
章請差華嶽觀道士雷道之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道院道之因闕廟垣隙地增廣作堂室廊廡厨庫凡百
楹重和元年冬詔使王仍來降 御香盼覆有感奉
聖旨撥賜嶽廟舊田伍頃特免二稅充齋糧宣和七年
四月恭被 宸翰賜觀名曰拱極復令道之永紹住持
茲其始因也仰惟 北極真武靈應真君以輔佐 王

金石萃編卷百四十七 宋二十五 天

帝而照臨下土幽無弗燭遠無弗屆咸無弗通其炳靈
妙用雖默運於冥冥不測之中斷邪滅妖拯危拔苦福
善禍淫每著於昭昭可見之地上衛 皇圖下濟群品
陰功密德殆不可數計察人間善惡功過欲使愚迷遷
善遠罪回向正道而已所以天下尊奉畏愛洞洞乎如
在其上故寓神之館隨在在而嚴飾也况拱極肇管境
占勝絕面橫蓮嶽之三峯背折龍門之一曲山川秀異
物產瓌琦誠古今仙聖之所宅幽人逸士之所會也道
之自徒殿至賜觀額住持二十年矣既克己殫行遵奉
戒錄普施符藥且得同徒郭隨之協贊薰脩之外共葺

觀事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亭開遠而雅者洞府列煙霞葱朧風月澄澈將與華嶽
觀相表裏門枕大路介乎京洛雍蜀之間過客憧憧往
來名馳利鶩塵染塗汚乃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相望而不休不止吁可閔歎豈知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外如市而中若水又可以息機返照頤神引年于斯也
公度庸濁凡軀夙叨道蔭言念宿世於真君或有少緣
蒙祐多矣醴泉探符則告以吉凶之祥鸞居求嗣則錫
以龜地之夢 神休靈貺無所報稱於是羽人求記謹
齋戒緝文以摭丹悃云靖康元年八月三日記

金石萃編卷百四十七 宋二十五 天

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本觀舊記爰自 聖朝靖
康改元中朝奉大夫薛公所作刻諸瑰礪意欲傳於
久昨緣兵革遽起大火縱焚致于泯滅其文則道之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數而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之密檢耶謹募工重刊于石恭銘
休美云時昭興九年歲次己未中元日前西嶽知殿
兼 觀主賜崇道士雷道之謹記
副觀道士楊子淳 知觀道士楊道誠上石
王文口刊

右小碑本在拱極觀觀已久亡萬歷中有人指地得此碑置之嶽廟中與宇文周碑並立其碑文鄙淺無足采然吾於是見宋人風俗之厚而黃冠道流猶能念本朝而望之興復其愈於後世之人且千萬也夫紹興九年高宗方在臨安而金人有許和之約考之於史八年十二月丁丑詔金國使來盡割河南陝西故地通好于我令尙書省榜諭九年三月丙申王倫受地于金得東西南三京壽春宿亳曹單州及陝西京西之地四月辛亥命樓焯宣諭陝西諸路十年五月金人叛盟陷永興軍則此地之復歸於宋蓋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七 宋二十五

早

無多日而雷道之一道士耳能于干戈喪亂之際而繫思本朝辭微旨切以視夫士大夫之覲顏臣僕者不大有逕庭邪余見朝邑藏春塢之記稱阜昌癸丑西安府學有華夷圖刻亦稱阜昌七年而以偽齊劉豫之號而欲壽之貞石豈不見此文而媿死也其沒于土中久而後出豈陷金之後觀主埋之如鄭所南井中心史之爲邪

金石文

按此碑撰人姓名已缺文中公度凡舉云云雷道之記有云中朝奉大夫薛公所作則當爲薛公度作矣而關中金石記乃云薛存揆或別有所據

陝西通志拱極觀已無攷據碑文則重和元年降御香宣和七年賜觀名靖康元年刻碑記旋遭兵革至紹興九年重刊當靖康元年八月金人內侵皆在河北河東一路其時關中尙屬晏安逮紹興九年和議已成陝西之境在受地數內故重刻碑記尙覺優游乃紹興十年永興陷至十二年則全陝悉淪于金矣金地理志京兆府路郡縣皆皇統二年定制卽紹興十二年也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七 宋二十五

里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七終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八

賜進士出身 詔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誤

朱二十六

建康府嘉惠廟牒

石高五尺九寸四分廣四尺作三截書上二截牒文
共大小字十六行行三十或三十一并十二二十三字
不等下截記十六行行十五字正書在上元縣

尚書省牒建康府嘉惠廟

禮部狀准都省付下江南東路轉運司奏建康靈澤夫
人祠宇新求顯應欲望

睿慈特賜加封仍賜廟額本司尋覆行審究得委有上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八

朱二十六

項顯應本司保明詣實本部尋行下太常寺勘會去後

今據本寺申檢會近降指揮節文神祠如有靈應即先

賜額今來建康府靈澤夫人父老相傳稱呼靈澤夫人

本口今依前項指揮台先賜額本部所據太常寺申到

事理伏乞朝廷詳酌指揮施行伏候

指揮

牒奉

勅宜賜嘉惠廟為額牒至准

勅故牒

紹興二年十一月 日牒

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權

參知政事孟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嘉惠廟靈澤夫人之祠也本末源流載于志者甚詳

紹興初計臺禱雨獲應申請于 朝遂賜今額自

是靈休益著凡有所祈隨叩響答寶慶改元夏旱時

僑適備負下邑心實憂之敬往禱焉果獲甘霖農望

少蘇於是願瞻祠宇咨問所元因取賜額勅黃觀之

信而有證喟然嘆曰 神之有功于民洪矣嘉惠之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八

朱二十六

褒鑄刻登載因仍闕然歷年浸多恐就湮沒不惟爾

神之功不著而 國家所以褒崇爾神為民祈福之

意亦將晦昧而不彰予心歎焉謹以其所賜勅黃刻

之堅珉傳示不朽云寶慶改元七月日奉議郎知建

康府上元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借緋趙時僑謹記

住山釋普寧立

張彥忠刊

右嘉惠廟牒紹興二年江東轉運司奏建康府靈澤

夫人祠祈禱有應勅賜額嘉惠廟牒後宰執押字者

四人自左而右曰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者呂頤浩也曰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

朱勝非也曰參知政事孟者孟庚也曰簽書樞密院
事兼權參知政事權者權邦彥也後九十四年寶慶
改元知上元縣趙時僑始以所賜勅黃刻於石記其
事於下方石丈數尾

按江寧府志載嘉惠廟在城東南二十五里紹興
元年碑作二賜額慶元志丞相沈該政和中作邑
上元禱雨應刻詩于祠而不詳所祠何神故靈澤
夫人事蹟無攷

岳飛送張紫巖詩

碑高八尺七寸廣四尺六寸六
行通五十七字行書在湯陰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八 宋二十六

送紫巖張先生北伐

號今風霆迅天聲動北阪長驅渡河洛直擣向燕幽馬
蹀躞氏血旗梟克汗頭歸來報 明主恢復舊神州

紹興五年秋日岳飛拜

按此詩刻者三處一在湯陰一在錢塘墓祠一在

濟南府署此所揭者湯陰本也紫巖即張浚號號宋

史高宗紀及張浚岳飛傳紹興五年秋皆無張浚

北伐之事考李勿武名臣言行錄別集載張浚知

司秦川乃以浚為川陝等路宣撫使浚至漢

中上奏言漢中實天下形勢之地號令中原必基
於此議浚與元檜乘理則以待巡幸云云此則浚
圖北伐以復中原之本計然其事在紹興二年時

岳飛方在宗澤軍中為副守
可統制與張浚毫不相涉也是時浚方與趙鼎同
官左右僕射巨寇揚么源洞庭浚請因盛夏乘其
怠討之具奏與岳飛同討揚么湖寇盡平浚遂奏
遣岳飛屯荆襄以圖中原並非北伐至其署欵尤
非宋人體製宋人贈詩標題及自署姓名皆系衍
于上從未有稱其號而謂之紫巖張先生者又姓
名之下亦未有書拜字者似是明人偽託然碑已
傳久忠武詩蹟又為人所重故特辨之

岳飛墨莊題字

石高三尺九寸五分廣二尺八
分二大字直下行書在湯陰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八 宋二十六 四

征西將軍岳飛書

墨莊

紹興丙辰夏月

北宋劉幾顏其書室曰墨莊厥後忠武岳侯討楊么

道經新邑駙馬劉景暉餉師三日景暉幾同文也忠

武因書墨莊二字道之劉氏子孫勒之家廟摹石而

流傳之世人貴重懸之室中邪魔欲跡夫忠武之功

王忠也景暉之餉師義也劉氏子孫世守忠武墨蹟

世之人共寶之忠義之不可磨滅也如斯夫

按朱高安跋語意未斷北宋劉幾史無傳岳忠武

討楊公在紹興五年所云道經新邑未詳何邑駙
馬劉景暉宋史公主傳徽宗女惟顯德帝姬下嫁
劉文彥或即景暉然不詳其餉師事此碑在湯陰
與所謂道經新邑者無涉碑題丙辰良月則紹興
六年十月也時忠武居母憂起復劉豫遣子麟猊
分道寇淮西命率師東下未至麟敗乃還軍當家
國憂難之秋而從容書此恐亦未確又是時忠武
奉命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碑題征西將軍系銜
亦與史不合姑存以備攷

高宗御書石經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八 宋二十六 五

碑殘闕僅存八十七石高廣行字皆不
討正書在杭州府學靈星門內左右壁
經文不錄 碑多模糊各取各碑起訖
處有文可辨者分列如左

左壁三十八碑

易二碑

乾元亨利貞上層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九五休下層
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上層 九三日昃之下層

離下層

書七碑 經義考
作六碑

上層 攸祖之民室下層

武惟朕文考無罪上層 天降威知我國下層

上層 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下層
上層 不可征王誓不違下 越五日甲寅若翼日乙下層
卯上層 若天樂忱我亦不敢知下層
終出于不祥上層 諾姦應刑暴亂下層

詩十碑 經義考 終

關雎后妃之德也上層 胡能有定告我不述下層
送子涉淇上層 青青子佩下層

悠悠我思縱我不往上層 維子之故羔裘豹下層
有林之杜生于道左上層 輾轉伏枕下層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八 宋二十六 六

采芣苢上層 我有嘉賓中心下層
好之鍾鼓既設上層 職競由人下層

取其血骨上層 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下層
何草不蠶上層 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下層

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上層 桓桓武王保有厥下層
士下層

駱有駟有維上層 終卷

中庸一碑

必自邇譬如登高上層 有印日御書之印下層

論語七碑

子曰學而時習之上層 有反坫管氏亦下層

有反坫管氏而知禮上層 冉子與之粟五秉赤之下層

適下層

齊也乘肥馬上層 如履薄冰下層

而今而後上層 食饑而餽魚下層

餒而肉敗上層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下層

不忠信行不篤上層 亦曰君夫人下層

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上層 秦檜記詳見後下層

孟子十一碑

不可以敵強上層 則何為不行王下層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八 宋二十六 七

上層 寡人好色 管仲晏子之下層

今此下民上層 故為兵餽下層

之子何為不受上層 夫道一而已矣下層

成說謂齊景公曰上層 大哉堯之為君下層

惟天惟大上層 晉國亦仕國也下層

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上層 是天子而友匹夫也下層

下層

用上欽上層 猶人之性與下層

缺角仁內也非外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下層

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是乎上層 舍則失之是求有下層

益於下層

缺角舜為天子 是為馮婦也下層

右壁

左傳四十九碑

糶糊澗溪沼止之毛下層

奚齊既與中大夫成上層 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下層

夏晉太子馬為質于秦上層 忠而能力晉而無親下層

吾聞姬姓唐叔之後上層 傳政于子玉日以靖國下層

也靖諸內下層

而敗諸外上層 治厘薛卿九月甲午晉下層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八 宋二十六 八

侯秦伯圍鄭上層 孟明視率師伐晉以報殺下層

晉侯禦之先且民將中軍上層 戊子敗秦師于令下層

狐至于下層

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上層 先使士會士會辭下層

下層

于晉公口口相會口口于樂上層 捐而川之下層

糶糊 公望 非禮也中二層 糶糊下層

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上層 衛殺其大夫孔達下層

也我口乃口且告車乘其眾上層 糶糊下層

臣不在受怨上層 糶糊下層

則是康公絕我好也上層 姬姓日也口姓月也必楚之王也下層

上層 玫瑰盈其懷從而歌之下層

士飭逆周子于口口上層 多行不義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下層

請口口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上層 下層

上層 晉侯 晉侯中層 下層

上層 謂其宰日尔以幣免我下層

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上層 而殺口范氏之徒下層

上層 昭公語祭仲日必娶之下層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八 宋二十六十九

日歸乎日君死安歸上層 賦蓼蕭下層

命晉侯拜上層 晉楚之大夫趙孟子木與之言不能對下層

亦不能對也上層 待其立君而後為之備下層

趙文子喪上層 而不撫其民其君弱下層

子侈太子卑大夫教政多門以介于大國上層 君子務知大者小人務知小者下層

上層 趙孟日天平對日有焉下層

口之聞也此皆然矣上層 銘日昧且丕顯下層

况日不俊其能久乎上層 黑而上僕深目下層

上層 子產相鄭伯詳于享中層 有下層

上層 丙辰衛侯下層 可辨者中層 惟此餘下層

載寶以出上層 遇公子于馬路之口乃復入楚下層

上層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下層

晉殺祁盈上層 下層

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上層 會諸侯于呂陵為伐楚

上層 于是乎遷鄭于却而改紀下層

子謂樂口日惟寡人說子之言上層 國人日吾以劍過朝下層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八 宋二十六十九

上層 召千而囚諸晉陽下層

上層 秋九月癸酉齊侯口口卒下層

不如死棄盟逃上層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下層

上層 太叔懿子止而飲之酒下層

乃免胄而進上層 衛侯文子欲納之下層

及瓜而代期上層 夫人姜氏薨冬十有二月下層

嘉父逆晉侯于隨上層 周内史聞之日下層

上層 豈其没于乾谿下層

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上層 此只三層下層

二十二年春正月命于口上層

上層中二層下層俱模糊莫辨
上層模糊下層終卷末有
素補記與論語碑同見後

臣聞之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自古聖王在上則君師之任歸于一故堯舜之世萬邦咸寧比屋可封者治教之明效大驗也仰惟主上以天錫勇智撥亂世反之正又於投戈之隙親御翰墨盡書六經以及論語孟子左氏傳朝夕從事為諸儒倡口因得請刊石于園子監頌其本編賜泮宮堯舜君師之任乃幸獲親見之夫以乾坤之清口世道之興起一人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八 宋二十六十一

專任其責所為經綸於心表儀以身者勤亦至矣所望於丕應者豈淺哉詩不云乎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幹臣願與學者勉之紹興十有三年秋九月甲子太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監修國史兼提舉實錄院提舉詳定一司勅令提舉編修玉牒所魏國公臣秦檜此記兩前語碑末一在左傳碑末兩碑文同今取左傳碑錄之徵有異者治教之明效大驗也論語碑教作道天錫勇智論語碑作衣冠弓口投戈之隙論語碑作思皇多士論語碑作濟濟多士維周之幹論語碑作作受亥歲三字附記于此

高宗紹興十三年三月出御書左氏春秋宣示館職

六月出御書周易尚書委知臨安府張澄刊石頌諸州學十四年正月出御書尚書十月出御書毛詩十六年五月又出御書春秋左傳上又書論語孟子皆刊石立于太學首善閣及大成殿後三禮堂之廊廡淳熙四年二月十九日詔知臨安府趙磻老建閣奉安石經實碑石于閣下墨本于閣上以光堯石經之閣為名五月二十四日磻老奏御書禮記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不在太學石經之數今搜訪舊本重行摹勒以補禮經之闕從之六月十三日御書光堯石經之閣牌賜園子監玉海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八 宋二十六十二

靖康丁未夏四月皇宋中興高宗即大位改元建炎至紹興十三年癸亥通十九年金人侵凌干戈之日居多乃能親御翰墨作小楷以書周易尚書毛詩春秋左傳全帙又節禮記中庸儒行大學經解學記五篇章草語孟悉送成均九月甲子左僕射秦檜請鑄石以頌四方卷末皆刊檜跋語石刻高宗御書六經皆以賜園子監及石本於諸序上親御翰墨稍倦即命意聖續書至今皆莫能辨四刻陳基西湖書院書目序云杭西湖書院宋太學故址也德祐內附學廢為肅政廉訪司治所至元二十八

年故翰林學士承旨東平徐公持浙西行部使者節
卽治所西偏爲書院後爲尊經閣閣之北爲書庫寔
始收拾宋學舊版設司書掌之宋御書石經孔門七
十二子畫像石刻咸在焉夷白集

世祖至元中致遠爲杭州總管府推官西僧楊璉真
加作浮屠於宋故宮欲取高宗所書九經石刻以築
基致遠力拒之乃止元史申屠致遠傳

至元二十五年二月毀宋故宮爲佛寺從桑哥及楊
璉真加言凡宋宮殿郊廟悉毀爲寺復欲取宋高宗
所書九經石刻爲浮屠基推官申屠致遠力拒止之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八 宋二十六 三

續通鑑綱目宋元通鑑並同續資治通鑑

宋高宗皇帝御書石經紹興十三年知臨安府事張
敬摹勒上石淳熙四年詔知府趙礪老建閣于太學
題曰光堯石經之閣置石其下洪邁曾惇楊冠卿葉
紹翁李心傳陳騭王應麟潛說友紀之詳矣宋亡學
廢爲肅政廉訪司治所西僧楊璉真伽造白堊于行
宮故址取其石壘堦杭州路廉訪經歷申屠致遠力
持不可然已損其什一元至正間卽治所西偏建西
湖書院以祀先師設有山長掌書庫其後明常熟吳
諫乾州宋廷佐先後巡按浙江或覆之廊或毀以瓦

藏崇禎末廊圯乃嵌諸壁中左易二書六詩十有二
禮記向有學記經解中庸儒行大學五篇今惟中庸
片石存爾其南則理宗大書御製序四碑在焉右則
春秋左氏傳四十八碑闕其首卷通計八十七碑諸
經雖非足本然書法甚工學者所當藏弄若夫秦檜
一跋已爲訥樵碎其詞見于學士院中興紀事本末
君子無取也曝書亭集

高宗御書石經小楷結構整秀有晉人法論孟字體
較大而勢稍縱逸結構在真行之間其中避諱缺筆
如殷爲段恒爲恒又爲恒貞爲貞敬爲敬估爲仕之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八 宋二十六 四

類皆不改字論語欽事而信溫良恭儉遜商因於夏
禮得見有常者孟子無辭遜之心培克在位則有責
用下欽上則并改字矣然如行不篤敬事君敬其事
之類仍不盡改蓋一時隨筆所作無義例也經文大
率與今本同唯詩鴟鴞下尾脩脩竹竿遠兄弟父母
園有桃不我知者謂我士也驕不我知者謂我士也
園極左傳焉用亡鄰以陪隣不闕秦焉取之少齊有
寵而死武王有亂十人皆與開成刻同勝於它本孟
子無唐以前石刻此碑內文王事混夷有小民之事
亦較今本爲善浙研室金石文徵尾

宋自仁宗至和中刊石經于太學汴京失守悉遭淪陷高宗南渡宗社播遷而汲汲修表章六經之業嘗謂輔臣曰學寫字不如便寫經書不惟可以學字又得經書不忘于是親書諸經宣示從臣館職為進詩歌諸州為頒墨本而臨安太學悉命刊列廊廡至孝宗淳熙四年詔京尹趙彥老建閣于太學西北奉安石經御書扁日光堯石經之閣而又益以七十二賢贊李伯時繪像并理宗道統贊附刻諸經之末宋祚既亡太學廢為西湖書院幾遭楊璉真伽之厄欲悉輦碑石以裝塔基賴廉訪申屠致遠之力阻而止明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八 宋二十六 五

初即書院建仁和學其後改建府學徙仁和學于城隅貢院之址而石經亦昇致焉歲深零落踏卧草莽間至宣德元年侍御史吳訥收得百片置之大成殿後兩廡正德十三年監察御史宋廷佐移至府學樞星門北之兩偏覆以周廊左右屋各二十二楹 國初廊圯乃嵌壁中乾隆三十六年重修學宮增建廊屋而碑之嵌壁者益加完整計碑現存者左壁易二書七詩十中庸一論語七孟子十一左傳四十九理宗序四其實九十一碑吳訥所收百片之數殆舉成數而言而參攷朱彞尊經義考所謂書六詩十二左

傳四十八則又不合殆誤也 碧溪文集

按南宋石經諸書紀述言之詳矣然高宗書經之數諸說間有不同如秦檜記云親御翰墨盡書六經以及論語孟子左氏傳是論孟左傳之外先有六經而不詳晰其經名据玉海則紹興十三年十六年兩次出左傳十三年十四年兩次出尚書十三年出周易十四年出毛詩十六年出論語孟子是在紹興時先後出者易書詩左傳論孟六經與檜記之論孟左傳在六經外者不合以臆度之檜殆泛指六經非實數也玉海又載御書禮記五篇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八 宋二十六 六

不在太學石經之數淳熙四年趙彥老搜訪舊本重行摹勒以補禮經之闕既云不在太學石經之數是太學原未嘗刻禮記五篇矣而又云搜訪舊本重摹補闕似乎別有石刻補入太學者則玉海所載語未甚晰也据石刻鋪叙言先書易書詩左傳全帙又節禮記五篇章草語孟悉送成均是易書詩左傳四經在前禮記語孟三經在後徵與玉海次叙不同而語孟是正行書非章草與今石本不同四朝聞見錄但言御書六經不晰言經名與檜記玉海俱不同續資治通鑑則又言高宗所書

九經石刻爲浮屠基數又不同又考新修杭州府志引錢塘縣志載紹興二年宋高宗御書孝經詩書左傳論語孟子禮記五篇諸家皆不言御書有孝經此有孝經而無易經必是孝經卽易經之訛且御書頒於紹興十三年非二年皆志誤也府志又引武林石刻記云春秋三十二碑書六易二詩十論語七孟子十一中庸一 所載春秋尙書之數與今不同又引宣德年楊一清記云易二書七詩十春秋四十八論孟中庸十九今左傳亡其十六書經亡其一然則此碑在宣德年已有亡佚反不及今存之多也經義考所載不同殆據傳說未嘗親見搨本其云通計八十七碑仍與今現存者合潛研堂所收祇七十七碑非全搨也然自玉海以下諸書皆不言當時刻石其若干碑今存八十七碑之外不知亡者實有幾何石刻鋪叙言卷末皆刊檜跋語似乎各經之末皆有檜記今惟見論語左傳二經然尙書中庸皆已見終卷未見檜記毛詩掃潛研跋有檜記此搨失之驟書亭集言秦檜一跋已爲吳訥樵碎今兩碑之跋儼然蓋訥所樵碎者乃宣聖及弟子贊之跋非石經也檜記作于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八 宋二十六 七

紹興十三年九月是年正月詔以錢塘縣西岳飛宅爲大學其宣示左傳在是年三月其出御書易書刊石頒諸州學在是年六月其以左傳語孟立石太學在十六年五月其建開奉安諸經在孝宗淳熙四年是紹興十三年六月但以刊石頒諸州學然檜記則已有得請刊石國子監頒其本編賜泮官之語是得請立石太學始於十三年至十六年漸次刻成要知此工非一年所能畢也經是高宗御書而四朝聞見錄言稍倦卽命憲聖續書憲聖者吳皇后也史傳載后頗知書博習書史善翰墨寵遇日至由姚儀進貴妃紹興十三年立爲皇后而不詳其嘗續書諸經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稱其讀書萬卷翰墨絕人潛說友咸淳臨安志載西湖石人嶺下時思薦福寺有后書金剛經石刻則后之書諸經理固宜然其書經之時亦在立后之前後也此碑爲乾隆壬寅之冬昶在武林修西湖志暇時躬詣府學周覽左右廊壁命工全搨以歸審數過惜其殘泐太甚其經文與前代石經及今行監本異同處皆不及詳攷姑就諸說之不同者辨而識之碑在紹興年諸州學皆有賜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八 宋二十六 六

本計當時推拓不下數百十本迄今僅閱數百年海內州學固皆散佚無存即金石藏弄家從不聞有朱搨流傳者使得見一木俾有全文可讀且可校板本之異同其欣快為何如耶

蕪湖縣新學記

碑除額高五尺七寸廣四尺二十四行行四十六字正書篆額在蕪湖縣學

蕪湖縣新學記

學校者教化之官美俗善治由此出也三代聖王靡不尚之自一家一鄉一國上達王都無不立學故能薰蒸陶冶草易民情不自知而趨於善焉辟諸天地山川之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八 宋二十六元

氣滲漉授灌無跡可尋而勾萌孚甲短長小大自生自植孰知亭毒之功哉 皇帝嗣位十有七年即行在所建國學收召英髦張官立師教養其中天下翕然知 上意之所嚮也八月上丁蕪湖縣釋奠于

先聖先師邑子鵠立棊布以陪祀事凡在位者百人童子不獲預升降駿奔之列而觀禮於旁者亦復稱是鄉人父老咸歎相禮之盛儀矩之肅雖承平無事之前有不逮及益知上之化下疾於影響也獨廊廡焚圮墻壁頽壞一室巋然丹堊泯漫生師無所舍禮器無所處視浮屠老子之宮彼非 朝廷尊崇無學士大夫歸

往其徒嚴奉廟貌儼若縣吏相尤以為詭病非一日矣知縣事右承議郎楊振奮然出力知當任咎曰吾嘗儲材于某積財于某於此不用其將何如立召梓人匠師相與謀作室規範脊築先興萬杵雷動斤斲朽壤陶茅丹腹群工獻能疾於雉刈為講堂齋官廊廡門闕凡四十楹繪從祀諸子於廡下又率縣僚邑子相與釋菜於是縣民上下始信學校為教化之官而含齒戴髮之類不可一日亡學也屬筆於僕使為之記因為之言曰蕪湖地里不見於六經前漢尚為東諸侯之國後漢封蕪湖侯始見於書晉元帝南渡之後蕪湖名字班班見於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八 宋二十六元

書矣明帝討王敦陰察其營壘帝紀地里志皆以為于湖世俗訛而為湖陰至唐隸宣之帝塗 本朝太平興國中以當塗為州遂為屬縣前人故蹟則晉明帝留鞭之地王敦之故壘温太真李太白之所經行也餘烈遺臭歷歷可考宜其學士大夫之盛與後來之秀甲於他縣然而學之源委要在知正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宗學之正統也孟子既沒諸子百家蓋起學者無以折衷之刑名為申商縱衡為儀秦清淨為黃老寂滅為浮屠去聖人益遠一時名公卿又各以其所好尚取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名緣飾申商儀秦黃老浮屠之實標的一

立遂慕紛然動數百年未易刮濯是以聖人之學益
泯泯而不著見三代事功亦不見於後世也大哉

吾君之訓曰學者當以孔孟為師嗚呼非堯舜文王為
他道捨此將安之邪學既立矣諸君肄業於此游息於

此苟能造次顛沛不忘 大訓而求孔孟之宗僕未

老也尙能見此縣英髦俊造之士彰明先聖人之道發

為事功於天下尙不負縣大夫所以建立學宮之意諸

君勉之僕非敢勵諸君也亦自勵也紹興十三年歲次

癸亥十二月十日左迪功郎縣尉陳長方記并書丹

右迪功郎主簿章桌篆額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八 宋二十六 三

右從政郎縣丞錢世忠立石

龍骨塔銘

碑連額高三尺五寸廣二尺五寸十二行
行十七字連額並正書在襄城縣福嚴寺

隱庵修信述

右口職郎游國佐題額

金華老僧巖公於所居後洞獲龍牙角各雙并大骨類

若乎類領銀鬚者十數枚其昔夢巨人縞衣告曰此山

神龍所依樵牧觸穢龍且去矣今德人泄吾境山復清

紫龍當還來此其說口口之吉祥巖公異之乃即洞旁

大磐石上累篋為浮圖盡取其牙角骨等藏焉是歲紹

興甲子三月也銘曰

通神龍兮去何之說靈骨兮見於斯巨人夢兮審前知

休徵告兮豈吾欺建浮圖兮澗之涓固磐石兮磨厓屨

德人粒兮境毋噉嗟若龍兮歸何時

按陝西通志福嚴寺在襄城縣西南九十里即金

華寺寺前有仙人真身洞并龍骨塔銘即此碑也

老僧巖公通志作巖公甲子為紹興十四年

勅封廣惠侯誌

勅封廣惠侯誌

碑連額高六尺二寸廣三尺五寸作三層書上二層
勅旨共十五行行九字七字不孝下層除首幹緣市
戶錢雙行小字另列外十九行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八 宋二十六 三

勅建康府溧水縣正顯廟神惟神夙著惠政懷于一方

遺愛流傳廟食殊久凡雨暘之所禱皆響應而威通功

既及民可無褒典錫茲美號寵以侯封永孚靈休副我

顯渥可特封廣惠侯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

紹興十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告廣惠侯奉

勅如右符到奉行

紹興十七年六月二十四日下

人皆知作善於顯明之中者必獲陰祐殊不知陰德

橫被於民者亦有陽報惟 侯惠政在人尸祝之教

肇口有口迨及 我朱 靈休益顯升聞于

命書鼎未邑人歡喜踴躍思口 聖訓用彰 侯

德既刻堅珉且屬衡為之詞衡嘗謂神人本一心幽

顯無二道非悟釋氏即色即空達蒙莊口而不言之

說者未易語此後之口茲邑者心存是道而盡力於

民庶被 賢侯可以無愧軌道三年歲在丁亥春正

月庚子朔左口奉郎知建康府溧水縣主管學事勸

農管田公事兼兵馬都監無主管圩田賜緋魚袋李

衡謹書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八 宋二十六

幹綠市戶錢口朱扑吳升李安柴口口口張彥陳

貴鐘元翟思慶朱全吳四六尹口口 潘壽隆刊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八終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九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相謨

宋二十七

李龍眠畫宣聖及七十二弟子像贊

像共十五石各橫廣五尺六分高一尺五寸每石五

書在杭 州府學

高宗御製并書

朕自睦隣息兵首開學校教養多士以遂忠良繼幸太

學延見諸生濟濟在庭意甚嘉之因作 文宣王贊

機政餘閒歷取顏回而下七十二人亦為製贊用廣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九 宋二十七

列聖崇儒右文之聲復知師弟子閉縷并森森覃

精釋思之訓其於治道心庶幾焉

孔丘字仲尼魯人開元廿七年制追謚為文宣王

大哉聖宣 斯文在茲 帝王之式 古今之師

志則春秋 道由忠恕 賢於堯舜 日月其譽

維時載雍 戢此武功 肅昭盛儀 海寓聿崇

顏回字子淵魯人贈充公

德行首科 顯冠學徒 不遷不貳 樂道以居

食埃甚忠 在陋自如 且稱賢哉 豈止不愚

閔損字子騫魯人贈費侯

天經地義	孝哉閔壽	父母昆弟	莫問其言
汙君不仕	志氣軒軒	復我汶上	出處休焉
冉雍字仲弓魯人贈薛侯	懿德賢行	有一則尊	子也履之
駢角有用	犁牛莫論	刑政之言	惠施元元
冉耕字伯牛魯人贈鄆侯	德以克性	行以操身	二事在躬
並聖賢科	得顏與隣	不幸斯疾	命也莫伸
冉求字子有魯人贈徐侯	循良之要	在於有政	可使為宰
千室百乘	師門育材	治心扶性	退則進之
言偃字子游吳人贈吳侯	道義正己	文學擅科	為宰武城
割雞之試	牛刀謂何	前言戲尔	博約則多
宰予字子我魯人贈齊侯	辯以飾詐	言以致文	苟弗執禮
朽木糞墻	置不足言	言語之科	巖然有聞
仲由字子路卞人贈衛侯	升堂惟光	干乘惟權	凌暴知非
拆獄言簡	結縷禮全	惡言不耳	仲丘賴焉
			委質可賢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九 宋二十七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贈黎侯	謙德知二	器實瑚璉	動必幾先	孰並其辯
一使存魯	五國有變	終相其主	譽處悠遠	
卜商字子夏衛人贈魏侯	文學之目	名重一時	為君子儒	作魏侯師
不可後禮	始可言詩	假蓋小嫌	聖亦不疵	
林放字子丘魯人贈清河伯	禮之有本	子旅啓問	大哉斯言	光照明訓
樊須字子遲齊人贈樊伯	德輝泰山	誣祭莫奮	崇茲祀典	盍永令聞
養才以道	聖人兼濟	始謂不仁	問鮑良喜	
寓志農圃	似睽仁義	學稼之辭	豈姑捨是	
澹臺滅明字子羽武城人贈江伯	惟子有道	天與異容	狀雖云惡	德則其豐
南止江淹	學者雲從	取士自茲	貌或非公	
曾參字子與南武城人贈郈伯	夫孝要道	周訓群生	以緇百行	以通神明
因子侍師	荅問成經	事親之實	代為儀刑	
公冶長字子長齊人贈莒伯	子長宏度	高出倫輩	雖在縲紲	知非其罪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九 宋二十七

純德備行 夫子所采 以子妻之 尤知英槩

公西藏字子上魯人贈祝阿伯

猗尔子上 魯邦之望 以德則貴 惟道是唱

師聰師明 友直友諒 伯於祝阿 儒風斯暢

原憲字子思魯人贈原伯

賦彼窮閭 達士所寶 邦無道毅 進退孰倫

敝衣非病 無財乃貧 賜雖不博 清即照人

有若字子有魯人贈卞伯

人稟秀德 氣貌或同 而子儼然 溫溫其容

兩端誤問 未荅機鋒 以禮却和 斯言可宗

鄭國字子徒魯人贈榮陽伯

伯夫榮陽 實惟令德 優入聖門 過不留跡

道以目傳 妙則心識 倚歎偉歎 後代之則

商澤字子季魯人贈睢陽伯

逆矣子季 睢陽是伯 屏息受業 延教登席

未踐四科 因涉六籍 祀典載之 好是正直

秦非字子之魯人贈汧陽伯

樂善居士 伯于汧陽 傳道克正 垂名允臧

執德以洪 用心必剛 表廣業履 式贊素王

曾蒧字振魯人贈宿伯

惟時義方 有子誠孝 怡怡聖域 俱膺是道

暮春舞雩 詠歌至教 師故與之 和悅且召

丞馬施字子旗魯人贈節伯

天清日明 密雨曷有 師命持蓋 子亦善扣

惟夫子博 三才允究 學者之樂 所得遂茂

公指衰字季次齊人贈邨伯

周襄偽隆 政在群公 廉取道微 家臣聿崇

不為屈即 撝默自容 子於是時 凜然清風

漆雕徒父字子期魯人贈須句伯

遐想子期 挾策聖帷 涉道是嗜 惟士可縻

在德既賢 在名迺垂 洋洋之風 逮今四馳

顧孫師字子張陳人贈陳伯

念昔顧孫 商德與隣 學以干祿 問以書紳

參前倚衡 忠信是遵 色取行違 作戒後人

高柴字子羔衛人贈共伯

婉彼子羔 受業先聖 宗廟之間 一出乎正

克薦於季 非愚乃令 師知其生 有輝賢行

榮旂字子祺魯人贈雩婁伯

伯茲雩婁 務學實著 三千之位 七十是預

匪善莫行 惟德乃據 紀于前書 式彰展譽

秦祖字子南秦人贈少梁伯

秦有子南 蜚聲述作 守道之淵 成德之博

藎若鑄金 契猶蒞藥 歷世明祀 少梁寵爵

陳亢字子禽陳人贈穎伯

惟禽之問 從容其鯉 求以異聞 詩禮云爾

請一得三 誠退而喜 且知將聖 不私其子

梁鱣字林魚齊人贈梁伯

室家壯年 無子則逐 見於信史 全齊之俗

原本朕初 師言可復 以學則知 揆之宜焉

母孺字子魯魯人贈紀伯

紀伯子魯 聖學是務 厲己斯約 好問乃裕

周旋中規 容止可度 允矣昔賢 後世所慕

顏之僕字林魯人贈東武伯

賢行顏林 親承尼父 志銳所期 道尊是輔

泥在釣陶 木就規矩 終縻好爵 揚名東武

石作蜀字子明秦人贈石邑伯

在昔石邑 能知所尊 懋依有德 克述無言

鼓篋槐市 揚名里門 此道久視 彼美長存

顏高字子驕魯人贈琅琊伯

琅耶之伯 其惟子驕 微言既彰 德音孔昭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九 宋二十七 六

已觀等舞 同躡齊韶 應千百禩 歧想高標

邦巽字子斂魯人贈平陸伯

彼美邦子 先聖是承 埒仞已及 堂陛將升

良玉斯琢 寒水必冰 錫壤平陸 茂實壽騰

任不齊字選楚人贈任城伯

任城建伯 其表日選 淋問雅馳 才華清遠

競展力行 愛日匪勉 孔教崇崇 令緒顯顯

顏無繇字路魯人贈杞伯

人誰無子 尔嗣標奇 行爲世範 學爲人師

請車誠非 願匪其私 千載之下 足以示慈

曹卣字子循蔡人贈曹伯

肅肅曹伯 王室之裔 積習樂道 切瑳明義

惟善則主 尔德是類 史筆有煥 令名永紀

縣成字子祺魯人贈鉅野伯

至聖立教 子祺安雅 擅譽魯邦 啓祚鉅野

煒矣風猷 時哉用捨 出倫離類 後學是假

顏曾字子聲魯人贈朱虛伯

褒錫朱虛 在器輪輿 儒室振領 聖門曳裾

賢業得蘊 美材以擴 百世不刊 載觀成書

孔忠字子茂魯人贈汶陽伯

孔忠字子茂魯人贈汶陽伯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九 宋二十七 七

惟子挺生 道德之門 佩服至論 鯉則弟昆

三得三亡 所問殊溫 君子歸宓 義不掩恩

狄黑字哲衛人贈臨濟伯

仰止狄折 抱負淵通 游泳德化 揚厲素風

偉識既異 持教乃隆 厥志茂焉 志祀無窮

漆雕哆字子敏魯人贈武城伯

子敏受封 爰居武城 臺臺其間 翩翩其英

振衣時習 領學日明 誕敷孔教 爵里疏榮

申振字子績魯人贈魯伯

剛毅近仁 志操莫渝 性匪祝鮀 面豈子都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九 宋二十七

八

有一於此 剛名可圖 云慾則柔 蓋生之徒

壤駟赤字子徒秦人贈北微伯

式是壤伯 昭乎聖徒 執經請益 載道若無

詩書規矩 學問楷模 得時而駕 領袖諸儒

施之常字子恒魯人贈乘氏伯

開國乘氏 有德斯彰 參稽百行 養理三綱

自拔行間 榮名甚光 在史藹藹 歷久弥芳

公祖句茲字子之魯人贈期思伯

惟彼子之 錫伯期思 與賢並進 得聖而師

彬彬雅道 翼翼令儀 上目至言 廟食不隳

伯虔字子折魯人贈郟伯

有棲子折 全魯之彥 儒行既名 郟伯乃建

茲歟受道 亦弈我弁 懿選嘉訪 世享馨薦

南宮括字子容魯人贈郟伯

先覺既位 簪履並馳 尚德君子 尔乃兼之

羿昇可慚 禹稷可師 三復此道 載觀白圭

公孫龍字子石楚人贈黃伯

黃伯著祀 公孫是云 弥縫中道 協輔斯文

葦修方異 漸漬其勤 史詞不忘 播為清芬

廉絜字庸衛人贈莒父伯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九 宋二十七

九

兄弟之邦 土有廉庸 涵泳素教 表揭儒宗

杏壇探賸 洙泗從容 作興一時 莒父其封

井仲會字子期魯人贈瑕丘伯

瑕丘祚邑 子期是為 親訓有日 廣業于時

四教允隆 五常以持 比肩俊傑 閱望斯垂

商瞿字子木魯人贈蒙伯

易之為書 彌合天地 五十乃學 師則有是

子能受授 洗心傳世 知機其神 宜被朕祀

司馬耕字子牛宋人贈向伯

手足甚親 志異出處 雖將為亂 子迺脫去

在汚能絮	危而有慮	內省若斯	何憂何懼
蘧瑗字伯玉	衛人贈衛伯	有衛伯玉	夫子與居
以屍諫君	友則史魚	果得進賢	爛然簡書
公西赤字子華	魯人贈邵伯	學者行道	傲緼亦稱
周急之言	君子所令	若問允嚴	理皆先經
公伯僚字子周	魯人贈任伯	人有賢否	道有廢興
季孫雖或	景伯莫平	師資一言	秩祀亦懲
漆雕開字子開	魯人贈滕伯	仕進之道	要在究習
斯未能信	謙以有立	關里說之	多士莫及
密不齊字子賤	魯人贈單伯	君子若人	單父之政
傅郭勿穫	遂能制命	百代理邑	用規觀聽
燕伋字思秦	人贈漁陽伯	師席高振	大成是集
善道云表	儒風可立	漁陽之士	得政而及
申黨字周魯	人贈邵陵伯	至道克傳	賢達斯執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九 宋二十七 十

仗仗申周	四科與儔	逸駕文園	鼓柝儒流
冠氣既燕	言動允休	邵陵得封	可想清修
琴牢字子開	衛人贈南陵伯	多能郵事	聖人曲意
宗魯雖友	弔必以義	尚師嘉言	祀亦罔替
秦商字子丕	楚人贈上洛伯	孔父秦父	相尚以力
是父是子	致詰嚼克	會弁儒林	令名無極
步林乘字子車	齊人贈淳于伯	勉勉子車	封邑淳于
親炙避席	雅道是扶	抑可尚也	不亦美乎
顏宰字子柳	魯人贈蕭伯	孰封于蕭	實惟子柳
明德斯馨	賢業所就	以侑於儒	傳芳逾茂
奚容蒧字子指	魯人贈下邳伯	難容子指	已望堂室
文采日化	儒効力弱	永觀朕成	德音秩秩
東平子產	性著盛時	奉師於塾	講道之微
峴妙以思	升降陸康	向想英姿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九 宋二十七 十一

后處字子里齊人贈魯丘伯

温温子里 入聞至聖 禮道之華 秉德之柄

深造闢域 不乖言行 全齊之封 竹素為盛

左人郢字行魯人贈臨淄伯

伯彼臨淄 左行稱賢 踰蹤十摺 秀穎三千

心悅誠服 家至戶傳 樂只君子 文聲益宣

秦冉字開蔡人贈彭衙伯

彭衙高士 經籍是親 贊成德藝 協於彝倫

砥績聖道 斯肖素臣 優哉游哉 學以致身

樂欬字子聲贈昌平伯

樂氏子聲 錫爵昌平 信道之薦 見善乃明

引領高節 載惟思誠 先賢聿集 出為時英

右宣聖及七十二弟子贊宋高宗製并書其像則李

龍眠摩所畫也高宗南渡建行宮于杭紹興十四年

正月始即岳飛第作太學三月臨幸首製先聖贊後

自顏淵而下亦譏辭以致褒崇之意二十六年十二

月刻石于學附以太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兼樞密使秦檜記檜之言有曰孔聖以儒道設

教弟子皆無邪雜背違於儒道者今指紳之習或未

純乎儒術顧馳狙詐權譎之說以僥倖於功利其意

蓋為當時言恢復者發也嗚呼靖康之禍二帝蒙塵
汴都淪覆當時臣子正宜枕干嘗膽以圖恢復而檜
力主和議攘斥眾謀盡指一時忠義之言為狙詐權
譎之論先儒朱熹謂其倡邪說以誤國挾虜勢以要
君其罪上通于天萬死不足以贖者是也昔龜山楊
先生時嘗建議罷王安石孔廟配享識者聽之訥一
介書生幸際 聖明備員風紀茲於仁和縣學得
觀石刻見檜之記尚與圖贊並存因命磨去其文庶
使邪說之說姦穢之名不得廁于聖賢圖像之後然
念流傳已久謹用備識俾後覽者得有所考云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九 宋二十七

七

宣德二年歲在丁未秋七月朔巡按浙江監察御史
海虞吳訥識

教諭林賢訓導劉數摹勒于石

右孔子并七十二弟子像上有宋高宗贊附以尚書

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檜記不知何人書檜

所謂指紳之習或未純乎儒術顧馳狙詐權譎之

說以徽幸於功利益指當時言恢復者背齊襄公復

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則夫言恢復者未必與孔子異

意也詎可一切以功利目之乎檜作此記時距其卒

僅七十六日其罔上誣民之心至死而不已也今其

說猶與圖贊並存口口出之以俟覽者詳焉金華黃晉卿跋
 右宣聖及七十二子像贊史記載孔子之言曰受業
 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其姓名具于列傳家語所載亦
 七十七人無公伯僚秦冉鄭單而有琴牢陳亢縣且
 惟文翁禮殿圖作七十二人而圖亦罕傳林放蓬
 二人史記家語不載而禮殿圖有之其它不可知矣
 攷舊唐書禮儀志載開元二十七年制贈公者一人
 侯九人伯六十七人與史記七十七人之數合然杜
 氏通典載諸賢封號則贈伯者實七十二人文獻通考云通典所載除十哲外自計七十三人係增入蓬林放陳亢申張琴牢張六人按琴牢琴張本一人通典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九 宋二十七 十四
 於琴張云贈南陵伯於琴牢但蓋十哲之外別有七
 云贈伯而無地名蓋重出也
 十二賢兼史記家語禮殿圖所互見者而數之也宋
 大中祥符二年追封閔子以下九人為公會子而下
 六十二人為侯并充國公為七十二弟子大觀二年
 追封公夏守等十人侯爵預祀典則仍別七十二賢
 于十哲之外矣思陵撰七十二子贊較之祥符所追
 封多廉潔秦商后處樂欬少公良孺勾井疆顏何公
 西輿如不知又何所據諸賢在宋時已經加封而所
 書仍唐之爵號朱文公嘗言之矣夫治國固有緩急
 思陵偏安兩浙稱臣于仇讐正復崇儒重道亦何足

掩不孝之名則數典而忘祖又在所不足責而如秦
 指之姦邪無學亦豈能援引典故以證人主之誤哉
 碑立于紹興二十六年十二月明宣德二年巡按浙
 江監察御史吳訥磨去檜跋自為文識其本末潛研堂金
 石文
 敬尾
 七十二弟子姓氏爵里異曰攷
 顏回字子淵魯人贈充公
 閔損字子騫魯人贈費侯
 冉雍字仲弓魯人贈薛侯
 冉耕字伯牛魯人贈鄆侯
 冉求字子有魯人贈徐侯
 言偃字子游吳人家語作魯人贈吳侯
 宰子字子我魯人贈齊侯
 仲由字子路卞人贈衛侯大中祥符曲阜孔廟碑作魏侯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贈黎侯
 卜商字子夏衛人贈魏侯咸寧博安志作衛侯
 林放字子邱朱彝尊弟子考不言其字魯人贈清河伯
 樊須字子遲齊人本史記鄭康成注家語作魯人朱考同贈樊伯朱考
 伯
 澹臺滅明字子羽武城人贈江伯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九 宋二十七 十五

曾參字子與南武城人曲阜碑人贈廊伯

公冶長家語云名萇字子長曲阜碑人語作魯人

同朱考

公西蒧家語作字子上魯人贈祝阿伯史記有二

如字子上一日公西蒧字子上曲阜碑亦有二人

西與字子上齊人贈重邱伯公西蒧字子上齊人

人贈重邱伯公西蒧字子上齊人

原憲字子思魯人本史記鄭注家語贈原伯

有若字子有魯人贈卞伯曲阜碑

鄭國本史記李籍尚史云家語薛邦字子字子徒魯人詳里居贈榮陽伯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九 宋二十七 七

商澤字子季家語作子魯人贈睢陽伯

秦非字子之魯人曲阜碑贈汧陽伯

曾蒧曲阜碑字皙曲阜碑字子魯人南武人贈宿伯

巫馬施字子旗本史記家語作子期魯人本史記鄭

人贈卽伯

公皙哀家語作字季次齊人家語作贈卽伯曲阜碑

漆雕徒父家語作字子期家語作子有未考云字子文或

子友魯人詳里居

嚴孫師字子張陳人贈陳伯

高柴字子羔史記作衛人本史記鄭注家語作齊人贈共伯

榮旂家語字子祺家語作魯人贈雲婁伯

秦祖字子南秦人贈少梁伯曲阜碑無少字成澤

陳亢字子禽家語又云陳人贈穎伯說文云論

梁鱣史記云字子魚梁鱣成字叔魚曲阜碑字子魚成

魚齊人贈梁伯贈趙伯

冉孺曲阜碑字子魯家語作子魯人

贈紀伯

顏之僕字叔家語曲阜碑魯人贈東武伯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九 宋二十七 七

石作蜀家語作字子明秦人史記鄭注成紀贈石

邑伯

顏高家語名產今本字子驕魯人贈琅瑯伯

邾異尚史作邾選注云文翁圖作國字子欽家語

魯人贈平陸伯

任不齊字選家語曲阜碑楚人贈任城伯

顏無繇字路曲阜碑魯人贈杞伯

曹卣字子循蔡人贈曹伯曲阜碑

縣成字子祺本史記家語子

顏曾字子聲魯人贈朱虛伯

孔忠家語作孔弗之子字子茂魯人贈汶陽伯

狄黑字哲家語作哲之曲阜碑魯人贈武城伯

漆雕哆字子歛曲阜碑魯人贈武城伯

申根字子績魯人贈魯伯咸淳志

壤駟赤字子徒家語作秦人贈北微伯曲阜碑作化

北衛

施之常字子恒家語作魯人贈乘氏伯

公祖句茲家語作字子之魯人贈期思伯

伯虔家語作字子析家語作魯人贈聊伯咸淳志

志伯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九 宋二十七 六

南公括本史記家語曲阜碑朱考字子容魯人贈郊

伯

公孫龍家語作字子石楚人本史記鄭注孟子注贈黃

伯

廉絜朱考作字庸家語作子曹咸淳志衛人贈莒父伯

叔仲會字子期魯人本史記鄭注贈瑕邱伯

商瞿字子木魯人贈蒙伯

司馬耕家語作字子牛咸淳志宋人贈向伯

蓬瑗字伯玉魯人曲阜碑贈衛伯朱考不列姓名謂

後著錄恐也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贈郟伯

公伯僚史記作公伯寮或云即申字子周魯人贈任

伯

漆雕開字子開本史記家語曲阜碑魯人本史記鄭注

朱考俱贈滕伯

密不齊字子賤魯人贈單伯

燕伋家語作字思家語曲阜碑朱考秦人詳里居贈漁陽

伯

申黨本史記曲阜碑同家語作申績或作績字周

俱家語曲阜碑魯人詳里居贈郟陵伯按前有申根字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九 宋二十七 九

字周家語但有申績字子周而無申根續續云申根

實皆一人矣又按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

琴牢字子開家語云一衛人贈南陵伯

秦商字子丕本史記家語楚人本史記鄭注家語

步叔乘本史記家語字子車齊人贈淳于伯

顏幸字子柳魯人贈蕭伯朱考作

奚容蒧家語作字子皙家語作魯人史記正義

冉季字子產魯人贈東平伯

后處家語作字子里家語作齊人贈營邱伯

左人鄆家語作字行家語朱考俱作子魯人贈廣淵

伯

秦冉字開曲阜碑朱考蔡人詳里居贈彭衙伯

樂欵家語作字子聲碑不詳里居史記正

右弟子七十二人家語無林放鄭國遺瑗公伯僚

秦冉申根六人而有公良孺罕父黑薛邦縣夏原

抗公肩公夏守句并疆顏相九人又公西蒧之外

多公西與如一人又史記有顏何字冉索隱引家

語字稱史記康成注晉人曲阜碑有顏何字子冉

魯人贈開陽伯又曲阜碑有公良孺字子幼魯人

贈東牟伯句并疆字子野衛人贈漢陽伯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九 宋二十七 三

按此碑十五石像贊俱橫列像右贊左宋時與石

經同在太學明正德年與石經同移於仁和縣學

後移杭州府學 大清順治九年歲在壬辰十月

朔杭州府儒學教授西茗王元宰捐資重立蓋豎

固輯有題記在吳訥跋後至今不遭損蝕者皆元

宰之功也像為李公麟畫史傳稱公麟字伯時舒

州人第進士歷泗州錄事參軍用陸佃薦為中書

門下後省刪定官御史檢法元符三年病痺致仕

既歸老肆意於龍眠山巖壑雅善畫黃庭堅謂其

風流不減古人然因畫為累此碑吳訥跋所云李

龍眠摩所畫龍眠是其自號摩則單舉其名一字

而省其公字也公麟致仕於元符三年則當卒于

徽宗之世距高宗題贊刻石不過五十餘年殆由

畫像流傳江南高宗得而製贊以刻石也然高宗

製贊並不言及公麟之畫或其語在秦檜記中今

檜記磨去不可知矣像祇七十二人每像所題贈

爵皆仍唐開元之舊則宜依唐封七十七人之數

而乃少五人且又與真宗祥符製贊立石曲阜之

數不合誠不能明其故也孔子弟子見於諸書者

上自史記家語禮殿圖通典通考其製贊立石者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九 宋二十七 三

先有真宗曲阜孔廟碑而此碑之見於紀載者有

咸淳臨安志及杭州府志然其姓名字里贈爵皆

各有不同今悉取而參攷之別為同異考一篇附

于諸書碑跋之後大抵諸書所載不能無傳寫之

訛曲阜碑雖係石刻亦明人重摹此碑或亦不免

沿襲傳誤皆不能定其孰是也龍眠畫世有摹本

細筆鈎勒裝成卷子矜為真蹟細玩之似皆從此

碑摹出者此碑在嘗時或從真蹟鈎摹或徑用真

蹟上石皆不可知樂欵贊後有御書之寶并勒于

石而不署年月吳訥所云二十六年十二月者殆

亦在檜記中也

妙喜泉銘

碑高一丈三尺廣五尺三寸十二行前銘九行行二十四字後隔三行行四十字行書在鄞縣河育王寺常住田

育王為浙東大道場地高無水僧眾苦之紹興丙子佛日禪師某公受請住持周旋其間命僧廣恭穿穴茲地為一大池鐵鋪一施飛泉溢涌知州事姜公私監見而異之名曰妙喜無垢居士為之銘曰

心外無泉泉外無心是心即泉是泉即心或者疑之以問居士心在妙喜泉是育王云何不察合而為一居士曰來汝其聽取妙喜未來泉在何處妙喜來止泉即發生心非泉乎泉非心乎謂余未然妙喜其丈之

紹興丁丑三月丙寅無垢居士張九成書

妙喜老僧宗泉重說偈曰

謂泉即心謂心即泉無垢居士作一弗穿有出有入有正有偏居士怎麼妙喜不然徐六檐板如見一邊泉只是泉難喚作心心只是心决步非泉是義不正亦復不偏泉乎心乎亦非棄捐擬議思量十萬八千

山門監寺僧善卿立石

右妙喜泉銘張無垢撰後有宗泉說偈一首皆無垢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九 二十七

三

書也宗泉說法徑山無垢數與往來嘗論大學格物

泉曰公祇知有格物不知有物格無垢言下有悟因

題不動軒壁曰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箇

五百泉深許可秦檜恐其議已令司諫詹大方論劾

寶泉衡陽安置張於南安軍檜死乃復泉師號住四

明育王寺而張亦起知温州此泉正宗泉在育王所

鑿也泉少為無蓋居士張天覺所知名其庵曰妙喜

遂以妙喜自號孝宗嘗書妙喜庵三字賜之故茲泉

亦有妙喜之目碑刻於唐范的書常住田碑之陰

研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九 宋二十七

三

按碑書於丁丑三月為紹興二十七年宗泉與張

九成以禪學相契合徑山志載宗泉寄無垢居士

一絕云上苑玉池方解東人間楊柳又垂春山堂

盡日焚香坐常憶毘邪杜口人

亦樂堂銘

石橫廣四尺四寸五分高二尺二寸二

亦樂堂銘

揚雄有言朱丹其轂一敗則赤吾族孔子曰雖在繹綬

之中非其舉也夫丹轂榮也雄曰為憂繹綬辱也聖道

有取憂樂豈關於榮辱也哉上饒方疇耕道建炎戊申

銓同季進士也繁興戊午又同朝是季冬銓目狂警被
譴而耕道旋亦去國十有四季而通守老岡平船蠻三
十季之寇乙亥呂疏直忤要臣被逮賴上恩寬請零陵
久之名其堂曰亦樂禮部侍郎張公子韶記之戊口口
廬陵胡銓感仲子雲之言而申目銘銘曰
穀丹族赤纒纒不辱陋巷易安鬼瞰高屋蔽補食前患
靡覆餗眉斧伐性妙口獨宿熟哲茲理至樂常口我恩
古人自反而縮

按此銘胡銓所作不見於澹庵文集周必大撰忠
簡公神道碑稱公年二十試太學建炎二年廷對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九 宋二十七

王

行在所考官初以冠多士或畏其切直寘第五卽
碑所云建炎戊申銓同年進士也戊申爲建炎二
年紹興和議公上書數千言大略謂王倫誘致金
使欲劉豫我秦檜腹心大臣尊陛下爲石晉孫近
傅會遂參政事願竿三人頭賜留金使與問罪之
師時八年十一月也辛亥有旨銓書凶悖劫持其
削籍流昭州後改監廣州都鹽倉卽碑所云紹興
戊午冬銓以狂警被譴也方疇史無傳張子韶名
九成除浙東提刑力辭與祠以歸未幾召除宗正
少卿權禮部侍郎碑書紹作繁別體字戊口口歲

上文耕道以乙亥被逮則此當是戊寅爲紹興二
十八年

澗山普光王寺捨田碑

碑高三尺許廣二尺四寸分上下二截上截又分三
格橫列號田畝數左右下橫列所至處下截刻捨田
諸田一週文廿五行行廿三四字不等額題吳興沈
與左壁與會靈廟記碑兩
背相合此碑橫外東向

係三十五號田一十七畝三角五步 草蕩 此在第三

係三十四號田計八十畝三角五步 此在第二

係三十三號田一百五畝三角二十步 此在第三

西至竟浦 此在第一二格 之間左邊一行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九 宋二十七

王

東至口口 此在第一二格 之間右邊一行

水漫 此在第三格 右邊一行

史伯成田 此在第三格 右邊一行

北至水漫 此在第三格下橫 以上俱上一橫

捨田入

澗山普光王寺常住情旨 承節郎沈從言謹封

南贖部洲大宋國平江府崑山縣泖川鄉大石浦西居

住持信奉三寶弟子承節郎沈從言同男將仕郎履息

婦高氏四六娘陳氏五十四娘陳氏廿一娘吉氏四八

娘孫男右修職郎起宗將仕郎佐才將仕郎作德承信

郎作義將仕郎林宗作霖希旦嗣宗朝宗儒宗希召作
伴錢氏廿二娘方氏十四娘與國家眷屬等

右從言所伸情旨二月十六日恭值

先妣太君朱氏遠諱之辰特發誠心謹將本家產田式
伯肆畝一角三十步其田係在秀州華亭縣修竹鄉四
十三都坐落所有坵片字號涓段並在契約該說其田
今將捨入

澱山普光王寺常住永充供贍俾僧行齋粥香火焚修
所得功德先用報答

四恩三有莊嚴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九 宋二十七

三

無上佛果菩提大冀報荐

亡太翁十二承事太婆鍾氏夫人亡翁廿五承事婆呂
氏夫人亡考三承事妣朱氏太君劉氏顏氏太君亡兄
十一承事大承事妣邵氏太君亡妻周氏太君亡男廿
三司戶廿五縣尉廿八承信三十承信亡女二十娘子
廿五娘子息婦吉氏三九娘子鄭氏九九娘子亡沈氏
六娘子曹氏十一娘子龔氏六娘子盡

門中前亡後化一嗣宗親各願同乘巨善俱遂超升不
入輪迴徑歸極樂然後保祐門闕益秀物業榮昌子孫
傳積慶之風眷愛納自天之祐以至法界有情同霑斯

利從言恭對

金僊敷宣謹疏

紹興式拾捌年二月 日承節郎沈從言押疏

頭首智肱 定行 知事惠生 有平 道詮

住持傳法道智立石 以上俱
下一截

按此碑額題吳興沈氏捨田疏捨田者為沈從言
住崑山縣額稱吳興者其望也碑載捨田分三號
合計其田二百二畝九角三十步然其情旨內則
云本家產田二百四畝一角三十步田以步計似
卽今以弓計之制每一步為一弓也然今制每積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九 宋二十七

三

弓二百四十為一畝不盈畝者則以所餘弓尺畸
零之數用分釐計之未嘗云餘幾弓也此宋制不
能詳攷而其以角計亦未曉其制其碑載田數前
後不合亦所未詳也情旨云其田在秀州華亭縣
修竹鄉四十三畝宋地理志宣和三年改嘉禾郡
為秀州慶元元年升嘉興府而華亭縣則屬之久
矣此碑刻于紹興二十八年宜為秀州也紹熙四
年楊潛雲開志華亭管十三鄉第三為修竹鄉在
縣西九十里三保十二村管里三日濮陽儀風驛
塘而不詳四十三都華亭縣志沿革表明嘉靖二

十二年割縣西北境一鄉之半為青浦縣尋廢萬
歷元年復割置青浦縣而不詳所謂二鄉者何鄉
其鄉保卷內則已不載修竹鄉可知修竹鄉屬之
青浦雲間志十三鄉在縣西北者為集賢鄉海隅
鄉在縣西者為修竹鄉華亭志鄉保仍載集賢而
不載海隅又可知集賢雖在西北仍屬華亭惟海
隅當屬青浦矣青浦志鄉保最為詳晰有舊時鄉
保現在鄉保參攷之舊時者有修竹鄉分中鄉上
鄉上鄉內有四十二保三區為畝五現在者則有
華上鄉四十二保三區分五畝曰三畝七畝九畝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九 宋二十七

天

十一畝十五畝而七畝內有澱山小圩胡家帶朱
家村北夏村疑所謂澱山小圩朱家村即今珠街
鎮澱山一帶則現在之華上鄉即舊時之修竹鄉
也沈氏捨田在修竹鄉當近澱山因以施之普光
王寺俾其便於收穫也情旨內自稱其階曰承節
郎男為將仕郎孫男為右修職郎將仕郎承信郎
又稱曰太翁曰翁曰考曰兄俱為承事曰男則稱
其官為司戶縣尉又有稱承信者宋史職官志載
右職換文資之格從事修職換成忠郎未滿三考
保義郎避功郎換承節郎未滿三考承信郎將仕

郎換承信郎保義郎換修職郎承節承信郎換避
功郎進義校尉換將仕郎登仕將仕郎換承信郎
未見有所謂承事者又修職亦未有加右字者碑
所載諸階大率不過稱謂之美名未必皆實居其
職而其為史志所未備者則亦可資參攷也會祖
曰太翁會祖妣曰太婆皆稱見此碑其稱婦人曰
幾十幾娘亦有稱四六娘四八娘三九娘子九九
娘子者去十字者又從言現在只一男履而現在
息婦在高氏陳氏陳氏吉氏曰男四人而曰息婦
有吉氏鄭氏鄭氏之下有曰沈氏曹氏龔氏但有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九 宋二十七

无

曰字而無稱謂皆所未詳也普光王寺賜額在紹
興八年沈氏施田距賜額後二十年蓋其時此寺
方興也沈氏先世本出吳興為湖州之望族其遷
居崑山不知始於何代據此碑則在南宋時已富
而多田餘延至二三百餘年之久其後人有號萬三
者值明洪武時太祖遷東南富戶于鳳陽沈氏與
焉故其後遂微所謂萬三蓋有田多至一萬三百
頃是以施田至二百餘畝不覺其多也所居泖川
鄉瀕臨澱湖今地名萬圩相傳即萬三遺蹟然流
俗傳聞不若碑之有據此碑依傍靈祠足垂不朽

而僻在草莽無人著錄今剔抉出之俾其先世祖孫兄弟銜名從此顯著是亦施田之報矣

四十二章經

石七俱橫廣四尺高一尺五寸三分前二石各三十四行餘皆三十五行每行字數十四至十八不等行正書在杭州六和塔

四十二章經

經文不錄今惟取書人銜名錄如左

特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吳興郡開國公沈該

左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縉雲郡開國公湯□□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九

宋二十七

三

左中大夫知樞密院事陳誠之

左中大夫參知政事陳康伯

左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王綸

左太中大夫權吏部尚書賀允中

左朝請郎試尚書吏部侍郎兼史館修撰兼侍講葉義問

義問

左朝請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楊椿

楊椿

左朝散郎試給事中兼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周麟之

左朝散郎試中書舍人兼權樞密都承旨洪遵

左朝散大夫充敷文閣待制提舉佑神觀楊傑

左朝奉大夫權尚書吏部侍郎沈介

左中奉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趙令諤

左朝奉大夫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孫道夫

左朝請郎權尚書工部侍郎王晞亮

左朝請郎權尚書刑部侍郎兼權詳定一司勅令黃祖舜

黃祖舜

左宣教郎試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張孝祥

左朝請大夫太常少卿兼權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朱棣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九

宋二十七

三

公事朱棣

左朝奉大夫守宗正少卿金安節

右朝請郎守大理少卿李洪

右朝議大夫司農少卿董孝

右中大夫行太府少卿錢端禮

左朝奉大夫將作監張宗元

左朝請大夫軍器監張運

左朝請大夫尚書吏部郎中楊朴

右朝奉郎守尚書戶部郎中兼權金部郎中莫濛

右奉直大夫尚書刑部郎中路彬

左朝散郎守尚書工部郎中張庭實

左奉議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兼權尚書右司郎官

周探

左朝奉郎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權

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葉謙亨

左朝奉郎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胡沂

左朝散郎尚書司勳員外郎陳俊卿

左宣教郎守尚書司封員外郎鮑彪

左朝請郎尚書考功員外郎陳棠

左朝散郎尚書禮部員外郎楊邦弼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九 宋二十七

左朝奉郎尚書祠部員外郎兼權國子司業張洙

右承議郎尚書刑部員外郎黃子淳

左朝請郎尚書都官員外郎兼 玉牒所檢討官兼

樞密院員外郎楊倓

左奉議郎守尚書比部員外郎沈樞

左朝請大夫行尚書屯田員外郎韓彥直

左承議郎秘書丞兼國史院編修官兼權兵部員外

郎虞允文

左奉議郎秘書省校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權尚

書郎部員外郎洪邁

維祖宗盛時文物彬彬鬱然有典謨之風是時搢紳

鉅儒若雷公弼賈公昌朝輩分寫金剛經刻琢堅珉

三十二分至今蛟龍地屢翔踴躍挹之而疑其飛

去也恭惟盛時文章制作上踰三代下峙兩漢道術

奇士輩推明盛典命智曇法師復六和塔以折海勢

各分寫四十二章經鑄石龕山下作江湖間曠代絕

無而僅有一勝事蓋散則一大藏演之不足聚則四

十二章藏之有餘其言與大易莊老相表裏旨哉淡

而不隱中而不濫也迦葉竺法譯於前智圓訓於中

駱偃序於後咸未足以備其大哉惟衆賢舉墜典而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九 宋二十七

一新之故夷齊雖仁得孔子而德益彰顏淵雖篤學

附驥尾而行益顯是經雖微妙宏深際盛時而理益

明其趨一也時

聖宋紹興己卯冬十一月旦啟 西蜀布衣武翊撰

都勸緣住持傳慈恩宗教僧 智曇 立石

此經分寫于偏宋搶攘之年人絕薰蕕字如魯衛且

小朝之日為雍容文物之舉與般樂放放玩愒廢日

者同本無足評惟經文之指純正雅馴與我道亦何

以異無有荒唐象昧之說也墨林快事

右四十二章經凡四十二人人各寫一章字體大小

疎密不等唯允中端禮朴操四人行書餘皆真書後有西蜀布衣武翊跋題紹興己卯十一月以史攷之是歲六月沈該罷左相陳誠之亦罷樞密其七月賀允中自吏部尚書參知政事矣此經蓋書於五月以前至仲冬始勒之石也自紹興己卯至今六百餘年字跡完好如新惟思退名爲後人磨去南渡石刻工妙若此者亦不易得矣

潛研室金石文跋尾

按四十二章經

萬歷杭州府志錢塘縣志皆誤作二十四章經

在杭州錢

塘江岸六和塔內下層嵌壁咸淳臨安志六和塔開寶三年智覺禪師始於錢氏南果園開山建塔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九 宋二十七

三

九級後廢紹興十二年奉旨重造二十六年僧智曇因故基成之七層而止據曹勛撰重建月輪山壽寧院塔記云自癸酉仲春鳩功至癸未之春五層告成是年歲晚七級就緒癸酉是紹興二十三年癸未則隆興元年是塔之成非二十六年也武翊跋但言鐫石龕山下作江湖間曠代勝事不云在塔曹勛記亦云此經嵌壁環壁刊金剛經列于上下而不及此經意與金剛經同時而經書于己卯歲在塔成之前四年勛記不及者或嵌壁在塔成之後然武林石刻記但云在六和塔下詳嵌壁

歲月不知何年此碑幸在塔內無一字缺蝕獨思退之名後人磨去殆以其在相位效秦檜所爲猶七十二賢贊磨去檜記之例然猶存系銜及湯字

得以知其爲思退也今大藏有佛說四十二章經一卷宋正議大夫安國軍節度使開國侯程輝編

佛教西來元化應運略錄云准周書異記說周昭

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有光來照殿前王

問太史蘇由對曰西方當有大聖人生後一千年

教流此土至後漢孝明帝永平七年正月十五日

夜夢金人身長丈六赫奕如日來詣殿前曰聲教

流傳此土帝且集羣臣令占所夢時傅毅對以西

方聖人聲教流傳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帝遂遣王

遵等一十八人西訪佛法至月氏國遇摩騰竺法

蘭二菩薩將白氈上書釋迦像及四十二章經一

卷載以白馬同回洛陽時永平十年丁卯十二月

三十日也因以騰蘭譯經之所名白馬寺此四十

二章經入中國之緣起也真宗嘗御注此經今在

大藏高宗時重建六和塔成廷臣四十二人取此

經各書一章經文無多惟首章百三十餘字餘或

數十字少者二十餘字而每章之前各署書人銜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九 宋二十七

三

名其人見於宋史表傳及宋詩紀事有可攷者得
 二十六人沈該史無傳宰輔表紹興二十五年十
 二月甲午自敷文閣待制前知夔州召除參知政
 事二十六年五月壬寅授左朝議大夫守左僕射
 同平章事湯思退史傳字進之處州人宋詩紀事
青田人
 試博學鴻詞科紹興二十五年繇禮部侍郎除端
 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未幾參大政二十六年
 除知樞密院事明年拜尚書右僕射侍御史陳俊
 卿論其挾巧詐之心濟傾邪之術觀其所為多效
 秦檜益思退致身皆檜父子恩也碑所載爵號史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九 宋二十七 三

則略之陳誠之史無傳宰輔表紹興二十六年九
 月乙巳自敷文閣學士除同知樞密院事二十八
 年二月丙申除知樞密院事陳康伯史傳字長卿
 信之弋陽人宣和三年中上舍丙科累知泉州秩
 滿三奉祠垂十年秦檜死累除吏部尚書尋拜參
 知政事王綸史傳字德言建康人紹興五年進士
 第累兼直學士院遷工部侍郎二十八年除同知
 樞密院事賀允中史無傳宋詩紀事字子忱靖康
 中為郎中紹興中拜參知政事宋史宰輔表紹興
 二十九年正月丁亥自吏部侍郎除參知政事研

政云七月自吏部尚書除參政碑云樞密院尚書不云參知政事
 葉義問史傳字審言嚴州壽昌人建炎初登進士
 第累通判江州秦檜死湯思退薦之擢殿中侍御
 史遷吏部侍郎兼史館修撰尋兼侍讀碑云兼侍
 講則史作侍讀者誤也周麟之史無傳宋詩紀事
 字茂振海陵人紹興十五年進士中宏詞科擢知
 制誥翰林學士終于知樞密院事與碑系銜不同
 洪遵史附洪皓傳字景嚴皓仲子試博學宏詞科
 中魁選賜進士出身紹興二十八年免父喪召對
 拜起居舍人遷起居郎兼權樞密院都承旨二十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九 宋二十七 三

九年拜中書舍人楊傑史附楊存中傳存中子官
 工部侍郎宋詩紀事字子寬崞縣人居臨安紹興
 十五年進士仕至權工部侍郎皆與碑系銜不同
 趙令諤史無傳宗室世系表太祖次子燕王德昭
 房有少師昌國公世膺之子贈宣奉大夫令諤不
 詳其歷官孫道夫史傳字太冲眉州丹稜人貢入
 優等張浚薦於高宗賜出身累知蜀州遇事明了
 人目為水晶燈籠以吏部郎中入對除太常少卿
 假禮部侍郎充賀金正旦使還擢權禮部侍郎兼
 侍講黃祖舜史傳福州福清人登進士第累遷右

司郎中權刑部侍郎兼詳定敕令司兼侍講碑不
言兼侍講略之也張孝祥史傳字安國歷陽烏江
人紹興二十四年廷試第一授承事郎簽書鎮東
軍節度判官秦檜死召爲祕書省正字遷尙書禮
部員外郎尋爲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金安節史
傳字彥亨歙州休寧人宣和六年擢進士第紹興
初范宗尹引爲剛定官秦檜死累除浙西提刑入
爲大理卿遷宗正少卿錢端禮史傳字處和臨安
府臨安人宋詩紀事云徙台之臨海以恩補官紹
興間通判明州加直祕閣累遷右文殿修撰權戶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九 宋二十七

部侍郎兼樞密都承旨與碑系銜不同張宗元史
無傳附見葉義問傳云義問通判江州豫章守張
宗元忤檜或中以飛語事下漕臣張常先宗元道
九江常先檄義問拘其舟義問投檄曰吾寧得罪
不爲不祥常先白檜罷去碑稱將作監殆檜死後
歷官也張運史傳字南仲信之貴溪人宣和三年
進士第累兼樞密院檢詳遷軍器監莫濛史傳字
子濛湖州歸安人以祖蔭補將仕郎累除湖北轉
運判官未幾知鄂州召除戶部左曹郎中出知揚
州碑稱兼權金部郎中史略之胡沂史傳字周仲

南宋書 紹興餘姚人紹興五年進士甲科陸沈州
縣幾三十載至二十八年始入爲正字遷校書郎
兼實錄院檢討官吏部員外郎轉右司以憂去史
不言兼國史院編修官碑不言轉右司彼此互異
陳俊卿史傳字應求興化人宋詩紀事紹興八年
登進士第授泉州觀察推官秩滿秦檜當國察其
不附己以爲南外睦宗院教授尋添通判南劍州
未上而檜死乃以校書郎召孝宗時爲普安郡王
除著作郎兼王府教授累遷監察御史殿中侍御
史權兵部侍郎碑所系司勳員外郎史略之陳棠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九 宋二十七

史無傳宋詩紀事字德召紹興二年進士官祕書
少監不言其官考功沈樞史無傳宋詩紀事字持
要一字持正德清人紹興間登第歷官太子詹事
不言其官比部韓彥直史附韓世忠傳世忠子字
子溫以父任補右承奉郎登進士第累拜光祿寺
丞二十九年遷屯田員外郎兼權右曹郎虞允文
史傳字彬甫隆州仁壽人紹興二十三年登進士
第宋詩紀事云按咸淳隆安志紹興二十三年秦檜當
國蜀士多屏棄檜死用薦除祕書丞遷禮部郎官
與碑作兵部者異洪邁史附洪皓傳字景盧皓季

子紹興十五年始中第授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
入為敕令所刪定官添差教授福州累遷吏部郎
兼禮部除樞密檢詳文字與碑所載歷官全不同
餘若楊椿沈介王晞亮宋棐李洪董萃楊朴路彬
張庭實周採葉謙亨鮑彪楊邦彥張洙黃子淳楊
俛皆未有攷末武翔跋署云十一月旦訪不藥日
而用旦字此即近世穀旦之所訪

深水縣正顯廟碑

碑連額高七尺五寸廣三尺七寸二十二行行四十
字隸書額題重修正顯廟碑六字篆書在深水縣

建康府深水縣重修正顯廟碑

金石錄編卷二百四十九 宋二十七

左承議郎提舉兩浙路市舶王端朝詞并書

深水東門之側有廟曰正顯蓋城隍神白君祠也君諱
季康唐元和間人為官清白通濟凡作四縣令而終於
深水雖歸葬下邳然深民尸而祝之數百年不忘即縣
治為祠水旱疾癘必禱焉五代亂離未有封爵 皇
宋一天下而茲邑望京師餘千里亦不暇上聞 天

子省方東南婁幸建康 光暉所照百里而近神之
受職厥有顯報紹興十年故戶部侍郎李公朝正寔宰
深水有新必發以闡于 朝錫廟額曰正顯始以陰
功受 帝御書後進封廣惠侯親章信珪列于五等

神既嘉享民皆具依桑蠶不昏歲得大稔課寡有養奸
沉滅息民德之益深率以府君名其子邑人錢秀朱抃
等以廟宇朽弊偏走大家傍及喜捨寸積銖累日盈月
溢增新廣舊不陋不華為外門三楹中門如之正殿三
楹後復亦如之挾以副宇繚以周廊獻殿處中露臺高
峙丹青繪事與衛悉備炳煥光采標冠一時取屋五十
間歲四月十有八日邑人記侯誕節競為侯壽饒歌鼓
吹旌嘉節斧森乎其前驅僊釋威儀倡優技巧駢然而
次進侯臨之如生邑人榮之竊嘗以謂幽顯一涂神人
同道生而康正歿則必他否亦為神積功儲行列于上

金石錄編卷二百四十九 宋二十七

清如府君是已於少傅樂天為叔其家濶可知也以承
相敏中為子其義方可知也承相出入將相垂三十年
府君在當時已贈至極品而史不書端朝浮家南來卜
築深源起居飲食皆神之庇邑人以紀事見屬夫其可
辭詞曰

於惟府君 唐之良吏 有德於民 宜百世祀 偉
於廟兒 在城之東 萬石之虞 千柱之宮 羽衛
森嚴 丹青顯設 緹衣驚冕 玉成金節 侯之泣
止 風雲肅然 顧我深民 捧祝惟虔 侯之諱止
笳鼓爭進 顧我深民 盧學斯盡 侯既醉止

氣斯大餘 年豐俗樂 民飽而歌 侯既歸止 里
閭咸仰 月而祝之 家有遺像 少傅之叔 丞相
之父 中興天子 奠冊斯舉 在唐有闕 在宋有
光 佑我深民 億載無疆

乾道元年冬十一月甲子左朝奉郎知縣事李魚立
石

刊者潘壽隆

按深水縣宋屬建康府即今之江寧府也縣有城
陸廟額曰正顯神為唐縣令白君諱季康即唐相
敏中之父兩唐書無傳即敏中傳亦不附見舊書
敏中傳稱敏中為居易從父弟新書作從祖弟提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九 宋二十七

聖

居易之父名季庚宰相世系表季庚為知節之子
居易從伯非父也今本世系表知節下誤空一格
居易父名鎰官鞏令與季康為從兄弟傳稱居
易其先太原人後家韓城又徙下邳碑故云歸葬
下邳碑又云皇宋一天下而茲邑望京師餘千里
宋史地理志深水為次畿蓋南渡後定都臨安則
深水為次畿碑亦似指南渡而言若初一天下都
汴深水去京師較遠不止千里不得為次畿也廟
為紹興十年李朝正作令時闕于朝賜額重修朝
正後官戶部侍郎碑紀其治績而史無傳碑立于

乾道元年距修廟又二十六年神以四月十八日
誕節邑人競用鑊歌鼓吹旌靈節斧鑿釋成儀倡
優技巧為壽益神廟慶誕之儀自宋已然矣撰文
者王端朝署曰詞并書猶有唐人遺法

漢中新修壞記

磨崖高八尺五寸八分廣七尺四寸二
十六行行三十三字正書在襄城縣

乾道元年 四川宣撫使判興州吳公朝 行在

所 上寵嘉之口拜上口口爵真王仍以奉國節
移鎮漢中粵自用武而來戎馬充斥民事浸緩 公
至則曰國基於民而民以食為天凡所以飽吾師疆吾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九 宋二十七

聖

國者民也民事顧綏而恬不加郵是不知本之甚也其
可乎哉乃申飭寮吏件口 詔令之忠厚愛民與夫
政事之偏而不起者次第施行之給和權之緝而人無
口口停踰時之賦而困窮以蘇兼并均口口弗貸嚴
而不口寬以有制至若口蠶除害惠澤流布家至戶到
咸知樂業明年春農務口口 公口口內漑浸之
源口口者無若漢口國曹公山河堰導衰水口口木石
口口而疏口口口而西者口於衰城之野行于東南者
悉歸南鄭之區其下枝分派別口口口口田疇之
渠百姓饗其利惟時二邑久口怠作每歲鳩工度材以

鉅萬計□□□□狡獪者贏其材僥倖者膏其下
□以異時小夫賤隸染汚習熟□丁□□□為姦以
改無告蒙害澤不下究 公口然念之銳意改作與

提點刑獄兼常平使者秘閣張公商推利病先事

設備借詣堰所擊鮮格神涓日起役畚鍤如雲萬指齊
作乃檄通判軍府事史祁俾總督之僅兩浹日斷手凡
用工若材畧曩為省而口初護口之隄又數百丈祁會
邑宰宣勞殫力往來其間申晝畔岸以杜紛爭檢校精
口以口勤惰如 公指麾人自知畏不口而辦先是
光道口積弊廢踰廿年而口口下口口供豪右輪口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九 宋二十七

聖

之用異時沃野皆化□□民寔病之 公又躬即其

處相方度宜□□□料簡卒徒官給材用分口方略

逸道使之刻期而就凡以工計者又十萬有口口口

口雖廣能周槩三萬餘畝復口上腴訖事而民弗預抑

又口焉欽惟 我公口口口口口口社稷之衛而

司全蜀之口者歷三紀矣逮茲保釐功崇位極乃復推

口口口口口口事為 朝廷固不拔之基與黔首垂

無窮之福口非識慮口口者之所能為也口口異代創

業之輔口口口寔今日 中興之佐先後相望於千

有餘歲其愛人利物之心及所成口不約而同可謂盛

德事也召父杜母何足擬倫褒中之石幸可磨鐫詞口
不朕絳職在是庸敢直書昭示來世乾道二年六月十
五日門生口口政郎充利州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
楊絳記并書

門生右朝奉郎通判興元軍口口口口事兼管內勸
農事史祁勒石 鐫者程彥忠

此是修棧中道路所立今俗名堰界石又有嘉定七
年刻者亡中金石記

按堰界石在褒城縣東三里龍江中陝西通志有
上下二石上一石橫刻使府打量到下鐫古界從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九 宋二十七

聖

此石至南大宋乾道元十一月初五日眉山史可

觀記下一石鐫制置大使提修道張儀准相命檄

自嘉定三年至七年督責軍人董工治堰嘉定七

年三月記關中金石記所謂嘉定七年刻者亡即

張儀治堰記也此碑是乾道二年六月十五日楊

絳記非乾道元年史可觀記與史不合文是磨崖

非刻于堰界石者關中金石記指為即修棧道路

所立俗名堰界石者非也記為築山河堰而作非

為修棧中道路其誤顯然文云乾道元年四川宣

撫使判興州吳公朝行在所上寵嘉之口拜上口

口爵真王乃以奉國節髦移鎮漢中吳公即吳璘
宋史孝宗紀及吳璘傳乾道元年四月乙巳吳璘
來朝進封新安郡王判興元府其判興州則在紹
興二十六年興州後改沔州順政郡紹興十四年
爲利西路治所也興元府即漢中郡傳稱璘至漢
中修復褒城古堰溉田數千頃民甚便之即此碑
所記也碑云溉浸之源無若漢口國曹公山河堰
導褒水西至於褒城之野東南歸南鄭之區宋史
河渠志興元府山河堰灌漑甚廣世傳爲漢蕭何
所作嘉祐中提舉常平史炤奏上堰法獲降勅書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九 宋二十七

碑

刻石堰上詔中興以來戶口凋疎堰事荒廢累增
修葺旋即決壞乾道七年遂委御前諸軍統制吳
玘經理發卒萬人助役盡修大堰濬大小渠六十
五凡溉南鄭褒城二十三萬餘畝史云漢蕭何碑
云漢曹公史云乾道七年吳玘修堰碑云乾道二
年吳璘修堰彼此互異當據碑以證史也

楊從義墓誌

碑高八尺七寸五分廣四尺五寸四十一
行行一百二十字正書篆額在城固縣

宋故和州防禦使提舉台州崇道觀安康郡開國侯食
邑一千七百戶食實封一百戶楊公墓誌銘

左朝散大夫新通判成州軍州事主管學事兼管內
勸農事袁勃撰

右朝奉郎權知洋州軍州事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
事借紫李昌諤書

右朝散郎通判洋州軍州事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
事賜緋王椿篆

忠義立身之大節知勇爲將之要道此古今不易之論
也使忠義立於內而或料敵不明臨機不果則亦無益
於事功知勇發於外而或偷生以求安避害以畜利則
亦無取於名節有一于此則不足以安國家衛社稷乃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九 宋二十七

碑

若忠出天資知稱人傑禦大敵於擾攘濟中興於艱棘
卓然在義勇萬人中而獨成義勇之功者其惟楊公平
公諱從義字子和鳳翔天興人曾祖懷信曾祖妣王氏
祖武晟祖妣李氏皆潛德不仕父仲方以公貴累贈武
功大夫母高氏累贈碩人公幼慷慨嘗以功名自許靖
康丙午金人犯順連破諸國徃於常勝侵軼中原所過
輒下無敢擾其鋒者時太平久兵備浸弛乃 詔陝西
五路募義勇萬人勦 王詔詞有每聞邊報痛徹朕心
之言公聞而歎曰國家艱難正忠臣義士効死之秋豈
可久安田里爲一身計哉即奮然而起應原州之募太

守杜平見而奇之曰汝志不羣首赴義勇所謂以義伐不義異日唾手富貴居吾右矣建炎初三月虜寇涇原忠烈吳公玠破虜大將婁聖于青溪嶺分遣公以奇兵邀擊斬首一百七十餘級補進武校尉權天興縣尉三年八月忠烈遣公覘虜動息公被圍於同州聖山廟公仰天誓曰若出重圍當捐軀報國叱左右矢石交下殺數百人虜治雲梯公急取竹為籠實之以土號曰土牛有頃雲梯大集遂以土牛摧折之敵亂乘勢大戰而出轉承信郎遷隊將四年九月我師不利於富平五路重陷忠烈會諸將于隴州八渡議戰公獨進曰虜人侵軼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九 宋二十七

吳玠

無敢與爭惟公能挫其鋒於青谿嶺者蓋得形勢之助也今虜已陷涇原將入熙河計非牛載未還為今之計莫若先據地利扼其要害以制之當為公先取鳳翔復為基本忠烈曰善即檄公領兵進復鳳翔既入悉降其衆不戮一人得粟三十萬斛時忠烈公方營寶雞西南日和尚原因貯公所得之粟以資餽餉軍不乏食士卒咸悅遂移府事以治之檄公知天興縣事本府駐劄轉保義郎陞部將紹興改元三月虜自熙河復圍鳳翔勢益熾公告二親曰為人子非敢蹈於不孝今城中兵寡守死無益不若潰圍求援即泣別而行公與子大勳

率戲下百餘人力戰至夜半突圍得出忠烈見而勞之曰尔忠有餘矣奈二親何公泣曰昨在圍中勢必俱死萬一天監其衷戮力一戰取之易尔忠烈壯之權選鋒統領守神岔四月忠烈遣公與敵戰于渭南以奇功轉秉義郎遷副將五月鳳翔虜酋沒立會階州虜酋折台各統五萬衆夾攻和尚原忠烈遣公逆擊沒立一軍於神岔大破之獲敵酋沒察胡郎君俘斬二百五十有一轉武略郎兼閬門宣贊舍人陞正將十月虜元帥四太子會諸道兵十餘萬必欲取和尚原先犯神岔以警我師忠烈遣公擊之公買勇先登接戰三日虜又分兵寇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九 宋二十七

吳玠

龍門關統制吳公璘掩擊敗走追及神岔虜援兵大至再合戰公潛以精兵橫貫其腹斬其首尾吳公引兵追及虜大潰俘斬千餘人棄鎧甲牛馬萬計轉武德大夫開州刺史遷統領軍馬兼秦鳳路兵馬都監先是虜恥屢敗遂囚公二親于青谿寨公內不自安二年正月公乞兵以往忠烈許公帶本部出北山斷虜糧道行數日至麻家嶺遇敵接戰翌日至青谿虜會諸寨兵為援自辰合戰至莫大破虜衆奉親以歸忠烈喜曰公深入重地能破強敵迎還二親可謂忠孝兩全轉武功大夫三年正月虜寇石板谷忠烈遣公禦之公先設伏以待敵

至以奇兵劫之虜家敗走追獲十餘里斬首數百轉右武大夫陞鈐轄二月僞元帥四太子擁大軍由商於侵饒風關犯梁洋經襄斜道出鳳州再攻和尚原忠烈復遣公引本部由間道應援和尚原以功轉拱衛大夫公嘗憤虜人侵暴不已得其使命卽擊刺而歸之公至和尚原都統郭浩厲聲曰比虜使至公辱而使歸是激敵怒今擁衆二十萬來攻請公當之公對曰虜據梁洋遣人以書見撤言很而色傲欲恃勢脇我儻不辱之誠爲自弱今日之事決戰而已敵衆百倍何足慮也統制吳公親率公等於是鼓行而前徑與虜戰于栢村一擊破其三陣敵衆大敗追襲至涇跡踐溺死者不可勝計水爲之咽流吳公因謂衆曰此捷楊鈐之力也轉親衛大夫四年二月虜入寇殺金平自元帥以下盡室而來示無返意全蜀震恐既戰我師初不利公急據第二堡外預設鹿角之地率強弩併力迭射一日三戰傷殺甚衆虜引兵稍卻翌日來攻萬人敵堡統領姚仲重傷公代之率諸將戮力鏖戰五日所向皆虜人破敵衆餘黨悉遁自是虜不敢輕舉全蜀之民皆安其生者雖吳氏之功然於攻賊之際公有力焉以奇功轉中亮大夫鄂州防禦使五年辟知洋州兼管內安撫司公事嘗從忠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九 宋二十七

季

烈登殺金平過第二堡門忠烈顧瞻形勢指虜敗處以策擊鶴謂公曰此矜喉地往歲一戰安危所系非公出力幾敗大事嘆賞久之九年正月虜歸我河南侵疆十年五月虜復背盟僞元帥撒离喝領大軍侵犯陝右宣撫胡公世將擢公同統制與諸軍會於涇州回山原大戰三日虜氣未衰議者欲潛師而還留裨將以扞公曰我輩蒙國厚恩今日當以死戰柰何移禍它人願留本部兵以拒之公張蓋示以閒暇虜人競進公叱咤力戰縱我軍數萬衆得出遂下回山轉戰十餘里全師而還轉協忠大夫七月虜據鳳翔胡公擢公知鳳翔府兼管內安撫使就守和尚原八月與虜戰于蒲坂河及涇陽連敗敵衆俘斬數百人奪馬千餘匹轉履正大夫陞都鈐轄節制鳳翔府忠義軍馬九月遷馬步軍副總管十一年七月都統楊政出鳳翔公隸焉與敵人戰于陳倉魚龍川石鼻寨屢戰屢捷生獲虜首珍珠字董諸軍凱還後三日僞元帥撒离喝整衆再犯和尚原公才千人進據川金陵敵衆益盛士有懼色公厲聲曰當各奮壯心以氣吞之聞鼓畢入敵後者斬公率衆先登鼓譟競進自卯至酉殊死力戰虜衆大敗轉宣正大夫遷統制軍馬和尚原素號形勝益秦蜀必爭之地虜屢欲以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九 宋二十七

季

奇取之公扞守二年竟無可乘之隙及因糧於敵餽運
減省胡公嘉之敷奏于 朝敵既不得意遂伸味好是
時將迎奉 徽廟梓宮請還 太后鸞輅遂許割和尙
原十二年春 詔宣諭使鄭剛中分畫其地而移公知
鳳州既割和尙原而殺金平復為要地其傍則仙人原
也四川兵費邊儲萃于魚關三者相距皆十許里有司
謂當得人以守遴選諸帥無出公右者十七年命公以
本部兵屯仙人原公鎮守其地垂二十年保固無虞轉
宣州觀察使會 朝廷詔大臣舉智謀武略可充將帥
者參政楊公椿首以公應 詔授正侍大夫三十一年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九 宋二十七

至

九月虜主完顏亮遠絕和好南自江淮西連秦隴舟車
器甲之盛亘古未有乃分遣偽帥合喜統兵數十萬自
鳳翔至寶雞沿渭水連營列柵占據大散關宣撫招討
吳公謂公曰賊據散關扼吾衿喉當急圖之遂擢公節
制軍馬知鳳州公引兵與敵對壘且相視形勢難以力
取於是晝易旌旗夜增火鼓示不可測虜益增備轉糧
草為持久計吳公親提大兵出涇秦攻德順軍以分其
勢仍命公牽制散關偽帥合喜果分兵赴援三十二年
閏二月公乘勢遣兵出御愛山抵天池原驚撓敵寨及
斷其餉道又密遣兵焚其東西兩山樓櫓鼓譟從之聲

震山谷虜人驚駭奔閉而走公乘勝進據和尙原則虜
亦宵遁矣翌日有騎數千復來入谷公領兵逆擊之時
天大雨雹風霧晝晦公選神臂弓射之虜酋中流矢引
眾敗去若神助焉寶雞賊帥恐我師乘勝擊之盡焚大
寨退保鳳翔由是渭水以南復歸版籍以功真拜和州
防禦使賜爵安康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七百戶食實封
一百戶公自壯歲從事軍旅未嘗一日在告盡瘁王事
常若不及每自嘆曰吾奮身映亦荷 國恩寵誓欲捐
軀以効尺寸今年踰七十力所不逮勉強而不可得矣
會王師解嚴遂丐歸田里其請甚確吳公以公精力未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九 宋二十七

至

表止聽解兵職遂辟知龍州寔隆興元年之七月也明
年改知文州又明年吳公移鎮漢中梁洋棧境實為重
地乃辟公復知洋州兼管內安撫使節制軍馬洋人聞
公之來舉酒相賀曰復得吾邦舊使君矣老稚歡迎不
絕于路公暇日嘗讀漢留侯傳至願弃人間事欲從赤
松子游之言公慨然慕之銳意求退上章力請歸休乾
道二年九月 教授提舉台州崇道觀介梁洋間居焉
五年二月十八日以疾終于所居之正寢享年七十有
八娶韋氏卒再娶苗氏卒皆贈令人又娶張氏累封令
人子男八人曰大勳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御前右軍

統領權統制彈壓軍馬安康郡侯食邑一千七百戶曰
大亨武經大夫御前中軍同統制本管軍馬曰大節從
義郎御前前軍第三將副將曰大昌秉義郎御前右軍
第一將隊將曰大年忠訓郎亡曰大林忠翊郎御前前
軍第一將隊將曰大森曰大有皆成忠郎女十人長適
武功大夫左部正將丁立亡次適左武大夫御前中軍
同統制本管軍馬胡清次適承信郎張祐亡次適承信
郎郭良臣次適承節郎彭案次適保義郎傅汝弼次適
右從事郎城固縣丞張清餘在室孫男十一人曰祖慶
秉義郎成都府路第二將隊將曰祖廉承信郎御前前
軍第三將隊將曰祖榮成忠郎曰祖顯曰祖仁曰祖寧
曰祖椿曰祖輝曰祖賢皆保義郎曰祖誥曰祖訓皆承
節郎孫女十七人長適承信郎李雍次適承信郎張師
古次適承節郎劉之義次適保義郎侯詵次適承信郎
張定餘在室曾孫男三人曰世忠保義郎曰世輔曰世
傑皆承節郎曾孫女三人在室元孫男二人曰紹先曰
紹光皆承信郎諸子以其年三月甲申舉公之喪葬于
城固縣安樂鄉水北村生祠之側維楊氏系緒遠矣自
東漢太尉震起于關西以清白遺子孫奕世載德代不
乏人公奮乎千載之後自致功名有光于祖可謂天下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九 宋二十七

五

偉男子矣 朝廷雅聞公名故所賜訓詞有曰知義之
貴以勇得名益奮壯心遂成偉績擢紳誦之以爲美談
公善射發無不中嘗偕王人劉參贊子羽行饒風嶺有
虎突出叢薄問人皆辟易公躍馬而出以一矢斃之故
射虎之名喧達都下方二親之在虜也而青谿之民日
瞻其費賴以保全及公破青谿既得二親併載其民以
歸給田廬家之於梁洋至今賜給不絕 朝廷聞之以
孝義特賜旌表公之行不特此也爲郡尤以愛民爲本
初洋州有楊填等八堰久廢不治公皆再葺之溉田五
千餘頃復稅租五千餘石又增營田十四屯公私以濟
民爲立祠宣撫處置張公浚聞于 上賜 詔獎諭初
公至鳳翔也有流民數萬在境內或疑其反側悉拘于
山谷間公矜其無辜皆縱之後岐雍大歉流民復入關
就食公復納之所活甚衆西邊饋運自昔頗艱公至鳳
州首創營田四十屯民力減省軍食充足又預築鳳之
黃牛堡以塞散關之衝創文之高平原以控西羌之路
爾後皆獲成效其先見之明古之名將所不能及公惟
寬厚喜士不以其貴驕人接物逮下喜愠不形于色雖
部曲偏裨率皆待以恩禮軍旅之暇採摭諸史兵家實
効分門成帙釐而爲三十卷目之曰兵要事類漢守張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九 宋二十七

五

行成太學博士李石皆蜀名士為之序引其書遂行于世初公預為送終之具嘗託門下士朱泚昆季述其行事編為陞除錄勃偶備員魚梁總幕得親炙公言論一日公出示所錄委勃為誌勃竊駭愕因問其故公曰僕以義自奮以勇立節每遇戰事許國以死萬一得酬素志則區區之心誰能表襮之故欲先為之計儻得名卿鉅儒特書其事他日瞑目無憾矣勃嘆曰自中原倣擾豈無忠臣謀士力作中興然於出處用捨之際或有愧焉公始以數百孤軍出重圍不測之親從吳氏伯仲挫乘勝方張之虜堰楊填以惠梁洋之民復散關以壯川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九 宋二十七

聖

蜀之勢起匹夫之微而爵通侯之貴勤勞百戰之餘而優游乎二千石之良明哲保身以功名始終蓋未有如公之全者也使人人皆知公徇國而不徇私懷義而不懷利則何患乎勲業之不立耶異時載在盟府繪像作頌血食一方祀必百世其誰曰不且乃為之銘銘曰
炎光晦矇 赫然而中 天佑生賢 龍飛雲從 其賢伊何 翼翼揚公 公來自西 名達九重 惟天子明 喜得牙距 料敵制勝 允兼文武 庸功上聞 天子曰嘻 利勢安強 皆汝之為 忠以禔身 義而報國 智可周物 勇摧大敵 備德有四

執與之京 風靡霧舒 偉績用成 導利之功 燕澤無窮 粒食用乂 是敬是崇 氣老愈壯 金湯是託 或云不弔 遐邇驚愕 梁山戕戮 漢水湯湯 公名與俱 德音不忘 西周王傑刊

從義字子和以靖康丙午歲應募起隸吳忠烈玠麾下云建炎二年八月被圍于同州者謂金將婁室亦同 取下邳九月破同州事也時公在圍中云四年九月我師不利於富平者謂金太子宗輔為副元帥督師陝西九月敗張浚五路兵於富平也云紹興改元十月金四太子必欲取和尚原先遣兵攻神垵以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九 宋二十七

聖

警我師忠烈道公擊之者謂是年十月玠保和尚原金將沒立自鳳翔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折合先期至陳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陳待之更戰迭休金兵潰散沒立方攻箭括關玠復遣將擊退之會婁室死兀朮復會諸道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雞連結諸營與玠兵相拒玠復命諸將以勁弓強弩却之先設伏兵於神垵以待金兵至大亂縱擊破之是也云三年二月四太子擁大軍由商於侵饒風關再攻和尚原玠遣公引擎者謂金撤離喝分兵攻關統制郭仲敗走金兵入興元經略使劉子

羽棄城走三泉玠退保仙人關金兵深入既由褒斜谷還興元玠子羽追擊之是也饒風關在今石泉縣西五十里云四年二月金兵入殺金平自元帥以下盡室而來示無返意者謂吳璘守和尙原饋餉不繼玠謂其地去蜀遠命棄之于仙人關右殺金平剽築一壘移兵守之至是兀朮撤離喝及劉夔等三十萬騎入侵玠與璘及金人轉戰數晝夜不息是也云九年金歸我河南侵疆者謂金以陝西地來歸遣使王倫受地是也云十年五月金背盟撤離喝侵陝右公與諸軍會於涇州回山原七月金據鳳翔八月與金戰于蒲坂河者謂是年金兵犯石壁及吳璘與金鶴眼郎君戰撤離喝入邠州胡世將遣公及王彥分道摧敗之撤離喝退屯鳳翔九月楊政遣公夜襲金兵至十一月又襲之寶雞是也至是公隸楊政軍云十一年七月與金戰於陳倉撤離喝再犯和尙原又戰却之者謂是年春正月公既敗金兵於渭南攻克隴州與戰於寶雞擒金通檢字董是也宋史高宗紀作十月與此小異是時和議已成朝廷召政還以商秦之半畀金公亦移守鳳州復退保仙人關垂二十年無所事者皆公之力也云三十一年金主完顏亮遽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九 宋二十七 五

背盟好者謂是年九月金兵攻黃牛堡爲吳璘所敗也云三十二年閏二月公乘勢出攻金兵宵遁者謂璘遣公攻拔大散關分兵據和尙原金人走寶雞是也蓋是時始以功真拜和州防禦使賜爵安康郡侯而奔三路之議起璘於是乎班師公於是乎丐歸矣公以乾道五年二月卒有子八人女十人子及聲並爲郎官宋史不立公傳其詳並見高宗本紀及璘玠政等傳因疏出之並見碑刻之爲功於史者不小也

關中金 石記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十九 宋二十七 五

按此誌撰者袁勃書者李昌諤篆者王椿史皆無傳誌叙楊從義自建炎初隸忠烈吳玠補進武校尉繼隸宣撫吳玠遠隆興三年累官至和州防禦使知洋州賜爵安康郡開國侯計前後四十年所立戰功不爲不多始終受吳玠吳玠指揮史既不爲從義立傳即吳玠傳中亦無一語及之南宋書吳玠傳祇附郭浩楊政王俊張超四人而不及從義且從義武臣未嘗嫻文事乃輯兵要事類三十卷誌稱張行成李石爲序而行世稽之宋史藝文志亦失書凡此皆可補史所未備也史稱吳玠卒益武安作廟于仙人關號忠烈然則忠烈是吳玠

而額而誌則稱玠為忠烈不云武安誌稱公預為送終之具託門下士朱泚昆季迹其行事編為陞除錄此即後世生作年譜行狀之所昉也朱泚必是幕客而稱之為門下士則門下士之稱不必專屬之貢舉門生矣誌載從義事蹟多與史合關中金石志疏之已詳茲不贅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九終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九 宋二十七

李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

宋二十八

韓斬王碑

碑連額高二丈五尺七寸廣八尺九寸額題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十字正書分二行字徑一尺二寸居中有小字題曰選德殿書四字正書徑一尺七分中有御書之寶方三寸額占碑之上半截計九尺四寸文入十八行每行一百五十字多寡不等正書徑七分在吳縣靈岩山西

宋故揚武翊運功臣 太傅鎮南武安 寧國軍節度使 充 醴泉觀使 咸安郡王食邑一萬八千三百戶食實封柒

阡貳伯戶進封斬王諡忠武神道碑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 宋二十八

襲□□□□□□□□□□□□□□□□□□□□□□

開國子食邑柒百戶賜紫金魚袋臣趙雄奉 勅撰

上中侍郎□□侍講□□□□□□□□太子□□□

勅書

上橫祚之十五年威行 德乎 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畏服

罔不願為臣妾 上益厲精行健 冀大有為聞鼓

鞏而思勳 臣于斯夕不忘乃二月甲午 制曰韓世忠

感會風雲功冠諸將可特賜諡忠武蓋太師韓斬王之

薨之 葬至是已二十有六年而 褒崇 益光 遂與漢丞

薨之 葬至是已二十有六年而 褒崇 益光 遂與漢丞

相亮唐汾陽王子儀同諡 宸奎內出不由有司中外
 偉之王之子彥古方居斬國夫人憂聞 詔感泣繼血
 即拜疏謝又拜疏請曰草土臣彥古謹味死言臣之先
 臣世忠發身戎行逮事 徽宗 欽宗皆著
 顯效暨委質 太上皇帝自大元帥 府宏濟于
 中興始終 備大任 仰憑 宗社威靈與 太
 上皇帝廟謨神算摧勅敵如 拉朽 芟劇盜如刈菅 大戰
 數十小戰數百 豐功盛烈 光照 古今 不幸早棄 明時亦
 既積年 陛下憫念勲勞固嘗爵以真王錫之美
 諡獨墓道之石無名與文惟 陛下哀矜究此
 光寵豈獨諸孤顯耀抑先臣有知猶當效結草之忠
 天子曰嗚呼惟乃父世忠自建炎中興實資 佐命式
 定王國時惟元勳于豈可忘乃 親御 翰墨大書曰
 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翌日 朝諸將于凌虛閣特
 詔彥古戎服入 見 面賜 御書俾冠于碑首
 願 謂諸將曰世忠有大功於帝室今彥古亦克有志
 世 其家 子惟 寵嘉之 是用錫此 碑諸卿勉哉諸將咸
 激奮躍益知 國家之不負臣 下 也忠孝之不可以不
 盡也功名之不可以不力也皆趨下再拜彥古亦再拜
 而出既又 詔禮部尚書臣雄曰汝其銘世忠之碑臣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二十八 二

以謂 聖主褒崇元臣茲事體大願末學弗稱
 且祖諱與王名謚適同 上書懇 辭 上遂批出
 略曰君前臣名臨文不諱不許辭免臣雄於是惶恐奉
 詔謹拜手稽首上故 太師斬忠武王 遺事 曰王諱世忠
 字良臣姓韓氏韓氏本古列國後為秦所併子孫自韓
 原渡河散居延安以國為姓故王世為延安人曾祖諱
 則居鄉以義俠聞家故饒財賑貧藥病多所全活 既 歿
 有異人指其 所葬地曰代代當生 公侯 後以王貴贈太
 師楚國公會祖妣郝氏吳國夫人祖諱廣父諱慶皆贈
 太師秦陳二國公祖妣高氏妣 賀氏 楚二國夫人楚
 國生五丈夫子王其季也始生之夕有 光芒 出屋間 鄰
 鄰以為火各 具 纆 能 馳 救 至則聞王生 皆異焉 就 襁 褓
 飄流 岐 韓 則目尤如電楚國 游 鶯 而心奇之少長風骨
 偉岸尚氣節能 騎生馬駒 諸豪里中惡少年皆俛首不
 敢出 氣 則爭為之服役或負責不償者王輒為償 負者
 後聞王持所償愧謝里俗為之一變有冤抑不以謁郡
 縣而謁諸王咸得其平由是名聞關 陝 嘗過米脂寨 姻
 家會飲日已暮而問閉王怒以臂 拉門開鍵 庫手而斷
 且視之其木蓋兩拱餘 開吏 駭 服年未冠 以 敢 勇 應 募
 解州挽強弓 三百斤嘗 乘 捍 馬 手 舞 鐵 槊 奔 馳 天 郎 山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二十八 三

峭壁間者膽裂同列無一人敢鄉者軍府校藝獨用

胎弓所鄉雖金石皆洞貫其騎射絕人類此時崇寧

四年也屬西方多事王每聞邊遠至輒上馬或不俟鞍

而奮喜與交游痛飲費用通有無或不持一錢相從詣

酒肆賈酒期於戰獲爾級以償王出必多獲由是同列

皆饒給銀州之役練從党方以行父母素鍾愛不許王

因請於陳公曰大丈夫當建功業取公侯豈宜說說

守陳公奇其志乃聽去軍甫至而城閉王直排扉入斬

主將擄首陣外三軍乘之大克權而夏人以重兵來寇

次高平嶺王與克万悉精銳慶戰賊解去而突騎忽出

問道擄我營將士驚愕王獨部敢死士殊死鬪賊少卻

時王為殿見一騎士甚武揮槍而前王問將者為誰曰

十軍監軍駙馬郎君元也王躍馬從之斬其首賊遂

大潰由是西邊盜服王威名口有司圖止其事且乞優

賞會童貫專制邊事疑敢勇皆增勢家子有所飾止許

補一資衆譁不平而王恬不芥蒂當時識者知王器量

宏遠矣從劉延慶策天降山寨敵據有之延慶令王守

北門王夜縋城而上斬二級割護城既以獻繼逢敵於

佛口寨斬首數級始補守關進義副尉至城底河又斬

三級轉進武副尉會妖人方臘起桐廬自號聖公殺掠

更民自浙河以西至于江南毒流蓋千餘里南方素無

兵備詔調西師討之王部敢勇五十人隨王稟以往

遇別將王淵於杭之北關堰橋會大陳道不通賊掩至

淵惶怖不知所出王造淵說曰今賊據險爭利我不以

智勝而以力拒可乎淵怒曰何人敢爾王益辯議不少

屈淵曰汝雖能言願聞必勝之說王為條一二且請以

所部邀擊淵命取軍令狀以去明日會戰賊勢張甚王

選敢勇二十餘人伏堰橋傍須臾伏發賊眾大亂王追

至淵舟前斬首數級師遂大克淵乃嘆服曰真萬人敵

盡以所隨白金器賞焉與淵定交自此始至今杭人呼

堰橋為得勝橋云時天下志戰日久盜起倉卒

天子宵旰南顧詔能得渠魁者授兩鎮節鉞王單騎

窮追至睦之清溪洞賊深據巖屋為三窟諸將繼至莫

知所從入王潛行溪谷問野婦得其洞口即挺身仗戈

而前榛棘嶽崎越險數里擣其巢穴縛偽八大王格殺

數人繼遂執併行以出辛與宗後至領兵截洞口掠

王仔以為己功故王不受上賞別帥楊惟忠還關少

伸其事但起轉承節郎朝廷議復燕山調諸軍以行

至則皆潰王往見劉延慶抵海化何獨與蘇格等五騎

俱逢虞騎五千餘從者失色王遣五騎列于高岡戒勿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四 宋二十八 四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五 宋二十八 五

動值燕山潰卒來會然皆重傷者王卽命續舟河岸約
曰虜奔卽鼓譟助聲勢王乃獨躍馬薄賊回折自如虜
疑之分爲二隊據坡以視王出其不意突刺二執旗者
因縱擊格等五騎應於後舟中潰卒亦鼓譟如約虜疑
我伏發遂大潰追斬甚眾是時山東河北盜賊蜂起王
從王淵討捕所在摧鋒於大名境中殺水賊幾盡又破
湯村強盜累奇功轉武節郎以偏將從梁方平經略東
事賊楊天王透手聚眾數千寇尉氏一戰擒其渠帥
餘黨悉平臨沂時武翦眾數萬與戰於韓王洲又平之
沂州賊徐進眾五萬而官軍不滿五千王止以衛兵五
十餘薄賊誅誠悉盡又青社賊張先水鼓山賊劉大郎
望仙橋賊高托山集路山賊賈進莒賊徐大郎眾皆不
下萬人大者或踰州兼邑王每身先諸將次第擒滅又
殺獲東海賊張夔等由濟南振旅而歸於是山東羣盜
悉平轉武節郎欽宗卽位之初王方從梁方平
防河濟州金人大軍已壓藩境方平漫不顧以爲他盜
王說曰今之來者金虜耳願公速整行陳爲護河計河
一失守宗社危公可忽乎王忠憤由中詞氣激
烈方平怒俾王以三十騎當敵名曰硬探實欲致王死
地王遇敵輒戰以實歸報方平猶以爲紅巾賊不設備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二十八 六

及虜進屯子橋則方平脫身遁矣王師既失主帥數
萬之眾皆潰虜騎大至王陷數十重圍中意氣彌壯挺
槍奮躍而前所錄披靡虜嘆異小卻卽潰圍出殿諸軍
焚橋而歸至京師欽宗聞王勇冠軍召對便
殿且詢方平失律之狀王條奏甚悉轉武節大夫
俄召諸路勤王兵入衛王隸京城四壁爲統領屬虜人
許割三鎮而還王淵爲河北總管辟王爲選鋒統制有
勝捷軍統制張師正者戰敗轉徙大名宣撫副使李彌
大斬之以徇師正所部本童貫牙兵初貫創勝捷軍極
諸軍之逸每禁軍一指揮所選止一二人或四三人皆
人物魁梧武義超絕者纔得五千餘人後隸師正師正
死此軍懷反側遂相約爲亂鼓行而東劫掠淄青間影
附脅從者四五萬號二十萬所過復燹類山東復擾
王以戍將寓大名雅爲李綱所器重遂檄王以所部五
百人討之至淄河以軍分爲四隊布鐵蒺藜室歸路令
日前則有功退則死有怯走者許後隊殺以爲功於是
士皆效死莫敢回顧至夜半縱兵薄賊營賊既驚擾且
接戰大破之斬其魁李復餘悉奔潰王窮追不已賊
率潰卒數千出我不意王不及介冑上馬趨之矢石雨
下臂指吻鼻中四鐵王怒折筈發弓拔刀徑前殺爲首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二十八 七

者六人賊眾又奔追至宿遷其眾尚萬餘謂已遠王不能及方擁所掠子女椎牛縱酒王單騎疾馳夜造其營呼曰大軍來矣速束戈卷甲吾能保全汝等以其功名賊自淄河破膽皆跪請命曰願吾父貸死因進牛炙斗酒王下馬飲啖輒盡眾莫敢動遂束手降黎明見王所部止此始悔之而業已解甲莫不相顧失色遷左武大夫果州團練使將所降朝京師 欽宗再賜對慰獎甚渥賜衣甲槍牌除正任單州團練使就命將所部屯濔沱河真定失守王知濔沱形勢已蹙去之趙趙守蓋王淵云淵得王恃以自固虜再入寇趙知王在焉攻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八 宋二十八

益急口殫援絕孤城更數日殆破王一夕潛起將三百人擣其營虜大驚亂翌日遁去後有自虜來者始知大首二都統是日披創以斃遂不能支除嘉州防禦使將所部還大名總管趙野為前軍統制 光堯慈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時以天下兵馬大元帥駐濟陽王領所部勸進復自濟陽次南京虜縱兵逼城人心克懼王據西王臺力戰虜稍却翌日再至而酋帥白馬三郎以眾數萬薄城王時所將近千人與賊遇即單騎突之斬酋帥以還部兵乘勝鏖鬪虜眾遂潰南京圍解郡守帥父老迎謁居民炷香夾道

多感涕者於是 詣濟陽勸進遂 蹕如南京

太上皇帝授光州觀察使帶御器械王請移 蹕長

安下兵收兩河朝議不從始建 御營以王為左軍統

制 詔平濟州山口賊解大刀李皇等所屬勦除陞定

國軍承宣使依前帶御器械 制曰解趙城之圍威震

河朔卻胡馬之牧效著睢陽皆紀實也 車駕幸維

揚王以所部扈從甫至賊有張遇者號一窩蜂既破儀

真自金山以眾來降 城而不解甲扈從者危懼王單

騎造其壘曉以逆順禍福 使速降眾遂解甲聽命李

民擁眾十萬亦 來降比至維揚復狼顧整勵器械

詔王淵處置淵以屬王王往諭 旨誅便議者劉彥

李民以出縛小校二十九人送淵戮之以民隸王軍分

其眾屬內將張俊等事遂定授王京西等路捉殺內外

盜賊時虜再犯河維王率敢死士戰于孝義橋所殺已

數千人而別將以後軍先退虜眾乘我王身被鏃如棘

卒力戰以免後至汴詰先退一軍皆斬左右趾以徇威

令大振自是軍不復敗矣 召還 行在授 鄆路副

總管 加平冠 將軍承節 帶 御營統制如故未幾

王領所部 如山東王間 車駕幸錢塘遂由海道趨

行在時建炎三年也未至有裨將 恩者亾至 都

都

都

都

都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八 宋二十八 九

下說言王兵潰陷虜物情震駭毀前統制苗傳劉正彥素蓄異心間王陷沒無復忌憚遂勒兵反殺簽書樞密院事王淵及內侍數十人奉太上居別宮凶焰熾甚神武中軍統制官吳湛又陰與同惡王在海上聞變望 闕慟哭舉酒酌神曰誓與此賊不共戴天舟中士卒亦皆慟哭思奮時禮部侍郎張浚在平江方議計亂與諸將環坐計未有出聞王且至更相慶曰韓公能來此事必辦王至見浚相與號泣曰何猶豫為即日與浚定復辟之議乃先諸將啓行時道路譁言傳正彥謀挾乘輿以出中外兇懼王曰賊素知畏我我至

彼敢爾耶尋命偏將張世慶搜絕諸路郵置使偽命不行至嘉禾造攻具甚急傳正彥矯制止王且除節鉞王不受命會江淮浙制置使呂頤浩亦來王迎謁于郊頤浩問曰賊計無他虞乎王曰彼情勢憑衆取鐵券自謂不死安有他虞又問可必勝乎王曰以順討逆何為不勝頤浩曰知彼知己可以戰矣時楊國夫人及王子質傳軍防守甚嚴王略無顧念會 隆祐太后宜見楊國楊國詣傳給曰太尉作如許事公來矣於太尉何如傳乃屈膝拜曰願奉兄嫂禮謹具鞍馬煩夫人好為言是日入見 隆祐宜問周悉執楊國手垂口

泣曰國家艱危至此太尉首來救 駕可令速清隆楊國奉 詔馳出都城遇傳弟翊于途告之故翊色動手自摔耳楊國覺翊意非善愈疾馳一日夜會王于嘉禾王見之驚曰汝輩在耶俄而明受詔至王曰吾知有 建炎官家安知明受耶斬其使焚其詔進兵益急傳等大懼遣將領張永載謝罪且出 御札曰知卿已到秀州遠來不易朕居此極安寧苗傳劉正彥本為宗社終始可嘉卿宜知此意徧諭諸將務為協和以安國家王知求 詔旨非 太上本意諭永載曰 天子即復位事乃可緩不然吾今以死決之賊得語知不可解即日復 太上明辟王晨夜兼行承宣使張俊遣兵三千助王王顧所部或非素所拊循乃悉收家屬詣軍及合戰臨平檣家屬舟岸下由是師徒登岸擊賊無一不用命者賊將苗翊馬柔吉以重兵負山阻河為陣且於中流植木為鹿角以梗行舟岸間塗淖不可馳王乃下馬揮矛令軍中曰今日當以死報 國若而不帶數箭者皆斬士殊死鬪轉至剪刀山賊以神臂弓數千持滿而待王瞋目大呼挺刃徑前賊解易矢不及發連戰皆大克直造北關門傳正彥自投江東制置使副提禁旅數萬以遁 朝廷慮其遂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二十八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二十八

逸去 詔能生擒傅正彥者有官人轉承宣使無官人

授正任觀察使其餘獲逆黨賞各有差王入朝 行

宮拜且泣曰逆賊不道 主辱臣死臣願受 命縛此

二逆因奏曰逆賊擁精兵數萬去歐聞甚邇萬一寢成

巢穴愈難擒滅臣請速除之未審 聖意欲生致

之邪抑面首以獻也 太上曰能殺之足矣王曰

臣誓 生致之顯戮都市為 宗社 恥不然則臣為

欺天殿前虎賁有朱金剛張小眼者號奮力王乞以從

欲俾護 來上時所部纔數千人請止以所部行

太上壯之酌巨觥以餞因握手語王曰統制吳湛佐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二十八 三

二判為逆卿知之乎王曰此易與耳時湛已不自安嚴

兵 衛王詣湛與語手折其中指遂擒以出門下兵衛

驚擾王按劍叱之無敢動又親擒湛黨王世修同日伏

誅王遂行 詔除武勝軍節度使御前左軍都統制江

浙制置使 賊方圍三衢聞 王師 來即解去將趨上饒

王恐 其或 滋蔓 廣也徑自浦城 捷 出迎之至漁梁驛

與賊遇夜半勒兵距浦城十里賊跨溪據險設伏正彥

屯溪北傅屯溪南相約為應俄而接戰部將 李忠信趙

壽節 恃勇陷陳馬彥溥馳救死之王挺槍徑前賊望見

昨曰此韓將軍也乃潰擒傅正彥及傅弟翊遣所乞二

虎賁 獻 行宮斬于建康市師還至 壽山

太上遣中貴人賜金合茶藥并 御書忠勇二字

表王旗 詔曰餘抗之 難與奮忠勇 已破凶逆朕

之復辟惟卿之功 除 檢校少保 武寧昭慶 軍節度使御

前左軍都統制楊國自碩人超封國夫人 制曰智略

之優無愧前史給內中俸以示報焉功臣妻給俸自楊

國始改除武勝定國軍節度使依前檢校少保御前諸

軍都統制兀朮入寇 車駕復幸臨安命杜充以尙

書右僕射守建康王守鎮江兼制海道王方治舟秀之

青龍無何充以建康叛降于兀朮兀朮遂自建康取宜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二十八 三

城直 廣德 趨臨安 車駕又幸四明王聞之亟

以舟師赴 難未發 兀朮聞王在京口遽勒三十萬騎北

還王即奏願留江上勦除使無南牧之患遂提兵截大

江以邀之先降其將鐵爪 鷹 李 選 太上賜札曰

比在會稽呂頤浩獻議欲會兵京口 遂截歸路 遽覽來

奏及圖上方略實契朕懷惟卿忠憤之誠謀慮之審千

里之外不謀而同載觀規圖深所嘉歎今以獲賊資財

物帛盡予將士并降空名告劄二百道用資激賞兀朮

遣使通問王亦遣使臣 石 奉 報 之約日會戰數十百

合虜終不得渡復使致詞願還所掠假道不聽請益以

名馬又不聽虜乃益兵儀真勢接建康兀術軍于南樓
辣軍于北王提海艦中流南北接戰相持黃天蕩四十
有八日兀術窘甚求打話王酬答如響時於所佩金鳳
瓶傳酒縱飲示之虜見王整暇色益沮乃祈假道甚哀
王曰是不難但迎還 兩宮復舊疆土歸報

明主足相全也兀術語塞又數日求登岸會語王
以二人從見之復伸前請而言不順王怒且罵引弓將
射之亟馳去虜自知力憊糧竭久或生變而王將帥中
流鼓棹飄忽若神口渡海江口又皆已八面控扼出路
垂絕乃一夕潛鑿小河三十里自建康城外口之江以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二十八 古

通漕渠刑白馬別婦人心兀術自割其額祭天口風濤
少休竊載而逃王謀知其謀益舟師督戰會風力口緩
虜得以輕舸渡去土人稱為番人河其後秦檜主和更
名新開河云先是王治兵鎮江嘗曰是間形勢無如金
山龍王廟者虜必登此觀我虛實乃口口口口口以二
百人伏廟中又遣二百人伏岸下約日聞鼓聲岸兵先
入廟兵繼出數日虜至果有五騎入廟廟中之伏喜
先鼓而出五騎振策以馳僅得其二有一人紅袍白馬
既墜復跳馳而脫語二人者一即兀術也是舉也兀術
僅以身免俘獲殺傷者不可勝計所遺輜重山積所掠

男女獲免者不知數又獲龍虎大王舟千餘艘捷聞

太上賜札曰卿比統帥舟師邀擊虜寇忠勇之節

遠近所聞相拒大江殆彌兩月殺傷莫計俘獲良多所
有已立功人早以功口來上當優與推恩又札曰胡馬
飲江大肆殘虐卿感激思奮慷慨自期獨提全軍往津
歸路將士用命水陸齊攻捷音遠聞殺獲甚口口念忠
勞不忘口口口口除檢校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神
武左軍都統制時刺盜數起軍中荆湖震擾朝廷為出
禁旅遣辛企宗討之師老不能平福帥程邁監司侯恣
等力請改命將帥章四十三上 太上乃除王福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二十八 古

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口口口孟庾以口口范汝為
口建安眾口口至口口黃知微等王曰建居岡嶺上
流使賊沿流而下則七郡皆血肉矣於是選輕銳航海
徑趨福唐口眾而上諸帥迎謁且言賊方銳且少休以
俟元夕王笑曰吾以元夕凱旋見公矣因酌酒以別師
次延平劍潭湍險賊焚橋以拒我師王策馬先浮以濟
師遂濟口氣益倍距建寧百里許賊盡塞途路埋巨木
為鹿角散布竹簽鐵蒺藜掘陷馬坑凡可以旅拒王
師者無不用其至王即命諸軍偃旗仆鼓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賊口口城邑口在井底口口巨口天橋口口道齊
攻汝為畏怖以謂從天而下五日城陷汝為窟身自焚
回源洞中又有陸必疆葉鐵口陸必元張弓手熊致遠
等皆口賊驍將分兵四劫而葉諒者別以一軍出寇邵
武王悉擒斬之凡殺賊眾三萬餘人生擒魁首張熊等
五百餘人士人之附賊如施遠謝鸞陸棠等皆械送
行在所迺令軍人悉駐城上無得下標旗於城之三隅
令士民自相別農者給牛穀使之耕商賈者弛征禁為
賊者使民得甘心脅從者貸遣建安之民自以為蒙更
生家立生祠共圖勦功于石至今奉香火惟謹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二十八 六

太上賜札曰省奏范汝為已就滅亡遂釋南顧之憂其
餘畸零賊黨并葉諒等想已招投惟務隨宜處置勿留
後患又札曰卿比執評獲醜安靖一方非特秋豪無犯
而又給耕夫之牛使不失時雖古名將何以加諸朕始
聞此喜而不寐是能威愛兼得體我至仁加惠斯民者
也卿之勞苦實永朕懷王遂條奏江西湖南羣寇要領
以時平定 乘勝撲滅勢若破竹 詔從之 王旋師 永嘉
將就休息者已而道括蒼上鏡徑至豫章江濱連營數
十里賊不虞王之猝至以為神大驚於是曹成馬友李
宏等次第來降王悉分配諸軍即日移師長沙山東賊

白種笠劉忠有眾數萬嘗與兀木轉戰頡頏而南據祁
陽之白綿山自黥其額號花面獸山險重複營柵相望
凡一年莫敢攖其鋒者王始至即欲急擊之曰少延歲
月湖南生靈無種矣庾不可曰功幸已成而師勞若更
趨白綿有如不捷前功盡廢王曰兵家利害世忠策之
審矣非參政所知請期半月當馳捷以獻庾不能奪王
即將所部與賊對壘乃奕奕 飲酒按兵不動者累日眾
莫窺其際一夕獨與親信蘇格便服聯小騎直穿賊營
警夜者呵問王曰我也蓋王已諜知賊中約以我字為
號故所鄉不疑遂周覽賊營而出喜曰此天賜也即下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二十八 七

令明日破賊會食遂命諸軍拔柵前往先遣銳卒二千
銜枚夜進伏于白綿山上戒曰賊必空壘來戰若疾馳
入奪中軍望樓駐麾張蓋既而賊以三萬人拒戰兵交
自寅至已賊精兵迭出勝負未分俄而所遣銳卒二千
植旗蓋於賊之望樓傳呼如雷賊四顧驚愕 進退無所
據遂潰亂王乃傳麾令上下夾擊將士爭奮大破之追
斬忠于小舟傳首 闕下下令敢掠子女者斬湖南
遂平戰克之日與庾所期如合符契 詔按太尉賜
帶笏 又 賜札日出師 今將期歲以爾 勞苦 曩我憂冲
北歲 李宏攘拒 劉忠 敗績益張吾武震撓因徒朕甚嘉

之且以防秋屆期狄怨是念卿其振旅來歸竭盡智力

功而後喜可知也王授鉞以出掃清江左

太上偉其功 詔 樞密院以功 狀願示 內外諸將各

務奮勵 舉中興以光史冊師還建康乃置背嵬親隨

軍皆勇鸞絕倫者除開府儀同三司節制依舊充淮南

東路宣撫使泗州置司明年以建康鎮江淮東宣撫使

駐鎮江是歲兀朮與酋帥撻孛耶合三路兵入寇騎兵

自泗取揚步兵自楚取高郵慶覆飛鳥 太上賜

札曰 覽卿承楚之奏良用駭歎今虜氣正銳又皆小舟

輕捷可以橫江徑渡想卿謀畫已定可保無虞更宜率

勵將士勦除 此亦卿前日之所為奏也浙西 行

朝 數舍之遠朕甚憂之卿忠憤憂國 朕所素知協濟

艱難正在今日切更多 算以火 萬全 札曰 朕以逆臣

劉豫外挾強 虜驅率吾民遣兵東衛觀其 措意必欲圖

危 社稷人神所其忿覆載所不容卿為國大臣乃心王

室忠憤之氣想實同之今賊 犯真滌已遍江上而建康

諸渡舊為賊衝萬一 透漏存 亡所係卿宜勦力一心以

赴 國家之急先飭守備徐圖進取無失事機以墮賊計

朕 雖不德無以 君國子民而 聖宗 德澤猶在人心

所宜深念累世涵養之恩永垂千載忠 誼之烈 興言及

此當體至懷王受 詔感泣曰 至尊憂勤如

此臣子何以生為遂自鎮江濟師以前軍統制解元守

高郵後虜步兵王親提騎隊往大儀以當淮泗之驅伐

木為柵以斷歸路大會將 佐日金人 馮步分道並進

車駕方在江南有知不勝必為 社稷憂諸君

奮忠義以報 國此其時矣吾平昔恨無死所以拔

橋斷 路示無生還之望遂大 士俟戰士皆感奮氣 自

百倍會 朝廷遣魏良臣使虜至維揚王置酒送別

杯一再行流星庚牌沓至良臣問故王曰有 詔移屯

守江乃撤 良臣竊自喜 疾馳 去王度良臣已

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日視吾鞭所嚮於是六軍大集北

行發大儀口時勒為五陣設 伏二十 餘處口口 戒之日

聞鼓聲則 起而擊 良臣至虜虜 果問我師動息悉如所

見以對兀朮號知兵聞大軍倉卒南還喜甚與羣酋厲

兵秣馬直趨江口至大儀五里所王 虜騎過五軍之

東直北 傳小麾鼓一鳴伏者四發五軍旗色與虜雜出

虜軍亂我師伍伍迭進步隊各 持 長斧斫馬足虜至裝

陷泥淖弓刀無所施王東西麾動騎四面蹂之虜大半

乞降餘皆奔潰追殺數十里兀朮乘千里馬以遁積尸

如丘垤擒其驍將撻孛耶女真千戶長五百餘人 獲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二十八 六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二十八 九

馬五百餘匹器械輜重與平山堂齊軍勢大振兀術還
泗上見良臣詰責其責已將斬之良臣好詞以免解元
至高郵亦遇虜設水軍夾河而陣我師皆願效死虜整
隊迭出一日之間合戰十三士力稍罷相拒未決王遣
成閔將勁騎往援之閔與元軍合復大戰俘生女真及
千戶長等虜敗去俄而王至窮追于淮虜復大敗奔潰
相蹈藉沒溺死者不可勝計捷書沓至羣臣入賀

太上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乃賜札曰聞
卿獨抗大敵勦殺大羊數以萬計攘逐過淮全師而還
甚慰朕望兀術舉國來寇憑陵邊圉非卿智勇冠世忠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二十八 三

義徇國豈能冒犯矢石率先士卒以寡勝眾俊偉如此
朕深念卿躬擐甲胃之勞將士摧鋒力戰之苦夙宵震
惻痛切在躬得卿來報頓釋朕懷初虜既傾國內侮

朝廷過計有勸 太上他幸者於是降旨議

散百司物論譁然獨宰相趙鼎與王議合曰戰而不捷

去未晚也至是虜既潰敗王自淮上振旅凱旋江左遂
安故論者以此舉為中興武功第一除少保武成

感德軍節度使淮南東路宣撫使鎮江置司王在鎮江

一日方會諸將置酒虜帥捷燕恥前敗覆以書幣來約戰

王即遣伶人張珍王愈之持橘茗為瓊報書略曰元帥

軍事良苦下諭約戰敵不疾治行李以奉承指也捷
辣謀屈卒不來未幾全軍遁去然諸將徘徊願無敢

渡江者王獨請移軍窮邊經理中原 太賜札
曰昨因虜近議者以經理淮甸為言人多憚行獨慨

然請以身任其責朕用嘉之又曰今聞全師渡威聲
遐暢卿妻子同行不乍到醫藥飲食或恐未備所須

一奏來也改除武寧安化軍節度使依前少充京
東淮東路宣撫處置使兼營田大使楚州置司節制

鎮江時楚累經殘掠邑屋皆丘墟榛棘王至則集流
亡通商惠工創新營壘民心安固軍氣日益振於是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一 宋二十八 三

曩時煨燼之場化為雄都會府隱然為國城矣

劉豫間遣兵八寇輒為王所敗卻生擒偽知鎮軍王
拱及食糧軍數百獻于朝是年虜又犯連王迎

擊殺其將孫統領追至全城時豫之銳卒盡屯遷聖
女墩王以輕兵破之轉戰至徐之駕口軍既單而虜

援兵訛里耶索賈舍人踵至遂以背遣輕騎五衝之
為虜所圍王突圍拔衆以出復乘銳掩擊過落湖五

十餘里殺傷不可計攻淮陽巨幕且下會詔師王
亟還道遇偽齊帥劉猷率金國三路都統太一堇璽

山水晶相公青州五路都統東平府總管及兀術兵

自河間與諸道會王勒陣向敵遣小校郝彥雄造其軍

大呼曰錦袍龍笠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眾咎王王

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及虜騎至王先以數騎挑之獲

其引戰者二人諸將乘之大破虜眾暴尸三十里捷聞

太上賜札曰卿誠存報國義獨奮身長驅濟淮

力戰破賊俘獲羣醜撫輯遺黎眷言忠勞實所嘉歎然

王師之出本以弔民上將之威尤宜持重軍旅之外毋

爽節宣深體至懷副朕倚注特授橫海武寧安化軍節

度使賜揚武翊運功臣依前少保充京東淮南東路宣

撫處置使兼營田大使王以承楚單弱正當寇衝寇至

無以守乃增大其城身自督役役不勞而城固民恃以

無恐家立生祠以報先是移屯山陽與敵接境王乃多

遣間結山東豪俊俾緩急為應東人及太行羣盜多願

奉要束者金人廢劉豫中原軍潰盜起王以為機不可

失奏乞全師北討招納叛亡為恢復計懇請誠切

太上賜札曰覽卿來奏見忠義許國之意深可歎

嘉今疆場之事以安靜為先變故在彼不必干預當敦

信約卿其明遠斥埃謹固封疆以備不虞稱朕意焉既

而秦檜議和諸帥已屯建康及武昌詔王徙屯京口

王上奏極論虜情叵測其將以計緩我師乞獨留此軍

蔽遮江淮 太上賜札曰覽奏欲依舊留屯淮甸

誓與敵人決於一戰已悉朕迫於強敵越在海隅每慨

然有恢復中原之志願以頻年事力未振姑暫久於

此自去冬敵人深入卿首到其鋒鼓我六師人百其勇

既致彼潛師引通而卿復率先移屯淮甸進取之計恃

此為機朕甚嘉之前日恐老小或有未便委卿相度今

得所奏益見忠誠雖古名將亦何以過使朕悚然興歎

以謂有臣如此禍難不足平也古人有言關外之事將

軍制之今既營屯安便控制得宜卿當施置自便勿復

拘執至於軍餉等事已令三省施行初國朝軍政

日修虜師屢劔於是陰謀沮撓吾事奏檜還自沙漠力

勸太上屈已和戎銷兵罷將朝廷遣使交

割河南境土虜亦遣使來議而使名不遜時檜主議甚

力自大臣宿將萬口和附王獨慷慨泣涕上章以十數

為太上開陳和議不可之狀大略以謂虜情詭

詐且陝西諸路出兵產馬用武之地豈肯真實交割又

曰但恐以還地為名先要山東河北等路軍民及北人

之歸明者出此聲勢搖動人情我若太加卑屈深慮人

心離散士卒凋沮又曰今當主辱臣死之時臣願

效死節激昂士卒率先迎敵期於必戰以決成敗若其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八 宋二十八 三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八 宋二十八 三

不克 陛下委曲聽從事亦未晚又日如王倫藍

公佐交割 河南地界別無符合証賺 朝廷雖以王

爵處之未為過當欲乞令供具委無反復文狀於 朝

以為後證如臣言虛妄日後事成虛文亦乞重寘典憲

其言深切懇到出於忠誠且請單騎詣 闕面奏

太上率優詔褒答其略曰卿忠勇冠時獨當一面

國威既震和議漸諧南北兵民可冀休息究其所自卿

力居多卿其保護來 使無致疎虞所乞入朝奏事 俟有

機會當即召卿 方 懷疑 疆場事大正倚卿重未可暫

離軍中也其後虜果負約如王所言檜甚恐即上疏曰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二十八

臣聞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此伊尹

相湯成有一德之言也臣昨見金國撻辣有講和割地

之議故贊 陛下取河南故疆既而兀朮戕其叔

撻辣藍公佐之歸和議已變故勸 陛下定弔民

伐罪之計又曰如臣言不可行即乞行罷免以明孔聖

陳方就列不能者止之義其詞反覆無據由是天下服

王精議而怨檜益 深 云兀朮既再陷三京又犯漣水

太上賜札曰金人復來占據已割舊疆卿素蘊忠

義想深憤激凡對境事宜可以結約招納等事可悉從

便宜措置若事體稍重即具奏來王遂率背嵬軍由加

口破走兀朮偽守趙榮以宿州降李世輔以亳州降

詔除少師餘官悉如故明年虜都統周太師者以大軍

入寇水陸并進未及渡淮王督士馬拒戰于淮陽又走

之因取劉洽 莊設伏掩擊遂至沂水虜溺水不知其數

又遣偏將王勝攻下海州取懷仁諸縣破千秋胡陵大

寨擒虜帥郭太師偽守王中盡得其軍糧牛馬器甲即

日獻俘 闕下 詔除太保依前功臣三鎮節鉞淮東

宣撫處置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營田大使封英國

公是年虜犯淮西殿帥楊存中合宣撫使張浚之師與

戰於鍾離弗克 詔王赴援虜別軍數萬屯定遠王遣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二十八

成閉以輕騎擊破之轉戰數日兀朮中克敵弓以走其

眾大潰遂奪鍾離捷聞 太上賜札曰聞卿親帥

將士與賊接戰追逼直至 城下賊馬一發奔潰過淮卿

已復據濠州卿忠義之氣身先士卒親遇大敵嘉歎何

况卿前後所料賊情一一必中今日善後之策更為

深加思慮措置以聞也王因上章極言爵賞之濫乞自

今非破虜復境土不畀崇資以塞倖門時和議復成秦

檜權力益盛異己者禍如發矢王復危言 苦諫以謂中

原士民迫不得已 于腥臊其間豪傑莫不延頸以俟

弔伐若自此與和日月侵尋人情銷弱 國勢委靡誰

復振之 太上復賜札嘉獎又乞與北使面議

優詔不許尋再上章力陳檜誤 國詞意剴切檜由

是深怨于王已而盡撤邊備 召諸大將還 闕王及

張俊岳飛除樞密使副王上表乞解樞務避寵丐閑時

論高之時紹興十一年也又上表乞骸骨 不許除太

傅依前三鎮節鉞充醴泉觀使進封福國公賜第都城

奉朝請其秋 顯仁皇后龍駕來歸王朝謁于臨

平 后以北方獨聞王名特 召至簾前曰此為

韓相公耶慰問良久其後賜餉無虛月明年進封潭國

公十三年進封咸安郡王十七年以 郊恩改鎮南武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二十八 三

安寧國之節 太上數宣召同家人燕于苑中眷

禮深篤數賜名馬寶劍及其他錫予問勞相踵然王老

矣二十一年秋王病不能朝迺上表謝事冊拜太師問

疾遣使肩摩載擊于道於是悉召故人列校勉以忠義

大節焚 券百萬親視含禭曰吾以布衣百職致位公

王可以無憾矣以是年八月四日薨于私第之正寢享

年六十有三疾方革 累詔宣醫診視計聞 太

上 盡然為 輟視朝贈通義郡王賜內帑金帛各三千

匹兩錫尚方名永龍腦香以歛禭服用一品所以慰卹

其家甚至遣 敕使徐仲護葬事以是年十月庚子大

葬于平江府吳縣胥臺鄉靈巖山之原有 詔命奉常

兼祭于家又 詔奉常貳卿輟祭于都門外子孫次第

進秩妻白氏秦國夫人梁氏楊國夫人茹氏秦國夫人

此下碑文 子男四人長曰彥直嘗任戶部尚書今為大

中大夫 延 水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次曰彥朴奉議郎

直顯謨閣垂世次曰彥質朝奉大夫直徽猷閣知黃州

次曰彥古起復朝奉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平江府兼

節制水軍 此下碑文 女八人 長適故朝散郎通判饒

州曹霈次適宣教郎馮用休次適宣教郎知寧國府寧

國縣王萬修次適從政郎劉莒次適宣教郎宗正寺主

簿胡 南逢 次適承議郎充集英殿修撰主管佑神觀張

子仁二人為黃冠孫男十六人曰 奉議郎太社令曰

拱 奉議郎直祕閣曰格宣教郎曰樞承務郎曰 通仕

郎曰相承事郎曰椿承務郎曰楷承奉郎曰林將仕郎

曰森曰休曰楫曰杰曰本曰梓曰樟孫女八人一適將

仕郎王大昌餘未行 今天子乾道紀元之四年

詔特追封斬王又八年 賜謚始王鼎貴嘗 戒

賊下及其家人曰忠者 臣子不可一日忘不惟所當常

行抑 亦所當常言吾雖名世忠汝曹無得以忠字為諱

若諱而不言是忘忠也吾生不取死不 也至是得謚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二十八 三

忠武彥古稟述先教不敢辭君子以為通於孝云嗚呼
 王起西陲布衣杖劍從戎不十數年功名與日月爭光
 何其盛也為平寇將軍為都統制為宣撫使為處置使
 為營田大使為招討使為樞密使所踐無非達官要職
 而能益彰平全閩夷江西剪湖湘擒苗劉摧兀木鑿大
 儀拓東海扞揚楚震淮陽斬獲無非勅敵劇賊而功益
 俊偉不可及和議初定虜使稍不恭順王忿其無禮于
 吾君誅誅之且下令所部州無得少屈虜使
 為之沮戢性不喜便佞事關廟社必僣倭玉陸上
 流涕極言之雖不加文飾而誠意真切理致詳悉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八 宋二十八 天

人主知其出於忠實不以為忤也秦檜用事盡遣中
 原人親屬還虜中有戀國恩不忍去必械繫以送至
 謀逆趙榮王力爭曰榮不忘本朝以州歸順父母
 妻子悉遣屠賊相公肯忍遺之無復中原望耶弗聽岳
 飛之獄王不平以問檜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
 其事體莫須有王絕然變色曰相公莫須有三字何以
 服天下于時舉朝惶懼權力皆附離為自全計王獨於
 班列一揖之外不復與親每建大議讜言家人危懼或
 乘間勸止王曰今明知其誤國乃畏禍苟同異時時
 目豈可於太祖官家殿下喫鐵棒耶言雖質而

意深士君子至今傳之受人恩生平不去心簽樞王淵
 識王於微時待遇絕等苗劉之亂淵首遇害王為請地
 厚葬經紀其家不遺餘力初淵輕財嗜義家無宿儲或
 以治生淵曰國家官人以爵使祿足代其耕也若
 切切事雖刀我何愛爵祿不為大賈富商耶王敬服其
 言故握兵三十年未嘗為乾沒買遷之林上所
 錫資悉分將士將士故樂為之用太上高其義
 察其功特賜江東禾豐圩田以給其子孫王復上書租
 賦願與編戶同為勢家倡太上欲成其美從之
 優詔獎諭雖厚撫將士千金有所不愛至一官一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八 宋二十八 天

級則靳惜如肌肉嘗謂其將佐曰為國立功人臣常
 分吾所以使汝輩功浮於賞者乃所以遺爾于孫也天
 日昭昭爵祿虛受終必為禍他日為國爪牙尤當戒
 此舊制戰勝第賞必以首級軍人貪得不已至殺平人
 以希賞王始建議不許以首級計功然諸帥保奏將士
 武功左武各有隊伍惟王所部須實有功乃奏終不以
 辜髮假人是以淮東一戰功最多而崇資者少城楚州
 與士同力役黃天蕩之戰楊國在行間親執梓鼓來楚
 州繼蕭為屋將士有臨敵怯懦者王遺以巾纏其樂太
 謙會俾為婦人狀以恥之其人往往感發自奮後多得

其死力其制兵器凡令跳洞以習騎洞貫以習射後貌之鑿連鎖之甲斧之有棟陳弓之有克敵皆王遺法

太上以其制下兵部及頒降諸將者是也嘗中毒矢入骨則以強弩拔之十指僅四指不能動身被金瘡

如刻畫口以口王奉朝請尤能以道卷舒絕口不言功名蓋自罷政居都城高臥十年杖履幅巾放意林泉竟

解開若未嘗有權位者而備禱部曲往往致身通顯節戲相望歲時造門類皆謝遺羣工列辟想聞風采而不

可見則相約於朝班望王眉宇而慰喜焉至於外夷遣人幽閉婦女皆知有所謂韓斬王者歲時輒相從謂王

年幾安否以為天下重如此而王日恣口檢祗浮圖法

自號清涼居士故雖權臣孔熾王最為所忌嫉而能雍

容始終蓋詩所謂明哲保身者屬續之際神爽益清冠

佩條然合爪而逝有詔擇日臨奠惜遣中書吏韓城

以危語脅諸孤令必辭諸孤亦緣王遺意不敢屈勤

君父上表辭免至再太上寵勉從之其始

終恩遇如此臣雄曰自起翦以來山西出將尙矣呼吸

雷風動搖山岳驍勝攻克卓然以勇略聞者班班不絕

于冊書至達之以智謀本之以忠義如古之所謂名

將者山西蓋無幾也秦漢而下可以言智謀忠義如古

名將者若諸葛亮郭子儀其庶幾乎王本山西之豪與

起翦相望而其智謀忠義有過前修無不及焉方逆傳

滔天王聞變慟哭士卒皆哭莫能仰視遂自海道徑還

呂剛浩方以賊為憂王謂賊既取鐵券必無他慮頤浩

又慮賊難勝王則深言逆順之理知其必勝於是頤浩

計乃央傳卒成擒至如中興之初倡議西都長安

乘建飯之勢東歸以圖中原朝議不從議者以為深恨

及維揚危急六飛南渡諸將咸欲西趨岳鄂徑

往長沙王獨以為今已失河北山東惟有淮浙號稱富

實若又棄之更有何地太上嘉納江左立國之

謀於是乎始定臣嘗待罪太史氏獲覩日歷所紀

太上皇帝聖語甚詳最後論議和章數十上皆

筭無遺策蓋所謂定大事大疑忠義稟於天資智謀

出於人表視山西以資略雄者不可同年語矣是以

太上屢賜詔曰雖古名將何以加諸而皇

上特以忠武易名直以王為亮子儀之流惟二

聖日月之明知臣莫若君德音靈鈞天下傳誦世忠得

此嘉獎其亦可謂死而不朽也耶臣聞宣王中興

如采芑江漢之詩所述荆蠻威王國定等事繼以

褒大方叔召虎之功然其任賢使能致此勳則宣王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二十八 三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二十八 三

盛德之形容光明偉傑不可掩也臣願頌采周雅聲為

銘詩以彰元勳以歌堯父舜子知人之明以

稱明指顯耀韓氏以昭示于億萬世其詞曰

昔在宣靖崇極而傾胡所不恭神州盡歷

天地重開真人龍翔德業巍巍周宣漢光

凡此中興誰實佐命緊時元勳王國以定

元勳謂何推韓新王王奮山西起蕭之鄉

錢胎之弓悍馬長槩方在童年氣震山嶽

遼事徽皇至于欽宗天下兵動外阻內訌

王先戎行是礫是磨浙西山東續用不顯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二十八

霸府肇新來乘風雲掃清南都大駕時巡

淮海之陽劇盜蜂起解甲東戈如父詔子

帝幸餘杭王征徐方逆臣乘虛反易天常

賊虐樞臣都城喋血凶徒孔熾震驚宸闕

王在海上帝聞變號呼凡爾衆士今當糜爛

吾與羣凶不其戴天山川鬼神實臨此言

舟師鼓行雷動電擊撓彼凶徒裂膽破魄

天位反口乾清坤夷生擒渠魁梟首大達

有拔汝為盜據富沙流毒全圖血人于牙

大江之西重湖之南蜂屯蟻結虎猛狼貪

三方百城地數千里奪攘矯虔聲勢相倚

當宁謀帥宜莫如王授以斧鉞往搗其吭

覆其穴巢錫其根萌周歲未周三方底平

降旗奔師捷書相望貨道脅從旌別善良

爾商爾財我弛爾征爾農爾田我資爾耕

仁義之兵弔伐是向帝有恩言卿古名將

胡馬飲江充板以降金陵不支游窺上邦

王整虎旅選截歸路虜未雖強望風震怖

海艦如飛江之中流北鍾援兵南躡歸舟

水戰陸攻摧枯拉脆殺傷莫數俘獲萬計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二十八

西帥小駐催脫其身敵勢受銷皇威益信

米餉不悛纒數年期傾國南侵步騎分馳

逆黨成林塵暗穹蒼九重制還罪已如湯

王曰乎嗟君父吁食臣何生為矢死報國

部分將佐直趨淮壩親壘歸途示無生還

妙算既定有司先施聲言守江已駐大儀

衆寡雖殊我整彼亂勇騎紛馳馬足俱斷

河面塵擊若降若辱橫跋為丘酒血成渠

折戟歐俘千里相踵裝將數百豈計輜重

偏裨在楚亦以捷聞王來窮追虜師大奔

振旅凱歌

天子曰都 世忠忠勇 勇不足誅

江左人心

持此寧謐 中興以來 武功第一

准陽鍾離

莫非俊偉 生平戰多 竹帛莫紀

王屯極邊

志清 中原 和議既諧 弛強鍊堅

王之論和

思憤激烈 利害皎然 黑白區別

聖主俞之

權臣警之 明哲令終 天實休之

孰不為將

孰不建功 勳搖 丘山 呼吸 雷風

惟王天資

與勇將異 達以智謀 本以忠義

大疑大事

決於片詞 較彼起翦 王其遇之

王起寒素

飯糗衣紵 出際盛時 蛟龍雲雨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二十八

解衣推食

言聽計行 任用不疑 天子之明

三鎮節旄

三事典策 報功惟優 天子之德

惟聖天子

使臣以禮 哀榮死生 屬祿終始

重華神武

志大有為 春言勳勞 恨不同時

真王啟封

貴躬人爵 忠武之靈 如葛如郭

八言完褒

更瞻雲章 誰克 有勳 上不汝忘

豐碑巖巖

億載有輝 凡百臣子 維思忠孝

太師新國韓忠武王世忠墓在吳縣靈巖山西紹興二十一年十月葬敕使徐伸護其事吳長洲二縣令奔走供役孝宗御題神道云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

碑敕趙雄為文碑高十餘丈跌蓋在焉初敕文而未

立龜跌雷木漬嘉定間以景獻恩例收葬趙希悻於

穹窿相傳磨韓碑為趙用者其後始樹碑為樓三成

以覆之正與穹窿相直不數月韓氏首喪其長子時

有術者言少須幾時穹窿亦未易當繼報景獻墓按

碑額乃高宗御題舊府志又云後碑成而額在百步

外鄉人云龍陣過揭也今穹碑尚存好事者梯而揭

之趙雄文雖未必得其全王事蹟當有與宋史可參

攷者

蘇州府志

右新忠武王韓世忠碑在吳縣靈巖山之麓子少時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二十八

偕王德甫吳企晉曹來殷輩為上沙之游屢摩挲焉

歸田後從吏有力者拓其文輒以架木懸梯為難頃

陽城張古餘攝守吳郡與子同嗜募工搨十餘紙分

其一見貽懸置壁間數十年訪求之勤藉一慰亦晚

年快事也其額云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下題選

德殿書蓋孝宗御筆碑文首尾萬餘言則禮部尚書

趙雄奉勅撰石刻頗有曼患以杜大圭名臣碑傳所

錄全文細校無甚異同碑云娶白氏秦國夫人梁氏

楊國夫人茹氏秦國夫人其下空六字以名臣碑傳

校之則周氏新國夫人也朱錫鬯詩新王墓近古梧

宮暨六夫人耐葬同與碑不合未識何據潘次耕詩
碑高三丈字如掌帝製鴻文盛褒獎則誤切碑文為
御製失之甚矣碑云紹興二十一年八月四日薨享
年六十有三與宋史同而元大一統志延安人物傳
云紹興十七年卒年六十二蓋修志之時宋史未出
志家得諸傳聞故多誤耳碑末未見建立年月而碑
首云上續祚之十五年攷孝宗受禪在紹興壬午次
年癸未改元隆興至淳熙四年丁酉恰十有五年此
碑必立於丁酉歲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此碑連額高約二丈六尺加以龜趺不過三丈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二十八

孝

餘蘇州府志謂高十餘丈者未確也額占碑十分
之四題額十字之下有小字選德殿書四字選德
殿者孝宗建以為射殿玉海載孝宗皇帝闢便殿
於禁垣之東名曰選德規模樸壯為陛一級中設
漆屏書郡國守相名氏羣臣有圖方畧來上可采
者粘之壁以備觀覽數延文武講論治道詢求民
隱至於中外奏報軍國機務皆於此決暇則紉繆
經傳或親御弧矢雖大寒暑不廢据碑題則親御
翰墨亦在此殿也文約一萬三千九百字猝視之
漫漶難讀而拓本鋪地須極寬敞方能俯躬諦視

若地隘而有隔闕者不能讀也文為趙雄撰雄無
文集可攷碑無建立年月錢氏跋据碑首上續祚
之十五年定為淳熙四年丁酉宋史孝宗紀世忠
傳俱不載立碑之事孝宗以紹興三十二年壬午
歲六月受禪明年改元隆興宋人撰文敘帝王紀
年往往以即位為始此碑或連受禪之年計之則
十五年乃淳熙三年丙申歲矣且碑載二月甲午
賜謚忠武史孝宗紀作三年二月甲申是年三月
丙午朔則二月丙子朔甲申為九日甲午為十九
日其為三年立碑無疑趙雄及書碑之周必大系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二十八

孝

銜已泐史傳雄字溫叔資州人淳熙二年召為禮
部侍郎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十一月同
知樞密院事碑所系某縣開國子傳略之据名臣
碑傳題沂公趙雄撰則開國之爵乃沂國矣碑文
云遂又詔禮部尚書臣雄銘碑据宰輔表淳熙三
年七月趙雄自朝散郎試禮部尚書兼侍讀兼給
事中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則其試尚書
自三年始而傳又略之周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
廬陵人孝宗踐阼除起居郎累權禮部侍郎兼直
學士院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講兼中書

舍人未幾辟直學士院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必
大奏以爲不可必大因除建寧府至豐城稱疾而
歸久之除敷文閣待制兼侍讀兼權兵部侍郎兼
直學士院除兵部侍郎尋兼太子詹事傳載歷官
如此而不詳年月攷張說之簽書樞密院宰輔表
在乾道七年三月至九年正月除同知密院十月
除知密院未見有再除簽書之事與傳不同而其
事總在淳熙已前碑於必大系銜尙存侍講太子
字亦係淳熙已前官碑云王之子彥古拜疏請立
碑特詔彥古戎服入朝而賜御書俾冠碑首是此
碑因彥古之請而立碑載彥古起復朝奉大夫充
敷文閣待制知平江府兼節制水軍史無彥古專
傳但附世忠傳書其最後官戶部尙書續通鑑載
淳熙四年正月戶部侍郎韓彥古云云是四年彥
古已爲戶部侍郎碑所載歷官在四年已前又据
碑云太師韓新王之薨既葬至是已二十有六年
世忠以紹興二十一年八月四日薨是年十月庚
子葬下逮二十六年正是淳熙三年益足據也宋
史世忠傳附其子彥直共約七千二百字較碑減
十之五而所載功績與碑大同是史本之於碑錢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二十八

三

三

士升南宋書世忠傳二千四百字又本之史芟節
成文惟畢氏續通鑑取歷年戰功分系於年月之
下而其文多與碑同是續鑑亦本之碑也今以碑
與史傳續鑑校之有碑詳而史鑑不載者有史鑑
載而碑或略之者如碑云授鄆延路副總管加平
寇將軍史作平寇左將軍史又云屯淮陽會山東
兵拒敵粘罕南宋書寇襲慶聞世忠扼淮陽乃分
兵萬人趨揚州自以大軍迎世忠戰世忠不敵夜
引歸敵躡之軍潰于汴陽南宋書云世忠夜閤門
宣贊舍人張遇死之南宋書云羣下輔達碑云禮
部侍郎張浚在平江聞王且至更相慶曰韓公能
來此事必辦南宋書云張浚召世忠于常熟碑云
擒傅正彥師還御書忠勇二字賜王史云揭旗以
賜碑云兀術軍于南撻辣軍于北王提海艦中流
南北接戰相持黃天蕩四十有八日史云撻辣在
濰州遣字董太一趨淮東以援兀術世忠與二酋
相持黃天蕩者四十八日太一字董軍江北世忠
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纜貫大鈎授驍健者
明旦敵舟謀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
縋一纜則曳一舟沈之碑云虜一夕潛鑿小河三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二十八

三

三

十里以通漕渠風濤少休輕舸渡去史云兀術諸諸將曰南人使船如使馬奈何募人獻破海舟策聞人王某者教其舟中載上平版鋪之穴船版以櫂槳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又有獻謀者曰鑿大渠接江口則在世忠上流兀術一夕潛鑿渠三十里且用方士術刑白馬剔婦人心自剖其額祭天次日風止我軍帆弱不能運金人以小舟縱火矢下如雨孫世詢嚴允皆戰死敵得絕江遁去世忠收餘軍還鎮江南宋書云翌日風止金人槳舟出疾行如飛世忠舟大輻重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一 宋一十八

聖

馬騾俱載火矢所及無弗焚者火烘日曝人馬都盡孫世詢嚴允吉皆戰死世忠墮江楊家洲僧普倫以小舟出援乃得登岸奔還鎮江碑云卽命諸軍偃鼓下泐三十餘字史云徑抵鳳凰山頽瞰城邑設雲梯火樓連日夜併攻碑云山東賊白壇笠劉忠據祁陽之白綿山王至卽欲急擊之續通鑑云紹興二年六月丙子初韓世忠進師討劉忠是日至岳州之長樂渡與賊對壘賊開壘設伏以拒官軍已卯世忠先遣中後左右四軍渡江逼劉忠寨而屯碑云追斬忠於小舟傳首闕下續通鑑則

云忠據白面山踰三年及是乃敗其輜重皆爲世忠所得九月丁亥劉忠旣爲韓世忠所破復聚眾走淮西駐于蕪陽口世忠前軍統制解元以舟師奄至襲忠大破之忠與其徒數十人遁走北去附于劉豫以忠爲登萊沂密等州都巡檢使碑作斬北去彼碑云湖南遂平續通鑑云紹興二年六月此互異利州觀察使新黃鎮撫使孔彥舟叛降僞齊韓世忠連破湖湘羣賊順流東歸彥舟疑其圖已遂夾策叛去碑云除開府儀同三司節制依舊充淮南東路宣撫使史云九月爲江南東西路宣撫使置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一 宋一十八

聖

司建康三年三月進開府儀同三司屯淮南東西路宣撫使置司泗州時聞李橫進師討僞齊議遣大將以世忠忠勇故遣之仍賜廣馬七綱甲十副銀二萬兩帛二萬匹又出錢百萬緡米二十八萬斛爲半歲之用碑云至尊憂勤如此臣子何以生爲續通鑑詳其始末云四年冬十月丙子朔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金及劉豫之兵攻承州楚州帝謂輔臣曰朕爲二聖在遠生靈久罹塗炭屈已請和而金復用兵朕當親總六軍臨江決戰趙鼎曰累年退避敵情益驕今親征出于聖斷武將奮勇

決可成功臣等願效區區亦以圖報遂詔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以所部往援世忠又令淮西宣撫使劉光世移軍建康車駕定日起發己卯世忠以所部至自鎮江復如揚州碑云朝廷遣魏良臣使虜至維揚王置酒送別續通鑑詳其始末云初奉使魏良臣王繪在鎮江被旨趣行乃以是月丙戌渡江丁亥至揚子橋遇世忠遣使臣督令出界時朝廷已知承楚路絕乃連僞界引伴官牒付良臣等令爲阻絕處照驗又令淮東帥司召募使臣說諭承楚州令放還奉使良臣等至揚州東門外遇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二十八

聖

先鋒軍自城中還問之云相公令往江頭把隘入城見世忠坐譙門上頃之世忠啣食良臣等辭以欲見參議官陳桷提舉官董政遂過桷等共飯世忠遣人傳刺謝良臣給且速桷等還桷收送二人出北門給與桷有舊驛馬久之以老幼爲託晚宿大儀鎮翼日行數里遇金騎百十控弦而來良臣命其徒下馬大呼曰勿射此來講和敵乃引騎還天長問皇帝何在良臣對曰在杭州又問韓家何在士馬幾何繪曰在揚州來時已還鎮江矣又曰得無用計復還掩我不繪曰此兵家事使人安得

知去城六七里遇金將聶時貝勒舊作聶見同入城問講和事且言自泗水來所在州縣多見恤刑手詔及戒石銘皇帝恤民如此又問秦中丞何在繪答以今帶職奉祠居溫州又言嘗作相今罷去得非恐爲軍前所取故耶繪曰頃實居相位踰年堅欲求去無它也又問韓家何在良臣曰來時親見人馬出東門望瓜洲去矣繪曰侍郎未可爲此言用兵講和自是二事雖得旨抽回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還與不還使人不可得而知也碑云兀木還泗上見良臣詰責其責已將斬之良臣好詞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二十八

聖

以免續通鑑云初聶時貝勒既敗歸召奉使魏良臣等至天長南門外良臣等下馬金騎擁之而前聶呼憤甚脫所服貂帽按劍曰謂曰汝等來講和且謂韓家人馬已還乃陰來害我諸將舉刃示之良臣等曰使人講和止爲國家韓世忠既以兩使人爲餌安得知其計往返良久乃曰汝往見元帥遂由寶應縣用黃河渡船以濟右副元帥昌遣接伴官團練使蕭揭祿少監李聿與來迂聿與見良臣問所議何事良臣曰此來爲江南欲守見存之地每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匹兩繪云見存之地

謂章誼回日所存之地事興又云兵家先論曲直師直為壯淮南州縣已是大國會經畧交定與大齊後來江南擅自占據及大兵到來又令韓世忠掩其不備良臣等云經略州縣事前此書中初未嘗言及止言淮南不得屯兵本朝一如大國所教事興云襄陽州縣皆大齊已有之地何為乃令岳飛侵奪良臣云襄陽之地王倫回日係屬江南後李成為劉齊所用遂來侵擾欲結場么裂地而王之江南忍其包藏禍心難以立國遂遣岳飛收復即非生事事興云元帥欲見國書遂以議事迎請

金石錄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二十八

二聖一書授之揭祿又問秦中丞安否此人曾在軍中煞是好人良臣等對如初律興再云奈何更求復地繪云以中間丞相惠書有云既欲不絕祭祀豈宜過為憐愛使不成國是以江南敢再三懇告若或不從却是使不成國事興云大齊雖號皇帝然只是本朝一附庸指揮使令無不如意又云此去杭州幾日可以往回繪云星夜兼程往回不過半月事興曰昨日書元帥已令譯一二日可得見矣碑所謂良臣好詞以免者如此碑云鎮江置司太上賜札云云續通鑑云紹興五年正月壬

戌韓世忠鎮江府置司時世忠與劉光世張俊相繼入覲世忠奏金人退兵陛下必喜帝曰此不足喜惟復中原還二聖乃可喜耳然有一事以卿等將士賈勇爭先非復宅時懼敵之比所喜益在此也後數日帝以諭輔臣趙鼎等贊帝誠得馭將之道帝曰楚用子玉晉文公為之側席而坐今敵騎雖退然尼瑪哈等輩猶在朕敢忘此憂乎碑云虜又犯連水王迎擊云云續通鑑云紹興五年十月乙丑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偽齊遣沂海州等簽軍攻犯連水軍世忠遣統制官吉州刺史呼延通

金石錄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二十八

等擊殄之所脫無幾帝曰中原赤子為豫逼脅死於鋒鏑良可憫也可令收拾遺骸埋瘞設水陸齋追薦仍出榜曉諭使彼知朝廷矜恤之意乃賜通袍帶將官拱衛大夫貴州刺史王權已下金碗仍以通為果州團練使與將士推恩有差六年二月乙卯世忠引兵至宿遷縣時劉豫聚兵淮陽世忠欲攻之乃引兵踰淮泗旁符離而北前一日遣統制官岳超以二百人探知邳州賈舍人者亦以千騎南來與之遇眾欲不戰超曰遇敵不擊將何以報敵鳴鼓超率眾突入陳中出入數四敵乃還翼

日世忠引大軍進趨淮陽城下令統制官等延通
前行世忠自以一騎隨之行三十餘里遇金人而
止世忠陞高邱以望通軍通騎至陳前請戰金將
葉嘩貝勒舊作牙合大呼令解甲通曰我乃呼延
通也我在祖宗時殺契丹立大功誓不與契丹俱
生況爾與我誓我肯與爾俱生乎葉嘩即馳刺與
通交鋒轉戰移時不解皆失杖以手相格去陳已
遠逢坎而墜二軍俱不知葉嘩刃通之腋通扼其
吭而擒之既而世忠為敵所圍乃按甲不動俄麾
其眾曰視吾馬首所向奮戈一躍已潰圍而出不
遺一鏃世忠曰敵易與耳復乘銳掩擊敵敗去世
忠攻淮陽敵堅守不下劉豫遣使入河間求援于
金右副元帥宗弼先是金偽與其守將約受圍一
日則舉一烽至是城中舉六烽劉貌與宗弼皆至
世忠之出師也乞援于江東宣撫使張俊俊不能
從世忠乃還道遇金師世忠勒陳向敵遣小校郝
彥雄造其軍大呼云云碑云賜揚武翊運功臣史
云尋詔班師復歸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
計三月除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兼節制鎮江府
仍楚州置司四月賜號揚武翊運功臣加橫海武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二十八 聖

學安化三鎮節度使續通鑑注云節度開三鎮九
月帝在平江世忠自楚州來朝十月引兵渡淮與
金將訛里也力戰劉貌將寇淮東為世忠兵扼不
得進七年築高郵城民益安之碑於朝平江事略
焉續通鑑云七年三月癸亥朔帝次丹陽縣京東
宣撫處置使韓世忠以親兵赴行在遂衛帝如建
康碑亦略之碑云太上屈己和戎王獨慷慨泣涕
上章續通鑑詳其始末云紹興八年十月丁丑世
忠乞赴行在奏事先是徽猷閣直學士王倫既與
烏沒阿思謀至金廷金主復遣簽書宣徽院事蕭
哲等為江南詔諭使使來計事世忠聞之上疏曰
金人遣使前來有詔諭之名事勢頗大深思敵情
繼發重兵壓境逼脅陛下別致禮數今當熟計不
可輕易許諾其終不過舉兵決戰但以兵勢最重
去處臣請當之因乞赴行在奏事馳驛以聞上不
許又十一月辛丑世忠言臣伏讀宸翰邇邇許和
臣愚思之若王倫藍公佐所議講和割地休兵息
民事蹟有實別無誣同外國詐賺本朝之意二人
之功雖國家以王爵處之未為過當欲望聖慈各
令逐人先次供具委無反覆文狀於朝以為後證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二十八 聖

如臣前後累具已見冒犯天威日後事成虛文亦乞將臣重置典憲以為狂妄之戒先是世忠敷上疏論不當議和帝賜以手劄曰朕勉從人欲嗣有大器而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宮禁尚爾隔絕兄弟宗族未遂會聚十餘年間民兵不得休息早夜念之何以為心所以屈己和戎以圖所欲賴卿同心其克有濟卿其保護來使無致疎虞世忠既受詔乃復上此奏詞意剴切由是秦檜惡之史云世忠又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為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且請馳驛面奏不許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二十八 吳天》

既而伏兵洪澤鎮將殺金使不克續通鑑云九年正月庚寅韓世忠遷少師因講和恩也碑亦略之碑云兀朮再陷三京又犯漣水王遂率背嵬軍由泃口破走兀朮史云十年金人敗盟兀朮率撤離曷李成等破三京分道深入八月世忠留淮陽金人來救世忠迎擊於泃口鎮敗之又遣解元擊金人於潭城劉寶擊於千秋湖碑作千秋湖皆捷親隨將成閔從統制許世安奪淮陽門而入大戰門內世安中四矢闕被三十餘創復奪門出世忠奏其功擢武德大夫閔由是知名續通鑑云閏六月丁

西京東淮東宣撫司都統制王勝克海州先是韓世忠命勝率統制官王升權等攻海州守將王山以兵逆戰去城六十里與官軍遇敗走夜二鼓以舟師傳城北山乘城守而勝命諸軍隨地而攻火其北門軍士周成先入父老哀金帛以犒軍勝不受世忠每出軍秋毫無犯軍之所過耕夫皆荷鋤而觀八月乙亥世忠圍淮陽軍命諸將齊攻之帳前親隨武翼郎成閔從統制官許世安奪門而入大戰于門之內閔身被三十餘鎗世忠亦脛中四矢力戰奪門復出閔氣絕而復甦屢矣世忠大賞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二十八 吳天》

之別將解元掩擊金人於沂州郟城縣敵溺死者甚眾及班師世安以箭瘡不能騎遂肩輿而歸世忠怒命世安馬前步行世忠奏閔之功授武德大夫遷郡刺史遂除涿州團練使九月壬寅朔遣起居舍人李易赴韓世忠軍前議事秦檜主罷兵召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赴行在遂命易見世忠諭旨時淮西宣撫副使楊沂中還師鎮江府三京招撫處置使劉光世還池州淮北宣撫判官劉錡還太平州自是不復出師矣續通鑑又載是歲三月辛卯賜京東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淮西宣撫使張

俊燕於臨安府以其來朝故也初諸大將入覲陳兵閱于禁中謂之內教至是統制官呼延通因內教出不遜語中丞王次翁乞斬通以肅軍列因言祖宗著令寸鐵入皇城者皆有常刑今使武夫悍卒披堅執銳於殿廷之下非所以嚴天陛也內教遂罷以上諸事碑俱略之碑云賊馬一發奔潰過淮復據濠州續通鑑詳其始末云紹興十一年三月庚子朔金人圍濠州丙午世忠舟師至昭信縣夜世忠以騎兵遇金人於開賢驛敗之丁未金人破濠州戊申張俊楊沂中劉錡至黃連埠去濠州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一 宋二十八 五十

六十里而聞城破俊乃召沂中錡謀之錡謂沂中曰兩府何以處沂中曰惟有戰耳相公與太尉在後沂中當居前有進無退錡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可御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御也今我軍雖銳未爲有制且軍士被甲荷糧而趨今已數日本救援濠州濠州既失進無所畏人懷歸心勝氣已索又糧食將盡散處野此危道也不若據險下寨墾地栽木使根本可恃然後出兵襲人若其引去徐爲後圖乃全師保勝之道諸將皆曰善于是鼎足以爲營仍約逐軍選募精銳旦日濠州俊

遣斥堠數輩還俱言濠州無金人或謂金人破城之後無所藉又畏大軍之來諱已去矣乃再遣騎數百往探皆無所見俊遣將官王榮謂錡曰已不須太尉前進矣錡乃不行惟沂中與王德領二十餘騎往以兩軍所選精銳策應之四更起黃連埠午時騎兵先至濠州城西嶺上列陳未定有金人伏甲騎萬餘於城兩邊須臾煙舉城上伏騎分兩翼而出沂中謂德曰如何德知其勢不可乃曰德統制官也安敢預事太尉爲宣撫利害當處之沂中皇遽以策麾其軍曰那回諸軍聞之以爲令其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一 宋二十八 至

走散亂南奔無復紀律其步軍見騎軍走謂其已敗皆散金人追及步軍多不得脫殺傷甚眾己酉韓世忠引兵至濠州庚戌秦檜奏報韓世忠距濠三十里張俊等亦至濠州五十里又岳飛已離池州渡江去會師矣帝曰首禍者惟烏珠戒諸將無務多殺惟取烏珠可也澶淵之役達蘭既死真宗詔諸將按兵縱契丹勿邀其歸路此朕家法也朕兼愛南北之民豈忍以多殺爲意乎辛亥韓世忠與金人戰于淮岸夜遣游奕軍統制劉寶率舟師沂流欲劫金人于濠州金人覺之先遣人于下流

赤龍洲伐木以扼其歸有自岸呼曰赤龍洲水淺可涉金已遣人伐木欲塞河扼舟船請宣撫速歸我趙榮也諸軍聞之皆以其言為然世忠亦命速歸而金人以鐵騎追及沿淮岸且射且行于是矢著舟如蠅毛至赤龍洲金人果伐木漸運至淮岸未及扼淮而舟師已去金人復歸黃連埠王子金人自渦口渡淮北歸此事碑載未晰碑云除樞密使副上表乞解樞務乞骸骨除太傅進封福國公賜第都城史云秦檜收三大將權四月拜樞密使遂以所積軍儲錢百萬貫米九十萬石酒庫十五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

宋二十八

五

歸于國十月罷為醴泉觀使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奚童縱游西湖以自樂南宋書云拜樞密使替中統制官各徑達御前有不服者洵海違言詔令俊飛燕之秦檜縛軍吏胡著將以搖動世忠飛密報之續通鑑云世忠既拜乃製一字巾入都堂則褻之出則以親兵自衛檜頗不喜老學庵筆記云韓蘄王既解樞柄常遊湖山間李晦叔自楚州幕官來改秩而失一舉至冷泉亭愁坐遇韓來矜其狀問之李不識韓見姿狀魁異乃告以實韓曰某有一紙明當相贈李畏

謝明日一吏持牘授之仍助以錢三百千李遂陞京秩修牒詣府謝韓不復見武林紀事云世忠周遊湖山而於冷泉亭尤多盤桓又建亭於飛來峰之半顏曰翠微晚年嘗作小詞甚清逸凡此皆碑所略者碑云紹興十一年進封福國公其秋顯仁皇后龍駕來歸王朝謁于臨平明年進封潭國公十三年進封咸安郡王史云十二年改潭國公顯仁皇后自金還世忠詣臨平朝謁后在北方聞其名慰問者良久是朝謁顯仁在封潭國公之後也高宗紀奉迎皇太后乃十二年八月辛巳事碑作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

宋二十八

五

十一年與史不合續通鑑云十三年正月癸巳韓世忠請以其私產及上所賜田統計從來未輸之稅併歸之官從之二月乙丑進封咸安郡王時劉光世始薨舊功大臣惟世忠與張俊在俊勳譽在世忠左特以主和議為秦檜所厚故先得王至是世忠願輸積年租賦於官乃有此命攷異云韓世忠所以得王墓碑及諸書皆不載其制詞云願以賦租併歸官府重為遠議實麗前賢蓋度越於常人宜顯頌夫異數即指此也碑云二十一年八月四日續通鑑王申作王申薨于私第之正寢碑前云賜第都城

此云私第正寢而不詳第在何處續通鑑云二十一年九月丁巳增築景靈宮用韓世忠賜第爲之期年而畢是世忠賜第卽景靈宮址也續通鑑先三年二月乙酉詔臨安府建景靈宮其後創於新莊橋之西以劉光世賜第爲之據此則劉光世第與韓世忠賜第相連而新莊橋景靈宮乃合兩家賜第爲之不止世忠一第矣咸淳臨安志新王府在前洋街紹興同凡兩賜第一在清湖橋西蘇以爲左藏庫基一在新莊橋西獻以益景靈宮遂徙今處高宗嘗名其闕曰懋功景靈宮在新莊橋之大書三字賜以爲扁云云西新莊橋亦名祥符西橋在餘杭門內北新隅車馬門之南似卽今杭州府城武林門內教場火神廟之地此則賜第之所在也世忠以八月四日薨至九月四日其第卽改築景靈宮可知宋時賜第生則居之歿卽歸之朝廷子孫不得復居矣碑云錫尚方名永龍腦香以敘史云賜朝服貂蟬冠水銀龍腦以敘碑云所以慰卹其家甚至遣敕使徐仲護葬事續通鑑云其子直敷文閣彥直直祕閣彥樸彥質彥古皆進職二等又命容思殿祇候徐仲護葬事碑于冠服及徐仲之官四子之進職皆略而下文敘彥朴云奉議郎直顯謨閣蚤世續鑑則云直祕閣而不言蚤世史併不載彥朴皆互異也碑云王絕然變色曰相公莫須有二字何以服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二十八 五

天下史云岳飛冤獄舉朝無敢出一語世忠獨援楸怒語在檜傳又抵排和議觸檜尤多或勸止之世忠曰今畏禍苟同他日瞑目豈可受鐵杖于太祖殿下中興紀事本末莫須有作必須有何以服天下作何以使人甘心續通鑑攷異云朱彝尊謂宋史作莫須有未若必須有爲得其實徐氏後編從之今攷熊克小紀作莫須有是宋史所本也據此碑則亦作莫須有又按史世忠傳云語在檜傳檢宋史檜傳並無此語惟岳飛傳云獄之將上也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語與碑同然則史作語在檜傳者蓋在飛傳之訛也碑云弓之有克敵太上以其制下兵部及頒降諸將者是也續通鑑云十一年六月甲戌詔有司造尅敵弩韓世忠所獻也帝謂宰執曰世忠宣撫淮東日與敵戰常以此弩勝朕取觀之誠工巧然猶未盡善朕籌畫累日乃少更之遂增二石之力而減數斤之重今方盡善後有作者無以加矣然續鑑但言詔有司造尅敵弓據碑則連後貌鑿連鎖甲掠陳斧皆下兵部也凡此皆碑略而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二十八 五

諸書加詳者其有碑與諸書小異者高平嶺史作
高平嶺駙馬郎君兀哆史作兀哆底河史作藏
底河轉進武副尉史作進勇副尉土遜敢勇二十
餘人伏堰橋至今杭人呼堰橋為得勝橋史作兵
二千伏北關堰杭州府志云德勝橋一作得勝在
覓渡橋直北夾城巷東咸淳志舊名堰橋韓世忠
于河掩擊苗劉故名德勝陸之清溪洞史作清溪
峒縛偽八大王格殺數人史作數十人獨與蘇格
等五騎俱史作五十騎虜騎五千餘史作二千餘
勝捷軍統制張師正史作張思正別將以後軍先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二十八 五

退別將史作陳思恭皆斬左右趾以向史無趾字
楊國夫人史云世忠妻梁氏封安國夫人三守鎮
江兼制海道史云為浙西制置使守鎮江以二百
人伏廟中史作百人除檢校少師武威威德軍節
度使史作少保除王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
使史作副使白棉山史作白面山兀木號知兵聞
大軍倉卒南還喜甚史作聶兒李董聞世忠退云
云與虜酋厲兵秣馬直趨江口至大儀嶺通鑑云
捷不野擁鐵騎逼大儀各持長斧斫馬足史云各
持長斧上堪人胷下斫馬足擒其驍將捷李耶史

作捷字也續通鑑作捷不野除少保武成威德軍
節度使改除武寧安化軍節度使史云五年進少
保六年授武寧云云東人及太行羣盜東人史作
馬秦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史無南字毋拜太師
以是年八月四日薨史于拜太師在八月薨後本
宋史太師此皆碑文互異也碑于茹氏秦國夫人
誤作太史之下刊去六字据碑傳有周氏新國夫人六字碑
云王之子彥古方居新國夫人憂則立碑之時新
國夫人已卒且彥古似即新國所出不知碑何以
刊去此六字也又兼節制水軍下刊去八字碑傳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二十八 五

云今家居終新國之制世忠有四子彥朴蚤世彥
直彥質彥古俱存而請謚立碑獨有彥古則其時
彥古官位較顯得以上請也此碑之立距新王薨
已二十六年王初薨時飾終之禮頗為簡略殆由
和議之成本非王意而岳忠武之獄王在朝堂又
直言其誣槍實深銜之故薨時其子未嘗上請直
至淳熙三年槍死已二十年始請立碑且得直書
罷兵還朝之事耳碑在靈巖山西剎先曾祖贈資
政大夫大理寺卿墓在靈巖山北麓村硯山之下
去韓墓不遠每值拜掃過此輒摩挲碑下然穹碑

細字不能詳玩今得張古餘太守所贈搨本始克
展讀且以其文至一萬四千之多而與諸書參校
仍多所略因詳攷之并互異者備錄以資參攷碑
中缺字甚多錢君侗在嘉定有書賈以宋刻杜大
圭名臣碑傳求售乃取此文與碑參校凡碑闕字
得盡補注然碑傳有與碑字多寡互異且尚有譌
誤之處不可從者仍從碑文之舊又碑傳缺一頁
自王怒且罵至陸必元止碑於此頁所缺五十餘
字無從校補矣今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杭州
文瀾閣貯藏四庫全書名臣碑傳業經錄入好古
之士不難就閣謄鈔則此碑缺字可得其全矣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二十八 天

潼川府學泮橋記

碑高八尺八寸廣五尺三寸十
八行行三十四字正書篆額

水與道同體故帝王資已建學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
宮則又其等也潼川古大政學視泮宮口與泮有泮水
湮塞歲久乾道九年夏祿掌郡文學 太守馬公諉
已濟復或謂文明之地地缺不宜按類水之制自西而
南而東式方皆水直南當輿梁以道往徠於是即土為
橋鑿渠通水使東西相承上施欄礎以延波光旁列四
欵以同植植視之流貫若式四然其决也論定役興春

鍾四集疏關立就方命釘焚而 馬公奉祠西題

提點刑獄何公兼府事令未及下首聞特功若出已
意即鳩工伐石具舟運致斷鑿扁礪靈動雲合口砌平
布网淪規畫祿適被潛檄試貢士武信暨題則見鰲橋
飛虹流水印璜風日凝瀾月星澄瑩儒學氣為頓增爽
儼芹藻青衿超然若生於千百載之上而獲游先王之
庠序矣士口口古及術非才非不逮也政教失軌物
廢習見苟簡志氣無所發越而胥流下也道學之妙口
焉而得者深而艱感焉而得者易而樂故職教化者示
之德行寓之形器樂孟几杖有銘宮室車服有度皆所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二十 天

以使學者目擊心悟怡然自得也浮圖老子之居精極
摩麗猶能起人敬信矧夫水有澤物之仁清明之智流
行適宜之義盈不踰節之禮進二不已之誠聖賢寄意
於此蒙類最遠 二公深明制作之本力補墜典之
缺諸生入門而見古制升堂而味古書終日所從事者
無非先王之舊其胸中豈不翻然有感而思自致於國
人之地哉繼自今賢才輩出然後知泮水之復果益於
名教也 馬公名騏字德駿立 朝為中書舍人

何公名熙志字忠遠立 朝為御史臺檢校官
道學政事藹然俱蜀苒輩其所建立可紀類如此淳熙

元年六月既望門生從事郎充潼川府學教授白祿記
門生迪功郎新劍州陰平縣主簿主管學事胡鼎書并
篆額

魏城縣通濟橋記

碑高九尺六寸廣四尺四寸
十三行行二十七字正書
承議郎知魏城縣事尹商彥書

緣兩蜀道長安道襄漢畢出於魏城縣車輿步騎往來
日經屬縣緣大窰其深二十尺廣六倍官舊為梁叢木
索土茂漲潦不能支輒蕩去吏循故蹟微木於民得大
小六百章迺復就民勞於成毀病之而販負細人適當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

宋二十一

平

壞多涉溺溪之上有為浮圖幢石者招其險魄也余為
之宰始命伐石于西山得為柱者十有六為版為楹者
半率巨壯力敵百鈞板其趾穿植以柱柱為三門壓以
楹又為方砥層累於兩柱之間架木為梁閣其上凡二
十楹其廣如溪從十有八尺飛簷列檻其隘如前丹矚
輝明氣象偉傑北道千里行者創見經始於淳熙己亥
十月之望斷手於庚子二月之朔是役也費甚廣以儼
工市材而民不知橋成越四月水大至濤鼓風湧與梁
爭高而砥柱岌立飛閣渠渠若丘陵焉驚流無以用其
暴於是可以紓民之役而遺行道之安也通濟舊號大

其字以揭之庶後之君子由其號以知其實有以敬其
事是年秋余秩滿去邦人具石請記以文謝不能姑為
誌其略

按魏城縣宋時屬綿州巴西郡總隸于成都府路
其地北達關中東通荆襄碑故云長安襄漢畢出
于魏城縣也八元以後縣省入綿州今仍之碑無
建立年月据碑云斷手于庚子十二月之朔則當
立于淳熙七年

友石臺記

碑共四石各高七尺六寸廣三尺五寸三分第一第
四兩石皆六行餘俱七行每行皆十九字行書在建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

宋二十一

空

友石臺肇慶吳公南園勝處也臺因墩形不事培刻秀
有大柳樹如削蓋然風藤月篠從而附益之清蔭周覆
可容六七客肇慶羣石置其上所以悅觀瞻而供遊
憩也石出吾里無嵌空奇怪之姿特以其介然若英毅
之氣鍾結而成者皆取以自近焉倚立參錯如拱如伏
遊其間者莫不神竦意動吾知肇慶之不苟為此戲也
徐而物色之老而耄耄有若純臣者示人以忠不玉其
佩有若所子者示人以孝容儀偉麗有若奮威者示人
以勤詞氣剴切有若徂徠者示人以直有數馬而對若

御史之謹者有穴城而戰若統軍之雄者異派同宗斷
新稟稟是以知肇慶之所取亦吾平昔之所樂親也附
翁介而沉者次之爲勇力所驅者次之能言以惟除三
品以冒除隕星以妖除化婦以執除一有是玷雖瑰瑋
亦棄是以知肇慶之所擯亦吾平昔之所欲疎也夫以
咫尺之地數拳之石寓意深遠如此則周旋於斯孰不
砥礪苟逐物從好以茲爲小而陋也則雖擴六合爲基
立五嶽爲塊邛林蔽其左江漢流其右自達人觀之亦
掌中之一物耳曾何足大焉惟隨見而足恬然理會則
又何大小之別主人方刈柳源之稻釀明月之泉數招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五

客徜徉于臺上儻以此說爲是與則倚而歌據而瞑皆
吾之三益也因以文記之此 屏山先生紹興甲午
年間之所撰後學朱熹於淳熙己酉登臺誦記仍稽年
譜而知 閩憲吳公所築乃肇慶榮滿時仰慕高風拜
手敬書以遺 公之孫子焉

友石臺記朱文公淳熙己酉年書記後書云此屏山
先生紹興甲午年間之所撰按宋史儒林傳劉子翬
字彥冲學者稱屏山先生以大儒之文得朱夫子書
之而益彰矣朱夫子書似不一格他所見者不具論
惟傳得家傳詩禮四大字筆法端嚴此書則極流動

然端嚴者自逸流動者不放要是中正和平之氣流
溢于筆墨間者也是碑在福建建寧府載天下金石
志中

觀妙齋金
石攷略

按此碑無建立年月未有朱子跋云此屏山先生
紹興甲午年間之所撰後學朱熹於淳熙己酉登
臺誦記云云紹興無甲午甲午歲爲淳熙元年攷
宋史劉子翬傳卒年四十七不詳何年傳稱父幹
死靖康之難子翬廬墓三年服除判興化軍計其
時當在建炎末年羸疾辭歸武夷山不出者十七
年其作此記當在此十七年中而以意度之所謂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五

甲午乃甲子之訛是紹興十四年也傳又稱熹父
松且死以熹託子翬及熹請益卒爲儒宗蓋朱子
從學于劉子翬故跋此記稱後學跋作于己酉爲
淳熙十六年距子翬作記又四十六年是時朱子
當是主管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力辭除祕閣修
撰奉外祠之時也跋稱登臺誦記似記已刻于臺
上然無明文而又有紹興甲午之訛不敢竟定爲
甲子則碑無可系因系于朱子作跋之年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終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宋二十九

漢陰鳳凰山神碑

碑高七尺三寸廣五尺三寸二十六行行四十五字正書篆額在漢陰

宋鳳凰山神昭烈公廟碑

漢陰之鳳凰山爲山鎮最鉅再導嶧冢內方雖於

夏書不述顧饒風女牛山峙其西東氣象獨磊落

雄秀金海濱之爲望宜建嶽號降神宅靈

日大振顯按圖經山亦巒排嶂疊爲層十有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二十九

二如翔羽矗立千仞綿表盤踞踰數

百里漢江繞其陽月河注其陰上列三湫下溉萬頃雷

風雲雨蛟龍山祇木魅百怪屏衛異時

宿將嘗據其險以備攻守其亦臣伏橫陸夷曠行

於不斷神之啟當式祝號加公爵日昭烈賜廟額日靈

以崇不塊帶京至

帝發祥之祝融汾之臺駘司山鳳

祀秩水旱疫癘則祭元豐初神以雨

雪錫神之聰鑒歆依民和相影響

暨鳳立祠同委壤惟神之貌象物儼然宣撫岳

飛奏請申命神冠玉立慘氣威駭心動目恍若見其驂馭

羣龍揮斥雷風漢紀將軍生面烈矧惟邃殿寢官長廊崇庶脩門廣庭潭

渾巍巍其齋祠室井甍庖廩列豆華煥鮮麗於神之彤享稱其

尊虔且於茲山增輔壯之祝史則椽棟

摧甚於贖守帥四明楊公往返展敬愀然屬

邑令何君神而愧公之志敢不恪恭敎事於

時道洽民格費竹木瓦甃鐵石丹堊以枚數斤會者四萬八千有奇

百工鳩力計給墮廢經始於紹熙改元八月癸未訖事於中冬之戊寅

此公持本道漕節歸重臺府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賦二詩冠冕前作又大書廟之額榜侈其光華歲
 遂大熟無水旱疾癘先是已酉冬 公以□□□□
 □□□□□鐵石之心始敷密雲已布水沉之烟未斷
 雨雪其雩之語揭於謝文士夫老交□爲美□□□□
 □□□□□□公像以誌崇陰仲以爲君子忱誠通
 天寅熒之柄實總理百神 公抱負道學德業初遷
 撫□□□□□□威伸於雷霆之餘迺沐以春
 和之膏澤有如去橫費禁苛歛安邊陲和軍心興學校
 作士類重農政□□□□□□險灘網舉條叙密輔
 宏化列城叢祠方率職惟謹鳳亭繪像何翹迓大江之
 月升太山之雲然令與民敬□□□ 神屬仲記脩
 廟工役因詔遺思於無窮嗚呼字內山多以鳳名茲山
 獨倚 神爲重 神之祠又倚 公爲重異時
 山可磨滅 公之德永配 神不朽石泉寄在景
 仰令具碑文請巫書刻之仲三薰臨文□之古碣其□
 □雪風雷祥祝異兆書之殆不勝書第欲鏟去箕筆刪
 鬼愁志怪推顯晉□□章僊翁飛蛇之逝□□□□
 □□□□之德與山俱高令青城忠義故家撫仲之言
 日然足爲記紹熙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議郎宣差
 知金州石泉縣兼管勸農公事王仲記承直郎宣差知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二十九 三

金州漢陰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何習書眉山家應龍
 篆額

按是碑乃宋紹熙時所立鳳凰山神廟記碑爲風
 雨所蝕幾不可句讀就其文觀之知山神於宋時
 曾加公爵并賜廟額宣撫岳公又奏請裝脩貌像
 殿宇頗稱宏敞其云上列三湫下溉萬頃當是謂
 龍神也鳳凰山在漢江左岸故曰漢江繞其陽月
 河注其陰月河卽水經注所稱之月谷川也今漢
 陰城實在漢水之北五十餘里襟帶月水地無高
 山峻嶺左右坡坂殆卽水經注所謂月坂歟鳳凰
 山峻嶺江岸高插雲霄宜爲宿將據守以備攻討
 攷北史謂之金鳳山袒官陝右時因公至此徧訪
 地志旁詢鄉民山神祠宇絕無人知惟殘碑斷碣
 委棄榛莽而已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二十九 四

山河堰落成記
 磨崖高七尺四寸八分廣一丈九尺八寸四分共
 十六行行九字每字徑六寸許隸書在褒城縣
 紹熙五年山河堰落成郡太守章森常平使者范中莪
 戎帥玉宗廉以二月丙辰徠勞工徒堰別爲六凡九百
 三十五丈醴渠四百一十丈木目工計七十二萬四千
 九百有奇工以人計一十五萬九千八百有奇先是四

率夏大水六堰盡决殊使考被 旨兼守事會凡

役慨念民輸當四倍於每歲之常廼官出錢萬緡爲民
助查沈賈嗣祖晏表張柄實董其事

按宋史河渠志山河堰祇載乾道七年吳琪發卒

助役修堰之事此後無文自乾道七年至此僅二

十餘年乃以紹熙四年大水决六堰此堰被决遂

致重修晏柔臨淄人知南鄭縣見都君碑題記

顏魯公送劉太冲叙

碑連額高五尺二寸廣二尺五寸兩截書上截十三
行行十二至十四字下截十七行行十七字行書額
書正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二十九 五

口口口口城之華望者也自開府垂明於宋室澤州

考績於 國朝道素相承世傳儒雅尚矣夫其果行

脩繁斯文彪蔚鄂不照乎移華龍驥驤乎雲路則公山

正禮築高足於前冲與太真嗣家聲於後有日矣昔余

作郡平原拒胡羯而清與從事掌銓吏部第甲乙而超

升等第尔來蹉跎猶居卑位雖才不偶命而德其無鄰

故冲之西遊斯有望矣江月弦魄秦淮頂潮君行句溪

正及春水翦裁之子道在何居魯郡公顏真卿叙

右顏魯公帖口番本廼送劉太冲叙也併及其仲氏

太真口舊唐史文藝有太真傳不紀其與伯氏繼登

天寶上第文集三十卷見館閣書目墓在縣北號柘

塘神市人月有祭禱必應深陽人尤神之神道碑裴

度譔蔣潼書昔曾易置口屏旋轉縣齋拔刊官初得

之縣庖下僅存口百七十有九字同郡李兼經從相

與起口鄉賢出其家藏顏帖再摹入石并斷碑口口

聽壁叙言彭城華望以劉於此邑爲著口口墓云宣

城陳留是也開府澤州公山正禮表其先世也平原

從事銓部甲乙顏常汲引口也蹉跎卑位悼其窮也

句溪春水此邑時屬宛陵也鄭薰北望樓記言元載

貶顏夷陵別駕後遷廬陵刺史道出蕭塘有左伯桃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二十九 六

詩第序腦亡太冲彭三字考汝越帖亦然莫可補闕

云慶元己未上巳宣城戴援跋邑人秦堦書額

毗陵潘壽仁模刻

顏魯公送劉太冲叙鬱屈瑰奇于二王法外別有異

趣米元章謂如龍蛇生動見者目驚不虛也宋四家

書派皆出魯公亦只爭坐帖一種耳未有學此叙者

豈當時不甚流傳耶真跡在長安趙中舍士楨家以

余借摹遂爲好事者購去余凡一再見不復見矣淳

熙秘閣續帖亦有刻 畫 筆

右叙載魯公集行書筆筆作折釵股法爲顏書之冠

按宣城戴授跋云得劉太真墓碑于縣庖下同郡李兼經因出顏公送太冲真蹟遂刻石同置縣齋此碑蓋刻于慶元間趙氏已不及見然真蹟猶藏于陝西東氏吾邑宋閔叔遇東孝廉于京師獲見之紙碧如玉墨黝于漆歷數百年如初落筆者首闕劉太冲彭四字與刻本合冲弟太真史有傳登天寶上第文集三十卷神道碑文裴度撰蔣潼書史既不為太冲立傳而太真傳又不及其兄微此碑冲幾湮沒無聞矣米元章書史云此序碧牋書王欽臣故物也華陰王宏撰云此序真蹟為渭上大宗伯南子興先生故物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一 宋二十九 七

一孝廉借觀未還而逸其姓豈即東孝廉也耶金石錄補

劉太冲帖碧牋書宋時為唐珂所收其子常語米老謂與智永千文柳公權等書同墓則世間已無此帖矣而董思翁跋又謂在趙中舍士植家當時有寄為王洗購去之語豈果為晉卿所得故流傳至今耶又米氏書史稱珂將才不偶命而德其無隣九字剪去今此帖九字無恙獨闕首行五字不可解也蓋唐人善鉤摹或別有搨本亦未可定此序不記所作之年按序中有秦淮頂湖句溪春水之語亦當在刺江寧時公以乾元二年六月自饒州移刺江寧明年二月

追為刑部侍郎在江寧者僅八月則知此序與送蔡明遠叙同時皆當在乾元二年也又叙中言昔在平原拒胡羯而請與從事乃知公以平原刺史拒祿山時太冲實與有功而舊史但稱清河客李萼不及太冲非有此序則太冲一段謀畧幾沒殺千古矣則知此序關係太冲不小非直移贈而已此序碧牋書碧牋宜墨故在顏書中獨為神潤竹雲題跋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一 宋二十九 八

彭三字尚完冲字有微闕劉字闕右半劉上尚闕三字則不可知何字矣虛舟題跋

寧遠記

碑連額高六尺二寸五分廣三尺七寸八分兩截書上記十九行行二十五字下條目二十行行十五字

正書錄額在

寧遠記

國子司業王介記

國子錄陳一新書

開禧二年今兵部侍郎戴公溪為司成有李迥功壽朋者老矣不仕養於學謁司成具道太學有義家久弗葺

可成樂聞之亟訊其顛末云昔淳熙間故待制張公宗元以所得分地七畝餘弃之學以葬遠方士子之不幸而死者名廣惠山出清波門並城而南過劉寺五六里道梯子領步漸高坡隴相屬至方家壩即其所也山之東爲官衢西直循王府山其南接民家方氏墓北距郎主簿山廣袤十有五丈幽靜閭寂面勢頗稱舊有守者廩稍不繼棄之去以故殯者少地益不治司成命學錄李君元白孫君淵往視之舊殯凡九各有表識喟然歎曰朋友死無所歸於我殯是非學校之責乎乃哀金錢加修焉即土周而藝以石循山趾而繚以籬徹舊門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二十九 九

而改作之增爲三間以備時祀之所廣出入之路復命守者給以券食既成祭以安其神又定津送之費官以給之制時祀之式使歲舉行之榜曰寧遠司成之惠甚渥也嗚呼士不幸而死又不幸而貧或遠不能以歸葬則殯於此者豈不愈於寄之僧舍乎朋友致歲祀墓丁供洒掃政使有家殆不過是昔延陵季子葬其子於贏博之間三號遂行孔子以爲合於禮然則斯殯也而遂葬亦豈不可雖然庸廩不繼時祀不修則朋友義廢而寧遠之意荒矣尙其永念之哉

嘉定元年九月日

條目如后

一每歲清明舉錄前期關諸齋每齋率錢叁銀省委公厨具鷄黍之屬至日舉錄一員輪請長諭二員同詣義冢致祭遇晴則行其儀用鷄黍從食果子共十豆酒各三酌墓神用鷄及果子共三豆酒亦三酌並備祝文香茶之屬祭畢以所饌給墓丁並隨行僕從元造長卓貳隻用畢仍寄留墓丁家

一兩學生員有不幸身故家貧地遠合葬義冢之人本齋長諭保明申舉錄備申本監請官會貳拾千充結砌等費委舉錄長諭及其鄉人營辦非就義冢安葬者不給葬之日請本齋集正直日送至墓所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二十九 十

一募丁陳勝月給係轉運司給到小券一名專充看守不許本監人輒行攬請如或運司給付不時許墓丁經監投狀本監即與施行 陳口口刊

按此碑杭州府志引武林石刻記僅載撰書姓名及高廣行字之數不言碑舊立處所李制府衛西湖志金石卷并不載此碑可知此碑之不顯於世久矣碑云開禧二年今兵部侍郎戴公溪爲司成

宋史儒林傳戴溪字肖望沈光作戴溪春秋永嘉人淳熙五年爲別頭省試第一按宋史選舉志孝宗時在廟請要官

期親許... 考按北... 紹熙初... 檢討官... 判未行... 知樞密... 召為資... 兼祕書... 以宣奉... 如此據... 史皆畧... 里道梯... 興十八... 云俗稱... 二萬緡... 畱青日... 香火院... 湖後集... 寺牌金... 梯雲嶺... 安志在...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二十九

水注谿曰... 水厓曰... 知有方... 皆不可... 中所列... 生用意... 正字通... 貫同宋... 初製銅... 文省準... 十五為... 日揚得... 此記中... 無有知... 澱山會... 碑高三... 頌題會... 會靈廟... 祀天下... 所以報... 在是典...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二十九

能役鬼工各開湖渚流以河水患 激湖之

靈其季也罔罟之利舟析之益民歌與豐苗害不生一

方之氓均飢其惠嘉定七年孟夏大旱奔走群望有禱

輒爽知縣事李伯壽命主簿陸屋躬至巖扃檀木始然

水立晝昏濺沫飛濤沮沱冠裳傍晚辟易陸固自若不

衡不倚若有相者得魚得蛙速雨之徵必冀所求不獲

不已白魚既躍蛙亦隨至霈雨霽注三日足用歲大有

秋申聞 朝廷錫號會靈揭榜之辰陸乃肅齋負

奉其行以侈 君賜以荅 神貺觀者如堵震動

山谷水天一碧幽巖成若黃者船背歎未曾有相砥而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二十九

作曰 神來止茲福我茲土千有餘歲不知幾縣吏之

禱於斯也一朝潛德撒覆於吾賢父母之手久矣吾

神恒其德而敷其惠也褒封之後凡所以惠我者亦豈

有加於疇曩而貳其心故獨嘉吾賢父母能講明政之

所先務使 朝廷恩渥不及尸素之鬼足以風厲

素食忘事之人俾敏厥修予聞而嘉之遂彙括其言而

文之俾修歲時之記者歌之歌曰

湖山方蒼蒼湖底方天泱泱樓凌空虛突兀方金銀錯

舳艫方轉輸杭矰方繞湖不知其幾千萬方寄豐凶於

慘舒烟冥冥方雲澹風蕭蕭方葭莢貝闕方襲靈官物

不疵癘方民不頌頌煥方榜題雨露方新滋 神之靈

嘉定九年孟秋既望前台州報恩光孝禪寺住持嗣

祖居簡記

寄理 勅賜進士出身嘉興華亭支鹽官建安

徐榮叟書并篆額

激山普光王禪寺住持傳法僧 立石 高舉刊

按此碑撰者僧居簡書篆者徐榮叟居簡自稱前

台州報恩光孝禪寺住持雲間志載明行院記則

云勅差臨安府淨慈光孝禪寺住持北磻居簡記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二十九

嘉熙初元立此碑立于嘉定九年彼碑則在後二

十一年矣 四庫全書錄其所著北磻集稱居簡

字敬叟潼川王氏子嘉熙中敕住淨慈光孝寺因

寓北磻日久故以名集其集詩文各為一編宋代

釋子兼有詩文者惟契嵩與惠洪契嵩之文博而

辨惠洪之文輕而秀居簡此集不摭拾宗門語錄

而格意清拔自無蔬筍之氣據此則居簡工文觀

此碑可得其槩矣居簡晚年又嘗住嘉定南翔寺

今尚存二碑是其所撰也徐榮叟宋史有傳字茂

翁煥章閣學士應龍之子及考應龍傳不詳何貫

朱竹垞洞霄宮提舉題名記作浦城人此碑自稱
建安與題名記異傳稱榮叟嘉定七年舉進士歷
官通判臨安府累至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未嘗載其初任華亭支鹽官蓋史略也碑云勅賜
進士出身此爲後人承銜用賜進士出身之所昉
而此上有寄理二字未曉其義以臆揣之當與權
攝治理同謂支鹽官非其本職一時暫寄耳其云
嘉興華亭則此時秀州已升嘉興府也支鹽官宋
史職官志食貨志皆不載此官雲間志倉庫有支
鹽倉在縣西北三十五步乾道六年閏五月奉朝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二十九

旨移置本縣又解舍凡十支鹽官解舍列于第十
是其職居于各官之末蓋卑甚矣解舍在縣南二
百一十步榮叟之居此官志亦無傳可攷碑云嘉
定七年孟夏大早知縣事李伯壽命主簿陸屋躬
至巖扃植木始然水立晝昏濺沫飛濺沮洳冠裳
傍晚辟易陸固自若不衡不倚得魚得蛙連雨之
徵白魚既躍蛙亦隨至霈雨霽注三日足用朝廷
銀號自靈揭榜之辰陸乃肅齋資奉其行觀者如
堵震動山谷云云雲間志不載災異華亭縣志詳
異不載嘉定七年之早知縣事李伯壽雲間志僅

載知縣題名云李百壽嘉定七年任而亦無傳百
壽伯壽志與碑異或志有傳寫之訛主簿陸屋則
雲間志與松江府志華亭縣志皆不列于題名雲
間志載主簿解舍在縣西七十步又亭館條下云
公餘風月在簿廳後嘉定九年簿四明陸屋建始
知屋是四明人也以求兩有應之主簿可謂賢矣
而志乘無傳賴有此碑傳之咸淳臨安志載陸屋
號盤隱官府判嘉定中與僧居簡倡和而不詳其
貫四明可據以資互證又檢靈隱寺志載屋所作
冷泉亭放開水一詩云泉聲飛出開委折綠陰間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二十九

此地原無暑多時不入山草欹疑石墜水定見魚
還難得同援鶴游吟半日閑附錄于此以見其兼
能詩也碑書楷與蜡同從廣韻也其云民歌婁豐
與唐石經周頌婁豐年句同漢書屢俱作婁說文
有婁無屢新附始有之可知南宋時所行毛詩尙
仍唐本今監本汲古閣本則皆作屢矣濂山今在
平陸登巖望濂湖遠隔二十里外碑云水立晝昏
濺沫飛濺則宋時山猶在湖中矣祈雨取水以得
生物爲驗若今早禱龍洞求得蜥蜴迎歸而雨降
是也得魚得蛙想亦蜥蜴之意故魚躍蛙至爲所

求之俱遂也沮洳冠裳旁睨辟易則風浪中見神
之降矣朝廷賜榜屋親捧而來故觀者震動山谷
大抵神舊有祠至此始有賜額也祠之創始無從
追攷陸廣徵吳地記但云秦時有女子入柘湖為
神卽此祠也雲間志云柘湖今堙塞為蘆葦之場
神亦弗祠今澱湖中普光王寺亦有三姑祠靈甚
湖旁三數十里田者與往來之舟皆禱焉故老相
傳秦時姓邢氏女兄弟三人卽柘湖所祠也至元
嘉禾志稱三姑祠一在府南七十里柘湖一在東
北七十二里澱山湖嘉興府志載海鹽縣秦置後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二十九 七

陷為柘湖移縣武原鄉漢時又陷為當湖移於今
處然則柘湖舊屬海鹽三姑祠舊在柘湖因湖堙
而弗祠則柘湖之祠廢久矣不知何年建於澱山
雲間志未能詳也宋何松年三姑祠記則云秦始
皇時邢氏有三姑長曰雲鶴夫人主沈湖次曰月
華夫人主柘湖季曰降靈夫人主澱湖則是三女
分主三湖而三夫人之號不能詳其為何代所封
今志乘可攷者惟柘湖與澱湖其沈湖之所在及
有祠與否從無述及者此碑云邢氏三女子死而
有靈能役鬼工各開湖泖潴亂流以泚水患澱湖

之靈其季也是亦以在澱湖者為季女在別湖者
為長次二女但柘湖沈湖無明文耳然松年記又
云夫人邢其姓家澱湖東地曰柘谿降聖夫人少
奉普光王之戒故其後遂蒞澱湖夫普光王釋典
向無此佛名至唐中宗時僧伽建寺請名普照王
寺中宗以照字是天后諱乃改為普光王寺語見
曝書亭詩集註安得謂秦女奉普光王之戒耶莫
儻澱山建塔記義燈禪師建塔夢中有榜題曰普
光王寺後請額以符其夢其柘湖秦為海鹽城在
嘉興府南七十里安得謂秦女家於澱湖東之柘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二十九 六

谿耶然則舊說之訛傳自宋時已然矣今觀祠宇
在普光王寺山門外左首數弓之地建屋二進前
為廟門後卽神殿各三楹不甚宏敞而門前殿後
別無餘地可以再增屋宇似此形勢顯係先有寺
而後有祠者松江府志以神為寺之伽藍非無因
也寺初建於建炎元年賜額於紹興八年則其初
基不過在建炎已前當不甚遠農田餘話稱舊有
登禪師者始結廬於山居人捕魚竟日不得就師
問故師曰但以爾舟載土詣吾山當遂所願積累
既久因以建寺蓋山本低小賴漁舟載土積累始

寬所謂登禪師或卽莫儔記所稱之義燈則建炎
已前建寺建炎以後建祠無可疑者碑云神來止
茲福我茲土千有餘歲蓋祖述何松年祠記之語
耳神最靈異謁祠者稍涉褻慢卽有禍災故祠門
常閉不敢輕啟碑在廟庭左壁與沈氏捨田碑內
外相背在牆外者蔓草荒翳從無人摩挲椎拓相
昔總修青浦縣志採訪者不能蒐及遂致失載雖
會靈碑文錄其大要而首尾不具茲幸朱君朗齋
錢君同人以重九登高啓巖扃陟荒逕尋得此二
碑亟爲備錄于此俾後日續修郡邑志時取以補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二十九 九

入也又檢曝書亭集有偕陳同知昂四人登澗山
寺謁秦女祠分得合字成三十韻又陳君緘寄普
光王寺二碑成詩三十韻二詩中皆無一語述及
紹興二十八年沈氏捨田及嘉定七年華亭主簿
陸屋祈雨請額之事是陳君當時緘寄別是二碑
迥與此碑及捨田碑不同而詩內又不言陳君所
寄之二碑何代鐫刻何人撰書所記何事詳玩楊
謙箋註此詩引用莫儔建塔記又載入青浦縣志
者有何松年三姑祠記皆宋人作似應有石刻則
陳君所寄或卽彼二碑今普光王寺內外遍尋除

會靈廟嵌壁二碑之外並無別項朱碑詢之寺僧
亦皆無有見而知之者竹垞作詩在康熙庚辰距
今祇百餘年昔所搨者今不可尋今所得者昔亦
未見甚矣蒐羅金石之難也

羅池廟迎送神辭碑

碑高九尺三分廣五尺五寸十行行十六
字正書後又小字版五行行書在馬平縣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兮進俵之堂俵之舫兮兩旗渡中
流兮風汨之待俵不來兮不知我悲俵乘白駒兮入廟
慰我民兮不嘔兮以笑鸞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
白石齒齒俵朝出游兮莫來歸春與猿吟兮秋與鶴飛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二十九 十

北方之人兮謂俵是非千秋萬歲兮俵無我違願俵福
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杭杜
充美兮蚺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于
世世

宰相進退百官賢之遇石係焉

柳侯名重一世竟老還版繫誰之責嘉定丁丑春良
赴柳幕道長沙謁 帥相安公先生臨別授坡公大
書韓昌黎享神詩俾刻之廟傷其不遇也良甫到官
攝巨柳城繼易僉賓州回白郡太守 桂公慨然從
之於戲 俵賢而口誠獲遇 先生必始終光顯于

朝奚至一損不復用韓之文得蘇而益妙蘇之書待先生而後傳邦人聚觀咸嘆謂若昔不遇疇非遇於今耶 先生察百官之進退有賢如 柳尙何憾如韓如蘇蓋同一際遇大慶也重陽門生從政郎柳州軍事推官權僉刺天台口良謹跋立石朝奉郎權知柳州軍州事借紫永興桂如篋命迪功郎柳州州學教授豫章廖口口書丹

右東坡書羅池廟迎亨送神詩筆意甚佳然較沈傳師所書碑不同者十數字當以柳碑為正東里續集

東坡公書柳子厚羅池銘辭道勁古雅是其書中第一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二十九 三

一碑內步有新船秋鶴與飛昔人證之已明無足論者子厚英秀爵爵未吐沒為明神亦是常理獨惟媿客死當是伊任文態未洗盡耳兪州山人四部稿余無此石刻本然有一墨本乃鄞張君所惠似是先用鈎法具間架後乃更用筆書之者穠艷而勁發有勢疑是南禹先生所臨因此思其原本必絕妙今跋稱是坡公第一碑諒不誣也羅池神能使媿者死世俗驚畏正在此司寇乃以任文態嗤之是董狐筆書

按原碑沈傳師書久佚集古錄言昌黎集本作蕉子

黃沈無子字是刻與沈同又云沈作而秋鶴與飛誤是刻作秋與鶴飛無而字吟下有芍字與集本同金石錄

按此碑韓文蘇書嘉定丁丑天台口良重刻於柳州馬平縣羅池廟舊說相傳估客過柳江者搨一紙即無風波之虞遺亂失去雜入築城磚石中每當築處城輒圯有司知其異物色出之仍置廟中良缺其姓官柳州推官而署其跋云重陽門生所未詳也丁丑為嘉定十年碑當立于是時跋云良赴柳幕道長沙謁帥相安公先生安公當是安丙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二十九 三

宋史安丙傳丙字子文廣安人累升資政殿大學士四川制置大使兼知興元府嘉定七年三月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賜手書召之行李廣德軍進觀文殿學士知潭州湖廣安撫使良道經長沙則詣潭州謁安撫為便也碑刻異同已詳諸跋不具論

建康府教授西廡記

碑高四尺四寸廣二尺七寸八行行三十字正書在江寧

余同年進士諸王官教授四明范君之子允分教金陵貽書於余曰金陵學官舊惟一員今西廡是也 紹興

初留守尚書石林葉公以行都請增置故東西對立西廳歲月最久棟宇寢壞殆不可居亮到官之初懷一日必葺之念而未敢及其私既七月學政粗畢始請于郡留守侍郎陸興李公慨然與念捐金與材委吏督工撤而新之其規摹位置受成於亮而財物出入則有司存經始於嘉定十四年十月之庚午落成於十二月之丙寅舊門由學宮以出今易而南西直秦淮橫挹鍾阜朝夕縱覽心目開明亦足自壯幸爲我記之余辭不獲命因廣其意以復之曰天下之理內外本末初無二致君子居室一日必葺亦猶吾身心不可須臾不加省察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一 宋二十九

重

而使各循乎理也故積基而堂架梁負棟室與深嚴門戶無塵君子之居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望之儼然卽之也溫君子之容也如鏡之明如水之定泛應縱橫無適非正君子之心也自內以及外由末以求本豈容異觀哉子之學既得於家傳又能從先生長者游其必有見乎此想其橫經退食招諸生登斯堂燕私從容凡心目所寓亦必講明乎此不然則一室之安一身之便耳豈子之志哉嘉定癸未上元日朝散大夫起居舍人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鄭自誠記宣義郎充江南東路轉運司幹辦公事趙與勳篆額

右重建建康府教授西廳記景定建康志天聖建學置教授一員紹興九年因左丞葉公奏照西京例增置一員分東西廳東廳在學之左西廳在學之右宋史職官志但載列郡各置教官而京學教授有二員畧不之及亦其疎也篆額者爲宣義郎江南東路轉運司幹辦公事趙與勳攷宗室世系未見與勳名惟秦王德芳九世孫有與勳或卽其人乎石壁尾續治平寺藏輪殿記

碑連額高七尺二寸廣三尺七寸十三行行三十六字正書額題建康府記四字正書

新澤治平寺建藏殿記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一 宋二十九

重

勅額治平其來遠矣因初師置履鉢之地故後人營環塔之宮左眷金陵傍鎮驛道祝龍救旱靈感六朝蓋古石書有可考焉自嘉定之已卯有檀越李清者距寺不二里占繕寺東古彭城上層也每出郊行不厭入寺家世潤屋不慕經營見聞慈善雅所敬重其先捐錢披剃本寺之僧日一十有餘人建藏殿記而化利又有公之施者多不此紀也與夫築梁通津發恩涓惠未易傳許忽一日入山修設與族弟釋法超從容話次題曰此山僧家足矣但延置禪榻歲無生計可供齋厨不若闢堂左隙地而建藏輪焉姑欲寡助常住不亦可乎况

木植合用吾廬有之既而諸請僧員法超法起為之幹
造次以命工計慮獨啓巨誠鼎新創造天宮法輪寶殿
一所及下彫鑿像儀毋容哀外工畢更飾藏輪佛金一
而其興事僣工愈多愈費隨胥隨有畧不憚煩擾值越
昔之月已處落成之舉如土石竹木之工計者奚翅十
萬鈔貲糧緡費之計者奚翅一萬而寺無毫髮之補彼
亦奚慮及耶不虞幹造二釋殿成七八相繼圓寂悉以
藏事委於寶華者而寶華雖不能任得代師起之衣鉢
不容辭焉善哉且人之一發慈言則千里福應况李君
建佛塔廟者乎其功德為如何念惟月浸歲深日更時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一 宋二十九 五

異謹刊諸石永為善信之士之規鑒云書距宋癸未嘉
定十六年七月十五日攝藏事寶華記

時眾徒弟僧普寧志立善達法誠法同寶海資江

都勸緣住持釋

鄂州重修北榭記

碑連額高七尺九寸廣四尺四寸二十五行行四十一
二字正書額題鄂州重修北榭之記八字篆書在江

夏

鄂州重修北榭記

鄂清之勝以南樓北榭並稱南樓縣 元祐改作 元

符未隋口黃公魯直嘗見於題詠惟北榭冠子城之顛

在郡公堂之後不知自何時建立 乾道中于湖張安
國為大書扁榜厥後達官名人稍有為賦詩者然距今
亦五十餘載矣棟宇隘卑日就圯廢莫或顧省一夕大
風震蕩推屋山飄瓦如墜葉舞空屋隨以傾壓不可復
支子城亦久弗治土石墮隄榛莽蒙翳狐狸所窟虺蜴
所蟠於是昉議更葺先增甍北闕表二施崇三丈有奇
南表尋有半崇與北等遂改建榭屋闢而大之敗楹腐
桷悉易以新既成宏敞暈翠與南樓巖然相望始於一
郡面勢為稱雖其高無所不矚而北望為尤宜嘗試相
與憑檻遐眺則煙沙蒼茫天水無際西陵郢杜安陸諸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一 宋二十九 五

山隱隱出沒雲外雲夢之泱泱漢沔之繁詞皆可目略
而指喻羣鴻匹鶴飛翔上下平蕪斷浦杳杳如髮暇日
尙羊不涉級數十武而坐得千里絕特之觀殆前所未
有也惟漢江夏太守所統疆域至遠今光黃蘄安信五
郡之地皆故屬邑春秋時吳楚交戰山師往來之地水
如清發浪濤山如內方大小別雖丘邑變遷而勢勝猶
在與夫孫伯符之所討擊周公瑾之所摧敗陶士衡之
所平矜其遺跡猶可詠訪而考求邾城臨江故堞宛然
嘗笑其規樞特淺淺耳東元規志驕才輕亦弗克有成
三關九隄之塞魏梁交攻或得或弃南北強弱係焉以

見昔人爭戰之力不為無意夫以地之相距雖有數百里之遠而據其要會實皆在吾環顧規置卷舒伸縮之中况郡居全楚上游與江陵襄陽實相為表裏諸葛忠武嘗欲舉荊州之軍以出宛洛公瑾亦謂據襄陽以蹶操北方可圖二人之言若合符節而宋何向之顧言夏口當荆江之中直通雍梁實為津要豈非以地勢便兵力接故耶抑嘗據此論之若昔自南而圖北則易為功自北而入南則難為力故梁末曰陸濩和之敗郡雖暫屬高齊慕容儼死守半歲雖能拒退侯瑱等然卒棄之還南五季杜洪襄據州城遙附朱梁以扞淮南之侵朱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二十九

梁三遣兵援之皆至近地然無救於洪迄為淮南將劉存所克身隕國絕豈天塹之設果足以限南北耶抑或彼或此亦存乎人之圖回習略如何耳夫惟俊傑之士有志於當世要必討論之素精計慮之素熟異時行遊坐息朝思夕維未嘗不在於此故一旦發而見諸施為則必卓偉絕人非臨事隨應率意而為之者所可及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趙孟過鄭請七子皆賦以觀其志夫所謂能賦者豈徒吟詠一時之風物景色哉必也升高而望遠憂深而謀長覽山川之形勝考古今之成敗究昔人漢議之得失與今日時措之宜其所蓄積

操存因感觸而發見所賦之志於是乎在王茂慰新亭之感逸少冶城之諷大較亦茲意也夫是則高明其居處緬邈其臨眺豈但以逸其一身而自適於耳目之間而已哉樹之廢興似未足書然余改作之意非游觀之為則不可不明著以貽後之同志者俾得以周覽而釋思焉嘉定甲申三月丙午眉山李璣記

按此記撰者李璣但叙改作北榭之故而不自述其官位朱史附見兄李壁傳壁璣皆燾之子眉州丹稜人燾先以文學著而壁璣又齊名蜀人比之三蘇史言如此不能知其因何改作北榭也記云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二十九

乾道中于湖張安國為大書扁勝史張孝祥傳字安國烏江人高宗朝累知撫州孝宗即位累知潭州復待制徙知荆南湖北路安撫使其書此扁當在是時孝祥號于湖工翰墨嘗書奏劄高宗見之日必將名世癸辛雜識又載其知京口時大書多景樓扁却公格潤筆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二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宋三十

句容縣五瑞圖并題記

碑高五尺二寸廣三尺一寸二分分作三截上繪圖中七行行七字下二十行行九字正書在句容縣

特秀之芝兩岐之麥同本之竹竝蒂之瓜蓮有一於此足為上瑞况五者來備乎然則 邑大夫與其

同僚所以召和迎祥者亦必有道矣

紹定己丑寒食日漫塘叟劉宰

寶慶丙戌邗城張君侃來宰斯邑越兩歲而五瑞集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二

焉士民歌誦盈耳蓋自有不能已者 漫塘聘君劉

先生言語妙天下平昔不輕許可其歸美於感召之

所自者信矣 山陰王令君亦有跋語暨諸賢序贊

連篇累牘未易悉紀 大夫初不自矜至有謝同僚

之詩曰賡喜聯官忘爾汝故令元化奪胚胎及惠邑

士之詩又曰山川清美天下稀五瑞同時盡紀碑碑

上只言人物盛若言德政愧無之吁大夫其謙矣哉

是歲五月既望免解進士充縣學學長江千里謹書

句曲司成刊

按五瑞圖題記漫塘劉宰為句容邑宰張侃作也

宋史劉宰傳宰字平園金壇人紹熙元年舉進士

調江陵尉真州司法授泰興令父喪起為浙東倉

司幹官然觀時變頓不樂仕尋告歸監南嶽廟理

宗初即位乞致仕乃以直祕閣主管仙都觀端平

元年升直寶文閣未幾遷太常丞就道至吳門拜

疏歸進直顯謨閣主管玉局觀尋卒著有漫塘文

集集三十六卷今錄人四庫全書提要云宰著

編訂作序名曰前集理宗收入秘閣世遂無傳明

正德間大學士新黃從內閣鈔出因授王象賢梓

唐一賦尤為世所傳宋詩紀事云寧宗朝韓侂

胄枋國不復仕自號漫塘病叟卒謚文清此記題

紹定己丑寒食日己丑為紹定二年是時正主管

仙都觀也江千里稱之為漫塘聘君未詳所謂邗

城張侃史無傳宋詩紀事亦不見錄其遺句賴見

此碑江千里充縣學學長學之有長始見於此

陳盛父仙足巖題記

石橫廣八尺六寸高四尺十一行行七字正書

魯國陳盛父位希賈兄晦叔元輝姪朱子俊胡子儀韓

仁父盛父饒德寬兄之官古申是日謁口山遊真巖丹

桂遺香黃花發采舉盃相屬尚羊口暑臨分援筆以紀

歲月時紹定壬辰季秋既望

龍壽禪寺復田記

碑連額高五尺九寸廣三尺二寸六分二十一行行四十三字正書篆額

雲蓋龍壽禪寺復田記

從事郎饒州德興縣主簿裘由庚撰

前奉議郎知安豐軍六安縣事胡遜駕書

朝奉郎改老充江南西路安撫司幹辦公事劉克遜

篆額

教有廢興時有衰盛物有得喪而理無古今存亡之間士君子平心換事權衡於子奪之際者以其理也山林枯槁之士視外物之去來得喪何有而有失則斯有復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二 宋三十三

者以其教也餘物之往復以占其時即時之隆替以觀其教此吾西山龍壽禪寺復田記之所為作也寺興於唐天復中鍾傳據豫章日奏置以處光化禪師官給田三千頃至 我朝祥符間白石道者智新居之徒眾益盛易律而禪當其盛也唱道鳴教宗主其徒代有其人時往事遷人心教泯鐘魚如故而瓶笠之游鮮至矣雖在籍之田棄而不有亦漫不復省紹定壬辰 連帥李公壽朋因法席適虛問僧祖開道價即具威儀迎致開早恭請簡庵符臨濟法隨後讀華嚴入大自在法口至之日口口藹聞禪口口集開知口口可驟也口歲大

歎食口口給慨然口嘆有言寺故有田濟樵口口裏湖

為居民侵冒者八百六十餘畝開命閱籍果不誣謁諸

邑大夫 胡侯視侯仁勇士 委官按視諭不妄盡理

而歸諸寺開欲誌侯之德不忘墮門而謁至再子辭不

獲則告之日子之教以壞色為衣以行匄為食田於何

有後之人始華屋廣居豐衣美食田連阡陌無藝矣然

其歸欲其徒一意精進無衣食以累其心則一也有國

者病其無藝之蠹吾民也為之經制不得貨鬻如世業

比則田之有者不可使無失者不可不復亦口其理然

耳君子之為政一揆諸理起而正之於民無怨於僧奚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二 宋三十四

德子將安所誌乎為子之徒奉子之教撞鐘伐鼓敷座展鉢於一餐一供思所自來以山谷道人食時五觀自律以無盡居士拘溪煮藜自警不徒使大儒旁觀有三代禮樂盡在是之歎則廢可興衰可盛侯之功不唐捐矣吾既以為開勉然見姑獲之旗者必取呼餘皇之舟者必復侯宰邑以畧間將去為郢州別駕北望中原志清河洛得時與位挈輿地而歸 本朝使 趙祖忠簡公義不臣虜之志一伸於六七十載之後則功烈偉矣吾重以為侯勉紹定六年七月日記

頌首 道宣 應堅 祖安 知事 宗起 宗智

淨聰 住持傳法沙門祖開立石

太學靈通廟牒

碑高一尺四寸三分廣四尺一寸五分作六載書每
載或二十一行或七行每行或四字或二十九不等
正行書在
杭州府學

尚書省棟

存心齋論學生林居雅篤信齋長學生黃恭服膺齋
長盧方春齋論林公槐視身齋長章汝鈞齋論黃綱
習是齋長朱應元齋論龔琦允蹈齋長王日新齋論
陳一中存心齋長周或守約齋長陳季彙齋論吳附
鳳養正齋長張玘齋論顏復之特志齋長水丘葵齋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二 宋三十一 五

論周景廟節性齋長陳鼎新齋論蔡夢雷經德齋長
姜文龍齋論林拾誠意齋長高嘉齋論戴鑫率履齋
長陳揚譽齋論潘震孫循理齋齋長胡夢高齋論蔡
廣時中齋長胡嗣家齋論李時秀篤信齋齋論林旂
果行齋長陳將齋論陳士登務本齋長邵忱齋論閻
丘成貫道齋齋長章士元齋論黃時若觀化齋長徐
信卿齋論臧元孫立禮齋長王若訥齋論葉寔劄子
居雅等竊見神祠之立 國典所繫自太學初興廟
貌隨建禱禱祈禱靈異未易殫述如今歲五月初旬
猝載暴九月初借弭火警陰有感孚如響斯答惟是

議立神祠私以護學靈通為稱未該

賜號近者生員陳誌孫形之夢兆以謂不當私界名
稱合經

朝廷陳乞神之有知能為斯言揆之理義殊合典制
矧今際遇

聖君賢相優崇學校若蒙寵榮特昇
恩秩命以徽號使神人兩安為惠實溥伏候

指揮

採奉

勅宜特賜靈通廟為額封正顯侯採至准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二 宋三十一 六

勅 故棟

端平貳年十二月 日棟

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鄭

叅知政事崔 未上

右丞相 邦

特進左丞相 邦

勅太學靈通廟神古我先王各因其方以祠后土示有
主也矧司我首善之地而不褒表之歟

興建學爾以聰明正直妥靈其間凡設篋而入解褐
而去莫不駿奔走在廟用物宏多厥靈炳著不但呵星

妖叱鬼怪而蒸我髦士發揮斯文以爲邦家光斯亦有
陰助焉矣錫之徹侯都以徽號尙庶幾敬祭重祠之意
可特封正顯侯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

端平三年正月九日

特進左丞相清之

右丞相行簡

叅知政事與之未上

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性之

給事中咨夔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二 宋三十一 七

兼權中書舍人

正月十四日午時都事郭□□□受

倉部郎中□□崔端純差除

特進左丞相清之

右丞相行簡

叅知政事與之未上

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性之

吏部尙書關

工部尙書兼權□□

吏部侍郎關

告正顯侯奉

勅如右符到奉行

主事徐元麟

權員外郎 令史高之才 書令史周裕 主管院

相

端平三年正月十四日下

按南宋太學乾道臨安志云紹興元年於凌家橋
黃以慧安寺故基重建有六齋曰升俊經德敦厚
彌新賁文富文此所指乃臨安府學非太學也宋
史選舉志紹興十三年兵事稍寧始建太學續資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二 宋三十一 八

治通鑑紹興十二年四月甲申起居舍人楊愿請
以臨安府學增修爲太學從之是以府學爲太學
也續鑑又載十三年正月癸卯詔以錢塘縣西岳
飛宅爲國子監太學舊太學七十七齋今爲齋十
二曰視身服膺守約習是允蹈存心持志養正誠
意率履循理時中據咸淳臨安志京城圖凌家橋
在豐豫門內即今湧湧金池河之東此是初初府
學之舊基錢塘縣治在錢塘門內之南岳飛宅稍
在其東北紀家橋之東其後即建國子監太學武
學也然則太學非即府學舊基矣續鑑云在縣西
與國子同其址

今為浙江按察使者碑載二十齋曰存心篤信服膺身習

是允蹈守約養正持志節性經德誠意率履循理

時中果行務本貫道觀化立禮校之績鑑增多篤

信節性經德果行務本貫道觀化立禮入齋餘十

十二齋名同績鑑此二十齋僅見此碑諸書皆不

詳不知所謂七十七齋者又皆何名據云舊太學

似指泮都然史無攷碑載存心篤信二齋有齋論

學生齋長學生其餘但稱齋長齋論不云學生不

知是官是生宋史選舉職官二志皆不詳其制碑

載勅文廟是太學后土神祠其靈異之蹟與夫額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二 宋三十一 九

賜靈通侯封正顯稽之史志皆不載則此碑足備

武林掌故匪淺渺矣牒以端平二年十二月降三

年正月九日行正月十四日下勅後系銜云同知

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鄭者鄭性之也參知政

事崔者崔與之也時與之由知廣州召除故注云

未上右丞相不著姓乃喬行簡也特進左丞相不

著姓乃鄭清之也皆據宰輔表知之此後又列銜

名六行四宰輔外增給事中咨夔者洪咨夔也兼

權中書舍人泐其名此後又列銜名四宰輔外增

倉部郎中崔端禮等八人不能悉致矣

嘉熙題名

石高五尺四寸廣二尺三寸三分三行行七字正書

嘉熙己亥歲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希口携家過此與諱侍行

理宗道統贊

碑十六石俱高五尺七寸廣三尺惟第三石四行餘俱五行每行或十一字七字八字不等正書在杭州

學府

御製并書

朕獲承

祖

宗右文之緒祇通

燕

謀日奉

慈極萬幾餘閒博求載籍推迹道統之

傳自伏羲迄于孟子凡達而在上其道行窮而在下其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二 宋三十一 十

教明採其大指各為之贊雖未能探蹟精微姑以寓尊

其所聞之意云爾

紹定三年所製淳祐改元孟春祇謁

先聖就賜

國子監宣示諸生

伏羲

繼天立極為百王先法度肇建道德純前八卦成文三

墳不傳無言而化至治自然

堯

大哉帝堯盛德魏魏垂衣而治光被華夷聖神文武四

岳是咨揖遜之典萬世仰之

舜

於皇聖德至孝盡倫所以為大樂善取人惟精惟一帝
心之純垂拱無為堯道是循

禹

克勤于邦烝民乃粒蠶敷在躬厥中允執惡酒好言九
功由立不伐不矜振古莫及

湯

順天應人本乎仁義以質繼忠匪曰求異盤銘一德桑
林六事人紀肇修垂千萬世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一 宋三十一

十一

武王

受天眷命繼志前人遐邇悅服偃武修文惟賢是寶法
度彰明建用皇極爰叙彝倫

周公

美哉公且翼輔成周施兼四事才藝俱優制禮作樂惠
澤敷流有大勳勞宗社延休

孔子

聖哉尼父秉德在躬應聘列國道大莫容六藝既作文

教事崇今古日月萬代所宗

顏子

學冠孔門德行科首聞一知十若虛實有樂道箠瓢不
易所守口趨聖師睦若其後

曾

守約博施反躬三省孝為德先祿仕不忍聖道正傳意
會神領一唯忠恕門人深警

子思

閒居請問世業克昌可雖非道孜孜力行發揮中庸體
用有常入德樞要治道權衡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二 宋三十一

十一

孟子

生稟淑質教被三遷博通儒術氣養浩然深造自得亞
聖之賢高揖孔氏獨得其傳

右理宗道統十三贊前有庚寅御書印後有辛丑御
書之寶印今在杭州府學即南宋之國子監玉海所

謂淳祐聖賢十三贊也 石文駁尾

按此碑杭州府志題曰歷代帝王聖賢贊据碑贊
凡十三帝王惟伏羲堯舜禹湯文武聖賢惟周孔

顏曾思孟則不得以歷代賅之理宗御製序謂推
迹道統之傳自伏羲迄于孟子是專為道統作贊

也宋史道學傳序曰道學之名古無是也三代盛時天子以是道為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為職業文王周公既沒孔子有德無位與其徒定禮樂明憲章刪詩修春秋讚易象討論墳典期使三五聖人之道昭明於無窮孔子沒曾子獨得其傳傳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沒而無傳此理宗之傳所以上自伏羲以迄孟子專明道統不及他人也理宗紀載淳祐元年正月甲辰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惇頤續通鑑卷一百一十四張載程頤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二 宋三十一

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混融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獎王安石削去從祀亦在此時戊申幸太學謁孔子遂御崇化堂命祭酒曹盛講禮記大學篇監學官各進秩一等諸生推恩賜帛有差製道統十三贊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碑所載與史合又理宗本紀贊曰宋嘉定以來正邪賢亂固是靡定自帝繼統首黜王安石孔廟從祀升濂洛九儒表章朱熹四書不變士習視前朝好

黨之碑偽學之禁豈不大有徑庭也哉身當季運弗獲大效後世有以理學復古帝王之治者考論匡直輔翼之功實自帝始焉蓋以黨碑偽學相較論正謂此碑之於帝王治道大有關係也碑惟闕三行是文王贊餘俱完好前有庚寅御書印後有辛丑御書之寶印庚寅是紹定三年辛丑是淳祐元年然則此贊是辛丑重書上石矣碑在杭州府學今之府學即南宋臨安府學非國子監也國子監詳見前

太常大樂編鐘款識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二 宋三十一

鐘高九寸腹徑六寸三分二行行五字正書

淳祐新鑄太常大樂編鐘

右淳祐編鐘一器於枚景間楷書淳祐新鑄太常大樂編鐘二行凡十字重十三斤十二兩以漢尺度之高九寸舞廣六寸舞修六寸七分銑徑七寸鼓徑六寸三分枚三十六自角及銑竟體作雲雷紋極細緻其形不圓而下垂特徵有裂痕音響不甚清越耳王

按款識但言淳祐新鑄而不詳何年理宗本紀及續通鑑亦不載淳祐年鑄大樂編鐘之事惟宋史

樂志云理宗享國四十餘年凡禮樂之事式遵舊章未嘗有所改作紹定三年行中宮冊禮並用紹熙元年之典及奉上壽明仁福慈睿皇太后冊寶始新製樂曲行事當時中興六七十載之間士多嘆樂典之久墜類欲蒐講古制以補遺軼於是姜夔乃進大樂議于朝夔言紹興大樂多用大晟所造有編鐘鋪鐘景鐘有特磬玉磬編磬三鐘三磬未必相應云云然無改鑄編鐘之文史無夔傳惟宋詩紀事稱夔于慶元中曾上書乞正大常雅樂得免解訖不第而卒則其議大樂亦在慶元年此鐘鑄於淳祐年或是舊鐘做損偶有新鑄非因新定樂器而鑄也諸家記載無聞識以備攷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二 宋三十 十五

大學忠顯廟勅牒

碑殘缺僅存高六尺四寸廣四尺一寸六分書每觀九行至二十一行行四字至九字不等行書在杭州州

學人倫忠於缺必有缺之缺昭缺有功不缺謀帥之風
缺稟若春秋復缺此維與宅以赫缺迺其生之自來缺
缺頤冠帶不左缺干羽在缺極於隆名宜廟食增崇於
命紀英烈言言可畏而仰以迄于今辟雍湯湯永觀厥
成有相之道尙福茲土式勸為臣可特封忠文王

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

景定二年二月 日

太保右丞相益國公口道

知樞院事兼叅知政事口

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龍榮

時輅兼權給事中口孫

中書舍人口

二月口口午時知事

左司郎中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二 宋三十 十六

太保右丞相益國公

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

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

權吏部尙書

吏部侍郎

告忠文王奉

勅如右符到奉行

主事傅起巖

郎中 令史陸宗機

書令史劉必昌

主管院口口

景定二年二月 日下

忠顯廟佐神

張憲可特封烈文侯

徐慶可特封昌文侯

董先可特封煥文侯

牛阜可特封顯文侯

李寶可特封崇文侯

口貴可特封尙文侯

勅忠顯廟佐神張憲等文武之道一而貫之以一曰忠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二 宋三十一

十七

而已其有忠於所事死生以之此有國者所務白也爾
為偏將實佐戎旃視姦鉄逆鼎而如飴稟義烈英風之
未沫觀其所主可使懦夫立匪唯有功於干城亦有助
於名教封侯廟食維以勸忠可依前件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

景定二年二月 日

太保右丞相益國公口道

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口

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龍榮

時暫兼權給事中口孫

中書舍人

二月口口午時知事童受

左司郎中 付吏部

太保右丞相益國公

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

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

權吏部尙書

吏部侍郎

告烈文侯

告昌文侯

告煥文侯

告顯文侯

告崇文侯

告尙文侯

奉

勅如右符到奉行

主事傅起巖

郎中令史陸宗機

書令史劉必昌

主管院口口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二 宋三十一

六

景定二年二月 日下

按此碑前段勅文殘泐文有辟雍湯湯永觀厥成有相之道云云後有忠顯廟佐神一行知其為太學忠顯廟碑也稽之杭州府志金石門載五碑一曰封太學靈通廟為正顯侯符勅牒文其一石端平三年刻一曰封張憲等為侯勅文暨寧宗國子監詔旨俱理宗御書俱引錢塘志一曰岳王廟尚書省牒端平三年正月牒一曰淳祐寶祐加封淳祐六年五月牒一道寶祐四年八月牒一道碑額篆書一曰景定勅封廟額景定元年八月碑額篆書俱引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二 宋三十一 九

武林石 五碑皆不詳建立所在實字訪碑錄載五碑一曰太學靈通廟牒端平三年正月一日加封太學土地文忠侯勅牒淳祐六年五月下列刻寶祐四年勅牒一日加封太學土地文忠英濟侯勅牒寶祐四年九月與淳祐六年牒同刻一石俱在仁和

一曰太學靈通廟勅賜忠顯額牒碑景定元年八月一日勅封忠文王及佐神張憲等牒殘碑景定二年二月俱在錢塘志二書所載太學靈通廟牒端平三年正月者已見前矣其府志所載封張憲等為侯勅文即訪碑錄所載勅封忠文王及佐神張憲等

牒殘碑皆即謂此碑也但府志於張憲勅文下又云暨寧宗國子監詔旨俱理宗御書訪碑錄所不及而今拓本亦無此碑或所引錢塘志有誤也又所載景定元年八月碑府志但云景定勅封廟額訪碑錄則云太學靈通廟勅賜忠顯額則是先有賜額碑在勅封忠文王碑前一年而今亦未見然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二 宋三十一 二

據此語是忠顯額即與靈通廟合矣府志祠廟門不載忠顯廟惟有忠佑廟云在按察司署門外左偏宋紹興三十一年建太學是十三年此語誤以岳武穆王故宅為太學立土地祠以祀王此語亦未確以岳宅建太學在紹興十三年年其時未必即奉岳武穆為土地以意度之初王建學時以靈通廟為土地神其後乃祀岳王也卒時有女尚幼痛父冤抱銀瓶赴井死元至正中附于祠俗呼銀瓶孀子廟然則銀瓶之附祀始于元至正時其在宋時止祀岳王也太學土地既有靈通廟正顯侯端平三年牒又有文忠英濟侯淳祐六年牒并此忠文王合之是太學土地有三矣此碑勅云尙福茲土式勸為臣可特封忠文王確是為土地之證然府志稱廟額為忠佑此碑為忠顯彼此不同訪碑錄又載德祐元年正月有太學忠祐廟勅封告據碑其忠祐實有其廟非即忠顯之訛疑不

能明也府志忠佑廟只載附記王女而不及張憲等六人注引方象瑛謁岳忠武家廟其時大學已廢故稱忠佑為家記云中為王廟張憲等六人配語與碑合此

碑後列一勅云忠顯廟佐神張憲烈文侯徐慶昌

文侯董先煥文侯牛皋顯文侯李寶崇文侯王貴

碑泐其姓據鄭元祐尚文侯此六人皆武穆部將

則正祀之忠文王為武穆無疑但宋史岳飛傳孝

宗時建廟于鄂號忠烈淳熙六年謚武穆嘉定四

年追封鄂王寶慶元年改謚忠武未嘗有忠文王

之號張憲等六人皆用文字為封疑用之太學故皆用文字而史於飛傳及張憲等傳皆不載

金石錄卷一百五十二 宋三十一

府志所載端平三年正月岳王廟尚書省牒不知

廟在何處然與太學靈通廟同時頒降疑所謂岳

王廟即忠顯廟也六侯事蹟史惟張憲牛皋有傳

憲傳云憲飛愛將也飛破曹成憲與徐慶王貴招

降其黨二萬飛遣憲復隨州進兵鄧州遇賊兵數

萬迎戰與王萬董先各出騎突擊遂復鄧州紹興

十年金人渝盟入侵憲戰穎昌戰陳州皆大捷憲

將徐慶李山復捷于臨潁會秦檜主和命飛班師

憲亦還未幾檜與張俊謀殺飛密誘飛部曲以能

告飛事龍以優賞卒無人應乃誘王貴告飛劫以

私事貴懼而從又有王俊者以姦貪屢為憲所裁

張俊謀以憲貴俊皆飛將使其徒自相攻發張俊

自為狀付王俊妄言憲謀憲飛兵令告王貴使貴

執憲張俊親行鞠煉使憲自誣謂得雲書命憲營

還兵計憲被掠無全膚竟不伏張俊手自具獄成

告檜檜至行在下大理寺矯詔召飛父子至万

俟尚誣飛使子鵬孫革致書憲貴令虛申警報以

動朝廷雲與憲書規還飛軍憲坐死紹興三十二

年追復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闡州觀察使贈寧

遠軍承宣使牛皋傳云皋字伯遠魯山人隸岳飛

金石錄卷一百五十二 宋三十一

軍金人入寇破襄陽六郡敵將王嵩在隨張憲攻

之月餘不能拔飛遣舉行襄三日糧未盡城拔斬

嵩悉推功與憲偽齊驅甲士五千薄廬州飛遣徐

慶與皋赴援敵人逼城皋遙謂曰牛皋在此爾輩

何為見犯眾鄂然不戰而潰飛分其功以昇慶從

平揚么么計窮投水皋赴水縛么金人渝盟皋戰

汴許間功最歷轉河南副總管紹興十七年上巳

日都統制田師中大會諸將皋遇毒亟歸明日卒

或言秦檜使師中毒皋云此憲皋二人之始末也

董先史附見張玘傳云成州刺史董先為制置司

前軍統制玘佐之紹興元年金將高瓊率眾取高州董先禦之玘乘銳奔擊明年春偕先繇藍田渡渭規取長安時劉豫據京師先軍乏食偽降豫不挈家玘事其夫人如舊豫使人迎其妻先密書報玘勿遣且述必還意三年春先自偽齊歸玘還兵柄退就位此先與張玘之始末也其餘諸人並附岳飛傳云建炎四年兀術攻常州宜興令迎飛移屯焉盜郭吉聞飛來遁入湖飛遣王貴傳慶追破之紹興二年賊黨姚達僥青逼建昌飛遣王萬徐慶討擒之二年賊曹成以眾十餘萬守蓬頭嶺飛破其眾成奔連州飛遣張憲自賀連徐慶自邵道王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宣撫司降三年春虔吉盜連兵寇掠帝乃專命飛平之飛受其降授徐慶等方略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餘寇高聚張成犯袁州飛遣王貴平之秋帝授飛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又改神武後軍都統制李山吳全吳錫李橫牛皋皆隸焉四年除飛荆南鄂岳州制置使飛渡江抵鄂州偽將京超乘城拒飛飛鼓眾而登超投崖死復鄂州遣張憲徐慶復隨州飛趣襄陽李成迎戰飛舉鞭指王貴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二

宋三十

三

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皋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成夜遁復襄陽進兵鄧州成與金將劉合字植列若拒飛飛遣王貴張憲掩擊賊眾大潰五年飛如鼎州揚公方浮舟湖中飛亟遣兵擊之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公投水牛皋擒斬之六年命飛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首遣王貴等攻魏州下之偽齊屯兵窺唐州飛遣王貴董先等攻破之十年金人攻拱臺劉錡告急命飛馳援飛遣張憲姚政赴之又遣王貴牛皋董先揚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經略西京汝鄭瀕昌陳曹光蔡諸郡凡此皆六人歷次助飛戰功之大略也六人中惟王貴私事貴體而從先不如五人之忠于飛也被誘告飛劫以史有李寶傳玩其文別一河北人自金拔身從海道來歸者未嘗隸飛麾下歸朝立功高宗書忠勇李寶四字表其旗幟卒贈檢校少保恐非從祀之李寶也牛皋封顯文侯岳墓左岳墓左記亦載此六人牛皋元祐重建精忠廟在西湖北作輔文侯府志家墓門又載西湖東山街有烈文侯張憲墓棲霞嶺北有輔文侯牛皋墓定香橋有贈少保忠勇李寶墓觀其系銜不云崇文侯似係河北歸朝之李寶非崇文侯李寶也又府志祠廟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二

宋三十

三

門引錢塘縣志載昌文侯祠在府學為本學土地神為徐文慶文字宋岳武穆王部將有戰功孝宗

朝褒崇及其部將遂賜為昌文侯此是理宗志誤作孝宗牒

充太學士神此語後改為郡學仍奉以祠又有資

福廟在江干祀宋烈文侯張憲景定二年追封今

稱郡城都土地廟又有張烈文侯祠在東山街口

墓所唐泉撰祠記云侯蜀之閬州人武穆愛將或

曰其婿也墓與祠在棲霞嶺西去武穆不遠百步

許地又有忠烈二侯祠在眾安橋南棗木巷祀宋

封繼忠侯岳雲烈文侯張憲武穆死于獄二侯就

戮此地里人鄰其寃立祠祀之凡六人之有祠墓

可考者如此並附錄備攷碑于勅文年月後列銜

名四段其同者曰太保右丞相益國公口道名上一

字乃賈似道也曰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泐其

名一字乃沈炎也曰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

事龍榮乃皮龍榮也並据宰輔表餘官多寡不等

不悉攷

景定鐘款

形製高廣悉與淳祐大樂鐘同止一行六字正書

景定甲子新鑄

右景定鍾一器亦於枚景間楷書景定甲子新鑄一行凡六字重九斤其高廣修徑及枚數雲雷之紋皆與淳祐鍾同形製音響亦如之王尚

按甲子為景定五年此鍾形製雖與淳祐鍾同而其重則較前減十之四鐘之用不一此鐘無大樂

編鐘等字不知其何所用也

朱子書易繫辭

碑八石每高六尺八寸八分廣一尺八寸七石各二行行八字行書末三石七行行廿五六字不等篆書在常德府學

經文不錄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二 宋三十一

朱熹書蔡元史刻

紫陽先生墨跡原刻在楚常憲余既重修彭衙廟

季鏞 先師小影暨 大司寇像於廟因摹此刻

于明倫堂北徒托金石以傳不朽入廟瞻 像登堂

瞻墨 師模儼然饒形式法是在吾同志口時

大明萬曆三十七年夏六月吉立知白水縣口西

蜀劉夢陽口識 邑人經魁林 篆書

考是書在宋乾道間書孔子易繫辭說卦三節凡八

碑在明倫堂東壁依堂壁逆行至國朝正統三年戊

午歷年二百五十舊刻漫滅知府周鼎重刻刊正順

符教授廬陵 慶有跋王功載記

右朱文公書易有太極一段蔡元定刻在常德府學

明正德乙亥吉水鄧璞為嘉定縣儒學教諭復摹勒

于吾邑之尊經閣下今移置明倫堂西南向刻手不

情遜原本遠甚海隅士大夫罕見文公書得重刻本

猶珍而秘之子在都門琉璃廠書市得此本蓋猶常

德元刻筆法險勁精采四射殊可喜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困齋銘

石橫廣三尺三寸五分高三尺五分十七行行十八字篆書在湖南零陵

大谷山劉芮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二 宋三十一 三七

方耕道通判武岡氣直而好義臨事不避難力平溪洞

積年之寇一境安靜施及旁郡亡何忌嫉者不欲顯白

其功附勢者又能文致其罪望獄踰年賴 天恩

深厚姑謫零陵耕道感激脩省思有以報稱於是胡邦

衡名其室曰困齋張欽夫記之耕道又以銘見屬芮何

敢辭銘曰

澤无水困有言不信柔能掄剛樂天弗競豈無人為拯

此困病拔本塞源遂志致命我觀聖人惟深惟幾三而

陳之窮測萬微或以樂死或以憂生或明而晦或晦而

明春水發源漫漫浮天霜風冽冽坤枯木折六爻升降

吾義則正二體變化吾心則定澤下而谷剛得其中水

上而列惟塞必通嗚呼至哉德辯益明窮通窻怨誰謂

困中有此至善

橋亭卜卦硯銘

硯縱廣七寸橫寬四寸五分上橫題橋亭卜卦硯五字篆書銘二行分左右邊華書背四行程文海銘四

一行居右中趙元記二行在左並正書

此石吾友也不食而堅語有之人心如石不如石堅誰

似當年採薇不食守義賢也

程文海銘

宋謝侍郎硯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二 宋三十一 三五

大明永樂丙申七月洪水去橋亭易為 先生祠拍

地得之 閩後學趙元口口

硯歛材石質堅駁蒼潤益宋謝文節公物也按史稱

公弋陽人寶祐中成進士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

知信州元師東下公以兵逆戰於團湖坪張孝忠中

流矢死信州不守公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茶坂

日麻衣屨屢東鄉哭已而賣卜建陽市上一統志載

建陽縣南門外有朝天橋宋紹興中建跨南溪曬水

十三道覆以屋七十三間又云謝疊山祠在縣南朝

天橋合之趙元所識則橋亭信有徵已特公被魏天

祐強逼北行時硯當不及攜遂致淪沒永樂間復出於土其後三百餘年不知何時硯亦北來今完好如初向為天津周明經月東焯所藏月東工詩文善大小篆居城東逆河東岸雍正初偶游城西海潮庵見僧榻下一硯積土甚厚拂拭之知為謝公物亟以米易歸日摩挲於案夜即抱以寢因以卜硯名其居余與月東善時過其家考古書畫金石必出硯示余乾隆丁卯秋月東染末疾既臥床余數過視仍抱硯見一夕謂余曰君每觀此撫之不忍去諸手是珍之也我死當歸君已已余由農曹之官粵西與月東不復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二

宋三十

无

相見庚午夏月東抱硯且死語其孤曰是硯許查子恂叔矣今恂叔官瘴鄉道雖遠言不可食其孤封題寄粵以書述治命余潛然不自知其涕之交頤也是硯自閩之燕之粵往復萬幾千里歷數百載而無少剝損謂非神物護持耶

查禮記

按宋史傳稱謝枋得字君直寶祐中舉進士乙科除撫州司戶參軍即棄去明年復出試教官兼經科除教授建寧府未上吳潛宣撫江東西辟差幹辦公事坐事謫居興國軍咸淳三年放歸德祐元年知信州二年呂師夔定江東地枋得以兵逆之

敗奔信州師夔下安仁進攻信州不守枋得入建寧唐石山寓逆旅中已而賣卜建陽市中有來卜者惟取米履而已元至元二十三年集賢學士程文海薦宋臣二十二人以枋得為首辭不起二十五年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欲薦枋得為功枋得見天祐傲岸不為禮天祐怒強之而北枋得即日食菜果二十六年四月至京師問謝太后攢所及瀛國公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病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棄於地終不食而死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二

宋三十

三十

李道源撰神道碑至元廿六年八月子定之奉柩還廣信明年九月葬其鄉之玉亭龔原門人諫而題之曰文節先生謝公墓又据行實載公四月初一日至燕京初五日死于驛不云在憫忠寺此疊山歷官殉節之大略也橋亭福建通志在建陽縣南朝天橋舊名濯錦明永樂十四年圯于水十七年縣丞趙璧重建橋上有謝疊山祠祀宋謝枋得枋得嘗賣卜于此橋上邑人祀之此橋亭卜卦硯之可考者也硯銘識云程文海銘宋謝侍郎硯大明永樂丙申七月洪水去橋亭易為先生祠相地

得之閩後學趙元丙申爲永樂十四年與通志合此銘爲閩人趙元所鐫而云程文海銘宋謝侍郎硯疊山官止於知信州未嘗爲侍郎其號疊山者謫居興國軍時謫所有西山層疊因有千載西山疊疊青之句遂以自號云疊山文集後附明山東道監察御史李奎褒崇忠節奏詞稱宋忠臣謝枋得弋陽人弋陽自歷代以來擅道學忠節之名者獨枋得一人而已枋得妻李氏永樂初已蒙朝廷登載烈女傳足以垂耀不朽奈枋得祠宇未立封謚未加後人無所稱仰如蒙准言乞禮部定謚褒贈仍行原籍有司創立祠宇歲時致祭云云而不詳是時朝廷准行與否又集後附行實不著撰人時代姓名有云至元甲申黃華平大赦枋得乃出得還寓于茶坂設卜肆于建陽驛橋榜曰依齋易卦小兒賤卒亦知其爲謝侍郎也侍郎之稱蓋始見于行實朱彝尊曰下舊聞引韓襄毅公集載韓雍請謚宋臣謝枋得疏竊見宋禮部侍郎謝枋得乞勅禮部翰林院議加贈謚云云是韓雍具疏以前先有禮部侍郎之官究不知加于何時又引景泰實錄載景泰七年九月以巡撫江西右僉都御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二 宋三十一 三

史韓雍之請事下禮部於是少保大學士陳循等議按謚法遵德博聞曰文謹身制度曰節請謚曰文節帝如所議行是文節之謚由於景泰禮臣之議並不因門人誄題之文皆所未詳也程文海字鉅夫避武宗廟諱以字行故元史傳名鉅夫傳稱翰林爲應奉翰林文字進修撰至元二十年加集賢學士二十三年首陳興建國學乞遣使江南搜訪遺逸三十年出爲閩海道肅政廉訪使是疊山之被文海薦在二十三年却聘書流傳不朽雖鄉塾童孺皆能誦而習之其被強入都不食而死在二十五年硯銘皆述疊山不食之事似乎疊山入都時未嘗攜此硯行卒後流傳人間而鉅夫官閩海因以銘之据陳太常兆崙詩注稱文海曾任閩海廉訪使適其時始獲此硯乃爲銘而仍歸之亭吏則此硯沈埋建陽橋下由亭吏失守所致越百二十餘年之後因建橋而掘土得之又越三百年輾轉入於京師爲宛平查氏所得查諱禮字惻叔號鐵橋宛平縣人得此硯時官粵西太守其後陞任蜀中終湖南巡撫宦轍萬里恒以自隨海內文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二 宋三十一 三

人多作詩其時昶亦有詩紀其事畢秋帆尙書裏
詩詞爲上下二卷并摹硯形銘記刻以傳世名卜
硯集今恂叔子湖南觀察淳尤護惜之昶得其場
本重疊山忠節故他硯銘皆不錄而獨存此并識
之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二 宋三十

五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二終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三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謨

遼

涿州雲居寺四大部經記

碑高四尺一寸廣二尺五寸共二十五行行
五十二字至六十五字不等五書在房山縣

涿州白帶山雲居寺東峯續鑄成四大部經記

殿試進士趙遵仁撰

鄉貢進士王詮書

蓋聞嚴相好具慈悲師天人出生死者 諸佛之願力
也開羣迷入聖道薰種性達因緣者諸法之功德也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三 遼

一

佛之願力既如彼法之功德又若此 佛法之道大矣
哉然則三身應現資化以談其真三學對明惟經以標
其右爲聖凡之宗要濟像末之根本有緣斯格無福靡
臻是以周兆不祥化身以之西滅漢警宵多像教由是
東來遂得貝籍靈文時臻於近代就唐譯梵歲出於諸
家釋教流通自茲寤盛若乃一軸一藏半偈半言或摸
以香檀或書之緇卷尙能獨見苦而滌宿業締上緣而
成妙果利益廣大思議其難矧有勒石傳文鑿山開室
錄寶軸之妙說藏金口之微言水火不可漂燒風雨不
可漬壞以備凌滅傳之無窮寔所謂施最上法盡未來

際者也燕都之有五郡民最饒者涿郡首焉涿郡之有七寺境最勝者雲居占焉寺自隋朝所建号自唐代所賜山在郡之西北五十里寺在山之陽掌寺之東望有峯最高故曰東峯峯頂上有石室七焉經佇是室先自我朝太平七年會故樞密直學士韓公諱紹芳知牧是州因從政之暇命從者遊是山謂是寺陟是峯暨觀遊間乃見石室內經碑且多依然藏竹遂召當寺耆秀詢以初述代去時移細無知者既而於石室間取出經碑驗名對數得正法念經一部全七十卷計碑二百一十條大涅槃經一部全四十卷計碑一百二十條大花嚴經一部全八十卷計碑二百四十條大般若經五百二十卷計碑一千五百六十條又於左右別得古記云幽州沙門釋淨玩精有學識於隋大業中發心造石經一藏以備法滅遂於幽州西南白帶山上鑿為石室以石勒經藏諸室內滿卽用石塞戶以鐵錮之其後雖成其志未滿其願以唐貞觀十三年奄化歸真門人導公繼焉導公沒有儀公繼焉儀公沒有暹公繼焉暹公沒有法公繼焉自魏至法凡五代焉不絕其志乃知自唐已降不聞繼造 佛之言教解見其廢耶公一省其事喟然有復興之嘆以具上事奏於 天朝我 聖宗皇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三 遼

二

帝銳志武功留心釋典暨聞來奏深快宸衷乃委故瑜伽大師法諱可元提點鑄修勸說刊謄續續新釋文塵而復興楚匠廢而復作琬師之志因此繼焉迨及我興宗皇帝之紹位也孝敬恒專真空夙悟非飲食致豐於廟薦賤珠玉推重其法寶常念經碑數廣匠役程迺藉檀施則歲久難為費常住則力乏焉辦重熙七年於是出御府錢委官吏付之歲析輕利俾供書經鑄碑之價仍委郡牧相承提點自茲無分費常住無告藉檀施以時繫年不暇鑄勒自太平七年至清寧三年中間續請造到大般若經八十卷計碑二百四十條以全其部也又鑄寫到大寶積經一部全一百二十卷計碑三百六十條以成四大部數也都惣合經碑二千七百三十條若夫攝九類四生歸真寂無餘者莫尊於大涅槃大乘頓教方廣真筌一句之內包法界一毛之中安刹土者莫出於大花嚴破有歸無底相逐性作衆經之軌躡為諸法之元宗者莫歸於大般若求佛智見入佛境界斷纏縛之愛心去執着之妄想者莫如於大寶積如是經典鑄之以石藏之以山四部畢備壯矣哉亦釋門中天祿石渠也噫竹軋歿而 佛聲寢靈山壞而法不作後數百年熾然興者豈非時有遇而教有緣乎清寧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三 遼

三

三年五月十二日大寶積初成郡守蕭公諱惟平天子
股肱法門墻下車之後以六條布政副 聖上之
倚毗退公之餘惟三寶留誠稟 如來之付囑欣其
遭遇寔謂實緣乃請召余謂曰四大部經今續鐫畢見
聞之下幸會攸難願製好辭以為刊記余弓裘未襲苦
塊居憂又以先父前剖是郡亦於經事私積願誠周任
未遷遽嗟奄逝敢以順先父之願遵良牧之請因愧屏
蕪直以為記大契丹清寧四年三月一日記

安國軍節度邢洺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崇祿大夫
檢校太師左金吾衛上將軍使持節邢州諸軍事邢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三 遼

四

州刺史知涿州軍州事兼管內巡檢安撫屯田勸農
等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蘭陵郡開國公食邑三千
二百戶食實封叁佰貳拾戶簡推平
漆水郡夫人耶律氏

西頭供奉官銀青崇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
御史雲騎尉男信

司徒娘子耶律氏

女小娘子三寶奴 孫女興哥

房山縣西南四十里有山曰白帶山生懸題草又曰
懸題山藏石經者千年矣故曰石經山亦曰小西天

云北齊南岳慧思大師慮東土藏教有毀滅時發願
刻石藏闕封岩壑中坐下靜琬法師承師付囑自隋
大業迄唐貞觀大涅槃經成其夜山吼主香樹三十
餘本六月水浮大木千株至山下構雲居寺馬唐明
皇第八妹金仙公主修之洪武二十六年又修之正
統九年又修之山上雷音洞高丈餘四壁刻經四柱
刻像前石有扉維以開閉几案瓶罇皆石臺有欄橫
與堂亘堂左洞二右洞三堂下洞二皆經唐及元代
有續刻經目列石幃人傳洞火龍所穿也山下左右
東峪寺西峪寺西峪寺後香樹林香樹生處也夢唐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三 遼

五

菴唐夢堂師居處也林後琬公塔也山多石碑二隋
碑一仁壽元年王臣陳碑一仁壽元年王邵碑五唐
碑一開元十年梁高望碑一開元十五年王大悅碑
一元和四年劉濟碑一景雲二年寧思道碑一太極
元年王利貞碑二遼碑一趙尊仁碑即此碑也一天
慶八年沙門志才碑二元碑一至正元年賈志道碑
一至正二年釋法真碑帝京景
懸題山椒楮垣聳立曰小西天山下即西峪雲居寺
有塔二在寺北者曰北塔在寺南者曰南塔北塔下
四角有唐時小石塔四旁刻銘頌西北角者為景雲

二年甯思道書撰人名嵌入墻中不可考西南角者
爲太極二年王利貞文無書人名東北角者爲開元
十年梁高望書無撰人名東南角者爲開元十五年
王大悅撰無書人名燕都游覽志云王大悅撰并書
誤也至小西天卽石經洞寬廣如殿中供石佛四
壁皆碑石叠砌卽隋靜琬法師所刻佛經也字畫端
好有歐褚楷法無一筆殊缺左壁兩層共碑三十六
枚右壁三層亦三十六枚後壁三層共四十一枚前
門左右壁及門頂共三十三枚總共一百四十六枚
刻妙法蓮華等經後壁昏黑燭照始能辨其外又有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三 遼

六

八小洞皆石窻錮閉鎔鉄灌樞自懸櫺闔之碑石或
卧或立時見一二大洞之右第一洞刻佛說恒水流
樹第經第二洞刻陀羅尼集等經大洞之左第一洞
刻令生歡喜名無垢等經第二洞刻金剛般若波羅
蜜等經其下有石井石井之左第一洞刻菩薩瓔珞
等經第二洞刻摩訶般若波羅蜜等經石井之右爲
伽藍殿殿右第一洞刻文殊師利普超三昧等經第
二洞刻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
心陀羅尼等經大洞之左又有心經碑一金剛般若
波羅蜜經碑二伽藍殿旁又有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卧碑一餘碑林下不勝紀惟遼初續鐫四大部經一
記于刻石事頗詳今誌其畧于此記云東峰頂上有
石室七四大部經摠合經碑二千七百三十條云云
首云涿州白帶山雲居寺東峰續鐫四大部經記大
契丹清寧四年殿試進士趙遵仁撰考東都事略梁
王隆緒立年十二自稱天輔皇帝尊母燕燕爲承天
皇太后改大遼爲大契丹國又云治平二年洪基改
元曰咸寧二年改國號大遼按隆緒卽聖宗洪基卽
道宗是聖宗初立之年至道宗咸寧元年皆稱大契
丹國也但聖宗初立之次年卽改元統和而東都事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三 遼

七

略則云立八年始改統和道宗卽位卽改清寧清寧
之十一年改元咸雍並無咸寧之號東都事略于道
宗初年失載清寧此又以咸雍爲咸寧誤矣遼史于
太宗紀大同元年稱建國大遼于聖宗紀不載稱大
契丹于道宗紀不載復稱大遼頗爲疎漏此碑稱大
契丹清寧四年益見東都事略之有據余舊有汪退
谷所書唐人題雲居山寺詩三章首爲范陽縣丞吉
逾作詩云到此花宮裏觀身火宅中有爲皆是幻何
事不成空晚籟鳴寒谷秋山響暮鐘欲歸林下路新
月上前峰次爲軒葢偉作詩云不着登山屐捫蘿也

上躋石梁分鳥道苔逕過雪霓梵宇千花裏秋聲萬
籟齊周遊興未盡鐘磬度前溪次爲吉駒駝作逾從
于也詩云石室最高峰攀躋到此中白雲連晚翠清
磬度秋風未悟無生理寧知有想空且歸山下寺還
欲問支公汪跋云此三詩今在房山縣石經山全唐
詩未收特爲錄之子既閱石經洞諸碑三詩竟未之
見石井二又大石并一俯視深遠僧云鑿井時以斗
米易斗石始成有唐大中六年碑略記鑿井事碑陽
卽元和四年涿鹿山石經堂記幽州盧龍節度支度
營田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兼侍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三

八

中彭城郡王上柱國劉濟撰又尋觀音洞約三里許
再上卽曝經臺唐碑一年月已模糊尋別逕下山游
香樹菴菴在雲居寺左有金泰和二年廣公禪師塔
記還寺至南塔下小石塔一刻大遼涿州涿鹿山雲
居寺續秘藏石經記懋題沙門志才撰後有石經目
錄天慶八年戊戌五月建志才文已載入日下舊聞
惟目錄未載二十一日曉行寺左右蔬圃中于右得
元至正二年釋法禪碑帝京景物畧作法正誤于左
得遼統和乙巳王正碑正邑人鄭熙書并篆額碑左
又有大唐涿鹿山雲居寺新鐘記碑刻落殆盡撰人

年月無考 查禮懋題上方
二山紀遊集

按白帶山漢書地理志清河郡有懋題縣顏師古
注懋古莎字雲居寺在白帶山西峪石經在小西
天石洞中四大部者一曰涅槃部一曰華嚴部一
曰般若部一曰寶積部其說查恂叔紀遊集已言
之詳矣碑記云太平七年故樞密直學士韓公諱
紹芳知牧是州暇遊是山見石室經碑且多皆沙
門靜琬於隋大業中所造奏於天朝出御府錢歲
折輕利俾供書經鑄碑之價自太平七年至清寧
三年續鑄造成四大部數清寧三年五月十二日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三

九

大寶積初成郡守蕭公惟平召余製辭刊記按遼
史傳韓延徽幽州安次人孫紹勳紹芳紹芳重熙
間叅知政事加兼侍中出爲廣德軍節度使卒遼
史地理志乾州廣德軍上節度本漢無慮縣地聖
宗統和三年置以奉景宗乾陵傳載紹芳之爲廣
德節度在重熙以後而不載其太平七年知牧是
州郡守蕭惟平史無傳蕭作蕭借用字結銜稱崇
祿大夫史百官志不詳官階崇祿之階無攷末載
其男佶之婦爲司徒娘子亦未詳撰者殿試進士
趙遵仁其父前劄是郡亦不知其名史無選舉志

惟於禮志嘉儀下載進士接見儀進士賜等甲勅
儀進士賜章服儀三條而不詳殿試之制遼本紀
聖宗諱隆緒母蕭氏小字燕燕乾寧四年九月癸
丑卽位統和元年六月甲午上皇太后尊號曰承
天皇太后群臣上皇帝尊號曰天輔皇帝與東都
事畧合

賜臺山清水院藏經記

裴本高廣行字皆不計
正書在京師大覺寺

賜臺山清水院創造藏經記

燕京天王寺文英大德賜紫沙門志延撰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三

十

鄉貢進士李克忠書

賜臺山者薊壤之名峯清水院者幽都之勝槩山之名
傳諸前古院之興止於近代將構勝緣旋逢信士今優
婆塞南陽鄧公從貴善根生得淨行日嚴咸雍四年三
月拾錢三十萬募諸僧舍又五十萬募同志印大藏經
凡五百七十九帙創內外藏而龕指之藏事既周求爲
之記聊叙勝因俾信來裔

咸雍四年歲次戊申三月癸酉朔四日丙子記

燕京右街檢校太保大卿沙門覺死

通天門外供御石匠曹辯鐫

按清水院在京城西七十里距 圓明園三十餘

里宛平縣所屬山半有泉下注如垂紳至山麓則

有龍潭以豬之山側有鷓鴣谷見明王嘉謨薊邱

集今無攷矣清水院之額始于遼而沿于金帝京

景物畧載金章宗有八院此其一也後易名靈泉

明宣宗宣德三年建寺更額大覺今仍之寺中穹

碑易見者惟明碑兩面刻宣宗英宗御製文此碑

在寺內龍王堂遊蹟所不到故傳揚絕少乾隆戊

戌九月二十七日昶從寒燕落葉堆中搜得之摩

訶碑誦回環數四因歎北方石刻可証遼金史者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三

十一

甚夥惜無好事者搜抉出之也碑額書奉爲太后
皇帝萬壽大王千秋皇帝卽道宗太后則道宗母
仁懿皇后蕭氏也遼史傳蕭氏小字撻里興宗后
道宗卽位尊爲皇太后清寧二年上尊號曰慈懿
仁和文惠孝敬廣愛宗天皇太后大王者遼百官
志初名夷離堇太宗會同二年改稱大王有南北
二院皆分掌部族軍民之政謂之知大王事道宗
紀咸雍二年三月以東北路詳穩耶律韓福奴爲
北院大王三年十二月以東北路詳穩高八爲南
院大王以臆度之燕京當爲南院所屬所稱大王

講經律論沙門裕景 講經律論沙門裕英

□□大德講經律論沙門裕□ □□大德講論賜

紫沙門裕□ 業論沙門裕□ 裕淨 裕正 裕

□ 裕□ 裕世 裕顯 裕轉 裕振 裕權

裕□ 裕徵

□□□□□□□□□□上座□行大德沙門

□□

建幢施主行滿寺講經律論尼惠照 悟寂院傳大

教尼志覺 趙文保 妻張氏 男士林 士章

士英 出家男□□男□式孫男稅金奴孫女師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三 遼 十四

□□ 娘□女 □□□氏 □□王氏 何惟□

妻張氏 男何年 新婦□氏 孫蓮兒

涿州博陵郡石匠邵文景成造

按此幢前刻佛頂尊勝陀羅尼咒次刻如意輪陀

羅尼咒次刻大吉祥大興一切順陀羅尼咒後列

范陽王□□記泐其名又列沙門等名內裕淨裕

正裕世裕顯裕轉裕振裕權裕徵名與下幢同此

幢大德講論賜紫沙門泐其名當是裕仁裕正下

泐二人名當是裕祥裕諦並据下幢證之記內甄

依當即贖依借用字求道蓋泛明當是求道塵之

明別體字

京西戒壇寺陀羅尼幢并記

幢高六尺二寸五分八面其第一第三第五面廣
八寸九分各五行第二第六面廣六寸九分第四面
廣六寸七分各四行以上共二十七行皆三十七
字其七面廣九寸四分第八面廣六寸六分此二面
一八行一六行刻沙門及邑人姓名字數每行
五十八至九十五不等正書記行書在京師
唐開元三朝灌頂法師和尙三藏沙門 奉詔譯

聖千手千眼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

心寄言錄文不

佛說寶篋印真言錄文不

於戲道尊德貴自古而然生榮死哀□□能致惟感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三 遼 十五

人之深者則報禮之重焉伏自 我故壇主大師能

事既周化緣忽盡四生孺慕號咷如喪於所天七衆

心摧辨踊疑無於厚地雖寶棺備禮口盡送終尙增

難捨之哀莫抑無窮之戀遂當遺塔前建勝幢仰憑

佛印之大威上蒼 慈雲之巨蔭庶茲塵影俱變

光明嚴因地而速見法身滿果海而長爲佛事今德

滋等共思追遠所集至微豈能必報深恩聊用表其

誠意

維大康三季歲次丁巳三月辛亥朔十四日甲子坤

時建

奉爲 故壇主崇祿大夫守司空傳菩薩戒大師特
 建法幢記 門人傳戒大師講經律論賜紫沙門裕
 經 三學寺經法師詮圓大德講經律論沙門裕貴
 口口大德講經律論賜紫沙門裕林 淨戒大德
 講經律論沙門裕文 通淨大德講經律論賜紫沙
 門裕仁 講經律論沙門裕和 業論沙門裕淨
 裕正 裕祥 裕誦 裕世 裕顯 裕轉 裕振
 裕權 裕口 裕敬
 寺主口口大德講經律論賜紫沙門裕依 當寺圓
 通大德賜紫沙門裕住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三

七

崇國寺大堯率邑 邑人前管內左街僧錄淨慧大
 師賜紫沙門裕方 邑人前東京管內僧錄詮論大
 師賜紫沙門裕企 邑人提點張口恒 邑長康德
 從 邑澄石王 邑錄邢文正
 邑人陳口正 邑人康口 邑人口從口 邑人口
 景 邑人楊士口 邑人口口 邑人口貴 邑人
 口從諒 邑人王惟口口 口勾當邑人口口
 邑人高詮
 邑人判官陳口口 邑人口口 邑人楊口 邑人
 范口 邑人口口口 邑人馬口 邑人李口口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三

七

邑人劉口 邑人平口 邑人陳口 邑人王口
 邑人孫口 邑人張鞏 邑人張珪 邑人賈口
 邑人孫文式
 邑人王口口 邑人李口 邑人周口 邑人賈口
 口 邑人齊口 邑人張口口 邑人口口口 邑
 人趙口口 邑人揚口 邑人李口口 邑人郭口
 口 邑人劉口口 邑人魏口口 邑人吳廷口
 邑人劉守素 邑人劉化 邑人高文智 邑人劉
 俊 邑人郭善
 邑人王 邑人郭口 邑人石口 邑人李口
 邑人劉口 邑人張文口 邑人張文口 邑人張
 口口 邑人李口 邑人李口 邑人孫惟辛 邑
 人張口口 邑人張口口 邑人張口口 邑人李
 諫 邑人劉口 邑人李從一 邑人王守口 邑
 人段德
 邑人劉口口 邑人趙口 邑人王口 邑人陳口
 邑人朱口 邑人劉口 邑人村口 邑人田口口
 邑人李口 邑人鄭口 邑人馬口 邑人傅文
 口 邑人賀從令 邑人孟日辛 邑人王亨 邑
 人曹德方 邑人胡德義 邑人郭德 邑人李文

秀

邑人王口 邑人王口 邑人李口 邑人王元

邑人齊口 邑人齊口 邑人梁口 邑人張口

邑人王口 邑人孫口 邑人董口 邑人李

口 邑人大口寧 邑人李口 邑人齊口

邑人口昇 邑人郝善 邑人口惟進 邑人李德

方

邑人口口 邑人口口 邑人口口 邑人口口

邑人王口 邑人陳口 邑人趙口 邑人劉

口 邑人口維正 邑人陳口 邑人劉文口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三

六

邑人魏慶 邑人王口 邑人曹口 邑人齊

口 邑人李從正 邑人李用 邑人楊從正

成誅口子人張德正婦口

邑人故邑長王口 邑人故舉事高口 邑人

高口 邑人業鄉貢進士口 邑人成守口

邑人口 邑人遯德均 邑人馮口 邑人韓口

邑人張口 邑人劉進 邑人陳口 邑人康口

口 口

書幢文人三司書表康口

按此幢前刻大悲心密言次刻寶篋印真言

與今

本多後記不詳撰者何人記稱幢為故壇主大師

而作壇主結銜但曰崇祿大夫守司空傳菩薩戒

大師而不詳其名號後列門人寺主等十九人內

裕淨裕正裕世裕顯裕轉裕振裕權裕徵名與隨

羅尼幢同又列邑人道俗一百四十二人書幢人

康口一人幢建於大康三年大康為道宗紀元下

署甲子坤時建坤時疑即申時或當時書體多借

用字此蓋借坤為申也然隨羅尼幢署甲申庚時

建則用幹不用支此幢之建與前祗隔三年似同

一例不應作申殊不可臆斷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三

九

憫忠寺石函題名

石函共四面廣二尺九寸高二尺五寸統計七

十四行字數二十至三十一不等正書在大興縣

大遼燕京大憫忠寺紫褐師德大眾等

天水嚴甫書

故燕京管內懺悔師鈔主崇祿大夫守司徒慈智大師

賜紫沙門覺辰

故懺悔主燕京管內左右街都僧錄崇祿大夫守司徒

聰辨大師賜紫沙門善製

口燕京管內左右街僧錄提點宏法竹林總覺大師賜

紫沙門惟道

口口燕京管內左街僧錄判官寶集講主覺智大師賜
紫沙門文傑

惟嚴講主通法大德賜紫沙門蘊口

講神變口辯慧大德賜紫沙門蘊潛

講經論文範大德賜紫沙門義徽

講經論演奧大德賜紫沙門義霑

講經論慈智大德賜紫沙門惟軫

講經詮微大德賜紫沙門義融

前校勘法師證教大德賜紫沙門蘊寂

三學論主辯正大德義景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三 遼

三

寺主兼寶塔主沙門溥滋

尙座沙門惟常

都維那沙門智印

關主沙門文螢

閣主沙門道義

殿主沙門智棟

藏主法慈大德文該

太子殿主沙門省紳

東塔主沙門善祥

西塔主沙門通潤

口口口口口口 栢及 崇杲 允的 思雨

廣深 惟顛 歸仁 口口 道存 昭信 允祥

志操 淨慧大德悟景 義樞 法才 思行 道口

仁峭 善超 智行大德惟整 崇忍 文暉 文式

崇均 智敏 口口 口口 法興 文存 從福

瓊滋 道遜 志深 文瞻 覺忍 口口大德文惠

惟瞻 嚴護大德文峭 善通 道遠 義琛 智知

溥津 口口 思悟 法實 義辛 覺恒 志俤

文迪 文定 善崇 寧進 口惠 思澄 思整

志倫 文照 文倫 法詮 惟換 從因 文思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三 遼

三

口表 瓊般 崇秘 智遠 行奇 道辛 文恩

文摠 文寂 惟曉 口指 善堪 惟謙 文暉

文蹟 師遵 法味 令宿 摠提大德元操梵書

口口 蘊統 鮮祐 德俊 戒懿 義表 法遵

圓興 仁英 文箭 口祥 悟口 文安 瓊積

方敬 思歧 蘊肅 道祥 蘊奇 蘊若 凝元

智暹 文勢 文迥 紹極 師戒 善壇 法舟

賢初 法干 口因 智禱 善規 法信 善巧

義潛 崇諦 行家 方智 方諫 口口 口口

口口 口口 道覺 義棟 文偉 師哲 思悠

瓊白	口口	文僑	惠愷	法照	義聰	方允
令祥	運舟	行蘊	方溫	口口	文遜	義下
運初	文鮮	遵裕	文聘	義敬	圓述	義楷
口琮	文儂	道泉	悟了	道涓	道殊	了非
道暹	融侶	圓瓊	口口	法口	義存	悟元
圓峒	裕達	智燈	文昱	方迥	文諦	口口
思非	圓徹	義存	博濁	道奇	從訓	圓易
戒企	文循	師口	諦延	行確	思齊	文直
方運	義澄	道永	方省	弃塵	口口	鮮職
令宵	義敷	圓揆	文端	蘊迪	師偉	思宏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三

道逾	口瓊	諦達	智淵	方付	義貞	云敷
了名	師延	戒琮	圓宗	口融	智微	遵行
令珪	義泉	道炳	圓琛	覺戒	善安	士謹
口口	遵儀	了忠	省謙	惠瑕	思惠	蘊穆
圓淇	義宣	圓性	口口	方桂	圓心	口煜
悟直	文演	義澄	融徹	裕著	融性	口口
文儂	志殊	圓蓋	言遜	義達	智照	大德
義性	義賢	口口	道如	圓全	裕勳	圓燈
圓成	圓幽	鮮景	恒殊	文廣	口口	圓深
瓊易	圓翌	義深	崇彥	覺性	勤彥	師訓

思冲	口口	裕通	師證	令矩	師賢	悟佛
宗正	鮮凝	圓智	悟圓	口口	口口	方戒
行灌	行本	省微	師映	瓊潤	融鮮	
口口	智如	融昶	圓英	口口	口口	智穎
融智	行蓮	鮮詠	口口	融鮮	圓吉	蘊如
詮口	口口	口口	詮磨	行果	圓求	口口
圓修	義俊	善旻	惠雲	義口	智幽	義元
蘊謙	行彛	口口	志裕	義陸	行充	裕良
即均	志固	義冲	融口	方榮	口口	圓相
運慈	道冲	遵止	志誠	覺冲	義窺	道口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三

瓊行	口口口口	勤口	共二百四十人	內六十人	講流
	誦法華經	一百三十人			
	故蓋	閩都	作頭	右承制	銀青崇祿大夫兼監察御史
	武騎尉	康日永			
	蓋殿	賓塔	都作頭	右承制	銀青崇祿大夫兼監察御史
	史武騎尉	姪敬			
	前閣	主法資			
	舍利	一十二粒	銀鴨餅	內圓性	
	新添	佛事	諸物	等	

小金餅一崇國寺樞大師施

銀觀音菩薩一尊當寺通法大師施并諸餘口物有

錫子

銀塔一坐當寺疎座主施

玉錢一韓家小娘子施

銀淨瓶一內有舍利九粒 銀錢一 火鏡一

火珠一 珠子藥袋一已上物于齡院尼寺主守因

施

金結囊一 勃海珠子兩個 珊瑚一 玻璃一

水晶垂頭一 花銀錢二 玉羊兒一 玉狗兒一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三 遼

書

玉夾板墜子一副 玉墜子一 玉弼口一 銅

狗兒一 銀釵子一 玉匣兒一 銀餅一 龍腦

兩斤 舍利五百粒在藥玉餅內 鑰石淨餅一

鑰石匙筋一 小金剛子數珠一串上有珠子一十

五个玉錢一金楞玉滴子一對尼雲開施

口合一內有舍利一百餘粒仙露寺尼端正施

當寺道謙施菱餅一內舍利伍粒

制置同知夫人施銀筒子一內舍利三十粒

開殿砌匠作頭蔡惟亨 世千

太原王惟約刻

惻忠寺內戒壇前有遺禮一乃為寺尼薦福刻者幢

後置有石函一函四周刻字首行標題大遼燕京大

惻忠寺紫褐師德大衆等次書覺晟等四人以下駢

書諸僧名凡三百七十人又書康日永等三人天水

嚴甫書太原王惟約刻最後刻布施諸物石函不記

年號相傳為緘舍利利用者其舍利等則不可考矣

定日下 舊聞考

按石函題名不紀年號題稱大遼燕京大惻忠寺

前有賜紫沙門善製與下碑舍利函記之功德主

同名下碑為大安十年則此碑當與同時矣題稱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三 遼

書

紫衣為紫褐初見此碑其僧職有曰懺悔師鈔主

有曰懺悔主亦他碑所未見後列職官二人曰蓋

閣都作頭曰蓋殿寶塔都作頭以係修寺時權宜

設置之官也石函多紀施舍利之事其藏器有銀

鶴餅小金餅銀淨瓶藥玉瓶鑰石淨餅銀筒子其

增飾諸器者有玉錢銀錢花銀錢火鏡火珠勃海

珠珊瑚玻璃金結囊水晶垂頭玉羊玉狗玉墜子

玉弼銅狗銀釵玉匣龍腦鑰石匙筋此外有銀觀

音菩薩一尊銀塔一坐小金剛子數珠一串金楞

玉滴子一對琴似與珠通用垂頭似與墜頭通用

狗字見韻會本作狗字鑰石見玉篇鑰石似金格
古要論云自然銅之精也据此所紀想見當時物
力饒裕故所施之美麗如此

惘忠寺舍利函記

石高廣俱二尺五寸十大行行
十七字正書在京師惘忠寺

燕京大惘忠寺觀音菩薩地官舍利函記

門人義中書

恭聞應物為現利樂無窮者大聖觀音有感克從功德
巨測者靈蹤舍利金言所載寶牒攸存善製肇紀巨社
會萬人金玉之資欲滿宿心聖百尺水月之像將圖賣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三

美

相先實地官化檀那近百家獲舍利餘一萬粒封以
金匱貯以石函圓淨璨然疑為神異所冀光徹無間之
獄福洽有頂之天良因不虛巨利斯在上願

我國家二儀齊於聖壽兩耀等於文明三寶長隆四方
永肅八難除一十四種之怖畏四生見三十二應之威
神獲圓通之法門願大作於佛事

大安十年歲次甲戌閏四月辛未朔二十二日壬辰

甲時

功德主燕京管內左右街都僧錄崇祿大夫檢校太
師行鴻臚卿聰辯大師賜紫沙門善製

帝京景物略云寺中一碑下半斷裂可讀者其上段

字有燕京大惘忠寺觀音地官舍利函記金大安十

年沙門善製按是碑文字悉完未嘗斷裂末云大安

十年歲次甲戌閏四月辛未朔二十二日壬辰申時

功德主燕京管內左右街都僧錄崇祿大夫檢校太

師行鴻臚卿聰辯大師賜紫沙門善製門人義中書

碑下
舊聞

碑所稱大安十年乃遼道宗年號帝京景物畧目為

金時物蓋金衛紹王亦改元大安因致誤耳考金衛

紹王稱大安者祇三年此云十年可知其非金大安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十三

美

矣其撰文之僧名又見前所載遼時石函上蓋同時

物也 欽定日
下舊聞考

涿州雲居寺續秘藏石經塔記

幢約高五尺八面而廣八寸七分至九分不等前四
面皆五行行卅四字後三面皆七行行四十字其第
五面六行二行扁前四
行扁後正書在房山縣

大遼涿州涿鹿山雲居寺續秘藏石經塔記

題題沙門志才撰

古之碑者用木為之乃葬祭饗聘之際所植一大木而
字从石者取其堅而久也後人銘功其上不忍去之自
秦漢已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欲圖不朽易之

以石雖失其本從來所尚不可廢焉噫秦焚書後聖人經典多刻貞石亦類碑而已矣且 浮圖經教來自西國梵文具業此譯華言盡書竹帛或邪見而毀滅或灑水而漂溺或兵火而焚焚或時久而蝨爛孰更印度求請與由是教壞理隱行亾果唐群生蠢蠢盡陷苦途實可悲夫 有隋沙門靜琬深慮此事厲志發願於大業季中至涿鹿山以大藏經刻於貞珉藏諸山竇大願不終而掩化門人導公儀公暹公法公師資相踵五代造經亦未滿師願至 大遼雷公法師奏 問聖宗皇帝賜普度壇利錢續而又造次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三

天

興宗皇帝賜錢又造相國楊公遵勗梁公穎奏

開道宗皇帝賜錢造經四十七帙通前上石共計一百八十七帙已厝東峯七石室內見今大藏仍未及半有

故上人通理大師繡林秀出名實俱高教風一扇草偃八宏其餘德業具載寶峯本寺遺行碑中師因游茲山寓宿其寺慨石經未闕有續造之念興無緣恣為不請友至大安九年正月一日遂於茲寺開放戒壇仕庶道俗入山受戒叵以數知海會之眾孰敢評之師之化緣寔亦次之方盡暮春始得終罷所獲施錢乃萬餘錢付門人見右街僧錄通慧圓照大師善定校刻石

石類印板背面俱用綉經兩紙至大安十年錢已費盡功且權止碑四千八十斤經四十四帙題名目錄具列如左未知後代更更繼之又有門人講經沙門善銳念先師遺風不能續扇經碑未藏或有殘壞遂與定師共議募功至天慶七年於寺內西南隅穿地為穴

道宗皇帝所辦石經大碑一百八十斤通理大師所辦石經小碑四千八十斤皆藏瘞地穴之內上築臺砌甃建石塔一坐刻文標記知經所在皆蘇州重慶寺法華院石壁經請白樂天撰碑有水火不能燒漂風日不能搖消等文乃國手大才今命余作記口合抱懸閣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三

天

筆奈是善緣勉而直書

通理大師所辦石經小碑四千八十斤經四十四帙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十

卷詩一 菩薩地持經十卷賢一 菩薩善戒經九卷

淨業障經一卷剋一 優婆塞戒經七卷梵網經二卷

受十口戒經一卷念一 菩薩瓔珞本業經二卷佛藏

經四卷菩薩善戒經一卷作一 菩薩內戒經一卷

優口塞五戒威儀經一卷大乘三聚懺悔經一卷菩薩

五法懺悔文一卷菩薩藏經一卷三曼陀羅羅菩薩

經一卷菩薩受齋經一卷舍利弗悔過經一卷文殊悔

過經一卷法律三昧經一卷十善業道經一卷聖
 大智度論一百卷十帙德建名立形端表正空谷 十
 地經論十二卷傳一 弥勒菩薩所問經論五卷大乘
 寶積經論四卷寶髻菩薩四法經論一卷聲一 佛地
 經論七卷金剛般 若論二卷虛一 金剛般若波羅
 密經破取者不壞假名論二卷文殊師利菩薩問菩提
 經論二卷堂一 勝思惟梵天所問經論四卷涅槃論
 一卷涅槃經本有今無偈論一卷遺教經論一卷三具
 定經論一卷無量壽經論一卷轉法輪經論一卷習一
 瑜伽師地論一百卷十帙 聽禍因惡積福緣善慶
 尺 顯揚聖教論二十卷辭非二 瑜伽師地論釋一
 卷顯揚聖教論頌一卷王法正理論一卷大乘阿毗達
 磨集論七卷寶一 大乘阿毗達磨雜集論十六卷中
 論四卷寸陰二 般若燈論釋十五卷十二門論一卷
 十八空論一卷百論二卷廣百論本一卷是鏡二 大
 乘廣百釋論十卷資一 成唯識論十卷盡一 大丈
 夫論二卷入大乘論二卷大乘掌珠論二卷大乘五蘊
 論一卷大乘廣五蘊論一卷大乘起信論一卷寶行王
 正論一卷命一 摩訶行論十卷寧一 大乘本生心
 地觀經八卷壁一 大乘理趣六波羅蜜經十卷杜一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三

三

道宗皇帝所辦石經大碑一百八十斤 十住斷結經
 碑五斤 花手經碑二十五斤 佛名經碑二十斤
 大威德 羅尼經碑二十八斤 摩訶摩耶經碑一斤
 菩薩瓔珞經碑一十一斤 大法炬陀羅尼經碑三
 十斤 五千五百佛名經碑一十三斤 不空絹口神
 變真言經碑七斤 賢劫經碑一十八斤 入法界體
 經碑一斤 須真太子經碑一斤 佛說德護長者經
 碑二斤 起日明三昧經碑五斤 佛說浴像功德經
 碑一斤 未曾有因緣經碑二斤 不思議功德諸佛
 所護念經碑三斤 佛說成具光明定意經碑一斤
 佛說妙法決定業障經碑一斤 佛說寶網經碑一斤
 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碑一斤 未來星宿劫千佛
 名經碑一斤 見在賢劫千佛名經碑二斤
 天慶八年戊戌朔五月戊午十七日戊戌甲寅時建
 燕臺沙門惟和書
 夫見古之墓壙得銘石者其石溫潤其字分明今經碑
 穿地穴秘藏者取久固不毀者也 沙門志德簿
 富寺首座沙門志珂 寺主講論沙門志慈
 尚座講經沙門善相 都和講經沙門志興
 按此石經塔記卽帝京景物畧所載天慶八年沙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十三

三

門志才碑是也記稱雲居寺石經遠時聖宗與宗
皆賜錢續造至是則道宗又賜錢造之而猶未圓
至大安九年十年兩次鑄經凡碑四千八十斤經
四十四帙後列歷次辦經目錄每十卷為一帙皆
標千字文為號與今大藏同例碑建於天慶八年
戊戌朔五月戊午十七日戊戌甲寅時天慶為天
祚紀元距遼之亡僅七年耳戊戌缺筆作戌六朝書
體如此天慶八年為戊戌歲此云戊戌朔意不可
曉五月戊午不加朔字乃月建也下云十七日戊
戌甲寅時戊戌是日推其朔乃壬午不用朔而用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三

三

建又一例也

慈悲菴大德幢記

幢高五尺三寸八面各廣六寸二分四行每行
字數三十七人九不等正書在京師照舊殿

故慈智大德佛頂尊勝大悲隨羅尼幢

唐開元三朝灌頂國師和尚特進武鴻臚卿開府儀
同三司肅國公食邑三千戶實封三百戶贈司空謚
大辯正大廣智大照善寺三藏沙門不空奉 詔譯
講律論比丘德麟書

咒錄

大遼燕京大憫忠寺故慈智大德幢記

師諱惟服俗姓魏氏海陰田陽人也少歲禮憫忠寺守
淨上人落髮誦白蓮經遇恩得度師志在雜花行依四
分其他典論有口力通後因遊方止于上都別創精藍
掛錫而住大安九年會門人覺智大師詔赴 闕庭因
遠 駐聽乃特賜紫衣慈智之號壽昌四年三月九日
因疾奄化于闕口講院至五年四月十三日葬于京東
先師坐削師行也以精進心口不退輪以勇健力竭無
畏鼓講說群經口口口口讀雜花雷一百遍儀疏所攝
惠用所誘貴高皆慢罔不欽伏其威重如是心行禪身
持律起居動息皆有常節雖牙寒隆暑風雨黑夜禮佛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三

三

誦經手不釋卷四十餘年九十二時未嘗闕一其精進
如是師既疾悉四大將壞無戀著念無狀離想門弟子
積藥數四師報之云色身終壞焉用是為言訖怡然就
化其了悟如是臨終之日暴風忽起晝如暗夜對面莫
親泊師遷逝倏然乃止門人仰師之德感師之恩感靈
骨於其下樹柁幢於其上欲存不朽以示將來時壽昌
五年歲次己卯四月十三日乙時記

門人管內左街僧錄判官覺智大師賜紫沙門文傑
門人奉元沙門文偉 法孫五人歸心 圓全

圓成 圓登 圓欽

按此幢前刻大悲陀羅尼咒比邱德麟書後刻幢
記不著撰者何人蓋為其師惟康作也記云惟康
鄆陰田陽人遼史地理志鄆陰縣屬南京析津府
本漢泉山之霍村鎮田陽地名無攷記作於道宗
壽隆五年己卯歲碑云壽昌者即壽隆也碑署年
月下云四月十三日乙時不用支而用幹與戒壇
寺施羅尼幢同皆當時書碑之一例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三

書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三終